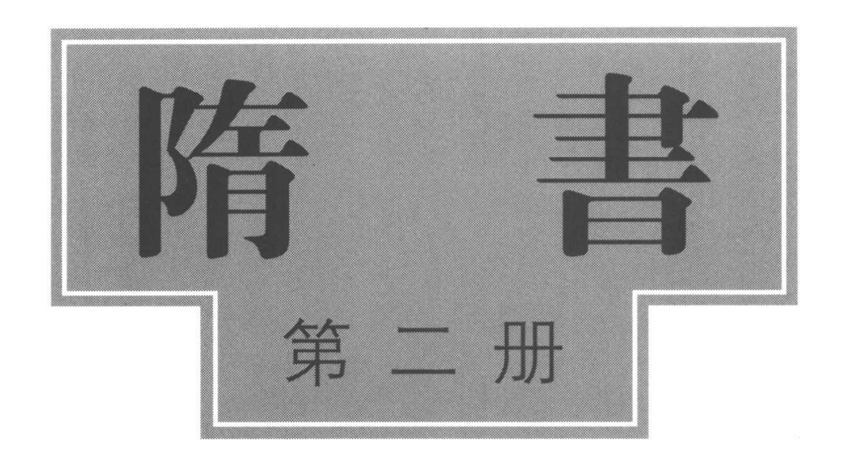


隋書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隋書

第二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孫雍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隋書/孫雍長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6-5

Ⅰ.隋… Ⅱ.孫… Ⅲ.①中國-古代史-隋代-紀傳體②隋書-譯文 Ⅳ.K2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2602號

二十四史全譯

隋書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孫雍長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109.5　字數2,734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6-5/K·89
定　　價　全套88册　12 000圓
《隋書》2册　344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茲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茵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様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誻諳誓)　蓋(葢)　勞(勞勢)　善(譱)
飆(飈飈)　剛(罡)　料(新)　觴(醻)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欞(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榛橐檯)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蜜)
垂(烝垂)　奸(奸)　粦(粦)　腕(掔)
齪(齰)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嚪)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璇)
鐙(鐙)　鯨(鰮)　愆(愆愆愆)　燕(鷰)
貂(貂)　鞠(鞠)　鍥(契)　腰(署)
斗(斗)　絶(𢇍)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閵)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裴)	葅(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聸"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說，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閱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隋書》全譯出版説明

《隋書》是唐代官修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八十五卷,有帝紀五卷、志三十卷、列傳五十卷。它完整地記載了隋王朝三十八年的歷史,並且追述了許多人在北周、北齊、梁、陳的事跡,是唐朝所修八史中最傑出的一部。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疏奏請修撰前朝各史。他説:"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舊唐書・令狐德棻傳》)。武德五年(622),高祖下詔,令修魏、梁、齊、陳、周、隋六朝史書,任命了修撰各朝史書的官員。其中隋史由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顔師古主修。歷經數年,没有修成。唐太宗貞觀三年(628),再次詔令修撰前朝各史。改由秘書監魏徵主修隋史。

貞觀修梁、齊、陳、周、隋五史由宰相房玄齡總作監修,後來魏徵任監修。令狐德棻則"總知類會",協調其内容和體例。《隋書》除魏徵主修外,參加修撰的還有孔穎達、顔師古、許敬宗等人。歷經七年修成進獻,唐太宗詔藏於秘閣,並對撰修者分别進階頒賜。這五朝之史,時稱"五代史"。其中《隋書》祇有帝紀五卷、列傳五十卷,共五十五卷。其他各史也祇有本紀、列傳而已。

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命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人續修"五代史"的志書。也是前朝各史的第三次編纂。最初由令狐德棻監修,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改由長孫无忌監修。高宗顯慶元年(656)五月,書成,由太尉長孫無忌上奏高宗。全書十志,三十卷。由於是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之志,故稱《五代史志》,當時與《隋書》分别成書,但記事則以隋代爲主,敍述梁、陳、齊、周各代事時,祇列舉朝代名稱,記載隋朝時,往往稱帝號或年號,所以李延壽在《北史・序傳》中説到《五代史志》就稱爲"隋書十志"。成書於五代後晉的《舊唐書・經籍志》,正史部份祇列《隋書》八十五卷,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書十志》,説明此時十志已與《隋書》紀傳部份合而爲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完整的《隋書》。

隋朝政府十分重視收集圖書。隋開皇三年(583),秘書監牛弘上奏朝廷,分遣使者,蒐訪異本。隋朝祕書省下有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設官負責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太史曹負責記載和觀察天文、曆算。著作曹還有史館,修國史,記載皇帝的起居。同時内史省起草詔令,保存了大量詔、誥、文書檔案資料。隋朝的一些官員和文人學士,依據所見所聞,記述了不少隋代史事。隋代例禁私人撰史,王劭著《齊書》,被人告發,隋文帝收其書,"覽而悦

之",授以官職。他作爲著作郎,修起居註,並修《隋書》八十卷。唐修《隋書·王劭傳》説王劭《隋書》"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跡湮没無聞"。儘管評價極低,却大量採用或抄録其原始資料。

《隋書》帝紀五卷,都是先内容,後加評,即所謂"史臣曰"的内容。第一、二卷寫楊堅一人,第三、四卷寫楊廣一人,恭帝楊侑獨立一卷。史論在第二、四卷之後。

《隋書》十志仿《漢書》體例,增加了《百官志》。由於這是爲梁、陳、北齊、周、隋五朝歷史作的志,因此每一志都是從梁到隋,各述其沿革。每一志中每一小類的内容,也是逐朝介紹,而隋朝部份明顯詳於前四朝。這在二十四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隋書》列傳八、九、十、二十四分别記載文帝的兄弟、兒子和煬帝的兒子,都分封爲王,可以合成諸王列傳。列傳第三十五楊玄感等反隋人物的傳記算一類,列傳第五十宇文化及等叛逆人物的傳記算一類,其他無總類名的都是隋朝諸臣,可稱之爲諸臣列傳,這樣與有類名的 12 類合在一起,共有 16 大類。以類相從是《隋書》列傳的一個特點。

《隋書》貫穿着比較進步的史學觀點。首先,鑒戒史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唐初修史的目的就是"貽鑒今古"。在帝紀中,對天災人禍、大興土木、嚴刑苛法、農民起義,都記載得不厭其詳,一絲不漏。文帝、煬帝時,或殺或貶諫臣,佞臣得勢,這些在帝紀、列傳中都有記載。《文四子傳》、《煬三子傳》、《楊素傳》則記述了文帝、煬帝父子、兄弟之間的種種猜忌,骨肉相殘,這些皆足以爲後來者鑒。

《隋書·經籍志》首創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記録典籍,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的第二部史志目録。《隋書·經籍志》將甲乙丙丁改成經史子集,更直截了當,後附佛道卷數。它正式將四部分類法確定下來,直到清朝人編《四庫全書》時仍用其法,現在一些大型圖書館的善本部、古籍部還用四部分類。四部下又有小類,使《經籍志》體系詳明。其每一類的志、序皆敍述這類書的學術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

《隋書》的不足之處在於:

一、前後呼應不够。如《鄭譯傳》、《牛弘傳》、《裴政傳》都提到討論音樂之事,都説"語在《音律志》"或"事在《音律志》。"而《隋書》没有《音律志》,衹有《音樂志》與《律曆志》。《閻毗傳》討論車輿,説"語在《輿服志》",《何稠傳》記大業初年營造輿服羽儀,説"事見《威儀志》"。而《隋書》没有這兩志,衹有《禮儀志》,其所述事也在《禮儀志》之中等等。

二、有曲筆回護之處。秉筆直書當是《隋書》的一大優點,唐人寫隋史本來無所諱忌,但爲尊者諱的思想,在書中屢見不鮮。其特點就是對一個人的缺點本傳不載,在别人的傳記裏反映。如對隋文帝,本紀説"其草創元勛及有功諸將,誅滅罪退,罕有存者",一筆帶過,未詳所云,在王誼、元諧、虞慶則等人的傳記中,纔得以瞭解這些人慘遭殺戮之狀。

隋朝短短的三十八年歷史,與秦王朝相似,都是經過多年的奮鬬統一了全國,創建制度,垂法後世。漢承秦制,唐承隋制,創造中國歷史上兩大强盛期,而這些制度的創立者却二世便亡,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隋書》是對隋朝歷史的最完備、最權威的記載,很值得作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隋書》自宋代起,歷朝都有刊刻。流傳下來的,約有以下幾種: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刻本,衹存跋文。宋刻遞修本,現存六十五卷,中華書局標點本稱之爲宋小字本。宋刻本,現存五卷,中華書局標點本稱爲宋中字本。元大德年間(1297—1307)饒州路刻本,中華書局標點本稱爲元十行本。元至順年間(1330—1332)瑞州路刻、明修本,中華書局標點

本稱爲元九行本。明嘉靖十年(1531)南京國子監補刻本。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北京國子監刻本。明汲古閣刻十七史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清同治八年(1869)嶺南葃古堂仿殿本刻本。清同治十年(1871)淮南書局刻本。1935 年商務印書館百衲本,根據元大德饒州路刻本影印。1973 年中華書局標點本,對《隋書》進行了標點、校勘、分類,其内容最可信,是現在流行最廣的版本。

《隋書》全譯本,是以百衲本爲底本。文内標題加註是取自殿本的形式,並與中華本相參校,擇善而從。

《隋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解冰、謝紀鋒、楊洪林、趙隄、錢兵山、崔玉生、郭樹羣、鈕衛星、盧仙文、李鳴、史建橋、王永强、王清淮、李長庚、熊焰、郭劍英、羅維明、魏達純、江曉原。

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

圖書典籍記載了精微之道與聖哲之事，所以可用來經劃天地，緯理陰陽，端正紀綱，弘揚道德，彰明仁愛則足以濟世救人，隱藏功用則足以獨善其身。學習它的人將會繁衍昌盛，不學它的人就會衰敗凋零。成就大業者推崇它，就能修成欽敬賢明的德行，平民百姓能够思考它，就能享有王公貴族的尊貴。帝王建立好的風氣，傳布顯赫的名號，完善政教風化，改變風俗習慣，有什麼能不通過這一途徑？因此説："做人温柔敦厚，是《詩經》教導的結果；開明通達、懂得遠古的事情，是《書經》教導的結果；心胸開闊博大、平易善良，是《樂經》教導的結果；清潔安静、精微奥妙，是《易經》教導的結果；恭敬儉約、莊重有禮，是《禮經》教導的結果；連綴文辭、排比史事，是《春秋》教導的結果。"按照時代的情況便宜行事，質樸和文飾交替使用，用變通來處理它，用中庸來變通它。中庸就能够久遠，變通就能够廣大。它的教育有適應對象，它的用途没有窮盡，實在是轉動仁義的陶輪，鼓吹道德的風箱。它的用途廣大，隨時變通的道理深遠，言語没法稱説它。因此説："不快速反而能達到快速，不行走反而能到達目的地。"今天用來瞭解古代，後世用來瞭解今天的東西，大概説的就是它吧。因此理想的治國之道正在施行之時，先代聖王低頭察看龜甲灼裂之象而設立了卦占；後世聖人興起之後，抬頭察看鳥類的脚印而創造了

文字。文字傳播開來，記事的繩綫木片被拋棄不用了；設立史官之後，經籍圖書便興起來了。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晋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虚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

圖書典籍，先代聖王掌握龍圖鳳紀，面朝南方統治天下，都有史官來記録言語和行動。君主的言語由左史記録，行動由右史記録。因此説“君王的一舉一動必定記載”，懲戒勸勉都存於此。考查前代的記録，就是《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往下到了殷代、周代，史官更加完備，記載君王的言行，没有闕失遺漏，即《周禮》所説：太史掌管王邦建立的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典，掌管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等八法，掌管祭祀法則、廢置、禄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等八則，來詔告君王治理天下；小史掌管王邦和畿内侯國的史記，確定君王的世系，分别昭穆；内史掌管君王爵、禄、廢、置、殺、生、予、奪等八柄，把王命寫在簡策上，并將副本加以保藏；外史掌管君王下達畿外諸臣的命令以及四方邦國的史記，三皇五帝的典籍；御史掌管邦國、都鄙、萬民的治令，來佐助冢宰。這些就是天子的史官，共有五類。諸侯也各有國家的史官，各司其職。《春秋左傳》記載，晋國趙穿犯上殺了晋靈公，太史董狐寫道：“趙盾殺害了他的君主。”且把它公布在朝廷上。趙盾説：“不是這樣的。”董狐回答説：“你身爲正卿，逃亡不逃出國境，返回朝廷又不討伐殺害君王的亂臣賊子，不是你是誰?”齊國崔杼犯上殺了齊莊公，太史寫道：“崔杼殺害了他的君主。”崔杼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繼續這樣寫，爲這事死了兩個人。他們的弟弟又這樣寫，崔杼衹好放了他。南史聽説太史全死了，手執簡牘趕往朝廷，聽到已經記載了，纔返回。楚靈王和右尹子革交談，左史倚相從他們跟前快速地經過。楚靈王説：“這是位好史官，能讀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既然這樣，那麽可知諸侯的史官，也不止一個人，他們都記録君主的言論和行事，太史再總合到一起，加以剪裁，從而寫成國史。不憑空贊美，不隱匿醜惡，因此能够做到有所勸勉懲戒。遺留下來的文字尚可看

到，就是《左傳》稱引的《周志》，《國語》稱引的《鄭書》之類。

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嘆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絶，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説。

到了周朝衰落之時，綱紀散亂，各國政令不一，風俗不同，史書褒貶失實，舊時典章盡廢。孔丘憑着大聖之才，遇上天下衰亂，嘆息鳳鳥不再來，惋惜斯文將墜，於是傳述《易經》，刪削《詩經》、《書經》，修訂《春秋》，校正《雅》、《頌》。殘損的禮樂制度，都得到了適當的處理。自從哲人孔子逝去，孔門七十子散在四方，微言大義便或絶滅失傳，或乖違本旨，戰國縱横家的話，没人能分出其中真假，諸子的學説，紛亂不清。聖人的至德喪失了，先王的要道亡佚了，衰敗差失，一直到秦代。秦皇嬴政大肆動用他那豺狼一樣的險惡之心，鏟滅前代的文化遺迹，焚燒《詩經》、《書經》，坑殺儒士，以刀筆吏爲老師，制定民間藏書治罪的法令。學習的人紛紛避災逃難，逃亡隱匿在山林之中，有的丢失了本經，通過口耳相傳其説。

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黄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説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

漢高祖誅滅秦朝和項羽之後，首先命令叔孫通擬定朝廷尊卑位次的禮儀，來防止群臣在朝廷上争功的弊端。後來張蒼研究樂律和曆法，陸賈撰寫《新語》，曹參推薦蓋公講説黄老之術，漢惠帝廢除藏書獲罪的律令，儒士們纔開始在民間傳播儒學。但還是因爲離孔子時代已經久遠，經籍散失，簡牘錯亂，傳注解説紕漏謬誤，於是使得《書經》之學分爲兩派，《詩經》之學分爲三派，《論語》之學有齊、魯兩派之别，《春秋》之學有數家學派。其他互有抵牾，不能説盡。這大概就是廣博而少精要，辛勞而所獲少的原因吧。漢武帝設置太史公，命令天下將隨計簿上交的圖書，先呈給太史，將副本呈給丞相，敞開進獻圖書之路，設置抄寫圖書的官員，宫外有太常、太史、博士所屬書庫，宫内有延閣、廣内、秘室等書庫。司馬談父子，世代做太史，探取前代圖書，從軒轅皇帝開始，直到漢孝武帝，創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察它的體例，大概就是史官的舊制。到了漢孝成帝的時候，朝廷收藏的圖書，多有亡失散逸，於是派遣謁者陳農，到天下訪求遺落的圖書。命令光禄大夫劉向校定經傳諸

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禄閣上。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

子詩賦類圖書，步兵校尉任宏校定兵書類圖書，太史令尹咸校定數術類圖書，太醫監李柱國校定方技類圖書。每當一本書校定好後，劉向就給該書撰寫叙録，論述該書的旨要，辨别該書的訛奪錯誤，并加以編排，上奏朝廷。劉向死後，漢哀帝派遣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還把温室中的圖書轉藏到天禄閣上。劉歆於是總括群書，撮取它們的旨要，寫成《七略》：一叫《集略》，二叫《六藝略》，三叫《諸子略》，四叫《詩賦略》，五叫《兵書略》，六叫《術數略》，七叫《方技略》。總共三萬三千零九十卷。王莽末年，這些圖書又都被焚燒。東漢光武帝復興漢室，他非常喜好文教，漢明帝、章帝繼承祖制，更加重視經術。四方不計其數的碩學鴻儒，背負圖書從遠方趕赴朝廷，不能盡數。石室、蘭臺的藏書，越來越充實。又在東觀以及仁壽閣聚集新的圖書，由校書郎班固、傅毅等人掌管，并按照《七略》分類歸部，班固又加以編排，作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漢獻帝向西逃亡，宫中的圖書、縑帛，士兵都拿來當帷帳。漢獻帝收集帶着西逃的圖書，還有七十多車。兩京大亂，全部損壞亡佚净盡。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録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曹魏取代劉漢之後，搜集遺失亡佚的圖書，收藏在秘書、中、外三個書庫。魏秘書郎鄭默，起初編制了《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在《中經》的基礎上，進一步編著了《新簿》，分爲四大類，來總攬群書。第一類叫甲部，記録群經六藝以及文字訓詁等方面的圖書；第二類叫乙部，又分古代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等小類；三叫丙部，又分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小類；第四類叫丁部，又分詩賦、圖贊、《汲冢書》等小類，總共四大類合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新簿》衹抄録圖書書名以及字數，并用絲織的口袋盛裝，用淺黄色的帛繕寫。至於作者著書的意旨，則没有論述辯證。晋惠帝、懷帝年間發生内亂，京城顛覆，朝廷收藏的典籍蕩然無存。

東晋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

東晋初年，朝廷逐步搜集圖書。著作郎李充，拿着荀勗的舊目録檢對圖書，保存下來的圖

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别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録》。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静寡欲，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悦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

書，衹有三千零一十四卷。李充於是不再按四部分類，而衹分甲乙兩部。從此沿襲，没有加以變换更新。後來中原遺留下來的圖書，逐漸有一些流轉到江左。南朝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創製《四部目録》，記録的圖書總共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創製《目録》，記録的圖書總共一萬五千七百零四卷。王儉又另外撰寫《七志》：一叫《經典志》，記載六藝、小學、史記、雜傳類圖書；二叫《諸子志》，記載今世、古代的諸子類圖書；三叫《文翰志》，記載詩賦類圖書；四叫《軍書志》，記載兵書類圖書；五叫《陰陽志》，記載陰陽圖緯類圖書；六叫《術藝志》，記載方技類圖書；七叫《圖譜志》，記載地域及地圖類圖書。道、佛方面的圖書則列於附録，合在一起共九大類。但也不述説作者的意旨，衹在書名之下逐一作注，又撰寫九篇條例，編在首卷之中。文章内容淺顯，不能作爲典範。南朝齊永明年間，秘書丞王亮、秘書監謝朏，又創製《四部書目》，記録的圖書總共一萬八千零一十卷。齊代末年發生戰亂，秘閣被燒，圖書典籍遺落散失。南朝梁代初年，秘書監任昉，對朝廷收藏的圖書親自加以分門别類，又在文德殿内分類典藏群書，在華林園中總合聚集佛家經典，總共二萬三千一百零六卷，而佛家經典還没計算在内。梁代有秘書監任昉編制的《四部目録》、殷鈞編制的《四部目録》，還有《文德殿目録》。其中術數類圖書，另作一部，派奉朝請祖暅撰寫書名。因此梁代有《五部目録》。普通年間，有位未做官的讀書人名叫阮孝緒，爲人性情平静，淡泊寡欲，非常喜好古代典籍，他廣泛收集宋齊以來，王公貴族家藏圖書的記録，并參考官修目録，另編成《七録》：一叫《經典録》，記載六藝類圖書；二叫《記傳録》，記載史傳類圖書；三叫《子兵録》，記載諸子類、兵書類圖書；四叫《文集録》，記載詩賦類圖書；五叫《技術録》，記載數術類圖書；六叫《佛録》；七叫《道録》。他劃分大類細目，還稍微有點次序，分析圖書内容，則膚淺不足爲典範。梁武帝非常喜好詩書文章，臣下受到君主的影響，一國

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之内，家家都有書籍。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亂，收羅文德殿所藏圖書以及公私所藏圖書，歸總到江陵，總共七萬多卷。北周的軍隊攻入梁都郢城，梁元帝把它們全焚燒了。陳天嘉年間，朝廷又再次搜集，從它的篇目看，遺失缺漏還很多。

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尒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强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至於中原地區則戰争頻仍，統治者專心於戰事，衹有苻氏姚氏所建立的前秦後秦文教還算昌盛。宋武帝攻破潼關，收集圖書典籍，府庫所藏，纔四千卷。這些圖書都是紅色的書軸、青色的紙張，文字古拙。北魏起初在燕、代之地建都，向南占領中原之後，草草地收集經史圖籍，但未能收集齊全。後來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向齊借書，抄録成副本，秘府藏書逐漸充實。等到尒朱之亂，圖書散落民間。北齊遷都鄴城，稍加搜集，一直到天統、武平年間，校正抄寫工作都没停止。北周起初以關右爲基地，外爲强鄰所逼，戰争頻繁，無暇顧及圖籍之事。保定初年，朝廷所藏圖書衹有八千卷，後來逐漸增加，纔足萬卷。周武帝平定北齊，首先封存了它的書庫，所增加的舊本圖書，纔到五千卷。

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内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餘以實秘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迹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迹；西曰寶迹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録。

隋代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上表請求派人分頭尋訪珍本圖書。每種書一卷，賞給絹一匹，校寫完後，原本即交還主人。因此民間的珍本圖書，不時出現。到了平定陳以後，圖書典籍逐步完備。檢查他們所得，大多是太建年間的圖書，所用紙墨都不精良，書寫也很難看。於是把它們加以總合聚集、編定次序，收存起來，當成古本。徵召天下擅長書法的人，如京兆人韋霈、南陽人杜頵等人，在秘書省内補殘續缺，寫定正副兩本，藏在宫中，其餘的圖書則用來充實秘書、内、外書庫，總計三萬多卷。隋煬帝即位，秘閣中的圖書，限定抄寫五十部副本，并分爲三個等級：上等用紅琉璃軸，中等用紺琉璃軸，下等用漆軸。在洛陽觀文殿東西廂構建房屋貯存圖書，東屋藏甲乙兩類圖書，西屋藏丙丁兩類圖書。又聚集魏以來古代著名的書畫作品，在觀文殿後修建兩座亭臺，東邊的叫妙楷臺，藏古代的書法作品；西邊的叫寶迹臺，藏古代名畫。又在宫内道場聚集道經、佛經，另外編撰目録。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迹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録》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録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并刪去之。其舊録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録，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大唐武德五年，平定僞鄭，全部收没它的圖書以及古代書法作品。命令司農少卿宋遵貴用船裝載，從黄河逆水西上，將要送達京城。途經底柱，多數被淹没，其中存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二。這些圖書的《目録》也被水浸濕，多有殘缺損失。今考其現存目録，分爲四大類，各條累計記録共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中以前的日録有記載而内容淺顯俚俗，對教化没有益處的圖書，一并刪去。其中以前的日録没記載，而内容可取，對教化有益處的圖書，全部附録。上覽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下觀王儉《七志》、阮孝緒《經典録》，吸取其中優良合理的體制格局，刪削其中浮雜俚俗的東西，把疏遠的類分開，把相近的類合并，用概括的語言抽取大義，共五十五篇，各列於本條之下，用來充備《經籍志》。雖然未能探究精微的道理，窮搜隱秘的迹象，但也許那些可以弘揚大道、建立教義的圖書典籍，能够記録無遺。仁義禮智，是用來治國的，方技數術，是用來治身的；諸子宣揚經籍，文章爲政化增輝，皆爲治國之道。因此把它們列在此志之中。

《歸藏》十三卷晋太尉參軍薛貞注。

《歸藏》十三卷晋太尉參軍薛貞注。

《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

《周易》二卷戰國魏文侯的老師卜子夏傳，殘缺。南朝梁時爲六卷。

《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缺。梁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

《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佚。

《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

《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南朝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佚。

《周易》五卷漢荆州牧劉表章句。梁有漢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五卷漢荆州牧劉表章句。南朝梁有漢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佚。

《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

《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

《周易》十卷魏衛將軍王肅注。

《周易》十卷三國魏衛將軍王肅注。

《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

《周易》十卷三國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

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梁有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

《周易》十卷吴太常姚信注。

《周易》四卷晋儒林從事黄穎注。梁有十卷，今殘缺。

《周易》九卷吴侍御史虞翻注。

《周易》十五卷吴鬱林太守陸績注。

《周易》十卷晋散騎常侍干寶注。

《周易》三卷晋驃騎將軍王廙注，殘缺。梁有十卷。

《周易》八卷晋著作郎張璠注，殘缺。梁有十卷。

《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

《周易楊氏集二王注》五卷梁有《集馬、鄭、二王解》十卷，亡。

《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九卷，謝氏注《周易》八卷，尹濤注《周易》六卷，亡。

《周易》十卷後魏司徒崔浩注。

《周易》十卷梁處士何胤注。梁有臨海太守伏曼容注《周易》八卷，侍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亡。

《周易》七卷姚規注。

《周易》十三卷崔覲注。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

《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桓玄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西中郎將謝萬等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太常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注。又有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注《繫辭》二卷，亡。

《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

《周易集注繫辭》二卷梁有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

例》一卷。南朝梁有三國魏大司農卿董遇注《周易》十卷，三國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佚。

《周易》十卷三國吴太常姚信注。

《周易》四卷晋儒林從事黄穎注。南朝梁有十卷，今殘缺。

《周易》九卷三國吴侍御史虞翻注。

《周易》十五卷三國吴鬱林太守陸績注。

《周易》十卷晋散騎常侍干寶注。

《周易》三卷晋驃騎將軍王廙注，殘缺。南朝梁有十卷。

《周易》八卷晋著作郎張璠注，殘缺。南朝梁有十卷。

《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

《周易楊氏集二王注》五卷南朝梁有《集馬、鄭、二王解》十卷，亡佚。

《周易》十卷蜀才注。南朝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注《周易》九卷，謝氏注《周易》八卷，尹濤注《周易》六卷，亡佚。

《周易》十卷北魏司徒崔浩注。

《周易》十卷南朝梁處士何胤注。南朝梁有臨海太守伏曼容注《周易》八卷，侍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亡佚。

《周易》七卷姚規注。

《周易》十三卷崔覲注。

《周易》十三卷傅氏注。

《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桓玄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西中郎將謝萬等注。

《周易繫辭》二卷晋太常韓康伯注。

《周易繫辭》二卷南朝梁太中大夫宋褰注。又有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注《繫辭》二卷，亡佚。

《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

《周易集注繫辭》二卷南朝梁有南朝宋太中大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佚。

《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率徐邈撰。

《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弘範撰。

《周易音》一卷范氏撰。

《周易并注音》七卷秘書學士陸德明撰。

《周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

《周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撰。

《周易統略》五卷晉少府卿鄒湛撰。

《周易論》二卷晉馮翊太守阮渾撰。

《周易論》一卷晉荆州刺史宋岱撰。梁有《擬周易説》八卷，范氏撰；《周易宗塗》四卷，干寶撰；《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周易問答》一卷，揚州從事徐伯珍撰；《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周易雜論》十四卷。亡。

《周易義》一卷宋陳令范歆撰。

《周易玄品》二卷

《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撰。梁有三十卷，亡。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統例》十卷崔覲撰。

《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梁又有齊臨沂令李玉之、梁釋法通等《乾坤義》各一卷，亡。

《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撰。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諲之撰；《周易四德例》一卷，劉瓛撰。亡。

《周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周易爻》一卷，馬揩撰。亡。

《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率徐邈撰。

《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弘範撰。

《周易音》一卷范氏撰。

《周易并注音》七卷秘書學士陸德明撰。

《周易盡神論》一卷三國魏司空鍾會撰。南朝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佚。

《周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撰。

《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撰。

《周易統略》五卷晉少府卿鄒湛撰。

《周易論》二卷晉馮翊太守阮渾撰。

《周易論》一卷晉荆州刺史宋岱撰。南朝梁有《擬周易説》八卷，范氏撰；《周易宗塗》四卷，干寶撰；《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周易問答》一卷，揚州從事徐伯珍撰；《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周易雜論》十四卷。亡佚。

《周易義》一卷南朝宋陳令范歆撰。

《周易玄品》二卷

《周易論》十卷北齊中書郎周顒撰。南朝梁有三十卷，亡佚。

《周易論》四卷范氏撰。

《周易統例》十卷崔覲撰。

《周易爻義》一卷干寶撰。

《周易乾坤義》一卷北齊步兵校尉劉瓛撰。南朝梁又有北齊臨沂令李玉之、梁釋法通等《乾坤義》各一卷，亡佚。

《周易大義》二十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周易幾義》一卷南朝梁南平王撰。南朝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南朝宋中散大夫何諲之撰；《周易四德例》一卷，劉瓛撰。亡佚。

《周易大義》一卷南朝梁有《周易錯》八卷，京房撰；《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周易爻》一卷，馬揩撰。亡佚。

《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釋序義》三卷

《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撰。

《周易問》二十卷

《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梁又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又《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

《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

《周易繫辭義疏》三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撰。

《周易文句義》二十卷梁有《擬周易義疏》十三卷。

《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撰。

《周易私記》二十卷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

《周易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蕭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圖》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圖》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演通統》一卷,顏氏撰。

《周易譜》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説卦》、《雜

《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撰。

《周易釋序義》三卷

《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撰。

《周易問》二十卷

《周易義疏》十九卷南朝宋明帝劉彧召集群臣講疏。南朝梁又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又《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佚。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周易講疏》十六卷南朝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

《周易義疏》十四卷南朝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

《周易繫辭義疏》三卷蕭子政撰。

《周易講疏》三十卷南朝陳諮議參軍張譏撰。

《周易文句義》二十卷南朝梁有《擬周易義疏》十三卷。

《周易義疏》十六卷南朝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撰。

《周易私記》二十卷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

《周易繫辭義疏》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蕭子政撰。南朝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圖》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圖》八卷,薛景和撰;《周易大演通統》一卷,顏氏撰。

《周易譜》一卷

以上圖書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連同已亡佚者,共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古時宓羲氏最先畫八卦,用來連通神明之德,用來類比萬物實情,大概又經過反復推衍,而演變爲六十四卦。到了夏、商、周三代,實際上演變成三種《易》:夏代叫《連山》;商代叫《歸藏》;周文王作卦辭,叫做《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説卦》、《雜卦》,而子夏給它作

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説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别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并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晋。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絶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晋《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注釋。到秦朝焚燒典籍，《周易》獨因屬卜筮類書而得保存，衹丢失《説卦》三篇。後來河内郡一名女子獲得了它。漢代初年，傳授《易》學的人有田何，田何傳授給丁寬，丁寬傳授給田王孫，田王孫傳授給沛人施讎、東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賀。從此《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學派。又有東郡人京房，自己説從梁國人焦延壽學習《易》學，另外建立京氏學派。曾經立爲官學，後被罷止。東漢施、孟、梁丘、京氏，共四家學派都被立爲官學，而傳授的人非常多。漢代初年，又有東萊人費直傳授《易》學，他的本子用的都是古字，號稱古文《易》。費直把它傳給琅邪人王璜，王璜傳給沛人高相，高相把它傳給兒子高康以及蘭陵人毋將永。因此費氏的《易》學，衹在民間流傳，而未能立爲官學。東漢陳元、鄭衆，都傳授費氏的《易》學。馬融又爲它作注解，并把它傳授給鄭玄。鄭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曹魏王肅、王弼，都爲《易》作注。從此費氏《易》學大爲興盛，高氏《易》學則隨着衰落了。梁丘、施氏、高氏《易》學，在西晋時消亡。孟氏、京氏《易》學，有書但没有老師傳授。梁、陳二代鄭玄、王弼兩家《易》注，列於國學。北齊衹傳授鄭玄《易》學。到了隋代，王弼《易》注盛行，鄭玄《易》學逐漸衰微，今天大概絶滅了。《歸藏》，漢代初年即已經亡佚，按晋代《中經》中載有《歸藏》，但衹載卜筮，不像聖人的意旨。因爲本卦還保存下來了，所以把它放在《周易》類的前面，以備《殷易》的缺失。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尚書》九卷鄭玄注。

《尚書》十一卷王肅注。

《尚書》十五卷晋祠部郎謝沈撰。

《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注。

《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尚書》十一卷馬融注。

《尚書》九卷鄭玄注。

《尚書》十一卷王肅注。

《尚書》十五卷晋祠部郎謝沈撰。

《集解尚書》十 一卷李顒注。

《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盛注。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

《尚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梁有《尚書》二十一卷，劉叔嗣注；又有《尚書新集序》一卷。亡。

《尚書逸篇》二卷

《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

《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大傳音》二卷顧彪撰。

《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禄大夫劉向注。

《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吳太尉范順問，劉毅答。亡。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

《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尚書義》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梁有《尚書義疏》四卷，晉樂安王友伊説撰，亡。

《尚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撰。

《尚書義注》三卷吕文優撰。

《尚書義疏》七卷

《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

《尚書閏義》一卷

《尚書義》三卷劉先生撰。

《尚書釋問》一卷虞氏撰。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注。南朝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佚。

《尚書亡篇序》一卷南朝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南朝梁有《尚書》二十一卷，劉叔嗣注；又有《尚書新集序》一卷。亡佚。

《尚書逸篇》二卷

《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南朝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

《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

《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

《大傳音》二卷顧彪撰。

《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禄大夫劉向注。

《尚書駁議》五卷王肅撰。南朝梁有《尚書義問》三卷，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尚書王氏傳問》二卷；《尚書義》二卷，吳太尉范順問，劉毅答。亡佚。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

《尚書百問》一卷北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尚書大義》二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尚書百釋》三卷南朝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尚書義》三卷巢猗撰。

《尚書義疏》十卷南朝梁國子助教費甝撰。南朝梁有《尚書義疏》四卷，晉樂安王友伊説撰，亡佚。

《尚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撰。

《尚書義注》三卷吕文優撰。

《尚書義疏》七卷

《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

《尚書閏義》一卷

《尚書義》三卷劉先生撰。

《尚書釋問》一卷虞氏撰。

《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别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并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并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説。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

《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撰。

以上共列圖書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

《尚書》的興起，大概和文字同時興起。孔子到周王朝檔案館看《尚書》，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他節取了其中的優秀篇章，上起虞代，下到周代，共一百篇，加以編排。遭秦朝的焚書坑儒後，《尚書》到了漢代，衹存下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到《泰誓》一篇，獻給朝廷。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把它傳授給同郡人張生，張生傳授給千乘人歐陽生，歐陽生傳授給同郡人倪寬，倪寬傳授給歐陽生的兒子，歐陽生的兒子之後代代相傳，一直傳到曾孫歐陽高，世人叫它《尚書》歐陽學派。又有都尉夏侯，向張生學習《尚書》，把它教給同族侄子夏侯始昌，始昌傳授給同族侄子夏侯勝，這就是大夏侯學派。夏侯勝傳給侄子夏侯建，另立小夏侯學派。因此《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學派并立。到了東漢，三家學派相傳不斷，而歐陽學派最爲興盛。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的舊宅，得到了他的後代孔惠所藏的書籍，書寫文字都是古文。孔安國用今文本加以校勘，得到二十五篇。其中《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的不同。又與濟南伏生所記誦的，有五篇相合。孔安國都依據古文，編次篇目，將古文用隸定謄寫，合在一起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目簡牘錯亂，不能再讀，都送到官家府庫。孔安國又爲這五十八篇作傳，遇上發生巫蠱之事，没能奏上朝廷，私下把自己的學問傳授給都尉朝，朝傳授給膠東人庸生，世人稱之爲《尚書》古文學派，而没能够立爲官學。東漢扶風郡人杜林傳授《古文尚書》，同郡人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也爲之作注。但他們所傳授的，衹有二十九篇，又雜用今文本，不是孔安國舊本。其餘的學派斷絶没有老師傳授。

晋代秘府藏書中，有《古文尚書》經文，今世没有流傳。趕上永嘉年間戰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都亡佚了。濟南伏生傳授的，衹有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他的原意，但又有

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吴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説。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很多乖戾之處。到了東晉，豫章内史梅賾，纔得到孔安國的傳本，上奏朝廷，當時又缺少《舜典》一篇。北齊建武年間，吴郡人姚方興，在大桁購得此書，奏上朝廷，比馬融、鄭玄作注的本子多二十八個字，在這時纔列爲國子學。梁、陳時代所講授的，有孔安國、鄭玄兩家，北齊祇傳鄭玄一家。到了隋代，孔安國、鄭玄兩派并行，但鄭玄一派勢力微弱。其餘存留下來的，再没有老師傳授。又有《尚書逸篇》，産生於齊、梁之間，查考它的篇目，像是孔子壁中《尚書》的殘缺部分，因此附在《尚書》的後面。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氏箋。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謝沈注；《毛詩》二十卷，晋兗州别駕江熙注。亡。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注。梁有《毛詩序》一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卿劉芳撰。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

《毛詩并注音》八卷秘書學士魯世達撰。

《毛詩譜》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

《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

《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南朝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佚。

《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傅毛萇傳，鄭氏箋。南朝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佚。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南朝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謝沈注；《毛詩》二十卷，晋兗州别駕江熙注。亡佚。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南朝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注。南朝梁有《毛詩序》一卷，南朝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佚。

《毛詩箋音證》十卷北魏太常卿劉芳撰。南朝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佚。

《毛詩并注音》八卷秘書學士魯世達撰。

《毛詩譜》三卷三國吴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南朝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佚。

《毛詩義問》十卷三國魏太子文學劉楨撰。

《毛詩義駁》八卷王肅撰。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梁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

《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并魏秘書郎劉璠撰；《毛詩答雜問》七卷，吴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撰。梁又有《毛詩略》四卷，亡。

《毛詩辨異》三卷晉給事郎楊乂撰。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毛詩引辨》一卷，宋奉朝請孫暢之撰；《毛詩釋》一卷，宋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詩檢漏義》二卷，梁給事郎謝曇濟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并梁處士何胤撰。亡。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撰。梁有《毛詩雜義》五卷，楊乂撰；《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亡。

《毛詩集解叙義》一卷顧歡等撰。

《毛詩序義》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撰。梁有《毛詩義》一卷，雷次宗撰；《毛詩序注》一卷，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詩序義》七卷，孫暢之撰。亡。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注。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撰，殘缺。梁三卷。梁有《毛詩篇次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武帝撰。

《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撰。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梁簡文撰。

《毛詩大義》十三卷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撰。南朝梁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佚。

《毛詩駁》一卷三國魏司空王基撰，殘缺。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爲八卷；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并三國魏秘書郎劉璠撰；《毛詩答雜問》七卷，三國吴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佚。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長沙太守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徐州從事陳統撰。南朝梁有《毛詩表隱》二卷，陳統撰，亡佚。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撰。南朝梁又有《毛詩略》四卷，亡佚。

《毛詩辨異》三卷晉給事郎楊乂撰。南朝梁有《毛詩背隱義》二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廣撰；《毛詩引辨》一卷，南朝宋奉朝請孫暢之撰；《毛詩釋》一卷，南朝宋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詩檢漏義》二卷，南朝梁給事郎謝曇濟撰；《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并南朝梁處士何胤撰。亡佚。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撰。南朝梁有《毛詩雜義》五卷，楊乂撰；《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毛詩雜義》四卷，晉江州刺史殷仲堪撰；《毛詩義疏》五卷，張氏撰。亡佚。

《毛詩集解叙義》一卷顧歡等撰。

《毛詩序義》二卷南朝宋通直郎雷次宗撰。南朝梁有《毛詩義》一卷，雷次宗撰；《毛詩序注》一卷，南朝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詩序義》七卷，孫暢之撰。亡佚。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注。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撰，殘缺。南朝梁三卷。南朝梁有《毛詩篇次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佚。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毛詩大義》十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南朝梁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南朝梁簡文蕭綱撰。

《毛詩大義》十三卷

《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吴郡陸機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撰。

《毛詩誼府》三卷後魏安豐王元延明撰。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

《毛詩義疏》二十九卷

《毛詩義疏》十卷

《毛詩義疏》十一卷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

《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撰。

《毛詩釋疑》一卷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毛詩古聖賢圖》二卷，亡。

《業詩》二十卷宋奉朝請業遵注。

右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咏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并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删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爲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

《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吴郡陸機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撰。

《毛詩誼府》三卷北魏安豐王元延明撰。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

《毛詩義疏》二十卷

《毛詩義疏》二十九卷

《毛詩義疏》十卷

《毛詩義疏》十一卷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

《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教劉炫撰。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撰。

《毛詩釋疑》一卷南朝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毛詩古聖賢圖》二卷，亡佚。

《業詩》二十卷南朝宋奉朝請業遵注。

以上圖書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詩》是用來引導疏通心靈，歌唱咏嘆感情志向的。因此說：“在心裏是情志，說出來便成爲詩。”上古民風淳樸，情志尚未爲外物所困惑。後來君尊臣卑，臣下當面頌揚則是諂媚，當面諫勸則是誹謗，因此臣下稱頌君王美德，譏謗君王惡德，就都用委婉的言詞來勸諷。開始的時候祇是歌唱咏嘆，後來的君子，就把詩配上音樂，用來顯示勸誡之意。夏代、商代以前，詩歌大多未能保存下來。周代從后稷興起，而公劉能够鞏固前代的功業，太王開始建立王朝基業，文王發揚光大前代的基業，武王平定商亂，成王、周公教化百姓，達到天下太平，故贊美盛德之作，世代不絶。到幽王、厲王時期國君無道，社會動蕩，怨恨諷刺之作競相興起。後來周代國運衰竭，詩也亡佚了，魯國太師摯把它們加以編排記録。孔子删定《詩經》，遠取商詩，近取魯詩，共三百篇。到了秦代，《詩經》因爲背誦而没絶滅。漢

《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于後漢，三家并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并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晋；《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代初年，魯地人申公，跟隨浮丘伯學習《詩》，爲《詩》作詁訓，此即《魯詩》。齊地人轅固生也傳授《詩》，此即《齊詩》。燕地人韓嬰也傳授《詩》，此即《韓詩》。一直到了東漢，三個學派都被立爲官學。漢代初年趙地人毛萇擅長《詩》學，自稱是子夏傳授的一派，作《詁訓傳》，此即《毛詩》古學，但未被立爲官學。東漢時九江郡人謝曼卿，擅長《毛詩》，又爲《毛詩》作訓。東海郡人衛敬仲，跟隨謝曼卿學習《毛詩》。先代儒士輾轉相承，把這門學問叫做《毛詩》。《毛詩》的《序》，是子夏草創，毛公以及敬仲又加以潤色增益。鄭衆、賈逵、馬融，都作了《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到曹魏時已經失傳；《魯詩》在西晋時失傳；《韓詩》雖然得以保存，但没有傳授的人。衹有《毛詩鄭箋》到今天獨存。又有《業詩》一派，奉朝請業遵作注，取義大多乖異，世間没有流行。

《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

《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伊説注。

《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梁又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晋燕王師王懋約撰，亡。

《集注周官禮》二十卷崔靈恩注。

《禮音》三卷劉昌宗撰。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晋司空長史陳劭撰。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撰。梁有《周官駁難》三卷，孫琦問，干寶駁，晋散騎常侍虞喜撰。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官禮義疏》十九卷

《周官禮義疏》十卷

《周官禮義疏》九卷

《周官分職》四卷

《周官禮圖》十四卷梁有《郊祀圖》二卷，亡。

《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

《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伊説注。

《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南朝梁又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晋燕王師王懋約撰，亡佚。

《集注周官禮》二十卷崔靈恩注。

《禮音》三卷劉昌宗撰。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晋司空長史陳劭撰。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撰。南朝梁有《周官駁難》三卷，孫琦問，干寶駁，晋散騎常侍虞喜撰。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周官禮義疏》十九卷

《周官禮義疏》十卷

《周官禮義疏》九卷

《周官分職》四卷

《周官禮圖》十四卷南朝梁有《郊祀圖》二卷，亡佚。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儀禮》十七卷王肅注。梁有李軌、劉昌宗音各一卷，鄭玄音二卷，亡。

《儀禮義疏見》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

《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

《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

《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

《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廬陵太守孔倫撰。

《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注。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宋丞相諮議參軍蔡超注。梁又有《喪服經傳》一卷，宋徵士劉道拔注，亡。

《集解喪服經傳》二卷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

《喪服義疏》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梁又有《喪服經傳義疏》五卷，齊散騎郎司馬憲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齊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劉瓛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齊徵士沈麟士撰。

《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亡。

《喪服傳》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

《喪服義》十卷陳國子祭酒謝嶠撰。

《喪服義鈔》三卷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

《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記》一卷蜀丞相蔣琬撰。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亡。

《喪服要集》二卷晉征南將軍杜預撰。又有《喪服要記》二卷，晉侍中劉逵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儀禮》十七卷王肅注。南朝梁有李軌、劉昌宗音各一卷，鄭玄音二卷，亡佚。

《儀禮義疏見》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

《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

《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

《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

《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廬陵太守孔倫撰。

《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南朝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撰。

《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注。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南朝宋丞相諮議參軍蔡超注。南朝梁又有《喪服經傳》一卷，南朝宋徵士劉道拔注，亡佚。

《集解喪服經傳》二卷北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

《喪服義疏》二卷南朝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南朝梁又有《喪服經傳義疏》五卷，北齊散騎郎司馬憲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北齊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劉瓛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北齊徵士沈麟士撰。

《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亡佚。

《喪服傳》一卷南朝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南朝梁國子助教皇侃撰。

《喪服義》十卷南朝陳國子祭酒謝嶠撰。

《喪服義鈔》三卷南朝梁有《喪服經傳隱義》一卷，亡佚。

《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

《喪服要記》一卷三國蜀丞相蔣琬撰。南朝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三國吳齊王傅射慈撰，亡佚。

《喪服要集》二卷晉征南將軍杜預撰。又有《喪服要記》二卷，晉侍中劉逵撰，亡佚。

撰，亡。

《喪服儀》一卷晉太保衛瓘撰。梁有《喪服要記》六卷，晉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問》六卷，劉德明撰；《喪服》三十一卷，宋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要問》二卷，張耀撰；《喪服難問》六卷，崔凱撰；《喪服雜記》二十卷，伊氏撰；《喪服釋疑》二十卷，劉智撰。亡。

《漢荆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

《喪服要略》一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

《喪服要略》二卷

《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

《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喪服譜》一卷晉開府儀同三司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

《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喪服要記》十卷賀循撰。梁有《喪服要記》，宋員外常侍庾蔚之注；又《喪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喪服集議》十卷，宋撫軍司馬費沈撰。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

《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逡撰。

《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撰。

《喪服記》十卷王氏撰。

《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

《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

《喪服疑問》一卷樊氏撰。

《喪服圖》一卷王儉撰。

《喪服圖》一卷賀遊撰。

《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祥禫雜議》二十九卷，《喪服雜議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

《五服圖》一卷

《喪服儀》一卷晉太保衛瓘撰。南朝梁有《喪服要記》六卷，晉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問》六卷，劉德明撰；《喪服》三十一卷，南朝宋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要問》二卷，張耀撰；《喪服難問》六卷，崔凱撰；《喪服雜記》二十卷，伊氏撰；《喪服釋疑》二十卷，劉智撰。亡佚。

《漢荆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

《喪服要略》一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

《喪服要略》二卷

《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

《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喪服譜》一卷晉開府儀同三司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

《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喪服要記》十卷賀循撰。南朝梁有《喪服要記》，南朝宋員外常侍庾蔚之注；又《喪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喪服集議》十卷，南朝宋撫軍司馬費沈撰。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北齊太尉王儉撰。

《喪服世行要記》十卷北齊光祿大夫王逡撰。

《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撰。

《喪服記》十卷王氏撰。

《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

《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

《喪服疑問》一卷樊氏撰。

《喪服圖》一卷王儉撰。

《喪服圖》一卷賀遊撰。

《喪服圖》一卷崔逸撰。南朝梁有《喪服祥禫雜議》二十九卷，《喪服雜議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佚。

《五服圖》一卷

《五服圖儀》一卷

《喪服禮圖》一卷

《五服略例》一卷

《喪服要問》一卷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撰。

《喪服假寧制》三卷

《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袁憲撰。

《論喪服决》一卷

《喪禮鈔》三卷王隆伯撰。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

《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

《禮記寧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有二十卷。

《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

《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

《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躭、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劉昌宗音五卷，亡。

《禮記音義隱》七卷

《禮記》三十卷魏秘書監孫炎注。

《禮略》二卷

《禮記要鈔》十卷緱氏撰。梁有《禮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摭遺別記》一卷，樓幼瑜撰，亡。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肅之撰，亡。

《禮記講疏》九十九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八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五服圖儀》一卷

《喪服禮圖》一卷

《五服略例》一卷

《喪服要問》一卷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撰。

《喪服假寧制》三卷

《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袁憲撰。

《論喪服决》一卷

《喪禮鈔》三卷王隆伯撰。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南朝梁有《謚法》三卷，東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佚。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

《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三十卷王肅注。南朝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佚。

《禮記寧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南朝梁有二十卷。

《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

《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

《禮記音》二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爰撰。南朝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躭、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劉昌宗音五卷，亡佚。

《禮記音義隱》七卷

《禮記》三十卷三國魏秘書監孫炎注。

《禮略》二卷

《禮記要鈔》十卷緱氏撰。南朝梁有《禮義》四卷，三國魏侍中鄭小同撰；《摭遺別記》一卷，樓幼瑜撰，亡佚。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南朝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肅之撰，亡佚。

《禮記講疏》九十九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八卷皇侃撰。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撰。

《禮記義》十卷何氏撰。

《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疏》十一卷

《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秘書學士褚暉撰。

《禮大義》十卷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大義章》七卷

《喪禮雜義》三卷

《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

《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

《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

《禮記評》十一卷劉雋撰。

《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群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

《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

《禮論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梁四卷。

《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梁三卷。

《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

《禮論鈔》六十九卷

《禮論要鈔》十卷梁有齊御史中丞荀萬秋《鈔略》二卷；尚書儀曹郎丘季彬論五十八卷，議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

《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

《禮答問》二卷徐廣撰，殘缺。梁十一卷。

《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

《禮答問》三卷王儉撰。梁有晉益陽令吴商《禮難》十二卷，《雜議》十二卷，又《禮議雜記故事》十三卷，《喪雜事》二十卷；宋光禄大夫《傅隆議》二卷，

《禮記義》十卷何氏撰。

《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疏》十一卷

《禮記大義》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秘書學士褚暉撰。

《禮大義》十卷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

《禮大義章》七卷

《喪禮雜義》三卷

《禮記中庸傳》二卷南朝宋散騎常侍戴顒撰。

《中庸講疏》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

《禮記評》十一卷劉雋撰。

《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南朝梁有《群儒疑義》十二卷，戴聖撰。

《禮論》三百卷南朝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

《禮論條牒》十卷南朝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三卷任預撰。南朝梁四卷。

《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

《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南朝梁時爲三卷。

《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

《禮論鈔》六十九卷

《禮論要鈔》十卷南朝梁有北齊御史中丞荀萬秋《鈔略》二卷；尚書儀曹郎丘季彬論五十八卷，議一百三十卷，統六卷。亡佚。

《禮論答問》八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

《禮答問》二卷徐廣撰，殘缺。南朝梁時爲十一卷。

《禮答問》六卷庾蔚之撰。

《禮答問》三卷王儉撰。南朝梁有晉益陽令吴商《禮難》十二卷，《雜議》十二卷，又《禮議雜記故事》十三卷，《喪雜事》二十卷；南朝宋光禄大夫《傅隆議》二卷，《祭法》五卷。亡佚。

《祭法》五卷。亡。

《禮答問》十二卷

《禮雜問》十卷范寧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梁二十卷。

《禮雜問》十卷

《禮雜答問》八卷

《禮雜答問》六卷

《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

《問禮俗》十卷董勛撰。

《問禮俗》九卷董子弘撰。

《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

《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

《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撰。

《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梁武帝撰。

《禮樂義》十卷

《禮祕義》三卷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大義》十三卷

《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三卷；又《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司空中郎盧諶撰；《祭典》三卷，晉安北將軍范汪撰；《七廟議》一卷，又《後養議》五卷，干寶撰；《雜鄉射等議》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宋特進顔延之撰；《逆降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郭鴻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

《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

《禮答問》十二卷

《禮雜問》十卷范寧撰。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撰。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禮雜問》十卷

《禮雜答問》八卷

《禮雜答問》六卷

《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

《問禮俗》十卷董勛撰。

《問禮俗》九卷董子弘撰。

《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

《禮義答問》八卷王儉撰。

《禮疑義》五十二卷南朝梁護軍周捨撰。

《制旨革牲大義》三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禮樂義》十卷

《禮祕義》三卷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南朝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佚。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

《三禮大義》十三卷

《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大義》三卷南朝梁有《司馬法》三卷，《李氏訓記》三卷；又《郊丘議》三卷，三國魏太尉蔣濟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司空中郎盧諶撰；《祭典》三卷，晉安北將軍范汪撰；《七廟議》一卷，又《後養議》五卷，干寶撰；《雜鄉射等議》三卷，晉太尉庾亮撰；《逆降義》三卷，南朝宋特進顔延之撰；《逆降義》一卷，田僧紹撰；《分明士制》三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郭鴻撰；《答問》四卷，徐廣撰；《答問》五十卷，何胤撰；又《答問》十卷。亡佚。

《三禮圖》九卷鄭玄及東漢侍中阮諶等撰。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南朝梁

諶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并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并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并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并微，相傳不絶。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别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

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從大道隱没後，天下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先代聖王制定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間的禮節。夏商周三代，對它加以減損增加，各不相同。周代王室衰落，諸侯僭越，討厭禮節妨礙自己，大多被銷毁。從孔子時代起，已不齊備，到了秦代則毁之一炬。漢代初年，高堂生傳授十七篇，又有古經，出自淹地，而河間獻王，喜好古代學問，收集秦代焚書之餘，獻給朝廷，共五十六篇，講的都是與朝廷禮儀相關的事。又得到《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以及《明堂陰陽》之記，都没有敢於傳授的人。衹有古經十七篇，和高堂生所傳授的没有不同，而文字多不相同。從高堂生直到漢宣帝時的后蒼，最清楚這門學問，他於是撰寫《曲臺記》。后蒼傳授給梁國人戴德，以及戴德堂兄的兒子戴聖、沛人慶普，因此有大戴、小戴、慶氏禮學，三家都立爲官學。東漢衹有曹元傳授慶氏禮學，他傳授給兒子曹褒。三家禮學雖然留存下來，但都很衰微，相傳而没有斷絶。漢代末年，鄭玄傳授小戴禮學，後來用古經來校訂它，選取其中從内容上看比較好的部分，并給它作注，成爲鄭氏學派。其中《喪服》一篇，子夏最先傳授，許多學者給它作注，今又另本流行。而漢代時李氏得到《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所制定的有關官政的法則，有人把它獻給河間獻王，獨缺少《冬官》一篇。獻王用千金徵購，也未獲得，於是取《考工記》補在《冬官》的位置上，合成六篇上奏朝廷。到王莽時代，劉歆開始設置博士，《周官》便在世間流傳。河南緱氏以及杜子春跟隨劉歆學習，劉歆便拿它來教授。此後馬融撰《周官傳》，并把它傳授給鄭玄，鄭玄撰《周官注》。漢代初年，河間獻王又得到了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録的一百三十一篇，并把它獻給朝廷，當時也没有傳授它的人。到了劉向考定校正經書典籍，檢

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并多散亡，又無師説。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梁武帝撰。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

《古今樂録》十二卷陳沙門智匠撰。

《樂書》七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樂雜書》三卷

《樂元》一卷魏僧撰。

《管絃記》十卷凌秀撰。

《樂要》一卷何妥撰。

《樂部》一卷

《春官樂部》五卷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録》一卷，張解撰，亡。

《樂府聲調》六卷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撰。

《樂府聲調》三卷鄭譯撰。

《樂經》四卷

《琴操》三卷晋廣陵相孔衍撰。

《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四卷戴氏撰。

《琴經》一卷

《琴説》一卷

查得到一百三十篇，劉向按照次第一一排序。又得到《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共五種，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除其中繁雜重復，合在一起并加以解釋，變成八十五篇，叫做《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削戴德的書，變成四十六篇，叫做《小戴記》。漢代末年，馬融開始傳授小戴的學説。馬融又刪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共四十九篇；而鄭玄跟隨馬融學習，又爲它作注。今存《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共三種。衹有《鄭注》立於國子學，其餘大多散佚亡失，且没有師説流傳。

《樂社大義》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樂論》三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南朝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蕭衍召集朝臣撰，亡佚。

《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

《古今樂録》十二卷南朝陳沙門智匠撰。

《樂書》七卷北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樂雜書》三卷

《樂元》一卷三國魏僧人撰。

《管絃記》十卷凌秀撰。

《樂要》一卷何妥撰。

《樂部》一卷

《春官樂部》五卷南朝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録》一卷，張解撰，亡佚。

《樂府聲調》六卷岐州刺史、沛國公鄭譯撰。

《樂府聲調》三卷鄭譯撰。

《樂經》四卷

《琴操》三卷晋廣陵相孔衍撰。

《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四卷戴氏撰。

《琴經》一卷

《琴説》一卷

《琴曆頭簿》一卷
《新雜漆調絃譜》一卷
《樂譜》四卷
《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
《樂略》四卷
《樂律義》四卷沈重撰。
《鍾律義》一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大隋總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樂論事》一卷
《樂事》一卷
《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
《樂懸》一卷何晏等撰議。
《樂懸圖》一卷
《鍾律緯辯宗見》一卷
《當管七聲》二卷魏僧撰。
《黄鍾律》一卷梁有《鍾律緯》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悦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儛，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晋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録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琴曆頭簿》一卷
《新雜漆調絃譜》一卷
《樂譜》四卷
《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
《樂略》四卷
《樂律義》四卷沈重撰。
《鍾律義》一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大隋總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樂論事》一卷
《樂事》一卷
《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撰。
《樂懸》一卷何晏等撰議。
《樂懸圖》一卷
《鍾律緯辯宗見》一卷
《當管七聲》二卷三國魏僧人撰。
《黄鍾律》一卷南朝梁有《鍾律緯》六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亡佚。

以上圖書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音樂，是先王用來招致神祇，使邦國和睦，百姓諧和，賓客安心，遠方悦服的工具，它的由來已經很久了。周人保存了六代之樂，名叫《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後來逐漸衰微崩壞，到秦代而突然絶滅。漢代初年，制氏雖記載了其鏗鏘之舞曲，却不能通曉其義。此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都進獻《樂書》。魏、晋以後，雖然加以增減，但離開正道反而越來越遠，有關情況記載在《聲樂志》。今著録現存的圖書，用來補救樂章的闕失。

《春秋經》十一卷吴衛將軍士燮注。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

《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躭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

《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

《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春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

《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

《春秋經》十一卷三國吴衛將軍士燮注。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注。

《春秋左氏傳》十二卷三國魏司徒王朗撰。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

《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傳》十卷殘缺。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三國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南朝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三國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躭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佚。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撰。

《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

《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南朝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南朝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佚。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

《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撰。南朝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亡佚。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春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佚。

《春秋說要》十卷三國魏樂平太守糜信撰。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梁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撰。

《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梁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

《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梁有《春秋釋滯》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晉護軍范堅撰。亡。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

《春秋義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經傳説例疑隱》一卷，吴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

《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别》三十卷宋尚書功論郎何始真撰。

《春秋文苑》六卷

《春秋叢林》十二卷

《春秋義林》一卷

《春秋大夫辭》三卷

《春秋嘉語》六卷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

《春秋五辯》二卷梁五經博士沈宏撰。

《春秋辯證》六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

《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劉淯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南朝梁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北齊正員郎杜乾光撰，亡佚。

《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撰。

《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南朝梁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佚。

《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南朝梁有《春秋釋滯》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晉護軍范堅撰。亡佚。

《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

《春秋義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南朝梁有《春秋經傳説例疑隱》一卷，吴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佚。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

《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撰。

《春秋左氏區别》三十卷南朝宋尚書功論郎何始真撰。

《春秋文苑》六卷

《春秋叢林》十二卷

《春秋義林》一卷

《春秋大夫辭》三卷

《春秋嘉語》六卷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

《春秋五辯》二卷南朝梁五經博士沈宏撰。

《春秋辯證》六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撰。

《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

《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

劉淯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

《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

《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冲撰。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

《春秋序義疏》一卷梁有《春秋發題》一卷，梁簡文帝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

《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晉河南太守高龍注；《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軌、晉徵士江淳撰，各一卷。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

《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

《春秋决疑論》一卷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

《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

《駁何氏漢議叙》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

《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

《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南朝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

《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春秋義略》三十卷南朝陳右軍將軍張冲撰。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

《春秋序義疏》一卷南朝梁有《春秋發題》一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佚。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

《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南朝梁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晉河南太守高龍注；《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軌、晉徵士江淳撰，各一卷。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

《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

《春秋决疑論》一卷

《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

《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

《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撰。南朝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佚。

《駁何氏漢議叙》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

《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

《春秋公羊謚例》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晋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亡。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吴僕射唐固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注。

《穀梁傳》十卷晋堂邑太守張靖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晋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訥集解。亡。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

《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措訓，殘缺。梁十四卷。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梁有《穀梁音》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魏人撰。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

《春秋議》十卷何休撰。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梁四卷。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撰。

《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晋博士劉兆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宋有《三家經》二卷，亡。

《春秋公羊謚例》一卷何休撰。南朝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五卷，荀爽問，三國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晋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亡佚。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

《春秋穀梁傳》十三卷三國吴僕射唐固注。南朝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佚。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三國魏樂平太守糜信注。

《穀梁傳》十卷晋堂邑太守張靖注。南朝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晋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訥集解。亡佚。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段爲西漢人。

《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措訓，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四卷。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南朝梁有《穀梁音》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糜信《理何氏漢議》二卷三國魏人撰。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

《春秋議》十卷何休撰。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南朝梁時爲四卷。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撰。

《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晋博士劉兆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撰。南朝宋有《三家經》二卷，亡佚。

《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撰。

《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撰。今亡。

《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

《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梁二十二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晋五經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説,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説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顔氏之學,與穀梁三家并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説》。而《左氏》,

《春秋三傳論》十卷三國魏大長秋韓益撰。

《春秋經合三傳》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撰。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撰。梁有《春秋集三師難》三卷,《春秋集三傳經解》十卷,胡訥撰。今亡佚。

《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虞翻注。

《春秋外傳章句》一卷王肅撰。南朝梁時爲二十二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晋五經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唐固注。南朝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

《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名字。當初東周王室衰微,典章廢棄,魯國因爲周公的原因,遺制還保存下來了,孔子據魯國舊史,加以裁削删正,或委婉成文以順乎倫常,或直録其情以顯示首惡。因此有人欲求美名而不得,有人欲掩蓋而更加彰顯,於是亂臣賊子非常害怕。孔子加以褒貶的人和事,不能一一記録,都口授給弟子。弟子私下意見不同,左丘明擔心遺失孔子真傳,於是爲《春秋》作傳。遭秦朝焚書坑儒,口頭傳誦勉强流存下來。漢代初年,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學派并行於世。王莽之亂時,鄒氏學派已經没有老師傳授,夾氏學派則消亡了。當初齊地人胡母子都傳授《公羊春秋》,把它傳給東海人嬴公。嬴公傳給東海人孟卿,孟卿傳給魯地人眭孟,眭孟傳給東海人嚴彭祖、魯地人顔安樂。因此東漢時期《公羊》有嚴氏、顔氏學派,和穀梁一起三家學説都立爲官學。漢代末年,何休又撰

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争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并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晋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説。

《公羊解説》。而《左氏春秋》，是漢代初年從張蒼家出現的，本没有傳授的人。到文帝時期，梁太傅賈誼爲它作訓詁，傳授給趙地人貫公。後來劉歆掌管校定經籍圖書，對它加以考訂校正，想把它立爲官學，讀書人没有人響應。到了光武帝建武年間尚書令韓歆，請求立爲官學而未予准行。當時陳元最通曉《左傳》，又上書争論。因此纔任命魏郡人李封爲《左氏》博士。後來一些見識寡陋頑固不化的儒士多次在朝廷上争論。到李封去世，便罷置《左氏》博士。但是傳習《左氏》的儒士非常多。明帝永平年間，擅長《左氏》學説的人，越級提拔爲講郎。後來賈逵、服虔都爲它作訓解。到了曹魏時期，便在世間廣爲流行。晋代的時候，杜預又撰《春秋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都立爲國子學。但是《公羊》、《穀梁》衹考斷讀文句，而不能通曉其中微言大義。後來的學者三傳都講授，而《左氏》衹傳授服虔的學説。到了隋代，杜氏學説盛行，服虔的學説以及《公羊》、《穀梁》學派越來越衰微，今天大概没有老師傳授了。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

《孝經》一卷王肅解。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禄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

《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

《孝經默注》一卷徐整注。

《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集議孝經》一卷晋中書郎荀昶撰，亡。

《集議孝經》一卷晋東陽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晋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晋陵太守殷叔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昶注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南朝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一卷鄭氏注。南朝梁有馬融、鄭衆注《孝經》二卷，亡佚。

《孝經》一卷王肅解。南朝梁有三國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禄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佚。

《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

《孝經默注》一卷徐整注。

《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集議孝經》一卷晋中書郎荀昶撰，亡佚。

《集議孝經》一卷晋東陽太守袁敬仲集。南朝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晋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晋陵太守殷叔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昶注《孝經》二卷；南朝宋何承天、費沈，北齊光禄大夫王玄載，國

《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遜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

《孝經》一卷釋慧琳注。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議》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齊臨沂令李玉之爲始興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

《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孝經義》一卷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

《國語孝經》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

南朝宋何承天、費沈，南朝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南朝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遜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注《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佚。

《孝經》一卷釋慧琳注。南朝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議》各一卷，南朝宋大明年間《東宮講》，北齊永明三年《東宮講》，北齊永明年間《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北齊臨沂令李玉之爲始興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佚。

《孝經義疏》十八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南朝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南朝梁簡文蕭綱《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佚。

《孝經敬愛義》一卷南朝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孝經義》一卷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南朝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南朝梁有《孝經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佚。

《國語孝經》一卷

以上圖書十八部，共六十三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孝，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從天子到平民，雖然尊卑有別，至於恭行孝道，則其大義相同。先王用孝來治理國家，教化天下，因此能够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所以孝是百姓之至德，王者治國之要道。孔子寫定六經，題目不同，意旨也有差別，擔心孝道分離散失，因此作《孝經》，來總會六經，以便闡明六經支流雖然分開了，但本原出於孝道。趕上秦朝焚書，《孝經》

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并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并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被河間人顔芝收藏。漢代初年，顔芝的兒子顔貞把它獻出來，共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都以治《孝經》出名。又有《古文孝經》，和《古文尚書》一同出現，而長孫氏《孝經》中有《閨門》一章，其餘的經文，大抵相似，篇簡闕失散亂，又多出三章，加上前面的共二十二章，孔安國爲它作傳。到劉向掌管校正圖書典籍，將顔氏本子比照古文本子，删除其中繁雜難解的部分，以十八章爲定本。鄭衆、馬融都爲它作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有人説即鄭玄注，但其中取義和鄭玄所注的其他書不同，因此懷疑這一説法。爲南朝梁代時，孔安國以及鄭氏二家的學説，都立爲國子學，而孔安國的本子，在梁内亂期間亡佚。南朝陳以及北朝周、齊，衹傳鄭氏學説。到了隋代，秘書監王劭在京城訪求得到了《孔傳》，把它送給河間人劉炫。劉炫其中論列得失，述説議疏，在民間講授，漸漸名聲傳到朝廷，後來朝廷便下令，孔氏學説與鄭氏學説并立爲官學。儒士們争吵不休，都説是劉炫自己所作，并不是孔安國舊本，而秘府此前又没有此書。又説是北魏遷都洛陽，没有通曉漢語，孝文帝命令侯伏侯可悉陵，用鮮卑語翻譯《孝經》的意旨，在鮮卑族人中教授，叫做《國語孝經》。現把它附於此篇末尾。

《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亡。

《論語》十卷鄭玄注。南朝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有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亡佚。

《論語》九卷鄭玄注，晋散騎常侍虞喜贊。

《論語》九卷鄭玄注，晋散騎常侍虞喜贊。

《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

《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

《集注論語》六卷晋八卷，晋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宋明帝補衛瓘闕，亡。

《集注論語》六卷晋八卷，晋太保衛瓘注。南朝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南朝宋明帝劉彧補衛瓘闕，亡佚。

《論語集義》八卷晋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

《論語集義》八卷晋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南朝梁時爲十卷。

《論語》十卷晋著作郎李充注。

《論語》十卷晋著作郎李充注。

《集解論語》十卷晋廷尉孫綽解。梁有盈氏及孟整注《論語》各十卷，亡。

《集解論語》十卷晋廷尉孫綽解。南朝梁有盈氏及孟整注《論語》各十卷，亡佚。

《集解論語》十卷晉兖州別駕江熙解。

《論語》七卷盧氏注。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及陽惠明、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齊員外郎虞遐及許容、曹思文注，釋僧智略解，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

《論語難鄭》一卷梁有《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義注》三卷。亡。

《論語難鄭》一卷

《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撰。

《論語雜問》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鄭玄撰。

《論語體略》二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撰。

《論語旨序》三卷晉衛尉繆播撰。

《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

《論語釋》一卷張憑撰。

《論語釋疑》十卷晉尚書郎欒肇撰。梁有《論語釋駁》三卷，王肅撰；《論語駁序》二卷，欒肇撰；《論語隱》一卷，郭象撰；《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君子無所争》一卷，庾亮撰；《論語釋》一卷，李充撰；《論語釋》一卷，庾翼撰；《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論語釋》一卷，張隱《論語釋》一卷，郄原《通鄭》一卷，王氏《修鄭錯》一卷，姜處道《論釋》一卷。亡。

《論語別義》十卷范廙撰。梁有《論語疏》八卷，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

《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撰。

《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述義》十卷劉炫撰。

《論語義疏》八卷

《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

《集解論語》十卷晉兖州別駕江熙解。

《論語》七卷盧氏注。南朝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及陽惠明、南朝宋新安太守孔澄之、北齊員外郎虞遐及許容、曹思文注，釋僧智略解，南朝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有《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佚。

《論語難鄭》一卷南朝梁有《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論語義注》三卷。亡佚。

《論語難鄭》一卷

《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撰。

《論語雜問》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鄭玄撰。

《論語體略》二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撰。

《論語旨序》三卷晉衛尉繆播撰。

《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

《論語釋》一卷張憑撰。

《論語釋疑》十卷晉尚書郎欒肇撰。南朝梁有《論語釋駁》三卷，王肅撰；《論語駁序》二卷，欒肇撰；《論語隱》一卷，郭象撰；《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君子無所争》一卷，庾亮撰；《論語釋》一卷，李充撰；《論語釋》一卷，庾翼撰；《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論語釋》一卷，張隱《論語釋》一卷，郄原《通鄭》一卷，王氏《修鄭錯》一卷，姜處道《論釋》一卷。亡佚。

《論語別義》十卷范廙撰。南朝梁有《論語疏》八卷，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

《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撰。

《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

《論語述義》十卷劉炫撰。

《論語義疏》八卷

《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撰，殘缺。

撰，殘缺。

《論語義疏》二卷張冲撰。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

《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參軍劉被撰，亡。

《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

《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中黄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

《爾雅》七卷孫炎注。

《爾雅》五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梁黄門郎沈琁注。

《爾雅音》八卷秘書學士江漼撰。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

《爾雅圖》十卷郭璞撰。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

《廣雅》三卷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

《廣雅音》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

《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

《釋名》八卷劉熙撰。

《辯釋名》一卷韋昭撰。

《五經音》十卷徐邈撰。

《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撰。

《白虎通》六卷

《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

《五經然否論》五卷晋散騎常侍譙周撰。

《五經拘沈》十卷晋高凉太守楊方撰。

《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撰；《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祕表要》三卷。亡。

《五經大義》十卷後周縣伯中大夫樊文深撰。

《論語義疏》二卷張冲撰。南朝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佚。

《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南朝梁有《孔志》十卷，南朝梁太尉參軍劉被撰，亡佚。

《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南朝梁有《當家語》二卷，三國魏博士張融撰，亡佚。

《孔子正言》二十卷南朝梁武帝撰。

《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注。南朝梁有漢劉歆，犍爲文學、中黄門李巡《爾雅》各三卷，亡佚。

《爾雅》七卷孫炎注。

《爾雅》五卷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南朝梁黄門郎沈琁注。

《爾雅音》八卷秘書學士江漼撰。南朝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

《爾雅圖》十卷郭璞撰。南朝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佚。

《廣雅》三卷三國魏博士張揖撰。南朝梁有四卷。

《廣雅音》四卷秘書學士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李軌略解。

《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

《釋名》八卷劉熙撰。

《辯釋名》一卷韋昭撰。

《五經音》十卷徐邈撰。

《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撰。

《白虎通》六卷

《五經異義》十卷東漢太尉祭酒許慎撰。

《五經然否論》五卷晋散騎常侍譙周撰。

《五經拘沈》十卷晋高凉太守楊方撰。

《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南朝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撰；《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撰；《五經祕表要》三卷。亡佚。

《五經大義》十卷北周縣伯中大夫樊文深撰。

《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經大義》五卷何妥撰。

《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

《五經義》六卷梁七卷。梁又有《五經義略》一卷，亡。

《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撰。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

《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撰。

《大義》九卷

《遊玄桂林》九卷張譏撰。

《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撰。

《七經義綱》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深撰。

《經典玄儒大義序録》二卷沈文阿撰。

《玄義問答》二卷

《六藝論》一卷鄭玄撰。

《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

《謚法》三卷劉熙撰。

《謚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

《謚法》五卷梁太府卿賀瑒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没，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説。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

《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撰。

《五經大義》五卷何妥撰。

《五經通義》八卷南朝梁時爲九卷。

《五經義》六卷南朝梁時爲七卷。南朝梁又有《五經義略》一卷，亡佚。

《五經要義》五卷南朝梁時爲十七卷，雷氏撰。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撰。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撰。

《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

《大義》九卷

《遊玄桂林》九卷張譏撰。

《六經通數》十卷南朝梁舍人鮑泉撰。

《七經義綱》二十九卷樊文深撰。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樊文深撰。

《經典玄儒大義序録》二卷沈文阿撰。

《玄義問答》二卷

《六藝論》一卷鄭玄撰。

《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鄭志》十一卷三國魏侍中鄭小同撰。

《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

《謚法》三卷劉熙撰。

《謚法》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

《謚法》五卷南朝梁太府卿賀瑒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以上圖書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一百一十六部，一千零二十七卷。

《論語》，是孔子弟子記録的。孔子編排六經之後，在洙水、泗水流域講授，門徒三千人，通曉者七十人。他們與先生一問一答，以及私下講習之時，言論若與大道相合，有人把它記録在大帶上，有人則不斷身體力行。孔子去世後，弟子們便把這些言論收集起來并加以編排，把它叫做《論語》。漢代初年，《論語》有齊地、魯地兩家學派。其中齊地人傳授的爲二十二篇；魯地人傳

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并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説。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説，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并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并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授的二十篇。齊地學派中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人充宗、膠東人庸生。魯地學派中有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他們都因學問而著名。張禹本來傳授《魯論》，晚年講習《齊論》，後來便把它們合在一起加以考訂，删除其中繁重難解的内容。他删除掉《齊論》中《問王》、《知道》兩篇，依從《魯論》二十篇作爲定本，號稱《張侯論》，當時世人都重視它。周氏、包氏爲它作章句，馬融又爲它作訓解。又有古《論語》，和《古文尚書》一同出現，章句或多或少，和《魯論》没有差别，衹是把《子張》分爲兩篇，因此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它作傳。漢代末年，鄭玄用《張侯論》作底本，參考《齊論》、古《論》，爲它作注。曹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都爲其作注釋義。吏部尚書何晏，又爲它作集解。此後衆多儒士都爲它作注，《齊論》便亡佚了。古《論語》當初并没有老師傳授，南朝梁、陳兩代，衹有鄭玄、何晏的《論語》學立於國子學，而鄭氏之學非常衰微。北朝周、齊兩代，衹有鄭玄學立於國子學。到了隋代，何氏、鄭氏學説一同流行，鄭氏之學在民間很興盛。至於《孔叢子》、《孔子家語》，都是孔門弟子所傳的孔子的意旨。《爾雅》等書，解釋詞語的古今意義，加上五經總義類的書，都附列在本篇。

《河圖》二十卷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録一卷，亡。

《河圖龍文》一卷

《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

《尚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

《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

《禮緯》三卷鄭玄注，亡。

《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鄭玄注，亡。

《河圖》二十卷南朝梁時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録一卷，亡佚。

《河圖龍文》一卷

《易緯》八卷鄭玄注。南朝梁時有九卷。

《尚書緯》三卷鄭玄注。南朝梁時爲六卷。

《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南朝梁有八卷，今殘缺。

《詩緯》十八卷三國魏博士宋均注。南朝梁時爲十卷。

《禮緯》三卷鄭玄注，亡佚。

《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南朝梁有三卷，鄭玄注，亡佚。

《樂緯》三卷宋均注。梁有《樂五鳥圖》一卷，亡。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內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一卷，《五帝鉤命決圖》一卷。亡。

《孝經勾命決》六卷宋均注。

《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經內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元命包》一卷，《孝經古秘援神》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孝經左右握》二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論語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説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

《樂緯》三卷宋均注。南朝梁有《樂五鳥圖》一卷，亡佚。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南朝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內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一卷，《五帝鉤命決圖》一卷。亡佚。

《孝經勾命決》六卷宋均注。

《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經內事》一卷南朝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元命包》一卷，《孝經古秘援神》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孝經左右握》二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論語讖》八卷，宋均注；《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十三部，共九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易經》上説："黄河出圖，洛水出書。"既然這樣，那麽聖人承受天命，一定是因積累德業，功利豐厚，誠心顯著於天地之間，福澤加於百姓，萬物歸心向往，神明接受祭祀，就有天命回應。《河圖》、《洛書》龍銜龜負，出於黄河、洛水，記載改朝换代的徵兆，其理深奥難解，極盡神明之道。先代聖王擔心它迷惑人心，把它當作秘密，不進行傳授。又有人説，孔子編定六經之後，爲了闡明天人之道，知道後世的人不能够考稽認同他的本意，因此另外立下緯書和讖書，以便傳給後世的人。這些書在西漢時期出現，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説是從黄帝到周文王承受天命的本文。又另有三十篇，説是自《河圖》、《洛書》出現開始到孔子，九位聖人的增益演化，用來推廣它的意旨。又有《七經緯》三十

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灾》、《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决》、《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説。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灾異》。宋均、鄭玄，并爲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録。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説，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逾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録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説。

六篇，都説是孔子所作，加上前面説的共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灾》、《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决》、《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之學。漢代末年，郎中郗萌收集圖緯讖雜占類的圖書編成五十篇，把它叫做《春秋灾異》。宋均、鄭玄都爲讖律之類的圖書作注。但讖緯之書文辭淺薄俗气，顛倒舛謬，不像聖人的意旨。相傳疑爲世人僞作，後又有人加以删改，并非真實記録。起初王莽喜好符命之説，東漢光武帝靠圖讖起家，於是讖緯之説在世間盛行。漢代的時候，又詔令東平王劉蒼校正五經章句，命令都依從讖緯之説。俗儒順應時勢，增加推衍讖緯之説，使得這類圖書的篇卷目録越來越增多。講説五經的人都依憑讖緯加以解説，衹有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等人認爲它不對，師徒相承，認爲讖緯荒誕怪妄，敗亂五經正典。因此按照西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獲得的古文經書，參核考訂，而形成他們的義理，叫做"古學"。當時的儒士加以非難毁謗，最終未能流行。曹魏時期王肅推衍引申古文經學，使其義理越來越繁難。王弼、杜預追從古文經學，并使其義理明曉易懂，從此古文經學稍有立爲官學。到南朝宋大明年間，纔禁止圖讖之説，梁天監年間，又加重了禁令。到隋高祖接受禪讓即帝位，禁止圖讖之説就更爲嚴厲。隋煬帝登上帝位，就派遣使臣到各地，搜集天下與讖緯相關的圖書，都加以焚毁，被官吏檢舉的人可判死罪。從此没人恢復讖緯之學，秘府所藏讖諱之書，也大多散佚。今録載現存的圖書，列在六經之下，用來充備不合正統的異端之説。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

《埤蒼》三卷張揖撰。梁有《廣蒼》一卷，樊恭撰，亡。

《急就章》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撰。

《三蒼》三卷郭璞注。秦丞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東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因此叫做《三蒼》。南朝梁有《蒼頡》二卷，東漢司空杜林注，亡佚。

《埤蒼》三卷張揖撰。南朝梁有《廣蒼》一卷，樊恭撰，亡佚。

《急就章》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撰。

《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

《吴章》二卷陸機撰。

《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内史王義撰。

《少學》九卷楊方撰。

《始學》一卷

《勸學》一卷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吴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

《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皙撰。

《啓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

《啓疑記》三卷顧愷之撰。

《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

《千字文》一卷胡肅注。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草書千字文》一卷

《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并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賈魴撰。亡。

《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彦撰。亡。

《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梁有《單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

《説文》十五卷許慎撰。梁有《演説文》一卷，庾儼默注，亡。

《説文音隱》四卷

《字林》七卷晉弦令吕忱撰。

《急就章》二卷崔浩撰。

《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

《吴章》二卷陸機撰。

《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内史王義撰。

《少學》九卷楊方撰。

《始學》一卷

《勸學》一卷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吴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佚。

《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皙撰。

《啓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

《啓疑記》三卷顧愷之撰。

《千字文》一卷南朝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千字文》一卷南朝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

《千字文》一卷胡肅注。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草書千字文》一卷

《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南朝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并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賈魴撰。亡佚。

《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南朝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彦撰。亡佚。

《雜字指》一卷東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南朝梁有《單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佚。

《説文》十五卷許慎撰。南朝梁有《演説文》一卷，庾儼默注，亡佚。

《説文音隱》四卷

《字林》七卷晉弦令吕忱撰。

《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撰。

《古今字書》十卷

《字書》三卷

《字書》十卷

《字統》二十一卷陽承慶撰。

《玉篇》三十一卷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字類叙評》三卷侯洪伯撰。

《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撰。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

《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撰。梁有《文字要記》三卷，王義撰，亡。

《俗語難字》一卷秘書少監王劭撰。

《雜字要》三卷密州行參軍李少通撰。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

《今字辯疑》三卷李少通撰。

《異字同音》一卷梁有《釋字同音》三卷，宋散騎常侍吉文甫撰。

《字宗》三卷薛立撰。

《文字譜》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劉歆撰；《文字統略》一卷，焦子明撰。亡。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雜字音》一卷

《借音字》一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

《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晋安復令吕静撰。

《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

《韻集》八卷段弘撰。

《字林音義》五卷南朝宋揚州督護吳恭撰。

《古今字書》十卷

《字書》三卷

《字書》十卷

《字統》二十一卷陽承慶撰。

《玉篇》三十一卷南朝陳左衛將軍顧野王撰。

《字類叙評》三卷侯洪伯撰。

《要字苑》一卷南朝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撰。南朝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要用字對誤》四卷，梁輕車參軍鄒誕生撰，亡佚。

《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撰。南朝梁有《文字要記》三卷，王義撰，亡佚。

《俗語難字》一卷秘書少監王劭撰。

《雜字要》三卷密州行參軍李少通撰。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文字集略》六卷南朝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

《今字辯疑》三卷李少通撰。

《異字同音》一卷南朝梁有《釋字同音》三卷，南朝宋散騎常侍吉文甫撰。

《字宗》三卷薛立撰。

《文字譜》一卷梁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劉歆撰；《文字統略》一卷，焦子明撰。亡佚。

《文字辯嫌》一卷彭立撰。

《辯字》一卷戴規撰。

《雜字音》一卷

《借音字》一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

《聲類》十卷三國魏左校令李登撰。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晋安復令吕静撰。

《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

《韻集》八卷段弘撰。

《群玉典韻》五卷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音韻》五卷。亡。

《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修續音韻决疑》十四卷李槩撰。

《纂韻鈔》十卷

《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

《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音譜》四卷李槩撰。

《韻英》三卷釋静洪撰。

《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訓俗文字略》一卷後齊黄門郎顔之推撰。

《證俗音字略》六卷梁有《詁幼》二卷，顔延之撰；《廣詁幼》一卷，宋給事中荀楷撰。亡。

《文字音》七卷晋蕩昌長王延撰。梁有《纂文》三卷，亡。

《翻真語》一卷王延撰。

《真言鑒誡》一卷

《字書音同異》一卷

《叙同音義》三卷

《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撰。

《國語》十五卷

《國語》十卷

《鮮卑語》五卷

《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真歌》十卷

《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鮮卑語》十卷

《國語號令》四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

《雜號令》一卷

《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

《群玉典韻》五卷南朝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音韻》五卷。亡佚。

《韻略》一卷陽休之撰。

《修續音韻决疑》十四卷李槩撰。

《纂韻鈔》十卷

《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

《四聲》一卷南朝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

《音譜》四卷李槩撰。

《韻英》三卷釋静洪撰。

《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訓俗文字略》一卷北齊黄門郎顔之推撰。

《證俗音字略》六卷南朝梁有《詁幼》二卷，顔延之撰；《廣詁幼》一卷，南朝宋給事中荀楷撰。亡佚。

《文字音》七卷晋蕩昌長王延撰。南朝梁有《纂文》三卷，亡佚。

《翻真語》一卷王延撰。

《真言鑒誡》一卷

《字書音同異》一卷

《叙同音義》三卷

《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撰。

《國語》十五卷

《國語》十卷

《鮮卑語》五卷

《國語物名》四卷北魏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真歌》十卷

《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鮮卑語》十卷

《國語號令》四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鮮卑號令》一卷北周周武帝宇文邕撰。

《雜號令》一卷

《古文官書》一卷東漢議郎衛敬仲撰。

撰。

《古今奇字》一卷郭顯卿撰。

《六文書》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晋長水校尉衛恒撰。

《雜體書》九卷釋正度撰。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

《古今文等書》一卷

《篆隸雜體書》二卷

《文字圖》二卷

《古今字圖雜録》一卷秘書學士曹憲撰。

《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

《外國書》四卷

《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説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黄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

《古今奇字》一卷郭顯卿撰。

《六文書》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晋長水校尉衛恒撰。

《雜體書》九卷釋正度撰。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

《古今文等書》一卷

《篆隸雜體書》二卷

《文字圖》二卷

《古今字圖雜録》一卷秘書學士曹憲撰。

《婆羅門書》一卷南朝梁有《扶南胡書》一卷。

《外國書》四卷

《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南朝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南朝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佚。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南朝梁有《毛詩》二卷，亡佚。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南朝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南朝梁有二卷。

《一字石經典論》一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南朝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南朝梁有十二卷。

以上圖書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孔子説："必也正名乎!"名指的即是文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有人説文字的興起，始於黄帝時蒼頡。描摹物體形狀叫做文，形與聲相加叫做字，把它們寫在竹簡布帛上叫做書。因此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

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説文》、《字林》、音義、聲韵、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别。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借、處事六種不同的造字方法。古時候教導童子，使其不迷惑，六歲時便教他數目和四方之名。十歲進小學，學習寫字、算術。二十歲行成人禮，開始學習先代聖王之學，因此能够修成德行、任職作事。但從蒼頡到漢代初年，文字體制經歷了五次變化：一叫古文，即蒼頡所創。二叫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創。三叫小篆，秦代時李斯所創。四叫隸書，程邈所創。五叫草書，漢代初年所創。秦代廢除古文之後，開始使用八種字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代時用六種字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加上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多種筆勢，它們都出自以上六種字體，因事而作了些變化而已。曹魏時又有八分書。至於字形字義訓釋讀音方面，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説文》、《字林》、音義、聲韵、體勢等諸圖書。從東漢起佛教在中原流行，又得到西域外族圖書，能够用十四個字貫通一切音，文字簡省而義理廣博，叫做婆羅門書。它與八種書體、六種造字之法的義理非常不同。今把它附列在體勢類之下。又北魏剛剛平定中原，軍隊號令，都用鮮卑話。後來鮮卑人染習漢人習俗，多數不能通曉鮮卑話，因此記録他們的本族語，傳授學習，叫做“國語”。今把它附列在音韵類的末尾。又東漢鐫刻七經，寫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書寫的。曹魏正始年間，又刻立三字石經，相傳作爲七經的標準字樣。北魏末年，齊神武執掌國政，從洛陽遷都到鄴，走到河陽，碰上河岸崩塌，石經便沉到水中。其中得以運到鄴的，不足大半。到隋開皇六年，又把它們從鄴運到長安，放置在秘書内省，商議要加以補充，樹立在國子學中。不久隋發生戰亂，此事便被廢置。建築營造部門便把它們用作柱子的基礎石。唐貞觀初年，秘書監臣魏徵，開始收集它們，存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其傳世的拓本，尚藏在秘府，加上秦帝刻石，都附列在此篇，用來充備小學類。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六藝經緯類圖書共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逾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群索居，各爲異說。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虚誦問答，唇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說。至後漢好圖讖，晋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妖妄，大雅之論，汩之以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疏，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爲讎對，遂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諸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叙，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

《傳》曰："玉不經雕琢加工，不能成爲器物；人不經學習鍛煉，不能懂得道理。"古時的君子，識記很多從不停止，保存疑難，等着向他人請教；學習不超過自己的能力限度，教授不超過學生的能力限度；言辭簡要且容易明曉，老師輕鬆閑適而事半功倍；邊耕種邊修習，三年便學完一種經書。自從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辭便絶滅了，七十弟子去世，深奥博大的意義便乖違了，做學問的人離群索居，各自創造異端之學說。到了戰國時期，經典文獻被遺棄，研習六經的儒生，不能探求它的主旨，而多囿於細微末節，講解一部經書達到幾百萬字。使得學習的人難以明曉，而衹是空背一些問答，直到嘴唇腐爛牙齒脱落也不知其中益處。且先代聖王設立教義，是用來防止人的欲望，一定要以人情事理爲本，以中庸之道來判斷。上天之教令，簡略而很少言説，世俗之外的道理，本來就没説過。到了東漢喜好圖讖，晋代重視玄妙之説，牽强傅會，虚妄造作，一天天地滋生。先代聖王的經典被摻進了妖妄之説，雅正之論被荒誕的言論搞亂了。逐漸衰落，到了近代，離開正道越來越遠，不再有可以學習借鑒的大法。學習不用心理解，獨獨崇尚浮華的言辭，預先造作繁雜疑難的問題，擬作對仗的句子，於是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諸多反復争論的學説。對煩瑣的言辭花費巨大的力氣，搞亂正常的次序，喧鬧不止，相因成習，而不懂得變通，這就是學習之人的蔽陋。班固分列六門經藝爲九種，有人用緯書解釋經典，加在一起爲十種。



隋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

史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録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

《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

《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

《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録事參軍鄒誕生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晋義陽亭侯譙周撰。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

《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

《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漢書集注》十三卷晋灼撰。

《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禄大夫陸澄撰。

《漢書續訓》三卷梁平北諮議參軍韋稜撰。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録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

《史記》八十卷南朝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

《史記音義》十二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

《史記音》三卷南朝梁輕車録事參軍鄒誕生撰。

《古史考》二十五卷晋義陽亭侯譙周撰。

《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

《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

《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

《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

《漢書音》二卷南朝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

《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

《漢書音》十二卷隋廢太子楊勇命包愷等撰。

《漢書集注》十三卷晋灼撰。

《漢書注》一卷北齊金紫光禄大夫陸澄撰。

《漢書續訓》三卷南朝梁平北諮議參軍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論前漢事》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

《漢書駁議》二卷晋安北將軍劉寶撰。

《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

《漢疏》四卷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并亡。

《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吴武陵太守謝承撰。

《後漢記》六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晋散騎常侍薛瑩撰。

《續漢書》八十三卷晋秘書監司馬彪撰。

《後漢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晋少府卿華嶠撰。

《後漢書》八十五卷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謝沈撰。

《後漢南記》四十五卷本五十五卷，今殘缺。晋江州從事張瑩撰。

《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晋秘書監袁山松撰。

《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

《後漢書音》一卷後魏太常劉芳撰。

《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臧競撰。

《范漢音》三卷蕭該撰。

《後漢書讚論》四卷范曄撰。

《漢書纘》十八卷范曄撰。梁有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王韶《後漢林》二百卷，韋闡《後漢音》二卷，亡。

《漢書訓纂》三十卷南朝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論前漢事》一卷三國蜀丞相諸葛亮撰。

《漢書駁議》二卷晋安北將軍劉寶撰。

《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

《漢疏》四卷南朝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陸澄注《漢書》一百零二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都亡佚。

《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東漢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没有帝紀，三國吴武陵太守謝承撰。

《後漢記》六十五卷原爲一百卷，南朝梁還存在，現今殘缺。晋散騎常侍薛瑩撰。

《續漢書》八十三卷晋秘書監司馬彪撰。

《後漢書》十七卷原爲九十七卷，今殘缺。晋少府卿華嶠撰。

《後漢書》八十五卷原爲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謝沈撰。

《後漢南記》四十五卷原爲五十五卷，今殘缺。晋江州從事張瑩撰。

《後漢書》九十五卷原爲一百卷，晋秘書監袁山松撰。

《後漢書》九十七卷南朝宋太子詹事范曄撰。

《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的本子，南朝梁剡縣令劉昭注。

《後漢書音》一卷北魏太常劉芳撰。

《范漢音訓》三卷南朝陳宗道先生臧競撰。

《范漢音》三卷蕭該撰。

《後漢書讚論》四卷范曄撰。

《漢書纘》十八卷范曄撰。南朝梁有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王韶《後漢林》二百卷，韋闡《後漢音》二卷，亡佚。

《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吴書》二十五卷韋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殘缺。

《吴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晉有張勃《吴録》三十卷，亡。

《三國志》六十五卷叙録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魏志音義》一卷盧宗道撰。

《論三國志》九卷何常侍撰。

《三國志評》三卷徐衆撰。梁有《三國志序評》三卷，晉著作佐郎王濤撰，亡。

《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

《晉書》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内史謝靈運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蕭子雲撰。

《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

《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録事參軍孫嚴撰。

《宋書》一百卷梁尚書僕射沈約撰。梁有宋大明中所撰《宋書》六十一卷，亡。

《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齊紀》十卷劉陟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

《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吴書》二十五卷韋昭撰。原五十五卷，南朝梁還存在，唐時已殘缺。

《吴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晉有張勃《吴録》三十卷，亡佚。

《三國志》六十五卷叙録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南朝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

《魏志音義》一卷盧宗道撰。

《論三國志》九卷何常侍撰。

《三國志評》三卷徐衆撰。南朝梁有《三國志序評》三卷，晉著作佐郎王濤撰，亡佚。

《晉書》八十六卷原爲九十三卷，現已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

《晉書》二十六卷原爲四十四卷，止於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卷未成，原爲十四卷，今殘缺。晉中書郎朱鳳撰，止於元帝。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自東晉。南朝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

《晉書》三十六卷南朝宋臨川内史謝靈運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北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十一卷原爲一百零二卷，南朝梁還存在，今殘缺。蕭子雲撰。

《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南朝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佚。

《宋書》六十五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宋書》六十五卷北齊冠軍録事參軍孫嚴撰。

《宋書》一百卷梁尚書僕射沈約撰。南朝梁有南朝宋大明年間所撰《宋書》六十一卷，亡佚。

《齊書》六十卷南朝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齊紀》十卷劉陟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南朝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佚。

《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吴撰，本一百卷。

《梁史》五十三卷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

《梁書帝紀》七卷姚察撰。

《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彦深撰。

《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右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説，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絶，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

《梁書》四十九卷南朝梁中書郎謝吴撰，原爲一百卷。

《梁史》五十三卷南朝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

《梁書帝紀》七卷姚察撰。

《通史》四百八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起自三皇，止於南朝梁。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僕射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彦深撰。

《陳書》四十二卷止於南朝宣帝陳頊，南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周史》十八卷未完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以上圖書六十七部，三千零八十三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八十部，四千零三十卷。

古時候天子和諸侯，一定設有國家的史官，來記載他們的言語行動，後世事情越來越多，史官之法也越來越繁複。夏代商代以上，左史記録言語，右史記録事情，周代則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職掌管，各司其事，而各諸侯國，也設立史官。又《春秋》《國語》援引周志、鄭書的説法，從中推衍尋究事件迹象，似乎當時記録事件，各自都有管轄的範圍，後來再合在一起撰寫，歸總成史書記録。後來逐漸衰落敗亂，史官之制廢絶，秦代焚滅先代聖王的經典，遺制蕩然無存。到漢武帝時候，纔開始設立太史公，命令司馬談做這個官，掌管史官的職責。當時天下隨計簿而上呈的圖書，都先上呈太史，副本上呈丞相，殘存下來的古代的文籍，全都送達朝廷。司馬談便依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并承接後來的史事，形成一家之言。司馬談去世，他兒子司馬遷又當太史令，繼承并完成了他的志向。上起黄帝，下到漢代，加在一起共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叫做《史記》。司馬遷去世之後，好事之徒也稍有著述，但多數鄙陋淺俗，不能够繼承《史記》。到了東漢，扶風郡人班彪，綴續後傳幾十篇，并且修正前代的失誤。班彪去

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時，巴西陳壽删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并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世，漢明帝命令他兒子班固，繼續完成他的志向。班固認爲，唐堯、虞舜、三代之時，每代都有經典文籍，司馬遷所記載的史事，竟然將漢代承接在百代先王的末尾，這違背了寫史的規章制度。因此起自漢高祖，直到漢平帝、王莽被誅滅爲止，寫成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他静心專注不斷思索，達二十多年。東漢建初年間，纔上奏表以及紀、傳，其中十志最終也没能寫成。班固去世之後，朝廷命令曹大家續寫完成十志。此前東漢明帝徵召班固做蘭臺令史，和諸多前輩，像陳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完成《光武本紀》。明帝越級提拔班固做秘書郎，掌管校正秘閣藏書。班固撰集東漢的史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後來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人，相繼在東觀從事著述，叫做《漢記》。到三國鼎立時，曹魏及孫吴，都設有史官。到了晋代，巴西郡人陳壽删削編集三國的史事，衹有魏皇帝寫成紀，魏的功臣以及吴、蜀的君主，一同都寫成傳，依舊按照他們各自所屬的國家，同類的放在一起，叫做《三國志》。陳壽去世後，梁州大中正范頵上表奏明他的事迹，皇帝詔令河南郡尹、洛陽縣令，到陳壽家中抄寫此書。從此世間著述，都仿效班固、司馬遷，以此作爲正史，創作的人尤其多。記載一代史事的史書，達到幾十家。衹有《史記》、《漢書》，有師法代代相傳，都有解釋。《三國志》以及范曄所作《後漢書》，雖然有音注，但都是近代的著作，并且讀了便能知曉。南朝梁時，明曉《漢書》的人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都是有名的大家。傳授《史記》的人名聲很小。現按照它們的年代，聚在一起，加以編排，用來充備正史類圖書。

《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漢紀》三十卷漢秘書監荀悦撰。

《後漢紀》三十卷袁彦伯撰。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加上《竹書同異》一卷。

《漢紀》三十卷漢秘書監荀悦撰。

《後漢紀》三十卷袁彦伯撰。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

《晋紀》四卷陸機撰。

《晋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

《晋紀》十卷晋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漢晋陽秋》四十七卷訖愍帝。晋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晋紀》十一卷訖明帝。晋荆州別駕鄧粲撰。

《晋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晋紀》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晋紀》十卷宋吴興太守王韶之撰。

《晋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續晋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續晋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産撰。

《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梁吴興令王琰撰。

《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吴均撰。

《齊典》五卷王逸撰。

《齊典》十卷

《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撮要》三十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

《梁後略》十卷姚勖撰。

《梁太清紀》十卷梁長沙蕃王蕭韶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亂。

《齊紀》三十卷紀後齊事。崔子發

《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陰澹撰。

《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

《晋紀》四卷陸機撰。

《晋紀》二十三卷干寶撰。止於晋愍帝司馬鄴。

《晋紀》十卷晋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漢晋陽秋》四十七卷止於晋愍帝司馬鄴。晋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晋紀》十一卷止於晋明帝司馬紹。晋荆州別駕鄧粲撰。

《晋陽秋》三十二卷止於晋哀帝司馬丕。孫盛撰。

《晋紀》二十三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晋紀》十卷南朝宋吴興太守王韶之撰。

《晋紀》四十五卷南朝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續晋陽秋》二十卷南朝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續晋紀》五卷南朝宋新興太守郭季産撰。

《宋略》二十卷南朝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南朝梁吴興令王琰撰。

《齊春秋》三十卷南朝梁奉朝請吴均撰。

《齊典》五卷王逸撰。

《齊典》十卷

《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南朝梁湘東王太子蕭方等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梁典》三十卷南朝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撮要》三十卷南朝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

《梁後略》十卷姚勖撰。

《梁太清紀》十卷南朝梁長沙蕃王蕭韶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叙述南朝梁末年侯景之亂。

《齊紀》三十卷記録北齊史事。崔子發撰。

撰。

《齊志》十卷後齊事。王劭撰。

右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自史官放絶，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爲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悦作《春秋左傳》之體，爲《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晋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晋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齊志》十卷北齊史事。王劭撰。

以上圖書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自從史官之制廢棄，寫史之人一脉相傳，都以班固、司馬遷爲準。起初漢獻帝非常喜好經典文籍，他認爲班固《漢書》文字繁雜，不易省讀，命令潁川郡人荀悦按《春秋左傳》體例，寫成《漢紀》三十篇。《漢紀》文辭簡約而史事詳備，對史事辯證論説多且好，在世間大爲流行。到了晋代太康元年，汲郡人發掘魏襄王的墓冢，得到古時的竹簡圖書，其字都是蝌蚪文。發掘墓冢的人没把它們放在心上，這些圖書散落四處，雜亂不堪。晋武帝司馬炎命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撰集編排成十五部書，八十七卷。其中多數繁瑣、怪誕，解釋不清，衹有《周易》、《紀年》，最爲清楚明瞭。其中《周易》上下篇，和今本正同。《紀年》都用夏曆建寅之月作爲一年之始，從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史事始，没有諸侯國的分别。其中特别記載晋國史事，從殤叔開始，接着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君莊伯，晋國滅亡爲止。又獨獨記載魏國史事，向下一直到魏哀王，把他稱作“今王”。它大概是魏國的史事記録。《紀年》叙述史事，按年依次編排，文辭意旨與《春秋經》很類似。所記諸多史事，多數與《春秋》、《左氏》相同。學習的人因承它，認爲《春秋》是古時記載史事的正宗寫法，有所著述，便多數依據《春秋》的體裁。現按照年代加以編排，以顯示作者的不同，叫做古史。

《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删書之餘。

《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

《春秋前雜傳》九卷何承天撰。

《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晋著作郎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録。

《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

《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

《周書》十卷《汲冢書》，像是孔子删書的剩餘部分。

《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春秋前傳》十卷何承天撰。

《春秋前雜傳》九卷何承天撰。

《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晋著作郎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録。

《戰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

《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

《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

《古今注》八卷伏無忌撰。

《越絶記》十六卷子貢撰。

《吴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

《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撰。

《吴越記》六卷

《南越志》八卷沈氏撰。

《小史》八卷

《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六卷。

《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

《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

《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記漢末事。

《魏武本紀》四卷梁并曆五卷。

《魏尚書》八卷孔衍撰。梁十卷，成。

《魏晋世語》十卷晋襄陽令郭頒撰。

《魏末傳》二卷梁又有《魏末傳》并《魏氏大事》三卷，亡。

《吕布本事》一卷毛范撰。

《晋諸公讚》二十一卷晋秘書監傅暢撰。

《晋後略記》五卷晋下邳太守荀綽撰。

《晋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張緬撰。

《晋書鴻烈》六卷張氏撰。

《宋中興伐逆事》二卷

《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

《左史》六卷李槩撰。

《魏國統》二十卷梁祚撰。

《梁帝紀》七卷

《梁太清録》八卷

《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

《梁末代紀》一卷

《梁皇帝實録》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

《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

《古今注》八卷伏無忌撰。

《越絶記》十六卷子貢撰。

《吴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

《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楊方撰。

《吴越春秋》十卷皇甫遵撰。

《吴越記》六卷

《南越志》八卷沈氏撰。

《小史》八卷

《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缺。南朝梁有六卷。

《山陽公載記》十卷樂資撰。

《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南朝梁有十卷。

《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記漢代末的史事。

《魏武本紀》四卷南朝梁時加上曆法爲五卷。

《魏尚書》八卷孔衍撰。南朝梁時爲十卷，已完成。

《魏晋世語》十卷晋襄陽令郭頒撰。

《魏末傳》二卷南朝梁又有《魏末傳》和《魏氏大事》三卷，亡佚。

《吕布本事》一卷毛范撰。

《晋諸公讚》二十一卷晋秘書監傅暢撰。

《晋後略記》五卷晋下邳太守荀綽撰。

《晋書鈔》三十卷南朝梁豫章内史張緬撰。

《晋書鴻烈》六卷張氏撰。

《宋中興伐逆事》二卷

《宋拾遺》十卷南朝梁少府卿謝綽撰。

《左史》六卷李槩撰。

《魏國統》二十卷梁祚撰。

《梁帝紀》七卷

《梁太清録》八卷

《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

《梁末代紀》一卷

《梁皇帝實録》三卷周興嗣撰。記載梁武帝時史事。

《梁皇帝實録》五卷梁中書郎謝吴撰。記元帝事。

《梁皇帝實録》五卷南朝梁中書郎謝吴撰。記載梁元帝時史事。

《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棲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陳王業曆》一卷陳中書郎趙齊旦撰。

《陳王業曆》一卷南朝陳中書郎趙齊旦撰。

《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

《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删節《史記》精要之言，按類排列。

《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

《典略》八十九卷三國魏郎中魚豢撰。

《史漢要集》二卷晋祠部郎王蔑撰。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録。

《史漢要集》二卷晋祠部郎王蔑撰。抄録《史記》，入於《春秋》的史事不録。

《三史略》二十九卷吴太子太傅張温撰。

《三史略》二十九卷三國吴太子太傅張温撰。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

《史記正傳》九卷張瑩撰。

《後漢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後漢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冲帝。

《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自光武帝，至冲帝。

《洞紀》四卷韋昭撰。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

《洞紀》四卷韋昭撰。記載庖犧以來，直到漢建安二十七年的史事。

《續洞紀》一卷臧榮緒撰。

《續洞紀》一卷臧榮緒撰。

《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

《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自三皇，止於漢、魏。

《帝王世紀音》四卷虞綽撰。

《帝王世紀音》四卷虞綽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奥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奥撰。

《續帝王世紀》十卷何茂材撰。

《續帝王世紀》十卷何茂材撰。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起庖犧，至晋。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起自庖犧，至晋止。

《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紀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

《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紀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

《周載》八卷東晋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本三十卷，今亡。

《周載》八卷東晋臨賀太守孟儀撰。粗略記載前代史事，往下直到秦。原爲三十卷，現已亡佚。

《漢書鈔》三十卷晋散騎常侍葛洪撰。

《漢書鈔》三十卷晋散騎常侍葛洪撰。

《拾遺録》二卷僞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

《拾遺録》二卷後秦姚萇時期方士王子年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

《華夷帝王世紀》三十卷楊曄撰。

《華夷帝王世紀》三十卷楊曄撰。

《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

《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

《童悟》十二卷

《童悟》十二卷

《帝王世録》一卷甄鸞撰。

《帝王世録》一卷甄鸞撰。

《先聖本紀》十卷劉縚撰。

《先聖本紀》十卷劉縚撰。

《年曆帝紀》三十卷姚恭撰。

《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

《王霸記》三卷潘傑撰。

《歷代記》三十二卷

《隋書》六十卷未成。秘書監王劭撰。

右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通計亡書，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游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絶》，相承以爲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爲《吴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絶，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説，迂怪妄誕，真虚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僞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二石傳》二卷晋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二石茀治時事》二卷王度撰。

《漢之書》十卷常璩撰。

《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亡。

《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僞燕尚書范亨撰。

《年曆帝紀》三十卷姚恭撰。

《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

《王霸記》三卷潘傑撰。

《歷代記》三十二卷

《隋書》六十卷未完成。秘書監王劭撰。

以上圖書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自從秦代焚書之後，典籍遺失散佚。漢代初年，得到《戰國策》，此書大概是戰國時期周游之士記載他們的策略謀劃的。後來陸賈作《楚漢春秋》，用來記述誅滅秦朝、項羽的史事。又有《越絶書》，相傳爲子貢所作。東漢趙曄又寫成《吴越春秋》。這些書連綴文辭，排比史事，都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大概是輕率而作，不是史書的正統。漢靈帝、獻帝之時，天下大亂，史官喪失職守。博學通達之士，擔心史記之事廢置絶滅，各自記載所見所聞，用來防備史事遺棄亡失。此後衆多才士景仰向往，創作的人非常多。又從東漢以來，學習的人大多抄寫撮集舊史材料，自己創作一書，有的從人皇開始，有的從近代斷開，各自的意旨也不同，而體裁制度不合正統。又有街頭巷尾的傳説，荒誕怪異而不切事理，真假也無法測知。但大抵都是記載帝王的事情，學識淵博、德行高尚的人，一定要廣泛涉覽，來考慮其中旨要，因此將它們全部存録，稱做雜史類。

《趙書》十卷又叫《二石集》，記載石勒時期的史事。前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二石傳》二卷晋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二石茀治時事》二卷王度撰。

《漢之書》十卷常璩撰。

《華陽國志》十二卷常璩撰。南朝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僞官故事》一卷，亡佚。

《燕書》二十卷記載慕容儁時期的史事。後燕尚書范亨撰。

《南燕録》五卷記慕容德事。僞燕尚書郎張詮撰。

《南燕録》六卷記慕容德事。僞燕中書郎王景暉撰。

《南燕書》七卷游覽先生撰。

《燕志》十卷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

《秦書》八卷何仲熙撰。記苻健事。

《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僞燕右僕射張諮撰。

《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僞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

《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晋侍御史喻歸撰。

《涼記》十卷記吕光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

《涼書》十卷高道讓撰。

《涼書》十卷沮渠國史。

《托跋涼録》十卷

《敦煌實録》十卷劉景撰。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魏崔鴻撰。

《纂録》一十卷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吐谷渾記》二卷宋新亭侯段國撰。梁有《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記》二卷，《段業傳》一卷，亡。

《天啓紀》十卷記梁元帝子諝據湘州事。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晋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

《南燕録》五卷記載慕容德時期的史事。後燕尚書郎張詮撰。

《南燕録》六卷記載慕容德時期的史事。後燕中書郎王景暉撰。

《南燕書》七卷游覽先生撰。

《燕志》十卷記載馮跋時期的史事。東魏侍中高閭撰。

《秦書》八卷何仲熙撰。記載苻健時期的史事。

《秦記》十一卷南朝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南朝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秦紀》十卷記載姚萇時期的史事。東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涼記》八卷記載張軌時期的史事。後燕右僕射張諮撰。

《涼書》十卷記載張軌時期的史事。後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

《西河記》二卷記載張重華時期的史事。晋侍御史喻歸撰。

《涼記》十卷記載吕光時期的史事。後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

《涼書》十卷高道讓撰。

《涼書》十卷沮渠氏所建北涼國史。

《托跋涼録》十卷

《敦煌實録》十卷劉景撰。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東魏崔鴻撰。

《纂録》十卷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吐谷渾記》二卷南朝宋新亭侯段國撰。南朝梁有《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記》二卷，《段業傳》一卷，亡佚。

《天啓紀》十卷記載梁元帝的兒子蕭諝占據湘州的史事。

以上圖書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

《傳》:"没有君子，難道能成爲國家嗎?"自晋代永嘉之亂之後，國家失控，在九州占據中原的地方官很多。有的擁戴正統，有的自立國號，但他們對待君臣忠義的節氣，治理國家養育人民

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録。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尒朱之亂，并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

《晋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撰。

《晋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李軌撰。

《晋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亡。

《晋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梁有二十卷。

《晋元康起居注》一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撰。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十七卷梁有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晋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泰和起居注》六卷梁十卷。

《晋寧康起居注》六卷

《晋泰元起居注》二十五卷梁五十四卷。

《晋隆安起居注》十卷

《晋元興起居注》九卷

《晋義熙起居注》十七卷梁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

的事務，大概也還勤勉。而當時的臣子，也各自加以記録。北魏平定諸國，占據了嵩山、華山在内的廣大地區，於是命令司徒崔浩博采舊説，著述國史。諸國的記載，全部收集在秘閣。尒朱氏作亂，全都散失亡佚。現列舉此類現存的圖書，稱做霸史。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晋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李軌撰。

《晋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撰。

《晋泰康起居注》二十一卷李軌撰。

《晋元康起居注》一卷南朝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亡佚。

《晋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南朝梁有二十卷。

《晋元康起居注》一卷

《晋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撰。

《晋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晋建元起居注》四卷

《晋永和起居注》十七卷南朝梁有二十四卷。

《晋升平起居注》十卷

《晋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

《晋咸安起居注》三卷

《晋泰和起居注》六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晋寧康起居注》六卷

《晋泰元起居注》二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五十四卷。

《晋隆安起居注》十卷

《晋元興起居注》九卷

《晋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四卷。

《晋元熙起居注》二卷

《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南朝宋北徐州主簿

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

《流别起居注》三十七卷梁有《晋、宋起居注鈔》五十一卷，《晋、宋先朝起居注》二十卷，亡。

《宋永初起居注》十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梁六十卷。

《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

《宋大明起居注》十五卷梁三十四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蕃注》三卷，亡。

《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梁二十三卷。

《宋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宋元徽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亡。

《齊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三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亡。

《梁大同起居注》十卷

《後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

《陳永定起居注》八卷

《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

《陳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

《陳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

《陳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周太祖號令》三卷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南燕起居注》一卷

右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起居注者，録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宫中，爲女史之職。然

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

《流别起居注》三十七卷南朝梁有《晋、宋起居注鈔》五十一卷，《晋、宋先朝起居注》二十卷，亡佚。

《宋永初起居注》十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南朝梁時爲六十卷。

《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

《宋大明起居注》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四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蕃注》三卷，亡佚。

《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三卷。

《宋泰豫起居注》四卷南朝梁有《宋元徽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亡。

《齊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三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亡佚。

《梁大同起居注》十卷

《後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

《陳永定起居注》八卷

《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

《陳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

《陳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

《陳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周太祖號令》三卷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南燕起居注》一卷

以上圖書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起居注記録君王的言行起居。《春秋傳》説："君王的行動一定要記録，記録而又不合規矩，後代能從中觀察到什麽?"《周禮》記載，内史掌管君王的詔命，隨後照録副本并收藏起來，這就是他的職守。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東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既然這樣，那麽漢代的時候記載皇帝起居，似乎在宫中，是女史的

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内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别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於此。

《漢武帝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二卷

《漢、魏、吴、蜀舊事》八卷

《晉朝雜事》二卷

《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

《晉要事》三卷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建武故事》一卷

《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晉孔愉撰。

《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

《交州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事。

《晉八王故事》十卷

《晉四王起事》四卷晉廷尉盧綝撰。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郄太尉儛尚書令故事》三卷

《桓玄苐事》三卷

《晉東宫舊事》十卷

《秦、漢已來舊事》十卷

《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撰。

《沔南故事》三卷應思遠撰。

《天正舊事》三卷釋撰，亡名。

《皇儲故事》二卷

《梁舊事》三十卷内史侍郎蕭大圜撰。

《東宫典記》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愷撰。

職責。但這些書都殘損散失，不能再弄清楚了。現在留存下來的，有漢獻帝以及晉代以來的《起居注》，都是近臣記録的。晉代的時候，又得到《汲冢書》，其中有《穆天子傳》，體例與現在的起居注正相同，大概是周代的時候内史記載君王詔命的副本。近代以來，内史另有職守，事在《百官志》。現按照時間先後，依次編排。其中僞國的起居注，衹有《南燕》一卷，不能另外分出，附列於此。

《漢武帝故事》二卷

《西京雜記》二卷

《漢、魏、吴、蜀舊事》八卷

《晉朝雜事》二卷

《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

《晉要事》三卷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建武故事》一卷

《晉咸和、咸康故事》四卷晉孔愉撰。

《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

《交州雜事》九卷記載士燮及陶璜統治時期的史事。

《晉八王故事》十卷

《晉四王起事》四卷晉廷尉盧綝撰。

《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

《郄太尉儛尚書令故事》三卷

《桓玄苐事》三卷

《晉東宫舊事》十卷

《秦、漢已來舊事》十卷

《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撰。

《沔南故事》三卷應思遠撰。

《天正舊事》三卷釋撰，佚名。

《皇儲故事》二卷

《梁舊事》三十卷内史侍郎蕭大圜撰。

《東宫典記》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愷撰。

《開業平陳記》二十卷

右二十五部，四百四卷。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别，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爲法令，施行制度者爲令，品式章程者爲故事，各還其官府。搢紳之士，撰而録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開業平陳記》二十卷

以上圖書二十五部，四百零四卷。

古時朝廷發布政令，百官奉行并藏之官府，各盡其責，不敢遺忘。《春秋傳》説"我在府庫察視"，説的就是這類的事。《周禮》記載，御史掌管朝覲的法則，太史掌管百姓之間的契約和券書，受納各邦國的治職文書。既然這樣，那麽百官府庫衆多，各自收藏他們對所管的事的記載，太史的職責，就是再將這些記載總集起來加以掌管。漢代的時候，蕭何制定法律條令，張蒼創制規章程序，叔孫通制定禮儀制度，各各細加劃分，規章制度逐漸廣備。晉代初年，法令以下，達到九百多卷，晉武帝命令車騎將軍賈充，廣泛地引證群儒的觀點，删節采納其中精要，增加十篇法律。其餘那些不能經歷久遠的叫法令，施行的制度叫令，標準、規章叫故事，各自交給官家府庫。士大夫加以撰集抄録，便成爲圖書文籍，但也隨着時代變遷而有遺失。現依據現存的圖書，把它稱做舊事類。

《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漢官》五卷應劭注。

《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

《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

《晉新定儀注》十四卷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干寶《司徒儀》一卷，宋《職官記》九卷，晉《百官儀服録》五卷，大興二年《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亡。

《百官階次》一卷

《齊職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梁有王珪之《齊儀》四十九卷，亡。

《齊職儀》五卷

《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梁勳選格》一卷

《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漢官》五卷應劭注。

《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南朝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佚。

《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

《晉新定儀注》十四卷南朝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干寶《司徒儀》一卷，南朝宋《職官記》九卷，晉《百官儀服録》五卷，大興二年《定官品事》五卷，《百官品》九卷，亡佚。

《百官階次》一卷

《齊職儀》五十卷北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南朝梁有王珪之《齊儀》四十九卷，亡佚。

《齊職儀》五卷

《梁選簿》三卷徐勉撰。

《梁勳選格》一卷

《職官要録》三十卷陶藻撰。
《梁官品格》一卷
《百官階次》三卷
《新定將軍名》一卷
《吏部用人格》一卷
《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
《百官春秋》五十卷王秀道撰。
《百官春秋》二十卷
《魏、晋百官名》五卷
《晋百官名》三十卷
《晋官屬名》四卷
《陳百官簿狀》二卷
《陳將軍簿》一卷
《新定官品》二十卷梁沈約撰。
《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
《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演撰。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六部，四百三十三卷。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録之，别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叠，易爲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删。其見存可觀者，編爲職官篇。

《職官要録》三十卷陶藻撰。
《梁官品格》一卷
《百官階次》三卷
《新定將軍名》一卷
《吏部用人格》一卷
《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
《百官春秋》五十卷王秀道撰。
《百官春秋》二十卷
《魏、晋百官名》五卷
《晋百官名》三十卷
《晋官屬名》四卷
《陳百官簿狀》二卷
《陳將軍簿》一卷
《新定官品》二十卷南朝梁沈約撰。
《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
《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演撰。

以上圖書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三十六部，四百三十三卷。

古時做官的人，名字記録在上司的名册上，各有各的職責，以便統管。《周禮》記載，冢宰掌管修訂國家的六典，而御史考查統計官職的實任與空缺。既然這樣，那麽冢宰總管六卿，聽治他們的政事，御史掌管任職官員的名字和數目，以及他們官位的先後次序。現《漢書·百官表》羅列衆官職掌管之事，記録他們任職的官位次序，大概也是古時的遺制。漢代末年，王隆、應劭等人，認爲《百官表》不詳細，於是撰寫《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此後歷代因承，正史裏的表和志，不再記載任職百官的名字了。士大夫中有人拿來官員名字品第之類的書，加以撰集抄録，另外在世間流行。宋、齊以後，這樣的書日益繁多，但篇卷零散堆叠，容易亡佚散失；又内容多數繁瑣細碎，不值得記録，因此删去。其中現存且值得一看的，編集爲職官類。

《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梁有衛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

《晋新定儀注》四十卷晋安成太守傅瑗撰。

《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南朝梁有衛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佚。

《晋新定儀注》四十卷晋安成太守傅瑗撰。

《晋雜儀注》十一卷

《晋尚書儀》十卷

《甲辰儀》五卷江左撰。

《封禪儀》六卷

《宋儀注》十卷

《宋儀注》二十卷

《宋尚書雜注》十八卷本二十卷。

《宋東宫儀記》二十三卷宋新安太守張鏡撰。

《徐爰家儀》一卷

《東宫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

《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瑒撰。案：梁明山賓撰《吉儀注》二百六卷，録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録四十五卷；陸璉撰《軍儀注》一百九十卷，録二卷；司馬褧撰《嘉儀注》一百一十二卷，録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賓》，合十九卷。

《皇典》二十卷梁豫章太守丘仲孚撰。

《雜凶禮》四十二卷

《政禮儀注》十卷何胤撰。梁有何胤《士喪儀注》九卷，亡。

《雜儀注》一百八十卷

《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

《陳吉禮》一百七十一卷

《陳賓禮》六十五卷

《陳軍禮》六卷

《陳嘉禮》一百二卷

《後魏儀注》五十卷

《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

《雜嘉禮》三十八卷

《國綦皇太子序綦簿》一卷

《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

《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

《魏、晋謚議》十三卷何晏撰。

《汝南君諱議》二卷

《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

《晋雜儀注》十一卷

《晋尚書儀》十卷

《甲辰儀》五卷江左撰。

《封禪儀》六卷

《宋儀注》十卷

《宋儀注》二十卷

《宋尚書雜注》十八卷原爲二十卷。

《宋東宫儀記》二十三卷南朝宋新安太守張鏡撰。

《徐爰家儀》一卷

《東宫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

《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

《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瑒撰。案：南朝梁明山賓撰《吉儀注》二百零六卷，目録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目録四十五卷；陸璉撰《軍儀注》一百九十卷，目録二卷；司馬褧撰《嘉儀注》一百一十二卷，目録三卷。都已亡佚。存下來的衹有《士》、《吉》及《賓》，共十九卷。

《皇典》二十卷南朝梁豫章太守丘仲孚撰。

《雜凶禮》四十二卷

《政禮儀注》十卷何胤撰。南朝梁有何胤《士喪儀注》九卷，亡佚。

《雜儀注》一百八十卷

《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

《陳吉禮》一百七十一卷

《陳賓禮》六十五卷

《陳軍禮》六卷

《陳嘉禮》一百零二卷

《後魏儀注》五十卷

《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

《雜嘉禮》三十八卷

《國綦皇太子序綦簿》一卷

《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

《大漢輿服志》一卷三國魏博士董巴撰。

《魏、晋謚議》十三卷何晏撰。

《汝南君諱議》二卷

《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禮儀制度》十三卷王逡之撰。
《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遷撰。
《晉鹵簿圖》一卷
《鹵簿儀》二卷
《陳鹵簿圖》一卷
《齊鹵簿儀》一卷
《諸衛左右廂旗圖様》十五卷
《内外書儀》四卷謝元撰。
《書儀》二卷蔡超撰。
《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撰。
《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
《弔答儀》十卷王儉撰。
《書儀》十卷王弘撰。
《皇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吉書儀》二卷王儉撰。
《書儀疏》一卷周捨撰。
《新儀》三十卷鮑泉撰。
《文儀》二卷梁修端撰。
《趙李家儀》十卷録一卷，李穆叔撰。
《書儀》十卷唐瑾撰。
《言語儀》十卷
《嚴植之儀》二卷
《邇儀》四卷馬樞撰。
《婦人書儀》八卷
《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撰。
《要典雜事》五十卷

右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吊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禮儀制度》十三卷王逡之撰。
《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南朝梁周遷撰。
《晉鹵簿圖》一卷
《鹵簿儀》二卷
《陳鹵簿圖》一卷
《齊鹵簿儀》一卷
《諸衛左右廂旗圖様》十五卷
《内外書儀》四卷謝元撰。
《書儀》二卷蔡超撰。
《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撰。
《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
《弔答儀》十卷王儉撰。
《書儀》十卷王弘撰。
《皇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
《吉書儀》二卷王儉撰。
《書儀疏》一卷周捨撰。
《新儀》三十卷鮑泉撰。
《文儀》二卷梁修端撰。
《趙李家儀》十卷目録一卷，李穆叔撰。
《書儀》十卷唐瑾撰。
《言語儀》十卷
《嚴植之儀》二卷
《邇儀》四卷馬樞撰。
《婦人書儀》八卷
《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撰。
《要典雜事》五十卷

以上圖書五十九部，二千零二十九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六十九部，三千零九十四卷。

禮儀制度的産生，由來很久了。從君臣父子，到六親九族，各有上下尊卑親密疏遠的區別。養育生者殯葬死者，慰問凶事祝賀吉事，便有了容貌舉止的禮儀。唐堯、虞舜以上，將禮儀分爲三大部分，周代加以繼承并分爲五大部分。《周禮》記載，宗伯掌管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來佐助君王安定國家，親近百姓，太

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删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以爲儀注篇。

史手執禮書配合預習禮儀之類的事就是這樣的。當時的典章制度都很齊備，可以依照執行。周朝衰落，諸侯删削除滅圖書典籍。到了秦代，又焚燒掃除圖書典籍。漢代興起，叔孫通制定朝廷禮儀，漢武帝時開始祭祀汾陰后土，漢成帝時開始制定南北郊祀，禮節儀式逐漸完備。東漢時又派曹褒制定漢代禮儀，此後相承，每代都有創新。但還是因爲舊時典章殘損闕失，各自遵循自己看到的，互相争執，寫滿了篇簡本牘。而後世事情繁多，事情發生變通，有的是一時的制度，而不是長久的大道，編撰的人，删取它的大綱，編在史志裏。而有的太淺近，有的不通達，不能够具備它的宗旨精要。遺餘下來的文字和史事，也多數散落亡佚。現收集現存的圖書，把它當作儀注篇。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

《漢晋律序注》一卷晋僮長張斐撰。

《雜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案：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

《晋、宋、齊、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律》二十卷梁義興太守蔡法度撰。

《後魏律》二十卷

《北齊律》十二卷目一卷。

《陳律》九卷范泉撰。

《周律》二十五卷

《周大統式》三卷

《隋律》十二卷

《隋大業律》十一卷

《晋令》四十卷

《梁令》三十卷録一卷。

《梁科》三十卷

《北齊令》五十卷

《北齊權令》二卷

《陳令》三十卷范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撰。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

《漢晋律序注》一卷晋僮長張斐撰。

《雜律解》二十一卷張斐撰。案：南朝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佚。

《晋、宋、齊、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

《梁律》二十卷南朝梁義興太守蔡法度撰。

《後魏律》二十卷

《北齊律》十二卷目録一卷。

《陳律》九卷范泉撰。

《周律》二十五卷

《周大統式》三卷

《隋律》十二卷

《隋大業律》十一卷

《晋令》四十卷

《梁令》三十卷目録一卷。

《梁科》三十卷

《北齊令》五十卷

《北齊權令》二卷

《陳令》三十卷范泉撰。

《陳科》三十卷范泉撰。

《隋開皇令》三十卷目一卷。

《隋大業令》三十卷

《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案：梁有《建武律令故事》二卷，劉邵《律略論》五卷，亡。

《晋雜議》十卷

《晋彈事》十卷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魏王奏事》十卷

《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魏廷尉决事》十卷

《晋駁事》四卷

《晋雜制》六十卷

《晋刺史六條制》一卷

《齊五服制》一卷

《陳新制》六十卷

右三十五部，七百一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八部，七百二十六卷。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内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于官府，懼人之知争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僭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晋初，賈充、杜預，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爲《梁科》。後齊武成帝時，又於麟趾殿删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

《隋開皇令》三十卷目録一卷。

《隋大業令》三十卷

《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案：南朝梁有《建武律令故事》二卷，劉邵《律略論》五卷，亡佚。

《晋雜議》十卷

《晋彈事》十卷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魏王奏事》十卷

《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録一卷，陳壽撰。

《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

《魏廷尉决事》十卷

《晋駁事》四卷

《晋雜制》六十卷

《晋刺史六條制》一卷

《齊五服制》一卷

《陳新制》六十卷

以上圖書三十五部，七百一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三十八部，七百二十六卷。

刑法，是先代聖王用來懲罰罪惡，整治不軌行爲的。《尚書》記述唐堯、虞舜時代，施行五種刑罰，而夏后氏大的刑罰有五類，細的刑罰條目有三千。《周禮》記載，司寇掌管三大刑典，對各邦國施行刑罰；司刑掌管五刑的法則，根據百姓所犯的罪行量刑定罪；太史又依據法典受納各國的治職文書；内史手執國家定法來考核邦國官府都鄙的政事。《春秋傳》説："保存九刑不要忘記。"既然這樣，那麽刑法類圖書的興起已經很久了。大概收藏在官府，害怕百姓知曉而隨便觸犯。到了它的末流，恣意妄行觸犯法律，刑罰過分。到秦代，刑罰苛刻殘虐，先代聖王純正的刑罰滅絶了。漢代初年，蕭何制定法律，共九章，後來逐漸增加，法令以下，堆滿了庫中書架。晋代初年，賈充、杜預加以删削裁定。有法律，有法令，有舊事成例。梁代之時，又擇取舊事成例中適合當時情况的内容，作爲《梁科》。北齊武成帝的時候，又在麟趾殿删削校正刑典，

并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録其見存可觀者，編爲刑法篇。

《三輔决録》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

《海内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

《海内士品》一卷

《先賢集》三卷

《兗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

《海岱志》二十卷齊前將軍記室崔慰祖撰。

《交州先賢傳》三卷晋范瑗傳。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

《續益部耆舊傳》二卷

《諸國清賢傳》一卷

《魯國先賢傳》二卷晋大司農白褒撰。

《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晋張方撰。

《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

《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

《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贊》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東晋剡令江敞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廬江七賢傳》二卷

《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

《襄陽耆舊記》五卷習鑿齒撰。

《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

稱作《麟趾格》。北周太祖又命令蘇綽撰《大統式》。隋代則律令格式一同施行。從法律以下，每代都有修改創新，這些事記載在《刑法志》裏。《漢律》亡佚很久了，對舊事成例的駁斥議論，又多數零落遺失。現著録現存且值得一看的，編排成刑法篇。

《三輔决録》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

《海内先賢傳》四卷三國魏明帝時期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

《海内士品》一卷

《先賢集》三卷

《兗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

《海岱志》二十卷北齊前將軍記室崔慰祖撰。

《交州先賢傳》三卷晋范瑗傳。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

《續益部耆舊傳》二卷

《諸國清賢傳》一卷

《魯國先賢傳》二卷晋大司農白褒撰。

《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晋張方撰。

《汝南先賢傳》五卷三國魏周斐撰。

《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

《陳留耆舊傳》一卷三國魏散騎侍郎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贊》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志》十五卷東晋剡縣令江敞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廬江七賢傳》二卷

《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

《襄陽耆舊記》五卷習鑿齒撰。

《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

《會稽典録》二十四卷虞豫撰。

《會稽先賢像贊》五卷

《漢世要記》一卷

《吴先賢傳》四卷吴左丞相陸凱撰。

《東陽朝堂像讚》一卷晋南平太守留叔先撰。

《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

《豫章舊志》三卷晋會稽太守熊默撰。

《豫章舊志後撰》一卷熊欣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長沙耆舊傳讚》三卷晋臨川王郎中劉彧撰。

《桂陽先賢畫贊》一卷吴左中郎張勝撰。

《武昌先賢志》二卷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

《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

《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

《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

《逸士傳》一卷皇甫謐撰。

《逸民傳》七卷張顯撰。

《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

《至人高士傳讚》二卷晋廷尉卿孫綽撰。

《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

《高隱傳》十卷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止足傳》十卷

《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

《孝子傳讚》三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晋輔國將軍蕭廣濟撰。

《孝子傳》十卷宋員外郎鄭緝之撰。

《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二十卷宋躬撰。

《孝子傳略》二卷

《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會稽典録》二十四卷虞豫撰。

《會稽先賢像贊》五卷

《漢世要記》一卷

《吴先賢傳》四卷三國吴左丞相陸凱撰。

《東陽朝堂像讚》一卷晋南平太守留叔先撰。

《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

《豫章舊志》三卷晋會稽太守熊默撰。

《豫章舊志後撰》一卷熊欣撰。

《零陵先賢傳》一卷

《長沙耆舊傳讚》三卷晋臨川王郎中劉彧撰。

《桂陽先賢畫贊》一卷三國吴左中郎張勝撰。

《武昌先賢志》二卷南朝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

《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

《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

《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

《逸士傳》一卷皇甫謐撰。

《逸民傳》七卷張顯撰。

《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

《至人高士傳讚》二卷晋廷尉卿孫綽撰。

《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

《高隱傳》十卷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止足傳》十卷

《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

《孝子傳讚》三卷王韶之撰。

《孝子傳》十五卷晋輔國將軍蕭廣濟撰。

《孝子傳》十卷南朝宋員外郎鄭緝之撰。

《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

《孝子傳》二十卷宋躬撰。

《孝子傳略》二卷

《孝德傳》三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孝友傳》八卷
《曾參傳》一卷
《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顯忠録》二十卷梁元懌撰。
《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
《英蕃可録》二卷張萬賢撰，邵武侯新注。
《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撰。
《良吏傳》十卷鐘岏撰。
《海内名士傳》一卷
《正始名士傳》三卷袁敬仲撰。
《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
《七賢傳》五卷孟氏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
《列士傳》二卷劉向撰。
《陰德傳》二卷宋光禄大夫范晏撰。
《悼善傳》十一卷
《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本一百四十七卷，亡。
《東方朔傳》八卷
《瑒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三卷管辰撰。
《雜傳》四十卷賀蹤撰。本七十卷，亡。
《雜傳》十九卷陸澄撰。
《雜傳》十一卷
《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
《李氏家傳》一卷
《桓氏家傳》一卷
《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褚氏家傳》一卷褚覬等撰。
《薛常侍家傳》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
《庾氏家傳》一卷庾斐撰。
《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

《孝友傳》八卷
《曾參傳》一卷
《忠臣傳》三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顯忠録》二十卷南朝梁元懌撰。
《丹陽尹傳》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英蕃可録》二卷張萬賢撰，邵武侯新注。
《高才不遇傳》四卷北齊劉晝撰。
《良吏傳》十卷鐘岏撰。
《海内名士傳》一卷
《正始名士傳》三卷袁敬仲撰。
《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
《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
《七賢傳》五卷孟氏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
《列士傳》二卷劉向撰。
《陰德傳》二卷南朝宋光禄大夫范晏撰。
《悼善傳》十一卷
《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原有一百四十七卷，亡佚。
《東方朔傳》八卷
《瑒丘儉記》三卷
《管輅傳》三卷管辰撰。
《雜傳》四十卷賀蹤撰。原有七十卷，亡佚。
《雜傳》十九卷陸澄撰。
《雜傳》十一卷
《玄晏春秋》三卷皇甫謐撰。
《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
《李氏家傳》一卷
《桓氏家傳》一卷
《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褚氏家傳》一卷褚覬等撰。
《薛常侍家傳》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
《庾氏家傳》一卷庾斐撰。
《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

《虞氏家記》五卷虞覽撰。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范氏家傳》一卷范汪撰。
《紀氏家紀》一卷紀友撰。
《韋氏家傳》一卷
《何稟使君家傳》一卷
《明氏家訓》一卷僞燕衛尉明岌撰。
《明氏世録》六卷梁信武記室明粲撰。
《陸史》十五卷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孔氏家傳》五卷
《崔氏五門家傳》二卷崔氏撰。
《暨氏家傳》一卷
《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撰。
《澁朱家傳》二卷王氏撰。
《周氏家傳》一卷
《令狐氏家傳》一卷
《新舊傳》四卷
《漢南庾氏家傳》三卷
《何氏家傳》三卷
《童子傳》二卷王瑱之撰。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訪來傳》十卷來奧撰。
《懷舊志》九卷梁元帝撰。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
《同姓名録》一卷梁元帝撰。
《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列女傳》七卷趙母注。
《列女傳》八卷高氏撰。
《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
《列女傳讚》一卷繆襲撰。
《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

《虞氏家記》五卷虞覽撰。
《曹氏家傳》一卷曹毗撰。
《范氏家傳》一卷范汪撰。
《紀氏家紀》一卷紀友撰。
《韋氏家傳》一卷
《何稟使君家傳》一卷
《明氏家訓》一卷後燕衛尉明岌撰。
《明氏世録》六卷南朝梁信武記室明粲撰。
《陸史》十五卷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孔氏家傳》五卷
《崔氏五門家傳》二卷崔氏撰。
《暨氏家傳》一卷
《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撰。
《澁朱家傳》二卷王氏撰。
《周氏家傳》一卷
《令狐氏家傳》一卷
《新舊傳》四卷
《漢南庾氏家傳》三卷
《何氏家傳》三卷
《童子傳》二卷王瑱之撰。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訪來傳》十卷來奧撰。
《懷舊志》九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全德志》一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同姓名録》一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列女傳》七卷趙母注。
《列女傳》八卷高氏撰。
《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
《列女傳讚》一卷繆襲撰。
《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
《列女傳》六卷皇甫謐撰。
《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

《列女傳要録》三卷
《女記》十卷杜預撰。
《美婦人傳》六卷
《朞記》二卷虞通之撰。
《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泓撰。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
《高僧傳》十四卷釋慧皎撰。
《江東名德傳》三卷釋法進撰。
《法師傳》十卷王巾撰。
《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
《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
《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
《尼傳》二卷釋寶唱撰。
《法顯傳》二卷
《法顯行傳》一卷
《梁武皇帝大捨》三卷嚴舊撰。
《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贊。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晋郭元祖贊。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
《説仙傳》一卷朱思祖撰。
《養性傳》二卷
《漢武内傳》三卷
《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内傳》一卷弟子李遵撰。
《清虚真人王君内傳》一卷弟子華存撰。
《清虚真人裴君内傳》一卷
《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内傳》一卷
《太極左仙公葛君内傳》一卷
《仙人馬君陰君内傳》一卷
《仙人許遠遊傳》一卷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劉君内記》一卷王珍撰。
《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
《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撰。
《集仙傳》十卷

《列女傳要録》三卷
《女記》十卷杜預撰。
《美婦人傳》六卷
《朞記》二卷虞通之撰。
《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泓撰。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
《高僧傳》十四卷釋慧皎撰。
《江東名德傳》三卷釋法進撰。
《法師傳》十卷王巾撰。
《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
《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
《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
《尼傳》二卷釋寶唱撰。
《法顯傳》二卷
《法顯行傳》一卷
《梁武皇帝大捨》三卷嚴舊撰。
《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贊。
《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晋郭元祖贊。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
《説仙傳》一卷朱思祖撰。
《養性傳》二卷
《漢武内傳》三卷
《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内傳》一卷弟子李遵撰。
《清虚真人王君内傳》一卷弟子華存撰。
《清虚真人裴君内傳》一卷
《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内傳》一卷
《太極左仙公葛君内傳》一卷
《仙人馬君陰君内傳》一卷
《仙人許遠遊傳》一卷
《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
《劉君内記》一卷王珍撰。
《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
《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撰。
《集仙傳》十卷

《洞仙傳》十卷
《王喬傳》一卷
《關令内傳》一卷鬼谷先生撰。
《南嶽夫人内傳》一卷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
《嵩高寇天師傳》一卷
《華陽子自序》一卷
《太上真人内記》一卷李氏撰。
《道學傳》二十卷
《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
《應驗記》一卷宋光禄大夫傅亮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
《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
《古異傳》三卷宋永嘉太守袁王壽撰。
《甄異傳》三卷晋西戎主簿戴祚撰。
《述異記》十卷祖冲之撰。
《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
《續異苑》十卷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
《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
《靈鬼志》三卷荀氏撰。
《志怪》二卷祖台之撰。
《志怪》四卷孔氏撰。
《神録》五卷劉之遴撰。
《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撰。
《續齊諧記》一卷吴均撰。
《幽明録》二十卷劉義慶撰。
《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
《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
《嘉瑞記》三卷陸瓊撰。
《祥瑞記》三卷
《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
《靈異録》十卷
《靈異記》十卷
《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

《洞仙傳》十卷
《王喬傳》一卷
《關令内傳》一卷鬼谷先生撰。
《南嶽夫人内傳》一卷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
《嵩高寇天師傳》一卷
《華陽子自序》一卷
《太上真人内記》一卷李氏撰。
《道學傳》二十卷
《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
《應驗記》一卷南朝宋光禄大夫傅亮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列異傳》三卷三國魏文帝曹丕撰。
《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
《古異傳》三卷南朝宋永嘉太守袁王壽撰。
《甄異傳》三卷晋西戎主簿戴祚撰。
《述異記》十卷祖冲之撰。
《異苑》十卷南朝宋給事劉敬叔撰。
《續異苑》十卷
《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
《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
《靈鬼志》三卷荀氏撰。
《志怪》二卷祖台之撰。
《志怪》四卷孔氏撰。
《神録》五卷劉之遴撰。
《齊諧記》七卷南朝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撰。
《續齊諧記》一卷吴均撰。
《幽明録》二十卷劉義慶撰。
《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
《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
《嘉瑞記》三卷陸瓊撰。
《祥瑞記》三卷
《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
《靈異録》十卷
《靈異記》十卷
《研神記》十卷蕭繹撰。
《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

《近異録》二卷劉質撰。
《鬼神列傳》一卷謝氏撰。
《志怪記》三卷殖氏撰。
《舍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
《真應記》十卷
《周氏冥通記》一卷
《集靈記》二十卷顔之推撰。
《冤魂志》三卷顔之推撰。

右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莅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録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絶，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録。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説。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

《近異録》二卷劉質撰。
《鬼神列傳》一卷謝氏撰。
《志怪記》三卷殖氏撰。
《舍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
《真應記》十卷
《周氏冥通記》一卷
《集靈記》二十卷顔之推撰。
《冤魂志》三卷顔之推撰。

以上圖書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零三卷。

古時的史官，一定要擴充他記録的内容，不衹記君王的行動。《周禮》記載，外史掌管四方邦國的史記，那麽諸侯的史記，外史也兼管并收藏。《春秋傳》説："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後代，他們對王室的功勞的記載，收藏在盟府裏。"臧紇發動叛亂，季孫命令太史召來掌惡臣和他盟誓。《周禮》記載，凡天子與諸侯大會同而盟約，大司寇要親臨監視記載盟書，并把盟書送到天府收藏。太史、内史、司會和六官都接受盟書的副本并把它們收藏起來。因此君王誅罰獎賞，要詳細地記録事情的原委，明告神靈，百官和史臣，都要收藏這些記録的副本。因此從公卿諸侯，到廣大的士人，爲善爲惡的事迹，全都聚集於史官。而閭里鄉間的政事，大凡聚集百姓的時候，要記録那些恭敬、敏達、可信、濟困的人，族師每月要記録那些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親戚和睦、有學問的人，黨正每年要記録那些既有德行又有學問的人，并把記録送至鄉大夫。鄉大夫三年一大考，考核其德行學間，舉薦那些賢明的有能力的人，并獻上有關記録。天子拜了又拜後接受它，并把它送到天府收藏，内史録副收藏。因此那些身處僻陋之處、地位低微不得志的人，衹要他們言行一致，皆有史傳記載。自從史官廢除絶滅，這一傳統被廢置敗壞，漢代初年，纔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開始推薦賢良文學之士。天下隨統計賬簿上呈的圖書，先上呈太史，好事惡事，全部聚集無遺。司馬遷、班固撰集成書，對輔佐帝王的大臣，仗

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説。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删采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并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義灑脱的士人，都有記録。而對操行高尚純潔，不關涉世務的人，《史記》獨獨爲伯夷、叔齊立傳，《漢書》祇記載楊王孫之類的人，其餘的都省略而不加述説。又漢代的時候，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掌校正經書典籍，乃作《列仙傳》、《列士傳》、《列女傳》，都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倉促創作出來的，不在正史之列。東漢光武帝，最先詔令南陽郡撰風俗志，因此沛縣志、三輔志有關於年高而有聲望的人、有節操的人的序論，魯志、廬江志有關於有名望德行的人、前代賢人的譜贊。郡國的史書，因此而興起。魏文帝又撰《列異傳》，記録鬼怪之事，嵇康撰《高士傳》，敘説聖賢的風氣。按照事情的類别，相承而撰作的人很多，名目也越來越廣泛，但又摻雜荒誕怪異的説法。推究它的本原，大概也是史官掌管的枝末之事。撰寫史書的人，可從中删削采擇它的精要。魯志、沛志、三輔志的序論、譜贊都已亡佚，後世的創作，也多零落散失。現擇取現存圖書，加以編排歸類，稱作雜傳。

《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

《水經》三卷郭璞注。

《黄圖》一卷記三輔宫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洛陽記》四卷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洛陽宫殿簿》一卷

《洛陽圖》一卷晋懷州刺史楊佺期撰。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西征記》二卷戴延之撰。

《婁地記》一卷吴顧啓期撰。

《風土記》三卷晋平西將軍周處撰。

《吴興記》三卷山謙之撰。

《吴郡記》一卷顧夷撰。

《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

《會稽記》一卷賀循撰。

《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

《水經》三卷郭璞注。

《黄圖》一卷記載三輔宫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的情况。

《洛陽記》四卷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洛陽宫殿簿》一卷

《洛陽圖》一卷晋懷州刺史楊佺期撰。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西征記》二卷戴延之撰。

《婁地記》一卷三國吴顧啓期撰。

《風土記》三卷晋平西將軍周處撰。

《吴興記》三卷山謙之撰。

《吴郡記》一卷顧夷撰。

《京口記》二卷南朝宋太常卿劉損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

《會稽記》一卷賀循撰。

《隨王入沔記》六卷宋侍中沈懷文撰。

《荆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神壤記》一卷記滎陽山水。黄閔撰。

《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

《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珠崖傳》一卷僞燕聘晋使蓋泓撰。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鄴中記》二卷晋國子助教陸翽撰。

《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客京相璠撰。

《衡山記》一卷宗居士撰。

《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

《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

《遊行外國傳》一卷沙門釋智猛撰。

《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

《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吴丹陽太守萬震撰。

《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撰。

《發蒙記》一卷束晳撰。載物産之異。

《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録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爲此書。澄本之外，其舊事并多零失。見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三輔故事》二卷晋世撰。

《湘州記》二卷庾仲雍撰。

《吴郡記》二卷晋本州主簿顧夷撰。

《日南傳》一卷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隨王入沔記》六卷南朝宋侍中沈懷文撰。

《荆州記》三卷南朝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神壤記》一卷記載滎陽山水的情况。黄閔撰。

《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

《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珠崖傳》一卷後燕聘晋使蓋泓撰。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鄴中記》二卷晋國子助教陸翽撰。

《春秋土地名》三卷晋裴秀客京相璠撰。

《衡山記》一卷宗居士撰。

《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

《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

《遊行外國傳》一卷沙門釋智猛撰。

《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

《異物志》一卷東漢議郎楊孚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三國吴丹陽太守萬震撰。

《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撰。

《發蒙記》一卷束晳撰。記載物産之異。

《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目録一卷。陸澄合《山海經》以來一百六十家，而成此書。陸澄本之外，其舊事多已失傳。現存别部流傳於世的，衹有四十二家，今排列在上面。

《三輔故事》二卷晋世撰。

《湘州記》二卷庾仲雍撰。

《吴郡記》二卷晋本州主簿顧夷撰。

《日南傳》一卷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廬山南陵雲精舍記》一卷

《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

《司州記》二卷

《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一卷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爲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注。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廟記》一卷

《地理書抄》二十卷陸澄撰。

《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

《地理書抄》十卷劉黄門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

《荆南地志》二卷蕭世誠撰。

《巴蜀記》一卷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元康六年户口簿記》三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九州郡縣名》九卷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

《益州記》三卷李氏撰。

《湘州記》一卷郭仲産撰。

《湘州圖副記》一卷

《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

《京師寺塔記》十卷録一卷。劉璆撰。

《華山精舍記》一卷張光禄撰。

《南雍州記》六卷鮑至撰。

《京師寺塔記》二卷釋曇宗撰。

《張騫出關志》一卷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廬山南陵雲精舍記》一卷

《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北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

《司州記》二卷

《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一卷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南朝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而成此記。其所增舊書也多已散失。現存别部流傳於世的，衹十二家，今排列在上面。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注。

《山海經音》二卷

《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廟記》一卷

《地理書抄》二十卷陸澄撰。

《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

《地理書抄》十卷劉黄門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北魏楊衒之撰。

《荆南地志》二卷蕭世誠撰。

《巴蜀記》一卷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元康六年户口簿記》三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九州郡縣名》九卷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沈瑩撰。

《益州記》三卷李氏撰。

《湘州記》一卷郭仲産撰。

《湘州圖副記》一卷

《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

《京師寺塔記》十卷録一卷。劉璆撰。

《華山精舍記》一卷張光禄撰。

《南雍州記》六卷鮑至撰。

《京師寺塔記》二卷釋曇宗撰。

《張騫出關志》一卷

《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
《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
《西京記》三卷
《京師録》七卷
《尋江源記》一卷
《後園記》一卷
《江表行記》一卷
《淮南記》一卷
《古來國名》二卷
《十三州志》十卷闞駰撰。
《慧生行傳》一卷
《宋武北征記》一卷戴氏撰。
《林邑國記》一卷
《凉州異物志》一卷
《晅象傳》二卷閭先生撰。
《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
《江圖》一卷張氏撰。
《江圖》二卷劉氏撰。
《廣梁南徐州記》九卷虞孝敬撰。
《水飾圖》二十卷
《甌閩傳》一卷
《北荒風俗記》二卷
《諸蕃風俗記》二卷
《男、女二國傳》一卷
《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
《古今地譜》二卷
《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
《序行記》十卷姚最撰。
《魏永安記》三卷温子昇撰。
《國都城記》二卷
《周地圖記》一百九卷
《冀州圖經》一卷
《齊州圖經》一卷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幽州圖經》一卷
《魏聘使行記》六卷
《聘北道里記》三卷江德藻撰。
《李諧行記》一卷

《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
《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
《西京記》三卷
《京師録》七卷
《尋江源記》一卷
《後園記》一卷
《江表行記》一卷
《淮南記》一卷
《古來國名》二卷
《十三州志》十卷闞駰撰。
《慧生行傳》一卷
《宋武北征記》一卷戴氏撰。
《林邑國記》一卷
《凉州異物志》一卷
《晅象傳》二卷閭先生撰。
《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
《江圖》一卷張氏撰。
《江圖》二卷劉氏撰。
《廣梁南徐州記》九卷虞孝敬撰。
《水飾圖》二十卷
《甌閩傳》一卷
《北荒風俗記》二卷
《諸蕃風俗記》二卷
《男、女二國傳》一卷
《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
《古今地譜》二卷
《輿地志》三十卷南朝陳顧野王撰。
《序行記》十卷姚最撰。
《魏永安記》三卷温子昇撰。
《國都城記》二卷
《周地圖記》一百零九卷
《冀州圖經》一卷
《齊州圖經》一卷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幽州圖經》一卷
《魏聘使行記》六卷
《聘北道里記》三卷江德藻撰。
《李諧行記》一卷

《聘遊記》三卷劉師知撰。
《朝覲記》六卷
《封君義行記》一卷李繪撰。
《輿駕東行記》一卷薛泰撰。
《北伐記》七卷諸葛穎撰。
《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
《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蔡允恭撰。
《趙記》十卷
《代都略記》三卷
《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
《州郡縣簿》七卷
《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
《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西域圖》三卷裴矩撰。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
《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
《西域道里記》三卷
《諸蕃國記》十七卷
《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
《并州總管内諸州圖》一卷

右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録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

《聘遊記》三卷劉師知撰。
《朝覲記》六卷
《封君義行記》一卷李繪撰。
《輿駕東行記》一卷薛泰撰。
《北伐記》七卷諸葛穎撰。
《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
《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蔡允恭撰。
《趙記》十卷
《代都略記》三卷
《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
《州郡縣簿》七卷
《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
《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
《隋西域圖》三卷裴矩撰。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
《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
《西域道里記》三卷
《諸蕃國記》十七卷
《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
《并州總管内諸州圖》一卷

以上圖書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古時先代聖王教化百姓，認爲五方土地，是產生習俗風尚的原因，堅强柔弱，輕快重遲，吃飯穿衣，各有各的特性，不能改變。因此將天下劃分爲若干疆域，選擇當地土地適合種植的作物，瞭解當地人民以何爲利、以何爲害，使人民的心志得到實現、欲望得到滿足，治理他們的政事，整理他們的教化。因此説地理環境不同，人們的習俗也不同。《尚書》記載大禹將天下分爲九州，確定各州的山川，分清各州的邊界，整理各州的物產，區分各州的貢賦，説的就是這個。周代則夏官司險掌管九州的地圖，周詳地瞭解山

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祆祥。夏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土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爲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爲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户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歷，并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説，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爲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産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産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内而又别行者，各録在

林、河流、湖澤的險阻，并使其間道路通達。地官誦訓掌管對四方風物進行記載，以便告訴天子，使能博知古事，瞭解各地的風俗。春官保章依據天上的星星所對應的土地來辨别九州的地界，所封諸侯的地域，藉以觀察各地的吉凶妖祥。夏官職方掌管天下的地圖和地形，辨别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等少數民族的百姓以及他們的財用、九穀、六畜的數目，周詳地瞭解各地的利益和禍害，辨明九州内的國家，使同其事利。司徒掌管天下土地輿圖，以及百姓的數目，來輔佐天子安定天下，周詳地瞭解九州的地域和面積，辨别各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的名稱和物産，以及按各種土地所生不同的人和物來確定計算貢賦的辦法。既然這樣，那麽這些事情分屬衆職，而冢宰掌管修立治政六典，實際上總管這些事情。太史以六典受納冢宰的治職文書，它的副本大概也歸總由史官掌管。漢代初年，蕭何得到秦朝的地圖和户籍，因此能够知道天下的要害地方。後來又得到《山海經》，相傳此書是夏禹所作。漢武帝的時候，隨統計賬簿進呈的圖書上呈太史，郡國的地圖志書，本來也在其中。而司馬遷所記載的，祇述説河道與渠道。後來劉向粗略地説到地域，丞相張禹派屬下朱貢逐條記録各地風俗，班固根據它撰寫《漢書·地理志》。對州國郡縣山川平坦險阻時節習俗的不同，經界的劃分，隨風氣所生的物産，區域的面積，户口的數目，都有記録，和古時《禹貢》、《周官》所記載的相類似。此後執筆撰作的人，見識狹小，學問淺陋，不能記載遥遠的地方，祇記載州郡的名稱。晋代，摯虞按照《禹貢》、《周禮》，撰《畿服經》，對州郡以及縣的分界、封賞、侵占之事，都城、小邑、山陵、泉水，鄉中亭障、城中道路、里中的田地，百姓的風俗習慣，先代賢人、舊時善人，全都一一記録，共一百七十卷，現亡佚。而後來學者按照他的經驗，都有所記述，但是都不能形成自成一家的體制。北齊的時候，陸澄聚集一百六十家之説，按照前後遠近，編排成書，稱作《地理書》。任昉又在陸澄書的基礎上增加八十四家，稱作《地記》。陳代的時候，顧

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漢氏帝王譜》三卷梁有《宋譜》四卷，劉湛《百家譜》二卷，亡。

《齊帝譜屬》十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梁有王逡之《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梁帝譜》十三卷，亡。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

《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譜世統》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案：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别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集境内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

《後魏辯宗録》二卷元暉業撰。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九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野王抄録諸家的說法，作《輿地志》。隋代大業年間，詔令天下各郡，逐條整理本郡的民風習俗、物產、地圖，上呈尚書。因此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他的記載很多。現將屬任、陸兩家記載之内而另有單行本的，一一記録在兩書之上，其餘的排列在兩書之下，用來充備地理類圖書。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漢氏帝王譜》三卷南朝梁有《宋譜》四卷，劉湛《百家譜》二卷，亡佚。

《齊帝譜屬》十卷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南朝梁有王逡之《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梁帝譜》十三卷，亡佚。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

《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譜世統》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案：南朝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另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集境内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佚。

《後魏辯宗録》二卷元暉業撰。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九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嵃譜》二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述系傳》一卷姚最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
《姓苑》一卷何氏撰。
《複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竹譜》一卷
《錢譜》一卷顧烜撰。
《錢圖》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别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初，得《世本》，叙黄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並爲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爲其宗長，仍撰譜録，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爲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嵃譜》二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述系傳》一卷姚最撰。
《氏族要狀》十五卷
《姓苑》一卷何氏撰。
《複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竹譜》一卷
《錢譜》一卷顧烜撰。
《錢圖》一卷

以上圖書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方面的書，它的由來很久遠了。《尚書》説："分别姓氏區分類别。"古書上説："天子立有德者爲諸侯，按所生之地賜姓。"周代小史確定天子的世系，辨别昭穆，那麽這也是史官的職責。秦朝兼并天下，鏟滅舊時遺迹，公侯的子孫，丟失了他們的世系。漢代初年，得到《世本》，它叙述了黄帝以來祖先世系的由來。而西漢又有《帝王年譜》，東漢則有《鄧氏官譜》。晉代，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兩代之間，這類書越來越多。北魏遷都洛陽，有八氏十姓，都出自皇帝的同族。又有三十六族，則是諸國之中追隨北魏的人；九十二姓，是世世代代做部落首領的人，他們都是河南洛陽人。中原的士人，則按照家族的顯貴程度劃分等級，有全國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到周太祖攻入潼關，諸姓子孫有功的人受命爲本姓的宗長，依舊撰寫族譜，記録傳承。又將關内諸州作爲他們的地望。《鄧氏官譜》以及《族姓昭穆記》，晉代戰亂中已

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録其見存者，以爲譜系篇。

《七略別録》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晋中經》十四卷荀勖撰。

《晋義熙已來新集目録》三卷

《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録》四卷王儉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

《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録》四卷殷鈞撰。

《梁東宫四部目録》四卷劉遵撰。

《梁文德殿四部目録》四卷劉孝標撰。

《七録》十二卷阮孝緒撰。

《魏闕書目録》一卷

《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録》一卷

《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德教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録》二卷

《開皇四年四部目録》四卷

《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録》四卷

《香厨四部目録》四卷

《隋大業正御書目録》九卷

《法書目録》六卷

《雜儀注目録》四卷

《雜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

《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

《書品》二卷

《名手畫録》一卷

《正流論》一卷

右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録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

經亡佚。其他的也多數遺散亡失。現記録現存該類圖書，把它作爲譜系類。

《七略別録》二十卷劉向撰。

《七略》七卷劉歆撰。

《晋中經》十四卷荀勖撰。

《晋義熙已來新集目録》三卷

《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録》四卷王儉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王儉撰。

《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録》四卷殷鈞撰。

《梁東宫四部目録》四卷劉遵撰。

《梁文德殿四部目録》四卷劉孝標撰。

《七録》十二卷阮孝緒撰。

《魏闕書目録》一卷

《陳秘閣圖書法書目録》一卷

《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德教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録》二卷

《開皇四年四部目録》四卷

《開皇八年四部書目録》四卷

《香厨四部目録》四卷

《隋大業正御書目録》九卷

《法書目録》六卷

《雜儀注目録》四卷

《雜撰文章家集叙》十卷荀勖撰。

《文章志》四卷摯虞撰。

《續文章志》二卷傅亮撰。

《晋江左文章志》三卷南朝宋明帝劉彧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

《書品》二卷

《名手畫録》一卷

《正流論》一卷

以上圖書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時史官掌管典籍，大概有目録作爲綱要，它們的體裁規制埋没消亡，無法再知曉。孔子删

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别録》、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别，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録》，并皆别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録，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爲簿録篇。

定群書，另外又爲它們作序，一一陳説作者撰作經歷和主張。韓氏、毛氏兩家的《詩》，也都與此類似。漢代的時候，劉向《别録》、劉歆《七略》，對圖籍加以辨别分析，整理歸類，每書都有類屬，推衍追尋過去的事迹，怀疑就是古時的制度。從此之後，不能辨别圖書的流派類别，衹記録書名而已。博覽群書的人，討厭它們模糊不清，因此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録》，都另外流行。但兩書的基本原則比起劉向、劉歆的書，還遠遠趕不上。至於先代的目録，也多數散失亡佚。現歸總現存此類圖書，編排成簿録類。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强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内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廢絶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晋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貴游，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説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爲蔽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别爲史部。

史部所記録的圖書，共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史官，一定要尋求見聞廣博，記憶力强，通達事理，瞭解久遠的事情的人，使他居於這個職位，百官衆職，都把治職文書的副本交由他管理。因此史官對過去的言語行動，没有不能記識的；對天文地理，没有不能察知的；對人事綱紀，没有不能通曉的。史官在朝廷内掌管八種大權，來詔告天子治理天下，在朝廷外掌管六大法典，來接受各邦國的治職文書。記載好人好事是爲了彰明善行善德，記載惡人惡事是爲了傳下告誡，使美好的教化得到規範，使美德得到顯揚，窮極聖人最精微的道理，詳知一代深遠的事情。史官廢置絶滅很久了，漢代稍稍能遵循舊制，班固、司馬遷加以繼承。魏、晋以來，史官之道越來越衰落。南氏、董氏的職位，交給貴族掌管，劉向、劉歆的職位，很少因才高而授予。因此南朝梁的俗諺説："上車不掉下來的孩童便當著作郎，僅知道問候'體中何如'的後生便作秘書郎。"因此白食俸禄而不盡職的那類人，在延閣之上瞪眼揚眉；而著書立説的人，則在茅草屋下揮筆著述。對一個朝代史事的記載，達到幾十種，傳説不同，所見所聞乖謬駁雜，道理失於中庸，文辭悖於簡要。致使天子誠信恭敬的德行，在史書中時有缺漏，臣民忠誠嚴肅的德行，在史書中不得流傳。這就是造成蔽陋的原因。班固把

《史記》附列在《春秋》之下，現按記載事情的類別分開，共十三種，另行設立史部。

隋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子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

《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

《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

《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孟子》七卷鄭玄注。

《孟子》七卷劉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梁有王孫子一卷，亡。

《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録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爲先生。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十卷録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録一卷。劉向撰。

《説苑》二十卷劉向撰。

《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

《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晏子春秋》七卷春秋時期齊大夫晏嬰撰。

《曾子》二卷目録一卷。魯國曾參撰。

《子思子》七卷春秋時期魯穆公的老師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公孫尼，像是孔子弟子。

《孟子》十四卷春秋時期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孟子》七卷鄭玄注。

《孟子》七卷劉熙注。南朝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佚。

《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南朝梁有王孫子一卷，亡佚。

《董子》一卷戰國時期，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目録一卷。魯連，春秋時期齊人，不做官，稱爲先生。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十卷目録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目録一卷。劉向撰。

《説苑》二十卷劉向撰。

《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南朝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佚。

《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南朝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佚。

《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十卷蔡文邵注。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揚子太玄經》七卷，王肅注。亡。

《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周生子要論》一卷，録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亡。

《申鑒》五卷荀悦撰。

《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一卷。

《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

《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梁有《新書》五卷，王基撰；《周子》九卷，吴中書郎周昭撰。亡。

《顧子新語》十二卷吴太常顧譚撰。《通語》十卷，晋尚書左丞殷興撰；《典語》十卷、《典語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陸景撰。亡。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亡。

《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古今通論》二卷，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松滋令蔡洪撰；《通經》二卷，晋丞相從事中郎王長文撰。亡。

《新論》十卷晋散騎常侍夏侯湛撰。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楊子大元經》十四卷，并晋徵士楊泉撰；《新論》十卷，晋金紫光禄大夫華譚撰；《梅子新論》

《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十卷蔡文邵注。南朝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揚子太玄經》七卷，王肅注。亡佚。

《桓子新論》十七卷東漢六安丞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東漢處士王符撰。南朝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東漢侍中王逸撰；《後序》十二卷，東漢司隸校尉應奉撰；《周生子要論》一卷，録一卷，三國魏侍中周生烈撰。亡佚。

《申鑒》五卷荀悦撰。

《魏子》三卷東漢會稽人魏朗撰。南朝梁有《文檢》六卷，像是東漢末年人作，亡佚。

《牟子》二卷東漢太尉牟融撰。

《典論》五卷三國魏文帝曹丕撰。

《徐氏中論》六卷三國魏太子文學徐幹撰，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

《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南朝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佚。

《杜氏體論》四卷三國魏幽州刺史杜恕撰。南朝梁有《新書》五卷，王基撰；《周子》九卷，三國吴中書郎周昭撰。亡佚。

《顧子新語》十二卷三國吴太常顧譚撰。《通語》十卷，晋尚書左丞殷興撰；《典語》十卷、《典語别》二卷，都是三國吴中夏督陸景撰。亡佚。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南朝梁有《譙子五教志》五卷，亡佚。

《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南朝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古今通論》二卷，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松滋令蔡洪撰；《通經》二卷，晋丞相從事中郎王長文撰。亡佚。

《新論》十卷晋散騎常侍夏侯湛撰。南朝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楊子大元經》十四卷，都是晋徵士楊泉撰；《新論》十卷，晋金紫光禄大夫華譚撰；《梅子新論》一卷。亡佚。

一卷。亡。

《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撰。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干子》十八卷，干寶撰；《閎論》二卷，晋江州從事蔡韶撰；《顧子》十卷，晋揚州主簿顧夷撰。亡。

《要覽》十卷晋郡儒林祭酒吕竦撰。

《正覽》六卷梁太子詹事周捨撰。梁有《三統五德論》二卷，曹思文撰，亡。

《諸葛武侯集誡》二卷

《衆賢誡》十三卷

《女篇》一卷

《女鑒》一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

《娣姒訓》一卷

《曹大家女誡》一卷

《貞順志》一卷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説，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并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嘩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説，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撰。南朝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干子》十八卷，干寶撰；《閎論》二卷，晋江州從事蔡韶撰；《顧子》十卷，晋揚州主簿顧夷撰。亡佚。

《要覽》十卷晋郡儒林祭酒吕竦撰。

《正覽》六卷南朝梁太子詹事周捨撰。南朝梁有《三統五德論》二卷，曹思文撰，亡佚。

《諸葛武侯集誡》二卷

《衆賢誡》十三卷

《女篇》一卷

《女鑒》一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

《娣姒訓》一卷

《曹大家女誡》一卷

《貞順志》一卷

以上圖書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六十七部，六百零九卷。

儒士，是用來幫助人君申明教化的。聖人教導，并非到每家每户講説，因此有儒士宣傳，而使人明曉。它的内容大致來源於仁義以及五常的道理，黄帝、堯、舜、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遵循這一法則。《周禮》記載，太宰用九種和諧的法則使天下百姓互相聯係，第四是儒士，説的正是這個。後來零落衰亂，儒道廢替闕失。孔子繼承前代賢聖，修改訂正六經，三千弟子，都接受了其中大義。到了戰國時期，孟軻、子思、荀卿這些人，以孔子爲宗并加以學習，各自都有著述，發揮孔子的意旨。所謂中庸之道，是百代賢王都不改變的東西。俗儒研習它，不管它的本旨，隨便虚誇迎合世人，多數設置問題駁難，花言巧語，搞亂了儒學的根本原則，致使學習的人難以明曉，因此説儒家“博雜而缺少簡要”。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

《鬻子》一卷周文王的老師鬻熊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南朝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

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毌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二卷，東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晋尚書郎孫登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晋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玄載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盧景裕撰。

《老子音》一卷李軌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晋散騎常侍戴逵撰，亡。

《老子》四卷梁曠撰。

《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老子指趣》三卷毌丘望之撰。

《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决》一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韓壯撰；《老子玄譜》一卷，晋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玄機》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

《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

《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

《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

《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

二卷，漢長陵三老毌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漢》徵士嚴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佚。

《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南朝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佚。

《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南朝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釋；《老子經》二卷，東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佚。

《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晋尚書郎孫登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劉仲融注。南朝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晋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憑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玄載注。亡佚。

《老子道德經》二卷盧景裕撰。

《老子音》一卷李軌撰。南朝梁有《老子音》一卷，晋散騎常侍戴逵撰，亡佚。

《老子》四卷梁曠撰。

《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老子指趣》三卷毌丘望之撰。

《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南朝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决》一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子私記》十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老子玄示》一卷，韓壯撰；《老子玄譜》一卷，晋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玄機》三卷，宗塞撰；《老子幽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佚。

《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南朝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佚。

《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

《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

《老子講疏》六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亡。

《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

《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晋光禄勛張湛注。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晋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晋議郎崔譔注，亡。

《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闕。

《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録》三十三卷。

《集注莊子》六卷梁有《莊子》三十卷，晋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録一卷。亡。

《莊子音》一卷李軌撰。

《莊子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注音》一卷司馬彪等撰。

《莊子音》三卷郭象撰。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

《莊子外篇雜音》一卷

《莊子内篇音義》一卷

《莊子講疏》十卷梁簡文帝撰。本二十卷，今闕。

《莊子講疏》二卷張譏撰，亡。

《莊子講疏》八卷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闕。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王叔之撰，亡。

《莊子内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

《莊子義疏》八卷戴詵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本三十卷。

《南華論音》三卷

《莊成子》十二卷梁有《塞子》一卷，今亡。

《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

《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録》十卷，亡佚。

《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

《列子》八卷春秋時期鄭的隱士列禦寇撰，東晋光禄勛張湛注。

《莊子》二十卷南朝梁漆園吏莊周撰，晋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闕失。南朝梁有《莊子》十卷，東晋議郎崔譔注，亡佚。

《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原有二十一卷，闕失。

《莊子》三十卷、目録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南朝梁《七録》作三十三卷。

《集注莊子》六卷南朝梁有《莊子》三十卷，晋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目録一卷。亡佚。

《莊子音》一卷李軌撰。

《莊子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

《莊子注音》一卷司馬彪等撰。

《莊子音》三卷郭象撰。南朝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

《莊子外篇雜音》一卷

《莊子内篇音義》一卷

《莊子講疏》十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本二十卷，今闕失。

《莊子講疏》二卷張譏撰，亡佚。

《莊子講疏》八卷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原有三十卷，今闕失。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南朝宋未做官的讀書人王叔之撰，亡佚。

《莊子内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

《莊子義疏》八卷戴詵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原有三十卷。

《南華論音》三卷

《莊成子》十二卷南朝梁有《塞子》一卷，亡佚。

《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梁澡撰。

《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梁有《渾輿經》一卷，魏安成令桓威撰，亡。

《唐子》十卷吴唐滂撰。梁有《蘇子》七卷，晋北中郎參軍蘇彦撰；《宣子》二卷，晋宜城令宣舒撰；《陸子》十卷，陸雲撰。亡。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梁有《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晋方士顧谷撰，亡。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符子》二十卷東晋員外郎符朗撰。梁有《賀子述言》十卷，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少子》五卷，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攝生論》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無宗論》四卷，《聖人無情論》六卷。亡。

《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卷。梁又有《談衆》三卷，亡。

《簡文談疏》六卷晋簡文帝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玄子》五卷

《遊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張譏撰。

《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蓋爲萬物之奥，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

《玄言新記明莊部》二卷梁澡撰。

《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十卷三國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南朝梁有《渾輿經》一卷，三國魏安成令桓威撰，亡佚。

《唐子》十卷三國吴唐滂撰。南朝梁有《蘇子》七卷，晋北中郎參軍蘇彦撰；《宣子》二卷，晋宜城令宣舒撰；《陸子》十卷，陸雲撰。亡佚。

《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撰。

《抱朴子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南朝梁有《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晋方士顧谷撰，亡佚。

《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符子》二十卷東晋員外郎符朗撰。南朝梁有《賀子述言》十卷，南朝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少子》五卷，北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南朝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攝生論》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無宗論》四卷，《聖人無情論》六卷。亡佚。

《夷夏論》一卷顧歡撰。南朝梁時爲二卷。梁又有《談衆》三卷，亡佚。

《簡文談疏》六卷東晋簡文帝司馬昱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玄子》五卷

《遊玄桂林》二十一卷、目一卷張譏撰。

《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懷疑是近人僞作。

以上圖書七十八部，共五百二十五卷。

道，是天地間一切事物之奥妙所在，是聖人最幽深的道理。《易經》説："一陰一陽叫做道。"又説："仁愛的人看到它把它稱作仁，聰明的人看到它把它叫做智，老百姓天天在利用它而不能察知。"陰陽，説的就是天地。天地變化移動，萬物活動生長，則會有活動的軌迹。至於道，精深微妙質樸純一，没人知道它的本體，居於陰則與陰一體，居於陽則與陽無别。仁愛之人藉助道來修成仁，道指的并不是仁；聰明的人藉助道來修成智，道指的并不是智；老百姓藉助道而天天

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黄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説。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爲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利用它，而又不懂得它的作用。聖人體察道使之成爲自己的本性，清淨虛無，自我奉行，利用它而又不依仗它，身爲君長而不主宰，因此能够不用勞費耳力目力而人民自己已被教化，不藉助整治修繕而大功告成。它的自然無爲的品質幽深長遠，用言語擬象都不能測知。先代聖人擔心人民迷惑，把它置於世俗之外，因此六經的主張中，很少言説。《周官》使諸侯與民上下協力同心的九種人中，第三是教人的師長，大概接近它了。然而從黄帝以下，聖明賢哲中講説道的人，衹把道傳授給他們自己的人，世間没有老師傳授。漢代的時候，曹參纔推薦蓋公善於講説黄老之道，漢文帝也宗奉這一學説。從此互相傳授，學道的人多了。下等的士人研習它，不能推究它的本原，隨便地認爲不同於世俗便是高，崇尚激進而潔身自守，迂遠怪誕，失去了道的本真。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

《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

《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

《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寔撰；《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

《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吴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難論》五卷，晋三公令史黄命撰。亡。

《管子》十九卷春秋時期齊相管夷吾撰。

《商君書》五卷春秋時期秦相衛鞅撰。南朝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佚。

《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

《韓子》二十卷、目録一卷韓非撰。南朝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佚。

《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南朝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三國魏侍中劉寔撰；《阮子正論》五卷，三國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佚。

《世要論》十二卷三國魏大司農桓範撰。南朝梁有二十卷。又有《陳子要言》十四卷，三國吴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難論》五卷，晋三公令史黄命撰。亡佚。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以上圖書六部，共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生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

刑法，是國君用來禁止邪惡，整治不法行爲，輔助統治的。《易經》彰明“先代聖王嚴明懲罰整飭法度”，《尚書》贊美“嚴明五大刑罰，用來輔助五大教義”。《周禮》記載，司寇掌管建立王邦的三典，輔佐天子對各邦國施行刑罰，并督察四方；司刑根據五刑之法給犯罪的人定罪量

爲之，則杜哀矜，絶仁愛，欲以威劫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刑，説的就是法家的事。刻薄的人施行刑法，則杜絶憐憫，絶棄仁愛，想用威逼脅迫來達到教化，用殘害狠心來達到治理，甚而至於傷害恩人、親人。

《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梁有《刑聲論》一卷，亡。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

右四部，合七卷。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鄧析子》一卷鄧析，春秋時期鄭大夫。

《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在齊稷下游學。

《士操》一卷三國魏文帝曹丕撰。南朝梁有《刑聲論》一卷，亡佚。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南朝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有《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三國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四部，共七卷。

名，是用來確定萬事萬物，排列尊卑貴賤的次序，一一按照事物的名稱來考核實際内容，以免互相超越本分的。《春秋傳》説："古時候名位不同，禮節儀式的數目也就不同。"孔子説："名稱不正則言説不順，言説不順則行事不成。"《周禮》記載，宗伯根據九等任官的儀制，統一規定邦國的爵位，辨别各個爵位所用的名稱器物之類，説的就是名家的事。拘泥的人施行它，就用煩瑣苛刻來顯示精明，糾纏不清，停滯於分析言辭而遺失了原則。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

《墨子》十五卷、目録一卷春秋時期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隨巢，像是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胡非，像是墨翟弟子。南朝梁有《田俅子》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三部，共十七卷。

墨家，是加强農業，節約用度的學説。它繼承了堯、舜、夏禹的德行，主張用茅草蓋屋而不加修飾，吃粗糧，用三寸厚的桐木做棺材，崇尚節儉，愛戴衆人，尊敬父親，崇尚德行，用孝昭示天下，崇尚鬼神，不信天命。《漢書》認爲墨家源自宗廟的守官。既然這樣，那麽《周禮》宗伯掌管建立王邦祭祀天神、地神、人鬼的禮制，

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肆師掌管建立國中祭祀的禮儀以及壇兆和宗廟中的禁令，就是墨家的職守。愚笨的人施行它，就拘泥於節儉，不懂得隨時代變更，真誠待人，泛愛衆人，而將親疏混同。

《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并元帝撰，亡。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右二部，合六卷。

從横者，所以明辯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諭以九税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代的時候隱居在鬼谷。南朝梁有《補闕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都是元帝蕭繹撰，亡佚。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以上圖書二部，共六卷。

縱横之術，是用來通曉辯説，善於言辭，連通君民上下的想法的。《漢書》認爲縱横家源自外交官，外交官接受命令離開國土，遇到急事當場作决定。因此説："背誦《詩經》三百首，出使四方諸國，不能够獨自對答，即使多又有什麽用?"《周禮》記載，掌交拿着符節和禮物，巡行邦國中的諸侯國以及國都外人口稠密的大都邑，宣揚傳達天子的心意，使天下人有所忌避，使諸侯之間修睦和好，將民間的喜樂和悦告訴天子和他們的國君；向各邦國曉諭九税制度所收到的利益，九禮制度所得到的和親，九牧制度所得到的聯係，九禁制度使其有所畏難，九戎制度樹立王朝的威嚴，説的就是縱横家的事。佞巧的人施行它，就花言巧語，能言善辯，機變詭詐，甚而至於殘害忠良誠信之士，顛覆擾亂國家。

《尉繚子》五卷梁并録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續。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韋撰，高誘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

《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梁有《洞序》九卷、録一卷，應奉撰，亡。

《風俗通義》三十一卷録一卷。應

《尉繚子》五卷南朝梁加上目録六卷。尉繚，春秋梁惠王時代的人。

《尸子》二十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時爲十九卷。秦相衛鞅上等賓客尸佼撰。其中九篇亡佚，三國魏黄初年間續。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戰國時期秦相吕不韋撰，高誘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

《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

《論衡》二十九卷東漢徵士王充撰。南朝梁有《洞序》九卷、目録一卷，應奉撰，亡佚。

《風俗通義》三十一卷目録一卷。應劭撰。南朝

劭撰。梁三十卷。

《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録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

《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芻蕘論》五卷，鍾會撰；梁有《諸葛子》五卷，吴太傅諸葛恪撰。亡。

《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隸校尉傅玄撰。《默記》三卷，吴大鴻臚張儼撰。《裴氏新言》五卷，吴大鴻臚裴玄撰。梁有《新義》十八卷，吴太子中庶子劉廞撰；《析言論》二十卷，晋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晋征南軍師楊偉撰。亡。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梁有《古世論》十七卷，《桓子》一卷；《秦子》三卷，吴秦菁撰；《劉子》十卷，《何子》五卷。亡。

《立言》六卷蘇道撰。梁有《孔氏説林》二卷，孔衍撰，亡。

《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梁有五十一卷。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雜記》十卷，何氏撰，亡。

《雜記》十一卷張華撰。梁有《子林》二十卷，孟儀撰，亡。

《廣志》二卷郭義恭撰。

《部略》十五卷

《博覽》十三卷

《諫林》五卷齊晋陵令何翌之撰。

《述政論》十三卷陸澄撰。

《古今注》三卷崔豹撰。

《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宋車騎將軍范泰撰。

《善諫》二卷宋領軍長史虞通之撰。

《缺文》十三卷陸澄撰。

《政論》十三卷陸澄撰。

梁時爲三十卷。

《仲長子昌言》十二卷目録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

《蔣子萬機論》八卷蔣濟撰。南朝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芻蕘論》五卷，鍾會撰；南朝梁有《諸葛子》五卷，三國吴太傅諸葛恪撰。亡佚。

《傅子》一百二十卷晋司隸校尉傅玄撰。《默記》三卷，三國吴大鴻臚張儼撰。《裴氏新言》五卷，三國吴大鴻臚裴玄撰。梁有《新義》十八卷，三國吴太子中庶子劉廞撰；《析言論》二十卷，晋議郎張顯撰；《桑丘先生書》二卷，晋征南軍師楊偉撰。亡佚。

《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南朝梁有《古世論》十七卷，《桓子》一卷；《秦子》三卷，三國吴秦菁撰；《劉子》十卷，《何子》五卷。亡佚。

《立言》六卷蘇道撰。南朝梁有《孔氏説林》二卷，孔衍撰，亡佚。

《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南朝梁有五十一卷。

《金樓子》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南朝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稍有不同。又有《雜記》十卷，何氏撰，亡佚。

《雜記》十一卷張華撰。南朝梁有《子林》二十卷，孟儀撰，亡佚。

《廣志》二卷郭義恭撰。

《部略》十五卷

《博覽》十三卷

《諫林》五卷北齊晋陵令何翌之撰。

《述政論》十三卷陸澄撰。

《古今注》三卷崔豹撰。

《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

《古今善言》三十卷南朝宋車騎將軍范泰撰。

《善諫》二卷南朝宋領軍長史虞通之撰。

《缺文》十三卷陸澄撰。

《政論》十三卷陸澄撰。

《記聞》二卷宋後軍參軍徐益壽撰。
《新舊傳》四卷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稱謂》五卷後周大將軍盧辯撰。
《備遺記》三卷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亦云顏延之撰。
《方類》六卷
《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
《雜說》二卷沈約撰。
《袖中記》二卷沈約撰。
《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
《珠叢》一卷沈約撰。
《采璧》三卷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物始》十卷謝吴撰。
《宜覽》二十二卷
《玉府集》八卷
《鴻寶》十卷
《顯用》九卷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
《典言》四卷後魏人李穆叔撰。
《典言》四卷後齊中書郎荀士遜等撰。
《補文》六卷
《四時録》十二卷
《正訓》二十卷
《内訓》二十卷
《雜略》十三卷
《清神》三卷
《前言》八卷
《會林》五卷
《對林》十卷
《道言》六卷叱羅羨撰。
《道術志》三卷
《述伎藝》一卷
《諸書要略》一卷魏彦深撰。
《文府》五卷梁有《文章義府》三

《記聞》二卷南朝宋後軍參軍徐益壽撰。
《新舊傳》四卷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稱謂》五卷北周大將軍盧辯撰。
《備遺記》三卷
《纂要》一卷戴安道撰，也有人說顏延之撰。
《方類》六卷
《俗說》三卷沈約撰。南朝梁時爲五卷。
《雜說》二卷沈約撰。
《袖中記》二卷沈約撰。
《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
《珠叢》一卷沈約撰。
《采璧》三卷南朝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物始》十卷謝吴撰。
《宜覽》二十二卷
《玉府集》八卷
《鴻寶》十卷
《顯用》九卷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
《典言》四卷北魏人李穆叔撰。
《典言》四卷北齊中書郎荀士遜等撰。
《補文》六卷
《四時録》十二卷
《正訓》二十卷
《内訓》二十卷
《雜略》十三卷
《清神》三卷
《前言》八卷
《會林》五卷
《對林》十卷
《道言》六卷叱羅羨撰。
《道術志》三卷
《述伎藝》一卷
《諸書要略》一卷魏彦深撰。
《文府》五卷南朝梁有《文章義府》三十卷。

十卷。

《語對》十卷朱澹遠撰。

《語麗》十卷朱澹遠撰。

《對要》三卷

《雜語》三卷

《衆書事對》三卷

《廊廟五格》二卷王彬撰。

《名數》八卷

《新言》四卷裴立撰。

《善説》五卷

《君臣相起發事》三卷

《物重名》五卷

《真注要録》一卷

《天地體》二卷

《雜事鈔》二十四卷

《雜書鈔》四十四卷

《子抄》三十卷梁黟令庾仲容撰。

《子鈔》二十卷梁有《子鈔》十五卷，沈約撰，亡。

《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梁九十六卷。梁又有《雜論》五十八卷，《雜論》十三卷，亡。

《皇覽》一百二十卷繆襲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

《類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梁《七録》八十二卷。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要録》六十卷

《壽光書苑》二百卷梁尚書左丞劉杳撰。

《科録》二百七十卷元暉撰。

《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

《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

《語對》十卷朱澹遠撰。

《語麗》十卷朱澹遠撰。

《對要》三卷

《雜語》三卷

《衆書事對》三卷

《廊廟五格》二卷王彬撰。

《名數》八卷

《新言》四卷裴立撰。

《善説》五卷

《君臣相起發事》三卷

《物重名》五卷

《真注要録》一卷

《天地體》二卷

《雜事鈔》二十四卷

《雜書鈔》四十四卷

《子抄》三十卷南朝梁黟令庾仲容撰。

《子鈔》二十卷南朝梁有《子鈔》十五卷，沈約撰，亡佚。

《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南朝梁時爲九十六卷。南朝梁又有《雜論》五十八卷，《雜論》十三卷，亡佚。

《皇覽》一百二十卷繆襲等撰。南朝梁時爲六百八十卷。南朝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南朝梁特進蕭琛抄。亡佚。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

《類苑》一百二十卷南朝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南朝梁《七録》作八十二卷。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要録》六十卷

《壽光書苑》二百卷南朝梁尚書左丞劉杳撰。

《科録》二百七十卷元暉撰。

《書圖泉海》二十卷陳張式撰。

《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

《書鈔》一百七十四卷
《釋氏譜》十五卷
《内典博要》三十卷
《净住子》二十卷齊竟陵王蕭子良撰。
《因果記》十卷
《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
《真言要集》十卷
《義記》二十卷蕭子良撰。
《感應傳》八卷宋尚書郎王延秀撰。
《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皇帝菩薩清净大捨記》三卷謝吴撰，亡。
《寶臺四法藏目録》一百卷大業中撰。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大業中撰。

右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羡，而無所指歸。

《書鈔》一百七十四卷
《釋氏譜》十五卷
《内典博要》三十卷
《净住子》二十卷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撰。
《因果記》十卷
《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
《真言要集》十卷
《義記》二十卷蕭子良撰。
《感應傳》八卷南朝宋尚書郎王延秀撰。
《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
《高僧傳》六卷虞孝敬撰。
《皇帝菩薩清净大捨記》三卷謝吴撰，亡佚。
《寶臺四法藏目録》一百卷隋大業年間撰。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隋大業年間撰。

以上圖書九十七部，共二千七百二十卷。

雜家，兼取儒家、墨家學説，融通衆家學説的意旨，用來顯示王者的教化，所有學問無所不包。古時候，掌管史記的人一一清楚地記載前人的言論行動、禍福存亡的道理。既然這樣，那麽雜家，大概源自史官的職守。放縱的人施行它，不探求它的本原，才智少而所學繁多，説的不對却内容廣博，因此混雜交錯散漫放蕩，而没有根本的宗旨。

《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禁苑實録》一卷
《齊民要術》十卷賈思勰撰。
《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猪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東漢大尚書崔寔撰。
《禁苑實録》一卷
《齊民要術》十卷賈思勰撰。
《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南朝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猪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佚。

以上圖書五部，共十九卷。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爲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農家學説，是關於播種五穀，種植桑麻，以便供給衣食的。《尚書》列舉八件政事，其一叫食，其二叫貨。孔子説："所重視的事就是百姓的食物。"《周禮》記載，冢宰以九種職業來輔導萬民，其中第一種職業就是在原隰及平地從事墾植的三農，生産九種穀類；地官司稼掌管巡視野地人民的耕作，辨明各種穀類的種植，全面瞭解它們的名目與所適宜種植的土地，制訂方法，把它懸挂在邑中的里門，説的就是農家的事。鄙陋的人施行它，就拋棄君臣情義，衹追求耕種的利益，而擾亂君民上下的次序。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録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晋處士裴啓撰。亡。

《燕丹子》一卷燕丹，戰國時期燕王喜太子。南朝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南朝《宋玉子》一卷、目録一卷，戰國時期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晋處士裴啓撰。亡佚。

《雜語》五卷

《郭子》三卷東晋中郎郭澄之撰。

《雜對語》三卷

《要用語對》四卷

《文對》三卷

《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顧協撰。

《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笑苑》四卷

《解頤》二卷陽玠松撰。

《世説》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世説》十卷劉孝標注。梁有《俗説》一卷，亡。

《小説》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説》五卷

《邇説》一卷梁南臺治書伏挺撰。

《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辯林》二卷席希秀撰。

《瓊林》七卷周獸門學士陰顥撰。

《古今藝術》二十卷

《雜書鈔》十三卷

《雜語》五卷

《郭子》三卷東晋中郎郭澄之撰。

《雜對語》三卷

《要用語對》四卷

《文對》三卷

《瑣語》一卷南朝梁金紫光禄大夫顧協撰。

《笑林》三卷東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笑苑》四卷

《解頤》二卷陽玠松撰。

《世説》八卷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世説》十卷劉孝標注。南朝梁有《俗説》一卷，亡佚。

《小説》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敕令安右長史殷芸撰。梁時目録，爲三十卷。

《小説》五卷

《邇説》一卷南朝梁南臺治書伏挺撰。

《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辯林》二卷席希秀撰。

《瓊林》七卷北周獸門學士陰顥撰。

《古今藝術》二十卷

《雜書鈔》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魯史欹器圖》一卷儀同劉徽注。

《器準圖》三卷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水飾》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説者，街説巷語之説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謡，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説，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新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魯史欹器圖》一卷儀同劉徽注。

《器準圖》三卷北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水飾》一卷

以上圖書二十五部，共一百五十五卷。

小説，就是街頭巷尾的雜談瑣語。《左傳》記載轎夫的吟誦，《詩經》贊美向村夫野老詢問。古時候聖人在上，史官上呈史書，瞽矇上呈詩歌，樂工背誦箴諫，大夫規勸教誨，士傳送民間的言語，平民公開批評。早春時節，朝廷派人摇動木鐸巡行天下，收集歌謡，巡視省察民間的詩歌，瞭解民間的風俗。過分了就糾正它，失誤了就改變它，路上聽來的輾轉流傳的話，全都逐條記載。《周禮》記載，誦訓掌管向天子述説四方風俗物土與久遠的故事，詔告天子，使其能博觀古事，向天子説明各地所忌諱的言語，詔告天子，使其能避忌而不違俗；而訓方氏掌管向天子説明四方諸侯的政事，與君臣上下的志意，向天子諷誦四方世世傳説的古事，觀察四時新出的器物，説的就是小説家的事。孔子説："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值得看的東西，要達到深遠就害怕拘泥。"

《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

《孫子兵法》二卷吴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

《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吴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

《吴起兵法》一卷賈詡注。

《吴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

《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

《司馬兵法》三卷春秋時期齊將司馬穰苴撰。

《孫子兵法》二卷春秋時期吴將孫武撰，三國魏武帝曹操注。南朝梁時爲三卷。

《孫子兵法》一卷三國魏武帝曹操、王凌集解。

《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三國魏太尉賈詡抄。南朝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三國吴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佚。

《吴起兵法》一卷賈詡注。

《吴孫子牝牡八變陣圖》二卷

《續孫子兵法》二卷三國魏武帝曹操撰。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南朝梁有《諸葛亮兵法》五卷，又《慕容氏兵法》一卷，亡佚。

亡。

《皇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傳神人書。梁有《雜兵注》二十四卷，《兵法序》二卷，亡。

《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

《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

《太公陰符鈐録》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

《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

《黄帝兵法孤虚雜記》一卷

《太公三宫兵法》一卷梁有《太一三宫兵法立成圖》二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記》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

《周吕書》一卷

《黄石公内記敵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記》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

《黄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

《黄石公五壘圖》一卷

《黄石公陰謀行軍祕法》一卷梁有《黄石公祕經》二卷。

《大將軍兵法》一卷

《黄石公兵書》三卷

《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梁有《兵書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

《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

《三宫用兵法》一卷

《兵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要》二卷。

《皇帝兵法》一卷南朝宋武帝劉裕所傳神人書。南朝梁有《雜兵注》二十四卷，《兵法序》二卷，亡佚。

《太公六韜》五卷南朝梁時爲六卷。周文王的老師姜望撰。

《太公陰謀》一卷南朝梁時爲六卷。南朝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三國魏武帝曹操解。

《太公陰符鈐録》一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兵法》二卷南朝梁時爲三卷。

《太公兵法》六卷南朝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

《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

《黄帝兵法孤虚雜記》一卷

《太公三宫兵法》一卷南朝梁有《太一三宫兵法立成圖》二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

《太公枕中記》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

《周吕書》一卷

《黄石公内記敵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南朝梁又有《黄石公記》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

《黄石公三奇法》一卷南朝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相同，亡佚。

《黄石公五壘圖》一卷

《黄石公陰謀行軍祕法》一卷南朝梁有《黄石公祕經》二卷。

《大將軍兵法》一卷

《黄石公兵書》三卷

《兵書接要》十卷三國魏武帝曹操撰。南朝梁有《兵書接要别本》五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佚。

《兵法接要》三卷三國魏武帝曹操撰。

《三宫用兵法》一卷

《兵書略要》九卷三國魏武帝曹操撰。南朝梁有《兵要》二卷。

《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魏時群臣表伐吴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尉繚子兵書》一卷。

《兵林》六卷東晋江都相孔衍撰。

《兵林》一卷

《玄女戰經》一卷

《武林》一卷王略撰。

《黄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

《秦戰鬬》一卷

《梁主兵法》一卷

《梁武帝兵書鈔》一卷

《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

《玉韜》十卷梁元帝撰。

《金韜》十卷

《金策》十九卷

《兵書要略》五卷後周齊王宇文憲撰。

《兵書》七卷

《兵書要術》四卷伍景志撰。

《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

《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

《兵法》五卷

《雜兵書》十卷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家兵法要集》三卷，《戎略機品》二卷，亡。

《大將軍》一卷

《雜兵圖》二卷

《兵略》五卷

《軍勝見》十卷許昉撰。

《戎决》十三卷許昉撰。

《陣圖》一卷

《陰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劉祐撰。

《陰策林》一卷

《承神兵書》二十卷

《真人水鏡》十卷

《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煚撰。

《金海》三十卷蕭吉撰。

《兵書》二十五卷

《魏武帝兵法》一卷南朝梁有《魏時群臣表伐吴策》一卷，《諸州策》四卷，《軍令》八卷，《尉繚子兵書》一卷。

《兵林》六卷東晋江都相孔衍撰。

《兵林》一卷

《玄女戰經》一卷

《武林》一卷王略撰。

《黄帝問玄女兵法》四卷南朝梁時爲三卷。

《秦戰鬬》一卷

《梁主兵法》一卷

《梁武帝兵書鈔》一卷

《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

《玉韜》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金韜》十卷

《金策》十九卷

《兵書要略》五卷北周齊王宇文憲撰。

《兵書》七卷

《兵書要術》四卷伍景志撰。

《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

《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

《兵法》五卷

《雜兵書》十卷南朝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家兵法要集》三卷，《戎略機品》二卷，亡佚。

《大將軍》一卷

《雜兵圖》二卷

《兵略》五卷

《軍勝見》十卷許昉撰。

《戎决》十三卷許昉撰。

《陣圖》一卷

《陰策》二十二卷大都督劉祐撰。

《陰策林》一卷

《承神兵書》二十卷

《真人水鏡》十卷

《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煚撰。

《金海》三十卷蕭吉撰。

《兵書》二十五卷

《雜撰陰陽兵書》五卷莫珍寶撰。

《黄帝兵法雜要决》一卷

《黄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黄帝複姓符》二卷許昉撰。梁有《辟兵法》一卷。

《黄帝太一兵歷》一卷

《黄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亡。

《老子兵書》一卷

《吴有道占出軍决勝負事》一卷梁二卷。又《黄帝出軍雜用决》十二卷，《風氣占軍决勝戰》二卷，太史令吴範撰。

《對敵權變》一卷吴氏撰。

《對敵占風》一卷梁有《黄帝夏氏占氣》六卷，《兵法風氣等占》三卷，亡。

《對敵權變逆順》一卷

《兵法權儀》一卷

《六甲孤虚雜决》一卷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

《六甲孤虚兵法》一卷

《孤虚法》十卷梁有《兵法遁甲孤虚斗中域法》九卷。

《兵書雜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兵法》三卷，《虚占》三卷，《京氏征伐軍候》八卷。

《兵書雜歷》八卷

《太一兵書》一十一卷梁二十卷。

《兵書内術》二卷

《兵法書决》九卷闕一卷。

《軍國要略》一卷

《兵法要録》二卷

《用兵撮要》二卷

《用兵要術》一卷

《用兵祕法雲氣占》一卷

《五家兵法》一卷

《兵法三家軍占祕要》一卷李行撰。

《氣經上部占》一卷

《天大芒霧氣占》一卷

《雜撰陰陽兵書》五卷莫珍寶撰。

《黄帝兵法雜要决》一卷

《黄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黄帝複姓符》二卷許昉撰。南朝梁有《辟兵法》一卷。

《黄帝太一兵歷》一卷

《黄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南朝梁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亡佚。

《老子兵書》一卷

《吴有道占出軍决勝負事》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又有《黄帝出軍雜用决》十二卷，《風氣占軍决勝戰》二卷，太史令吴範撰。

《對敵權變》一卷吴氏撰。

《對敵占風》一卷南朝梁有《黄帝夏氏占氣》六卷，《兵法風氣等占》三卷，亡佚。

《對敵權變逆順》一卷

《兵法權儀》一卷

《六甲孤虚雜决》一卷南朝梁有《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

《六甲孤虚兵法》一卷

《孤虚法》十卷南朝梁有《兵法遁甲孤虚斗中域法》九卷。

《兵書雜占》十卷南朝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兵法》三卷，《虚占》三卷，《京氏征伐軍候》八卷。

《兵書雜歷》八卷

《太一兵書》十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兵書内術》二卷

《兵法書决》九卷缺一卷。

《軍國要略》一卷

《兵法要録》二卷

《用兵撮要》二卷

《用兵要術》一卷

《用兵祕法雲氣占》一卷

《五家兵法》一卷

《兵法三家軍占祕要》一卷李行撰。

《氣經上部占》一卷

《天大芒霧氣占》一卷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五行候氣占災》一卷

《乾坤氣法》一卷

《雜匈奴占》一卷漢武帝王朔注。

《對敵占》一卷

《雜占》八卷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時兵法》二卷，《逆推元嘉五十年太歲計用兵法》一卷。

《兵殺歷》一卷

《馬槊譜》一卷梁二卷。梁有《騎馬都格》一卷，《騎馬變圖》一卷，《馬射譜》一卷，亡。

《棋勢》四卷梁有《術藝略序》五卷，孫暢之撰；《圍棋勢》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齊高棋圖》二卷；《圍棋九品序録》五卷，范汪等撰；《圍棋勢》二十九卷，晋趙王倫舍人馬朗等撰；《棋品叙略》三卷；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宋員外殿中將軍褚思莊撰；天監《棋品》一卷，梁尚書僕射柳惲撰。亡。

《雜博戲》五卷

《投壺經》一卷

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

《雙博法》一卷

《皇博法》一卷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晋左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冲撰；《擊壤經》一卷。亡。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博塞經》一卷邵綱撰。

《棋勢》十卷沈敞撰。

《棋勢》十卷二卷成。

《棋勢》十卷王子冲撰。

《棋勢》八卷

《棋圖勢》十卷

《棋九品序録》一卷范汪等注。

《棋後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圍棋品》一卷梁武帝撰。

《棋品序》一卷陸雲公撰。

《棋法》一卷梁武帝撰。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五行候氣占災》一卷

《乾坤氣法》一卷

《雜匈奴占》一卷漢武帝時王朔注。

《對敵占》一卷

《雜占》八卷南朝梁有《推元嘉十二年日時兵法》二卷，《逆推元嘉五十年太歲計用兵法》一卷。

《兵殺歷》一卷

《馬槊譜》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梁有《騎馬都格》一卷，《騎馬變圖》一卷，《馬射譜》一卷，亡佚。

《棋勢》四卷南朝梁有《術藝略序》五卷，孫暢之撰；《圍棋勢》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齊高棋圖》二卷；《圍棋九品序録》五卷，范汪等撰；《圍棋勢》二十九卷，晋趙王司馬倫舍人馬朗等撰；《棋品叙略》三卷；建元、永明《棋品》二卷，南朝宋員外殿中將軍褚思莊撰；天監《棋品》一卷，南朝梁尚書僕射柳惲撰。亡佚。

《雜博戲》五卷

《投壺經》一卷

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

《雙博法》一卷

《皇博法》一卷南朝梁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晋左光禄大夫虞潭撰；《投壺道》一卷，郝冲撰；《擊壤經》一卷。亡佚。

《象經》一卷北周武帝宇文邕撰。

《博塞經》一卷邵綱撰。

《棋勢》十卷沈敞撰。

《棋勢》十卷有二卷寫成。

《棋勢》十卷王子冲撰。

《棋勢》八卷

《棋圖勢》十卷

《棋九品序録》一卷范汪等注。

《棋後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圍棋品》一卷南朝梁武帝蕭繹撰。

《棋品序》一卷陸雲公撰。

《棋法》一卷南朝梁武帝蕭繹撰。

《彈棋譜》一卷徐廣撰。

《二儀十博經》一卷

《象經》一卷王褒注。

《象經》三卷王裕注。

《象經》一卷何妥注。

《象經發題義》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彈棋譜》一卷徐廣撰。

《二儀十博經》一卷

《象經》一卷王褒注。

《象經》三卷王裕注。

《象經》一卷何妥注。

《象經發題義》一卷

以上圖書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争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兵家的學説，是用來禁暴平亂的。《易經》説："古時候在木棍上安上弓弦做成木弓，削尖木棍做成箭矢，用弓箭的鋒利來震懾天下萬民。"孔子説："不教民習戰，就是抛棄他們。"《周禮》記載，大司馬掌管封立和討伐邦國的法規各九種，用來治理天下，説的就是兵家的事。但都是以仁義行事，因此能够誅暴靖亂，幫助百姓。到了夏商周三代的末期，統治者放縱情欲，無所顧忌，争鬥頻繁，不撫愛百姓，巧設機變詭詐，滅絶仁愛道義，甚至於使百姓反叛，直到國家動亂。

《周髀》一卷趙嬰注。

《周髀》一卷甄鸞重述。

《周髀圖》一卷

《靈憲》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吴散騎常侍王蕃撰。

《渾天義》二卷

《渾天圖》一卷石氏

《渾天圖》一卷

《渾天圖記》一卷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安天論》六卷，虞喜撰；《圖天圖》一卷，《原天論》一卷，《神光内抄》一卷。

《定天論》三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玄圖》一卷

《石氏星簿經讚》一卷

《星經》二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

《周髀》一卷趙嬰注。

《周髀》一卷甄鸞重述。

《周髀圖》一卷

《靈憲》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三國吴散騎常侍王蕃撰。

《渾天義》二卷

《渾天圖》一卷石氏

《渾天圖》一卷

《渾天圖記》一卷南朝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安天論》六卷，虞喜撰；《圖天圖》一卷，《原天論》一卷，《神光内抄》一卷。

《定天論》三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玄圖》一卷

《石氏星簿經讚》一卷

《星經》二卷

《甘氏四七法》一卷

《巫咸五星占》一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録軌象以頌其章》一卷内有圖。
《天文集占》十卷晋太史令陳卓定。
《天文要集》四十卷晋太史令韓楊撰。
《天文要集》四卷
《天文要集》三卷
《天文集占》十卷梁百卷。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
《天文占》六卷李暹撰。
《天文占》一卷
《天文占氣書》一卷
《天文集要鈔》二卷
《天文書》二卷梁有《雜天文書》二十五卷。
《雜天文横占》一卷
《天文横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集占圖》十一卷梁有《天文五行圖》十二卷，《天文雜占》十六卷，亡。
《天文録》三十卷梁奉朝請祖暅撰。
《天文志》十二卷吴雲撰。
《天文志雜占》一卷吴雲撰。梁有《天文雜占》十五卷，亡。
《天文》十二卷史崇注。
《天文十二次圖》一卷梁有《天宫宿野圖》一卷，亡。
《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説。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説》三十卷
《婆羅門天文》一卷
《陳卓四方宿占》一卷梁四卷。
《黄帝五星占》一卷
《五星占》一卷丁巡撰。
《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集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占》一卷陳卓撰。

《巫咸五星占》一卷
《天儀説要》一卷陶弘景撰。
《録軌象以頌其章》一卷内有圖。
《天文集占》十卷晋太史令陳卓定。
《天文要集》四十卷晋太史令韓楊撰。
《天文要集》四卷
《天文要集》三卷
《天文集占》十卷南朝梁時爲一百卷。南朝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
《天文占》六卷李暹撰。
《天文占》一卷
《天文占氣書》一卷
《天文集要鈔》二卷
《天文書》二卷南朝梁有《雜天文書》二十五卷。
《雜天文横占》一卷
《天文横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集占圖》十一卷南朝梁有《天文五行圖》十二卷，《天文雜占》十六卷，亡佚。
《天文録》三十卷南朝梁奉朝請祖暅撰。
《天文志》十二卷吴雲撰。
《天文志雜占》一卷吴雲撰。南朝梁有《天文雜占》十五卷，亡佚。
《天文》十二卷史崇注。
《天文十二次圖》一卷南朝梁有《天宫宿野圖》一卷，亡佚。
《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説。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説》三十卷
《婆羅門天文》一卷
《陳卓四方宿占》一卷南朝梁時爲四卷。
《黄帝五星占》一卷
《五星占》一卷丁巡撰。
《五星占》一卷南朝梁有《五星集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占》一卷陳卓撰。

《五星犯列宿占》六卷

《雜星書》一卷

《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

《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

《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吴襲撰。

《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占》十八卷。

《中星經簿》十五卷梁有《星官簿贊》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卷，亡。

《著明集》十卷

《雜星圖》五卷

《天文外官占》八卷

《雜星占》七卷

《雜星占》十卷

《海中星占》一卷梁有《論星》一卷。

《星圖海中占》一卷

《解天命星宿要决》一卷

《摩登伽經説星圖》一卷

《星圖》二卷梁有《星書圖》七卷。

《彗星占》一卷

《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

《太白占》一卷

《流星占》一卷

《石氏星占》一卷吴襲撰。

《候雲氣》一卷

《星官次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

《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嚴撰。梁二十二卷。

《翼氏占風》一卷

《日月暈》三卷梁《日月暈圖》二卷。

《五星犯列宿占》六卷

《雜星書》一卷

《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

《星占》一卷南朝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佚。

《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南朝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吴襲撰。

《星占》八卷南朝梁又有《星占》十八卷。

《中星經簿》十五卷南朝梁有《星官簿贊》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卷，亡佚。

《著明集》十卷

《雜星圖》五卷

《天文外官占》八卷

《雜星占》七卷

《雜星占》十卷

《海中星占》一卷南朝梁有《論星》一卷。

《星圖海中占》一卷

《解天命星宿要决》一卷

《摩登伽經説星圖》一卷

《星圖》二卷梁有《星書圖》七卷。

《彗星占》一卷

《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

《太白占》一卷

《流星占》一卷

《石氏星占》一卷吴襲撰。

《候雲氣》一卷

《星官次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

《荆州占》二十卷南朝宋通直郎劉嚴撰。梁二十二卷。

《翼氏占風》一卷

《日月暈》三卷南朝梁《日月暈圖》二卷。

《孝經内記》二卷

《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

《京氏日占圖》三卷

《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梁四卷。

《日食茀候占》一卷

《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日旁雲氣圖》五卷

《天文占雲氣圖》一卷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

《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

《洪範占》二卷梁有《洪範五行星曆》四卷。

《黄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記》二卷。

《月行黄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圖》二卷。

《月暈占》一卷

《日月食暈占》四卷

《日食占》一卷

《日月薄蝕圖》一卷

《日變異食占》一卷

《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梁有《君失政大雲雨日月占》二卷。

《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五緯合雜》一卷

《五星合雜説》一卷

《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

《太史注記》六卷

《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

《孝經内記》二卷

《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

《京氏日占圖》三卷

《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南朝梁時爲四卷。

《日食茀候占》一卷

《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日旁雲氣圖》五卷

《天文占雲氣圖》一卷南朝梁有《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

《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

《洪範占》二卷南朝梁有《洪範五行星曆》四卷。

《黄道晷景占》一卷南朝梁有《晷景記》二卷。

《月行黄道圖》一卷南朝梁有《日月交會圖》鄭玄注一卷，又《日月本次位圖》二卷。

《月暈占》一卷

《日月食暈占》四卷

《日食占》一卷

《日月薄蝕圖》一卷

《日變異食占》一卷

《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南朝梁有《君失政大雲雨日月占》二卷。

《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五緯合雜》一卷

《五星合雜説》一卷

《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

《太史注記》六卷

《靈臺祕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以上圖書九十七部，共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家的學説，是用來觀測星辰變化，參驗政事的。《易經》説："上天垂示天象，顯現吉凶禍福。"《尚書》説："天看從我百姓看起，天聽從我百姓聽起。"因此説："君王不整治政事，謫

見于天，日爲之蝕。后德不修，謫見于天，月爲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爲之，則指凶爲吉，謂惡爲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譴便在天上顯現，太陽因此而蝕缺。王后不整治德行，謫譴便在天上顯現，月亮因此而蝕缺。"其他如彗星出現，或隱或現，或凌或犯，都各有所應。《周禮》記載，馮相氏掌管觀測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宿位置，辨明記録，以合天象，説的就是天文。小人施行它，就指凶禍爲吉祥，把惡説成善，因此關於天文、曆法和占卜的學説錯亂不堪，難以明曉。

《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

《四分曆》三卷南朝梁時《四分曆》爲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南朝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佚。

《趙隱居四分曆》一卷

《趙隱居四分曆》一卷

《魏甲子元三統曆》一卷

《魏甲子元三統曆》一卷

《姜氏三紀曆》一卷

《姜氏三紀曆》一卷

《曆序》一卷姜氏撰。

《曆序》一卷姜氏撰。

《乾象曆》三卷吴太子太傅闞澤撰。梁有《乾象曆》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又有闞澤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

《乾象曆》三卷三國吴太子太傅闞澤撰。南朝梁有《乾象曆》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等注；又有闞澤注五卷，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佚。

《曆術》一卷吴太史令吴範撰。

《曆術》一卷三國吴太史令吴範撰。

《景初曆》三卷晋楊偉撰。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景初曆法》三卷，又一本五卷，并楊偉撰；并《景初曆略要》二卷。亡。

《景初曆》三卷晋楊偉撰。南朝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景初曆法》三卷，又另一版本作五卷，都是楊偉撰；又有《景初曆略要》二卷。亡佚。

《景初壬辰元曆》一卷楊冲撰。

《景初壬辰元曆》一卷楊冲撰。

《正曆》四卷晋太常劉智撰。

《正曆》四卷晋太常劉智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凉太史趙敺撰。

《河西甲寅元曆》一卷凉太史趙敺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敺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敺撰。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有《元嘉曆統》二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

《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南朝梁又有《元嘉曆統》二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亡佚。

《曆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法集》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四卷，姜岌撰。亡。

《曆術》一卷何承天撰。南朝梁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雜曆》七卷，《曆法集》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四卷，姜岌撰。亡佚。

《曆術》一卷崔浩撰。

《曆術》一卷崔浩撰。

《神龜壬子元曆》一卷後魏護軍將軍祖瑩撰。

《魏後元年甲子曆》一卷

《壬子元曆》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敺撰。

《魏武定曆》一卷

《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

《宋景業曆》一卷景業，後齊散騎常侍。

《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

《甲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

《周大象年曆》一卷王琛撰。

《曆術》一卷王琛撰。

《壬辰元曆》一卷

《甲午紀曆術》一卷

《新造曆法》一卷

《開皇甲子元曆》一卷

《曆術》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

《七曜本起》三卷後魏甄叔遵撰。

《七曜小甲子元曆》一卷

《七曜曆術》一卷梁《七曜曆法》四卷。

《七曜要術》一卷

《七曜曆法》一卷

《推七曜曆》一卷

《五星曆術》一卷

《天圖曆術》一卷

《陳永定七曜曆》四卷

《陳天嘉七曜曆》七卷

《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

《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

《陳至德年七曜曆》二卷

《陳禎明年七曜曆》二卷

《開皇七曜年曆》一卷

《仁壽二年七曜曆》一卷

《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

《神龜壬子元曆》一卷北魏護軍將軍祖瑩撰。

《魏後元年甲子曆》一卷

《壬子元曆》一卷北魏校書郎李業興撰。

《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敺撰。

《魏武定曆》一卷

《齊甲子元曆》一卷宋氏撰。

《宋景業曆》一卷景業，後齊散騎常侍。

《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

《甲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

《周大象年曆》一卷王琛撰。

《曆術》一卷王琛撰。

《壬辰元曆》一卷

《甲午紀曆術》一卷

《新造曆法》一卷

《開皇甲子元曆》一卷

《曆術》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

《七曜本起》三卷北魏甄叔遵撰。

《七曜小甲子元曆》一卷

《七曜曆術》一卷南朝梁《七曜曆法》四卷。

《七曜要術》一卷

《七曜曆法》一卷

《推七曜曆》一卷

《五星曆術》一卷

《天圖曆術》一卷

《陳永定七曜曆》四卷

《陳天嘉七曜曆》七卷

《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

《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

《陳至德年七曜曆》二卷

《陳禎明年七曜曆》二卷

《開皇七曜年曆》一卷

《仁壽二年七曜曆》一卷

《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

《春秋去交分曆》一卷

《曆日義説》一卷

《律曆注解》一卷

《龍曆草》一卷

《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

《推曆法》一卷崔隱居撰。

《曆疑質讞序》二卷

《興和曆疏》二卷

《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敺撰。

《算元嘉曆術》一卷

《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術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玄撰。

《陰陽曆術》一卷趙敺撰。梁有《朔氣長曆》二卷，皇甫謐撰；《曆章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説圖》一卷。亡。

《雜注》一卷

《曆注》一卷

《曆記》一卷

《雜曆》二卷

《雜曆術》一卷梁《三棊推法》一卷。

《太史注記》六卷

《太史記注》六卷

《見行曆》一卷

《八家曆》一卷

《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後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

《漏刻經》一卷祖暅撰。

《漏刻經》一卷梁中書舍人朱史撰。

《漏刻經》一卷梁代撰。梁有《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

《漏刻經》一卷陳太史令宋景撰。

《雜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澤撰。

《晷漏經》一卷

《九章術義序》一卷

《春秋去交分曆》一卷

《曆日義説》一卷

《律曆注解》一卷

《龍曆草》一卷

《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

《推曆法》一卷崔隱居撰。

《曆疑質讞序》二卷

《興和曆疏》二卷

《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敺撰。

《算元嘉曆術》一卷

《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術算》二卷甄鸞撰。

《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玄撰。

《陰陽曆術》一卷趙敺撰。南朝梁有《朔氣長曆》二卷，皇甫謐撰；《曆章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説圖》一卷。亡佚。

《雜注》一卷

《曆注》一卷

《曆記》一卷

《雜曆》二卷

《雜曆術》一卷梁《三棊推法》一卷。

《太史注記》六卷

《太史記注》六卷

《見行曆》一卷

《八家曆》一卷

《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南朝梁有東漢待詔太史霍融、何承天、楊偉等撰，三卷，亡佚。

《漏刻經》一卷祖暅撰。

《漏刻經》一卷南朝梁中書舍人朱史撰。

《漏刻經》一卷南朝梁代撰。南朝梁有《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佚。

《漏刻經》一卷南朝陳太史令宋景撰。

《雜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澤撰。

《晷漏經》一卷

《九章術義序》一卷

《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
《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
《九章算術》一卷李遵義疏。
《九九算術》二卷楊淑撰。
《九章別術》二卷
《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
《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
《九章六曹算經》一卷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
《綴術》六卷
《孫子算經》二卷
《趙敺算經》一卷
《夏侯陽算經》二卷
《張丘建算經》二卷
《五經算術録遺》一卷
《五經算術》一卷
《算經異義》一卷張纘撰。
《張去斤算疏》一卷
《算法》一卷
《黄鍾算法》三十八卷
《算律吕法》一卷
《衆家算陰陽法》一卷
《婆羅門算法》三卷
《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
《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厄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爲之，則壞大爲小，削遠爲近，

《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
《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
《九章算術》一卷李遵義疏。
《九九算術》二卷楊淑撰。
《九章別術》二卷
《九章算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
《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
《九章六曹算經》一卷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
《綴術》六卷
《孫子算經》二卷
《趙敺算經》一卷
《夏侯陽算經》二卷
《張丘建算經》二卷
《五經算術録遺》一卷
《五經算術》一卷
《算經異義》一卷張纘撰。
《張去斤算疏》一卷
《算法》一卷
《黄鍾算法》三十八卷
《算律吕法》一卷
《衆家算陰陽法》一卷
《婆羅門算法》三卷
《婆羅門陰陽算曆》一卷
《婆羅門算經》三卷
以上圖書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是以自然界的運行規律爲準則，觀察天昏天明，以確定時辰日子，處理諸多事務，辨明正朔，推知凶吉終始，深入推究事物的義理，透徹瞭解人的本性，從而達到天命的。《易經》説："先代聖王通過研究曆法明曉時節。"《尚書》説："周年，三百六十六天，通過閏月確定四季，構成一年。"《春秋傳》説："先代聖王訂正時節，首先要推算正月朔日，中間要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最終要積累各月之餘日，設置閏月。"又説："閏是用來修正季節的，季節是用來安排農事的次序的，農事是用來使生活充裕的，是養

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黄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黄帝四神曆》一卷吴範撰。

《黄帝地曆》一卷

《黄帝斗曆》一卷

《黄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風角集要占》十二卷

《風角要占》三卷梁八卷，京房撰。

《風角占》三卷梁有《侯公領中風角占》四卷，亡。

《風角總占要决》十一卷梁有《風角總集》一卷，《風角雜占要决》十二卷，亡。

《風角雜占》四卷梁有《風角雜占》十卷，亡。

《風角要集》十卷

《風角要集》六卷梁十一卷。

《風角要集》一卷

《風角要候》十一卷翼奉撰。

《風角書》十二卷梁十卷。

《風角》七卷章仇太翼撰。

《風角占候》四卷梁有《風角雜兵候》十三卷，亡。

《風角鏍歷占》二卷吕氏撰。

《風角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

《兵法風角式》一卷

《戰鬬風角鳥情》三卷梁有《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風角兵候》十二卷，亡。

《風角鳥情》一卷翼氏撰。

《風角鳥情》二卷儀同臨孝恭撰。

《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迴風卒起占》五卷，《風角地辰》一卷，《風角望氣》八卷，《風雷集占》一卷。

《五音相動法》二卷

育人民的大法。”按照《周禮》，它則也是太史的職守。小人施行它，就將大損壞成小，將遠割削成近，因此使得曆數的道理方法支離破碎而難以知曉。

《黄帝飛鳥曆》一卷張衡撰。

《黄帝四神曆》一卷吴範撰。

《黄帝地曆》一卷

《黄帝斗曆》一卷

《黄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風角集要占》十二卷

《風角要占》三卷南朝梁時爲八卷，京房撰。

《風角占》三卷南朝梁有《侯公領中風角占》四卷，亡佚。

《風角總占要决》十一卷南朝梁有《風角總集》一卷，《風角雜占要决》十二卷，亡佚。

《風角雜占》四卷南朝梁有《風角雜占》十卷，亡佚。

《風角要集》十卷

《風角要集》六卷南朝梁時爲十一卷。

《風角要集》一卷

《風角要候》十一卷翼奉撰。

《風角書》十二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風角》七卷章仇太翼撰。

《風角占候》四卷南朝梁有《風角雜兵候》十三卷，亡佚。

《風角鏍歷占》二卷吕氏撰。

《風角要候》一卷章仇太翼撰。

《兵法風角式》一卷

《戰鬬風角鳥情》三卷南朝梁有《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風角兵候》十二卷，亡佚。

《風角鳥情》一卷翼氏撰。

《風角鳥情》二卷儀同臨孝恭撰。

《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南朝梁有《風角迴風卒起占》五卷，《風角地辰》一卷，《風角望氣》八卷，《風雷集占》一卷。

《五音相動法》二卷

《五音相動法》一卷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亡。

《風角五音圖》二卷

《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翼氏撰。梁十三卷，京房撰，翼奉撰，亡。

《黄帝九宫經》一卷

《九宫經》三卷鄭玄注。梁有《黄帝四部九宫》五卷，亡。

《九宫行棋經》三卷鄭玄注。

《九宫行棋經》三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房氏撰。

《九州行棋立成法》一卷王琛撰。

《九宫行棋雜法》一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

《行棋新術》一卷

《九宫行棋鈔》一卷

《九宫推法》一卷

《三元九宫立成》二卷

《九宫要集》一卷豆盧晃撰。

《九宫經解》二卷李氏注。

《九宫圖》一卷

《九宫變圖》一卷

《九宫八卦式蟠龍圖》一卷

《九宫郡縣録》一卷

《九宫雜書》十卷梁有《太一九宫雜占》十二卷，亡。

《射候》二卷

《太一飛鳥曆》一卷王琛撰。

《太一飛鳥曆》一卷

《太一飛鳥曆》二卷

《太一十精飛鳥曆》一卷

《太一飛鳥立成》一卷

《太一飛鳥雜决捕盗賊法》一卷

《太一三合五元要决》一卷梁有《黄帝太一雜書》十六卷，《黄帝太一度厄秘術》八卷，《太一帝記法》八卷，《太一雜用》十四卷，《太一雜要》七卷，《雜太一經》八卷，亡。

《太一龍首式經》一卷董氏注。梁

《五音相動法》一卷南朝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亡佚。

《風角五音圖》二卷

《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翼氏撰。南朝梁時爲十三卷，京房撰，翼奉撰，亡佚。

《黄帝九宫經》一卷

《九宫經》三卷鄭玄注。南朝梁有《黄帝四部九宫》五卷，亡佚。

《九宫行棋經》三卷鄭玄注。

《九宫行棋經》三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房氏撰。

《九州行棋立成法》一卷王琛撰。

《九宫行棋雜法》一卷

《九宫行棋法》一卷

《行棋新術》一卷

《九宫行棋鈔》一卷

《九宫推法》一卷

《三元九宫立成》二卷

《九宫要集》一卷豆盧晃撰。

《九宫經解》二卷李氏注。

《九宫圖》一卷

《九宫變圖》一卷

《九宫八卦式蟠龍圖》一卷

《九宫郡縣録》一卷

《九宫雜書》十卷南朝梁有《太一九宫雜占》十二卷，亡佚。

《射候》二卷

《太一飛鳥曆》一卷王琛撰。

《太一飛鳥曆》一卷

《太一飛鳥曆》二卷

《太一十精飛鳥曆》一卷

《太一飛鳥立成》一卷

《太一飛鳥雜决捕盗賊法》一卷

《太一三合五元要决》一卷南朝梁有《黄帝太一雜書》十六卷，《黄帝太一度厄秘術》八卷，《太一帝記法》八卷，《太一雜用》十四卷，《太一雜要》七卷，《雜太一經》八卷，亡佚。

《太一龍首式經》一卷董氏注。南朝梁時爲三

三卷。梁又有《式經》三十三卷，亡。

《太一經》二卷宋琨撰。

《太一式雜占》十卷梁二十卷。

《太一九宫雜占》十卷

《黄帝飛鳥曆》一卷

《黄帝集靈》三卷

《黄帝絳圖》一卷

《黄帝龍首經》二卷

《黄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

《黄帝式用當陽經》二卷

《黄帝奄心圖》一卷

《玄女式經要法》一卷

《黄帝陰陽遁甲》六卷

《遁甲决》一卷吴相伍子胥撰。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經要鈔》一卷

《遁甲萬一决》二卷

《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

《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

《遁甲囊中經疏》一卷

《遁甲立成》六卷

《遁甲叙三元玉曆立成》一卷郭弘遠撰。

《遁甲立成》一卷

《遁甲立成法》一卷臨孝恭撰。

《遁甲穴隱秘處經》一卷

《黄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

《黄帝出軍遁甲式法》一卷

《遁甲法》一卷

《遁甲術》一卷

《陽遁甲用局法》一卷臨孝恭撰。

《雜遁甲鈔》四卷

《三元遁甲上圖》一卷

《三元遁甲圖》三卷

《遁甲九宫八門圖》一卷

《遁甲開山圖》三卷榮氏撰。

卷。南朝梁又有《式經》三十三卷，亡佚。

《太一經》二卷宋琨撰。

《太一式雜占》十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太一九宫雜占》十卷

《黄帝飛鳥曆》一卷

《黄帝集靈》三卷

《黄帝絳圖》一卷

《黄帝龍首經》二卷

《黄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

《黄帝式用當陽經》二卷

《黄帝奄心圖》一卷

《玄女式經要法》一卷

《黄帝陰陽遁甲》六卷

《遁甲决》一卷春秋時期吴相伍子胥撰。

《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經要鈔》一卷

《遁甲萬一决》二卷

《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

《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葛洪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

《遁甲囊中經疏》一卷

《遁甲立成》六卷

《遁甲叙三元玉曆立成》一卷郭弘遠撰。

《遁甲立成》一卷

《遁甲立成法》一卷臨孝恭撰。

《遁甲穴隱秘處經》一卷

《黄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

《黄帝出軍遁甲式法》一卷

《遁甲法》一卷

《遁甲術》一卷

《陽遁甲用局法》一卷臨孝恭撰。

《雜遁甲鈔》四卷

《三元遁甲上圖》一卷

《三元遁甲圖》三卷

《遁甲九宫八門圖》一卷

《遁甲開山圖》三卷榮氏撰。

《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
《遁甲年録》一卷
《遁甲支手决》一卷
《遁甲肘後立成》一卷
《遁甲行日時》一卷
《遁甲孤虚記》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孤虚注》一卷
《東方朔歲占》一卷
《斗中孤虚圖》一卷
《孤虚占》一卷
《遁甲九宫亭亭白姦書》一卷
《戰鬬博戲等法》一卷
《玉女反閉局法》三卷
《逆刺》一卷京房撰。
《逆刺占》一卷
《逆刺總决》一卷
《壬子决》一卷
《鳥情占》一卷王喬撰。
《鳥情逆占》一卷
《鳥情書》二卷
《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
《占鳥情》二卷
《六情决》一卷王琛撰。
《六情鳥音内秘》一卷焦氏撰。
《孝經元辰决》九卷
《孝經元辰》二卷
《元辰本屬經》一卷
《推元辰厄會》一卷
《元辰事》一卷
《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
《推元辰要秘次序》一卷
《元辰章用》二卷
《雜推元辰要秘立成》六卷
《元辰立成譜》一卷
《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
《晋災祥》一卷京房撰。
《災祥集》七十六卷
《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

《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
《遁甲年録》一卷
《遁甲支手决》一卷
《遁甲肘後立成》一卷
《遁甲行日時》一卷
《遁甲孤虚記》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孤虚注》一卷
《東方朔歲占》一卷
《斗中孤虚圖》一卷
《孤虚占》一卷
《遁甲九宫亭亭白姦書》一卷
《戰鬬博戲等法》一卷
《玉女反閉局法》三卷
《逆刺》一卷京房撰。
《逆刺占》一卷
《逆刺總决》一卷
《壬子决》一卷
《鳥情占》一卷王喬撰。
《鳥情逆占》一卷
《鳥情書》二卷
《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
《占鳥情》二卷
《六情决》一卷王琛撰。
《六情鳥音内秘》一卷焦氏撰。
《孝經元辰决》九卷
《孝經元辰》二卷
《元辰本屬經》一卷
《推元辰厄會》一卷
《元辰事》一卷
《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
《推元辰要秘次序》一卷
《元辰章用》二卷
《雜推元辰要秘立成》六卷
《元辰立成譜》一卷
《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
《晋災祥》一卷京房撰。
《災祥集》七十六卷
《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

《周易占事》十二卷漢魏郡太守京房撰。

《遁甲》三卷梁有《遁甲經》十卷，《遁甲正經》五卷，《太一遁甲》一卷，亡。

《遁甲要用》四卷葛洪撰。

《遁甲秘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三十三卷後魏信都芳撰。

《三元遁甲》六卷許昉撰。

《三元遁甲》六卷陳員外散騎常侍劉毗撰。

《三元遁甲》二卷梁《太一遁甲》一卷，《遁甲三元》三卷。

《三元九宮遁甲》二卷梁有《遁甲三元》三卷，亡。

《三正遁甲》一卷杜仲撰。

《遁甲》三十五卷

《遁甲時下決》三十三卷

《陰陽遁甲》十四卷

《遁甲正經》三卷梁五卷。

《遁甲經》十卷

《遁甲開山圖》一卷梁《遁甲開山經圖》一卷。

《遁甲九星曆》一卷

《遁甲三奇》三卷

《遁甲推時要》一卷

《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

《雜遁甲》五卷梁九卷。《遁甲經外篇》一百卷，《六甲隱圖》并《遁甲圖》二卷，亡。

《陽遁甲》九卷釋智海撰。

《陰遁甲》九卷

《武王須臾》二卷

《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

《六壬釋兆》六卷

《破字要決》一卷

《桓安吳式經》一卷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雜要》、《決式立成》各九卷，《式王曆》、《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

《周易占事》十二卷漢魏郡太守京房撰。

《遁甲》三卷南朝梁有《遁甲經》十卷，《遁甲正經》五卷，《太一遁甲》一卷，亡佚。

《遁甲要用》四卷葛洪撰。

《遁甲秘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三十三卷北魏信都芳撰。

《三元遁甲》六卷許昉撰。

《三元遁甲》六卷南朝陳員外散騎常侍劉毗撰。

《三元遁甲》二卷南朝梁《太一遁甲》一卷，《遁甲三元》三卷。

《三元九宮遁甲》二卷南朝梁有《遁甲三元》三卷，亡佚。

《三正遁甲》一卷杜仲撰。

《遁甲》三十五卷

《遁甲時下決》三十三卷

《陰陽遁甲》十四卷

《遁甲正經》三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遁甲經》十卷

《遁甲開山圖》一卷南朝梁《遁甲開山經圖》一卷。

《遁甲九星曆》一卷

《遁甲三奇》三卷

《遁甲推時要》一卷

《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

《雜遁甲》五卷南朝梁時爲九卷。《遁甲經外篇》一百卷，《六甲隱圖》并《遁甲圖》二卷，亡佚。

《陽遁甲》九卷釋智海撰。

《陰遁甲》九卷

《武王須臾》二卷

《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南朝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佚。

《六壬釋兆》六卷

《破字要決》一卷

《桓安吳式經》一卷南朝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雜要》、《決式立成》各九卷，《式王曆》、《伍子胥式經章句》、《起射覆式》、《越相范蠡玉笥式》，各二卷，

覆式》、《越相范蠡玉笥式》，各二卷，亡。

《光明符》十二卷録一卷，梁簡文帝撰。

《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梁有《史蘇龜經》十卷；《龜决》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决》、《龜音色》、《九宫蓍龜序》各一卷；《龜卜要决》、《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親經》三十卷，周子曜撰。亡。

《史蘇沉思經》一卷

《龜卜五兆動摇决》一卷

《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

《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録》云，伏萬壽撰。

《周易飛候》九卷京房撰。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

《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

《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

《周易錯卦》七卷京房撰。

《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

《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

《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

《周易占》一卷張浩撰。

《周易雜占》十三卷

《周易雜占》十一卷

《周易雜占》九卷尚廣撰。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

《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易林》二卷費直撰。梁五卷。

《易内神筮》二卷費直撰。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

《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

《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易决》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

亡佚。

《光明符》十二卷目録一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

《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南朝梁有《史蘇龜經》十卷；《龜决》二卷，葛洪撰；《管郭近要决》、《龜音色》、《九宫蓍龜序》各一卷；《龜卜要决》、《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親經》三十卷，周子曜撰。亡佚。

《史蘇沉思經》一卷

《龜卜五兆動摇决》一卷

《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南朝梁有《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

《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録》說，伏萬壽撰。

《周易飛候》九卷京房撰。南朝梁有《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亡佚。

《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

《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

《周易錯卦》七卷京房撰。

《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

《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

《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

《周易占》一卷張浩撰。

《周易雜占》十三卷

《周易雜占》十一卷

《周易雜占》九卷尚廣撰。南朝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佚。

《易林》十六卷焦贛撰。南朝梁又有另一版本作三十二卷。

《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易林》二卷費直撰。南朝梁時爲五卷。

《易内神筮》二卷費直撰。南朝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亡佚。

《易新林》一卷東漢方士許峻等撰。南朝梁時爲十卷。

《易災條》二卷許峻撰。

《易决》一卷許峻撰。南朝梁有《易雜占》七卷，

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决》三卷，亡。

《周易通靈决》二卷魏少府丞管輅撰。

《周易通靈要决》一卷管輅撰。

《周易集林律曆》一卷虞翻撰。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晉徵士徐苗撰，亡。

《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梁有《周易雜占》十卷，葛洪撰，亡。

《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梁有《周易林》五卷，郭璞撰，亡。

《易洞林》三卷郭璞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新林》二卷

《易林》三卷魯洪度撰。

《周易林》十卷梁《周易林》三十三卷，録一卷。

《易讚林》二卷

《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

《易立成》四卷

《易玄成》一卷

《周易立成占》三卷顏氏撰。

《神農重卦經》二卷

《文王幡音》一卷

《易三備》三卷

《易三備》一卷

《易占》三卷

《易射覆》二卷

《易射覆》一卷

《周易孔子通覆决》三卷顏氏撰。

《易林要决》一卷

《易要决》二卷梁有《周易曆》、《周易初學筮要法》各一卷。

《周易髓腦》二卷

《易腦經》一卷鄭氏撰。

《周易玄品》二卷

《易律曆》一卷虞翻撰。

《易曆》七卷

許峻撰，又《易要决》三卷，亡佚。

《周易通靈决》二卷三國魏少府丞管輅撰。

《周易通靈要决》一卷管輅撰。

《周易集林律曆》一卷虞翻撰。南朝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晉徵士徐苗撰，亡佚。

《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南朝梁有《周易雜占》十卷，葛洪撰，亡佚。

《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南朝梁有《周易林》五卷，郭璞撰，亡佚。

《易洞林》三卷郭璞撰。

《周易新林》一卷

《周易新林》二卷

《易林》三卷魯洪度撰。

《周易林》十卷南朝梁有《周易林》三十三卷，目録一卷。

《易讚林》二卷

《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

《易立成》四卷

《易玄成》一卷

《周易立成占》三卷顏氏撰。

《神農重卦經》二卷

《文王幡音》一卷

《易三備》三卷

《易三備》一卷

《易占》三卷

《易射覆》二卷

《易射覆》一卷

《周易孔子通覆决》三卷顏氏撰。

《易林要决》一卷

《易要决》二卷南朝梁有《周易曆》、《周易初學筮要法》各一卷。

《周易髓腦》二卷

《易腦經》一卷鄭氏撰。

《周易玄品》二卷

《易律曆》一卷虞翻撰。

《易曆》七卷

《易曆决疑》二卷

《周易卦林》一卷

《洞林》三卷梁元帝撰。

《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雜筮占》四卷

《五兆算經》一卷

《十二靈棋卜經》一卷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五行雜卜經》十卷，亡。

《京君明推偷盗書》一卷

《天皇大神氣君注曆》一卷

《太史公萬歲曆》一卷

《千歲曆祠》一卷任氏撰。

《萬歲曆祠》二卷

《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

《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撰。

《六十甲子曆》八卷

《曆祀》一卷

《田家曆》十二卷

《三合紀饑穰》一卷

《師曠書》三卷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

《東方朔占》二卷

《東方朔書》二卷

《東方朔書鈔》二卷

《東方朔曆》一卷

《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梁有《擇日書》十卷，《太歲所在占善惡書》一卷，亡。

《雜忌曆》二卷魏光禄勛高堂隆撰。

《百忌大曆要鈔》一卷

《百忌曆術》一卷

《百忌通曆法》一卷梁有《雜百忌》五卷，亡。

《曆忌新書》十二卷

《太史百忌曆圖》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

《雜殺曆》九卷梁有《秦災異》一卷，後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五

《易曆决疑》二卷

《周易卦林》一卷

《洞林》三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連山》三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

《雜筮占》四卷

《五兆算經》一卷

《十二靈棋卜經》一卷南朝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五行雜卜經》十卷，亡佚。

《京君明推偷盗書》一卷

《天皇大神氣君注曆》一卷

《太史公萬歲曆》一卷

《千歲曆祠》一卷任氏撰。

《萬歲曆祠》二卷

《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

《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撰。

《六十甲子曆》八卷

《曆祀》一卷

《田家曆》十二卷

《三合紀饑穰》一卷

《師曠書》三卷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

《東方朔占》二卷

《東方朔書》二卷

《東方朔書鈔》二卷

《東方朔曆》一卷

《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梁有《擇日書》十卷，《太歲所在占善惡書》一卷，亡佚。

《雜忌曆》二卷三國魏光禄勛高堂隆撰。

《百忌大曆要鈔》一卷

《百忌曆術》一卷

《百忌通曆法》一卷南朝梁有《雜百忌》五卷，亡佚。

《曆忌新書》十二卷

《太史百忌曆圖》一卷南朝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佚。

《雜殺曆》九卷南朝梁有《秦災異》一卷，東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晋災異簿》二卷，

卷，《晉災異簿》二卷，《宋災異簿》四卷，《雜凶妖》一卷，《破書》、《玄武書契》各一卷。亡。

《二儀曆頭堪餘》一卷

《堪餘曆》二卷

《注曆堪餘》一卷

《地節堪餘》二卷

《堪餘曆注》一卷

《堪餘》四卷

《大小堪餘曆術》一卷梁《大小堪餘》三卷。

《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梁有《堪餘天赦書》七卷，《雜堪餘》四卷，亡。

《八會堪餘》一卷

《雜要堪餘》一卷

《元辰五羅算》一卷

《孝經元辰》四卷梁有《五行元辰厄會》十三卷，《孝經元辰會》九卷，《孝經元辰决》一卷，亡。

《元辰曆》一卷

《雜元辰禄命》二卷

《湴河禄命》三卷梁有《五行禄命厄會》十卷，亡。

《乾坤氣法》一卷許辯撰。

《易通統卦驗玄圖》一卷

《易通統圖》二卷

《易新圖序》一卷

《易通統圖》一卷

《易八卦命録斗内圖》一卷郭璞撰。

《易斗圖》一卷郭璞撰。

《易八卦斗内圖》二卷

《八卦斗内圖》二卷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圖》、《周易斗中八卦絶命圖》、《周易斗中八卦推遊年圖》各一卷，亡。

《周易分野星圖》一卷

《舉百事略》一卷

《五姓歲月禁忌》一卷

《舉百事要》一卷

《宋災異簿》四卷，《雜凶妖》一卷，《破書》、《玄武書契》各一卷。亡佚。

《二儀曆頭堪餘》一卷

《堪餘曆》二卷

《注曆堪餘》一卷

《地節堪餘》二卷

《堪餘曆注》一卷

《堪餘》四卷

《大小堪餘曆術》一卷南朝梁有《大小堪餘》三卷。

《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南朝梁有《堪餘天赦書》七卷，《雜堪餘》四卷，亡佚。

《八會堪餘》一卷

《雜要堪餘》一卷

《元辰五羅算》一卷

《孝經元辰》四卷南朝梁有《五行元辰厄會》十三卷，《孝經元辰會》九卷，《孝經元辰决》一卷，亡佚。

《元辰曆》一卷

《雜元辰禄命》二卷

《湴河禄命》三卷南朝梁有《五行禄命厄會》十卷，亡佚。

《乾坤氣法》一卷許辯撰。

《易通統卦驗玄圖》一卷

《易通統圖》二卷

《易新圖序》一卷

《易通統圖》一卷

《易八卦命録斗内圖》一卷郭璞撰。

《易斗圖》一卷郭璞撰。

《易八卦斗内圖》二卷

《八卦斗内圖》二卷南朝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圖》、《周易斗中八卦絶命圖》、《周易斗中八卦推遊年圖》各一卷，亡佚。

《周易分野星圖》一卷

《舉百事略》一卷

《五姓歲月禁忌》一卷

《舉百事要》一卷

《嫁娶經》四卷
《陰陽婚嫁書》四卷
《雜陰陽婚嫁書》三卷
《婚嫁書》二卷
《婚嫁黄籍科》一卷
《六合婚嫁曆》一卷梁《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
《嫁娶迎書》四卷
《雜婚嫁書》六卷
《嫁娶陰陽圖》二卷
《陰陽嫁娶圖》二卷
《雜嫁娶房内圖術》四卷
《九天嫁娶圖》一卷
《六甲貫胎書》一卷
《産乳書》二卷
《産經》一卷
《推産婦何時産法》一卷王琛撰。
《推産法》一卷
《雜産書》六卷
《生産符儀》一卷
《産圖》二卷
《雜産圖》四卷
《拜官書》三卷
《臨官冠帶書》一卷
《仙人務子傳神通黄帝登壇經》一卷
《壇經》一卷四等撰。
《登壇經》三卷
《五姓登壇圖》一卷
《登壇文》一卷梁有《二公地基》一卷，《雜地基立成》五卷，《八神圖》二卷，《十二屬神圖》一卷，亡。
《沐浴書》一卷梁有《裁衣書》一卷，亡。
《占夢書》三卷京房撰。
《占夢書》一卷崔元撰。
《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
《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
《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録。

《嫁娶經》四卷
《陰陽婚嫁書》四卷
《雜陰陽婚嫁書》三卷
《婚嫁書》二卷
《婚嫁黄籍科》一卷
《六合婚嫁曆》一卷南朝梁有《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
《嫁娶迎書》四卷
《雜婚嫁書》六卷
《嫁娶陰陽圖》二卷
《陰陽嫁娶圖》二卷
《雜嫁娶房内圖術》四卷
《九天嫁娶圖》一卷
《六甲貫胎書》一卷
《産乳書》二卷
《産經》一卷
《推産婦何時産法》一卷王琛撰。
《推産法》一卷
《雜産書》六卷
《生産符儀》一卷
《産圖》二卷
《雜産圖》四卷
《拜官書》三卷
《臨官冠帶書》一卷
《仙人務子傳神通黄帝登壇經》一卷
《壇經》一卷四等撰。
《登壇經》三卷
《五姓登壇圖》一卷
《登壇文》一卷南朝梁有《二公地基》一卷，《雜地基立成》五卷，《八神圖》二卷，《十二屬神圖》一卷，亡佚。
《沐浴書》一卷南朝梁有《裁衣書》一卷，亡佚。
《占夢書》三卷京房撰。
《占夢書》一卷崔元撰。
《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
《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
《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録。

《夢書》十卷

《解夢書》二卷

《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卷

《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

《雜占夢書》一卷梁有《師曠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黄帝太一雜占》十卷，《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

《竈經》十四卷梁簡文帝撰。梁又有《祠竈書》一卷，《六甲祀書》二卷，又有《太玄禁經》、《白獸七變經》、《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陶朱變化術》各一卷，《三五步剛》三十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經》四卷，《六甲隱形圖》五卷，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亡。

《瑞應圖》三卷

《瑞圖讚》二卷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

《祥瑞圖》十一卷

《祥瑞圖》八卷侯亶撰。

《芝英圖》一卷

《祥異圖》十一卷

《災異圖》一卷

《地動圖》一卷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梁有《晋玄石圖》一卷，《晋德易天圖》二卷，亡。

《天鏡》二卷

《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

《望氣書》七卷

《雲氣占》一卷梁《望氣相山川寶藏秘記》一卷，《仙寶劍經》二卷，亡。

《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

《宅吉凶論》三卷

《夢書》十卷

《解夢書》二卷

《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卷

《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

《雜占夢書》一卷南朝梁有《師曠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黄帝太一雜占》十卷，《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嚏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董仲舒請禱圖》三卷，亡佚。

《竈經》十四卷南朝梁簡文帝蕭綱撰。南朝梁又有《祠竈書》一卷，《六甲祀書》二卷，又有《太玄禁經》、《白獸七變經》、《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陶朱變化術》各一卷，《三五步剛》三十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經》四卷，《六甲隱形圖》五卷，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亡佚。

《瑞應圖》三卷

《瑞圖讚》二卷南朝梁有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佚。

《祥瑞圖》十一卷

《祥瑞圖》八卷侯亶撰。

《芝英圖》一卷

《祥異圖》十一卷

《災異圖》一卷

《地動圖》一卷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孟衆撰。南朝梁有《晋玄石圖》一卷，《晋德易天圖》二卷，亡佚。

《天鏡》二卷

《乾坤鏡》二卷南朝梁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佚。

《望氣書》七卷

《雲氣占》一卷南朝梁有《望氣相山川寶藏秘記》一卷，《仙寶劍經》二卷，亡佚。

《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

《宅吉凶論》三卷

《相宅圖》八卷

《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冢書》、《黄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

《相書》四十六卷

《相經要録》二卷蕭吉撰。《相經》三十卷，鍾武隸撰；《相書》十一卷，樊、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雜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亡。

《相手板經》六卷梁《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抄》、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大智海》四卷

《白澤圖》一卷

《相馬經》一卷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甯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丘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鷄經》、《相鵝經》、《相貝經》、《祖暅權衡記》、《稱物重率術》各二卷，《劉潛泉圖記》三卷，亡。

右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爲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睹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視祲，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粗，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

《相宅圖》八卷

《五姓墓圖》一卷南朝梁有《冢書》、《黄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佚。

《相書》四十六卷

《相經要録》二卷蕭吉撰。《相經》三十卷，鍾武隸撰；《相書》十一卷，樊、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雜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亡佚。

《相手板經》六卷南朝梁有《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抄》、三國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佚。

《大智海》四卷

《白澤圖》一卷

《相馬經》一卷南朝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甯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丘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鷄經》、《相鵝經》、《相貝經》、《祖暅權衡記》、《稱物重率術》各二卷，《劉潛泉圖記》三卷，亡佚。

以上圖書二百七十二部，共一千零二十二卷。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它是五常的具體表現。具體到天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具體到人身就是心、肝、脾、肺、腎五種器官，具體到顔色就是青、赤、白、黑、黄五種顔色，具體到聲音就是宫、商、角、徵、羽五個音級，具體到口味就是酸、甜、苦、辣、咸五種味道，具體到氣味就是膻、薰、香、腥、腐五種氣味。在上就散出氣體施行變化，在下就養育人民不知疲倦。因此古書上説："天生五種材料，缺少一個都不行。"因此聖人推究它的終始，通達神明的變化，創立卜筮來考察吉凶禍福，占卜諸多事情來觀察未來的事情，觀看形象來分辨貴賤。《周禮》則分散在保章氏、馮相氏、卜師、筮人、占夢、視祲諸職，而太史的職責，實際上

總管它。術士們僅知其皮毛，就用細碎的事情來擾亂它，欺騙蠱惑世人。

《黄帝素問》九卷梁八卷。

《黄帝甲乙經》十卷音一卷。梁十二卷。

《黄帝八十一難》二卷梁有《黄帝衆難經》一卷，吕博望注，亡。

《黄帝鍼經》九卷梁有《黄帝鍼灸經》十二卷，徐悦、龍銜素《鍼經并孔穴蝦蟆圖》三卷，《雜鍼經》四卷，程天祚《鍼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側雜鍼灸經》三卷，亡。

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

《玉匱鍼經》一卷

《赤烏神鍼經》一卷

《岐伯經》十卷

《脉經》十卷王叔和撰。

《脉經》二卷梁《脉經》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訣》二卷；又《脉經》六卷，黄公興撰；《脉經》六卷，秦承祖撰；《脉經》十卷，康普思撰。亡。

《黄帝流注脉經》一卷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

《明堂孔穴》五卷梁《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鍼灸穴》一卷，亡。

《明堂孔穴圖》三卷

《明堂孔穴圖》三卷梁有《偃側圖》八卷，又《偃側圖》二卷。

《神農本草》八卷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華佗弟子吴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隨費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譜之本草經》、《談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甘濬之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贊本草經》一卷，《本草經輕行》、

《黄帝素問》九卷南朝梁時爲八卷。

《黄帝甲乙經》十卷音一卷。南朝梁時爲十二卷。

《黄帝八十一難》二卷南朝梁有《黄帝衆難經》一卷，吕博望注，亡佚。

《黄帝鍼經》九卷南朝梁有《黄帝鍼灸經》十二卷，徐悦、龍銜素《鍼經并孔穴蝦蟆圖》三卷，《雜鍼經》四卷，程天祚《鍼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側雜鍼灸經》三卷，亡佚。

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

《玉匱鍼經》一卷

《赤烏神鍼經》一卷

《岐伯經》十卷

《脉經》十卷王叔和撰。

《脉經》二卷南朝梁有《脉經》十四卷，又《脉生死要訣》二卷；又《脉經》六卷，黄公興撰；《脉經》六卷，秦承祖撰；《脉經》十卷，康普思撰。亡佚。

《黄帝流注脉經》一卷南朝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佚。

《明堂孔穴》五卷南朝梁有《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鍼灸穴》一卷，亡佚。

《明堂孔穴圖》三卷

《明堂孔穴圖》三卷南朝梁有《偃側圖》八卷，又《偃側圖》二卷。

《神農本草》八卷南朝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華佗弟子吴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隨費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譜之本草經》、《談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甘濬之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贊本草經》一卷，《本草經輕行》、《本草經利用》各一卷，亡佚。

《本草經利用》各一卷，亡。

《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甄氏本草》三卷

《桐君藥録》三卷梁有《雲麾將軍徐滔新集藥録》四卷，《李譜之藥録》六卷，《藥法》四十二卷，《藥律》三卷，《藥性》、《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二卷，《藥忌》一卷，亡。

《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

《張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後漢人。梁有《黄素藥方》二十五卷，亡。

《華佗方》十卷吴普撰。佗，後漢人。梁有《華佗内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

《集略雜方》十卷

《雜藥方》一卷梁有《雜藥方》四十六卷。

《雜藥方》十卷

《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散方》一十卷，《皇甫謐、曹翕論寒食散方》二卷，亡。

《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梁《解散論》二卷。

《解寒食散論》二卷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亡。

《雜散方》八卷梁有《解散方》、《解散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釋慧義解散方》一卷，亡。

《湯丸方》十卷

《雜丸方》十卷梁有《百病膏方》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

《石論》一卷

《醫方論》七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文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

《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甄氏本草》三卷

《桐君藥録》三卷南朝梁有《雲麾將軍徐滔新集藥録》四卷，《李譜之藥録》六卷，《藥法》四十二卷，《藥律》三卷，《藥性》、《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二卷，《藥忌》一卷，亡佚。

《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隱居撰。

《張仲景方》十五卷張仲景，東漢人。南朝梁有《黄素藥方》二十五卷，亡佚。

《華佗方》十卷吴普撰。華佗，東漢人。南朝梁有《華佗内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佚。

《集略雜方》十卷

《雜藥方》一卷南朝梁有《雜藥方》四十六卷。

《雜藥方》十卷

《寒食散論》二卷南朝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散方》十卷，《皇甫謐、曹翕論寒食散方》二卷，亡佚。

《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南朝梁有《解散論》二卷。

《解寒食散論》二卷南朝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亡佚。

《雜散方》八卷南朝梁有《解散方》、《解散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釋慧義解散方》一卷，亡佚。

《湯丸方》十卷

《雜丸方》十卷南朝梁有《百病膏方》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

《石論》一卷

《醫方論》七卷南朝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文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悦

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悦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癰疽部黨雜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

《肘後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

《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

《范東陽方》一百五卷録一卷。范汪撰。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典術》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齊吴郡太守褚澄撰。亡。

《秦承祖藥方》四十卷見三卷。梁有《陽眄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琰藥方》一卷，《徐叔嚮雜療方》二十二卷，《徐叔嚮雜病方》六卷，《李譜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

《胡洽百病方》二卷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奘要方》一卷，無錫令徐奘撰；《遼東備急方》三卷，都尉臣廣上；《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俞氏療小兒方》四卷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徐叔嚮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少小雜方》二十卷，《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王末療小兒雜方》十七卷，亡。

《徐嗣伯落年方》三卷梁有《徐叔嚮療脚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一卷，《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甘濬之療癰疽毒惋雜病方》三卷，《甘伯齊療癰疽金創方》十五卷，亡。

《陶氏效驗方》六卷梁五卷。梁又有《療目方》五卷，《甘濬之療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雜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又《范曄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亡。

《彭祖養性經》一卷

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癰疽部黨雜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佚。

《肘後方》六卷葛洪撰。南朝梁時爲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佚。

《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

《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目録一卷。范汪撰。南朝梁時爲一百七十六卷。南朝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典術》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南朝齊吴郡太守褚澄撰。亡佚。

《秦承祖藥方》四十卷見三卷。南朝梁有《陽眄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琰藥方》一卷，《徐叔嚮雜療方》二十二卷，《徐叔嚮雜病方》六卷，《李譜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佚。

《胡洽百病方》二卷南朝梁有《治卒病方》一卷；《徐奘要方》一卷，無錫令徐奘撰；《遼東備急方》三卷，都尉臣廣上；《殷荆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佚。

《俞氏療小兒方》四卷南朝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徐叔嚮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少小雜方》二十卷，《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王末療小兒雜方》十七卷，亡佚。

《徐嗣伯落年方》三卷南朝梁有《徐叔嚮療脚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一卷，《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甘濬之療癰疽毒惋雜病方》三卷，《甘伯齊療癰疽金創方》十五卷，亡佚。

《陶氏效驗方》六卷南朝梁時爲五卷。梁又有《療目方》五卷，《甘濬之療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雜戎狄方》一卷，南朝宋武帝劉裕撰；《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又《范曄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亡佚。

《彭祖養性經》一卷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玉房秘决》十卷

《墨子枕内五行紀要》一卷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

《如意方》十卷

《練化術》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雜仙餌方》八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

《老子禁食經》一卷

《崔氏食經》四卷

《食經》十四卷梁有《食經》二卷，又《食經》十九卷；《劉休食方》一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亡。

《食饌次第法》一卷梁有《黄帝雜飲食忌》二卷。

《四時御食經》一卷梁有《太官食經》五卷，又《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卷，《食圖》、《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麫酒法》、《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酒》并《飲食方》、《鮭及鐺蟹方》、《羹臛法》、《䐑膢朐法》、《北方生醬法》各一卷，亡。

《療馬方》一卷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疑與此同。

《黄帝素問》八卷全元起注。

《脉經》二卷徐氏撰。

《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脉經》一卷

《脉經决》二卷徐氏新撰。

《脉經鈔》二卷許建吴撰。

《黄帝素問女胎》一卷

《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决事脉》一卷

《脉經略》一卷

《辨病形證》七卷

《五藏决》一卷

《論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吴景

《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

《玉房秘决》十卷

《墨子枕内五行紀要》一卷南朝梁有《神枕方》一卷，疑即此書。

《如意方》十卷

《練化術》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雜仙餌方》八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南朝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

《老子禁食經》一卷

《崔氏食經》四卷

《食經》十四卷南朝梁有《食經》二卷，又《食經》十九卷；《劉休食方》一卷，南朝齊冠軍將軍劉休撰。亡佚。

《食饌次第法》一卷南朝梁有《黄帝雜飲食忌》二卷。

《四時御食經》一卷南朝梁有《太官食經》五卷，又有《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卷，《食圖》、《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麫酒法》、《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酒》并《飲食方》、《鮭及鐺蟹方》、《羹臛法》、《䐑膢朐法》、《北方生醬法》各一卷，亡佚。

《療馬方》一卷南朝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疑即此書。

《黄帝素問》八卷全元起注。

《脉經》二卷徐氏撰。

《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脉經》一卷

《脉經决》二卷徐氏新撰。

《脉經鈔》二卷許建吴撰。

《黄帝素問女胎》一卷

《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决事脉》一卷

《脉經略》一卷

《辨病形證》七卷

《五藏决》一卷

《論病源候論》五卷目録一卷，吴景賢撰。

賢撰。

《服石論》一卷

《癰疽論方》一卷

《五藏論》五卷

《瘧論并方》一卷

《神農本草經》三卷

《本草經》四卷蔡英撰。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經略》一卷

《本草》二卷徐太山撰。

《本草經類用》三卷

《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

《本草音義》七卷甄立言撰。

《本草集録》二卷

《本草鈔》四卷

《本草雜要决》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濬之撰。

《依本草録藥性》三卷録一卷。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芝草圖》一卷

《入林採藥法》二卷

《太常採藥時月》一卷

《四時採藥及合目録》四卷

《藥録》二卷李密撰。

《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本十卷，今闕。

《諸藥要性》二卷

《種植藥法》一卷

《種神芝》一卷

《藥方》二卷徐文伯撰。

《解散經論并增損寒食節度》一卷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徐氏雜方》一卷

《少小方》一卷

《療小兒丹法》一卷

《徐太山試驗方》二卷

《徐文伯療婦人瘕》一卷

《徐太山巾箱中方》三卷

《服石論》一卷

《癰疽論方》一卷

《五藏論》五卷

《瘧論并方》一卷

《神農本草經》三卷

《本草經》四卷蔡英撰。

《藥目要用》二卷

《本草經略》一卷

《本草》二卷徐太山撰。

《本草經類用》三卷

《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

《本草音義》七卷甄立言撰。

《本草集録》二卷

《本草鈔》四卷

《本草雜要决》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濬之撰。

《依本草録藥性》三卷目録一卷。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芝草圖》一卷

《入林採藥法》二卷

《太常採藥時月》一卷

《四時採藥及合目録》四卷

《藥録》二卷李密撰。

《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原爲十卷，今闕失。

《諸藥要性》二卷

《種植藥法》一卷

《種神芝》一卷

《藥方》二卷徐文伯撰。

《解散經論并增損寒食節度》一卷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徐氏雜方》一卷

《少小方》一卷

《療小兒丹法》一卷

《徐太山試驗方》二卷

《徐文伯療婦人瘕》一卷

《徐太山巾箱中方》三卷

《藥方》五卷徐嗣伯撰。
《墮年方》二卷徐太山撰。
《效驗方》三卷徐氏撰。
《雜要方》一卷
《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
《徐王方》五卷
《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十卷
《徐氏家傳秘方》二卷
《藥方》五十七卷後魏李思祖撰。本百一十卷。
《稟丘公論》一卷
《太一護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
《皇甫士安依諸方撰》一卷
《序服石方》一卷
《服玉方法》一卷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經》一卷
《療三十六瘻方》一卷
《王世榮單方》一卷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集驗方》十二卷
《備急單要方》三卷許澄撰。
《藥方》二十一卷徐辨卿撰。
《名醫集驗方》六卷
《名醫别録》三卷陶氏撰。
《删繁方》十三卷謝士秦撰。
《吴山居方》三卷
《新撰藥方》五卷
《療癰疽諸瘡方》二卷秦政應撰。
《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
《釋道洪方》一卷
《小兒經》一卷
《散方》二卷
《雜散方》八卷
《療百病雜丸方》三卷釋曇鸞撰。
《療百病散》三卷

《藥方》五卷徐嗣伯撰。
《墮年方》二卷徐太山撰。
《效驗方》三卷徐氏撰。
《雜要方》一卷
《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
《徐王方》五卷
《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十卷
《徐氏家傳秘方》二卷
《藥方》五十七卷北魏李思祖撰。原爲一百一十卷。
《稟丘公論》一卷
《太一護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
《皇甫士安依諸方撰》一卷
《序服石方》一卷
《服玉方法》一卷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
《療癰經》一卷
《療三十六瘻方》一卷
《王世榮單方》一卷
《集驗方》十卷姚僧垣撰。
《集驗方》十二卷
《備急單要方》三卷許澄撰。
《藥方》二十一卷徐辨卿撰。
《名醫集驗方》六卷
《名醫别録》三卷陶氏撰。
《删繁方》十三卷謝士秦撰。
《吴山居方》三卷
《新撰藥方》五卷
《療癰疽諸瘡方》二卷秦政應撰。
《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
《釋道洪方》一卷
《小兒經》一卷
《散方》二卷
《雜散方》八卷
《療百病雜丸方》三卷釋曇鸞撰。
《療百病散》三卷

《雜湯方》十卷成毅撰。
《雜療方》十三卷
《雜藥酒方》十五卷
《趙婆療漯方》一卷
《議論備豫方》一卷于法開撰。
《扁鵲陷水丸方》一卷
《扁鵲肘後方》三卷
《療消渴衆方》一卷謝南郡撰。
《論氣治療方》一卷釋曇鸞撰。
《梁武帝所服雜藥方》一卷
《大略丸》五卷
《靈壽雜方》二卷
《經心録方》八卷宋俠撰。
《黄帝養胎經》一卷
《療婦人産後雜方》三卷
《黄帝明堂偃人圖》十二卷
《黄帝鍼灸蝦蟆忌》一卷
《明堂蝦蟆圖》一卷
《鍼灸圖要决》一卷
《鍼灸圖經》十一卷本十八卷。
《十二人圖》一卷
《鍼灸經》一卷
《扁鵲偃側鍼灸圖》三卷
《流注鍼經》一卷
《曹氏灸經》一卷
《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撰。
《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
《謝氏鍼經》一卷
《殷元鍼經》一卷
《要用孔穴》一卷
《九部鍼經》一卷
《釋僧匡鍼灸經》一卷
《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
《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人圖》一卷
《老子石室蘭臺中治癩符》一卷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
《西域諸仙所説藥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

《雜湯方》十卷成毅撰。
《雜療方》十三卷
《雜藥酒方》十五卷
《趙婆療漯方》一卷
《議論備豫方》一卷于法開撰。
《扁鵲陷水丸方》一卷
《扁鵲肘後方》三卷
《療消渴衆方》一卷謝南郡撰。
《論氣治療方》一卷釋曇鸞撰。
《梁武帝所服雜藥方》一卷
《大略丸》五卷
《靈壽雜方》二卷
《經心録方》八卷宋俠撰。
《黄帝養胎經》一卷
《療婦人産後雜方》三卷
《黄帝明堂偃人圖》十二卷
《黄帝鍼灸蝦蟆忌》一卷
《明堂蝦蟆圖》一卷
《鍼灸圖要决》一卷
《鍼灸圖經》十一卷原爲十八卷。
《十二人圖》一卷
《鍼灸經》一卷
《扁鵲偃側鍼灸圖》三卷
《流注鍼經》一卷
《曹氏灸經》一卷
《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撰。
《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
《謝氏鍼經》一卷
《殷元鍼經》一卷
《要用孔穴》一卷
《九部鍼經》一卷
《釋僧匡鍼灸經》一卷
《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
《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人圖》一卷
《老子石室蘭臺中治癩符》一卷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
《西域諸仙所説藥方》二十三卷目録一卷。原爲二十五卷。

《香山仙人藥方》十卷

《西域波羅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

《婆羅門藥方》五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録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闕。

《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

《治馬經》三卷俞極撰，亡。

《治馬經》四卷

《治馬經目》一卷

《治馬經圖》二卷

《馬經孔穴圖》一卷

《雜撰馬經》一卷

《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目一卷。

《香方》一卷宋明帝撰。

《雜香方》五卷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

《食經》三卷馬琬撰。

《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

《論服餌》一卷

《淮南王食經》并目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

《膳羞養療》二十卷

《金匱録》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

《練化雜術》一卷陶隱居撰。

《玉衡隱書》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讓撰。

《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撰。

《雜神丹方》九卷

《合丹大師口訣》一卷

《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撰。

《合丹要略序》一卷孫文韜撰。

《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

《香山仙人藥方》十卷

《西域波羅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原爲十二卷。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

《婆羅門藥方》五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目録一卷。原爲三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録乾陀利治鬼方》四卷原爲五卷，闕失。

《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

《治馬經》三卷俞極撰，亡佚。

《治馬經》四卷

《治馬經目》一卷

《治馬經圖》二卷

《馬經孔穴圖》一卷

《雜撰馬經》一卷

《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目録一卷。

《香方》一卷宋明帝撰。

《雜香方》五卷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

《食經》三卷馬琬撰。

《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

《論服餌》一卷

《淮南王食經》并目録一百六十五卷隋大業年間撰。

《膳羞養療》二十卷

《金匱録》二十三卷目録一卷。京里先生撰。

《練化雜術》一卷陶隱居撰。

《玉衡隱書》七十卷目録一卷。周弘讓撰。

《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撰。

《雜神丹方》九卷

《合丹大師口訣》一卷

《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撰。

《合丹要略序》一卷孫文韜撰。

《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

《狐剛子萬金决》二卷葛仙公撰。
《雜仙方》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神仙服食神秘方》二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
《神仙餌金丹沙秘方》一卷
《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
《金丹藥方》四卷
《雜神仙丹經》十卷
《雜神仙黄白法》十二卷
《神仙雜方》十五卷
《神仙服食雜方》十卷
《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
《服餌方》三卷陶隱居撰。
《真人九丹經》一卷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
《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闕。
《太清璇璣文》七卷冲和子撰。
《陵陽子説黄金祕法》一卷
《神方》二卷
《狐子雜决》三卷
《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一卷
《養生注》十一卷目一卷。
《養生術》一卷翟平撰。
《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
《引氣圖》一卷
《道引圖》三卷立一，坐一，卧一。
《養身經》一卷
《養生要術》一卷
《養生服食禁忌》一卷
《養生傳》二卷
《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
《素女秘道經》一卷并《玄女經》。
《素女方》一卷
《彭祖養性》一卷
《郯子説陰陽經》一卷

《狐剛子萬金决》二卷葛仙公撰。
《雜仙方》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神仙服食神秘方》二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
《神仙餌金丹沙秘方》一卷
《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
《金丹藥方》四卷
《雜神仙丹經》十卷
《雜神仙黄白法》十二卷
《神仙雜方》十五卷
《神仙服食雜方》十卷
《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
《服餌方》三卷陶隱居撰。
《真人九丹經》一卷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
《練寶法》二十五卷目録三卷。原爲四十卷，闕失。
《太清璇璣文》七卷冲和子撰。
《陵陽子説黄金祕法》一卷
《神方》二卷
《狐子雜决》三卷
《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一卷
《養生注》十一卷目録一卷。
《養生術》一卷翟平撰。
《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
《引氣圖》一卷
《道引圖》三卷立一卷，坐一卷，卧一卷。
《養身經》一卷
《養生要術》一卷
《養生服食禁忌》一卷
《養生傳》二卷
《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
《素女秘道經》一卷并《玄女經》。
《素女方》一卷
《彭祖養性》一卷
《郯子説陰陽經》一卷

《序房内秘術》一卷葛氏撰。
《玉房秘决》八卷
《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
《新撰玉房秘决》九卷
《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溺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脉之本，因針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爲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醫。"

《序房内秘術》一卷葛氏撰。
《玉房秘决》八卷
《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
《新撰玉房秘决》九卷
《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以上圖書二百五十六部，共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是用來治病救人的道術。自然有陰陽風雨晦明等形氣變化，人有喜怒哀樂好惡等情感變化。天按照節度施行形氣，人就會平和協調，人情感過於專注，就會沉迷而生病。因此聖人推尋血脉的本原，利用針石的功效，藉助藥物的滋養，調節養護中氣，打通解開滯結，從而返歸到平常狀態。那些擅長醫方的人，則推究血脉而懂得政治，推究疾病以及於國事。《周禮》記載，醫師的職務是"掌管收集諸多藥物，凡有疾病的人，就爲他醫治"，這就是醫方家的事。鄙陋的人做它，便違反根本傷害本性。因此説："有病不治，常常能達到醫治。"

凡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説，聖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游説諸侯，各崇所習，分鑣并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總計諸子，共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經》説："天下人到同一目的地而走不同的道路，同一目的而有不同的思路。"儒、道、小説，都是聖人的教誨，而各自有所偏頗。兵及醫方，都是聖人的政事，而施行的對象各不相同。天下太平的時期，它們分列在衆多職守之下，到了衰亂時期，衆官失去職守。有的人用他的職業學識游説諸侯，各自崇尚自己學到的東西，各走各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標。假若使得他們的學術總括在一起，没有遺漏，再用中正之道來取正，也可以用來繁榮教化，達到國家安定太平。《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等類，現合在一起，加以編排，成十四種，稱做子部。

隋書卷三十五

志第三十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集

《楚辭》十二卷并目録。後漢校書郎王逸注。

《楚辭》十二卷并目録。東漢校書郎王逸注。

《楚辭》三卷郭璞注。梁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

《楚辭》三卷郭璞注。南朝梁時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佚。

《楚辭九悼》一卷楊穆撰。

《楚辭九悼》一卷楊穆撰。

《參解楚辭》七卷皇甫遵訓撰。

《參解楚辭》七卷皇甫遵訓撰。

《楚辭音》一卷徐邈撰。

《楚辭音》一卷徐邈撰。

《楚辭音》一卷宋處士諸葛氏撰。

《楚辭音》一卷南朝宋處士諸葛氏撰。

《楚辭音》一卷孟奥撰。

《楚辭音》一卷孟奥撰。

《楚辭音》一卷

《楚辭音》一卷

《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

《楚辭音》一卷釋道騫撰。

《離騷草木疏》二卷劉杳撰。

《離騷草木疏》二卷劉杳撰。

右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卷。

以上圖書十部，二十九卷。總計亡佚圖書，十一部，四十卷。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

《楚辭》是屈原創作的。自從周朝衰落混亂，詩人止息，花言巧語巴結奉承之道興盛起來，而譏諷諫刺之辭衰落了。楚國有位賢良的大臣屈原，他被讒害流放，於是撰著《離騷》八篇，訴説自己離别國君的憂愁思念之情，申説抒發自己的忠心，證明自己無罪，通過諷喻，希望國君醒悟，最終國君仍然執迷不悟，於是屈原投汨羅江而死。屈原的弟子宋玉，痛惜自己的老師，悲傷不已，撰寫作品呼應屈原。後來，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都非常贊賞屈原的文采，模仿它進行創作。大概因爲屈原是楚國人，人們把這

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韵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種文體叫作"楚辭"。但是屈原氣質高雅清麗，意致高雅遠大，後來的文人，都不能趕上屈原。當初漢武帝命令淮南王爲《楚辭》作章句，淮南王早上接受詔令，食時便上奏朝廷，此書現在已亡佚。東漢校書郎王逸，收集屈原以後，到劉向爲止的此類著作，王逸自己又寫了一篇，加以編排注釋，現在這個本子在世間通行。隋朝時有釋道騫，擅長誦讀《楚辭》，能用楚地方音誦讀，聲音清麗凄切，至今傳授《楚辭》的人，都繼承了他的語音。

楚蘭陵令《荀况集》一卷殘缺。梁二卷。

楚大夫《宋玉集》三卷

《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

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晁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録各一卷，亡。

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

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梁有漢光禄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

漢孝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

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録一卷；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録一卷。亡。

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

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凉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

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録一卷。

漢光禄大夫《息夫躬集》一卷

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

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

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梁有

楚蘭陵令《荀况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二卷。

楚大夫《宋玉集》三卷

《漢武帝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

漢《淮南王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晁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目録各一卷，亡佚。

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

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南朝梁有漢光禄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佚。

漢孝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

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佚。

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南朝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目録一卷；左馮翊《張敞集》一卷，目録一卷。亡佚。

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南朝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佚。

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南朝梁有凉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佚。

漢司空《師丹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

漢光禄大夫《息夫躬集》一卷

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

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

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南朝梁有《班昭集》

《班昭集》三卷，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中謁者《史岑集》二卷，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桓譚集》五卷，亡。

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

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後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

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

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梁五卷。

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梁有魏郡太守《黄香集》二卷，亡。

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

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梁二卷。

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樂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鴻臚《竇章集》二卷，亡。

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梁五卷。

後漢《劉珍集》二卷録一卷。

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又有郎中《蘇順集》二卷，録二卷；後漢太傅《胡廣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黄門郎《葛龔集》六卷梁五卷，一本七卷。

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梁十卷。

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録一卷；《王逸集》二卷，録一卷；司徒掾《桓麟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徵士《崔琦集》一卷梁二卷。又有《酈炎集》二卷，録二卷；陳相《邊韶集》一卷，録一卷；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京兆尹《延篤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司農卿《皇甫規集》五

二卷，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中謁者《史岑集》二卷，東漢《東平王蒼集》五卷，《桓譚集》五卷，亡佚。

東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

東漢徐令《班彪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司徒掾《陳元集》一卷，《王隆集》二卷，雲陽令《朱勃集》二卷，東漢處士《梁鴻集》二卷，亡佚。

東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

東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東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南朝梁有魏郡太守《黄香集》二卷，亡佚。

東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

東漢侍中《賈逵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

東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樂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鴻臚《竇章集》二卷，亡佚。

東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東漢《劉珍集》二卷目録一卷。

東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十二卷，另一版本十四卷。又有郎中《蘇順集》二卷，目録二卷；東漢太傅《胡廣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黄門郎《葛龔集》六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另一版本爲七卷。

東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東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南朝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目録一卷；《王逸集》二卷，目録一卷；司徒掾《桓麟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徵士《崔琦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又有《酈炎集》二卷，目録二卷；陳相《邊韶集》一卷，目録一卷；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京兆尹《延篤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司農卿《皇甫規集》五卷；太常卿《張

卷；太常卿《張奂集》二卷，録一卷；《王延壽集》三卷；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録一卷；上計《趙壹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外黄令《張升集》二卷，録一卷；《侯瑾集》二卷，《盧植集》二卷，議郎《廉品集》二卷。亡。

後漢司空《荀爽集》一卷梁三卷，録一卷。

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鄭玄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録一卷。又有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亡。

後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别部司馬《張超集》五卷，亡。

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

後漢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録一卷。

後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梁有後漢處士《禰衡集》二卷，録一卷，亡。

後漢尚書右丞《潘勖集》二卷梁有録一卷，亡。

後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梁有録一卷，亡。

魏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梁有録一卷，亡。

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録一卷，亡。

後漢丞相軍謀掾《陳琳集》三卷梁十卷，録一卷。

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録一卷。

後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梁録一卷，亡。

後漢丞相主簿《楊修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

奂集》二卷，目録一卷；《王延壽集》三卷；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目録一卷；上計《趙壹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外黄令《張升集》二卷，目録一卷；《侯瑾集》二卷，《盧植集》二卷，議郎《廉品集》二卷。亡佚。

東漢司空《荀爽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

東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鄭玄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南朝梁有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亡佚。

東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南朝梁時爲四卷。又有别部司馬《張超集》五卷，亡佚。

東漢少府《孔融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東漢侍御史《虞翻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

東漢討虜長史《張紘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東漢處士《禰衡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尚書右丞《潘勖集》二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亡佚。

魏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亡佚。

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南朝梁有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丞相軍謀掾《陳琳集》三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目録一卷。

東漢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亡佚。

東漢丞相主簿《楊修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

後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梁有魏國郎中令《路粹集》二卷，録一卷；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録一卷；魏國奉常《王修集》二卷。亡。

後漢尚書《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

後漢黄門郎《丁廙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梁又有婦人後漢黄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後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

《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録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

《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梁二十三卷。

《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或九卷，録一卷。梁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

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梁又有司徒《華歆集》二卷，亡。

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又司空《陳群集》五卷，亡。

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劉廙集》二卷，侍中《吴質集》五卷，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魏徵士《管寧集》三卷，録一卷，亡。

魏光禄勛《高堂隆集》六卷梁十卷，録一卷。又有光禄勛《劉邵集》二卷，録一卷，亡。

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梁有録一卷。又有散騎常侍《王象集》一卷；光禄大夫《韋誕集》三卷，録一卷；散騎常侍《麋元集》五卷；游擊將軍《卞蘭集》二卷，録一卷；陽侯《李康集》二卷，録一卷；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録一卷；尚書《傅巽集》二卷，録一卷。亡。

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

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梁有録一卷。

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梁有録一卷。又有《桓範集》二卷，中領軍《曹羲集》五卷，録一卷，亡。

東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南朝梁有三國魏郎中令《路粹集》二卷，目録一卷；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目録一卷；三國魏奉常《王修集》二卷。亡佚。

東漢尚書《丁儀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

東漢黄門郎《丁廙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梁又有婦人東漢黄門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東漢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傅石甫妻《孔氏集》一卷，亡佚。

《魏武帝集》二十六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卷，目録一卷。南朝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佚。

《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魏文帝集》十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三卷。

《魏明帝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五卷，或九卷，目録一卷。南朝梁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佚。

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南朝梁時又有司徒《華歆集》二卷，亡佚。

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卷。又有司空《陳群集》五卷，亡佚。

魏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劉廙集》二卷，侍中《吴質集》五卷，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魏徵士《管寧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光禄勛《高堂隆集》六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光禄勛《劉邵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又有散騎常侍《王象集》一卷；光禄大夫《韋誕集》三卷，目録一卷；散騎常侍《麋元集》五卷；游擊將軍《卞蘭集》二卷，目録一卷；陽侯《李康集》二卷，目録一卷；陳郡太守《孫該集》二卷，目録一卷；尚書《傅巽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

魏司空《王昶集》五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

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又有《桓範集》二卷，中領軍《曹羲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録一卷。

魏衛尉卿《應璩集》十卷梁有録一卷。又有《王弼集》五卷，録一卷；中書令《劉階集》二卷；太常卿《傅嘏集》二卷，録一卷；樂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録一卷。亡。

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梁有《毌丘儉集》二卷，録一卷；征東軍司馬《江奉集》二卷。亡。

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梁有車騎將軍《鍾毓集》五卷，録一卷，亡。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録一卷。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録一卷。又有魏徵士《吕安集》二卷，録一卷，亡。

魏司徒《鍾會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

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梁録一卷。

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許靖集》二卷，録一卷；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亡。

吴輔義中郎將《張温集》六卷梁有《士燮集》五卷，亡。

吴偏將軍《駱統集》十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太子少傅《薛綜集》三卷，録一卷，亡。

吴選曹尚書《暨豔集》二卷梁三卷，録一卷。又有《姚信集》二卷，録一卷；《謝承集》四卷。今亡。

吴人《楊厚集》二卷梁又有録一卷。

吴丞相《陸凱集》五卷梁有録一卷。

吴侍中《胡綜集》二卷梁有録一卷。又有東觀令《華覈集》五卷，録一卷，亡。

吴侍中《張儼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韋昭集》二卷，録一卷，

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魏衛尉卿《應璩集》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王弼集》五卷，目録一卷；中書令《劉階集》二卷；太常卿《傅嘏集》二卷，目録一卷；樂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南朝梁時有《毌丘儉集》二卷，目録一卷；征東軍司馬《江奉集》二卷。亡佚。

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南朝梁時有車騎將軍《鍾毓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三卷，目録一卷。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又有魏徵士《吕安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魏司徒《鍾會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南朝梁又有目録一卷。

蜀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許靖集》二卷，目録一卷；征北將軍《夏侯霸集》二卷。亡佚。

吴輔義中郎將《張温集》六卷南朝梁時又有《士燮集》五卷，亡佚。

吴偏將軍《駱統集》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太子少傅《薛綜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吴選曹尚書《暨豔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又有《姚信集》二卷，目録一卷；《謝承集》四卷。今亡佚。

吴人《楊厚集》二卷南朝梁時又有目録一卷。

吴丞相《陸凱集》五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

吴侍中《胡綜集》二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東觀令《華覈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吴侍中《張儼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韋昭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亡。

吴中書令《紀騭集》三卷梁有録一卷。又有《陸景集》一卷，亡。

《晋宣帝集》五卷梁有録一卷。

《晋文帝集》三卷

《齊王攸集》二卷梁三卷。

晋《王沈集》五卷梁有《鄭褒集》二卷，亡。

晋宗正《嵇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應貞集》一卷梁五卷。

晋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梁五十卷，録一卷，亡。

晋著作郎《成公綏集》九卷殘缺。梁十卷。又有《裴秀集》三卷，録一卷，亡。

晋金紫光禄大夫《何楨集》一卷梁五卷。又有《袁準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少傅《山濤集》九卷梁五卷，録一卷，又一本十卷。齊奉朝請裴津注。又梁有《向秀集》二卷，録一卷；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録一卷；《阮侃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太傅《羊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録一卷。又有《蔡玄通集》五卷；太宰《賈充集》五卷，録一卷；《荀勖集》三卷，録一卷。亡。

晋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

晋輔國將軍《王濬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録一卷。

晋徵士《皇甫謐集》二卷録一卷。

晋侍中《程咸集》三卷梁有光禄大夫《劉毅集》二卷，録一卷；晋侍中《庾峻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

晋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梁又有散騎常侍《陶濬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通事郎《江偉集》六卷梁有《宣舒集》五卷；散騎常侍《曹志集》二

吴中書令《紀騭集》三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陸景集》一卷，亡佚。

《晋宣帝集》五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

《晋文帝集》三卷

《齊王攸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三卷。

晋《王沈集》五卷南朝梁時有《鄭褒集》二卷，亡佚。

晋宗正《嵇喜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應貞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晋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五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著作郎《成公綏集》九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裴秀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金紫光禄大夫《何楨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袁準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少傅《山濤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另一版本爲十卷。齊奉朝請裴津注。又南朝梁時有《向秀集》二卷，目録一卷；平原太守《阮种集》二卷，目録一卷；《阮侃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太傅《羊祜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蔡玄通集》五卷；太宰《賈充集》五卷，目録一卷；《荀勖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

晋輔國將軍《王濬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

晋徵士《皇甫謐集》二卷目録一卷。

晋侍中《程咸集》三卷南朝梁時有光禄大夫《劉毅集》二卷，目録一卷；晋侍中《庾峻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

晋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南朝梁時又有散騎常侍《陶濬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通事郎《江偉集》六卷南朝梁時有《宣舒集》五卷；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目録一卷；《鄒

卷，録一卷；《鄒湛集》三卷，録一卷。亡。

晋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

晋處士《楊泉集》二卷録一卷。梁有司徒《王渾集》五卷，冀州刺史《王深集》五卷，亡。

晋徵士《閔鴻集》三卷梁有光禄大夫《裴楷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司空《張華集》十卷録一卷。

晋尚書僕射《裴頠集》九卷梁有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録一卷；太宰《何劭集》二卷，録一卷；光禄大夫《劉頌集》三卷，録一卷；《劉寔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録一卷。梁有晋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亡。

《華嶠集》八卷梁二卷。

晋秘書丞《司馬彪集》四卷梁三卷，録一卷。又有尚書《庾儵集》二卷，録一卷；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亡。

晋漢中太守《李虔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

晋司隸校尉《傅咸集》十七卷梁三十卷，録一卷。又有太子中庶子《棗據集》二卷，録一卷；《劉寶集》三卷。亡。

晋馮翊太守《孫楚集》六卷梁十二卷，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

晋衛尉卿《石崇集》六卷梁有録一卷。

晋尚書郎《張敏集》二卷梁五卷。又有黄門郎《伏偉集》一卷，亡。

晋黄門郎《潘岳集》十卷

晋太常卿《潘尼集》十卷

晋頓丘太守《歐陽建集》二卷梁有宗正《劉許集》二卷，録一卷；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光禄大夫《樂廣集》二卷，録一卷；《阮渾集》三卷，録一卷。亡。

湛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

晋處士《楊泉集》二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時有司徒《王渾集》五卷，冀州刺史《王深集》五卷，亡佚。

晋徵士《閔鴻集》三卷南朝梁時有光禄大夫《裴楷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司空《張華集》十卷目録一卷。

晋尚書僕射《裴頠集》九卷南朝梁時有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目録一卷；太宰《何劭集》二卷，目録一卷；光禄大夫《劉頌集》三卷，目録一卷；《劉寔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時有晋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亡佚。

《華嶠集》八卷南朝梁時爲二卷。

晋秘書丞《司馬彪集》四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又有尚書《庾儵集》二卷，目録一卷；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亡佚。

晋漢中太守《李虔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

晋司隸校尉《傅咸集》十七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太子中庶子《棗據集》二卷，目録一卷；《劉寶集》三卷。亡佚。

晋馮翊太守《孫楚集》六卷南朝梁時爲十二卷，目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佚。

晋衛尉卿《石崇集》六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

晋尚書郎《張敏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黄門郎《伏偉集》一卷，亡佚。

晋黄門郎《潘岳集》十卷

晋太常卿《潘尼集》十卷

晋頓丘太守《歐陽建集》二卷南朝梁時有宗正《劉許集》二卷，目録一卷；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光禄大夫《樂廣集》二卷，目録一卷；《阮渾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侍中《嵇紹集》二卷録一卷。梁有錢唐令《楊建集》九卷，長沙相《盛彦集》五卷，左長史《楊乂集》三卷，録一卷。

晋尚書《盧播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欒肇集》五卷，録一卷；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亡。

晋國子祭酒《杜育集》二卷

晋太常卿《摯虞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又秘書監《繆徵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二卷梁有五卷，録一卷。又有晋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録一卷；吴王文學《鄭豊集》二卷，録一卷；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録一卷；清河王文學《陳略集》二卷，録一卷；揚州從事《陸冲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平原内史《陸機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録一卷，亡。

晋清河太守《陸雲集》十二卷梁十卷，録一卷。又有少府丞《孫極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中書郎《張載集》七卷梁一本二卷，録一卷。

晋黄門郎《張協集》三卷梁四卷，録一卷。

晋著作郎《束皙集》七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征南司馬《曹攄集》三卷，録一卷；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録一卷；著作郎《胡濟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中書令《卞粹集》一卷梁五卷。又有光禄勛《閭丘冲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録一卷；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録一卷；廣威將軍《裴邈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太傅主簿《郭象集》二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録一卷，亡。

晋侍中《嵇紹集》二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錢唐令《楊建集》九卷，長沙相《盛彦集》五卷，左長史《楊乂集》三卷，目録一卷。

晋尚書《盧播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欒肇集》五卷，目録一卷；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亡佚。

晋國子祭酒《杜育集》二卷

晋太常卿《摯虞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秘書監《繆徵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二卷南朝梁時有五卷，目録一卷。又有晋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目録一卷；吴王文學《鄭豐集》二卷，目録一卷；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目録一卷；清河王文學《陳略集》二卷，目録一卷；揚州從事《陸冲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平原内史《陸機集》十四卷南朝梁時爲四十七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清河太守《陸雲集》十二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少府丞《孫極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中書郎《張載集》七卷南朝梁時一版本爲二卷，目録一卷。

晋黄門郎《張協集》三卷南朝梁時爲四卷，目録一卷。

晋著作郎《束皙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征南司馬《曹攄集》三卷，目録一卷；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目録一卷；著作郎《胡濟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中書令《卞粹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光禄勛《閭丘冲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目録一卷；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目録一卷；廣威將軍《裴邈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太傅主簿《郭象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安豐太守《孫惠集》八卷梁十一卷，録一卷。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録一卷，亡。

晉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梁三卷，録一卷。又有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録一卷；游擊將軍《索靖集》三卷；隴西太守《閭纂集》二卷，録一卷；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録一卷；交趾太守《殷巨集》二卷，録一卷；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録一卷；東晉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録一卷；益陽令《吴商集》五卷；《仲長敖集》二卷；晉太常卿《劉弘集》三卷，録一卷；開府《山簡集》二卷，録一卷；兖州刺史《宗岱集》二卷；侍中《王峻集》二卷，録一卷；濟陽内史《王曠集》五卷，録一卷。亡。

晉散騎常侍《棗嵩集》一卷梁二卷，録一卷。又有襄陽太守《棗腆集》二卷，録一卷，亡。

晉太尉《劉琨集》九卷梁十卷。

《劉琨别集》十二卷

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梁有録一卷。

晉秘書丞《傅暢集》五卷梁有録一卷。又有《晋明帝集》五卷，録一卷；《簡文帝集》五卷，録一卷；《孝武帝集》二卷，録一卷；《彭城王紘集》二卷；《譙烈王集》九卷，録一卷。亡。

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集》八卷梁九卷。又有鎮東從事中郎《傅毅集》五卷，亡。

晉衡陽内史《曾瓌集》三卷梁四卷，録一卷。又有驃騎將軍《顧榮集》五卷，録一卷，亡。

晉司空《賀循集》十八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散騎常侍《張亢集》二卷，録一卷；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録一卷。亡。

晉光禄大夫《衛展集》十二卷梁十五卷。又有東晋太尉《荀組集》三卷，録一卷，亡。

晉安豐太守《孫惠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一卷，目録一卷。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又有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目録一卷；游擊將軍《索靖集》三卷；隴西太守《閭纂集》二卷，目録一卷；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目録一卷；交趾太守《殷巨集》二卷，目録一卷；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目録一卷；東晋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目録一卷；益陽令《吴商集》五卷；《仲長敖集》二卷；晉太常卿《劉弘集》三卷，目録一卷；開府《山簡集》二卷，目録一卷；兖州刺史《宗岱集》二卷；侍中《王峻集》二卷，目録一卷；濟陽内史《王曠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散騎常侍《棗嵩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目録一卷。又有襄陽太守《棗腆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太尉《劉琨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劉琨别集》十二卷

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南朝梁有目録一卷。

晉秘書丞《傅暢集》五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晋明帝集》五卷，目録一卷；《簡文帝集》五卷，目録一卷；《孝武帝集》二卷，目録一卷；《彭城王紘集》二卷；《譙烈王集》九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集》八卷南朝梁時爲九卷。又有鎮東從事中郎《傅毅集》五卷，亡佚。

晉衡陽内史《曾瓌集》三卷南朝梁時爲四卷，目録一卷。又有驃騎將軍《顧榮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司空《賀循集》十八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散騎常侍《張亢集》二卷，目録一卷；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光禄大夫《衛展集》十二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又有東晋太尉《荀組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秘書郎《張委集》九卷梁五卷。又有關内侯《傅珉集》一卷；光禄大夫《周顗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太常《謝鯤集》六卷梁二卷。

晋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梁三十四卷，録一卷。又有《華譚集》二卷，亡。

晋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大鴻臚《周嵩集》三卷，録一卷。亡。

晋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梁十卷，録一卷。

晋《張駿集》八卷殘缺。

晋大將軍《王敦集》十卷梁有吴興太守《沈充集》三卷；散騎常侍《傅純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光禄大夫《梅陶集》九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金紫光禄大夫《荀邃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散騎常侍《王鑒集》九卷梁五卷。又有晋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録一卷；宗正卿《張悛集》五卷，録一卷；汝南太守《應碩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張闓集》二卷，録一卷；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録一卷；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録一卷；光禄勛《鍾雅集》一卷，衛尉卿《劉超集》二卷；衛將軍《戴邈集》五卷，録一卷；光禄大夫《荀崧集》一卷，亡。

晋大將軍《温嶠集》十卷梁録一卷。

晋侍中《孔坦集》十七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臧冲集》一卷，晋鎮南大將軍《應詹集》五卷，亡。

晋太僕卿《王嶠集》八卷梁有衛尉《荀闓集》一卷，鎮北將軍《劉隗集》二卷；大司馬《陶侃集》二卷，録一卷。亡。

晋丞相《王導集》十一卷梁十卷，録一卷。

晋秘書郎《張委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關内侯《傅珉集》一卷；光禄大夫《周顗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太常《謝鯤集》六卷南朝梁時爲二卷。

晋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四卷，目録一卷。又有《華譚集》二卷，亡佚。

晋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大鴻臚《周嵩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晋《張駿集》八卷殘缺。

晋大將軍《王敦集》十卷南朝梁時有吴興太守《沈充集》三卷；散騎常侍《傅純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光禄大夫《梅陶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金紫光禄大夫《荀邃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散騎常侍《王鑒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晋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目録一卷；宗正卿《張悛集》五卷，目録一卷；汝南太守《應碩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張闓集》二卷，目録一卷；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目録一卷；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目録一卷；光禄勛《鍾雅集》一卷，衛尉卿《劉超集》二卷；衛將軍《戴邈集》五卷，目録一卷；光禄大夫《荀崧集》一卷，亡佚。

晋大將軍《温嶠集》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

晋侍中《孔坦集》十七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臧冲集》一卷，晋鎮南大將軍《應詹集》五卷，亡佚。

晋太僕卿《王嶠集》八卷南朝梁有衛尉《荀闓集》一卷，鎮北將軍《劉隗集》二卷；大司馬《陶侃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丞相《王導集》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晋太尉《郗鑒集》十卷録一卷。

晋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虞預集》十卷，録一卷；平越司馬《黄整集》十卷，録一卷。亡。

晋護軍長史《庾堅集》十三卷梁十卷，録一卷。

晋司空《庾冰集》七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晋給事中《庾闡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

晋著作郎《王隱集》十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梁五卷。

晋太常卿《殷融集》十卷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光禄大夫《諸葛恢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晋司空《何充集》四卷梁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武昌太守《徐彦則集》十卷，亡。

晋散騎常侍《王愆期集》七卷梁十卷，録一卷。又有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丹陽尹《劉惔集》二卷，録一卷；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

晋尚書令《顧和集》五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徵士《江惇集》三卷，録一卷；魏興太守《荀述集》一卷；平南將軍《賀翹集》五卷，《李軌集》八卷。亡。

晋《李充集》二十二卷梁十五卷，録一卷。

晋司徒《蔡謨集》十七卷梁四十三卷。

晋揚州刺史《殷浩集》四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吴興孝廉《鈕滔集》五卷，録一卷；宣城内史《劉系之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太尉《郗鑒集》十卷目録一卷。

晋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虞預集》十卷，目録一卷；平越司馬《黄整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護軍長史《庾堅集》十三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晋司空《庾冰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晋給事中《庾闡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晋著作郎《王隱集》十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晋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晋太常卿《殷融集》十卷南朝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光禄大夫《諸葛恢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晋司空《何充集》四卷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武昌太守《徐彦則集》十卷，亡佚。

晋散騎常侍《王愆期集》七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丹陽尹《劉惔集》二卷，目録一卷；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佚。

晋尚書令《顧和集》五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又有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徵士《江惇集》三卷，目録一卷；魏興太守《荀述集》一卷；平南將軍《賀翹集》五卷，《李軌集》八卷。亡佚。

晋《李充集》二十二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

晋司徒《蔡謨集》十七卷南朝梁時爲四十三卷。

晋揚州刺史《殷浩集》四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吴興孝廉《鈕滔集》五卷，目録一卷；宣城内史《劉系之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庾赤玉集》四卷

晉尋陽太守《庾統集》八卷梁有驃騎司馬《王修集》二卷，録一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録一卷；青州刺史《王洟集》二卷。亡。

晉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梁五卷，録一卷。

晉中書令《王洽集》五卷録一卷。梁有宜春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録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録一卷。亡。

晉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

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卷梁十卷。

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卷梁有録一卷。梁有高凉太守《楊方集》二卷，亡。

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録一卷。

晉征西將軍《張望集》十卷梁十二卷，録一卷。

晉餘姚令《孫統集》二卷梁九卷，録一卷。又有晉陵令《戴元集》三卷，録一卷，亡。

晉衛尉卿《孫綽集》十五卷梁二十五卷。

晉太常《江逌集》九卷梁有《謝沈集》十卷，亡。

晉《李顒集》十卷録一卷。

晉光禄勛《曹毗集》十卷梁十五卷，録一卷。又有郡主簿《王篋集》五卷，亡。

晉沙門《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劉彧集》十六卷，亡。

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梁八卷。又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護軍將軍《江虨集》五卷，録一卷。亡。

晉《范汪集》一卷梁十卷。

晉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梁又有《王度集》五卷，録一卷；中領軍《庾

《庾赤玉集》四卷

晉尋陽太守《庾統集》八卷南朝梁有驃騎司馬《王修集》二卷，目録一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目録一卷；青州刺史《王洟集》二卷。亡佚。

晉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

晉中書令《王洽集》五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宜春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目録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金紫光禄大夫《王羲之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南朝梁有高凉太守《楊方集》二卷，亡佚。

晉徵士《許詢集》三卷南朝梁時爲八卷，目録一卷。

晉征西將軍《張望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二卷，目録一卷。

晉餘姚令《孫統集》二卷南朝梁時爲九卷，目録一卷。又有晉陵令《戴元集》三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衛尉卿《孫綽集》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五卷。

晉太常《江逌集》九卷南朝梁有《謝沈集》十卷，亡佚。

晉《李顒集》十卷目録一卷。

晉光禄勛《曹毗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又有郡主簿《王篋集》五卷，亡佚。

晉沙門《支遁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三卷。又有《劉彧集》十六卷，亡佚。

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南朝梁時爲八卷。又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護軍將軍《江虨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范汪集》一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晉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南朝梁又有《王度集》五卷，目録一卷；中領軍《庾龢集》二卷，目録一

穌集》二卷，録一卷；將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吴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録一卷。亡。

晋大司馬《桓温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録一卷；豫章太守《車灌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梁五卷，録一卷，亡。

晋左光禄《王彪之集》二十卷梁有録一卷。

晋中書郎《郄超集》九卷梁十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固令《邵毅集》五卷，録一卷；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苻堅丞相《王猛集》九卷録一卷。梁有《顧夷集》五卷，散騎常侍《鄭襲集》四卷，撫軍掾《劉暢集》一卷，亡。

晋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梁有黄門郎《范啓集》四卷；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零陵太守《陶混集》七卷，海鹽令《祖撫集》三卷；吴興太守《殷康集》五卷，録一卷。亡。

晋太傅《謝安集》十卷梁十卷，録一卷。又有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録一卷；司徒左長史《劉衮集》三卷。亡。

晋御史中丞《孔欣時集》八卷梁七卷。

晋《伏滔集》十一卷并目録。梁五卷，録一卷。

晋滎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

晋秘書監《孫盛集》五卷殘缺。梁十卷，録一卷。

晋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晋黄門郎《顧淳集》一卷，尋陽太守《熊鳴鵠集》十卷，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録一卷；琅邪内史《袁質集》二卷，録一卷；太宰從事中郎《袁邵集》五卷，録一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録一卷；車騎將軍《謝頠集》十卷，

卷；將作大匠《喻希集》一卷；吴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大司馬《桓温集》十一卷南朝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目録一卷；豫章太守《車灌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左光禄《王彪之集》二十卷南朝梁時有目録一卷。

晋中書郎《郄超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固令《邵毅集》五卷，目録一卷；太學博士《滕輔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苻堅丞相《王猛集》九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顧夷集》五卷，散騎常侍《鄭襲集》四卷，撫軍掾《劉暢集》一卷，亡佚。

晋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南朝梁有黄門郎《范啓集》四卷；豫章太守《王恪集》十卷；零陵太守《陶混集》七卷，海鹽令《祖撫集》三卷；吴興太守《殷康集》五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太傅《謝安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目録一卷；司徒左長史《劉衮集》三卷。亡佚。

晋御史中丞《孔欣時集》八卷南朝梁時爲七卷。

晋《伏滔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

晋滎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

晋秘書監《孫盛集》五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晋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晋黄門郎《顧淳集》一卷，尋陽太守《熊鳴鵠集》十卷，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獻之集》十卷，目録一卷；琅邪内史《袁質集》二卷，目録一卷；太宰從事中郎《袁邵集》五卷，目録一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目録一卷；車騎將軍《謝頠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録一卷。亡。

晋新安太守《郄愔集》四卷殘缺。梁五卷。又有吴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亡。

晋太常卿《王珉集》十卷梁録一卷。

晋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梁有太宰長史《庾蒨集》二卷，大司馬參軍《庾悠之集》三卷，司徒右長史《庾凱集》二卷，亡。

晋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梁十卷。

晋聘士《殷叔獻集》四卷并目録。梁三卷，録一卷。

晋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録一卷。梁有晋北中郎參軍《蘇彦集》十卷；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録一卷；黄門郎《王徽之集》八卷；徵士《謝敷集》五卷，録一卷；太常卿《孔汪集》十卷，《陳統集》七卷，太常《王愷集》十五卷；右將軍《王忱集》五卷，録一卷；太常《殷允集》十卷。亡。

晋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録一卷。又有晋光禄大夫《孫廞集》十卷，尚書左丞《徐禪集》六卷，亡。

晋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并目録。梁二十卷，録一卷。

晋給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并目録。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晋冠軍將軍《張玄之集》五卷，録一卷；員外常侍《荀世之集》八卷，《袁山松集》十卷，黄門郎《魏逷之集》五卷，驃騎參軍《卞湛集》五卷；金紫光禄大夫《褚爽集》十六卷，録一卷。亡。

晋豫章太守《范寧集》十六卷梁有晋餘杭令《范弘之集》六卷，亡。

晋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并目録。梁十卷，録一卷，亡。

晋處士《薄蕭之集》九卷梁十卷。又有晋安北參軍《薄要集》九卷，《薄邕集》七卷；延陵令《唐邁之集》十一卷，

晋新安太守《郄愔集》四卷殘缺。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吴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亡佚。

晋太常卿《王珉集》十卷南朝梁有目録一卷。

晋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南朝梁有太宰長史《庾蒨集》二卷，大司馬參軍《庾悠之集》三卷，司徒右長史《庾凱集》二卷，亡佚。

晋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

晋聘士《殷叔獻集》四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三卷，目録一卷。

晋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晋北中郎參軍《蘇彦集》十卷；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目録一卷；黄門郎《王徽之集》八卷；徵士《謝敷集》五卷，目録一卷；太常卿《孔汪集》十卷，《陳統集》七卷，太常《王愷集》十五卷；右將軍《王忱集》五卷，目録一卷；太常《殷允集》十卷。亡佚。

晋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晋光禄大夫《孫廞集》十卷，尚書左丞《徐禪集》六卷，亡佚。

晋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晋給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晋冠軍將軍《張玄之集》五卷，目録一卷；員外常侍《荀世之集》八卷，《袁山松集》十卷，黄門郎《魏逷之集》五卷，驃騎參軍《卞湛集》五卷；金紫光禄大夫《褚爽集》十六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豫章太守《范寧集》十六卷南朝梁有晋餘杭令《范弘之集》六卷，亡佚。

晋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晋處士《薄蕭之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晋安北參軍《薄要集》九卷，《溥邕集》七卷；延陵令《唐邁之集》十一卷，目録一卷。亡佚。

録一卷。亡。

晉《孫恩集》五卷梁有晉殿中將軍《傅綽集》十五卷，驍騎將軍《弘戎集》十六卷，御史中丞《魏叔齊集》十五卷，司徒右長史《劉寧之集》五卷，亡。

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梁四卷。又有晉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太保《王恭集》五卷，録一卷；《殷覬集》十卷，録一卷。亡。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并目録。梁十卷，録一卷，亡。

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

晉《桓玄集》二十卷梁有晉丹陽尹《卞範之集》五卷，録一卷；光禄勛《卞承之集》十卷，録一卷。亡。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梁五卷。

晉司徒《王謐集》十卷録一卷。梁有晉光禄大夫《伏系之集》十卷，録一卷，亡。

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

晉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録一卷。

晉光禄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

晉通直常侍《顧愷之集》七卷梁二十卷。

晉太常卿《劉瑾集》九卷梁五卷。

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梁五卷。

晉秘書監《滕演集》十卷録一卷。

晉司徒長史《王誕集》二卷梁有晉太尉咨議《劉簡之集》十卷，亡。

晉丹陽太守《袁豹集》八卷梁十卷，録一卷。又有晉廬江太守《殷遵集》五卷，録一卷；興平令《荀軌集》五卷。亡。

晉西中郎長史《羊徽集》九卷梁十卷，録一卷。

晉國子博士《周祇集》十一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晉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録一卷；太常《傅迪集》十卷。

晉《孫恩集》五卷南朝梁有晉殿中將軍《傅綽集》十五卷，驍騎將軍《弘戎集》十六卷，御史中丞《魏叔齊集》十五卷，司徒右長史《劉寧之集》五卷，亡佚。

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南朝梁時爲四卷。又有晉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太保《王恭集》五卷，目録一卷；《殷覬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

晉《桓玄集》二十卷南朝梁有晉丹陽尹《卞範之集》五卷，目録一卷；光禄勛《卞承之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晉司徒《王謐集》十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晉光禄大夫《伏系之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

晉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目録一卷。

晉光禄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晉通直常侍《顧愷之集》七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晉太常卿《劉瑾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南朝梁時爲五卷。

晉秘書監《滕演集》十卷目録一卷。

晉司徒長史《王誕集》二卷南朝梁有晉太尉咨議《劉簡之集》十卷，亡佚。

晉丹陽太守《袁豹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晉廬江太守《殷遵集》五卷，目録一卷；興平令《荀軌集》五卷。亡佚。

晉西中郎長史《羊徽集》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晉國子博士《周祇集》十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晉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目録一卷；太常《傅迪集》十卷。亡佚。

亡。

晋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又有晋《韋公藝集》六卷，亡。

晋《毛伯成集》一卷

晋沙門《支曇諦集》六卷

晋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

晋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卷

晋《王茂略集》四卷

晋《曹毗集》四卷

晋《宗欽集》二卷梁有晋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太學博士《魏説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録一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録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徵士《周續之集》一卷，《孔瞻集》九卷。亡。

晋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梁有婦人晋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晋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晋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晋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晋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晋海西令劉臻妻《陳瑹集》七卷，晋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晋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晋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晋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晋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

《宋武帝集》十二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一卷，録一卷。又有《宋廢帝景和集》十卷，録一卷；《明帝集》三十三卷。亡。

宋《長沙王道憐集》十卷録一卷。梁有《宋臨川王道規集》四卷，録一卷，亡。

宋《臨川王義慶集》八卷

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録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宋《衡陽王義季集》十卷，録一卷。亡。

宋《南平王鑠集》五卷梁有宋

晋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三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又有晋《韋公藝集》六卷，亡佚。

晋《毛伯成集》一卷

晋沙門《支曇諦集》六卷

晋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

晋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卷

晋《王茂略集》四卷

晋《曹毗集》四卷

晋《宗欽集》二卷南朝梁有晋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太學博士《魏説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目録一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目録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徵士《周續之集》一卷，《孔瞻集》九卷。亡佚。

晋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南朝梁有婦人晋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晋武帝左九嬪集》四卷，晋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晋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晋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晋海西令劉臻妻《陳瑹集》七卷，晋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晋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晋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晋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晋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佚。

《宋武帝集》十二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宋文帝集》七卷南朝梁時爲十卷，亡佚。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三十一卷，目録一卷。又有《宋廢帝景和集》十卷，目録一卷；《明帝集》三十三卷。亡佚。

宋《長沙王道憐集》十卷目録一卷。南朝梁有《宋臨川王道規集》四卷，目録一卷，亡佚。

宋《臨川王義慶集》八卷

宋《江夏王義恭集》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宋《衡陽王義季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宋《南平王鑠集》五卷南朝梁有南朝宋《竟陵

《竟陵王誕集》二十卷，《建平王休度集》十卷，《新渝惠侯義宗集》十二卷，散騎常侍《祖柔之集》二十卷，亡。

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梁有宋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亡。

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并目録，梁十卷，録一卷。

宋《王叔之集》七卷梁十卷，録一卷。

宋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録一卷。

宋秘書監《盧繁集》一卷殘缺。梁十卷，録一卷。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録。梁十五卷，録一卷。

宋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梁十卷。

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并目録。梁十卷，録一卷。又有宋《王韶之集》二十四卷，亡。

宋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孫康集》十卷，左軍長史《范述集》三卷，亡。

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張野集》十卷，宋零陵令《陶階集》八卷，東莞太守《張元瑾集》八卷；光禄大夫《王曇首集》二卷，録一卷。亡。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宋中書郎《荀昶集》十四卷梁十五卷，録一卷。又有《卞伯玉集》五卷，録一卷；中散大夫《羊欣集》七卷。亡。

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録一卷。又有宋金紫光禄大夫《沈演集》十卷，廣平太守《范凱集》八卷，亡。

宋沙門《釋惠琳集》五卷梁九卷，録一卷。又有宋《范晏集》十四卷，亡。

宋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

王誕集》二十卷，《建平王休度集》十卷，《新渝惠侯義宗集》十二卷，散騎常侍《祖柔之集》二十卷，亡佚。

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南朝梁有南朝宋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亡佚。

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宋《王叔之集》七卷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宋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目録一卷。

宋秘書監《盧繁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

宋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宋太常卿《蔡廓集》九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宋《王韶之集》二十四卷，亡佚。

宋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孫康集》十卷，左軍長史《范述集》三卷，亡佚。

宋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張野集》十卷，宋零陵令《陶階集》八卷，東莞太守《張元瑾集》八卷；光禄大夫《王曇首集》二卷，目録一卷。亡佚。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宋中書郎《荀昶集》十四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卞伯玉集》五卷，目録一卷；中散大夫《羊欣集》七卷。亡佚。

宋司徒《王弘集》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又有南朝宋金紫光禄大夫《沈演集》十卷，廣平太守《范凱集》八卷，亡佚。

宋沙門《釋惠琳集》五卷南朝梁時爲九卷，目録一卷。又有南朝宋《范晏集》十四卷，亡佚。

宋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南朝梁時爲

梁五卷，録一卷。又有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亡。

宋臨川内史《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録一卷。

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又有義成太守《祖台之集》五卷，荆州西曹《孫詔集》十卷，《殷淳集》二卷，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國子博士《姚濤之集》二十卷，録一卷；《周祋集》十一卷。亡。

《殷闡之集》一卷

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梁十五卷。

宋徵士《雷次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録一卷。

宋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梁有宋南蠻主簿《衛令元集》八卷；《范曄集》十五卷，録一卷；撫軍諮議《范廣集》一卷；右光禄大夫《王敬弘集》五卷，録一卷；《任豫集》六卷。

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梁三十二卷，亡。

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宋光禄大夫《江湛集》四卷，録一卷。亡。

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録。梁十卷，録一卷。

宋秘書監《王微集》十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宋太子舍人《王僧謙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王僧綽集》一卷，征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魚復令《陳超之集》十卷，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亡。

宋員外郎《荀雍集》二卷梁四卷。又有宋國子博士《范演集》八卷，錢唐令《顧昱集》六卷，臨成令《韓濬之集》八卷，南陽太守《沈亮之集》七卷，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臨海太守《江玄叔集》四卷，尚書郎《劉馥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張演集》八卷，南昌令《蔡眇之集》三卷，太學博士《顧雅集》十三卷，巴東

五卷，目録一卷。又有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亡佚。

宋臨川内史《謝靈運集》十九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目録一卷。

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又有義成太守《祖台之集》五卷，荆州西曹《孫詔集》十卷，《殷淳集》二卷，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國子博士《姚濤之集》二十卷，目録一卷；《周祋集》十一卷。亡佚。

《殷闡之集》一卷

宋徵士《宗景集》十六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

宋徵士《雷次宗集》十六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九卷，目録一卷。

宋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南朝梁有南朝宋南蠻主簿《衛令元集》八卷；《范曄集》十五卷，目録一卷；撫軍諮議《范廣集》一卷；右光禄大夫《王敬弘集》五卷，目録一卷；《任豫集》六卷。

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南朝梁時爲三十二卷，亡佚。

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十三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南朝宋光禄大夫《江湛集》四卷，目録一卷。亡佚。

宋太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目録一卷。

宋秘書監《王微集》十卷南朝梁有目録一卷。又有南朝宋太子舍人《王僧謙集》二卷，金紫光禄大夫《王僧綽集》一卷，征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魚復令《陳超之集》十卷，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亡佚。

宋員外郎《荀雍集》二卷南朝梁時爲四卷。又有南朝宋國子博士《范演集》八卷，錢唐令《顧昱集》六卷，臨成令《韓濬之集》八卷，南陽太守《沈亮之集》七卷，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臨海太守《江玄叔集》四卷，尚書郎《劉馥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張演集》八卷，南昌令《蔡眇之集》三卷，太學博士《顧雅集》十三卷，巴東太守《孫仲之集》十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陸展集》九

太守《孫仲之集》十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陸展集》九卷，棘陽令《山謙之集》十二卷，廣州刺史《羊希集》九卷，員外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主客郎《羊崇集》六卷，太子舍人《孔景亮集》三卷，亡。

宋中書郎《袁伯文集》十一卷并目録。梁有宋丞相諮議《蔡超集》七卷，亡。

宋東中郎長史《孫緬集》八卷并目録。梁十一卷。又有宋《賀道養集》十卷，太子洗馬《謝登集》六卷，新安太守《張鏡集》十卷；兼中書舍人《褚詮之集》八卷，録一卷。亡。

宋特進《顔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顔延之逸集》一卷，亡。

宋東揚州刺史《顔竣集》十四卷并目録。

宋大司馬録事《顔測集》十一卷并目録。

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梁有録一卷。又有國子博士《羊戎集》十卷，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兖州別駕《范義集》十二卷，吴興太守《劉瑀集》七卷，本郡孝廉《劉氏集》九卷，亡。

宋會稽太守《張暢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四卷，録一卷。又有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

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梁十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

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六卷。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一卷。

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梁又有宋武陵太守《袁顗集》八卷，《荀欽明集》六卷，安北參軍《王詢之集》五卷，越騎校尉《戴法興集》四卷，亡。

宋黄門郎《虞通之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卷，棘陽令《山謙之集》十二卷，廣州刺史《羊希集》九卷，員外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主客郎《羊崇集》六卷，太子舍人《孔景亮集》三卷，亡佚。

宋中書郎《袁伯文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有南朝宋丞相諮議《蔡超集》七卷，亡佚。

宋東中郎長史《孫緬集》八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一卷。又有南朝宋《賀道養集》十卷，太子洗馬《謝登集》六卷，新安太守《張鏡集》十卷；兼中書舍人《褚詮之集》八卷，目録一卷。亡佚。

宋特進《顔延之集》二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三十卷。又有《顔延之逸集》一卷，亡佚。

宋東揚州刺史《顔竣集》十四卷并目録。

宋大司馬録事《顔測集》十一卷并目録。

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南朝梁有目録一卷。又有國子博士《羊戎集》十卷，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兖州別駕《范義集》十二卷，吴興太守《劉瑀集》七卷，本郡孝廉《劉氏集》九卷，亡佚。

宋會稽太守《張暢集》十二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四卷，目録一卷。又有宋司空《何尚之集》十卷，亡佚。

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南朝梁時爲十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卷，亡佚。

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六卷。

宋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并目録一卷。

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南朝梁又有宋武陵太守《袁顗集》八卷，《荀欽明集》六卷，安北參軍《王詢之集》五卷，越騎校尉《戴法興集》四卷，亡佚。

宋黄門郎《虞通之集》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宋司徒左長史《沈勃集》十五卷梁二十卷。

宋金紫光禄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又有宋金紫光禄大夫《謝協集》三卷，三巴校尉《張悦集》十一卷，揚州從事《賀頠集》十一卷，領軍長史《孔邁之集》八卷，撫軍參軍《賀弼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劉遂集》二卷，亡。

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

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梁六卷。又有宋武康令《沈懷遠集》十九卷，《裴駰集》六卷，删定郎《劉鯤集》五卷，宜都太守《費修集》十卷，亡。

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又有宋護軍司馬《孫勃集》六卷，右光禄大夫《張永集》十卷，陽羨令《趙繹集》十六卷，亡。

宋《庾蔚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又有太子中舍人徵不就《王素集》十六卷，亡。

宋豫章太守《劉愔集》八卷梁十卷。又有宋起部《費鏡運集》二十卷，光禄大夫《孫夐集》十一卷，太尉從事中郎《蔡頤集》三卷；司空《劉勔集》二十卷，録一卷；青州刺史《明僧暠集》十卷，吴興太守《蕭惠開集》七卷，《沈宗之集》十卷，大司農《張辯集》十六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瓚集》十五卷，録一卷；《郭坦之集》五卷，會稽主簿《辛湛之集》八卷，太子舍人《朱百年集》二卷，東海王常侍《鮑德遠集》六卷，會稽郡丞《張緩集》六卷。亡。

宋寧國令《劉蒼集》七卷

宋江州從事《吴邁遠集》一卷殘缺。梁八卷，亡。

宋宛朐令《湯惠休集》三卷梁四卷。又有南海太守《孫奉伯集》十卷，右將軍《成元範集》十卷，奉朝請《虞喜集》十一卷，延陵令《唐思賢集》十五卷，《戴凱之集》六卷，亡。

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并目録。

宋司徒左長史《沈勃集》十五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宋金紫光禄大夫《謝莊集》十九卷南朝梁時爲十五卷。又有南朝宋金紫光禄大夫《謝協集》三卷，三巴校尉《張悦集》十一卷，揚州從事《賀頠集》十一卷，領軍長史《孔邁之集》八卷，撫軍參軍《賀弼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劉遂集》二卷，亡佚。

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

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六卷。又有南朝宋武康令《沈懷遠集》十九卷，《裴駰集》六卷，删定郎《劉鯤集》五卷，宜都太守《費修集》十卷，亡佚。

宋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南朝宋護軍司馬《孫勃集》六卷，右光禄大夫《張永集》十卷，陽羨令《趙繹集》十六卷，亡佚。

宋《庾蔚之集》十六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又有太子中舍人徵不就《王素集》十六卷，亡佚。

宋豫章太守《劉愔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南朝宋起部《費鏡運集》二十卷，光禄大夫《孫夐集》十一卷，太尉從事中郎《蔡頤集》三卷；司空《劉勔集》二十卷，目録一卷；青州刺史《明僧暠集》十卷，吴興太守《蕭惠開集》七卷，《沈宗之集》十卷，大司農《張辯集》十六卷；金紫光禄大夫《王瓚集》十五卷，目録一卷；《郭坦之集》五卷，會稽主簿《辛湛之集》八卷，太子舍人《朱百年集》二卷，東海王常侍《鮑德遠集》六卷，會稽郡丞《張緩集》六卷。亡佚。

宋寧國令《劉蒼集》七卷

宋江州從事《吴邁遠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八卷，亡佚。

宋宛朐令《湯惠休集》三卷南朝梁時爲四卷。又有南海太守《孫奉伯集》十卷，右將軍《成元範集》十卷，奉朝請《虞喜集》十一卷，延陵令《唐思賢集》十五卷，《戴凱之集》六卷，亡佚。

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

梁九卷。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宫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

《齊文帝集》一卷殘缺。梁十一卷。又有齊《晋安王子懋集》四卷，録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

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梁又有齊聞喜公《蕭遥欣集》十一卷，領軍諮議《劉祥集》十卷，亡。

齊太宰《褚彦回集》十五卷梁又有齊黄門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中軍佐《鍾蹈集》十二卷；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録一卷。亡。

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梁六十卷。又有齊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謝瀹集》十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侍中《褚賁集》十二卷，徵士《劉虯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十卷，《顧歡集》三十卷，《劉瓛集》三十卷，射聲校尉《劉璡集》三卷，亡。

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梁十六卷。又有齊左侍郎《鮑鴻集》二十卷，録一卷；雍州秀才《韋瞻集》十卷；正員郎《劉懷慰集》十卷，録一卷；永嘉太守《江山圖集》十卷，驃騎記室參軍《荀憲集》十一卷。亡。

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梁十一卷。又有平陽令《韋沈集》十卷，車騎參軍《任文集》十一卷，《卞鑠集》十六卷，《婁幼瑜集》六十六卷，長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亡。

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謝朓逸集》一卷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

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梁十卷。又有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齊羽林監《庾韶集》十卷，黄門郎《王僧祐集》十卷；太常卿《劉悛集》二十卷，録一卷；秘書《王寂集》五卷。亡。

齊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

九卷。又有婦人《牽氏集》一卷，宋後宫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佚。

《齊文帝集》一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一卷。又有齊時《晋安王子懋集》四卷，目録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佚。

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南朝梁又有南朝齊聞喜公《蕭遥欣集》十一卷，領軍諮議《劉祥集》十卷，亡佚。

齊太宰《褚彦回集》十五卷南朝梁又有南朝齊黄門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中軍佐《鍾蹈集》十二卷；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目録一卷。亡佚。

齊太尉《王儉集》五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六十卷。又有南朝齊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謝瀹集》十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侍中《褚賁集》十二卷，徵士《劉虯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十卷，《顧歡集》三十卷，《劉瓛集》三十卷，射聲校尉《劉璡集》三卷，亡佚。

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六卷。又有南朝齊左侍郎《鮑鴻集》二十卷，目録一卷；雍州秀才《韋瞻集》十卷；正員郎《劉懷慰集》十卷，目録一卷；永嘉太守《江山圖集》十卷，驃騎記室參軍《荀憲集》十一卷。亡佚。

齊前軍參軍《虞羲集》九卷殘缺。南朝梁時爲十一卷。又有平陽令《韋沈集》十卷，車騎參軍《任文集》十一卷，《卞鑠集》十六卷，《婁幼瑜集》六十六卷，長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亡佚。

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謝朓逸集》一卷南朝梁又有《王巾集》十一卷，亡佚。

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又有南朝齊羽林監《庾韶集》十卷，黄門郎《王僧祐集》十卷；太常卿《劉悛集》二十卷，目録一卷；秘書《王寂集》五卷。亡佚。

齊金紫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卷

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梁十卷。

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梁七卷。又有侍中《劉暄集》一十一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吏部郎《劉瑱集》十卷，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亡。

齊侍中《袁彖集》五卷并録。

齊中書郎《江奐集》九卷并録。

齊平西諮議《宗躬集》十三卷

齊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

《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二卷。

《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

《梁武帝雜文集》九卷

《梁武帝别集目録》二卷

《梁武帝净業賦》三卷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録。

《梁元帝集》五十二卷

《梁元帝小集》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梁有梁《安成王集》三十卷，亡。

梁《岳陽王詧集》十卷

《梁王蕭歸集》十卷

梁《邵陵王綸集》六卷

梁《武陵王紀集》八卷

梁《蕭琮集》七卷梁又有《安成煬王集》五卷，亡。

梁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并録。

梁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并録。梁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

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梁二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并録。

齊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南朝梁時爲七卷。又有侍中《劉暄集》十一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吏部郎《劉瑱集》十卷，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亡佚。

齊侍中《袁彖集》五卷并目録。

齊中書郎《江奐集》九卷并目録。

齊平西諮議《宗躬集》十三卷

齊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

《梁武帝集》二十六卷南朝梁時爲三十二卷。

《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

《梁武帝雜文集》九卷

《梁武帝别集目録》二卷

《梁武帝净業賦》三卷

《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并目録。

《梁元帝集》五十二卷

《梁元帝小集》十卷

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南朝梁有梁《安成王集》三十卷，亡佚。

梁《岳陽王詧集》十卷

《梁王蕭歸集》十卷

梁《邵陵王綸集》六卷

梁《武陵王紀集》八卷

梁《蕭琮集》七卷南朝梁又有《安成煬王集》五卷，亡佚。

梁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并目録。

梁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佚。

梁金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九卷南朝梁時爲二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并目録。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梁有晉安太守《謝纂集》十卷，撫軍將軍《柳惔集》二十卷，中護軍《柳惲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書令《柳忱集》十三卷，義興郡丞《何倜集》三卷，撫軍中兵參軍《韋温集》十卷，鎮西録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馬《劉苞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亡。

梁特進《沈約集》一百一卷并録。梁又有《謝綽集》十一卷，亡。

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

梁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梁有秘書張纘《金河集》六十卷，《劉敲集》八卷，玄貞處士《劉訏集》一卷，亡。

梁《蕭洽集》二卷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

《陶弘景内集》十五卷

梁徵士《魏道微集》三卷

梁黄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梁南徐州治中《王冏集》三卷

梁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

梁奉朝請《吴均集》二十卷

梁光禄大夫《庾曇隆集》十卷并録。

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徐勉後集》十六卷并序録。

梁吏部郎《王錫集》七卷并録。

梁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

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梁仁威府長史《司馬褧集》九卷

梁《蕭子暉集》九卷

梁始興内史《蕭子範集》十三卷

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南朝梁有晉安太守《謝纂集》十卷，撫軍將軍《柳惔集》二十卷，中護軍《柳惲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書令《柳忱集》十三卷，義興郡丞《何倜集》三卷，撫軍中兵參軍《韋温集》十卷，鎮西録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馬《劉苞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亡佚。

梁特進《沈約集》一百零一卷并目録。南朝梁又有《謝綽集》十一卷，亡佚。

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

梁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南朝梁有秘書張纘《金河集》六十卷，《劉敲集》八卷，玄貞處士《劉訏集》一卷，亡佚。

梁《蕭洽集》二卷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

《陶弘景内集》十五卷

梁徵士《魏道微集》三卷

梁黄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梁南徐州治中《王冏集》三卷

梁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

梁奉朝請《吴均集》二十卷

梁光禄大夫《庾曇隆集》十卷并目録。

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

《徐勉後集》十六卷并序録。

梁吏部郎《王錫集》七卷并目録。

梁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

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梁仁威府長史《司馬褧集》九卷

梁《蕭子暉集》九卷

梁始興内史《蕭子範集》十三卷

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梁鎮西府記室《鮑畿集》八卷
梁尚書祠部郎《虞皭集》十卷
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
梁《蕭幾集》二卷
梁東陽郡丞《謝瑱集》八卷
梁通直郎《謝琛集》五卷
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梁有安西記室《劉緩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
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
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梁東陽太守《王揖集》五卷
梁黄門郎《陸雲公集》十卷
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
梁征西府長史《楊眺集》十一卷并録。
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并録。
王筠《中書集》十一卷并録。
王筠《臨海集》十一卷并録。
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録。
王筠《尚書集》九卷并録。
梁西昌侯《蕭深藻集》四卷并録。
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
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并録。
梁尚書僕射《張綰集》十一卷并録。
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
《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
梁豫章世子侍讀《謝郁集》五卷
梁安成蕃王《蕭欣集》十卷
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
梁護軍將軍《甄玄成集》十卷并

梁鎮西府記室《鮑幾集》八卷
梁尚書祠部郎《虞皭集》十卷
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
梁《蕭幾集》二卷
梁東陽郡丞《謝瑱集》八卷
梁通直郎《謝琛集》五卷
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南朝梁有安西記室《劉緩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佚。
梁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
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梁東陽太守《王揖集》五卷
梁黄門郎《陸雲公集》十卷
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
梁征西府長史《楊眺集》十一卷并目録。
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并目録。
王筠《中書集》十一卷并目録。
王筠《臨海集》十一卷并目録。
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目録。
王筠《尚書集》九卷并目録。
梁西昌侯《蕭深藻集》四卷并目録。
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
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并目録。
梁尚書僕射《張綰集》十一卷并目録。
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
《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
梁豫章世子侍讀《謝郁集》五卷
梁安成蕃王《蕭欣集》十卷
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
梁護軍將軍《甄玄成集》十卷并目録。

録。

梁散騎常侍《沈君游集》十三卷

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

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

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

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後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

後魏散騎常侍《温子昇集》三十九卷

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

北齊尚書僕射《魏收集》六十八卷

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後周《明帝集》九卷

後周《趙王集》八卷

後周《滕簡王集》八卷

後周儀同《宗懔集》十二卷并録。

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録。

後周少傅《蕭撝集》十卷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録。

《陳後主集》三十九卷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陳大匠卿《杜之偉集》十二卷

陳金紫光禄大夫《周弘讓集》九卷

陳《周弘讓後集》十二卷

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陳《沈炯後集》十三卷

梁散騎常侍《沈君游集》十三卷

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梁武帝蕭衍的女兒。

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

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

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後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

後魏散騎常侍《温子昇集》三十九卷

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

北齊尚書僕射《魏收集》六十八卷

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後周《明帝集》九卷

後周《趙王集》八卷

後周《滕簡王集》八卷

後周儀同《宗懔集》十二卷并目録。

後周沙門《釋亡名集》十卷

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目録。

後周少傅《蕭撝集》十卷

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目録。

《陳後主集》三十九卷

《陳後主沈后集》十卷

陳大匠卿《杜之偉集》十二卷

陳金紫光禄大夫《周弘讓集》九卷

陳《周弘讓後集》十二卷

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陳《沈炯後集》十三卷

陳沙門《釋標集》二卷
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
陳沙門《釋瑗集》六卷
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
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
陳沙門《策上人集》五卷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陳右衛將軍《張式集》十四卷
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陳司農卿《陸琰集》二卷
陳少府卿《陸玠集》十卷
陳光禄卿《陸瑜集》十一卷并録。
陳護軍將軍《蔡景歷集》五卷
陳沙門《釋暠集》六卷
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陳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
陳著作佐郎《張仲簡集》一卷
《煬帝集》五十五卷
《王祐集》一卷
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
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
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
太尉《楊素集》十卷
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
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
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
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
秘書監《柳䛒集》五卷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
著作郎《魏彦深集》三卷
著作郎《諸葛穎集》十四卷
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

陳沙門《釋標集》二卷
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
陳沙門《釋瑗集》六卷
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
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
陳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
陳沙門《策上人集》五卷
陳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陳右衛將軍《張式集》十四卷
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陳司農卿《陸琰集》二卷
陳少府卿《陸玠集》十卷
陳光禄卿《陸瑜集》十一卷并目録。
陳護軍將軍《蔡景歷集》五卷
陳沙門《釋暠集》六卷
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陳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
陳著作佐郎《張仲簡集》一卷
《煬帝集》五十五卷
《王祐集》一卷
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
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
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
太尉《楊素集》十卷
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
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
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
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
秘書監《柳䛒集》五卷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
著作郎《魏彦深集》三卷
著作郎《諸葛穎集》十四卷
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

著作郎《王冑集》十卷

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并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絶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摯虞撰。

《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撰。

《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

《續文章流別》三卷孔甯撰。

《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

《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

《集林鈔》十一卷

《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

《集略》二十卷

《撰遺》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

《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

《文苑》一百卷孔逭撰。

《文苑鈔》三十卷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詞林》五十八卷

《文海》五十卷

《吴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漢書文府》三卷，亡。

著作郎《王冑集》十卷

以上列舉圖書四百三十七部，共四千三百八十一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別集的名稱，大概是東漢時期首創的。自從屈原以來，能文之人多了，但他們的志向不同，風度氣質也大不相同。後世的君子，想仔細察看他們的體裁格式，從而窺見他們的心靈，因此分別集聚起來，稱之爲集。喜好文辭的人景仰向往，都自己加以記載，成爲圖書的一大類。年代遷移變化，也稍有遺失散佚。其中高雅不俗的文辭，基本上全都留存下來，現按照它們的先後順序，排列在這裏。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南朝梁時爲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摯虞撰。

《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撰。

《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

《續文章流別》三卷孔甯撰。

《集苑》四十五卷南朝梁時爲六十卷。

《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南朝梁時爲二百卷。

《集林鈔》十一卷

《集鈔》十卷沈約撰。南朝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佚。

《集略》二十卷

《撰遺》六卷南朝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佚。

《翰林論》三卷李充撰。南朝梁時爲五十四卷。

《文苑》一百卷孔逭撰。

《文苑鈔》三十卷

《文選》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詞林》五十八卷

《文海》五十卷

《吴朝士文集》十卷南朝梁時爲十三卷。又有《漢書文府》三卷，亡佚。

《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録雜文》八卷，謝沈撰，又《名士雜文》八卷，亡。

《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

《婦人集鈔》二卷

《雜文》十六卷爲婦人作。

《文選音》三卷蕭該撰。

《文心彫龍》十卷梁兼東宫通事舍人劉勰撰。

《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吴郡功曹張防撰。亡。

《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樂器賦》十卷；《伎藝賦》六卷。亡。

《賦集鈔》一卷

《賦集》八十六卷後魏秘書丞崔浩撰。

《續賦集》十九卷殘缺。

《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

《皇德瑞應賦頌》一卷梁十六卷。

《五都賦》六卷并録。張衡及左思撰。

《雜都賦》十一卷梁《雜賦》十六卷。又《東都賦》一卷，孔逭作；《二京賦音》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風賦》七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二卷，晋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十卷，《乘輿赭白馬》二卷。亡。

《述征賦》一卷

《神雀賦》一卷後漢傅毅撰。

《雜賦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傅巽注《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晋侍中劉逵、晋懷令衛權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

《巾箱集》七卷南朝梁有《文章志録雜文》八卷，謝沈撰，又有《名士雜文》八卷，亡佚。

《婦人集》二十卷南朝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佚。

《婦人集鈔》二卷

《雜文》十六卷爲婦人作。

《文選音》三卷蕭該撰。

《文心彫龍》十卷南朝梁兼東宫通事舍人劉勰撰。

《文章始》一卷姚察撰。南朝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吴郡功曹張防撰。亡佚。

《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南朝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南朝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南朝宋明帝劉彧撰；《樂器賦》十卷；《伎藝賦》六卷。亡佚。

《賦集鈔》一卷

《賦集》八十六卷北魏秘書丞崔浩撰。

《續賦集》十九卷殘缺。

《歷代賦》十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皇德瑞應賦頌》一卷南朝梁時爲十六卷。

《五都賦》六卷并目録。張衡及左思撰。

《雜都賦》十一卷南朝梁有《雜賦》十六卷。又有《東都賦》一卷，孔逭作；《二京賦音》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風賦》七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二卷，晋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十卷，《乘輿赭白馬》二卷。亡佚。

《述征賦》一卷

《神雀賦》一卷東漢傅毅撰。

《雜賦注本》三卷南朝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傅巽注《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晋侍中劉逵、晋懷令衛權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木玄虚《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佚。

濟注木玄虚《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

《獻賦》十八卷

《圍碁賦》一卷梁武帝撰。

《觀象賦》一卷

《洛神賦》一卷孫壑注。

《枕賦》一卷張君祖撰。

《二都賦音》一卷李軌撰。

《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

《大隋封禪書》一卷

《上封禪書》二卷梁有《雜封禪文》八卷，《秦帝刻石文》一卷，宋會稽太守褚淡撰，亡。

《集雅篇》五卷

《靖恭堂頌》一卷晋涼王李暠撰。梁有《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又《詩集》百卷，并例、録二卷，顔峻撰；《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二晋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

《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録一卷，謝靈運撰，亡。

《古詩集》九卷

《六代詩集鈔》四卷梁有《雜言詩鈔》五卷，謝朏撰，亡。

《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

《今詩英》八卷

《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

《詩纘》十三卷

《衆詩英華》一卷

《詩類》六卷

《獻賦》十八卷

《圍碁賦》一卷南朝梁武帝蕭衍撰。

《觀象賦》一卷

《洛神賦》一卷孫壑注。

《枕賦》一卷張君祖撰。

《二都賦音》一卷李軌撰。

《百賦音》十卷南朝宋御史褚詮之撰。南朝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佚。

《大隋封禪書》一卷

《上封禪書》二卷南朝梁有《雜封禪文》八卷，《秦帝刻石文》一卷，宋會稽太守褚淡撰，亡佚。

《集雅篇》五卷

《靖恭堂頌》一卷晋涼王李暠撰。南朝梁有《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佚。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南朝梁時爲五十一卷。又有南朝宋侍中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又《詩集》百卷，并體例、目録二卷，顔峻撰；《詩集》四十卷，南朝宋明帝劉彧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二晋雜詩》二十卷；《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詩鈔》十卷。亡佚。

《詩集鈔》十卷謝靈運撰。南朝梁有《雜詩鈔》十卷，目録一卷，謝靈運撰，亡佚。

《古詩集》九卷

《六代詩集鈔》四卷南朝梁有《雜言詩鈔》五卷，謝朏撰，亡佚。

《詩英》九卷謝靈運集。南朝梁時爲十卷。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佚。

《今詩英》八卷

《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詩纘》十三卷

《衆詩英華》一卷

《詩類》六卷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百志詩》九卷干寶撰。梁五卷。又有《古遊仙詩》一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百一詩》二卷，晉蜀郡太守李彪撰。亡。

齊《釋奠會詩》一十卷

《齊讌會詩》十七卷

《青溪詩》三十卷齊宴會作。梁有魏、晉、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

《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録。梁蕭淑撰。

《百國詩》四十三卷

《文林館詩府》八卷後齊文林館作。

《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

《古樂府》八卷

《文會詩》三卷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

《五岳七星廻文詩》一卷梁有《雜詩圖》一卷，亡。

《毛伯成詩》一卷伯成，東晉征西參軍。

《春秋寶藏詩》四卷張貼撰。

《江淹擬古》一卷羅潛注。

《樂府歌辭鈔》一卷

《歌録》十卷

《古歌録鈔》二卷

《晉歌章》八卷梁十卷。

《吳聲歌辭曲》一卷梁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讌樂歌辭》七卷，《晉歌章》十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讌樂歌辭》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張湛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録》六卷，《奏鞞鐸

《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百志詩》九卷干寶撰。南朝梁時爲五卷。又有《古遊仙詩》一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百一詩》二卷，晉蜀郡太守李彪撰。亡佚。

齊《釋奠會詩》十卷

《齊讌會詩》十七卷

《青溪詩》三十卷南朝齊宴會作。南朝梁有三國魏、晉、南朝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佚，今略其數。

《西府新文》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蕭淑撰。

《百國詩》四十三卷

《文林館詩府》八卷後齊文林館作。

《詩評》三卷鍾嶸撰，或稱《詩品》。

《古樂府》八卷

《文會詩》三卷南朝陳仁威記室徐伯陽撰。

《五岳七星廻文詩》一卷南朝梁有《雜詩圖》一卷，亡佚。

《毛伯成詩》一卷毛伯成，是東晉征西參軍。

《春秋寶藏詩》四卷張貼撰。

《江淹擬古》一卷羅潛注。

《樂府歌辭鈔》一卷

《歌録》十卷

《古歌録鈔》二卷

《晉歌章》八卷南朝梁時爲十卷。

《吳聲歌辭曲》一卷南朝梁時爲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讌樂歌辭》七卷，《晉歌章》十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讌樂歌辭》十卷，荀勗撰；《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張湛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録》六卷，《奏鞞鐸舞曲》二卷，《管絃録》一卷，《伎録》一卷；《太樂備問鍾鐸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廻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廻

舞曲》二卷，《管絃録》一卷，《伎録》一卷；《太樂備問鍾鐸律奏舞歌》四卷，郝生撰；《廻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廻文詩》八卷；《織錦廻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樂府、宴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録》，凡十部。

《陳郊廟歌辭》三卷并録。徐陵撰。

《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

《樂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馬殷僧首撰。

《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湛撰。録一卷。梁有《箴集》十六卷，《雜誡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銘集》十一卷，又陸少玄撰《佛像雜銘》十三卷，釋僧祐撰《箴器雜銘》五卷，亡。

《衆賢誡集》十卷殘缺。梁有《誡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誡》三卷，王誕撰；《雜家誡》七卷，《諸家雜誡》九卷，《集誡》二十二卷。亡。

《諸葛武侯誡》一卷、《女誡》一卷

《女誡》一卷曹大家撰。

《女鑒》一卷梁有《女訓》十六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并録。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

《娣姒訓》一卷馮少胄撰。

《貞順志》一卷

《讚集》五卷謝莊撰。

《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贊。梁五十卷。又有《誄集》十五卷，謝莊撰，亡。

《七集》十卷謝靈運集。

《七林》十卷梁十二卷，録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

《七悟》一卷顔之推撰。梁有《弔

文詩》八卷；《織錦廻文詩》一卷，苻堅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有鼓吹、清商、樂府、宴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録》，共十部。

《陳郊廟歌辭》三卷并目録。徐陵撰。

《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

《樂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馬殷僧首撰。

《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湛撰。目録一卷。南朝梁有《箴集》十六卷，《雜誡箴》二十四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銘集》十一卷，又陸少玄撰《佛像雜銘》十三卷，釋僧祐撰《箴器雜銘》五卷，亡佚。

《衆賢誡集》十卷殘缺。南朝梁有《誡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誡》三卷，王誕撰；《雜家誡》七卷，《諸家雜誡》九卷，《集誡》二十二卷。亡佚。

《諸葛武侯誡》一卷、《女誡》一卷

《女誡》一卷曹大家撰。

《女鑒》一卷南朝梁有《女訓》十六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并目録。南朝梁時爲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

《娣姒訓》一卷馮少胄撰。

《貞順志》一卷

《讚集》五卷謝莊撰。

《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三國魏陳思王曹植贊。南朝梁時爲五十卷。又有《誄集》十五卷，謝莊撰，亡佚。

《七集》十卷謝靈運集。

《七林》十卷南朝梁時爲十二卷，目録二卷。卞景撰。南朝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佚。

《七悟》一卷顔之推撰。南朝梁有《弔文集》六

文集》六卷，録一卷；《弔文》二卷。亡。

《碑集》二十九卷

《雜碑集》二十九卷

《雜碑集》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衆僧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

《設論集》二卷劉楷撰。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客難集》二十卷。亡。

《論集》七十三卷

《雜論》十卷

《明真論》一卷晉兖州刺史宗岱撰。

《東西晉興亡論》一卷

《陶神論》五卷

《正流論》一卷

《黄芳引連珠》一卷

《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梁邵陵王綸注。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陸緬注。梁有《設倫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連珠》一卷，陸機撰，何承天注；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梁代雜文》三卷

《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後周獸門學士宗幹撰。

《魏朝雜詔》二卷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

《録魏吴二志詔》二卷梁有《三國詔誥》十卷，亡。

《晉咸康詔》四卷

《晉朝雜詔》九卷梁有《晉雜詔》

卷，目録一卷；《弔文》二卷。亡佚。

《碑集》二十九卷

《雜碑集》二十九卷

《雜碑集》二十二卷南朝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南朝梁元帝蕭繹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陳勰撰；《碑文》十卷，車灌撰；又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桓宣武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荆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處碑》一卷，《太原王氏家碑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祭文》六卷；《衆僧行狀》四十卷，釋僧祐撰。亡佚。

《設論集》二卷劉楷撰。南朝梁有《設論集》三卷，東晉人撰；《客難集》二十卷。亡佚。

《論集》七十三卷

《雜論》十卷

《明真論》一卷晉兖州刺史宗岱撰。

《東西晉興亡論》一卷

《陶神論》五卷

《正流論》一卷

《黄芳引連珠》一卷

《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南朝梁邵陵王蕭綸注。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陸緬注。南朝梁有《設倫連珠》十卷，謝靈運撰《連珠集》五卷，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有《連珠》一卷，陸機撰，何承天注；又有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佚。

《梁代雜文》三卷

《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北周獸門學士宗幹撰。

《魏朝雜詔》二卷南朝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佚。

《録魏吴二志詔》二卷南朝梁有《三國詔誥》十卷，亡佚。

《晉咸康詔》四卷

《晉朝雜詔》九卷南朝梁有《晉雜詔》一百卷，

百卷，録一卷。又有《晋雜詔》二十八卷，録一卷；又《晋詔》六十卷，《晋文王》、《武帝雜詔》十二卷。亡。

《録晋詔》十四卷梁有《晋武帝詔》十二卷，《成帝詔草》十七卷，《康帝詔草》十卷，《建元直詔》三卷，《永和副詔》九卷，《升平、隆和、興寧副詔》十卷，《泰元、咸寧、寧康副詔》二十二卷，《隆安直詔》五卷，《元興大亨副詔》三卷，亡。

《晋義熙詔》十卷梁有《義熙副詔》十卷，《義熙以來至于大明詔》三十卷，《晋宋雜詔》四卷；又《晋宋雜詔》八卷，王韶之撰；又《雜詔》十四卷，《班五條詔》十卷。亡。

《宋永初雜詔》十三卷梁有《詔集》百卷，起漢訖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詔》三卷，《永初已來中書雜詔》二十卷。亡。

《宋孝建詔》一卷梁有《宋景平詔》三卷，亡。

《宋元嘉副詔》十五卷梁有《宋元嘉詔》六十二卷，又《宋孝武詔》五卷，《宋大明詔》七十卷，《宋永光、景和詔》五卷，《宋泰始、泰豫詔》二十二卷，《宋義嘉僞詔》一卷，《宋元徽詔》十三卷，《宋昇明詔》四卷，亡。

《齊雜詔》十卷

《齊中興二年詔》三卷梁有《齊建元詔》五卷，《永明詔》三卷，《武帝中詔》十卷，《齊隆昌、延興、建武詔》九卷，《齊建武二年副詔》九卷，《梁天監元年至七年詔》十二卷，《天監九年、十年詔》二卷，亡。

《後魏詔集》十六卷

《後周雜詔》八卷

《雜詔》八卷

《雜赦書》六卷

《陳天嘉詔草》三卷

《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

《皇朝詔集》九卷

《皇朝陳事詔》十三卷梁有《雜九

目録一卷。又有《晋雜詔》二十八卷，目録一卷；又《晋詔》六十卷，《晋文王》、《武帝雜詔》十二卷。亡佚。

《録晋詔》十四卷南朝梁有《晋武帝詔》十二卷，《成帝詔草》十七卷，《康帝詔草》十卷，《建元直詔》三卷，《永和副詔》九卷，《升平、隆和、興寧副詔》十卷，《泰元、咸寧、寧康副詔》二十二卷，《隆安直詔》五卷，《元興大亨副詔》三卷，亡佚。

《晋義熙詔》十卷南朝梁有《義熙副詔》十卷，《義熙以來至于大明詔》三十卷，《晋宋雜詔》四卷；又《晋宋雜詔》八卷，王韶之撰；又《雜詔》十四卷，《班五條詔》十卷。亡佚。

《宋永初雜詔》十三卷南朝梁有《詔集》一百卷，起漢訖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令》五卷，《永初二年五年詔》三卷，《永初已來中書雜詔》二十卷。亡佚。

《宋孝建詔》一卷南朝梁有《宋景平詔》三卷，亡佚。

《宋元嘉副詔》十五卷南朝梁有《宋元嘉詔》六十二卷，又有《宋孝武詔》五卷，《宋大明詔》七十卷，《宋永光、景和詔》五卷，《宋泰始、泰豫詔》二十二卷，《宋義嘉僞詔》一卷，《宋元徽詔》十三卷，《宋昇明詔》四卷，亡佚。

《齊雜詔》十卷

《齊中興二年詔》三卷南朝梁有《齊建元詔》五卷，《永明詔》三卷，《武帝中詔》十卷，《齊隆昌、延興、建武詔》九卷，《齊建武二年副詔》九卷，《梁天監元年至七年詔》十二卷，《天監九年、十年詔》二卷，亡佚。

《後魏詔集》十六卷

《後周雜詔》八卷

《雜詔》八卷

《雜赦書》六卷

《陳天嘉詔草》三卷

《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

《皇朝詔集》九卷

《皇朝陳事詔》十三卷南朝梁有《雜九錫文》四

錫文》四卷，亡。

《上法書表》一卷虞和撰。

《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撰。梁有《漢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魏雜事》七卷，《晋諸公奏》十一卷，《雜表奏駁》三十五卷，《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晋金紫光禄大夫周閔奏事》四卷，《晋中丞劉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馬無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諸彈事》等十四部。亡。

《雜露布》十二卷梁有《雜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

《山公啓事》三卷

《范寧啓事》三卷梁十卷。梁有《雜薦文》十二卷，《薦文集》七卷，亡。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雜集》一卷殷仲堪撰。

《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

《政道集》十卷

《書集》八十八卷晋散騎常侍王履撰。梁八十卷，亡。

《書林》十卷

《雜逸書》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書》一卷，葛洪撰；《蔡司徒書》三卷，蔡謨撰；《前漢雜筆》十卷，《吴晋雜筆》九卷，《吴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書》八卷，晋左將軍《王鎮惡與劉丹陽書》一卷，亡。

《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

《高澄與侯景書》一卷

《策集》一卷殷仲堪撰。

《策集》六卷梁有《孝秀對策》十二卷，亡。

《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

《誹諧文》三卷

《誹諧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續

卷，亡佚。

《上法書表》一卷虞和撰。

《梁中表》十一卷南朝梁邵陵王撰。南朝梁有《漢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魏雜事》七卷，《晋諸公奏》十一卷，《雜表奏駁》三十五卷，《漢丞相匡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晋金紫光禄大夫周閔奏事》四卷，《晋中丞劉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馬無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諸彈事》等十四部。亡佚。

《雜露布》十二卷南朝梁有《雜檄文》十七卷，《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亡佚。

《山公啓事》三卷

《范寧啓事》三卷南朝梁時爲十卷。南朝梁有《雜薦文》十二卷，《薦文集》七卷，亡佚。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雜集》一卷殷仲堪撰。

《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啓》九卷

《政道集》十卷

《書集》八十八卷晋散騎常侍王履撰。南朝梁時爲八十卷，亡佚。

《書林》十卷

《雜逸書》六卷南朝梁時爲二十二卷。徐爰撰。《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書》一卷，葛洪撰；《蔡司徒書》三卷，蔡謨撰；《前漢雜筆》十卷，《吴晋雜筆》九卷，《吴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書》八卷，晋左將軍《王鎮惡與劉丹陽書》一卷，亡佚。

《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

《高澄與侯景書》一卷

《策集》一卷殷仲堪撰。

《策集》六卷南朝梁有《孝秀對策》十二卷，亡佚。

《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

《誹諧文》三卷

《誹諧文》十卷袁淑撰。南朝梁有《續誹諧文集》

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

《法集》百七卷梁沙門釋寶唱撰。

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晋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别》。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奥，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咏，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艶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晋氏，見稱潘、陸，并黼藻相輝，宫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焕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宫，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雕琢

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撰；《博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佚。

《法集》一百零七卷南朝梁沙門釋寶唱撰。

以上圖書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總集，漢獻帝建安年間之後，辭章文賦逐漸繁複，各家的文集，越來越多，晋代摯虞，苦於讀者翻檢勞累，於是取其精粹，删其繁雜，自詩賦以下，分門别類，予以合編，稱之爲《流别》。此後文集總抄，創作者繼承法軌，作文的人，把它作爲奥秘，都取法於它。現按時間先後加以排列，并加以解釋評論，彙集在此篇。

集共有五百五十四種，六千六百二十二卷。總計亡佚圖書，共一千一百四十六種，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卷。

文章，是用來申明言語的。古時候登高處能作賦文，遇山川能寫祭文，臨戰事能作誓文，逢喪事能作誄文，製作器物能作銘文的人，就可以憑此而做大夫。是因爲他能因依物事而儘量施展言辭，情性靈透没有阻礙。唐歌、虞咏，商頌、周雅，依據情感叙説事物，繁複雜亂，互相繼承，從此以後，爲文之道更加繁雜。世間風俗有澆薄淳樸的不同，時代有安定混亂的變化，文章體裁遷移變化，邪正不同。宋玉、屈原，在南楚激發清麗的風氣，嚴君平、鄒陽、枚乘、司馬相如在長安鋪陳華麗的辭藻，張衡在洛陽光彩照人，王粲在漳水、滏水之間超群出衆。到了晋代，潘岳、陸機被人稱揚，其華麗的辭藻互相輝映，優美的節奏交替而起，清新的文辭鏤於金石，精深的義理上薄雲天。晋懷帝永嘉年間以後，玄談之風興起，用辭大多平實清淡，文章缺少風骨氣力。往下到了東晋，不能承受它的弊害。宋、齊時期，直到梁代初年，謝靈運以情趣高雅稱奇，顔延年以錯綜變化爲美，謝脁辭藻華

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宫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内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麗，沈約文辭豐富，光輝燦爛，富有文采，文章義理值得一看。梁簡文帝在東宫做太子的時候，也喜好文章辭賦，文句清新，格式工巧，辭藻華麗，但内容祇是關涉宫闈思情的淫辭艷曲。後來喜歡多事的人，依次仿照學習，朝野間創作的人非常多，號稱宫體。放蕩不止，一直到滅亡。陳代繼承了它，未能全部改變這一文風。至於中原地區則連年戰亂，文章之道終結。北魏文帝，稍稍仿效綴辭成文，但没能改變風俗，一例淳粹古樸。北齊建都漳水之濱，擅長文辭的人間或出現，堆叠辭句，紛紜興盛，連續不斷，清麗的文辭高雅的情趣，則未聞知。北周開始創立的時候，兵器没有收集，戰事還没停止，君臣合力，一心從事統治之事，風流文雅之事，則尚無暇顧及。後來向南平定漢水、沔水地區，向東平定河朔地區，到了隋朝，天下統一，采擇荆南的杞梓，收羅會稽的箭竹，擅長文辭的人，有才學的人，全都聚集京城。接着因隋文帝缺少文才，煬帝又多忌諱，執掌大權的人，對文人接連擯斥壓制。因此手握靈蛇之珠，身藏荆山之玉的才俊之士，輾轉而死，尸體被拋棄在山溝溪谷之中，多得不能盡數，在野未仕之人怨憤譏刺，在這時非常盛行。古時候陳述詩歌來觀察民風，這也是關係到盛衰的東西。班固《漢書·藝文志》有《詩賦略》，共五種，現引申擴展，合成三種，稱之爲集部。

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通計亡書，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經史子集四部圖書共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零八卷。總計亡佚圖書，共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道經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録十七部，一百三卷。

經戒三百零一部，九百零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録十七部，一百零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以上共三百七十七種書，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

道經，據説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前，承

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説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爲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説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静，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受天地自然之氣，淡泊虛静專注深遠，没有人知道他的本源。道經用來講述天地淪陷崩壞，因注定的災難而終結絶滅的東西，大略和佛經相同。道教認爲元始天尊的身體，常存不死。每每到了天地初開的時候，有時在玉京之上，有時在窮桑原野上，教授秘法，稱之爲開劫度人。但道教的開劫，不是一次，因此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這些是它的年號。其間相距經歷四十一億萬年。被度成仙的人都是天仙中的上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的天帝以及衆多仙官，轉相承受，世間的人没有誰能預知。道教所講説的經文，也是承受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就有了，并非創作，它們也和元始天尊一起常存不死。天地没有崩壞毁滅，就蘊藏不出，没有人傳授，如果劫運開始了，經文自己就出現了。總共八個字，説透了道教的奥秘，稱之爲天書。字方一丈，八面發光，光輝照耀，使人心驚目眩，即使諸天仙，也不能仔細察看。元始天尊開劫的時候，就命令天真皇人，變化着宛轉發出天音，加以辨别分析。從天真皇人以下，一直到諸仙，輾轉節第級别，依次傳授。諸仙得到它，纔傳授給世人。但因爲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從第一次開劫始，受法之人，得到它便視爲珍寶，秘而不宣，也有年頭限制，纔能開始傳授。上等道法等待的時間長，下等道法等待的時間短。因此現在傳授道經的人，要經歷四十九年，纔能開始傳授他人。推尋道經的宗旨，大概也歸結到仁慈兼愛清虛寧静，積累修行，逐漸達到長生，自然而然地變成神，或者白日成仙，與道合爲一體。其學習方法是，先學習《五千文籙》，再學習《三洞籙》，再學習《洞玄籙》，再學習《上清籙》。籙都用白色生絹書寫，記録諸天曹官屬佐吏的名稱有多少，又有很多符，雜錯其間，文章奇異怪誕，世人不懂。學習的人一定要首先潔身齋戒，然後携帶一枚金環，加上諸多的見面禮，來見老師。老師接受見面禮，把符籙交給學生，再剖開金環，各拿一半，説是以它做契約。弟子得到符籙後，把它封起來佩戴在身上。

其潔齋之法，有黄籙、玉籙、金

道教潔身齋戒的方法，有黄籙、玉籙、金

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説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并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敕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黄帝、帝嚳、夏禹之儔，并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

籙、塗炭等齋戒法。築土壇三層，每層都設綿蕝，當作界限。旁邊各自開門，都有象徵自然的法象。齋戒的人也有人數的限制，按次序進到綿蕝之中，雙手反綁魚貫而入，陳説自己的罪過，告訴神祇，晝夜不停，或在第一、二、七日停下來。在齋戒限定人數之外還有人齋戒的話，都待在綿蕝之外，叫做齋客，他們衹行禮謝罪，不雙手反綁在背後。道教又有衆多消除災禍度過困難的方法，按照陰陽五行數術，推算人的年壽命運并寫下來，按照上章上表的儀式，都要準備見面禮，燒香陳述。説是上奏天曹，請求幫助消除災難，叫做上章。半夜，在星辰的下面，擺設酒脯餅餌幣物，依次祭祀天皇太一，祭祀五大行星及衆星宿，寫上文字，按上章的禮儀上奏，稱之爲醮。又用木製成印，把星辰日月刻在上面，吸氣拿着它，印在有疾病的地方，往往有因此痊愈的人。又能踩在刀上走進火中焚燒敕告，使刀不能够割他，火不能燙他。而又有諸多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清除沉滓污穢的方法，不能盡記。説是從上古黄帝、帝嚳、夏禹之輩，都遇到了神人，都學習接受了道籙，年代已經久遠，經史都没記載。

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虚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游。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絶，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吴及邊海之際，信之逾甚。陳武世居吴興，故亦奉焉。後魏

推究尋找故事遺迹，漢代的時候諸子類圖書中，道書之類有三十七家，宗旨都是除去貪羨之心，安處淡泊虚静罷了，没有上天官符籙之類的事。其中《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能切中深刻的意旨。傳説陶弘景這人，隱居在句容，喜好陰陽五行，觀察風向、星相來占卜吉凶，修習不食五穀專靠服氣的長生術和呼吸吐納、屈伸俯仰、活動關節促進健康的養生術，學習接受了道經符籙，晋武帝經常和他交往。到晋武帝登基的時候，陶弘景取出圖讖文字，合成“景梁”兩字獻給朝廷，因此受到非常優厚的待遇。陶弘景又撰《登真隱訣》，用來證明古時有神仙之類的事；又説神丹可以煉成，服食它就能够長生不死，與天地同壽。晋武帝命令陶弘景試驗合成神丹，弘景最終不能完成，於是他説是中原地區阻隔絶斷，藥物不精良的緣故。晋武帝認爲是這麽回事，更加尊敬他了。然而晋武帝年輕的時候喜

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煉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歡多事，先接受學習了道法，到即位做了皇帝，還親自上章，朝中人士學習接受道法的人非常多。三吴以及沿海地區，信奉得更厲害。陳武帝世代居住在吴興，因此也信奉它。北魏的時候，嵩山道士寇謙之，自己説曾經遇到真人成公興，後又遇到太上老君，任命寇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予他《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派遣玉女教授他服氣導引之法，隨後他便能辟穀不食，精氣盛大而身體輕鬆，面色鮮艷美麗。弟子十多個人，皆學得了他的法術。後來又遇到神人李譜，説是太上老君的玄孫，傳授給他圖籙真經，降服召喚百神，六十多卷，以及熔銷鍛煉金丹雲英八石玉漿的方法。北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恭敬地捧着他的道書獻給朝廷。太武帝派遣謁者，恭敬地携帶玉帛牲牢，祭祀嵩山，并迎接寇謙之剩下的弟子，在代都東南築壇宇，供養一百二十多名道士，彰明道法，向天下人宣揚。太武帝親自準備車馬，到那裏接受符籙。從此道教盛行，每位皇帝即位，一定要接受符籙，并把它當成成例，還鎸刻元始天尊以及諸仙的法像，并供養起來。北魏遷都洛陽之後，在洛陽南郊的旁邊設立道場，方圓二百步。正月、十月的十五日，都有道士和唱歌的人一百零六人，在那裏跪拜祭祀。北齊武帝遷都到鄴，隨後纔罷止。文襄時期，另建館舍，挑選那些精通道法的人居住在裏面。北周繼承北魏，崇尚尊奉道法，每位皇帝接受符籙，都按照北魏原來的情形，不久道法與佛法一起被除滅。隋開皇初年又興起，隋文帝非常信奉佛法，對道士非常輕視。大業年間，以道術進升的道士很多。他們講經的方法，還以《老子》爲本始，再講《莊子》以及《靈寶》、《昇玄》之類的經書。其餘衆多經書，有人説是神人傳授，篇卷也很多。道教自己説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大都淺薄庸俗，因此世人非常懷疑。那些道術精優的人，施行符禁，往往靈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類的事，歷代爲此奢侈浪費，不能盡記，最後都没有效果。現考核道經卷目，把它們附録在這裏。

佛經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零七十六卷。其

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 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 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甚,見數如此。 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 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 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二部,二十三卷,講疏。 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 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三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 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十部,七十六卷,講疏。 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論。九部,一百三十八卷,講疏。 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净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説。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净覺。其所説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净,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説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

中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爲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爲疏。 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 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録殘缺嚴重,現存數目如此。 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 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 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其中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爲律。二部,二十三卷,爲講疏。 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 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其中三十部,九十四卷,爲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爲疏。 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其中二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爲論。十部,七十六卷,爲講疏。 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其中三十二部,二百九十九卷,爲論。九部,一百三十八卷,爲講疏。 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以上共計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是西域天竺的迦維衛國净飯王太子釋迦牟尼的學説。釋迦牟尼相當於在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從母親右腋下生出來,他姿態容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他捨棄太子的職位,出家學法,勤於修行,領悟了各種各樣的智慧,而被稱之爲佛,也叫佛陀,也叫浮屠,都是西方少數民族的語言。漢語譯爲净覺。他的學説説,人的身體雖然有生死的區别,至於精神,則是永恒不死的。此身之前,就已經經歷了無數身體。積累修行,精神清净,就修成佛法了。天地之外,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角上下,另有天地,也没有盡頭,但是都有成有敗。一成一敗,稱之爲一劫。在這個天地之前,就有無數劫了。每劫必定有很多佛得道,出世成仙,教化世人,但數量不一樣。現在這一劫中,應當有一千個佛。從開始到釋迦牟尼,已經有七個佛了。接下來應當有彌勒出世,必定經歷三次聚會,演講法藏經書,開脱超度衆生。遵從佛法的人,有四個等級的結果。一叫須陁洹,二叫斯陁含,三叫阿那含,四叫阿羅漢。到了羅漢這

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并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并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并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凈,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并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凈。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

一等級,便能出入生死,離開到來,隱伏顯揚,而不爲所累。阿羅漢以上,到菩薩,都能深刻洞見佛性,而達到佛的境界。每佛去世,遺留下來的佛法傳承下來,有正、象、末三個等級精淳與淡薄的區別。年歲的遠近,也各不相同。末法以後,民衆愚鈍,不能光復佛教,而做的事情越來越惡劣,年壽逐漸變短,經歷數百千年,甚至早上生晚上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都被除去,而再立生民,又歸於淳樸,叫做小劫。每經一小劫,則有一個佛出世。

開始的時候,天竺國中有很多佛法之外的道法,都事奉水火毒龍,而善於變幻。釋迦牟尼苦修的時候,這些事奉邪道的人,都來糾纏煩惱,擾亂他的心思,但不能達到目的。到佛法修成,這些人全都折伏,都做了弟子。弟子,男性叫桑門,翻譯過來叫息心,總稱爲僧,翻譯過來叫行乞。女性叫比丘尼。都剃掉鬍鬚頭髮,拋開牽累離開家人,在一起和平相處,整治心靈,修養虛静,通過行乞養活自己,而防止心思被牽引走開。僧的戒律達到二百五十條,尼五百條。世俗間信奉佛法的人,男性叫優婆塞,女性叫優婆夷,都要去除殺、盜、淫、妄言、飲酒,這就是五戒。釋迦牟尼在世間教化了四十九年,甚至達到天龍人鬼都來聽佛法,弟子得道成佛的人,可以百千萬億來計數。然後在拘尸那城兩棵娑羅樹之間,於二月十五日涅槃辭世。涅槃也叫泥洹,翻譯過來叫滅度,也叫常樂我净。當初釋迦牟尼講說佛法,認爲人的性識根業各有差别,因此有大乘、小乘之説。到了這年辭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述他的學説,并用文字記下來,集在一起成爲十二部。後來幾百年間,又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幫助闡明佛法大義。然而佛所説,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它的大義就像這樣。

推究追尋佛教典籍,從漢代以上,中原没有傳布。有人説早就已經流傳,遇上秦朝焚書,因此埋没消滅了。後來張騫出使西域,大概聽説有佛教了。漢哀帝的時候,博士弟子秦景派遣伊存口傳佛經,中原人士聽説了,没人相信它。東漢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静，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并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吴譯之，吴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游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

明帝的時候，晚上夢見金人在宫殿裏飛行，他拿這件事在朝廷詢問，傅毅用佛來答對。明帝派遣郎中蔡愔以及秦景出使天竺尋找，得到《佛經四十二章》以及釋迦牟尼的站立塑像。并和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向東回國。蔡愔回來的時候，用白馬背負佛經，因此在洛陽城雍門西邊建白馬寺并住下來。佛經封藏在蘭臺石室，又在清涼臺以及顯節陵上描畫佛像。章帝的時候，楚王劉英以崇敬佛法聞名，西域沙門携帶佛經而來的人非常多。永平年間，法蘭又翻譯了《十住經》。翻譯的其餘佛經多數未能通行。到漢桓帝的時候，有安息國沙門安静，携帶佛經到了洛陽，翻譯最爲通暢。靈帝的時候，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人，都翻譯佛經。而支讖所翻譯的《泥洹經》二卷，學者認爲非常切中佛經宗旨。漢代末年，太守竺融也崇奉佛法。三國時期，有西域沙門康僧會，携帶佛經到達吴國并加以翻譯，吴國君主孫權，非常崇敬信奉。曹魏黄初年間，中原人開始皈依佛法，剃去頭髮做僧人。此前西域沙門來到中原，翻譯《小品經》，前後乖謬舛誤，不能解釋通暢。漢宣帝甘露年間，有位叫朱仕行的人，前往西域，到達于闐國，得到佛經九十章，晋元康年間，回到鄴郡并加以翻譯，題名叫《放光般若經》。太始年間，有月支沙門竺法護，向西游歷諸國，得到很多佛經，回到洛陽翻譯，部數很多。佛教向東流傳，從此興盛起來。

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遥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

石勒統治時期，常山沙門衛道安，生性聰慧敏捷，背誦經文一天達到一萬多字。他認爲少數民族僧人所翻譯的《維摩詰經》、《法華經》，未能把經書的深刻意旨翻譯透徹，他精心思考十年，深刻地領悟了經書的要旨，於是糾正其中的乖謬舛誤，并加以宣揚解釋。當時中原紛然擾亂，四方阻隔不通，道安於是率領門徒，向南游歷到了新野，道安想使佛教到處流傳播布，分别派遣弟子到四方諸地。法性到了揚州，法和到了蜀地，道安和慧遠到了襄陽。後來道安到了長安，苻堅特别尊敬他。道安早先聽説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想和他溝通佛法，勸説苻堅把他招來。

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

鳩摩羅什也聽説道安的好名聲，在遥遠的地方祝拜表示敬意。姚萇弘始二年，鳩摩羅什到了長安，當時已經是道安死後二十年了，鳩摩羅什非常感慨遺憾。鳩摩羅什到了中原，大力翻譯經論，道安所糾正的，與鳩摩羅什所翻譯的，大義相同，没有乖謬舛誤。

初，晋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并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并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晋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游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

當初，晋代元熙年間，新豐沙門智猛，拄着拐杖向西行走，到達華氏城，得到《泥洹經》以及《僧祇律》，又向東到達高昌，把《泥洹經》翻譯成二十卷。後來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又携帶胡人的經本，來到河西。沮渠蒙遜派遣使者到高昌取得智猛的佛經本子，想互相參考檢驗，還未歸國沮渠蒙遜就被攻破消滅。姚萇弘始十年，智猛的經本纔傳到長安，被翻譯成三十卷。曇摩羅讖又翻譯了《金光明》等經書。當時胡地僧人到達長安的有數十人，衹有鳩摩羅什才識德行最好。他所翻譯的《維摩》、《法華》、《成實論》等經書，加上曇無讖所翻譯的《金光明》，曇摩羅讖所翻譯的《泥洹》等經書，都是大乘佛學。而鳩摩羅什又翻譯了《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翻譯了《長阿含經》以及《四方律》，兜佉勒沙門曇摩難提翻譯了《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翻譯了《阿毗曇論》，都是小乘佛學。其餘的經和論，不能盡行記録。從此佛法流行傳播，遍布四海。東晋隆安年間，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翻譯了《增一阿含經》以及《中阿含經》。義熙年間，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到《華嚴經》三萬六千條偈語，到達金陵，加以傳播、翻譯。又有沙門法顯從長安游歷到天竺，經過三十多個國家。遇上有經律的地方，他就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字，將其翻譯繕寫。回到金陵，他和天竺禪師跋羅一起參核辨定，稱之爲《僧祇律》，學者傳習。

齊、梁及陳，并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法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群聚穢亂，乃

齊、梁以及陳，都有外國沙門。然而他們所宣講翻譯的，并無佛教經典。梁武帝十分崇奉佛法，在華林園中，彙集佛家經典，總共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録》。又北魏時期，太武帝向西征討長安，因爲沙門多數違犯佛家戒律，聚衆淫亂，於是詔令主管部門，全部活埋了

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并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

他們，并燒毀佛像。長安的僧徒，一時間全被消滅。其他地區，預先聽到詔令，隱匿逃脱的僧人占十之一二。文成帝的時候，又派人恢復佛教。熙平年間，派遣沙門慧生出使西域，收集諸多經律，得到一百七十部。永平年間，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力翻譯佛經，與鳩摩羅什不相上下。其中《地持》、《十地論》，都爲大乘學派的人所重視。北齊遷都到鄴，尊奉佛法，没有改變。到周武帝的時候，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説僧徒過多，武帝發布詔令，全部廢除毀滅佛教。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内；而又别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别條貫，以佛所説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托爲之者，别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奥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學者，録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開皇元年，文帝詔令天下，聽憑百姓出家，還命按照人口出錢，營造佛像。而京城以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多大城市所在的地方，都官家出錢抄寫一切佛經，放置在寺廟内；而又另外抄寫一份，收藏在秘閣。天下的人，就像風吹來草木倒伏一樣，競相景仰，民間的佛經，比儒家六經多幾十上百倍。大業年間，又命令沙門智果，在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録，并加以分别整理，將佛所説的經分爲三大類：一叫大乘，二叫小乘，三叫雜經。其他像是後代人假托撰寫的佛經，另外分爲一大類，稱做疑經。又有菩薩及諸多精於奥義、通曉佛理者所著，稱之爲論，論以及戒律都有大、小和中三類的分别。又學佛的人，記録當時的事迹，叫做記。共十一種。現列舉其大概數目，排列在這一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以上道、佛兩家經籍共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托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録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

道、佛，都是世俗之外的宗教，聖人達到的弘遠志向。俗人研習它，不懂得它的宗旨，多依附迂曲怪誕，假托變幻，而擾亂世人，這就是它之所以成爲弊害的原因。因此中庸的教導，很少言及這些，但也不可以拿它來欺騙人。因此記録它的大綱，附列在四部之後。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總計經傳圖籍，或存或亡，以及道、佛兩家圖籍，共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一卷。



隋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修，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晋、宋，實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雎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鷄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修，嘆深彤管。覽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

陰陽開始分判，乾坤位置固定，君臣的名分彰明，夫婦的大義産生。陰陽和諧就滋生出萬物，家道端正教化就風行天下，由身邊的事推知遠處的事，把家的規範推廣到國，與天道相適合，這不是很偉大的嗎！興盛和衰亡與此相關，這不是很重要的嗎！所以先王對此十分慎重，確立它的原則而嚴明它的界限。後世的繼承者，不注重美德的修養，醉心於柔美曼妙的外貌，却不顧及幽静嫻淑的品行。這關係到國家的成敗，影響着朝廷的安危。因此娥皇、女英下嫁而虞舜的正道就隆盛了，同任氏、姒氏聯姻而姬姓的宗族就繁榮了。而妹喜、妲己導致夏和殷的災難，褒姒、趙飛燕釀成周和漢的禍殃。經過晋、宋二國，這種現象更嚴重了。高位都是由寵幸獲得，榮譽的賦予也不是由於德行好，她們行爲放蕩淫邪怪誕，根本不考慮禮儀，像那些醜惡不祥的鴟鴞，所以敗亡也就在須臾之間了。其後的皇后妃嬪和帝王們，居於尊崇的正位，很少遵循正當平坦的大道，大多隨着已傾覆之車的邪路前行。古代雎鳩那樣的高尚品德，千百年間很少見到；而母鷄報曉這種事，却各地屢有發生。美麗又賢淑的女子，輾轉反側於夢中也找不到了；中規中矩行走時應環珮之鏗鏘，後代也很少聽到這德音的續響。懷念前代的聖賢，深深感嘆上古女史記録的功過。閲覽古代典籍，考較當代形勢，存亡得失的徵兆，表現得真是不少。因此著述《皇后列傳》，用以給後代留下借鑒。

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

但是關於后妃的制度，夏、殷以前并不完

周公定禮，内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褘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内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勛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内擅宮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

備。周公確定禮儀，宮内的職分纔開始明確了。秦、漢以後，各朝代有繼承有革新，品級俸禄等級，前代史書記載得很詳細了。自齊、梁以下，經過魏和周，廢黜設置增加減少，各有不同。周宣帝繼位，不遵循舊制度，穿以雉羽爲飾的貴婦之服、稱爲中宮的，共有五人。夫人以下，没有固定的數目。高祖想革除前代的弊端，大力糾正它的過失，衹有皇后是正位，没有其他寵愛的人，各種婦官的稱號，不曾詳細記載。開皇二年，確立宮内官員的模式，大致依從《周禮》，減少了人數。嬪三人，負責教授四德，相當正三品。世婦九人，負責接待賓客和祭祀，相當正五品。女御三十八人，負責女紅及絲麻針織，相當正七品。又采用漢、晉舊例，設置六尚、六司、六典，依次管轄，來掌管内宮的政務。六尚，一爲尚宮，負責爲皇后引路及宮内的俸禄獎賞。管領司令三人，負責圖書典籍法令規則，糾察過失傳達啓奏；典琮三人，負責印信及珍玩寶器。二爲尚儀，負責禮儀教學。管領司樂三人，負責音律方面的事情；典贊三人，負責爲内外命婦引路朝見。三爲尚服，負責服裝徽章及寶藏。管領司飾三人，負責首飾花飾；典櫛三人，負責梳洗修飾物品。四爲尚食，負責進膳并品嘗驗證。管領司醫三人，負責藥方藥劑和占卜；典器三人，負責酒杯酒壺等各類器皿。五爲尚寢，負責幃帳床褥。管領司筵三人，負責鋪設灑掃；典執三人，負責扇傘燈燭。六爲尚工，負責建設工程和各種差役。管領司製三人，負責衣服的裁剪縫製；典會三人，負責錢財布帛的支出收入。六尚各有三人，相當從九品，六司相當勛品，六典相當流外二品。當初，文獻皇后參與朝臣的選拔，在外干預朝政，對内則專擅後宮事務，懷有嫉妒的心思，把嬪妾的位置空出來，不設三妃，以防止三妃威脅她的地位。自嬪以下，設置六十員。此外還抑制減少服飾徽號，降低品級俸禄。文獻皇后死後，纔置貴人三人，增加嬪至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御女八十一人。貴人等掌管宮闈中的事務，六尚以下，都各有職分歸屬。

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

煬帝時，后妃嬪御們，不修治婦道職司，衹

唯端容麗飾，陪從宴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并無員數，視六品已下。

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録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醖，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廪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床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是以漂亮的容貌和華麗的服飾，陪伴隨從皇帝宴會游玩而已。煬帝還詳細參照典故，自己擬製吉祥稱號，作爲法令頒行。貴妃、淑妃、德妃，稱爲三夫人，正一品；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稱爲九嬪，正二品；婕妤十二人，正三品；美人、才人十五人，正四品，總稱世婦；寶林二十四人，正五品；御女二十四人，正六品；采女三十七人，正七品，總稱女御。以上總計一百二十人，用以侍奉皇帝的飲食起居。此外還有承衣及刀人，都是陪侍聽令的，人數未作規定，品銜都在六品以下。

當時還增設女官，仿效尚書省，用六局分管二十四司。一是尚宫局，管領司言，負責宣布傳達啓奏；司簿，負責人員登録和計劃收支；司正，負責制定規矩及違規處置；司闈，負責大小門的開關鑰匙。二是尚儀局，管領司籍，負責教學經史，紙筆書案；司樂，負責音律；司賓，負責接待賓客；司贊，負責舉行禮儀時司儀贊唱席位引領。三是尚服局，管領司璽，負責印璽文書；司衣，負責衣服服飾；司飾，負責沐浴梳洗用具及裝飾品；司仗，負責儀仗保衛武器。四是尚食局，管領司膳，負責食品菜肴；司醖，負責酒類飲品；司藥，負責醫療藥劑；司饎，負責倉庫糧米柴炭。五是尚寢局，管領司設，負責床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負責車輛傘扇，執掌旗幟儀具；司苑，負責園林看護種植，蔬菜瓜果；司燈，負責火燭。六是尚工局，管領司製，負責製作裁縫；司寶，負責金玉珠寶錢幣；司綵，負責絲繒布匹；司織，負責紡織印染。六尚共二十二司，每司二人，祇有司樂、司膳二司各四人。每司還設置典和掌，作爲副職。六尚十人，都是從五品；司二十八人，是從六品；典二十八人，是從七品；掌二十八人，是從九品。女使在這六局以外，根據事物的忙閑程度，一般在十人以下，没有定數。統一調配而分工負責，各有工作範圍。

文獻獨孤皇后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洛陽人，是周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的女兒。獨孤信見高祖有奇異的相貌，便把女兒嫁給他，皇后當時十四歲。高祖與獨孤皇后很和睦，發誓不會有别人的子女。皇后早期也柔順恭敬孝謹，不失婦道。獨孤皇后的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長女是周宣帝的皇后，親戚地位的高貴，没有誰家可比，但獨孤皇后總是謙遜自我約束，輿論稱贊她賢惠。到周宣帝逝世，高祖在皇宫中，主持一切事物，獨孤皇后派人對高祖説："形勢已經這樣了，如同騎在猛獸的背上，不能下來，努力！"高祖接受了周的禪讓，便立獨孤氏爲皇后。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咒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稱爲二聖。

突厥曾與中原貿易，突厥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通消息給皇后勸她買，皇后説："那不是我所需要的。現在異族敵人經常侵犯，將士勞頓疲憊，不如將八百萬分别賞賜給有功將士。"百官聽到這件事都來慶賀。高祖十分寵愛又敬畏她。皇帝每次臨朝，皇后都與皇帝的車駕并行，到閣前纔停住。皇后使宦官侍奉皇帝，政治有闕失，隨時進諫糾正，在許多事情上卓有成績。等待皇帝退朝一同回來進餐安寢，相親相樂。皇后父母早亡，心裏常有遺憾和羡慕，見公卿中有父母健在的，常爲他們向雙親致禮。主管部門請奏説《周禮》規定，百官的妻子歸王后統制，前代有此法律，應該遵從古代制度。皇后説："婦人參與政治，也許就由此開始，不能開這個頭。"不批准這項奏請。皇后經常對諸位公主説："周家的公主，大都没有婦道，在公婆前失禮，離間人家的骨肉，這都是不正當的事情，你們應當引以爲戒。"大都督崔長仁，是皇后的表兄，犯法當斬，高祖因爲皇后的緣故，準備赦免他的罪過。皇后説："這是國家的事，怎能顧及私情！"長仁終於被處死。皇后的異母弟獨孤陀，裝神弄鬼施妖術，詛咒皇后，依法當處死。皇后三天不進食，替弟弟請求減刑説："獨孤陀如果是禍亂政治殘害民衆，我不敢説什麽，現在他犯罪與我有關，因此膽敢爲他請求寬緩。"於是獨孤陀得以罪減一等免死。皇后與皇帝論及

政事，往往與皇帝的意見相合，宮中稱他們爲二聖。

后頗仁愛，每聞大理决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閤内。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毁，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内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晋王廣，皆后之謀也。

皇后十分仁愛，每當知道大理寺處决囚犯，都爲此事流淚。但是性情特别嫉妒，後宮中的人不敢親近皇帝。尉遲迥的孫女有美色，早就在宮中。皇帝在仁壽宮見到她很喜歡，因此得到寵幸。皇后趁皇帝上朝的機會，把她偷偷地殺害了。皇帝因此大怒，獨自一人騎馬從宮苑奔出，也不走大路小路，馳入山谷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人追上皇帝，拉住他的馬苦苦勸諫。皇帝長嘆息道："我是尊貴的天子，却不能自己作主！"高熲説："陛下怎能因爲一個婦人而誤了天下！"皇帝的態度稍有緩和，停住馬在外面盤桓很久，到半夜纔返回皇宮。皇后在宮門等候皇帝，皇帝來到，皇后流淚哭泣跪拜認錯，高熲、楊素等從中勸解，皇帝設宴歡飲，從此皇后心情很受挫折。以前，皇后因高熲是自己父親家的賓客，很尊敬信任他。這件事發生後，聽説高熲把她稱作"一個婦人"，於是心懷怨恨。又因爲高熲的夫人死了，他的妾生了一個男孩，便更加不喜歡他，不斷地説他的壞話，皇帝也每件事都聽從皇后的意見。皇后發現諸王及朝臣們的妾有懷孕的，一定要促使皇帝斥責他們。當時皇太子寵幸的美人多，太子妃元氏突然死亡，皇后猜疑是太子的愛妾雲氏所害。因爲這些事便勸誘皇帝罷黜高熲，最終廢太子而立晋王楊廣，這全是皇后的主意。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發生了四層月暈，己巳，太白星犯軒轅座。這天夜裏，皇后逝世於永安宮，享年五十歲。葬於太陵。此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都得到寵愛，皇帝很受迷惑，因此發病。到病勢沉重時，曾對侍者説："假如皇后在，我不至於到這般程度"。

宣華夫人陳氏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妒，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晋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

宣華夫人陳氏，是陳宣帝的女兒。生性聰明智慧，姿容相貌没有人比得上。陳滅亡，陳氏被充側宮，後來被選送入宮爲嬪。那時獨孤皇后性情嫉妒，後宮極少有人得進御皇帝，祇有陳氏得寵。晋王楊廣在藩國時，便有篡奪皇位的企

爲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宫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

圖，準備争取陳氏爲内助，經常向她表達尊敬以禮相待。進奉金蛇、金駝等物，用以取得陳氏的歡心。在皇太子廢立這件事上，陳氏起了很大的作用。文獻皇后逝世，陳氏進位爲貴人，壟斷了皇帝的寵幸，主持決斷宫内事務，六宫無人能與她相比。皇帝病危時，留下詔書拜陳氏爲宣華夫人。

初，上寢疾於仁壽宫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宫同侍疾者，并出就别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宫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栗。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宫人咸悦，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當初，皇帝在仁壽宫卧病，夫人與皇太子共同侍奉看護。夫人早晨出外更衣，被太子逼迫企圖行不軌，夫人抗拒得以逃脱，回到皇帝的身邊。皇帝驚訝夫人的神色異樣，詢問緣故，夫人哭泣道："太子無禮。"皇帝憤恨道："這畜生怎麽能把天下大事給他，獨孤真是害我！"這是對文獻皇后不滿。便傳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道："召我兒！"柳述等人要傳呼太子，皇帝説："是楊勇！"柳述、元巖出閤制作敕書完畢，給左僕射楊素看。楊素把這事告訴了太子，太子派張衡闖入寢殿，命令陳夫人以及後宫看護的人們，都轉移到别的屋子。頃刻聽説皇帝已逝，但没有發喪。陳夫人與那些後宫人相視而言："事情壞了!"都驚恐顫抖。申時以後，太子派遣使者送來一個金盒子，上面有封條，是太子的親筆字，賜與陳夫人。夫人見了惶恐畏懼，以爲是毒藥，不敢開啓，使者催促，被迫打開盒子，見裏面有同心結數枚，衆宫人都高興，互相寬慰："可以免於一死了!"陳氏憤怒地反向而坐，不肯答謝。衆宫人一齊催逼她，這纔拜謝使者。這天夜裏，太子犯上與陳夫人共寢。

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宫。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到煬帝繼位之後，陳氏出皇宫居住在仙都宫。不久被召入皇宫，一年多後死去，當時二十九歲。煬帝深深地悼念她，爲她寫了《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宫，爲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悦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宫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烝。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陳滅亡以後，被召選入宫，名號爲世婦。容貌儀態秀美温婉，皇帝很喜歡她。因爲文獻皇后的緣故，很少得到進幸，皇后死後，漸漸獲得恩寵，拜爲貴人，參與決斷宫掖事務，與陳氏地位相當。在皇帝病重時，加容華夫人稱號。皇帝逝世後，自己請求向太子禀報事情，也被煬帝占有。

煬帝蕭皇后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

煬帝的蕭皇后，是梁明帝蕭巋的女兒。按照江南風俗，二月所生的孩子不能留養。因皇后是二月生的，便由叔父蕭岌收養。不久，蕭岌夫婦都死了，轉由舅舅張軻撫養。但張軻家十分貧窮，蕭皇后親自辛苦勞作。煬帝爲晉王時，高祖要給晉王從梁地選妃子，爲諸女占卜，諸女的占卜結果都不吉，蕭巋從舅家領回蕭皇后，讓使者占卜，卦上說："吉。"於是馬上策封爲王妃。

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修，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

蕭皇后性情溫婉柔順，有智慧有知識，愛好學問并擅長作文章，還通曉占卜徵候之事。高祖很賞識她，煬帝十分寵愛敬重她。煬帝即位，頒布詔令道："朕恭敬地繼承聖統，根據前聖法度建立千秋功業，以繼承祭祀。王妃蕭氏，素來稟承先人的訓導，婦道嚴整，應當居正位於宮闈，品行端正修養深厚，可立爲皇后。"

帝每游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

皇帝每次游幸，皇后没有不隨從的。那時皇后見皇帝失德，心裏知道不應該，但不敢直接勸諫，便作《述志賦》自我寄托。賦文說：

>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乃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强而不息，亮愚矇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乃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禄之逾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内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栗其如

> 生在積善有餘慶的人家，在皇家宮庭做侍從。擔憂美名不立，使祖先神靈有損。於是日夜勤謹，對神明敬畏戰栗。雖然自强不息，但實在因生性愚昧而受阻。希望盡忠於天子，但是才能總是追不上心願。本是平庸淺陋的人却獲僥幸，承受過分的寵愛和恩惠。仰賴天高地厚，正逢王道升平。二儀均平覆載萬物，日月一起揮發光明。於是春生夏長，各類物種欣欣向榮。我願樹立恭順節儉之志，内心時刻告誡自己。以知足樂天爲念，不去追求虛名。祇求道德深廣博大，聲色非我所親近。對舊恩念念不忘，身處高位而追尋故知。我意外獲得世人矚目的榮耀，并没有與地位相應的才德。寵愛福禄超越名分，自忖不敢承當。雖然沐浴皇恩，心裏實在惶恐慚愧而嘆息不止。想我無知愚昧，與賢淑聰慧相差太遠。以致不敢坐卧休息，如何能心安理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心裏戰栗恐懼如寒冷冬天。

寒。

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瑶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禄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

站在高處必有危險，容器滿盈就要外溢。恣肆浮誇當然不是正道，所以養生生存祗求安寧平和。嘆息或榮或辱都傷心志，所以傾心於無爲和抱一。遵循謙和之道固守心志，滿足於僅能容膝的小屋。珠簾玉箔之類的奇物，金屋瑶臺之類的美居，雖然爲世俗所推崇，却是我所鄙視的。我祇是慚愧紡織縫紉功夫不精，不喜歡喧囂亂耳的絲竹音樂。深知道德應受尊崇，善惡全由自己造成。清除紛繁的俗念，衷心欽服經史典籍。按照經書的箴言訓誡規範自己的意念，仿照《列女》的事迹作行爲的準則。遵循古代聖賢的榜樣，希望福禄能如願。時時地反躬而一日三省，總能發現今天的正確和昨天的錯處。黄老的思想會損害人的正常心志應受到嗤責，行善則是人的歸宿。欽慕周姒的傳統，贊美虞妃高尚的道德。景仰前代賢人的高超才學，羨慕至人的美德。但是天資菲薄難以追及，祇是保持恬淡欣悦的心情而遠離迷惘。平生性情耿介，禮義道德一直遵循不違。雖然天性愚拙，也希望積累善行以成仁義。恐怕通達之人太少，不理解我的追求以爲我自吹自擂。果然平生之心實在難以描述，祇好住筆如同當年聖人絶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宫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

後來皇帝臨幸江都，臣屬部下離心懷有二志，有一個宫人對皇后説："聽説外邊人人都想造反。"皇后説："你可以稟奏皇上。"宫人便把這些話告訴了皇帝，皇帝大怒道："這不是你所應該説的！"把宫人處斬了。以後又有人向皇后稟報説："護衛的軍士們時常商議謀反。"皇后説："天下大事一旦到今天這個樣子，大勢已是如此，没有什麽可挽救了，還用再去説嗎？祇是增加皇上的憂煩而已。"從此再没有人稟報這些事了。

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

到宇文氏作亂，蕭皇后隨軍到聊城。宇文化及敗亡，皇后又陷入竇建德軍中。突厥處羅可汗派遣使者到洺州迎請皇后，竇建德不敢阻留，於是陷身胡虜的朝廷。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

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厥，以正規禮儀迎接蕭皇后，回到京師。

史臣曰：二位皇后，在皇帝尚未登極時，早就隨侍在身邊，恩情深重感情融洽，始終没有改變。文獻皇后德行比不上周代王后王妃，心志也不端正均平，壟斷後宫之寵廢立太子，傾覆宗族社稷，真遺憾！《尚書》説："母鷄在早晨鳴叫，這是敗家的徵兆。"高祖不能使九族和睦融洽，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蕭皇后在嫁給晉王之初，有輔佐君子成大業的志向，煬帝雖得其人但不得其道，却説没有忠信之人。父子之間，尚且心懷猜疑隔閡，夫婦之際，還能有什麽呢！直至國破家亡，無處藏身，飄泊到異邦，也實在令人傷悲了！

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

李穆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没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户。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户，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廄内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爲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户，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并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户，通前三千七百户。

李穆字顯慶，自己説是隴西成紀人，漢朝騎都尉李陵的後代。李陵沉陷於匈奴，子孫世代居住北狄，後來隨魏南遷，又回到汧、隴一帶故地。祖父李斌，以都督的官職鎮守高平，於是在此安家。父親李文保，早亡，後來李穆顯貴，追贈李文保司空名號。李穆風度俊雅精神昂揚，倜儻而氣節高貴。周太祖首先樹立起義旗，李穆便投身於太祖，初任軍中首領。永熙末年，推舉迎接魏武帝，拜任都督，封永平縣子爵，食邑三百户。又統領地方軍隊，因多立軍功而升遷爲伯爵。跟隨太祖進攻齊軍於芒山，太祖在戰場上掉下馬來，李穆突圍奔向太祖，用馬鞭抽打太祖并痛駡他，把别的馬牽給太祖，衝破包圍一起脱險。敵軍看見李穆對太祖如此輕慢欺侮，以爲太祖不是重要人物，便不在意没有追趕，太祖纔得以免却災難。事後太祖與李穆相對流淚，太祖對部屬們説："成就我大事的，就該是這個人吧！"於是指令李穆平定安撫關中，所到之處順利平定，擢升爲武衛將軍、儀同三司，升爵位爲安武郡公，食邑增加一千七百户，賜給鐵券，可以赦免十次死罪。不久加授開府，兼侍中。從前，芒山戰敗時，李穆把驄馬送給太祖。太祖便把廄内的驄馬全部賜給李穆，李穆的姐妹全都得封郡縣君，本宗及母舅家，也獲得了各種賞賜。改任太僕。隨從于謹攻破江陵，增加食邑一千户，晋升爲大將軍。進攻曲沔蠻，破滅蠻軍，拜任原州刺史，封李穆的嫡子李惇爲儀同三司。李穆因爲兩位兄長李賢、李遠同是輔佐朝廷的功臣，子弟們有許多位居顯要，李穆因爲過於盈滿深感恐懼，

又别封一子爲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

堅辭不肯接受，太祖不允許。不久又改授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加食邑三千户，連此前已有食邑共三千七百户。又另外封一子爲升遷伯，李穆移讓給侄子李孝軌，被准許了。

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爲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户，拜大左輔，總管如故。

宇文護執政，李穆兄李遠和李遠子李植被處死，李穆應連坐。早先時候，李穆看到李植不是保家之人，多次勸李遠早作處置，李遠不能采用李穆的意見。在臨刑時，哭泣着對李穆説："顯慶，我没有聽從你的意見，以至有了今天，這可怎麽辦!"李穆因此得以免死，除名貶爲庶民，他的子弟們也都被罷免官職。李植的弟弟浙州刺史李基，因犯法當斬，李穆請求用自己的兩個兒子代替李基受刑，宇文護因李穆仁義，把叔侄三人全都釋放了。不久，拜李穆爲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恢復安武郡公爵位。武成年間，子弟們被免官奪爵的全都恢復官爵。不久又任少保，升任大將軍。過了一年多，拜任小司徒，升任柱國，改任大司空。奉皇帝旨修築通洛城。天和年間，進爵申國公，奉朝廷使命安撫東部邊境，修築了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城鎮。建德初年，拜任太保。一年多後，出任原州總管。幾年後，晋升上柱國，轉任并州總管。大象初年，增加食邑至九千户，拜任大左輔，保留總管原任。

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宇内，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虚想。七十致仕，本爲常

高祖任丞相時，尉遲迥叛亂，派遣使者拉攏李穆。李穆扣留使者，把來信上交朝廷。李穆子李士榮，認爲李穆駐防地有國家精鋭部隊，暗地裏勸李穆謀反，李穆堅决拒絶，把鑲有十三道玉環的金帶進奉給高祖，這是天子的服飾。李穆又以天命所在爲據，秘密上表勸進。高祖接受禪讓，頒布詔書道："你曾有舊恩於我，并且又是父輩，恭敬地獲得您的指示，不違大義，定於本月十三日恭順接受天命。"很快李穆來朝見，高祖走下庭階致禮，拜爲太師，特許上朝贊拜時不報名字，實封成安縣三千户。於是李穆的子孫們雖在襁褓之中，也都官拜儀同，李家一門手持象笏作官的有一百多人。李穆的貴盛，當時無人可比。李穆上奏章請求退休，詔書道："朕剛剛建朝，正要藉助良臣的謀略，請求養老這類的話，

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實是您不切實際的想法。所謂七十致仕，那是指一般人。至於像呂尚以八十高齡輔佐周王，張蒼以滿頭白髮九十奇壽任漢相，卓越的人才爲世所用，自然不能拘於平常禮制，請忖度這方面的特例，做一些變通。您既然是年長舊臣，身體不宜過度勞煩，現在可以確定職司，不必參加朝廷集會，如果有重要事，需要商議，則派遣使臣，登門詢訪。”

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

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

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睹奸回，士有苞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凶，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潁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創，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

當時太史啓奏，認爲應當遷都。皇上因爲剛登極，很覺爲難。於是李穆上表章道：

帝王居住的都城，隨着時代變遷有興有廢，比照天道人事，自有其道理。從三皇開始，延及兩漢，有一個朝代多次遷都的，却沒有改換朝代而不遷都的。曹魏和司馬晋先後都定都在洛水之北的洛陽，西魏、北周相繼定都長安，這四代，世所共知。但是曹魏時三家鼎立，司馬晋則轉眼間四海分崩離析。至於魏和周，是因爲天下剛剛平定，事情太多顧不及遷都，并不是依從古制。

從前周的國運將盡，禍患發生在中原。在朝廷任高官的，奸臣層出不窮，吏士們心術不正的極多，大臣中可做國家柱石的極少。四海之内有衆多的封國，有如放縱的豺狼到處奔跑，不叛亂不滋事的，百座城中很少有一座。多虧陛下順時承運，依上天旨意受禪，隱晦人君之德，倚重文武百官，朝廷內剪除凶惡小人，一個早晨穩固了朝廷社稷；外誅大奸大惡，幾天就肅清了國家。教化了經過大戰亂的百姓，育成了太平盛世的民俗，各種神異顯示了我朝上應天命，黎民百姓都在唱歌吟誦。神靈和凡人都共同信賴，太陽月亮也爲之助力。纔抑止箕子、潁人的志向，順應天下人的願望。自從接受祖先的指令，弘揚正道發揚正義，人們的性情與自然相合，生長繁育與天地同步。有如萬物重新産生，宇宙承受陽光的起始。民衆輿論徹底改變，風俗復歸淳厚。然而聖帝居住的地方，還沒有相應的創造，不便於發展弘揚帝業，爲新朝廷增添光輝。況且金陵自漢

代以來，就是戰亂亡國之地，加以近代已多次建過首都，如果不占卜問卦，根據天象更立都城，怎能與聖明帝王的規模制度相適應，怎能表彰大隋的功德？

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别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决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業，應神宫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默。

我認爲神州如此廣大，福地如此衆多，可以用來爲皇家建設宗廟陵寢，并且上合天意，肯定有另外的地方，懇切希望皇帝順應天意民心，用占卜問卦做决斷，儘快建設新都，讓神聖的光輝普照華夏，使百姓携帶家小前來依附，建設永遠繁榮昌盛的宏偉帝業，響應天神星宿，順從天地正氣，政治清明物資豐富，永遠興旺萬世不絶。我已經年命將盡，在朝中占據高位，但説到治理國家闡述理論，自己知道粗疏膚淺。可是胸中懷着的是赤膽忠心，不允許我在這件事上沉默。

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妖，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

皇帝一直嫌臺城規模窄小，而且宫内多鬼妖，蘇威曾勸皇帝遷都，皇帝没有批准。見太史奏狀，便有些猶豫。現在，看了李穆的表章，便説："天道聖明，早有祥瑞顯示，太師是民衆願望所歸，又有此項議論，應該可行。"於是認可了李穆的建議。

歲餘，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煉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顔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一年後，皇帝頒布詔書道："禮儀制度爲一般人而設，智能超群的人不受此限制，法令律例用以節制小人，對君子不必用法來防範。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度深厚胸襟廣大，名望高尚影響深遠，在朝廷的重要大臣中，申國公是第一人，職位最高，才能卓出於世，經歷過無數艱險，猶如鋼鐵百煉更精。猶如遽伯玉不可能有過失，顔回不會有異心，而且性情清静開闊，本來不會與法律相關。但聖王傳下教誨，是表奬善人的，遠離法律弘揚道德，是爲了尊崇申國公的高齡和功德。從此以後，即使犯有罪過，衹要不是謀反叛逆，縱然有一百個死罪，也不加審問。"

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賵

開皇六年，在府中逝世，享年七十七歲。遺囑説："我蒙受國家之恩，年齡和官職已經極高，現在邁步往黄泉路上走，没有什麽可遺憾的。衹是没有陪天子聖駕去封泰山、禪梁甫，之所以遲遲不忍辭世，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吧！"皇帝下詔

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僚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册，祭以太牢。孫筠嗣。

派黄門侍郎主持喪事，贈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追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號爲明。賜與石椁、前後儀仗隊、殯儀車。朝廷百官送葬到城郭外。又下詔派太常卿牛弘宣讀誄文，用太牢禮祭奠。孫李筠繼承爵位。

筠父惇，字士獻，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吝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血相殺，請絶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

李筠的父親李惇，字士獻，是李穆的長子。在周做官，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死在李穆之先。李筠在很小的時候，就因爲李穆的功勛，官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的身份襲封申國公爵位。仁壽初年，叔父李渾怨恨他吝嗇，暗地派自己哥哥的兒子善衡刺殺了他。没有搜捕到盜賊，高祖大怒，禁錮了他的全族。以前，李筠與從父弟李瞿曇有怨仇，此時李渾在朝中有地位，便作證説李瞿曇刺殺了李筠。李瞿曇因此被處斬刑，而李善衡却被赦免。四年後，朝廷討論爲李穆家確定繼承人，邳公蘇威奏稱李筠没有仁義，致使骨肉相殘殺，請撤銷李家的封爵。皇帝不批准這個建議。李惇弟名李怡，官至儀同，早死，追贈爲渭州刺史。

李雅

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没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躡，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荆州總管，加邑八百户。開皇初，進爵爲公。

雅弟恒，官至鹽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李怡弟李雅，少年即有見識器量。周保定年間，累積軍功封西安縣男，官拜大都督。天和年間，跟隨元定出征江西，那時各路軍隊都戰敗了，於是流落到陳。後來得以回國，拜開府儀同三司，管領左右軍。這一年，隨太子西征吐谷渾，李雅率領步兵騎兵二千，在洮河督運糧草，被敵軍追踪，相持數天。李雅深感憂慮，便假意與敵軍和談，敵人的防備漸漸鬆懈了，李雅發奇兵大敗敵軍。朝廷賞賜奴婢百人，封他的一個兒子爲侯爵。後來拜齊州刺史，很快被徵召還京。幾年後，任職瀛州刺史。在高祖任丞相時，鎮守靈州防禦胡人。回京授衛大將軍，遷任荆州總管，增加食邑八百户。開皇初年，晋升爲公爵。

李雅弟李恒，官至鹽州刺史，封陽曲侯。李恒弟李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李榮弟李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李直弟李雄，官至柱國、密國公、驃騎將軍。李雄弟李渾，最著名。

李渾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瑰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爲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悦。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

李渾字金才，李穆第十子。風度容貌高雅壯偉，有美麗的長鬍鬚。應召離家出任周的左侍上士。尉遲迥在鄴叛亂，當時李穆在并州，高祖擔心他被尉遲迥所迷惑，便派李渾乘驛車奔李穆駐地安撫。李穆立即指令李渾進京，捧着熨斗獻於高祖，説："希望您手持這樣威嚴的權柄來熨平天下。"高祖十分歡喜。又派李渾訪問韋孝寬，把李穆的意思轉告給他。此時適逢平定鄴城，因有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年，升任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楊廣出京前往藩國，李渾以驃騎將軍職位率領親兵，隨從前往揚州。仁壽元年，隨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在納遠川攻破突厥阿勿俟斤，斬殺敵人五百名。晉升爲大將軍，拜任左武衛將軍，統領太子近衛軍。

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絶，遍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勋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爲郕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禄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

當初，李穆孫李筠死，高祖考慮確立繼承人，李渾努力想做這個繼承人，便對他的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説："如果能得到繼承爵位，就把封國貢賦的半數每年獻給您。"宇文述爲利益所動，便進宫向太子説："立嗣取年歲長者，不然就取賢明的，現在申明公絶嗣，考察他的全部子孫，都不足成事，不能承受榮譽和皇恩。衹有金才對國家建有功績，我認爲除了他没有可以繼承封號的。"太子認爲説得對，把此意上奏高祖，於是封李渾爲申國公，用以繼承李穆的家世。大業初年，任右驍衛將軍。六年，下詔追贈改封李穆爲郕國公，李渾仍然繼承了這個封號。幾次加授爲光禄大夫。九年，任右驍衛大將軍。

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乃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爲天子。"勸盡誅海内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

李渾繼承父親的家業後，一天比一天豪華奢侈，後房裏穿拖地華貴長裙的人數過百。二年以後，不再給宇文述貢獻物品。宇文述極其憤怒，在醉酒時，對友人于象賢説："我居然被金才欺騙了，到死也不會忘了他！"李渾也知道他的這句話，從此結下怨仇。後來皇帝討伐遼東，有一個方士安伽陀，説自己通曉圖讖，對皇帝説："會有姓李的成爲天子。"并勸殺盡全國姓李的人。宇文述得知此事，便在皇帝面前誣陷李渾説："安伽陀的話，確實已出現了印證。我與金

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渡遼，吾與汝必爲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内外親婭，并募從征。吾家子弟，决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

才是多年親友，知道他的心胸志向很不一般，經常在一天内多次與李敏、李善衡等人，白天黑夜地避開人密謀，有時候整宿不睡覺。李渾是大臣，他家幾代尊崇興盛，他又統率禁衛軍，不應該這樣做。希望陛下明察此事。”皇帝説：“你説得對，要追究這事。”宇文述便差遣武賁郎將裴仁基上表告李渾謀反，於是立即調遣宿衛兵一千多人歸宇文述指揮，抄没李渾等人的家，并指派左丞相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共同審理。審問調查數天，没有發現李渾等人謀反的證據，便如實報告了皇帝。皇帝不承認這份報告，改派宇文述徹底審理。宇文述來到監獄，叫出李敏妻子宇文氏并對她説：“夫人，是皇帝的外甥女，還愁找不到好丈夫麽？李敏、金才，名字與讖言相符，國家要殺他，已經没法挽救了。夫人應當考慮自身安全，如果能够見機行事説話，可以不連坐。”李敏妻子説：“我不知道該怎麽做，請長輩指教。”宇文述説：“可以説李家謀反，説金才曾經告訴李敏説：‘你應了圖書讖語，應當做天子。現在主上好戰，勞煩擾動百姓，這是上天滅亡隋的時候了，正好與你奪取它。如果再次征伐遼東，我和你一定任大將，每軍二萬多人，至少有五萬人了。還可以集中各個家庭的子弟，還有内外親戚，都可以徵召從軍。我們家的子弟，必是軍中主帥，分别統領兵馬，散布在各路軍中，尋找機會，前軍後軍相呼應。我和你在前邊首先發動，直接奪取皇帝的營帳，子弟們一起響應，分别殺死軍中將領。在一天之内，天下就可以平定了。’”宇文述親口傳授，指令李敏妻子寫成表章，封皮上注明“絶密”。宇文述拿着表章進宫上奏，説：“已經得到了金才謀反的實證，還有李敏妻子的秘密表章。”皇帝看完哭泣道：“我的江山險些崩潰，多虧親家公的力量纔得以保全。”於是殺李渾、李敏等李氏宗族三十二人，剩下的不管老少，全部遷徙嶺南。

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李渾的從父兄李威，開皇初年，因爲平定蠻人有功，任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李詢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

李詢字孝詢。父親李賢，是周的大將軍。李

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納言上士，俄轉内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宫，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爲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

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畤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絶。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詢爲人深沉有遠大謀略，對典籍所知很多。在周任職納言上士，很快改任内史上士，兼管吏部，以精幹著稱。建德三年，武帝到雲陽宫，拜李詢爲司衛上士，委任留守。周衛王宇文直作亂，燒肅章門，李詢在門内也點火，所以叛軍没能進入。皇帝知道後嘉許他，拜授儀同三司，升任長安令。幾次升遷至英果中大夫。因多次建軍功，升爲大將軍，賜平高郡公爵位。

高祖任丞相時，尉遲迥作亂，朝廷派遣韋孝寬進攻叛軍，任命李詢爲元帥長史，倚重爲心腹。大軍行至永橋，諸將不服調度，李詢秘密上報高祖，請求派重臣監護。高祖便派高熲爲監軍，與高熲同心協力的，祇有李詢。平定尉遲迥以後，李詢升爲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還賞賜相應的人口馬匹。

開皇元年，開渠引杜陽水灌溉三畤原，由李詢主持這項工程，民衆以此獲益。不久主持襄州總管事務。一年多，拜隰州總管。幾年後，因患病徵召回到京師，宫中時時派使者探視慰問。逝世於家中，時年四十九歲，皇上哀悼痛惜很長時間。謚號爲襄。他的兒子李元方繼嗣。

李崇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勋，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勋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就官，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宫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勋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户。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

李崇字永隆，英勇果敢工於心計，膽力出衆。周元年，因爲父親李賢的功績，得封迴樂縣侯。當時他年齡還小，拜受爵位那天，親戚族人都來祝賀，祇有李崇流淚。李賢驚訝而詢問緣故，回答説："本來没有爲國家建立功業，年紀幼小便獲封侯，一定要報答主上的恩德，就不能以孝敬供養父母終老一生，因此難過。"李賢因此十分看重他。應召離家任州主簿，但這不是他所喜愛的職位，辭謝不到任，請求任將兵都督。跟從宇文護征伐齊，因功勞最大，升任儀同三司。不久任小司金大夫，負責軍器管理。建德初年，升任少侍伯大夫，改任少承御大夫，代理太子宫正。周武帝平定齊，延引他參議作戰謀略，因軍功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户。不久改封廣宗縣公，改任太府中大夫，歷任工部中大夫，改任右司馭。

高祖爲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

高祖任丞相時，升李崇任左司武上大夫，加

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爲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户。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爲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

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不久任懷州刺史，晋升爵位爲郡公，增加封邑至二千户。尉遲迥反叛，曾派使者聯絡李崇。李崇開始時準備響應叛軍，後來知道叔父李穆以并州歸附高祖，慨嘆道："家族富貴者幾十人，逢國家有危難，却不能重振社稷延續皇統，還有什麽臉面活在天地之間呢!"韋孝寬對此不放心，就與他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李詢當時任元帥長史，時時開導他，李崇於是也歸附了高祖。擊敗尉遲惇軍隊後，李崇拜爲大將軍。平定尉遲迥之亂，李崇任徐州總管，很快又升任上柱國。

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争來内附。其後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郎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開皇三年，任幽州總管。突厥進犯邊塞，李崇很快就打退敵軍。奚、霫、契丹等被他的威嚴和謀略所鎮服，紛紛要求歸附。後來突厥大肆侵犯搶掠，李崇率步兵騎兵三千拒敵，轉戰十多天，將士戰死很多，於是退保砂城。突厥包圍了這座城。砂城原已荒廢，無法守禦，與敵軍日夜苦戰，又没有食物，便在夜間偷襲敵營，得馬牛犬羊等，充作軍糧。突厥恐慌，嚴加防備，每夜都布陣守候。李崇軍爲飢餓所苦，出城便遭遇敵人，死亡將盡，黎明時逃回城中的，還有百人左右，但多數負了重傷，不能再次出戰了。突厥有意使李崇投降，派使者對李崇説："如果投降，可封爲特勤。"李崇明白不免一死，號令士卒道："我喪失了軍隊，是死罪，今天把這條命報效國家以償罪責。你們等我戰死後，可投降敵人，尋找機會各自分散逃走，想辦法回到家鄉，如果有可能朝見天子，把我的心意轉告皇上。"於是舉刀衝入敵人軍中，殺死二人。敵軍亂箭發射，李崇戰死陣中，這年四十八歲。朝廷追贈他豫郎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號爲壯。子李敏繼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宫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弦，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宫者，日以百數。

李敏字樹生。高祖因爲他的父親爲國家戰死，便長期讓他住在皇宫裏。撫養到長大，繼承廣宗公爵位，應召離家出任左千牛。李敏貌美有風度，善於騎馬射箭，歌舞音樂，無不精通。開皇初年，周宣帝皇后封樂平公主，公主有女兒名娥英，要選擇理想婚姻，通知貴族家子弟來弘聖

公主親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爲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 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 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户。歷蒲、豳、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宫內，侍從游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宫，以爲岐州刺史。

宫候選，每天一百多人。公主親自在帳子裏，指令應徵者自我介紹，并考試各類才能。選擇不中意，便立即領出去。到李敏便覺滿意，定了婚姻。李敏迎娶時使用一品儀仗，與娶皇帝的公主同等規格。一次赴皇帝宴，公主告訴李敏："我把四海之地都給了皇帝，祇有一個女婿，我要替你争取上柱國官職，如果皇帝任命你做别的官，你注意不要謝恩應允。"到見了皇上，皇上親自彈奏琵琶，要李敏歌唱舞蹈。之後皇上很高興，問公主："李敏現在任什麽官職?"公主答道："不過一個白丁罷了。"皇上對李敏説："朕現在任命你爲儀同。"李敏不説話。皇上説："這不中你意? 那麽任命你做開府吧。"李敏還是不説話。皇上道："公主爲朕立有大功，朕哪能對她的女婿吝嗇官職呢! 現在任命你爲柱國。"於是李敏拜謝皇恩。皇上在座位上發布詔令，任命李敏爲柱國，以本官衛戍都城。後來爲了避諱，將爵位改封爲經城縣公，食邑一千户。歷任蒲、豳、金、華、敷諸州刺史，但多數時候并不到任，在京師居留，經常出入皇宫，陪皇帝游覽宴飲，獲得的賞賜超過有功的大臣。其後皇帝到仁壽宫，任李敏爲岐州刺史。

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湯沐邑，乞回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户，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

大業初年，改任衛尉卿。樂平公主將死時，給煬帝遺言道："我没有兒子，祇有一個女兒。我不傷心自己的死，祇是特别憐愛女兒，我現在的食邑，請求移賜給李敏。"皇帝依從了公主的遺言。李敏的食邑達到了五千户，并代理屯衛將軍。楊玄感叛亂平定後，築大興城，就是李敏的主張。改任將作監，隨皇帝出征高麗，統領新城道軍將，加授光禄大夫。十年，皇帝再次征伐遼東，指令李敏在黎陽負責督運。

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决。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當時有人説李敏又名洪兒，皇帝疑心"洪"字符合圖讖，曾當面告知李敏，希望他自己决斷。李敏於是深爲恐慌，多次與金才、李善衡等人秘密商議。宇文述知道後奏明皇帝，李敏最後與李渾一起被殺，死時三十九歲。李敏妻宇文氏，在李敏死後幾個月也被皇帝賜毒酒而死。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父親梁禦，任

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宫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游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户。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嘆。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凉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

西魏的太尉。梁睿年少就聰明沉穩，行爲端正，周太祖時，梁睿因爲是功臣之子在皇宫中被撫養多年，以後又教諸皇子與梁睿一起玩耍，向同一師傅學習各種知識，感情十分融洽。七歲時，繼承廣平郡公爵位，經多次升遷至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户。以後又任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授開府，爵位改封爲五龍郡公，拜爲渭州刺史。周閔帝接受禪讓，徵召梁睿爲御伯。不久，出任中州刺史，鎮守新安，以防禦齊。齊人前來進犯，梁睿總能戰勝他們，皇帝十分欣賞他。拜爲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朝任司會。以後又隨齊王宇文憲在洛陽對抗齊將軍斛律明月，每次交戰都能獲勝，升任小冢宰。武帝時，先後任敷州刺史、凉安二州總管，都有很好的政績，升任柱國。

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并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肱、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夐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虔以城降，拒謙不内。謙將麾下三十騎遁

高祖登極，梁睿代替王謙任益州總管。梁睿走到漢川，王謙叛亂，發兵攻始州，梁睿無法前行。高祖命梁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兵騎兵二十萬討伐王謙。當時王謙派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梁睿派張威大敗守軍，擒獲數千人，進軍到達龍門。王謙的將軍趙儼、秦會擁有軍卒十萬，在險要處駐扎營寨，綿延三十里。梁睿令將士銜枚無聲從小道突襲，四面奮力攻打，經過大戰打敗守軍。蜀人極度恐慌，梁睿擂鼓前進。王謙的將軍敬豪據守劍閣，梁巖拒守平林，都因恐懼而來投降。王謙又命高阿那肱、達奚惎等率大軍進攻利州。得知梁睿軍將到，達奚惎分兵據守開遠。梁睿對將士們説："這夥敵人占據險要，要阻遏我軍勢頭，我軍應當在他們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出擊，肯定能打敗他們。"命上開府拓拔宗急赴劍閣，大將軍宇文夐前往巴西，大將軍趙達率水軍進駐嘉陵。梁睿派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路攻達奚惎，從午時戰至申時，大敗敵軍。達奚惎逃回王謙處。梁睿軍進逼成都，王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在城中堅守，自己率精兵五萬，依托城池列陣。梁睿攻陣，王謙失利，想撤退回城，達奚惎、乙弗虔舉城投降，拒絶王謙入城。王謙帶領部下三十人逃走，被新都

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户。

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晋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絶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税，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并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遥。漢代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决

縣令王寶抓獲。梁睿將王謙在街市上斬首，劍南地區全部平定。梁睿升位上柱國，仍任前總管。賜布匹五千段，奴婢一千人，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户。

梁睿這時威震西川，夷人、僚人都來歸附，祇有南寧的酋長爨震憑恃自己地處偏遠而不肯臣服。梁睿上奏章道："我以爲安撫遠方，使王者車駕可以行走更長的路，是王者的政策法度，變易風俗，是國家永恒的典章。南寧州，在漢代是牂柯故地，近代以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人口衆多，富饒多寶物，兩河一帶有駿馬、明珠，益寧出産鹽井、犀牛角。晋太始七年，因益州遼闊而偏遠，分劃設置寧州。到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王徵赴荆州，當時東方還受到阻隔，没有來得及向遠方開拓。土著人爨瓚趁機自行占據一方，國家從遠方任命他爲刺史。他的兒子爨震，繼承至今。但爨震作爲臣子禮數缺損，不向朝廷進貢年賦，每年送來貢奉朝廷的，不過幾十匹馬而已。這裏距離益州，祇有一千里路，朱提的北部邊境，與戎州接壤，我聽到那裏的人們在其苛政下受苦，渴望聖朝皇恩達到那裏。如今大丞相輔佐聖朝，使天下安寧，事業空前絶後，千秋萬代永垂歷史，開闢疆土收服遠方，現在正是時候。所幸平定蜀地的軍士尚多，不必重組軍隊，待征服僚人後，請求立即平定南寧。自從過盧州、戎州以來，軍糧等給養，一切向當地蠻夷徵收，供應軍隊所需。對寧州、朱提、雲南、西爨，都設置總管治理州鎮。料想熟蠻所供的賦税，足以供應城防的倉庫。這一方面有利於整肅蠻夷，另一方面又充實了國庫。現謹獻上有關南寧州郡縣一般情況的材料另件進呈。大都督杜神敬，從前曾出使蠻國，熟知他們的事情，現在一起派往京師。"朝廷對上書還没有批覆，梁睿再次上書道："我認爲綏靖能使遠方變成近地，這是寫在經書上的，開拓疆土，是王者所應該做的事。南寧州，是漢代的牂柯郡，那裏土地肥沃，漢族人占多數，既多財寶，又出産名貴馬。現在若是前往收取，重新設置州郡，一則可以使我朝威名遠振，二則軍隊國

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并因睿之策也。

家都能得到收益。那個地方與交州、廣州相連，路途并不遠。漢代開闢此地，原是便於征討南越。征伐陳時，又是一個機會。據此看來，我認爲必要取南寧州。”高祖很同意梁睿的意見，但天下剛剛平定，恐怕興兵使百姓不安，便没有采納他的計劃。後來派史萬歲討平南寧州，正是采用了梁睿的策略。

睿威惠兼著，民夷悦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説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悦。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横，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管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晧之答晋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

梁睿威嚴與恩惠兼用，夷人衷心歸服，聲望愈來愈高，高祖心裏不安。薛道衡在蜀從軍，便進梁睿營帳參加宴會，藉機勸梁睿説：“天下的威望，已經歸屬隋了。”悄悄地説服梁睿勸高祖稱帝，高祖很高興。高祖受禪讓後，梁睿受到的優待極盛。梁睿再次上書陳述平定陳的計劃，皇帝深爲贊許，頒布詔書道：“梁睿的英雄氣概震動天下，神機妙算變化無窮，清理掃蕩江南，可見他的這些才能。多次升降，他都不以爲意。梁睿既是高才，如果主持征伐大業，可以一舉成功，這是不用懷疑的。祇是我剛剛治理國家，施政綱領還没有很好貫徹，如果先致力於征伐，未必是最好的政略。從前公孫述、隗囂，是漢朝的敵人，光武帝却與他談判和好，使之稱呼皇帝。尉佗對漢高祖，開始并不臣服。孫晧答書晋文皇帝，居然用平等語氣。他們一個很快臣服，一個迅即滅亡。王者要顧大體，順應上天好生之義，陳國雖然前來朝貢，但作爲藩國禮數不周，正如你所説的，確實應該問罪責罰。却還要緩行處置，正是這番意思。淮河與海疆一帶尚未平定，必然要組織大軍，如果要發水軍，我必然要勞煩你，那時梁公要以身報效國家，不會推辭的吧。”梁睿祇好停止。

睿時見突厥方强，恐爲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强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内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

梁睿這時見突厥勢力强大，恐怕會成爲邊疆禍患，便陳説十幾項戰守策略，上書道：“我知道戎狄製造禍患，已經相當久遠了，防備這些敵人，歷來是個難題。所以周代没有好辦法，漢代也祇是采取下策，因爲戎狄們來去不定行動迅速，像雲霧那樣忽聚忽散，在强大時興兵侵犯我邊塞，衰弱時却也難以徹底消滅他們。現今我朝大業初興，天下一統且安寧，祇有突厥之類，還在成爲邊疆的阻礙勢力。因此我廢寢忘食，晝夜

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嘆久之，答以厚意。

思慮。當年匈奴未平定，霍去病不肯接受田宅；先零還在猖獗，趙充國引以自責。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代英烈，但立志追隨這些從前的壯士英雄。恭敬地呈上安置北部邊塞城鎮烽火臺，以及人馬糧草貯備戰守的計劃見另件，并連同地圖一起呈上，恭請審閱决斷。”皇帝稱許贊嘆良久，熱情贊揚給予答覆。

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内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勛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

梁睿因自己是周的舊臣，長期居守重要城塞，時常心裏不安，多次請求來朝廷，於是徵召回到京師。上殿引見時，皇帝竟站起身來，叫他上殿，與他高興地握手談話。梁睿退朝後對親信們説：“功成身退，現在正是時候。”於是稱病留在家裏，關上門户清静自守，不與朝中人士交往。皇帝賜給他特殊的車駕，每次來朝見，一定由三個衛士抬轎上殿。梁睿在剛平定王謙叛亂時，自己知道威名太盛，恐怕被人們嫉妒，便大肆收受金銀賄賂以便把名聲弄壞，因此功勞簿多不符合實際，以致到朝廷叫冤屈的，前後有百人以上，皇帝令主管官員查考此事，有關人等多有被治罪的。梁睿十分恐懼，上奏章陳述請罪，請求投歸大理卿治罪，皇帝下詔安撫遣送了他。

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十五年，隨皇帝出行，到洛陽逝世，時年六十五歲。謚號爲襄。兒子梁洋繼承爵位，歷任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令追贈改封梁睿爲戴公，并令梁洋繼承這個爵位。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晋室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史臣曰：李穆、梁睿，都是周朝的功臣，隋高祖初創帝業，都被倚重爲心腹之臣。所以李穆最早被尊爲師傅，梁睿最後獲得極高的尊榮。看他們見機行事，可算是臣民中的先知先覺者吧。但若與魏朝的貞烈相比，不如王陵，與晋室的忠臣相比，又不如徐廣。李穆的子孫們，尤爲尊貴，乘坐豪華車子的，有數十人，被當時的人們所嫉恨，災難很快來到。對不是正當途徑得到的東西，能不戒懼嗎！

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奸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并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喑不復能言。昉見静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高祖乃從之。

及高祖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悦之。昉因説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説，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巨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粗疏，溺於財

劉昉，博陵望都人。父親劉孟良，任大司農。劉昉隨魏武入關，周太祖任命他爲東梁州刺史。劉昉性情輕浮狡詐，善於奸邪智謀。周武帝時，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入宫陪侍皇太子。宣帝繼位，劉昉因有技巧和曲意逢迎獲寵愛，出入宫殿，恩寵最高。任大都督，升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一起被視爲親信。皇帝病重，召劉昉及顏之儀進入内室，把後事囑托給他們。皇帝喑啞不能説話。劉昉見静帝年幼，不能承擔國家大事。但他一向敬重高祖，又因爲高祖是皇后父親的緣故，名望重於天下，劉昉便與鄭譯商議，請高祖輔政。高祖堅决辭讓，不敢當此重任。劉昉説："您若是可以做，就立即答應；如果不想做，劉昉自己就做了。"高祖聽從了他的建議。

高祖做丞相，舉劉昉爲司馬。此時宣帝之弟漢王宇文贊住在皇城，時常與高祖在一起。劉昉打扮美妓進獻給宇文贊，宇文贊很喜歡。劉昉趁機游説宇文贊："大王是先帝的弟弟，衆望都歸於大王。那小孩子太小，怎能主持大事？而今先帝剛過世，人們的情緒還不穩定，大王暫且回自己府上。待事情稍稍平静之後，再進宫做天子，這是萬全之策。"宇文贊此時還不到二十歲，生性和見識都很平庸，聽劉昉這一席話，以爲確實如此，便聽從劉昉的安排。高祖因劉昉有確立大計的功勞，拜爲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都成了心腹重臣。前後賞賜數萬，出入宫廷有全副武裝的親兵護衛，朝野矚目傾心，并稱爲黄、沛。當時有人説："劉昉前面牽，鄭譯後面推。"劉昉自恃有大功勞，顯出驕傲的神態。

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但生性粗鄙，貪溺錢物，所以大商人從早到晚來往不斷。

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爲將，譯又以母老爲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游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

那時尉遲迥起兵叛亂，高祖命韋孝寬討伐叛軍。軍隊行進到武陟，諸將領離心。高祖想差遣劉昉、鄭譯其中一人前去監軍，便對他們說："必須有一個心腹之人統領大軍，你們二人，誰可以去？"劉昉申說自己沒有做過將軍，鄭譯則以母親年高請求不去，高祖很不愉快。正好高熲請求前往，便派了高熲。從此二人所受的恩遇禮儀漸漸地輕了。又加上王謙、司馬消難相繼造反，高祖爲此憂愁，吃不下飯寢臥不安。劉昉却恣意游玩酗酒，不把自己的職分放在心上，丞相府的事物，該處理而不處理的很多。高祖很不滿意，任命高熲代替劉昉爲司馬。此後越發被疏遠疑忌。到高祖受禪讓，劉昉升任柱國，改封舒國公，在家閑住没有事情可做，不再爲高祖所用。

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

劉昉自以爲有輔佐皇帝的首功，中途却被疏遠，心裏不平。其後趕上京師饑荒，朝廷命令禁酒，劉昉指揮使女們租屋子，在街上賣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彈劾劉昉道："我聽説身爲貴人當以奢侈爲戒，據有滿庫的資財當以儉約爲守。劉昉的地位是公爵之一，品級已是最高，占據那麽尊榮的爵位，享受那麽豐厚的俸禄，正應該警戒滿和盈，適可而止，爲什麽還要追求大麥麯子這點利潤，争競案板刀鏟這些末流，把自己混同於酒徒，家也成了逃亡者的庇護所？若不繩之以法，怎能整頓風氣！"皇帝下詔書，不予追究。

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并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彦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爲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

劉昉心情沉悶不快。當時柱國梁士彦、宇文忻都因丢了官職而心懷怨恨，劉昉同時與他們結交時時往來。梁士彦的妻子美貌，劉昉與她私通，梁士彦并不知道，反而與劉昉越發關係密切，於是商量要叛亂，决定推舉梁士彦爲皇帝。後來秘密泄漏，朝廷徹底追究。劉昉自知不免於死，便不再申説辯解。皇帝下詔書斬這些人，詔書説：

> 朕君臨四海，慈愛爲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内，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

> 我統治四海，慈愛是我的本意。又因爲我從平民百姓出身，上升到皇位這人間之極，朝廷公卿百官們，不是親戚便是朋友，地位雖然有差異，但感情上還一如既往。掩

慇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曆數，定於杳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爲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觸刑書故也。

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勛報效，榮高禄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盗賊而爲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晋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

飾他們的過錯，維護他們的名譽，我總是小心在意仔細掂量，誠懇地告誡約束，言無不盡。上天自有定數，神靈決定社稷存亡，哪裏想到這包容大懷之心，能成爲國家的禍害？我的本意是希望百官們永遠保有富貴，不觸犯法律。

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人，在我應受天命之初，曾施展力量，我酬答功勞回報效力，給他們很高的榮譽和重要官職。待他們已很寬厚，摯愛他們更深，朝夕在酒宴上歡笑言談，都知我的心意。但他們的心思如山中溪谷，深不可測，有豺狼般的心態，他們不承受朝廷的盛恩，突然要發動叛亂。梁士彦自幼年以來，就編造謡言，宣稱有相面的，説他與讖言相應，年過六十歲，一定能當皇帝。當初平定尉遲迥，他臨時駐在相州，已有謀反的心思，連路人都知道。我即時差遣别人替换他，没有宣布他的罪過。進京之後，他謀反的心思更迫切了。宇文忻、劉昉一夥，也主動扶助他。梁士彦預計率領家奴，約定在近期，在蒲州起事。即刻毁斷河橋，占領黎陽的關隘，阻塞河陽大道，劫掠國家賦税充當軍費，招募盗賊做兵士，對那些飢民，召集起來也很容易。他們不把朝廷放在眼裏，嘲笑各級官員，自稱一旦舉事，没有人能够抵擋。梁士彦的二兒子梁剛，多次苦苦勸止，三兒子梁叔諧，却積極鼓勵。我得知這些情况，還是擔心冤枉他們，便讓梁士彦到晋地就任，藉以驗證有關蒲州之事是否屬實。梁士彦爲此高興，説這是上天相助，宇文忻以及劉昉等人，都祝賀時運到來。宇文忻平定鄴城，自恃功高，已經是朝臣中最高官職了，還嫌奬賞太薄。散布説“我若是造反，不用擔心不成功”。惱怒的臉色和憤恨的言語，廣泛爲人所知，我念及他的功勞，不計較他的無禮，却委任他爲武職，任命他爲領軍，把他當作有力助手，看作心腹重臣。宇文忻秘密作計劃，在

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後北破晋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奸心，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宫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内應接。

朝廷宫内樹立黨羽，拉攏許多親戚友人，到宫内任職。我以自己的心情衡量别人和對待這些事情，他説的我全都允許。但他不斷索求，心迹逐漸顯露了，但衹是解除他的禁兵，令他改悔。他的企圖不能得逞，愈發心懷怨恨，就與梁士彥勾結，向神靈表明心迹，發誓不違背和約。共同經營叛逆之事，每逢到一起就籌劃商議，讓梁士彥負責河東，自己負責關右，一旦蒲津舉事，就可以從後出征，兩支軍隊各在東西，形成連横的形勢，然後向北攻破晋陽，回京推翻朝廷。劉昉在丞相府任職，便於做非法事情，三次出事，兩次是他的妻子透露的。他常説自己的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姓劉的應當稱王，當萬日天子。我教訓他引導他，跟他説利害關係，總是加以寬恕，希望他改過。他口上説要自新，真實心思却還是照舊，還與梁士彥情意深重，兩人叛逆之志奸佞之心，相互深深瞭解。劉昉曾經與梁士彥議論太白星的動向，詢問東井之間的天象，指望秦地發生動亂，探訪軒轅故地，指望宫廷出現變故，衹等到蒲坂舉事，就在關内接應。

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并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奸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并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没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

這些逆賊的謀略，有千頭萬緒。但是宇文忻和劉昉，名譽和職位都很高，怎麽肯面向北彎下腰，臣服於梁士彥？不過是各自懷着罪惡想法，圖謀引發動亂，一旦得到紛亂中奪權的機會，就要顯露出互相吞并之能事。他們的奸險狡詐，就是這個樣子！雖然國家有確定的法律，他們的罪惡不可饒恕，我却想國家創立不久，以真誠爲著，對他們心存憐憫，不忍心施以極刑。梁士彥、宇文忻、劉昉，是陰謀首犯，梁叔諧贊同支持父親的意見，於道理難以寬宥，已經一起處决。梁士彥、宇文忻、劉昉的兄弟叔侄，特别加恩不處刑罰，有官職的革除官職。梁士彥的幼小子女、宇文忻的母親妻子女兒以及幼小兒子全部流放。梁士彥、梁叔諧的妻妾及財物田宅，宇文忻、劉昉的妻妾及財物田

舊，上柱國府户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彦府僚，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嘆憤！

宅，全部收歸官府。梁士彦、劉昉的兒子年齡在十五歲以上的發配遠方充軍。上儀同薛摩兒，是梁士彦的老朋友，上柱國府户曹參軍事裴石達，是梁士彦的幕僚，梁士彦的謀反形迹和心思，他們全都知道。薛摩兒聽到這些，隨聲附和，一點兒也不上報，應當處以死刑。但他們一經推問，便承認并供出同黨，很獲得我的寬恕本心，可以除去官名免以死刑。我應和圖書讖語，已經六年，徒然勤於政事，淳樸的風俗還没有實現，言及於此輾轉沉思，實在是又遺憾又煩惱！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没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忻、士彦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僚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受刑前，來到朝堂，宇文忻看見高熲，向前叩頭請求憐憫。劉昉憤然叫宇文忻道："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還叩什麽頭呢！"於是一起被斬，家被抄没。過了幾天，皇帝身着素服到射殿，把劉昉、宇文忻、梁士彦三家的財物放在殿前，令文武百官射箭分得，以此爲教訓警戒後人。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周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游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録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祖父鄭瓊，任魏的太常。父親鄭道邕，任周的司空。鄭譯很有學問，并且熟悉音樂，善於騎術箭術。鄭譯的從祖父開府鄭文寬，娶魏的平陽公主，公主便是周太祖的元皇后的妹妹。公主没有兒子，太祖指定鄭譯爲公主之後。所以鄭譯小時候便得太祖喜愛，總是讓他跟諸位皇子在一起集會游玩。十多歲時，曾拜訪丞相府司録李長宗，李長宗在衆人面前逗他，鄭譯嚴肅地對李長宗説："明公地位聲望都很高，莊嚴鄭重纔是本分，這樣輕浮玩鬧，是有損德行的。"李長宗甚爲驚異。鄭文寬後來生了兩個兒子，鄭譯便又回到原來的家。

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禄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宫尹。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

周武帝時，鄭譯應召離家出任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禄大夫，改任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時時侍奉在皇帝身邊。鄭譯當時妻子已死，皇帝命鄭譯娶梁的安固公主。在武帝親自主持國家大政時，鄭譯拜任御正下大夫，很快改任太子宫尹。那時太子德行缺虧很多，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時常勸武帝廢黜太子改立秦王，所以太子心裏極不安。後詔令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私下對鄭譯説："秦王，是皇上喜愛的兒子，烏丸軌，是皇

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户。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悦而益昵之。

上信任的大臣。我這次出征，會不會像扶蘇一樣啊?”鄭譯説:“希望殿下致力於仁愛孝敬，不違背爲人子之道，别的不用考慮。”太子同意這個意見。打敗敵軍，因爲鄭譯功勞最大，賞賜開國子爵位，食邑三百户。後因犯與皇太子玩鬧大不敬罪，皇帝大怒，撤銷了他的官籍貶爲庶民。太子再召見時，鄭譯玩鬧輕慢如故。還對太子説:“殿下什麼時候纔能占據天下呢?”太子高興，越發與他親昵。

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爲宣帝。超拜開府、内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户，委以朝政。俄遷内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户，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爲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内史事。

皇帝逝世，太子繼承皇位，就是宣帝。破格拜授鄭譯爲開府、内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食邑一千户，把朝廷大政委托給他。不久升任内史上大夫，升爵位爲沛國公，食邑五千户，讓他的兒子鄭善願領歸昌縣公爵位，封另一兒子鄭元琮爲永安縣男，并監修國史。鄭譯非常專權，那時皇帝到東京，鄭譯擅自用官府材料，建造自己的住宅，因此獲罪再次被除名爲民。劉昉多次向皇帝求情，皇帝又召回他，還像當初一樣對他。皇帝還下詔鄭譯主持内史事。

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托。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

從前，高祖與鄭譯有同學的舊情，鄭譯又熟知高祖相貌奇偉，由衷地想結交高祖。此時，高祖被宣帝疑忌，心裏不安，曾經在永巷内對鄭譯説:“很久以來就想到藩國去，這您是知道的，我把自己的想法真誠地告訴您，請您對此留意。”鄭譯説:“憑您的德行威望，天下都傾心歸附於您，想求更大的福分，這我不敢忘記，允許我立即上報天子。”那時正要派遣鄭譯南征，鄭譯請示誰當元帥。皇帝説:“你的意見怎樣呢?”鄭譯道:“若要平定江東，不是貴戚重臣不能鎮撫，可以令隋公前去，并擔任壽陽總管主持軍事。”皇帝依從這個建議，便下詔任命高祖爲揚州總管，鄭譯發兵與他聚會壽陽去征伐陳。出發了幾天，皇帝病重，就與御正下大夫劉昉商議，召高祖進宫受顧命之托。之後鄭譯宣布詔令，文武百官都受高祖管轄指揮。那時御正中大夫顔之儀與宦官謀劃，召大將軍宇文仲輔政。宇文仲已經到了皇帝座前，鄭譯知道了，立即率開府楊惠以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一起入宫。宇文仲與顔之儀看見鄭譯等人，驚慌失措，尋機出去，高祖逮捕

以譯爲内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爲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内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

了他們。於是修改詔書再任鄭譯爲内史上大夫。第二天，高祖任丞相，拜任鄭譯爲柱國、相府長史、負責内史上大夫的職務。到高祖任大冢宰，主持國政，便任命鄭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管六府之事。出入於高祖内室，所説的主張没有不聽從的，得到賞賜的財物無法計量。每當出行，都有武裝士卒護衛。任命鄭譯的兒子鄭元璹爲儀同。當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愈加親近禮遇鄭譯。很快升爲上柱國，可以犯十次死罪而不處罰。

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户，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并爲刺史。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鄭譯生性輕浮偏狹，不熱心所任職的事務，却大肆收賄受贓。高祖内心已經疏遠了他，衹是因爲他有奠基之功，不忍心罷職放還，便背地告誡官員們不准向鄭譯報告政事。鄭譯還是坐在廳堂之上議事，却什麽事都與他無關。鄭譯恐懼，叩頭請求辭職，高祖用好言寬慰他，恩遇禮儀如故。到高祖受禪，鄭譯以上柱國的身份退休回家，賞賜極多。晋升他的兒子鄭元璹爲城皋郡公，食邑二千户，鄭元珣爲永安男。追贈他的父親及已死的兩個兄長都爲刺史。鄭譯因自己被疏遠，便秘密召道士作法事以祈求神靈相助，他的侍女上奏鄭譯使用妖術邪門。皇上問鄭譯："我并没有虧待你，你這是什麽意思?"鄭譯無言以對。鄭譯還不跟自己的母親居住在一處，被監察機關彈劾，因此被革除了官籍。皇帝頒布詔書道："鄭譯的好計謀好策略，没有聽到過，枉法賣官的壞事，却滿耳皆是。如果把他留在世上，在人間算是不循正道的臣子，如果在朝廷上把他處决，到地下也是個不孝敬父母的鬼魂。在陰間在陽間都是個累贅，没有地方安置他了，可以給他一部《孝經》，讓他熟讀。"命令他與母親住在一起。

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宫。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

不久，下詔命鄭譯研究起草法律文書，再次授職開府、隆州刺史。請假回家治病，有詔書徵召，與皇帝在醴泉宫相見。皇帝賜宴氣氛歡樂，對鄭譯説："貶退你這麽久，心裏很覺過意不去。"於是恢復他的沛國公爵位，官職是上柱國。皇帝對侍臣們説："鄭譯與我同生共死，共同闖過那麽多危難，我的言語和心裏，什麽時候忘記

壽。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還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

過呢？"鄭譯舉杯爲皇帝祝福。皇帝指示内史令李德林立即作詔書，高熲與鄭譯開玩笑説："筆乾了。"鄭譯答道："被放置在偏遠地方，就拄着一根拐杖回家了，一文閑錢也得不到，拿什麽潤筆呢？"皇帝大笑。又過了不久，下詔命鄭譯研究討論音樂。鄭譯認爲周代的七聲音樂荒廢缺損，大隋受天命，禮樂也應當更新，便重修七始之義，叫做《樂府聲調》，共八篇。把它上奏天子，皇帝熱烈稱贊。很快改任岐州刺史。在刺史任上一年多，又奉詔令在太常寺厘定音樂，前後討論音樂方面事情的言語，記在《音律志》中。皇帝慰問鄭譯道："國家的法律條例是你制定的，音樂也是你厘定的。禮樂律令四件事，你占了其中三件，這實在值得贊美。"於是回到岐州。

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吊祭焉。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

開皇十一年，因病死於任上，時年五十二歲，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謚號爲達。他的兒子鄭元璹繼承爵位。煬帝登極之初，全部廢除了五等爵位，因鄭譯有輔佐江山初創的功勞，下詔改封鄭譯爲莘公，由鄭元璹繼承。

鄭元璹

元璹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禄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璹以城歸之。

鄭元璹原來任驃騎將軍，後來轉任武賁郎將，多次因軍功升任右光禄大夫，改任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年，出任文城太守。義兵興起，義將張倫進攻至文城，鄭元璹舉城歸附了義軍。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是齊司空柳世隆的曾孫。祖父柳惔，曾任梁尚書左僕射。父親柳明，曾任太子舍人、義興太守。柳裘少年時聰明有智慧，到二十歲時名聲已經很響了。在梁做官任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被魏軍逼迫，派柳裘向魏請求講和。很快江陵陷落，大軍於是入關。周明帝、武帝年間，柳裘從麟趾學士經多次升遷至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來任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任儀同三司，爵位晋升爲公爵，改御飾大夫。到皇帝病重時，在宫中隨侍，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共同謀劃，召請高祖入宫主持朝政。高祖堅決辭讓不接受，柳裘進勸道："時機不會再有，機不可失，現在事情已經

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

是這樣了，應當儘早確定大計。上天給你你不接受，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如果這樣拖延下去，恐怕要留下永遠的遺憾。”高祖聽從了。柳裘升爲開府，拜内史大夫，被委托掌管機密。

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悦，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

到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不安，并州總管李穆猶豫不決，高祖命柳裘前去勸諭。柳裘見到李穆，極力向他陳述利害，李穆很高興，於是決心歸附高祖。後來因出使有功，賜彩緞三百匹，金九環帶一條。當時司馬消難在安陸阻兵，高祖又令柳裘前往勸諭，柳裘没有到，司馬消難就已經逃往陳。高祖就令柳裘順勢安撫淮南，賞賜他馬匹和其他物品。

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開皇元年，柳裘晋升大將軍，官拜許州刺史。他在任清廉簡約，官吏民衆愛戴他。又改任曹州刺史。皇帝考慮柳裘對國家有奠基之功，準備表彰他的榮譽提高他的職位，想召他進京，詢問朝臣道：“曹州刺史應該什麽時候進京入朝?”答道：“就在今年冬天。”皇帝便没有特意徵召他入京。但不久柳裘就死去了，高祖惋惜傷感很久。謚號爲安。他的兒子柳惠童繼承爵位。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祖父皇甫穆，是魏的隴東太守。父親皇甫道，是周的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皇甫績三歲就成了孤兒，由外祖父韋孝寬撫養。他曾與諸表兄弟賭博，韋孝寬看他荒廢了學業，嚴厲地教訓他，又可憐他是個年幼的孤兒，便特别施恩不處罰。皇甫績感慨道：“我没有父母教訓，在外祖父家被收養，不能刻苦約束磨煉自己，怎麽能長大成人立大業呢?”深爲自己的過錯而自責，自己命令左右隨侍打他三十杖。韋孝寬知道此事心疼得哭了。從此皇甫績精心好學，閲讀經史等書籍。

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宫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宫，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宫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

周武帝在當魯公時，召引皇甫績爲侍讀。建德初年，任宫尹中士。武帝在雲陽宫避暑，那時宣帝任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經關閉，百官僚屬逃散的很多。皇甫績聽到危難的消息立即前來，在玄武門遇到了皇太子，太子下樓拉着皇甫績的手，悲喜交集。皇帝得知此事嘉獎他，升任小宫尹。宣政初年，累計前後所建功業，得

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

宣帝崩，高祖總己，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户。尋拜大將軍。

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晋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逾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黄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吴、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虚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

封義陽縣男爵位，官拜畿伯下大夫，多次升遷任御正下大夫。

宣帝逝世，高祖主政，皇甫績有功，《鄭譯傳》中有記載。加授上開府，改任内史中大夫，晋爵爲郡公，食邑一千户。又拜爲大將軍。

開皇元年，出任豫州刺史，增加食邑連同以前所賜至二千五百户。又拜任都官尚書。幾年後，改任晋州刺史，即將赴任時，向皇帝致敬道："我實在是個平庸粗鄙的人，對國家没有多大用處，但時時想克服艱難以報朝廷之恩。現在僞陳政權還在，在我看來，它有三可滅。"皇帝問其原故，皇甫績答道："大國滅小國，這是一；有道之君討伐無道之君，這是二；僞陳收容叛臣蕭巖，我軍師出有名，這是三。陛下如果任命得力將領，我請求參軍爲卒，貢獻我微薄的力量。"皇帝嘉許他的豪邁志氣，慰勞而後送行。到陳地平定，皇甫績拜任蘇州刺史。

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亂，該州的顧子元發兵響應，於是進攻皇甫績，雙方相持八十天。顧子元一向感激皇甫績有恩於他，於是在冬至這一天派人送來牛肉和酒。皇甫績寫信給顧子元道："皇帝應和圖書讖言，與天神之意相合，跟唐、虞一樣接受禪讓，像湯、武一樣不用干戈。東方越過蟠木之地，東方朔也没有到達那裏，西方的盡頭流沙地區，張騫也不曾到過。大漠黄龍以外的國家，紛紛朝拜天王，葱嶺、榆關以遠的政權，謙卑地請求做我朝小吏。從前僞陳獨自阻擋我朝的聲聞教訓，江東官吏與民衆都爲惡政所困。皇天上帝輔佐仁義，通過我們的朝廷，衹要征伐一下，它就立即瓦解了。金陵的百姓，得以從死亡中復生，吴郡、會稽的臣民，猶如白骨還肉。理應懷念聖音感謝大德，歌唱擊壤熙熙而樂，豈能像犬一樣朝自己的主人吠叫，甚至還撕咬呢？先生不是我治下的百姓，哪裏還用貢獻禮品？我是隋朝將官，怎能與外人交往？即使是危急到賣兒子，揀死人骨頭敲碎了燒火做飯，也不能與先生有私人往來，何况我軍目前糧食充足兵士充足，有高城有深溝，衹要静坐等待强大的援

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

軍，這是綽綽有餘的，何必勞煩先生學習那些陋俗，説些虛僞的話呢？想阻撓我忠誠聖主的决心，徒然想動摇我雄壯的氣概，先生如果作這種指望，那一定要落空。先生應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退路，明白告訴百姓們，如果及早離開迷途，那麽走出的邪道還不算遠。”顧子元看了這封書信，在城下叩頭稱謝。楊素的援軍到了，内外合力打敗了叛軍。皇甫績拜任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不久因病請求辭官還鄉，詔書徵召他回京，皇帝賜給他宫廷的醫藥予以調治，宫中使者前後相繼，問候接連不斷。死在家中，時年五十二歲。謚號爲安。兒子皇甫偲繼承。皇甫偲在大業年間，任官到尚書主爵郎。

韋謩

韋謩者，京兆人也。仕周内史大夫。高祖以謩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韋謩，京兆人。在周做官任内史大夫。高祖因韋謩有確定社稷的功勞，多次升遷到上柱國，封爲普安郡公。開皇初年，死在蒲州刺史任上。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户。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宫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户，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爲大司武，賁知高祖爲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

及高祖初被顧托，群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宫，門者拒不内。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恒典宿衛，後承間進説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父親盧光，在周任開府，封燕郡公。盧賁略略知道些文書記録，很懂音律。周武帝時，繼承燕郡公爵位，食邑一千九百户。以後歷任魯陽太守、太子小宫尹、儀同三司。平定齊有功，增加封邑四百户，改司武上士。當時高祖任大司武，盧賁知道高祖不是平常人，很願意與他結交。宣帝繼位，盧賁加任開府。

高祖初被召爲顧命大臣，群臣意見不一致，於是把盧賁召置在左右。高祖將往太子東宫，百官都不知道該不該隨從。高祖命令盧賁秘密集結護衛兵，便召集公卿宣布：“想求取富貴，就跟隨我來。”百官相聚談論，有離散的打算。盧賁帶兵迅速出現，衆人都不敢行動。出崇陽門，到東宫，守門的拒絕不准入内。盧賁努力勸説，守門人不肯聽從，盧賁怒目呵斥，守門人退却了，所以高祖能够進門。盧賁始終統領宿衛軍，後來在回答高祖的詢問時説：“周的歷數已經終結了，天下的民心已經在您這裏，希望您及早順應天命民意。上天賜給的却不接受，反而會受上天責罰

宫，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

時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晋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并除名爲民。賓未幾卒。

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宫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宫。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吴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宫，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宇，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焕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

的。"高祖深以爲是。受禪時候，高祖命盧賁肅清皇宫，并就此任護衛。盧賁便奏請改换周的旗幟，更改爲好的名號。所以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等旗號，都是盧賁創造的。很快拜任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

當時高熲、蘇威共同執掌朝政，盧賁很覺不平。柱國劉昉那時正被疏遠疑忌，盧賁便慫恿劉昉以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密謀罷黜高熲、蘇威，由五人共同輔政。又因晋王是皇帝的愛子，想進行廢立。還私下對皇太子説："盧賁多次想來拜謁殿下，但恐怕被皇帝怪罪，希望太子明察不才之心。"陰謀泄露，皇上徹底追究此事。劉昉等人把罪責推給張賓、盧賁，公卿奏議二人應處死刑，皇帝因爲二人是登極前的老朋友，不忍心處以死刑，便把二人革除官職貶爲庶民。張賓過了不久就死了。

過了一年多，盧賁恢復爵位，任檢校太常卿。盧賁認爲古樂宫調懸七八，音律不一致，歷代音樂家，没有結論。於是上表章説："殷人以前，通用五音，周武王滅殷，與鶉火、天駟相應，使用七音。漢興，加應鐘律，所以十六面鐘合爲一簴。鄭玄注《周禮》説，二八十六爲簴，這就是'七八'的意思，已經很久遠了。但世道變遷的歷程中，取捨不同，到周武帝，恢復爲懸七，以林鐘爲宫調。所謂樂，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所以移風易俗，最適宜用樂，因此吴國季札考察音樂就能辨興亡。那麽所謂樂，可以感動天地，感應鬼神，由情所引發的樂聲，治或亂都與它相對應。周武王用林鐘作宫調，這是將要衰亡的徵兆。况且林鐘這個音位，是經損益生黄鐘意義。黄鐘，是君，君，却生於臣，對應着皇家將有'九五'之應。還有陰是臣，却占有君位，進一步顯示國家將有登極之祥兆。這實在是與神靈昭示的相符合，與人的努力無關。陛下應天命統治天下，道德超越前代帝王，政治成功制作音樂，前代史書記載得很明白。我聽説五帝不沿用舊樂，三王不沿用舊禮，這就是隨時代變化改革制度，使之不失雅正之道。"皇帝采納了這項建

八，以黄鍾爲宫。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删定周、齊音律。

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决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飢，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爲民。

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并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顔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議，便改懸七爲懸八，以黄鐘爲宫調。詔令盧賁與儀同楊慶和删定周、齊的音律。

不久，盧賁拜授郢州刺史，又改任虢州刺史，後來又改任懷州刺史，開渠引沁水往東流，叫利民渠，又開支渠入温縣，叫温潤渠，用來清除鹽碱，百姓得到了實惠。幾年後，改任齊州刺史。災荒年月，穀物米價上漲，盧賁禁止出售穀米而由自己出售，因這項罪過被革除官職貶爲庶民。

後來隨皇帝到洛陽，皇帝與盧賁閑談説："我當初任大司馬時，你對我推心置腹，等到總理國政，你也時時在我左右，我與你可算是相交久遠了，你如果没有犯過失，官爵位應當同高熲一般高。因與壞人勾結，而被廢黜。感念從前的情誼，應當恢復你的官位，你爲什麽不思量報效，以至於到今天這樣子呢？我不忍心殺你，那是不顧法律照顧私情啊。"盧賁俯伏請罪謝恩，皇帝下詔恢復他原來的官職。過了幾天，回答皇帝提問時不合旨意，他又自我陳述功績，有抱怨的話。皇帝大怒，對群臣道："我準備給盧賁一個州的，現在看來不能再用他了。"以後皇太子替他求情説："這些人都有輔佐天子開國的功勞，雖然性情輕浮偏狹，但不該拋棄。"皇帝説："我壓抑屈服他們，是在保全他們的性命。如果没有劉昉、鄭譯以及盧賁、柳裘、皇甫績等人，我就不可能有今天。但這些人都是反覆無常的家夥。在周宣帝時，他們以不顧行檢得到寵幸，在皇帝病危時，顔之儀等人請求由宗王輔政，這些人使用騙術，便由我承受顧命。我要平治國家，他們又企圖叛亂，所以劉昉謀反在前，鄭譯施妖術在後。而盧賁之類，都心懷不滿。任用他，他不恭順，罷免他，他就怨恨，他們自己難以叫人信任，不是我要拋棄他們。衆人看見這些，有在背後議論的，説對功臣刻薄，其實并不是那麽回事。"蘇威出主意道："漢朝的光武帝想保全功臣，都讓他們以列侯的身份奉朝請。天子仁愛，可以用這種辦法安置他們。"皇帝説："有道理。"於是廢黜盧賁讓他回家。這一年盧賁死，終年五十四歲。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禄。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内懷觖望，耻居吴、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悦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史臣曰：高祖始創帝王之業，劉昉、鄭譯其實是首要策劃人，在朝中主持事務，這没有什麽不妥。但他們不能保全自己，而是迅速暴露了缺陷，以致義斷恩絶，這時纔面對災禍委曲求全，苟且偷安貪戀官禄。皇帝已經居高位，事情便不同以往，所謂鹽梅之類，自應退回本職本位。但他們總是不斷地提起過去的親密情誼，心裏滿懷怨恨，以排在吴、耿之後爲耻，以與絳、灌爲伍爲羞。侍奉君主盡禮方面，不是出於真誠，不孝敬父母，導致議論紛紛。他們在周時，没有忠貞的氣節，供職隋時，也缺乏盡心竭力的忠誠。行事不義抵消了從前的功績，積累怨恨又招致後來的禍患，却奢望不被處以重刑，保全富貴榮華和身家性命，這也太難了。柳裘、皇甫績、盧賁，依靠别人而成就功業，行爲合乎規矩，朝廷得以興盛，但不能參與國政。原因在於别人希望他們説好話，而他們却要駡人，道理相同。晏嬰曾説："用一顆心可以侍奉百位君主，百顆心却不能侍奉一位君主。"這道理，在劉昉、鄭譯身上已獲得驗證了。

隋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四

于義

于義字慈恭，河南洛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户。起家直閤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户。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

于義字慈恭，河南洛陽人。父親于謹，隨魏武帝入關，在周任職，官至太師，便在京兆安家。于義少年時代即端莊嚴明，品行正直，志向堅定而愛學習。大統末年，因父親的功績，得賜平昌縣伯爵位，食邑五百户。應召離家出任直閤將軍。後來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讓，于義得增加食邑六百户。多次升遷至安武太守，在任重視道德教化，不使用嚴刑酷法。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因爭財產而相互訴訟，于義說："這是太守德行不厚不能勝任官職的緣故，不是他們的過錯。"於是取來自己的財物，加倍地給與這二人，教導一番而後打發回去。張善安等都心懷慚愧，搬家到別的州去。於是風氣淳正。他用德行感化人，大都是這類情形。進封爲建平郡公。在明帝、武帝之世，歷任西兗、瓜、邵三州刺史。多次隨皇帝征伐，升至開府。

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宣帝繼位，政治刑法日益混亂，于義上疏勸諫。當時鄭譯、劉昉受寵當權，覺得于義的上疏對他們不利，便預先在皇帝面前中傷于義。皇帝看見于義的表章不高興，對侍臣說："于義誹謗誣衊朝廷。"御正大夫顏之儀進言道："古代聖明的君主樹立誹謗木，還設置諫鼓，尚且擔心聽不到批評。于義的話，不該治罪。"皇帝纔息了怒氣。

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素有經略，可爲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爲元

高祖任丞相，王謙叛亂，高祖準備進攻叛軍，問高熲誰可任將軍。高熲答道："于義一向有經驗謀略，可以做元帥。"高祖開始時認可了。劉昉爭辯道："梁睿的地位聲望一直很高，不能置於于義之下。"高祖祇得作罷。於是任梁睿爲

帥，以義爲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惎擁衆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并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

歲餘，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并知名。

元帥，于義爲行軍總管。王謙的大將達奚惎擁大軍占據着開遠，于義率領左軍打敗達奚惎。不久拜任潼州總管，賜給奴婢五百人，各種彩緞三千段，破格提升爲上柱國。當時于義的哥哥于翼任太尉，弟弟于智、侄子于仲文都是上柱國，任大將軍以上官職的十多人，稱爲貴戚。

一年多後，因病免職，回到京師，幾個月後死，終年五十歲。追贈爲豫州刺史，謚號爲剛。贈布匹千段，粟米五百石。兒子于宣道、于宣敏，都很有名。

于宣道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户。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内史舍人，進爵爲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于宣道字元明，生性嚴謹縝密，不與跟自己不屬一類的人來往。在周做官，任左侍上士。因父親的功績，賜爵成安縣男，食邑二百户。後來改任小承御上士。高祖任丞相，任用于宣道爲外兵曹，又拜任儀同。到高祖登帝位，于宣道升任内史舍人，晋升爲子爵。因守父喪，多日水漿不入口，獻皇后派宦官獎勵宣傳。一年以後，朝廷令他起家到任。免除守喪，拜爲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仍舊任内史舍人。六年後，改任太子左衛副率，升任上儀同。死於任上，時年四十二歲。兒子于志寧，很早就有名了，繼嗣叔父于宣敏。

于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

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

>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諂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

于宣敏字仲達，少年即沉穩縝密，才思敏捷。十一歲時，拜訪周的趙王宇文招，趙王叫他賦詩。于宣敏所作的詩，大有幽遠貞正之志。趙王很是驚奇，席間客人一致贊嘆誇獎。奉召離家出任右侍上士，升任千牛備身。

高祖登帝位，于宣敏拜任奉車都尉，奉命安撫宣慰巴、蜀。回朝後，上表章道：

> 我聽説開闢盤石般堅固的宗社，漢朝於是久遠，建密不透風城池般的事業，周代得以綿長。從前秦皇帝在天下設置官吏而廢除諸侯，魏皇帝親昵奸邪而疏遠骨肉，終使宗社被他族改换，神器被别姓占有。這件事的明白程度，超過看見火焰燃燒。然而山川險遠之地，不是親近族人是不能把守的。而蜀地土壤肥沃，人財都豐富，西面通向邛崍、

周德之衰，玆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

僰國，南面連接荆州、巫峽，周德衰弱，這片土地便爲蠻族所占，漢朝退却，這裏便首先開禍端。所以明者在災禍還沒有出現時便加以防備，統治者在動亂還沒有形成時便制止它，這樣纔可以萬世和平富足，超過七百年。

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陛下天生帝王之相，應和時運，協調天地，居於恭敬揖讓的時代。天下百姓歸心，各種神靈都爲陛下所用，依理應該建設藩國作爲屏障，廣泛栽培子孫，以繼承周、漢的宏圖大業，不重蹈秦、魏的覆轍，抑止奸佞之臣的權勢，加强公族的根本和分枝。而三蜀、三齊，自古以來就被稱爲天險，在那裏封王安置皇族親戚，現在是最好時機。如果設置合宜，封建得力，則奸猾大盜没了指望，邪佞小人無法施展陰謀。那麼，偉大的事業和雄厚的基礎，可以與天地同樣長久，英明的聲望和成功的政道，可以與日月同樣光輝。我的學問雖然遜色於多聞之士，但我一片深情，完全爲國家着想，於是陳述自己的一管之見，戰戰兢兢惶恐至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皇帝看了奏章誇贊一番，對高熲說："于家世代有人才。"便采納了他的建議，派蜀王楊秀鎮守蜀地。

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静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于宣敏時時警惕"盛則衰滿則覆"的教訓，因爲這是古代聖賢所看重的，於是心裏時常有静默退守的意思，作有《述志賦》表現這種心志。不久，死於任上，時年二十九歲。

陰壽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父親陰嵩，任周的夏州刺史。陰壽少年時即果敢剛烈，有武力才幹，生性謹慎忠厚，守信用。在周時因多次立下軍功，拜爲儀同。隨武帝平定齊，升任開府，賜布匹千段，奴婢百人，女樂二十人。

及高祖爲丞相，引壽爲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决於壽。以功進位上柱

高祖任丞相時，召陰壽任廷掾。尉遲迥作亂，高祖命韋孝寬爲元帥進攻叛軍，命陰壽任監軍。當時韋孝寬有病，不能親自主持軍事，時常躺在營帳裏，由婦人們傳達命令。三軍的紀律約束，都决定於陰壽。陰壽以軍功升任上柱國，又

國。尋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

以行軍總管職鎮守幽州，便拜任幽州總管，封爵趙國公。

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疏屬也，爲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黄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當時有高寶寧，是齊氏的遠支親屬，爲人狡猾奸詐，善於謀算，在齊時長期鎮守黄龍，齊滅亡後，周武帝任他爲營州刺史，很得華夷各族人之心。高祖任丞相，高寶寧便聯絡勾結契丹、靺鞨起兵造反。高祖因爲中原多事，來不及前往討伐，送書信勸止但没有成功。開皇初年，高寶寧又帶突厥兵圍攻北平。到這時，高祖命陰壽率馬步軍數萬，出盧龍塞討伐叛軍。高寶寧向突厥求救。當時衛王楊爽等諸將在幾條戰綫上分兵北征，突厥無法救援。於是高寶寧放棄城池逃往戈壁以北，黄龍諸縣全部平定。陰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在此鎮守。高寶寧派他的兒子高僧伽率輕騎搶掠城下又逃去。不久再次勾結契丹、靺鞨的軍隊來進攻，成道昂苦戰數天被迫退却。陰壽深以爲患，於是出重金懸賞高寶寧，又派人背地去離間他的親信趙世模、王威等。一個多月，趙世模率領衆兵將投降，高寶寧再次逃奔契丹，被部下趙修羅所殺，北部邊境於是安定。朝廷賜陰壽布四千段。不久，死於任上，追贈司空。兒子陰世師繼嗣。

陰世師

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爲戎狄所憚。入爲武賁郎將。遼東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爲涿郡留守。于時盗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宫，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爲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雁門之難。尋還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

陰世師少年便有志節有度量，生性忠厚，精於多種武藝。二十歲時，因是功臣之子出任儀同，經多次升遷至驃騎將軍。煬帝繼位，陰世師任東都瓦工監。過了三年，任張掖太守。早些年，吐谷渾及党項羌經常來侵犯搶掠，陰世師到張掖郡後，每當有敵寇入侵，他就親自追捕回擊，出戰往往獲勝，因此戎狄很懼怕他。回朝任武賁郎將。在遼東戰役中，出擊襄平道。第二年，皇帝再次進攻高麗，陰世師以原職任涿郡留守。此時盗賊蜂起，陰世師驅逐追捕，多能戰勝獲大捷。皇帝從遼東回來，對陰世師的功績十分贊賞，任命他爲樓煩太守。當時皇帝住在汾陽宫，陰世師得到消息説始畢可汗要入侵，便勸説皇帝前往太原。皇帝不采納這個建議，於是有雁門塞這場危機。不久任左翊衛將軍，與代王一起留守京師。到義軍來到，陰世師覺得自己家族世

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三。

代蒙受隋的恩德，又是煬帝在藩國時的舊部屬，於是部署軍隊抵抗。過了一個多月，京師陷落，與京兆郡丞骨儀等一起被殺，時年五十三歲。

骨儀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并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内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并誅，其後遂絶。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情剛烈鯁直，意志堅强不可屈服。開皇初年，任侍御史，處理事務公平適當，不因勢與利而改變。煬帝繼位，升任尚書右司郎。此時朝政漸見混亂污濁，賄賂等非法行爲已經公開化，凡是任要害職位的人，不管貴賤，都是家藏無數的金銀寶物。天下的士大夫幾乎全都變節，但骨儀堅守本志一如既往，耿直光明卓出於衆人。皇帝贊許他的清白簡樸，破格任爲京兆郡丞，公平方正更加鮮明。當時刑部尚書衛玄兼任京兆内史，行動總是很詭詐邪曲，時常被骨儀所糾正制止，衛玄雖然深覺不便利，但也對骨儀無可奈何。到義軍來攻京師，衛玄恐怕自身遭禍患，便以老病爲托辭，什麽事也不管了。骨儀與陰世師同心協力團結抵抗敵軍，父子一起被殺，後代從此斷絶。陰世師的兒子陰弘智等人，因年幼得以免死。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爲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瑰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爲千牛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户。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却。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杆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户，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

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宫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内兩箱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父親竇善，任周的太僕。叔父竇熾，在開皇初年，任太傅。竇榮定城府深沉器量宏大，容貌壯美，鬍鬚漂亮，弓馬嫻熟。魏文帝時，任千牛備身。周太祖見到竇榮定很賞識他，任命他爲平東將軍，賜宜君縣子爵位，食邑三百户。後來隨太祖與齊人在北芒交戰，周的軍隊失利。竇榮定和汝南公宇文神慶率領精鋭騎兵二千突襲敵軍，齊軍於是退却。因功拜任上儀同。後來又從武元皇帝聯合突厥木杆入侵齊的并州，得賞賜帛三百段。繼承永富縣公爵位，食邑一千户，升任開府，拜任忠州刺史。隨武帝平定齊，加授上開府，拜任前將軍、佽飛中大夫。

竇榮定的妻子是高祖的姐姐安成長公主。高祖從小便與竇榮定感情深厚，竇榮定也知道高祖具有君主的容貌，所以特别與他結交。高祖任丞相時，他統領左右宫伯，受命鎮守天臺，全面掌管露門内兩側建築的儀仗護衛，因而時常居住在

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乃拜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

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户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賜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户。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

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幸托葭莩，位極台鉉，寵積驕盈，必致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覽前修，實爲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

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懿。子抗嗣。

皇宫内。尉遲迥叛亂剛平定，朝廷特别注意山東地區，便任命竇榮定爲洛州總管以鎮守山東。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

高祖受禪，竇榮定來京師朝見。皇帝對群臣説："我從小就厭惡輕薄小人，與我性情相近的，衹有竇榮定。"賜馬三百匹，親兵八十户，送他離京。後來因犯過錯被除名，高祖因爲長公主的緣故，很快又任他爲右武候大將軍。皇帝多次到竇家，施恩澤賞賜十分豐厚。時常令尚食局每天供應一隻羊，其他珍貴食品相當。因輔佐天子登極有功，拜爲上柱國、寧州刺史。不久，又恢復爲右武候大將軍。很快又任秦州總管，賞賜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略侵犯邊境，竇榮定任行軍元帥，帶領九部總管，馬步兵三萬，從涼州出發。與敵軍在高越原會戰，兩軍相持，此地没有水，士卒渴極了，以至於用刀刺馬取血來喝，渴死的士卒達到十之二三。竇榮定仰天嘆息，頃刻天降大雨，軍隊得以重新振作。於是進攻，多次挫折敵軍的氣勢，突厥畏懼，請求談判定盟而後退去。竇榮定得賜縑萬匹，晋升安豐郡公爵位，增加食邑一千六百户。又封他的兒子竇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

一年多後，拜任右武衛大將軍，又轉任左武衛大將軍。皇帝有意擢升他爲三公，他上書道："我時常考慮西漢衛家、霍家，東漢梁家、鄧家，他們僥幸是皇家的親戚，乃至官位達到極高，寵幸多而驕氣盛，必然導致傾家滅族。如果他們能略微抑制一下自己，與權勢離得遠些，推却而不居功自傲，那麽就可以保全上天所賜的生命，還會有滅族大禍嗎？我每當看到前代人們的故事，對此實在心存恐懼。"皇帝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前後所獲賞賜，多得無法計算。

開皇六年死，時年五十七歲。皇帝爲悼念他而不上朝，指示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并送助喪禮縑三千匹。皇帝對侍臣説："我每次要給竇榮定晋位三公，他都堅决辭讓不受，現在想追贈，又怕是愈發地違背他的願望。"於是追贈竇榮定爲冀州刺史、陳國公，謚號爲懿。他的兒子竇抗繼承爵位。

竇抗

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父卒之後，恩遇彌隆，所賜錢帛金寶，亦以巨萬。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焉。

竇抗容貌秀美，性情通達直率，長於奇思妙想。父親死後，竇抗恩遇更重了，所獲得賞賜的錢帛金銀珍寶，竟以億萬計。竇抗官做到定州刺史，又任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後，漢王楊諒叛逆，煬帝以爲竇抗與漢王楊諒同謀，因此被除名，由他的弟弟竇慶繼承陳國公爵位。

竇慶

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之末，出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

竇慶也有好儀表，性情平和寬厚，擅長草書隸書。早年封永富郡公，任官至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年，出任南郡太守，在任上被盜賊殺害。

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竇慶的弟弟竇璡，也擅長草書隸書，并善解音律。先後任潁川、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隨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亹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户。從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户，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

元景山字珤岳，河南洛陽人。祖父元燮，是魏的安定王。父親元琰，封宋安王。元景山少年器量宏大，才幹謀略超人。周閔帝時，元景山隨從大司馬賀蘭祥軍進攻吐谷渾，因軍功拜任撫軍將軍。這以後多次隨軍征戰討伐，累計軍功拜任儀同三司，賜文昌縣公爵位，任亹川防主。後來與齊軍在北邙大戰，斬敵首級最多，加授開府，改任建州刺史，晋封宋安郡公，食邑三千户。隨武帝平定齊，每次戰鬥都建功，拜任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户，賜女樂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人，牛羊數千頭。

治亳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爲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禽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内屬，爲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景山發譙、潁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徵爲候正。

任亳州總管。以前，亳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集亡命徒，時常搶掠盜竊。歷任州官都不能制服他們。元景山剛到任，追逐搜捕，王迴洛、張季真孤身逃奔江南。元景山擒獲他們的黨徒數百人，全部斬首。法令明確嚴肅，盜賊銷聲匿迹，被稱爲大治。陳人張景遵以淮南之地歸附，被陳將任蠻奴攻打，被攻破了好幾個營寨。元景山發譙、潁二郡兵救援，任蠻奴引兵退去。元景山被朝廷徵召爲候正。

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窘迫，未得整陣，

宣帝繼位，元景山隨上柱國韋孝寬經營平定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圖謀不軌，發快速部隊襲擊韋孝寬。韋孝寬處境險惡，來不及整列隊陣，

爲亮所薄。景山率鐵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

宇文亮軍已經迫在身旁。元景山率領鐵甲騎兵三百人出擊，大敗宇文亮軍，斬宇文亮首級并傳送到京師。因功拜任亳州總管。

高祖爲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與迥通謀，陰以書諷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二合皆剋。毅等退保甑山鎮。其城邑爲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

高祖任丞相時，尉遲迥興兵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與尉遲迥同謀，秘密寫信拉攏元景山。元景山逮捕信使，把來信送到丞相府。高祖極力稱贊，得進位爲上大將軍。司馬消難舉鄖州投奔陳，陳派遣樊毅、馬傑等增援司馬消難，元景山率輕騎兵五百奔赴戰場，樊毅等人畏懼，搶掠居民後逃走。元景山尾追，一日一夜，行軍三百多里，與樊毅戰於漳口，二次衝鋒都獲勝了。樊毅等退保甑山鎮。該城是被司馬消難攻陷的城池，全部平定。元景山拜任安州總管，晋升爲柱國，前後賜帛二千匹。當時桐柏山蠻人相聚暴亂，元景山又出擊討平了他們。

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溳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

高祖受禪，元景山得拜任上柱國。第二年大規模興兵伐陳，任命元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派上開府鄧孝儒帶領精鋭兵卒四千，攻陳的甑山鎮。陳人派大將陸綸率水軍前來增援，鄧孝儒迎頭攔擊，獲勝。陳將魯達、陳紀帶兵守溳口，元景山又派兵驅逐了二將。陳人極爲恐慌，甑山、沌陽二鎮的守城將領都棄城逃走。元景山準備渡長江，恰在此時陳宣帝死，朝廷下令班師。元景山威名大振，敵人都很怕他。

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五。贈梁州總管，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

過了幾年，元景山因事件牽連被免官，死在家裏，時年五十五歲。朝廷追贈梁州總管，賞賜縑千匹，謚號爲襄。他的兒子元成壽繼嗣。

成壽便弓馬，起家千牛備身。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爲秦王庫真車騎。煬帝嗣位，徵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元成壽也擅長騎馬射箭，應召離家出任千牛備身，因是上柱國嫡長子，拜爲儀同，後來任秦王庫真車騎。煬帝繼位，徵元成壽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叛亂，元成壽隨刑部尚書衛玄進擊，因軍功晋升爲正議大夫，拜任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爲魏隴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爲高氏所誅，雄

源雄字世略，西平樂都人，祖父源懷、父源纂，都是魏的隴西王。源雄少年時就性情寬厚，形象儀表壯偉。在魏時應召離家出任秘書郎，不久加授征虜將軍。他的父親被高氏所殺，

脱身而遁，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

他脱身逃走，改變姓名，回到長安。周太祖見到後很器重他，賜予隴西郡公爵位。後來隨武帝征伐齊，因軍功拜任開府，又改封朔方郡公，拜任冀州刺史，當時突厥侵犯邊境，朝廷調源雄爲平州刺史來鎮撫。不久，任檢校徐州總管。

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翦滅，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别，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大蕃，東南襟帶，密邇吴寇，特須安撫。藉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

高祖任丞相，尉遲迥叛亂。當時源雄的家小正在相州，尉遲迥秘密寫信給源雄以拉攏利誘，源雄始終不予理睬。高祖寫信給源雄道："您的妻子兒女在鄴城，雖説正在隔離，但賊軍徒衆被殲滅後，相聚也就不難了。從今天算起，不過幾十天而已，早晚會安樂相會，不用爲這件事擔心。徐州富庶，與東南緊密連接，與吴寇很接近，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安撫。憑藉您的英才雄略，交給您邊關之事，要努力建立軍功，以印證朝廷用人得當。"尉遲迥派他的將軍畢義緒占據蘭陵，席毗攻占昌慮、下邑。源雄派徐州刺史劉仁恩進攻畢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伐席毗，全都獲勝。

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吴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尋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

陳人見中原多動蕩，便派他們的將軍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人侵犯江北，西自江陵，東到壽陽，百姓紛紛響應，攻陷城池鄉鎮。源雄與吴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打退敵軍，奪回全部失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本州叛亂，源雄派兵突襲成功并斬殺曹孝達。晋升爲上大將軍，任徐州總管。以後幾年間，改任懷州刺史，又改朔州總管。突厥時而進犯搶掠，源雄總能捉獲處死敵將，因此北夷十分懼怕源雄。

伐陳之役，高祖下册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寇逆，建旗馬邑，安撫北蕃。嘉謀絶外境之虞，挺劍息韋韝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蕞爾，有陳僭逆，今將董率戎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爲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

伐陳戰役，高祖發布文告説："嗚呼！祇有你上大將軍、朔方公源雄，見識清明確當，風度優雅果敢堅毅。任徐州長官，正逢敵寇入侵，你於馬邑樹起進攻的大旗，并安撫北方其他部族。你的好計謀避免了外敵的伺機入侵，挺劍而出以斷絶一些野心者的陰謀。沙漠以北，全都獲得朝廷的恩惠，吕梁一帶，無不傾心於我朝。但是江淮有一些不知輕重的人，有陳正在僭越非法。現在選拔統率大軍，清理東南一帶，以此任命你爲行軍總管。去吧！"於是隨秦王楊俊從信

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復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

州大道出發。平定了陳，源雄因軍功晋升爲上柱國，賜他的兒子源崇端氏縣伯爵位，源褒爲安化縣伯，賞賜雜帛五千段，再次鎮守朔州。過了二年，上表請求退休，徵召回京師，死在家裏。那年他七十歲。

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盗起，將兵討北海，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兒子源崇繼嗣，官至儀同。大業年間，由上黨贊治調入朝廷任尚書虞部郎。天下盜賊大盛，源崇帶兵征討北海的叛軍，與賊兵拼力奮戰而死，朝廷追贈爲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勛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户。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逾厚。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原本姓慕容，是燕的北地王慕容精的後代。在中山戰敗，這一支歸順了魏。北方人把“歸義”叫做“豆盧”，便以“豆盧”爲姓。祖父豆盧萇，魏柔玄鎮大將，父親豆盧寧，任柱國、太保。豆盧勣初生時，周太祖親自到豆盧寧家祝賀，那時剛剛打敗齊軍，太祖便給他取字爲定東。豆盧勣聰明穎悟，器量寬大，少年在國子學讀書，學習文章六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因爲豆盧勣是功臣之子，封他爲義安縣侯。周閔帝受魏禪讓，任豆盧勣爲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明帝時，任左武伯中大夫。豆盧勣自己覺得五經還没精通，請求辭職入露門學，皇帝贊許他的意見，便以原官職的身份入學。不久，齊王宇文憲收納豆盧勣的妹妹爲王妃，豆家獲得的恩德禮遇十分豐厚。

會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未之官，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悦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武帝繼位後，豆盧勣拜任邛州刺史。還没有到任，渭源的燒當羌因饑饉發生暴亂，因豆盧勣有才能韜略，便改任他渭州刺史。在任很有仁政，漢夷人都擁護他，仁德傳布廣遠，吉祥的景致出現了許多。鳥鼠山俗稱高武隴，山下是渭水的發源地。那座山陡峭的山崖高有千尋，山上向來缺水，羌人很爲此苦惱，豆盧勣的坐騎馬蹄踏下，忽然涌出一股噴泉。又有白烏鴉落在官廳前，給小白烏鴉喂食之後纔飛走。又有白狼出現於襄武。百姓歌唱道：“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便把這眼泉水叫玉漿泉。

後丁父艱，毁瘁過禮。天和二

以後爲父親守孝，哀痛傷心超過禮的規矩。

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復徵爲天官府司會，歷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月餘，拜柱國。

天和二年，任邵州刺史，繼承了父親楚國公的爵位。再次徵召爲天官府司會，歷任信、夏二州總管、相州刺史。因奔守母喪而還京。宣帝大象二年，拜任利州總管，升任上大將軍。過了一個多月，拜任柱國。

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之，詔曰："勣器識優長，氣調英遠，總馭藩部，風化已行。巴、蜀稱兵，奄來圍逼，入守出戰，大摧凶醜。貞節雄規，厥功甚茂，可使持節、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

高祖任丞相時，益州總管王謙叛亂。豆盧勣頑强守城，王謙派他的將軍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率十萬軍隊攻城，在城外堆土爲山，在地下挖七十多條地道，又築壩引江水灌城。豆盧勣那時的兵卒不超過二千，晝夜拒守。四十天後，形勢更加緊迫，豆盧勣便出奇兵襲擊敵軍，斬敵數千人，敵人投降二千人。梁睿援軍將到，敵軍被迫解圍而去。高祖派開府趙仲卿慰勞豆盧勣軍，下詔書道："豆盧勣見識才幹卓越，氣度品德高超，統領指揮藩國，把國紀傳布開去。巴、蜀興兵，忽然前來圍城，豆盧勣在外野戰在内守城，猛烈摧毁了那些凶惡的野蠻軍隊。氣節可稱楷模，功績十分卓著，可以任使持節、上柱國。賜他的一個兒子爲中山縣公。"

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爲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勛效克彰，甚重之。後爲漢王諒納勣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户。"

開皇二年，突厥進犯邊塞，朝廷任命豆盧勣爲北道行軍元帥以防備邊患，一年以後，任夏州總管。皇帝看他家世代尊貴，功勛卓著而克己自守，十分欽敬。後來因爲漢王楊諒收納豆盧勣的女兒做王妃，恩遇更加厚重了。七年，有詔書道："上柱國、楚國公豆盧勣，在蜀人作亂、舉兵觸犯朝廷時，固守城池猶如金湯，穩固可比大國。奇偉的謀略和高尚的氣節，功勛實在太多，可以賜給始州臨津縣邑千户做食邑。"

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并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其年卒，時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謚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賢弟毓。

十年，因病徵召回京師，詔命諸王都去他的府第探病慰問，宫中使者前來探問的，在路上絡繹不絶。這一年死，時年五十五歲。皇帝痛惜哀悼很久，特别給予治喪禮品，由鴻臚監護喪事，謚號爲襄。兒子豆盧賢繼嗣，官至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豆盧賢的弟弟名豆盧毓。

豆盧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

豆盧毓字道生，少年即英勇果敢，有氣節。漢王楊諒出鎮并州，豆盧毓因是王妃的哥哥，而任王府的主簿。隨趙仲卿往北方去進攻突厥，因軍功拜任儀同三司。

及高祖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僞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以爲然，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前以諫諒被囚。毓於是出誕，與之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令皇甫文顥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箭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即開門納之。毓遂見害，時年二十八。

高祖逝世，煬帝繼位，徵召楊諒來朝廷，楊諒聽從諮議王頍的計謀，發兵叛亂。豆盧毓苦苦勸説不聽，便對弟弟豆盧懿説："我如果以一人一騎回朝廷，當然可以免除自己的災難，但這祇是爲自身考慮，不是爲國。現在暫且表面順從，來考慮以後的辦法。"豆盧毓兄顯州刺史豆盧賢對皇帝説："我的弟弟豆盧毓一向有忠正的志向氣節，一定不會隨從叛亂，祇是受叛軍氣焰的逼迫，不能施展本志。我請求隨軍前去，與豆盧毓互相響應，楊諒就不算什麽了。"皇帝認爲有道理，答應了他的請求。豆盧賢秘密派家人帶着信來到豆盧毓的住所，與他商議辦法。楊諒出城，準備去介州，令豆盧毓和總管部屬朱濤留守。豆盧毓對朱濤説："漢王叛逆，失敗就在眼前，我們怎能坐等滅族之災，既負家又負國呢？我應當與你一起出兵制止他。"朱濤驚訝道："漢王把大事托付你我，怎麽能説這種話！"氣惱而去。豆盧毓追及并殺死他。楊諒的司馬皇甫誕，以前因勸止楊諒被囚禁，豆盧毓釋放了皇甫誕，跟他協商，會同開府、盤石侯宿勤武，開府宇文永昌，儀同成端、長孫愷，車騎、安成侯元世雅，原武縣令皇甫文顥等，關閉城門拒絶楊諒入城。部署分派尚未完成，有人告知了楊諒，楊諒奔襲豆盧毓。豆盧毓見楊諒軍隊來到了，便哄騙部下説："這是盜賊的軍隊。"楊諒攻擊城南門，豆盧毓派稽胡守城墻垛口，稽胡不認識楊諒，便放箭射他，飛出去的箭像雨點一樣密集。楊諒再到西門，西門守軍都是并州人，認識楊諒，便開了城門放楊諒進城，豆盧毓於是被殺害，時年二十八歲。

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

到楊諒之亂平定，煬帝頒布詔書道："表彰名節之士，是國家規矩，存者晋級死者追贈，法律已有規定。豆盧毓深明大義，不顧姻親關係，出入於險惡的環境，倡建奇謀。脱離叛逆歸附朝廷，爲正義而死，追加光榮名號，應當高於一般規格。可以追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號爲愍。兒子豆盧願師繼嗣，拜爲儀同三司。大業初年，頒行新法令，廢除五等爵位。不久，皇帝又下詔書道："已故大將軍、正義愍

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没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公豆盧毓，在關鍵時刻能堅决守志，捨生爲國，成爲國家模範，永遠不能遺忘。賢德不會絶嗣，德高必獲敬祀，改封雍丘愍侯。”并由豆盧願師繼承。大業末年，授職千牛左右。

豆盧通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户。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户。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

豆盧通字平東，是豆盧勣的哥哥，又名豆盧會。他性情寬厚器量遠大。在周的時候，就因父親的功績，從小就被賜予臨貞縣侯爵位，食邑一千户。又拜任大都督，不久升任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薦他統領親信兵，又改封沃野縣公，食邑四千七百户。以後又加開府，歷任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

及高祖爲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

高祖任丞相，尉遲迥發動叛亂，派他的部屬莒州刺史烏丸尼率領兵衆來攻。豆盧通迎擊叛軍，打敗烏丸尼。朝廷賞賜豆盧通雜帛八百段，晋升爲大將軍。

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漸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并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開皇初年，晋爵南陳郡公。不久被徵召來朝廷，以原職任都城宿衛。一年以後，出任定州刺史。以後改任相州刺史。娶高祖的妹妹昌樂長公主，從此恩遇更厚。改任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任職的地方，都獲得寬宏仁厚的政名。開皇十七年，死於任上，時年五十九歲。謚號爲安。有一兒子名豆盧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祖父賀若伏連，任魏的雲州刺史。父賀若統，任右衛將軍。賀若誼性格剛毅果敢，有謀略有才幹。在魏時，因是功臣之子，賜予容城縣男爵位。多次升遷至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

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杏城，屬茹茹種落携貳，屯於河表。誼因譬以禍福，誘令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爲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啖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

周太祖占據關中，召引他在身邊。曾經出使杏城，杏城是茹茹部落，經常左右觀望，屯聚在黄河邊上。賀若誼用禍福爲辭，勸誘他們歸附朝廷，有數萬人投降。太祖很爲此驚奇，賜給他金銀百兩。齊派遣自己的舍人楊暢與茹茹結盟，太祖擔心他們兩方聯合，成爲邊境的禍患，便派賀若誼前去與茹茹結交友好。賀若誼用厚利引誘，茹茹信服了，便與周結盟，拘捕楊暢交給賀若誼。太祖嘉獎贊許賀若誼的功績，拜任車騎大將

周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後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爲金州總管，以讒毁伏誅。坐是免職。

武帝親總萬機，召誼治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擒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

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遏司馬消難，東拒尉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

開皇初，入爲右武候將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爲副元帥。軍還，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歲餘，拜華州刺史，俄轉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復轉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

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游集其間。卒于家，時年七十七。子舉襲爵。

庶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都尉。祥弟輿，車騎將軍。誼兄子弼，别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游，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禄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

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

周閔帝受禪，賀若誼被任命爲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子，改任左宮伯，又加開府。以後歷任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都有好名聲。他的哥哥賀若敦，任金州總管，因被讒言誣告而遭殺害。賀若誼因受此牽連被免職。

武帝親理朝政時，徵召賀若誼任熊州刺史。在平定齊的戰役中，賀若誼率兵出函谷關，先占據洛陽，在軍中拜任洛州刺史，晉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逃奔突厥，賀若誼帶兵追擊，於馬邑交戰，捉獲高紹義。因軍功晉位大將軍。

高祖任丞相時，賀若誼任亳州總管，他立即乘驛車奔馳到任。西方阻擋司馬消難，東方抗拒尉遲迥。申州刺史李慧造反，賀若誼帶兵討伐，晉爵范陽郡公，授職上大將軍。

開皇初年，入朝爲右武候將軍。河間王楊弘北征突厥，任命賀若誼爲副元帥。軍隊還朝，賀若誼改任左武候大將軍。後來因受牽連免職。一年後，任華州刺史，又改任敷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又改任涇州刺史。當時突厥屢屢製造邊患，朝廷因賀若誼一向有威名，拜任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賀若誼已經年老，但身體强健，仍然能身穿很重的鎧甲上馬作戰，北方蠻人很懼怕他。幾年後，上表章請求告老還鄉，皇帝嘉獎之後允許了他的請求。

賀若誼家中富裕，在郊外建造一座别墅，種植許多果樹，經常邀請賓客，由女樂工演奏音樂，他們在樹下列席宴飲。死於家裏，時年七十七歲，他的兒子賀若舉繼承爵位。

他的庶出的長子賀若協，官至驃騎將軍。賀若協的弟弟賀若祥，任奉車都尉。賀若祥的弟弟賀若輿，任車騎將軍。賀若誼的侄子賀若弼，另外有傳。

史臣曰：于義、竇榮定等人，或是南陽的親屬，或是豐邑的老友，時運所歸時機到來，都能够施展才能被重用。用辛勤安定國家，因功勞獲得獎賞，保有他們的禄位，遺福他們的子孫。積

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剥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福消難，堅實的基業始終不傾覆，如此昌盛！豆盧毓遭遇險惡，爲國家正義而死，陰世師遭受上天的廢黜，捨棄生命不變忠誠。如果死者知道這些，他們可以無愧於國君和尊長了。



隋書卷四十

列傳第五

梁士彦 梁剛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决，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尋遷熊州刺史。

後從武帝拔晋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晋、絳二州諸軍事，晋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彦慷慨自若。賊盡鋭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彦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彦叩馬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晋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

梁士彦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少年任性有俠氣，不屑在州郡做官。生性剛毅果敢，樂於匡正別人的是非。喜歡讀兵書，并閱讀經書史書。在周時因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準備在東方用兵，聽説梁士彦英勇有決斷，把他從扶風郡守的任上拜任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很懼怕他。不久又改任熊州刺史。

後來隨武帝攻取晋州，進位柱國，任使持節，晋、絳二州諸軍事，晋州刺史。皇帝回京師後，齊後主親自率六軍圍困晋州。梁士彦獨軍守孤城，城外没有聲援，衆人震驚恐懼，梁士彦却意氣昂揚神色自若。敵軍集中精鋭攻城，城樓城垛全被夷平，城墻能剩的，不過幾尺高而已。有的地方短兵相接，有的地方戰馬交錯奔跑出入。梁士彦對將士們説："今天是幹們戰死的日子，我死在你們前頭！"於是勇士們一齊奮起，呼聲震動了大地，無不以一當百。齊軍稍有退却。於是命令自己的妻妾和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天築成新城。這時皇帝率六軍也趕到救援，齊軍解圍，在城東十多里外扎營。梁士彦見了皇帝，抓着皇帝的鬍子哭道："我險些不能見到陛下！"皇帝也爲之流淚。這時皇帝因爲將士疲倦，準備撤軍。梁士彦在馬前勸阻説："現在齊軍逃跑，敵衆人心不穩，趁着他們恐慌去攻擊，肯定能消滅他們。"皇帝依從了他的建議，大軍於是進發。皇帝拉着他的手説："我占有晋州，是攻取齊的基業。如果不能穩固守住，事業就不能成功。我軍前進不必擔憂，我祇是擔心後方發生變故，你要努力給我守住這座城。"平定齊後，梁士彦被

封爲郕國公，晋升爲上柱國、雍州主簿。

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吴明徹、裴忌於吕梁，别破黄陵，略定淮南地。

宣帝即位，梁士彦任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在吕梁擒獲陳的將領吴明徹、裴忌，又擊破黄陵，攻取淮河以南地區。

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彦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

高祖任丞相，梁士彦改任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遲迥造反，梁士彦任行軍總管，隨韋孝寬進擊叛軍。到河陽，與尉遲迥軍對陣。命令家僮梁默等數人作前鋒，梁士彦帶親兵隨後，所到之地全部攻下。乘着勝利攻擊至草橋，叛軍重新集結，又交戰，梁士彦大敗叛軍。到圍鄴城時，梁士彦攻破北門進城，策馬趕到并打開西門，收納了宇文忻的兵衆。

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以爲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晋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彦、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彦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

平定尉遲迥後，梁士彦任相州刺史。高祖開始猜忌他。很快，他被召還京師，閑居家中無事可做。梁士彦自恃有大功，十分不滿，便與宇文忻、劉昉等人密謀作亂。準備率家裹的僕人，在皇帝祭祀宗廟這一天，乘皇帝外出，發動叛亂。還想在蒲州起事，攻取黄河北岸，據守黎陽關，阻塞河陽路，搶劫國家的賦税以充軍費，招募盜賊充作戰士。他的外甥裴通預先知道此事，便上奏了皇帝。高祖不做聲張，反倒任命梁士彦爲晋州刺史，用以考察他的動向。梁士彦高興地對劉昉等人説："天意啊！"又請求任儀同薛摩兒爲長史，高祖應允了他的請求。後來與公卿早朝時參見，高祖命令左右護衛逮捕梁士彦、宇文忻、劉昉等於朝拜隊伍間，質問道："你們企圖謀反，怎麽敢有這種想法？"開始還抵賴，被逮捕的薛摩兒正好押到，於是在朝廷當面對質。薛摩兒詳細地説了事情的過程，説："第二子梁剛哭泣苦苦勸阻，第三子梁叔諧説：'要作猛獸，身上就應該長出花斑。'"梁士彦變了臉色，盯着薛摩兒道："你害了我啊！"於是被處死，時年七十二歲。

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

梁士彦有五個兒子。梁操字孟德，過繼給伯父，任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死。梁剛字永固，二十歲授職儀同，因平定尉遲迥的功績，加授開府。進擊突厥有功，晋升爲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梁士彦被殺，

刺史。士彦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爲安定伯，務爲建威伯，皆坐士彦誅。

梁剛因曾勸諫父親而免死，流放瓜州。梁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梁志遠爲安定伯，梁務爲建威伯，以上三弟兄都因梁士彦的罪案而被殺。

梁默

梁默者，士彦之蒼頭，驍武絶人。士彦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致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禄大夫。

梁默是梁士彦的家奴，英勇過人。梁士彦每次出征，都與梁默一起深入敵陣。梁默在周做官，官至開府。開皇末年，以行軍總管的職銜隨楊素北征突厥，晋升爲大將軍。漢王楊諒謀反，梁默再次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隨楊素討平叛亂，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伐吐谷渾，與敵人遭遇奮力戰鬥而死，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大夫。

宇文忻　宇文善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于，周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爲兒童時，與群輩游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并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户。

宇文忻字仲樂，原是朔方人，遷徙至京兆。祖父宇文莫豆于，是周的安平公。父親宇文貴，在周任大司馬、許國公。宇文忻年幼時即聰明智慧，在兒童時代，與同樣大小的孩子們游戲，便把孩童編成部隊，前進停止排陣，號令準確嚴明，有遠見的人看見很覺驚奇。在十二歲時，便能左右開弓馳馬射箭，英勇敏捷如同飛奔。他經常對親人說："自古名將，祇以韓、白、衛、霍爲最受稱許，我看他們做事，没有多少值得贊美推崇的。假如他們與我在同一個時代，我不會讓這些小子獨自霸占美名的。"他從小豪邁英武就是這樣。十八歲，隨周齊王宇文憲討伐突厥有功，授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鎮守玉壁，因爲宇文忻英勇善戰，請求與他同行。屢次立有戰功，加授開府、驃騎將軍，晋爵化政郡公，食邑二千户。

從武帝伐齊，攻拔晋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鬥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

從武帝征伐齊，攻取晋州。齊後主親自率領大軍，兵勢十分强盛，皇帝畏懼，準備撤軍。宇文忻進諫道："憑陛下的神聖勇武，乘着敵人正荒疏放縱，往哪裏攻擊不會戰勝呢？如果齊人更换一個英明的國君，君臣齊心協力，那麽，即使我們有湯、武的優勢，也未必能够平定它了。現在他們君主昏暗群臣愚昧，軍卒没有鬥志，雖然有百萬大軍，也祇是送給陛下的禮物罷了。"皇帝依了他的話，與齊軍交戰并獲勝。後來皇帝攻

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晋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晋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

下并州，先勝後敗，皇帝被敵軍圍困，身邊將士全部戰死，皇帝隻身逃脱，諸將多數勸皇帝還都，宇文忻震怒向前道："自從陛下奪取晋州，打敗高緯，乘勝追擊敗軍，纔來到現在這地方。以致僞君主到處奔逃，關東震動，自古以來行軍用兵，没有像陛下這樣强盛的。前日攻破敵軍城池，將士們有所輕敵，稍稍有點挫折，不足以記在心上。大丈夫能够在死裏求生，在失敗後奪取勝利。現在如同破竹之勢，取勝的大勢已成，怎麽能扔掉它走了呢?"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第二天再戰，於是奪取晋陽。平定齊後，宇文忻晋升爲大將軍，賜各色帛千段。後來又與烏丸軌打敗陳將吴明徹於吕梁一帶，晋升柱國，得賞賜奴婢二百口，任豫州總管。

高祖龍潜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户。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

高祖未稱帝時，與宇文忻感情十分融洽，到做丞相，對宇文忻的禮遇更厚了。尉遲迥作亂，高祖命宇文忻爲行軍總管，隨韋孝寬進擊叛軍。當時軍隊屯駐河陽，各支軍隊都不敢最先進攻。皇帝命高熲急赴前綫做監軍，與高熲秘密謀劃進攻策略的，衹有宇文忻一人而已，尉遲迥派他的兒子尉遲惇，以精鋭部隊列陣於武陟，宇文忻的先鋒打退了尉遲惇。官軍進逼相州，尉遲迥派披甲精兵三千潜伏於野馬岡，準備截擊官軍。宇文忻派出五百名騎兵襲擊這支埋伏軍隊，差不多全殲敵軍。前進至草橋，尉遲迥又拒守，宇文忻率奇兵再次襲擊打敗了守軍，進而直逼鄴城。尉遲迥背靠城池列陣，與官軍大戰，官軍失利。當時鄴城市民男男女女觀戰的有數萬人，宇文忻與高熲、李詢等人計議道："局勢危急了，應當用權變的辦法打敗它。"於是率軍進擊觀戰的百姓，百姓們大叫奔逃，互相擁擠踩壓，聲音如雷霆。宇文忻便藉機傳號令道："賊兵敗了！"各支軍隊於是重又振作，合力急攻，尉遲迥軍大敗。平定鄴城，宇文忻因功加授上柱國，得賞賜奴婢二百人，牛馬羊等數以萬計。高祖對宇文忻説："尉遲迥傾盡山東的軍力，調集百萬大軍，你的計策没有一點失算，交戰的結果是敵人没有一次全師而歸的，真是天下最傑出的英雄啊！"晋封爲英國公，增加食邑三千户。從此以後，時時參

與軍國大事的策劃，出入於皇帝寢宮，禪讓換代的過程中，宇文忻起了很大作用。後來拜任右領軍大將軍，受到皇帝的恩寵禮敬更加豐厚。

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

宇文忻精通兵法，管理軍隊十分齊整，當時六軍如果有好事，即使不是宇文忻創意的，部屬們也都在私下傳言：“這一定是英國公的主張。”如此被人推重。後來改封杞國公。皇帝想命宇文忻帶兵進攻突厥，高熲告訴皇帝說：“宇文忻有別的心思，不能委派給他大批軍隊。”於是停止行動。

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誅，年六十四，家口籍没。

宇文忻是輔佐高祖登極的功臣，頻繁帶兵征戰，威名傳布於當世。皇帝因此也開始猜忌他，於是被解除官職。宇文忻與梁士彥親密異常，經常來往，梁士彥此時也心懷怨恨，陰謀發動叛亂。宇文忻對梁士彥説：“帝王難道還有定數嗎？有人扶持就是帝王。您在蒲州起事，我一定前去征討。兩陣對壘時，連成一體，天下就可以到手了。”密謀泄露而被斬，死時六十四歲，財産和家人全部抄没入官。

忻兄善，弘厚有武藝。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爲上儀同。及忻誅，并廢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爲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叛歸于密。忻弟愷，别有傳。

宇文忻的哥哥宇文善，性情寬厚有武藝。在周做官，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禮遇宇文善十分豐厚，任命他的兒子宇文穎爲上儀同。宇文忻被斬，宇文善父子都被廢黜回家。宇文善不久就死了。宇文穎在大業年間，任司農少卿。李密進逼東都，宇文穎叛變投降了李密。宇文忻的弟弟宇文愷，另外有傳。

王誼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歲餘，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毁瘁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餘，起拜雍州别駕，固讓，不許。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父親王顯，曾任周的鳳州刺史。王誼少年時意氣昂揚，胸有大志，嫻熟騎馬射箭，遍讀諸子百家之書。周閔帝時，任左中侍上士。當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權勢勝過王室，皇帝衹能垂拱沉默不能參與政事。朝廷上有一人稍微表現對皇帝不恭敬，王誼奮起到他面前，要揮拳打他。那人惶恐畏懼謝罪，王誼纔停止。從此朝廷上没有敢對皇帝不恭敬肅然的。一年後，升任御正大夫。因爲父守喪，哀痛傷身超過常禮，在父親墓前築起一間草屋，背土堆成大墳。一年多，徵召出任雍州别駕，王誼堅决辭讓，皇帝不允許。

武帝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帝賴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衄，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復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并受誼節度。其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

武帝即位，王誼拜任儀同，多次升遷至內史大夫，封楊國公。隨皇帝征伐齊，到并州，皇帝攻入城後，反被齊軍打敗，左右將士多數戰死。王誼率領部下勇士前去營救，皇帝依靠王誼得以安全撤退。當時皇帝因爲六軍受重創，準備撤軍，王誼極力勸阻，皇帝聽從了。平定齊地，王誼得授相州刺史。不久，再被徵召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作亂，王誼率兵進擊，皇帝的弟弟越王宇文盛、譙王宇文儉雖然是總管，但都須受王誼管轄。王誼竟然如此被器重。平定叛亂回京，得賞賜各色帛五千段，一個兒子被封爲開國公。皇帝將死時，對皇太子說："王誼是保護朝廷的大臣，應當讓他掌握機密，不要到遠方任職。"皇太子即位，就是宣帝。宣帝畏懼王誼剛毅正直，外放任襄州總管。

及高祖爲丞相，轉爲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州爲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

高祖任丞相，王誼改任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起兵造反，高祖任命王誼爲行軍元帥，率領四總管討伐叛軍。大軍進駐近郊，司馬消難畏懼而逃奔陳。那時北到商、洛，南到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兵大規模叛亂，共同推舉頭領蘭雒州爲其主。蘭雒州自封號爲河南王，以響應司馬消難，北面聯合尉遲迥。王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人分兵討伐，不到一個月全部平定。高祖因王誼是前代的舊臣特別加以禮敬，派遣使者慰問，車馬在路上絡繹不絕。又把自己的第五個女兒嫁與王誼的兒子王奉孝，不久拜王誼爲大司徒。王誼自認爲與高祖有舊交情，也甘心歸附。

及上受禪，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爲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勛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開皇初，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耻愧。是行

到高祖受禪讓，王誼受到的特别優待更加豐厚，皇帝親自來到他家，宴飲極其歡樂。太常卿蘇威倡議，認爲户口滋育繁多，民田不足以供給，可以減少公卿的封地以供應民衆。王誼上奏說："百官們是歷代功勛卓著和賢明的人，纔榮獲爵位和土地。忽然把它們剝奪了，我不知道有什麼道理。依我看，正擔心朝臣們不能建功立德，哪裏還擔心百姓的田土不足呢？"皇帝認爲對，便取消了蘇威的動議。開皇初年，皇帝將要到岐州，王誼勸阻道："陛下剛剛君臨天下萬國，人心還没有安定，爲什麼要出行？"皇帝開玩笑

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

説：“我過去與你地位聲望都相等，忽然屈膝跪拜成了臣下，你也許感覺羞耻惱恨。我這次出行，目的是揚威耀武，讓你心服。”王誼也笑而不再勸止。奉旨出使突厥，皇帝嘉許他圓滿完成使命，晋封郢國公。

未幾，其子奉孝卒。逾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逾，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期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强，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

不久，他的兒子王奉孝死。過了一年，王誼上表章，説公主年少，請求停止守喪。御史大夫楊素彈劾王誼道：“我知道喪服有五等，根據親疏關係確定等級，喪制有四類，各類升降有明確規定。王者總是依照它實行，所以叫做不易之道。這樣，賢者不能超過規定，不肖者也不至於達不到。儀同王奉孝，娶蘭陵公主，奉孝在去年五月身亡，剛過一周年，王誼便請求爲公主除服。我認爲雖然是皇家女兒，到底還是下嫁，稱作‘公主’，是將天子之威移過來的意思。而且三年守喪，是上下一致的，一年解除喪服，我不知禮制上有沒有這樣的規定。夫婦是人倫大禮的開端，喪禮是人道的極致，如果不重視，就會被君子耻笑。所以‘鑽燧改火’這句話，是譴責喪禮解除太早的，‘朝祥暮歌’這句話，是譏諷忘記哀傷太快的。王誼雖然不知自重，但爵位很高，想違背禮儀，這能行嗎？輕視風俗損傷教化，作爲父親他不慈，輕視禮制簡化喪服，又把兒媳婦放置到不義的地步。如果放任他不去加以糾正，恐怕有傷風俗，請交付執法部門推問。”皇帝下詔免於追究，但恩遇禮敬漸漸薄了。王誼很有怨恨情緒。有人上告王誼謀反，皇帝指示審查，主事者上奏説王誼説過不恭順的話，但没有謀反的行迹。皇帝賜酒安慰并寬恕了他。

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豫人倫，朕共游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誡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説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

此時上柱國元諧也很覺失意，王誼時常與他相來往，説了許多惡言惡語。有胡僧揭發了。公卿奏稱王誼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死刑。皇帝見了王誼悲傷地説：“我與你原是同學，我十分不忍，但國法怎麽辦？”於是頒布詔書道：“王誼，在周時，就已經很有學問，知人間正理，我與他一同讀書，成爲好朋友。但他心裏藏有險惡念頭，巫婆神漢塞滿家門，鬼言怪語充斥，自稱神聖。我在即位之初，就已經嚴厲警告過他，他口上説改悔，心裏却不以爲然。竟説四天王神説過，王誼

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説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應受天命，緯書上有關於王誼的讖言，天上有對應王誼的星辰，在桃、鹿二川，岐州之下，辰巳這一年，興帝王之業。秘密占卜，等着朝廷發生什麽變故。又説他是明王之身，迷信邪教，乃至經常出現失誤。自稱根據面相他肯定能成帝王。對此如果寬赦，以後終將要作亂，禁暴除惡，王誼應當受國家大法處置。"皇帝還使大理正趙綽對王誼説："天時命運就是這樣了，又能怎麽辦呢！"於是在家中賜死，時年四十六歲。

元諧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户。奉詔參修律令。

元諧，河南洛陽人，世代尊貴繁盛。元諧性情豪爽俠義，有氣度格調。少年時與高祖一起在國子監讀書，十分友愛。以後因軍功，多次升遷至大將軍。高祖任丞相時、把元諧招引在身邊。元諧對高祖説："你没有同黨和外援，就像水裹的一堵墻，太危險了，你要十分警惕。"尉遲迥作亂，發兵侵犯小鄉，丞相令元諧迎擊大獲全勝。高祖受禪，看着元諧笑道："水間墻到底怎麽樣了？"於是賜宴飲極其高興。晋升爲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户。奉詔參酌修訂法律文件。

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敕諧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渡河，連結党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上大悦，下詔曰："褒善疇庸，有聞前載，諧識用

當時吐谷渾進犯涼州，詔令元諧任行軍元帥，率領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郭竣、元浩等步兵騎兵數萬迎擊。皇帝指示元諧道："你受朝廷的委托，帶兵西征，希望你安寧我們的邊境，保護百姓的安全，不是去占領那些没有用處的地方，傷害遠方荒蠻的民衆。王者的軍隊，重視仁義。吐谷渾軍如果來到邊界，你應當向他們宣示正理，用仁義道德教訓他們，誰敢不信服聽從呢！"此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兵三千渡過黄河，與党項聯合。元諧率兵出鄯州，奔赴青海，阻斷敵軍的歸路。吐谷渾引兵抵禦元諧，兩軍相遇於豐利山。賊軍有鐵騎二萬，與元諧大戰，元諧打敗了他們。賊軍進駐青海，派太子可博汗率精鋭騎兵五萬來掃蕩官軍。元諧迎擊，打敗敵軍，追擊三千多里，俘虜斬首數以萬計，敵虜極度恐慌。於是元諧寫信給吐谷渾向他們陳述利害，吐谷渾部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二人，各率自己的部落投降。皇帝十分高興，頒布詔書道："表彰賢

明達，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大節，實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别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

能罷黜平庸，前代即是如此，元諧見識精審才能宏大，神情機警穎悟，文有規矩武有韜略，名譽遍及朝廷民間。張揚國家聲威，開拓國家疆土，在戰場建立大功。智謀深遠氣節廣大，實在符合我意。施以禮敬福延後代，應當給予重賞。可任柱國，另外封一個兒子爲縣公爵位。”元諧拜任寧州刺史，在任上恩威并重。但他剛愎自負，喜歡批評非議别人，不能取得左右人等的歡心。曾經對皇帝説：“我一心侍奉主上，不曲意逢迎人。”皇帝説：“以後不要再説這種話。”後來因公事免職。

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僚，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人，非欲夸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

上柱國王誼對國家立有大功，與元諧一樣不被任用，兩個人時常來往。有胡僧舉報元諧、王誼謀反，皇帝查究，證明元諧没有謀反的行狀，皇帝安撫之後開釋了他。不久，王誼被處死，元諧也逐漸被疏遠疑忌，但因爲他是皇帝從前的朋友，朝廷大事仍然准許他參預。恩遇禮儀都不虧減。皇帝設大宴招待群臣，元諧進前道：“陛下的威嚴與仁德綿延廣遠，臣請求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皇帝説：“我平定陳國，是懲罰罪魁解救民衆，并不是無故張揚自己以取威天下。你的建議，與我的想法距離太遠。突厥歷來不知山川地理，怎能爲我們做警戒？陳叔寶昏庸迷亂，怎能任用他！”元諧沉默退下。

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并伏誅，籍没其家。

幾年後，有人控告元諧與叔伯兄弟上開府元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人謀反。皇帝命令追究此事。主管人奏稱：“元諧密謀使祁緒統領党項軍隊，切斷巴、蜀。當時廣平王楊雄、左僕射高熲二人主事，元諧要毁謗斥逐他們，説：‘左執法星震動已經四年了，表章一奏，高熲必死。’又説：‘太白進逼月亮，光芒相互衍射，象徵要有大臣被殺，楊雄與此相應。’元諧曾與元滂一起拜謁皇上，元諧悄悄地告訴元滂：‘我是主人，坐在殿上的是賊。’還讓元滂望氣，元滂説：‘他上面的雲氣像蹲着的狗或奔跑的鹿，不如我們頭上有德有福的雲氣。’”皇帝大怒，元諧、元滂、田鸞、祁緒全部被斬，抄没家財。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囶人也。父雅，

王世積，闡熙新囶人。父親王雅，任周的

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

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黄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黄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并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户。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

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宫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并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

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王世積容貌魁偉，腰帶有十圍，風雅精神清爽挺拔，有傑出人才的儀表。在周時，因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任丞相，尉遲迥作亂，王世積隨韋孝寬進擊，每次交戰都有功績，拜爲上大將軍。

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贊賞他的才能，極力誇奬他。他曾私下對高熲説："我們都是周的臣子，如今周國家朝廷淪喪滅絶，怎樣纔好呢?"高熲堅決不許他説這類話。不久，任蘄州總管。在平定陳的戰役中，率水軍從蘄水奔赴九江，與陳將紀瑱在蘄口會戰，大破陳軍。此時晉王楊廣已平定丹陽，王世積便發布文告派千金公權始璋攻取新蔡。陳的江州司馬黄偲棄城逃跑，權始璋占領了江州。王世積隨即來到，陳的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黄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以及鄱陽、臨川守將，都到王世積帳下請降。王世積以軍功進升柱國、荆州總管，賞賜絹五千段，并加賜寶帶，食邑三千户。以後幾年，桂州人李光仕作亂，王世積任行軍總管帶兵討伐消滅了他。皇上派都官員外郎辛凱卿前去慰勞。回到京師，進位爲上柱國，賜各色帛二千段。皇帝十分器重他。

王世積見皇帝性情猜忌陰狠，功臣多數被治罪，因此酗酒，不與當朝主事人談及時事。皇帝認爲他飲酒患病，拘他到宫内，由醫生治療。王世積假裝疾病已痊愈，纔得以回府。

遼東戰事興起，王世積與漢王都是行軍元帥，到柳城，因染上時疫而回京師。任涼州總管，由騎士七百人護送到任。不久，他的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官吏追捕，皇甫孝諧逃跑投奔王世積。王世積不收留，因此結怨。皇甫孝諧後來發配桂州，歸總管令狐熙調用。令狐熙待他不好，因此十分窮困，便希望朝廷發生變故，奏稱："王世積曾經令道人爲他相面是不是富貴之相，道人説：'您命該成爲國主。'又對王世積妻

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并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爲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稍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内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内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户。

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付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

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强，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

子說：‘夫人會成爲皇后。’王世積將去涼州，他的親信對他說：‘河西是天下精兵屯集的地方，可以在那裏成就大事。’王世積說：‘涼州土地空曠人口稀少，不是用武的地方。’”王世積因此被徵召入朝，追究此事。有關官員奏稱：“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都與王世積勾結，接受過王世積饋贈的名馬。”王世積因此被斬，元旻、元胄等人被免官，皇甫孝諧却被拜任上大將軍。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原本姓魚。他的先祖從赫連氏做官，便在靈武定居，世代爲北方邊地的豪傑。父親虞祥，曾任周的靈武太守。虞慶則幼年英勇剛毅，性情灑脱豪爽，身高八尺，膽量大，精通鮮卑語，能身披沉重的鎧甲，帶着兩隻箭袋，在奔跑的馬上左右開弓，本州的豪傑對他又敬又畏。起初以打獵爲職業，後來纔樹立氣節讀書，仰慕傅介子、班仲升的爲人。在周做官，任中外府行參軍，漸升外兵參軍事，繼承了沁源縣公爵位。宣政元年，得授儀同大將軍，任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當時稽胡多次反叛，越王宇文盛、内史下大夫高熲討伐平定了叛軍。準備撤軍，高熲與宇文盛計議，應當由一個文武幹略兼具者鎮守此地。上表請求任用虞慶則，於是任命虞慶則爲石州總管。他在任上有威嚴有惠政，境内清静整齊，稽胡仰慕大義而來歸附的有八千餘户。

開皇元年，升爲大將軍，改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任建造新都的總監。二年冬天，突厥進犯，虞慶則任元帥征討。因部署不當，士卒受寒凍，凍掉手指的有一千多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在另一條路上阻擊賊兵，被敵虜圍困，形勢十分危急。虞慶則却緊閉營門不去營救。因此達奚長儒孤軍作戰，戰死者十有八九。皇帝竟没有責罰他。又升任尚書右僕射。

後來突厥國主攝圖將要歸附中央朝廷，請求朝廷派一個重要大臣任使者前去談判，於是皇帝派虞慶則去訪突厥。攝圖依仗自己强大，開始時

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説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勛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户。詔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

要與朝廷分庭抗禮，虞慶則陳説從前的事責問他，攝圖不服。虞慶則的副使長孫晟説服了他，攝圖和他的弟弟葉護都拜受詔書，對天子稱臣進貢，請求永遠做附屬藩國。當初，虞慶則出使時，高祖告誡他説："我要存立突厥，他們要送馬給你，你可接受三五匹。"攝圖拜見虞慶則，贈馬千匹，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皇帝因爲他的功績高，并不追問。拜授上柱國，封魯國公，分出任城縣千户爲他的食邑。詔令把彭城公的爵位授予他的第二個兒子虞義。

高祖平陳之後，幸晋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爲樂，宜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

高祖平陳以後，到晋王府，設酒宴招待群臣。高熲等捧酒盞爲皇帝祝福。皇帝説："高熲平定江南，虞慶則收降突厥，功勛可算高了。"楊素説："都是皇帝威德施予的結果。"虞慶則説："楊素前番出兵武牢、硤石，如果没有天子的威德施予，斷然不能克敵。"於是互相揭短。御史要彈劾他們，皇帝説："今天以計議功勞爲樂事，不宜彈劾。"皇帝觀看群臣宴射，虞慶則向前道："臣蒙天子賜酒食，讓我們盡情歡樂，但御史在旁邊，恐怕醉後失態被彈劾。"皇帝賞御史酒，令他出去。虞慶則捧酒盞爲天子祝福，君主極歡。皇帝對諸公説："飲了這番酒，願我與諸公及子孫永遠像今天，世代常守富貴。"九年，改爲右衛大將軍，不久改爲右武候大將軍。

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别，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悦，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

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占據本州造反，高祖商議準備討伐。諸將多人請求前往，高祖都不應允。高祖看着虞慶則道："官位是宰相，爵位是上公，國家有賊人作亂，却没有出行的打算，這是爲什麽？"虞慶則慌恐請罪，皇帝於是派他出征。爲桂州道行軍總管，妻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趙什柱先是與虞慶則的愛妾私通，恐怕事情敗露，就散布流言説："虞慶則不想出征。"流言被皇帝得知。從前，朝臣出征，皇帝都要設宴送行，賞賜禮物而後出發。到虞慶則南征向皇帝辭行，皇帝的臉色不好看，虞慶則於是悶悶不樂。到平定李賢叛軍，來到潭州臨桂鎮，虞慶則眺望山川形勢，説："這裏確實險固，如果有足够的糧食，有得力的人鎮守，一定攻不下來。"便

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爲柱國。

派趙什柱進京報告軍中事務，藉以觀察皇帝的態度。趙什柱到京，却誣告虞慶則謀反，皇帝審察驗證，虞慶則被殺。拜趙什柱爲柱國。

虞孝仁

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虞慶則的兒子虞孝仁，自幼就豪俠重氣，應召出任儀同，統領晉王親兵。受父親的牽連被除名。煬帝繼位，因爲他是煬帝藩國的舊臣，任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管皇宮和外苑。虞孝仁有巧思，很合皇帝的意旨。九年，征伐遼地，任都水丞，主管監督運輸，很有功績。但他生性奢侈豪華，用駱駝馱着木桶盛水養魚以供自己食用。十一年，有人檢舉虞孝仁圖謀不軌，於是被處死。他的弟弟虞澄道，任東宮通事舍人，因受此牽連而被除名。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

元冑，河南洛陽人，是魏昭成帝的六世孫。祖父元順，是魏的濮陽王。父親元雄，封武陵王。元冑少年英武果敢，習多種武藝，鬍鬚和眉毛都很漂亮，有威嚴不可冒犯的相貌。周齊王宇文憲見到他便贊美他壯偉，召他到身邊，多次隨從征伐，升遷至大將軍。

高祖初被召入，將受顧托。先呼冑，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冑兄弟坐於户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啖高祖，將爲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

高祖當初被召進皇宮，將受臨終囑托。高祖先喚來元冑，又招來陶澄，把他倆都托爲心腹，一直隨高祖住在內室。到高祖任丞相，元冑時時統軍在皇宮中，還薦引弟弟元威一起來侍衛高祖。周趙王宇文招知道高祖將要改換周的社稷，便約請高祖到他家裏去。趙王帶着高祖進入內室，隨從不准跟進，祇有楊弘與元冑兄弟坐在門旁邊。趙王告訴他的兩個兒子宇文員、宇文貫說："你們去送瓜，我藉機殺死他。"酒酣時，趙王準備行動，用佩刀切瓜，接連請高祖吃瓜，意圖行刺。元冑上前說："相府有事情要處理，不該長久留在這裏。"趙王呵斥道："我跟丞相說話，你是幹什麽的！"叱令他退後。元冑瞪圓了眼睛怒氣充溢，握着刀柄闖進來保衛高祖。趙王問他姓名，元冑如實應對。趙王道："你不是從前侍奉齊王的嗎？真是一位壯士！"於是賜給酒，說："我還會有別的想法嗎？你何必猜疑警覺到這種程度呢？"趙王假作酒醉嘔吐，想到後

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趨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

面屋裏去，元胄恐怕他再生變故，扶住他請他坐在上面，這樣重復了多次。趙王説是喉嚨乾渴，命元胄到厨中取喝的東西，元胄不動。這時滕王宇文逌來了，高祖離位下階迎接，元胄對高祖耳語道："事情很不妙，應當快快離開。"高祖仍然没有醒悟，説："他這裏没有兵馬，能做什麽事呢？"元胄説："兵馬都是他家裏現成的東西，一旦先下手，大事便完結了。元胄不怕死，但死了元胄又有什麽幫助呢？"高祖重又入座。元胄聽到屋後有鎧甲的聲音，急忙上前説："相府的事情十分急迫，您怎能這樣滯留呢？"便扶高祖下了坐席，急忙催促離去。趙王要追趕，元胄用身體擋住門口，趙王不能出去。高祖到丞相府門，元胄隨後來到。趙王爲此極度遺憾悔恨，氣憤得彈指出血。後來殺趙王，元胄得到的賞賜多得無法計數。

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户。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爲豫州刺史，歷亳、淅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後復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勝也。"賜宴極歡。晋王廣每致禮焉。

高祖受禪，元胄升爲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食邑三千户。拜任左衛將軍，又升任右衛將軍。高祖閑談時曾説："保護我的性命，完成帝王基業，是元胄的功績。"幾年以後，出任豫州刺史，歷任亳、淅二州刺史。當時突厥屢次製造邊患，朝廷因爲元胄一向有威名，拜任他爲靈州總管，北方夷人十分畏懼。以後再次徵還任右衛大將軍，與皇帝的關係更爲密切。曾經有一年正月十五，皇帝與近侍大臣登高游賞，當時元胄已下班，皇帝派快馬召他。元胄晋見皇帝，皇帝説："你與宫外的人們登高，不如跟我在一起好。"賜宴歡飲極高興。晋王楊廣也時時向元胄致敬奉禮。

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宫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賜胄帛千匹。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

房陵王被廢這件事，元胄參與了計議。皇帝徹底追查東宫事件，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苦勸諫，楊素便讒毁元旻。皇帝大怒，逮捕元旻。元胄當時已下班，却不走，啓奏道："我不下班的原因是防備元旻。"又以這話激怒皇帝，皇帝於是殺元旻，賞賜元胄帛千匹。蜀王楊秀被治罪，元胄以與蜀王結交的罪名，被除名。

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胄嘗

煬帝即帝位，元胄不被起用。當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因犯法流放嶺南，將軍丘和也因有罪被廢黜。元胄與丘和有舊交情，因此多次與他交游。

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元胄曾在酒酣時對丘和説："上官政是壯士，現在流放嶺南，不會發生什麼大事嗎？"便拍着自己的肚子説："如果是這個人，就不會什麼事都不做。"丘和第二天便奏明了皇帝，元胄因此被處死。於是徵召上官政爲驍騎將軍，任命丘和爲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勛庸，咸憤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并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内懷快快，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史臣曰：古時候韓信如果違背垓下的約期，項王就不會滅亡；英布不在淮南起事，漢朝就不會興隆。憑二位的功勛和作用，結果都是滿懷怨恨被殺害，何況并無像他們的特殊業績，却心懷悖理叛逆的人呢？梁士彥、宇文忻都是一個時代的壯士，都以勇武謀略成名，於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回報者已經厭倦了，施與者的求回報還不滿足，還要再登一個臺階，以滿足自己的願望。以致最後顛覆破敗，這是咎由自取。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是曾經與皇帝共同遭受艱難危急，或是與皇帝有很深厚的舊情，在天下安寧欣悦的時候，逐漸被遺忘，便心懷不滿，自恃功績無止無休。雖然是當代君主心胸狹窄，也是因爲言語招致災禍吧？但輔佐高祖創業的大臣們，很少有得到善終天命的，一起在宗廟受祭祀的，寥寥無聞。這大概是初創帝王事業，事情是出於權宜之計，本來就不一心一意，所以時間越久情誼愈薄。牽牛踩了别人的田地，雖然有過錯，但就此没收了他的牛，是没有道理的。能不怨恨嗎？都是歪曲編造罪名，以致把他們推向刑場殺害，高祖心思深重好猜忌，本就很嚴重。在他手裏求富足安樂，不是太難了嗎！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六

高熲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鄀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

高熲字昭玄，又名敏，自稱渤海蓨人。父親高賓，背叛齊而投奔周，大司馬獨孤信延引他做幕僚助手，賜姓獨孤。後來獨孤信被殺，妻子兒女流放到蜀。文獻皇后因爲獨孤賓是父親門下的舊人，仍然經常來他家。獨孤賓後來官至鄀州刺史。高熲尊顯後，追贈父親爲禮部尚書、渤海公。

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内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

高熲少年聰明敏捷，器度宏大，讀了一些史書，特别擅長辭令。當初，在孩童時，家有一株柳樹，有百尺多高，挺拔端正如同車蓋。鄉里的老年人説："這家要出大貴人。"十七歲，周的齊王宇文憲召引他做記室。武帝時，繼承武陽縣伯爵位。任内史上士，又升爲下大夫。因平齊有功，拜開府。不久隨越王宇文盛進攻隰州叛亂的胡人，戰勝平定隰州。

高祖得政，素知熲强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録。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并以奢縱被疏，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并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

高祖主持朝政，早知道高熲精明强幹，并且熟習軍事，計謀豐富，便想延攬入丞相府。於是派邗國公楊惠傳達丞相的意思，高熲領會旨意十分高興地説："願意接受驅使。即使事業不能成功，我也不怕滅族之災。"於是任丞相府司録。當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都因爲奢侈放縱被疏遠，高祖愈加看重高熲，認他爲心腹重臣。尉遲迥起兵，派遣自己的兒子尉遲惇率步騎兵八萬，進駐武陟。高祖命令韋孝寬攻擊叛軍，官軍到河陽，諸路大軍都不敢領先出戰，高祖見諸將没有統一指揮，便命令崔仲方前去監軍，崔仲方以父親在山東推辭。那時高熲見鄭譯、劉昉都没有前往前綫的意向，便主動請求出行，很合高祖的心意，於是派遣高熲。高熲接受指令立即出發，派

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筏，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卧内，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

人代爲辭别母親，説忠孝不能兩全，便感慨嘆息着上了路。到軍中，在沁水上架橋，賊軍在上流放下點着火的小船，高熲預先製作土狗以抵禦火船，渡過沁水後，燒掉橋與叛軍背水一戰，大敗叛軍。於是到了鄴城下，與尉遲迥交戰，同宇文忻、李詢等籌劃戰略，於是平定尉遲迥。軍隊撤回，出席皇帝内室舉辦的宴會，皇帝竟撤下御帳賞給他。晋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升任丞相府司馬，信任倚重地位更加提高。

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

高祖受周的禪讓，高熲拜受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爲渤海郡公，朝臣中没有誰能比得上高熲，皇帝經常稱呼他獨孤而不稱他的名。高熲很注意避開權力地位，上表章請求辭職，請蘇威接替。皇上想成就他讓賢的美名，同意他解除僕射的官職。幾天後，皇帝説："蘇威在前朝避世不肯做官，高熲能推舉他。我聽説推薦賢能的人受上賞，怎能反倒丢官呢?"於是命令高熲恢復原位。不久拜爲左衛大將軍，原來的官職不變。當時突厥時常製造邊患，詔令高熲鎮守邊塞以遏制敵寇。回朝，皇帝賞賜馬百餘匹，牛羊數以千計。任新都建設總指揮，新都洛陽的格局制度多是高熲的設計。高熲時常坐在朝堂北邊的一棵槐樹下辦公處理政務，那棵樹不在行列之内，主事的要砍掉它，皇帝特别指示不要砍，用它昭告後人。高熲被看重竟然到這種程度。又任左領軍大將軍，其他官職仍不變。因守母喪離職，二十天後便起用他主持政務，高熲流淚哭泣堅决辭讓，皇帝下詔安撫不准許。

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

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征討陳，詔令高熲統一調度諸路軍隊。恰逢陳宣帝逝世，高熲以禮不伐喪爲由，請求撤軍。蕭巖叛亂，詔令高熲綏靖收復江、漢地區，十分得人心。皇帝曾詢問高熲攻取江南陳的策略，高熲説："江北地冷，田地收穫較晚，江南地熱，水田早熟。估計在他們收穫的時候，略微徵集一些兵馬，聲言要進行全面進攻。陳必然要聚集軍隊防禦，讓他們荒廢農時。他聚兵，我們便解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敵軍習以爲常。以後再聚兵，他們就不會相信了，在他們猶豫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渡過江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晋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晋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悦。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

了。登陸後立即投入戰鬥，士卒會勇氣倍增。還有江南土地貧瘠，住舍多是竹與茅草，所有的儲蓄積聚，都不用地窖。暗地裏派人，順着風向放火，等到他們重新修整後，再燒掉它。不出幾年，他們的財與力就都消耗完了。”皇帝采納了他的計謀，於是陳人益發窮困。九年，晋王楊廣大規模伐陳，任命高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的參謀稟告，都由高熲决斷。到平定陳，晋王想收納陳主的寵妃張麗華。高熲説：“武王滅殷，殺了妲己。現在平定陳國，不宜取張麗華。”便命令將張麗華斬首，晋王很不高興。大軍還朝，高熲因軍功加官上柱國，晋爵齊國公，賜各色帛九千段，劃定食邑千乘縣的一千五百户。皇帝慰勞他説：“你出征陳國後，有人説你謀反，我已斬了那個誣告者。我們君臣之道契合無間，不是小人所能離間的。”高熲又辭讓官爵，詔書道：“高熲知識見解通達廣遠，器度謀略宏遠深厚，出朝參與軍事，肅清淮海一帶，入朝掌管禁軍，確實可以委以心腹。我自從受天命以來，高熲掌握國家機要，竭盡忠誠施展力量，心迹都在我的眼中了。這是上天賜與我好輔佐，前來支持我幫助我的，請不必再費詞遜讓了。”竟至如此被推重獎掖。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并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宫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絶。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

此後右衛將軍龐晃以及將軍盧賁等人，先後在皇帝面前貶低高熲，皇帝憤怒，他們都被疏遠罷黜。還對高熲説：“獨孤公就像一面鏡子，每次被磨，越發明亮。”不久，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都奏稱水旱不調，責任在高熲，奏請廢黜高熲。兩個人都因此獲罪被罷免，皇帝對高熲親近禮敬更加親密了。皇帝到并州，留高熲守京師，到皇帝回京，賞賜高熲縑五千匹，還賜與他一座行宫，作爲莊園。高熲夫人賀拔氏患病，宫内使者問候病情，在路上接連不斷。皇帝親自到高熲府第，賜錢百萬，絹一萬匹，并賜給一匹千里馬。皇帝曾在閑談中讓高熲和賀若弼談論平定陳事宜，高熲説：“賀若弼先是貢獻十項計策，後又在蔣山苦戰打敗敵軍。而我衹是一個文官，怎敢與大將軍論功呢?”皇帝大笑，當時的輿論贊揚高熲能謙讓。以後又因他的兒子高表

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

仁娶太子楊勇的女兒，前後賞賜財物無法計數。當時熒惑星犯太微星，依星象是執法者有失誤。占星家劉暉私下對高熲說："天象不利於丞相，您應該修德政以破解它。"高熲心中不安，把劉暉的話告訴了皇帝，皇帝厚加賞賜寬慰。突厥侵犯邊塞，任命高熲爲元帥，迎擊敵人并打退了敵人的進攻。又出兵白道，進而計劃深入戈壁，派使者請朝廷增兵。近臣依據這些説高熲想謀反，皇帝并不表明態度，高熲很快就擊敗賊軍撤軍還朝了。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熲曰："晋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悦。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 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會議伐遼東。熲固諫不可。上不從，以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核之際，乃有宫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

當時太子楊勇不被皇帝喜愛，皇帝心裏有廢太子的打算，對高熲説："晋王妃有神附體，説晋王當有天下，怎麽辦好呢?"高熲長跪回稟道："長幼有順序，哪裏能廢呢?"皇帝便不説話。獨孤皇后知道不能改變高熲的主意，想暗中除掉他。當初，高熲夫人死，皇后對皇上説："高僕射年紀大了，竟死了夫人，陛下哪能不爲他娶一個妻子呢?"皇帝把皇后的話告訴了高熲，高熲流淚辭謝道："我現在已經衰老了，退朝以後，衹是在書房裏讀佛經。雖然陛下十分可憐我，但再娶妻子，不是我所希望的。"皇帝便作罷了。這時，高熲的愛妾生了個男孩，皇帝知道了極其高興，皇后却很不滿。皇帝問其中緣故，皇后説："陛下還能信任高熲嗎? 那時陛下想給高熲續娶，高熲心裏想的是愛妾，却當面欺騙陛下。現在他的欺詐現了形吧? 陛下怎能再信任他！"皇上因此疏遠了高熲。恰逢討論伐遼東，高熲堅决勸諫認爲不可。皇帝不聽，任高熲爲元帥長史，隨漢王遠征遼東。路上受冷雨發生傳染病，没有獲得戰果便撤軍了。皇后又對皇帝説："高熲原來就不想出征，陛下强令他出發，妾早知道他不會有戰果。"還有皇帝因漢王年紀小，所以把全軍交由高熲指揮。高熲覺得信任委托如此重要，便凡事爲國家着想，并不顧自己會被猜疑。楊諒的主意多數不被采納，因此楊諒十分怨恨高熲。回到京師，楊諒向皇后哭訴説："我僥幸没有被高熲殺掉。"皇帝聽到，越發不高興。很快上柱國王世積因犯罪被殺，在審問過程中，涉及到皇宫中的事情，供説是從高熲那裏知道的。皇

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内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熲，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兹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

煬帝即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悦。帝

帝想給高熲定罪，知道此事極爲驚訝。當時上柱國賀若弼、吴州總管宇文弢、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都證明高熲無罪，皇帝更怒，把他們一起交給執法官吏。從此朝臣没有敢説話的了。高熲因罪被免官，以公爵身份放還府第。

過了不久，皇帝到秦王楊俊府，召高熲來陪宴。高熲哭泣不能抑止，獨孤皇后也在對面哭泣，左右人等都流淚。皇帝説高熲："我并不虧負你，是你自己導致的。"便對侍從大臣們説："我把高熲看作兒子一般，即使看不見他，也跟就在眼前一樣。但自從他被解職，我就把他徹底忘掉了，似乎從來就没有高熲這個人。所以人臣不應用自己的功績地位要挾國君，自封爲天下第一。"

不久，高熲封國官員上報高熲的秘密事情，聲稱："他的兒子高表仁對他説：'司馬仲達當初以生病爲藉口不上朝，結果奪得天下。您現在遇到這種情形，怎知道不是好事呢？'"於是皇帝大怒，把高熲囚禁於内史省并加以拷問。執法官員又上奏高熲别的事，聲稱："和尚真覺曾對高熲説：'明年國家將有大喪。'尼姑令暉還説：'十七、十八年，皇帝將有大災難，十九年過不去。'"皇帝聽到這些更加憤怒，對群臣説："帝王之位是自己争來的麽？孔子具有大聖人的才能，制定法規延綿後代，他難道不想稱天子嗎？天命不允許罷了。高熲同自己的兒子説話，把自己比成晋朝開國皇帝，這是什麽用心？"執法官員請求斬高熲，皇帝説："去年殺虞慶則，今年殺王世積，如果再殺高熲，天下人會怎麽説我呢？"於是把高熲革除官爵貶爲庶民。高熲初任僕射時，他的母親告誡他道："你的富貴已達到極致了，衹是還有一回砍頭，你要小心了。"高熲因此總是擔心發生災難，至此，高熲心中歡喜并無怨恨遺憾之色，以爲從此可以免除災禍了。

煬帝即位，高熲任太常令。當時有詔會集周、齊舊時候的樂人以及天下散樂。高熲上奏道："這些音樂早已失傳，現在如果徵集，恐怕那些没有見識的人們會棄本逐末，互相傳授學習

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遥，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虚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

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稿，世無知者。

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晋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毁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娱。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并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

這些東西。"皇帝不高興。皇帝那時奢侈虚靡，聲色之事日甚一日，又發動築長城的勞役。高熲很爲此擔憂，對太常丞李懿説："周的天元皇帝因愛好音樂而滅亡，前代的教訓不遠，怎麽能重蹈覆轍呢！"那時皇帝對啓民可汗待遇十分優厚，高熲對太府卿何稠説："這家夥熟知中原的短處長處、山川的地理狀况，恐怕要成爲後患。"還對觀王楊雄説："近來朝廷太没有規矩了。"有人把這些言論上奏皇帝，皇帝認爲是誹謗中傷朝政，於是下詔處死高熲，他的兒子全部流放邊疆。

高熲在文武兩方面都有大才，又明達世務。自從被寄以重任之後，竭誠盡忠，引薦忠貞賢良的人才，把天下大事當作自己的責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都是高熲引進薦舉的，他們被各盡其用，成爲一代名臣。其餘立功做事的，無法計算。在朝中執政近二十年，朝野一致推重佩服，没有不好的議論。隋朝能達到大治升平，是高熲的力量。評論者認爲他是真宰相。到他被殺，天下人没有不傷感惋惜的，至今人們還不停地爲他喊冤。一切奇策密謀及對時政的改革，高熲都銷毁了文稿，世上人就無從知道了。

他的兒子高盛道，官至莒州刺史，發配至柳城而死。次子高弘德，封應國公，任晋王府記室。三子高表仁，封渤海郡公，流放蜀郡。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親蘇綽，任魏的度支尚書。蘇威少年時就表現了少見的成熟，五歲時父親死，蘇威哀傷跟成年人一樣。周太祖時，繼承美陽縣公爵位，任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到蘇威便對他加以禮敬，把自己的女兒新興主嫁給他。蘇威見宇文護專權，恐怕災禍牽連到自己，便逃進山裏，但叔父逼迫他出仕，他終於還是没有逃脱。但蘇威時常隱居在山上的寺院裏，以吟咏誦讀爲樂事。不久，任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政後，蘇威拜受稍伯下大夫。對於前後所授的各官職名號，蘇威都以病爲由不拜受。他的叔伯妹

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

妹，嫁與河南的元雄。元雄早先與突厥有怨隙，突厥入朝請歸順，但要求獲得元雄及其妻子兒女，就很滿意了。周於是遣送元雄及其妻兒。蘇威說："野蠻人貪圖利益，可以用錢財打動他。"於是把田地宅院標價出賣，傾盡家裏的所有財產贖元雄一家，輿論認爲他有仁義。宣帝繼位，蘇威就職拜任開府。

高祖爲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悦。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户，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

高祖任丞相時，高熲多次説蘇威賢能，高祖也一向看重他的名望，於是召蘇威。蘇威到了，請到内室，與他談話之後很高興。過了一個月以後，蘇威聽説將要進行禪讓，便逃歸故鄉。高熲請求去追回他，高祖説："他是不想參預我這件大事，先不管他。"到高祖受禪，徵召蘇威拜任太子少保。追贈他的父親爲邳國公，食邑三千户，由蘇威繼承邳國公爵位。很快又兼任納言、民部尚書。蘇威上表章陳情辭讓，皇帝下詔道："船大就要多載物，馬快就要往遠跑。因爲你有多種才能，就不要推辭管事多了。"蘇威纔停止推讓。

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税之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爲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毁。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

從前，蘇威的父親在西魏時，因爲國家用度不足，制定頒布了徵税的辦法，被認爲太重，之後嘆息道："現在所做的，就像拉弓一樣，不是和平時期的法律。後代的君子，誰能改爲'弛'法呢？"蘇威聽到這席話，以後便以"弛"作爲己任。現在，他奏請減輕賦税，一定向那些輕税的法令看齊，皇帝全都聽從了。蘇威逐漸被親近重視，與高熲一起參與掌管朝政。蘇威見宫中用銀子作挂幔帳的鉤子，於是大力稱贊節儉之美以使皇帝覺悟，皇帝爲此神色莊重起來，雕刻修飾等原有物品，命令全部清除銷毁。皇帝曾經憤恨一個人，要殺掉他，蘇威入閤進門進諫，皇帝不采納。皇帝氣憤至極，要出門親自去行斬，蘇威上前攔住不肯離開。皇帝躲開他出屋門，蘇威又不肯放他過去，皇帝氣憤回屋。好久，召蘇威向他道謝道："你能做到這樣，我没有什麽可以憂慮的了。"於是賜與他兩匹馬，錢十多萬。不久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任官職都不變。

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

治書侍御史梁毗認爲蘇威一人身兼五職，安

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

於繁忙喜歡多事，没有薦舉賢能人代替自己的心思，於是上表章彈劾蘇威。皇帝說："蘇威從早到晚兢兢業業，胸懷遠大的志向，推舉賢能這方面有點不足，怎能這麽急地催逼他！"對蘇威說："'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祇有你我是這樣的吧！"又對朝臣說："蘇威不遇到我，没有地方說他的話；我不得到蘇威，就無法實行正道。楊素的辯才天下没有第二個，至於要參照古今，幫助我啓發教化百姓，楊素却不是蘇威的對手。蘇威若是生在亂世，南山四皓，蘇威是可以屈居他們後面的嗎！"他就是這樣被看重。

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飢，上令威賑恤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决民訟。

不久，拜任刑部尚書，解除少保、御史大夫的官職。後來廢除京兆尹這一建制和官職，蘇威出任檢校雍州別駕。當時高熲與蘇威同心協力，政事刑法不論大小，無不在籌劃之列，因此改換天命幾年後，天下達到大治。很快改任民部尚書，納言一職不變。他所屬的山東諸州發生災荒，皇帝命令蘇威前去賑濟安撫。以後二年，任吏部尚書。一年多後，兼任國子祭酒。隋建國在戰亂之後，法律條例混亂，皇帝命朝臣修訂舊法，作爲一代通用的樣板。律令的格式，多是蘇威決定的，輿論認爲他很有才幹。九年，任尚書右僕射。這一年，因母親亡故而辭職，守喪期間悲傷瘦削似柴棍。皇帝告誡蘇威："你的德行高於常人，情誼又極其看重，大孝之道，就如同屈尊下從一般。必須抑制悲哀，爲了國家而愛惜自身。我對於你來說，是君主，也等同於父親，應當依我的意思，以禮的要求保存自己。"不久，詔令重新起用上任主事，蘇威堅決辭謝，皇帝下詔安慰不許推辭。第二年，皇帝到并州，命蘇威與高熲一同留在京師主事。很快又把蘇威召到皇帝所在的地方，讓他處理民間訴訟。

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

蘇威的兒子蘇夔，少年時就有盛名聞於天下，招引羅致賓客，四方的士大夫多來依附。後來討論音樂問題，蘇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自堅持自己的見解，於是蘇夔、何妥都成爲一家之言，朝廷讓百官表示自己的異同，官員們多數附和蘇威，於是贊同蘇夔的占十之八九。何妥憤恨道："我讀書四十多年，反倒受屈於毛頭小兒！"於

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是控告蘇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結爲朋黨，在官衙中稱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意思是二人相當於蘇威的兒子和兄弟。還說蘇威用不正當手段使他的叔伯兄弟蘇徹、蘇肅等人弄虛作假當了官。還有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蘇威的部下盧愷，引他做府中的參軍。皇帝指示蜀王楊秀、上柱國虞慶則等人全面審理，結果所指控的事情都有了證據。皇帝把《宋書·謝晦傳》中朋黨的事，命蘇威朗讀，蘇威惶恐畏懼，摘下帽子叩頭，皇帝説："已經晚了。"於是免去蘇威所有官爵，以開府的身份放還家中。知名之士有一百多人受蘇威牽連獲罪。

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悦，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逾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

不久，皇帝説："蘇威是有德行的人，祇是被人連累了。"讓他恢復官籍。一年以後，恢復邳國公爵位，拜任納言。隨從天子祭祀泰山，因不敬被免官。很快又恢復原位。皇帝對群臣説："人們説蘇威僞裝清廉，其實家裏金玉無數，這是没有根據的瞎話。但他生性凶狠乖僻，不明白世事關鍵，追求名聲太急切，順從他的就喜歡，違背他的就震怒，這是他的大缺點。"使蘇威持節巡撫江南，可以隨機處置事務。過會稽，一直越過五嶺再回到京師。當時突厥都藍可汗經常製造邊患，朝廷再派蘇威到可汗駐地，與他們締結和親盟約，可汗便派遣使臣來京貢獻地方特産。蘇威因辛勤勞苦，晋位大將軍。仁壽初年，恢復尚書右僕射官職。皇帝到仁壽宮，命蘇威總理京師事務。皇帝回京師，御史上奏稱蘇威職務内的事多數没有很好地處理，請審問。皇帝發怒，斥責蘇威，蘇威拜求告罪，皇帝也不再追究。後來皇帝又到仁壽宮，發病，皇太子從京師來侍奉皇帝的疾病，詔令蘇威留守京師。

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禄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煬帝繼位，蘇威加授上大將軍。煬帝徵發修長城勞役，因蘇威勸諫而停止。高熲、賀若弼等被殺，蘇威因與他們有牽連，被免官。一年後，任魯郡太守。不久召還，參預朝政。又不久，拜任太常卿。這一年隨軍征伐吐谷渾，升任左光禄大夫。皇帝因爲蘇威是前朝的老臣，逐漸委以重任。一年多後，恢復納言官職。與左翊衛大將軍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

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

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粗疏，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并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

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共同參與執掌朝政，當時稱他們是“五貴”。

在遼東戰役中，蘇威以本職任左武衛大將軍，升任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這一年，晋封房國公。蘇威因自己年老，上表章請求告老還鄉。皇帝不允許，仍以本官職參與掌管選事。第二年，隨軍遠征遼東，任右禦衛大將軍。

楊玄感造反，皇帝把蘇威拉進營帳中，臉上有懼怕之色，對蘇威説：“這小孩子聰明，可能要製造災難吧?”蘇威説：“能明辨是非，審視成敗的人，纔算是聰明。楊玄感粗陋簡單，不是聰明人，不必爲他憂慮。但恐怕這會成爲禍亂的開頭。”蘇威見天下勞役不斷，百姓人心思亂，便用這些話諷諭皇帝，皇帝并不因此醒悟。隨皇帝回到涿郡，詔令蘇威安撫關中。任蘇威的孫子尚輦直長蘇儇爲副使。蘇威的兒子鴻臚少卿蘇夔，先前任關中主管人事任免的重要官職，至此一家中三個人，都奉朝廷使命出任關右，他的故鄉京師三輔引以爲榮。一年多後，皇帝發布手詔説：“玉清潔温潤，塗描不能改變它的性質，松挺拔於寒冬，霜雪不能減弱它的光彩。這就是所謂的溫仁與勁直，這是本性如此啊！房國公蘇威器質襟懷温良寬宏，見識博雅氣度宏大，早年在朝中任要職，熟悉國家全部典章制度，是先皇帝的舊臣，朝廷中的老前輩。他是國家的棟梁，輔佐我十分辛勤，遵守法律法令，自謙使符合禮儀。從前漢代有三傑，輔佐漢惠帝的是蕭何，周代的治理能臣有十人，輔佐成王的是邵公奭。國家的寶器，是得到賢臣，他們是星光和臺階，可供人們作爲依據。雖有涉及論争的事情，最終總會澄清，衡量時事事務，仍以朝廷爲要，可任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爵不變。”蘇威當時被尊重的程度，朝臣們没有誰比得上。

後從幸雁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脱!”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

後來隨從皇帝到雁門，被突厥圍困，朝廷危急。皇帝要以輕騎突圍，蘇威勸止道：“據守城池我們有餘力，輕騎野戰却是突厥擅長的。陛下是萬乘之尊，怎能輕易冒險!”皇帝於是作罷，突厥不久也解圍離去。皇帝車駕到太原，蘇威對

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

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悦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

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爲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

皇帝説："現在盜賊不止，士兵馬匹都極疲憊。希望陛下回京師，穩固朝廷加强國力，謀劃朝廷社稷大事。"皇帝本來認可了，但後來却聽從宇文述等人的建議，便去了東都。

當時天下大亂，蘇威知道皇帝不能改過，心裏十分憂慮。皇帝問侍臣有關盜賊的事，宇文述説："盜賊本來很少，不用挂懷。"蘇威不會説假話，便藏在宫殿柱子後面。皇帝叫蘇威問他的看法，蘇威説："這不是我負責的，不知道盜賊有多少，但我覺得他們正越來越近。"皇帝説："什麽意思？"蘇威答道："從前賊衆據守長白山，現在他們近在滎陽、汜水。"皇帝不快便不再問。不久便是五月五日，百官給皇帝獻禮物，多是獻珍玩之類。蘇威進獻一部《尚書》，想以此諷諭勸諫皇帝，皇帝越發不滿。後來又問征伐遼東的事，蘇威回答説可以赦免群聚的盜賊，遣送他們去討伐高麗，皇帝更加惱怒。御史大夫裴蘊揣摩皇帝的心思，指使白衣張行本上告蘇威從前在高陽主持選官，濫授人官職；還畏懼突厥，請求還京師。皇帝指令審查這些事。案件議定了，頒布詔書道："蘇威生性熱衷於朋黨，喜好異端，心裏藏着歪門左道，追逐名利，誣蔑國家律法，誹謗政府各部門。前年征伐外國，是尊奉先帝的遺志，凡有徵詢等事，朝臣們都能無保留地陳述意見。而蘇威不以爲然，便不表示態度。作爲人臣發揮正義的天職，能是這個樣子的麽！恭對咨詢的心意，爲什麽如此之薄！"於是除名貶爲庶民。一個多月以後，有人控告蘇威與突厥勾結圖謀舉事，大理寺依律訊問蘇威。蘇威自己申辯説侍奉兩朝三十餘年，精誠微薄淺疏不能使天子知道，各種過錯接連不斷，罪該萬死。皇帝憐憫開釋了他。這一年隨皇帝到江都宫，皇帝要再起用蘇威。裴蘊、虞世基奏稱，蘇威昏庸衰老且多病。皇帝便取消了這個打算。

宇文化及叛亂弑君，任蘇威做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化及敗亡，蘇威歸附了李密。不久李密戰敗，蘇威又回到東都，越王楊侗任用他爲上柱國，封邳國公。王世充僭越稱王，又任他爲太師。蘇威認爲自己是隋朝舊臣，遭逢喪

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

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争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并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盗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夔。

亂，所經過的地方，都隨機而處，以希望獲得收容豁免。大唐秦王平定王世充，坐在東都皇宫閶闔門内，蘇威請求拜見，稱老且病無法跪拜。秦王派人責備道："你是隋朝的輔佐大臣，政治昏亂不能匡正挽救，致使百姓遭受摧殘，國君被弑國家滅亡。你見到李密、王世充，都拜伏舞蹈行君臣大禮。現在既然已經既老又病，就不勞煩相見了。"不久回到長安，蘇威來到朝堂請求接見，還是不允許。死於家中，時年八十二歲。

蘇威修身清静儉約，以廉潔謹慎著稱。每當在討論公事時，痛恨别人與自己意見不同，即使是小事，也一定堅决争辯。當時人覺得他没有大臣的風度。他所修改制訂的律令章程，都實施於當世，但很苛刻繁瑣，評論者認爲不是簡明公允可行之法。到大業末年，征伐和勞役特别多，而到論功行賞，蘇威總是迎合皇帝的心思，經常扣留不處理。那時盗賊遍地興起，郡縣有表章送到朝廷，蘇威便呵斥盤詰使者，命令他們少報賊軍的數量。所以朝廷發軍隊去征討，多數不能取勝。因此被輿論所批評。蘇威的兒子名蘇夔。

蘇夔

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晋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晋王友。

蘇夔字伯尼，少年便聰明敏捷，有辯才。八歲讀詩書，同時練習騎馬射箭。十三歲時，曾隨着父親到尚書省，與安德王楊雄比賽在奔馬上射箭，贏了楊雄的駿馬而還。十四歲訪太學，與諸位大儒講論學問，詞藻和思路都很出色，旁觀者都表示贊賞。長大以後，博覽諸子百家書籍，特别以精通音律自命。他原來不叫夔，他的父親因此給他改成這個名字，很被有學識的人嘲笑。應召出任太子通事舍人。楊素十分欣賞他，經常取笑他説："楊素無兒，蘇夔無父。"以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討論音樂，因而得罪，所議論的便没有實行。著《樂志》十五篇，用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幾年以後，升任太子舍人。以後又加授武騎尉。仁壽末年，有詔令天下薦舉通達禮樂發源的人，晋王楊昭當時任雍州牧，推舉蘇夔應召。與諸州所推舉的五十多人拜謁皇帝，高祖看着蘇夔對侍臣們説："衹有這個人，符合我的意願。"於是拜爲晋王府友。

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煬帝繼位，蘇夔升任太子洗馬，改任司朝謁者。因父親被免職，蘇夔也被免官。後來歷任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戰役中，蘇夔主管宿衛，因軍功拜朝散大夫。當時皇帝正勤於經略邊遠地區，蠻夷來朝貢的，前後連續不斷。皇帝曾對宇文述、虞世基等人說："四夷全都賓服，到華夏觀禮，大鴻臚這一職位，須由有好名聲的人來擔當。能不能有多才多藝，儀表美觀，可以接待應對賓客的人來出任這個職位呢?"大家都說蘇夔合適。皇帝同意了，當日便拜蘇夔爲鴻臚少卿。這一年，高昌國王麴伯雅來朝貢，朝廷把公主嫁給他。蘇夔有很好的聲望，朝廷命他主婚。以後弘化、延安等郡盜賊衆多，在許多地方屯聚集結，蘇夔奉朝廷詔令去巡撫關中一帶。突厥圍困雁門，蘇夔主持城東的防禦。蘇夔設置箭樓車箱獸圈，一個晚上便完成了。皇帝見了很是稱贊，因軍功升任通議大夫。因父親的緣故，除官名貶爲庶民。又守母喪，哀痛過甚而死，時年四十九歲。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踪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膺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

史臣曰：齊國公，在隋朝霸業初建時，就參與設計，君臣如魚水相得，如風雲際會。他端正自身遵循正道，輔佐君主得心應手，親密無間，君主對他言聽計從。東方平定，南方克服，齊國公參與謀劃在營帳，決勝在千里戰場。高祖追隨禹王的足迹，實現堯的理想，高熲是達到彼岸的船和槳，高祖製作美味，高熲便是鹽梅調料。億兆庶民因高熲得以康寧，文武百官依高熲而和睦同心。主政將近二十年，沒有人說不滿意的話。因高祖要廢黜太子，高熲忠誠守信而獲罪責，煬帝正大肆鋪張奢侈享樂，高熲又因不肯附時而被殺。如果沒有這些猜忌和嫌隙，圓滿成就他的美名，雖然不一定能追踪稷、契的地位，却是可以與蕭、曹并駕齊驅的。但要高熲完成這些實在太難，可惜啊！邳國公，在周的末年，他能保持氣節，隋朝勃興，他是最先擁戴的人之一。與皇上關係密切，獲得的榮譽寵愛已到人臣之極。長期在核心部門主事，多有興革，竭盡自己的智慧與力量，想到的便努力去做。但他志在清靜儉約，

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體制不免局促，聽不得不同意見，違背爲政的正道，不贊成簡易而刻意繁複，不算是通達的性格。先後侍奉兩代皇帝，歷時三十多年，雖在當時被廢黜，總算是前朝遺老。但國君邪行不能用言語匡正，國家滅亡却與庶民同樣不在意。號稱良臣，是徒有其名，不算是疾風勁草，氣節不虧的人。蘇夔心志知識深沉明敏，方正儒雅足可稱許，如果上天多賜他年命，一定是朝廷的核心重臣。

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百藥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静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内校書，别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嘆，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壽，任湖州户曹從事。父親李敬族，歷任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静帝時，命當世有學問的人核定文籍，任内校書，另外任職直閣省。李德林幼年就聰明敏捷，在幾歲時，誦讀左思《蜀都賦》，十幾天便背誦下來了。高隆之見了感嘆，告訴滿朝人士，説："如果上天給他足够的年命，他一定會成爲天下的大人物。"鄴京的人士很多都到李宅去看他，竟至一個多月，每天車馬不斷。十五歲時，背誦五經以及古今文集，每日數千字。很快就遍讀并精通古籍，陰陽、讖緯、物候等無不涉略精通。善於作文章，文章用詞妥貼而情理暢達。魏收曾在高隆之的面前對李德林的父親説："賢公子的文章定會繼承温子昇。"高隆之大笑道："魏常侍已經在嫉妒賢才了，爲什麽不比相近的老子、彭祖，却去比那麽遠的温子昇！"十六歲時，父親亡故，他親自駕着靈柩車，返回故鄉安葬。那時正是嚴冬，他穿着單層的孝衣光着脚，地方人士因此都敬仰愛慕他。博陵的豪族有一位叫崔諶的，是當朝僕射的哥哥，休假回鄉，車馬衣服十分壯盛。要從自己家去李家吊問，兩家相距十餘里，隨從的有數十騎，逐漸減少留在途中。等來到李家門口，衹剩下五人五匹馬，説不想被李生責怪他勢焰熏人。李德林家貧又多遭變故，母親多病，他便衹讀書，没有做官的念頭。後來，母親的病漸漸痊愈，催促他仕進。

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

任城王元湝爲定州刺史，看重李德林的才學，召入州館，從早到晚在一起游賞，跟師友一樣，不拘君臣之禮。任城王曾對李德林説："我

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彦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彦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彦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

聽說掩蔽賢才的人會招致最重的刑罰。讓你長期這樣沉寂，我却榮利滋潤自身，朝廷即使不怪罪，我也害怕被神靈譴責。”於是把李德林推舉爲秀才進入鄴城，這是天保八年的事。任城王還送一封信給尚書令楊遵彦道：“燕、趙本來多奇士，這話果然不假。今年所貢舉的秀才李德林，文章學識，自然不必説，僅是看他的風度神情相貌，就知道他終究要成爲國家棟梁之材。至於那些經國定邦的大政方針，他是賈生、晁錯的夥伴；雕蟲小技作文章，大抵是司馬相如、揚子雲之類。現在雖然是唐、虞之世的再現，傑出人物滿朝，但修築大厦的人，還會拒絕聚積良材嗎？我曾見孔文舉《薦禰衡表》説：‘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把禰正平比作大禹，我常覺得比喻得不倫不類。現在根據李德林的表現來看，知道前代人所説的不是蓄意誇張。”楊遵彦便指令李德林撰寫《讓尚書令表》，李德林提筆頃刻寫成，不加修改。於是楊遵彦等人大爲欣賞驚異，把文章給吏部郎中陸卬看。陸卬説：“可以看到文筆大致風格，如長河浩浩蕩蕩東流入海。從前所見，年輕人所作的文章，不過是涓涓細流罷了。”陸卬便命自己的兒子陸乂與李德林相處，告誡他説：“你每件事都要以此人爲師，把他作爲你的榜樣。”當時楊遵彦主持人事，對選舉之事十分謹慎，秀才登第的，很少有甲等。李德林應考所作筆論五篇，成績全是上等，便授殿中將軍。這是西省的閑散官職，不是李德林所喜歡的，又因爲處在天保末年，於是以疾病爲由回到故鄉，閑居家中謹守道義。

乾明初，遵彦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敕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

乾明初年，楊遵彦奏請指令李德林入議曹。皇建初年，下詔徵求揄揚傑出人物，再追送李德林前往晉陽。撰寫《春思賦》一篇，當世稱贊它典雅華麗。此時長廣王任丞相，居守鄴城，命令李德林回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與執掌國家機密。長廣王延引他出任丞相府行參軍。不久長廣王即帝位，李德林被授與奉朝請，在舍人省長住并值班。河清年間，拜任員外散騎侍郎，兼任齋帥，但仍在機密省值班。天統初年，授給事中，在中書省任職，主要負責詔誥等文件。不久

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敕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

升任中書舍人。武平初年，加授通直散騎侍郎。又受令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分別掌管機密。不久因守母喪離職，一口水不喝竟至五天。因發熱病，遍身生了瘡，但哭泣聲音不絕。幾位朋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人給他配製湯藥，李德林不肯飲，全身大腫，幾天以後，症狀不見了，身體力氣平復如初。人們都說是孝心感動天地的結果。太常博士巴叔仁專門作表章上奏皇帝，朝廷爲此嘉許他。守喪剛滿百日，朝廷決議以特殊情況處理重新起用，李德林因自己病重，請求立即辭官回鄉。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

魏收與陽休之爭論《齊書》關於紀元之事，皇帝下詔使各部門集中討論。魏收給李德林的信中說："從前討論文章，總結故事和文意，總覺得有些模糊，我難以領會理解。今天簡單地開列幾條，請您務必留意，仔細地推究尋查。凡是說到'或'的，都是對方的不同意見。聽人們說起，也就探討評說一番。"李德林覆信說："把即位這一年稱作元年，這是《春秋》的慣常用法。但需說明魯君息姑沒有說到即位，也稱作元年，可見不是祇有即位纔稱作元年的。討論時說接受前代的禪讓是元年，從《尚書》中可以找到根據。我注意到《大傳》中說，周公攝政，一年拯救混亂，二年征伐殷地，三年收歸奄國，四年建立諸侯國做屏衛，五年營造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把政權還給成王。討論者說舜、禹受禪，他們是天子。但周公到死時仍然是臣子，這裏也稱元，看來并非祇有承蒙禪讓纔稱元年的。承蒙您給我看這些討論文章，我在病中仔細地看了以後，自己糊裏糊塗的想法和膚淺的認識，立刻得到糾正。當世的讀書人，大約不會有反對的說法，祇好放下筆表示贊成了。我認爲上面所寫的兩條對這些議論有用處，我恭敬地發現您的這些論文中沒有采用，因此在這裏呈獻給您。"魏收再次覆信道："承您恩賜兩條意見，感激欽佩至極。關於魯公諸侯的事，以前也稍稍有些疑惑。息姑沒有寫即位，舜、禹也沒有說即位。息姑是攝政，仍然能稱元，舜、禹的攝政稱元，是正理。周公攝政，書上說一年救治混亂，似乎没

有稱元。我這裏没有《大傳》，不能核對。一和元，它們的意義有什麽差别？如果還有别的高見，請作説明。”李德林答覆道：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

攝與相，意義相同。所以周公攝政，孔子説是“周公相成王”；魏武帝做漢丞相，曹植説“如虞翼唐”。有人説高祖没有居攝職位，顯然不合道理。所謂攝是指主管賞罰，古今情況不同，不該根據表象就作决定。陸機見舜的身份地位與帝相似，在衆帝王中最有光輝，便説舜據有天下，應與文祖不同，他想使晋的三位皇帝不同於舜的攝政。我認爲舜如果在堯死後不把審判案件的權力歸還朝廷，那就是夏朝的益了，怎麽能説與文祖不能相比呢？如果使用了王者的禮儀，便説是真的攝政，那麽周公背向着屏風接受諸侯朝見，霍光又模仿周公，他們便是真皇帝了嗎？恐怕不能這麽説。由此可知高祖攝政與舜攝政没有不同，不能采用陸士衡的錯誤説法。

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録，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别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

有人認爲寫元年，是當時實地記録，不是後代追記。齊的興起，是始於武帝的，受天命的過程并不明瞭，這能算是信史嗎？後代論説者聽到追舉受命之元等語，分歧很大，若説追數受命之歲，還差不多。看來人們所謹慎使用的是那個“元”字，以此類推，是允許説一年，不許説元年。請注意《易》説“黄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可見“試”與“攝”没有差異。《大傳》雖然没有“元”字，但“一”與“元”，没有不同意義。《春秋》不説一年一月，是想使人君與元一體而位居正中，這是史書的委婉之辭，并不是“一”與“元”有分别。漢獻帝死，劉備自稱帝。陳壽是蜀人，把魏看作是漢的盜賊。怎麽能在蜀主未立之時，便稱魏武受天命呢？陸士衡自會尊奉本國，這確如您的意見，他是想使三方鼎立，一樣地擁有霸主之名。習氏的《漢晋春秋》，正是這個用意。正如司馬炎兼并吴國，允許吴國國君保留帝號。而魏的君

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吴人并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

臣，吴人都看作是該殺的逆賊，他們怎肯在曹魏之世，便説晉有承天命的徵兆？史書，是編排年代的，所以魯國史書又叫《紀年》。墨子還説，我見過《百國春秋》。史書又有没有事件衹寫一個年順序號的，這是重視年代的證據。假如高祖事事都謙讓中和，即使是發布號令也屬魏的年代。那它便是魏紀年，記録魏的事件，此書也就是魏代末年的功臣傳，還有什麽本朝帝王本紀嗎？

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并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陸機説紀元的分界，或是正始，或是嘉平。束晳説，因有赤雀白魚應祥瑞之事。這大約是晉朝廷在討論受天命的開端，不是終結前代的下限的意思。您的文章説陸機不説關於元的事，是他不明白。我希望您再考慮一下這個結論。陸機以《虞書》中有刊木，商書中有龕黎，用以籠統比照晉朝正始、嘉平，這又錯了。應該兩個朝代都涉及到，兩部歷史分别記録，不得將後面朝代創業的事迹，歸到前朝去。如果是這樣，那麽世宗、高祖都在天保以前，可被魏書列傳所收録，不能寫成齊朝的帝王本紀，這可能嗎？這既然不可能，别的還有什麽可説的。

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彦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彦深待賢未足。内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説。"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

此時中書侍郎杜臺卿進呈《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認爲寫得不好，使和士開把這篇頌文給李德林看。宣布帝旨道："臺卿的這篇文章，不合我的心思。因爲你有大才，要在頌文中説明本朝盛德。要立即制作，快點把定稿送來。"李德林便進呈頌文十六章及序言，但這些文章多已失傳。武成皇帝看了頌文表示稱贊，賜給李德林名馬一匹。三年，徵召祖孝徵到朝廷任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外放任兗州刺史。朝中人士有從前被祖孝徵器重的，趁機離間李德林，説他是趙彦深的黨羽，不能讓他再掌管朝廷機密。祖孝徵説："李德林長期做低級官吏，我很遺憾趙彦深對待賢士不優厚。朝廷的文書工作，正準備由他承當，不久當有更好的職位給他，你們不要妄加

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黄門侍郎顔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敕令與黄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

評論。”很快任他爲中書侍郎，詔令他仍修撰國史。齊主關注文章之事，召他進文林館。又指令他與黄門侍郎顔之推二人共同主持文林館事務。五年，發布命令使李德林與黄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分別負責朝廷的宣布傳達。不久又任命他爲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年間，代理儀同三司。承光年間，實授儀同三司。

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内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宫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

周武帝滅齊，進入鄴城當天，便差遣小司馬唐道和到李宅宣布旨意安撫慰問，説：“平定齊的好處，衹在於你。我擔心你會隨着齊王東奔，現在知道你還在，心裏十分高興，請立即來宫内相見。”唐道和帶領他到内宫，武帝派内史宇文昂來訪求詢問齊朝的風俗政教、人物善惡，隨即留在宫内，三天後纔回家。隨後又指令他跟着皇帝車駕到長安，授官内史上士。自此以後，詔書文誥的格式，以及對山東人士的任用，都委托給李德林。武帝曾在雲陽宫用鮮卑語告訴群臣：“我以前衹是聽説李德林的名字，等到見了他給齊朝所作的詔書移檄等，我把他看作是天上人。没想到現在被我收用，還給我制作文書，這真是奇事。”神武公紇豆陵毅答道：“我聽説明王聖主，能得到騏驎鳳凰等祥瑞，是聖德感應的結果，不是人力所能獲得的。神物雖然能來，但没法使用它們。而李德林來受您的驅使，也是陛下聖德感應得到的，而且有大才獲重用，做什麽都行，比麒麟鳳凰强多了。”武帝大笑道：“真是你説的這麽回事。”宣政末年，授職御正下大夫。大象初年，賜成安縣男爵位。

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悦，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内外兵馬事。諸衛既奉敕，并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

宣帝病危，當高祖受顧命之初，邗國公楊惠對李德林説：“朝廷欽命丞相主持文武諸事，治理國家責任重大，若没有許多有才之士輔佐，就不能完成大業。現在我想與你一起做這件大事，請一定不要推辭。”李德林聽了很高興，答道：“我雖然平庸懶惰，但一點小小的誠心還是有的。如蒙提携推許，一定以死來報答明公。”高祖非常高興，便召來與他談話。劉昉、鄭譯當初篡改詔書召來高祖受顧命，輔佐少主總理内地和邊疆的軍事。各支軍隊都服從詔令，一致受高祖調度。鄭譯、劉昉商議，要授與高祖大冢宰職，鄭

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鉞，都督内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内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并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虚實難明，即令换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内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争，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

譯自己任大司馬，劉昉又要求任小冢宰。高祖私下問李德林："該如何處置?"李德林説："應立即任大丞相，代用皇帝儀仗總管内外各項軍事。不這樣，就不能壓服衆人。"發喪過程，便是依此安排的。任鄭譯爲丞相府長史，領内史上大夫，劉昉衹是任丞相府司馬。鄭譯、劉昉因此心中不平。任李德林爲丞相府屬，加授儀同大將軍。不久有三處發生叛亂，指揮軍事部署，高祖都與李德林詳細研究。軍事報告和緊急文書，從早到晚不停地送達，一天之内，經常達到數百件。李德林當機立斷，迅速處置，同時向幾個人發指示，各種指令文書，不需修改便成。鄖國公韋孝寬任東道元帥，軍隊駐扎在永橋，因爲沁水泛濫，軍隊不能渡過。長史李詢秘密上書丞相説："大將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都接受了尉遲迥的饋贈金銀，軍中騷動不安，人心很不穩定。"高祖得到李詢的報告，深覺憂慮，與鄭譯商議，要撤銷三將的職務。李德林獻計説："您和諸位大將，都是國家尊貴的大臣，不能互相賓服，現在他們又握有重要兵權，纔會這樣的。怎麽能知道後來派遣的將軍，能够推心置腹，先前派遣的人，却偏偏離心離德呢?而且接受金銀這種事，難以辨明真假，就算是撤换他們，他們懼怕獲罪，爲了防備他們逃跑，就必須監禁。但鄖國公以下的人員，便會因此不安。况且大敵當前撤换大將，古來就有教訓，這就是樂毅離開燕國，趙括葬送趙國的起因。依我的意思，衹要派您的一個心腹，精通謀略，被諸將一直信服的，立即到軍中去，考察軍中實情。即使他們有異心，也不敢行動。"丞相恍然大悟道："若不是你説了這番話，險些壞了大事。"立即命高熲乘驛車飛馳趕到軍中，任諸將的總指揮，終於建成大功。李德林的謀略，大致是這樣的。升任丞相府從事内郎。在禪讓改换朝代的時候，有關相國總理朝政、九錫大禮的各種文書命令，都是李德林的手筆。高祖登極這一天，李德林拜任内史令。當初，在即將受禪時，虞慶則勸説高祖全部消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也違心同意，衹有李德林堅决抗争，認爲不可以。高祖聲色俱厲説："你是

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

個讀書人，没資格參與這件事。”於是消滅宇文氏全族。從此李德林不能獲得升職和加爵，朝廷上排位在高熲、虞慶則之下，衹是依班例授上儀同，晋升爲子爵。

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别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内，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内，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内外群官，就東宫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

開皇元年，奉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共同修訂律令。完成後上報，賜給李德林一條九環金腰帶，駿馬一匹，獎賞他對法律法令修改幅度很大。法律頒布後，蘇威時時要修改其中的條款。李德林認爲既然已經頒布，應當一律執行，就算是有些細小問題，衹要不是嚴重傷政害民的，就不可以多次改變。蘇威又上書請求在五百家設一鄉正，由鄉正受理民間訴訟。李德林認爲原來廢止鄉官判案，是因爲他們多是親戚關係，分析判决難免不公平，現在讓鄉正專門治理五百家，恐怕給百姓造成的禍害更嚴重。而且現在吏部全面掌管選拔人才，天下不過幾百個縣，在六七百萬户中，選拔幾百個縣令，還不能全部合格，要在一鄉之中，選出一個能治理五百家的人來，一定很難達到。况且有些偏僻荒凉的小縣，人口本不足五百家，總不能讓兩個縣共同管轄一個鄉吧。敕令朝廷内外的官員，到東宫集合討論。從皇太子以下人們多贊同李德林。蘇威又主張廢除郡這級建制，李德林對他説：“編制起草法律時，你爲什麽不説廢郡有好處，如今法令剛剛頒布，怎麽能修改呢？”但高熲贊同蘇威的見解，説李德林固執乖僻，頑固地堅持錯誤意見。因此高祖全部聽從了蘇威。

五年，敕令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

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睹。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

五年，奉命編輯高祖做丞相時的文章，編成五卷，命名爲《霸朝雜集》。李德林爲它作序文道：

我知道太陽照耀，百草隨着它轉，神龍要騰飛，天上的雲就與山石相銜接。聖人在上位，人神兩界都會有徵兆，所以説幾處人家可創事業，萬物可以一體看待。臣在皇朝基業初創之時，就隨皇帝奔走效命，於是成爲封地内的民衆，算是萬物之一。皇朝值得嘉許慶賀的事，當然很多，若説皇帝的輔佐之臣，應運蓬勃而生，紛紛奔來朝廷，更是實情。因班、爾的神妙，彎曲的木也改變了

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群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慚賓實，非勛非德，厠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閶闔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沾及榮寵者也！

面貌，由朱藍顔色染過，白色的絲也就改了顔色。二十二臣成就了盡美的大功，二十八將，隨時爲皇帝效力。修德積善，未必都能比得上稷、契，説戰論功，也不都是耿、賈之類。自有書契以來，立言立事於世，天資不是一般人的，哪一個時代没有呢？這就是既繼承英明的先王的天資，又取資於天下英雄豪傑，牧牛郎和商人卑賤，屠夫和釣魚翁低微，最終變爲侯或王，全都是這個緣由。聖人所在見教不分類别，連小孩子都以霸道爲耻，聖人見德思齊，連狂夫都成就神聖事業。治世賢士多，也正是這個道理。有烟霧作憑藉，土蛇與蛟龍都能飛向遠方，有栖息的地方，蒼蠅與駿馬能跑得一般快。依恃别人成就事業，這不難。由此看來，即使不是有極高智慧的人，如果侍奉應天命的帝王，聽命於他做他的臣下，得遇高才，與高官交往，他也可以騰飛在天地間，留美名於鐘鼎上，何必要蒼頡造字，伊尹作命文，周公旦執筆，老聃説史，纔可能叙述帝王之事，談論人鬼之謀呢？至於我，原本就不够賓客資格，既無祖上功勛又没有高尚品德，側身在達官貴人之間，没有學問没有才華，占着藝文這個職位。如果不是遇到好運氣，不是蒙受聖主天恩，天子光耀世界包容宇宙，博學於文，以禮來檢束自己，衆多的官吏，天子的才能盡都具備，收納里巷的拙夫，延攬退職的閑吏，不是在東陵種過瓜，不是當過南陽小掾吏，怎麽能使我出入於皇宫之門，奔走在天子寶殿，踏上天子的臺階，侍奉在聖皇左右，參與國家大政，獲得天子的寵愛呢！

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群官總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

從前木德走向終端，朝廷昏暗，火運開始興旺，百官都歸附於此，在周掌權柄的地方，在大隋接納百官的時候，兩朝的文書之類，都曾由我掌管。當時普天之下，有多處戰亂，軍隊國家事務繁多，從早到晚堆積如山。文書紛紜，戰報交錯，有的緊急得如同射出的箭，有的重要得頂上了天，有時一天

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内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群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逖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别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還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静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群情賜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

要做萬件事，有時一件事有萬條頭緒。皇帝内心聰明外表和順，經管天下，施展無窮的計謀，揣摩深不可測的神機，知曉神人兩界，聚集不盡財富。向各部徵詢意見，明白告知公卿百官，訓育天下百姓，責罰反覆盜賊。三軍奉行戒律，有戰勝敵人攻城略地的辦法，各國接受教化，有治國安民的方略。謙讓受終的大禮，回應群臣的請求，有古代法令可尋，又能根據時事而有所創新。千變萬化，就像懸河一樣隨處適應，無論寸陰還是尺日，珍惜一切光陰。大的宇宙在手掌之中，小的毫毛頭髮都不遺失。向遠處追尋三古，没聽過的在此聽到了，近處看百王，没見過的全都見過了。發表言論，自然就成了文章，我蘸好墨捧着木板，書寫下來就是了。古代放勛的教化，老人見了都未必理解，孔子的話，弟子聽到但理解不透。心懷愚笨而聽命聖哲，肯定錯訛之處不少。加以啓奏殿門趕奔宫階，懷裏袖裏全是筆録。手裏整理眼睛看着，堆滿了几案，心裏不想别的事，手裏不停地寫，有時到天晚了還顧不上吃飯，有時整夜不睡覺，用辛勤彌補笨拙，不敢休息。有時詞理疏漏有誤，有遺漏闕失，都由聖旨訓示誘導，神筆改定。建成策劃謀略，深入玄理，從命的得到平安，違命的受到了災禍。可以測知萬里以外，可以明確告知將來的事情，經常如在眼前一樣清楚，這當然是與神相通的結果。掃除大變而達到天下太平，使可殺之人轉變爲淳樸良民，教化成了，正道通了，表現爲文字，全是聖主的意思，成爲典誥，不是我的思慮所能達到的。伯禹作《謨》，成湯説《誓》，漢光武帝多次頒行的文書，魏武帝《接要》的文章，拯救時代拯救民衆，也不能超過。恰逢國家神器大寶，將要歸於有明德之人，天道和人心，言論一致方向一致。周静帝在位時，每有詔令褒獎表揚，在位的諸位大臣，各自陳述擁戴的志願，皇帝的璽書和大臣的奏章，一致屬意推舉。我在寰海之内，有幸

敢辭。比夫潘勗之册魏王，阮籍之勸晋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内手捫心，夙宵慚惕。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定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

成爲一個平民，樂於推舉的心情，比衆人更爲急切，欣然服從天命人心，總是不敢推辭。與潘勗册封魏王，阮籍勸進晋帝，正道勝過前代，但我的文才却遜色於前人，以手捫心，晝夜慚愧。檄書布告等，以及其他文章，有的是我所作，有的是我所修改。衹是根據自己的意向而成，不是最後文本，雖然詞藻不美，但文理却是符合正德的。文章可以忽略，但事件不能遺漏。從前奉旨所作，以及任職以來，以至於受命文書，應時制作的條目很多，現在收集在一起，共是五卷。

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

高祖讀完了，第二天對李德林說："自古帝王興盛，一定有奇異的人物輔佐。我昨天讀《霸朝集》，終於明白了感應的道理。昨天恨黑夜太長，不能快些見到你。我一定要讓你的富貴與國朝相始終。"於是追贈他的父親爲恒州刺史。不久，皇帝說："我的希望是使你更榮耀。"又追贈爲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號爲孝。由李德林繼承爵位。李德林既年少有才氣名聲，又加以富貴尊顯，所作的文章，通行於當世。有不知道的，以爲是古人的文章。

德林以梁士彦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

李德林因梁士彦以及元諧等人多次現出反叛之心，在大江南邊，與朝廷對立。便作《天命論》奏於皇帝，文中說：

> 粤若邃古，玄黄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謚遺迹，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焕乎緗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

> 追尋遠古，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的神器，都是根據天命歸於其主。生德叫做天，應時叫做命，確定不能改變，不是人力所能做的。龍圖鳥篆，號謚遺迹，有疑問難以置信，有缺漏不能詳察，已經無法明辨了。有典有文，閃耀在紙絹上，表現聰明大德的，以唐、虞最隆盛，留下謀略造福永久，没有能超過文、武的。大隋的神功成於文王，天命顯示於唐叔。古時候邑姜有孕，夢見上帝對她說："我命令你的兒子名叫虞，將把唐地給他，以繁育子孫。"出生後，在他的手心發現一個字是"虞"，便以此爲他命名。成王滅唐而封太叔。關於唐叔被封，箕子曾說："其後必大。"《易經》說："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說："域内有四大，

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

王居一焉。”這是用來給虞與唐命名的，一個美名兼有兩位聖人，將使其後必大，終於獲得唐、虞的美政，繁榮子孫，享有無窮的福祚。

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兹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迹，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勛於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内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奸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鴆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强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鬥嫁禍，紛若猬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

到我朝建國，開國號爲大興，箕子的必大的話，在這裏應驗了。可見上天的偏愛，遠遠地應在聖朝，重耳小人物，還值得説嗎！有娀吞玄鳥卵，商因而興盛，姜嫄踩巨人脚印，周得以興盛，邑姜夢見上帝，隋朝就此興盛。古今這三代，應天命的情形一模一樣，祖先有德，後代繁盛。輔佐高帝滅楚，幫助宣皇定漢。東京的太尉，關西的孔子，初生時有鱣雲集，將死時有巨鳥降落，累積仁德善行，美好的天命得以張揚。太祖出世，庇護民衆匡扶天子，爲魏室建立卓越的功勛，爲周朝奠定偉大的基業。開創翼軫的國家，開始火德的紀年，應受天的指令，隨天的意願而上升。我朝皇帝初生時，有神光充滿屋子，具有興盛王業的容貌，蘊藏大聖的才能。有時是氣有時是雲，在宫殿或宗廟庇護，像天光像日光，照耀在車駕儀仗上。内心聰明外表和順，總是從險惡中獲得平安，難道不是萬福扶持，而百禄集中於一身嗎？在周的末年，朝廷内外騷動，受天命執掌大政，保衛宗社。神明贊助他的德行，上帝把民衆交付與他，在朝廷誅滅奸臣，在四海實行教化。那時候，尉遲迥占據齊經營幾個年代的都城，趁新建國家容易發生混亂的舊例，驅趕着凶惡的兵卒，聯絡同黨，九州之中淪陷了三州，民衆之中，十成被占去了六成。王謙憑藉是管轄多處的將軍的聲威，依恃蜀地的險要，興兵舉衆，動摇殘害巴、庸，侵略秦、楚。這兩個賊人，窮凶極惡，不僅是要割據山東，或是獨占巴蜀，而是想依恃强大的武力，虎視眈眈地注視着帝位。從漳河到大海，從泰山到華陽，他們脅迫蠻兵，吞并江漢。製造戰亂使各地互相争鬥，如刺猬毛一般紛亂，殘害百姓屠殺生

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烟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潁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静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吕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游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

靈，局勢已刻不容緩。於是奉决勝之命，運用先天的大謀略，不出房屋，任命良將，一次戰役便平定三方，數旬之間便廓清萬國。清洗天地的迅捷，計劃指令的神奇，自從有人類以來，還没有聽説過。光輝勝過前朝，天下無人不服，連烟雲都格外燦爛，樂聲也更加悦耳，神靈時時看顧，萬物也做了響應。木德王朝的氣數已盡，恭順地禪位，雖然天命在身，仍然不肯接受。於是百官和庶民，四方的地方官吏，查考圖讖，順應天下萬民的請求，披肝瀝膽，晝夜歌頌祈求，纔收斂學習箕潁隱居的志願，應允了神界人界共同的希望。帝王基業堅固，永遠并且上升，於是登基帝位，創立大業奠定國統。改變徽記國號，改變服制顔色，建設都城，確定人倫，減輕賦税減少徭役，慎行刑罰減少訴訟，廢除繁重苛細的政令，樹立清静安民的作風，去除没有用處的官職，簡省各類副職。奇才不斷出現，盛德得以顯揚，星精雲氣，都奔來宫殿階前，山神海神，顯像在朝廷各部門。東邊到日出的暘谷，西邊到月落的神河，教化達到北海之表，聲威施與南海之外，遼闊的沙漠，綿延萬里，一群群的百蠻，不敢與皇朝競争。五帝還没能教化，三王不曾收服的地方，也都屈膝叩頭，成爲天子的奴僕。遠方的外族人，史書没有記録到的，也翻山過海，向朝廷貢獻珍寶，甘心臣服。住在樹上和洞穴裏的，教他們住進房屋，不生火不吃飯的，教他們學會烹飪。禮樂與天地相合，音樂與節氣相符，製作衣服依據所定的衣服的禮制，民風淳樸純粹超過神農。遨游在文雅的場所，出入於神靈的世界，與神相通與靈對話，通曉玄妙洞察隱蔽。萬物一年一成，一切有生命者日有所用，飲中和之氣適意自在，沐浴無尚的恩澤而不必知曉。鳳凰作使者，玄龜傳書信，甘露從天而降，醴泉由地而出，神鳥和異獸，珍樹和奇草，迎風觀海，響應教化歸依正風，吉祥聚集於圖書讖語，所有的神示都得

了驗證，但他仍然以天爲父以民爲子，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到了極致，自古以來七十四位帝王，怎能與我朝皇帝同年而語呢？

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嘆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争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説，謂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争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禄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禄，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稿，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

天下之重，不可妄自據有，所以唐虞時的許由，夏的伯益，心懷至道行事端正，别人給他們江山他們不肯接受。軒轅初年的四帝，周代末期的六王，憑世道藉祖業，要取江山却不能得到。孟軻説孔子的德行超過堯、舜，著述的文章能指導帝王成大事，弟子全有輔佐帝王的才能，但黑不能替代蒼，孔子哭泣麒麟哀嘆鳳凰，恓恓惶惶匆匆忙忙，雖是聖賢却不能稱帝王。蚩尤與黃帝對抗，共工與黑帝相争，項羽誅滅秦摧毁漢，分割中原，與諸侯角逐争鬥奔忙，用盡威力却没有成功。其餘妖妄之人，又算得了什麽！賊子逆臣，之所以要作亂，都是因爲不知天道，不懂人謀，受蒙蔽於逐鹿的邪説，把亂臣賊子當作社稷重臣。如果讓四凶有八元的忠誠，三監與九臣有共同的志向，韓信、彭越熟悉皇帝已有的符籙，公孫述、隗囂參透真人將出的玄機，尉遲迥與民衆一起謳歌聖皇，王謙專心於處理訴訟事務，那麽他們的福禄將連綿不斷，怎能窮盡呢？但他們違背天理人意，同時獲罪於人和神。唉！這都是前代留下的教訓啊。誅殺滅族烹煮剁碎，歷代都有這等嚴刑，僭位叛逆暴亂奸邪，時時有獄吏加以處置，怎麽能不謹慎鑒戒呢？積惡已成，思想就與善道隔絶了，物類互相感應，結果必是招致誅戮。這是神剥奪他們的生存，鬼厭惡他們做壞事太多的緣故。皇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遍及天下，賞罰定奪於朝廷，輔助一個人，保護繁育億萬百姓。難道有享受人家的禄位、接受人家的尊榮，反倒包藏禍心而不被徹底消滅的嗎？即使執法人員還没有處置他的罪責，上天已削除了他的名號。自古以來的聖明賢哲，思慮久遠防微杜漸，執拘一心，維持一德，立功立事，上書删定，位雖尊貴但心思體諒下屬，福禄雖厚但意志更加審慎，寵愛

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奸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

重就心懷憂懼，道德高就益發謙恭，一心思念如此，那麽奸邪之念就不會來到了。行事要畏懼上天的監視，不僅是爲了合乎禮儀，謙虚之光遍布，由小處察知大事，吉凶由人自身控制，妖孽自己不會發生。

衆星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趑趄吴、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鍼，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房風之戮，元龜匪遥，孫晧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衆星共同拱伏北斗，這是天上的成象。夙沙雖然主上愚蠢，但民衆都來歸附，有苗起初凶暴，最終却徹底被降服。漢水南的諸國，望風歸順殷朝，河西將軍，率領五郡歸順漢帝。所以能招來誠信恭順的援助，保泰山的平安。那個陳國，盜竊江南的一塊地方，民衆少於一郡，地域不足半州。現在正逢承應天命的聖主，遇太平時日，就應該獻上土地懷抱玉璧，請求與萬民同化。却培養可能喪家的禍患，順着已經顛覆的軌迹，跋涉在吴、越一帶，甘心做盜匪。現在雖然大道通行，停止用兵，但國家自當統一，金陵反叛政權自當消滅。他們命在旦夕，已經毫無疑問。房風被殺，卜卦上早有記載，孫晧違命封侯，這樣的寬容不會有第二回。他們在迷途中却不知道，實在值得可憐。這是因爲他們不能明瞭上天的心意，没有聽到君子的言論啊。

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晋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户，賞物三千段。晋王廣已宣敕訖，有人説高熲曰："天子畫策，晋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虚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

李德林自從隋得天下後，經常陳述討伐陳的謀略。八年，天子車駕到同州，李德林因患病没有隨從。天子發書催促，書信後面親筆注明："伐陳是你的主意，你應該隨從。"那時高熲作使者入京，皇帝告訴高熲説："德林若是不能出征，你應當到他家裏取平陳方略。"高祖把它交給晋王楊廣。後來從車駕回京師，在途中，高祖用馬鞭指着南方説："等到平陳後，要用七寶裝飾你，叫你自山東没有誰比得上。"等到平陳以後，拜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户，賞各色帛三千段。晋王楊廣宣讀詔書後，有人游説高熲道："天子制定策略，晋王以及諸將拼力的結果，現在却歸功於李德林，諸將一定憤慨不平，而且後世看你會覺得有虚此行。"高熲向皇帝勸説，皇帝便停止了新的賞賜。

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

當初，在大象末年，高祖把逆人王謙的住宅

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争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晋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内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并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内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 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説《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内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

賜給李德林，文件已經發出了，到當地官府，却又改賜給崔謙。皇帝告訴李德林："夫人想要，將要給她的舅舅。這對你没有什麽，不用去争，你可以自己選一處好宅子，如果没有滿意的，就給你建造一處，還可以用莊園作抵償。"李德林奏請取叛人高阿那肱的衛國縣的集市店鋪八十堰抵償王謙宅。九年，皇上車駕到晋陽，店鋪人上表章稱："土地本是農民的産業，高氏强奪了，在裏面建造田舍。"皇帝命主管衙門估價歸還價值。恰逢被召唤的蘇威從長安來，蘇威奏稱："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因諂媚得寵，胡亂奪取百姓土地，建造店鋪出租。李德林欺騙皇上，妄奏得利。"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奏道："這些店鋪的收利如同食邑千户，應該按日期追繳贓財。"皇帝因此責問李德林，李德林請求審查逆人文簿和得到這處産業的緣由，皇帝不聽辯解，追繳店鋪給原居住者。自此更加嫌惡李德林。十年，虞慶則等人於關東諸道巡視回來，上奏道："五百家立一鄉正，專管訴訟，不便於民衆。有黨羽與和愛憎的關係，因而賄賂公行。"皇帝命令廢除。李德林上奏争辯道："這件事我原本認爲不可行。但設置不久，便停止廢除，政令不一，朝令夕改，這絶不是帝王立法的本義。臣希望陛下對於律令如要動輒變改，就應當實行軍事管制。不然，紛亂不會停止。"高祖便發怒，大駡道："你要讓我做王莽嗎?"早些時候，李德林稱自己的父親是太尉諮議以便取得朝廷封官，李元操與陳茂等秘密上奏道："德林的父親官職終於校書，胡説是諮議。"皇帝十分惱怒。現在，李德林又在朝廷討論時違背皇帝旨意，皇帝便責備説："你是内史，主管朝廷機密，你却把自己等同於不參與計議的人，這是你見識不廣。你自己還不知道嗎? 我正以孝治天下，恐怕孝道廢滅闕失，便立五教弘揚它。你説孝由天性，不須設教。那麽孔子就不該解説《孝經》了。又以欺騙的手段奪取店鋪，虚報父親官職，我早已憤怒祇是還没有爆發。現在用一個州安置你。"便外放任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謝道："臣不敢再指望任内史令，但請求給以散官參議。等到陛下登泰山封禪的大

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

禮告成，我得以參觀盛典，之後把自己的愚笨之身收回到田園山嶺中去，死了也就没有遺憾了。”皇帝不准奏，改任懷州刺史。在州刺史任内遇上大旱，徵集百姓挖井澆田，徒然勞擾民力，没有獲得效益，被考察部門貶黜。一年多，死於官任上，時年六十一歲。追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號爲文。將下葬時，詔令羽林軍百人，鼓吹樂一部，參加葬禮。贈各色帛三百段，粟千石，以太牢祭祀。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温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譖毁，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敕撰《齊史》未成。

李德林容貌儀表美，善於言談。齊天統年間，兼任中書侍郎，在賓館接受國書，陳的使者江總看着他的背影説：“這就是河朔的英靈啊。”器量深沉，當時人不能預測，衹是任城王高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很欽佩敬重他，贊譽的話，無所不及。李德林少年就是孤兒，没有字，魏收説：“你的見識度量來自天分，一定能成爲公輔，就用這個做你的字吧。”出任以後，就掌管機密，性情穩重謹慎，曾説古人不説温樹，有什麽值得贊揚的。少年以才學知名，到官職聲望漸高，就有了自以爲是的缺點，争名之徒，又相繼説他的壞話，所以他雖然逢興盛新王的時代，功勞是輔佐開國之主，但十多年間却没有升級。所撰寫的文章，整理成八十卷，遭戰亂散亡不少，現存五十卷流行於世。奉旨撰《齊史》但没有完成。

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惡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有兒子名李百藥，博學多才，詞藻清新豐富。出仕任太子通事舍人，後升任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繼承父親安平縣公爵位，任桂州司馬。煬帝不滿意他當初不依附自己，降職爲步兵校尉。大業末年，改任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協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史臣曰：李德林幼時情操高尚，學問深厚才能傑出，名聲傳於鄴中、關西。王朝基業初建，參與設計謀劃，羽書文告傳送不止，聖旨敕令時時發布，所作文誥體制言辭之美，没有第二人可與比肩。君臣合作得體，自然直上青雲，“不患莫己知”，這難道是虚話嗎？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八

河間王楊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

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静，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河間王楊弘字辟惡，是高祖的叔伯弟弟。祖父楊愛敬，早死。父親楊元孫，從小喪父，隨母親郭氏，在舅家撫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在關中舉義旗時，楊元孫正在鄴下，恐怕被齊人殺害，便藉用外戚家的姓改姓郭。楊元孫死，齊被周吞并，楊弘纔進關中，與高祖親近。高祖哀憐他，給他買田宅。楊弘性情聰明穎悟，有文武才幹。多次隨從征伐，累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高祖任丞相，常召引他在自己身邊，作爲心腹。高祖造訪周趙王宅，將要發生危險，楊弘那時站在門外，保衛高祖。不久加授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

高祖受禪即位，楊弘拜爲大將軍，晉升爵位郡公。不久追贈他的父親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同年立楊弘爲河間王，拜授右衛大將軍。一年多後，進授柱國。當時突厥經常製造邊患，楊弘任行軍元帥，率兵數萬，出靈州路上，與敵軍相遇，交戰，大敗敵虜，斬殺數千人。賞賜各色帛二千段，出任寧州總管，晉升爲上柱國。楊弘在州任上，主張清静治政，很有惠政。幾年後，被徵召回京師。不久，拜蒲州刺史，得到旨令可以相機自行處置事務。當時河東盜賊多，民衆不得安寧。楊弘上奏將做盜賊的一百多人，流放邊境地區，州全境安然，被稱爲良吏。每當晉王楊廣入朝，楊弘都代領揚州總管，到晉王回到封國，楊弘再恢復蒲州刺史。在官任十多年，風教大行。煬帝繼位，徵召回京師，拜爲太子太保。一年多，死。大業六年，追封爲郇王。兒子楊慶繼承。

楊慶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

楊慶性格柔曲，善於觀察時局變化。皇帝那時猜忌親兄弟，滕王楊綸等都被廢黜流放，祇有楊慶獲得平安。多次升遷至滎陽郡太守，很有治理業績。

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

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剥削生民，塗炭天下。璇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今者共舉義旗，勘剪凶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争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疏。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隋朝先有勛舊，遂得預沾盤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吕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嘆，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沉、閼。惟勇及諒，咸磬甸師，况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

李密占據洛口倉，滎陽郡的許多縣都響應李密，楊慶帶兵拒守，李密頻繁派軍進攻，不能攻下。一年多，城中糧食没有了，軍事形勢日益危急，李密便寫信給楊慶説：

自從那個昏亂狂躁的人嗣位，已經多年，剥削生民，使天下百姓遭受災禍。與他相比，從前秦始皇璇室瑤臺的華麗，還不是驕奢的極點，紂王糟丘酒池的荒唐，還不算最爲淫亂。現在天下人一起舉起義旗，剪除凶頑暴虐，八方同心同德，萬里都聚義，都希望入關消滅暴秦，争相渡河推倒昏紂。東邊到渤海、泰山，南邊到長江、淮河，所有這些地方的人民，承望正風仰慕正義，祇有一個滎陽郡，郇王獨守迷途。微子，是紂的長兄，同族當然重要；項伯，是項籍的叔父，親戚實在不遠。但還能離開朝歌來周地，背叛西楚歸附漢朝。難道他們不眷戀宗族，留連骨肉？祇因爲他們知道皇朝將要轉移，神器即將改製。而且郇王的先世，家住山東，本來姓郭，不屬於楊家，祇是從前爲隋朝建有功勛，纔得以進入朝廷，列名於皇族親屬。婁敬與漢高帝實在不含血統，吕布與董卓，根本不是天然子父。芝被焚蕙也跟着傷感，但郇王不屬於這種情形。還有郇王的昏亂的國主，心如豺狼一樣殘忍，仇恨同胞，比沉、閼還狠毒。王子楊勇和楊諒，也都被徹底消滅，何况郇王不是同族，怎能保全自己！爲郇王着想，不如舉城順從義軍，打開城門遞上投誠書，那麽就可以安如泰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成爲美談，一直到子孫，總有享不盡的福分。

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

現在王世充多次被沉重打擊，自救無計，祇是無可奈何地延擱幾天罷了，怎能

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湎，流宕忘歸，内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絶援千里，粮糧之計，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虚，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内啓。正恐禍生匕首，釁發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

支持長久？段達、韋津，在東都自我保護，哪裏有工夫顧及别人？王世充早晨死，段達晚上便亡。而且江都的那個人荒淫沉湎，流宕不思歸京，内外分崩離析，人神一致怨恨。上江的運米船，已經全部被攔截，士卒飢餓，野菜都吃不上半飽，情形已同於析骸當柴，局面無異於煮弩爲粥。在驪山點燃烽火，諸侯不再來，在漢水行膠結的船，没有回還的日期了。鄅王獨守孤城，千里之外斷絶支援，軍糧的數量，衹能支撑一個多月，連同傷病士卒的總數，不過幾百人。有什麽可以依賴的，却想來與義軍抗拒！到市場去找魚乾，與此相似。用大雁運軍糧，那會到什麽時候！但城中的豪傑們，鄅王的心腹人士，準備殺死長官，作爲内應。正擔心您的災禍會發生在匕首之上，危險發生在自家門内。空自以七尺之軀，被用千金作懸賞，這是令人寒心，使人酸鼻的啊。希望能够三思，好自爲之。

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

此時江都敗亡的消息也到了，楊慶得到李密的信，便投降了李密，改姓郭。李密被王世充戰敗，楊慶回到東都，恢復姓楊，越王楊侗竟没有責罰他。楊侗代理國政時，楊慶拜爲宗正卿。

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既僭僞號，降爵鄅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妝，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鄅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己而斬之。

王世充準備篡位時，楊慶首先上表勸進。王世充當了僞皇帝，降鄅王爲鄅國公，楊慶再次改爲郭姓。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任他爲滎州刺史。到王世充將要敗亡，楊慶準備帶着妻子回長安，妻子告訴他："國家讓我侍奉您，是表示厚待您的意思，籠絡您的心。現在叔父窮途末路，國家危在旦夕，但您不顧姻親，辜負國家托付，爲了保全自身，這不是我所能批評您的。但我若是到長安，就是您家的一個使女，還用得着我嗎？希望送我回東都，算是您對我的恩賜吧。"楊慶不允許。妻子便沐浴梳妝，服毒而死。楊慶投降大唐，任宜州刺史、鄅國公，再次恢復楊姓。他的生母元太妃，年紀已老，雙目失明，王世充因爲楊慶背叛自己而斬了她。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候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强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悦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

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處綱，是高祖本家叔父。生長在北方邊地，從小練習騎馬射箭。在周，曾因軍功拜任上儀同。高祖受禪讓，追贈楊處綱的父親楊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由楊處綱繼承。授職開府，主管武備方面的事務。又任太子宗衛率，改任左監門郎將。幾年以後，授職右領軍將軍。楊處綱雖然没有才藝，但性情鯁直，在官任上剛强有爲，也被當時人所稱贊。又拜爲蒲州刺史，官吏和百姓都喜愛他。晋升爲大將軍，後來升任秦州總管，死於官任上，謚號爲恭。

弟弟楊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楊諒造反，朝廷認爲楊處樂有二心，便廢黜禁錮不再被朝廷叙用。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宫。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

楊子崇，高祖的同族弟弟。父親楊盆生，追贈荆州刺史。楊子崇少年好學，閲讀書籍文章，有風度儀表，喜愛賢才尊重文士。開皇初年，拜任儀同，以車騎將軍職務恒典宿衛。以後任司門侍郎。煬帝嗣位，楊子崇多次升遷至候衛將軍，因過失被免職。不久，又被起用主管檢校將軍事務。隨皇帝到汾陽宫。楊子崇知道突厥一定會成爲邊患，多次奏請儘早回京師，皇帝不采納，很快有雁門被圍困的危機。賊軍退後，皇帝憤怒地説："子崇怯懦，胡亂提議，驚動我方衆人心，不能再留在關鍵職位上。"外放任離石郡太守，在任上有好名聲。

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詔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

從此突厥屢次侵犯邊塞，賊將劉六兒再度集結賊衆搶劫掠奪郡内，楊子崇上表章請求派兵鎮守遏制。皇帝又大怒，下令楊子崇巡邏長城。楊子崇出行百餘里，四面道路斷絶，不能前進便退了回來。當時百姓饑饉，聚集在一起做盜賊，楊子崇先後捕獲斬殺數千人。一年多後，朔方的梁師都、馬邑的劉武周等各自稱兵作亂，郡中的各類胡人又聚集鬧事。楊子崇爲此憂慮，聲稱要參加朝廷會議，帶領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回京師。輜重車輛渡河到一半時，遭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官，叛變歸附梁師都，道路斷絶，楊子崇衹得退回離石。他所帶領的部屬們，得知太原已經起

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讎家所殺。

兵，便不再進城，各自叛變逃去。楊子崇把叛逃者的父兄全部收捕處斬。以後幾天，大唐義軍乘夜到城下，城中的豪傑出城響應。城陷落，楊子崇被仇家殺害。

觀德王楊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户。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邘國公，邑五千户。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别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

觀德王楊雄，本名楊惠，是高祖同族子弟。父親楊紹，在周做官，歷任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楊雄美貌有風度，器度宏大，行爲雍容嫻雅，進止都可做規範。周武帝時，任太子司旅下大夫。皇帝到雲陽宫，衛王宇文直作亂，命令他的部屬襲擊肅章門，楊雄抵禦并打敗叛軍。晋升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食邑一千户。多次升遷至右司衛上大夫。大象年間，晋爵爲邘國公，食邑五千户。高祖任丞相，雍州牧畢王宇文賢圖謀作亂，楊雄當時任别駕，知道他的陰謀，告訴了高祖。宇文賢被誅，楊雄因功得授柱國、雍州牧，仍領丞相府虞候。周宣帝下葬，防備諸王生變故，令楊雄率六千騎兵護送到陵寢地點。晋升爲上柱國。

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以邘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宫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熲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高祖受禪讓即位，楊雄任左衛將軍，兼任宗正卿。很快升任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晋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户，把邘國公爵位封給他的一個兒子，楊雄請封給弟弟楊士貴，朝廷准許他的請求。有人奏稱高熲結朋黨，皇帝在朝廷詰問楊雄，楊雄答道："臣愧居保衛宫闈的職務，從早到晚在他們左右，如果有朋黨，怎能不知道！天子聰明睿哲，親自處理所有事務，高熲用心公平允當，依法行事，這種控告是出於感情偏見，請陛下詳察。"高祖很贊許他的話。楊雄當時富貴榮寵，在一時最高，與高熲、虞慶則、蘇威被稱爲"四貴"。

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册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綿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

楊雄寬容禮賢下士，朝野都傾心矚目於他。高祖嫌惡他得民心，背地裏很忌恨他，不想讓他統領兵馬。於是發布詔書，拜楊雄爲司空。詔書説："開皇九年八月初一壬戌，皇帝説：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宏，地位高聲望顯赫，統領禁軍，已經有十年了。在朝廷是皇帝心腹，在外任職是皇帝的親信，奔忙於宫殿内外，辛勤勞苦功績卓著。感念舊情酬勞功

勛，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乃誠，副兹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况臣衮章逾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

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

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

勛，官職和俸禄應該加等。公所在之處，是民衆願望集中的地方，應當竭盡忠誠，使名符其實。因此命你爲司空。須接受此項榮寵，謹慎其職！"表面上表示獎勵尊崇，實際是剥奪他的實權。楊雄没有了實職，便閉門不接待賓客。不久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年，高祖説："清漳這個稱呼，不能表達他的聲望。"命職方官員送上地圖，皇帝指着安德郡對群臣説："這個稱號與他的名德相符。"於是改封安德王。

大業初年，授職太子太傅。元德太子死，楊雄又主持檢校鄭州刺史事務。一年多後，任懷州刺史。不久又拜爲京兆尹。皇帝親自出征吐谷渾，詔令楊雄總管澆河道諸路軍隊。回京師後，改封觀王。楊雄上表辭讓説："臣早逢國運興隆，得以在朝廷站班，命運和時機都有，憑藉風雲際會，無才無德濫充公卿中的首位。承蒙先皇破格的獎賞，領受陛下過分的恩寵，長期在臺閣出入，經常擔憂過盈過滿，怎麽可以仍然領受不是本分的官服，再次竊取顯要的名聲呢！臣實在是面墻思過，不敢沿循舊例，臣實是蒙昧受寵，十分恐懼自身會遭受責罰。從前劉賈封王，哪裏具備三階的職責，曹洪是上將，也没有超越五等爵位。現在無用之臣的官服超過了一般皇族，京兆尹的職位僅次於皇室本枝，賜與國土成爲藩屏，刻金印建立封國，這對於臣本人是難以自處的，在物則是違背本分。所以吐露心曲固執愚見，祈求恩准固守一己。希望陛下留意下情慈悲照耀，着意考察臣下的赤誠。頻繁觸犯皇帝的威嚴，俯伏加倍流汗。"皇帝宣慰下詔不許。

在遼東戰役中，任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兵遼東道。駐扎瀘河鎮，染病而死，時年七十一歲。皇帝爲他停止朝會，由鴻臚卿監護喪事。有關部門考核他的行狀，請上謚號爲懿。皇帝説："觀王的道高雅超越當世，德爲世上人之冠。"於是賜謚號爲德。追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

兒子楊恭仁，官至吏部侍郎。楊恭仁的弟弟楊綝，生性温和仁厚，很有文學才能，歷任義州

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既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刺史、淮南太守。父親死後，起用爲司隸大夫。遼東戰役中，皇帝指令楊綝在臨海頓另外督軍。楊玄感造反，楊玄感的弟弟楊玄縱從皇帝的處所逃出投奔哥哥，路上遇到楊綝。楊綝與楊玄縱避開旁人交談很久，已經告別却又再回來好幾次。司隸刺史劉休文上奏皇帝。當時楊綝的哥哥吏部侍郎楊恭仁領兵在外，皇帝便扣押了這份奏章，没有發布。楊綝憂愁恐懼，發病而死。楊綝的弟弟楊續，官至散騎侍郎。

楊達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内史下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諧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内史侍郎，出爲鄀、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并參豫焉。

楊雄的弟弟楊達，字士達，少年聰明敏捷，有學問德行。在周做官，官至儀同、内史下大夫，爵位是遂寧縣男。高祖受禪讓，楊達拜受給事黄門侍郎，晋升爲子爵。當時吐谷渾侵犯邊境，詔令上柱國元諧任元帥，楊達任司馬。軍隊回師後，楊達兼任吏部侍郎，加授開府。一年後，改任内史侍郎，出任鄀、鄭、趙三州刺史，各任上都有好聲譽。平定陳以後，四海統一，皇帝品評天下的地方官并定出名次，楊達名列第一。賞賜各色彩帛五百段，加授金帶，提拔拜授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楊達爲人寬宏仁厚，有器量。楊素經常説："有君子之貌，同時又有君子之心的，衹有楊達了。"獻皇后及高祖陵墓的規劃設計，楊達也參與了。

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嘆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煬帝繼位，楊達改任納言，仍任營造東都的副總指揮，皇帝十分信任看重他。在遼東戰役中，領右武衛將軍，晋升左光禄大夫，死於軍中，時年六十二歲。皇帝嘆息哀憐許久，追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號爲恭。贈各色帛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寵遍，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迹，及身而絶，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兹寵禄，實仁厚之所致乎！

史臣曰：高祖剛剛轉移周朝廷時，衆心尚未歸附，所以應封建同姓，以維持城池宗廟，因此河間王、觀德王，都分割山河建立封國。親戚屬於遠支，封地也偏遠不重要，所以能够保有很高的官位和豐厚的俸禄，與本朝相終始。楊慶三心二意，祇圖苟且生存，改變本宗如同翻掌一樣容易，拋棄老母如同留下脚印一樣不在意，所以身後一切斷絶，是理所當然的了。觀王在朝廷任

職，吉慶傳於後世，保持寵幸與祿位，確實是仁德寬厚的結果吧！

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九

滕穆王楊瓚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異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

滕穆王楊瓚字恒生，又名楊慧，是高祖的異母弟。在周時，因太祖的軍功封竟陵郡公，娶武帝的妹妹順陽公主，從右中侍上士升任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職儀同。楊瓚是貴公子，又娶了公主，相貌又美，好讀書重視讀書人，所以在當時有很好的名聲，人們稱他楊三郎。武帝十分親近喜愛他。在平定齊的戰役中，諸王都從軍東征，留楊瓚在京師守衛，皇帝對他說："朝廷六部事務繁多，全部托付給你。我要專意於東方，没有西顧之憂了。"被親信竟至如此。宣帝即位，楊瓚升任吏部中大夫，加授上儀同。

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

不久，皇帝死，高祖進入皇宫，將要主持朝政，命後來被廢的太子楊勇召唤楊瓚前來，想同他謀劃策略。楊瓚一直與高祖不和睦，得到召唤并不聽從，說："當個隋國公還怕保不住，何况更進一步做那種會滅族的事呢?"高祖做丞相，楊瓚升任大將軍。不久拜爲大宗伯，主持修訂禮律。晋升上柱國、邵國公。楊瓚見高祖執掌朝政，群情不能一致，恐怕會招致家族禍患，暗地裏要除掉高祖，高祖却總是寬容安撫他。高祖受禪讓，楊瓚立爲滕王。後來拜任雍州牧。皇帝屢次與他同坐一處，叫他阿三。後來因有過失免去州牧的職位，以滕王身份回府。

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咒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

楊瓚的王妃宇文氏，早先與獨孤皇后不和，至此便心情沉悶不快，背地詛咒皇后。皇帝命令楊瓚廢黜王妃，楊瓚不忍心離異絶情，執意請求寬恕。皇帝不得已，聽從了他的請求。宇文氏最終還是被清除屬籍，楊瓚因此違背旨意，恩遇更

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薄了。開皇十一年，隨從皇帝到栗園，突然死去，時年四十二歲。人們都説是飲了鴆酒毒死的。兒子楊綸繼嗣。

楊綸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户。明年，拜邵州刺史。晋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

楊綸字斌籀，生性寬弘仁厚，姿容美雅，精通音律。高祖受禪讓，楊綸封邵國公，食邑八千户。第二年拜授邵州刺史。晋王楊廣在梁收納王妃，由楊綸主持儀禮，很爲梁地人士所敬重。

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命黄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協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兹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效，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

楊綸因爲父親的緣故，在高祖一世，總是心裏不安。煬帝即位，楊綸更被猜忌。楊綸憂愁恐懼不知怎麽做纔好，便召來巫師王琛詢問。王琛答道："王的禄位非同一般。"解説道："滕就是騰，這個字足以成爲好徵兆。"還有僧人惠恩、崛多等人，善於占卜星相，楊綸經常與他們來往，讓他們三人編寫度星法。有人上告楊綸怨恨詛咒皇帝，皇帝命黄門侍郎王弘徹底追查此事。王弘見皇帝發怒，便揣摩皇帝的心思奏稱楊綸施妖術蠱惑人心，大逆不道，依法應當處死。皇帝命令公卿討論這件事，司徒楊素等説："楊綸指望國家發生災難，自己從中獲得好處。追究他心地凶惡的緣由，是家世不幸積累所致。皇運剛剛開始，四海一心，至於同族兄弟，更應該同心協力。他的先人阻撓國家社稷大計，離開同族而歸附異類。父悖謬於前，子叛逆於後，不僅企圖篡奪朝廷，而且想顛覆社稷。他作惡有證據，罪惡極大，刑罰罪在不可赦免，有規章可循，請依律法處置。"皇帝因爲楊綸是王族，不忍施刑，除去官名貶爲庶民，流放到始安，諸弟分别流放邊郡。大業七年，皇帝親征遼東，楊綸想上表章，請從軍立功贖罪，被郡的長官阻止。不久，又流放朱崖。後來天下大亂，楊綸被賊人林仕弘逼迫，携妻帶子逃竄到儋耳。後來歸順了大唐，封爲懷化縣公。

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

楊綸的弟弟楊坦，字文籀，早期封竟陵郡公，因受楊綸案的連累流放長沙。楊坦的弟弟楊猛，字武籀，流放衡山。楊猛的弟弟楊温，字明籀，先是流放零陵。楊温好學，會作文章，便作《零陵賦》來寄托自己的感想、文辭哀惋。皇帝

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籥，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見了大怒，改流放南海。楊温的弟弟楊詵，字弘籥，從前也流放零陵。皇帝因他修身恭謹，讓他襲封滕王，以繼承穆王的後嗣。大業末年，死在江都。

道悼王楊静

道悼王静字賢籥，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静襲焉。卒，無子，國除。

道悼王楊静字賢籥，是滕穆王楊瓚的兒子。過繼給叔父楊嵩。楊嵩在周時，因太祖的軍功，賜爵興城公，早死。高祖登極，追封爲道王，謚號爲宣。使楊静繼承爵位。死，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

衛昭王楊爽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内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凉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

衛昭王楊爽字師仁，小字明達，是高祖的異母弟。在周時，還在襁褓中，就因太祖的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時太祖死，由獻皇后撫養，所以高祖在諸弟中最寵愛他。十七歲時任内史上士。高祖執政，楊爽拜任大將軍、秦州總管。没有到官任，改任蒲州刺史，晋升柱國。高祖受禪讓，楊爽立爲衛王。不久改任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不久又升任右領軍大將軍，代理并州總管。一年以後，晋升上柱國，改任凉州總管。楊爽風度容貌美雅，有治世才能，治政很有聲譽。

其年，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凉，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充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巨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大悦，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

這一年，楊爽任行軍元帥，率步兵騎兵七萬防禦胡人。出平凉，没有遇到敵兵而撤軍。第二年，大舉北伐，楊爽又任元帥。河間王楊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路進軍，一起受楊爽指揮。楊爽親自率李充節等四將出朔州，在白道遭遇沙鉢略可汗，交戰，大敗敵軍，俘虜敵兵千餘人，驅趕回來牛羊數萬。沙鉢略可汗受重傷逃跑。高祖極高興，賞賜楊爽食邑梁安縣千户。六年，再次任元帥，率步兵騎兵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逃走，撤軍。第二年，徵召任納言。高祖十分器重他。

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

不久，楊爽卧病，皇帝命巫士薛榮宗前往探視，説是許多鬼聚集作祟。楊爽命令左右人等驅逐厲鬼。過了幾天，有鬼物打擊薛榮宗，薛榮宗跑下臺階倒地而死。這一夜楊爽死，時年二十五

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楊集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咒詛，無慚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歲。追贈太尉、冀州刺史。他的兒子楊集繼嗣。

楊集字文會，原來封遂安王，後來繼承爵位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受到的禮遇恩寵逐漸淡薄，猜忌防範却日漸嚴酷。楊集憂愁恐懼不知該如何做，便召來巫師俞普明，舉行法事以祈求保佑。有人控告楊集詛咒皇帝，執法人揣摩皇帝的心思，羅織成罪名，奏稱楊集大逆不道，依法當處死。天子下令公卿討論這件事，楊素等人説："楊集心懷邪道，用妖術毒害君親，公然詛咒，不顧神人正理，情上滅絶人倫，理上悖謬先朝，是君父的罪人，作爲臣子罪在不赦，請依律法處置。"當時滕王楊綸也牽涉在這個案子裏，皇帝不忍施刑，便下詔書道："楊綸、楊集是皇族的支系，地位猶如親兒子，用榮耀的爵位籠絡他們，并不是他們的德行可以獲得官爵。他們本應與國運一同升降，休戚與共，却包藏禍心，放縱邪僻之行。人倫之義，俱已淪喪，急難之間的同族之情不念，兄弟情誼消失。公卿議定既已如此處罰，看了不禁流淚。雖然王法不顧私情，個人恩情要服從公義，但法也應爲公族而有所迴護，禮制也有親愛親人的權變。把他們處以極刑，感情實在有所不忍。"於是除官名貶爲庶民，流放到邊遠地區。後來遭遇天下大亂，不知楊集結局如何。

蔡王楊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的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修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

蔡王楊智積，是高祖的弟弟楊整的兒子。楊整在周明帝時，因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授職開府、車騎大將軍。隨武帝出征齊，到并州，力戰而死。高祖做丞相，追贈楊整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讓，追封爲蔡王，上謚號爲景。由楊智積繼承。又封楊智積的弟弟楊智明爲高陽郡公，楊智才爲開封縣公。又拜楊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仗護衛禮品十分隆重。很快，因修身謹慎聞名，高祖嘉許他。在州刺史位上從未游玩行獵，在處理政務的閑暇時間，衹是端坐讀書，門庭没有因私事來訪的人。有一位侍讀公孫尚儀，是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

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并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静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

言，都有文學才能，楊智積經常請他們到座前，所陳設的衹有餅果，酒也衹有三杯。家裏有歌妓，衹是年節喜慶時，纔在太妃面前演奏歌唱，生活簡約清静就是這樣。以前高祖未稱帝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和，所以楊智積心裏常覺危險不安，總是自我貶低。高祖知道他是這樣，也心有哀憐。有人勸楊智積經營產業，楊智積説："從前平原君露曬發霉的財物，那是爲財物多而苦惱。幸虧我還没有什麽可曝曬的，還經營財物幹什麽呢？"有五個兒子，衹是教他們讀《論語》、《孝經》，也不許他們結交賓客朋友。有人問是什麽緣故，楊智積答道："您不是瞭解我的人。"他的用意是恐怕兒子們有才能，招致災禍。開皇二十年，徵召回京師，没有别的職務責任，閉門自守，不是朝覲的日子不出門。

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并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游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静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

煬帝即位，滕王楊綸、衛王楊集都因被誣陷獲罪，高陽公楊智明也因與他們有交往而被褫奪爵位，楊智積更加恐懼。大業七年，授職弘農太守，他把政務都交給下屬官員，仍清静自守。楊玄感作亂，從東都率軍西進。楊智積對屬下説："楊玄感聽到皇帝大軍即將來到，要向西圖謀關中。他的計謀如果成功，根基就牢固了。應當用計謀牽住他，使他不能前進，不出十日，就可以擒獲他了。"楊玄感大軍到城下，楊智積登上城墻辱駡他，楊玄感憤怒至極，便留駐大軍攻弘農。城門被賊軍點燃，楊智積把火燒得更猛烈，賊軍不能入城。數天後，宇文述等援軍趕到，合力擊敗楊玄感軍。

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十二年，隨天子車駕到江都，卧病。皇帝這時疏遠淡薄骨肉，楊智積總是心裏不安，現在患病，便拒絶醫生調治。臨終時，對身邊親人説："到現在纔敢説保全了腦袋入土了。"當時人們很覺哀傷。有兒子楊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

史臣曰：周封建宗親，漢開創同姓封王的國本，對内用以和睦九族，對外用以安寧百姓，根基深主幹堅固，尊崇贊助王室。平安時可同享安樂，危急時可互相救助，這個制度由來已久了。

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没，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甿隸爲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魏、晉以後，多數時候不能持中，不遵守先王制度，各自滿足自己的私心。裁減抑制時封國的形勢等同於普通百姓人家，扶持提高時諸侯的權力可比得上萬乘之主，矯枉往往過正，已經不是一時的現象了。得失在前代史書已説得很詳細了，這裏不再深究。高祖的兄弟們之間，本來就不很友愛和睦，后妃們之間的怨隙，又互不寬容。延及二世繼續基業，它的弊端更加嚴重。所以滕穆王暴死，人們都私下議論，蔡王將死，以保全首領而自以爲慶幸。衹有衛王被獻皇后撫養，以致任用恩遇特别突出，而其他諸子降職流放，甚至不知死在何處，可悲啊！上古天子賜給諸侯茅草泥土，把他們稱爲國家磐石，出行時不須披甲士兵的護衛，居住時與百姓和平相處。外内都没有事故，不會發生危險事變。但現時正遭逢多災多難，諸侯們還有什麽可指望的呢？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高祖有五個兒子，都是文獻皇后所生。長子是房陵王楊勇，其次煬帝，其次秦孝王楊俊，其次庶人楊秀，其次庶人楊諒。

房陵王楊勇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内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决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暗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群臣

房陵王楊勇字睍地伐，是高祖的長子。在周時，因太祖軍功，封博平侯。高祖輔政，立楊勇爲世子，拜爲大將軍、左司衛，封爲長寧郡公。出任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領治理舊齊的地區。以後徵召回到京師，晋升爲上柱國、大司馬，總領内史御正，諸支禁衛軍都歸他管轄。高祖受禪讓，立楊勇爲皇太子，軍隊和國家政事以及尚書所奏自死罪以下的，都由楊勇參照决斷。皇帝因爲山東流民太多，派使者前去檢查巡視，又要遷徙民衆到北方充實邊塞。楊勇上書勸諫道："我認爲引導風俗應當漸進，不可以突然改革。戀土懷舊，是百姓的本性，奔波流離，大都是不得已。齊的末年，國主暗昧時政昏亂，周平定東方，繼續施加威逼和暴虐，民衆不能忍受，以致多有逃亡，不是厭棄家鄉，甘心旅居在外。更加去年三方逆亂，依賴陛下仁聖，區宇内得以肅清，但刀箭雖然收藏，戰争創傷尚未平復。如果寬限幾年時間，讓民衆沐浴皇風，逃竄的人們，自然會回歸本土。北夷雖然猖獗，曾經進犯邊境烽火，而今城鎮矗立，到處嚴整堅固，不需遷徙流配的民衆來充實，以致勞官擾民。臣以平庸虛妄之才，因聖上謬愛充當儲貳，方寸之誠一管之見，希望像塵土一樣能爲聖上聽聞。"皇帝讀表章表示嘉許，於是停止了這項計劃。以

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内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邪！"

後時政有不合適的地方，楊勇多有改進的意見，皇帝時時采納。皇帝曾在閑談中對群臣說："前代的皇帝王侯，沉溺於身邊的受寵小人，以致時時廢立。我没有别的姬妾，五個兒子是一母所生，全都是真兄弟。哪像前代的有許多後宫寵幸，各支兒子忿怒争鬥，走上亡國之道呢！"

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

楊勇好學，能作詞賦，性格寬仁和厚，盡情盡意，没有虚僞作假的行爲。延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人爲幕友。楊勇曾給自己的蜀鎧加飾花紋，皇帝見了不高興，恐怕導致奢侈風氣的開始，便告誡他説："我聽説天道没有親疏，衹是幫助那些有德行的人，遍觀前代帝王，没有行奢華而能長久的。你是儲君，如果不能上稱天心，下合民意，怎麽能繼承宗廟的重任，居於萬民之上？我過去的衣服，各留一件，時常看一看，用來警戒自己。現在給你一把刀子，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宫，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宫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宫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别上東宫。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

這以後一直到冬至日，百官都來朝見楊勇，楊勇大張樂隊接受祝賀。高祖知道了，問朝臣道："近來聽説冬至節，内外百官，相繼朝會東宫，這是什麽禮節啊？"太常少卿辛亶應對説："在東宫是賀，不能説是朝。"高祖道："改節令稱賀，正理該是三數十人，隨來隨去。爲什麽有關部門一有徵召，立刻全部集合，太子着官服張盛樂款待大家？東宫這樣做，很違背禮的規定。"於是下詔説："禮有等級差别，君臣不能混雜。近世以來，聖教逐漸虧損，任情增減，因循成俗。皇太子雖然居於嗣位，但同時仍是臣與子，而各方官吏，正冬時節進京朝賀，以土特産作爲貢品，另外又去東宫，這種事不合典制規矩，應當立即全部停止。"從此對皇太子的寵愛開始減弱，逐漸産生了猜疑和隔閡。

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强者，恐東宫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宫，左右何須强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宫上下，團伍不别，豈非好事？

當時高祖命令選拔宗衛侍官，用以保衛皇宫。高熲啓奏説，如果把優秀的全部選拔到上臺，恐怕東宫的宿衛力量太弱。高祖正色道："我時常出行，宿衛必須强大。太子在東宫修養德行，身邊還需要强悍勇武的衛士嗎？這是極不好的做法，很不對我的心思。在我看來，每次在换防的時候，分出一部到東宫去，不必分别爲兩

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

支隊伍，這不是更好嗎？我對前代瞭解得太多了，你不必沿襲舊的做法。”這是因爲高熲的兒子娶了楊勇的女兒而心生疑忌，便說了這番話，以預作警告。

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内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内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宫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楊勇多有宫内寵姬，昭訓雲氏，尤其受寵，禮制上與嫡妻相同。楊勇的太子妃元氏不受寵愛，患了心臟病，兩天就死了。獻皇后懷疑有别的緣故，十分不滿意楊勇。從此雲昭訓專擅宫内之政，皇后更加不滿，時常派人監視，尋找楊勇的罪過。晉王知道這些，更加自我僞裝，侍妾們衹是充數而已，他衹同蕭妃起居在一起。皇后因此愈發輕視楊勇，稱贊晉王的德行。以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都十分儉約樸素，恭敬地應對朝臣，禮節極其謙恭，因此名聲極高，在諸王中屬第一。臨回揚州，進内宫辭别皇后，順便進言道：“臣鎮守地方，不能時常見到母后，爲臣爲子對母后的眷戀，聚結在心。一辭宫闕，不能侍奉，再拜見的日期，杳然不知在哪天。”哽咽流淚，伏在地下不能站起來。皇后也説：“你在外面方鎮，我又年紀大了，今天這一分别，真是跟永别差不多啊。”眼淚滚滚，哭泣不止，母子相對悲嘆。晉王説：“臣性情見識愚笨低下，常遵守兄弟本分，不知犯了什麽罪過，不被太子喜愛，太子總是滿懷憤怒，要屠殺陷害我。我時常恐懼讒言惑衆使慈母投杼，鴆毒出現在每次飲食之時，以致憂愁繁密，恐怕隨時走上死亡之路。”皇后憤然道：“睍地伐越發叫人不能容忍，我給他求得元家女兒，指望他興隆基業，竟不作夫妻，專去寵愛阿雲，使她有那麽多猪狗崽子。前此媳婦本來没有什麽病，忽然間就死了，明顯是使人投毒，致使她年紀輕輕就死了。事情已經這樣了，我也不能追查，他爲什麽還在你身上發如此惡念？我活着就已經這樣了，我死以後，還不把你當作魚啊肉啊來宰割？我總想太子没有正妻所生嫡子，皇帝千秋萬歲以後，要讓你們兄弟向阿雲的兒子跪拜問訊，這是多麽大的痛苦啊！”晉王又拜，嗚咽哭泣止不住，皇后也悲傷不能自已。

此别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

此次分别以後，晉王知道皇后已經改了主

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意，便設計奪取儲君的地位。於是召來張衡制定策略，派褒公宇文述厚加結交楊約，使他傳晉王旨給越國公楊素，詳細陳述皇后的這些話。楊素驚訝道："但不知皇后有什麽打算？如果確是所説的這樣，我又該怎麽辦？"幾天以後，楊素進宫侍宴，假作無意稱贊晉王孝悌恭順節儉，與至尊十分相像，用以揣摩皇后的心意。皇后哭泣道："你説的很對。我兒極孝順，每當聽到皇帝及我派遣内使來到，一定到邊界迎接。每次離别，没有不哭的。還有他的媳婦也極可親愛，我使婢女去，見到他們同寢共食。哪裏像睍地伐同阿雲相對而坐，整天宴會酣醉，親昵小人，猜忌離間骨肉。我所以十分可憐阿麽，是怕他們暗地裏殺害他。"楊素探知皇后心意，便大肆宣講太子不才。皇后便贈給楊素金銀，開始有廢立太子的打算。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宫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内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毁，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櫱，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静，皆隨事奏聞。又東宫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宫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宫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

楊勇已經知道這些活動，憂愁恐懼，無計可施。聽説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卜星相，召來詢問。王輔賢説："白虹穿過東宫門，太白侵犯月亮，是皇太子廢退的徵象。"用銅鐵製造五兵器施巫術進行詛咒。又在後園内營建庶人村，屋宇低矮簡陋，太子時常住在裏面，穿布衣鋪草席，希望這就當作是被廢爲庶人了。高祖知道太子心不安，在仁壽宫，派楊素去觀察楊勇。楊素到了東宫，收起儀仗不進門，楊勇裝束整齊等待，楊素故意久久不進來，以激怒楊勇。楊勇憤恨，表現在言語臉色之間。楊素回到仁壽宫，報告説楊勇有怨恨情緒，恐怕有别的變故，要仔細防備。高祖聽到楊素的這些毁謗言語，十分懷疑。皇后又派人刺探東宫情况，細碎小事一切都奏聞皇帝，又添加素材，構成罪名。高祖迷惑於邪議，於是疏遠疑忌楊勇。在玄武門到至德門遍布密探，偵察動静，凡事都隨時奏於皇帝。又將東宫的宿衛，自侍官以上，名籍全都歸屬諸衛府，有强健兵卒，全部開除。晉王又指使段達秘密結交東宫的幸臣姬威，送給他財物，指使他竊取太子的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宫内宫外誹謗之言騰喧，每天都能聽到太子有這樣那樣的過失。段達威脅姬威説："太子的罪過，主上都已經知道了，已奉

威遂許諾。

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脱衣卧。昨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嘆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

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

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

密詔，一定要廢黜太子，你能告知太子的事，一定會大富貴。"姬威於是答應了。

九月壬子，皇帝車駕到仁壽宮，第二天，升大興殿，對侍臣說："我剛剛回到京師，本應開懷歡樂，不知爲什麽，反倒沉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應對說："因爲臣等不稱職，以致至尊憂愁勞苦。"高祖既已多次聽到對太子的讒言，懷疑朝臣都知道原委，所以有這幾句問話，希望能聽到關於太子的過錯。牛弘的這段回答，與高祖的旨意完全相悖。於是高祖正色對東宮官屬說："仁壽宮離此不遠，却讓我每次回京師，嚴備儀仗警衛，似乎進入了敵國。我因爲擔心，不能脱衣睡覺。昨夜想去近處的厠所，本來應是後房，但防備有緊急情况，衹得又移住到前殿。難道不是你們這些人要破壞我的國家嗎?"於是逮捕唐令則等數人，交給刑訊部門拷問。令楊素陳述東宮情況，以與近臣打招呼。楊素宣言道："臣奉旨令到京，令皇太子檢查并審核劉居士餘黨。太子接到詔令，却漲紅了臉跳起來，全身仿佛要爆炸，對我說：'劉居士的黨羽全都伏法了，教我到哪裏去追查到底?你做右僕射，委托的責任不輕，你自己去追查就是了，關我什麽事?'又說：'如果大事辦不妥，我先就被殺了，我應該做天子，竟然教我不如諸弟，即使一件事，都不能自己作主。'便長嘆看了周圍一圈道：'我很覺得到處都礙手礙脚。'"高祖說：

這個小子早就不能繼承皇嗣了。皇后總勸我廢黜，衹因爲他是我在當百姓時所生，又是長子，所以我希望他能逐漸悔改，隱忍至今。楊勇有一次從南兗州來，告訴衛王："阿娘不給我娶一個好婦女，也是可恨。"便指着皇后的侍兒說："她們都是我的。"這話已經表現了他的不軌企圖。他的妻子剛死，便把媳婦斗帳收送給粗使老婆子。他妻子死，我十分懷疑是他指使馬嗣明毒殺的。我曾責問他，他氣衝衝地說："我要殺元孝矩。"這是想害我而遷怒啊。

當初，長寧出生，我與皇后一同抱養，自從他有了不軌企圖，便接連派人來討回。

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驎，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説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而雲定興女，是在外私合而生，想到這層由來，未必是他的血脉。從前晋太子娶屠户家的女兒，所生的兒子天生便好屠宰切割。現在如果她是另外一類人，便會攪亂了宗族社稷。還有劉金驎，是諂佞小人，把雲定興稱作親家翁，雲定興是愚人，接受了這稱呼。我前此將劉金驎解職，就是因爲這件事。楊勇曾招引曹妙達與雲定興之女一同宴飲，曹妙達在外面散布説："我今天勸太子妃飲酒了。"明顯是因爲太子的所有兒子都是庶出，怕人不服，便故意放縱反造輿論，想收取天下人望。我雖然德行比不得堯、舜，但絶不會將天下萬姓交付給不肖子。我一直害怕他加害，如同防備大敵，現在想廢黜太子，以安撫天下。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强，聲色俱厲，上不答。

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道："廢立大事，天子不會説出不同的話，詔書旨意一旦頒布，後悔就來不及了。讒言是没有根據的，請陛下詳察。"元旻直言强争，聲色俱厲，皇帝不回答。

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迹，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决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

這時姬威又越級上表控告太子非法之事。高祖告訴姬威："太子的事，你應當全都説出來。"姬威説："皇太子跟我説的話，主旨是驕奢，想把從樊川到散關的地方，全部建成宫苑。還説：'古時候漢武帝將修建上林苑，東方朔進諫勸止，武帝賜給他黄金百斤，這太可笑。我却没有金子賜給這號人。若有諫止的，正好斬了，不過殺百十個人，自然就永遠没有進諫的聲音了。'從前蘇孝慈解職左衛率，皇太子氣得撅起鬍子揚着胳膊説：'大丈夫總有一天，絶不會忘記，一定要暢快心意。'宫内所需物資，尚書時常依照規定不付給，便大怒説：'自僕射以下，我要殺他一兩個人，教他們知道輕慢我有什麽災禍。'又在苑内築一座小城，春夏秋冬，工程不停，營建亭殿，早上造起，晚上就推倒重來。經常説：'天子怪我庶出的孩子多，高緯、陳叔寶難道也是庶出的嗎？'曾經使巫師占卜吉凶，告訴我：'天子的忌日在第十八年，這個日期已經很近了。'"高祖流淚道："誰不是父母所生，竟然到這種地步！

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煉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

我有個從前的使喚婦人，讓他看東宮，告訴我說：‘不要教廣平王到皇太子那裏去。東宮嫌惡他的妻子，也是廣平王教唆的。’元贊也知道他的陰險凶惡，勸我在左藏府的東邊，增加兩支隊伍。剛平定陳時，陳的宮人美麗的都發配給春坊，聽説他不知厭足，在外面還有訪問搜求。我近來看《齊書》，見高歡放縱他的兒子，便禁不住氣憤，我怎麼可以再仿效他呢？”於是楊勇以及他的兒子們都被禁錮，并收捕太子的一部分黨羽。楊素擺弄文字翻動舌頭，把太子案件製造成了。楊勇於是失敗。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托。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

過了幾天，有關部門秉承楊素的旨意，奏稱左衛元旻任宿衛職務，經常曲意逢迎楊勇，有依附托身的意思。在仁壽宮，裴弘把楊勇的信在朝堂交給元旻，信封上寫着不能讓別人看見。高祖説：“我在仁壽宮，頭髮絲大點的小事，東宮也能知道，比快馬還快，我奇怪好久了，或者是這些傢夥傳的吧？”派遣武士拘捕元旻以及裴弘交付法司治罪。

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雕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

早先時候，楊勇曾從仁壽宮參拜皇帝起居回來，路上見一棵老槐樹，樹根樹幹盤旋糾結，有五六圍粗，環顧左右説：“這東西可以做什麽用？”有人答道：“古槐特别適宜做火種。”此時衛士都佩帶打火石，楊勇命木匠把古槐造成數千支火把，準備分賜給左右人等。現在，在庫房中查獲了這些東西。還有藥藏局貯有艾絨數斛，也搜到了。很覺奇怪，問姬威。姬威説：“太子在這裏有别的打算。假如長寧王以下，拜謁仁壽宮回來，每次都是快馬，一宿便到了，因此總保持有一千匹馬，説是直接去奪取城門，裏面的人自然會餓死。”楊素把姬威的話責問楊勇，楊勇不服道：“我知道國家有馬數萬匹，楊勇位在太子，有馬千匹，便是造反嗎？”楊素又出示東宮的服飾珍玩，好像是加以雕飾的，全部陳列在庭院中，給文武百官看，算是太子的罪過。高祖派人將這些東西展示在楊勇面前，用以詰問。皇后又責以罪過。高祖使使臣責問楊勇，楊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言道：“臣觀天象，皇太子要被廢黜。”高祖説：“天象出現已經很久了，群臣没有

敢說出來的。”

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業日新，隆兹負荷。而性識庸暗，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并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嘆！”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恶，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

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奸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宫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内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

於是使人傳召楊勇。楊勇見到使者，驚慌道：“會不會殺我啊？”高祖着軍服，武裝士兵列陣，升武德殿，會集百官，站立在東面，諸皇親站立在西面，帶楊勇以及他的兒子們排列在大殿庭前。命薛道衡宣讀廢太子詔道：“太子之位，實是國家根本，如果不是合格的人，就不可立。自古儲君，有的并不優秀，長久作惡而不悔改，仍然使他們看守寶器，都是溺於私情過分寵愛，違背了正理，致使宗族社稷傾覆絶滅，百姓受難。由此説來，天下的安與危，與立嗣密切相關，國家大業一代傳一代，怎能不重視呢？皇太子楊勇，身份是長子，被長者鍾愛，朕初即位，就爲他建東宫，希望他德業日有提高，使承受的使命隆盛光大。却品性昏暗才學平庸，仁孝無所聞，却親昵小人，委任奸佞，前後所犯罪錯，難以一一記述。百姓，是上天的百姓，朕恭應天命，理應安撫繁育，雖然親愛自己的兒子，更畏懼上天之靈，怎敢用不肖之子，去禍亂天下。楊勇及其兒女爲王、爲公主的，都要廢爲庶人。爲天下黎民所計，事情屬於不得已，説到這些，實在深感慚愧悲傷！”命薛道衡告知楊勇：“你的罪惡，爲人神所共棄，想要不被廢，怎麽可能呢？”楊勇拜了兩拜説：“臣本當被棄尸街市，給將來的人做鑒戒，有幸蒙聖皇哀憐，得以保全性命。”説罷，流下的眼淚濕了衣襟，之後拜舞離去。左右用沉默表示憐憫。朝廷又下詔説：

自古以來，朝廷危急國家混亂，都是因爲奸邪諂媚的小人，結成惡黨煽動迷惑，致使災禍延及宗社，廣泛毒害天下百姓。如果不嚴明典章制度，怎能使天下整肅清明！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用他掌管軍隊護衛，當作心腹重臣，陪侍在身邊恩遇寵愛既高且厚，却心裏藏着奸邪陰謀，離間君臣親子，他名聲大臺階站得最高，是首要罪魁。太子左庶子唐令則，是東宫名册上的人，地位爲宫内僚屬之長，諂媚曲意逢迎以取得寵愛，以音樂薄技進身，執掌樂器，教授宫内人學習，助長驕侈，引導太子行非法

被親昵，心腹委付，巨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内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宫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潜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宫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奸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托玄象，妄説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并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没官。

之事。太子家令鄒文騰，專門行邪道，却被親昵，當作心腹，大小事情都要過問，占卜預測國家大事，希望發生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在裏面行諂媚阿諛，在外面作威作勢，欺凌侮辱上下人士，褻慢混濁宫闈。典膳監元淹，胡亂搬弄是非，製造怨恨隔閡，没有根據地造謡誹謗，暗地裏隔離阻礙太子與朝廷，引進妖術巫術，製造厭物。前吏部侍郎蕭子寶，以前官任内閣，不是東宫舊臣，稟性浮躁，心思輕浮陰險，進呈謀劃奸計，藉以追求名利，從事陰謀活動，開啓製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托天象，胡亂宣傳妖怪之事，用意在醖釀禍亂，希望早日發生事變。還有東宫製造的奇器異服，都由何竦規劃設計圖樣，助長太子驕奢，大量浪費百姓資助。以上七人，製造的禍害十分嚴重，全部處以斬刑，他們的妻妾子孫全部發往官府做奴隸。

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没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輒配東宫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虚破丁功，擅割園地。并處盡。

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平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做的事情，都屬於悖理凶惡，核查他們的罪狀，符合極刑的條件。但朕生性寬容，不能全部處死，可一起特赦免死，各人處以杖刑一百，本人及其妻、子和資財田宅，全部没收入官府。副將作大匠高龍義，國家預先徵用和補充徵用的替换壯丁，總是分配給東宫使役，營造亭舍，規模等同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在預算之外，私自支付供給財物，假報壯丁人數，擅自割取園地。全部處自盡。

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内史省，立晋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并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

於是會集群官於廣陽門外，宣讀詔令後處斬。廣平王楊雄呼應詔命道："天子爲了百姓割棄骨肉，廢黜無德之人，實是大好事，天下有幸之至！"把楊勇轉移到内史省，立晋王楊廣爲皇太子，把楊勇交付給太子處置，於是再將楊勇囚禁於東宫。賜楊素帛三千段，元胄、楊約都是千段，楊難敵五百段，都是對他們刑訊楊勇一干人有功獲得的獎賞。

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

此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道："皇太子被小人誤導，應加以教訓糾正，不應當廢黜。"皇帝發怒，捶擊他的胸膛。此後貝州長史裴肅上表稱："庶人因罪廢黜已經很久了，應當會克服自己悔過自新，請求封一個小國給他。"高祖知道楊勇被廢，與天下民情不相應，於是徵召裴肅入朝，詳細陳述廢立的緣由。

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

當時楊勇自以爲被廢的罪名不成立，頻頻請求晉見皇帝，當面申明冤屈。但皇太子加以阻遏，不得奏明皇帝。於是楊勇爬上樹大聲喊叫，希望被皇帝聽到，得以接見。楊素便奏稱："楊勇情志昏亂，被瘋癲鬼附了身體，没有辦法治療收魂了。"皇帝相信是這樣，所以楊勇到最後也没有見到皇帝。楊素誣陷編造羅織，構陷成別人的罪名，大抵都是這種情況。

高祖寢疾於仁壽宫，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奸亂宫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床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敕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

高祖在仁壽宫病重，徵召皇太子入宫侍奉醫藥，但太子奸亂宫闈，事情被高祖知道。高祖捶床道："我兒被廢得冤枉！"於是將遣使者追回楊勇。没有來得及派出使者，高祖突然死去，隱瞞不發喪。緊急逮捕柳述、元巖，拘留在大理獄中，僞造高祖的詔書，賜庶人楊勇死。追封爲房陵王，不立繼承人。

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宫生孝實、孝範。

楊勇有十個兒子：雲昭訓生長寧王楊儼、平原王楊裕、安城王楊筠，高良娣生安平王楊嶷、襄城王楊恪，王良媛生高陽王楊該、建安王楊韶，成姬生潁川王楊煚，後宫生楊孝實、楊孝範。

楊儼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敕在所皆殺焉。

長寧王楊儼，是楊勇的長子。初生時，報告高祖，高祖說："他就是皇太孫了，爲什麽生的不是地方？"雲定興回奏道："天生是龍種，所以從'雲'中出。"當時人認爲應對敏捷。六歲時，封爲長寧郡王。楊勇失勢，也牽連被廢黜。上表章請求擔任宿衛，言辭情感哀惋凄切，高祖看了心有不忍。楊素進言道："仁聖之心不能合同於毒蟲，不宜再留意於這件事。"煬帝登極，楊儼經常隨行，死在途中，實際是被毒死的。楊儼的各位弟弟分別流放到嶺南，仍然傳旨所在地將他們全部殺害。

秦孝王楊俊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慚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秦孝王楊俊字阿祇，是高祖的第三個兒子。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爲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這時他十二歲。加授右武衛大將軍，統領關東軍隊。三年，升任秦州總管，隴西諸州都歸他管轄。楊俊仁恕慈愛，崇敬佛和道，請求出家做僧侶，皇帝不准許。六年，升任山南道行臺尚書令。在伐陳的戰役中，被任命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總督三十總管，水軍陸軍共計三十餘萬，駐扎在漢口，是上游軍隊的總指揮。陳將周羅睺、荀法尚等，率精兵數萬屯集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求進擊陳軍。楊俊顧慮殺傷太多，不同意。周羅睺也相繼投降。於是派遣使者捧着表章報告朝廷，垂淚告訴使者說："謬承重用爲將軍，慚愧没有樹立尺寸之功，因此多慚。"皇帝聽了很表贊賞。授予主持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守廣陵。一年後，改任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

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悦，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䍦，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弦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

起初，很有好名聲，高祖聽了極爲高興，下詔書獎勵他。但以後漸漸變得奢侈，違犯制度，放債求利息，官吏民衆都深以爲苦。皇帝派使者核查這件事，爲此連坐的有一百多人。楊俊仍然不悔改，於是大肆建築宮室，奢侈華麗到了極點。楊俊心靈手巧，經常親自做木工，製作精巧的器物，還裝飾珠玉。他給自己的王妃製作七寶冪䍦，又作水殿，用香料胭脂抹墻壁，玉作臺階金作欄杆，梁柱楣棟之間全部鑲嵌明鏡，其間裝飾着寶珠，極盡修飾之美。經常與賓客妓女們，在這裏奏樂唱歌。楊俊很喜好女人，王妃崔氏妒嫉，十分不滿，便在瓜中下毒，楊俊因此患病，徵召回京師。皇帝因他奢侈放縱，將他免官，以秦王身份放歸府第。左武衛將軍劉昇進諫道："秦王没有別的罪過，衹是花費公家錢物建造房屋罷了。我認爲可以寬恕。"皇帝說："但法律不可違背。"劉昇堅持勸諫，皇帝忿然變了臉色，劉昇纔停止。這以後楊素又進諫道："秦王的罪過，不應受這樣的處罰，希望陛下詳察。"皇帝說："我是五個兒子的父親，若依你的意思，何

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不另外制訂一部‘天子兒律’呢? 以周公的爲人，還誅殺管叔、蔡叔，我確是比周公差得遠了，怎麽能損壞法律呢?”不准許楊素的奏請。

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玆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 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楊俊病重，不能起床，派使者上表章告罪。皇帝對他的使者説：“我竭盡力量平定天下，創下這項大業，制訂教訓樹立榜樣，希望臣下遵守不違反，你是我的兒子，却要敗壞我的法則，不知道該怎麽來責罰你！”楊俊羞慚恐懼，病更重了。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恢復秦王的官職，不准許。過了一年多，因病勢沉重，恢復上柱國官職。二十年六月，死在秦王府。皇帝祇哭了幾聲就算了。楊俊所做的奢侈靡麗的東西，命令全部燒掉。詔命秦王送葬的器具，一定要儉約，并作爲以後的定制。秦王府的幕僚官佐們請求立碑，皇帝説：“想求名，一卷史書就足够了，還用碑做什麽? 如果子孫不能保持家業，徒然給人家作鎮石。”

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絶。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吊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

王妃崔氏因毒害秦王的緣故，下詔廢絶，賜死在家中。楊俊的兒子楊浩，是崔氏所生。庶出的兒子名楊湛。群臣商議説：“《春秋》規定，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罰也可以推知。所以漢代栗姬有罪，她的兒子便被廢黜，郭后被廢黜，她的兒子遭遇也相同。大事這樣，小事也應相同。現在秦王有兩個兒子，他們的生母全被治罪，所以不應繼承王爵。”於是把秦國的長官作爲治喪主人。楊俊長女永豐公主，十二歲，遭喪父，哀痛盡合禮制，免除喪制後，便改爲素食。每當忌日，便流淚哭泣不進食。開府王延，性情忠厚，帶親信兵十多年，楊俊十分禮敬他。到楊俊有病，王延一直守在門外，衣不解帶，楊俊死，王延一口水也不肯喝許多天，哀傷衰弱祇剩骨架。皇帝聽説了很覺哀憐，賜給他御用藥，授職驃騎將軍，主管宿衛。楊俊下葬這天，王延痛哭而死。皇帝嗟嘆驚訝，命通事舍人前去吊祭。詔命葬在楊俊墓的旁邊。

楊浩

煬帝即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

煬帝即位，立楊浩爲秦王，以繼承孝王的後嗣。封楊湛爲濟北侯。後來又任命楊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帶兵征

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内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討。到河陽，修書給楊浩，楊浩又到宇文述的營帳訪問，兵卒也互有往來。有關部門彈劾楊浩，以諸侯交結内臣罪，被廢。宇文化及弒君作逆之初，立楊浩爲皇帝。宇文化及敗於黎陽，北逃魏縣，自己僭位稱帝，便殺害了楊浩。楊湛英勇果敢，有膽量而剛烈。大業初年，任滎陽太守，因受楊浩牽連被免官，後來也被宇文化及殺害。

庶人楊秀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

庶人楊秀，是高祖的第四個兒子。開皇元年，立爲越王。不久，徙封於蜀，拜爲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主持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升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原來官職不變。一年多罷免。十二年，又任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不久仍出鎮於蜀。

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楊秀有膽量氣魄，容貌尊貴壯偉，鬍鬚美麗，習於多種武藝，朝臣對他心存畏懼。皇帝經常對獻皇后説："楊秀不會有好結局。我活着的時候還不必擔心，到兄弟們的時候一定會造反。"兵部侍郎元衡出使蜀，楊秀極力與元衡結交，藉以請求增加部屬。元衡還京師，替楊秀請求增加蜀的建制，皇帝不准。大將軍劉噲討伐西爨，高祖命上開府楊武通率軍做後隊。楊秀差遣身份低下但受他寵愛的萬智光出任楊武通的行軍司馬，皇帝因爲楊秀任用的人不當，斥責了他。又對群臣説："破壞我的法的人，一定在子孫中間吧？就好比猛獸，别的獸類傷害不了他，反倒會被毛裏面藏着的蟲子吃掉。"於是分割楊秀的領地和職權。

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毁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

楊秀漸漸變得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裝備服飾，都跟天子相仿。太子楊勇因遭讒毁被廢，晉王楊廣立爲太子，楊秀心裏十分不滿。皇太子擔憂楊秀以後會作亂，便秘密指使楊素刺探他的罪過以便進讒言。仁壽二年，受徵召回京師，皇帝召見，却不跟他説話。第二天，派使臣嚴厲地責備他。楊秀告罪道："臣蒙受國家大恩，到外地爲天子守江山，不能奉行法律，罪當萬死。"皇太子及其他諸王流淚哭泣在庭前代請。皇帝説："不久前秦王浪費財物，我以父親的身份勸

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内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

導他。現在楊秀傷害民衆，應該用君道繩之以罪。”於是交付給執法官吏。開府慶整進諫説：“庶人楊勇已經被廢，秦王也死了，陛下兒子也不算多，怎麽能這樣呢？而且蜀王性格光明鯁直，現在被這樣嚴厲責罰，恐怕他要自殺。”皇帝大怒，要割掉他的舌頭。便對群臣説：“應當在市街上斬楊秀，以此向百姓謝罪。”命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審問楊秀。太子偷偷地製作偶人，在偶人身上寫皇帝以及漢王的姓和字，把偶人的手捆綁着，用釘子刺中它們的心臟，指使人埋在華山脚下，令楊素再把它們挖出來。又作檄文道：“逆臣賊子，專權柄逞威風，陛下衹是守着一個空名，什麽事情都不知道。”檄文陳述自己甲兵强盛，説是要“很快就要問他們的罪”。把檄文安插在楊秀的文集中，進呈給皇帝。皇帝説：“天下竟然有這等事！”於是廢爲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准與妻子兒女相見，發給兩個粗使丫頭，供他指使。與此案有關連坐的共一百多人。

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兹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禄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爪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爪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

楊秀既被幽禁催逼，憤怒愁煩不知該做什麽，就上表章説：“臣因僥幸，與皇枝相聯屬，蒙受父母天慈養育，九歲就獲得榮華富貴，衹知道享受富足安樂，從未有過憂愁恐懼。衹因輕視放縱這顆愚心，以致陷入刑網。辜負父母比大山還要高的恩德，那麽也就甘心一死了。不料天恩還給臣留一點餘地，到現在，纔知道愚心不可放縱，國法不可侵犯，手拍胸膛反思罪過，自新也來不及了。仍指望能分出自己的有罪之身竭盡生命，略微報答養育之恩。衹是神靈不再保佑，福禄已經消盡，夫婦會面，不敢請求，衹恐怕長辭聖明之世，永歸黄泉黑壤，懇求慈恩，賜與一點憐憫，在殘存的氣息還没有斷絶這一刻，希望能與爪子相見一面。并請賜給一個土坑，使骸骨有存留的地方。”爪子就是他很喜愛的兒子的名字。皇帝便下詔陳述他的罪過説：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宫，佇遲災釁，容納不逞，結

你的身份是臣和子，情義兼有家和國，庸、蜀是重要地域，委任你去鎮守。你却破壞法紀攪亂綱常，心懷惡意幸災樂禍，監視兩位長兄，期待發生事變。收留接納

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説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横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

不法之徒，勾結拉攏不同政見者。我稍有不適，你便占卜看天象，指望我病倒不起來，以便實現陰謀。皇太子，是你的哥哥，按次序應當立爲儲君，你却假托妖言，説他不能保持太子位置。狂妄説鬼怪，説他不能進東宫。自稱骨相不應當是臣，德行和業績恰可以接受國家寶器，胡説清城出現聖人，想使自己與這徵兆相應。假報益州有龍出現，假托是天子的吉兆。再提“木易”姓之類的讖言，改建成都的宫殿，胡説“禾乃”這個名字，承當着八千年的國運。編造京師的妖異故事，用以證明父兄有災，編造蜀地的祥瑞，用以驗證自己應合符籙。你難道不是想讓國家倒霉、天下大亂嗎？你又製造白玉珽，還製造白羽箭，你的文章品物服飾，難道還像是上面有國君的嗎？糾集旁門左道的人，製造符和書用以作厭物鎮物。漢王對於你，在親情上是弟弟，你却畫他的圖形，在上面寫漢王的名字，綁手釘心，披枷帶鎖。還説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捕楊諒的魂魄，囚禁在華山下，不要使他逃脱。我對於你，在親情上是父親，你又説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導楊堅夫妻，回心轉意。又畫我的形像，綁起手捏扁了頭，還説請西岳神兵收捕楊堅魂魄。有這樣的行爲，我現在不知道楊諒、楊堅是你的什麽人了！

苞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妒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

包藏禍心，圖謀不軌，是逆臣的反叛行迹。希望父親遭災，使自己獲利，是賊子的毒心腸。把惡毒心腸對待兄長，違背了做弟弟的德行，嫉妒弟弟，對他做各種壞事，没有兄弟之情。違犯國家制度，破壞作亂到了極點。多殺無辜之人，是豺狼的暴行。剥削民庶，殘酷暴虐極嚴重。祇貪求錢物，是市井之徒的行爲。信奉妖邪，是頑劣的本性。不能承擔責任，是没有才能的庸人。以上這十條，都是滅絶天理，違逆人倫，你都犯到了，不祥至極，想免除禍患，長久保有富

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後復聽與其子同處。

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貴，能得到嗎！

在此以後允許他跟自己的兒子住在一起。

煬帝即位，仍然像當初那樣囚禁楊秀。宇文化及弑君作亂，準備立楊秀爲皇帝，衆人討論不同意。於是加害楊秀，連同他的兒子們一同被害。

庶人楊諒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

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并爲諒所親善。

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説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説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

庶人楊諒字德章，又名楊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任雍州牧，加授上柱國、右衛大將軍。一年後，改任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任并州總管，皇帝爲他送行到温湯。從山以東，直到大海，南到黄河，共五十二州都歸漢王管轄，特別准許可以自行處理事務，不受律令拘束。十八年，發動遼東戰役，任楊諒爲行軍元帥，率領軍隊到遼水，發生瘟疫，失利撤軍。十九年，突厥侵犯邊塞，任楊諒爲行軍元帥，但不到軍隊主持軍事。高祖十分寵愛他。

楊諒自以爲占據着天下精鋭部隊所在地，因爲太子被讒言誣告而被廢，總是憂悶，便有謀反的打算。於是請示高祖："突厥勢力正强，太原必是重鎮，應當注意武力防備。"高祖依從了。於是徵發大量的差役，修理置辦器械，貯藏在并州。招攬流亡的罪人，貼身的親兵，有將近數萬。王頍，是梁將王僧辯的兒子，少年倜儻，有奇異謀略，任楊諒的咨議參軍。蕭摩訶，是陳的舊將。兩個人都不得志，時常心情憂愁地想作亂，都被楊諒親近重用。

蜀王楊秀因罪被廢黜，楊諒更加心裏不安。逢高祖逝世，朝廷徵召不去，於是發兵造反。總管司馬皇甫誕極力勸阻，楊諒大怒，把他關押起來。王頍給楊諒謀劃道："您部下將官士卒的家屬，都在關西，如果任用他們，就應該快速進軍，直接占據京師，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如果祇是割據以前齊的地域，就應該任用東方人。"楊諒不能確定，便兼用兩策，宣稱："楊素謀反，要誅滅他。"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向楊諒獻計説："井陘以西，都在您掌握之内，山

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悦。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

東的軍士馬匹，也已被我們所有，應該全數徵發。分派弱兵，屯聚把守重要路段，根據形勢攻取各地。率領精鋭部隊，直接進軍蒲津。文安請求作先鋒，您率主力跟在後面，如風行如雷擊，屯聚在霸上，咸陽以西揮手之間就可以平定了。京師震動驚擾，來不及調集軍隊，上下互相猜疑，群情離散恐懼，我們列陣發命，誰敢不聽？不出十天，大事就可以確定了。”楊諒很高興。於是派遣所轄的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奔襲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奔襲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攻取燕、趙地帶。柱國喬鍾葵出雁門。任命裴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等率軍直接向京師進發。大軍到距蒲津百餘里的地方，楊諒忽然又改了主意，命令紇單貴切斷河橋，守蒲州，并且召回裴文安。裴文安來到中軍問道：“兵機貴在奇詭和迅速，本來是要出其不意。您既不前進，裴文安又撤退，倘使他們防禦規劃成功了，我們的大事也就完了。”楊諒不回答裴文安的疑問。任命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英爲澤州刺史。

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鋭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絶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派楊素率騎兵五千，襲擊王聃、紇單貴於蒲州，打敗了王聃等。於是率步騎兵共四萬直奔太原。楊諒命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打敗并驅趕了趙子開。楊諒很恐懼，在蒿澤與楊素相拒。逢天降大雨，楊諒要撤退，王頍勸止道：“楊素孤軍，兵馬疲病，您親自率精兵進攻他，敵軍一定潰散，現在見到敵人就退却，向人顯示自己的怯懦，遏止戰士的求勝之心，增加西軍的氣勢，希望您千萬不要撤退。”楊諒不聽，退守清源。楊素進擊，楊諒率兵與官軍大戰，戰死一萬八千人。楊諒再退保并州，楊素進軍包圍了并州城。楊諒走投無路，向楊素投降。朝廷百官奏稱楊諒罪當處死，皇帝説：“朕没有兄弟了，於情不忍，要不顧及法律寬恕楊諒的死罪。”於是將楊諒除官名貶爲庶人，開除王族屬籍，最終被幽禁而死。兒子楊顥，也因此被囚禁，宇文化及弑君作亂之時，楊顥也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逾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絶，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史臣曰：高祖的兒子共五人，没有能終其天命的，奇怪啊！房陵王得資於骨肉之親，深明君臣之義，經營構造國家，經過許多艱險，領軍主持國政，有二十年，雖然臣事君、子事父、幼事長的三善不完備，但恭孝没有闕失。恩寵一旦轉移，讒言從中離間，母子關係，立即遠隔人之常情，父子關係，也絶滅了天性。隋朝宗室將要滅亡的結局，天下人都由此知道了。《慎子》曾説："一隻兔子在街上跑，百餘人去追逐，市場上有一堆兔子，人們看都不看。"難道是他們不想吃兔子肉嗎？那是名分歸屬已經確定的緣故。房陵的名分確定很久了，高祖在一個早晨把這個名分更换掉，便開了叛逆作亂的源頭，培養了窺伺偷竊的野心。還有開始建立藩國時，使他既威且重，藩王依恃寵愛而驕横，把封地當成獨立王國。扶植時超過制度規定，消滅時又不循正道，楊俊憂傷而死，根源正在這裏。既而皇帝病重，讒人猖獗，兄弟之間，不能相容。楊秀窺伺岷山、蜀地的險阻，楊諒發動晉陽的甲兵，導致這些禍亂都是各有緣由的。《棠棣》之詩徒然歌咏，有鼻之封不知其期，或被囚禁在監獄，或被施毒而死。主幹既已斷絶，枝葉全被剪除，不過十幾年，宗族社稷便淹没不見了。自古以來廢嫡立庶，導致滅族滅宗的事件多極了，考察遭亂滅亡的禍患，没有像隋朝這樣嚴重的。《詩經》説："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後建國立家的人們，怎可不以此作爲深刻的教訓呢！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爲之隕涕，嘆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户。累轉中書侍郎。

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吴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説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虚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吴明徹屢爲寇患，煚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囘、王足子、吴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荆州總管長

趙煚字賢通，是天水西人。祖父趙超宗，魏時爲河東太守。父趙仲懿，曾任尚書左丞。趙煚少時喪父，奉養母親極爲孝順。十四歲時，有人盜伐他父親墓地上的樹，趙煚向着父墓號哭悲慟，接着抓住那人送交官府。面見魏右僕射周惠達，祇長揖不下拜，自述少年孤苦，涕淚交流，惠達也爲之長久地感慨嘆息流淚。趙煚長大後，爲人深沉有器量，廣泛涉獵經史典籍。北周太祖宇文泰薦舉他爲相府參軍事。隨即跟從太祖攻克洛陽。太祖率軍凱旋時，趙煚請求留下鎮撫招納逃亡反叛者，太祖聽從了。趙煚於是統領所率部衆與北齊人先後交戰五次，斬齊郡守、鎮將、縣令共五人，俘虜繳獲甚多，以軍功封爵爲平定縣男，食邑三百户。屢經升遷爲中書侍郎。

北周閔帝接受西魏禪讓稱制後，趙煚升任陝州刺史。蠻人首領向天王糾聚人衆叛亂，率兵攻打信陵、秭歸。趙煚率領所統部衆五百人，出其不意，突襲打敗了他，兩郡得以保全。當時北周人在長江南岸設置安蜀城以防備陳朝，遇上連續幾十天大雨，城墻崩塌一百餘步。蠻人首領鄭南鄉反叛，帶領陳將吴明徹想偷襲安蜀。議事的人都勸趙煚增修城墻加緊防備，趙煚説："不必如此，我自有辦法保全。"於是派遣使者勸誘江南土著蠻人向武陽，叫他乘虚偷襲南鄉駐地，抓住了南鄉的父母妻兒。南鄉知道後，其徒衆各自離散，陳兵於是退去。第二年，吴明徹多次侵擾爲患，趙煚率兵抗擊，先後十六戰，每每挫敗其鋒鋭。俘獲陳朝副將覃囘、王足子、吴朗等三人，斬獲敵首一百六十級。以軍功授封開府儀同三

史。入爲民部中大夫。

司，升任荆州總管長史。朝廷召入任民部中大夫。

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毁，功不見録，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煚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逾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吴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兹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煚卒不言。

北周武帝向鞏、洛出兵，要攻取北齊黄河以南的地方。趙煚諫議説：“黄河以南洛陽等地，四面受敵，縱使取得了，也難以守住。請從黄河之北開始，直搗太原，傾覆敵人巢穴，可以一舉平定北齊。”武帝没有采納，出軍最終無功而返。不久，趙煚隨上柱國于翼率兵數萬，從三鴉出發攻打陳朝，攻克陳十九座城池而返。因讒言毁謗，功勞未被登録，衹授任益州總管長史。不久，朝廷召入任天官司會，多次升遷後爲御正上大夫。趙煚與宗伯斛斯徵素來不和，斛斯徵後來出任齊州刺史，因牽連坐罪被捕入獄，他自知罪行嚴重，就越獄逃跑了。武帝大爲惱怒，懸賞捉拿得很急。趙煚呈上機密奏議，説：“斛斯徵自以爲罪行嚴重，怕死逃跑，不是向北流竄入匈奴，就是向南投靠吴越。他雖是愚魯鄙陋之人，但曾長久擔任清明顯要職位，投奔敵國，對聖朝不利。現今炎熱大旱成災，可以藉此大赦天下。”武帝采用了。斛斯徵因此得以免罪，趙煚始終没有説出去。

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嘗有疾，百姓奔馳，争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盗煚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盗者，盗者愧恧，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煚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十

隋高祖楊堅當丞相，趙煚被加封爲上開府，授任天官都司會。不久升任大宗伯。到高祖登皇位時，由趙煚奉授印璽組綬，升任大將軍，賜予金城郡公的爵位，食邑二千五百户，拜任相州刺史。因爲趙煚通曉朝典舊例，朝廷徵入拜任尚書右僕射。任職不久，因觸忤皇帝旨意，隨即調外任陝州刺史，不久改任冀州刺史，很有威名德望。趙煚曾患病，老百姓都争相爲他奔走設法，祈求神福，他就是如此深得民心。冀州民俗薄惡，市井交易多奸僞詐騙，趙煚製作銅斗鐵尺，放置於市肆，百姓深得便利。皇上聞知後嘉許肯定，頒布文告於全國，以此爲通例。曾有人偷割趙煚田中的青蒿，被官吏抓住。趙煚説：“這是刺史不能宣揚德政教化的緣故，他有什麼罪呢。”撫慰教育後就放了那人，派人裝了一車青蒿給他，偷竊者羞愧自責，比重刑處罰還難受。趙煚以恩德感化百姓，此類事情甚多。皇上巡幸洛陽，趙煚來朝拜，皇上慰勞他説：“冀州是大州

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郡，百姓因而富實，卿的治理，使朕深感滿意。" 趙煚於開皇十九年逝世，享年六十八歲。兒子義臣繼嗣，官位至太子洗馬。後夥同楊諒造反，被誅殺。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爲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户，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爲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强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内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决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户。復出爲淅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

趙芬字士茂，是天水西人。父親趙演，爲北周秦州刺史。趙芬從小就有機辯智慧，廣泛涉獵經書史籍。北周太祖宇文泰舉薦他爲相府鎧曹參軍，歷任記室，屢經升任爲熊州刺史。安撫招納歸附降服之人，得百姓二千户，被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他回朝任中外府掾，不久又升任吏部下大夫。趙芬性格剛强，志濟天下，所任官職，都留下政聲功績。北周武帝剪除宇文護親政後，他任内史下大夫，又改任少御正。趙芬曉習前朝舊典，每次朝廷有什麽疑事不明，群臣不能決斷時，趙芬都爲之評議決定，没有人不稱是的。後來任司會。申國公李穆攻打北齊時，任用他爲行軍長史，封爵爲淮安縣男，食邑五百户。又調外任淅州刺史，後改任東京小宗伯，節鎮洛陽。

高祖爲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内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隋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尉迥與司馬消難密謀來往，趙芬探察得知，秘密報告了高祖。由此大受親信依托，升任東京左僕射，升爵爲郡公。隋開皇初年，免除東京官職，拜任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一起修定法律條令。不久兼任内史令，皇上非常信任他。不久，因年老多病，調外拜任蒲州刺史，加封金紫光禄大夫，繼續兼任關東運漕，賜錢一百萬、粟五千石遣送他。數年後，呈遞表章請求退休，朝廷召回京城。賜予他雙馬軺車、桌几手杖被褥，送他回家。皇太子又贈送巾帔。數年後逝世，皇上派遣使者致以祭奠，鴻臚官督辦喪事。

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産，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宫使。

兒子元恪繼嗣，官位至揚州總管司馬，降爲候衛長史。小兒子元楷與元恪，都精明有才，善於應付社會事務。元楷於隋大業年間任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一樣，都盡刮百姓財産，以向皇帝上貢。仲宗升任南郡丞，元楷越級拜任江都郡丞，兼任江都宫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分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

楊尚希，是弘農人。祖父楊真，魏時爲天水太守。父名承賓，歷任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童年喪父。十一歲時，拜辭母親請求到長安就學。涿郡人盧辯見後以爲奇異，使他進太學就讀。楊尚希專精學業，不知疲倦，同學輩都推崇敬服。周太祖宇文泰曾親自到太學奠祭先聖先師，尚希當時十八歲，令他講論《孝經》，言語意義都可觀。太祖視爲奇才，賜姓普六茹氏，提拔任國子博士。屢經改任爲舍人。任官於明帝、武帝之朝，歷任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被賜予高都縣侯的爵位，任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派尚希安撫存恤山東、河北地區，到相州時皇帝駕崩，與相州總管尉迥在官署發布喪訊準備祭儀。尚希出來對隨從人員説："蜀公臨哭不悲傷，眼神不定，將會有其他圖謀。我不離去，將遭遇禍亂。"於是半夜從小道逃離。天大亮後，尉迥纔察知，派幾十人騎馬從官道追趕，未能趕上，尚希於是回到京城。隋高祖楊堅因尚希是宗室素有德望的人，又能背棄尉迥返回京城，於是待他很優厚。到尉迥屯駐兵馬於武陟時，派遣尚希督率宗室軍兵三千人鎮守潼關。隨即授任司會中大夫之職。

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禄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晋，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衆，資費日多，吏卒人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

高祖接受北周禪位登基後，拜任尚希爲度支尚書，升爵位爲公。一年多後，調外任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封銀青光禄大夫。尚希見當時設置州郡太多，呈遞表章説："從秦朝起統一天下，廢封諸侯設置郡守，由漢、魏至於晋朝，國家郡邑屢經變更。私下見當今郡縣，比古時成倍增多，有的地不滿百里，同時設置數縣，有的民户不滿千數，分别由二郡管轄。備員充數的僚佐太濫，資財耗費日見增多，下吏走卒人數倍加，租税調賦逐年減少。清廉能幹的優秀人才，百中無一，動輒需要數萬，到何處尋覓？正是所謂民少官多，十頭羊九人牧。琴可以改弦更張，瑟不應膠柱而鼓。如果現在衹存要郡去除虚設，合并小郡成爲大州，國家就不用虚耗倉糧官帛，而推選舉薦則容易覓得賢才，斗膽陳述一孔之見，恭聽聖斷裁處。"皇帝閲後表示嘉許，於是就廢置天

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

下各郡。尚希隨即拜任瀛州刺史，未到任，奉君命巡察淮南地區。回來後授任兵部尚書。不久改任禮部尚書，受封爲上儀同。

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堤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郡丞。

楊尚希心性寬弘敦厚，加之又自學精通，素來很有名望，受朝廷重視。皇上當時每天清晨臨朝聽政，到日過中天也不倦怠，尚希進諫說："周文王因憂國勤政折損壽命，武王因安樂而延年益壽。希望陛下條舉朝政大綱，責求宰相完成。繁瑣的事務，不是君主所應操持的。"皇上欣悦地說："卿真是關愛我的人。"尚希自來有脚病，皇上對他說："蒲州出産美酒，可以養病，委屈卿輕鬆治理蒲州。"於是調外任蒲州刺史，兼任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任上，很有利民惠政，又導引瀵水，修立堤防，開墾稻田幾千頃，百姓因此獲利。開皇十年逝世於任上，享年五十七歲。贈謚號平。兒子楊旻繼嗣，後改封爲丹水縣公，官位至安定郡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

長孫平字處均，是河南洛陽人。父親長孫儉，爲北周柱國。長孫平儀容俊美，有器量才幹，讀書很多。任職於北周，出仕任衛王侍讀。當時武帝被宇文護僭逼，圖謀與衛王一起誅殺他，衛王先後常派長孫平往來與武帝互通信息。宇文護被誅殺後，拜授長孫平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後，設置東京官職，任長孫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職掌管六府。

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并稱兵内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

高祖未登基時，與長孫平情投意合，做丞相後，對他禮待恩遇更深。尉迥、王謙、司馬消難都先後興兵輕慢朝廷，高祖特别擔心淮南地區。當時賀若弼節鎮壽陽，高祖怕他懷有二心，派遣長孫平兼程趕往替代他。賀若弼果然違命不從，長孫平指揮强壯軍士逮捕他，押送到京城。

開皇三年，征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

開皇三年，朝廷徵入拜任度支尚書。長孫平見當時天下州縣多遭水旱災害，百姓不能自給，上奏建議令民間在每年秋收後各家交出粟米麥子一石以下，按貧富區别等級交納，儲存在村巷公倉，以防備災害之年，稱之爲義倉。接着呈遞奏書說："臣下聽說國家以民爲本，黎民以糧食爲命脉，鼓勵農耕重視糧食，是前代君王的法令常

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規。古來三年耕種而能有一年的積餘，九年耕作而能有三年的儲蓄，即使洪水乾旱成災，而百姓無飢餓神色，都是因爲鼓勵引導有方，預先準備積蓄的緣故。去年大旱，關右發生饑荒，陛下調運山東的糧粟，設置平抑物價的部門，打開倉庫，廣泛予以賑濟恩賜，大德洪恩，可以説到了極至。但治國之道，應該依靠長遠規劃，請下令各州刺史、縣令，以鼓勵農耕積儲糧食爲急務。"皇上大爲嘉許采納。從此州縣鄉村糧食充足，百姓多得益於此。

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毁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痴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幾年後，長孫平改任工部尚書，公認爲稱職。當時有人告發大都督邴紹，説他毁罵朝廷昏憒，皇上盛怒，將要斬殺他。長孫平進諫説："河流大澤容納污物，所以能成就其深廣，山岳能藏納疾癘之氣，所以能成就其高大。下臣極切祈望，望陛下發揚高山大海的洪量，推廣寬恕優容的大德。俗諺説：'不痴不聾，不可作大家翁。'此話雖然低俗，却可以比喻大理。邴紹的言語，本不應奏聞聖上，陛下又再加誅殺，下臣擔心千秋後世，有損聖上仁德之名。"皇上於是赦免了邴紹。接着詔令群臣，誹謗的罪過，不要再行奏聞。

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

後來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互攻伐，都派使者來請求援助。皇上派遣長孫平持符節宣告旨意，要他們和解，賜與三百匹縑、一匹良馬送行。長孫平到了突厥人的地方，爲他們陳説利害關係，於是各自罷兵。可汗贈送長孫平二百匹馬。回來後，長孫平進獻所得的馬，皇上全部賜給了他。

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官。謚曰康。

不久，遭到譴責，以尚書身份檢校汴州州政。一年多後，授任汴州刺史。其後歷任許州、貝州刺史，都有好的政聲。鄴都風俗薄惡，素來號稱難治，先後幾任刺史大多不稱職。朝廷因爲長孫平各處都有稱譽，改任他爲相州刺史，其賢能也很受稱贊。在任幾年後，遇正月十五，百姓肆意玩樂，把衣服畫成頭盔鎧甲的樣子，皇上大怒罷免其官職。隨即又感念他鎮守淮南時的功績，升官位爲大將軍，拜任太常卿，兼領吏部尚書事務。仁壽年間在任上去世，贈謚號爲康。

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國官。師孝後爲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兒子長孫師孝，心性輕佻浮猾，貪財好利，多次犯法。皇上因他不能負擔喪葬，派遣使者對長孫平的喪事及其國官表示慰問。師孝後來任渤海郡主簿，時當大業末年，政風教化每況愈下，師孝肆意貪污，全郡飽受其苦。後來被王世充所殺。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游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説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還振威中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户。

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决杜陽水灌三畤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元暉字叔平，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琛，魏時任恒、朔兩州刺史。父親元翌，任尚書左僕射。元暉眉目如畫，舉止有度，十分好學，涉獵各種圖書册記。年少時即在京都贏得美名，北周太祖宇文泰見到後禮待他，讓他與子輩交游相處，常同坐席共筆硯，情誼深厚。二十歲時，召入充任相府中兵參軍，隨即升任武伯下大夫。當時突厥人屢次侵擾爲患，朝廷打算結聯和親，派元暉携帶文錦綵帛十萬匹，出使突厥。元暉向突厥陳説利害，申述國家厚禮相待的意思，可汗大爲高興，派遣高貴王公隨同回朝貢獻當地物産。不久拜封儀同三司，任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年，大冢宰宇文護任用爲長史，遇北齊來使者結盟和好，元暉因富於才學口辯，與千乘公崔睦一同出使北齊。後升任振威中大夫。武帝聘娶突厥皇后時，派元暉賫送聘禮。加封開府，改任司憲大夫。到平定關東地區時，派元暉安撫招聚河北百姓，封爵爲義寧子，食邑四百户。

高祖擔任宰相後，元暉加封爲上開府，升爵位爲公。開皇初年，拜任都官尚書，兼領太僕職位。上奏請求决引杜陽河水灌溉三畤原，幾千頃瘠薄鹽鹼土地得到灌溉，百姓深受其益。第二年，改任左武候將軍，仍舊兼任太僕卿。隨即改任兵部尚書，督察漕運河渠的修建。不久，因事坐罪免官。後來，拜任魏州刺史，廣施仁政。在任數年，因疾病離職。一年多後，在京城去世，享年六十歲。皇上嘆息哀悼不已，敕令鴻臚官督辦喪事。贈謚號爲元。兒子元肅繼嗣，任職到光禄少卿。元肅之弟元仁器，聰慧機敏，官位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

韋師字公穎，是京兆杜陵人。父親韋瑱，

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兹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

爲北周驃騎大將軍。韋師少年沉穩謹言，有至情天性。初就學，開始讀《孝經》，放下書本感嘆說："禮教的最高境界，大概在於此吧！"年少時遭父母之喪，守孝盡遵古禮，家鄉的人都稱贊他的孝行。長大後，廣泛涉獵經籍史書，特别精於騎馬射箭。北周大冢宰宇文護任用爲中外府記室，後改任賓曹參軍。韋師熟知各邊鄰屬國的風土人情及山川形勢，一有邊境夷狄使者前來朝貢，必定派韋師接待對答，論起其國風土人情，就像掌中早有記載。夷人驚嘆佩服，不敢有任何隱瞞。齊王宇文憲爲雍州牧，任用他爲州主簿，原職照舊。到武帝親自掌理朝政後，改任少府大夫。平定北齊後，詔令韋師安撫山東地區，升任賓部大夫。

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户。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晋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晋王爲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并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

高祖接受禪位登基後，拜任吏部侍郎，賜予井陘侯的爵位，食邑五百户。幾年後，升任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命擔任山東地區、河南地區十八州的安撫大使。因上奏論事稱合旨意，被賜錢三百萬，兼任晋王楊廣的司馬之職。他的同宗人韋世康，是吏部尚書，對韋師素來懷有鬥勝比强的心思。當時晋王任雍州牧，其下廣納名門世家，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均任州都督，任用韋師爲主簿。而世康的弟弟世約任法曹從事。世康氣惱得食不下咽，又深以世約位居韋師之下爲耻，把世約叫來訓斥道："你怎麽衹當了個從事？"於是用杖打了他。

後從上幸醴泉宫，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後隨皇上臨幸醴泉宫，皇上召來韋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在寢居内賜設宴席，叫他們各自叙説舊時趣事，以取笑逗樂。平定陳國的戰役，韋師以原職兼任元帥掾，陳國的府庫寶藏，全部交托韋師掌管，不貪絲毫，清廉之名大受稱揚。後來皇上爲長寧王楊儼納娶其女兒爲王妃。授任汴州刺史，很有政聲，在任上去世。贈謚號爲定。兒子德政繼嗣，大業年間，任官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齓就學，日誦千

楊异字文殊，是弘農華陰人。祖父楊鈞，魏時爲司空。父親楊儉，任侍中。楊异風度儀容佳美，爲人深沉穩重，有器量。童年時就學，一

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絶慶吊，閉户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

天能背誦千字，見到的人深以爲奇。九歲時爲父親守喪，悲痛傷心過於古禮，幾乎死去。守喪期滿之後，斷絶人情往來，閉門讀書，數年之間，廣泛涉獵各種圖書册記。北周閔帝時，任寧都太守，很有善治之名。被賜予昌樂縣子的爵位。後憑着多次軍功，進封爲侯爵。

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吴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晋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高祖任丞相時，楊异兼攝濟州之職。到登基後，授任楊异爲宗正少卿，加封爲上開府。蜀王楊秀節鎮益州時，朝廷爲他大舉選拔精幹隨從，楊异因爲端方正直，拜任益州總管長史。朝廷賜予錢二十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爲他壯行。隨即升任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幾年後，再任宗正少卿。不久，提升拜任刑部尚書。一年多後，調外任吴州總管，很有才幹名聲。當時晋王楊廣節鎮揚州，皇上詔命楊异每年與晋王相見一次，議論評判其政事的長短利弊，規諫諷勸其疵瑕不足。幾年後，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二歲。兒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户。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户，累遷工部上大夫。

蘇孝慈，是扶風人。父親蘇武周，爲北周兗州刺史。孝慈年少時沉穩謹言，有器量才幹，儀容俊美。北周初年任中侍上士。後拜任都督，出使北齊聘問修好，因完成使命大稱君心，升任大都督。當年再次出使北齊，返回後授任宣納上士。後隨武帝攻打北齊，以功勞升爲開府，被賜予文安縣公的爵位，食邑一千五百户。隨即改封爲臨水縣公，增封食邑一千二百户，屢經升遷爲工部上大夫。

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逾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决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

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升爵位爲安平郡公，拜任太府卿。當時新朝廷初建，百事纔開始，朝廷徵召天下工匠，有一技之長者，全都會聚京城。孝慈總管其事務，當世都認爲他有才幹。不久升任大司農，一年多後，拜任兵部尚書，皇上對他禮待恩遇特别優厚。當時皇太子楊勇廣泛參與政務，皇上想提高東宫官員的聲望，大多派朝廷大臣兼領其職務。於是拜任孝慈爲太子右衛率，尚書之職照舊。第二年，皇上在陝州設置平抑糧價的官倉，轉運糧食到京城。因渭水泥沙多，河床深淺多變，從事漕運的人極感不便，於

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争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并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宫，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

是修漕渠引渭水通連黄河，派孝慈督察工程。漕渠修成，皇上嘉許。又兼領太子右庶子之職，後改任左衛率，繼續署理工部、民部二尚書職事，人們稱道他幹練有理事才能。幾年後，進升爲大將軍，改任工部尚書，其他依舊。此前，因官吏屬員開支不够，臺、省、府、寺各部門都設有官署貸款，收取利息以補給不足。孝慈認爲官府與民間争利，不是大興王化的路徑，呈遞表章請求罷除，讓公卿以下官員按等級給予職田，皇上都嘉許采用了。開皇十八年，將要廢除太子，忌憚孝慈在太子府中，調外任淅州刺史。太子因孝慈調離，很感不平，流露於言語形色。孝慈如此被看重。仁壽初年，升任洪州總管，所任均有惠民之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造反作亂，朝廷詔命孝慈爲行軍總管，攻打平定了叛亂。當年在任上去世。有兒子蘇會昌。

蘇沙羅

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尨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乃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蘇孝慈的兄長之子蘇沙羅，字子粹。父親蘇順，是北周眉州刺史。沙羅出仕於北周，初任都督。後隨韋孝寬打敗尉迥，以軍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封爵爲通秦縣公。開皇初年，蜀王楊秀節鎮益州，沙羅以原職隨從，拜任資州刺史。開皇八年，冉尨羌人造反作亂，攻打汶山、金川兩個邊鎮，沙羅率兵打敗了他們，授任邛州刺史。幾年後，檢校利州總管之職。跟隨史萬歲攻打西爨，多次參戰有功，升爲大將軍，被賜予布帛千段。隨即檢校益州總管長史。遇越巂人王奉興兵叛亂，沙羅隨段文振討伐平定，被賜予奴婢一百人。遇蜀王楊秀被黜免，吏人查究上告沙羅説："王奉被家奴所殺，楊秀却謊報爲部下所斬殺。又搜刮善良歸順的僚人，叫他們貢獻奴婢，沙羅對此隱瞞不上奏。"因此被免職，在家中去世。有兒子蘇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楂，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并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

李雄字毗盧，是趙郡高邑人。祖父李楂，魏時爲太中大夫。父親李徽伯，任北齊陝州刺史，被北周攻破，李雄因此隨軍隊到了長安。李雄年少時豁達慷慨，有遠大志向。家世素來以學業精通相傳，惟獨李雄練習騎馬射箭。其兄長子

"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

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録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凉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石，説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

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户。後數年，晋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歔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旦責備他説："棄文尚武，不是士大夫的本行。"李雄回答説："私下觀察自古以來的忠臣達官，文武不兼備而能成就功業的極少。我雖不聰慧，也曾大量觀覽古籍，衹是不拘泥於章句而已。能文能武，兄長又指責什麼呢！"子旦無話應對。

北周太祖宇文泰爲西魏宰相時，李雄初仕任輔國將軍。隨達奚武掃平漢中，安定興州，又討伐汾州叛逆胡人，總録先後功勞，拜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周閔帝接受禪位登基後，升爵位爲公，任小賓部。其後又隨達奚武與北齊在芒山會戰，各軍大敗，惟獨李雄部得以保全。武帝時，隨陳王宇文純到突厥迎回皇后，升爵位爲奚伯，拜任硤州刺史。幾年後，徵入任本府中大夫。隨即調外任凉州總管長史。隨滕王宇文逌在青海打敗吐谷渾，以軍功加封爲上儀同。宣帝繼位後，以行軍總管隨韋孝寬攻克平定淮南地區。李雄率輕捷騎兵幾百人到硤石，説降城池十多座，拜任豪州刺史。

高祖任宰相時，朝廷徵入任司會中大夫。因平定淮南的功績，加授爲上開府。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鴻臚卿，升封爵位爲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户。幾年後，晋王楊廣出宫節鎮并州，任李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皇上對李雄説："我兒子年少，經事不多，因卿文才武略兼備，現在傾心委托於卿，我不用顧念擔心北方了。"李雄叩首於地，説道："陛下不因下臣不肖，托以重任。下臣雖愚魯固陋，心非木石，定當盡心效命，以報答陛下大恩。"感動抽泣流淚，皇上撫慰曉諭後送走了他。李雄在任上，方正耿直，神色剛毅，不容觸忤，晋王很是敬重忌憚，官吏百姓多所頌揚。一年多後，在任上去世。兒子公挺繼嗣。

張煚　張羨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禄大夫。周太祖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

張煚字士鴻，是河間鄚縣人。父親張羨，年少好學，通曉涉獵很廣，出仕魏朝任蕩難將軍。跟隨北周武帝入關，屢經升任爲銀青光禄大夫。周太祖宇文泰曾任用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任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予爵位爲虞鄉縣公。後又召入任司成

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伫。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虚想。"及謁見，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

中大夫，掌修國史。北周的公卿，大多是武將出身，惟有張羨自學精通傳統學業，很受當時人敬重。後來因爲年老，退休在家。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欽敬他德高望重，發詔書徵召他道："朕纔統御天下，心思訪求治國之道，於前代遺老名賢，滿懷殷勤期望。儀同過去任職周朝，清德功業聞名當世，雖説退休在家，其實壯年不老。即當入朝，以滿足朕的企盼。"後來上朝謁見時，高祖敕令不要下拜，攙扶上殿，皇上下寶座握住其手，與他一起坐下，親切交談很久，賜予他座几手杖。後遇朝廷遷都到龍首，張羨呈遞奏章勸説節儉簡約，皇上以優詔回覆了他。不久去世，時年八十四歲。贈封滄州刺史，贈謚號爲定。張羨撰有《老子》、《莊子》釋義，命名爲《道言》，共五十二篇。

煚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爲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户。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

張煚很好學，有父輩遺風。在魏朝初仕任奉朝請，升任員外侍郎。周太祖宇文泰任用爲外兵曹。北周閔帝接受禪位稱帝後，加授爲前將軍。明帝、武帝朝，歷任膳部大夫、冢宰司録，被賜予北平縣子的爵位，食邑四百户。宣帝時，加授爲儀同，升爵位爲伯。

高祖爲丞相，煚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爲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毁骨立。未期，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户。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晋王廣爲揚州總管，授煚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煚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晋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晋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晋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悦服，稱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

高祖任丞相時，張煚着意傾心結納，高祖因他幹練得力，對他極爲親近禮遇。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尚書右丞，升爵位爲侯。不久升任太府少卿，兼領營建新都的監丞。因爲父守喪離職，哀痛傷身骨瘦如柴。守喪未滿周年，朝廷起用命他任職，他堅决推辭未獲同意，授任儀同三司，承襲虞鄉縣公的爵位，增封食邑與前封者共一千五百户。隨即升任太府卿，拜任民部尚書。晋王楊廣任揚州總管，授任張煚爲司馬，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張煚心性寬和厚道，有才識器度，當時很受稱譽。後拜任冀州刺史，晋王楊廣連連上表請求要用他，於是再任晋王長史，同時檢校蔣州州務。晋王立爲皇太子後，再任冀州刺史，升官位爲上開府，官吏百姓都對他心悦誠服，稱之爲"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去世於任上，時年七十四歲。兒子張慧寶，官位至絳郡郡丞。

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

開皇年間有一個叫劉仁恩的，不知是何處

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并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人厙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人。爲人曠達倜儻，兼有文才武略。開始任毛州刺史，政績被稱爲天下第一，提升任刑部尚書。又曾以行軍總管身份隨楊素攻打陳國，與楊素在荆門打敗陳將吕仲肅，仁恩設謀獻計居多，授封爲上大將軍，很受當時人稱道。馮翊人郭均、上黨人馮世基，都明慧穎悟有才幹智略，先後擔任兵部尚書。代人厙狄嶔，心性寬宏厚道，有器量識度，任官至民部尚書。這四人都揚名於當時，然而事迹闕失，史家不能詳述。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逾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悦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煚，内外所履，咸稱貞幹，并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史臣曰：趙煚、趙芬曉習朝廷舊典，爲當時所推重，任尚書省官長後，却無特别政績可聞。可知一個人的才幹能力，都有一定限度，大小所宜各不相同，不可超越量限。長孫平進諫赦免誹謗的罪名，可以稱得上仁人之言，高祖能愉快聽從，其造福也可説廣博了。元暉因明慧機敏而顯達，韋師以清明廉潔而成名，楊尚希、楊异，是皇室宗族的精英，聲譽名望隆盛，蘇孝慈、李雄、張煚，歷任内官外職，都有忠貞幹練美名，又都任用於開皇初年，可説是當時的精英了。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遥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安縣公，尚魏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悦。歲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

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摇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兹。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暗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娘春秋已高，温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

韋世康，是京兆杜陵人，世代爲關右大姓。祖父韋旭，魏時任南幽州刺史。父親韋夐，隱居不出仕，魏朝、周朝共有十次徵召，均未應命，稱爲逍遥公。世康自幼沉穩慧敏，有器識度量。年僅十歲，州府徵用爲主簿。在魏朝，二十歲任直寢，封爵爲漢安縣公，娶魏文帝女襄樂公主爲妻，授封爲儀同三司。後來任職北周，由典祠下大夫起，歷任沔州、硤州刺史。曾隨周武帝平滅北齊，授任司州總管長史。當時中原東部纔平定，百姓未得安定，世康綏靖安撫，士人百姓共相欣悦。一年多後，朝廷召入任民部中大夫，升官位爲上開府，後改任司會中大夫。

尉迥興兵作亂時，高祖爲之憂心，對世康説："汾州、絳州原來是北周、北齊的分界之地，恐其趁此叛亂之機生出變故。現將它交托於公，替我好自鎮守。"於是授任絳州刺史，憑着素來德望鎮守於此，全境安寧整肅。世康生性恬淡崇尚古風，不因得失自亂心志。在州任上，曾經感觸很深地露出知止知足的心意，給兄弟、子輩的書信説："我生來憑藉父祖餘蔭，得以早年步入官場，爲王命奔波不止，至此已近四十八年。幾次榮登三公之位，頻頻莅臨方鎮之任，立志去除酒、色、財三者迷惑，内心畏懼天、神、你、我四者良知，以不貪爲寶，處財利不沾。此類事實，爲世人所共知。現在雖未到七老八十，而壯年已經過去。梧楸之葉早透霜寒，蒲柳之草先傳風信。近來眼睛昏矇更加厲害，不能看清小字，脚病更爲嚴重，不能疾行快跑。俸禄無須太多，防止滿溢應該退處，年歲不待遲暮，有了疾病便

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

當辭去。況且母親年事已高，冬夏冷熱應該侍候，晨昏問候却有闕失，不孝之罪在我一身。現在世穆、世文都從軍遠行，我與世沖又被遠派任職，登高遥望父母之鄉，思念之情尤爲殷切，兄弟勞燕分飛的凄苦，眷戀之感倍勝平常。想奏聞聖上，請求遵循孝養之禮，因未徵詢你等，所以發此信來。動筆牽起遠方之思，傷感哽咽難以自持。"兄弟們回覆説恐難以如願，於是纔止息退念。

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户。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并親王臨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静，百姓愛悦，合境無訟。十

在任上幾年，有惠民之政，上奏的對官吏的考績連居最優，被提升任禮部尚書。世康淡薄嗜好欲望，不羡慕顯貴權勢，未曾以官位名望傲視别人。聽到人家有善行，像自己有一樣高興，也不張揚别人的過失來求得名譽。不久升爵位爲上庸郡公，加封食邑至二千五百户。當年又改任吏部尚書，其他職位照舊。開皇四年，因爲母親守喪離職。未滿周年，朝廷起用命他到官。世康堅決請求，希望到喪制期滿，皇上不許可。世康在吏部任職，選拔任用公平，人情請托杜絶。開皇七年，朝廷將興兵江南，輿論重視方鎮，任世康爲襄州刺史。後因事坐罪免職。不久，授任安州總管，隨即改任信州總管。開皇十三年，入京朝君，再次拜任吏部尚書。先後十多年間，薦舉提拔官員甚多，朝廷評價他廉正公平。世康曾經藉休假之閑對子弟説："我聽説功成身退，是古人常行之道。現在我年近六十，意想辭官，你們認爲如何？"其子福嗣答道："大人修身養德，官位顯赫名望遠揚，盈滿傾溢的教訓，前代賢哲極爲看重。要效法漢疏廣疏受，兒輩謹遵鈞命。"後來趁侍奉皇上宴會，世康兩次下拜，陳述退讓之意説："下臣没有尺寸功勞，而得以位居宰相之次。現在犬馬已年老，無益於聖明之時，恐怕死期不遠，無法完成職責。希望恩賜辭官，退處以讓賢能。"皇上説："朕早晚盼望，求賢若渴，希圖與您共同治理天下，以求得太平。現在的請求，大大違背朕素來願望，縱使確實筋力衰減，還要委屈您躺着治理一方。"於是調外拜任荆州總管。當時全國衹設有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都由親王莅臨治理，惟獨荆州委任世康，當

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

時輿論視爲榮耀。世康施政簡素清静，百姓愛戴喜歡，全境没有争訟官司。開皇十七年，在州任去世，享年六十七歲。皇上聞知痛惜不已，助葬贈禮非常豐厚。贈封爲大將軍，贈謚號爲文。

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并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世康生性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當初因兄弟們都官位顯貴，惟獨幼弟世約仕途不通達，於是都以父親傳留的田地宅院全部給了他，世人都稱揚其友愛情義。

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别駕。次子福嗣，仕至内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奬，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没。

長子韋福子，任官至司隸别駕。次子韋福嗣，任官至内史舍人，後因罪罷黜。楊玄感興兵作亂時，率軍進逼東都，福嗣隨衛玄在城北與敵接戰，兵敗被玄感擒獲。玄感令他作檄文，言辭對朝廷多有不敬。不久背叛玄感回到東都，皇上恨恨不已，在高陽處以車裂之刑。小兒子韋福奬，任通事舍人，在東都與楊玄感會戰中陣亡。

韋洸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户。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户。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

韋洸字世穆，性格剛毅，有器度才幹，年輕時擅長騎射。出仕北周，初仕任直寢上士。多次從軍征伐，屢經升遷爲開府，被賜予衛國縣公的爵位，食邑一千二百户。高祖任丞相時，隨叔父韋孝寬到相州攻打尉迥，以軍功授任柱國，進封爵位爲襄陽郡公，食邑二千户。當時突厥人侵擾邊境，皇太子屯駐咸陽，派韋洸率軍從原州道出擊，與敵人相遇，打敗了他們。隨即拜任江陵總管。不久，因母親有疾召回。旋即拜任安州總管。

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璒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吕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璒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璒於陣。高梁女子冼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書曰："公鴻勛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説陳渝州都督

攻伐陳國的戰役，韋洸領行軍總管。平定陳國後，拜任江州總管，統領步兵騎兵二萬人，巡行平定九江。陳國豫章太守徐璒占據郡城猶疑不定，韋洸派遣開府吕昂、長史馮世基率兵相繼逼進。兵臨城下，徐璒假意投降，當夜率領部衆二千人偷襲吕昂。吕昂與馮世基合兵進擊，大敗敵軍，在戰陣中擒獲徐璒。高梁女子冼氏率領民衆迎接韋洸入城，於是進一步謀求攻取嶺南地區。皇上致信給韋洸説："卿建樹豐功偉績，名高望重，統率軍旅，撫平各方，風雷疾電，蕩掃無遺，各方聞聲拜服。如能兵不血刃，百姓得安，纔稱朕心，是卿大功。"領兵到廣州後，説降陳

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悦，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

國渝州都督王猛獻城池，由此嶺南都得以平定。皇上聞知後龍顔大悦，批准他見機行事。韋洸共平定安撫二十四個州，拜任廣州總管。

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

過一年多，番禺夷人王仲宣聚衆作亂，率兵圍困韋洸。韋洸領兵迎擊，身中流箭而死。朝廷贈封爲上柱國，賜予絹帛一萬段，贈謚號爲敬。兒子韋協繼嗣。

韋協

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秘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韋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出仕初任著作佐郎，後改任秘書郎。開皇年間，其父親在廣州立下大功，皇上派韋協奉持詔書前往慰問，未到而父已亡故。皇上因他父親爲國捐軀，任韋協爲柱國。後歷任定、息、秦三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在任上去世。

韋藝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修武縣侯，邑八百户。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

韋藝字世文，少年就學於國子監。北周武帝時，因多次軍功，獲得上儀同的封位，賜爵位爲修武縣侯，食邑八百户。授任左旅下大夫。調外任魏郡太守。

及高祖爲丞相，尉迥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其變。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迥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迥，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户。以修武縣侯别封一子。

高祖任丞相時，尉迥圖謀作亂，朝廷察訪得知。派韋藝叔父韋孝寬騎馬前往替换尉迥。孝寬在將到達鄴城時，假稱生病，止宿在驛館，向尉迥求取藥物，以觀察他的動態。尉迥派韋藝迎接孝寬。孝寬詢問尉迥的所作所爲，韋藝站在尉迥一邊，不據實相告。孝寬大怒，要殺他，韋藝懼怕，纔説出尉迥反叛的情况。孝寬於是帶着韋藝向西逃走，每到驛站，就把驛馬全部趕走。又對驛站主管説："蜀公即將到達，應當從速準備酒食。"尉迥隨即派遣騎兵追拿孝寬，追兵每到驛站，都遇上豐盛的酒食，又無驛馬更换，於是遲延滯留，孝寬與韋藝因此得以逃脱。高祖因爲孝寬的緣故，不追究韋藝的罪責，加封他爲上開府，隨即跟從孝寬攻打尉迥，打敗尉惇，平定相州，都有功勞。因軍功升官位爲上大將軍，改封爵位爲武威縣公，食邑千户。把修武縣侯的爵位另外封給一個兒子。

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

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進封爵位爲魏興郡公。一年多後，拜任齊州刺史。執政清明簡約，士人百姓深受惠益。任職幾年後，升任營州總

瑰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巨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管。韋藝體貌清奇魁偉，每有夷狄之人前來參見拜謁，都嚴整儀仗侍衛，官服端整地接見他們，獨自坐下滿占一榻。邊番之人畏怯懼怕，不敢抬頭仰視。可是他大肆營治田產家業，與北方邊夷做生意，家中資財巨萬，受到清廉之士的廣泛譏刺。開皇十五年去世於任上，享年五十八歲，贈謚號爲懷。

韋冲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

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静，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悦，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

韋冲字世冲，年少時就因是名家子弟，在北周出仕任衛公府禮曹參軍。後來隨大將軍元定渡過長江攻伐陳國，被陳國人俘虜，周武帝用錢帛贖回了他。皇帝又派韋冲帶馬一千匹出使陳國，去贖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的靈柩回來。韋冲善於言辯，奉命出使稱合君心，屢經升遷爲少御伯下大夫，加封爲上儀同。當時稽胡屢次侵擾作亂，韋冲主動請求去安撫招納他們，於是拜任汾州刺史。

高祖登基後，朝廷徵入任兼散騎常侍，升官位爲開府，賜爵位爲安固縣侯。一年多後，徵發一千多南汾州的胡人到北方修築長城，這些人都在路上逃走了。皇上找來韋冲詢問辦法，韋冲說："夷狄之人的心性，容易背叛作亂，都是因爲州牧縣宰不稱職造成的。下臣請求用道理來安撫平定他們，可以無需軍兵而平息。"皇上認爲有理，於是命韋冲安撫招納背叛的人。一個多月後，那些人都回來了，一起去修長城，皇上致信慰勞嘉勉了韋冲。不久拜任石州刺史，深受各部落胡人的喜歡。後因爲母守喪離職。不久又起用任南寧州總管，持節前往撫慰，又派柱國王長述率兵隨後進發。韋冲呈遞表章堅決推辭。皇上下詔命說："西南夷族，多次對抗作亂，常常殘害邊民，朕極爲憂心。已經派遣軍兵，清剿安撫邊疆。以開府器度才幹可成大事，見識智略英明超卓，軍旅事務重大，因而委托於卿。朕知道卿在喪期，時日不久，然而因兵戎重事奪服起用，自來就有常例。望好自節哀割捨，即時承擔前次所命。"韋冲到了南寧後，魁首爨震和西爨首領都到州府參拜謁見。皇上聞知大喜，下詔書褒獎表揚他。韋冲兄長的兒子伯仁，跟從在州府，强奪

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

别人妻子，部下放縱凶暴，邊境夷人大失所望。皇上聞知大怒，派蜀王楊秀處治此事。益州長史元巖，爲人端直剛正，查辦韋冲無所寬恕，韋冲終究因此免官。其弟弟太子洗馬韋世約，在皇太子前讒毁元巖。皇上對太子説："古代有人賣酒至酒酸而賣不出的，就是因其有咬人的狗。現在用世約幹什麼呢？衹會連累你而已。"世約於是被除名。

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吴州賊帥羅慧方并聚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

幾年後，朝廷派韋冲檢校括州職事。當時東陽匪首陶子定、吴州匪首羅慧方都聚衆作亂，圍攻婺州永康、烏程等縣，韋冲率兵打敗了他們。改封爵位爲義豐縣侯，檢校泉州職事。不久拜任營州總管。

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韋冲容貌秀美清雅，心性寬厚得人心。他招納安撫靺鞨、契丹人，都能使其死心塌地地效力。奚人、霫人畏懼他，朝拜進貢不斷。高麗人曾經入侵，被韋冲率兵打跑。仁壽年間，高祖爲豫章王楊暕娶韋冲女兒爲王妃，徵韋冲入朝拜任民部尚書。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小兒子韋挺，最有名氣。

韋壽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户。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户。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晋王昭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

韋壽字世齡。父親韋孝寬，是北周上柱國、鄖國公。韋壽在北周時，因是貴宦公子，年少就有美譽，任右侍上士。後升爲千牛備身。趙王任雍州牧時，任用爲主簿。隨即升任少御伯。周武帝親自征伐北齊時，拜任京兆尹，并托付以後續事務。因父親的軍功，被賜予永安縣侯的爵位，食邑八百户。高祖任丞相時，因其父平定尉迥有功，任韋壽爲儀同三司，升封爵位爲滑國公，食邑五千户。不久因爲父守喪離職。高祖接受禪位登基後，起用他令他復職，隨即改任恒、毛二州刺史，很有政聲。開皇十年，因病徵召回來，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二歲。贈謚號爲定。仁壽年間，高祖爲晋王楊昭娶其女兒爲王妃。以他兒子保巒繼嗣。

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内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

韋壽弟弟韋霽，官位至太常少卿，爵位爲安邑縣伯。弟韋津，官位至内史侍郎，兼民部尚書之職。

韋操

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概。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韋世康堂弟韋操，字元節，剛正簡素，有風度氣概。出仕於北周，獲官位爲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任丞相後，因平定尉迥有功，升官位爲柱國，封爵位爲平桑郡公，歷任青、荆二州總管，去世於任上。贈謚號爲靜。

柳機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宫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托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

柳機字匡時，是河東解縣人。父親柳慶，魏時任尚書左僕射。柳機儀表英偉，有器量，廣泛涉獵經籍史書。十九歲時，當時身爲魯公的周武帝任用他爲記室。武帝繼位後，由宣納上士屢經升遷爲少納言、太子宫尹，封爵位爲平齊縣公。後跟從武帝平滅北齊，授爲開府，改任司宗中大夫。周宣帝時，升任御正上大夫。柳機見皇帝德行有虧，多次進諫不被采納，害怕殃及自身，暗中托付鄭譯，謀求調外任，於是拜任華州刺史。

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户，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

高祖擔任丞相後，徵召回京城。當時北周的舊臣都勸皇帝禪讓帝位給高祖，惟獨柳機義形於色，無一言奏請。不久拜任衛州刺史。高祖登基後，升爵位爲建安郡公，食邑二千四百户，徵入朝廷任納言。柳機寬厚簡約，素有名望，但任近侍時，無所建樹，又喜好飲酒，不親理小事，任職幾年後，再調外任華州刺史。奉詔命每月上朝晋見。不久改任冀州刺史。後徵召回朝廷，以其兒子柳述配娶蘭陵公主，朝廷禮待更加隆厚。

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并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當初柳機在北周時，與同宗人文城公柳昂都歷任顯要職位。到此時，柳機、柳昂都任外職，楊素當時任納言，正當權，趁皇上賜臣宴會，楊素嘲弄柳機說：“二柳都摧折，孤楊獨聳立。”滿座歡笑，柳機一語不發。不久，回任原州。先後擔任州牧，都有寬簡惠民的評價。幾年後，因病徵召回京城，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贈封爲大將軍、青州刺史，贈謚號爲簡。兒子柳述繼嗣。

柳述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婿中，特所寵敬。歲

柳述字業隆，明慧機敏，有才幹智略，對文章學藝頗有涉獵。少時因父親功德，任太子親衛。後因娶公主爲妻的緣故，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皇上在所有女婿中，對他特别恩

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

寵愛重。一年多後，代行兵部尚書職事。因爲父守喪離職。不久，朝廷起用他兼給事黄門侍郎職事，承襲建安郡公爵位。仁壽年間，代行吏部尚書職事。

述雖職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疏忌，不知省務。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事。

柳述雖然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被當時人稱道，但是不識大體，對屬下凶暴，又仗恃恩寵驕慢豪横，對任何人都不低頭。楊素當時公認親貴寵幸，朝臣莫不懼怕忌憚，柳述每每欺辱他，多次在皇上面前嘲笑其短處折辱他。處理公務的判詞有些不合楊素的心意，楊素有時叫他修改，柳述就對傳話的人説："告訴僕射，説尚書不同意。"楊素因此恨他。不久楊素也被猜忌疏遠，不再掌管尚書省事務。柳述更受信任倚重，拜任兵部尚書，參與執掌機密要事。柳述自認爲没什麽功勞可言，過分蒙受恩遇别人不服，上表堅決請求推讓。皇上同意了，命他代理兵部尚書職事。

上於仁壽宫寢疾，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宫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絶。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皇上卧病於仁壽宫中，柳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人在宫中侍奉。當時發生了皇太子非禮陳貴人的事，皇上聞知大怒，於是命柳述召房陵王晋見。柳述和元巖到宫外製作敕書，楊素知道後，與皇太子共同謀劃，於是假托詔命逮捕柳述、元巖二人，押交刑吏。煬帝繼承皇位後，柳述因此被免官，與公主離斷，被遷往龍川郡。公主請求與柳述同遷，皇帝不許，此事詳見《列女傳》。柳述在龍川呆了幾年，又被遷往寧越，感染瘴毒癘氣死去，時年三十九歲。

柳旦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并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黄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

柳旦字匡德，精於騎馬射箭，廣泛涉獵經書史籍。出仕初任北周左侍上士，屢經升遷爲兵部下大夫。不久，益州總管王謙起兵造反，柳旦拜任行軍長史，隨梁睿討伐平定了他，以軍功任命爲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爵位爲新城縣男，升任掌設驃騎。歷任羅、淅、魯三州刺史，都有精幹的名聲。大業初年，拜任龍川太守。該地百姓居住山洞，喜歡相互攻擊，柳旦爲他們開辦學校，大大地改變了不好的民風。皇帝聞知認爲很好，下詔書對此褒獎。大業四年，徵入朝廷任太常少卿，行代理黄門侍郎職事。在任

燮，官至河内掾。

上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兒子柳燮，任官至河内掾。

柳肅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内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宫，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宫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誡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摇唇舌，適足以相詿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柳肅字匡仁，年少聰明機敏，言語對答圓熟。出仕初任北周齊王文學，周武帝見後視爲穎異，召入拜授宣納上士。高祖任丞相後，任用爲賓曹參軍。開皇初年，授任太子洗馬。陳國使者謝泉來朝廷通好問候，謝泉素以才學聞名，皇上詔命柳肅歡迎接待，其言辯才華爲當時所稱道。後改任太子内舍人，升爲太子僕。太子被廢後，受牽連削職爲民。大業年間，皇上與段達談及廢太子的罪過的事，段達説："柳肅在宫中時，很不受信用。"皇帝問其原因，回答説："學士劉臻，曾經薦用章仇太翼到宫中，暗中行巫咒、蠱害之事。柳肅知道後進諫説：'殿下是皇上長子，位列儲君，應以不孝爲禁戒，不必擔心受疑忌。劉臻書生意氣，鼓舌摇唇，衹會詿騙貽害殿下，希望殿下不要録用他。'廢太子不高興，另一天對劉臻説：'你怎麽走漏消息，使柳肅知道此事，讓他當面折辱我？'從此後柳肅之言都不被采用。"皇帝説："柳肅濫遭除名，不是他的罪過。"召入試任禮部侍郎，後改任工部侍郎，很受親信。皇帝每次巡幸遼東，常委托他在涿郡留守。大業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柳雄亮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黄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毁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

柳雄亮字信誠。父親柳檜，任職北周爲華陽太守。遇上黄衆寶起兵作亂，攻陷華陽，柳檜被亂賊殺害。雄亮當時十四歲，哀痛傷心過於禮制，暗中懷有復仇的志向。周武帝時，黄衆寶率領其部衆在長安歸降，皇帝待他很優厚。雄亮在城中親手殺了黄衆寶，到皇宫請罪，皇帝破例寬宥了他。不久當上梁州總管記室，後升任湖城縣令，屢經升遷爲内史中大夫，被賜予汝陽縣子的爵位。

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

司馬消難在江北地區興兵作亂時，高祖派雄亮出使陳國，以締結睦鄰友好關係。回來時，正遇高祖接受禪位登基，拜任尚書考功侍郎，隨即升任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章陳事，雄亮大多加以辯駁修正，公卿大臣對他很是忌憚。不

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久以本職檢校太子左庶子，升爵位爲伯。秦王楊俊鎮撫隴右時，雄亮調外任秦州總管府司馬，兼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去世於任上，享年五十一歲。有兒子柳贊。

柳謇之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韵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

柳謇之字公正。父親柳蔡年，北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高七尺五寸，儀容俊偉，風神爽朗，舉止得體。還是兒童時，北周齊王宇文憲曾在路上遇到他，很感奇異，與他言語，視爲奇才。於是保奏送入國子監，考中明經科，拜任宗師中士，隨後改任守廟下士。周武帝曾經到太廟舉行祭典，謇之宣讀祝文，聲韵清雅，引人注目。皇帝認爲很不錯，提升爲宣納上士。高祖做丞相後，任用他爲田曹參軍，并參議典籤職事。

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勛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

開皇初年，拜任通事舍人，隨即升任内史舍人，後歷任兵部、司勛二曹侍郎。朝廷因爲謇之素有聲望，善於言談戲謔，又飲酒到一石都不亂性，因此每次梁國、陳國有使者來，總是派謇之接待應對。後升任光禄少卿。出入宫廷十多年，常參與處理臣下的陳事奏章。遇上吐谷渾歸服，朝廷以宗室女兒光化公主配他爲妻，任命謇之兼任散騎常侍，送公主到西域。不久突厥的啓民可汗請求聯姻和親，朝廷再派謇之送義成公主到突厥。謇之先後奉命出使，得到兩國所贈送的馬匹一千多匹，其他物品也近千數，他都分發給同宗族人，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仁壽年間，調外任肅州刺史，隨後改任息州刺史，在任上都有惠民政舉。兩年後，因爲母守喪離職。

煬帝踐阼，復拜光禄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黄門侍郎。

煬帝登基後，再次拜任光禄少卿。大業初年，啓民可汗自恃已經歸順朝廷，於是放牧於定襄、馬邑之間，皇帝派謇之宣皇命叫他們到塞外。回來後，奏覆此事稱合君心，拜任黄門侍郎。

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

當時元德太子剛死，朝野矚目，都認爲齊王將會繼立。皇上當時正重視王府的佐僚人選，大業三年，帝駕出巡回京後，拜任謇之爲齊王長史。皇帝身着正服莅臨殿階之上，盛設儀仗衛隊，命齊王站立在西朝堂前面，向北。派吏部尚

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敕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

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龍廷正殿導引謇之來到齊王身邊，向西站立。牛弘宣讀對齊王的敕命說："我過去因父皇恩寵，開始封地於晉陽，出鎮一方之初，年僅十二歲。先帝命我站立於西朝堂，又派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殿廷內奉送王子相給我。當時告誡我說：'因你年幼童稚，未經世事，現派子相爲你輔佐，事務不論大小，都可托付子相。不得親近小人，疏遠子相。如果聽從我言語，將有利於國，成就你的功名事業。如果不聽此話，則國家自身，不久都將敗亡。'我受命之後，敬奉以行事，不敢偏離。沒有子相的功勞，我也沒有今日。你與謇之相處，一如我對子相。"又敕命謇之說："現以卿爲齊王輔相，當善自思量匡扶補正的道理，不負我的希望。如果齊王德行功業有成，富貴自當集於卿家。如有過惡，罪罰也將相及。"當時齊王正仗恃恩寵，肆行放縱，喬令則等人，很受親信。謇之雖然知道其過失，却不能規止。齊王獲罪後，謇之也因此被除名。

帝幸遼東，召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洭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皇帝巡幸遼東，徵召謇之檢校燕郡職事。皇帝返回時，到了燕郡，謇之因張羅供應不周全，被發配往守嶺南，在洭口去世，享年六十歲。兒子柳威明。

柳昂　柳調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僚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疏遠，然不離本職。

柳昂字千里。父親柳敏，名望很高，崇尚禮儀篤好學業，管理家務如同官府。出仕北周，歷任清簡顯貴。開皇初年，任太子太保。柳昂有器度見識，才幹胸襟過人。周武帝時，任大內史，被賜予文城郡公的爵位，獲得開府的官位，當權理事，百官都不敢不低頭。周宣帝繼位後，稍微被疏遠，也沒有離開原職。

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

高祖任丞相後，柳昂着意結納。高祖很喜歡他，任他爲大宗伯。柳昂受任的那天，得了偏癱，不能履行職事。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柳昂的病好了，被加封爲上開府，拜任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太平，可以鼓勵興學講求禮法，於是呈進表章說：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兹而壞。

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

下臣聽説帝王稟受天命，興建學校制定禮法，所以能改變過去的風俗，形成嶄新的時尚。自從魏朝氣運衰謝，九州分裂，關右、山東，長久成爲交戰之地。各逞權謀機詐，都喪命於戰争。賦税徭役繁重，刑罰律政嚴酷。救民於水深火熱，刻不容緩，并非朝廷百姓，希望長久如此。後世因循不改，以致迎合趨奉，民俗薄惡教化敗壞，江河日下積重難返。除非天生聖哲大賢，卓然誕生於當世，否則儒學清雅之道、經書禮教之制，士人百姓，無人肯傾心盡力。國家之事因此不得清明，朝廷規制因此敗壞。

陛下稟受天帝的靈異，受命於上天，生合三陽交泰吉期，身當千載一會時運。過去周朝崩潰，天下混亂不堪，陛下英明決策推行如風，神奇謀略生發如電，安坐於朝廷，而掃平天下，理順萬物，君臨四海。選取先聖遺傳法典，力行百善，改革前代君王弊政，萬惡盡除。至於因順國情參合義理，修定禮儀、興設文教，已是成百上千，盛事遠超前代。然而下方黎民百姓中的賢者，還未能全部奉行。下臣承蒙褒舉封賞，從政於地方州郡，士人百姓的規制禮儀，確實多有缺漏，儒學之風業已失墜，禮教之興仍然微茫，可知百姓的心性，難以徹底改變。懇請深思遠慮，情繫下方百姓，熏陶以儉素教化，使百姓歸於正道。下臣惟恐事業遲緩，延誤年月。如果推行禮制鼓勵學業，政道教化共同鞭策，百姓必然悦服仁風，民俗變厚爲期不遠。家家懂得禮節，人人知曉道義，連家挨户有善可賞的局面，可以説即將來臨。

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鬥二邦之力，遞爲强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争是聞。朝野

皇上讀奏表後大爲嘉許，於是下詔書説：

建立國家推行王道，沒有比興學更重要的，尊重主上庇護子民，沒有比講禮更首要的。自從魏朝衰弱，北周、北齊對抗相持，分裂天下百姓，拼鬥兩方國力，相互争勝，歷時積久。務行權謀欺詐，鄙薄儒學文雅，倚重兵器輕視禮器，見不到百姓的德行，祇

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奬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

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

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

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聞争鬥。朝廷内外崇尚機巧，文牘案吏效法刻薄，風俗薄惡，教化使然。雖也建立公學，兼設鄉塾，然而學業不受時世所重，教化也難以推行。其間潛心儒家學術的人，間或也有，其勢衆寡懸殊，不能改變民俗。然而維持禮教，稱美常倫，稍加發揚推廣，也多有賴於此。行王道的人承受天命，吉凶隨順造化，有禮節則祥瑞必然呈現，無禮節則妖孽凶怪必定産生。庶人禀受五常，性靈不一，有禮節則陰陽和順，無禮節則心如禽獸。治國立身，非禮不可。

朕受命於上天，理順萬事萬物，去除華夏蠻夷的混雜，求取風俗教化的得當。戒奢侈尚儉樸，身爲百官表率，輕徭役減賦税，希望立德寬宏。然而積久生成習氣，難以改變革除。街坊士子庶人，吉慶凶喪禮節，動輒違規，不遵制度。執行法令的吏員，似乎充耳不聞，莅臨民衆的官僚，猶然障眼不察。宣揚朝廷教化，難道可以如此嗎？古人的學業，邊耕種邊修養。現在百姓在無勞役之日，農田耕作的閑餘，如果督責其講習學業，鼓勵其研讀經書禮學，必將會家家向往大道，人人仰慕至德。豈衹是懂禮節、知廉耻、父慈子孝、兄長友愛弟弟恭順而已！由京城開始，推及州郡，當敬順朕的心意，鼓勵學業奉行禮儀。

從此後全國州縣都設博士講習禮儀。

柳昂在州任上，很有惠民之政。幾年後，在任上去世。

兒子柳調，出仕初任秘書郎，隨後改任侍御史。左僕射楊素曾在朝堂遇見柳調，於是獨自吟道："柳條通體弱，獨摇不須風。"柳調端握手板正色説道："柳調確無可取，您不當用爲侍御史；柳調確有可取，就不應發此言。您當萬民矚目的地位，言語關鍵怎能輕率開啓！"楊素由此很看重他。煬帝繼位後，屢經升遷爲尚書左司郎。當時朝廷綱紀不振，朝臣大多貪贓積財，惟獨柳調清廉簡樸如常，爲當時所稱美。但在才幹能力方面，却不是他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旟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并茂，盛矣！建安風韵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謇之神情開爽，頗爲疏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史臣曰：韋姓一族自從入住京城，人才輩出。世康兄弟，父祖的福澤會聚，有人入處尚書省，有人出鎮州府，朱輪官車相接，旌旗幢幟成蔭，在周與隋，功勛卓著，多興盛啊！建安風韵嫻雅，望重當時。柳述仗恃恩寵傲視他人，終究招致傾敗。柳旦屢屢有惠民之政，柳肅常常存誠懇正直之風。雄亮自立名節，忠孝嚴正著稱，謇之神情開朗，放縱不拘。文城公歷任兩朝，均被推重，獻奏書於高祖，終致學校大興，言辭能弘揚教化，其益處可謂廣博啊！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没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户。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

楊素字處道，是弘農華陰人。祖父楊暄，魏時任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親楊敷，爲北周汾州刺史，陷没於北齊。楊素少時落拓不羈，胸有大志，不拘小節，當時人大多不瞭解他，衹有堂叔祖魏尚書僕射楊寬認爲他很卓異，常對兒孫們説："處道必將超群絶倫，成爲非凡的人才，不是你們所能比得上的。"後來和安定人牛弘志同道合，好學精研不倦，涉獵很廣。善於作文，精於草隸，很留心於風角占卜之學。鬚髯修美，有英傑的風儀。北周大冢宰宇文護任用他爲中外記室，後改任禮曹，加授大都督。周武帝親政後，楊素因其父親守忠節陷没於北齊，未受朝廷恩命，於是上表申述。皇帝不許可，以致再三申請。皇帝大怒，命左右把他斬了。楊素大聲説道："我奉事無道天子，死是必然的。"皇帝認爲他言辭勇壯，因此贈封楊敷爲大將軍，贈謚號爲忠壯。拜楊素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漸受到禮遇。皇帝命楊素寫詔書，下筆立就，文詞義理都很優美。皇帝嘉許了他，看着楊素説："好自勤勉，不愁不會富貴。"楊素應聲答道："下臣衹恐怕富貴來逼近我，我無心圖取富貴。"

到了平滅北齊的戰役時，楊素請求率領父親的舊部爲先鋒。皇帝同意了，賜予他竹馬鞭，説："朕正將大驅軍馬，所以把此物賜卿。"楊素跟隨齊王宇文憲在河陰與北齊人會戰，因軍功封爵爲清河縣子，食邑五百户。當年授任司城大夫。第二年，又隨宇文憲攻取晉州。宇文憲屯兵於雞棲原，北齊後主率大軍趕到，宇文憲懼怕，

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户，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吴明徹於吕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别下盱眙、鍾離。

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内兵擊冑，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户。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黄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别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

連夜逃遁，被齊兵追襲，士衆大多潰散。楊素與十多員勇將奮力苦戰，宇文憲纔得免大難。此後每戰都能建功。北齊平滅後，楊素加官位爲上開府，改封爵爲成安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并被賜予粟帛、奴婢、雜畜等。後隨王軌在吕梁打敗陳朝將領吴明徹，掌治東楚州職事。封其弟楊慎爲義安侯。陳朝將領樊毅在泗口築城屯兵，楊素打跑了他，夷平了樊毅所築城。

宣帝即位後，楊素承襲父爵爲臨貞縣公，封其弟楊約爲安成公。隨後跟着韋孝寬巡行安定淮南，楊素獨自攻下盱眙、鍾離。

高祖擔任丞相後，楊素傾心結交，高祖很器重他，任他爲汴州刺史。走到洛陽，遇上尉迥起兵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占據武牢響應尉迥，楊素不能前行。高祖拜任楊素爲大將軍，遣發河内軍兵攻打宇文冑，擊敗了他。升任徐州總管，升官位爲柱國，封爵位爲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以其弟楊岳承襲臨貞公之爵。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加授爲上柱國。開皇四年，拜任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情凶悍，楊素忿然對她説："我如果當天子，你一定不配作皇后。"鄭氏將此語上告，楊素由此坐罪免職。

皇上當時正圖取江南，此前，楊素曾多次進陳攻取陳國的計策，不久，拜任他爲信州總管，賜予他錢一百萬緡、錦一千段、馬二百匹爲之送行。楊素居於永安，建造大艦，名叫五牙，艦上起樓五層，高一百多尺，左右前後設拍竿六根，各高五十尺，艦可容戰士八百人，上置旗幟。次等艦叫黄龍，可容兵百人。其他平乘、舴艋等各有大小。到大舉攻陳時，以楊素爲行軍元帥，率艦隊前往三硤。行到流頭灘，陳國將領戚欣，率青龍艦一百多艘，屯兵數千人據守狼尾灘，以阻擋大軍行進。其地勢險峻，將領們很有顧慮。楊素説："勝負關鍵，在此一舉。如果白天順流而下，敵人就會發現，灘流迅激，船艦難以控制，我們就會失去主動。"於是趁夜攻襲敵軍。楊素親自率領黄龍艦幾千艘，銜枚急下，派開府王長襲率步兵順南岸攻擊戚欣其他營寨，命大將軍劉仁恩率騎兵直趨白沙北岸，黎明時趕到，發動攻

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悦。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内史吕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横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懾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户，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内史令。

擊，戚欣敗逃。戚部全部被俘，都被撫慰後遣散，秋毫不犯，陳國人非常喜悦。楊素率領水軍東下，船艦浮滿長江，旌旗鎧甲光芒耀日。楊素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雄偉，陳國人望見，恐懼地説："清河公就是江神啊。"陳國南康内史吕仲肅屯兵於岐亭，正占據江峽，在北岸鑿眼於岩壁上，連綴鐵鎖三條，横截上流江面，以攔截戰船。楊素與劉仁恩登陸并進，先攻其寨栅。吕軍在夜晚被擊潰，楊素從容去除鐵鎖鏈。仲肅又據守荆門的延洲。楊素派一千巴蜑兵，乘四艘五牙，用柏檣擊碎敵艦十餘艘，大敗敵軍，俘虜甲士二千多人，仲肅僅僅孤身得脱。陳後主派信州刺史顧覺鎮守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守公安，都恐懼而退逃。巴陵以東，無人敢據守。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派使者請求投降。楊素順流而下到達漢口，與秦孝王會合。回師以後，拜任荆州總管，升爵位爲郢國公，食邑三千户，實授食邑長壽縣一千户。封其子楊玄感爲儀同，楊玄獎爲清河郡公。賜予布帛一萬段，粟一萬石，另加以金寶，又賜予陳後主的妹妹及女伎十四人。楊素向皇上陳言説："里巷名爲勝母，曾子就不進入。逆賊王誼，以前封爵於郢，臣下不願與他同封。"於是改封爲越國公。隨後拜任納言。一年多後，改任内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晋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吴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懀。黝、歙賊帥沈雪、

不久，江南人李稜等聚衆作亂，多的數萬人，少的數千人，相互呼應，殺害官長吏員。朝廷命楊素爲行軍總管，統兵討伐。反賊朱莫問自稱爲南徐州刺史，以重兵盤據京口。楊素率艦隊從楊子津入長江，進攻擊敗了他。晋陵人顧世興自稱爲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人又來抵抗交戰。楊素迎擊大敗敵人，抓住鮑遷，俘虜三千餘人。進軍攻打無錫叛賊首領葉略，又平滅了他。吴郡沈玄懀、沈傑等率兵圍攻蘇州，刺史皇甫績屢戰不利。楊素率兵援救，玄懀形勢窮迫，奔投南沙叛賊首領陸孟孫。楊素在松江進攻孟孫，大敗敵人，活捉孟孫、玄懀。黝縣、歙縣叛軍首領沈雪、沈能據寨固守，楊素也攻下了。浙江叛賊首

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

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内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賜黄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

領高智慧自封爲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兵盤據險要之地，兵勢甚爲强勁。楊素進攻，從早到晚，苦戰而破敵。智慧逃到海上，楊素追擊，從餘姚過海直趨永嘉。智慧前來抵禦抗擊，楊素打跑了他，俘獲幾千人。叛賊首領汪文進自稱爲天子，占據東陽，任用其部下蔡道人爲司空，把守樂安。楊素進兵征討，全都平定了。又打敗了永嘉叛賊首領沈孝徹。於是由陸路往天台，向臨海郡，追捕逃逸漏網的賊寇。先後作戰一百餘次，高智慧退守閩越。

皇上因楊素在外勞頓已久，詔命乘驛車入朝。加授其子玄感官位爲上開府，賜予各色帛絹三千段。楊素因餘賊没有剿滅，恐怕留下後患，又主動請求出征。皇上於是下詔説："朕爲百姓憂勞，日晚而忘食，一人不得其所，勝於親手推入溝壑。江南凶狡之徒，妄興妖亂叛逆，雖經剿除消滅，百姓尚未安居。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合，再次侵擾百姓。内史令、上柱國、越國公楊素，博古通今，深謀遠慮，新近助朕討賊，素著威名，宜委任以大軍，總任元帥。宣明朝廷教化，振揚威武，擒滅逃逸叛賊，撫慰黎民百姓，軍民事務，全相委任。"楊素又乘驛車到達會稽。此前，泉州人王國慶，本是南安豪强，殺死刺史劉弘，占據州府作亂，各路敗逃賊寇都投靠他。自以爲海路艱險，不是北方人所慣常，不設防備。楊素渡海忽到，國慶驚惶不已，棄州逃跑，餘黨竄入海島，或者固守溪洞。楊素分遣各路將領，水陸追捕。還秘密派人對國慶説："你的罪狀，料想罪不容誅。惟有斬了高智慧送來，纔可補過。"國慶於是抓住高智慧送來，斬首於泉州。此後小股賊徒，都來降附，江南徹底平定。皇上派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到浚儀迎接慰勞。到京城後，慰問者天天登門。朝廷任楊素子玄獎爲儀同，賜予黄金四十斤，另賜銀瓶，塞滿金錢，縑帛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隻，公田一百頃，宅第一所。代替蘇威任尚書右僕射，與高熲二人專掌朝政。

與高熲專掌朝政。

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

楊素爲人疏放，富於言辯，隨心所欲，旁若無人。朝臣之中，很推崇高熲，敬重牛弘，厚待薛道衡，視蘇威如無物。其餘朝臣貴宦，多被他凌侮欺壓。他的才藝風標，高於高熲，至於赤誠爲國，處事平允，有宰相器度，遠不如高熲。

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

不久命楊素監造仁壽宮，楊素於是夷山填谷，督責工程苛嚴迫急，勞工死了很多，宮旁常常聽到鬼哭的聲音。宮殿建成後，皇上命高熲先行驗視，回奏稱太過綺麗，傷損人丁太多，高祖很不高興。楊素憂心恐懼，無計可施，就到北門啓奏獨孤皇后說："帝王依例有離宮別館，現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怎可算是損折浪費！"皇后用此理勸諭皇上，皇上不滿之意纔得開解。於是賜予錢一百萬緡，錦絹三千段。

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并上儀同。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塞，朝廷任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伐。賜布帛二千段，黃金一百斤。此前，其他將領與胡虜作戰，總顧慮敵人騎兵衝擊，都將戰車與步卒騎兵雜合，車載鹿角列爲方陣，騎兵列於陣中。楊素對人說："這是己方固守之法，不是戰勝敵人的方法。"於是全部棄除舊法，命令各軍列爲騎兵陣式。達頭聽說後大喜，說："這是天賜我良機呀。"於是下馬仰天禱告，率精銳騎兵十多萬前來。楊素奮勇進擊，大敗敵軍，達頭受重傷而逃，死傷不可勝計，胡虜士衆號哭而去。朝廷下詔厚加褒揚，賜予縑帛二萬匹，另加萬釘寶帶。加授其子玄感官位爲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都授爲上儀同。

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

楊素多權謀，善於抓住時機對敵，應變靈活，然而主要是治軍嚴厲，有人違犯軍令，立時處斬，決不寬饒。每次將要臨戰，就找出部下的過失處斬，多的一百餘人，少也不下十來人。血流滿地，談笑自如。及至與敵人對陣，先命令一二百人衝向敵人，衝潰敵陣則罷，如不能衝潰敵陣而退回的，不論多少，全部斬首。又命二三百人再次進擊，退回的同前處治。因此將士戰栗，懷着必死之心對敵，因而戰無不勝，被稱爲名

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將。楊素當時顯貴受寵，朝廷對他言聽計從，那些跟隨楊素出外征戰的人，微小的功勞必被登録，至於其他將領，雖然立有大功，也常被文吏責罰去除。所以楊素雖然嚴酷，士卒也因此願意跟從他。

二十年，晋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

開皇二十年，晋王楊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楊素任長史。晋王屈尊降貴以結交楊素，後來得立爲太子，都是出於楊素的謀劃。

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

仁壽初年，楊素代替高熲任尚書左僕射，朝廷賜予良馬一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一百人。這年，任楊素爲行軍元帥，由雲州出塞攻打突厥，接連敗敵。突厥退逃，楊素率騎兵追擊，到夜間追上敵人。準備再戰，恐怕敵人逃跑，於是命令騎兵稍靠後。楊素親率兩名騎士，連同投降的兩名突厥人，與胡虜同行，没有被發覺。待其屯扎還未安定，趨促後續騎兵展開襲擊，大敗敵軍。從此後突厥遠逃，磧南之地不再有突厥王庭。以軍功升其兒子玄感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賜布帛二萬段。

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

> 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算，揚旆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吴、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

及至文獻皇后駕崩，其陵墓制式規模，主要由楊素定出。皇上很感滿意，下詔書説：

> 君王是首腦，臣下就是股肱，共同治理萬民，理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宫大監、越國公楊素，氣度恢弘，智識明遠，胸存濟世雄略，懷抱治國奇才。王業初創，霸圖始建，出仕獻身，受命出征，剪滅元凶，掃平虢、鄭。多次奉行朝廷决策，揚旌旗於江南，每每禀受軍令，長驅於塞北，向南則肅清吴、越，臨北而折服獯、獫。自從官居相位，參贊機要，正色立於朝廷，直言不諱。談文則詞藻縱横，論武則奇謀迭出，既文又武，惟我所命，委任之事，早晚從不懈怠。

> 獻皇后奄離六宫，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

> 文獻皇后奄忽去離六宫，遠行之期將近，墳塋安置之事，委托楊素經辦。然而葬事依照禮制，衹擇取山水，至如吉凶等事，不由於此。楊素存敬奉君上之義，懷

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兹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

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

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并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宫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

體貼國運之情，欲使幽明兩界全都安泰，國家洪運永世無窮。認爲陰陽地理之書，聖人所作，理關禍福，當尤其審慎。於是遍歷山川岡原，親自卜問選擇，有絲毫不善，就另外尋求，力圖大吉大利，孜孜不倦。盡心竭力，人神共助，終於尋得靈區福地，營建陵園。論楊素此心，極盡誠心孝道，豈能以平定虜寇來比其功業？不僅是朝廷的大器，實可稱國家的重臣。如不加褒揚賞賜，何以申明嘉勉激勵之意？可另封其一子爲義康郡公，食邑萬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其餘依舊。

同時賜予田三十頃，絹一萬段，米一萬石，金鉢一件，其中盛滿黄金，銀鉢一件，盛滿珠玉，并賜綾錦五百段。

當時楊素受寵幸日見隆厚，其弟楊約、伯父楊文思、其弟楊文紀及族叔楊异，都是尚書、列卿。幾個兒子并無汗馬功勞，而官位都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人，後房妓妾穿綺羅的數以千計。宅第豪華奢侈，規模形制可比宫廷。有個叫鮑亨的，善於作文，有個叫殷胄的，精於草隸，都是江南士人，因高智慧牽連淪爲家奴。親戚和舊日屬吏，都居於清明顯要職位，楊素的顯貴榮盛，近代以來無可比擬。煬帝纔立爲太子時，忌恨蜀王楊秀，與楊素算計他，羅織成罪名，後來竟被廢黜。朝臣中有違背觸犯他的，即使赤誠爲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楊素都陰謀陷害。如果有投靠他的人或者親屬，雖然没有才能，也必加提拔。朝臣紛紛倒向他，没人不畏忌依附他。祇有兵部尚書柳述，憑皇帝女婿的尊貴，多次在皇上跟前當面折辱他。大理卿梁毗，上表直言，指責楊素作威作福。皇上於是漸漸疏遠他，後來就敕命道："僕射是國家的宰執輔相，不可以躬親瑣事，衹須三五日一次到尚書省，評判論定大事。"表面上顯得厚待重視，實際上削奪他的權力。直到仁壽末年，没有再掌理尚書省事務。皇上賜王公大臣射箭，楊素獲得第一，皇上親手將外國進獻的價值巨萬的金精盤賜

宮，宴賜重叠。

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録出事狀以報太子。宫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宫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

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晋、絳、吕三州并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齎手詔勞素曰：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内難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

給他。仁壽四年，隨從皇上臨幸仁壽宫，在宴席上賞賜堆積。

至皇上病重時，楊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宫侍奉。當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擔心皇上歸天，要預作防備，就親手寫信，封好送出問計於楊素。楊素録出病情報告太子。宫人錯將此信送到皇上處，皇上看後大爲惱怒。皇上寵幸的陳貴人，又訴説太子非禮她。皇上於是大怒，想要召回廢太子楊勇。太子與楊素策劃，楊素假傳詔命召太子府兵士移近皇上居處宿衛，宫門把守出入，都用宇文述、郭衍控制，又派張衡入内侍奉皇上病體。皇上於當日駕崩，由此生出很多猜疑。

漢王楊諒起兵造反，派茹茹天保來據守蒲州，燒斷河橋。又派王聃子率領數萬軍兵抗拒把守。楊素帶領五千輕疾騎兵襲擊他們，在渭口趁夜暗地渡過黄河，黎明展開攻擊，天保敗逃，聃子恐懼而獻城投降。煬帝下詔徵楊素還朝。當初楊素出征時，算定時日擊敗叛賊，至此正如所料。皇帝於是任楊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軍兵數萬征討楊諒。當時晋、絳、吕三州都是楊諒的守城，楊素各派二千人牽制他們，繼續進發。楊諒派趙子開領軍十多萬，督責斷絶路徑，屯據於高壁，布成五十里軍陣。楊素命其他將領帶兵正面攻打，自己率奇兵悄悄進入霍山，沿山谷前進，直達敵人營寨，一戰攻破，殺死殺傷數萬。楊諒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修羅屯兵介休，聞知楊素兵到，恐懼得棄城而逃。進軍到清源，離并州三十里，楊諒率其部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士衆近十萬，前來拒戰。楊素又打敗了他們，生擒蕭摩訶。楊諒退守并州，楊素進兵圍困，楊諒困迫勢窮，衹好投降，餘黨也全被平滅。皇帝派楊素之弟修武公楊約奉持親筆詔書慰勞楊素，説：

我大隋統治天下，至今二十四年，雖然外族夷人侵擾作亂，而内亂從未發生。修文息武，四海清平。朕因皇父去世，懷憂痛心，呼天搶地，無法追及。朕本以藩王身份，蒙錯愛得立爲儲君，又以平庸之才，繼

膺儲兩，復以庸虚，纂承鴻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

承大業。天下，是先皇創立的天下，所以戰戰兢兢，不敢喪失，更何况國之重器、衆生萬民呢！

賊諒苞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托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誅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兹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嘆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反賊楊諒，包藏禍心，從小至大，面善心惡，假托名號，不守國喪，先圖叛逆，違背君父遺命，構成莫大罪戾。蠱惑良善，委任奸邪，興兵侮慢朝廷，殘害百姓。私自僞立官職，膽敢圖謀殺戮，以小加害於大，以少凌逼長上，民怨神怒，衆叛親離，作惡雖有不同，終歸至於禍亂。朕兄弟不多，尚未忍心明言，所以開關門容其寇亂，止兵戈未行征討。朕聽説，天生衆民，爲其設君。仰思先君遺意，常以百姓挂懷，朕豈能袛枕土塊伏苫廬守喪，不救民於倒懸呢！大義滅親，是《春秋經》推崇的高義，周公旦據以誅殺管、蔡二叔，漢景帝因此戮滅吴楚七國，其道理就在於此吧？事不得已，因此授卿以兵權，興問罪之師於太原。逆子亂臣，什麽朝代没有？不想當今，會近出於自己國家。可嘆纔遭喪父之痛，便遇此事。這都是因朕不能和睦兄弟，不能安濟蒼生，德澤還未廣布，刀兵竟先興動，作亂的衹一人，受殘害的却是萬民。朕不僅敬畏天怒，也覺辜負先君囑托，德行寡薄愧耻厚增，愧對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勛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勛，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絶，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

公是先朝功臣，勛勞盛隆。早在國家初建，百事始興，便匹馬歸服朝廷，赤誠鑒識均高。平定汴地、鄭州，如秋風掃落葉，征戰荆南、塞北，似烈火之燎原。很早就建立殊功，忠節彰著。及居相位，建善策除弊端，誠允萬人矚目，輔佐於我，匡救當世禍亂。古時周勃、霍光，也無以復加。反賊竊據蒲州，斷絶關隘橋梁，公以少擊多，指日平滅。賊徒在高壁占據險阻，抗拒官軍，公以高深謀略，出其不意，廓清雲霧，令敵人瓦解冰消，長驅北進，直搗巢穴。晉陽之

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棱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暫交，魚潰鳥散，僵尸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勛，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勛竹帛哉！功績克諧，哽嘆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

素上表陳謝曰：

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疏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宮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

南，數萬賊徒蟻聚，楊諒不自量力，還欲舉兵相拒。公以嚴整威勢征討，心神奮勇，捨身取義，親冒矢石。刀兵纔交，賊徒魚潰鳥散，僵尸蔽野，盔甲堆積如山。楊諒衹得退守窮城，以拒刀斧誅戮。公督率驍勇之士，四面圍攻，使其欲戰不敢，遁逃無路，心力俱盡，反綁到軍門請罪。斬將奪旗，攻伐叛賊，撫納順服，首惡既除，東夏清平，豐功偉績，正在於此。古時武安君平定趙地，淮陰侯蕩平三齊，豈可比公遠征而不勞苦，迅疾而能克捷呢。朕深憂心於守喪，不能親自統率六軍，還未請教治道於國老之府，就使勞苦於行陣之間。每念及此，寢食之間未曾忘懷。公是輔建累世的元勛，胸懷堅定的赤誠。古人有言說："疾風知勁草，世亂有忠臣。"公與之相稱。將銘刻大功於久傳之鼎，豈衹是書寫於竹簡帛册！大功得成，哽咽感嘆不已。時序漸冷，公當自適。軍務繁忙，極是勞心竭慮，所以派遣公弟，前往宣達朕的以上心意。心迷語塞，不再詳述。

楊素上表致謝說：

臣下自知才虛德薄，心無遠大之志，州郡的官職，不敢畏忌辛勞，卿相的榮耀，無由覬覦企望。然而生當國運昌盛之時，帝王之業初創，雖如細流赴奔大海，竭盡赤誠之心，也如輕塵聚集山岳，功力實屬微薄。衹因與陛下鄉貫故里相同，纔位高爵重，榮顯當世。以至在朝位居宰相，在外總領軍政，受任文官武職，參與帷幄運籌。豈是臣才能出衆，實由君王恩澤深隆。想要報答的恩德，大如昊天。陛下普照重黎、離朱的光明，涵育繼承昊天的大德，任用臣於邊遠之地，照耀臣以恩德光輝，在南疆敕降遠道問候之信，在東宮曾恭聆講學論道旨意。然而草木無知，尚且須待時而榮發，何況臣有心

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慚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

智，實欲報效而不知路徑。晝夜徘徊徬徨，寢食之間也心懷慚愧惕懼，常恐死期突至，辜負聖上慈恩。

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慚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

反賊楊諒包藏禍心，由來已久，趁遇國喪，便逞凶逆，興兵於晉、代，動搖山東。陛下提拔臣於凡庸之流，委托臣以軍務，受心腹臂膀之寄重，稟承平滅叛亂之策命。如蕭王劉秀赤心待人，人人效死，若漢皇劉邦寬宏大度，天下歸服，廓清賊寇，豈是臣的功勞！蒙陛下派遣臣弟楊約奉持詔書慰勞，聖意高深文筆峻拔，有如天容親臨，恩澤洪大，如同浩海波翻。悲喜慚懼，五情激蕩，縱使身死百回，也不足以報答萬一。

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侄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勛，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雕篆，用圖勛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韵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

當月返回京城，又隨帝駕巡幸洛陽，任命楊素兼領營建東京大監。以平滅楊諒的功勞，授任其兒子萬石、仁行，侄兒玄挺都爲儀同三司，賜予布帛五萬段，綺羅一千匹，楊諒的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升任尚書令，賜予東京上等第宅一處，布帛二千段。不久拜任太子太師，其餘官職依舊。先後所得賞賜，不可勝計。次年，拜任司徒，改封爵位爲楚公，實授食邑二千五百户。當年，在任上去世。朝廷贈謚號爲景武，追贈爲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賜給喪車，持班劍四十人，前後兩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布帛五千段。命鴻臚官督助喪事。皇帝還下詔書說："銘刻功勛於鼎彝，記述德業於豐碑，是用來傳流功名業迹於不朽，樹立風德聲望於身後。已故楚景武公楊素，豐功偉績，辛勞王室，竭盡忠誠，輔佐朕身。確已德業超越漢初三傑，功勞可比周武十臣。尚未至於高壽，便急於休止清操。春秋更替，歲時饗祭正長，雕刻金石，以彰功德。可立豐碑於墓道，以表彰盛業美德。"楊素曾經作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恢宏勁拔，風格秀逸，也爲一時傑作。不久即去世，道衡喟嘆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概即是如此吧！"有文集十卷。

卷。

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毁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别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楊素雖然有建國立君的策謀，及平滅楊諒的大功，然而特别爲皇上所猜忌，表面上示以優厚禮遇，内情極爲涼薄。太史説隋的分野有大喪，朝廷就改封楊素於楚，楚與隋分野相同，想以楊素來厭勝應驗過去。楊素病重之日，皇帝每每派名醫診驗，賜以上等藥物。却又秘密詢問醫人，總擔心他不死。楊素也自知名位已達極至，不肯服藥，也不精心養護，常對其弟楊約説："我難道還須再活嗎？"楊素貪圖錢財，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靡綺麗，早拆晚蓋，營建改造不止。又各地大都名城，旅店、水碓、出租的田產住宅數以千計，當時輿論因此鄙薄他。兒子楊玄感繼嗣，另外有傳。所有兒子後都被玄感牽累誅死。

楊約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沉静，内多譎詐，好學强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

楊約字惠伯，是楊素的同父異母弟。在兒童時，曾攀樹墜落地下，被樹杈挂傷，因此入宫做了宦官。生性深沉静默，心懷狡詐，好學强記。楊素很友愛他，凡有所舉措，必定先與楊約商量然後施行。在北周末年，因楊素的軍功，楊約被賜予安成縣公的爵位，授爲上儀同三司。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授任長秋卿。很長時間後，任邵州刺史，朝廷召入任宗正少卿，後改任大理少卿。

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説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

當時皇太子楊勇失寵，而晉王楊廣意圖奪取正宗儲君之位，因楊素得皇上寵幸，又素來信用楊約。於是晉王采用張衡的計策，派宇文述以大量金銀財寶送給楊約，趁便致達晉王之意勸説道："守正履道，誠然是人臣的常情，而背常道合時宜，也是通權達變者的良策。自古賢人君子，無不隨時勢而變化，以避禍患。公的兄弟，功名蓋世，當權掌事，年歲很長。朝臣受足下家族委屈折辱的，不可勝數！又現太子因其欲望不能滿足，常切齒痛恨當權大臣。公雖然盡心結好君王，而欲危害公的，確也不少。皇上一旦棄群臣而逝，公又何從尋求庇護呢？現皇太子不被皇后喜愛，皇上素有廢黜的意思，這是公所知道的。現在如果請求立晉王爲儲君，衹在賢兄開口

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鐫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托，則匪唯長保榮禄，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罷了。果真能趁現時建下大功，晉王必定銘心刻骨，如此則去除累卵之危，得以安如泰山。"楊約深以爲然，於是將此告知楊素。楊素本就居心險惡，聞知後大喜，當即拍掌答道："我的心智，遠未慮及此事，多虧你提醒我。"楊約知道其事可行，又對楊素説："現在皇后的話，皇上無不信用，應當趁機早與結交依托，如此不但可長保榮禄，遺福蔭於子孫，而且晉王傾心禮士，聲名日益隆盛，躬行節儉，有人君的風操，以我料想，必定能安定天下。兄長如果遲疑不決，一旦有所變故，使現太子掌權，恐怕大禍來臨不遠了。"楊素於是行用這一圖謀，太子果然被廢。

及晉王入東宫，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疏，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宫，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内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禄大夫。

晉王入主東宫爲太子後，任用楊約爲左庶子，改封其爵位爲修武縣公，升官位爲大將軍。楊素被高祖疏遠後，外任楊約爲伊州刺史。後入宫朝君於仁壽宫，遇上高祖駕崩，命楊約回京。楊約更换留守的人，勒死廢爲庶人的楊勇，然後陳列軍兵召集朝臣，發布高祖的喪訊。煬帝知道此事後説："高明兄長之弟，果能擔當大事。"即位數天，拜任楊約爲内史令。楊約有治國之術，且又通達當朝事務，皇帝很信任他。幾年後，加授官位爲右光禄大夫。

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顔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後來皇帝在東都，命楊約到京城祭饗祖廟，行到華陰，見到其兄楊素的墓，於是繞道前往拜哭，被御史彈劾。因此坐罪免官。不久，拜任淅陽太守。其兄長之子楊玄感，當時任禮部尚書，與楊約情義非常深厚。因離别痛心，見於形色，皇帝對他説："公近來傷心憂苦，該不是爲叔叔吧?"玄感再拜流淚説："確如聖旨所言。"皇上也顧念楊約廢楊勇立己的功勞，因此徵他回朝廷。不久去世，以楊素之子玄挺爲後嗣。

楊文思

文思字温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户。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

楊文思字温才，是楊素的堂叔。父親楊寬，魏時任左僕射，北周時任小冢宰。文思在北周，十一歲時授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隨後又因父親之功，封爵位爲新豐縣子，食邑五百户。天和初年，掌理武都太守職事。十姓僚反叛，文思率兵討伐平定了他們，又掌理翼州

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并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勛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户。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别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栅。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

職事。党項羌人叛亂，文思率領州兵討伐平定了他們。進軍攻打資中、武康、隆山土著僚人及東山僚，都打敗了他們。後來隨陳王攻打北齊河陰城，又隨周武帝攻下晉州，以功勛進授爲上儀同三司，改封爵位爲永寧縣公，增封食邑至一千户。壽陽劉叔仁起兵作亂，文思隨清河公宇文神舉征討，會戰於塼井，在陣中活捉劉叔仁。又另外隨王誼在鯉魚栅大敗賊人。其後因屢次軍功，升任果毅右旅下大夫。

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

高祖任丞相時，跟隨韋孝寬在武陟抵禦尉迥。尉迥派其將領李儁圍攻懷州，文思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打跑了他。打敗尉惇，平定鄴城，都有功勞，升任爲上大將軍，改封爵位爲洛川縣公。不久拜任隆州刺史。開皇元年，升爵位爲正平郡公，增封食邑二千户。後任魏州刺史，很有惠民之政，到離職後，官吏百姓思念他，爲他立了頌德碑。後改任冀州刺史。

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禄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煬帝繼位後，朝廷徵入任民部尚書。後改任納言，改授右光禄大夫。隨御駕臨幸江都宫，因脚病不能趨走奏事，又授任民部尚書，加授官位爲左光禄大夫。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歲。贈謚號爲定。早先，文思可以承襲父親的爵位，自認爲不是嫡長子，於是讓封爵於其弟文紀，當時人稱贊他。

楊文紀

文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户。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户。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荆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楊文紀字温範，年少時剛正不阿，有器量胸襟。在北周時，承襲父爵爲華山郡公，食邑二千七百户。由右侍上士屢經升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統兵到齊安接應陳朝降將李瑗，與陳將周法尚一軍遭遇，擊退了敵人。以軍功升任開府，朝廷徵入任虞部下大夫。高祖任丞相後，改封爵位爲汾陰縣公。跟隨梁睿征討王謙，以軍功升任上大將軍。先後增封食邑三千户。拜任資州刺史。朝廷徵入任宗正少卿，因事坐罪除名。幾年後，朝廷恢復了他的爵禄官位，拜任熊州刺史，改封爵位爲上明郡公。授任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兼判禮部尚書職事。仁壽二年，改任荆州總管。一年多後，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贈謚號爲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史臣曰：楊素年少即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俶儻不羈，兼有文武才質，腹藏英奇智略，志向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登帝位，將掃清天下，寄以心腹厚望，常常委以將帥之重任。掃滅妖逆於江南，河清海晏，摧敗驍騎於塞外，匈奴遠逃。綜觀其平滅凶頑止息禍亂，功臣中無出其右，縱覽其神奇策略高妙文章，足可稱一時之傑。然而他專以智術詐巧立身，不由仁義正道，阿諛君王，隨心所欲，營建離宮，使君王陷於奢侈，出謀廢黜嫡長，使國家至於傾覆。最終使宗廟變爲廢墟，皇城淪爲曠野，追尋其禍敗根由，實因楊素的緣故。僥幸得以善終，兒子又開始叛亂，墳上之土未乾，全家就被誅戮，陵墓被掘，宗族被滅。可知積惡遺禍之說，確非虛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大概即是指此吧！楊約表面顯得溫順，內心多懷狡計，畫蛇添足，終使國家根基動搖，使無後代，理當啊！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内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

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鶉觚人，本姓尞。祖父尞熾，任郡中正。父親尞允，魏時任侍中、工部尚書，封臨涇公，賜姓爲牛。當初牛弘還在襁褓之中時，有相士見到他，對他父親説："這孩子將會顯貴，好好愛護撫養。"長大後，形貌壯偉，心性寬弘，好學博聞。在北周，出仕初任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隨後改任納言上士，專掌文案，很受稱揚。擔任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撰起居注。其後承襲父親封爵爲臨涇公。宣政元年，改任内史下大夫，升官位爲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

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

開皇初年，升任散騎常侍、秘書監。牛弘因見典籍散失，呈遞表章請求開通獻書的途徑，説：

經籍的出現，由來已久。六爻畫卦起始於庖羲，文字創於蒼頡，聖人用此以宣揚教化，博古通今，顯揚於君王朝廷，推行於當時華夏。所以帝堯雖稱至聖，仍然稽考古道而開言，帝舜可謂大智，尚且觀覽法象於古人。據《周官》所載，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書，以及各地方志。周武王問及黄帝、顓頊的政道，太公説："在《丹書》中有記載。"由此可知，持符命制曆數擁有國家的君王，何曾不是據《詩》、《書》而設教化，憑禮樂而成大功的呢。

古時周朝德運衰落後，舊時經書紊亂散棄。孔子以大聖的才能，開創道德之王的事業，效法先王因襲古聖，制定《禮經》，刊

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巨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

正《詩經》，修正五始而刪定《春秋》，闡述《十翼》而弘揚《易》理。給後人治國立身，留下規範法則。及至秦始皇君臨天下，吞滅諸侯，信用威權武力，政事不遵古道，頒下焚書法令，施行交語棄市的刑法。先王典籍，一掃無餘。根本既已先失，國家隨之覆滅。下臣據圖讖之書而言，經典的盛衰，確關國家氣運。此即是書的第一次災難。漢朝興起，改革秦朝弊政，崇尚儒術，建立藏書制度，設置校書官職，在屋壁山岩之中，常常偶得古書。朝廷有太常、太史收藏，內宮有延閣、秘書府庫。至孝成帝朝，散逸的書尚多，於是派謁者陳農在全國搜求逸書，詔命劉向父子校對勘正篇章書籍。漢代的舊典文籍，當時爲最盛。及至王莽末年，長安兵禍興起，宮室圖書，都隨之焚爲灰燼。此即是書的第二次災難。光武帝繼漢而興，特別重視經典，還未正式即位，先講求藝文禮樂。於是大師碩儒，相繼踵而會集，懷經卷負書帙，不遠萬里而來。肅宗親臨太學講習，和帝多次臨幸藏書之府，當時的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籍充填堆積，更倍多於從前。及至孝獻帝遷都，官民擾攘混亂，裹護圖書的縑帛，都取作帳帷袋囊。所收集至西京的圖書，衹七十餘車，又正遇西京大亂，一時全部燒毀。此即是書的第三次災難。魏文帝代漢，再次搜集經典，都藏在秘書、內外三閣，派秘書郎鄭默刪定古舊文獻。當時議論，都贊同其優劣等第。晉朝承繼其事，文籍更爲廣博。晉秘書監荀勗修定魏《內經》，另著有《新簿》。雖説古文獻舊簡册，尚有缺漏，新篇章後代書録，聚集已不少，足可以發揚正道，規訓當世。遇劉淵、石勒侵凌，京城覆滅，國家典章，隨之毀敗。此即是書的第四次災難。西晉永嘉南渡之後，草寇亂賊競起，憑黄河、據洛水，跨有三秦，襟連趙地。論説其建立國家，雖傳有名號，而古聖所傳的憲章禮樂，却寂滅無聞。劉裕平滅姚泓，收集其圖書典

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

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都是赤軸青紙，文字古舊樸拙。僭古假冒的盛行，莫過於二秦，以此看來，足可證明。由此可知禮典憲章，圖畫記注，遷徙之餘，都歸集於江左。晋、宋之際，學藝很多，齊、梁之間，經史典籍更盛。劉宋秘書丞王儉，依照劉歆《七略》，寫成《七志》。梁人阮孝緒，也寫有《七録》。總計其書數，有三萬餘卷。及至侯景渡江，滅亡梁朝，秘書省經籍，雖遭兵火，其文德殿内圖書史册，宛然還在。蕭繹據守江陵，派遣將領平滅侯景，收集文德殿書，以及其他公私典籍，連重複之本共七萬餘卷，全部送到荆州。所以江南圖書，由此全部歸於蕭繹了。及至北周軍隊攻入荆楚之地，蕭繹將書盡在外城焚毀，所收集的纔十分之一二。此即是書的五次厄運。北魏起於幽燕之地，遷居於伊水、洛河，國事日不暇給，經籍無存。北周創基業於關右，征戰不止。保定初年，書衹八千卷，後來加以收集，纔滿萬卷。北齊占有山東之地，初時也曾搜求，查驗其綱目，殘缺的尚多。及至北齊平滅，獲取其典籍，四部重複相雜，共三萬餘卷，所增舊書，衹五千卷而已。

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現在御用書的單本，共一萬五千餘卷，分部卷帙之中，仍有殘缺。較之梁朝舊書目，衹有其一半。至於陰陽之學，《河圖》《洛書》等篇，醫藥方技圖譜之學，又更爲少。下臣認爲，經書從仲尼以後，至於當今，年過千載，連遭五災，復興纂集的希望，正應當世聖朝。陛下禀受上天明命，君臨天下，功無可比，德冠古今。自從華夏分裂，常倫敗壞，其間雖有霸政王政交替而興，而世亂未平，欲崇尚儒業，時勢不許可。當朝地域超過三王，百姓多於兩漢，擁有人和持有時勢，正在今日。正應該大力弘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

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

揚文教，使民俗歸於淳厚以應太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散，這不是敬順聖人之心，流傳教益於後世所當有的情況。下臣職掌史册典籍，坐卧不安。過去陸賈上奏漢高祖説：“天下不可在馬上治理。”可知治國家立政令，其大要在於古典遺訓。立國之本，没有較此更首要的。當今秘藏的現書，也够披展閲覽，但今時所有的書籍，應使大體完備。不可國家所無之書，私家却有。然而士人百姓繁多，訪求難以盡知，縱有可知的，大多心存吝惜，必須以君威相迫、以輕利相誘。如蒙發布明確詔告，又開懸賞求購之例，則奇書缺典必可求至，秘書觀閣纔可積滿，尊儒重道之風，超越前代，不也大善嗎！敬希開啓天聰，稍作下顧明察。

皇上采納了此議，於是下詔告，獻書一卷，贈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章典籍漸趨完備。牛弘升爵位爲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

開皇三年，牛弘拜任禮部尚書，奉皇上敕令修撰《五禮》，刻成一百卷，行用於當世。又請求依照古代禮制修立明堂，呈上奏議説：

私意以爲，明堂是通達神靈，感動天地，發布教化，崇敬有德國老的場所。《孝經》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祭義》説：“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時稱合宫，堯時稱五府，舜時叫總章，發布政教興起大治，由來已久。《周禮·考工記》説：“夏后氏世堂，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作注説：“長十四步，其寬增加長的四分之一，則堂寬爲十七步半。”《考工記》又説：“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注説：“其長爲七尋，寬爲九尋。”《考工記》説：“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注説：“此三朝，有的舉稱宗廟，有的舉稱君王寢居，有的舉稱明堂，互言之，表明其制式相同。”馬融、王肅、干寶所作注釋，與鄭注不同，此不一一列出。漢司徒

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宫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説，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宫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宫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説，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逾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脱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并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

馬宫論議説：“夏后氏世室，室比堂著名，所以稱之爲室。殷人重屋，屋比堂著名，所以稱之爲屋。周人明堂，堂比夏時室大，所以稱之爲堂。夏后氏的堂在長的基礎上增其寬至一百四十四尺，周人的明堂，兩旁墻之間比夏后氏寬七十二尺。”如果依鄭玄的説法，則夏室大於周明堂，如依馬宫的説法，則周明堂大於夏室。後代王者更講究文華，周明堂大爲是。衹是馬宫的説法，不能詳知其理。這都因爲離聖人已久遠，禮制文書殘缺，前代儒者的解説，各自不同。鄭玄注《禮記·玉藻》説：“宗廟路寢，與明堂制式相同。”《禮記·王制》説：“王寢不超過宗廟。”説明大小相同。如果依鄭玄所注，每室與堂，衹有一丈八尺，四墻除外，每邊衹四尺略多。如果以宗廟論來，祫祭時，周朝人依次祭祀六王神位，加上后稷爲七位，又遠祖公昭穆二神位，先王昭穆二神位，共十一神位，三十六神主，而又讓君王在此二丈之堂面北行祭祀之事，真愚不可及。如果以君王正寢來説，便須設置朝宴。據《燕禮》：“諸侯設宴，則賓客與卿大夫脱鞋登堂就座。”由此可知天子設宴，則三公九卿都將登堂。《禮記·燕義》又説：“宴席，小卿之位次於上卿。”是説衆官都陪侍宴席。如果堂室衹有二筵一丈八尺大小，怎能行禮呢？如果以明堂來説，會祭神祇時，五帝各居其本室。設置東方春神青帝的神位，應在木室之内，稍靠北面向西。帝太昊陪位受祭，位於西方靠南，面向北。祖宗陪侍受祭的，又位於青帝南，稍退後面向西。一丈八尺之室，有三個神位，加上簠簋籩豆等祭具，陳列牛羊的俎盤，四海九州的美味全部陳設，又要在席上升堂歌頌，設坫臺放置酒具，揖讓進退，也太狹窄了。據此説來，鄭説有不當。

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説，近是不然。

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并説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數也。户皆外設

按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人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都曾論説古明堂之事。其書已亡佚，無法據以辨正。現存《明堂月令》一書，鄭玄説："是吕不韋所著，爲《春秋十二紀》的首章，由禮家抄録彙總爲書。"蔡邕、王肅説："是周公所作。"《周書》之中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是此書。各家都有證明，而文籍多無載録。束皙認爲是夏時之書。劉瓛説："吕不韋會聚儒者，探求前代聖王的月令事功而記載下來。不韋怎能一個人作出此記呢?"據今考察，不可稱全出自《周書》，也不能説即是秦吕不韋所作，其中包含有虞、夏、殷、周各朝制度，都是前代聖王仁恕政道。蔡邕作有全書章句，又論述道："明堂，是饗祭陪位於上帝的宗祖之所，夏后氏稱爲世室，殷人稱爲重屋，周人稱爲明堂。位於東方稱青陽，位於南方稱明堂，西方稱總章，北方稱玄堂，中央之内稱太室。聖人面對南方聽政，向着光明治國，人君大位無不因此而正。所以雖有五個名稱，而以明堂爲主。規模制式的度數，也各有依據。堂方廣一百四十四尺，象坤地之數，屋棟圓楣長二百一十六尺，象乾天之數。太廟明堂方廣六丈，通天屋徑深九丈，依陰陽九六的變化，又蓋以圓椽覆以方瓦，體象九六天圓地方的規律。八夾室以象八卦，九旁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對應天干和地支。設三十六户門，七十二窗牖，即以四户八牖乘以九宫所得之數。户門均設於外而不關閉，昭示天下以無所聚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體象黄鐘九九之律。設二十八柱列於四方，是象徵四方七宿。堂高三尺，以對應寅丑子

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説悉同。

三正，四向而五色，體象四時五行。水寬二十四丈，體象二十四節氣，其四周，以象徵四海。這是王者的大禮。”考察其模擬天地、效法陰陽，必定依據古文，當非憑空捏造。現在如果祇采用《考工記》，不參照《月令》，青陽、總章的名號無從稱引，九月祭饗上帝的大禮無從采用。漢時東西二京的構建，與此説盡同。

建安之後，海内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晋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兹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托。

漢末建安之後，天下大亂，京城焚燒，典章滅絶。魏朝三方不得平定，不聞興造明堂之事。晋時有侍中裴頠奏議道：“尊先祖配享於天，理義昭明，而廟宇制度，依據未定。應可祇造成一殿，以尊奉嚴父的享祀，其餘雜碎設置，全部去除。”宋、齊以下各朝，都遵循此禮。這是因當世缺乏通識大儒，不慕王化之道，所以前代聖王尊禮美事，不得而行。北魏代都所造明堂，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共爲九室。堂檐不能覆蓋地基，房間通臨大道，穿鑿附會之處很多，全無可取之處。及後遷都於洛陽，復又營建明堂，而五室九室之説紛相争競，以致未能建成，宗祖配享之事，於是無所依托。

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

當今帝王的教化遠揚，延及海外，應該建樹大禮，流傳於永世。臣牛弘等以平庸空虛之才，蒙錯愛得列於議臣之位。現考察明堂必須五室的原因何在？《尚書帝命驗》説：“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解説：“五府與周時明堂相同。”夏商周三代相承沿襲，禮制多有增減，至於五室之制，確然不變。室是用以祭祀大神，天帝有五位，如設九室，有四室無用處。發布政令確定月初，各依其星

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

辰之位。鄭司農說："十二月份在青陽等左右位置。"未説居於室。鄭玄也說："每月在與其相應之堂聽政。"《禮圖》所畫側室，均在堂的偏位，因此必須設爲五室。明堂何以必須上圓下方？《孝經·援神契》説："明堂，上圓下方，八窗牖四通道，是發布政令之宮。"《禮記·盛德篇》説："明堂四門户八窗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援引講學大夫淳于登之言也説："上圓下方。"鄭玄同此。因此必須建成上圓下方。明堂何以必須重樓叠屋？據《考工記》，於夏代説："設九階，四旁建夾窗兩個，門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於殷代、周代未言，可知與夏制全同。於殷代説"四棟二重屋"，周代承繼其後而未言屋，可知制式也完全相同。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没有"五室"之句。鄭注説："五室，也是據夏時所記而得知。"説明在周未言重屋，承繼殷制則有，顯然可知。《禮記·明堂位》説："太廟，天子明堂。"説魯國因周公的原因，可以用天子禮樂制度，魯國的太廟與周朝的明堂相同。又説："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即是重屋。"據此廟既是相重構屋，可知明堂也無疑相同。《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説："前堂稱太廟，中央叫太室，屋是其上相重的部分。"服虔也説："太室，指太廟太室之上重屋。"《周書·作洛篇》説："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説："重亢，即棟上叠棟，重廊，即屋相重。"依照《黄圖》的記載，漢時的宗廟都是重屋。此時離古不遠，遺制猶在，因此須建爲重屋。明堂何以須設立辟雍？《禮記·盛德篇》説："明堂，是表明諸侯尊卑之所。其周遭的水叫辟雍。"《明堂陰陽録》説："明堂的規制，周遭環繞以水，向左流轉以象法於天，内中有太室以象法紫微宫。"這是明堂周圍有水的明確記載。然而馬宫、王肅認爲明

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别。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并别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堂、辟雍、太學同爲一處。蔡邕、盧植也認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蔡邕説："明堂，取其宗廟祭祀清香之義，就稱之爲清廟；取其正室之義，就叫太室；取其堂爲名，則稱明堂；取其四門通達就學之義，則稱爲太學；取其周遭河水環繞如璧，則稱爲璧雍。其實都指同一處。"此外説其不同的，《五經通義》説："靈臺用以覘察氣運，明堂用以宣布政教，辟雍用以養老教學。"三者各不相同。袁準、鄭玄也認爲有别。此事歷朝有所疑問，豈可輕率論定？今考察《郊祀志》説："欲建造明堂，不知其規制。濟南人公玉帶呈進黄帝時的《明堂圖》，有一殿無壁，上蓋以茅草，水環繞宫墻，天子依從其説。"據此而言，其由來已久。漢中元二年，建造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各在一處。不過明堂也有環墻之水，李尤《明堂銘》説"流水洋洋"即是。因此必須建有辟雍。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説。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

帝王有事功興作，必須師法古時舊典，現今建造明堂，應該以禮經爲根據。形狀體式按周代舊制，尺度依據《月令》，闕失不明之處，參考其他書籍，可使其承繼變化之理完備詳知。其設立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棟二重屋、四通道二小門的體式，按《考工記》、《孝經》所説。其堂周長一百四十四尺，屋上圓楣長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廣六丈，通天屋徑深九丈，設八夾

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周禮》奏黄鍾，歌大吕，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宫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宫，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吕爲徵，應鍾爲羽，大吕爲變宫，夷則爲變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宫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宫。

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鍾爲宫，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

室二十八柱，堂基高三尺，四向而五色，按《周書·月令》所説。其殿墻方形居内，河水環繞於外，水内徑長三百步，依照《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上觀天文下察地理，都有效法仿象，足以竭誠禮敬天帝，祭祀配饗祖宗，弘揚風德宣布教化，作楷模於後世。下臣牛弘等學力不能考查古事，隨意陳述所見，是否可行，恭聽聖意裁决。

皇上因當時百事草創之初，未有閑暇建造，最終擱置起來没有施行。

開皇六年，授任太常卿。開皇九年，皇上詔命修改確定朝廷正樂，并創作樂府歌詞，編定圜丘五帝獻功之樂，議定作樂制度。牛弘呈遞奏議説：

根據《禮》的記載，五聲、六律、十二管都可循環相互成爲宫聲起點。《周禮》上説奏黄鐘之宫，唱大吕之調，奏太蔟之宫，唱應鐘之調，都是循環爲宫聲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説："孟春之月，以太蔟律爲宫聲，姑洗律爲商聲，蕤賓爲角聲，南吕爲徵聲，應鐘爲羽聲，大吕爲變宫之聲，夷則爲變徵之聲。其他月份依此類推。"所以前代君王制作律吕，是用來分辨天地四方及陰陽所對應的不同聲律。揚子雲説："聲音生自律管，律管由方位星辰而定。"所以十二律吕與五行相配，與八風相通，遍歷十二地支之序，推移與十二月相應，循環變化，無中斷之理。例如立春以木爲主，以火爲輔，立夏以火爲主，以土爲輔；季夏爲夏月之末，以土爲主，金爲輔；立秋以金爲主，以水爲輔；立冬以水爲主，以木爲輔。循環遞相爲宫聲，即指正當律管對應爲主之月，稱其爲宫聲。

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鐘爲宫，十三月不以太蔟爲宫，便會春不以木爲主，夏有主而無輔，陰陽違背規律，天地不能和順。劉歆《鍾律書》説："春以秋天所應律管爲

律書》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黄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宫之法。

宫，百花必會凋謝；秋以春之律管爲宫，萬物必會榮發；夏以冬之律吕爲宫，必降暴雨冰雹；冬以夏之律吕爲宫，雷聲必聞於冬。"由此而論，各月之宫聲確不可變。況且有十二律吕，現在僅以黄鐘爲宫聲起點，衹用相應的七種音律，此外的五種律管，又用在何處？恐怕有違上古聖人製作律管的本意。因此必須按照《禮》實行循環爲宫的辦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宫，且作黄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皇上説："不必作循環爲宫之法，姑且以黄鐘爲宫聲起點。"牛弘又論述六十律不可行：

根據《續漢書·律曆志》，漢元帝派韋玄成向京房請教樂府之事，京房回答説："我受學於已故小黄縣令焦延壽。六十律相互衍生之法，以上律生下律，都生成三分之二，以下律生上律，都生成三分之四。陽律下生陰吕，陰吕上生陽律，至中吕爲止，十二律完結。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律相互衍生，至南事而止，六十律至此完備。由十二律變化爲六十律，猶如八卦衍化爲六十四卦。冬至的聲音，以黄鐘爲宫聲，太蔟爲商音，姑洗爲角音，林鐘爲徵音，南吕爲羽音，應鐘爲變宫之音，蕤賓爲變徵之音。這是聲音的開始，五音的標準。所以各自領攝一日。其餘的依次輪轉，正當其日的各自爲宫聲，而商徵等音也依此類推。"京房又説："竹管的聲音不能以度數調節，所以製作準來確定其度數。準的形狀如瑟，長一丈，有十三弦，隱飾之間長九尺，與黄鐘律管長九寸相應。中央一弦下刻有分寸，作爲六十律之音清濁高低的音準。""執始"等名目，都是京房自造。京房説獲傳受於焦延壽，不知延壽師承何人。

至元和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

到漢元和年間，待詔候鐘律殷彤上書進言："官吏中無知曉六十律用準來調音的人。已故待詔嚴崇已將用準的方法全部教給其子嚴宣，希望徵召嚴宣充任學官，主持調

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熹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

試樂器。"太史丞弘以十二律要嚴宣試調，結果二律相符，四律不合，六律不知是什麼律，嚴宣即被免官。從此音律家無人能用準在弦上調音。熹平年間，學府東觀宣召主管音律的太子舍人張光詢問準的用法，張光等不知道，回府檢閱舊時收藏，纔找到其物，形狀制式如京房所說，也還不能確定其弦的緩急，所以史官能分辨其音律清濁的人由此絶迹。其可以相傳後世的，衹有大致的常數及按時令候守節氣的方法而已。

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爲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由此說來，京房的方法，在漢時已無法實行。沈約《宋志》說："詳細考察古代典籍以及當今音律家，無六十律行用於音樂之例。"《禮》說"十二律管循環遞相爲宫"，并未言及六十律。《封禪書》說："大帝命素女彈奏五十弦瑟，覺得太悲傷，分其一半成二十五弦。"縱使六十律可以作成音樂，也將不爲所用，因其不合"大樂必定簡明，大禮必定簡約"的原則。

又議曰：

又上奏議說：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爲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宫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爲宫，各自爲調。

《周官》說："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說："均，調節。樂師職掌調節音律。"《三禮義宗》道："《周官》所記奏黄鐘，即用黄鐘爲調，歌大吕，即用大吕爲調。奏是指堂下四周所懸樂器，歌是指堂上所歌唱。在一次祭儀之間，二調都用。"由此可知古籍中說宫說調，其意思是相同的。說明六律六吕遞相爲宫，各自成調。

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宫，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晋内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

當今現行的雅樂，用黄鐘爲宫，就以林鐘爲調，與古制相違背。晋内書監荀勗依照舊典所記，以五聲十二律循環遞相爲宫的辦法，製成十二根樂笛。其黄鐘之笛，正音對應黄鐘之律，其下徵對應林鐘，以姑洗之律爲清角之聲。其大吕之笛，正音對應大吕之律，其下徵對應夷則。此外各校正音律的樂笛，都如此例。然而現時所用林鐘之音，是荀勗的下徵之調。不采用其正音，先用其次

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

音，於理不通，所以必須更改。

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

皇上很贊賞其論議，詔命牛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修定新的樂理，其事記在《音律志》。此後建議設立明堂，詔命牛弘條陳前代舊例，議論其得失，其事記在《禮志》。皇上非常敬重他。

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

當時楊素恃才傲視朝廷官貴，輕薄侮慢朝臣，惟獨見了牛弘未嘗不斂容端嚴。楊素將進攻突厥，到太常府與牛弘道別。牛弘送楊素到中門而止步，楊素對牛弘説："大將出征，特意前來話別，怎麽相送如此近呢？"牛弘於是作揖退回。楊素笑道："奇章公可以説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不介意。

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并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不久受封爲大將軍，拜任吏部尚書。其時高祖又命牛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人共同召集其他儒師，討論新禮制喪服的降等减削輕重問題，牛弘所提建議，衆人都推重服從。仁壽二年，獻皇后駕崩，自三公以下無人能定其禮儀規矩。楊素對牛弘説："公之古學，爲當今賢人所敬重，今天的事，由公作出决定。"牛弘全不推讓，片刻之間，儀注完備，且都有舊例可查。楊素感嘆説："儒人士子的禮樂典章全在於此了，真不是我所比得上的！"牛弘認爲三年喪服，祥祭、禫祭之後均有减輕之例，而一年喪服祇十一個月即行小祥祭去首絰服練冠，没有依據。以此奏聞高祖，高祖采納其建議。下詔去除周年練祭之禮，由牛弘開始。牛弘在吏部時，其選拔人才先德行後文才，力求審慎。雖然致於遲緩停滯，但凡他所選拔録用者，大多能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見解眼界機敏穎悟，清廉謹慎絶倫。然而清爽俊逸有餘，形迹近於輕薄，當時居相位者多因此懷疑他。祇有牛弘深知其本質，傾心信任。隋朝的人才選拔，於此時最可稱道。當時輿論更加佩服牛弘見識深遠。

煬帝之在東宫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晋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并佐余。學行敦時

煬帝在爲太子時，曾多次有詩作書信致贈牛弘，牛弘也有回覆。及至繼位之後，曾經賜詩給牛弘道："晋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并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虚，納

俗，道素乃冲虚，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讚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畤牲牢，并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謚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并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采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

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他同時被賜詩的人，在文詞贊揚方面，没有牛弘這樣美的。大業二年，升官位爲上大將軍。大業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從皇上拜祭恒岳，祭壇上所陳列的禮物、供祭的牲體等，都是由牛弘議定。返回下太行山，煬帝曾帶他進入内帳，當着皇后賜他同席飲食。其禮待親近推重如此之隆厚。牛弘對其子輩們説：“我受到不一般的禮待，蒙受深重君恩。你等子孫，應以忠誠恭謹自處，以報答君王的隆厚恩遇。”大業六年，隨皇上巡幸江都。當年十一月，在江都郡去世，享年六十六歲。皇上爲之傷感痛惜，贈葬之物非常豐厚。運回安定埋葬，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贈謚號爲憲。

牛弘榮耀恩寵極於當時，然而車馬衣飾儉薄，事奉長上克盡禮節，對待下民充滿仁心，言語木訥而行事勤敏。皇上曾經命他宣告敕命，牛弘走到階下，不能開口，退回拜伏謝罪，説：“全都忘了。”皇上説：“傳達言語是小小口才，本不是宰執大臣之事。”更加稱贊其質樸忠直。大業之朝，信任禮遇更加隆厚。心性寬厚，篤志於學問研究，儘管官事繁雜，却總是書不離手。隋朝元老大臣，始終受到信任重用，未遭任何罪責禍殃的，惟有牛弘一人而已。有弟弟名牛弼，好酒鬧事，曾經因醉酒射死牛弘駕車的牛。牛弘回家後，其妻子迎上來對他説：“叔叔把牛射死了。”牛弘聽後，全無詫異追問，衹回答説：“做成乾肉。”坐下來後，其妻子又説：“叔叔突然將牛射死，真是怪事！”牛弘説：“已經知道了。”神情自然，讀書不停。其心性寬和即是這樣。有文集十三卷流行於當世。

長子牛方大，也有學問，任官至内史舍人。次子牛方裕，心地險惡，無人性。隨駕巡幸江都時，與裴虔通等人同謀弑君作亂，其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典籍，學業優異而出仕，有恬淡素雅的風操，胸懷曠遠的器度，擇取前代各朝所減省增添者，作成一代典章制度，漢代的

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叔孫通，也不能超過他。在官府盤桓三十多年，泰然安處，始終不見喜怒之色。雖然開創事業不是他所擅長，然而澄之不能更清，攪之不能更濁，堪稱爲大雅君子。兒子實不成器，德薄不修，背義犯上，以致敗壞家風，可惜呀！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岩谷，徑路懸絶，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乃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晋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争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并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勛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内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册。"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

宇文慶字神慶，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宇文金殿，魏時爲征南大將軍，出仕歷任五州刺史，封爲安吉侯。父親宇文顯和，爲夏州刺史。宇文慶爲人深沉，有器量，年少時即以聰明敏慧聞名。北周初年，就學於東觀學府，廣泛涉獵經史典籍。不久對人説："文字之學衹足以記姓名罷了，怎麽能長期操持筆硯，從事迂腐儒生的學業呢！"當時正值文州的百姓夷人相聚作亂，宇文慶應召隨軍出征。反賊據守險岩山谷，路徑盡是懸崖絶壁，宇文慶纏裹馬足進擊，突襲打敗敵人，以軍功授任都督。衛王宇文直鎮守山南之地時，任用他爲隨從。宇文慶善於射箭，有膽氣，喜歡格鬥猛獸，宇文直很看重其勇壯。漸漸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誅討宇文護時，宇文慶參與其謀，升任驃騎大將軍，加授開府。後隨武帝攻打河陰，宇文慶搶先攀登城上女墻，與賊人短兵相接而戰，很長時間後，身中礌石纔墜落城下，昏死後蘇醒過來。武帝慰勞他説："卿的多餘勇氣，還可以賣給他人。"又隨武帝攻下晋州。其後齊軍大兵壓境，宇文慶與宇文憲輕騎偵察，突然與敵人遭遇，被敵人困逼。宇文憲獨自脱身逃跑，宇文慶退守汾橋。群敵争先逼進，宇文慶用弓箭射敵，每射必有人馬倒下，敵人纔稍有退却。打敗高緯，攻拔高壁，攻克并州，攻下信都，擒獲高湝，宇文慶都居功之首。周武帝有詔命説："宇文慶功勛素著，英名廣遠，奉行王命的功績，銘記在朕心中。戰車由西進發，一直總管行陣，東方得以蕩平，實有大功。理當加賜高官厚禮，顯榮册命。"於是升官

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

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録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胸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眷，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悦，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

位爲大將軍，封爵位爲汝南郡公，食邑一千六百户。隨後任行軍總管攻打延安的反叛胡人，平定叛亂，拜任延州總管。不久改任寧州總管。高祖楊堅任丞相後，又任行軍總管征伐江南。軍隊進到白帝，徵召回朝廷，以功勞升官位爲上大將軍。高祖與宇文慶舊有交情，極爲親信厚待，命他總督丞相府軍事，寄以心腹重托。隨後加授柱國。開皇初年，拜任左武衛將軍，升官位爲上柱國。幾年後，出外任涼州總管。一年多後，徵召回朝，没有任命實職。

當初，皇上未稱帝時，曾在閑暇中與宇文慶言及天下大事，皇上對他説："天元皇帝確無廣厚帝德，看其相貌，壽命也不會長，加上法令繁瑣苛酷，又恣意沉溺聲色，以我看來，恐怕將享位不長。况且皇室諸侯勢力微弱，又都命其離朝居於封地，全無加固根基的良策，既已自行剪除羽翼，又怎能至於長遠呢！尉迥貴爲國戚，早就樹立起聲望，國家一有事端，必會成爲禍亂之源。然而智術平庸器量浮薄，子弟輕佻淺陋，貪婪而少仁惠，終將招致身亡族滅。司馬消難反覆無常之輩，也不是安分守己之人，即將生出變亂，衹是輕薄無謀，不能爲害國體，終不過自行竄逃江南而已。庸、蜀地勢險隘，易成障礙，王謙愚蠢，素無謀略，衹恐被别人慫恿，不足爲慮。"不久，皇上之言一一應驗。及至此時，宇文慶恐怕皇上忘了前言，不再録用，爲要表明過去曾受恩寵眷顧，將皇上言語全部記下寫成表章進奏道："下臣聽説智慧同於造化，天地不能隱蔽其靈光；明察同於日月，萬物無所遁藏其形狀。先見天機而不背離，實爲聖人之仁道；尚未萌發而察知先兆，誠爲通達事理的神機。陛下特異天賦智慧，生而機敏，胸懷五岳而有餘裕，腹吞宇宙而不梗塞，遠見蘊藏於胸中，奇謀運籌於掌上。下臣以微賤之才，早蒙天恩垂顧，不因平庸鄙下，親蒙推心置腹。所聞舊日籌謀，應驗絲毫不爽，尋思聖人心慮，靈妙如同卦卜，可知帝王興運確有徵候，誠然是君無戲言。下臣親身聞見，實感榮幸欣喜。"皇上覽表大爲高興，下詔書説："朕與公，自來親密，抱負心意，無不傾

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録。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

談。言語日久年深，公尚能記憶，今讀奏章，朕纔追想昔日所談。不意所言，竟成事實。古人先知禍福之事，可知不假；朕所言應驗，自當屬於偶然。公竟一直不忘，尤足以證明忠誠。深感至誠之意，贊嘆不已。”此後皇上常常對他加以優厚禮遇。在家中去世。

子静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户。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

兒子宇文静禮，初任太子千牛備身，隨後娶高祖之女廣平公主爲妻，授爲儀同，封爵爲安德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後任熊州刺史。先於宇文慶去世。

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兒子宇文協，歷任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作亂時遇害。

宇文皛

協弟皛，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宫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皛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皛與宫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皛今已壯，不可在宫掖。”帝曰：“皛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弑逆之際，皛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宫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皛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宇文協之弟宇文皛，字婆羅門，大業年間，年幼養在宫中。後任千牛左右，煬帝與他很親昵。每有出游宴會，宇文皛都隨侍跟從。以至於出入皇帝寢卧之内，窺伺六宫，往來行走不受門禁限制，其受恩顧寵幸如此之隆。當時人稱之爲宇文三郎。宇文皛與宫人淫亂，以致君王的妃嬪及公主，都有不雅的傳聞。蕭皇后將此告知煬帝，宇文皛聞知後非常害怕，好幾天不敢露面。其兄長宇文協於是上奏道：“宇文皛現已長大成人，不宜呆在禁宫。”煬帝説：“他現在何處？”宇文協道：“在朝堂中。”煬帝没有怪罪他，召他入内宫，待他如往日。宇文化及作亂弑君叛逆的時候，宇文皛當時正在玄覽門，覺察有變亂，將入宫奏聞，被守門官阻擋，不能及時入宫。其時已經天晚，宫門已閉，衹得退回原處。隨即暴亂發動，宇文皛與其他五十人赴難，被亂兵殺死。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凉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

李禮成字孝諧，是隴西狄道人。爲東晋時西凉王李暠的六代孫。祖父李延實，魏時任司徒。父親李彧，爲侍中。禮成七歲時，與姑表兄弟蘭陵太守滎陽人鄭顥隨北魏孝武帝進入關中。鄭顥的母親常對親人們説：“這孩子平生從不回頭張望，必將成爲顯要人物。”成人後，爲人深沉，行止有節，不胡亂結交。西魏大統年間，出仕初任著作郎，升任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北周接受禪代後，拜任平東將軍、散騎常

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

侍。當時貴宦公子都競相習練騎馬射箭，衣着也都做成軍裝。禮成雖也嫻習弓馬，却身着雅逸儒服，不改變素來形象。後來因軍功，授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修陽縣侯的爵位，拜任遷州刺史。當時朝廷對邊民有所徵調派遣，禮成思忖認爲蠻夷之民不可擾動，一擾動必生反亂，呈遞表章堅决諫止。周武帝聽從其議。攻打北齊之戰，禮成隨武帝圍攻晉陽，率兵攻打南門，北齊將領席毗羅率領數千精兵與武帝相抗，禮成拼死力戰，打退了敵人。加官位爲開府，升爵位爲冠軍縣公，拜任北徐州刺史。不久，徵召回朝廷任民部中大夫。

禮成妻竇氏早没，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禮成之妻竇氏早年去世，見高祖楊堅有異乎尋常的風儀，於是娶高祖的妹妹爲繼室，夫妻情義很深。高祖任丞相後，升官位爲上大將軍，升任司武上大夫，寄以心腹重事。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陝州刺史，升封爵位爲絳郡公，賞賜十分優厚。隨後徵召回朝任左衛將軍，升任右武衛大將軍。一年多後，調外拜任襄州總管，盛傳有惠民政舉。數年後，又任左衛大將軍。其時突厥人屢屢侵擾爲患，邊境要害州郡，大多委任重臣，因此拜任寧州刺史。一年多後，因病召回京城，在家中去世。其兒子李世師，任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修義，父子均，并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吕之變，朱虚、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

元孝矩，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修義，父親元子均，魏時都曾任尚書僕射。孝矩在西魏時承襲了始平縣公的爵位，拜任南豐州刺史。見當時周太祖宇文泰把握朝政，將危及元氏朝廷，孝矩常常慷慨激昂，有振興朝廷的大志，暗地對兄弟們説："過去漢朝有諸吕作亂，朱虚侯、東牟侯，最終安定劉氏天下。現在宇文氏之心，路人皆知，國家顛覆而不扶持，要宗族子弟何用？何不圖謀除去他？"因被兄長元則勸阻，孝矩纔放棄。其後周太祖爲兄長之子晉公宇文護娶孝矩的妹妹爲妻，情誼非常密切。閔帝接受禪位稱帝，宇文護爲相總領百官，孝矩受寵日益隆厚。宇文護被誅後，孝矩受株連被遷徙蜀地。幾年後，召回京城，拜任益州總管司馬，後改任司憲

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揚、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卧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

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元褒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脱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

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户。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

大夫。

高祖楊堅很看重他的門第，娶他女兒作房陵王妃。高祖任丞相後，拜任少冢宰，升官位爲柱國，賜予洵陽郡公的爵位。當時房陵王節鎮洛陽，皇上受禪稱帝後，被立爲皇太子，於是命孝矩代理節鎮。不久其女被立爲皇太子妃，親信禮遇更加隆厚。隨後拜任壽州總管，皇上賜給孝矩璽書説："揚州、越國之地擾攘不寧，侵犯邊境，爭小利而興戰事，愚昧不知大道。因公胸懷遠大方略，故現以鎮守邊疆，當以禮義感化愚頑，以稱朕心。"當時陳國將領任蠻奴等多次侵擾江北之地，朝廷又以孝矩兼領行軍總管，屯兵於長江之上。數年之後，自認爲年事已高，筋力漸趨衰弱，不能承受軍旅生活，呈上表章請求辭官，朝廷改任爲涇州刺史。高祖賜下詔書説："智守謙恭退讓，請求回復清閑。朕恭應上天大命，實有賴重臣功勛，正欲任賢舉能，托付州郡重事，怎容許就請隱退，獨做逍遥君子呢！如因邊境事務煩亂，便當移節鎮守涇郡，頤養天年卧榻而治。"在州府一年多，去世於任上，享年五十九歲。贈謚號爲簡。兒子元無竭繼嗣。

孝矩兄長之子元文都，見《誠節傳》。孝矩二弟元雅，字孝方，有文武才幹。開皇年間，歷任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爵爲順陽郡公。幼弟元褒，最著名。

元褒字孝整，弓馬嫻熟，年少時即有成人的胸襟。十歲時喪父，被兄長們撫養。生性敬愛兄長友愛兄弟，事奉兄長恭謹。兄長們商議要分家，元褒哭泣勸諫未能阻止，家中素來富裕，多有金銀財寶，元褒全不接受，抽身而出，被州里稱贊。長大後，寬仁大度，涉獵書籍史册。出仕於北周，任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

及至高祖楊堅任丞相時，跟隨韋孝寬攻打尉迥，以軍功被越級任命爲柱國，升封爵位爲河間郡公，食邑二千户。開皇二年，拜任安州總管。一年多後，遷任原州總管。州中有商人被盜賊洗劫，其人懷疑是同住的人，抓住他，元褒觀

冤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盗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盗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盗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盗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嘆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

察此人面露冤情，且又言語端正，於是放了他。商人到京城告元褒受賄縱放盗賊，皇上派使者徹底查究。使者依據條例責問元褒説："爲什麼貪財利而縱放盗賊呢？"元褒隨即引咎自責，全無分辯的話。使者與元褒一起到了京城，因此坐罪免官。那個盗賊不久在他處案發，皇上對元褒説："公是朝廷老臣，名望地位隆盛，受賄放盗又不是好事，怎麽竟至自認妄加的不實之辭？"回答説："下臣接受一州委任，不能息止盗賊，這是臣的一罪。州中百姓被人誣謗，不交給執法衙門，隨便放走，這是臣的二罪。憑由一點愚誠，不復拘泥形迹，不藉助文書管理，致使被外人懷疑，這是臣的三罪。臣有這三罪，怎能逃避責罰呢？况且臣若不説受賄，使者又將徹底查究其事，如此則良善之人又將横遭冤獄，加重臣的罪過，因此自誣。"皇上感嘆驚異，稱其有長者之風。開皇十四年，任行軍總管屯兵防守邊疆。遼東之戰，又任行軍總管跟隨漢王攻到柳城而後返回。仁壽初年，嘉州夷人、僚人侵犯，元褒率步兵騎兵二萬人攻打平定。

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煬帝即位後，拜任齊州刺史，隨即改任齊郡太守，官吏百姓都因之安定。及至再次興發遼東之戰，郡中官吏隨軍管事的人接連不斷，有西曹掾吏本應隨行，詐稱有病，元褒責問他，掾吏理屈辭窮，元褒處以刑杖責罰，掾吏於是大叫道："我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去告發。"元褒大怒，於是打了他一百多杖，幾天後死去。由此坐罪免官。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疏内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

郭榮字長榮，自稱是太原人。父親郭徽，西魏大統末年，任同州司馬。當時武元皇帝楊忠任刺史，因此與高祖楊堅早有交情。郭徽後來任官至洵州刺史，封爵位爲安城縣公。高祖受禪位稱帝後，拜任太僕卿，數年之後，在任上去世。郭榮儀容魁偉，外表疏放而内心縝密，與他交往的人大都喜歡他。北周大冢宰宇文護任用他爲親信。宇文護看郭榮謹嚴忠厚，提升他爲中外府水曹參軍。當時北齊人屢相侵犯，宇文護派郭榮到汾州觀察敵人形勢。其時汾州與姚襄鎮相距

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絶遠，郭榮認爲兩城各自孤立，不能相互救應，希望在州鎮之間再築一座城池，以控制戰地形勢，宇文護采納了。不久北齊將領段孝先攻下了姚襄、汾州兩城，衹有郭榮所築之城能自爲守備。宇文護架起浮橋，派兵渡過黄河，與孝先作戰。孝先在上游縱放大木筏衝擊浮橋，宇文護命郭榮督率熟習水性的人牽引奪取敵人木筏。以軍功授任大都督。宇文護又因稽胡人多次侵擾，派郭榮招納安撫。郭榮在上郡、延安築起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座城池，以控制軍事要道，稽胡自此後不能侵擾。周武帝親自掌理朝政後，拜任宣納中士。後來隨武帝平滅北齊，以軍功，被賜予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爵位爲平陽縣男，升任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内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

郭榮自小與高祖楊堅親近狎昵，關係非常融洽。曾經與高祖夜晚坐在月光下，高祖輕鬆地對郭榮説："我上觀天象，下察人事，北周的運數已盡，我將代替他。"郭榮傾心結納。周宣帝駕崩，高祖任丞相總領百官，召來郭榮，拍着他的肩背笑道："我的話應驗没有?"隨即拜任郭榮爲相府樂曹參軍。不久又以原職兼領蕃部大夫。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任用爲内史舍人，因稱帝前的舊交情，升爵位爲蒲城郡公，加官爲上儀同。多次升遷任通州刺史。仁壽初年，西南夷人、僚人多處叛亂，詔命郭榮兼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征討。一年多後全部平定，被賜與奴婢三百多人。

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

煬帝即位後，召入朝廷任武候驃騎將軍，以端嚴方正著稱。幾年後，黔安夷人首領田羅駒憑藉清江險阻作亂，夷陵各郡百姓夷人多有響應的人，詔命郭榮進攻平定了叛亂。升任左候衛將軍。後隨煬帝西征吐谷渾，拜任銀青光禄大夫。征遼東之戰後，以軍功升官位爲左光禄大夫。第二年，煬帝再征遼東，郭榮認爲國力困頓，萬乘之尊不應多次勞動，於是向皇帝進言説："戎狄之人不守禮法，是臣下的責任。下臣聽説千鈞的弓弩不爲鼷鼠而扣發機栝，哪能親勞大駕去面對小敵?"煬帝没有采納。再次隨軍進攻遼東城，郭榮親冒箭矢炮石，日夜不卸鎧甲有一百多天。

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悦，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僚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静，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皇帝常派人觀察將領們行事，知道郭榮這樣，非常滿意，常常慰勞勉勵他。仁壽九年，皇帝到了東都，對郭榮説："公年事漸高，不宜久在戰陣，將交給你一郡，任憑選擇。"郭榮不願離别皇上，叩首陳言辭讓，言語情意悲哀痛苦，皇上感動，於是拜任右候衛大將軍。幾天後，皇上對百官説："誠心純正像郭榮的，確然無人可比。"其受信任如此之深。楊玄感作亂時，煬帝命他驅車前往守備太原。次年，又隨帝駕到柳城，得病，皇帝派人探問情形，宫中派出的使者不斷。去世於懷遠鎮，享年六十八歲。皇上爲之罷朝，贈封爲兵部尚書，贈謚號爲恭，贈布帛一千段。有兒子名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没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

龐晃字元顯，是榆林人。父親龐虬，爲北周驃騎大將軍。龐晃年少時以清白人家子弟，被刺史杜達徵召充任州都督。北周太祖宇文泰占領關中後，任用他爲大都督，率領親信軍兵，素常安置在身邊。龐晃於是遷居到關中。後來升任驃騎將軍，承襲了比陽侯的爵位。衛王宇文直外調節鎮襄州時，龐晃以原職隨從。隨後與長湖公元定一起進攻江南，因孤軍深入，失陷於戰陣。數年之後，衛王宇文直派龐晃之弟車騎將軍元儁帶絹八百匹到陳國贖取，纔得以歸返朝廷。授任爲上儀同，賜予彩帛二百段，仍然隨侍衛王。

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悦。晃

其時高祖楊堅外調任隨州刺史，路過襄陽，衛王命龐晃前往問候，龐晃知道高祖不是平凡人物，傾心結納。高祖離職返回京城，龐晃在襄陽迎接會見他，高祖很高興，龐晃接着對高祖説："公相貌很不一般，名字應於圖讖符命，榮登大位之日，請勿相忘。"高祖笑道："怎麽亂説呢！"不一會兒，有一隻雄雉在庭中鳴叫，高祖叫龐晃射它，説："射中有賞，不過須到富貴之日，拿來作證驗。"龐晃一射即中，高祖拍掌大笑道："這是天意，公能感動它所以射中。"於是賜他二婢，交情非常密切。周武帝時，龐晃任常山太守，高祖任定州總管，常相往來。不久高祖改任亳州總管，將往到任，心中很不愉快。龐晃於是對高祖説："燕、代之地是多精兵的地方，現在如果起

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宇内，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户。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别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

兵，取天下全不費神。"高祖握住龐晃的手説："時機還未到啊。"龐晃也改任爲車騎將軍。高祖任揚州總管時，奏請龐晃同行。隨後高祖任丞相，升龐晃官位爲開府，命他督率隨從，很受親近厚待。高祖登基後，對龐晃説："射雉之時所命，今日應驗不？"龐晃再拜説："陛下應天命順民心，君臨天下，還記得昔日所言，不勝欣喜。"皇上笑道："公所説的那些話，怎麽會忘呢！"隨即加任爲上開府，拜任右衛將軍，升爵位爲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河間王楊弘攻打突厥時，龐晃任行軍總管隨行到馬邑。從另一路綫出軍賀蘭山，進攻打敗敵人，斬首一千多級。

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還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龐晃性格强悍，當時廣平王楊雄當權掌政，權傾朝野，而龐晃每每侮慢他。曾經躺卧在軍營中，見到楊雄也不起來，楊雄很記恨他。又與高熲不睦，二人多次在皇上面前詆毁龐晃。因此任宿衛十多年，官位不能升進。後調外任懷州刺史，幾年後，升任原州總管。仁壽年間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高祖爲之罷朝，贈予布帛三百段、米三百石，贈謚號爲敬。兒子長壽，很著名，任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悊爲内應。悊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凶黨之所蠱惑，覆宗絶

李安字玄德，是隴西狄道人。父親李蔚，出仕北周任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李安容儀俊美，擅長騎馬射箭。北周天和年間，出仕初任右侍上士，承襲了襄武公的爵位。不久授任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楊堅任丞相後，任用他爲隨從，升任職方中大夫。又授任李安之弟李悊爲儀同。李安的叔父梁州刺史李璋，當時在京城，與北周趙王圖謀殺害高祖，誘使李悊作内應。李悊對李安説："隱瞞其事則不忠，告發則不義，失於忠與義，憑什麽立身處世呢？"李安説："丞相如父，難道可以背叛嗎？"於是暗地告訴了高祖。趙王等人伏法被誅，將要加官行賞，李安叩首説道："我們兄弟并無汗馬功勞，深受獎賞提拔，全家盡忠死節，都難以報答。不想叔父行止不端，被亂黨蠱惑，滅門絶後之事，

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悊上儀同、黄臺縣男。

他竟甘心如薺。承蒙保全頭顱，已經實感萬幸，又怎可以叔父性命來求得封官加賞呢？"於是拜伏於地流淚不止，悲不自勝。高祖因而面露敬意説："我爲你們破例留下李璋之子。"於是授命官衙治罪衹及李璋本身，不究家族，高祖也爲李安隱瞞其事而不説出。不久授任李安爲開府，升封爵位爲趙郡公，李悊爲上儀同、黄臺縣男。

高祖即位，授安内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黄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内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悊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十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别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悊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悊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宫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

高祖即帝位後，授任李安爲内史侍郎，後改任尚書左丞、黄門侍郎。平滅陳國的戰役，任用他爲楊素的司馬，又兼領行軍總管之職，率領蜀兵順江流東下。當時陳人屯駐白沙，李安對將領們説："水戰不是北方人所長。現在陳人憑恃天險停泊戰船，必會輕視我們而無所防備。乘夜襲擊，敵人可以擊潰。"將領們認爲很對。李安率領衆將自任先鋒，大敗陳朝軍隊。高祖深相嘉許，下詔書慰勞説："敵人心意，自以爲長於水戰，處於險阻之地，更認爲官軍忌怕。開府親率部衆，乘夜發動水軍，擊潰敵賊，生擒敵虜，大增官軍士氣，驚破敵人之膽，不負朕所托，聞訊欣喜。"升官位爲上大將軍，授任郢州刺史。數天之後，改任鄧州刺史。李安請求任朝内職務，高祖不願違背其心意，授任他爲左領左右將軍。不久升任右領軍大將軍，又授任李悊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二人都掌管禁衛，恩遇信任深重。開皇十八年，突厥人侵犯邊塞，朝廷任李安爲行軍總管，隨楊素出軍攻打。李安從長川分兵出擊，遇上敵人正渡黄河，交戰打敗了敵人。仁壽元年，李安被調外任寧州刺史，李悊任衛州刺史。李安之子李瓊、李悊之子李瑋，從襁褓中起一直養在宫中，到這時已八九歲，纔叫他們各回家中。兄弟二人就是如此受親近眷顧。

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奸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

高祖曾經談及做丞相時的事，因爲有感於李安兄弟大義滅親忠心報國，於是下詔書説："前代賢王垂立教化，以忠義割斷私恩，割捨父母相愛之情，克盡事奉君王之道，因而能弘揚激勵臣民大節，體現大義至公。昔日北周氣數已盡，上天大命將及於朕，朕初登帝位，王業初始，處於末世風俗薄惡之時，奸詐陰謀實多。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父李璋暗自結交

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黄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疇庸册賞，宜不逾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并立，况復叔侄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録舊勛，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悊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悊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悊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北周藩王，煽惑侄輩，包藏陰謀，危機即將暴發。李安與弟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黄臺縣男李悊，深明順逆大義，對朕展露赤誠之心，凶謀既已明瞭，罪人於是被捕。朕常懷想其忠心盡節，嘉許嘆賞不已，重用封賞，理應及時。但因其事牽涉其親人，心中還有猶疑，想要使李安等在禮教倫常方面，不至無地自容，朕常常爲此思索，於是以致遷延年月。現今再詳細查究聖賢舊典，求證於前代往事，父子之間至情天性，忠孝不能兩全，更何况叔侄之間恩義已輕，親情孝道本有差别衰减，不顧私親忠心爲國，深合正理，應該記載舊時功績，重新體現賞賜之命。”於是授李安、李悊都任柱國，每人賜予縑帛五千匹，馬一百匹，羊一千隻。又任李悊爲備身將軍，升封爵位爲順陽郡公。李安對同族親人們説：“雖然家門宗族得以保全，而叔父身遭大禍，今日奉受詔命，哀痛慚愧交集於心。”接着哀嘆泣下悲傷感懷，情不自勝。早先曾患水病，此時病情加劇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贈謚號爲懷。兒子李瓊繼嗣。幼子李孝恭，最有聲名。李悊後因事坐罪免官，發配防守嶺南，在途中病逝。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潜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托。沾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宫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愆。

史臣曰：宇文慶等人，是高祖稱帝前的舊識，早先即屬姻親，有的自來生平言語無不傾談，有的早就托付心腹重事。承受雨露恩澤，獲得皇上眷顧，平步青云，隨時勢而升騰。高官厚禄，嘉惠於兄弟後輩，堪稱優厚。宇文晶自幼養在宫中，不知禮教大義，煬帝寵愛他又超乎禮法，他能不到此地步嗎？李安、李悊對於高祖，當時并無君臣名分，就坑害其骨肉之親，使之殺身滅門，大義滅親之理，據我所知與此不同。雖然心有悲傷，却不能减輕其過失。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洛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黄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宫親信。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

長孫覽字休因，是河南洛陽人。祖父長孫稚，魏時任太師、假黄鉞、上黨文宣王。父親長孫紹遠，任北周小宗伯、上黨郡公。長孫覽生性寬弘儒雅，有器量，廣泛閲讀經書傳記，尤其通曉樂律。西魏大統年間，做官之初任東宫親信。北周明帝時，任大都督。周武帝在封國時，就與長孫覽親近友善，到即位後，對他更加禮待，越級拜任車騎大將軍，每有公卿大臣呈遞奏章，都叫他檢視閲讀。長孫覽有口才，聲音氣勢雄壯，凡由他宣讀傳誦詔命，百官注目聳聽，武帝常常嘉許贊嘆。長孫覽本來名善，武帝對他説："朕以朝廷萬機托你先覽。"於是賜名爲覽。到誅殺宇文護後，因功升任薛國公。其後任小司空。隨武帝平定北齊，升任柱國，封第二子長孫寬爲管國公。周宣帝時，升任上柱國、大司徒，隨後歷任同、涇二州刺史。高祖楊堅任丞相後，改任宜州刺史。

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吴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

開皇二年，朝廷將平定江南，徵召任東南道行軍元帥，統領八州總管從壽陽出兵，水軍、陸軍齊進。軍隊迫臨長江，陳國人大爲震恐。遇上陳宣帝去世，長孫覽想要乘機平滅陳國，監軍高熲認爲攻打有大喪之國不合於禮，於是回軍。皇上曾叫長孫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吴州總管賀若弼等人一起侍宴，皇上對他説："朕昔日在北周，盡顯赤誠忠節，然而深受猜忌，常常感到寒心。像這樣作臣下，究竟有何意趣？朕與公，大義則屬君臣，恩愛猶如父子。朕將會與公共享榮華到底，祇要不是圖謀篡逆之罪，一概不予追

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并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長孫熾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并游，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盩厔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崤郡守。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户。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溯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

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宫，即日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宫右庶子，出入兩宫，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内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

究。朕也知道公一片赤誠，特意以太子相托，應該多去參見他，纔能够漸漸親近友愛。朕素來把柱國重臣的厚望，寄托於公，要好好領會朕的心意。”其親愛厚待如此之隆。皇上又爲蜀王楊秀選納其女爲王妃。後來因爲母親守喪離職。一年多後，朝廷起用他并官復原職。不久改任涇州刺史，所任州職都有政績。在任上去世。兒子長孫洪繼嗣。歷任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長孫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長孫稚的曾孫。祖父長孫裕，魏時任太常卿、冀州刺史。父親長孫兕，任北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長孫熾機敏聰慧，姿容儀表俊美，博覽群書，又擅長武藝。建德初年，周武帝崇尚道法，特别愛好玄談，訪求通貫經史、善於談玄論道的人，擔任通道館學士。長孫熾應聘徵選，與才俊之士共事，閲讀通曉更爲廣博。建德二年，授任雍州倉城縣令，隨後改任盩厔縣令。連續任職二縣，政績考核連居第一，升任崤郡太守。朝廷召入任御正上士。高祖楊堅任丞相後，提拔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封爲大都督，封爵位爲陽平縣子，食邑二百户。升任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造反，長孫熾隨信州總管王長述沿長江溯江征討。長孫熾擔任前軍，攻破王謙一個軍鎮，平定楚、合等五州，擒獲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軍功拜任儀同三司。

及至高祖接受禪位稱帝，長孫熾率領部屬最先入内清理宫室，當日授任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隨後以原官兼任東宫右庶子職事，出入於皇宫、太子東宫，很受信任厚待。加上辦事周密細緻，高祖常贊揚他。授任左領軍長史，賜秉持節鉞，出巡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視省察官風民俗。回朝後授任太子僕，加封爲諫議大夫，兼代長安縣令。與大興縣令梁毗都被視爲稱職。不過梁毗以嚴厲剛正聞名，長孫熾以寬厚平和著稱，各自政教不同，轄區内風化有異。不久領右常平監之職，升任雍州贊治，改封爵位爲饒良縣子。升任鴻臚少卿。幾年後，改任太常少

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户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幸江都宫，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静。子安世，通事謁者。

卿，升官位爲開府儀同三司。又秉持節鉞任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在途中授任吏部侍郎。大業元年，升任大理卿，又任西南道巡省大使，巡視省察官風民俗。提拔拜任户部尚書。後吐谷渾侵擾張掖，朝廷派長孫熾率精鋭騎兵五千人擊退敵人，追擊到青海後回軍，以軍功授封爲銀青光禄大夫。大業六年，皇帝巡幸江都宫，留長孫熾在東都守護，繼續兼任左候衛將軍職事。當年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贈謚號爲静。兒子長孫安世，任官爲通事謁者。

長孫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游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携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

長孫晟字季晟，心性通達機敏，廣泛閲讀經書册記，擅長飛彈巧於射箭，矯健敏捷過人。當時周崇尚武道，貴族王公子弟都以此相矜誇，每次一同騎馬射箭，當時之人技藝都在他之下。十八歲時，任司衛上士，開始并不著名，人們大多不瞭解他。惟獨高祖楊堅一見之後，大爲嘆賞訝異，就牽着他的手對别人説："長孫郎武藝超群，剛纔與他交談，又多有奇策謀略，將來的名將，不就是此君嗎?"

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争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

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求與北周聯姻，北周以趙王宇文招之女配他爲妻。然而北周和攝圖暗中各自矜誇争勝，精選驍勇猛將充任使者，朝廷於是派長孫晟爲汝南公宇文神慶的副手，送千金公主到攝圖公府。先後使者有數十人，攝圖大多不禮待，惟獨見到長孫晟却很喜歡他，常與他出游射獵，挽留他整一年。曾經有兩隻大雕，飛起争奪一塊肉，攝圖於是給他兩支箭，説："請射下它們。"長孫晟就拉滿弓馳馬上前，正遇兩雕相互争奪，於是一箭貫穿雙雕。攝圖很高興，命令子弟及首領們都親近友善他，希圖親密接近他，學得飛彈射箭的技藝。其弟弟處羅侯名叫突利設，特别得人心，却被攝圖猜忌，秘密托付心腹之人，暗中與長孫晟結好。長孫晟與他游觀出獵，乘機觀察山川形勢，各部落人馬强弱，都全部掌握了。當時高祖任丞相，長孫晟將情形報告了高祖。高祖非常高興，升他爲奉車都尉。

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到開皇元年，攝圖説："我是周的親戚，現

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説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悦，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嚮導，得至處羅侯所，

在隋公自立爲帝而不能制服他，又有何面目去見可賀敦呢?”於是與高寶寧攻陷了臨渝鎮，邀約各方部落圖謀一起南侵。高祖纔登帝位，因此大爲懼怕，修築長城，派兵屯戍北方邊境，命陰壽鎮守幽州，虞慶則鎮守并州，屯駐軍兵數萬人作爲守備。長孫晟此前知道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統領精兵强將，都號稱可汗，分别居住四方，内心各懷猜忌，而表面顯得團結一致，難以武力征服，而易於被離間分裂，於是呈上奏章説：“下臣聽説凶喪禍亂到了極點，必定可導致太平，所以上天開啓其先機，而聖人成就其大事。皇帝陛下處於前代百王之末世，身應千年一遇的機運，華夏雖得安定，邊疆尚未平復。興兵討伐，不得其時，置之度外，却又侵擾不寧。所以應當周密籌劃，逐漸平定。策略有失則百姓不得安寧，謀劃得當則造福子孫萬代。國家吉凶攸關，敬請仔細思量。下臣在北周末年，曾充任出外使者，匈奴曲折詳情，實爲臣所盡知。玷厥與攝圖而言，兵力强大而位處其下，表面雖稱上下一心，内中嫌隙已經顯露，衹要煽動其不滿之情，必將導致其内戰。又處羅侯其人，是攝圖之弟，位勢卑弱而多奸詐，曲意取悦衆人，百姓喜歡他，因此受攝圖猜忌，其内心很難自安，表面顯得服帖，實際上心懷疑慮憂懼。又阿波爲人首鼠兩端，側身於二人之間，很畏懼攝圖，受他牽制，衹站在强者一邊，没有定心。現在應該遠交近攻，離間强者而連通弱者，派使臣結好玷厥，聯合阿波，如此則攝圖勢必回軍，防備自家右方。又利誘處羅侯，派他連通奚人、霫人，如此則攝圖又須分散人馬，防備左方。上下猜忌嫌疑，親人離心隔膜，十多年後，再乘機征討，必定可以一舉平滅其國。”皇上讀表章後大爲高興，又召入交談。長孫晟口中述説地理，隨手畫出山川，描繪其虛實情形，都瞭如指掌。皇上深爲嘆賞訝異，都采用其計謀。於是派太僕元暉經伊吾出使，前往見玷厥，賜予他狼頭大旗，假裝欽敬，禮節非常隆厚。玷厥的使者來朝，引其位居攝圖使者之上。行使反間計後，他們果然相互猜疑。朝廷授封長孫晟爲車騎將軍，經黄龍

深布心腹，誘令内附。

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

後數月，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凉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内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

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

道，携帶禮物賜予奚人、霫人、契丹等，派他們爲嚮導，得以到達處羅侯之處，廣爲安置心腹，誘使他歸附中原。

開皇二年，攝圖率鐵騎四十萬從蘭州入侵，到達周盤，打敗達奚長儒的軍隊，想要進一步南侵。玷厥不願意，領兵退去。此時長孫晟又說動染干欺騙攝圖說："鐵勒等部反叛，要偷襲他的王府。"攝圖於是害怕，回軍出塞而去。

數月之後，突厥又大舉入侵，朝廷派出八路元帥分道出兵迎拒。阿波率兵到凉州，與竇榮定開戰，連連敗北。其時長孫晟任偏將，派人對他說："攝圖每次前來，會戰都大勝。阿波剛剛進兵，便招致大敗，這是突厥的耻辱，難道内心不感慚愧嗎？況且攝圖與你阿波，兵力本來相當，現在攝圖連日獲勝，被衆人崇敬，阿波每戰不捷，給國家帶來耻辱。攝圖必將乘機歸罪於阿波，得逞其素來圖謀，消滅你北府。望自行忖度，能抵擋他嗎？"阿波的使者到來，長孫晟又對他說："現在達頭可汗與隋朝聯和，而攝圖不能制約他。可汗何不依附我大隋天子，連結達頭，相互聯合成强勢，這是萬全之策。怎可比敗兵獲罪，歸向攝圖，受他的刑戮侮辱呢？"阿波采納建議，留兵於塞上，派使者隨長孫晟回京朝君。其時攝圖與衛王的軍隊相遇，在白道會戰，敗逃到磧。聞知阿波懷有二心，於是圍攻北府，全部俘獲其部衆并殺死阿波之母。阿波回來没有歸處，就向西投奔玷厥，借得軍兵十多萬，向東追擊攝圖，又收復原有領地，收羅到逃散士卒數萬人，與攝圖相對攻殺。阿波連連獲勝，兵勢日益强大。攝圖於是派使者來中原朝貢，公主請求改换姓氏，作皇帝義女，皇上同意了。

開皇四年，朝廷派長孫晟作虞慶則的副使出使到攝圖處，賜其公主姓楊，改封爲大義公主。攝圖接受詔書，不肯跪拜，長孫晟進言說："突厥與隋朝都是大國天子，可汗不願跪拜，又怎敢違拗？不過可賀敦既然是皇帝義女，則可汗就是大隋女婿，怎麼能不講禮數，不敬丈人呢？"攝圖於是笑着對其大首領們說："丈人倒要拜敬，我服從他。"於是纔拜受詔書。出使回來稱合君

旨，授儀同三司、左勛衛車騎將軍。

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

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内，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莅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

心，授任儀同三司、左勛衛車騎將軍。

開皇七年，攝圖去世，朝廷派長孫晟持符節前往拜封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封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托長孫晟代奏道：“阿波被上天所殄滅，與五六千騎卒流竄於山谷之間，敬候詔書聖旨，將擒獲他來進獻。”皇上於是召集文武官員計議此事。樂安公元諧説：“請到他處砍頭，以懲罰其罪。”武陽公李充説：“請生擒來朝廷，當衆殺頭以昭示百姓。”皇上對長孫晟説：“你認爲如何？”長孫晟回答説：“如果突厥背叛作亂，必須以刑戮整肅。現在是他們兄弟自相殺戮，阿波的罪過，不是有負於朝廷。趁他窮途末路，擒獲殺頭，恐怕不是招撫遠方之人的辦法，不如讓他們都保全。”皇上説：“好。”開皇八年，處羅侯去世，朝廷派長孫晟前往吊喪，并携帶江南陳國所進獻的寶物重器賜予雍閭。

開皇十三年，流放之徒楊欽逃入突厥部落，謊稱彭公劉昶和宇文氏之女圖謀要反叛隋朝，説派他來，密告宇文公主。雍閭相信他，於是不再受職進貢。朝廷又派長孫晟出使，暗中觀察動静。大義公主見了長孫晟，竟言語無禮，又派所私通的胡人安遂迦同楊欽商議，煽動蠱惑雍閭。長孫晟回到京城，將情形一一上奏。朝廷又派他前往索要楊欽，雍閭不想交出，假言回覆説：“搜檢客館之内，没有這個人。”長孫晟於是賄賂其貴官，得知楊欽所在之處，夜裏突襲抓住他，并告知雍閭，又揭發公主的私情，一國人深以爲耻。雍閭抓住遂迦等人，全都交給長孫晟。皇上大喜，加封他爲開府，繼又派他進藩邦，督責殺死大義公主。雍閭又上表請求聯姻，衆人計議將答應他。長孫晟又上奏道：“以臣看雍閭，是反覆不守信用之徒，衹因同玷厥不和，所以依附於朝廷。縱使與他聯姻，終究將要反叛。現在如果得以娶公主爲妻，仗倚君恩國威，玷厥、染干勢必又會受他調遣。勢力强盛又再反叛，恐怕將來難以對付。况且染干其人，是處羅侯之子，素來忠實誠摯，至此已有兩代。下臣前次與他相見，也請求聯姻，不如答應他，招納他命其向南遷徙，他兵少勢弱，容易安撫馴服，叫他對抗雍

主。

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静，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并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侄，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勛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内，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悦附。尋以染干爲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

閭，作爲邊疆屏障。”皇上說：“好。”又派長孫晟前往撫慰曉諭染干，答應他娶公主爲妻。

開皇十七年，染干派騎兵五百人隨長孫晟來京迎娶帝女，皇上以宗室之女封爲安義公主配他爲妻。長孫晟勸說染干率領人衆向南遷徙，聚居於度斤舊鎮。雍閭很嫉恨他，多次前來偷襲擄掠。染干一偵知敵人動静，就派人奏知朝廷，因此敵人一來總先有防備。

開皇十九年，染干藉長孫晟奏告，雍閭造做攻城器械，要攻打大同城。皇上下令派遣六路總管，都由漢王統管，分道出塞征討。雍閭大爲恐懼，又同達頭部落結盟，聯合兵力圍攻染干，在長城之下大戰。染干大敗，兄弟子侄被殺，部落人馬逃散。染干與長孫晟僅率騎兵五人連夜南逃，到天明，奔行一百多里，收羅得騎衆數百人。於是共同計議說：“現在兵敗入京見君，衹是一個降卒罷了，大隋天子怎會禮待我呢？玷厥此次雖也來犯，相互本無仇怨，如果前往投靠，一定會保全相助我。”長孫晟知道他懷有二心，就秘密派隨從進入伏遠鎮，叫他們迅速點起烽火。染干見四處烽火全都燃起，問長孫晟說：“城上怎麽燃起烽火？”長孫晟騙他說：“城高地勢遼闊，一定是見到遠處敵來。按我國常規，如果敵少即衹燃起二處烽火，來得多則燃三處烽火，大舉來攻就燃四處烽火，使人知道敵人衆多且又逼近了。”染干大爲懼怕，對其部衆說：“追兵已經逼近，姑且投靠此城。”進入軍鎮後，長孫晟留下其貴官執室統領人衆，自己帶染干乘驛車飛馳入京朝君。皇帝大喜，升他爲左勛衛驃騎將軍，秉持符節總領突厥。長孫晟派遣降卒偵察雍閭，知道他府内多次出現災變，夜晚看見赤色長虹，紅光照射好幾百里，天狗星下落，下血雨三天，有流星墜落其營帳内，聲音如雷。夜晚常自相驚擾，說隋朝大軍將到。長孫晟將此全部派人告知朝廷，并請求出兵征討突厥。都速等部來歸附染干，先後來到的共男女一萬多人，長孫晟都妥爲安置他們。從此突厥人悦服歸順。不久朝廷封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賜設較射大會於武安殿。選取善於射箭的十二個人，分爲兩隊。

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并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啓民説："臣因長孫大使纔得以拜見天子，今日賜設射會，希望參與他的隊。"皇上同意了。賜給長孫晟六胡鏃箭，每發都射中箭靶，啓民一隊最終獲勝。其時正有一群鳶鷂飛來，皇上説："公善於飛彈，爲我打下來。"發十彈都打中了，鳶隨彈丸落下地來。當日百官都獲賞賜，而長孫晟所獲最多。不久朝廷派他率領五萬人，在朔州修築大利城以安置染干。安義公主死了，秉持符節送去義城公主，再配他爲妻。長孫晟又上奏道："染干部落歸附的人已多，雖然在長城之内，還是被雍閭偷襲擄略，反復遭受困苦，不能安居。請遷他們到五原，以黄河爲屏障，在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黄河，南北長四百里，掘成横的濠塹，讓他們處在其中，任意放牧，免遭侵略，部衆自會安心。"皇上都聽從其建議。

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并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晋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説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

開皇二十年，都藍的部落内亂，被他的部下殺死。長孫晟於是奏陳道："現在朝廷軍隊迫臨敵境，會戰連連獲勝，敵人内部分裂，其首領被殺。趁此時機招納誘引，必定都來歸降。請派遣染干的部下分頭招撫。"皇上同意，果然都來降附。達頭恐懼畏忌，又大規模會聚軍兵。朝廷詔命長孫晟統領降附的人，任秦川行軍總管，受晋王楊廣統管出兵征討。達頭與晋王兩軍相持，長孫晟獻計説："突厥人喝泉水，容易下毒。"於是用各種毒藥放在水流上游，達頭部衆人畜喝了大多死去，於是大爲驚懼，説："上天落下毒水，將要滅亡我吧？"因此連夜遁逃。長孫晟率軍追擊，斬敵首一千多級，俘獲一百多人，六畜好幾千頭。晋王大感欣悦，引領進内營，同他飲宴非常快樂。有一個突厥首領前來歸降，當時也在座，陳説突厥人中，非常畏懼長孫總管，聽到他的弓響，就説是霹靂；見到他馳馬奔行，稱之爲閃電。晋王笑道："將軍威震奮發，英名流傳異國，竟致比同雷霆，是多麽豪壯啊！"軍隊凱旋，授封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又派他回到大利城，安撫新近歸附者。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

仁壽元年，長孫晟上表奏道："臣在夜晚登上城樓，望見磧北有赤色凶氣，長一百多里，都如雨脚下垂披散於地。對驗兵書，這叫做灑血，

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

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内衛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

其下面的國家必將破滅。要消滅匈奴，應在今日。”皇上下詔命楊素爲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征伐北方。仁壽二年，軍隊駐扎在北河，遇敵人首領思力俟斤等人率兵抵抗，長孫晟與大將軍梁默擊潰敵軍，轉戰六十多里，敵兵降服衆多。長孫晟又教染干分别派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落招納降叛以克敵。仁壽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多個部落，全部背叛達頭，請求歸順降附。達頭士衆潰散，往西投靠吐谷渾。長孫晟護送染干部落在磧口安居。

完事以後，入京朝君，遇上高祖駕崩，隱匿喪訊尚未發喪。煬帝帶長孫晟到高祖靈位前委任他爲内衛宿衛，掌管宫門禁制之事，當日拜任左領軍將軍。遇上楊諒叛亂，煬帝命他以原職兼任相州刺史，調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人一同掌理。長孫晟推辭説：“有兒子名叫行布，現在叛亂之地，忽然遇此委任，私意有所不安。”煬帝説：“公素來忠誠勤勉，這是朕所知道的。現在相州地面，本是北齊都城，民俗浮薄，容易騷動。如果一生變亂，叛賊氣勢將更囂張，尋思派人鎮守，非公不行。公忠心爲國，終究不會因兒子不顧國家大義，因此將其委托於公，請不要推辭。”於是派他把持相州。平定楊諒後，解除其職回朝，改任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巡幸榆林，想要出到塞外，布列軍隊炫耀武力，經過突厥領地，到達涿郡。又怕染干驚恐，先派長孫晟前往宣諭聖旨，説明皇上意圖。染干聽到後，就召集所統屬各國，奚、霫、室韋等種族部落數十個酋長全都會聚。長孫晟因公府中雜草叢生，想要讓染干親自除去，明示各部落，以表明威權尊重，於是指着營帳前面的草説：“這種草很香。”染干馬上嗅了一嗅説：“一點都不香。”長孫晟説：“天子巡幸之處，諸侯親自灑掃，清除御行道路，以表示極爲尊敬之心。現在府中雜草叢生，我以爲是留的香草呢。”染干於是明白了，説：“這是奴才罪過。奴才的身家性命，都是天子所賜，能爲君效力，怎敢推辭？祇因邊民不知禮數，多虧將軍施恩教

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

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賵贈甚厚。後突厥圍雁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

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真，甚見親狎。後遇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并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絶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兹爵禄，不亦宜乎！

導。將軍賜教，是奴才的幸運。”於是拔出佩刀，親自除草，他的貴官及各部首領都爭相效法他。於是從榆林北面開始，到染干官府，又往東到達薊州，長三千里，寬一百步，突厥全國服役開闢御道。煬帝聞知長孫晟的計策，於是更爲贊許他。後來授任淮陽太守，没有赴任，又擔任右驍衛將軍。

大業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皇帝深爲哀傷惋惜，贈葬禮物非常豐厚。後來突厥圍攻雁門，煬帝感嘆道：“假使長孫晟在，不至讓匈奴如此！”長孫晟喜好新奇計謀，力求功名。生性極爲孝順，爲父母守喪容體傷損，被朝中之士稱贊。貞觀年間，追贈爲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贈謚號爲獻。小兒子長孫無忌繼嗣。

他的長子長孫行布，也富於謀略，有父親傳統。應召離家初任漢王楊諒庫真，很受親近。後來遇上楊諒在并州叛亂，楊諒率兵往南抗拒官軍，留下行布守城，行布於是與豆盧毓等人關閉城門抵抗楊諒，城被攻破，遇害。次子長孫恒安，因兄長的功勞授任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一家起於代北，來到京城洛陽，世代長傳銘功鐘鼎，家族屢藏鐵券丹書。漢代八王，無法比擬其豐功偉績，張氏七代，不能相較其代代光榮。長孫覽擅長雄辯，長孫熾才名早著，都曾任職尚書，統率軍旅，或封公或拜侯，文武封賞不絶。長孫晟資質英武，身懷奇策，隨機應變，安撫戎夷。使其全體歸順，屈膝拜服，邊境無刀兵戰事，渭橋有單于下拜。恩德遍布北邊大漠，功勛光耀君王朝廷，長享顯爵厚禄，不也是應該的嗎！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韓擒虎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

韓擒虎字子通，是河南東垣人，後來居於新安。父親韓雄，以勇武威猛聞名，在北周，做官歷任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虎少時就意氣風發，以膽略著稱，形貌魁偉，有英雄豪傑的風度。又性好讀書，經史百家都粗略知其大意。周太祖宇文泰見後爲之驚異，叫他與子輩們游歷相處。後來以軍功，拜任都督、新安太守，不久改任儀同三司，承襲了新義郡公的爵位。周武帝攻打北齊時，齊將獨孤永業駐守金墉城，擒虎勸說使其投降。進而平定范陽，加封爲上儀同，拜任永州刺史。陳國人侵逼光州，擒虎任行軍總管將其打敗。後又跟隨宇文忻平定合州。高祖楊堅任丞相後，升任和州刺史。陳國將領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部相互支援，頻頻侵擾江北，先後多次侵入邊界，擒虎每每挫其鋒銳，陳人爲之心虛膽寒。

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

開皇初年，高祖暗中產生吞并江南的意圖，因擒虎具有文才武略，向來很有聲名，於是拜任他爲廬州總管，委以平滅陳國的重任，很被敵人畏忌。及至大舉進攻陳國，任擒虎爲先鋒。擒虎率領五百人夜晚渡過長江，偷襲採石，守衛的人都醉了，擒虎於是奪取此城。進而攻打姑熟，僅半天就攻克，駐兵於新林。江南的父老鄉親早就聽說他的威名，都來軍營參見，日夜不斷。陳人大爲震駭，其將領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向他投降。晉王楊廣上奏軍情，高祖聞知大爲高興，賜設賀宴給群臣。晉王派行軍總管杜彥與擒虎會師，步兵騎兵二萬人。陳叔寶派領軍將軍蔡徵鎮守朱雀航，聽說擒虎將到，士衆恐懼潰散。

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晋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及至京，弼與擒争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汚陳宫，坐此不加爵邑。

先是，江東有謡歌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

任蠻奴被賀若弼打敗，棄離軍隊投降擒虎。擒虎率領五百精鋭騎兵，直搗朱雀門。陳國守兵想要應戰，蠻奴指着他們説："老夫尚且投降，你們能幹什麽！"衆人都逃跑散去。於是平定金陵，抓住陳國國主叔寶。其時賀若弼也有功勞，高祖於是下詔書給晋王説："此二人，深謀遠略，流竄東南之敵，朕本就交托於他們，綏靖地方安撫百姓，全都合乎朕的心意。九州未能統一，已有數百年，因賢能大臣的功績，成就天下太平大業，天下盛事，無以復加。聞訊欣喜，深感慶幸愉悦。江南平定，都是二人的功勞。"賜予各色帛一萬段。又頒下獎譽詔書給韓、賀二人説："申揚國威於萬里，宣傳王化於偏遠之區，使東南百姓都脱離水深火熱，數百年紛亂旬日之間廓清，確是公的功勞。盛名充滿宇宙，偉業光耀天地，遠溯前古，很少能有與你們匹敵的。班師凱旋之日，明知不遠，思念殷切，度日如年。"

回到京城，賀若弼與韓擒虎在皇上面前争功，賀若弼説："下臣在蔣山死戰，擊敗其精鋭士卒，擒獲其驍勇戰將，揚威耀武，以平定陳國。韓擒虎根本未經戰陣，豈可比臣！"韓擒虎説："本來奉明君旨意，命臣與賀若弼同時會合兵力，攻取僞都。賀若弼竟敢先於約期發動，遇敵即戰，致使將士死傷極多。臣率領五百輕鋭騎兵，兵不血刃，直搗金陵，降服任蠻奴，抓獲陳叔寶，占領敵人府庫，傾覆敵人巢穴。賀若弼到了黄昏，纔叩擊北掖門，臣開啓關門放進他。因此他贖罪都來不及，怎能與臣相比！"皇上説："兩位將軍都該記上等功勛。"於是升官位爲上柱國，賜予各色帛八千段。有關官署彈劾奏告韓擒虎放縱士兵，奸淫陳宫女，因此未被加封爵位食邑。

此前，江東有民謡唱道："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時春風始。"都不知所云。擒虎本來名豹，攻伐陳國時，又乘青驄馬，來去的時節又與民謡相應，人們到此時纔明白。後來突厥人來朝拜，皇上對他説："你聽説江南有陳國天子嗎？"回答説："聽説了。"皇上命身邊人帶突厥使者到擒虎面前，説："這就是

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

擒得陳國天子的人。"擒虎猛然逼視他，突厥人惶然恐懼，不敢仰視，其威儀如此之盛。另外又封爵爲壽光縣公，食邑一千户。任行軍總管屯駐金城，防備胡人侵擾，同時拜任涼州總管。

俄徵還京，上宴之内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

不久徵召回京城，皇上在内殿賜宴，恩遇禮待特別優厚。不久，其鄰家婦人看到擒虎門前儀從衛隊非常盛大，有如君王，婦人驚異相問，其中有人説："我們來迎接王。"忽然都不見了。又有人病重，突然驚跑到擒虎家説："我要拜見王。"隨從問道："什麽王?"回答説："閻羅王。"擒虎子弟們要打他，擒虎制止説："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這也滿足了。"於是得病，幾天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五歲。兒子世諤繼嗣。

韓世諤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肴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韓世諤瀟灑，驍勇矯捷，很有父風。楊玄感叛亂時，任用世諤爲將，每戰都打頭陣。玄感兵敗後，世諤被拘捕，當時皇上在高陽，被押送到行宫。世諤每天叫看守買酒肉酣飲，高聲説："我死在眼前，不醉幹什麽?"漸漸用酒敬看守，看守與他親近，於是勸酒灌醉看守。世諤因此得以逃跑投靠山寨强人，不知所終。

韓僧壽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户。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

韓僧壽字玄慶，是擒虎的同母弟弟，也以勇武威猛聞名。北周武帝時，任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楊堅主政後，跟隨韋孝寬平定尉遲迥，每次會戰都立下功勞，授封爲大將軍，封爵位爲昌樂公，食邑一千户。開皇初年，拜任安州刺史。其時擒虎任廬州總管，朝廷不想讓其同在淮南，改任他爲熊州刺史。後又改任蔚州刺史，升封爵位爲廣陵郡公。隨後任行軍總管在雞頭山攻打突厥，打敗了敵人。後因事坐罪免官。幾年之後，又拜任蔚州刺史。突厥人很畏忌他。開皇十七年，駐守蘭州以防備胡人。第二年，遼東之戰，兼領行軍總管，回來後，檢校靈州總管職事。後隨楊素攻打突厥，擊敗敵人，升官位爲上柱國，改封爵位爲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後，又改封爵爲

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新蔡郡公。自此以後，没有再任用。大業五年，隨帝駕臨幸太原。有一個京兆人名達奚通有小妾王氏，擅長清唱，朝中大臣多次聚會觀看，僧壽參加了，因此受彈劾免除官職。隨即又讓他復職。大業八年，在京城去世，享年六十五歲。有兒子韓孝基。

韓洪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嘆伏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

韓洪字叔明，是擒虎幼弟。少年驍勇，善於射箭，氣力過人。在北周任侍伯上士，後來因軍功，拜任大都督。高祖楊堅任丞相時，跟隨韋孝寬在相州擊敗尉遲迥，加封爲上開府，封爵位爲甘棠縣侯，食邑八百户。高祖接受禪讓稱帝後，升爵位爲公。隨即封任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滅陳國之戰，拜任行軍總管。陳國平定後，晉王楊廣在蔣山大舉圍獵，有一猛獸在圈圍之中，衆人都害怕。韓洪奔馬放箭，猛獸應弦而倒。陳降將們，在一旁環列觀看，無不驚嘆敬服。晉王大爲高興，賞賜縑帛一百匹。不久以軍功加封爲柱國，拜任蔣州刺史。幾年之後，改任廉州刺史。

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

當時突厥多次爲害邊境，朝廷因韓洪驍勇，命他任檢校朔州總管。不久拜任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塞，韓洪率領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抗敵。在恒安與敵虜遭遇，敵我衆寡懸殊，韓洪四面出戰衝擊，身負重傷，將士有些喪氣。敵人層層包圍，箭落如雨。韓洪假意與敵人講和，包圍稍有鬆懈。韓洪率領所部衝破敵圍而出，士卒大半戰死，但殺死成倍的敵人。韓洪與藥王被免官爲民，劉隆竟獲罪處死。後來煬帝出巡北方，到達恒安，見到白骨滿野，就詢問侍臣。侍臣説："這是昔日韓洪與敵虜會戰的地方。"煬帝淒然傷感，派人收葬骸骨，叫五郡的和尚會集爲其辦佛事供祭。拜任韓洪爲隴西太守。

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不久，朱崖百姓王萬昌聚衆作亂，皇上下詔命韓洪攻打平定了反賊。以軍功加封官位爲金紫光禄大夫，所任郡守依舊。不久萬昌的弟弟王仲通又反叛，皇上又詔命韓洪征討平定了叛亂。軍隊還未回京，在途中遭病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内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摇，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睹其闕。"帝默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

賀若弼字輔伯，是河南洛陽人。父親賀若敦，以勇武威猛聞名，在北周做官任金州總管，宇文護因忌恨殺害了他。臨刑前，叫賀若弼上前，對他説："我立志要平定江南，然而這一心願未能實現，你定要完成我的心志。又我因禍從口出而被殺，你不可不三思。"於是拿錐子將賀若弼的舌頭刺出血，警告他言語謹慎。賀若弼少年意氣風發，胸懷大志，驍勇嫻熟弓馬，懂得作文章，廣泛閲讀圖書册記，在當時享有盛名。北周齊王宇文憲聞知後很欽敬他，任用他爲記室。不久，封爵位爲當亭縣公，升任小内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對武帝説道："太子不是帝王之才，下臣也曾同賀若弼討論過。"武帝召賀若弼來問，賀若弼知道太子難以動摇，恐怕禍及自身，狡言回答説："皇太子德行學業日有長進，并未聞知其過失。"武帝默然無語。賀若弼退下後，烏丸軌責備他出賣自己，賀若弼説："君王不謹慎就會失去臣下，臣下不謹慎則將失去身家，所以不敢隨便議論。"及至宣帝繼位，烏丸軌竟被誅殺，賀若弼得以免遭罪殃。隨後同韋孝寬進攻陳國，攻取城池數十座，賀若弼謀劃居多。拜任壽州刺史，改封爵位爲襄邑縣公。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尉遲迥在鄴城叛亂，怕賀若弼生出變亂，於是派長孫平駕驛馬奔往替代他。

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吴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并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吊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

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暗暗有吞并江南的意圖，訪求可以委任的人。高熲説："朝臣之中，文武才幹，没有比得上賀若弼的。"高祖説："你説對了。"於是拜任賀若弼爲吴州總管，委托以平滅陳國的大事，賀若弼高興地接受并以平陳爲己任。他與壽州總管源雄都屬重要軍鎮，他贈給源雄的詩説："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又進呈攻取陳國的十大策略，皇上稱好，賜給他寶刀。開皇九年，大舉征伐陳國，賀若弼任行軍總管。將要渡江時，灑酒於地而發誓道："賀若弼親受朝廷大計，遠征振揚國威，吊民伐罪，剪除凶暴。上天長江，明鑒此事。如將使善者得福惡者遭禍，大軍順利渡江；如果事與願違，得以葬身於長江魚腹中，死

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黄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悦，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晋王以弼先期决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寶劍、寶帶、金瓮、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

也不悔。”此前，賀若弼讓沿長江守備的人每次换防時都齊集歷陽，一時旗幟林列，營帳滿野。陳國人以爲大兵臨境，全力調遣國中人馬。後來知道不過是守備之人相接替，其軍兵又遣散。以後就習以爲常，不再提防。及至此時，賀若弼率領大軍渡過長江，陳國人還未察覺。襲擊陳國的南徐州，克敵，俘獲其刺史黄恪。軍紀嚴明整肅，對百姓秋毫不犯。有一個軍士到百姓中買酒，賀若弼將其立時處斬。進兵屯駐於蔣山的白土岡，陳國將領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人率精鋭士卒抵抗會戰。田瑞首先進犯其軍，賀若弼打跑了他。魯達等人相繼輪番進攻，賀若弼軍連連退却。賀若弼估計敵軍已驕，士卒懈怠，於是督率鼓舞將士，殊死奮戰，因而大敗敵軍。其部下開府員明擒到蕭摩訶前來，賀若弼命令隨從牽出要斬他。摩訶面不改色，賀若弼於是解去繩索禮待他。從北掖門進入金陵。其時韓擒虎已經抓獲陳叔寶，賀若弼到後，叫叔寶來見他。叔寶惶恐流汗，戰戰兢兢下拜。賀若弼對他説：“小國君主，面對大國公卿，下拜，是合乎禮法的。回朝廷仍可作歸命侯，不必恐懼。”後來賀若弼氣惱未能抓獲陳叔寶，功勞在韓擒虎之下，於是與韓擒虎相互詬駡，以致抽刀而出。皇上聽説賀若弼有功，大爲高興，下詔書褒奬，詔書見《韓擒虎傳》。晋王因賀若弼在約期之前開戰，有違軍令，於是把他交給執法官吏。皇上派驛馬宣召他，見面時，迎上前慰勞他説：“平定東南，是公的功勞。”命他登上御座，賜給各色帛八千段，加封官位爲上柱國，升爵位爲宋國公，實際食采邑三千户於襄邑，加賜以寶劍、寶帶、金瓮、金盤各一件，以及雉尾扇、曲蓋，各色綵二千段，歌舞伎二隊，又將陳叔寶之妹賜他爲妾。拜任右領軍大將軍，隨後改任右武候大將軍。

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并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

賀若弼當時高貴顯赫，官高望重，其兄長賀若隆是武都郡公，弟弟賀若東是萬榮郡公，都任刺史、將官。賀若弼家珍寶玩器多不勝數，奴婢小妾身披綺羅的數以百計，當時人以爲光耀無比。賀若弼自認爲功勞名望在衆朝臣之上，常常

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啖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宴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悦，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鬥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宇文弢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群從徙邊。

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

以宰相自許。隨後楊素擔任右僕射，賀若弼仍是將軍，内心憤憤不平，形於言色，因此被免官，賀若弼更加怨恨。幾年後，被關進天牢，皇上對他說："我任高熲、楊素爲宰相，你常揚言，説這兩人祇能吃飯，是什麼意思?"賀若弼說："高熲，是臣的故人，楊素，是臣舅舅之子，臣都熟知他們的心性德能，確有此話。"公卿奏説賀若弼怨恨皇上，罪應處死。皇上顧惜他的功勞，於是除官籍爲民。一年多後，恢復了他的爵禄官位。皇上也嫌忌他，不再任用，但常常賜予他飲宴，待他很優厚。開皇十九年，皇上臨幸仁壽宮，宴集王公，命賀若弼作五言詩，其詩意隱含怨憤，皇上讀後未加計較。曾經遇突厥來朝貢，皇上賜其射箭，突厥一箭中的。皇上說："除賀若弼無人可與相匹。"於是叫他射箭。賀若弼拜了兩拜祝禱道："臣如果是赤誠爲國的，將會一箭中的；如果不是，將射不中。"一箭射出，果然中的。皇上大爲愉悦，回頭對突厥説："這人，是上天賜給我的!"

煬帝在做太子時，曾對賀若弼說："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都稱爲良將，其優劣如何?"賀若弼説："楊素是猛將，而非謀將；韓擒虎是搏鬥之將，而非領軍之將；史萬歲是騎軍之將，而非大將。"太子說："如此誰是大將呢?"賀若弼下拜說："任由殿下選定。"他的意思是自許爲大將。及至煬帝繼位，更被疏遠嫌忌。大業三年，隨帝駕巡幸北方，到達榆林。煬帝當時營造大營帳，裏面可坐下幾千人，召來突厥啓民可汗賜予飲宴。賀若弼認爲太奢華，與高熲、宇文弢等人私下議論得失，被人奏告，終至坐罪被殺，享年六十四歲。妻室子女淪爲官家奴婢，全體流放邊境。

兒子賀若懷亮，豪俊很有父風，以柱國世子身份拜封爲儀同三司。因父親被殺受株連淪爲奴僕，不久也被誅殺。

史臣曰：天地未能通泰，聖人賢哲開啓其樞機，疆土尚未平定，虎臣猛將施展其勇力。周代方叔、邵虎，漢朝韓信、彭越，歷代都有其人，

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争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勛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并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并非一時僅有。自從東晉衰微，中原分裂，地域分隔，近三百年。陳氏憑藉長江天險，依賴金陵餘存氣運，以爲上天分割南北，别人無法窺伺。高祖身應千年興王的吉期，將一統華夏。賀若弼意氣風發，陳奏必勝良謀；韓擒虎奮起神威，奮勇求取先進，勢如奔雷，鋒逾駭電。隋朝經此一戰，威震四海。證驗天道，或許不時有朝代興廢，考察人事，確是此二人之力。論其倜儻不群雄才大略，賀若弼爲强；勇武剛毅威猛豪雄，韓擒虎居勝。比之於晉代的王濬、杜預，其功勛綽有餘裕。然而賀若弼功成名就之後，驕矜誇張不止，竟至死於非命，也屬於不謹慎以失去身家。如果能顧念父親臨終之言，必定不會遭此凶禍。韓擒虎世代將門之後，威名驚世，平滅敵國，名成身全，榮幸啊。廣陵公僧壽、甘棠侯韓洪，都有武藝，驍勇有膽略，都被當時人推重，赳赳君王猛士，真是一時瑜、亮啊。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爲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户。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户，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吴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吴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

達奚長儒字富仁，是代郡人。祖父達奚俟，魏時爲定州刺史。父親達奚慶，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年少時即有志氣操守，膽量英武過人。十五歲時，承襲樂安公的爵位。西魏大統年間，應召離家做官任奉車都尉。周太祖宇文泰任用爲親信，因爲質樸忠直勤謹，授任爲子都督。多次立下戰功，代理輔國將軍，屢經升遷任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定蜀地的戰役，常作先鋒，不論攻城或野戰，戰無不勝。拜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封食邑三百户。天和年間，拜任渭南郡守，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跟隨周武帝平滅北齊，升任上開府，升爵位爲成安郡公，食邑一千二百户，另封一個兒子爲縣公。宣政元年，拜任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來同烏丸軌在吕梁圍攻陳國將領吴明徹，陳國派驍勇戰將劉景率領精壯勇士七千前來支援，烏丸軌命令長儒迎戰。長儒用數百隻車輪，繫上大石頭，沉在清江中，連上車轂依次排列，等待劉景軍。劉景軍到，船艦被車輪阻礙不能行進，長儒於是出奇兵，水軍陸軍一齊進擊，大敗敵人，俘獲數千人。擒獲吴明徹後，以軍功升任大將軍。隨後拜任行軍總管，巡防北方沙漠邊塞，突然與胡虜遭遇，交戰，大敗敵人。

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并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王謙在蜀地興兵作亂，沙氏人上柱國楊永安煽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響應王謙，朝廷詔命長儒擊敗了亂黨。王謙的兩個兒子從京城逃走投奔父親，長儒將其全都收捕處斬。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長儒升任

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户。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鬥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尸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内，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凶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念勛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勛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

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毁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嘆。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凉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荆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上大將軍，封爵位爲蘄春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

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和弟弟葉護及潘那可汗率領部衆十多萬人，侵掠南下，皇上下詔任命長儒爲行軍總管，率領二千人抗擊敵人。在周槃與敵相遇，因衆寡懸殊，軍中大爲恐懼，長儒鬥志昂揚，神色愈發英武。軍隊被敵人衝擊，散而又聚，且戰且走，輾轉激戰三天，各種兵器耗盡，士卒揮拳搏鬥，手都露出骨頭，殺死殺傷胡虜上萬，敵人氣勢稍落，於是撤圍離去。長儒身受五處創傷，二處深入體内；部下戰士死傷十之八九。突厥本想大肆劫掠秦、隴地區，與長儒相遇後，長儒兵傾力相戰，敵人意氣沮喪，第二天，在交戰之處焚燒尸體大聲痛哭離去。高祖下詔書説："突厥猖狂，侵犯邊塞，如羊似犬的敵衆，滿山遍野。長儒受命北方邊境，力阻强賊，所率士卒，少於敵人百倍。不分日夜，四面抗敵，歷經十四戰，所向披靡。群凶授首，大半無回，刀下亡魂，抱頭鼠竄。如果不是神威奮發，赤心報國，撫慰統御有方，士卒拼死效力，怎能以少敗多，如此壯偉？顧念其功勛，理應永銘寶器，當封爲上柱國，有餘之功再授封一個兒子。那些陣亡將士，都贈封官位三級，由子孫承襲。"

這年，授任寧州刺史，隨後改任鄜州刺史，因爲母親守喪離職。長儒生性極孝，連續五天湯水都未進口，身體哀痛傷損過於禮數，幾乎喪命，天子稱許贊嘆。後起用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畏忌他，不敢窺伺邊塞。因病免職。又授任襄州總管，在職二年，改任蘭州總管。高祖派凉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調遣士卒防備胡人，都受長儒指揮。長儒率領人馬出兵祁連山北，西到蒲類海，未遇胡虜返回。又改任荆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對他説："江陵是要害之郡，國家的南門，現在委托於公，朕無憂心了。"一年多後，在任上去世。謚號爲威。兒子達奚暠在大業年間，任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强濟。累遷小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是代郡人，隨北魏向南遷移，世代居住於關右。祖父賀婁道成，魏時任侍中、太子太傅。父親賀婁景賢，任右衛大將軍。子幹少時以驍勇威猛聞名。周武帝時，做官初任司水上士，被稱爲精明强幹。多次升遷任小司水，因勤謹勞苦，封爲思安縣子。不久拜任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年，領受軍器監之職，不久拜任秦州刺史，升爵位爲伯。

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司録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悦，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户，以思安縣伯别封子皎。

及至尉遲迥作亂時，子幹與宇文司録跟隨韋孝寬前往征討。遇上叛賊圍攻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敗他們。高祖楊堅大爲高興，親筆寫信説："叛賊尉遲迥，竟敢調派蟻聚之徒，在懷州作亂。公受命征討，順應天意掃蕩平定，朕聞知贊嘆不已，難以形容。大丈夫博取富貴之時，正在今日，善自建功揚名，不要辜負朝廷厚望。"此後每次交戰都衝鋒在前，及至攻破鄴城時，與崔弘度一起追逐尉遲迥到城樓之上。升官位爲上開府，封爵位爲武川縣公，食邑三千户，將思安縣伯另封給賀婁子幹的兒子賀婁皎。

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凉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凉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册授子幹爲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强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埸，拓土静亂，殊有厥勞。是用崇兹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祇承榮册，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别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

開皇元年，升爵位爲鉅鹿郡公。這年，吐谷渾侵害凉州，子幹任行軍總管隨上柱國元諧出兵攻打，功勞最高，皇上下詔褒揚。高祖考慮邊塞尚未安定，就命子幹鎮守凉州。第二年，突厥侵犯蘭州，子幹率領士衆抗擊，到可洛峐山，與敵人相遇。敵兵很多，子幹填塞河水安營，敵軍好幾天不能飲水，人馬疲敝，子幹縱兵出擊，大敗敵人。因此子幹被册封爲上大將軍，其辭道："嗚呼！恭聽朕的册命。你器識嫻雅明達，意志堅强果毅，歷任武將，殷勤王事功績流傳。去年凶頑群醜不肯歸服，多次驚擾邊疆，你開疆平亂，建有殊功。因此設大典隆重封賞，賜予車馬服飾，要敬忠啊！敬承光榮册命，能不慎重嗎！"召回朝廷授任營建新都副監，隨即拜任工部尚書。這年，突厥再次進犯邊塞，子幹任行軍總管隨竇榮定打擊敵人。子幹率軍另出一道大敗胡虜，斬獲敵首一千多級，高祖稱贊他，派通事舍人曹威携帶褒獎詔書前往慰勞勉勵。子幹請求入京朝見，皇上詔命乘驛馬速來晉見。吐谷渾又

谷渾復寇邊，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

侵擾邊境，西方百姓廣受其害，朝廷命子幹征討。乘驛馬趕往河西，調發五州軍兵，進入其國劫掠，殺死男女一萬多人，歷時二十天返回。高祖因隴西連連被侵襲掠奪，很是擔憂。其處習慣不設村落，於是敕命子幹限令百姓建築村堡，開墾田地積蓄糧食，以防不測。子幹呈遞奏書道："近來頑敵侵擾，蕩滅之期，近在朝夕。敬請聖上，不必挂懷。現臣在此地，見機而作，不能盡依詔命行事。况且隴西、河右，地廣人稀，邊境尚未安寧，不能廣種田畝。近年見屯田之處，耗費多收穫少，空勞人功，最終多遭劫奪。屯田偏遠之處，請都予以廢止。隴右百姓大多以畜牧爲生，如果改爲堡屯聚居，更不安全。衹能加强守望，不可集聚人畜。請在要路之處，增添守備力量。衹要使軍鎮衛所相連，烽火相望，百姓雖然散居，必然無事。"高祖聽從其建議。不久胡虜入侵岷、洮二州，子幹統兵赴敵，敵人聞訊逃離。

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官至黔安太守。

高祖因子幹熟悉邊防事務，拜任他爲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一年多後，拜任雲州刺史，胡人很怕他。幾年後，突厥雍虞閭派使者請求降附，同時進獻羊馬。詔命任子幹爲行軍總管，從西北道出塞接應他。回來後拜任雲州總管，將突厥所獻的馬一百匹、羊一千隻賜給他，并下詔書說："自從公鎮守北門，平安無警。突厥所獻之物，返還以賜公。"因守母喪離職。朝廷因榆關是重要軍鎮，非子幹不行，隨即起用復職。開皇十四年，病逝於任上，終年六十歲。高祖感傷痛惜不已，賜予助葬縑帛一千匹，米麥一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號爲懷。兒子賀婁善柱繼嗣，官至黔安太守。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禄大夫、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子幹的兄長賀婁詮，也很有才幹器識，任官至銀青光禄大夫、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静，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

史萬歲，是京兆杜陵人。父親史静，是北周滄州刺史。萬歲年少時英武，善於騎馬射箭，

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

矯捷如飛。喜歡讀兵書，同時精通占卜候氣之學。十五歲時，遇上北周、北齊在芒山開戰，萬歲當時隨父親在軍中，兩軍正旗鼓相當，萬歲却叫身邊人趕緊整裝迅急退離。隨即周軍大敗，他父親由此對他另眼相看。周武帝時，做官初任侍伯上士。到平定北齊之戰時，父親戰死，因萬歲是忠臣之子，拜爲開府儀同三司，并承襲了太平縣公的爵位。

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雁飛來，萬歲謂士彦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悦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

尉遲迥叛亂時，萬歲隨梁士彦出征攻打。軍隊駐扎於馮翊，見到雁群飛來，萬歲對士彦説："請看我射雁陣中第三隻。"一箭射出，應弦落地，三軍無不誠心敬服。及至與尉遲迥軍隊相遇，每次會戰都衝鋒在前。鄴城之戰，官軍稍有後退，萬歲對身邊的人説："形勢緊急，我們應打敗他們。"於是飛馬奮勇出擊，殺死數十人，衆人也齊心合力，官軍氣勢於是得以重振。平定尉遲迥後，因軍功拜任上大將軍。

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悦。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

尒朱勣因謀反被誅殺，萬歲牽連很深，因此獲罪被削除官職，發配敦煌充當守卒。其頭目非常驍勇猛悍，常單人獨騎遠侵突厥之地，奪取羊馬，每次都大有劫獲。突厥人不論多少，無人敢擋。此人深爲得意自負，多次辱罵萬歲。萬歲很是苦惱，自稱也有武勇。頭目試讓他騎馬射箭，果然不錯，頭目笑道："小子一定行。"萬歲請求給予弓箭馬匹，又到突厥部落中劫掠，大獲六畜而回。頭目纔善待他，常與他同行，每次侵入突厥之地好幾百里，名震北境夷人。竇榮定攻打突厥時，萬歲投到轅門請求效力。榮定久聞其名，見到後很是高興。於是派人對突厥説："士兵有什麽罪過，要讓他們送死？祇應各派一名勇士來决勝負就行了。"突厥答應了，於是派一名騎士來挑戰。榮定派萬歲出馬應戰，萬歲奔馬上前將其斬首而回。突厥非常驚懼，不敢再戰，於是領軍退走。萬歲因此任上儀同，領任車騎將軍之職。平滅陳國的戰役，又以軍功加封爲上開府。

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别道而進，逾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鬥千餘

及至高智慧等人在江南興兵作亂，萬歲任行軍總管隨楊素出征討伐。他率領士衆二千人，另從東陽出兵進擊，翻山渡海，攻克溪蠻洞寨不可勝數。先後歷經七百多次戰鬥，轉戰一千多里，

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没。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悦，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禄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

百十天杳無音訊，大家都認爲他已經覆没。萬歲因爲水路陸路都被阻隔，不通信使，於是將書信置於竹筒中，放到水中漂流。汲水的人拾得，告訴了楊素。楊素大爲高興，把他的事迹上奏朝廷。高祖訝異贊嘆，賜給他家錢幣十萬，回朝後拜任左領軍將軍。

此前，南寧夷人爨翫歸降，拜任昆州刺史，隨後又反叛。朝廷於是任萬歲爲行軍總管，率兵攻打。萬歲從蜻蛉川進軍，經過弄凍，而後小勃弄、大勃弄，到達南中。叛賊先後據守險要之地，萬歲都將其擊敗。行進好幾百里，見到了諸葛亮的紀功碑，在其背後刻寫銘文道："萬年之後，强於我者經過此處。"萬歲叫隨從將碑反轉後前進。渡過西二河，進入渠濫川，行經一千多里，打敗三十多個部落，俘獲男女二萬多人。夷人大爲恐懼，派使者請求投降，進獻直徑一寸大的明珠。同時刻石頌揚隋朝威德。萬歲派使者奔馬上奏，請示帶爨翫進京朝君，朝廷詔命同意。爨翫暗中懷有二心，不想到京，就以黄金珠寶賄賂萬歲，萬歲於是放他而回朝。蜀王楊秀當時在益州，知道他受賄，派使者要追查他。萬歲聞訊後將所得黄金珠寶全部拋沉江中，追查一無所獲。於是以功勞升官位爲柱國。晉王楊廣虚心相敬，以朋友禮節待他。皇上知道他被晉王善待，派他總督晉王府軍事。第二年，爨翫又行反叛，蜀王楊秀奏告萬歲受賄私放叛賊，致使邊境生出禍患，無大臣節操。皇上命深入查究其事，事實都被查證，論罪當處死。皇上斥責他説："受賄放賊，再次勞苦將士。朕顧念將士餐風露宿，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你怎可算是社稷大臣呢?"萬歲説："臣所以留下爨翫，是怕他州中有變亂，留他鎮守安撫。臣回朝到了瀘水，詔書纔到，因此未帶他來京，確實未曾受賄。"皇上因萬歲心有欺瞞，大怒道："朕把你視爲好人，怎麽高官厚禄，竟然反作禍國奸賊呢?"回顧對官吏説："明天將其處斬。"萬歲恐懼認罪，叩頭請求饒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人進奏道："史萬歲雄才大略過人，每當行軍用兵之際，未曾不身先士卒，尤其善於撫慰統御，將士

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宫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宫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宫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决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摚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爲民興患。朕備有成敕，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敕令住，致爨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凶衆，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

樂意爲他效命，縱使古來名將也不能超過他。”皇上怒意稍有寬解，於是削職爲民。一年多後，恢復其官位爵禄，隨即拜任河州刺史，又領受行軍總管之職以防備胡人。

開皇末年，突厥達頭可汗侵犯邊塞，皇上命晋王楊廣與楊素從靈武道出兵，漢王楊諒與萬歲從馬邑道出兵。萬歲率領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人出塞，到大斤山，與胡虜相遇。達頭派使者問道：“隋朝來將是誰?”偵候騎士回答“是史萬歲”。突厥又問道：“莫不是那個敦煌守卒吧?”偵候騎士説：“是的。”達頭聞知，恐懼退走。萬歲縱馬追逐一百多里趕上，進攻大敗敵人，斬敵首幾千級，追逐逃敵進入戈壁幾百里，胡虜逃竄後返回。楊素妒嫉他的功勞，於是誣害他説：“突厥本來降服，從未侵擾，來塞上衹是放牧罷了。”因而泯滅他的功勞。萬歲多次直梗上表陳説，皇上未能理解。遇皇上從仁壽宫剛回京城，廢除皇太子，深挖太子同黨。皇上問萬歲在何處，萬歲實際在朝堂，楊素見皇上正在惱怒，就説：“萬歲拜見太子去了。”以此激怒皇上。皇上以爲是真的，命將萬歲召來。當時萬歲的部下將士在朝廷鳴冤的有幾百人，萬歲對他們説：“我今天爲你們向皇上把話説到底，事情將會了斷。”見到皇上後，説將士們有功，被朝廷壓抑，語氣激憤粗暴，觸忤皇上。皇上大怒，命令隨從將他摧墜摔死。隨即後悔，追惜不及，於是下詔書委罪於萬歲説：“柱國、太平公萬歲，提拔委任，多次總領軍機。昔日因南寧叛亂，命其出兵征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禍心，興亂害民。朕早有成命，令帶其回京。萬歲竟接受大量金銀，違命使其留下，致使爨翫隨即又行反叛，再次勞動軍兵，纔得以平定。官吏查究，罪應處以極刑。朕顧念其功輕恕其罪，饒他性命，時日不久，即恢復其原有官職。近來再次總領軍機，進兵征討蕃邦。突厥達頭可汗率其凶頑士衆，要相抗拒，一見官軍神威，便即退逃，兵不血刃，賊徒土崩瓦解。如果據此報捷，確屬國家盛事，朕將視爲功勛，再加以褒揚封賞。而萬歲、定和在登記簿録之時，竟心懷奸詐，虚稱

事，朕欲成其勛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奸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

迎面交戰，不據實呈報，心思翻雲覆雨，玩弄國家法度。如果盡忠建功揚名，心無虛妄，纔是良將。至如萬歲，懷奸僞邀功請賞，便是國家奸賊，朝廷法度難以枉曲，不可再次捨置不究。"萬歲死後，天下士人百姓聞知，不管認識不認識，無不爲他抱屈惋惜。

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有子懷義。

萬歲爲將，不講求列隊安營，讓士兵各隨其便，夜晚不設警哨守備，胡虜也不敢偷襲。臨陣對敵，隨機應變没有陣法，號稱良將。有兒子史懷義。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决，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

劉方，是京兆長安人。性格剛毅果决，有膽量。在北周做官任承御上士，隨即因戰功，拜爲上儀同。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劉方隨韋孝寬在相州打敗尉遲迥，以軍功加官爲開府，賜封河陰縣侯的爵位，食邑八百户。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升爵位爲公。開皇三年，跟隨衛王楊爽在白道打敗突厥，升任大將軍。此後歷任甘、瓜二州刺史，還不很著名。

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别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

仁壽年間，遇交州俚族人李佛子興兵作亂，占據越王舊城，派其侄子大權據守龍編城，其偏帥李普鼎據守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説劉方有將帥才略，皇上於是詔命任劉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爲長史，統率二十七營兵馬進擊。劉方軍法號令嚴肅，軍容齊整，有違犯禁令的，隨即處斬。然而仁德愛兵，有患疾病的，親自撫慰調養。長史敬德亮隨軍到了尹州，病重，不能前進，將他留在州公館。分别之際，劉方哀傷其病勢垂危，流淚哭泣，感動路人。其威嚴仁惠即是這樣，評論者稱之爲良將。到達都隆嶺，遇二千餘賊人前來侵犯官軍，劉方派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敗他們。進兵逼臨佛子時，先派人向他告知禍福利害，佛子因畏懼而投降，被送到京城。其中有凶暴狡詐的人，怕他們往後作亂，都將其斬首。

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

不久拜任驩州道行軍總管，任用尚書右丞李

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創，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徑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污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遄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

綱爲司馬，治理林邑。劉方派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率步兵騎兵出道越常進軍，劉方親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率領水軍向比景進發。高祖駕崩，煬帝即位，大業元年正月，軍隊到達海口。林邑王梵志派兵把守險要，劉方將其打跑。軍隊進駐闍黎江，敵人占據南岸立下營寨，劉方大肆陳列旗幟，鳴金擊鼓，敵人恐懼潰退。渡江之後，前進三十里，敵人乘大象，四面圍來。劉方用弩箭射象，大象負傷，反而踐踏敵陣，官軍拼力奮戰，敵人逃到營寨，又攻下其寨，俘獲斬殺上萬人。於是渡過區粟，横跨六里，先後遇敵，每戰都有擒獲。進軍到大緣江，敵人憑依天險設營，又被攻克。經過馬援所立銅柱，向南前行八天，到達林邑國都城。林邑王梵志棄城逃到海上，繳獲其祖廟神主金人，污毁其宮室，刻石紀功而後返回。士兵脚患水腫，死者占十之四五。劉方在途中得病去世，煬帝很是傷感痛惜，於是下詔命說："劉方秉承朝廷策略，奉行天朝討伐，憂心王事疾速出征，視險阻如坦途。摧折敵人鋒鋭直奔敵人都城，出其不意，元凶盡殲，巢穴全被傾滅，海外肅清，一勞永逸。效命國家大事，忠誠功績可嘉，可贈封爲上柱國、盧國公。"兒子劉通仁繼嗣。

馮昱 王摽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開皇時，有馮昱、王摽、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摽，并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摽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

開皇年間，有馮昱、王摽、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等人，都是邊塞將領，名聞當時。馮昱、王摽，都不知是何處人。馮昱多謀略，有武藝。高祖楊堅纔任丞相時，馮昱任行軍總管同王誼、李威等人征討平定叛亂蠻人，拜爲柱國。開皇初年，又任行軍總管駐守乙弗泊防備胡人。突厥騎兵數萬人前來圍攻，馮昱連日奮力出戰，寡不敵衆，最終被胡虜打敗，死亡逃散幾千人，殺死胡虜也衹多不少。其後守備邊塞多年，每遇戰常常大獲全勝。王摽驍勇善於射箭，高祖因他有將帥才略，常任他爲行軍總管領兵駐守江北，防備陳國入侵。多次立有戰功，被陳國所畏忌。攻打陳國的戰役，及高智慧叛亂，進攻征討都有大功。官位到柱國、白水郡公。李充，是隴

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鬥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啖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并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

西成紀人。少時意氣風發，有雄才大略。開皇年間，多次任行軍總管攻打突厥立下功勞，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任朔州總管，很有威名，被胡虜所畏忌。其後有人誣陷他謀反，被召回京城，皇上對他譴責不滿。李充稟性剛直，於是憂憤而死。楊武通，是弘農華陰人，性格果敢勇武，善於騎馬射箭。多次任行軍總管征討西南夷人，常立戰功，封爵位爲白水郡公，拜任左武衛大將軍。當時党項羌人多次擾亂邊境，朝廷因他有威武之名，連續任他爲岷、蘭二州總管以鎮服他們。後來與周法尚征討嘉州的反叛僚人，周軍開始不順利，武通率領數千人，被叛賊斷絕歸路。武通於是放棄車馬輕兵行險道，出敵不意，連連奮戰打敗敵人。叛賊知道他孤軍無援，部落傾巢出動。武通轉戰幾百里，被敵人阻拒，四面無路。武通輕裝上陣交戰，墜落下馬，被叛賊抓住，殺死後吃掉。陳永貴，是隴右的胡人，本來姓白，以勇敢威猛聞名。高祖很親近喜歡他，多次拜任行軍總管鎮守邊疆，每次交戰都單人獨騎衝擊敵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爲北陳郡公。房兆，是代地人，本來姓屋引，爲人剛毅，有武勇謀略。多次任行軍總管攻打胡人，因軍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以上數人史書無記載。

史臣曰：達奚長儒等人自小從軍，都有驍勇膽略，總領軍旅，各自擁有抗禦外敵的功勞。長儒率領二千步兵，抗擊十萬胡虜，箭盡軍滅，勇氣更爲猛悍，豪壯啊！賀婁子幹西到青海，北至長城，胡虜畏懼，烽火無警，大可稱道。史萬歲身具智勇，善於撫慰士卒，人們都樂意效死，軍兵安適不勞苦。北方擊退匈奴，南方平定夷、僚，大軍所向，威震偏遠之方。争功勞仗恃意氣，觸犯違忤權貴，皇上偏聽不明，雖死非其罪過，衆人都爲之痛惜，有名將李廣之風。劉方號令不徇私情，管理軍隊嚴肅，剪滅林邑，肅清南海，王化之外各族蠻夷，無不衷心臣服。上述衆將，壯志勇武過人，出外擔當推轂重任，回朝受托心腹大事，雖漢代馬伏波威行南方，趙充國

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名震西羌，談其事論其功，也是各擅一時不相上下。

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爲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户。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户。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户。拜賓部大夫，出爲晋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户。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并有能名。

及高祖爲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内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悦，前後賜黄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嘆，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

王長述，是京兆霸城人。祖父王羆，魏時任太尉。父親王慶遠，是北周淮州刺史。長述自小就有容儀風度，八歲時，周太祖宇文泰見到他大爲稱異，説："王公有這樣的孫子，堪稱後繼有人。"做官初任員外散騎侍郎，封爵位爲長安縣伯。屢經升任爲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年喪父，自小由祖父王羆撫養，及至王羆薨逝，他守喪哀痛過於禮數，朝廷有詔書贊揚他。喪期滿後，承襲了扶風郡公的封爵，食邑三千户。拜任中書舍人，修撰皇帝起居注，改封爵位爲龍門郡公。因隨于謹平定江陵有功，增封食邑五百户。北周接受禪位建國後，又增封食邑，連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拜任賓部大夫，外調任晋州刺史，又改任玉壁總管長史。不久授任司憲大夫，外放拜任廣州刺史，很有威信仁德，吏人敬服，在任幾年，前來歸附的蠻夷有三萬多户。朝廷公議稱贊，兼原職拜爲大將軍。後歷任襄、仁二州總管，都有賢能的名聲。

到高祖楊堅任丞相時，授任信州總管。其轄區内夷人、僚人仍有未歸服的，長述率兵征討平定，升爲上大將軍。王謙在益州興兵作亂時，曾派使者送信給長述，長述就抓住他的使者，上呈其書信，并奏陳攻打王謙的策略。皇上很高興，先後賜予他黄金五百兩，拜任他爲行軍總管，率軍征討王謙。以功勞升任柱國。開皇初年，又進呈平滅陳國的計策，營造戰艦，整治爲上等軍旅。皇上稱許他的才幹，多次獎賞慰勞，賜下書信道："每次閲讀高妙計策，深爲嘉許嘆賞，出師拜將的時候，將要用公爲元帥。"幾年後，任

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吊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行軍總管出征南寧，未到，在途中病逝。皇上很傷感痛惜，派使者吊唁祭奠，贈爲上柱國、冀州刺史，謚號爲莊。兒子王謨繼嗣。王謨之弟王軌，大業末年，任東郡通守。小兒子王文楷，曾任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定、鄘二州刺史。

李衍字拔豆，是遼東襄平人。父親李弼，爲北周太師。李衍少時專精武藝，慷慨豪壯胸懷大志。周太祖宇文泰時，做官初任千牛備身，封爵位爲懷仁縣公。後加封爲開府，改封爵位爲普寧縣公，升任義州刺史。不久跟隨韋孝寬鎮守玉壁城，多次與賊人會戰，敵人很畏懼他。平定北齊後，以軍功升任大將軍，改封爵位爲真鄉郡公，拜任左宮伯，被賜予各色綵帛三百匹、奴婢二十人，并賜封其兒子李仲威浮陽郡公的爵位。後來歷任定、鄘二州刺史。

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

及至王謙興兵作亂時，高祖楊堅任李衍爲行軍總管，跟隨梁睿攻打平定叛黨。升任上大將軍，被賜予縑絹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任行軍總管討平叛亂的蠻人。升任柱國，被賜予絲帛二千匹。不久又任檢校利州總管。第二年，突厥侵犯邊塞，任行軍總管率軍征討，未遇見胡虜而返。改任介州刺史。幾年後，朝廷將討平江南，詔命李衍在襄州道營造戰船。到大舉進攻陳國時，拜任行軍總管，隨秦王楊俊取道襄陽出擊，以軍功被賜予絲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任安州總管，很有惠民政舉。一年多後，因病回到京城，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兒子仲威繼嗣。

衍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

李衍的侄兒李長雅，娶高祖之女襄國公主爲妻，承襲父親李綸的爵位，做河陽郡公。開皇初年，拜任將軍、散騎常侍，歷任内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之職。

衍從孫密，別有傳。

李衍的堂孫李密，另外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閤將軍。周

伊婁謙字彦恭，本是鮮卑人。其先祖世代爲部落酋長，隨北魏南遷入中原。祖父伊婁信，任中部太守。父親伊婁靈，歷任相、隆二州刺史。伊婁謙生性忠誠直爽，善於辭令。在西魏做官任

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位開府。

直閤將軍。北周接受禪位建國後，多次升遷爲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周武帝將要攻打北齊，帶他進入內宫，不露聲色地對他說："朕將要發動戰事，先攻哪裏呢?"伊婁謙回答說："臣下愚昧，確實不能明白大事，不過僞朝北齊妄爲僭越，驕横强暴不敬天命，沉溺於倡伎優伶戲樂，沉迷於酒色。其衝鋒陷陣的猛將斛律明月已死，讒言滿朝，使君臣上下離心，百姓在路中以目代口。如果興兵征討，這是臣的心願。"武帝大笑，於是派伊婁謙同小司寇拓拔偉出使北齊觀察事態。武帝隨後調發大軍。北齊國主聞知後，派其僕射陽休之責問伊婁謙說："貴國在盛夏之時調發軍兵，矛頭指向何方?"伊婁謙回答說："我驅車出使之初，未聽説興兵。倘或西面向白帝城增兵，東面加强巴丘守備，這是自然常理，有什麽值得奇怪呢!"伊婁謙的參軍高遵將實情向北齊告密，北齊於是將伊婁謙扣留不放。武帝攻克并州後，召來伊婁謙慰撫他說："朕此次興兵，本要待你歸國，不料高遵内部叛變，違背朕的本心，這是高遵的罪過。"於是抓住高遵交與他，聽其處理解恨。伊婁謙叩首請求赦免他，武帝說："你可以聚衆吐他口水，讓他感到羞愧。"伊婁謙跪下説道："以他的罪過而言，可不是吐口水的懲罰。"武帝認爲言之有理，於是作罷。伊婁謙竟然待高遵如初。他待人寬厚仁恕，大都與此相同。不久被賜封濟陽縣伯的爵位，屢經升遷任前驅中大夫。大象年間，升爵位爲侯，加任開府。

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彦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絶。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高祖楊堅任丞相後，拜任亳州總管，不久召回京城。平定王謙後，伊婁謙耻於與叛賊同名，由此改稱字。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任彦恭爲左武候將軍，不久拜爲大將軍，升爵位爲公。幾年後，外任澤州刺史，以清明簡約自守，很受擁戴。後因病離職，官吏百姓攀車不捨，送行數百里不斷。幾年後，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歲。兒子伊婁傑繼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凉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

田仁恭字長貴，是平凉長城人。父親田弘，北周時任大司空。仁恭生性寬厚仁愛，有器度。

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户。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淅陽郡公，增邑二千户，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雁門郡公。

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户。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

在北周時，以明經被薦舉任掌式中士。後來因父親的軍功，被賜封鶉陰子爵。大冢宰宇文護任用他爲中外兵曹。幾年後，又因父親的功勞拜任開府儀同三司，升任中外府掾。跟隨宇文護征討攻伐，屢立戰功，改封爵位爲襄武縣公，食邑五百户。跟隨武帝平定北齊，加封任上開府，升封爵位爲淅陽郡公，增封食邑二千户，拜任幽州總管。周宣帝時，升爵位爲雁門郡公。

高祖楊堅任丞相後，應召入朝拜任小司馬，升任大將軍。跟隨韋孝寬在相州打敗尉遲迥，拜任柱國。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升任上柱國，拜任太子太師，很受親信倚重。皇上曾臨幸其私宅，一同飲宴非常歡愉，恩賜特别豐厚。受詔命營修宗廟神社，升爵位爲觀國公，增封食邑連同前封者共五千户。不久，拜任右武衛大將軍。一年多後，在任上去世，終年四十七歲。朝廷贈封爲司空，贈謚號爲敬。兒子田世師繼嗣。次子田德懋，事迹在《孝義傳》。

時有任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并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并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與田仁恭同時有任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都官至上柱國。有大義公辛遵與其弟弟辛韶，都官至柱國。高祖因他們都是輔佐建國的功臣，特别加以尊崇重用，其親信禮待與仁恭相同。其事迹都已亡逸不存。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托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侄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悦，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宫，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户。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

元亨字德良，又名孝才，是河南洛陽人。父親元季海，是北魏司徒、馮翊王。遇上北周、北齊分裂，季海於是任職於北周長安。元亨當時衹有幾歲，與母親李氏在洛陽。北齊神武帝因其父在關西北周，於是拘禁了他們。其母親是北魏司空李冲的女兒，素來有智謀心計，於是假稱貧困飢寒，請求到滎陽覓食糊口。北齊人因其地離關西還遠，他們不過是老婦幼子，未生疑心，就同意了。李氏暗中托付豪俠李長壽，携帶元亨及無父侄兒八人，隱蔽行走草叢荒徑，得以到達長安。周太祖宇文泰見到後非常喜歡，因元亨是功臣之子，對他很是優厚。元亨十二歲時，西魏恭帝爲太子，視他爲密友。做官初任千牛備身。大統末年，承襲了馮翊王的爵位，食邑一千户。授封賜爵之日，他悲傷慟哭不能自已。不久升任

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爲洛州刺史。

高祖爲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旬日之間，衆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户。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卧治，上嗟嘆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静，相望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通直散騎常侍，歷任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爵位爲平凉王。北周閔帝接受禪位登基後，按例降爵號爲公。明帝、武帝時，歷任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任洛州刺史。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遇上尉遲迥興兵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人興兵響應尉遲迥，十天之内，賊衆達到一萬多。州衙署中王文舒暗中與梁康勾結，要謀害元亨。元亨察知其陰謀，於是選取關中士兵，得到二千人爲隨從，抓住文舒將他斬首，率兵襲擊梁康、邢流水，將他們打敗。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召入朝廷拜任太常卿，增封食邑七百户。不久外放任衛州刺史，加封爲大將軍。衛州土俗民風浮薄，元亨以威嚴坐鎮治理，任職八年，風化大爲好轉。後來因年老多病，呈遞表章請求退休，官吏百姓到京城上書請願，要求留任安閑治政，皇上爲之嘆賞不已。當年，元亨因爲病情加劇，再次請求回京，皇上派使者送醫贈藥，探問病情，絡繹不絶。一年多後，在家中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贈謚號爲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閤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毁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吴《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内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户，入爲勛曹中大夫。

杜整字皇育，是京兆杜陵人。祖父杜盛，魏時任直閤將軍、潁川太守。父親杜闢，是渭州刺史。杜整年少時就有風度氣概，九歲時爲父親守喪，哀痛傷身骨瘦如柴，事奉母親以孝聞名。長大後，驍勇有體力，喜歡讀孫子、吴起《兵法》。西魏大統末年，承襲武鄉侯的爵位。周太祖宇文泰視他爲親信。後來侍奉宇文護之子中山公宇文訓，很受親信厚待。不久授任都督。周明帝時，任内侍上士，屢經升遷爲儀同三司，拜任武州刺史。跟隨周武帝平定北齊，加封爲上儀同，升爵位爲平原縣公，食邑一千户，召入朝廷任勛曹中大夫。

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

高祖楊堅任丞相後，升任開府。及至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加任上開府，升爵位爲長廣郡公，不久拜任左武衛將軍。任職幾年後，因守母喪離職，朝廷隨即起用叫他理事。開皇六年，突厥侵犯邊塞，皇上下詔派衛王楊爽總領軍隊北伐，任杜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到達合川，未遇胡虜而返。杜整秘密呈奏攻取陳國的策略，

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

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皇上認爲很好，於是任他爲行軍總管鎮守襄陽。不久病逝，終年五十五歲。高祖聞訊很是傷感，賜贈絲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贈謚號爲襄。兒子杜楷繼嗣。官至開府。

杜整的弟弟杜肅，也自小有志節品行，開皇初年，任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緑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户。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主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俱有力焉。録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户。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

李徹字廣達，是朔方巖緑人。父親李和，開皇初年任柱國。李徹性格剛毅，有器量才幹，儀容魁偉，多有武藝。北周大冢宰宇文護視他爲親信，不久拜任殿中司馬，多次升遷任奉車都尉。宇文護因他恭謹厚重有才幹，很敬重他。宇文護之子中山公宇文訓任蒲州刺史，宇文護命李徹以原職作他的隨從。不久，拜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武帝時，跟隨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勞被賜封同昌縣男，食邑三百户。後來跟隨武帝攻克晉州。武帝班師回朝後，李徹與齊王宇文憲屯守雞栖原。北齊國主高緯率大軍前來，宇文憲領兵西進，以避開敵人鋒芒。高緯派其驍將賀蘭豹子率領精鋭騎兵追擊宇文憲，會戰於晉州城北。宇文憲兵敗，李徹與楊素、宇文慶等人全力奮戰，宇文憲部因此得以保全。後又隨武帝在汾北打敗北齊軍隊，乘勝攻下高壁，攻克晉陽，在冀州擒獲高湝，都有貢獻。總録先後功勞，加封任開府，另行封爲蔡陽縣公，食邑一千户。周宣帝即位後，跟隨韋孝寬巡行平定淮南，常擔任先鋒。淮南平定後，就授任淮州刺史，安撫招納新歸附的百姓，很得百姓歡心。

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僚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加任上開府，改任雲州刺史。一年多後，朝廷召入任左武衛將軍。到晉王楊廣節鎮并州時，朝廷精選有文武才幹的正道人，做他的僚佐。皇上因李徹是經歷前朝的老臣，又多次統領軍隊，詔命李徹總領晉王府軍事，升其爵位爲齊安郡公。當時蜀王楊秀也出鎮益州，皇上對侍臣説："哪裏能找到文如王子相，武如李廣達的人呢？"他如此受重視。

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

第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侵犯邊塞，皇上命衛王楊爽做元帥，率兵攻打，任李徹爲長史。在白道與胡虜相遇，行軍總管李充對楊爽説："北

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内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奬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凉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晋王廣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

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與熲相善，因被疏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咒詛，伏誅。

周、北齊時代，有如戰國，中原被武力分割，其來已久。突厥每次來犯邊塞，將領們總以保全軍力爲宗旨，没有人能死戰。因此突厥勝多敗少，所以常常輕視中原軍隊。現今沙鉢略全數調遣國内的士衆，屯兵據守險要之地，必定輕視我們無所防備，以精兵襲擊，可以打敗敵人。"楊爽聽從其計。將領們大多心存疑慮，祇有李徹贊成其計策，請求與他同行。於是同李充率領精鋭騎兵五千人，出其不意，突然襲擊大敗敵人。沙鉢略丢盔棄甲，隱蔽行走於荒草中逃跑。以軍功加任上大將軍。沙鉢略由此而屈膝稱臣。不久，沙鉢略被阿拔侵略，呈遞奏疏請求援助。朝廷任李徹爲行軍總管，率領一萬精鋭騎兵趕往。阿拔聞訊逃離。軍隊返回後，又領任行軍總管，駐守平凉以防備胡人侵擾，封爵位爲安道郡公。開皇十年，升官位爲柱國。到晋王楊廣改任淮海地方官長，任李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爵位爲德廣郡公。隨後改封爲城陽郡公。此後突厥又侵犯邊塞，李徹再次任行軍總管，打敗敵人。

左僕射高熲被治罪後，因李徹平素與他關係很好，於是被疏遠猜忌，未再任用。後來發出怨言，皇上聞知後召他入宫，在寢室内賜予飲宴，談及平生事迹，當日賜鴆毒死去。大業年間，其妻子宇文氏被庶子李安遠誣告咒駡朝廷，被誅殺。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

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强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

崔彭字子彭，是博陵安平人。祖父崔楷，魏時任殷州刺史。父親崔謙，是北周荆州總管。崔彭少年失父，事奉母親以孝聞名。性格剛毅，有軍事才略，精於騎馬射箭。愛讀《周官》、《尚書》，粗略知曉其大概意旨。周武帝時，任侍伯上士，幾經改任後任門正上士。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北周陳王宇文純節鎮齊州，高祖怕他生出變亂，派崔彭率騎士兩人徵召他回朝廷。崔彭到達離齊州三十里處，假稱得病，息止於郵館，派人對宇文純説："天子有詔書下達到親王處，崔彭患病，不能盡力前來，請親王光臨那裏。"宇文純懷疑有變故，多帶隨從騎士到達崔彭處。崔彭走出郵館迎接，看出宇文

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悦，拜上儀同。

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絶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説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

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悦，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嘆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户。

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

純有懷疑神色，怕他不聽召喚，就騙他説：“請親王避開衆人，將有機密傳達。”宇文純示意隨從退去，崔彭又説：“將要宣讀詔書，請親王下馬。”宇文純於是下馬，崔彭回頭對隨從説：“陳王不服從詔書召喚，將他抓住。”兩個騎士就抓住他并上了鎖鏈。崔彭於是大聲説：“陳王有罪，詔命召回朝廷，旁人不得輕舉妄動。”陳王的從人驚愕地離去。高祖見後大爲高興，拜任他爲上儀同。

高祖登基後，崔彭升任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之職，被賜封安陽縣男的爵位。幾年後，改任車騎將軍，隨後又改任驃騎將軍，一直主持宫中守衛。心性謹慎縝密，在禁宫二十多年，祇要當值在儀衛之中，他就整日正襟危坐，從未有懈怠之容，皇上很滿意。皇上常對崔彭説：“你當值的時候，我休息睡覺很安穩。”又曾對他説：“你的騎馬射箭確已超人，還稍懂學問嗎?”崔彭説：“臣小時喜歡《周禮》、《尚書》，每遇休閑假日，未曾棄置不讀。”皇上説：“試給我説説。”崔彭就談了君臣恭謹慎重的義理，皇上稱好，旁聽者認爲懂得先哲教言。後來加任上開府，升任備身將軍。

皇上曾在武德殿宴請達頭可汗的使者，有鴿子在殿梁上鳴叫。皇上叫崔彭射它，一發即中。皇上大爲高興，賜給錢幣一萬。到使者回去後，可汗又派使者對皇上説：“請求與崔將軍見一面。”皇上説：“這一定是以善於射箭聞名於胡人王庭，所以來相求。”於是派他去了。到達匈奴國中後，可汗召來數十個善於射箭的人，把肉食拋投在郊野，用來聚集飛鳶，派其善射的人去射，大多射不中。又請崔彭去射，他連射數箭，飛鳶都應弦墜落。突厥人相顧無言，無不贊嘆敬服。可汗留住崔彭不放達一百多天，皇上贈以絲繒綵帛，纔得以回朝。仁壽末年，升爵位爲安陽縣公，食邑二千户。

煬帝即位後，升任左領軍大將軍。隨駕臨幸洛陽，崔彭總督後軍。當時漢王楊諒叛亂剛剛平定，餘黨到處聚夥，朝廷派崔彭率士衆數萬人鎮守防備山東，又兼領慈州職事。煬帝因他清廉，

百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吊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岩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賜予絹帛五百匹。不久去世，終年六十三歲。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贈封爲大將軍，贈謚號爲肅。兒子崔寶德繼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人，有的在外總領州郡，有的入朝掌理禁軍，都以聲望功績著稱，享功名獲善終，得以如此自有其來由。伊婁謙氣量廣遠，不念舊惡，請求赦免高遵罪過，有國士的風範。崔彭守衛皇宮重地，凛然不可侵犯，守禦内廷的重托，確有值得稱道之處！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

杜彦

杜彦，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彦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吴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剋倉塠、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

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彦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别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彦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數千，據彭山，彦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

杜彦，是雲中郡人。父親杜遷，在葛榮作亂時，將家遷到豳州。杜彦生性勇敢果決，善於騎馬射箭。在北周做官，初任左侍上士，後來跟隨柱國陸通在土州攻打陳國將領吴明徹，將他擊敗。又攻打反叛蠻人，攻克倉塠、白楊二寨，且都將其頭領斬首。又進軍平滅郢州反賊首領樊志。因戰功，拜任大都督。隨後升任儀同，掌管隆山郡職事。第二年，拜任隴州刺史，賜封爲永安縣伯。高祖楊堅任丞相時，跟隨韋孝寬到相州攻打尉遲迥，每次交戰都立功，被賜各色帛三千段，奴婢三十人。升任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任魏郡太守。

開皇初年，拜任丹州刺史，升爲公爵。六年後，召入朝廷任左武衛將軍。平滅陳國的戰役，任行軍總管同新義公韓擒虎相繼進軍。軍隊到達南陵，敵人屯兵據守長江南岸，杜彦派遣儀同樊子蓋率領精兵攻破敵人營寨，繳獲船隻六百多艘。渡過長江，攻打南陵城，克敵，擒獲其守將許翼。進軍到新林，同韓擒虎會師。陳國平滅後，被賜予各色帛五千段，粟米六千石，升任柱國，賜封其子杜寶安爲昌陽縣公。高智慧等興兵作亂時，又任行軍總管隨楊素出軍征討，單獨解救了江州之圍。高智慧的餘黨到處嘯聚，占據或投靠溪蠻洞府，杜彦水陸兩路一齊進軍，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處洞寨，全部平定，且都將其魁首處斬。反賊李陁裹脅人衆數千，占據彭山，杜彦突襲將他打敗，斬首，用驛車送到京城。又攻打徐州、宜豐二處洞寨，全都平定。被賜予奴婢一百多人。拜任洪州總管，很有善治聲

名。

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録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一年多後，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去世，皇上傷痛惋惜不已，對侍臣説："榆林是國家軍事重鎮，哪裏能找到子幹一樣的人呢?"幾天後，皇上説："我想可以鎮守榆林的，没人强過杜彥。"於是召回拜任雲州總管。突厥前來侵擾，杜彥每每擒獲處斬，北方夷人畏懼，其馬不敢到邊塞來。幾年後，朝廷又補録以前的功勞，賜封其子杜寶虔爲承縣公。開皇十八年，征伐遼東的戰役，杜彥任行軍總管隨漢王到達營州。皇上因他熟習軍旅，命他統管五十營軍事。回來後，拜任朔州總管。突厥又侵擾雲州，皇上命楊素將其打跑，其後仍擔心爲害邊塞，因杜彥素來爲突厥所畏懼，又拜任他爲雲州總管。不久，因病召回京城，去世，享年六十歲。兒子寶虔，大業末年，任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渤海蓨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顯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勱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

高勱字敬德，是渤海蓨縣人，北齊太尉、清河王高岳的兒子。自幼聰明慧敏，風度儀容美好，以仁愛孝悌聞名，受北齊顯祖喜愛。七歲時，承襲清河王的爵位。十四歲，任青州刺史，歷任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爵位爲樂安王。性格剛直，有才幹，很受當時人所敬重。斛律明月素來欽敬他，每次有征伐，就任用他爲副帥。後升任侍中、尚書右僕射。及至齊後主被北周軍隊打敗後，高勱護衛太后回鄴城。當時宦官專横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其受到寵幸，高勱要斬他示衆。太后救他，纔將他釋放。劉文殊私下對高勱説："子溢等人，信口生禍，怎能這樣做呢?"高勱捋袖奮臂説道："現今西方敵寇日漸侵逼，朝中官貴反叛衆多，正是因爲這等人弄權誤國，致使百官棄離。如能今天殺了他，縱使明天就被誅死，也不後悔。"文殊深感慚愧。回到鄴城後，高勱勸後主説："將五品以上官將的妻兒老小，全部置於三臺上面，并脅迫他們説：'如果出戰不勝，就燒了三臺。'這些人捨不得妻兒，必定死戰，可以打敗敵人。"後主没有聽從，於是棄離鄴城東逃。高勱常常殿後，被北周軍隊俘獲。周武帝見到他，

語，大悦，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宇內，匡濟群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絶維，群凶於焉猬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蒨、頊縱其長蛇，竊據吴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鷄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荐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静，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

與之交談，很高興，接着問北齊滅亡的原因。高勱説話淚流不止，悲傷不能自持，武帝也爲之變了神色。授任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楊堅此時任丞相，對高勱説："北齊之所以滅亡，是由於任用邪佞之人。您父子忠良聞名於鄰國，當善自珍愛。"高勱兩次下拜謙遜地説："我，是亡國的下等官僚，世代蒙受恩澤榮寵，不能拯救危亡之國，以致傾覆。既已獲得寬宥，所受恩德已多，何況又充數占得官位，致使招來官中謗議。"高祖很器重他，讓他檢校揚州職事。後拜任楚州刺史，百姓安定。此前，城北有一座伍子胥廟，當地風俗敬鬼事神，祈禱的人必須殺牛備酒，以致敗家破産。高勱嘆道："子胥是賢者，怎麽會損害百姓呢？"於是告誡轄區之内，從此停止濫祭，百姓多虧了他。

開皇七年，改任光州刺史，進獻攻取陳國的五項策略，又呈進表章道："臣下聽説剪除凶暴，是王者的大功，奪取亂亡之國，古賢早有告誡。因此苗民不遵王命，禹就在朝堂舞兵器以修文德，有扈氏不臣服，最終招致夏王六軍征討。都是爲了安寧天下，匡救百姓。自從東晉失控，王法斷絶維係，於是各處凶頑蜂起，因而成三方鼎立之勢。江南陳氏趁此機會，從下吏中崛起，陳蒨、陳頊逞其凶殘，竊據吴郡會稽，叔寶肆虐昏庸，荼毒金陵。多年以來，荒淫昏悖更甚。後宫弄權專政，親近奸邪小人。宫庭服役之人，尸骨堆積滿千。疆界防守，戍役長達三年。有時微服出游暴露，竟在王侯之家迷醉日久；有時縱馳駿馬取樂，竟摔落於大道之端。有功不賞，無辜被殺。邊境日有警訊，不以爲慮，沉迷美色，不知時日。上天厭棄淫亂之德，妖禍實由人事招來，有時空中忽然大聲震響，有時道路上哄傳鬼怪出現，有時挖人心肝祭祠天狗，有時自捨己身佞佛以禳祓妖禍。人神共憤，災禍異象頻生，天意民心，顯然可知。下臣以庸劣之才，蒙朝廷寄重，連經州郡任職，與陳相鄰，接近敵人，知道其動静，天兵討伐其罪惡，現在正當其時。如果戰車轟然發動，戰船閃電渡江，下臣雖庸劣怯弱，請效犬馬之勞。"高祖讀表後稱許不已，回覆詔

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悦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户。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勱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亡失户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書褒獎嘉勉。到大舉進攻陳國時，任高勱爲行軍總管，隨宜陽公王世積攻克陳國江州。以軍功拜封爲上開府，賜予各色帛三千段。

隴右羌人各部多次叛亂侵擾，朝廷因高勱很有威名，拜任洮州刺史。到任後振揚威嚴廣行仁惠，百姓夷人悦服歸順，那些山谷中的土著羌人相隨到州府拜見，先後前來的，有好幾千户。凶横奸猾之徒隱迹無踪，路不拾遺。在職幾年，被稱爲治理有方。其後遇上吐谷渾前來侵擾，高勱因得病不能抗禦，敵人大肆掠奪而去。監察御史彈劾奏告高勱損失户口，又説他受了羌人贈禮，終至獲罪免官。後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六歲。兒子高士廉，最有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彦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宫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岩石之下，泫然而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户。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户，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

尒朱敞字乾羅，是秀容契胡人，尒朱榮的族子。父親尒朱彦伯，任官至司徒、博陵王。北齊神武帝高歡在韓陵一戰獲勝，將尒朱氏盡行誅滅。尒朱敞年幼，隨母親養在宫中。到十二歲時，從墻洞逃出，到了大街上，見到一群嬉戲的兒童，就脱下所穿的金鑲翠飾的綾羅服裝，换了衣服逃走。追兵尋到，本就不認識他，就抓住穿羅衣的小孩。盤問起來纔知道錯了，正當天已近晚，尒朱敞因此得以脱身。於是進到一個村子裹，見到一位姓長孫的婆婆踞坐在胡床上。尒朱敞兩次下拜請求垂憐，長孫氏同情他，將他藏在夾墻中。過了三年，懸賞捕拿更加緊急，追踪將到，長孫氏説："形勢急迫，不可久留。"資助打發他走。於是假裝道士，改變姓名，隱匿於嵩山，粗略閲讀經書史籍。幾年之間，人們對他很感奇怪。曾經單獨坐在岩石下，流淚嘆道："我難道終老於此嗎？伍子胥又是什麼人呢！"於是穿着平民衣服，從小路向西投奔北周。太祖宇文泰見到後禮待他，拜任大都督、行臺郎中，封爲靈壽縣伯，食邑一千五百户。後升任通直散騎常侍，改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升爵位爲侯。保定年間，升任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年間，增封食邑五百户，歷任信、臨、熊、潼四州刺史，升爵位爲公。周武帝東征北齊，呈進奏表請求跟隨，同意了他。在戰

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

門中攻城陷陣，所向無敵。升任上開府。授任南光州刺史，召入朝廷任護軍大將軍。一年多後，改任膠州刺史。在此時將長孫氏婆婆及弟弟接來安置在家中，供給資財豐厚。

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改封爲邊城郡公。黔安蠻人反叛，朝廷命尒朱敞征討平定。軍隊凱旋後，拜任金州總管，隨後改任徐州總管。在職多年，人稱清明整肅，百姓官吏都畏懼他。後來因爲年老，上表請求告老還鄉，朝廷賜予他專使馬車，回到河內，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二歲。兒子尒朱最繼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普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晋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

周搖字世安，其先祖與北魏拓拔氏同出一源，開始姓普乃氏，定居洛陽後，改姓周。其曾祖父拔拔，祖父右六肱，都曾任北平王。父親恕延，歷任行臺僕射、南荆州總管。周搖年少時剛毅果決，有武藝，性格嚴謹厚重，遵守法度。在北魏做官，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北周閔帝接受禪位建國後，賜他姓車非，封爲金水郡公。歷任鳳、楚二州刺史，百姓官吏安定。跟隨武帝平定北齊，每次交戰都立下功勞，越級拜任柱國，升封夔國公。不久，拜任晋州總管。當時高祖楊堅任定州總管，文獻皇后從京城去見高祖，路經周搖處，待客禮物很簡少，然後又對皇后說："官庫中財物很多，礙於法度不敢亂用。又且王臣不能私意效敬。"他的質樸坦誠即是如此。高祖因他奉公守法，常稱贊他。任丞相後，改封他爲濟北郡公，隨後拜任豫州總管。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又改姓周。

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

開皇初年，突厥侵擾邊疆，燕、薊等地深受其害。前總管李崇被胡虜殺死，皇上想找一個鎮守的人，臨朝時說："沒有强過周搖的人。"拜任他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周搖修建屏障堡壘，嚴密布置偵察瞭望，邊境百姓因此安定。六年後，改任壽州總管。到任不久，自知年歲已老，請求告老還鄉，皇上召回他。引來晋見，皇上慰勞他說："你一生修養德行奉行仁義，歷任三朝，能終享富貴，保有如此高壽，確實值得稱道。"賜予他坐褥，送他回私宅。一年多後，在

八十四。

家中去世，贈謚號爲恭，享年八十四歲。

獨孤楷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户，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是何地人，本姓李。父親李屯，隨北齊神武帝高歡與北周軍隊會戰於沙苑，齊軍大敗，於是被柱國獨孤信擒獲，發配爲士兵，在獨孤信家充當使役。後漸漸得以親近主人，被賜姓獨孤。獨孤楷年少時恭謹厚重，擅長弓馬戈矛，爲宇文護的奉刀隨從，屢經升遷任車騎將軍。其後多次相隨他征討攻伐，被賜封廣阿縣公，食邑一千户，拜任右侍下大夫。北周末年，跟隨韋孝寬平定淮南，以軍功賜封其子獨孤景雲爲西河縣公。

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

高祖楊堅任丞相後，升任開府，常總領高祖的親信部隊。及至高祖接受禪位稱帝，拜任右監門將軍，升封爲汝陽郡公。幾年後，升任右衛將軍。仁壽初年，外放任原州總管。當時蜀王楊秀出鎮益州，皇上召他回朝，蜀王猶豫没有起行。朝廷怕蜀王發動變亂，拜任獨孤楷爲益州總管，乘傳車趕往替代他。楊秀果然有反叛之意，獨孤楷勸説規誡很久，纔上路。獨孤楷看出楊秀有反悔之意，於是率兵防備。楊秀到達興樂，距益州四十多里，打算反擊獨孤楷，秘密派隨從窺探其情形，知道無從下手纔作罷。獨孤楷在益州，很有惠民之政，蜀地父老至今都念及他。

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彦雲，皆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煬帝即位後，改任并州總管。因得病失明，呈遞表章請求告老還鄉。煬帝説："您是前朝老臣，歷任兩代，高風亮節素有聲望，躺卧鎮守即可，不用親身勞神於文簿。"又派其長子獨孤凌雲去監督郡中事務。其受重視即是如此。幾年後，改任長平太守，尚未理事即去世。贈謚號爲恭。兒子凌雲、平雲、彦雲，都很出名。獨孤楷的弟弟獨孤盛，事迹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并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

乞伏慧字令和，是馬邑鮮卑族人。祖父乞伏周，任魏銀青光禄大夫。父親乞伏纂，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時任第一領民酋長。乞伏慧年少時意氣風發，志節遠大，嫻熟弓馬，喜歡縱犬飛鷹。北齊文襄帝時，任行臺左丞，加封爲蕩寇將軍，屢經升遷任右衛將軍、太僕卿，由永寧縣公升封

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攸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

爲宜民郡王。其兄長乞伏貴和，也因軍功封爲王，一家二人封王，顯貴聞名當世。周武帝平滅北齊後，拜任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任攸飛右旅下大夫，後改任熊渠中大夫。

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户，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奸隱，户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户數萬。遷凉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户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轉秦州總管。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跟隨韋孝寬到武陟攻打尉遲惇，攻無不克，拜任大將軍，賜予各色帛八百段。平定尉遲迥後，升任爲柱國，賜封西河郡公，食邑三千户，賞賜各色帛二千三百段。請求將官位爵位讓給兄長，朝廷未予同意，輿論視之爲義。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曹州刺史。曹州舊來風俗，民間詐僞欺瞞盛行，户口記録常不屬實，乞伏慧上任即行審核清查，查出户口幾萬。於是升任凉州總管。此前，突厥多次來侵擾搶掠，乞伏慧於是嚴設烽火警訊，遠布偵察瞭望，胡虜也素來畏懼他的威名，竟不再入侵邊境。一年多後，改任齊州刺史，查出隱瞞民户好幾千。升任壽州總管。當年，又降職爲杞州刺史。在職幾年後，升任徐州總管。當時已年過七十，呈遞奏表請求退休，未被批准。不久改任荆州總管，又兼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當地民俗浮薄好鬥，乞伏慧親身奉行淳樸敦厚以相矯正，風俗因此大轉和睦。曾經見到一個用簺捕魚的人，他就拿出絹帛買了放生，其仁愛即是如此。百姓頌揚此事，將該地稱爲西河公簺。後改任秦州總管。

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民。卒於家。

煬帝即位後，任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討吐谷渾，因轄郡接鄰西國邊境，百姓苦於勞役，又遇上皇帝巡幸西疆，因修造道路不平整、進獻食物粗惡簡薄，皇帝大怒，命隨從將他斬首。見他年老無髮，就放了他，免職爲民。在家中去世。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户。

張威，不知是何處人。父親張琛，是魏弘農太守。張威年少時瀟灑不羈與衆不同，有遠大志向，善於騎馬射箭，力氣過人。在北周時，多次隨人征戰討伐，官至柱國、京兆尹，封爲長壽縣公，食邑一千户。

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

王謙興兵作亂，高祖楊堅任張威爲行軍總管，隨元帥梁睿出兵攻打。軍隊駐扎在通谷，王

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管。

謙部下守將李三王率領精兵拒守。梁睿任張威爲先鋒。三王初時堅閉營壘不出戰，張威派人叫罵侮辱以激怒他，三王果然排陣應戰。張威命勇壯之士奮勇出擊，三王軍隊潰敗，大軍又隨後趕來，因此擒獲斬殺四千多人。進兵到開遠，王謙部將趙儼領兵十萬，營寨連接三十里。張威開山掘通道路，由西嶺攻擊他的背後，趙儼於是敗退。追擊到成都，與王謙大戰，張威督領中軍。王謙被平定，升任上柱國，拜任瀘州總管。

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歷任幽、洛二州總管，改封爲晉熙郡公。隨後拜任河北道行臺僕射，其後總督晉王軍府事。幾年後，拜任青州總管，被賜予錢幣八十萬，米五百石，各色綵帛三百段。張威在青州，大肆營治家產，派家奴到百姓中賣蘿蔔根，家奴藉此侵害百姓。皇上對此嚴加譴責，由此獲罪免官居家。後來隨皇上祭泰山，到了洛陽，皇上對張威說："自從朕有了天下，常將重鎮委任於你，可以說是真心相待了。怎麼不講求名節德行，衹惟利是圖呢？難道衹是辜負朕的期望？也將有損你的名聲德望。"接着問張威道："你所持的朝笏現在哪裏？"張威叩首回答："臣下違法獲罪，没有顏面再持，恭謹地收藏在家中。"皇上說："可去拿來。"張威次日奉持朝笏晋見，皇上說："你雖不守法度，功勞貢獻確實不少，朕未忘記，現在將笏還給你。"於是又拜任洛州刺史，後封爲皖城郡公。隨後改任相州刺史，在任上去世。有兒子張植，大業年間，官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户，拜左勛

和洪，是汝南人。自小習武有力，驍勇威猛過人。周武帝時，多次隨同出征討伐，以戰功，屢經升遷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當時龍州蠻人任公忻、李國立等人聚衆作亂，刺史獨孤善不能抵禦。朝廷計議因和洪有軍事才略，命他替代獨孤善任刺史。月餘時間，擒獲公忻、國立，都將他們處斬懸首示衆，餘黨也全都平定。隨武帝攻打河陰，和洪拼力奮戰，攻破其西門。武帝視爲勇壯，賞賜各色帛一千段。又隨武帝平定北齊，升官位爲上儀同，賜封北平侯，食邑八百

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吴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

戶，拜任左勛曹下大夫。柱國王軌擒獲吴明徹之戰，和洪也有功勞，加任開府，改任折衝中大夫。

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户。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尉遲迥在相州興兵作亂，和洪任行軍總管，跟隨韋孝寬出兵攻打。軍隊到達河陽，尉遲迥派兵圍攻懷州，和洪與總管宇文述等人將其擊退。又在武陟打敗尉遲惇。及至相州平定，因每次會戰都有功勞，拜任柱國，封爲廣武郡公，食邑二千户。先後共賞賜各色帛一萬段，奴婢五十人，金銀各一百挺，牛馬一百匹。當時中原東部剛剛平定，世情尚不平穩，高祖因和洪有威名，命他領受冀州職事，很受官吏百姓擁戴。幾年後，召入朝廷，任漕渠總管監，改任泗州刺史。遇突厥侵擾邊塞，詔命和洪任北道行軍總管，擊退胡虜，追到戈壁而返。後升任徐州總管，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没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群胡感悦，争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

侯莫陳穎字遵道，是代北人。隨同北魏南遷，世代爲列將。父親侯莫陳崇，西魏、北周交替之際，歷任顯要職位，官至大司空。侯莫陳穎自小有治世才能，風神俊朗，被同輩人推許。西魏大統末年，因父親軍功被賜封廣平侯，屢經升遷任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隨滕王宇文逌攻打龍泉、文城的反叛胡人，與柱國豆盧勣各率軍兵分途出擊。侯莫陳穎孤軍深入五百多里，攻破敵人三處營寨。此前，稽胡叛亂，常擄掠邊民爲奴婢。至此時朝廷詔令胡人敢有欺壓藏匿良民的，問罪誅殺，并籍没其妻兒。有人上告説被胡人村落藏匿，豆盧勣要誅殺胡人。侯莫陳穎對他説："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有胡人本非全都反叛，衹是受脅迫作亂而已。朝廷大兵迫臨，首先作亂者知道害怕，脅從者想降服。如果逐步加以撫慰，自然可以不戰而平定。如果即行誅殺，反而相互驚恐，爲害不小。不如將其頭領召來，將藏匿人者交給他，讓他自行歸順認罪，則衆胡人可以安定。"豆盧勣聽從了。衆胡人感動悦服，争相前來降附，北疆因此安定。升任司武，加任振威中大夫。

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

高祖楊堅任丞相後，拜任昌州刺史。遇上受

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還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一。高祖嘉嘆，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

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勱死亡之際，志氣懔然，疾彼奸邪，致兹餘慶。尒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摇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并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禄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也。

禪稱帝，没有赴任，加任上開府，升爵位爲昇平郡公。隨後拜任延州刺史。幾年後，改任陳州刺史。平滅陳國的戰役，任行軍總管隨秦王楊俊經魯山上大道出擊。遇陳國將領荀法尚、陳紀投降，侯莫陳穎同行軍總管段文振渡江安撫招納纔歸附的人。隨後拜任饒州刺史，没有到任，改任瀛州刺史，有很好的政績。在任幾年後，因與秦王楊俊勾結獲罪免職。百姓相送，無不流淚，又共同爲他立碑，頌揚他的清廉德政。不久，檢校汾州職事，隨後拜任邢州刺史。仁壽年間，吏部尚書牛弘奉持符節巡察山東，考察政績以侯莫陳穎爲第一。高祖嘉許嘆賞，下詔書大加贊揚。當時朝廷因嶺南的刺史、縣令不少人貪婪贓污，蠻夷怨恨反叛，精選清廉官員去鎮撫，於是召他回朝。晋見時，皇上與他談及平生之事，以之取樂。幾天後，升任大將軍，拜任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贈各色帛送行。到任後，大施恩惠講求誠信，百姓夷人很高興歸附，各溪洞土著越人前來歸附的很多。

煬帝即位後，侯莫陳穎的兄長梁國公侯莫陳芮因事獲罪流放邊疆，朝廷怕他不能安心任職，召回京城。幾年後，拜任恒山太守。此年，嶺南、閩越等地多不安定，煬帝因他以前在桂州有很好的政績，爲南疆之民所信服，又拜任他爲南海太守。四年後，在任上去世。贈謚號爲定。兒子侯莫陳虔會，最有名。

史臣曰：杜彥在東夏、南疆屢立戰功，鎮守北方邊陲，胡人不敢相侵。高勱面對危亡大禍，氣節懔然，痛恨奸邪，獲得後福。尒朱敞少有奇謀，老而知足，榮貴基業傾覆而再造，不也又有仁政而又有智慧嗎！周摇以質樸誠實知名，獨孤楷以嘉惠百姓馳譽，乞伏慧能以封爵相讓，侯莫陳穎歷任康平，或者深知撫養百姓之道，或者恭行仁義，都有可稱道之處。乞伏慧因供給不豐厚，致被罷黜。其餘各人都是自小出任朝官，歷職三朝，始終享受官位爵禄，未夭折壽命，大概是因其憑誠心行事，不作矯情僞飾之態所致。

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户。從憲伐齊，愷説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户。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并列，實恐惟鵜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户。歲餘，轉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宫，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悦，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録，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

盧愷字長仁，是涿郡范陽人。父親盧柔，魏時任官至中書監。盧愷生性孝順友悌，神情俊朗明達，廣泛涉獵群書册記，很會寫文章。北周齊王宇文憲任用爲記室。其後承襲爵位爲容城伯，食邑一千一百户。隨宇文憲征伐北齊，盧愷説降了柏杜鎮。升任小吏部大夫，增封食邑七百户。有一個叫王神歡的染工上士，曾行賄賂以圖進取，冢宰宇文護提拔他爲計部下大夫。盧愷勸諫説："古代登高能吟誦，可以作大夫，訪求賢才遴選官吏，理當審慎。現在神歡出身於染工，又無特異之處，祇憑家中富有自求通達，就與搢紳同列，當心小人得志的諷刺傳揚於國外。"宇文護最後將此事作罷。建德年間，增封食邑二百户。一年多後，改任内史下大夫。周武帝在雲陽宫，命令各營寨揀出老牛，想用來犒勞戰士，盧愷進諫説："昔時田子方贖取老馬，君子傳爲美談。日前聞得明令，要以老牛犒饗戰士，恐怕有損仁政之名。"武帝認爲其言美好而作罷。後改任禮部大夫，爲出使陳國的副使。此前，使者大多依從陳國禮節，到了盧愷任使者，全依本朝之禮，陳國人無法折服他。建德四年秋季，李穆攻克軹關、柏崖二鎮，叫盧愷寫明傳捷報，武帝讀後很高興，説："盧愷文章大有長進，像荀景倩一樣不愧是名門之後。"不久授任襄州總管司録，後改任治中。大象元年，召入朝廷拜任東京吏部大夫。

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

開皇初年，加封爲上儀同三司，授任尚書吏部侍郎，升爵位爲侯，繼續兼攝尚書左丞。每逢有條陳進奏，總是理直氣壯滿臉正色，雖遇皇上

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僚，以愷爲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

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并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爲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嗣。

或喜或怒，也不改變常態。皇上嘉許盧愷有吏治才幹，賜予他錢幣二十萬，同時賞賜雜色綵帛三百匹，加任他爲散騎常侍。開皇八年，皇上親自考核百官，以盧愷爲上等。盧愷竭力推讓，不敢接受。高祖説："在吏部勤懇能幹，早已聞知。現在考核爲上等，衆議所同，當仁不讓，有何慚愧！一切都在朕的心中，無須遮掩辭讓。"

一年多後，拜任禮部尚書，兼攝吏部尚書職事。遇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和，奏告蘇威的秘密奸情。盧愷因與之牽連獲罪，皇上將他交給法吏。御史奏告盧愷説："房恭懿其人，是尉遲迥一夥的，不應授官。蘇威、盧愷二人曲意薦舉，屢經改任爲海州刺史。又吏部候補官員很多，盧愷不授任官職，都衹注明履歷即行遣走。蘇威的堂弟蘇徹、蘇肅二人，都由鄉正直接徵召到吏部。蘇徹的考核履歷未到即先行任用，蘇肅左脚麻痹，才幹無可稱道，盧愷因蘇威之故，授任爲朝請郎。盧愷結黨營私，事實清楚。"皇上大怒道："盧愷竟敢用朝中官職來行私恩！"盧愷取下朝冠叩首道："皇太子要任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蘇夔是蘇威的兒子，下臣因蘇夔不應當升遷，堅決啓奏諫止。臣下如果與蘇威有私情，又怎會如此！"皇上説："蘇威之子的事，朝中都知道，你就竭力堅持，以此邀取寵幸。至於所不知道的，就徇朋黨私情，這是奸臣的作風。"於是將他削職爲民。不久，在家中去世。自從北周以來，選官授職不論品行高低，到盧愷主持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人鑒別士人的品流高下，所以受到結黨營私者的攻擊，以致遭此結局。兒子盧義恭繼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爲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尋授帥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

令狐熙字長熙，是燉煌人，世代爲西部的豪門望族。父親令狐整，出仕於北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令狐熙性格嚴謹厚重，有雅量，即使在自家居室，也整天端莊嚴整。不隨便與賓客來往，所有結交的人，都是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其精通《三禮》。善於騎馬射箭，通曉音律。出仕以通曉經學初任吏部上士，隨後授任帥都督、輔國將軍，改任夏官府都上士，都

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毁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户。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户。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

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會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爲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户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户。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獐、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别駕。尋爲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

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姧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

以才幹聞名。因爲母親守喪離職，幾乎傷痛到性命不保。父親勸告他說："大孝在於使父母心安，要義在於不絶後嗣。現今我還在，你又是獨子，怎能過分哀痛傷身，使我憂心呢！"令狐熙從此纔稍吃一點粥飯。守喪期滿，授任小駕部，又遇父親之喪，哀傷到無喪杖不能站立，旁人聽到他的哭聲，無不爲之流淚。攻打河陰之戰，朝廷詔命他身穿黑色喪服履行職事。回來後授任職方下大夫，承襲彭陽縣公的爵位，食邑二千一百户。到武帝平定北齊時，以留守後方有功，增封食邑六百户。後升官位爲儀同，歷任司勛、吏部二曹中大夫，很有當世聲譽。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時，令狐熙以原職兼行納言職事。隨後授任司徒左長史，加授上儀同，升爵位爲河南郡公。其時吐谷渾侵擾邊境，令狐熙任行軍長史隨元帥元諧出軍征討，以軍功升官位爲上開府。遇蜀王楊秀出宫節鎮蜀地，隨從的人選，都屬於端正有行的人，令狐熙被任命爲益州總管長史。没有到任，拜任滄州刺史。當時山東沿襲北齊弊政，户口簿籍大多不據實呈報。令狐熙教導訓告，叫他們自首，前來的人有一萬户。任職幾年，風俗教化大轉淳厚，他被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皇上巡幸洛陽，令狐熙前去朝拜，官吏百姓怕他改任，沿途悲哭。到他返回時，百姓出州迎接拜見，歡聲載道。在州期間獲得白烏、白獐、嘉麥等祥瑞，甘露降到庭前的柳樹上。開皇八年，遷任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官吏百姓懷念他，共同爲他立碑歌功頌德。行臺廢置後，授任并州總管司馬。後來被徵召爲雍州别駕。隨後任長史，升任鴻臚卿。後來以本職兼任吏部尚書，代行五曹尚書職事，被稱爲明智幹練，皇上很信任他。

皇上祭祠泰山返回，駐足汴州，不滿其浮華，又多奸惡凶横之輩，於是任命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到任後禁止游民，抑制工商，百姓對街開門的一律封閉，船民停靠城外散居的勒令相聚群居，外地人驅使回歸本業。州中積年訟案，全都判决發遣，令行禁止，被稱爲善政。皇上聞知後稱許他，環視侍臣説："鄴都，是天下難治的地

下難理處也。”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

上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爲大化。時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黄州爲峰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兹，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愧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

方。”同時敕命相州刺史豆盧通學習令狐熙的辦法。當年進京朝君，政績考核爲全國第一，朝廷賞賜絹帛三百匹，通告全國。

皇上因嶺南夷人、越人多次反叛作亂，將他召回拜任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同意他見機行事，刺史以下官職可以依王命補任。提供隨從役使五百人，賜給絲帛五百匹，調派驛車送他的家小，改封爵位爲武康郡公。令狐熙到任，廣施恩惠講求誠信，那些溪洞首領相互説道：“以前的總管都以武力脅迫，現任的竟以親筆書札賜教告諭，我們怎能違拗呢?”於是相繼率衆歸附。此前，州縣不得安寧，長官吏員大多不能到任，衹得在總管府辦公理事。令狐熙全部遣派到位，爲地方修建城池，開設學校，漢人夷人感激敬服，都稱頌王化大行。當時有一個叫甯猛力的人，與陳後主同日出生，自己説有大貴之相。在陳朝時，就已占據南海，平滅陳國後，高祖就勢招撫，拜任爲安州刺史。然而驕矜倨傲，仗着地勢險阻，未曾前來參謁。令狐熙親筆致信勸告，表明相交爲友的情意。他母親有病，令狐熙又贈送藥物。猛力感激他，到公府請安參拜，不敢生事。令狐熙因州縣同名的不少，於是奏請改安州爲欽州、黄州爲峰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爲融州，皇上都依從了他。在職幾年，呈進表章説：“下臣辱命寄居嶺南，至今四年。微賤年壽，已六十一歲。才能輕而委任重，慚愧恐懼皆深。常希望退位讓賢，以稍减官中非議。然而所轄廣遠，安撫難度極大，雖未能徹底改變蠻夷風俗，也略使其漸漸領略皇恩教化。衹是下臣素來患有消渴之病，近來更加嚴重，精神體力，漸趨衰退。過去壯年之時，尚不如人，何况現在年老病重，怎能還擔當重任！請求解除職務。”朝廷下詔勉勵，没有同意，賜給醫藥。令狐熙接到詔命，要交州夷人頭領李佛子入京朝君，佛子想要叛亂，請求到仲冬時起行，令狐熙意圖維持籠絡，就依從了他。有人到京城告發説令狐熙接受佛子臟賄而放了他，皇上聞知很懷疑。隨後佛子反叛的消息傳來，皇上大怒，認爲是事實，派使者拘禁令狐熙到京。令狐熙生性剛

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没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直，鬱鬱不得志，行到永州，因憂慮怨憤發病死去，享年六十三歲。皇上怒意不消，於是抄没他的家財。後來行軍總管劉方擒獲佛子送到京城，説令狐熙確實未受賄賂，皇上纔明白，於是召來他的四個兒子，按其意願授予官職。小兒子德棻，最出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嘆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

薛胄字紹玄，是河東汾陰人。父親薛端，北周時任蔡州刺史。薛胄自小聰明，每讀一本新書，就知曉其大義。常常感慨作注釋的人没有體會聖人的深意，總以己意辯解它，儒生們無不稱是。性格豪邁，立志要建功揚名。周明帝時，承襲文城郡公的爵位。屢經升遷爲上儀同，隨後拜任司金大夫，後又加授開府。

高祖受禪，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兖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者，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司馬容奸，當連其坐!"君馥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兖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提拔拜任魯州刺史，未到任，受命檢校廬州總管之職。隨後任兖州刺史。及至到任，州府拘繫罪囚幾百人，薛胄旬日之間便審判完結，牢獄盡空。有一個叫向道力的陳州人，以冒詐當上高平郡守，將去到任，薛胄在路上遇到他，看出有異，要留下他盤問。司馬王君馥竭力諫阻，於是讓其到任。隨即懊悔，就派主簿前去追拿道力。有一個叫徐俱羅的屬員，曾任海陵郡守，此前已被道力冒詐替换。及到任滿，公私均無人察覺。俱羅於是告訴君馥説："向道力已經替换我做郡守，使君怎能懷疑他?"君馥又以俱羅所説竭力勸止薛胄，薛胄呵責君馥道："我已察知此人僞詐。司馬容忍奸徒，將與他同罪受罰!"君馥纔作罷。於是前往收捕，道力恐懼，交代了僞詐事實。其揭發奸私辨明隱僞，都如此類，當時人稱爲神明。任職此州之前，兖州城東的沂水、泗水匯合向南流，泛濫於大湖澤中，薛胄於是派人壘石圍堵，疏通它使它西流，荒灘湖澤全部變成良田。又疏通了水道運輸，其利遠達淮海，百姓托福，稱之爲薛公豐兖渠。薛胄以爲天下太平，登山封禪，是帝王的盛事，於是派博士登上泰山，考察古迹，寫成《封禪圖》及儀程呈進。高祖謙讓没有同意。後改任郢州刺史，先後都有施惠百姓的政舉。朝廷召入拜任衛尉卿，隨後改任大理卿，執法寬和

寬平，名爲稱職。

後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僞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説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并知名。

公允，被視爲稱職。

後來升任刑部尚書。其時左僕射高熲漸被疏遠猜忌，到王世積被誅時，高熲有事與他牽連，皇上因此想構成高熲之罪。薛胄將此辨明洗雪，公正判决其案。由此觸忤君心，被上刑具拘禁，很長時間纔放出。後檢校相州職事，很有能幹之名。遇漢王楊諒在并州舉兵作亂，派僞將軍綦良東擴地域，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向薛胄求援，薛胄畏懼楊諒的兵勢，不敢抗戰。綦良又率兵進攻薛胄，薛胄想設計退敵，派親人魯世範勸説綦良道："天下之事難以測度，我爲人臣子，去留應該得其機宜，怎麼急迫相攻呢？"綦良於是撤圍退去，進兵謀攻黎陽。到後來綦良被史祥攻打，就棄軍投靠薛胄。朝廷因薛胄懷有二心，將他拘禁送交大理。相州的官吏百姓素來蒙受他的恩澤，到京爲他申述的有一百多人。薛胄終究獲罪免職，被發配防守嶺南，途中病逝。有兒子薛筠、薛獻，都很出名。

宇文㢸

宇文㢸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㢸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爲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爲知人。轉内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㢸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㢸計。㢸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别隊，從帝攻拔晉州。

宇文㢸字公輔，是河南洛陽人，其祖先與北周皇室同出一族。祖父宇文直力覲，魏時任鉅鹿太守。父親宇文珍，是北周宕州刺史。宇文㢸爲人豪放有遠大志節，博學多藝。出仕於北周任禮部上士，曾奉命出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各羌族部落，先後使三十多個部落降附。回來後，奉詔命修撰審定《五禮》，成書後奏呈皇上，被賜予公田十二頃，粟米一百石。屢經升遷爲少吏部，任期内曾提拔八人任縣令，都有優異政績，時人都認爲他知人善任。後改任内史都上士。周武帝要出兵河陽以攻打北齊，與臣下謀劃，宇文㢸獻計道："北齊建國，至今已多代，雖説無道，邊境守衛的重任，還是有擔當之人。現在用兵，必須選擇地方。河陽是要衝之地，精兵聚守，盡力圍攻，也恐怕難以得手。依臣下所見，其汾河河曲一帶，守衛少山勢平，攻打易於奪取。用兵之地，没有比此地更適合的，敬請陛下審度。"武帝没有采納，出師終究無功而返。建德五年，大舉進攻北齊，最終采用了宇文㢸的策略。宇文㢸於是招募三輔一帶的青年豪傑俠士幾百人另成

身被三創，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户，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録。

一隊，跟隨武帝攻克晋州。身受三處創傷，苦戰不止，武帝稱奇而贊許他的勇猛。後隨武帝平滅北齊，以軍功授任宇文弼爲上儀同，封爵位爲武威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賞賜布帛一千五百段，奴婢一百五十人，馬牛羊一千多頭，拜任司州總管司録。

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弼爲監軍。弼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絶弦，若欲追躡，良爲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率兵從梁士彦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户，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滄州刺史，俄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黄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

周宣帝繼位後，遷任左守廟大夫。當時突厥侵擾甘州，宣帝命侯莫陳昶率兵攻打，宇文弼任監軍。他對侯莫陳昶説："胡虜狡黠，其兵勢來如疾矢，去若離弦之箭，如想追襲，確難趕上。應當選用精鋭騎兵，直撲祁連山西面，敵人如果收兵，必定行經蓼泉北面，其地險峻狹窄，且下面又有積水，估計其人馬，要三日纔能過完，緩步追擊，也不擔心趕不上。敵勞我逸，一定可以打敗敵人。如果攔截此路，真是上策。"侯莫陳昶不用其計，向西進兵合黎，大軍行動遲緩，胡虜已逃出塞外。當年，宇文弼又率兵隨梁士彦攻克壽陽，隨後改封爵位爲安樂縣公，增封食邑六百户，賞賜布帛六百段，另加口北出産的良馬。授任滄州刺史，隨即改任南司州刺史。後來司馬消難逃往陳國時，宇文弼追擊未能趕上。與陳國將領樊毅相遇，會戰於漳口，從早到午，三戰三勝，俘獲三千人。授任黄州刺史，隨後改任南定州刺史。

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户，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弼持節安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僚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吕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上大悦，顧謂侍臣曰："朕今睹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

開皇初年，因以前的軍功封爵位爲平昌縣公，加封食邑一千二百户，朝廷召入任尚書右丞。其時西方羌人歸附中原，朝廷詔命宇文弼持符節安撫招納，設置鹽澤、蒲昌二處郡治後返回。升任尚書左丞，在官府辭色端正，爲百官所忌怕。開皇三年，突厥侵擾甘州，宇文弼任行軍司馬隨元帥竇榮定將其打敗。回來後升任太僕少卿，後改任吏部侍郎。平滅陳國的戰役，楊素由信州出軍，命宇文弼持符節任諸軍節度，又兼領行軍總管之職。劉仁恩擊敗陳將吕仲肅之戰，宇文弼有謀劃之功。加授爲開府，提拔拜任刑部尚書，兼領太子虞候率之職。皇上曾親自臨幸太學祭孔，宇文弼與國子博士討論學問，措詞意趣清雅高遠，旁聽者凝神注目。皇上很高興，回顧侍臣説："朕今天看到了周公制定禮儀，見到了宣

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尋領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吴三州總管，皆有能名。

煬帝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弼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尼論説孝道，内心實感欣慰。"於是按等次頒發了賞賜之物。當時朝廷因晉陽是軍事重鎮，并州總管之職必須委派親王，其長史、司馬也都是當世高才入選。前任長史王韶去世，朝廷因宇文弼有文武才幹，調外任并州長史。不久因爲父親守喪離職，隨即又下詔命起用。開皇十八年，遼東之戰，授任元帥漢王府司馬，又隨即兼領行軍總管。軍隊回來後，歷任朔、代、吴三州總管，都有賢能之名。

煬帝即位後，朝廷召入拜任刑部尚書，又持符節巡視督察河北。回來後授任泉州刺史。一年多後，又拜任刑部尚書，隨後改任禮部尚書。宇文弼以才能著稱，歷任顯要職位，聲望甚重，外界議論朝中敍談，都對他推崇贊許，煬帝很疑忌他。當時煬帝漸漸喜好聲色，特别熱衷於遠征，宇文弼對高熲説："從前北周天元帝因喜好聲色而亡國，以當今皇上相比，不也太過分了嗎?"又説："長城修築之事，全然不是國家急務。"有人將這些話上奏，竟由此獲罪被誅殺，享年六十二歲，天下人以爲冤枉。所著寫的辭賦有二十多萬字，撰寫《尚書》、《孝經注》流行於世。有兒子宇文儉、宇文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

高祖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

張衡字建平，是河内人。祖父張嶷，魏時任河陽太守。父親張光，任北周萬州刺史。張衡自幼胸懷大志，風操鯁直。十五歲時，到太學就讀，好學深思，受到同輩們的推崇。周武帝在爲太后守喪期間，與隨從出外打獵，張衡披髮載棺，攔住馬頭懇切諫阻。武帝贊賞他，賜予一套衣，一匹馬，提拔任漢王侍讀。張衡又師從沈重學習《三禮》，粗略弄懂了主要意思。屢經升遷爲掌朝大夫。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司門侍郎。在晉王楊廣主持河北行臺時，張衡歷任刑部、度支二曹郎。後因行臺廢置，拜任并州總管府掾。到晉王改任掌管揚州時，張衡再次任府掾，晉王很親近信任他。張衡也盡心竭慮事奉晉王，奪取太子地位的謀略，大多是張衡所策劃的。因爲母親守喪離職，一年多後，被起用授任揚州總

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黄門侍郎。

管司馬，賜予布帛三百段。開皇年間，熙州李英林聚衆造反，任命了文武百官，朝廷任張衡爲行軍總管，率領步兵騎兵五萬人征討平定了反叛。授任開府，被賞賜奴婢一百三十人，布帛五百段，金銀及各種牲口與此相當。晋王立爲皇太子後，拜任張衡爲右庶子，又兼領給事黄門侍郎。

煬帝嗣位，除給事黄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禄大夫，俄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沾洽。

煬帝繼位後，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升官位爲銀青光禄大夫，不久升任御史大夫，很受親信倚重。大業三年，煬帝巡幸榆林郡，回到太原，對張衡説："朕想到你家去，你爲我當一次東道主。"張衡於是驅車趕到河内，同宗族人一起準備牛羊酒食。煬帝上了太行山，開闢直通大道九十里，到達他家。煬帝喜歡其地山水，留下來飲宴三天，又對張衡説："過去隨先皇帝拜祭泰山之時，途經洛陽，遠望此地，深以不能相訪爲憾事，不想今日能得償宿願。"張衡拜伏於地致辭謙遜，捧杯進酒祝福。煬帝更爲欣悦，賜給他三十頃宅邊田地，良馬一匹，金帶，縑帛六百段，衣服一套，御用食器一套。張衡竭力推讓，煬帝説："天子所到之處其所以稱幸，即是爲此，不必推辭。"張衡又向皇帝進獻食物，皇帝命分賜給公卿大臣，以下至於衛士，都蒙受了恩賜。

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宫，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時帝欲大汾陽宫，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宫。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宫，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

張衡因自己是煬帝爲諸王時的舊臣，恩遇寵幸無人可比，很自以爲高貴而驕矜。第二年，煬帝臨幸汾陽宫，賜宴給隨從官員，特別賜給他絲絹五百匹。其時煬帝想擴建汾陽宫，命張衡同紀弘整繪製圖樣呈進。張衡得便進諫道："近年勞役繁多，百姓困頓，恭請留意，稍加減少。"煬帝心中很不滿。後來曾對侍臣議論張衡道："張衡自以爲由他策劃，使我得天下。"其時齊王楊暕正失寵於皇上，煬帝暗中派人搜求楊暕的過失。有人進讒説楊暕不守臣制，帶伊闕縣令皇甫詡相隨到汾陽宫。又奏告以前巡幸涿郡和祭祠恒岳時，父老鄉公等前來拜見的人，衣裳冠帽多不齊整。煬帝怪罪張衡身爲御史都不能檢舉糾正，調外任榆林太守。第二年，煬帝又臨幸汾陽宫，張衡監工修築樓煩城，因而朝見煬帝。煬帝不滿

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張衡全未消瘦，認爲是不以過失爲意，於是對張衡說：“你很是心寬體胖，應暫回郡府。”張衡又到榆林。不久敕命張衡監工營建江都宮。有人到張衡處上告宮監，張衡不予查究，反而將訴狀交給宮監，其人被宮監狠狠整治。禮部尚書楊玄感受命來到江都，此人到玄感處喊冤。玄感深以爲張衡不當。與張衡相見，還未出言，張衡又先對玄感說：“薛道衡真是死得冤枉。”玄感將這些事全部上奏，江都丞王世充又奏告張衡一再減少沿途酒食儲備。煬帝於是發怒，拘禁張衡到江都市，要將他處斬，很久纔放了他，削職爲民，逐回鄉里。煬帝常派親信探察張衡的所作所爲。大業八年，煬帝從遼東回京，張衡之妾出告張衡怨怪朝廷，譏刺朝政，張衡竟被敕命於家中自盡。臨死時大聲說：“我爲別人作了什麼好事，竟希望久活！”監刑的人塞住耳朵不敢聽，催促人處死他。恭帝義寧年間，朝廷認爲他無罪被處死，追封爲大將軍、南陽郡公，贈謚號爲忠。有兒子張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疏，好與人群鬥，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

楊汪字元度，本是弘農華陰人，曾祖父楊順時，全家遷居到河東。父親楊琛，任官至儀同三司，後來楊汪顯貴，朝廷追贈平鄉縣公的爵位。楊汪少時凶橫疏狂，喜歡同人集體鬥毆，拳頭打到別人，無不受傷倒地。長大後洗心革面勤苦學習，精研《左氏傳》，通解《三禮》。出仕初任北周冀王侍讀，冀王很看重他，常說：“楊侍讀德行高尚學問精深，真是我的穆生。”其後向沈重請教《禮》，跟劉臻學《漢書》，二人推許他說：“我們不如他。”由此聞名，屢經升遷爲夏官府都上士。到高祖任丞相時，任用他掌管軍事，升任掌朝下大夫。

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户。歷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爲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高祖接受禪位稱帝，賜封他平鄉縣伯的爵位，食邑二百户。歷任尚書司勳兵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被視爲精明能幹。後升任尚書左丞，因事獲罪被免職。後來歷任荆、洛二州長史，常於處理政事之餘，招延儒生門徒講授學業，世人稱贊。幾年後，高祖對諫議大夫王達說：“你替我找一個好左丞。”王達就私下對楊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

說：“我將薦你任左丞，如果事成，你要以良田報答我。”楊汪將王達的話上奏皇上，王達竟由此獲罪，最終拜任楊汪爲尚書左丞。楊汪通曉法令，斷案果決，當世稱之爲稱職。

煬帝即位，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悦，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禄大夫。

煬帝即位後，試任大理卿。楊汪任職纔兩天，皇帝要親自視察囚徒。當時拘禁囚犯有二百多人，楊汪通宵審查，第二天早上奏陳應對，辨别事理細緻詳盡，全無遺漏疏誤，皇帝很贊賞他。一年多後，拜任國子祭酒。皇帝命文武百官到太學來，同楊汪談論學問，天下的通儒飽學之士會聚衆多，設辯問難機鋒迭出，都不能折服他。皇帝命御史將他們的問答之辭録出奏呈，閲後大爲高興，賜給他良馬一匹。大業年間，任銀青光禄大夫。

及楊玄感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已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勒兵拒之，頻挫其鋭。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凶黨誅死。

楊玄感在河南反叛，贊治裴弘策出兵抗擊，交戰不勝。弘策出兵回來，遇到楊汪時屏退旁人與他交談。隨後留守樊子蓋斬了弘策，將楊汪的情況上奏，煬帝懷疑他，於是調外任梁郡通守。其後李密已經兵逼東都，其部衆連連進犯梁郡，楊汪統兵拒敵，屢次挫敗敵人鋒鋭。煬帝駕崩，王世充推舉越王楊侗爲君，徵召楊汪拜任吏部尚書，很受親近信任。及至世充僭稱國號，楊汪又當權，世充被平定後，楊汪因是亂黨被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説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匱，惜哉！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托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爲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史臣曰：盧愷諫言值得稱道，令狐熙歷任州府都能大治，薛胄執法公允，宇文弼衆望所歸，張衡以鯁直揚名，楊汪以學業自豪。然而他們都有好的開始，却少有好的結局，萬丈基業，功虧一簣，可惜呀！忠雖是美德，盡忠對象不對尚且不行，更何况托身於邪道，而又爲不當的人賣力呢！常言道：“不要作主謀，將自受其罪咎。”又説：“不要肇始禍端，不要自招敗亂。”張衡既已招來禍亂之源，實是主謀，舉動不依順逆，還能不遭此結局嗎？

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嘆美之。未

盧思道字子行，是范陽人。祖父盧陽烏，魏時任秘書監。父親盧道亮，隱居没有出仕。思道聰明俊朗善於言辯，放達不拘小節。十六歲時，遇到中山人劉松，劉松替人作了碑銘，給思道看。思道讀來，有很多不懂，由此感動發憤，關門讀書，師從河間人邢子才。後來思道又寫文章，給劉松看，劉松也不能全懂。思道於是喟然感嘆道："學問有益，豈是一句空話嗎!"於是向魏收借讀罕見藏書，幾年之間，文才學業都很出名。然而不講究德操品行，喜歡輕慢凌侮别人。北齊天保年間，《魏史》尚未行世，思道已先將它傳誦出來，因此被痛加鞭笞折辱。先後多次犯禁，因而未被調用。其後，左僕射楊遵彦將他推薦給朝廷，出仕初任司空行參軍，代理員外散騎侍郎，供職於中書省。文宣帝駕崩，命在朝的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取好的采用。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人不過入選一二首，惟獨思道得用八首。因此當時人稱之爲"八米盧郎"。後因泄漏中書省言論，被調出任丞相西閤祭酒，後歷任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任一官，常被斥責折辱。後來因擅自動用公庫錢財，被免職回家。曾在薊北惆悵感慨，作五言詩以抒胸臆，大家認爲精巧。幾年後，又任京畿主簿，歷任主客郎、給事黄門侍郎，文林館待詔。周武帝平定北齊後，授任儀同三司，隨武帝到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幾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作的，詞意清幽凄切，受當時人看重。新野人庾信遍讀了同題的各篇，而大爲嘆賞贊美他所作的文章。不久，因母親得病回鄉，遇上同郡人祖英伯及其堂兄昌

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游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韵，鵷鸞以降，罕見其儔，而鎩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秕稗，鷄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毻毛將落，和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

期、宋護等人舉兵作亂，思道參預其中。北周派柱國宇文神舉征討平定了叛亂，罪當依法懲處，已在處死之列。神舉久聞其名，從監中提出他來，叫他寫上奏捷報。思道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嘉賞而寬宥了他。後來授任掌教上士。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升任武陽太守，不合他的意願，於是作《孤鴻賦》以寄托心志道：

我十五歲的時候，從家鄉來到京城，便結識知音，遍受各位長者眷顧。年滿二十，纔位列朝官，蒙言及我者謬獎，因而盜得虛名。自博學名儒楊令君、邢特進以下之人，都待以對等禮節，倒屣相迎，關愛有加，吹噓過實，大增其光彩身價。而自己才能原本拙劣，生性實爲懶散，權勢名利財産，淡然無意營求。儘管羈絆於名利場近三十年，而遨游四海的心志從未離開胸臆。養生有失調和，稍有氣喘之病。受命爲太守，寬坐吟嘯於東原。大河之濱，滿目肥沃原野，俗務既已摒棄，與花鳥蟲魚爲鄰。有一隻離群鴻雁，被人羅網捕獲，村人馴養，獻它給我。將其放在庭院之中，早晚賞玩，既用以解除憂悶，又以之減輕病痛。《大易》說"鴻漸於陸"，是言羽翼豐滿。《揚子》說"鴻飛冥冥"，是言其飛翔高遠。《淮南》說"東歸碣石"，是爲了背離酷暑。張衡賦說"南寓衡陽"，是因要躲避嚴寒。至於它步履嫻雅音聲清越，心懷遠大氣質孤高，自鸞鳳以下，無可與相比者。而毛羽摧折瑟縮於墻根之下，形單影隻，啄食糠秕稗粒，與鷄鴨爲伍，不也可悲麼！我五十歲的年紀，倏忽已到，遠顧一生事業感慨萬端，於是作成一賦，聊以自慰。賦詞道：

尋思這孤單的飛鴻，靈異獨出於禽鳥毛蟲，稟受清高的靈氣，遠生於碣石遼東。春來鳥獸絨毛將落，百鳥和鳴於柔順春風，堅冰還厚，矯健的翅膀拍擊長空。從綿延縹

之溟濛，驚絓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遥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摇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溯商飆之婀婀，玩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緑，理翮整翰，群浮侣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潔齊國之冰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絶漠雲飛。望玄鵠而爲侣，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

緲的島嶼起行，冒着霜露迷濛，驚懼捕魚的密網，害怕射雁的虛扣弓聲。到那北斗柄指東方，女夷掌管春草之月，就遥遠飛向極北寒門，輕盈翔翥於北方玄闕。到了秋高氣爽，草木枯落之期，或呼朋引伴於淮河之畔，或引吭高歌於長江岸堤。翱翔晴空氣勢雄勁，駕乘雲氣蒸騰逶迤。迴旋於柔細的秋風，欣賞春景的迷離。正當彭蠡初春，洞庭纔現新緑，鴻雁啄理羽毛，成群浮水洗浴。展開雪白的翅膀迎風飛翔，攏起銀色的羽毛待賞晨趣。飽食江湖中的水藻，啄取原野上的豆粟。列隊飛行而遠去，鳴聲嗈嗈相連續。潔白如齊國的冰紈，似密山的美玉。早晨沐浴清清甘露，安閑地徐行緩步；黄昏栖息於百花芳洲，伸展長頸浮於江流；競逐飛離北地嚴寒，漂流停宿沅水之間。因避夏暑向北回歸，朝着大漠凌雲高飛。視玄鵠爲友，與朱鷺相依，厭棄高空的玄虛，降臨芳菲的洲渚河堤。

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托池籞，稻粱爲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烟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恶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羡，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鷄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淀。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

忽遇捕鳥人張開羅網，打獵者裝設弩機，從此永别寥廓長天，陷身於重圍。開始則被樊籠所窘迫，憂心害怕爲刀俎所割，喪身絶命，傷心痛失江海流雲。最終被馴服於庭院，栖身於池沼之中，主人惠賜稻粱，任其游走從容。於是縮身屈頸，忍氣吞聲，斷絶高翔雲天的遐想，消歇浮游江海的幽情。不知何時昂首展翅，飛升太清，翱翔騰躍，遠上層城。醜禽見而不以爲貴，小鳥見而相輕，安心投地不以爲耻，奮迅衝天不再爲榮！遠涉南海的大鵬，雄偉而再無欲念，眉睫之上的小蟲，微小而不卑賤，各安性命於天地，不必心懷貪慕而天人交戰。不聽《咸池》等帝王音樂，不饗用太牢的大禮敬獻，隨晨鷄一起飲食，偕野鴨共同進膳。不願高揚鳴聲以求遠聞，怎會妝飾形容以圖表現，姑且寄身於池沼，安心於河塘水淀。等同榮辱泰然處之，承蒙君子偶爾瞥見。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

開皇初年，因母親年老，上表請求解職回家，皇上下詔褒獎同意。思道憑恃才學門第，被

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姸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纆鎖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强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蟲惜春漿，鴟吝腐鼠，相江都而永嘆，傅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近池魚，耳聽

他欺壓凌侮的人很多，因此仕途沉淪不進。不久又著《勞生論》，指斥時俗世事。其文道：

《莊子》道："大塊勞我以生。"此話確實啊！我年已五十，將近老弱，追想昔日，此生真勞苦啊。因而著此論，以論時世。

解除郡守隱居，有客人造訪我，到後不久，眉飛色舞地説道："生命是天地所賜的大恩德，人是生物的靈長，所以與天地相配，爲萬物中最高貴。美醜智愚的分别，天差地遠，立身行事的不同，判若入海登山。現在您出生於勝地，九代公卿，天賦異才，萬人景仰，學問集各家大成，遠繼孔門的子游、子夏，文辭華麗雅正之極，可比漢時的長卿、子雲。行止有節，進退依禮，不諂諛不驕矜，無喜色無怒色，悠然相處於各色人物之中，從容縱談嫻雅静默之際，多麽優雅啊！鄙人衷心傾慕。"我微笑道："未深思吧？怎麽這樣言過其實！你好好凝神傾聽，讓我爲你道來。人有生命，全不如無生命。在我一生，辛勤而又勞苦。錦綉年華，歸心於名教禮義，規行矩步，擇善而從。成年之後，端整冠服接受任命，爲仁義綱常所拘繫，爲名利所羈絆。失去逍遥自然的真性，泯滅遨游江湖的初心。沉淪於動蕩不定之世，陷溺於顛覆傾倒之時，憂勞齊集，俗事紛紜。爲什麽呢？門第高貴，既已招致倉庫小吏的嫌忌；才情智識美盛，又受愚昧平庸之人妒忌。博學强記，聾人盲人對此冷眼相加；妙語滔滔，口齒笨拙者因此不滿於心。豈止是小蟲不捨春酒，鴟梟吝惜死鼠，做相於江都而終生長嘆，爲長沙王傅而不得回歸，本就如魯國遇臧倉，楚地逢靳尚，趙壹爲此悲歌，張升對此痛哭。北齊末年，不遇太平盛世，伸頸就軛，無處隱居。段珪、張讓，視金如命，賈謐、郭淮，惡穢熏人。濫刑逞凶，殃及無辜。耳聽奸佞惡來的讒言，脚踏賢臣龍逄的鮮血。北周末代，又遇邪僻君王，謹捧朝笏登殿，汗流浹背。莒國人足

惡來之讒，足踐龍逄之血。周氏末葉，仍值僻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

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攬北堂之明月。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談穀稼，沾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羡余乎？”

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罻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事之隕穫，睹時路之邅危。玄冬修夜，静言長想，可以累嘆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内，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

登萬仞焦原，與此相比不爲險；齊國人手持馬尾，較此不算危險。至於在羊腸、句注般的險道上，伏鞍揮鞭；在邊塞、雞田之外當差，櫛風沐雨，三旬衹吃九頓，不敢言疲累，此類苦事，衹是其中小而又小的。

當今朝廷泰運正隆，四方敬服，君王行文治於上，臣下如夔、龍佐理王命於下。岐伯、善卷之類的賢士，耻於畢生幽隱，卞隨、務光之類的高人，愧悔終老林泉。我已日薄西山，已近知命之年，於情論禮都應退隱，然而未得悠閑。一葉隨風而落，無損於鄧林萬樹挺拔；兩隻野鴨飛離，不減少渤海百鳥嬉游。耕田挖井，早起晚息，守望南山的朝雲，掬捧北堂的明月。氾勝的種穀農書，閲讀其大概，崔寔的《四民月令》，遵照運作。早晨披蓑戴笠，與寒家農夫爲伍，夜晚談論耕種，盡是泥污滿身的人。杯中斟滿濁酒，滿席放聲高歌，恍恍惚惚，置身天地之外。此即是村夫之樂，你可能是因此而羡慕我吧？”

客人道：“您的心事，我已聞知了。别人的心志，再請談論其大概。”我答道：“白雲高飛泥沙沉落，高低不同類，天體運行而大地静止，動静不同情。所以負青天飛南海的大鵬，輕視草澤中的羅網；枝節横生的樹木，不畏砍伐林木的斧頭。我晚年幸逢盛時，得償宿願。察看人事的困窘，目睹世道的艱危。寒冬長夜，静静深思，足以傷心嘆息不止，鼻酸流淚。人生百年，脆弱短促之極，奔馬閃電，不足以形容。回首縱觀，數十年之内，逆順榮辱，無可稱道之事。而有智識的人少，無智識的人多，狹隘淺陋，輕躁奸險。在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外則諂諛讒佞，恬不知耻。退身知足，伯陽的警策被遺忘；按能就職，周任的格言遭背棄。自從悠遠古代，這一弊端已嚴重，至於

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填閻、竇之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啖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游，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弦。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内藴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

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斫雕爲朴，人知榮辱，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揚武節。被之大

今時，此一禍害尤爲深重。范卿謙抑退讓的作風，士大夫不再繼承；《夏書》所稱陷溺百姓之罪，當權者安然處之。清晨露水未乾，車馬擠滿幸臣董賢、石顯的閭巷；黄昏日落西山，車蓋仍填塞權貴閻氏、竇氏的里弄。都如油脂圓滑、如韋皮軟熟，卑躬屈膝匍匐於地，嘗惡穢以獻媚，舐痔瘡以求親近。巧言諂笑，以助對方愉悦；假悲假哭，以示同情其凶喪。近者呈進美酒，遠者貢獻紋蛇，艷姬美女，捨棄如脱破鞋；光華照人的金玉，割捨如不顧足迹。及至鄧通失勢，一根簪釵的財物都不存；梁冀被誅，家族五人封侯的顯貴將另起他家。於是昔日求官爵買職位、早晚趨走拜見，望塵奔波追趕的舊日交游，哼哈於堂上夜不歸家的門客，開始則失魂落魄，如牛兄遭遇野獸，心驚失色，似葉公遇見真龍。不久又拍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伴離棄失勢的廉公宅第，携手哭拜於得幸的聖卿家門。車馬華麗喧騰塵囂，則前來趨拜如疾箭；門庭冷落可設雀羅，則去如離弦。飴糖蜂蜜不再甘甜，高山大川難爲阻隔，千變萬化，神出鬼没。這樣做的都是有頭有臉的士大夫，或者有技藝才能的人。不以不仁爲耻，不畏懼不義，在朋友前不抱愧，在妻兒前不羞慚。外示以忠厚之貌，内藏百變心機，由此就榮列公卿，執掌州郡，冠冕堂皇劫奪百姓，大肆聚斂錢財。輕歌曼舞，鐘鳴鼎食，音樂久聽生厭，美味長享膩口。雖然公論以之爲非，而當朝執政者不加責斥。歪風擾攘，是如此之甚。

我則離此卑微職位，悄然隱居，深以奔走爲耻，甚畏投機圖利之名。心如死灰，不求權勢名利。家無斗石積蓄，不使斂聚錢財。孤身居官，近數十年，才能拙劣招笑，輕賤之軀因此勞苦而求退。大德君主統御天下，去雕飾存樸實，使人人知道榮辱，時世返歸太平安樂。風后、力牧之類的宰臣，在内宣傳文治教化，方叔、召虎一般的重臣，

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預衣簪，阿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迹，礫石變成瑜瑾，莨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斯之謂乎！”

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在外弘揚武威。以聖德大道教民，以淳厚風化廣布百姓。選舉必以才能，官爵不濫授於人。生性朝秦暮楚之人，不列入官紳之中；結黨阿附之徒，一掃而空；輕薄無行之輩，銷聲匿迹。頑石變成美玉，稗草化爲芝蘭。昔日的惑亂時俗、污穢耳目之事，現在都無影無踪，没人敢凌辱我。《周易》説：‘聖人作而萬物睹。’即是説此吧！”

一年多後，被召入朝廷，奉詔命出郊迎接陳國使者。隨即，遇母親去世守喪。不久，起用任散騎侍郎，奏對内史侍郎的職事。當時正擬議設置六卿，將要去除大理卿。思道上奏道：“省中有駕部，寺中保留有太僕；省中有刑部，就去除大理寺，這是重視牲畜而輕視刑法，確爲不可。”又奏陳殿廷不是刑杖責罰之地，朝臣犯有鞭笞之罪，請求以贖金論處，皇上都嘉許采納了。此年，在京城去世，終年五十二歲。皇上很是惋惜，派使者吊唁祭奠。思道有文集三十卷，流行於當世。兒子盧赤松，大業年間，任官至河東長史。

盧昌衡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

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

盧昌衡字子均。父親盧道虔，魏時任尚書僕射。昌衡小名龍子，風神恬淡嫻雅，儀容舉止規範，廣泛涉獵經書史籍，精於草書行書。堂弟思道，小名釋奴，在宗族中都被稱爲英俊奇才。所以幽州人編出韵語説：“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十七歲時，東魏濟陰王元暉業徵召充任太尉參軍之職，兼任外兵參軍。北齊接受禪位建國後，歷任平恩縣令、太子舍人。隨後被僕射祖孝徵薦舉，升任尚書金部郎。孝徵常説：“我薦用盧子均任尚書郎，自認爲無愧於幽州了。”其後兼任散騎侍郎，接待北周使者。周武帝平定北齊後，授任盧昌衡司玉中士，同大宗伯斛斯徵修定禮儀法度。

開皇初年，拜任尚書祠部侍郎。高祖曾經大會群臣，叫他們自己陳述功績，衆人都争相進言，惟獨昌衡未説什麽。左僕射高熲注意到他認爲與衆不同。陳國使者賀徹、周濆相繼前來問候，朝廷都派昌衡迎接應對。不久，調外任徐州

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總管長史，很有能幹之名。吏部尚書蘇威考評他說："德行爲衆人表率，行止爲士人法則。"議論的人視爲美談。曾經出行到浚儀，所乘的馬被别人的牛頂死。牛主謝罪，請求照價賠償。昌衡對他說："畜牲相角鬥，自屬常理，這不關人事，你謝什麼罪？"拒絕不受。其心性寬厚不計較，都如此類事。後改任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很敬重他，將州中政務委托於他。一年多後，升任金州刺史。仁壽年間，奉詔命持符節任河南道巡省大使，回來後，因奉命出使稱合君心，授封爲儀同三司，賞賜布帛三百段。昌衡自認爲年已七十，呈遞表章請求退休，朝廷下詔褒揚没有同意。大業初年，朝廷召入任太子左庶子，前往洛陽，在途中去世，終年七十二歲。兒子盧寶素、盧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静，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黄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别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黄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

李孝貞字元操，是趙郡栢人人。父親李希禮，是北齊信州刺史，家族世代爲有名望的大姓。孝貞自小好學，會寫文章。在北齊，出仕初任司徒府參軍事。爲人儉樸沉静，不隨意結交賓客，與堂兄儀曹郎中李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人崔子武、范陽人盧詢祖是同心同德的好友。後因考中射策甲科，拜任給事中。當時黄門侍郎高乾和受親信重視當權，向孝貞求結姻親。孝貞拒絕了他，由此生嫌怨，暗中讒害他，被調出任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任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别駕，又兼任散騎常侍、出使北周的副使，回來後授任給事黄門侍郎。周武帝平定北齊後，授任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周宣帝即位後，改任吏部下大夫。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尉迥在相州興兵作亂，孝貞隨韋孝寬出軍攻打，以軍功授任上儀同三司。開皇初年，拜任馮翊太守，因爲其名銜犯了先皇名諱，於是改稱字。幾年後，升任蒙州刺史，官吏百姓安定。從此不再着意於文章筆墨，别人問其緣故，感慨地嘆道："五十歲的年紀，倏忽度過，鬢邊現出白髮，體力也已衰退，爲官之意與作文之心，全都不存了，可悲啊！"然而每遇閑暇之日，就領着賓客聚飲聽歌，整日享

爲歡。徵拜内史侍郎，與内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

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齊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湝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彦，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嘆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禄上士。

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

樂。後朝廷召入拜任内史侍郎，與内史李德林協同掌理文書。然而孝貞没有幹練的才能，很不勝任，皇上斥責惱怒他，敕命御史彈劾其職事，由此出京任金州刺史。在任上去世。所著文集二十卷，流傳於當時。有兒子李允玉。

孝貞的弟弟李孝威，也素有名望，大業年間，任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字玄卿，是河東汾陰人。祖父薛聰，魏時任齊州刺史。父親薛孝通，任常山太守。道衡六歲失父，專誠好學。十三歲時，研習《左氏傳》，看到子産輔佐鄭國的功績，撰寫《國僑贊》，很有文辭才情，見到的人訝異不已。其後才學之名更加顯著，北齊司州牧、彭城王高湝任用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人楊遵彦，是當世高人，見到他後嘆賞有加。後授任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人辛術與他交談，感嘆道："鄭公的遺業不會衰滅了。"河東人裴讞品評他説："自從國家重器遷來河北，我以爲像關西孔子楊震這樣的人很難遇到，現在終於遇見薛君了。"武成帝高湛任丞相時，徵召他任記室，武成帝即位後，薛道衡屢經升遷爲太尉府主簿。一年多後，兼任散騎常侍，迎接應對北周、陳國二處使者。武平初年，詔命他同諸儒修撰審定《五禮》，授任尚書左外兵郎。陳國使者傅縡出使到北齊，朝廷命道衡兼任主客郎接待應對他。傅縡以詩作五十韵相贈，道衡和了一首，南陳、北齊都相稱贊。魏收説："傅縡可謂是拋磚引玉。"薛道衡任文林館待詔，同范陽人盧思道、安平人李德林齊名且交誼很深。又以原職當值於中書省，隨即拜任中書侍郎，又參任太子侍讀。齊後主時，漸漸受到親信重用，當時對他很有逢迎附和的譏刺。後來同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朝政，道衡呈奏防備北周的方策，孝卿未能采用。北齊滅亡後，周武帝任用他爲御史二命士。後回家鄉居，又由州主簿召入朝廷任司禄上士。

高祖楊堅任丞相時，道衡隨元帥梁睿攻打王謙，代任陵州刺史。大定年間，授封爲儀同，代任邛州刺史。高祖接受禪位稱帝後，因事獲罪

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争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墻，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

被削職。河間王楊弘北征突厥時，徵召他掌理軍中文書，回師後授任内史舍人。當年，兼任散騎常侍，出使陳國的正使。道衡於是上奏道："江東陳國偏處小小一角，僭稱帝號已久，實由東晋永嘉以來，華夏分裂。劉淵、石勒、苻堅、姚萇、慕容氏、赫連勃勃之流，妄稱國號，又隨即滅亡。北魏由北遷南，無暇遠征。北周、北齊對立，力圖吞并對方，因此江南得逃討伐，年代積久。陛下聖德廣布天資卓異，榮登帝位，連續三代興盛，統一平定九州，怎能容許區區陳國久在天網之外？下臣現在奉命出使，請求責成其稱臣。"高祖道："朕姑且隱忍休養生息，置之度外，不求在言辭上折服它，要領會朕的心意。"江東素來喜歡文章，陳後主尤其愛好駢辭儷句，道衡每有文章作出，江南人無不吟誦。

開皇八年攻伐陳國，道衡被授任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書。朝廷軍隊逼臨長江，高熲夜晚坐在營中，對他説："此次行動，能不能平定江東？你試着説一説。"道衡答道："凡探討大事的成敗，先須用至理來判斷。《禹貢》所記載的九州，原本都是王者的疆域。後漢末年，群雄并起，孫權兄弟於是據有吴、楚地域。晋武帝受天命登基，隨即將其吞并，東晋永嘉南渡之後，重又將此地分割。從那以來，戰争接連不止。否極泰來，是天道常理。郭璞曾説：'江東獨自稱王三百年，仍與中原統一。'現在年數將滿了。從運數而言，此其必被平定之一。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以來的國家興敗，都是此理。皇上親行恭謹節儉，憂心勤勞政務，陳叔寶追求高樓大厦、畫棟雕梁，酒色荒淫。上下離心離德，人神共憤，此其必被平滅之二。治國的大要，在於任賢使能，他的公卿大臣，衹是充數而已。提拔小人施文慶將政事委托於他，尚書令江總專意於吟詩飲酒，本來就不是經國濟世的幹才，其大將蕭摩訶、任蠻奴，衹有匹夫之勇。此其必被平滅之三。我方有德而又勢大，對方無道而又國小，估算其士兵，也不過十萬。西起巫峽，東到滄海，分兵則遠隔而勢力减弱，聚集就守此失彼。此其必被平滅之四。我軍席捲東南之

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

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晋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内史省。晋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

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

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

煬帝嗣位，轉番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

勢，毫無疑問。”高熲高興地說：“你談論成敗，事理分明，我現在豁然明白。原本衹屬意於你的才學，不想籌劃方略竟能如此。”回師後授任吏部侍郎。

後來因提拔官員，有人説他與蘇威結黨，任命人員有偏私，獲罪被削職，流配防守嶺南。晋王楊廣當時在揚州，暗中派人示意道衡，取道揚州，將要上奏皇上留下他。道衡不喜歡晋王府，依漢王楊諒的計策，於是取道江陵前往嶺南。隨後有詔命召回朝廷，當值於内史省。晋王從此恨他，然而愛惜其才學，還是很禮敬他。幾年後，授任内史侍郎，加授上儀同三司。

道衡每當構思文章時，都要静居空房中，緊靠墻壁躺下，聽到門外有人就生氣，其沉思即是如此。高祖常說：“薛道衡擬的文書合我心意。”然而告誡他不要迂曲怪誕。其後高祖對他勝任職事滿意，對楊素、牛弘說：“道衡年歲已老，奔走勤勞，應該使他加官進爵。”於是升官位爲上開府，賞賜布帛一百段。道衡推辭説無功，高祖説：“你長期辛勞於殿廷之下，國家大事，都由你宣布施行，難道不是你的功勞嗎?”道衡久任機要職位，才名更加顯著，太子及王子們争相結交他，高熲、楊素一慣推崇他，聲名鼎盛，當世無雙。

仁壽年間，楊素主持朝政，道衡既然與他交好，皇上不想道衡長久掌管機密，於是將他調出檢校襄州總管職事。道衡久受任用，一旦離開，不勝感傷留戀，言語哽咽。高祖也黯然變色説道：“你年事已高，侍奉確實辛苦。朕想讓你將息調養，兼以撫恤百姓。現在你離去，朕猶如斷一臂膀。”於是賜贈布帛三百段，九環金帶，及應時衣服一套，馬十匹，撫慰勉勵而遣發他。在任上清明簡肅，官吏百姓都受其恩惠。

煬帝繼位後，改任番州刺史。一年多後，呈進表章請求退休。煬帝對内史侍郎虞世基説：“道衡要回朝了，我想讓他任秘書監。”道衡回到京城，呈進《高祖文皇帝頌》，其文道：

太始太素，宇宙初始洪荒渺茫，天皇、

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絶，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慚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協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

粤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顔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鉦照野，奸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黄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貐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

地皇，幽遠不見於記載。其道統不傳，其事迹邃遠，人們言談所不及，也不能目見耳聞。到了巢居穴處的年代，人們隨遇而居飲食無常，與鳥類無異，和獸類相同，無以顯現萬物之靈的高貴，也無須運用心智。羲和、軒轅以下，至於唐堯、虞舜，效法天象而施行法度，體察人情而教化天下，然後帝王的權位顯得尊重，聖哲明君的大道受到敬奉。夏后、殷、周等朝代，夏禹、商湯、文王、武王等君主，有拯救萬民的功德，美名在《雅》《頌》中傳揚，然而三皇五帝相繼衰落，美德泯没於戰爭。秦朝處於戰國之末，以刑法爲政治根本，漢朝篤信圖讖，并行霸道而興大業。魏氏興盛而三方對峙，司馬氏末年天下大亂。九州大地，梟雄豪俊并起，中華百姓，慘遭兵馬踐踏。雖經水德而王的北齊平定嵩山、洛陽之地，木德而王的北周統轄崤山、函谷之地，然而未能規正滄海横流，難以熄止彌天兵火！身應千載難逢、萬年一遇的機運的，可能就是大隋吧？

高祖文皇帝，聖靈誕生時紅光滿照居室，韜光養晦時也紫氣衝天。面相有天庭隆起如日，肌膚有星辰般珠點，此異相記載於圖籙，顯現於高祖身上。而帝王世系廣遠綿長，神福基業深厚，有如公劉、文侯的功德深遠，不同於漢高祖劉邦的暴發興起。屈尊歷任官職，居宰相總領朝政，位列六卿之長，德望高於百官之上，猶如虞舜任太尉，文命任司空。木德北周運數將盡，天下鼎沸，流星生異象於天空，刀兵耀目於原野，奸雄造作禍亂，占據河朔結連海岱，巨猾暴施惡行，阻斷白馬塞絶成皋，庸地、蜀地背叛王命，憑恃銅梁的險隘，鄖縣、黄州叛亂，勾連金陵賊寇，中原震動，朝廷重器不保。高祖龍騰鳳飛，赴國難以相拯救，身應火德爲王的符讖，接受黄帝玄狐籙命，任命百戰百勝的大將，調遣天下各地的兵馬，平定共工，殲滅蚩尤，剪除凶横之黨，誅殺害民之賊。不須如光武帝用衆多戰將，不用長

十二征，曾未逾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絶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影於日月，内宫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横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没。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宇，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談黄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恒有僭僞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

年屢次征伐，一時之間，妖亂叛逆盡除，掃滅妖氛廓清天宇，拯救百姓於塗炭。天柱將傾而又被扶正，地維將斷而再被繫連，邊遠異域俯首稱臣，可知牛馬都歸附内地，樂師俯伏於地，害怕樂器奏出變音。萬民因此樂於擁戴，天意人心於是改擇賢君，禪讓的壇場已備好，還要表明反復推讓的心志，億萬百姓的期待難以違背，纔順應天下的請求。榮登寶位，在京郊禮敬祭祀天地，獻六代之舞感降天神，陳列四圭以饗祭天帝，天地交泰，萬事萬物亨通。斟酌前代明君的美好典章，改换徽號，順應百姓的自發心願，遷建都城。宫闕上應天文的四靈，下據地理的龍脉，辨正方位，以日光來揆度衡量，内宫外廷，取法於星辰之象。在魏闕懸布政令教化，在明堂朝會諸侯，破舊立新，移風易俗。國界之地，疆土之外，匈奴猖獗，其來已久，率兵十萬，横行匈奴，樊噲於此爲失言，領步軍不滿五千，李陵因此而陷没被俘。北周、北齊相對勢盛，競相結納胡人，迎娶狄后於漠北，不能停息其侵擾，贈盡珍寶於山東，不能阻止其貪婪凶暴。火德開啓國運，聖皇御臨天下，運天策於帷幔之下，揚神威於沙漠塞北，胡地異族的君長，都成爲臣僕，瀚海、蹛林等地，盡變作王化樂土。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域分爲南北，天區隔爲内外，傳言有黄紫帝王之氣，憑恃有虎踞龍蟠之險，常有僭越僞立的君主，妄自竊取帝王名號。歷時五個朝代，經過三百年，於是大人之心下察，常思天下爲公之道，怜憫其百姓，獨成化外頑民。當今皇上封土建侯於唐，擢任賢才於代，處帝王尊位，天降神武，祭祖受命出軍，一舉平定。於是八方絶域盡屬一國，九州窮邊全歸一統，四海成一家，萬里爲一宅。於是馬放南山，偃武修文。

自華夏亂離，綿積年代，人造戰争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

自從華夏戰亂離析，年代久遠，人人製造相攻殺的器械，人家相傳澆薄奸僞的風

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敕大予，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嘆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决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絶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誡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睹，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

俗，聖人的遺教不復存在，前代明王的舊制全都喪失。於是命令禮官，刊修制定《五禮》，傳命樂官，修改正定六樂。犧牲玉帛等祭祀之禮，制定禮儀使行之有度之後纔完備，金石等八音音樂奏起，雅俗纔得以分別。又專心於治政之道，凝神於聽奏陳讀奏章，早朝遲散，廢寢忘食，憂心於百姓未獲安定，生怕一事處置失宜。奉行前代明王的大道，通宵達旦，革除歷朝君主的弊政，祇争朝夕，見到一件善事，欣喜獎勵詔書表彰，聽到一樁罪過，深深感嘆教化不行過錯在我。減賦税輕徭役，務農本重糧食，倉庫有霉變腐爛的多餘糧穀，百姓無艱難飢寒的擔憂。天性寬厚仁慈，聖君心懷惻隱，恩德施於禽獸，獸胎鳥卵由此得以保全，仁愛遍及草木，牛羊因此不得任意踐踏。至於國家的憲章大典，刑律大法，申揚法令抑止私情，片刻作出决斷，因此能綱常有序，上下整肅。近臣斷絶諂諛門路，公卿没有權傾天下之家，小心翼翼，恭敬事奉天地，終日惶恐戒懼，謹慎避免自滿招敗。以恩德教化熏陶百姓，使官風民俗歸於太平康樂，公卿官長，遠近州府首腦，都認爲天地安泰，千年嘉期，登山封禪，是歷代帝王想往的盛典。理應以金玉封函，展示盛典於高山，使名實俱優，常被津津樂道。天子有作爲而不自恃，有成就而不自居，謙虚恬淡，堅辭不許。又雖高尚而不自顯高尚，有至德而不自顯至德，於是改爲竭誠拜祭泰山，悔過謝罪。至此纔知六十四卦之中，謙抑爲最高道義，七十二位君王，祭告成功是次要之事。崇高恢弘，難用言辭稱頌。而深厚至誠的大德，感化至於邊遠之地，祥和芬芳的恩風，充滿了宇宙。天地降下福德，神靈獻納吉祥，日月星辰、風雲草樹的吉兆，山川玉石、魚鱉鳥獸的祥瑞，年年月月出現，不可勝記。以至出現亘古所未有的，圖籙典籍所未載的，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祥瑞景象。古語説聖人興起，萬物呈現，神靈産生，百

矣。

既而游心姑射，脱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游。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宇，侔三皇而并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麽魏、晋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絶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

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岳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强。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吴、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跱。狙詐不息，干戈

寶爲我所用，此時即是其驗證。

後來屬意於仙道，棄位之心已堅，思慕仿效黄帝，得道升天遠去。天下百姓，都是帝君的臣民，哀思如喪考妣，傷心不能攀附升天，後日塗山幽遠高峻，不再有犧牲玉帛的供祭，陵廟寂寞，衹見士人游覽。至於施精神如風雷，揚名於帝王圖籙，開啓國運掌握靈圖，創偉業傳帝統，這是他的聖德；撥亂反正，救國安民，宇宙六合，書同文車同軌，這是他的神奇功績；清酒陶器，管弦琴瑟，祭祀天帝，尊敬皇室宗祖配享於天，這是他的大孝；息兵休戰，正定禮樂，使民得長壽，世得太平，這是最高的德政。推行禮義廉耻而統御天下，比得上三皇五帝，豈止輕視周、漢，小看魏、晋而已。雖然五行樂舞常時供獻於宗廟，九德頌歌不斷於樂府，而功烈無邊無際不局限於有形事物，德業山高水長難盡於頌揚。

臣下賤命有幸，生逢國運興隆，趨走奉事於皇宫，奔走效力於朝廷，一旦離開京城，與先帝天人永隔，空有攀附飛升之心，衹懷追隨地下之想。試圖一逞文墨，豈敢希望被視爲贊述！昔日精衛填海不能增加大地的廣博，士人泣淚於江河之中不能增加洪流，衹求一盡素日之心，而不論其力有所不及，由於此理，不覺心神狂放而成章。於是作頌道：

遠古悠悠，至於末世綿邈，四海九州，帝王千萬。自夏、商、周三代之後，帝王之道逾越廢弛，及至於金德稱王的東晋，壞亂不堪。外族侵擾華夏，群凶縱虐作惡，濫竊妄稱名號，有十多國。仗淫威逞凶暴，背禮義亂道德，山河大地塵烟四起，日月星辰雲霾霧塞。水德北魏開國，發迹於北方，吞并强梁僞立之國，獨逞雄霸豪强。國運延續二百年，可以相比前代帝王。而山河尚有阻礙，天下未能平定。句吴、閩越，黄河之北渭水之濱，九州瓜分，三方鼎立。詭詐不

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協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迥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烟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協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内向。吴、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横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虚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睿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沾動植。爻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止，戰争四起，北齊之地雖獲平定，而戰亂流離害苦百姓。順應五行流轉之機，開啓千年興王的基業，偉大的高祖，人神共助。聖德卓異，神機獨運，懲惡揚善，除凶平亂。宗伯制定禮儀，太史選定吉日，奏樂以孤竹管弦，雲和琴瑟。獻禮於上天，祭祀天帝，群臣持珪璧而朝君，山川依次第奠祭。占卜考察日月星辰，遷移改建京都，下立於赭紅土壤，上應紫微星垣。在四通明堂發布政令，在魏闕懸示法典，皇宫天府，基礎强固威儀崇高。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等地，部落猖獗，不時侵犯邊塞。天威遠震，恩德遠布，匈奴俯首歸心，臣服於中原。吴、越屬朝廷疆土，星分爲斗、牛之區，多年以來，自稱君主。大鳥未射，巨鯨漏網，將斧鉞授與偉人，清剿掃蕩净盡。披星戴月，平定宇宙蠻荒，禮樂教化廣布，文字制度統一。再現大禹業績，成就虞舜功勛，以禮教安定士風，以樂歌改善民俗。憂心操勞萬事，憐憫撫育百姓，去除三面羅網以行仁政，多方赦罪深責自身。引導百姓入法度規範，感化民俗爲仁愛多壽。王道興盛太平，生靈和樂豐足。自己虔心恭敬，事奉天地，祥和瑞氣充盈，吉慶徵兆連續而來。泰山封禪的祭壇道場企望臨幸，云亭二山虚位以待，高祖推辭而不以功德自居，聖德更爲高潔。業績等同於周文王，使武王登基繼位，道行類似於漢光武，傳大命給莊帝。洞悉過去未來，明察通玄，帝王大統長遠，洪大基業興隆鼎盛。訪仙道於崆峒，見神人於姑射汾水之陽，駕御六氣而遠逝，乘祥雲上升爲仙。舉國哀傷，悲痛感動上天，恩澤流傳萬代，政教襲用百年。仍然懷想睿智謀劃，長久思憶聖君遺教，道德遍及於人神，仁慈普施於草木禽獸。爻象不再呈現，乾坤將歸寧静，小臣作此頌辭，用以表達綿綿無極的思念。

帝覽之不悦，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煬帝讀了不高興，回頭對蘇威說："道衡極力頌揚先帝之朝，這是像《魚藻》一樣諷刺君王的意思。"於是任他爲司隸大夫，將要搜求他的

悟。司隸刺史房彦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絶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罪責。道衡未察覺。司隸刺史房彦謙素來與他交好，知道他一定會遭禍災，勸他斷絶交結來往，低聲下氣，而道衡未能采用。遇上擬議新法令，很久不能定奪，道衡對朝士説："假如高熲不死，法令當早已定奪施行了。"有人將此奏告，煬帝怒道："你懷念高熲嗎?"將他交給法吏勘問。道衡自以爲不是大罪，催促御史早作了斷。及至上奏之日，希望煬帝會赦免他，吩咐家中人準備飲食，以應付前來問候的賓客。及至上奏，煬帝命他自盡。道衡大出所料，不能自殺。御史再次上奏，用絲繩將他勒死，妻兒被遷往且末。時年七十歲。天下人以爲冤枉。有文集七十卷，流行於當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

有兒子五人，薛收最出名，過繼給了族叔父薛孺。

薛孺

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咏，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并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

薛孺爲人清簡，堅貞耿介，不與流俗之人交往。涉獵經書史籍，有才思，雖不製作大文章，而所寫的詩歌題咏，也都意趣清雅高遠。開皇年間，任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常日以端方正直立身，府中同僚多不與他親近。任滿之後，改任清陽縣令、襄城郡掾，在任上去世。歷任職位上都有嘉惠百姓的政舉。與道衡特别親愛，薛收纔生，就給薛孺爲後嗣，養在薛孺家。及至長大，幾乎不知生身之處。太常丞胡仲操曾經在朝堂時，向薛孺借小刀削指甲，薛孺因仲操不是雅士，竟不借給他。他不願濫交朋友，清高狷介我行我素，都如此類事。

道衡兄子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并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俊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道衡兄長之子薛邁，任官至選部郎，堂弟薛道實，任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都聞名於當時。侄子薛德音，有俊才，出仕初任游騎尉。輔助魏澹修撰《魏史》，書成之後，升任著作佐郎。越王楊侗在東都稱帝，王世充僭稱帝號時，軍中文書及傳告檄文，都出自他手。世充被平定後，他也因罪被誅殺。所有文章，大多流行於當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

史臣曰：這兩三人在北齊末年都以文辭著名，歷經北周、隋朝，都受推崇看重。李孝貞堪

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并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静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稱一代俊傑，薛道衡則是當世雅望，智珠在握光彩照人，馳騁高才而并駕齊驅，才華横溢，金聲玉振。冷静評論，盧思道又居於二人之上。李、薛封官晋爵，思道却仕途冷落，雖説命運有窮愁通達之别，也是他不拘小節所致。

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咏之。克讓攬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户。

明克讓字弘道，是平原鬲縣人。父親明山賓，是梁朝侍中。克讓年少時喜歡儒學文雅，善於言談，廣泛涉獵書籍史册，所讀書近萬卷。《三禮》中禮的論述，尤其是他精心研究的，龜卜占筮曆法星象，都能得其精髓。十四歲時，出仕任湘東王法曹參軍。當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論《老子》，克讓前去聽講。堂邊有一些竹子，朱异叫克讓題咏。克讓持筆立成，其末章道："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朱异很看好他。歷任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任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朝滅亡後，投到長安，周明帝任用爲麟趾殿學士，不久授任著作上士，改任外史下大夫，調外任衛王友，歷任漢東、南陳二郡郡守。周武帝即位後，又召回朝廷任露門學士，受命同太史等官員僚屬修正確定新曆法。拜封爲儀同三司，屢經升遷爲司調大夫，被賜封歷城縣伯的爵位，食邑五百户。

高祖受禪，拜太子内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宫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拜任明克讓太子内舍人，後改任率更令，升爵位爲侯。太子以師長之道與他相處，恩遇禮待很優厚。每逢有各地美食，常賜給他。當時太子府大肆招請天下才學之士，論到博學多聞，都不如他。受詔命同太常牛弘等人修撰議定禮儀雅樂，當朝的規例裁擇修正很多。開皇十四年，因病離職，被加封爲通直散騎常侍。隨後去世，享年七十歲。皇上很傷感痛惜，贈賜布帛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助絹布二千匹，錢十萬緡，朝服一套，賜給内棺外槨。克讓著有《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

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

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彦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

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

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别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别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録》，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絶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

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文集二十卷。

兒子明餘慶，任官至司門郎。越王楊侗稱帝時，任國子祭酒。

魏澹字彦深，是鉅鹿下曲陽人。祖父魏鸞，魏時任光州刺史。父親魏季景，是北齊大司農卿，堪稱有名姓氏，世代以文學爲職事。魏澹十五歲喪父，專精好學，廣泛涉獵經書史籍，善寫文章，詞藻華麗飄逸。北齊博陵王高濟聞知其名，任用爲記室。到琅邪王高儼任京畿大都督時，任魏澹爲鎧曹參軍，後改任殿中侍御史。隨後同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一起修撰《五禮》。又同學士們編撰《御覽》，書成後，授任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又同李德林一起編修國史。周武帝平定北齊後，被授任納言中士。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調外任行臺禮部侍郎。不久任散騎常侍、出使陳國主使。回來後授任太子舍人。廢太子楊勇對他很禮待，多次加以優厚賞賜，命他注釋《庾信集》，又編撰《笑苑》、《詞林集》，當世稱贊他的博見多聞。幾年後，升任著作郎，繼續任太子學士。

高祖因魏收所著寫的史書，褒貶不合事實，平繪撰寫的《中興書》，史事没有次序，詔命魏澹另行編撰《魏史》。魏澹從道武帝到恭帝，撰有十二紀，七十八傳，另撰寫史論及體例一卷，加上《目録》，共九十二卷。魏澹的體例同魏收多有不同：

其一是：臣下聽説作爲天子，承天命登帝位，由始至終不用名。所以《穀梁傳》説："太上不稱名。"《曲禮》上説："天子不説他出奔，諸侯在生不稱名。"諸侯尚且在生時不稱名，何况天子呢！如果是太子時，必須署名，主要因爲兒子對父親在生時稱用，父親面前兒子稱名，這是禮義。因此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出生，《傳》説："按太子之禮養活。"杜預注釋説："此即是桓公

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没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

之子莊公。"《春秋》十二公衹有子同是嫡夫人所生的長子，生養規格同太子禮儀，所以史官記於史册。即位時，尊重其立爲君不稱名，《春秋》的文義，有聖人的深意。至如司馬遷，周朝的太子都稱名，漢朝的儲君都隱其名諱，以此尊漢朝而輕周朝，這是臣子的心理。私意以爲司馬遷雖立下此一規定，恐怕不合禮義。爲什麽?《春秋》、《禮記》，太子都稱名，天王不寫出奔。這是仲尼的尊卑定則，皇與王的不同稱謂，不是説當朝與異代就分别尊卑。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各有不同，尊卑稱謂不合理。到了魏收，爲太子諱名，又稱天子的字，其錯誤更甚。現在我所撰史書，隱諱皇帝的名，稱太子以字，意圖是以此尊君主輕臣子，依照《春秋》的法則。

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并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决渤澥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聞。

其二是：自從五帝聖王、夏商周三朝英主，功德累累，文治武功，賢君聖主相繼，而又以周朝爲最。它的稱號儀制還不如后稷，追封祖先也不過三代，此即是前代的隆盛業績，後人的明鑒。北魏宗氏在平文之前，衹是部落的酋長罷了。而太祖道武帝遠溯追封二十八帝，都至高無上，違背了堯、舜的儀制，超越了周公的典禮。不過道武帝出身於文明落後的民族，未曾學習典儀封誥，正需要南史、董狐一類直書不諱的史臣，裁減糾正。反而文過飾非，稱善而漠視其錯誤，正如决開渤澥之水，又去掉堤防，泛濫災禍，不可避免。不過力微是天女所生，靈異絶世，尊稱爲始祖是合禮義的。平文、昭成雄霸塞外，英武聲名漸趨隆盛，南移建國的宏圖，基業由此開始。長孫斤作亂時，朝廷上刀光劍影，太子捐軀，昭成得以幸免。道武帝在此時，正在后緡腹中，宗廟得以保全，社稷得有主持，大功大孝，都在於獻明一身。這三代，稱帝受封是可以的。自此以外的，却不敢苟同。

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黄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并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

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吴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晋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

其三是：臣下以爲夏桀滅亡於南巢，殷紂滅亡於牧野，被黄鉞斬首，懸頭於白旗之上，周幽王死在驪山，周厲王逃亡於彘，史官未曾隱諱，如實記載，就是想要懲惡勸善，爲後世留下鑒戒。而太武帝、獻文帝都死於非命，前面史官立傳，却無異於善終，言語之間，藏頭露尾。殺害君主的人，竟不知姓名，那麽亂臣賊子，有什麽懼怕呢！君子的過失，如同日食月食，頂天立地，誰不敬仰，更何况是刀兵交戰到王座之上、箭矢射到王宫之中的混亂，竟可以隱諱的嗎！現我所撰寫的史書，明確如實記載，不敢有所迴避。况且春秋時魯隱公、桓公的死，閔公、昭王的被殺被逐，左丘明都據實叙述於《春秋經》中，何况又將使久隔異時而生疑惑呢！

其四是：周朝大道衰微，不勝敗壞。楚子親自探問九鼎，吴人前來打聽祭獻之禮，藐視君王之心，路人皆知。孔夫子删定六經，還是將其死記爲“卒”。自從晋朝衰敗，天下分崩離析，或稱帝或稱王，各自稱號立國。當他在世時，相互問候使者來往，也大致如對等國家，到他死時，稱其爲“死”，就與平民無異。生死懸殊，怎能不懷愧疚！今此所撰寫的史書，凡處華夏地域的各國，都記爲“卒”，同於吴、楚。

其五是：壺遂提出質問，司馬遷回答，意思已很詳明。後代的著述者，仍然没有領悟。董仲舒、司馬遷的意思，本是説《尚書》，是興盛太平時的史典，《春秋》，是撥亂反正的法則，興衰事理不同，因而寫作之法有異。太平安定就照直叙述聖明，時世混亂則言詞或顯明或隱晦，各成一家，不相仿效。所以説“周朝王道廢壞，《春秋》於是作出；堯、舜興盛，《尚書》記載其事”，這是對的。“漢朝興起以來，改設曆法，變换服飾，我竭力歌誦聖德，仍不能完備，我衹是所謂述説舊事罷了，而您竟以與《春秋》相比，大謬不然”。由此可

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知紀傳體源出於《尚書》，不是仿照《春秋》，很顯然了。而范曄說："《春秋》一書，文字既已簡略，又多流失事實詳情，現在仿擬而作的，因此不好。紀傳之體，太史公、班固變改《春秋》而出，收羅一代史料，事實理義完備詳實，後學者效法，以此爲好，所以繼承祖述。"分析范曄此說，不祇是指責孔聖人没有法則，又違背了司馬遷的本意。孫盛自稱是研究入微而仿效他。魏收說："魯國史書既已修撰，賢達已傳下法則，司馬子長自己拘泥於紀傳，盡脱聖人遺法，正如源泉經由之處，本非遍地可及。"此說雖又言辭謙抑敬畏聖人，也没有深思紀傳的由來。

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魏澹又認爲司馬遷創立紀傳體以來，繼承撰述的人不少，對歷史人物不論好壞，都爲其撰寫史論。考察其本身事迹，都列在正文中，事無奇特之處，不足以懲惡揚善。重又述寫如同銘文又作頌辭，祇覺得繁瑣。反觀左丘明文才同孟子，闡發孔聖人大義，説"君子曰"的地方，無不是特異突出者，其餘一般的，祇照直記載而已。現在我所撰史書，私下學習他，可以用來勸善戒惡的，論述其得失，那些無鑒戒作用的，不再設史論。

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

魏澹所著的《魏書》，很簡要，大量糾正了魏收、平繪的闕失。皇上看了認爲很好。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五歲。有文集三十卷流行當世。兒子魏信言，很出名。

澹弟彦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子滿行。

魏澹的弟弟魏彦玄，有文才，歷任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兒子魏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概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爲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

陸爽字開明，是魏郡臨漳人。祖父陸順宗，魏時任南青州刺史。父親陸概之，是北齊霍州刺史。陸爽自小聰明機敏，九歲時上學，每天背誦二千多字。北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到後很爲驚異，説："陸氏真是代代有人啊。"十七歲時，北齊司州牧、清河王高岳徵召他任主簿。後提拔爲殿中侍御史，不久兼任治書，屢經改任爲中書侍郎。北齊滅亡，周武帝聞知他的才名，與陽休

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

高祖受禪，轉太子内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宫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

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并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之、袁叔德等十多人都被徵召入關到長安。其他人都帶着笨重行李，惟獨陸爽以車裝載好幾千卷書。到長安後，授任宣納上士。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改任太子内直監，隨即升任太子洗馬。同左庶子宇文愷等人編撰有《東宫典記》七十卷。朝廷因他博學多聞，有口才，陳國使者來到，常派他迎接慰勞。開皇十一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上儀同、宣州刺史，賜予絹帛一百匹。

兒子陸法言，勤敏好學有家庭傳統，出仕初任承奉郎。當初，陸爽任太子洗馬時，曾啓奏高祖説："皇太子的兒子們没有好名字，請按《春秋》禮義另行起名字。"皇上聽從了他。及至太子被廢，皇上追想惱恨陸爽道："我的孫兒起名，難道自己不懂，陸爽竟如此多事！煽動蠱惑楊勇，也是由這人。他雖已身死，子孫都該黜退，終身不列於官籍。"法言竟因此得罪被除名。

侯白

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説，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悦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陸爽同郡人侯白，字君素，好學，口才敏捷，生性滑稽，尤其善辯。考中秀才，任儒林郎。放浪不顧形象，喜歡開玩笑説怪話，衆人大都喜歡親近他，每到一處，圍觀的人熱鬧如市集。楊素與他很親密。楊素曾經與牛弘散朝回來，侯白對楊素道："日之夕矣。"楊素大笑道："把我們看作是'牛羊下來'嗎？"高祖聞知他的名聲，召來與他談論，很喜歡他，命他在秘書省編修國史。每次將要提升他，高祖就説"侯白不適合當官"而作罷。後來給他五品官的俸禄，一個多月就死了，當時人感嘆他命薄。著有《旌異記》十五卷，流行於當時。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書黄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

杜臺卿字少山，是博陵曲陽人。父親杜弼，是北齊衛尉卿。臺卿年少時好學，博覽群書，會寫文章。出仕北齊任奉朝請，歷任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書黄門侍郎。性格儒雅儉樸，常以高雅之流自居。周武帝平滅北齊後，杜臺卿回到鄉里，以《禮記》、《春秋》講學傳授子弟。開皇初年，被徵召到朝廷。臺卿曾經依據《月令》，按類增廣其内容，定書名爲《玉

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敕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并行於世。無子。

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燭寶典》的書十二卷。到此時奏呈皇上，被賞賜絹帛二百匹。臺卿患有聾病，不能擔任吏員職事，請求編修國史。皇上同意，拜任著作郎。開皇十四年，呈進表章請求退休，朝廷敕命以原職歸家。幾年後，在家中去世。有文集十五卷，另撰有《齊記》二十卷，都行用於當時。没有兒子。

有兄長杜蕤，學問不如臺卿，而才幹識度强於他。任官至開州刺史。兒子杜公贍，自小好學，有家門傳統，在安陽縣令任上去世。公贍的兒子之松，大業年間，任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静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并虚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

辛德源字孝基，是隴西狄道人。祖父辛穆，魏時任平原太守。父親辛子馥，是尚書右丞。德源沉静好學，十四歲時，會寫文章。長大後，博覽群書，漸漸名聲響亮。北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都是當代名士，見到德源，都虚心尊重，於是一同向文宣帝舉薦他。出仕初任奉朝請，後兼任員外散騎侍郎，出使梁國副使。後歷任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呈進表章舉薦德源道："自幼喜好古學，晚年更爲急切，埋頭於六經，涉獵諸子。文章華麗，格調清美，恭謹莊重不懈於婦孺，謙虚退讓聞名於朋友。實在是進用嫌遲的才子，當代的俊彦。必定能勝任官職，展露千里馬的才幹。"德源由此被授任員外散騎侍郎，屢經遷升任比部郎中，又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陳國，回來後，爲文林館待詔，授任尚書考功郎中，後改任中書舍人。北齊滅亡後，任職於北周爲宣納上士。因急務到相州，遇上尉迥興兵作亂，被他任命爲中郎。德源推辭不得脱，於是逃走了。

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爲交結，恐其有奸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高祖楊堅接受禪位稱帝後，很長時間未被調用，隱居在林慮山，鬱鬱不得志，撰寫了一篇《幽居賦》以寄托心志，文籍多未記録。德源向來與武陽太守盧思道交好，經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告德源暗中交結，疑心他有奸謀。由此被貶謫派遣隨大軍征討南寧，一年多纔回來。秘書監牛弘因德源才學著名，上奏請派他同著作郎

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并學涉有文義。

王劭一同編修國史。德源常在職餘撰寫《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解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楊秀聞知其名任用了他，幾年後，上奏請任他爲掾。後來改任諮議參軍，在任上去世。有文集二十卷，又撰有《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兒子辛素臣、辛正臣，都博學有文才。

柳䛒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内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晋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爲東宫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悦，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

柳䛒字顧言，本來是河東人，永嘉之亂時，遷居到襄陽。祖父柳惔，是梁朝侍中。父親柳暉，任都官尚書。柳䛒自小聰明機敏，會寫文章，喜好讀書，所讀的將近萬卷。出仕梁朝，初任著作佐郎。後來蕭詧占據荆州，任他爲侍中，領受國子祭酒、吏部尚書之職。梁國被廢滅後，拜任開府、通直散騎常侍，隨後升任内史侍郎。因没有吏員才幹離職，改任晋王諮議參軍。晋王喜歡文學儒雅，招引才學之士如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一百多人充任學士。而柳䛒是其中魁首，晋王以師傅朋友之禮對待他，每有文章篇什，都叫他潤色，然後纔出示於人。晋王曾經朝拜京城回來，寫作《歸藩賦》，命柳䛒作序，詞語很典雅華麗。早先，晋王作文，仿擬庾信體，見到柳䛒後，文風於是改變。仁壽初年，任用柳䛒爲東宫學士，加授通直散騎常侍，檢校太子洗馬之職。很受親信厚待，常召進寢室之内，同他閑談戲謔。柳䛒特别善於論辯，經常在身邊隨侍，有所詢問，應答如流。又生性好酒，言語中間雜幽默滑稽，由此更爲太子所親昵狎近。因他喜歡佛典，命他撰寫《法華玄宗》，作了二十卷，呈奏上去，太子讀了很高興，賞賜很優厚，同輩人無可相比。

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宫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煬帝繼位後，拜任秘書監，封爵位爲漢南縣公。煬帝退朝之後，就命他進内宫，言談誦讀，到天晚纔作罷。煬帝每每與嬪妃皇后對飲喝酒時，一遇興致，就派人召他來，與他同坐榻共卧席，情如朋友。煬帝仍遺憾不能夜晚召他，於是命工匠雕刻人形木偶，安裝機關，能够坐下起立拜伏，以仿像柳䛒。煬帝每每在月下飲酒，就叫宫人將其放置座位上，與它往來敬酒，以取笑尋

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晋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黄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屬文，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

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

>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

樂。後來隨駕巡幸揚州，得病去世，享年六十九歲。煬帝傷感痛惜很久，追贈爲大將軍，贈謚號爲康。撰寫有《晋王北伐記》十五卷，有文集十卷，流行於當時。

許善心字務本，是高陽北新城人。祖父許懋，是梁朝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郡守、散騎常侍。父親許亨，出任於梁朝任官至給事黄門侍郎，在陳朝歷任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兼領大著作之職。善心九歲喪父，由母親范氏養育。自幼聰明，有心智，有所聞聽都能記憶背誦，博聞强記，爲當時所稱贊。家中有舊藏圖書一萬多卷，全都通讀涉獵。十五歲會寫文章，曾呈進書札給父親的朋友徐陵，徐陵深爲訝異，對人説："才情極高，這是神童啊。"出仕初任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薦舉他爲秀才，應試對策列在高等，授任度支郎中，後改任侍郎，充任撰史學士。

禎明二年，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出使到隋朝，遇上高祖楊堅攻打陳國，使命完成後未被放行返回，多次上表請求辭行。皇上不同意，羈留在賓館。陳國被滅後，高祖派人告知他。善心穿上喪服在西階下大聲號哭，坐在亂草上面向東方，一連三天。皇上致信慰撫他。第二天，有詔命到賓館，拜任通直散騎常侍，賜給衣服一套。善心哭泣極盡悲傷，進房更换衣服，又出來向北站立，含淚拜了兩拜接受詔命。次日纔朝見，拜伏哭泣於殿下，悲傷不能起立。皇上環顧身邊的人説："我平滅陳國，衹得到此人。既然能懷念他的舊君王，就將是我的忠臣。"敕命他以原職當值於門下省，賞賜布帛一千段，母馬二十匹。隨皇上臨幸泰山，回來後授任虞部侍郎。

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臨在含章闥，高祖召集百官賜予飲宴，告訴這一祥瑞。善心在座上請求拿來紙筆，作《神雀頌》，其文是：

> 下臣聽説仰觀星象效法上天，上天與其道德相合；審察地理觀測法則，地域廣大表明其尊崇。雲雨施行，是四時生長消滅的手段，山岳静止江河流行，萬物由此裁製而

乘離之君，紀鳸司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并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集集，馳聲南、董，越響《雲》、《韶》。

粤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綿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宫，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栖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没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頫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效靈。狎素游頳，團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爵主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栖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梍，刷采青蒲，將翱赤罽。玉几朝御，取玩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

成。出震木之位當離火之德的君主，統理九鳸掌管鳳鳥的明王，如明月北斗從天降臨，以金封策命誠誥相傳。都能造就養育生靈，包容溫暖萬物。審視教義的真諦於赤水，靜照至德明鏡於虛寂明堂。無不洪福鍾聚，天恩會集，聲名騰起於梗直史臣，禮樂興盛過於《雲門》、《韶樂》。

我朝皇帝君臨天下，顯揚大道，尊崇太極，依靠家世基業，據有《河圖》、《洛書》。不言行，斗建指向攝提創立新紀元；不衰殺萬物，開啓自然節序。囊括天地恢復華夏，整飭海内剪滅商紂一樣的暴君。就任則德望體現其尊嚴，登位則群賢都赴君臣盛會。普天之下，遠者歸附近者安定，聲譽隆盛實至名歸，萬物生長枝繁葉茂。自具尊嚴而不拘禮文，展現威儀於施政宫殿；萬民和樂，獻舞於明堂殿廷。在太學奉養國老，親自撫慰年長之人，在國中養育人民，一心祇爲百姓。日月降落栖止的地方，酷熱的南方，苦寒的北極，出産吹鱗、没羽箭的蠻荒之地，貢獻赤蛇青馬的邊遠之民，改變習俗，更换服飾，請求設立官府，承受王化。豈止是北疆匈奴，俯首繫頸的狼居胥山，南邊熄慎族，靠近嶺外的不耐城。因此使上天不隱藏其大道造化，大地不吝惜其珍寶，山河展露其瑰奇，鬼神進呈其靈異。好道學游赤水，吞甘露飲醴泉，經過歲月之半，勤勉度過時光。鳳凰鳴聲足足充滿仁愛，靈獸文彩斑斑馴順有義。吉祥福祐的來臨如此，太平興盛的王化如此。而登山封禪的盛典，泰山的云云、亭亭二山佇望白色封書的祭儀；獲得太平成就大功，祭祀上天却無玄珪等虛文奉告。雖有太常制定了禮儀，相如起草了封禪文告，天子謙虛没有進行，推辭其功烈而不享有。確實恭謹又能推讓，大概即是如此吧！七十二位封禪的君主，真是不值一談！所以神鳥彰顯其盛美，靈異徵候突出昭明，白雀預示直臣在朝的靈驗，赤雀銜來寶貴的天命丹書。班固的《神爵》頌歌説它頭戴文

翬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冥徵，得之玆日。

歲次上章，律諧大吕，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黄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黄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宫，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并旁觀迴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慚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乃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熏。焕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秘，河靈

而足踏武，曹植的《嘉爵》篇章，説它栖於庭而止息於窗。不如説飛來帝王帷帳之前，來慶賀華美宫殿，啄理彩羽於御前青蒲團上，又翱翔於赤色絨幕之中。清晨憑靠玉案，取來把玩於窗槅之間，金光閃閃的宫門打開，同時映下五彩毛羽的影子。由極古遠代，從未曾見聞，上天福祐召來靈異徵候，今朝纔得一見。

太歲在庚位之年，音律合於大吕之十二月，時節次於玄枵，气候屬於隆冬。皇帝在黎明穿衣，清晨在含章殿起床。有吉祥的靈鳥，翱翔降下。且行且止，在屏風間徐徐上前，來止息展風儀，在長廊丹墀間散步顧盼。祥瑞是符兆，是賢明君主的吉慶徵候；雀即是上天賜爵禄，是聖王的重寶。據《考異郵》稱："軒轅時有赤頭黄雀，立於日旁。"占卜之辭説："是土星的徵候。"又《禮稽命徵》説："祭祀合禮儀，則黄雀降臨。"昔日漢朝止息於泰畤殿，魏時又降臨於文昌宫，一次出現於雍丘祭典，三次進入平東府中，都回頭旁顧。事不重要人也輕微，不足稱道。而又聽説，不剖挖動物胎卵則鸞鳳馴順鳴叫，不涸澤而漁焚燒原野則螭龍現身蜿曲盤旋。可知陛下息止殺戮，因而飛禽走獸心懷仁義；皇上仁慈愛護生靈，以致游魚潜龍感化仁德。下臣親身聽受君王教言，賜告吉慶祥瑞，參加盛會美宴，不禁文思興動。李虔出於偏僻西部，陸機生長於東方，賤臣自愧不比先代才子，遭逢時代却比前代昌盛。於是竭盡鄙陋愚誠，斗膽進獻頌辭。

太素混沌初開，天地大道由此而生。功參造化而不自居，道德玄妙而不張揚。内外革故鼎新，或沿習繼承，應驗祥瑞圖記，昭然顯明。天賜帝業篤定，我君偉大光明，武道神武，文教文明。遍布充塞宇宙，偏矚目於汾陽、姑射神仙，黄帝時尚再生，虞舜風氣重又流行。弘揚明王神策，彰顯帝君大道，七神仙御臨大地，五老道飛行於天。山

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皂。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栖阿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宫，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扆，銜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綏應在旃，伊臣預焉，永緝韋素，方流管弦。頌歌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神吐露秘藏，河神孕育靈寶，黑鳥升登堯帝祭壇，青龍隱伏於玄丘。周武時火雲化爲丹烏，白雉隨德風而至。赤烏止息於丘阿德行高尚，鳳凰鳴於岐山國運昌隆。不如今朝神雀，近前慶賀於王宫，麟鳳五種靈物有何吉兆？千祥百福是所共同。《孔演圖》載有赤雀，荀氏之文稱頌白雀。節節足足鳴音奇妙，行走留下吉祥足迹。御座屏風間化爲美玉，銜來玉環獻瑞於殿陛之間，這是上天的賜命，神靈所使。靈應在於旃旗，下臣得以預座，當永久輯録於竹簡帛書，廣泛傳揚於音樂歌咏。頌歌不足以贊美，手舞足蹈不足以表情，下臣拜叩敬祝，享年億萬。

頌成，奏之，高祖甚悦，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録》更製《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黄門，并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宫，煬帝秘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

頌辭寫好，呈奏上去，高祖很高興，説："我見到神雀，同皇后一起觀賞。今早召你們進宫，剛陳説此事，善心到席上纔知道，就能作成頌辭。文不加點，筆不停毫，曾聽説此話，今日纔親見其事。"於是賞賜布帛二百段。開皇十七年，授任秘書丞。當時秘書府所藏圖書多有混亂，善心仿照阮孝緒的《七録》另作《七林》，一一寫出總叙，放在各篇前面。又在各部目録下面，説明作者意圖，區分其體例。又奏請隨同李文博、陸從典等十多位學者，刊正經籍史書的錯亂之處。仁壽元年，代任黄門侍郎。仁壽二年，加授代理太常少卿，與牛弘等人討論修正禮制音樂，秘書丞、黄門侍郎的職務，都照舊。仁壽四年，在京城留守。高祖在仁壽宫駕崩，煬帝隱秘喪訊不公布，先更换留守官員，善心被調外授任巖州刺史。遇上漢王楊諒造反，没有到任。

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并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

大業元年，改任禮部侍郎，上奏薦舉儒學之士徐文遠任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等人都加封官階俸禄，授任學官。當年充當納言楊達所任冀州道大使的副使，因稱合君心，被賞賜布帛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天借用本部士兵數十人，以供給自家役使，經常工作半天而止。代理御史大夫梁毗上奏彈劾他。皇上此時正對宇文述寄以心腹重望，開始交付法吏審查，有一千多人都説被役使。過了二十多天，法

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渡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

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

> 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巛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創制，竹素之道稍

官探察皇上心意，就說役使不是整天，其天數雖多，不當全部計算，縱使實有其事，也應無罪開釋。那些兵士聞知，改口說根本未被役使。皇上想放過他，交付推斷事實有無，衆官都斷爲不實。善心認爲宇文述在執仗衛隊中抽調士兵私自役使，雖不是整天，使值勤守衛有缺，與一般役使部下，情形不同。又且兵士大多輪值，分散回歸本部，而分別傳到，供詞不謀而合。現在將近一月，纔翻供，奸僞明顯，如此怎可開脱。蘇威、楊汪等二十多人，附同善心的論議。其他人都奏議免罪。煬帝同意了免罪的奏議。幾個月後，宇文述在御前讒害善心說："陳叔寶去世時，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人一同前往送葬。善心作祭文，稱爲陛下，竟敢在當今給叔寶加至尊名號。"召來查問屬實，自屬援引古來舊例，事情得以開釋，而煬帝由此很嫌惡他。又太史奏稱皇帝即位之年，與堯即位之年相同，善心論議，以爲國君大喪初始，不宜舉行慶賀。宇文述授意御史彈劾他，被降爲給事郎，官階下降二等。大業四年，撰寫《方物志》奏呈皇上。大業七年，隨從皇上到涿郡，煬帝正打算親自統軍東征，善心呈進密封議事奏章忤觸君旨被免官。當年又被徵召任試守給事郎。大業九年，代理左翊衛長史，隨帝駕渡遼水，授任建節尉。煬帝曾談到高祖接受天命時的符驗，就此問及鬼神的事，敕命善心與崔祖濬撰寫《靈異記》十卷。

先前，善心的父親編著《梁史》，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善心繼續完成父親遺志，續修家傳史書，其《序傳》末尾，敍述編著意圖道：

> 謹案：大道將生，混沌初開，乾天由此生出，星象用以正定時序，坤地仁愛生物，物類於是宣發生機。效法天地人而孕育大德，仿擬陰陽二極而降生生靈。有了人民，爲其設立君長，有了貴賤，爲其制定宗法綱常。賦有上天的恩賜大命，順應下民的誠心推舉，無不秉持大道，揮動長鞭，感召風雲龍虎，英才俊乂效命。文治武功，獲取天下途徑不一，寶鼎龜玉符瑞，成就帝業禮制相同。改朝換代創新帝制，文書之事漸漸重

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昴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檮杌》、《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

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碜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别論之，在《序論》之卷。

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録》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准無所盗，帷囊同毁，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

要，紀事記言，史官漸漸突出。炎帝神農以前，衹留有其名而不存事迹，黄帝軒轅以來，文獻不傳而事功明顯。舜帝巡五岳、入大澤時，出現了訓誥與典謨，夏禹生時流星貫入昴宿，成湯興起白雲遮蔽房星，傳留下夏曆和殷代紀年。周朝祖先辨正方位，依時序教事功，南北東西，各有方位名稱，《檮杌》、《乘》車，各占一家史書之名。國家大惡雖有隱諱，君王言行必都記載。因此天下的亂臣賊子，深感懼怕，史書如神龜如明鏡，昭明可以鑒察。大國諸侯相承繼位，五行相勝而朝代沿革，都稱爲四海之王，都以天下之主自命，榮耀大德，代代都有啊！

梁朝君臨天下，在江左建立國家，以此爲最盛。一君稟受天命建國，繼位相傳四人，昌盛四十八載，運道相傳五十六年。梁武帝出身於儒生，登上寶位，拯救前朝君王弊政，救濟萬民危難，一改末世薄惡風俗，走上古代明君的大道。朝中多聚君子，野外無遺落的賢人，禮制雅樂全都完備，典章法度盡被施行。弘揚大恩而不殺戮，成就大仁而去酷刑，崇高偉大，堪稱古來第一。遇上陰戎入侵潁地，羯胡進犯洛水，天下混亂沸騰，三代末年都未曾聽聞；腥風掃地血雨滔天，天下大難。官列齊整的朝堂，變成狐兔出没之地，精美的祭品禮器，被野犬禽獸打碎。廣積福善而身遭禍亂，仁義在心而國家亡滅。是天道呢？還是人事呢？曾經另作討論，在《序論》卷中。

亡父過去在前朝，早就有心傳述著作，共編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的紀傳部分，隨史事分成，連帶空缺尚未完成的，在其《目録》中注明爲一百零八卷。梁朝覆亡，典籍毁敗殆盡。冢墓宅壁都已殘毁，掘墓鑿壁的人也無所獲取。卷帙書囊全被毁壞，陳農到何處搜求！秦朝儒生既被坑殺，先王的大道近於墜失，漢代儒臣空有奏請，以口相傳的文獻也已絶傳。亡父所撰寫的

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

書，頃刻間散失。陳朝創立，詔命我任史官，收羅遺事補充闕失，靠口所傳心所記，依照原來目録，再加以修改撰寫，將編成一百卷，已有了六帙五十八卷，呈交了秘閣。

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素采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强近，虚室類原、顔，退屏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瑣凉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别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已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并善心補闕。别爲《叙論》一篇，托于《叙傳》之末。

善心早年遭遇艱辛，未蒙賞賜職位俸禄，太建末年，多次上表直陳心意，至德初年，被授任史官。正打算携帶紙筆采訪，登門尋訪記録，自身奮發平庸之才，恭敬完成先父遺志；而宗族孤單缺少豪門近親，家庭貧窮如原憲、顔回，退隱没什麽交游，稽延遲滯不求長進。借與我班嗣的書，衹聽見其語，供給我王隱的筆墨，未遇見其人。加上平庸才薄，孤陋少學識，充數供職於郎署，兼撰《陳史》，致使此書延遲，未能即時續成。禎明二年，以臺郎身份出使來到這裏，遇上本國覆亡，流離他鄉，任使者而不守時，肩負使命而未回覆。望着驛亭而長聲慟哭，遷居客館而行醫賣藥，家傳之史舊有藏書，隨之焚毁蕩盡。現今衹有六十八卷在，又都殘缺紊亂。自從到京城以來，陸續修改補充，粗略編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作成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成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成一帙十卷。凡是稱史臣的，都是亡父的話，其下稱名而下案語的，都是善心的補充。另作《叙論》一篇，附在《叙傳》末尾。

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衛武賁郎

大業十年，又隨帝駕到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攻雁門時，代任左親衛武賁郎將，率

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勛，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禄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

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領江南兵值宿衛護朝廷禁省。帝駕臨幸江都郡時，追念其以前功勛，授任通議大夫，詔命恢復原來官階，行給事郎之職。大業十四年，宇文化及弑君叛亂時，隋朝官員都到朝堂拜謁稱賀，惟獨善心不去。許弘仁驅馬前來告訴他説："天子已經駕崩，宇文將軍攝政，滿朝文武無不會集。天道人事，自然有代替終結，關您什麽事而竟如此猶豫遲疑！"善心對他不滿，不願跟他去。弘仁回身上馬，流淚説道："將軍對您全無惡意，竟自尋死路，豈不痛心嗎！"回來告知唐奉義，將情况告訴宇文化及，派人到家中將他拘執到朝堂。化及命人放開他，善心没有拜舞就出去。化及目送他道："這人很自負氣節。"命人捉回來，斥駡道："我好意要放你，竟敢如此不恭敬！"那些賊黨就將他牽扯出去，於是殺害了他，享年六十一歲。後來越王楊侗稱帝，追贈左光禄大夫、高陽縣公，贈謚號爲文節。

善心的母親范氏，是梁朝太子中舍人范孝才的女兒，年輕守寡養育孤兒，博學而有高尚名節，高祖聞知，敕命尚食官每有時新食物進獻，常派人分賜給她。曾經詔命范氏進宫，侍奉皇后講學讀書，封誥爲永樂郡君。善心被害時，范氏已九十二歲，在治喪事時没有哭泣，撫着靈柩説道："能爲國難而死，我真是有了兒子。"於是卧床不進食，十多天後也去世。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列士，未嘗不反覆吟玩。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内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焉。道衡知其貧，

博陵人李文博，性格剛介鯁直，好學不倦，在禮教名教的旨意及名與理的是非異同方面，特别着意用功。讀書中每遇到國家治亂政事得失，以及忠臣烈士之處，總是反復吟咏品味。開皇年間，任羽騎尉，特别受吏部侍郎薛道衡賞識，常叫他在廳堂後室中披覽檢讀經書史册，同時糾察自己的行事。如果遇上好的政教舉措，就抄寫記録下來，如果選官用人有不當之處，就托他評價判斷，道衡每次得到他的評語，無不欣然聽從。後來供職於秘書内省，主持校理典籍，守正道居清貧，安然處之。雖然缺衣少食，而高尚的操守更爲堅定，不隨便結交賓客，居常以禮教法度自

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뚛直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

守，同輩對他無不敬畏。道衡知道他貧窮，每每請他到家，濟助他錢財。文博探討權衡古今，政事治理的得失，瞭如指掌，然而缺少爲政的才幹。逐漸升任校書郎，後調外任縣丞，被考核爲下等，多年未得升用。道衡任司隸大夫時，在東都尚書省遇到他，很爲感慨同情，於是奏請任他爲從事。又對齊王司馬李綱說："今日終於遇上文博，得以奏請任用他。"以此爲可喜可樂之事。他就是這樣被知音賞識。在洛陽，曾去拜訪房玄齡，送他到了大道上，玄齡對他說："您平生所崇尚的，祇在正直，現在既然得以任從事，理應得償宿願。近來懲惡揚善，作了多少？"文博於是揮拳高聲說："要使水流清澈必須使源頭潔净，要使枝梢端正必須使根本端正。現在政治的源頭混亂，即使一天免除十個貪污郡守，又有什麽益處！"他的魯直疾惡如仇，不知言語忌諱，都如此類。當時朝政日益敗壞，官吏多貪贓受賄，惟獨文博不改變其操守，輿論因此推重他。後遭戰亂流離，不知所終。

初，文博在内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悦，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當初，文博在秘書省校理圖書，虞世基的兒子也在其中，衣飾華美，而對人從不謙敬。文博於是很平易地問他的年紀，回答說："十八歲。"文博就對他說："昔日賈誼在這個年紀，談論什麽事？郎君現祇注重儀表，究竟是幹什麽的！"又曾遇秦孝王妃生子，高祖很高興，賞賜百官各有差等。文博家道一直貧困，人們以爲他很喜歡，竟說："設置賞罰，應各依功過，現在王妃生兒，關百官什麽事，却胡亂接受賞賜！"他的由名求實，記録功過，一定使賞罰不濫行，功過無隱蔽，都如此類。文博本來研治經學，後來又研讀史書，對諸子及策論尤其學識廣博。擅長議論品評，也善於寫文章，著有《治道集》十卷，在當世很流行。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禄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人，有的博學多聞，文詞豐富飄逸，既可稱燕、趙才俊，又堪爲東南的翹楚。在各處都受重視，都獲得爵禄官位，雖說無一不是天命，實也因其立身於正道。魏澹的《魏書》，當世稱道其簡明純正，體例詳

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備周密，足可傳留後世。此外各人，都有著述，雖成就或大或小，都有志於文章立世，美好啊！

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煬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煬帝有三個兒子，蕭皇后生有元德太子楊昭、齊王楊暕，蕭嬪妃生有趙王楊杲。

元德太子楊昭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元德太子楊昭，是煬帝的長子，出生後高祖敕命養在宮中。三歲時，在玄武門玩石獅子，高祖與文獻皇后到了那裏。高祖正患有腰痛病，就抬起手搭扶着皇后，楊昭見後迴避開去，如此有好幾次。高祖嘆道："天生禮義之人，誰又教了他呢！"由是很珍視他。高祖曾對他說："要爲你娶個媳婦。"楊昭當即哭起來。高祖問他原因，回答說："漢王没有成婚時，常在您身邊，一旦娶了媳婦，就遷出宮外。因擔心要離别您，所以哭泣。"皇上感慨他有親情天性，特别鍾愛他。

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晋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宫，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强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内史侍

十二歲時，被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年，改封爲晋王，拜任内史令，兼任左衛大將軍。三年後，改任雍州牧。煬帝即位後，隨即臨幸洛陽宫，楊昭留守京城。大業元年，煬帝派使者立他爲皇太子。楊昭威武有力，能拉强弓。性格謙虚，言語形色恭謹，未曾惱怒。有很可惡當斥責的事，衹説"很不對"。所用膳食不許多設花樣，帳帷坐席極其簡樸。臣下僚屬有年老父母的，都親自詢問其安康，年節都有所恩賜。他的仁愛即是這樣。第二年，到洛陽朝拜父皇。幾個月後，將回京城，請求稍作遲留，煬帝不同意。多次拜候請安，身體素來肥胖，因此疲累致病。煬帝派巫師診視，説："是房陵王爲禍。"不久薨逝。詔命内史侍郎虞世基撰作哀册文道：

郎虞世基爲哀册文曰：

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宫。粤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遷座于莊陵，禮也。蜃綍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賓從其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宫之虧象，顧守器以長懷，臨登餕而興想。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陀收重，抗銘旌以啓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史册，式遵典志，俾浚哲之徽猷，播長久乎天地。其辭曰：

宸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軼誦，處漢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觿日，幾深綺歲。降迹大成，俯情多藝。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路，舄奕渠門。庸服有紀，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睿后膺儲，天人協順。本茂條遠，基崇體峻。改王參墟，奄有唐、晋。在貴能謙，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閶闔九重。神州王化，禁旅軍容。瞻言偃草，高視折衝。帷扆清秘，親賢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縟。式是便煩，思謀啓沃。洪惟積德，豐衍繁祉。粤自天孫，光升元子。緑車逮事，翠纓奉祀。肅穆滿容，儀形讓齒。禮樂交暢，愛敬兼資。優游養德，恭己承儀。南山聘隱，東序尊師。有粹神儀，深穆其度。顒顒觀德，温温審諭。炯戒齊箴，留連王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冲情玉裕，令問金相。宜

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在行宫薨逝。大業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將要遷移靈座到莊陵，這是喪禮。靈車牽索夜中安載，太子宫禁之門清晨開啓，禮器儀仗陳列静肅，賓客隨從排列整齊如昔日。皇帝傷痛南方君位的晦暗，嗟嘆東宫的象位有虧，眷顧宗廟守護之人而長久思念，親臨祭奠而生起懷想。先期占卜祭日，占卜非常順利，撤去中庭的祖送之祭，收了階沿上的神位。舉起銘旌以開道，靈車徐動而棺幡輕飄。總結其名節操行，深厚大德彰顯於謚號，於是詔命史臣，遵照典章舊例，使聖哲的清德，長久流傳於天地。其辭曰：

帝業基址高峻，道統昌隆。身體元氣禀受於聖王，容儀風彩輝映父皇。神氣靈秀如春日原野，風華俊爽如初升朝陽。在周朝過於武王太子姬誦，在漢朝蓋過光武太子劉莊。天資生而有智，出世禀受聖明。幼年即具天性至情，童稚之時深識幾微。恭身治學大有所成，傾心求知多才多藝。朝廷樹立皇親封建諸侯，欽命宗室擔任藩王。前導羽儀華盛，旌旗連綿不絶。事功井然有序，分守重寶尊崇。風教高於衛文楚丘宫殿，雅化盛於梁孝王梁園。聖哲親王受封爲太子，天人和順。根本碩茂而枝條長遠，基址崇高而樓體巍峨。改封王於參星之區，擁有唐、晋之地。在貴位能謙虚，居權要更謹慎。封國千里，宫門九重。神州教化大行，禁軍軍容整肅。遠見高論使德教化民，臨陣傲視則制敵取勝。宫府清儉簡約，親近賢人和順僚屬。悠游於鳳池中書府，文筆侍奉於殿陛之下。揮毫思如泉涌，展筆詞藻華麗。屢次是止言行法度，以謀求竭誠開導輔佐君王。德行累積洪大，福祉豐厚充盈。本自是君王之孫，榮耀升爲太子。乘皇孫緑車以從事，駕翠色革帶以恭奉祭祀。滿面莊嚴肅穆，尊老禮賢可爲模範。禮儀音樂都很和順，親愛恭敬兼有。修養寬厚長遠大德，恭慎己身順承法

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難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遽瑶山之頹壞，忽桂宮之毁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慟皇情之深憫，摧具僚其如疚。嗚呼哀哉！迴環氣朔，荏苒居諸。沾零露於瑶圃，下申霜於玉除。夜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虚。嗚呼哀哉！將寧甫窆，長違望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修坂。望鶴駕而不追，顧龍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没，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即潛埏之幽深。霏夕烟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凄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欷纓弁以沾衿。嗚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敢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

度。從南山徵聘隱賢，在學宫尊敬師長。神儀粹美，氣度端莊。盛德昭昭，柔順明辯。明鑒慎戒，生怕羈延王命職事。在朝監國出外撫民，日有所成月有所進。德操謙冲天姿温潤，美名如金似玉。理應安享洪福，永作大善太子。神意迷茫，天道難測。仁者不一定長壽，善者也會錯過福祐。驟然玉山坍塌，忽然桂宫傾覆。人神心懷哀痛，天下久含悲傷。皇上凄哀悲慟，臣僚心痛斷腸。嗚呼哀哉！時節往復，光陰荏苒。玉園白露沾結，玉階秋霜降凝。夜分將盡曙色映在寂寥階陛，曉月懸空殿闈人去樓空。嗚呼哀哉！將要歸葬於祖墓，長離望苑。以浮橋渡過渭水，循着長平的長長山坡。佇望鶴駕仙去而無法追及，回顧太子龍樓而漸漸遠離。嗚呼哀哉！存亡永隔，人鬼長分。離别人世的榮華，歸往幽深的墓道。暮靄霏霏漸漸生起，落日慘慘將要西沉。耳聞凄楚哀傷的挽歌，間雜風吹林木的悲吟。御夫徒卒紛然流涕濕袖，臣僚官屬欷歔泣下沾衣。嗚呼哀哉！黄泉地府，時日千年。雖有金銘石刻可以長久，直到天地終結，仍冒昧記載美德於文字紙張，永久地揚名樹德。

帝深追悼。

煬帝深爲懷念哀傷。

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有兒子三人，韋妃生有恭皇帝，大劉良娣生有燕王楊倓，小劉良娣生有越王楊侗。

燕王楊倓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爲司宫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

燕王楊倓字仁安。機敏聰慧容儀俊美，煬帝在孫兒中特别鍾愛他，常常留在身邊。喜好讀書，尤其注重儒士品德，除非至於倉猝之境，有如成人。良娣早年去世，每到周年忌日，楊倓總要哭泣流淚。煬帝因此更加另眼相看。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時，楊倓覺察有變故，想進内奏聞，又恐怕泄露其事，於是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人由芳林門旁穿水洞進内宫。到了玄武門，跪下奏請道："兒臣突然中邪命在頃刻，請求當面辭别君父，使死無遺憾。"希圖因此見到煬帝，被守宫人阻止，終究未能奏聞。隨即禍亂發動，被反賊殺害，當時年僅十六歲。

越王楊侗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

越王楊侗字仁謹，容儀俊美，心性寬厚。大業二年，被封爲越王。煬帝每次出巡，楊侗常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時，同民部尚書樊子蓋一起抗禦他。楊玄感被平定後，到高陽朝見煬帝，授任高陽太守。不久又以本職留守東都。大業十三年，煬帝臨幸江都，又命楊侗與金紫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代理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人總領留臺事務。

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内史侍郎，趙長文黄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宫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時，文都等人計議，因楊侗是元德太子的兒子，親屬關係最近密，於是就共同尊立他爲君，大赦罪囚，改年號爲皇泰。給煬帝加謚號爲明，加廟號爲世祖。追封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封廟號爲世宗。尊封其母親劉良娣爲皇太后。任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代理禮部尚書，王世充也被任命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代理吏部尚書，任元文都爲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也任内史令，皇甫無逸任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任内史侍郎，趙長文任黄門侍郎，委托他們以機要事務，製作金書鐵券，收藏在宫中。當時洛陽稱段達等人爲“七貴”。

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悦，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

不久，宇文化及立秦王的兒子楊浩爲天子，前來進駐彭城，沿途所經州縣，大多附順叛黨。楊侗懼怕，派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撫李密。李密於是派使者請求歸順，楊侗大喜，禮待其使者非常優厚。當即拜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命他抗禦化及。下詔書曰：

> 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逾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禀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贶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

> 我大隋擁有天下，至今三十八年。高祖文皇帝雄才大略神功蓋世，初建中原。世祖明皇帝效法天地大道，統一華夏戎夷。東至於蟠木，西達於細柳，南方過於赤土窮邊，北方越過幽州之城。凡日月所照臨、風雨所達到之地，圓頭方脚、受靈氣食穀物的人類，無不盡在疆域之内，都成爲臣子婢僕。加上天賜靈寶會聚，吉祥徵候齊集，於是創設禮樂制度，移風易俗。智略周遍寰球四海，萬物都受其恩賜；大道匡濟天下，百姓

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

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剥，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禄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内，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奬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宫。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

今王公卿士，庶僚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凶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胄，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盗。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

受用而不知覺。世祖昔日歷經考驗，統御南方，自從登上皇位，順應其盼望臨幸之情。所以往年巡察四方，拜謁祭祀方岳神祇，鑾輿停駐，巡護帝駕清通道路，各方駐守依舊，身邊精兵未改。不料禍亂起於異常，至於皇宫，災難生於不測，延及君王。獲得喪訊之日，五内俱焚，慟哭慘遭毒害，悲不自勝。

曾聽聞，自古歷朝都有動亂禍難，亂臣賊子，無一代没有。至如宇文化及，是公認的鄙俗之輩。其父親宇文述，昔日巧逢機緣，很早蒙皇上厚待，被賜恩結爲姻親，置身於公卿大臣之列。官位有九錫尊顯，爵禄有萬鍾豐厚，禮遇爲人臣極至，榮耀爲當世之首。白受山高海深的大恩，而没有涓滴塵灰的回報。化及以下等庸劣之才，自小受皇恩眷顧，出入内宫外廷，侍奉於殿階丹墀。昔日陪侍藩王府邸，統領禁宫護衛，及至隨皇上登基，得以陪位列爲九卿。然而本性凶狠，肆意貪污，甚或交結凶徒亂黨，或又侵奪錢財，惡行重過刑律，罪狀罄竹難書。皇上不忘舊情，恩仁加於草木，本應處以死罪，每次蒙寬恕免死。三次被免官除名，隨即恢復本職，兩次被流放邊境，繼又改命召回。活命成全的恩情，海天無際，激勵拔用的德澤，世間少見。化及狼心狗肺，禽獸不如，逞凶作亂，顛覆行宫。其他王子兄弟，同時遭到殘害，暴尸道路，世人不忍言及。有窮在夏朝，犬戎對於周代，殺戮凌辱之極，也不更甚於此。朕因此刻骨心碎，刻苦自勵，仰望蒼天，俯視大地，無處容身。

現今王公群臣，文武百官，都認爲國家重器大位，不可由此傾覆墜亡，元凶巨惡，必須及早鏟除消滅，輔佐擁戴朕，繼守大位。自顧寡德薄能，心志本不及此。現在離開龍座而執旄旗斧鉞，脱下喪服而披戴盔甲，滿懷冤苦聚衆誓師，忍住哀傷整頓兵馬，定日遠征，以削平大盗。又且化及雖僞立秦王之子爲君，幽困近似於囚禁，本人自

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宫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凶威，志士誠臣，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

稱爲霸相，專制擅權儼然君主。出入禁宫登上御座，占據宫廷，趾高氣揚，全無慚愧之色。官宦重臣，雖表面畏懼凶威，而志士忠臣，都内心深懷怨憤。以我正義之師，順應天道人心，鏟平凶徒惡黨，當衹在朝夕之間。

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内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縱横，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睹，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局地。朕今復仇雪耻，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凶，策勛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并受魏公節度。

太尉、尚書令、魏公赤誠發自内心，雄略部署於外，率領勤王義師，征討逆天叛賊。果敢勇毅之士奮勇争先，熊羆虎狼之將競相馳騁，金鼓震懾敵膽，如火焚毛，刀兵縱横搏擊，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救國難，奮臂前驅，朕親自統御六軍，隨後星馳進發。以此聲勢而戰，以此應天順人舉兵，劈山也可動移，射石也能穿入。何況化及雖裹脅人衆賊徒，却都離心離德，京城隨去的侍衛將士，思念西北家鄉，江左的淳樸百姓，在南方懷念君王故國，近來奏表上書絡繹不絶，使者相隨。如果朝廷軍隊一到，一經恢復舊制，自應棄甲歸順，倒戈對敵，叛黨瓦解冰消。又聞説化及恣意妄爲，上天所不容，殺戮無罪之人，折辱賢人儒士，無不含憤側目，呼天搶地。朕現今復仇雪耻，衹將獨夫民賊斬首車裂，拯救於水深火熱之中，所憐憫的惟有士人百姓。但願皇天明鑒如炬，庇祐我宗廟社稷，萬民感悟大義，都能理會朕的心意。誅殺元凶，録功行賞會飲於宗廟，天下太平，不負朕之所望。軍機兵略，都受魏公統一指揮。

密見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

李密見到使者，非常高興，朝北拜伏於地，很恭敬地行臣下之禮。李密於是往東抗擊化及。

"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

"七貴"内部很不和順，暗中圖謀加害對方。不久，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被世充殺害，皇甫無逸逃回長安。世充到楊侗處陳詞謝罪，語意哀惋悲苦。楊侗以爲忠誠之至，命他上殿，披散頭髮立下誓言，决不懷疑猜忌。自此後楊侗對大事無法插手。楊侗内心不平，就與記室陸士季圖謀對付世充，其事半途而廢。及至世充打敗李密後，更加收得人心，於是自封爲鄭王，任宰相總領百官，由朝廷封賜九種器物，備辦帝

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績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内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凉殿。世充僭僞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户。

王儀仗，楊侗不能禁止。段達、雲定興等十人進宫見楊侗説："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盛大，希望陛下禪位讓賢，遵循唐堯、虞舜的做法。"楊侗聽後發怒道："天下，是高祖的天下，東都，是世祖的東都。倘若隋朝命數未衰，這話不當説；果真天命有所改立，又何談什麽禪讓！你們有的是先朝的老臣，功勛顯揚於上一代；有的因勤王而揚名，身居高官要職，忽然説出這種話，朕又能指望誰呢！"神色懍然不可犯，侍衛者莫不羞愧不安而流汗。退朝之後，對着劉良娣哭泣。世充又派人對楊侗説："現今天下未定，需要立年長君主。待到四海整治安定，就恢復你的君位，一定踐行前日的盟誓，决不違背。"楊侗迫不得已，將君位禪讓給世充，接着被幽禁在含凉殿。世充竊取國號，封楊侗爲潞國公，食邑五千户。

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并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絶民望。世充遣其侄行本賫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絶，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一個多月後，宇文儒童、裴仁基等人圖謀誅殺王世充，再立楊侗爲君，事情泄露，都被殺害。世充的兄長世惲於是勸世充殺了楊侗，以斷絶民衆的幻想。世充派其侄兒王行本帶鴆酒到楊侗處説道："請皇帝飲下這酒。"楊侗知道難逃大厄，請求與母親相見，未被許可。於是鋪好坐席焚香拜佛，祝道："從此以後，惟願不再生於帝王尊貴之家。"接着仰首服下毒酒，因不能立時絶命，又以絹帛絞勒而死。世充給他加僞謚號爲恭皇帝。

齊王楊暕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户。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户。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

齊王楊暕字世朏，小名阿孩。容儀俊美，眉目疏朗，少時受高祖喜愛。開皇年間，被立爲豫章王，食邑一千户。長大後，廣泛涉獵經史，尤其精於騎馬射箭。開始任職時爲内史令。仁壽年間，拜任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後，升封爲齊王，增封食邑四千户。大業二年，煬帝開始入住東都，所列儀仗衛隊隆盛，楊暕擔任前軍導引。隨後改任豫州牧。不久元德太子薨逝，朝廷内外注目屬望，都認爲楊暕將立爲嗣君。煬帝又敕命吏部尚書牛弘爲其精選官員僚屬，公卿大臣因此廣爲進用自家子弟。第二年，改任雍州牧，隨後遷任河南尹，授任開府儀同三

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

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

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樂。召相工令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

司。隨侍元德太子的二萬多人全都歸屬於楊暕，寵愛恩遇日益隆厚，從樂平公主到其他親屬競相前來問候致敬，百官稱臣拜謁的人，填塞道路。

楊暕很驕縱，狎昵親近小人，所作所爲多不合禮法，派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人訪尋聲色犬馬。令則等人因此肆行無忌，探訪到人家有女子的，就假稱楊暕命令召唤，以車載進楊暕府邸，藉此隱匿藏身，肆意奸淫褻瀆，然後送走。仲錡、智偉二人到隴西，酷刑拷打胡人，索取名馬，得到數匹以進獻楊暕。楊暕命他們還給原主，仲錡等人假稱是親王所賜，帶回自家，楊暕不知其情。又樂平公主曾奏聞煬帝，説有一個很美的柳氏女子，煬帝未作答覆。後來，公主又將柳氏進獻給楊暕，楊暕收納了。其後煬帝問公主，柳氏女子在哪裏，公主道："在齊王處。"煬帝不高興。楊暕在東都營建府第，大門無故崩倒，廳堂横梁中間斷折，知道的人認爲不吉利。其後隨煬帝巡幸榆林，楊暕督率後軍步兵騎兵五萬人，常與煬帝相距好幾十里就扎營。遇上煬帝在汾陽宫大舉圍獵，詔命楊暕率領一千騎兵進入圍陣。楊暕獵獲很多麋鹿獻給煬帝，而煬帝自己無所獵獲，就惱怒隨從官將，都説被楊暕的隨從阻擋，獸不能前來。煬帝於是生出不滿，搜求楊暕的罪過。

當時規定縣令無故不能離開縣境，有一個伊闕縣令皇甫詡受楊暕寵信，楊暕違令將他帶到汾陽宫。又京兆人達奚通有一個姓王的妾善於歌唱，貴族王公飲宴聚會，大多將她邀來，因此也輾轉出入楊暕家。御史韋德裕迎合帝意彈劾楊暕，煬帝命令軍士一千多人，大舉搜索楊暕府第，又徹底查究其事。楊暕王妃韋氏，是民部尚書韋沖的女兒，早年去世。楊暕就與韋妃乳母元氏婦人私通，繼而生下一女。外人都不得知。私下帶喬令則在家中醉飲，令則祝賀，脱下楊暕的帽子以取笑作樂。曾經召來相士叫他全面看視後宫女子，相士指着韋妃乳母説："這個生下孩子的人將當皇后，王爺貴不可言。"當時國家未立太子，楊暕自認爲依次當立。又因元德太子有三個兒子，内心常不安穩，秘密藉重旁門左道，幹

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卧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

巫術詛咒的事。至此，事情都被揭露，煬帝大怒，腰斬令則等幾人，韋妃乳母被賜死，楊暕府中僚屬都發配到邊遠地方。當時趙王楊杲還是個嬰兒，煬帝對侍臣説："朕衹有楊暕這個兒子，不然的話，要將他在街市中斬首示衆，以申明國法。"楊暕從此後所受寵愛日見衰減，雖然任京兆尹，不再參預政事。煬帝常命武賁郎將一人監督王府事務，楊暕略有小過，武賁就奏告上去。煬帝也常擔心楊暕生變亂，所派給的隨從，都用老弱之人，充數而已。楊暕每每心懷恐懼，不能自安。又煬帝在江都宮時，曾遇元旦朝會，楊暕準備儀服將要上朝，無故有血從衣裳中滴下。又曾經坐在書房中，見到一群數十條老鼠，跑到面前死了，一看却都没有頭。楊暕心中很厭惡。不久化及作亂，叛軍將攻進行宮，煬帝聞知亂起，看着蕭皇后説："該不是阿孩吧？"其被疏遠猜忌有如此之深。化及又命人捕拿楊暕，楊暕當時還睡卧未起，賊兵進來後，楊暕大驚道："是什麼人？"没有人回覆他，他還以爲是皇帝命人拘捕他，就説道："奉詔使者且緩一緩，兒臣没有對不起國家。"賊徒接着將他拖到街上斬決，他的兩個兒子也連同遇害。他至死不知殺他的是什麼人，當時年僅三十四歲。

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有一個遺腹子叫楊政道，同蕭皇后一起流落到突厥，處羅可汗稱他爲隋王，中原人陷落於北國的，全部分配給他成一個部落，把他們安置在定襄城。突厥滅國後，歸順大唐，被授任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楊杲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禄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竟爲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杲在帝

趙王楊杲小名季子。七歲時，於大業九年被封爲趙王。隨後授任光禄大夫，拜任河南尹。隨煬帝臨幸淮南，詔命他行使江都太守之職。楊杲聰明機辯，容儀俊美，煬帝所作的詞章文賦，他大多能背誦。心性極爲孝順，曾見煬帝中了風邪，不進飲食，楊杲也整天不進食。又曾遇蕭皇后患病要灼艾，楊杲請求先試灼艾炷，皇后不同意，他流淚請求道："皇后所服湯藥，都蒙允許讓我先嘗。現在灼艾，請允許我試灼。"哀求哽咽不止。皇后最後爲了他衹得不灼艾，由此更爲

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喜歡他。後來遇上化及反叛，楊杲在皇帝身邊，號哭悲慟不止。裴虔通命賊徒將他在煬帝面前斬首，鮮血濺上皇帝御服。當時年僅十二歲。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疏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史臣曰：元德太子性行恭謹厚重，有人君器量，天年不長，痛心啊！齊王敏慧可取，而胸無大志，又很恃寵驕矜越禮，因此煬帝疏遠疑忌他。心中沒有父子親情，表面顯出君臣敬畏，自身不積善德，國家將遭禍殃。以致使趙王及燕王、越王都死於非命，可悲啊！

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晋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户。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内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晋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内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晋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説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公王軌擒陳將吴明徹於吕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内史，奉使淮南而還。

崔仲方字不齊，是博陵安平人。祖父崔孝芬，任魏荆州刺史。父親崔宣猷，任北周小司徒。崔仲方小時候喜愛讀書，有文才武略。十五歲時，北周太祖見到他，認爲他很奇特，就讓崔仲方與自己的兒子們一起讀書。當時高祖也在一起，因此崔仲方與高祖小時候就很要好。後來崔仲方以明經被薦舉拜任晋公宇文護的參軍事，不久又改任記室，後又升任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一同修訂禮儀條規。後來憑着軍功，授官爲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爵號爲石城縣男，封地三百户。當時北周武帝暗地裏有滅掉北齊的志向，崔仲方獻上二十條計策，武帝認爲他非常奇特傑出。後來崔仲方又與少内史趙分刪定有關法規。不久崔仲方跟隨武帝攻打晋州，北齊的副將崔景嵩向北周請求讓自己作爲内應，崔仲方與段文振等人登城接應，於是攻下了晋州，這些事迹記載在《文振傳》中。武帝又讓崔仲方游説翼城等四座城池，使這四城都投降了。朝廷授予崔仲方儀同之官，晋爵爲范陽縣侯。後來又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隨郯公王軌，在吕梁擒獲了陳的大將吴明徹，這之間多是采用了崔仲方的計策。北周宣帝繼位，崔仲方任少内史，奉命出使淮南，完成使命後歸來。

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并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晋爲金行，後

適逢宣帝駕崩，高祖任丞相，與崔仲方相見，握手盡歡，崔仲方也有心歸附高祖。當夜便獻上對國家有利的十八條計謀，高祖全都贊同采納了。崔仲方又見衆望所歸，便私下裏勸高祖接受天命登皇位，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等到受禪繼位的時候，皇上召崔仲方與高熲來商議新頒曆

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并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

法及衣着正色等事。崔仲方説："晋在五行中屬金，後魏屬水，周屬木。我們隋朝以火德來承木，必能承受上天之正統。而且在您聖體降生人世之初，有赤色光芒的瑞兆，所以車服旗牲，一概都應當用赤色。"然後又勸皇上廢除六官，請求依照漢、魏的舊制。皇上都依從了崔仲方的建議。又晋升崔仲方任上開府，不久又轉爲司農少卿，晋爵爲安固縣公。皇上又下令徵發青壯男子三萬人，在朔方、靈武等地築長城，東邊到黃河，西邊抵綏州，南面達勃出嶺，綿延七百里。第二年，皇上又命令崔仲方徵發兵丁十五萬，在朔方以東沿邊緣險要地帶建起幾十座城池，來遏制胡寇。這時崔仲方守父喪辭去官職。不到一年，又被起用爲虢州刺史。上書陳述攻取陳的對策説：

臣謹案晋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爲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爲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剋之。"楚，祝融之後也，爲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别。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爲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爲鶉火，未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既當周、秦、晋、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臣恭謹地考查：晋太康元年，正當庚子年，當時晋武帝平定吴國，至今開皇六年，正值丙午年，一共三百零七年。《春秋寶乾圖》説："能統一天下稱王的人三百年更换一次禮法。"現在三百年的周期，可以説已經具備了。陳氏竊取君位，從丙子年開始到現在已是丙午年，又加上子午相衝，陰陽相忌。過去史趙説過這樣的話："陳，屬顓頊一族，五行爲水，所以歲星處在鶉火時嬀姓滅亡。"又説："周武王打敗殷商，封胡公滿到陳。"到魯昭公九年時，陳地發生災害，裨竈説："歲星五年到達鶉火，然後陳滅亡。楚國戰勝它。"楚國，是祝融的後代，是掌火之官，所以又滅掉陳。陳上接舜，舜上接顓頊，即使太歲向左運行，歲星向右運轉，到達鶉火這一年，陳族再度被滅亡。戊午年時，嬀虞的運數已盡。所説的話雖有不同，但是考求這些事情却没有什麽不同。現在我們皇朝五運相承接，感於火德而爲王，國號爲隋，與楚國共同分享天下。楚國是掌火之官，午是鶉火，未是鶉首，申是實沈，酉是大梁。正當周、秦、晋、趙的分野，如果在這個時候分發軍隊出征，將得到天運相助，用今天的情况來比量古時的事，陳應當被滅

無疑。

臣謂午未申酉，并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聖臣良，兵强國富，動植迴心，人神協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争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决。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横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

我所説的午未申酉，都是運數的頂點。聽説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况現在主上聖明臣下忠良，軍隊强大國家富有，萬物歸心，神人和睦相投。陳已是上有昏君，下有怨民，防守之地没有百分之二的險固之處，軍隊并非九國之師那樣强勁。夏癸、殷辛尚且不能長存，難道這小小島夷之國而想阻擋上天的討伐！私下料想朝廷自然會有宏大的謀略，但是即使是割草打柴的人有所見，也希望能表現自己些許的見識。現在衹等武昌徹底攻下，蘄、和、滁、方、吴、海等州再添補精兵，密謀策劃渡江之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迅速打造船隻，多多增添軍力，準備好水戰的工具。蜀、漢二江，是它的上游，水路要害之處，是必争之地。敵方雖然在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辦船隻，然而終當聚集在漢口、峽口，靠水戰來決勝負。如果賊兵認定上游布有軍力，派精兵前往援救的話，我們下游的各位將領就衹須挑選有利時機渡江。如果敵兵在下游擁兵自衛，上江的水軍便往前行進。敵兵即使依恃九江五湖的險要，如果没有德行便不能説是險固，白白有三吴、百越的兵力，但没有恩德便不能自立。

上覽而大悦，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黄金三十斤，雜物稱是。

皇上看後非常高興，轉升崔仲方任基州刺史，又徵召他入朝。崔仲方因而當面陳述自己的韜略，皇上認爲他的計策很好，賜給他皇家的袍褲，還有各色絲織品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送走了他。等到大舉攻打陳的時候，又任崔仲方做行軍總管，率軍隊與秦王會合。到陳被平定時，崔仲方因事獲罪被免官。不久又官復原位。後來過了幾年，轉任會州總管。當時各路羌人尚未歸附，皇上又下詔書命令崔仲方攻打他們，與敵方作戰三十多次，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各部都被平定。皇上又賜給奴婢一百三十人，黄金三十斤，雜物與此相

當。

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吕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仁壽初年，任命崔仲方爲代州總管，在職幾年，被徵召入朝。適逢皇上駕崩，漢王楊諒餘黨據守吕州，没被攻下，煬帝下令周羅睺攻打他們，周羅睺被流矢射中身亡。於是就命令崔仲方代理總領他的部屬，一個來月就攻下了漢王楊諒的軍隊。進位大將軍，拜官爲民部尚書，不久又轉任禮部尚書。後來過了三年，因事獲罪免官。不久又任了國子祭酒，轉爲太常卿。朝廷因爲他衰老了，調出朝廷拜爲上郡太守。没有多長時間，因爲母親喪事離職。過了一年多，又起用爲信都太守，上表章要求告老回鄉。皇上優待他，下詔書答應了。不久死於家中，時年七十六歲。他的兒子崔民壽，官做到定陶令。

于仲文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耽閲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宫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嘆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數從征

于仲文字次武，是建平公于義的侄兒。父親于寔，是北周的大左輔、燕國公。于仲文小時聰明敏捷，童年時讀書不知疲倦。他的父親認爲他很奇特，説："這個孩子必定會振興我們宗族。"九歲時，曾經在雲陽宫拜見周太祖，太祖問他説："聽説你喜好讀書，書中講些什麽?"于仲文回答説："協助父親，事奉君主，忠和孝而已。"太祖很是爲之感嘆。這之後跟隨博士李祥學習《周易》、《三禮》，逐漸通曉其中的大義。長大以後，灑脱而有雄心壯志，氣概風度英武挺拔，當時被稱爲有名的公子。應召離家出任趙王的屬下，不久就升任安固太守。有姓任的和姓杜的兩家都丢失了牛，後來找到了一頭牛，任杜兩家都認作爲自家的牛，州和郡的官長都不能判决。益州長史韓伯儁説："于安固小時候就很聰明，能明察事理，可以讓他來判决這件事。"于仲文説："這很容易解决。"於是就讓兩家各自把自家的牛群趕來，再放開那一頭兩家都相認的牛，這頭牛於是就走向任家的牛群中。又暗中派人輕微地弄傷那頭牛，任家的人感嘆惋惜牛被傷，而杜家的人神色如常。于仲文於是就呵斥責問姓杜的人家，杜姓人家服罪而離開了。始州刺史屈突尚，是宇文護一夥的人，先前因事獲罪關到監獄，没有誰敢對他執法。于仲文到郡以後，全面整治，

伐，累勛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

於是最終判决了這樁訟案。蜀中的人因此而説："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暴有次武。"没多久，于仲文就被徵任御正下大夫，封爲延壽郡公，封地三千五百户。多次跟從出征，累積功勛，授官儀同三司。宣帝的時候，任東郡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

高祖做丞相的時候，尉遲迥反叛，派將領檀讓收取黄河以南的土地。又派人利誘招納于仲文，于仲文拒絶了他。尉遲迥對于仲文不附同自己很生氣，派儀同宇文威攻打于仲文。于仲文迎擊宇文威，大敗宇文威的部隊，斬下首級五百多。依照所立下的功績拜任開府。尉遲迥又派他的部將宇文胄渡過石濟，宇文威、鄒紹從白馬，兩路軍馬一起推進，再來攻打于仲文。敵方的勢力更加强大，于仲文部屬心中非常懼怕，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領部屬響應尉遲迥。于仲文自己揣度光憑自己的力量不能支持下去，於是抛下妻子兒女，帶領六十多個騎兵，打開城西大門，衝出包圍潰散逃走。被敵軍追趕，邊戰邊逃，所跟隨的騎兵戰死的有十分之七八。于仲文僅能脱身逃到京師。尉遲迥於是殺掉了于仲文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高祖見了于仲文以後，帶他進入寢室，爲他流下了憐惜的眼淚。賜給于仲文綢緞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爲大將軍，兼任河南道行軍總管，又賜給樂隊。策馬疾馳傳令到洛陽發兵，來攻打檀讓。

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别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别訪，

當時韋孝寬在永橋抵禦尉遲迥，于仲文前往韋孝寬處進行商議。當時總管宇文忻很有疑慮之心，因而對于仲文説："公新近從京師來，您看朝廷掌權者的旨意怎麽樣？平定尉遲迥之亂誠不足慮，衹是擔心叛亂平定以後，又會有被棄而不用的顧慮。"于仲文擔心宇文忻發生變化，於是對他説："丞相寬厚仁慈，豁達大度，萬事都能明察，如果我們能够竭盡誠心，一定不會有其他想法。于仲文在京三天，常見丞相有三大美德。由此看來，不是尋常之人。"宇文忻説："是哪三大美德呢？"于仲文説："有一個叫陳萬敵的人，不久前纔從敵方中跑回，丞相就派他的弟弟陳難敵在鄉里招募兵丁，參軍攻打賊軍。這是他有大度的第一種美德。上士宋謙，奉命稽查，宋謙趁

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

此時機又再搜求所稽查者其他方面的罪行。丞相責備他説：'觸犯了法令的人自可以追查他的罪行，又何須另行探尋而損壞大體。'這是他不搜尋别人隱私的第二種美德。一説到仲文的妻兒子女，總是流下憐惜之淚。這是他有仁心的第三種美德。"宇文忻從此放了心。

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

于仲文的軍隊到達汴州的東倪塢，與尉遲迥部將劉子昂、劉浴德等人相遇，打敗了他們。部隊駐扎在蓼隄，距梁郡七里遠，檀讓擁兵幾萬，于仲文率疲弱的部隊向他挑戰。檀讓帶領全部的軍力來拒守，于仲文假裝戰敗，檀讓軍隊很是驕傲。於是于仲文派遣精兵從左右兩邊攻打他們，大敗檀讓的軍隊，活捉五千多人，斬下首級七百多個。向前再攻打梁郡，尉遲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于仲文率兵追擊，擒獲斬首幾千人，劉子寬衹能隻身逃走。起初，于仲文在蓼隄時，各位將領都説："軍隊從遠地來，士兵戰馬都很疲乏，不能决戰。"于仲文下令三軍快速吃完飯，然後布陣大戰。既已攻破賊軍，各位將領都請教説："先頭部隊疲乏難以交戰，最後竟然能够取勝，這是什麽計謀呢？"于仲文笑着説："我們所統率的將士都是太行山以東地區的人，適宜於速進取勝，不宜於相持很久。乘着有利形勢攻打敵軍，所以能够取得勝利。"各位將領都自認不如于仲文。又進軍攻打曹州，抓獲尉遲迥所任命的刺史李仲康和上儀同房勁。

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别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净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净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

檀讓率領殘餘兵士駐扎在城武，偏將高士儒率一萬多人駐守在永昌。于仲文佯裝送信給州縣説："大將軍要到了，可多多積蓄糧食。"檀讓以爲于仲文還不能很快到來，就擊殺牛來慰勞士卒，于仲文知道他放鬆了警惕，於是就挑選精幹的騎兵襲擊他，一天便到了，於是攻下城武。尉遲迥大將席毗羅，擁有軍隊十萬，駐扎在沛縣，將要攻打徐州。他的妻子兒女在金鄉。于仲文派人假裝爲席毗羅的使者，告訴金鄉城主徐善净説："檀讓第二天午時到達金鄉，將要宣布蜀公的命令，賞賜將士。"金鄉人都以爲他所説的是真的，都很高興。于仲文簡選精兵，僞造了尉遲迥的旗幟，兼程前進。徐善净遠遠望見于仲文的

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軍隊將到，以爲是檀讓，於是就出城迎接。于仲文抓獲了他，於是拿下了金鄉。各位將領大多勸于仲文屠殺金鄉官民，于仲文說："這座城池是席毗羅起兵的地方，應當寬待他們的妻子兒女，這樣席毗羅的兵卒纔會自動來歸附。如果就此屠殺金鄉官民，那麼席毗羅的軍卒就會絶了希望而誓死不降。"大家都説好。在這個時候，席毗羅仗着兵力多來進犯官軍，于仲文背靠金鄉城布下了戰陣，在距離部隊幾里的麻田中設下埋伏。兩軍纔交戰，埋伏的兵卒就衝出，都拖着柴草奔走擊鼓喧嘩，揚起滿天的塵土。席毗羅的軍隊大敗，于仲文乘勢攻打他們，敵兵都投洙水而死，洙水被堵塞不流。抓獲了檀讓，用檻籠押送到京師，黄河以南的地方全被平定。席毗羅藏在滎陽人家中，被抓獲斬首，將其首級傳送京都。刻石記功，立在泗水之上。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

>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没，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凶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

于仲文到京師朝見，高祖引他進入寢室，宴飲盡情歡樂。賜給他一千多段各色彩緞，十名歌舞女子，拜任柱國、河南道大行臺。適逢高祖受禪登位，没有上任。不久，于仲文叔父太尉于翼因事坐牢，于仲文也被官吏所清查，在獄中上書説：

> 我聽説春生夏長，是天地均布的功德；子孝順，臣忠誠，是人倫不變的道理。先前尉遲迥反叛謀亂，他所到之處人們如影隨形一樣跟從。我任官之處在函關、黄河一帶，這些地方居於要害之地，我刻苦自勵、發奮圖强、殺敵心切，誓不生還。尉遲迥當時想重金收買我，許諾給我大將軍之位，封地萬户。我不顧念妻子兒女，不吝嗇生命，冒着敵人白晃晃的刀槍，從重圍中衝出，三兒一女，相繼被殺害，披肝瀝膽，飛馬返回朝廷。幸蒙陛下授給我赫赫官位，又把掌兵之權交給我。當時黄河以南的凶悍賊寇，有如豺狼惡鳥，虎視眈眈，我率領八千疲弱之兵，掃除凶氣。在梁郡摧毁劉寬，在蓼隄攻破檀讓，平定曹州，收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除亳州之圍，殲滅徐州的賊兵。席毗羅十萬

的兵力，一交戰就土崩瓦解，黄河以南衆多的賊徒，都被及時平定。

當群凶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頭，内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剿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鈎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録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

當群凶謀圖王位之際，老百姓缺乏主上之時，我的第二個叔父于翼先在幽州，總領燕、趙的兵力，南邊與敵寇們毗鄰，北面抵禦先驅騎兵，内外都安撫下來，得以免罪。我的第五個叔父于智在黑水豎起大旗，與王謙爲鄰，使蠻陬不得爲惡作虐，平定了蜀道。我的哥哥于顗擔任淮南的長官，從容制服了强敵，乘着有利時機剿定敵軍，將敵酋首級傳送京師。王謙偷偷據守二江，叛換三蜀。我的第三個叔父于義在朝廷接受祭祀之享賜而受命，恭敬地執行上天的討伐。其他父叔兄弟，都擔負了文武重任，有的在危難之間領命，有的在後宫之旁侍衛，合家真誠懇摯，希望能被明察。希望能哀憐戴罪之人，賜降雨露恩澤，回想混亂之時，惜念曾經立下的點滴之功，那麽就像冷灰復燃，枯骨長肉，不盡區區之至，謹冒着死亡的危險來上表讓皇上聞知。

上覽表，并翼俱釋之。

皇上看了于仲文的表章以後，把他和于翼一起釋放了。

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吕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至護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肅，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逾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奸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决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

不久，又下詔命于仲文率領軍隊駐守在白狼塞以防備胡兵。第二年，拜官爲行軍元帥，統領十二總管來攻打胡兵。開出服遠鎮，遇上敵人，打敗了他們，斬首一千多級，繳獲各種牲畜數以萬計。在這個時候從金河到白道，派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吕楚、段諧等二萬人經由盛樂上大道，奔赴那頡山。到了護軍川北面，與敵軍相遇，可汗見于仲文的軍隊陣容齊整嚴肅，不戰而退兵。于仲文率領精悍騎兵五千人，過山追擊，没有追上返回來了。皇上因爲尚書文簿繁雜，官吏們多有奸計，就下令于仲文查檢省中情况。于仲文揭發檢舉的人很多，皇上嘉許于仲文能明斷，大加犒勞賞賜。皇上每每擔心外地運送糧物供應不上，于仲文請求疏通渭水，開發水運渠道。皇上認爲他的建議很好，派于仲文總管這一項事情。等到討伐陳國的時候，拜任行軍總管，率水軍從章山開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

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

尚、魯山城的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求投降，秦王楊俊都命于仲文用軍隊接納他們。高智慧等在江南叛亂，于仲文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討伐他。當時三軍缺乏糧食，米粟都很昂貴，于仲文私下裏把軍糧賣出，因而犯罪除名。第二年，恢復了官爵，率領軍隊屯兵馬邑來防備胡寇。幾十天纔撤兵。

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

晉王楊廣認爲于仲文有將領之才，經常對他很留意，到這個時候上奏此事，就下令讓于仲文督晉王軍府事。後來突厥進犯邊塞，晉王任元帥，派于仲文率前軍，大破賊寇而回。仁壽初年，拜任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升任右翊衛大將軍，參與掌管文武百官遴選之事。跟隨煬帝討伐吐谷渾，升任光祿大夫，很受親近寵信。

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

遼東之戰，于仲文率領部隊直接走樂浪大道。軍隊駐扎在烏骨城，于仲文挑選疲弱的驢馬幾千匹，安排在大軍後面。隨即率領軍衆往東，高麗出兵偷襲糧草軍車，于仲文回擊，大敗高麗。到鴨綠水，高麗將領乙支文德假裝投降，來到于仲文的軍營裏。于仲文先前接到秘密旨令：如果遇到高元以及乙支文德，一定要擒獲他們。到這個時候，乙支文德來了，于仲文打算逮捕他。當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堅決阻止于仲文抓乙支文德，于仲文於是就放掉了他。不久又反悔了，派人誘騙乙支文德說："還有一些事情要商議，可再來一趟。"乙支文德没有聽從，於是渡河離去。于仲文選騎兵渡河去追趕他，每次作戰都打敗賊兵。乙支文德送給于仲文一首詩說："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于仲文寫了一封信勸諭他，乙支文德燒毀營栅逃跑了。當時宇文述因爲糧食吃光了要撤回，于仲文建議要用精鋭騎兵去追趕乙支文德，認爲這樣可以立功。宇文述一再阻止他，于仲文發怒說："將軍依仗着十萬兵力，不能够打敗小小寇賊，有何面目去見皇上！看來我于仲文今次之行，當然不會有功勞了。"宇文述厲聲說道："怎麼知道没有功勞？"于仲文說："過去周亞夫當大將時，見到天子，軍容一點也不改變。這是因爲決定權在一人手中，所以能够功成

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名就。現在人心不能統一，憑什麼去殺敵！”起初，皇上認爲于仲文有謀略，曾命令各路大軍都向于仲文徵求意見、稟報調度情況，所以于仲文有這一番話。因此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服從了他，於是部隊前行追趕乙支文德。東到薩水，宇文述以士卒飢餓爲由退兵返回，部隊於是大敗。皇上把兵敗之事交付官吏追查，各路將領都把罪過歸咎於于仲文。皇上大怒，放掉各位將領，單單關押了于仲文。于仲文憂鬱憤慨發病，病重纔出獄，死於家中，時年六十八歲。著有《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九個兒子，其中欽明最出名。

于顗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季女。尋以父勛，賜爵新野郡公，邑三千户。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累以軍功，授上開府。歷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深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

于顗字元武，身高八尺，鬚眉長得很美。北周大冢宰宇文護見了他，很器重他，把自己的小女兒嫁給了他。不久憑藉父親的功勛，賜爲新野郡公，封地三千户。授官爲大都督，又升任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之後又累積軍功，授官上開府。歷任左、右宫伯，郢州刺史。大象年中，以水軍總管的身份跟隨韋孝寬平定淮南。後來于顗又率領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統領水軍從潁口進入淮河。陳防主潘深棄營逃跑，軍隊向前推進與韋孝寬攻下壽陽。又率軍圍攻硤石，守將許約因害怕而投降，于顗便拜官爲東廣州刺史。

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閣内，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吴州總管。

尉遲迥反叛，當時總管趙文表與于顗平素不和，于顗想要算計他，於是就睡在寢室，假裝得了心病，對左右的人說：“我看到兩三個人一起到我的面前來，就會大爲懼怕，就會要砍殺他們，不能自控。”當時有賓客來探問病情，都不讓賓客的左右隨從跟着。慢慢地于顗聲稱病越來越重，趙文表前往探望他，下令跟從的人到大門就停下來，趙文表一個人到于顗的病榻前，于顗一下猛然起身，拔出刀來砍殺了趙文表，又大聲喊道：“趙文表與尉遲迥合謀反叛，所以殺掉他。”趙文表的隨從没有誰敢動。當時高祖因爲尉遲迥之亂没有被平定，擔心于顗又發起邊亂，於是就慰勞安撫他，隨即拜任吴州總管。

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

陳大將錢茂和率領幾千人偷襲江陽，于顗迎

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賜綵數百段。

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門著勛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户。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虔嗣。

頭痛擊，打跑了他。陳又派大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擊于顗，于顗迎拒并打退了他們。朝廷賜給幾百段綵絹。

高祖受禪登位，趙文表的弟弟到京城聲告趙文表無罪。皇上下令查清此事，太傅竇熾等議定于顗應當處死。皇上因爲于顗出身顯著、功勛特出，特地寬恕了他，貶官爲開府。後來承襲爵位燕國公，封地一萬六千户。不久因病免職。開皇七年，封爲澤州刺史。幾年後，免職，死於家中。兒子于世虔繼承了他的爵位。

于璽

璽字伯符。父翼，仕周爲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翼。翼鎖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悦。及高祖受禪，翼入朝，上爲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爲太尉。歲餘，卒，謚曰穆。

璽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領右羽林，遷少胥附。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户。尋從帝平齊，加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户，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轉右勛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

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汴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嘆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爲熊州刺史，并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謚曰静。有子志本。

于璽字伯符。父親于翼，在北周做官任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爲丞相的時候，尉遲迥作亂，派人來誘勸于翼參加叛亂。于翼鬬押了使者，把使者押送到了長安，高祖很高興。等到高祖受禪繼位，于翼入朝，皇上爲他而走下龍榻，握手盡歡。幾天以後，封于翼爲太尉。過了一年多，于翼死了，謚號爲穆。

于璽年輕時就有才幹，在北周做官，應召離家出任右侍上士。不久授官爲儀同，率領右羽林軍，遷升爲少胥附。北周武帝時，跟隨齊王宇文憲在洛陽攻破齊軍，論功賞賜爵位爲豐寧縣子，封地五百户。不久跟隨皇上平定北齊，加官開府，改封黎陽縣公，食邑一千二百户，授官爲職方中大夫。等到宣帝繼位，轉任右勛曹中大夫。不久又統領右忠義軍。

高祖爲丞相時，加封爲上開府。等到繼位時，進位爲大將軍，又升爲汴州刺史，很有才能，非常出名。皇上聽説以後，認爲他才能出衆，特地下詔表彰，賜給百匹絲帛。不久加封上大將軍，進爵位爲郡公，又轉任邵州刺史。在邵州幾年中，對老百姓很有恩德。後來查核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幾十人，到京師上表章，請求留住于璽。皇上贊嘆了很久，下令讓于璽回到邵州，邵州父老互相慶賀。不久升任洛州刺史，再任熊州刺史。都有好的政績。後來因病徵召返回京城。仁壽末年，死於家中，謚號爲静。有一個兒子叫于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爲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晋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内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録前後勛，將拜高秩，以讒毁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户。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歷相州别駕、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祖父段壽，任魏滄州刺史。父親段威，北周時曾任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段文振年輕時就有臂力，膽氣過人，性情剛直，通曉時務。起初是宇文護的親信，宇文護知道他有才幹，提拔他爲中外府兵曹。後來武帝在晋州攻打北齊海昌王尉相貴，尉相貴的副將侯子欽、崔景嵩作爲内應。段文振拿着槊攀登城墻，與崔仲方等幾十人最先登上。段文振跟隨崔景嵩攻到尉相貴住所，拔下佩刀劫持尉相貴，尉相貴不敢動，城於是就被攻下。景帝非常高興，賜給段文振各種綢緞一千段。又進軍攻下文侯、華谷、高壁三座城池，都有段文振的功勞。等到攻打并州，攻破東門進入城内，北齊安德王延宗恐懼，出城投降。統計前前後後的功勛，準備分封高顯的官職，因爲讒言毁謗受到譴責，於是衹授爲上儀同，封賜爵位爲襄國縣公，食邑千户。進而又平定了鄴都，又賜給綾羅綢緞二千匹。後來又跟隨滕王宇文逌攻打稽胡，打敗了稽胡。歷任相州别駕、揚州總管長史。又入朝擔任天官都上士，跟隨韋孝寬平定淮南。

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勛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别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

不久尉遲迥作亂，當時段文振老母親、妻子兒女都在鄴城，尉遲迥派人來誘逼他，段文振不加理睬，歸依了高祖。高祖讓段文振任丞相掾，統領警衛驃騎。司馬消難逃奔陳的時候，高祖命令段文振穩守淮南，不久拜任衛尉少卿，兼任内史侍郎。不久又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隨達奚震討伐叛亂的蠻人，平定了他們，加封上開府。過了一年多，升任鴻臚卿。衛王楊爽北征突厥，讓段文振爲長史，因登載功勛不屬實而獲罪被免官。後來任石、河二州刺史，很有威信和恩德。升任蘭州總管，改封爲龍崗縣公。突厥進犯邊塞，以行軍總管的身份攻破了突厥，追擊敗兵到居延塞纔返回。開皇九年，大規模攻打陳，讓段文振任元帥秦王的司馬，又統領行軍總管。等到平定了長江以南，授官爲揚州總管司馬。不久又轉任并州總管司馬，因爲母守喪離職。不久，又起用他讓他任職，他堅决推辭，没有答應。後來又過了幾年，拜任雲州總管，不久又任太僕卿。開皇十

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

九年突厥進犯邊塞，段文振以行軍總管的身份抵禦，在沃野與達頭可汗相遇，打敗了達頭可汗。段文振與王世積有舊交，起初，段文振向北征討，王世積贈送給他駱駝和馬匹。等到段文振回來，王世積因罪被殺，段文振因與他有交情而受到牽連，於是雖然有功勛而没有受封。第二年，率領軍隊出靈州上大道以防備胡兵，無所俘獲而返回。越巂蠻叛亂，段文振攻打并平定了叛亂，朝廷賜給奴婢二百人。仁壽初年，嘉州獠叛亂，段文振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去討伐。率軍行進在山谷之間，被敵寇襲擊，前後都是險阻，得不到援救，軍隊於是大敗。段文振又收集失散的兵卒，出其不意地攻打嘉州獠的軍隊，最終打敗了他們。段文振性情素來很剛直，對人從不卑躬屈膝。起初，軍隊駐扎在益州，段文振去進見蜀王楊秀，樣子很不恭順，蜀王楊秀非常記恨此事。到段文振兵敗之事發生，蜀王楊秀上奏段文振喪師敗軍。右僕射蘇威與段文振有隔閡，趁此機會講他的壞話，段文振因此被開除官職。等到蜀王楊秀被廢黜免官，段文振上表章自我辯白，高祖安慰開導他，授官大將軍。不久拜任靈州總管。

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禄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叠；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强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

煬帝即位，徵召段文振爲兵部尚書，非常優厚地對待他。跟隨皇上一起出征吐谷渾，段文振督軍屯扎雪山，軍營相連三百多里，東面與楊義臣相接，西面與張壽相連，在覆袁川包圍了吐谷渾首領。憑藉功勞進位爲右光禄大夫。皇上駕幸江都，讓段文振管理江都郡的事務。段文振見高祖當時能够容納突厥啓民居住在塞内，并把公主嫁給了他，而且多次賞賜他；等到大業初年，恩澤更加厚重。段文振認爲突厥啓民終究是狼子野心，擔心會成爲國家的禍患，於是就上表章説："我聽説古代疏遠的人不能離間親近的人，蠻夷不可擾亂華夏，周宣王對外攘除戎狄，秦始皇築萬里長城，都是從長遠考慮，做好的打算，這不能忘記啊。我私下裏看到朝廷接納啓民，資助他們武器糧食，提供給他們有利的地理位置。像我這種愚昧的考慮，私下裏認爲不合適。爲什麽呢？夷狄的本性，不講親情而且貪婪，弱小的時候就歸服投降，强大的時候就反咬一口，這大概

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并弗納。

是他們的本性。我爲學没有博覽群書，不能看得很遠，况且我聽説晋劉曜，梁侯景，他們的叛亂，都是近期的事，作爲驗證，都是大家所知道的。讓我來估量，突厥啓民必定會成爲國家的禍患。依我之計，及時開導、遣送，讓他們遷到塞外，然後明設烽火臺哨卡，在邊緣地帶鎮守防護，一定要嚴密謹慎，這纔是萬歲的長遠之計。”當時兵曹郎斛斯政專管兵事，段文振知道斛斯政陰險刻薄，不能够委以機要之事，多次對皇上説，皇上全都不采納。

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奬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脱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强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决，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嘆久之，贈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

等到遼東之戰，拜任左候衛大將軍，率軍從南蘇上大道出發。在路上病重，上表章説：“臣因爲平庸微賤，有幸遇上聖明時代，過多地蒙受奬勵提拔，榮居同輩之首。而聰明才智毫無可取之處，不該領受的已經很多，每每念及國家恩典，廢寢忘食。常常想着效犬馬之勞，以報效恩賜的萬分之一。但是保養身體不得當，病情已經很重。對此深感慚愧，死了以後也有不盡的遺憾，略陳點滴之見。現在我私下裏看到遼東小醜，没有依服禮法，使得朝廷六軍遠出，又讓聖上親自勞駕出征。祇是夷狄多詐，須要十分提防，他們常常是口中陳説投降之意，心中懷有背叛之情，詭計多端，不可輕易收納。正當雨季，不可拖延，祇願對各路部隊嚴加部署，火速進發，水陸兩路一同推進，出其不意，那麽平壤這座孤城，勢必可以攻下。如果拔除了它的根本，其餘的城自然會被攻克。如果不趁此時平定，遇上秋天久雨，深被阻擋，武器糧食又已竭盡，强敵在前，靺鞨從後出現，進退兩難，遲疑不决，不是上策。”過後幾天，段文振死在軍中。皇上看了他的表奏，悲嘆了很久，追贈他爲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號襄。賜給雜帛一千段，粟麥二千石，樂隊儀仗，送到墓地。有兒子十人。

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長子段詮，官至武牙郎將。次子段綸，年輕時就因俠肝義膽而出名。段文振的弟弟段文操，大業年中，爲武賁郎將，性情很剛正嚴厲。皇上讓他督查秘書省學士。當時學士很講究斯文爾雅，段文操每每鞭打他們，前後加起來千餘人

次，當時評議的人認爲他很淺薄。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頻稱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史臣曰：崔仲方有文才武略，很有智謀，討伐陳的計策，的確是很深謀遠慮。聲名業績都能列舉，難道僅僅是空話嗎！于仲文博覽群書，以英明有韜略自許，尉遲迥之亂，就建立下了功名。從那以後，屢次都應該在君王身邊擔任重任。遼東之戰，喪師敗軍。這祇是大樹將倒，大概也不是作戰之人的罪過吧。段文振年輕時就因膽識謀略而被推重，始終懷有壯士的大志，時常上奏一些正直的話，經常被稱贊爲誠實正直。他能够得到高官厚禄，的確是有其原因的。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爲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鋭，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來姓破野頭，隸屬鮮卑俟豆歸，後來跟隨他的主人改爲宇文氏。父親宇文盛，北周時爲上柱國。宇文述少時勇猛精悍，擅長騎馬射箭。十一歲時，有一個相面的人對宇文述説："公子好生自愛，將來一定是位極人臣。"周武帝時，憑着父親的軍功，應召離家做官拜任開府。宇文述性情恭敬謹慎、穩重少言，北周的大冢宰宇文護非常喜愛他，就讓他以開府之職來統領自己的親信部屬。等到皇上親自管理國家事務，徵召宇文述爲左宮伯，累積功勛升遷任英果中大夫，賜給爵位爲博陵郡公，不久改封爲濮陽郡公。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别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

高祖任丞相的時候，尉遲迥在相州發起叛亂，宇文述以行軍總管的身份率領三千步兵騎兵，跟隨韋孝寬攻打他。部隊到了河陽，尉遲迥派部將李儁攻打懷州，宇文述分兵攻打李儁的部隊，打敗了他們。又與各路將領在永橋攻打尉惇，宇文述衝鋒陷陣，俘敵斬首非常多。平定尉遲迥，每一次征戰都有功勞，越級受封爲上柱國，進封爵號爲褒國公，賜給三千匹細帛。

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吴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勛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

開皇初年，受封爲右衛大將軍。平定陳之戰，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統率軍隊三萬人，從六合渡河。當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奔赴丹陽，宇文述率兵挺進占據了石頭，作爲聲援部隊。陳主被俘以後，而蕭瓛、蕭巖占據東吴之地，擁兵把守。宇文述率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伐他們，水陸兩路同時并進。落叢公燕榮率水軍從海路開到，也受宇文述的調度。皇上下詔説："公建有宏大功業，名高望重，奉獻於國家的忠誠之

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吴、會之地，東路爲遥，蕭巖、蕭瓛，并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晋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懼，立栅於晋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栅，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勒叉。前軍復陷吴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吴、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

心，長久以來爲大家所共知。金陵的賊寇，已經清除掃蕩，而吴、會之地，東路遥遠，蕭巖、蕭瓛都在那一帶。公率領軍隊，撫慰他們，弘揚國威，宣布朝廷的教化。憑着公的英明謀略，乘勝前進，風馳電掣，自然應當歸服。假使不必動用兵力，百姓平安，這正合乎朕的心意，也是公的功勞。"陳永新侯陳君範從晋陵來投奔蕭瓛，兩人合并軍隊力量。看到宇文述的軍隊將到，蕭瓛害怕了，在晋陵城東建立營栅，又挖斷堤塘，堵塞要道，留下軍隊抗拒宇文述。蕭瓛從義興進入太湖，企圖從後面包抄宇文述。宇文述向前推進攻破了他設立的營栅，又回兵攻打蕭瓛，大敗了他，殺掉了蕭瓛的司馬曹勒叉。前頭部隊又攻陷了吴州，蕭瓛率領剩餘部隊恃守包山，燕榮擊破了他們。宇文述向前挺進到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獻上會稽來請求投降。宇文述答應了他們，兩人反綁了自己，在路左投降，吴、會全都平定了。按功讓宇文述的一個兒子受封爲開府，賜給三千段各色雜帛，宇文述拜任安州總管。

時晋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己，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内宫，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晋王大悦，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説，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晋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

當時晋王楊廣鎮守揚州，和宇文述關係很友善，想要宇文述親近自己，於是就上奏讓宇文述任壽州刺史總管。晋王當時暗中有奪太子之位的打算，於是向宇文述討教，宇文述説："皇太子失寵很久了，美好的德行天下的人都不知道。大王您以仁愛忠孝出名，才能蓋世，又多次統領將帥，深深地立下大功。主上與衆皇妃，都非常喜愛您，四海之中，民望實際上是歸向大王您的。但是廢舊立新，是國家的大事，處在人們父子骨肉之間，這的確是不容易謀劃的。然而能够説動主上改變主意的，衹有楊素。楊素的謀劃，全都來自他的弟弟楊約，我平素很瞭解楊約，請讓我到京都朝見，然後與楊約相見，共同謀劃廢立之事。"晋王非常高興，帶上很多金銀財寶，供給宇文述入關。宇文述多次宴請楊約，陳列出大量的器物寶玩，和楊約開懷暢飲，於是又一起賭博，每一次都假裝不能贏，所帶來的金銀財寶全都輸給了楊約。楊約得到的東西已經很多了，漸漸地有報謝宇文述之意。宇文述藉機説："這是晋王的賞賜，讓我與公共享歡樂。"楊約大爲驚

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

訝，問："這是爲什麼?"宇文述就替晉王説明了他的意思。楊約認爲他言之有理，回來以後就對楊素説了此事，楊素也聽從了。於是楊素常常與宇文述謀劃此事。晉王與宇文述的交情一天比一天深厚，又讓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士及迎娶了南陽公主，前前後後賞賜的東西難以數計。等到晉王當了皇太子，就任宇文述爲左衛率。按照舊律，率的官品爲第四品，皇上因爲宇文述平素顯貴，於是就把率官的品級進爲第三，宇文述被器重的情況就像這樣。

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携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强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宫，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

煬帝繼位，宇文述受封爲左衛大將軍，改封爲許國公。大業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每年立冬朝會的時候，都賜給一部鼓吹樂隊。跟隨煬帝駕幸榆林，當時鐵勒契弊歌稜進擊打敗了吐谷渾。吐谷渾的部屬逃散，於是就派使者請求投降求救。煬帝下令讓宇文述率兵駐守西平的臨羌城，安撫接納他們的投降歸順。吐谷渾看到宇文述擁有强大的軍隊，害怕而不敢投降，於是就向西逃跑。宇文述率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趕他，到曼頭城，攻下了吐谷渾，斬下三千多首級。乘勝追擊到赤水城，又拿下了這座城。吐谷渾的餘黨逃到丘尼川駐扎下來，宇文述進軍追擊，大敗他們，俘獲了他的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前後後俘獲了男女四千人，返回了朝廷。吐谷渾主往南逃到雪山，他們舊有的城池都空了。煬帝非常高興。第二年，跟隨煬帝駕幸西部，巡視到金山，登上燕支山，宇文述每每替煬帝擔任警衛。當時吐谷渾的賊軍又侵犯張掖，宇文述進軍攻打，趕跑了他們。返回到了江都宫，敕令讓宇文述與蘇威日常負責官員的遴選，參預朝政。

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宫掖，由是帝彌悦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

宇文述當時位尊顯貴，他的委派任用與蘇威相同，而被親信寵愛的程度則超過了蘇威。煬帝所得到的遠方貢獻的東西和四季應時食物，每每分賜給宇文述，其間向宇文述奉送賜物的使臣絡繹不絶。宇文述擅長於在皇上左右供職，進退周旋，形貌舉止很得煬帝歡心，宫中值宿警衛的人都以他爲榜樣而仿效他。又有一些奇巧的想法，凡是他裝飾的東西，都是别人所難想到的。常常

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

把一些奇異的服飾、物品進獻到宮中，因此煬帝更加高興。當時宇文述顯貴而受寵信，所説煬帝没有不聽從的，權勢壓倒當朝其他的人。左衛將軍張瑾與宇文述同一級官位，曾經和宇文述一起商議國家大事，偶爾不合宇文述之意，宇文述就瞪着眼斥責他，張瑾惶恐不安地跑開了，文武百官没有誰敢違背他的。然而宇文述性情貪婪鄙陋，知道别人有珍奇的東西，一定要索取到手。富商大賈以及隴西各位胡人子弟，宇文述都給他們一些恩惠，稱他們爲兒輩。因此他們也競相饋贈禮物給宇文述，金銀財寶累積無數。後庭穿着綾羅綢緞的女人有好幾百，家僮有一千多人，都騎着高頭大馬，披金戴玉。宇文述所受的寵信待遇，當時没有誰能够與他相比。

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緑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内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鬥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内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

等到出兵征討高麗，宇文述任扶餘一路軍的軍將。臨近出發的時候，煬帝對宇文述説："根據禮制，七十歲的人出外服役可以帶婦人跟從，公可以讓家屬隨行。古時説婦人不進入軍隊，這衹是説的臨近作戰的時候罷了。至於軍營之中，没有什麼關係吧。項籍和虞姬，這也是過去所歷經過的事。"宇文述率領九軍到鴨緑水，糧食吃完了，商議着想要班師回朝。各路將領的意見又多有不同，宇文述又推測不到煬帝的旨意。恰好乙支文德來到他的軍營，宇文述起先與于仲文都接到秘密旨令，要他們誘捕乙支文德。隨即有所放鬆，以致讓乙支文德逃回，這些事情記載在《于仲文傳》裹。宇文述内心不安，於是就與各位將領渡鴨緑水追趕乙支文德。當時乙支文德看到宇文述軍中的人多面有飢色，想要使宇文述的兵卒疲憊，每一次交戰便假裝敗逃。宇文述一天之内七戰七捷，這時候宇文述既依仗自己多次獲勝，又迫於内部各位將領的議論，於是就猛向前推進，向東渡過了薩水，距平壤城三十里，靠着山扎下營陣。乙支文德又派使者來假裝投降，向宇文述請求説："如果你們回師的話，當獻上高元到煬帝所在的地方朝拜。"宇文述見到士卒都很疲憊不堪，不能再作戰，再加上平壤地勢險要堅固，終究難竭盡全力，將計就計順着他們的詐降而退兵。大軍纔渡了一半河，敵賊攻打後面的

部隊，於是大敗不可禁止，九軍一敗不可收拾，一日一夜，退到鴨綠水，走了四百五十里。當初，渡過遼河的九軍有三十萬五千人，等到返回到遼東城，衹剩下二千七百人。煬帝非常生氣，把宇文述等人交給獄吏處治。到了東都，開除官職，貶爲平民。

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

第二年，煬帝又對遼東采取軍事行動，恢復了宇文述的官職和爵位，待他像原先一樣。宇文述跟隨煬帝到了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又臨近鴨綠水。恰好碰上楊玄感叛亂，煬帝徵召宇文述班師回朝，下令讓他乘驛車兼程奔赴河陽，徵集各郡的兵力來討伐楊玄感。當時楊玄感逼近東都，聽説宇文述的部隊將到，害怕而往西逃去，準備謀取關中。宇文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緊隨在後。到閿鄉皇天原，與楊玄感相遇交手。宇文述與來護兒列陣在前，派屈突通率奇兵攻打他的後面，大敗楊玄感，於是斬下楊玄感的首級，把它用傳車運送到煬帝所在的地方。煬帝賜給宇文述幾千段各色雜帛。後來宇文述又跟隨煬帝東征，到懷遠而返回。

突厥之圍雁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悦。

突厥圍攻雁門的時候，煬帝很害怕，宇文述請求衝破包圍逃出。樊子蓋堅決勸阻煬帝，不能突圍，煬帝便放棄了突圍的打算。等到雁門之圍解除了，車駕臨時駐扎在太原，議事的人多勸煬帝回到京都，煬帝面有難色。宇文述於是上奏説："隨從官員們的妻兒子女大多在東都，抄小路前往洛陽，從潼關而入就可以了。"煬帝聽從了他的建議。這一年，到東都，宇文述又觀察揣度煬帝的意思，勸煬帝駕幸江都，煬帝非常高興。

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宫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并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

宇文述在江都染上疾病，宫中派來探視的使者絡繹不絶，煬帝將要親自來探望他，群臣苦苦進諫纔作罷。於是就派司宫魏氏慰問宇文述説："一旦有什麼不測，有什麼話要留下來呢？"宇文述的兩個兒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當時都獲罪在家爲平民，宇文述趁機上奏説："宇文化及是我的長子，很早就參加了對朝廷的護衛，希望陛下憐惜他。"煬帝聽後，泫然淚下説："我不會忘

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子化及，别有傳。

記的。”等到宇文述逝世，煬帝因爲他的死而停止朝議，追贈他爲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賞賜四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一輛靈車，前後部樂隊儀仗各一部，謚號爲恭。煬帝又令黄門侍郎裴矩，用三牲之禮來祭他，鴻臚卿負責主持喪事。兒子宇文化及，另外有傳記載。

雲定興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争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袙耳。又學之，名爲許公帕勢。述大悦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虚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并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閲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并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

雲定興，依附於宇文述。起初，雲定興的女兒是皇太子楊勇的昭訓，等到太子楊勇被廢的時候，被除名嫁給少府。雲定興起先得到女兒的飾有明珠的錦帳，私下裏送給了宇文述，從此彼此頻頻交往。雲定興逢年過節必定有財禮相送，并且用音樂來求取宇文述的任用。宇文述平素喜歡穿奇異的服裝，在世人面前炫耀。雲定興給他製作了馬韉，在後角上空出三寸見方，以露出白色。當世的那些輕薄之人争相仿效他，把這種裝束稱作"許公缺款"。又遇上天寒，雲定興説："到宫内值勤，耳朵一定會冷。"宇文述説："是的。"就製作夾層頭巾，讓頭巾嚴嚴實實遮住耳朵。别人又相仿製，把它稱作"許公帕款"。宇文述非常高興地説："雲兄所作的東西，一定能够改變世俗。我聽説過雲兄作事可供人們仿效，果然不假。"後來煬帝將要對四周的少數民族采取軍事行動，大規模地製作兵器，宇文述就向煬帝推薦了雲定興，於是煬帝就敕令工匠都采納他的設置。宇文述想要替他求得官職，就對雲定興説："兄所製作的器仗都合乎皇上心意，却不能得到官職的原因，是因爲長寧兄弟還没死掉。"雲定興説："這些無用之人，何不勸皇上殺掉他們。"宇文述於是上奏煬帝説："房陵的幾個兒子，都已長大。現在將要發動軍隊征討，如果想要讓他們跟從聖駕，那麽很難把握住他們；如果把他們留在一起，又恐怕不行。進退都無用，請皇上早作處理。"煬帝聽從了他的話，於是就用藥酒毒死了長寧，又把長寧以下的七個弟弟分别發配嶺外，再派密使在路上全都將他們殺掉。五年，大規模地檢閲軍隊武器，煬帝稱贊甲仗製作得最好。宇文述上奏説："這都是雲定興的功勞。"提拔授予雲定興爲少府丞。不久又取代了

何稠任少監，轉爲衛尉少卿，又升爲左禦衛將軍，仍然掌管少府之事。十一年，授予左屯衛大將軍。

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户，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凡是宇文述所推薦從政的人，都當了大官。趙行樞原爲太常樂户，家財數以億計，宇文述叫他爲“兒”，接受了他許多的財貨。宇文述稱贊他驍勇有力，從平民百姓提拔爲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晋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晋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强縣公，邑一千二百户，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

郭衍字彦文，自己説是太原介休人。父親郭崇以舍人的身份跟隨魏武帝入關，後來官至侍中。郭衍小時候驍勇英武，擅長騎馬射箭。北周陳王宇文純取用他在身邊，累積功勛升任大都督。當時齊氏尚未平定，郭衍奉詔到天水招募兵卒，用來鎮守東邊的邊境，招得自願遷徙的有一千多家，屯駐在陝城。受封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當有敵寇入侵，就率領統領的部隊抵抗他們，一年中多次告捷，很是讓齊人畏懼。陳王更加親信他。建德年中，周武帝出京駕幸雲陽，郭衍在周武帝駐地朝見，當時商議着要攻打北齊，郭衍請求充當前鋒。攻克河陰城，授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攻晋州，擔心北齊軍隊前來救援，下令讓郭衍跟從陳王把守千里徑。又跟隨武帝與齊王在晋州大戰，追逐齊軍到高壁，打敗了他們。又隨從皇上平定并州，以軍功加官開府，封爲武强縣公，食邑一千二百户，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任右中軍熊渠中大夫。

尉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迥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遁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尉遲迥發起叛亂的時候，郭衍跟隨韋孝寬在武陟作戰，又進軍到相州作戰。在這之前，尉遲迥派遣弟弟的兒子尉遲勤任青州總管，率領青、齊的兵卒來援助尉遲迥。尉遲迥兵敗以後，尉遲勤與尉遲迥的兒子尉遲惇、尉遲祐等想要往東逃到青州。郭衍率領精悍騎兵一千人，追擊打敗了他們，在戰陣上抓獲了尉遲祐，尉遲勤於是逃走了，而尉遲惇也逃走了。郭衍到濟州，攻入占領了這座城，又在濟北打敗了他們的殘餘部隊，連戰連捷，抓獲俘虜送往京都。越級提拔拜任上柱國，封爲武山郡公。賞給雜帛七千段。郭衍又秘密地勸高祖殺掉北周王室各位王侯，儘早讓北周讓位。因此而很被高祖親近看重。

開皇元年，敕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凉。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没，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筏，并賫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晋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開皇元年，皇上敕令恢復舊姓爲郭氏。突厥進犯邊塞，令郭衍任行軍總管，率兵屯守在平凉。幾年中敵寇都不敢入侵。又被朝廷徵召爲開漕渠大監。部署統率水工，鑿渠引渭河的水，流經大興城北，東到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依賴着它，把它取名叫富民渠。開皇五年，授官爲瀛州刺史，碰上秋天雨水過多，他的屬縣多被淹没，老百姓都爬上高樹，占據高大墳墓躲避大水。郭衍親自備辦般隻木筏，同時帶上糧食賑救災民，老百姓大多獲得救濟。郭衍先開倉發糧賑濟百姓，然後纔上奏給皇上。皇上非常贊許他的這種作法，選拔拜任朔州總管。他管轄的有恒安鎮，北面與蕃人邊境相接，經常需要轉運糧食器物。郭衍就選擇肥沃的土地設置屯田，一年下來剩餘的糧食有一萬多石，老百姓免除了輾轉運輸的勞苦。又建築了桑乾鎮，都合乎皇上的旨意。開皇十年，跟從晋王楊廣出兵鎮守揚州。碰上江東地區發生叛亂，下令郭衍爲總管，率領精鋭部隊一萬人先屯守京口。在貴洲南邊，與賊軍交戰，打敗了他們，活捉了賊軍的最高統帥，繳獲了許多船隻糧食物品，來充實軍備。於是又攻打東陽、永嘉、宣城、黟、歙各洞，全部平定了。又授官爲蔣州刺史。

衍臨下甚踞，事上奸諂。晋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托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宫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宫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并由之。及上崩，漢王起

郭衍對下非常傲慢，對上奸詐諂媚。晋王親近喜歡他，設宴、賞賜非常隆重豐厚。遷升洪州總管。晋王有奪皇太子位的陰謀，依靠郭衍爲心腹，派宇文述把這種想法告訴了郭衍。郭衍非常高興地說："如果謀劃的事情成功了，自然可以當皇太子。如果事情不成功，也應該占據淮海，恢復梁、陳的舊制。太子的酒肉之客，又能把我們怎麽樣呢？"晋王就召來郭衍，暗地裏共同策劃。又擔心别人對他們無緣無故來往起疑心，假稱郭衍之妻患有大脖子病，王妃蕭氏有辦法能够給她治療。把這些情況上奏給高祖，高祖聽憑郭衍與妻前往江都，來來往往没有限制。郭衍又假稱桂州俚謀反，晋王就上奏讓郭衍興兵討伐他。因此大規模地修造盔甲兵仗，私下裏收養門客兵卒。等到晋王成爲太子，徵召郭衍爲左監門率，後來又轉爲左宗衛率。高祖在仁壽宫病危，太子

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

與楊素詐稱皇上詔書，下令讓郭衍、宇文述率領東宫的軍隊，緊緊跟在皇上身邊值衛。一切守衛警戒都聽憑郭衍、宇文述。等到皇上駕崩，漢王起來謀反，而京都空虛，又派郭衍火速回京，總領軍隊把守。

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禄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賵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大業元年，拜任左武衛大將軍。皇上臨幸江都，命郭衍統領左軍，改任光禄大夫。又跟從皇上討伐吐谷渾，出金山大道，收納投降的人二萬多户。郭衍能揣摩皇上旨意，阿諛順從皇上。皇上常常對人説："祇有郭衍，與朕同心。"又常常鼓勵皇上取樂，五日纔理一次朝政，不要效仿高祖白白地讓自己辛勞。皇上聽從他的話，更加稱贊他的忠順。起初，新令實行，郭衍所封爵位按舊例被革除。大業六年，憑着恩寵封爲真定侯。大業七年，跟從皇上前往江都，死了。追封爲左衛大將軍，喪事賞賜非常豐厚。謚號爲襄。長子郭臻，爲武牙郎將。次子郭嗣本，爲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爲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顔取悦。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耻也。

史臣曰：正直而不卑躬屈膝，是作人臣子的高尚品德；贊同而不隨聲附和，是事奉君主的慣常道理。宇文述、郭衍以水助水，如脂膏、牛皮一般油滑柔順，逢迎諂媚，温順取悦。國君説可以，也附同説可以，國君説不行，也跟着説不行。没有什麽是非輕重的標準界限，默默地苟合取容，在高位得過且過，甘心承受尸位素餐的責駡，飽受大家的譏諷。這本是君子所不做的，也是左丘明深以爲耻的。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悦，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户，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

王韶字子相，自己説是太原晉陽人，世代居住在京兆。祖父王諧，任原州刺史。父親王諒，很早就死了。王韶年幼時就正直儒雅，非常崇尚高風亮節，有見識的人都認爲他很不一般。在北周，累積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轉爲軍正。武帝已經攻下晉州，打算班師回朝，王韶進諫説："北齊喪失了國家法度，到現在已經是幾代了，上天獎掖我們王室，一交戰就扼住了北齊的咽喉。加上北齊在上有國君昏憒，在下有百姓恐懼，自取喪亂敗亡，正在今天。而陛下您却要放棄這個機會而班師，臣因爲愚昧鄙陋，深深地不能理解，希望陛下考慮一下。"皇上非常高興，賜給一百匹絹緞。等到平定齊氏，以功拜任開府，封晉陽縣公，食邑五百户，賜給奴婢以及馬匹等牲畜數以萬計。又升任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任豐州刺史，後又改封爲昌樂縣公。

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户。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宫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

高祖接受北周禪讓繼位以後，又加爵號爲項城郡公，食邑二千户。後又轉任靈州刺史，加領大將軍。晉王楊廣鎮守并州的時候，王韶任行臺右僕射，賜給綢緞五百匹。王韶性情剛烈耿直，晉王很是懼怕他，事事都徵求他的意見，以免不合法度。王韶曾經奉命巡查長城，他走了以後晉王開鑿護城河，築起三座小山，王韶回來以後，就自己捆住自己來進諫，晉王道歉并中止了所進行的工程。高祖聽説後嘉許贊嘆，賜給一百兩黄金，以及四名宫女。討平陳之戰，王韶以原來的官職拜任元帥府司馬，率領軍隊奔赴河陽，與大軍會合。到了壽陽以後，與高熲商議軍機大事，

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剋平吴、越，綏静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

一點都不耽擱。等到攻克金陵，王韶就鎮守在那兒。晉王楊廣班師回京，留王韶在石頭防衛抵禦敵人，把一些收尾的事交付給他。過了一年多，被召回朝，高祖對公卿們説："晉王小小年紀離京到藩鎮，最終能够平定吴、越，撫平江湖，這全都是子相之力。"於是就提升王韶爲柱國，賜給三百名奴婢，五千段綿絹。

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曩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

開皇十一年，皇上駕幸并州，因爲王韶稱職，特地加以慰勞勉勵。過後不久，皇上對王韶説："自從朕到這裏，公鬍髮鬢角漸漸白了，莫不是操心勞累所致？中流砥柱的希望，就放在您的身上，努力去做吧！"王韶辭謝説："臣近來已很衰老，很不懂得如何做官。"高祖説："這是什麽意思？所謂不懂得，衹是没有用心罷了。"王韶回對説："臣過去在時世混亂之際，尚且還用心，何况逢上聖明之君，敢不盡心竭力嗎！衹是神明變化很精細微妙，不是愚笨不通的人所能趕得上的。加上臣今年已是六十六歲，已是垂暮之年，與往日相比，糊塗昏亂的時候居多。哪裏敢自我放鬆，以致招來自身的牽累，更擔心的是因爲自己衰朽不堪而致使朝廷的法度損傷紊亂。"皇上慰勞一番，就讓他走了。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凄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

秦王楊俊任并州總管，王韶依舊爲長史。過了一年多，因有要事兼程進京，疲勞過度而死，時年六十八歲。高祖很傷心惋惜，對秦王的使者説："告訴你們秦王，我先前讓子相慢慢進京來，爲什麽要讓他日夜兼程趕路呢？害死我子相的人，難道不是你秦王嗎？"説得非常凄凉傷心。又讓有司爲王韶建造住宅，説："人都死了要住宅有什麽用呢，衹是用來表示我的一片深心罷了。"又説："子相受我委任，十多年了始終不變，尊位顯揚還未到頂極，現在却拋下我而死了！"邊説邊流下淚來。於是就讓人取來子相上奏的密封奏章幾十封，傳給群臣觀閲。皇上説："這些奏章直言匡正我的過失，給我補益很多，我常常翻閲觀看，不曾放下。"煬帝即位，又追贈他爲司徒、尚書令、靈州豳州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兒子王士隆繼承了他的爵位。

王士隆

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士隆略略懂得官書文簿之事，最爲適宜射箭騎馬，意氣風發，情緒激昂，有父親的風範。大業年間，很被親信和看重，官至備身將軍，後來又改封爲耿公。多次讓他討伐山賊，往往得勝。越王楊侗稱帝，王士隆率幾千兵卒從江、淮來到。適逢王世充僭越稱帝，用重禮對待王士隆，升官爲尚書右僕射。王士隆心中憂悶憤恨，背上發毒瘡而死。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顔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脱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父親元禎，魏敷州刺史。元巖喜好讀書，不注重分析章節句讀，性情剛正耿直，有才識及治政才能，以聲名氣節自許，年輕時就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志向相同，相處友好。在北周做官任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了很器重他，讓他作中外記室。累功升任内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宣帝繼位，執政昏庸暴戾，京兆郡丞樂運就用車載着棺材來到朝廷，死諫宣帝的八條過失，言辭非常懇切激烈。宣帝大發脾氣，將要殺掉他。滿朝臣子都很害怕，没有誰敢搭救他。元巖對人説："臧洪在會盟那一天，尚且能够以死諫帝，其狀可與比干相比呀！如果樂運不能得到赦免，我將與他一同死去。"來到宫殿請求召見，對宣帝説："樂運知道上書請奏一定會被殺，之所以不顧性命，是想要取得後世的好名聲。陛下如果殺了他，就是成就了他的名聲，落入他的圈套之中。不如慰勞一番把他打發走，以廣揚皇上您的大度。"樂運因而獲得赦免。後來宣帝想要誅殺烏丸軌，元巖不肯草擬詔書。御正顔之儀懇切地進諫不被采納，元巖接着進諫，脱下頭巾額頭往地上碰，三次跪拜三次向前。宣帝説："你想要與烏丸軌結黨嗎?"元巖説："臣不是想要與烏丸軌結黨，衹是擔心濫殺會使天下人失去希望。"宣帝發怒，讓宫内宦官抽打他的臉，於是被廢置在家。

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户。巖性嚴重，明達

高祖當丞相的時候，加官任開府、民部中大夫。等到高祖受禪繼位，拜任兵部尚書，又加爵爲平昌郡公，食邑二千户。元巖秉性嚴謹持重，

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晋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并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僚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悦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僚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通曉時務，每次上奏議事，都義正嚴辭，在朝廷上當面進諫陳説，無所顧忌迴避。皇上以及衆公卿，都敬畏他。當時高祖剛剛即位，常常以周代諸侯微弱，以至於滅亡的事爲戒，因此分封各位王子，讓他們的權力與王室相等，通過這樣使江山堅固如磐石，派晋王楊廣鎮守并州，派蜀王楊秀鎮守益州。二位王子都很年幼，於是就大規模地挑選忠貞賢良又有很好名望的人來充當他們的幕僚輔佐。在那時候元巖與王韶都以耿直出名，衆人議論説二人的才幹都與高熲相等，因此拜任元巖爲益州總管長史，王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對他們説："二位公是宰相大才，現今委屈你們來輔佐我的兒子，就如同漢高祖讓曹參輔相齊王的心意。"等到元巖到益州爲官，法令嚴明，官民都很稱贊。蜀王生性喜好奢侈，曾經想要捕捉僚人來充當宫中宦官，又想活活剖殺死犯，取他們的膽來做藥。元巖都不領命，推開宫門急切進諫，蜀王就道歉而作罷。蜀王畏懼元巖的耿直爲人，所以常依循法度辦事。蜀中的官司案件，元巖所判决的，没有誰不心悦誠服。其中那些有罪被判罰的人，互相説："平昌公判了我有罪，我又有什麽不服氣的呢。"皇上非常嘉許他，給他很多的賞賜。開皇十三年，死於官任，皇上悲悼惋惜了很久。益州父老鄉親没有誰不流淚的，至今都很懷念他。元巖死了以後，蜀王最終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逐漸違法亂紀，製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他所穿戴的，都仿照天子。又與妃子一同出外打獵，用彈弓打人，大量地捕捉山居的僚人來充當宦官。他的幕僚輔佐没有誰能够勸諫阻止他。等到蜀王楊秀獲罪，皇上説："元巖如果還在，我兒難道會有這個下場嗎!"元巖的兒子元弘繼承了元巖的封爵。歷任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

劉行本，沛人。父親劉瓌，在梁朝做官，爲官一直以清廉揚名。劉行本應召離家做官任武陵國常侍。正好碰上蕭修獻梁州歸附朝廷，於是與叔父劉璠一同歸依了北周，寄居於京兆的新豐，常常把讀書背誦當作日常事務，精力充沛，不知

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内太守。

疲勞，即使是缺衣少食，也很安樂。性格剛烈，有不可動摇的大志。北周大冢宰宇文護起用他作中外府記室。武帝親自總理紛繁政務，轉劉行本任御正中士，兼任起居注。累功升任掌朝下大夫。周代的舊例，天子親試貢士，掌朝掌管筆硯，把筆硯拿到皇上案桌上，然後承御大夫再取過進給皇上。等到劉行本爲掌朝，將要向皇上進上筆硯，承御又將要取過去。劉行本高聲對承御説："筆不能給你。"皇上吃驚地看着問劉行本，劉行本對皇上説："我聽説設置各種官職，每人都有自己的職責。我既然不能佩承御之刀，承御又怎能取我的筆呢?"皇上説："應該這樣。"於是就下令讓掌朝、承御各司其職。等到宣帝繼位，經常不行德政，劉行本直言極諫，與宣帝旨意相違背，外放任河内太守。

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黄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高祖爲丞相的時候，尉遲迥叛亂，進攻懷州。劉行本率領軍民一起抵抗他們，拜任儀同，賜文安縣子。等到高祖登上王位，徵召劉行本，拜任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不久，又遷任黄門侍郎。皇上曾經對一個侍郎大發脾氣，在殿前鞭打他。劉行本進諫説："這個人平素很清廉，他的過失又不大，希望陛下稍稍寬恕他。"皇上不加理睬。劉行本於是表情端莊嚴肅地上前説："陛下不認爲我不賢良，而把我安排在身邊。我的話如果是對的，陛下怎麽能不聽從？我的話如果不對，應當把我交給有關衙署處置，以使國法昭明，怎麽能够輕視我而不理睬我呢？我所説的并非爲了自己。"於是把笏板放在地上退下，皇上表情嚴肅地向劉行本道歉，於是就赦免了被鞭打的那個人。

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盗，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别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

在當時天下爲太平盛世，四夷歸順朝廷，劉行本認爲党項羌緊臨疆界，歸附却在最後，上表章彈劾党項羌的使者説："我聽説南蠻遵順校尉的統領，西域服從都護的權威。近來見到西羌鼠竊狗盗，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國君不像國君，臣子不像臣子，遠方蠻夷之族，西羌最爲低下。他們不明白懷柔的恩惠，哪裏懂得含養的恩德，像狼虎一樣的貪暴凶殘，與我朝正統又相背離。最近他們的使者來了，請把他交給有關

受人饋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并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部門處置。”皇上認爲劉行本的志向很奇特。雍州别駕元肇對皇上説：“有一個州吏，他接受了别人賄賂的三百文錢，按照律令應當打一百杖。然而我剛到任的時候就與他有約。這個州吏故意違背，請皇上給他加一年刑。”劉行本駁斥他説：“律令的施行，都頒布了清清楚楚的詔令，這樣纔約束老百姓。現在元肇竟敢把自己的教令看得很重而輕視忽略國家法律。他想讓自己言出必行的威信得到伸張，而忘記了國家朝廷的最大威信，使國家法令虧損來取得個人的權威。這不是作人臣子的禮法。”皇上嘉獎他，賜給他絹紗百匹。

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虚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并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内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顔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是請托路絶，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在職幾年，又拜任太子左庶子，仍然像以前一樣負責輔佐太子讀書。皇太子虚心學習，對劉行本很是敬畏。當時唐令則也爲左庶子，太子對他非常親昵接近，常常讓他用音樂歌舞來教妻妾嬪妃。劉行本責備他説：“庶子應當用正道來匡正皇太子的行爲，爲什麽要在皇室之内有親近狎玩的行爲呢！”唐令則非常慚愧却不能改過。當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都因爲擅長文獻典籍而被太子親重。劉行本對他們不能教導護衛太子感到生氣，每每對這三個人説：“你們幾人衹是懂得讀書而已。”當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被太子所親近，曾經在閤内與太子游戲。夏侯福高聲歡笑，聲音傳到閤外。劉行本當時在閤下聽到了他的笑聲，等夏侯福出來，劉行本就責備他説：“殿下寬容，看得起你。你是什麽小人，竟敢做出褻瀆輕慢之事！”於是就把夏侯福交付給執法官治罪。過了好幾天，太子替夏侯福説情，纔放了他。太子曾經得到一匹好馬，讓夏侯福騎着，太子觀看。太子非常高興，於是又想讓劉行本再騎那匹馬。劉行本不聽從，表情嚴肅地進言説：“皇上把我安排在庶子之位，是想要讓我引導殿下以就正道，不是讓我給殿下充當弄臣。”太子很慚愧，衹好作罷。又讓劉行本以現有官職領大興令，權貴們都懼怕劉行本的方正剛直，没有誰敢上門説情的。從此求情送禮的路子堵塞了，法令條規清明簡要，官民對此都感懷在心。不久，死於官任，皇上對他的死非常悲傷惋

惜。等到太子被廢，皇上說："唉！假如劉行本還在的話，勇兒應當不會落得如此下場。"劉行本没有兒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兖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户。遷武藏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祖父梁越，魏朝時任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親梁茂，北周時任滄、兖二州刺史。梁毗性格剛直忠誠，很有學識。北周武帝時，以明經被薦舉，多次升遷後任布憲下大夫。平定北齊之戰，用梁毗作行軍總管長史，攻克并州，梁毗建有功勛。拜任別駕，加封爲儀同三司。宣政年間，封爲易陽縣子，食邑四百户。又升爲武藏大夫。

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俊，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

高祖受禪即位以後，進爵號爲侯。開皇初年，設置御史官，朝廷認爲梁毗耿直剛正，拜任治書侍御史，以稱職而出名。不久又遷任大興令，又升任雍州贊治。梁毗先出任司法之職，後又主管京都，堅持秉公辦事，没有什麽忌諱迴避的，很不得權貴歡心，因此被調出朝廷任西寧州刺史，改封爲邯鄲縣侯。在西寧州任職十一年。先前，蠻夷酋長都戴金冠，以金多者爲豪俊，因此而互相侵奪，每每大動干戈，邊境全無安寧之日。梁毗把這種情况看成是禍患。後來藉着各位酋長争相把金子贈送給自己的機會，就把金子放置在座位旁，對着它痛哭，并說："這種東西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你們因爲它而互相殘殺，死的人難以數計。現在你們把它帶到我這兒來，想要殺掉我嗎?"一點也不接受，全部歸還。於是蠻夷有所感動領悟，就不再互相攻打。高祖聽説此事後，認爲梁毗做得很好，徵召他爲散騎常侍、大理卿。執法公允，世人都很稱贊他。過了一年多，進官任上開府。

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懾，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

梁毗看到左僕射楊素位寵權高、專斷跋扈，百官都很震驚懼怕他，擔心楊素會成爲國家的禍患，於是就上密奏説："我聽説作臣子的不能作威作福，臣子作威作福，對他的家庭來説是禍害，對他的國家來説是災凶。我私下裏看到左僕射、越國公楊素，他的受寵一天比一天加重，權勢一天比一天高。士大夫之輩，都關注着他的一

與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晋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説。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顔，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懾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言一行。違背他的意願的就像夏天降下嚴霜，阿諛奉承他的旨意的如同冬天降下及時雨，毁譽興廢都在於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他所偏袒的都不是忠誠正直的人，所進用的人都是他的親屬，子弟遍布，各州各縣都有。天下太平無事時，他謀反的意圖還容易被包容，四海如果稍稍有些動蕩不安，就一定會成爲禍端。奸臣專權的局面，是慢慢形成的。王莽在多年之中積累資歷，桓玄在换代之時立下根基，而最終毁滅了漢室宗廟，斷絶了晋朝國運。季孫在魯國專權，田氏在齊國篡位，都記載在典册之中，這全不是我憑空捏造。陛下如果把楊素當作是阿衡，我擔心他未必就有伊尹之心。希望陛下衡量一下古今之事，并酌爲借鑒，使大業永固，這是國家之大幸。我輕率地觸犯了皇上您，聽憑您的處置。"高祖大發脾氣，下令讓有司拘禁了他，親自審訊他。梁毗毫無顧忌地説："楊素已經是專權受寵，作威作福，他所管轄之處，濫殺無辜，慘無人道。又在太子和蜀王判罪被廢的那一天，當時百官没有誰不震驚恐懼，衹有楊素眉飛色舞，奮臂揮手，喜形於色，把國家發生事端看成是一種好處，并以此作爲自己的榮幸。"梁毗説得意氣懇切，有誠摯光明正大的氣節，高祖没有辦法使他屈服，就把他放了。楊素從此恩寵逐漸衰微。衹是楊素權高位重，很多人都受他打擊壓抑，當時朝士没有人不因爲畏懼而屈服於他，没有人敢與他争論是非。辭令意氣不屈服的，惟獨有梁毗與柳彧以及尚書右丞李綱罷了。後來皇上不再專門寵信楊素，大概是由於認真考慮了梁毗的話。

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吊之，贈縑五百匹。

煬帝即位，升任梁毗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之事。他上奏彈劾宇文述私自設立部兵，皇上議事要免除宇文述之罪，梁毗堅決進諫，堅持要判宇文述之罪，由此而違背了皇上的旨意，於是下令讓張衡取代梁毗任大夫。梁毗心中鬱悶，幾個月後就去世了。皇上命令吏部尚書牛弘去吊唁他，贈給細絹五百匹。

子敬真，大業之世，爲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

梁毗的兒子梁敬真，大業年間，任大理司直。當時皇上想要網羅光禄大夫魚俱羅之罪，下令讓梁敬真辦魚俱羅一案，於是就承皇上之意使

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魚俱羅被處以極刑。不久，梁敬真得了病，見到魚俱羅成了索取他性命的厲鬼，幾天後梁敬真就死了。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晋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爲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勛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捍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没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并加泛級。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他的七代祖父柳卓，跟隨晋南遷，寄居在襄陽。父親柳仲禮，任梁之大將，後來兵敗歸依了北周，全家回到故鄉。柳彧少時就很好學，讀了不少經史書籍。北周大冢宰宇文護任用他作中外府記室，過了很久以後又調出朝廷任寧州總管掾。武帝親自處理日常事務，柳彧到京城參加考試求取官職。皇上認爲他很不平凡，任他爲司武中士。後又轉任鄭的縣令。平定北齊以後，皇上大規模地賞賜跟隨征戰的官員，而留守京城的不在獎賞之列。柳彧上表章說："如今太平剛剛開端，獎賞理應分明，酬報功勞勛績，必須先有一個依據。攻破敵人的城池，斬將奪旗，全都是出自皇上英明的規劃、謀略。像拿着武器穿上鎧甲，出征作戰，固然是辛苦勤勞，至於鎮守國家，保衛朝廷，也是重要的。都是按照預先安排好了的，并非任由個人施展才能，留守朝廷和跟隨出征事情一樣，功勞也應該相等。皇太子以下，的確有守護宗廟朝廷的功勞。過去蕭何監守京都，受封爲王侯要比平陽還在先，穆之居守朝廷，死後還蒙受優厚的待遇。不盡管中之見，奉上表章讓皇上您御覽。"於是留守的人都加官晋級。

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嘆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僚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高祖接受禪讓登位，柳彧累功官至尚書虞部侍郎，因守母喪而離職。不久，又起用爲屯田侍郎，堅決推讓不答應上任。當時有制度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門外都可以陳列戟槊。左僕射高熲的兒子高弘德封爲應國公，上書牒請求也在門外陳列戟槊。柳彧判決說："僕射的兒子又没有與父親分開居住，父親的戟槊已經陳列在門外。位尊者有應該壓倒位卑者的道理，作兒子的有迴避不衝撞父親的禮節，難道能够容許外門已經設置，内閤又再加設嗎！"高弘德列戟之事最終没有辦成，高熲聽説後感嘆心服。後來柳彧又升任治書侍御史，在朝廷上總是很端莊嚴肅，很是被百官所敬畏。皇上嘉許他剛直，對柳彧說："大

丈夫應當在世上立下功名，不能庸庸碌碌而已。”賜給錢十萬，糧米百石。

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嬿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

當時多用武將擔任刺史，有些不太稱職。柳彧上表說：“現如今天下太平，四海清明安定，共同管理百姓，必須量才任用。過去漢光武帝是一代聖明君主，出身於平民百姓，完全瞭解各類事情的真假，連同二十八位大將，披荆斬棘，平定天下，等到功成以後，沒有給誰任職。我看到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這個人年近八十，時日已是不多。他的前任趙州，對自己的職務很糊塗，政事都由一幫小人處理，賄賂公開進行，百姓們感嘆，歌謡滿道。歌謡唱道：‘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諺語說：‘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這都是說各有所能。和干子騎馬射箭用武，是他的長處，治理百姓任職，不是他所熟悉的。皇上希望天下太平，日日夜夜都不忘記，如果說要優恤尊崇年長之人，自然可以重重賞賜金錢布帛，如果任用他們擔任刺史，帶來的損害將會很大。我死而後已，敢不竭盡誠心。”皇上認爲他講得對，和干子最終被免官。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在守母喪期間，娶了雍州長史庫狄士文的堂妹。柳彧上書彈劾他說：“我聽說從天地判分以來，夫婦之禮也就顯明，君親之義産生了，尊卑之教也就設立了。所以孝是一切行爲的根本，禮的確是立身的根基，從治國到齊家，都應當遵循這一原則。我私下裏認爲愛親敬長的感情，發自内心纔是懇切的，居喪守禮的重要，是人情大倫中的第一位。唐君明雖然少了一些野蠻之性，但是文明進化之事却没有多少變化，忽略了辛勞撫養自己的母親去世之痛苦，成就燕爾新婚之親愛，不顧這種亡母之重孝，去迎娶新婦。不講道義不講親情，《春秋》記載過將自取滅亡，無禮節無法度，作詩之人都想讓他快快死去。庫狄士文替國家出力效勞，名望地位非常顯赫，應該讓風化文教嚴肅正規，成爲全國的榜様。廢棄兩姓聯姻，違背六禮軌儀。請皇上將他們終身關禁，讓世風民俗有所懲戒。”唐君明、庫狄士文二人最終因此而獲罪。隋朝承繼在喪亂之後，社會風氣敗壞，柳彧在很多地方都加以矯正，皇上

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决。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敕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對他非常嘉許。

柳彧又看到皇上勤於受理政事，百官的奏請，大多煩瑣細碎，於是就上疏進諫說：“我聽說自古以來聖明的君主，莫過於唐堯、虞舜，他們效法天地，布施仁政教化，不做那些煩雜瑣碎的事，這纔叫做聖明。俗話說：‘上天并無語言，四時依時運轉。’所以知道君王頒布命令，切忌煩瑣。所以舜任用五臣，堯向四岳首領咨詢，設立官位，安排職務，都有一定的責任所在。垂衣拱手，無爲而治，天下反而因此被治理好了。所以說，在求找賢人時很辛勞，在任用他們時就很安逸。又說：‘天子安静無爲，諸侯勤勞無比。’這就是說君臣上下，體制有别。近來看到四海統一，無盡的朝政事務非常浩繁，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聖上來操心。陛下您用心治理之道，不懼疲勞，也是由於百官懼怕獲罪，不能自行裁决，所以衹好取决於皇上您的聖旨。聽取上奏過多，以至於操作細小之事，拿出輕微之物，一日之内，要應對百官，以至於天晚了而忘了吃飯，夜深了還不能就寢，動不動就以官務文書之事來使聖上龍體勞傷。希望陛下您想想我出自内心之言，逐步減少一些煩瑣的事務，以頤養情性爲宗旨，想想武王以安樂治政的道理，再想想文王勤苦憂慮的原因。如果那些治國大事，不是臣下所能裁斷的，纔勞陛下詳决。至於那些細小的事務，責成有關部門處理，這樣聖體就能萬壽無疆，臣下也能蒙受庇護養育的恩賜。”皇上御覽以後對此很嘉許。後來因爲違背旨令而被免職。不久，又讓柳彧處理事務，并對柳彧說：“不要改變你的想法。”因爲柳彧的家很貧窮，就命令有司給他建造住宅。而且還說：“柳彧是正直之士，是國家之寶。”柳彧的被看重就像這樣。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彧床。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

右僕射楊素掌權顯貴，百官都很懼怕他，没有人敢違背他。楊素曾經因爲稍稍受到皇上的譴責，被下令送往南臺。楊素依仗他的顯貴，坐在柳彧辦理公事的几案上。柳彧從外面進來，看到楊素這樣，在臺階下把笏板端端正正地拿在手裏，神情很嚴肅地對楊素説：“奉命來治公之罪。”楊素馬上從几案上下來。柳彧就靠着几案

中之。

坐下來，讓楊素站在庭中，審問事情的原委。楊素因此而懷恨在心。柳彧當時正被皇上所信任，所以楊素没有辦法來中傷他。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娱，用鄙褻爲笑樂，内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妝，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并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敕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

柳彧看到最近十多年以來，都城的百姓每到正月十五日，就做摔跤游戲，相互之間争相誇耀攀比，以至於浪費錢財物力，柳彧上奏請求禁絶這種游戲，説："我聽説過去聖明的君主教育百姓治理國家，每每遵循法度，所有行爲都依照禮儀典章。不是合法的事不做，不是正義的事不能推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止那些邪僻不正的東西，使一切都合乎軌道。我私下裏看到京城，以及外州，每到正月十五之夜，滿街滿巷，都有人聚集游玩。敲鑼打鼓，響聲震天，火把蠟燭遍照大地，人人戴着野獸面具，男人穿着女人衣服，歌妓戲子雜耍子弟，奇形怪狀。以污穢輕佻爲歡快，把鄙陋下流當作笑料，内室外人一同觀玩，毫不迴避。高大的棚臺跨居要路，廣大的帷幕高聳凌雲，華麗的服飾，美好的妝梳，車馬填塞要道。佳肴美酒到處陳放，吹吹打打，繁雜相集，竭盡錢財，傾家蕩産，以圖一時的攀比。傾巢而出，不問貴賤，男女混雜，黑白不分。污穢下流的行爲因此而産生，盜賊由此而興起。逐漸形成習俗，實在是有它的由來的，因循敗壞的風氣，竟然毫無警覺。這種情况對於教化没有益處，實在是有損於百姓。請向天下頒布告示，全都立即禁絶。浩浩《雅》、《頌》，足以贊美盛德的情狀，百姓鼓腹而游，邊走邊唱，即表明了無爲的至上歡樂。誰敢冒犯，請以故意違旨來論處。"皇上下詔准了他的上奏。這一年，柳彧領皇命巡察黄河以北五十二州，上奏免除貪贓枉法不稱職的長史二百多人，各州各縣都很整肅，没有誰不震驚恐懼的。皇上嘉獎他，賜給二百匹絹布、三十領氈毯，拜任儀同三司。過了一年多，加授員外散騎常侍，政績記録一如既往。仁壽初年，又領皇命巡察太原道十九州。等返回朝廷，受賜一百五十匹絹。

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婢十口。及秀得

柳彧曾經得到博陵李文博所撰寫的《治道集》十卷，蜀王楊秀派人來索要。柳彧把書送給了楊秀，楊秀又賜給柳彧十個奴婢。等到楊秀獲

罪，楊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晋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彧，將與計事。彧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罪，楊素上奏柳彧作爲内臣却與諸侯勾結串通，除名爲平民，發配戍守懷遠鎮。一路來到高陽，皇上就頒下詔令徵召他回京。到晋陽，正好碰上漢王楊諒叛亂，楊諒派使者火速徵召柳彧，想與他共同商議叛亂之事。柳彧被使者所逼，起初并不知道楊諒謀反，將要入城的時候，楊諒謀反的迹象已經顯露。柳彧考慮到不能脱身，於是就假裝得了惡病飲食不進，自稱病危。楊諒大發脾氣，把他囚禁起來。等到楊諒兵敗，楊素上奏柳彧心懷兩端，來等待觀望事態的變化，他在行動上雖然没有參與反叛，内心實際是與叛賊相同的，於是就因此而獲罪被貶到敦煌。楊素死後，柳彧纔自我申述辯解，有詔書徵召回京師，在路上就去世了。有兒子柳紹，任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内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爲掌教中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録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

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盗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

趙綽，是河東人，性格質樸正直剛烈果斷。在北周時，起初爲天官府史，憑着恭謹勤懇忠於職守，拜任夏官府下士。漸漸地以精明强幹被朝廷瞭解，屢次遷官轉任内史中士。守父喪離職，哀傷過度，形銷骨立，當世稱贊他的孝行。居喪期滿，又任掌教中士。高祖任丞相時，瞭解到他清廉正直，引用他任録事參軍。不久又升任掌朝大夫，跟隨行軍總管是云暉攻打叛亂的蠻人，憑着功勛拜任儀同，賜給各色雜帛千段。

高祖接受禪讓即位，授封趙綽爲大理丞。趙綽處理案件公正無偏，考查政績連年最佳，轉任大理正。不久升任尚書都官侍郎，隨即又轉任刑部侍郎。處理了梁士彦等案件，賜給各色雜帛三百段，十個奴婢，二十匹馬。每當有奏議，面色端莊嚴肅，皇上嘉許他，逐漸被親信器重。皇上因爲盗賊不止，將要加重刑法。趙綽進諫説：“陛下推行堯、舜之治道，每每存有寬宥之心。況且律令是天下的大信，難道可以失去嗎!”皇上欣然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又對趙綽説：“如果還有什麽建議，應當經常上奏。”又升任大理少卿。陳舊將蕭摩訶，他的兒子蕭世略在江南發動叛亂，蕭摩訶應當連坐。皇上説：“蕭世略年紀不滿二十，又能做得了什麽呢！因爲他是名將之子，被人所逼而已。”就此赦免了蕭摩訶。趙

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

綽堅决進諫阻止，皇上無法讓他改變主意，就想讓趙綽離開再赦免蕭摩訶，於是讓趙綽退朝回去。趙綽說："我所奏請的事情還没有决斷，不敢退朝。"皇上說："大理已經爲朕特地赦免了蕭摩訶。"於是就下令左右的人放了蕭摩訶。刑部侍郎辛亶，曾經穿着紅色褌子，民間傳說這樣能有利於做官，皇上認爲這是使用巫術，將要殺掉他。趙綽說："根據法律他不應當被處死，我不敢接受詔命。"皇上大發雷霆，對趙綽說："你憐惜辛亶而不憐惜自己嗎？"下令左僕射高熲將趙綽殺掉，趙綽說："陛下寧可殺掉我，不能殺辛亶。"至朝堂，解開衣服準備受斬，皇上派人對趙綽說："你到底想怎麽樣？"趙綽回對說："一心執法，不敢憐惜生命。"皇上拂袖進入内室，很久纔放了他。第二天，皇上又向趙綽道歉，慰勞鼓勵他，賜給他各色雜帛三百段。當時皇上禁止使用私鑄的錢，有兩個人在集市上，用私鑄的劣質錢幣换取國家鑄造的好錢幣，武候把他們抓住并禀報給朝廷，皇上下令把他們二人都殺掉。趙綽進諫說："這兩個人應當受杖擊之刑，殺掉他們是不合法律的。"皇上說："這不關你的事。"趙綽說："陛下不認爲我愚笨不明事理，把我安排在執法部門任職，却又想要隨意殺人，怎麽能不關我的事呢！"皇上說："摇不動大樹的人，應當退下。"趙綽回對說："我指望感動上天之心，還談什麽摇動樹木！"皇上又説："喝湯的人，湯太熱就先放下它。天子的權威，你想要挫傷它嗎？"趙綽拜了拜更加往前，斥責他也不肯退後。皇上於是又進入到内室。治書侍御史柳彧又上奏急切勸諫，皇上這纔作罷。皇上認爲趙綽有誠懇正直的心，常常把他領進内室之中，有時遇到皇上正與皇后同坐卧榻，也馬上喊趙綽坐下，一同評論朝政得失。前後賞賜給趙綽的東西數以萬計。其後又升任開府，追封趙綽父親爲蔡州刺史。

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當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他與趙綽都以公平寬厚出名。然而薛胄依據情理判决案件，而趙綽謹守法令，都被認爲稱職。皇上常常對趙綽說："朕對你没有什麽吝嗇的，衹是你的骨相不該顯

官，時年六十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貴。"仁壽年間死於官任上，時年六十三歲。皇上爲他流淚，内廷使者去弔祭，鴻臚卿主持辦理喪事。趙綽有兩個兒子：趙元方、趙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嘆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悦，由是廢于家。

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勛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悦。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宫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

裴肅字神封，是河東聞喜人。父親裴俠，北周時爲民部大夫。裴肅小時候性格剛烈正直，有治政才幹，年輕時與安定梁毗志向相同互相友善。在北周做官，初任給事中士，屢次遷升任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隨韋孝寬出征淮南。正值高祖任丞相，裴肅聽説後感嘆道："武帝憑藉雄才大略平定天下，墳上新土還没乾，就一朝變遷，難道是天道嗎！"高祖聽説後，很不高興，裴肅因此被廢黜在家。

開皇五年，拜任膳部侍郎。兩年以後，遷任朔州總管長史，轉任貝州長史，都以才能而聞名。仁壽年間，裴肅見到皇太子楊勇、蜀王楊秀、左僕射高熲都被廢黜在家，就派使者上書説："我聽説事奉君上的道理，有需要進諫犯顔的事就不要有所迴避，我愚笨之心所想到的，豈敢不上奏讓皇上知道呢！我私下裏見到高熲憑藉着出類拔萃的才幹，擔負着國家的重大使命，陛下給他的榮耀尊位，也已經是很優厚豐隆的了。衹是鬼神窺伺高明之人，世俗挑剔俊傑之才，吹毛求疵，論人長短的人，難道可以盡舉嗎！希望陛下采録他的大功，忽略他的小過。我又聽説，古代的聖明皇帝，都是教導他而不求全責備，陛下最爲仁慈，超過了以前的聖君明主。兩位王子獲罪貶爲庶人已是很久，難道説没有改過之心？希望陛下廣揚爲君爲父的慈愛，顧惜天性的道義，各給他們封一個小國，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爲。如果能够改過從善，就慢慢地再增加他們的封地；倘若不改過，再貶謫削職也不晚。現在自新之路永遠斷絶，慚愧悔過之心不能體現，難道不是很可悲嗎！"寫成奏章上奏，皇上對楊素説："裴肅爲我家内之事擔憂，這也是至忠之心。"於是徵召裴肅入朝。皇太子聽説此事，對左庶子張衡説："讓楊勇改過自新，想要幹什麽呢？"張衡説："看裴肅的意思，是想要像吴太伯、漢東海王一樣吧。"皇太子很不高興。過了不久，裴肅

既而罷遣之。

到京都，在含章殿拜見了皇上，皇上對裴肅說："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宫受寵的，不過幾人，從勇兒以下，都是一母所生，并不因爲愛憎來輕易改變廢立之事。"於是就表明了楊勇不能再被立爲太子的旨意。不久又罷免了裴肅，讓他離開了京城。

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尚賢。

不久，皇上駕崩。煬帝繼位，很久不被調用，裴肅也閉門不出。後來當權者因爲嶺南荒僻遥遠，於是就下旨授官給裴肅爲永平郡丞，到任後很得邊民的擁護。過了一年多，去世，時年六十二歲。夷人、僚人懷念他，給他在鄣江邊建立了廟宇。有一個兒子叫裴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采；正臣之立朝廷，奸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晋、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并見嚴憚，莫敢爲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懔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奸邪自肅。然不畏强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閻纂之風焉。

史臣曰：凶猛的野獸處在山林，藜藿之類的野菜不被采摘；正直的臣子任職朝廷，奸詐邪僻之人的圖謀受挫。都是因爲他們志向不屈，義形於色，不僅國家法令的興廢取决於他們，就是朝廷社稷的存亡也維係於他們身上。晋王、蜀王，都是皇上的愛子，他們以權勢尊位而妄爲，不受法令約束，而要求他們恭敬整肅，不也是很困難的嗎！元巖、王韶，擔任他們的輔佐者，都能顯現威嚴，没有誰敢胡作非爲，正直嚴謹的風度，實在值得稱道。劉行本對房陵正顔厲色，梁毗對楊素直言相對，言辭正直氣度慷慨，威嚴之狀令人想慕。趙綽在大理任職，監獄案件没有冤情；柳彧任職憲臺，奸邪之徒自然整肅。而不畏强暴，梁毗有此特點，國家正直之人，劉行本、柳彧與之相近。裴肅上朝不就座，不受宴請，忠誠有節操，敢於當面頂撞龍顔，可見寡婦憂慮宗周的滅亡，處女悲嘆太子之年少，不衹是空話啊。將他們與前代相比，大有閻纂的風範。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爲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五百户。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祖父樊道則，梁越州刺史。父親樊儒，侯景叛亂時出逃到北齊，官至仁州刺史。樊子蓋由平民開始做官任武興王行參軍，外放任慎縣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爲富陽縣侯，食邑五百户。周武帝平定北齊，授官爲儀同三司，任郢州刺史。

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

高祖接受禪讓即位，樊子蓋以儀同的身份統領鄉兵，後來拜任樅陽太守。平定陳的戰役，樊子蓋憑藉功勛加封上開府，改封爲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給三千段各色雜帛，九千斛粟米。拜任辰州刺史，不久又轉爲嵩州刺史。因爲母守喪離職。隨即又被起用拜任齊州刺史，堅决推辭，没有被允許。這一年，改任循州總管，特許可以不經上奏，自行决斷處置事情。十八年被召入朝，進奏嶺南地圖，賜給良馬各色雜帛，兼任四州統領，下令讓他回到任所，派光禄少卿柳謇之在霸上爲他餞行。

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兹，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

煬帝即位，徵召他回到京都，改任爲涼州刺史。樊子蓋對皇上説："我一到嶺南，就在那裏住了十年，爲您盡犬馬之力的感情，無限眷戀。希望能再爲朝廷奔走效力，萬死無憾。"皇上賜給三百段各色雜帛，安慰曉諭，派他再往嶺南。拜任銀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有好的政績而出名。大業三年被召入朝，皇上把他引進到内殿，蒙受特殊的嘉獎。皇上於是下詔説："設置官職之道，必定要任用賢才；使人安心的辦法，没有比善政更好的。前有龔、汲發揚德政教化，後有張、杜存留清廉風尚，一同治理天下，實爲

符西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

優良官吏之楷模。樊子蓋才幹敏捷，通達有氣度，操行清白，自從接受專任，鎮守西疆，以仁愛恩惠爲先，安撫引導有方，寬容威猛很有分寸，即使處在脂膏之中，他的素潔質樸之身也不被油污所沾，即使酌飲貪泉之水又哪能改變他的清廉本性，所以能政績顯著，考核最爲優良。所有爲官之人，没有誰不是君王之臣，如果能够人人都想着盡心任職，每人都盡展自己的才能，朕將無爲而治，又哪還擔心治理不好國家呢!"於是就拜樊子蓋任金紫光禄大夫，賜給一千段各色雜帛，仍然任太守一職。

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采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内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没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大業五年，皇上駕臨西部巡視，將要進入吐谷渾。樊子蓋因爲那裏多瘴氣，就向皇上獻上青木香以防禦惡霧毒露。等到皇上返回京城，對樊子蓋説："人人都説公清廉，肯定如此嗎?"樊子蓋謝罪説："我哪裏敢説清廉，衹不過是小心不敢接受賄賂罷了。"皇上因此賜給他各類美味一百多斛。又下詔説："引導德政，整肅禮法，這是需要共同治理的，嚴懲壞事，鼓勵善行，以使獎懲分明。朕親自巡查黄河以西地區，觀察民風民情，所經過的郡縣，都訪查治理的政績，遵守法度的少，觸犯刑法的多。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操行品性清正高潔，處污泥而不染，爲人高雅正直，對人簡約而不苛刻。恩威并施，寬嚴相濟，所以百姓能既敬畏他又愛戴他，不把他的治理看成是苛嚴。這確實是養護百姓的豐功偉績，我們浩浩隋國的優良之臣，應當對他加以褒揚彰顯，大力加以獎勵。可任右光禄大夫，仍然兼任太守一職。"賜給一千匹細絹，二千斛粟麥。樊子蓋又自己陳説道："我來自南面邊邑之地，現在又將要到西部邊疆，一直爲京外之臣，未曾在朝廷内任職。不能陪奉陛下的隨從車輛，侍奉皇上，一旦死於邊城，也不會有遺憾。希望陛下明察我的愚昧之心。"皇上説："公侍奉朕則衹是侍奉了朕一個人，把西方交給你管理就是萬人之敵，公應當懂得朕心。"

六年，帝避暑隴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

大業六年，皇上到隴川宫避暑，又説想要駕臨黄河西部。樊子蓋盼望皇上駕臨，希望皇上能巡視一下自己的治理之地。皇上知道後，下詔

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宫，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綉夜行耳。”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

説：“卿一向心懷恭順，一片深深真摯之心，聽説朕西巡，很高興地盼望朕的到來。赤誠之至，實在值得贊許，應保有這種純净的誠心，讓這種美德能够善始善終。”這一年，樊子蓋到江都宫朝見了皇上，皇上對他説：“富貴不歸故鄉，真如穿着錦綉衣裳在夜間行路。”敕令廬江郡安排三千人的宴會，賜給六千石米麥，讓樊子蓋謁拜父母墳墓，宴請故老鄉親。當時的人都以之爲榮。不久又任民部尚書。當時處羅可汗以及高昌王向朝廷歸順，又讓樊子蓋檢校武威太守，來應接二位蕃王。

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禄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栗，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鋭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遼東之戰，徵召樊子蓋代理左武衛將軍，出長岑大道。後來因爲要在宫中值衛而没有成行。升任左光禄大夫，與以前一樣仍然任民部尚書一職。這一年皇上回到東都，任樊子蓋爲涿郡留守。大業九年，皇上車駕又臨幸遼東，命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恰好碰上楊玄感叛亂，進逼王城，樊子蓋派河南贊治裴弘策迎擊他，回師時被楊玄感擊敗，於是斬殺裴弘策示衆。國子祭酒楊汪行爲稍有不恭敬，樊子蓋又將斬殺他。楊汪叩拜謝罪，額頭在地上撞到流血，很久纔被釋放免罪。於是三軍中没有誰不戰栗懼怕，將士官兵没有誰敢仰視他。楊玄感常常用盡精兵來攻城，樊子蓋穩穩設下防禦之陣，敵軍一到就被打敗，所以很久都不能攻克。恰好來護兒等救援部隊到了，楊玄感率兵離開了。被樊子蓋所誅殺的共有幾萬人。

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

又檢校河南内史。皇上車駕到了高陽，樊子蓋追至皇上駐扎的地方。不久被引見，皇上迎接并慰勞他説：“過去漢高祖留下蕭何在關西，光武帝委派寇恂在河内，公就像蕭何、寇恂一樣。”樊子蓋謝罪説：“臣職責重大才具很小，哪裏可以和兩位賢人相比呢！衹是依靠了陛下的神威，所以小盜輕而易舉地被除滅了。”進位爲光禄大夫，封爲建安侯，依舊任民部尚書。賜給三千匹細絹，五十名歌舞女子。樊子蓋堅决推讓不接受，皇上特地下詔不答應。皇上又對樊子蓋説：“朕派越王留守東都，以顯示皇族基業堅如磐石，國家大事，以後終究要委任於公。千萬小心謹

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静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

慎，一定要有衛士五百人跟從纔外出，這也就是平時所説勇猛的人也很注重禁衛之事的意思。不遵守法紀的無賴之徒，便把他們誅殺鏟除掉。凡是可以施行的，不須稟報。現特爲公另造玉麟符，來替换原來的銅獸符節。"又指着越王、代王二人説："現在把兩個孫兒委托給公與衛文昇。應當選擇正直優良、德高望重、教導有方的人來教導他們。舉止行爲節度，應當考慮怎樣適宜。"於是賜給良田、上等宅院。

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

大業十年冬，皇上車駕回到東都，皇上對樊子蓋説："楊玄感的叛亂，是神明特意用來顯現公的一片赤心的。分頒珪玉，晉升爵位，應當有妥當的謀劃安排。"就在當日下詔，晉升爲濟公，意思是他的功勞可以濟助天下，特地爲他立名，并没有"濟"這個郡國。賜給三千匹細帛，二十個奴婢。後來與蘇威、宇文述陪皇上在積翠亭飲宴，皇帝親自用金杯給樊子蓋敬酒，説："神機妙算，待公纔出，就把這個金杯賜給公，用作永世的瑞兆。"又賜給一百匹綺羅綢緞。

十一年，從駕汾陽宫。至于雁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脱，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勛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勛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大業十一年，跟隨皇上到汾陽宫。到了雁門，皇上被突厥包圍，屢屢出戰都没有取勝。皇上想要率精鋭騎兵突圍衝出，樊子蓋進諫説："陛下爲萬乘大國之主，怎麽能够輕裝脱逃，一旦不利，進退兩難，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不如守城以挫敗突厥的鋭氣，然後四面徵召兵卒，突圍指日可待。陛下又擔心什麽，竟想要親自突圍！"於是落下淚來，"希望暫時中止遼東之戰，以使大家的心願有所慰藉。皇上親自出來慰問安撫，大幅度提高功勛獎賞的等級，人心自然振奮，不值得擔憂"。皇帝聽從了他的話。後來援兵逐漸到來，敵兵纔引軍退走。納言蘇威重新評議功勛獎賞的等級太高，應該再斟酌權衡。樊子蓋堅決上奏説不應該失信。皇帝説："公想要收取人心嗎？"樊子蓋默默地不敢應答。

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别，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

樊子蓋跟隨皇上回到東都。當時絳郡賊寇敬槃陀、柴保昌等依仗有數萬兵衆，汾、晉的老百姓受盡他們的折磨。皇上下詔派樊子蓋進軍征討。當時人多物衆，樊子蓋不分善惡好壞，汾水以北的村莊全部焚毁。老百姓驚恐萬分，相繼爲

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雁門之耻。"帝聞而嘆息，令百官就吊，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盗。其中有歸順自首的，不論老少，全都被活埋了。擁有幾萬軍隊，過了一年都不能攻破賊軍，皇帝下詔徵回朝廷。又率兵攻打宜陽賊軍，因爲患了病而中止，死在京城府第中，時年七十二歲。皇上悲傷了很久，又對黄門侍郎裴矩説："樊子蓋臨終時留有什麼話?"裴矩回答説："樊子蓋病重之時，對雁門之耻非常遺憾。"皇帝聽了以後很感嘆，下令讓百官前往樊子蓋府第吊唁，賜給三百匹細帛，五百斛糧米，賜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景。前來參加他的葬禮的有一萬多人。武威的官民聽到他的死訊，没有誰不嗟嘆悲痛，并爲他立碑歌頌他的功德。

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樊子蓋没有别的謀略，但是帶兵謹慎穩重，不曾失敗過，管理百姓清明，下屬中没有誰敢瞞他的。然而他爲人嚴酷少恩，敢於殺戮，據説他臨終的那一天，看見有無頭鬼魂重重叠叠圍在他的前後作怪。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悦，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挻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泛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公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晋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吴、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晋

史祥字世休，是朔方人。父親史寧，北周少司徒。史祥年少時有文才武略，在北周做官任太子車右中士，繼承父親爵號武遂縣公。高祖登上皇位，拜任儀同，統領交州事務，升爲陽城郡公。史祥在州郡有仁愛政績。幾年以後，改任驃騎將軍。在討伐陳之戰中，史祥跟隨宜陽公王世積，率水軍從九江道出發，作爲先鋒與陳軍交戰，打敗了他們，進軍攻下了江州。皇上聽到這些消息後非常高興，下詔説："朕因爲陳叔寶僭越爲王而不歸順，蹂躪百姓，所以命令各路軍隊去拯救那些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姓。小小寇賊猖獗，反而倚仗江湖的險要，竟敢開出軍船，想要對抗我朝水軍。公親自率領部屬，抓住機會奮勇出擊，敵軍多數溺死和被俘獲，所立下的功勞非常大。又聽説已經率領軍隊前往攻下了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已經獲取京口，新義公韓擒虎不久又攻下姑熟。驃騎部隊已經渡過長江岸，所到之處横行無阻。晋王兵馬將要進入建業，清除掃蕩吴、越的日子，就在眼前。驃騎將軍高才壯志，是朕所知道的，擅長於經緯韜略，來取得大的獎賞，使富貴功名永垂青史。"升任

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還右衛將軍。

上開府。不久又拜任蘄州總管，過了一些日子，徵召拜任爲左領左右將軍。後來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晉王楊廣在靈武攻打突厥，打敗了突厥。升任右衛將軍。

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

仁壽年間，率領軍隊屯駐在弘化以防備胡人。煬帝當時爲東宮太子，給史祥寫了一封信說：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

將軍統轄塞外，胡虜被掃蕩一空，飼養戰馬休整士兵，不斷進行打獵來檢閱軍隊，足以使李廣面對您的英勇感到自慚，魏尚對您的才能感到自愧，居於這兩位賢人之首的，正是您史公。過去我曾經大舉用兵，協助皇上治理軍隊，在塞外大漠之地，驅逐胡虜發揚皇威。當時同行的軍衆，長期在軍旅生涯中，遠望龍城怒髮衝冠，眄視狼居義憤填膺。將軍英明的謀略舉世無雙，勇猛氣概前無古人，祇是事情不能稱心如意，希望您還是努力從事。每每想到這些，我不知該如何慰勞您。將軍平素的心意，早已與我如膠似漆般密切，時間越久，我對您越敬重，我們之間，已經成了如魚得水不可分離的關係。

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禀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

近來陪同聖駕，將要返回京城，本應當立即前往南藩之地述職，向屬下之國宣揚國家的條規法令，沒有料想到皇上的考慮詳盡英明，讓我充任東宮，我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於像領皇命治理邊境，征伐四方，到地方擔任牧守，安撫百姓，對朝廷則按照國家既定法度辦事，對下民則竭盡爲臣的品操，這是我所希望的，是我所心甘情願的。仰慕前代賢人，纔能讓自己有所效力。讓我進入朝廷守護宗廟神器，爲萬國的元首，自身輕微却要擔負重任，怎麽能够承受！祇希望老朋友您能彌補我的不足之處。

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宫，厭北闈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痗如疾首。

近來監理國家多有閑暇，在悠閑的宫内療養疾病，抛開了北闈嚴肅的工作，中止了南皮辛勞的打獵騎射。博望的苑囿，已沒有了有名望的賢才，飛蓋的園圃，理當罷止宴享。親朋遠離，琴書息寂，想望賢人，痛心

疾首。

祥答書曰：

行人戾止，奉所賜況，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幕韋韝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

史祥回信說：

使臣到來，奉收所賜函示，您的恩寵之情，匡正之意，無限深厚纏綿，充溢於字裏行間。沒有料想到就在飛雪層冰之地，忽忽已過三年，在帳篷皮裘之鄉，突然聽聞到您的聲音如同九重所奏的仙樂，我精神激動，思慮飛揚，不知所措。

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踪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脤，絶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踪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污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托。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焕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協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

史祥我小時候沒有學習過軍旅之事，長大了又遇上太平時代，幸虧憑藉祖先留下的功業，纔得以供職於宮中宿衛。我擔心自己疲駑笨拙沒有遠大的作用，腐朽淺薄不是棟梁之材，哪裏想要追效古人，評判他們的優劣？先前王者之師出征攻伐，上天和百姓都承受福祚，茫茫大漠之中旌旗飄揚，威震海外。就在這個時候，勇猛的將士如雲，有謀略的人如雨，至於像我史祥這樣的人，處在軍隊之中，參預聽聞指揮規劃，得以免却逗留無功之責，遵循規矩揣度自己的本分，實爲萬幸。情理與雷、陳二人相比，事情與劉、葛二人相較，的確是聖人讓自己委屈，并不是庸人的揣度之論。爲什麽呢？川澤的浩大，是一切水流所歸往之處；松柏的高峻，是蔦蘿之類的藤蔓所攀附的。區區之心誠誠懇懇，是孟侯所瞭解的。每想到君上至上的德行，焕發太陽般的光輝，各種善行均能修成，萬邦得以安定。這當然是高於周誦之德，完全合乎殷商四皓之行，難道是一般管蠡所能窺測到的！

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遥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游，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托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潸結。

幸好監理國事多有閑暇之時，頤養德神，品味六經，在諸子百家之間悠游徜徉。追思西園的寵客，回顧南皮的出游，過去的恩惠，不敢有所遺忘造次。史祥我自己忝列在國朝之中，多年經受四季之辛勞，身在邊關，心繫朝廷。每到夜晚清風吹拂，明月高照，想到君王出行鳴葭引路的時候，很希望自己能够列身在隨從的行列之中。塞外與京都，山川相隔遥遠，仰望高空浮雲，增加了多少纏綿之情！

太子甚親遇之。

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潜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須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奘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略，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太子非常親近信任他。

煬帝即位，漢王楊諒發兵叛亂，派遣他的大將綦良從滏口去征伐黎陽，堵住了白馬津，余公理從太行攻下了河内。皇帝任命史祥爲行軍總管，駐扎在河陰，很久都不能渡過黄河。史祥對軍吏們説："余公理輕率而没有謀略，才能素來不值得稱道。又是新近得志，認爲他的部屬可以依恃。依仗兵多必定驕傲。况且河北人預先并没有訓練兵卒，這就如所説的率領未經訓練的市民來作戰。依我看來，不值得多慮。"於是就下令軍中修治攻城的器械，余公理派間諜瞭解了這一情况，果然屯兵在河陽内城以防備史祥。史祥於是把船隻泊近南岸，余公理集聚甲兵來抵擋史祥的軍隊。史祥就挑選精鋭的士兵從下游潜水渡河，余公理率領兵卒抵抗他們。史祥軍到達須水，兩軍相對，余公理的軍隊還没有擺開陣列，史祥就縱兵攻打，把余公理的軍隊打得一敗塗地。又向東奔赴黎陽攻打綦良等。綦良擺開軍陣以待，兩軍還没有交戰，綦良就丢下軍隊逃跑了。於是綦良的部屬大敗，史祥縱兵追趕，殺了一萬多人。升任上大將軍，賜給七千段細帛綢緞，十名女樂，二十匹良馬。改任太僕卿。皇帝賜給史祥一首詩説："伯奘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史祥上表謙讓，皇帝降下手詔説："去年有勞公問罪河朔，賊軍近日來堵塞兩關道路，占據府庫依恃黄河之險，百姓被迫跟從的，也很多了。公竭盡誠心，奮勇當先，一舉攻克平定。《詩經》中不是説過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不是公的英才大略，又有誰能做到這樣呢！所以聊且表示一下朕的心情，又何須謙讓呢。"

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三百匹。進位左光禄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

不久升任鴻臚卿。當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求朝見，皇帝派史祥前往迎接他。又跟從皇上出征吐谷渾，史祥率領軍隊從小路攻打敵兵，打敗了敵軍，俘虜了男男女女一千多人。皇帝賜給史祥六十名奴婢，三百匹馬。進位爲左光禄大夫，拜任左驍衛將軍。等到遼東戰役，從蹋頓大道出發，

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

失利而返回。因此被除名爲民。不久又拜授爲燕郡太守，被賊寇高開道所圍困，史祥稱病不管事。等到城被攻陷，高開道對史祥非常禮待。恰好高開道與羅藝通和，送史祥到涿郡，死於途中。

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世儀，并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有兒子史義隆，爲永年縣令。史祥的哥哥史雲，字世高，弟弟史威，字世儀，都有治政才幹。史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史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户。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

元壽字長壽，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敦，魏時侍中、邵陵王。父親元寶，北周時涼州刺史。元壽很小就没有了父親，性情仁愛孝順。九歲時父親去世，他因哀痛損傷身體，形銷骨立，宗族鄉里都覺得他很不一般。元壽侍奉母親以孝順出名。等到長大成人，性格方正剛直，對經史方面的典籍學習了很多。北周武成初年，封爲隆城縣侯，食邑一千户。保定四年，改封爲儀隴縣侯，拜任儀同三司。

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强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晋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并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

開皇初年，朝廷商議攻打陳，因爲元壽有才思，接受使命到淮浦監督修造船艦，以能幹而被稱道。開皇四年，參與管理漕渠工程，拜任尚書主爵侍郎。開皇八年，跟從晋王攻打陳，拜任行臺左丞，兼任元帥府屬。等到平定了陳，拜任尚書左丞。高祖曾經到射苑觀看射獵比武，文武百官都要跟隨前往。開府蕭摩訶之妻病重將死，上奏給朝廷請求派他的兒子到長江以南收取他的家産，御史看到了而没有説。元壽上奏彈劾這件事説：

>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

> 我聽説天道不言，四季之功自然而成，聖明的皇上無爲而治，放手任用百官。御史這種官，它的職責在於糾偏察錯，按照法令而不舉察，國家典章制度交付給誰？本月五日，皇上出行，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有幸躋身於朝臣之列，參加觀看盛大的典禮，他却上奏請求派遣他的兒子蕭世略暫往長江以南收取家産。蕭妻安又患重病，彌留的日子也不遠了，安如果過世，她的兒子蕭世略不應當在此時遠行。私下裏認爲人倫

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宫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耻，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默，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

禮義，以夫妻情義爲重；對於養育之恩的回報，連烏鴉這種鳥都知道不敢虧缺。蕭摩訶從遠處説貪圖資財，從近處説忘記了夫妻之情，又讓他的兒子拋下危在旦夕的母親，去替他做聚斂錢財之事。這一句話一説出口，他的名聲教養全都喪失了。而兼任殿内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竟然不上奏彈劾糾察。如果知道不對而不舉報，事情就關涉到徇私放縱；如果不認爲這樣的事是不對的，難道是明識事理嗎？再説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宫廷，備受皇上的恩遇，在憲臺任職時間已經很長，應該能够整肅朝臣，澄清風化。但是身居司法之職，却使得國家的憲章受到虧損，喪盡了廉耻，無所逃避罪過！臣承蒙朝廷任用，忝列於左轄職位，没有理由沉默不言，恭謹地呈上表章。劉行本、韓微之等人，請交付給大理寺處置。

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

皇上嘉獎他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不久授封爲太常少卿。過了幾年，拜授基州刺史，在位時有公正廉明的美稱。召入朝廷任太府少卿，進位爲開府。

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内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禄大夫，謚曰景。

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内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内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煬帝繼位，漢王楊諒舉兵反叛，左僕射楊素任行軍元帥，元壽爲長史。元壽每次遇到賊軍，都身先士卒，憑藉功勛拜任大將軍，升任太府卿。四年，拜任内史令，跟隨皇帝往西征討吐谷渾。元壽率領兵衆駐扎在金山，營帳東西相連三百餘里，來包圍吐谷渾君主。等到回到朝廷，拜任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跟從皇上征討遼東。行到涿郡，染上疾病死了，時年六十三歲。皇帝惋惜悼念他，哭得很悲痛。追贈爲尚書右僕射、光禄大夫，謚號爲景。

兒子元敏，很有口才善辯，但是輕率尖刻多狡詐。元壽死後，皇帝懷念他，就提升元敏爲守内史舍人，但是元敏却與社會上游手好閑之徒結交，多次泄露宫中之事。宇文化及謀反的時候，元敏參與謀劃，宇文化及授任他爲内史侍郎，後來被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

楊義臣，是代地人，本姓尉遲。父親尉遲崇，在北周做官任儀同大將軍，擁兵鎮守恒山。當時高祖爲定州總管，尉遲崇知道高祖相貌非同一般，每每主動去與他交結，高祖對他非常親近。等到高祖爲丞相，尉遲迥叛亂，尉遲崇因爲與尉遲迥同一宗族的緣故，自己囚禁在執法部門，并派使者到京請罪。高祖下書安慰開導他，并下令讓尉遲崇乘驛車兼程前往朝廷，後來經常把他帶在身邊。開皇初年，封他爲秦興縣公。過了一年多，跟隨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在周盤攻打突厥，竭盡全力作戰而身亡。追贈他爲大將軍、豫州刺史，讓尉遲義臣承襲了尉遲崇的官爵。

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雁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録。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

當時尉遲義臣還很小，養在宫中，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就奉詔像千牛衛一樣在宫中值衛好幾年，賞賜很豐厚。皇上曾經在閑談中談論到過去的有功之臣，回頭看着尉遲義臣感嘆了很久，於是下詔説："朕接受皇命之初，群寇没有平定，開明有識之士，很多都值得懷念。尉遲義臣與尉遲迥，本爲骨肉，尉遲迥既已在鄴城瘋狂作亂，他的父親尉遲崇當時在常山，主管軍資武器，與尉遲迥相鄰，又是至親。但是他懂得叛逆與忠順的道理，能够區分天人之意，當即顯明一片赤誠之心，擔心與惡徒有牽連，自己把自己交給有關部門處置，請求歸依相府。等到北夷侵略中原，他親執干戈迎戰敵寇，把生命看得很輕，把道義看得很重，馬革裹尸而還。德操體現到國家的存亡，事功有繫於社稷的盛衰，即使是高官厚賞，延及下代，也不足以表揚他青松般的志操，彰顯忠義的門庭。義臣可以賜姓楊，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把他的名字編在皇親宗族中，列爲皇從孫。"不久，拜任陝州刺史。楊義臣性情謹慎寬厚，擅長騎馬射箭，有將領之才，因此皇上非常器重他。後來突厥達頭可汗進犯要塞，楊義臣以行軍總管的身份率領三萬步兵和騎兵從白道出發，與賊軍相遇，交戰，大敗賊軍。第二年，突厥又侵犯邊塞，雁門、馬邑多次遭受災難。楊義臣攻打他們，敵寇於是就撤出塞外，楊義臣趁此時機追殺他們，到了大斤山，與敵寇

甲。

相交戰。當時太平公史萬歲的軍隊也趕到了，楊義臣與史萬歲合兵攻打敵軍，大敗敵軍。史萬歲被楊素陷害而死，楊義臣的功勛最終没有被册録。仁壽初年，拜任朔州總管，賜給御甲。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尸，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

煬帝登上皇位，漢王楊諒在并州叛亂。當時代州總管李景被漢王的大將喬鍾葵所圍，皇帝下詔讓楊義臣去援救他。楊義臣率領兩萬騎兵，夜間從西陘出發，到黎明時行軍幾十里。喬鍾葵窺見楊義臣兵少，就率全部兵力來抵抗他。喬鍾葵的偏將王拔，非常勇猛，擅長使用矟，用箭射他都不能射中，每每帶領幾個騎兵衝殺到對方陣中。楊義臣把他看成是一大禍患，招募能够抵擋王拔的人。車騎將軍楊思恩請求抵擋他。楊義臣見楊思恩氣度相貌雄偉英武，看着他說："真是一個壯士！"賜給他卮酒。楊思恩遠遠望見王拔站在軍隊陣列之後，於是把酒杯扔在地上，驅馬奔跑過去，兩次都没有打敗他。楊義臣又挑選了精鋭騎兵十多人跟隨他。楊思恩於是就突然出擊，殺了幾個敵人，一直殺到王拔的大旗之下。短兵纔相接，跟隨楊思恩的騎士都退了回來，楊思恩被王拔殺掉了。王拔於是乘此機會進攻，楊義臣的軍隊敗逃十多里。後來懸賞找回楊思恩的尸體，楊義臣哭得很悲痛，三軍中没有不流淚的。當時跟隨楊思恩的騎士都被腰斬。楊義臣自知兵力太少，就把軍中所有的牛和驢找來，得到上千頭，又下令兵士幾百人，每人拿着一面鼓，偷偷地把牛和驢趕到澗谷間，準備爲出其不意之舉。楊義臣申時以後又與喬鍾葵賊軍交戰，兩兵剛一交手，就下令那些驅趕牛和驢的人迅速推進。一時間鼓聲大作，塵土滿天，喬鍾葵軍隊不知道，以爲是伏兵來了，於是大敗，楊義臣的軍隊追擊打敗了他們。楊義臣憑藉功勛進位爲上大將軍，賜給二千段雜帛，五百段雜綵，十名女樂，二十匹良馬。不久拜任相州刺史。

後三歲，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緑水，

三年之後，徵召爲宗正卿。不久，改任太僕卿。跟隨皇帝討伐吐谷渾，讓楊義臣駐軍琵琶峽，營帳連綿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在覆袁川合圍吐谷渾首領。後來又征討遼東，率領軍隊將要直上肅慎大道。到鴨緑水，與乙支文

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緑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禄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并相聚爲盗，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䴚，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禄大夫，尋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德交戰，常常自任先鋒，一日七次告捷。後來與各路軍馬都戰敗了，竟然獲罪免官。不久又恢復職位。第二年，以楊義臣爲偏將，與大將軍宇文述奔赴平壤。到了鴨緑水，正趕上楊玄感叛亂而回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作亂，侵擾扶風、安定一帶，楊義臣奉詔攻打平定了他。不久跟隨皇帝又征討遼東，進拜左光禄大夫。當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都相聚爲盜，聚衆數萬，攻陷了一些郡縣。皇帝派將軍段達討伐他們，不能制勝，下詔讓楊義臣率領從遼東還朝的兵卒幾萬人攻打他們，大敗高士達，斬殺了張金稱。又收合投降的賊兵，進入豆子䴚，討伐格謙，活捉了他，寫成文狀上奏給皇上。皇上對他的威名有所顧忌，馬上把他召回朝廷，賊寇於是又興盛起來了。楊義臣因有戰功升任光禄大夫，隨即拜任禮部尚書。不久，死於官任上。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悦，魏司農卿。父摽，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户。轉宣納下大夫。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强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

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説以利害，渠帥感悦，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悦，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衛玄字文昇，是河南洛陽人。祖父衛悦，是北魏司農卿。父親衛摽，任侍中、左武衛大將軍。衛玄年少時就有才幹和見識，周武帝在藩鎮的時候，引用他作記室。升任給事上士，承襲興勢公，食邑四千户。改任宣納下大夫。武帝親自辦理朝廷日常事務，拜任衛玄爲益州總管長史，賜給萬釘寶帶。逐漸地升任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管理内史之事，依舊統領京兆尹，被稱爲精明强幹。宣帝時，因爲違逆聖旨而免官。

高祖當丞相時，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叛，衛玄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去攻打平定他們。等到高祖接受禪讓登上皇位，升任淮州總管，又進封同軌郡公，因事而免官。不久，拜任嵐州刺史。正好碰上開始修築長城之役，下詔讓衛玄監督。不久又檢校朔州總管之事。後來又任衛尉少卿。仁壽初年，山僚叛亂，衛玄出任資州刺史來鎮壓平定他們。衛玄到任以後，當時僚人攻打圍困大牢鎮，衛玄獨身一騎到他們的營地，對群僚説："我是刺史，領受天子的詔令來安撫宣導你們，你們不要驚慌害怕。"衆賊寇没有人敢輕舉妄動。於是曉之以利害關係，山僚的首領感動高興，讓軍隊撤圍而去，前後歸附的有十餘萬人。高祖非

劍南安撫。

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絶。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

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内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

常高興，賜給他二千匹縑，拜任遂州總管，仍然讓他去安撫劍南。

煬帝登上皇位，又徵召他任衛尉卿。夷、僚都很惦念他，來探望他的人綿延幾百里路。衛玄告訴他們説："天子下詔徵召，我不能久留。"於是與他們告别，夷、僚百姓各自灑淚離别。過了一年多，升任工部尚書。稍後又拜任魏郡太守，依舊擔任尚書一職。皇帝對衛玄説："魏郡是名都，險要之地，百姓多狡猾奸詐，因此勞煩公去管理。這一個郡距離京都，路程并不太遠，應當經常往返，商議朝政。"賜給五百段各色雜帛而派他上任去了。不久拜任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務。大業八年，改任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軍隊從增地大道出發。當時各路軍隊都失利，衹有衛玄的軍隊全部返回朝廷。拜任金紫光禄大夫。

大業九年，皇上前往遼東，讓衛玄與代王楊侑留守京師，拜衛玄任京兆内史，依舊像以前一樣任尚書。特許他不待上奏，即可自行處理政事，下令代王以師傅之禮對待衛玄。適逢楊玄感圍逼東都，衛玄率步兵騎兵共七萬人援助東都。到華陰，挖掘楊素的墳墓，燒毁了楊素的骸骨，鏟平了他的墓地，向士卒表示了必死的决心。已經出了潼關，議事的人擔心崤山、函谷關一帶有伏兵，希望從陝縣沿江東下，直赴河陽，來攻打敵軍背後。衛玄説："以我看來，這個計策不是見識短淺的人所能想到的。"於是擂鼓前進。已經越過了函谷關，完全像所估量的一樣。於是就派武賁郎將張峻在南道爲疑敵之軍，衛玄率大軍直赴城北，楊玄感迎拒衛玄。衛玄邊戰邊行，屯軍金谷。又在軍中清掃地面祭祀高祖説："刑部尚書、京兆内史臣衛文昇，斗膽昭告於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開始繼承天運，三十多年了，武功文德，逐漸地覆蓋海外。楊玄感辜負皇恩，此人如同豐豕長蛇，嘯聚歹徒，進犯我王朝國土。臣兩代蒙受皇恩，一心事奉聖主，督率勇猛戰士，决心殲滅叛賊頑凶。如果社稷國運綿長，應當讓醜徒冰消瓦解，如果國家大運已去，就讓老臣先死。"言辭氣度昂揚，三軍中没有誰不嗚咽

半。玄感盡鋭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凶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禄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巨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

流淚的。當時敵衆我寡形勢對比懸殊，與賊軍多次交戰都失利，死傷大半。楊玄感率領所有精鋭部屬來進攻，衛玄拼死與他交戰，賊軍稍稍退後了一點，進駐北芒。恰好宇文述、來護兒等救援的軍隊趕到，楊玄感害怕而往西逃去。衛玄派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爲前鋒追趕他，等到了閿鄉，與宇文述等合兵進擊打敗了楊玄感軍。皇上到高陽，徵召衛玄到皇上所在的地方。皇帝慰勞他説："公真是朝廷之重臣。讓朕没有西顧之憂。"於是下詔説："近來寇賊氣焰囂張，擾亂了函谷關、河套一帶，衛文昇率領激勵義勇之軍，領命奔赴前綫，内外奮擊，挫敗頑凶逆類，應該擢升顯位，讓褒賞之法得以弘揚。可升任右光禄大夫。"賜給良田、上等住宅，物品巨萬。返回朝廷鎮守京師，皇帝對他説："關西的重任，完全委托在公。公平安，社稷就平安；公有危難，社稷也危難。公出入必須有兵衛，平日起居常應當好自把握，勇夫注重閉關自守，也就是這個意思了。今特地撥給千兵，以充實公的侍從。"并賜給玉麟符。

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内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卧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

大業十一年，下詔讓衛玄安撫關中。當時盜賊蜂起，百姓缺衣少食，衛玄終究不能够救恤，而官方敗壞混亂，賄賂公然進行。衛玄自認爲年老，上表章請求告老還鄉，皇帝派内史舍人封德彝驅馬曉諭他説："京師爲國家的根本，是王業的基礎，也是宗廟園陵之所在。靠您這樣一些元老舊臣，安卧鎮守。朕爲國計着想，决無應允之理，所以派遣封德彝來表明朕的旨意。"衛玄就打消了告老還鄉的打算。起義軍入關，衛玄自知把守不住了，憂慮恐懼聲稱有病，不再操理政事。城被攻陷，棄官返家。義寧年間去世，時年七十七歲。

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兒子衛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很早就去世了。

劉權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

劉權字世略，是彭城豐地人。祖父劉軌，北齊羅州刺史。劉權年少時有俠義之氣，看重許諾的事，收藏那些逃亡或者判了死刑的人，官吏不敢過問。到後來又改變不好的習慣變得好學，行

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

事都遵照法度。最初任州主簿，在北齊做官，出仕奉朝請、行臺郎中。等到北齊滅亡，周武帝任他爲代理淮州刺史。

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高祖接受禪讓繼位，劉權以車騎將軍的身份統領鄉兵。後來跟從晉王楊廣平定陳，憑藉功勛升任開府儀同三司，賜給三千段各色雜帛。宋國公賀若弼對他非常禮遇。開皇十二年，拜授蘇州刺史，封宗城縣公。當時江南纔平定不久，人情尚未安定，劉權以恩德和忠信來安撫百姓，很是得到百姓的擁戴。

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

煬帝繼位，拜任衛尉卿，升任銀青光禄大夫。大業五年，跟隨皇帝出征吐谷渾，劉權率領部屬從伊吾道出發，與賊軍相遇，打跑了賊軍。追趕敗逃的賊軍到達青海，俘獲一千多名賊軍，乘勝追到伏俟城。皇帝又下令讓劉權過曼頭、赤水，設置河源郡、積石鎮，大規模地開墾屯田，留下來鎮守西部邊境。在邊境五年，各路羌人都歸順依附他，交納的賦稅每年都運往朝廷，吐谷渾餘下的兵力遠遠地逃走了，道路暢通無阻。徵召拜任司農卿，加任金紫光禄大夫。

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説以利害。群賊感悦，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盗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并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

不久出任南海太守。進發到鄱陽，適逢各路盜賊興起，不能前行，皇帝下詔讓劉權招募兵卒征討他們。劉權率領兵卒與賊軍相遇，不與賊軍交戰，先乘一隻小船到賊軍營帳中，對賊軍説以利害。各路賊軍都被感化而心悦誠服，一時都歸附。皇帝聽説後嘉獎了他。已經到了南海，建立了許多與衆不同的政績。過了幾年，碰上盜賊成群興起，多次來攻打州郡。各地豪紳大多願意推舉劉權爲首領，劉權自始至終盡力固守來抵擋賊寇。兒子劉世徹又暗中派人帶信給劉權，聲稱四方擾亂，英雄豪傑并起，時不可失，勸劉權起兵。劉權召集幕僚下屬，當衆斬殺來使，始終没有異心，堅守城池一直到死。死於任上，時年七十歲。

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并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劉世徹瀟灑放蕩不羈，很被當時的人推許。大業末年，群雄并起，劉世徹所到之處，常常被人妒忌，往往囚禁他，後來竟被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

劉權叔父劉烈，字子將，儀容美好，有治政

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才能，官至鷹揚郎將。有兒子劉德威，在當時很出名。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效，群盗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史臣曰：樊子蓋很有辦事的才能，有氣度，本質性格嚴謹敏捷，見義勇爲，臨機立斷，保全都邑，勤勞而又功大！楊諒違反法紀，史祥建立了獨自克敵的功勞，群盗侵擾，楊義臣取得三勝的功勛。這都是當年名重一時，後世英名遠傳的人。元壽彈劾劉行本，有意保存名教，然而計功稱伐，還是居於楊義臣之後，追贈爲尚書省長官，不也很優厚嗎？衛文昇，在東都解圍之中，也建樹了功勞，但留守西京，政事全靠賄賂而成，鄙陋啊鄙陋，哪裏值得一提！劉權，淮、楚舊族，很早就英名顯著，處在動蕩不安的時代，居於南越之地，終究能够抵制兒子的邪計，没有什麽覬覦之心，儘管辭謝了勤王之策，但也足以成爲守節之士。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宴賓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

李圓通，是京兆涇陽人。父親李景，作爲一名軍士隸屬武元皇帝，因爲與家中侍女黑女私通，生下李圓通。李景不認他，因無父地位低賤，在高祖家裏供差遣。等到高祖成爲隋國公，提升任參軍事。起初，高祖年輕時，每次宴請賓客，常常讓李圓通監管厨事。李圓通性格嚴厲，左右奴婢僕人都敬畏他。衹有太子的奶媽依仗受寵輕慢李圓通，賓客還未供給完畢，她就常來索取，李圓通没有許可，有時就自行拿走。李圓通大發脾氣，下令厨子打了奶媽幾十下，奶媽叫喊的聲音響徹閣内，佐僚及身邊的人都大驚失色。賓客離開以後，高祖完全瞭解情况後，召來李圓通，命他坐下并賜給食物，從此單單對他很好，認爲他可以承擔大任。

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内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决，府

高祖任丞相，賜封李圓通爲懷昌男。過了很久，拜任帥都督，進封新安子，視李圓通爲心腹、得力幹將。李圓通力大强勁敏捷，擅長武功。北周諸王素來懼怕高祖，常常窺伺高祖的破綻，想圖謀不利；高祖依賴李圓通的保護，有好多次幸免於害。高祖深深感激他，因此李圓通可以參預政事。拜任相國外兵曹，仍舊統領左親信軍。不久拜任上儀同。高祖受禪繼位，拜任内史侍郎，兼任左衛長史，進爵號爲伯。歷任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兼任刑部尚書，深深地被皇上信任任用。後來又以左丞的身份兼任左翊衛驃騎將軍。攻陳之戰，李圓通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楊素從信州道出發，憑藉功勛進位爲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任揚州總管長史。不久改任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慈優柔自負，

中事多决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内史，還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勛舊進爵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洛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少决斷，府中事情多由李圓通决定。進入朝廷任司農卿、治粟内史，升任刑部尚書。後來幾年，又任并州長史。秦孝王因爲奢侈獲罪，李圓通也受牽連被免官。不久任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年間，以舊勛臣進爵爲郡公。

煬帝繼位，拜任兵部尚書。皇帝到揚州，讓李圓通留守京師。把宇文述的田地歸還給了百姓，宇文述上訴他受賄。皇帝發怒而徵召他，李圓通在洛陽見到皇帝，因此而免官。李圓通擔憂害怕，發病而死。追贈爲柱國，封授爵號依舊。兒子李孝常，大業末年，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僚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晋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還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

陳茂，是河東猗氏人。出身寒微，質樸正直，爲人恭謹，被州里的人所敬重。高祖封爲隋國公時，引用陳茂爲僚佐，對待他與李圓通相同。每每讓他主管家中之事，從來都稱心如意，高祖認爲他很能幹。後來跟隨高祖與北齊軍隊在晋州作戰，敵軍氣勢很盛，高祖將要挑戰，陳茂堅决諫止不成，於是就抓緊高祖的馬頭不放。高祖對此很氣憤，拔出刀來砍他的前額，血流滿面，陳茂詞氣依舊不屈不撓。高祖感動而向他道歉，厚厚地加以禮待。其後官到上士。高祖爲丞相，視爲心腹、得力幹將。等到高祖受禪登上皇位，拜任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每主管機密事務。任官十多年，改任益州總管司馬，升任太府卿，進爵號爲伯。數年之後，死於任上。兒子陳政繼承了他的爵號。

陳政

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宫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游。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并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陳政字弘道，瀟灑有文才武略，擅長音樂，弓馬嫻熟。少時養在宫中，十七歲時，任太子千牛備身。當時京師大俠劉居士看重陳政的才氣，常常和他交往。李圓通的兒子李孝常與陳政很友善，都與劉居士交往。等到劉居士下獄被殺，陳政以及李孝常應當被連坐，皇上因爲他是功臣的兒子，鞭打他二百下就赦免了他。也因此不被調用。煬帝時，拜任協律郎，改任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皇帝贊賞他的才幹，非常器重他。宇文化及叛亂時，任陳政爲太常卿。後來歸順大唐，死於梁州總管任上。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

張定和字處謐，是京兆萬年人。年輕時貧賤，有大志氣節。起初任侍官。適逢平陳之戰，張定和應當跟隨出征，缺少物資錢糧供給自己。他的妻子有出嫁時的衣服，張定和想要把它賣掉，妻子吝嗇堅決不給，張定和於是就出發了。以軍功拜任儀同，賜給千匹帛，於是休了他的妻子。此後多次憑藉軍功，加封上開府、驃騎將軍。跟隨上柱國李充攻打突厥，先登上城墻衝入敵陣中，敵兵刺中他的頸部，張定和用草塞住傷口繼續戰鬥，神色自若，敵軍於是敗逃。皇上聽説後認爲他很壯烈，派使者帶上藥物，馳馬到張定和所在的地方慰勞他。升任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給兩千匹各色雜帛，兩匹良馬，百兩黄金。

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内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岩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爲光禄大夫。

煬帝繼位，拜任宜州刺史，不久改任河内太守，很有好的政績。過了一年多，徵召拜任左屯衛大將軍。跟隨皇帝出征吐谷渾，到了覆袁川。當時吐谷渾首領與幾個騎兵逃跑，他的名王假扮爲吐谷渾首領，依恃車我真山，皇帝下令讓張定和率軍隊攻打他。與敵軍相遇以後，因爲敵軍人少而輕視他們，喊着讓他們投降，賊軍不肯投降。張定和不披挂鎧甲，挺身登山，賊軍在岩谷下面埋伏下兵卒，發出矢箭射死了他。他的偏將柳武建攻打賊軍，全部斬殺了他們。皇帝爲張定和而流淚，追贈他爲光禄大夫。當時他的舊封爵按例已被廢除，於是又封他爲武安侯，謚號爲壯武。贈給千匹絹，千石米。兒子張世立繼承了他的爵號，不久拜任光禄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奫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决。奫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决知名。起家州主簿。

張奫字文懿，自稱是清河人，居家淮陰。喜好讀兵書，尤其擅長刀盾。北周的時候，鄉人郭子冀秘密引來陳軍入侵，張奫的父親張雙想要率領子弟攻打他，猶豫不决。張奫贊成他的謀劃，最終打敗了敵寇，因此以有勇氣有决斷而出名。應召離家出任州主簿。

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

高祖任丞相，拜任大都督，統領鄉兵。賀若弼鎮守壽春的時候，張奫常常替他去偵察敵情，平定陳的戰役，立下了很多功勛。升任開府儀同

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户，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緑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於會稽，吴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奫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三司，封文安縣子，食邑八百户，賜給二千五百段各色雜帛，二千五百石粟米。過了一年多，率領水軍在京口打敗叛賊笮子游，在和州打敗薛子建。徵召進入朝廷，拜任大將軍。高祖下令升御座宴請他，對張奫説："卿可以作朕的兒子，朕可以作卿的父親。今日聚會，不要見外。"後來又賜給一千匹綺羅，一副緑沉甲獸紋具裝。不久跟隨楊素出征江南，又在會稽打敗高智慧，在臨海打敗吴世華。升任上大將軍，賜給六十個奴婢，三百匹縑綵。歷任撫、顯、齊三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好名聲。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跟隨漢王楊諒出征遼東，各路軍馬多有傷亡損失，惟獨張奫的部屬得以保全。高祖認爲他很出色，賜給二百五十段各色雜帛。仁壽年間，升任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後死了。有兒子張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産業。陳太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爲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逾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麥鐵杖，是始興人。驍勇有力量，一天可以走五百里路，跑得過奔馬。性情疏散怪異喜歡發酒瘋，喜歡結交，把信義看得很重，常常把捕魚打獵作爲日常之事，不經營産業。陳太建年間，聚衆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抓住他以後獻給官府，没身爲官奴之家，分配爲打御傘的差事。常常在罷朝以後，走百多里路，當夜趕到南徐州，翻墻而進，做打家劫舍之事。早上按時回來，仍又打御傘。像這樣幹了十多次，物主認出了他，州府把他的情况上奏了朝廷。朝中人士看到麥鐵杖每天早晨都在，不相信這回事。後來多次上告，尚書蔡徵説："這是可以檢驗到的。"在仗下時，懸賞百金，求人送詔書給南徐州刺史。麥鐵杖出來應募，帶着詔書前往，第二天早上趕得及奏事的時間。皇帝説："可信，他作盜賊是很明顯的。"憐惜他的勇武敏捷，告誡他而把他放了。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

陳滅亡以後，遷居清流縣。遇江東反叛，楊素派麥鐵杖頭戴草圈，夜間浮水渡江，打探賊軍中的消息，完全瞭解了以後回來報告。後來來回往返，被賊軍抓住了。叛賊頭領李稜派遣兵仗三十人護衛，綁送到高智慧處。走到庱亭，護衛的人休息吃飯，可憐他挨餓，解開他的手讓他吃東西。麥鐵杖奪取賊兵的刀，胡亂斬殺護衛的人，

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勛，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

把他們全都殺掉了，全部割下他們的鼻子揣在懷中跑了回來。楊素認爲他很奇特。後來記録戰功，没有記上麥鐵杖的，碰上楊素乘驛車兼程趕路返回京師，麥鐵杖徒步追趕他，每天晚上就與他同睡。楊素看到後領悟過來，特地上奏授官爲儀同三司。因爲他不識字，讓他回到故鄉。成陽公李徹稱贊他的驍猛英武，開皇十六年，徵召他到京師，拜任車騎將軍。仍舊跟隨楊素向北征討突厥，加官上開府。

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盗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

煬帝登上皇位，漢王楊諒在并州反叛，又跟隨楊素攻打漢王楊諒，每次交戰都率先登城。升任柱國。不久又任萊州刺史，没有什麽治理得力的名聲。後來改任汝南太守，逐漸熟習法令，群盜絶迹。後來因爲上朝時，考功郎竇威嘲笑他説："'麥'是什麽姓?"麥鐵杖應聲對答説："麥豆没有什麽不同，怎麽會引以爲怪!"竇威滿臉通紅，答不出話來，當時的人認爲麥鐵杖很機敏聰明。不久拜任右屯衛大將軍，煬帝對他更加親密。

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吴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尸，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勛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禄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禄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巨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

麥鐵杖自認爲沐浴皇恩深重，常常懷有竭盡生命相報效的志向。等到遼東之戰，請求爲前鋒，回頭對從軍醫生吴景賢説："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怎麽能衹是用艾條灸額，瓜蒂噴鼻，到老有病難治，而卧於床第死於兒女手中呢?"將要渡遼河，對他的三個兒子説："你們應當準備好淺黄色衣衫。我身享皇恩，今天就是我報效國家而死的日子。我被殺以後，你們應當富貴。惟有忠誠與孝道，你們應當勉勵。"等到渡河時，橋還没有建成，離東岸還有數丈之遠，賊軍大規模地擁到。麥鐵杖跳上岸，與賊軍交戰，死了。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也死了，左右的人再没有趕得上的。皇帝爲他流下淚來，出重金找回他的尸體，下詔説："麥鐵杖意氣驍勇果斷，早就功名顯赫，隨從我討伐叛逆，率先登上城墻衝鋒陷陣，節高義烈，人雖然死了，但是功勞永存。他所説的話非常赤誠，回想起來令人傷心悲痛，應當賜與特殊的榮耀，以表彰他的功德。可以追封爲光禄大夫，宿國公。謚號武烈。"兒子麥孟才承襲了他的爵號，不久封授爲光禄大夫。麥孟

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禄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强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禄大夫，子善誼襲官。

才有兩個弟弟，麥仲才、麥季才，都拜任正議大夫。死後追贈上萬，賜給靈車，配給前後兩部羽葆樂隊。征平壤一路軍中敗將宇文述等一百多人都爲他執紼，王公以下送葬一直到郊外。錢士雄追贈爲左光禄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强侯，謚號爲剛。兒子錢傑承襲了他的爵號。孟金叉追贈爲右光禄大夫，兒子孟善誼承襲了他的官位。

麥孟才

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仇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宫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麥孟才字智稜，果敢剛烈有他父親的風範。皇帝因爲麥孟才是死於氣節的大將之子，恩賜特别豐厚，拜任武賁郎將。等到江都之難時，他慷慨激昂有復仇的志向。與武牙郎錢傑素來友好，二人互相鼓勵説："我們世代沐浴皇恩，門庭都以忠烈而著稱。現今賊臣弑君叛逆，國家淪亡，無節可紀，有什麽面目在人世間苟活呢！"於是流淚扼腕，然後就相互商量，聯合聚集故舊部屬，想要在顯福宫截擊宇文化及。事情將要發生時，陳藩之子陳謙知道他們的謀劃而告發，麥孟才與他的同黨沈光都被宇文化及所害，忠義之士爲他們哀痛。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吴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并以傭書爲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絶，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沈光字總持，是吴地興人。父親沈君道，在陳做官任吏部侍郎，陳滅亡，在長安安家。皇太子楊勇援引任學士。後來成爲漢王楊諒的府掾，楊諒謀反失敗，沈光被除名。沈光年輕時驍勇敏捷，善於賽馬，爲天下第一。有書記之才，善於言詞，常常仰慕建立功名，不拘小節。家中很貧困，父親兄長都以謄抄繕寫爲職業，衹有沈光放蕩不羈，不循規矩，交結俠義之人，被京師中浪蕩公子們擁戴和依附。别人多給他財物，使他能够贍養父母，經常得到甜美的食物漂亮的衣服，不曾缺少。當初興建禪定寺時，其中的幡竿高十多丈，恰好碰上繩索斷絶，不是人力所能辦得到的，和尚們都感到爲難。沈光見了就對和尚們説："可以拿繩索來，應當可以接上。"和尚們又驚又喜，於是拿繩索給他。沈光用口銜着繩索，拍打着竹竿一下一下地攀上，直到龍頭。繫好繩索，放開手脚，騰空而下，用手掌撑着地，倒行幾十步。看的人都驚喜，没有誰不感嘆稱奇的，

當時的人稱他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悦，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

大業年間，煬帝徵召天下驍勇果敢的人以討伐遼東，沈光報名應召。同輩數萬人，都在他之下。沈光將到皇帝所在的地方朝見，賓客騎馬送到灞上的有一百多人。沈光灑酒祭祀發下誓言説：“此次出行，如果不建立功名，應當死在高麗，不再與各位相見了。”等到跟隨皇帝攻打遼東，用衝梯攻城，竿長十五丈，沈光爬上竿頂，逼臨城墻與賊兵交戰，短兵相接，殺了十多個敵人。賊兵争相擊打并把他打落下城墻，還没有掉到地上，正好碰到竿上有垂下的繩索，沈光抓住又重新爬了上去。皇帝望見，認爲他很豪壯奇異，召令他騎快馬來朝見説話，皇帝非常高興，當日拜任他爲朝請大夫。賜給寶刀良馬，經常把他帶在身邊，親近顧眷逐漸密切。不久，任他爲折衝郎將，賞賜待遇優厚深重。皇帝常常把正在吃的食物和身上穿的衣物賞賜給他，同輩之中没有誰可以與他相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仇。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内。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俯首事仇，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仇，如鷹鸇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喧聲，知

沈光自己認爲沐浴皇恩深重，想着盡臣之節。等到江都之難時，暗中收羅義勇之士，將要替皇帝復仇。在這之前，皇帝寵愛官奴，稱官奴爲給使，宇文化及認爲沈光驍勇，正要任用他，便讓他全部統領，駐扎在宫内。當時孟才、錢傑等暗中圖謀算計宇文化及，於是對沈光説：“我們都蒙受國恩，不能爲捍衛朝廷而死，這是古人所引以爲耻的。現今又俯身事奉仇敵，受他的驅趕使唤，有辱面目，還活在這世上幹什麼呢？我們一定要殺掉他，死而無憾。公是義士，肯聽從我們的嗎？”沈光淚流滿面，沾濕衣襟，説：“這都寄希望於將軍。我統領給使幾百人，都享有先帝恩遇，現今處在宇文化及的内營。以此來復仇，就如同雄鷹逐殺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希望將軍多努力。”孟才爲將軍，統領江淮的兵卒幾千人，約定在軍營將要出發時，早上起來襲擊宇文化及。沈光説漏了嘴，陳謙告發了他們的事。宇文化及非常恐懼地説：“這是麥鐵杖的兒子，再加上沈光，都勇不可擋，必須避開他們的鋒芒。”當夜就與心腹之人逃出營外，留下人來告訴司馬德戡等人，派遣統領兵馬，逮捕孟

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鬥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才。沈光聽到營内喧嘩聲，知道事情敗露，來不及披上鎧甲，就襲擊宇文化及的營帳，空無所獲。正碰上舍人元敏，斥責一番把他殺了。遇上司馬德戡的兵卒衝入，四面包圍沈光。沈光大喊着突圍，給使一齊奮力，斬首幾十人，賊兵紛紛敗逃。司馬德戡就再派騎兵，拿着弓箭，從側面射沈光。沈光身上没有披鎧甲，於是被害。麾下幾百人都戰死，没有一個投降的。時年二十八歲。壯士聽説了他的事迹，没有不爲他流淚的。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嘆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來護兒字崇善，是江都人。小時候就突出奇異，喜歡建樹奇特的行爲。起初讀《詩經》，讀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放下書來感嘆道：“大丈夫在世應當如此。應當爲國滅賊以取得功名，怎麽能普普通通地永遠幹農活呢！”同輩衆人對他的話很驚奇并認爲他的志向很遠大。

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噪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黄縣公，邑三千户。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

來護兒所居住的白土村，離長江岸很近。當時長江以南還受阻隔，賀若弼鎮守壽州的時候，常常讓來護兒當間諜，拜任大都督。平定陳的戰役，來護兒有功，升任上開府。跟隨楊素在浙江攻打高智慧，而賊軍據守江岸扎營，周圍連綿百多里，船艦滿江，鼓噪而進。楊素下令讓來護兒率領幾百隻輕舟快艇直登江岸，徑直包抄賊軍營地，打敗了敵軍。當時賊軍先前與楊素交戰失敗，逃回時無所憑依，於是潰敗逃散。高智慧將逃至海上，來護兒追到泉州，高智慧困窘急迫，逃跑到閩、越。來護兒升任大將軍，拜任泉州刺史。當時有一個叫盛道延的人，擁兵作亂，侵犯騷擾州郡邊境，來護兒前往攻打，打敗了他。來護兒又跟隨蒲山公李寬在黟、歙打敗了汪文進，進位柱國。仁壽三年，任瀛州刺史，賜黄縣公，食邑三千户。不久加封爲上柱國，拜任右禦衛將軍。

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

煬帝即位，來護兒升任右驍衛大將軍，皇帝很親信器重他。大業六年，來護兒跟隨皇上前往江都，皇上賞賜他千段各色雜帛，讓他拜祭祖先的墳墓，宴請父老鄉親，州里的人以之爲榮。過了幾年，改任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戰，來護兒

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洛，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户。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争，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决，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

率領戰船，直指滄海，從浿水進入，距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向前攻打高麗，大敗他們，乘勝直追到城下，攻破了敵軍的城郭。於是放縱士兵大肆掠奪，以致不能控制軍隊，高元的弟弟高建武招募敢死之士五百人截擊來護兒的部屬。來護兒於是敗退，屯兵駐扎在海邊，以等待時機再交手。後來得知宇文述等人兵敗，於是就班師回朝。第二年，又從滄海上大道出發，軍隊駐扎在東萊，適逢楊玄感在黎陽叛亂，進逼鞏、洛，來護兒部署兵力與宇文述等打敗了楊玄感。封爲榮國公，食邑二千户。大業十年，又率領軍隊渡海，到卑奢城，高麗發動全國兵力來迎戰，來護兒大敗他們，斬首一千多人。準備直奔平壤，高元震驚恐懼，派使者抓獲叛臣斛斯政，送到遼東城下，上表請求投降。皇帝同意了，派人持節詔令來護兒班師。來護兒聚集衆人説："三度出兵，不能平定賊寇。這次返回，不可再來。現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憑藉我們大夥作戰，没有多少時日就可把它拿下。我打算進軍，直圍平壤，擒獲他們的首領，獻上捷報再歸來。"上表答覆請求出征，不肯奉詔班師。長史崔君肅堅持力争班師，來護兒没有同意。來護兒説："賊軍勢力已經瓦解了，朝廷以專職任命我，我完全可以獨自處理這件事。我們是在朝廷之外，事情應該專斷，哪裏能够相隔千里還要受成規約束！片刻之間，動輒錯失良機，勞而無功，必然如此。我寧可征伐拿下高元，回來再被譴責，錯過這種成功的機會，我辦不到。"崔君肅告訴衆人説："如果聽從元帥，違抗詔書，一定會讓皇上知道，那樣大家都會獲罪。"各位將領都很害怕，全都奉勸來護兒回朝，來護兒這纔奉詔班師。

十三年，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

大業十三年，改任左翊衛大將軍，進位爲開府儀同三司，委任更加頻繁，前後賞賜的東西不計其數。江都禍難之時，宇文化及因忌恨而陷害他。

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禄大夫。弘弟整，武賁郎將、右光禄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

來護兒的長子來楷，憑藉父親的功勛拜任散騎郎、朝散大夫。來楷的弟弟來弘，官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禄大夫。來弘的弟弟來整，任武賁郎將、右光禄大夫。來整尤其驍勇，善於安撫兵

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士，討伐攻打群盜，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各路賊寇都很害怕他，爲他作了一首歌謡説：“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衹畏榮公第六郎。”宇文化及謀反，來護兒的兒子們都遇害，衹有小兒子來恒、來濟免於禍難。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悦，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

魚俱羅，是馮翊下邽人。身高八尺，臂力過人，聲氣雄壯，説話聲音在幾百步外都能聽到。二十歲時充當親衛，經過幾次升遷任大都督。跟隨晉王楊廣平定陳，憑藉功勛拜任爲開府，賜給各色雜帛一千五百段。不久，沈玄懀、高智慧等在江南叛亂，楊素因爲魚俱羅壯勇，請求朝廷讓他與自己同行。多次參戰魚俱羅都立有功勛，加官上開府、高唐縣公，拜任疊州總管。爲母親守喪而離職。返回到扶風，適逢楊素率兵將出靈州大道攻打突厥，路上碰到魚俱羅，非常高興，於是上奏讓他同行。等到與賊寇相遇，魚俱羅與幾名騎兵衝上前去攻擊，瞪大眼睛大聲呼喊，抵擋他的敵兵都敗退，殺入敵陣左突右攻，往返像飛一樣迅疾。憑藉戰功進位柱國，拜任豐州總管。起初，突厥多次進入境内爲寇，魚俱羅每每能抓獲并殺掉他們，從此突厥畏懼絶迹，不敢在邊塞放牧。

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起初，煬帝在封國時，魚俱羅的弟弟魚贊，以侍從身份跟隨，多次升遷任大都督。等到皇帝繼位，拜任車騎將軍。魚贊性情凶暴，虐待他的部下，下令左右的人烤肉，碰上不滿意時，就用簽子刺瞎別人的眼睛。有替他温酒不合適的人，立刻割斷他的舌頭。皇帝因爲魚贊是藩邸的舊屬，不忍心殺掉他，對近臣説：“弟弟既然如此，兄長也就可以推知了。”於是召來魚俱羅并譴責他，把魚贊從監牢中提出，讓他自行處理。魚贊到家，服毒藥而死。皇帝擔心魚俱羅心中不安，擔心會發生邊亂，改任他爲安州刺史。過了一年多，升任趙郡太守。後來因爲朝拜集會，到了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交，多次來往。又從趙郡帶來各種物品進貢給朝廷，皇帝不接受，於是送給權貴。御史彈劾魚俱羅身爲郡將却與内臣來

往，皇帝大發脾氣，魚俱羅與梁伯隱都獲罪被除名。

未幾，越嶲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盗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并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没。

不久，越嶲飛山蠻叛亂，侵擾掠奪州郡邊境。皇上下詔讓魚俱羅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任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伐平定他們。大業九年，重新又出征高麗，任魚俱羅爲碣石這一路軍的軍將。等到返回朝廷，江南劉元進叛亂，皇上下詔讓魚俱羅帶兵前往會稽等郡追捕他們。當時人心不定，百姓追隨盗賊如趕集一般，魚俱羅攻打賊軍統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勝。但是賊軍勢力日漸强大，失敗了又再聚集。魚俱羅考慮到賊寇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平定的，兒子們都在京、洛，又看到天下漸漸混亂，擔心最終道路會隔絶。而在這個時候東都發生大饑荒，糧食價格飛漲，魚俱羅派遣家中僕人帶船米到東都賣出，再買進市場上的財物，暗中去迎接兒子們。朝廷稍稍知道了一些，擔心他有别的打算，派使者去查驗。使者到了以後，反復察問，没有查到他的罪證。皇帝又下令讓大理司直梁敬真前去鎖押他到東都。魚俱羅相貌與一般人不同，眼中有重瞳子，私下裏被皇帝所忌諱。梁敬真迎合皇上心意，上奏魚俱羅軍隊慘敗，於是在東都集市上斬殺了他，家人都没籍爲官奴。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僞從，别爲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内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户，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

陳稜字長威，是廬江襄安人。祖父陳碩，以捕魚爲生。父親陳峴，年輕時驍勇，事奉章大寶，爲章大寶的軍帳衛兵。告發章大寶謀反有功，拜任譙州刺史。陳滅亡，被廢置在家中。高智慧、汪文進等在江南叛亂，廬江豪傑也舉兵相呼應，因爲陳峴是他們以前的將領，所以共同推舉他爲首領。陳峴想要推辭，陳稜對父親説："衆亂已經發生，推辭將會禍及自身。不如假裝聽從，另再從長計議。"陳峴認爲他説得對。當時柱國李徹部隊到達當塗，陳峴暗中派陳稜到李徹的營地，請求讓自己作李徹的内應。李徹奏上這件事情，拜任陳峴爲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食邑一千户，下詔讓李徹接納他。李徹的軍隊還没有抵達，所謀劃的事情敗露，被他的同黨所殺，祇有陳稜得以脱免。皇上因爲他父親

的緣故，拜任開府，不久統領鄉兵。

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鬥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

煬帝即位，拜任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任武賁郎將。三年以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徵調東陽軍隊一萬多人，從義安渡海，攻打流求國，過了一個多月纔到達。流求的人剛見到船艦時，以爲是做生意的船隊，常常到軍中來買賣。陳稜率領大家登岸，派張鎮周爲先鋒。流求的首領歡斯渴剌兜調兵迎戰，張鎮周多次攻擊打敗了流求。陳稜進軍到低沒檀洞，流求的小王歡斯老模率領軍隊迎戰，陳稜打敗了他，斬殺了歡斯老模。當日天氣霧雨晦暗不明，將士都很恐懼，陳稜殺白馬來祭祀海神。不久天色轉明雨過天晴，軍隊分爲五路，直撲都邑。歡斯渴剌兜率領軍隊數千人迎戰，陳稜派張鎮周又任先鋒打跑了他們。陳稜乘勝追擊，到達敵軍的營壘，歡斯渴剌兜背向營壘布下陣來。陳稜竭盡兵力攻打他，從辰時到未時，苦戰不止。歡斯渴剌兜自認爲軍隊已經疲憊了，就帶領軍隊進入營內。陳稜於是填平壕溝，攻破他們的營壘，斬殺了歡斯渴剌兜，抓獲他的兒子歡斯島槌，捕獲男女數千人而歸。皇帝非常高興，遷升陳稜任右光祿大夫，仍爲武賁郎將，張鎮周爲金紫光祿大夫。

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

遼東戰役，從宿衛升任左光祿大夫。第二年，皇帝又出征遼東，陳稜任東萊留守。楊玄感叛亂的時候，陳稜率領軍隊一萬多人攻打并平定了黎陽，斬殺楊玄感所任命的刺史元務本。不久又奉詔命在江南營造戰艦。到了彭城，賊帥孟讓率軍十萬，據守都梁宮，依恃淮水的險要爲堅固的陣地。陳稜偷偷地到下游渡河，到江都，率領兵卒襲擊孟讓，打敗了他。憑藉戰功進位爲光祿大夫，封爲信安侯。

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

後來皇帝駕臨江都宮，不久李子通據守海陵，左才相侵擾淮北，杜伏威屯兵六合，每處都有數萬兵力。皇帝派遣陳稜率領宿衛兵攻打他們，連連獲勝。越級拜封爲右禦衛將軍。又渡過清江，攻打宣城賊軍。不久皇帝被殺，宇文化及率軍北上，召令陳稜守衛江都。陳稜聚衆戴孝，爲煬帝發喪，備辦儀衛隊，改葬在吳公臺下，穿着孝服拄着孝杖來送喪，悲痛之情感動了沿路的

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人，評論的人深深認爲陳稜有道義。陳稜後來被李子通所陷害，投奔杜伏威，杜伏威忌妒他，不久就被害了。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户。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

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黄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宫，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

王辯字警略，是馮翊蒲城人。祖父王訓，靠經商致富。魏時，拿出粟米資助軍糧，代任清河太守。王辯年輕時就熟悉兵書，尤其擅長騎馬射箭，意氣風發有遠大志向。在北周時，憑藉軍功拜任帥都督。開皇初年，遷升爲大都督。仁壽年間，升任車騎將軍。漢王楊諒叛亂的時候，跟隨楊素討伐平定了他。賜封武寧縣男，食邑三百户。三年以後，升任尚舍奉御。跟隨皇帝出征吐谷渾，拜任朝請大夫。過了幾年，改任鷹揚郎將。遼東之戰，憑藉戰功加封爲通議大夫，不久升任武賁郎將。

等到山東盜賊興起，上谷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聚衆十多萬，搶劫掠奪燕、趙。皇帝帶王辯坐到御榻上，向他詢問謀略。王辯評論賊寇的形勢，皇帝稱好，説："果真能按這個計策行事，賊寇又值得擔憂什麽呢。"於是徵調跟隨的步兵騎兵三千人，打敗了賊寇，賜給二百兩黄金。第二年，渤海賊軍統帥高士達自稱爲東海公，聚衆數萬。皇上又下令讓王辯攻打他，多次挫敗高士達的鋭氣。皇帝在江都宫，聽説後讓人驅馬把王辯召來。等到引見，所賜給的禮物很豐厚，又下令讓他前往信都統領。高士達在這個時候重新迎戰，王辯打敗了他，皇上特地下詔褒獎他。當時賊軍統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兵聚集，大至十萬，小至數千，侵擾河北。王辯進兵攻打他們，所到之處都獲勝，深深地被群賊所畏懼。等到翟讓侵擾徐、豫等地，王辯進討，多次把他打跑。翟讓不久與李密屯兵駐守洛口倉，王辯與王世充討伐李密，憑藉洛水的險要相持達一年之久。王辯率領各位將領打敗了李密，於是逼近他的營地，摧毁了他的外營。李密各營已有潰逃的人，王辯乘勝將要進入城中，王世充不知曉情況，擔心將士們疲勞困乏，於是鳴角收兵，反而被李密的部屬偷襲。官軍大敗，不可救止。王辯至洛水，橋梁已壞，不

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

能渡河，於是徒步涉河，到河中，被溺水的人牽扯落馬。王辯當時身披笨重的鎧甲，敗兵前後相互踐踏，不能再跳上馬背，最後被淹死了。時年五十六歲。三軍没有誰不痛惜他的死的。

斛斯萬善

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强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

河南斛斯萬善，勇猛、果敢、剛毅，與王辯齊名。大業年間，跟隨衛玄討伐楊玄感，多次征戰都有戰功。等到楊玄感敗逃，斛斯萬善與幾名騎兵追趕上他，楊玄感窘迫而自殺。因此而知名，拜任武賁郎將。突厥始畢圍困雁門的時候，斛斯萬善奮力攻打突厥，所向披靡。每次賊寇來到，就率先出擊迎戰敵軍前鋒，有時下馬坐在地上，拉開硬弓射擊賊軍，所射中的都送了命。因此突厥没有誰敢逼近城門的，十多日後不得不退兵，這都是斛斯萬善的功勞。在這之後多次討伐群盜，累積軍功官至將軍。

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并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當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都是將帥，多次跟隨皇帝出征討伐，在當時都很有名。然而事迹都已亡逸，所以史官没有什麽記述的。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污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史臣曰：楚、漢未分勝負，周勃、灌夫得以效力；曹、劉角逐，關羽、張飛因此建立功名。看來功名的建立有待蒙昧初創，勛勞的進獻有待謀略附會，攀龍附鳳，世代都有的。李圓通、來護兒之輩，張定和、麥鐵杖之類，都是一時的壯士，因貧賤而困迫。當他們抑鬱不得志的時候，又怎麽知道他們會有鴻鵠一樣的遠大志向呢！終究能够振拔於污泥之中，騰躍於風雲之上，實現馬革裹尸的願望，快慰生平之心，不是得遇時機，又怎能至於此呢！魚俱羅遭受欲加之罪，不是他自己的罪過；王辯殞身於强敵，志向實是爲了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確實已經深遠了！孟才、錢傑、沈光等人，感恩懷舊，面臨險難忘記生命安危，雖然功無所成，但他們的志氣仍有值得稱頌的地方。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内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彦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

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吴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鬥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内，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户，總管檢校揚州内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嘆美之。出爲晋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户。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户。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獄訟庭决，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

周羅睺字公布，是九江尋陽人。父親周法暠，在梁任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内史，臨蒸縣侯。周羅睺十五歲時，擅長騎馬射箭，喜愛打獵，任俠放蕩，收羅聚集亡命之徒，暗暗研習兵書。堂祖父周景彦告誡他説："我們家世代恭謹，惟獨你放縱不羈，恐怕難以保全家業。如果不丢了性命，也一定會使我們家族滅亡。"周羅睺終究不改。

陳宣帝時，周羅睺憑藉軍功授任開遠將軍、句容令。後來跟從大都督吴明徹與北齊軍隊在江陽交戰，被飛來的箭射中左眼。北齊軍隊在宿預圍困吴明徹，各路軍隊互相觀望，誰都没心戀戰。周羅睺躍馬突然衝進敵軍中，所向披靡。太僕卿蕭摩訶趁機相助，斬殺抓獲的敵兵不可勝計。進軍徐州，與北周大將梁士彦在彭城交戰，蕭摩訶在陣前從馬上墜落下來，周羅睺上前搭救，把蕭摩訶救出重圍，勇冠三軍。吴明徹失敗的時候，周羅睺全軍毫無損傷而返回，拜任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封爲使持節、都督霍州各軍的事務。掃平十二洞的山賊，任命爲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食邑四百户，總管檢校揚州内外各路軍的事務。賜給三千兩金銀，全都散發給將士，分賞給驍勇之士。陳宣帝深深感嘆贊美他。出任晋陵太守，進爵號爲侯，增食邑一千户。擔任太僕卿，增加食邑與前次所封的一共一千六百户。不久拜任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坐庭判决案件，不需藉助獄吏之手，老百姓都懷念他的好處，立碑頌揚他的功德。

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吴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

至德年間，任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吴世興秘密上奏説周羅睺很得人心，在嶺南擁有軍衆，意圖很難測度，陳皇帝對此生了疑心。蕭摩訶、魯廣達等爲他擔保，證明他没有二心。朝廷外有瞭解這一事情的人，有的就勸他謀反，周羅睺拒絶了他們。軍隊回到朝廷，周羅睺任太子左衛率，被皇帝信任越來越深，常常參加朝廷的宴席。陳皇帝説："周左率是武將，作詩每每先完成，文士爲何反而後完成呢？"都官尚書孔範回答説："周羅睺執筆作詩，還如上馬進入敵陣，不落在他人之後。"從此更加被親重禮遇。出朝廷督湘州諸軍事，返朝任散騎常侍。

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渡，相持逾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愧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期，復起，授豳州刺史，并有能名。

晉王楊廣討伐陳時，都督巴峽沿江諸軍事，來抵拒秦王楊俊，軍隊不能渡過江，相持不下一個多月。遇上丹陽淪陷，陳主被擒獲，上江還是攻不下，晉王楊廣讓陳主親手寫了一封命令上江一帶將領不再拒守的書信，周羅睺與各位將領大哭三日，任由士兵離散，然後纔投降。高祖撫慰開導他，以富貴相許。周羅睺流着淚回答説："受陳氏的厚待，本朝淪亡，没有什麽氣節可言。陛下所賜，能够保全性命就是萬幸，富貴榮禄，不是我所希望得到的。"高祖很是器重他。賀若弼對他説："聽説公在郢、漢統兵，就已知道揚州可以取得。王師進軍一路順利，果然像我所料。"周羅睺回答説："如果能够與公交戰，勝負還難預料。"這一年秋天，拜任上儀同三司，樂隊儀仗，把他送到邸宅。在這以前，陳的偏將羊翔向隋歸降，讓羊翔擔任嚮導，後來官位至上開府，排列在周羅睺之上。韓擒虎在朝堂上嘲笑周羅睺説："不懂得機變而位在羊翔之下，能够不慚愧嗎？"周羅睺回答説："過去在江南，久仰公的好名聲，認爲公是天下的有節之士。今日公所講的這些話，實在不是忠臣之言。"韓擒虎面有愧色。這一年冬天，擔任豳州刺史，不久又改任涇州刺史，爲守母喪離職。不到一年，又被起用，拜任豳州刺史，都有能幹之名。

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没，無功而還。十九年，

十八年，發動了遼東之戰，徵召周羅睺爲水軍總管。從東萊渡海，直奔平壤城，遇到大風，船隻多被吹沉，無功而返回朝廷。十九年，突厥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宫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俄轉右衛率。

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洛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晋、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晋、吕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咒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静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達頭可汗進犯邊塞，周羅睺跟隨楊素進討，敵軍人多勢盛。周羅睺禀報楊素説："賊軍陣容没有整頓好，請讓我攻打他們。"楊素同意了他的請求，給他二十名輕捷騎兵直衝敵軍陣營，從申時到酉時，短兵多次相接，大敗突厥。升任大將軍。仁壽元年，任東宫右虞候率，賜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不久改任右衛率。

煬帝即位，授封爲右武候大將軍。漢王楊諒反叛，下詔讓周羅睺爲楊素副將去討伐，平定了漢王的反叛，升任上大將軍。這一年冬天，皇帝駕臨洛陽。陳主死了，周羅睺請求到洛陽哭祭，皇帝答應了他。周羅睺披麻戴孝送葬到墓地，葬後除去喪服然後入朝。皇帝很嘉許他的所作所爲，世人評論稱贊他有禮。當時漢王楊諒的餘黨占據晋、絳等三個州没有攻下，皇上下詔讓周羅睺代理絳、晋、吕三州諸軍事，進兵圍攻三州。周羅睺被飛箭射中，死於軍中，時年六十四歲。送靈柩返回京城，行了幾里路，車馬無緣無故自己停止了，趕都趕不動，有一股飄風旋繞着。絳州長史郭雅叩頭禱告説："公恨小寇没有被平定嗎？不久就會被鏟除的，不要爲此遺憾擔心。"於是風静了，車馬前行，見到的人没有誰不悲嘆的。這一年秋七月，他的兒子周仲隱夢見周羅睺説："我明天將會出戰。"他的靈座上所有的弓箭刀劍，無緣無故自己會動，就好像有人拿着的樣子。絳州城被攻陷，是在這一日。追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號爲壯。贈各色雜帛一千段。兒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户。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

周法尚字德邁，是汝南安成人。祖父周靈起，在梁任直閤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親周炅，任定州刺史、平北將軍。周法尚少時果敢有力，有風度氣概，喜好讀兵書。十八歲時，任陳始興王中兵參軍，不久加封伏波將軍。他的父親死後，負責定州之事，統率父親原來的軍隊。多次建有戰功，升任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統領齊昌郡事務，被封爲山陰縣侯，食邑五千户。讓他的哥哥武昌縣公周法僧代爲定州刺史。

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决。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户。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鬥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

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互相輕視，叔堅告他要謀反。陳宣帝把周法僧關押了起來，發兵要捉拿周法尚。他的下屬將吏都勸他投降北周，周法尚猶豫不决。長史殷文則説："樂毅之所以離開燕國，的確是因爲不得已。形勢如此，請早日裁奪。"周法尚於是歸順了北周。宣帝對他很是優待，拜任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食邑一千户。賜給五匹良馬，五名女妓，五百段綵和各色雜帛，加上金帶。陳將領樊猛渡江攻打周法尚，周法尚派部下偏將韓明假裝背叛自己而投奔到陳，假裝告訴樊猛説："周法尚的部屬不願意投降，人們都私下裏議論，都想反正歸來。如果能够有大軍前來，一定不會有願意作戰的人，自然會在陣營中倒戈一擊。"樊猛認爲他的話不錯，領軍急速前進。周法尚就假裝害怕，自我憑依江灣之險。樊猛擺下軍陣挑戰，周法尚先在江浦之中埋伏下輕舟，又在古村之北埋伏下精鋭的兵士，自己打出大旗，逆流而上抵抗他們。交戰了幾個回合後，假裝退回登岸，逃向古村。樊猛丢下船追趕，周法尚又快速逃跑，跑了幾里路，與村北的軍隊會合，又轉向前攻打樊猛。樊猛退回逃到船上，隨即浦中埋伏的小船拿走了原先船上的槳，竪起了北周的旗幟。樊猛於是大敗，僅僅能隻身脱逃，被俘的有八千人。

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高祖爲丞相時，司馬消難發動叛亂，他暗中派上開府段珣率兵假裝幫助周法尚守城，想趁機奪取他的城池。周法尚覺察到了其中的詭計，閉門不接納，段珣於是就圍困周法尚。當時因爲時間倉猝，兵卒都散布在城外，於是周法尚率領官吏士兵五百人拒守二十天。外無救援，自己考慮到力不能支，於是就帶領自己的部屬，棄城逃走。司馬消難俘獲了他的母親以及弟弟和家口三百人，歸順了陳。

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户。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

高祖接受禪讓繼位，拜封周法尚任巴州刺史，在鐵山攻破了叛亂的三鵶蠻人，又跟隨柱國王誼打跑了陳軍的入侵。升任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爲譙郡公，食邑二千户。後來皇帝駕臨洛陽，召見他，等到引見時，賜給他一對金鈿酒鍾，五百段綵帛，十五匹良馬，三百個奴婢，

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黄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静。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還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黄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内。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内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吕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逾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岩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瓮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

供給一部樂隊。周法尚堅决推辭不接受，皇上説："公對國家有大功，特地賜給樂隊，是想讓公的同鄉人知道朕對公寵信。"堅持要賜給他。過了一年多，改任黄州總管，皇上降下秘密詔書，派周法尚管理江南，觀察等待動静。等到討伐陳之戰，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隸屬秦孝王，率領三萬名水軍從樊口出發。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軍迎戰周法尚，打敗了他，在陣中抓獲了熊門超。周法尚改任鄂州刺史，不久升任永州總管，坐鎮嶺南，賜給五百段縑帛，五匹良馬，仍舊供給三千五百名黄州兵爲他統轄。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内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來到周法尚處投降。陳定州刺史吕子廓據守山寨謀反，周法尚引兵越過五嶺，吕子廓兵衆一天比一天散亂，與一千多人逃跑到險要的山岸之地據守，他的左右殺掉了他然後投降。朝廷賜給周法尚五百段綵帛，五十名奴婢，以及銀瓮寶帶，十匹良馬。十年，隨即改封爲桂州總管，仍舊爲嶺南安撫大使。

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

幾年後入朝，以本來的官職在朝廷值衛。賜給三百段綵帛，五百石米，五百匹絹。不久，桂州人李光仕興兵叛亂，朝廷下令讓周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伐他。周法尚趕往桂州，調集嶺南的兵力，王世積從岳州出發，徵召嶺北的軍隊，都在尹州會合。李光仕來迎戰，被打跑了。王世積所統率的部屬很多人染上瘴氣，不能往前推進，在衡州停滯不前，周法尚獨自攻打李光仕。李光仕率强勁的兵力倚據白石洞抗守，周法尚抓獲了李光仕的弟弟李光略、李光度，俘虜了李光仕部下的很多家人。李光仕的部屬有來投降歸附的，就把他們的妻兒子女還給他們。過了十多天，來投降的有好幾千人。周法尚派兵布下軍陣，來抵擋李光仕，自己親自率領奇兵，隱藏在林中設下埋伏。兩陣纔交戰，周法尚驅馬攻打李光仕的營栅，營中的人都逃散，李光仕大敗，周法尚追殺了他。朝廷賜給周法尚一百五十名奴婢，一百五十兩黄金，一百五十斤白銀。仁壽年間，遂州僚叛亂，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討伐平定他們。巂州烏蠻反叛，攻陷州城，朝廷又下詔讓周法尚從小

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

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

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

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

路襲擊他們。軍隊將要到達時，賊軍丟下州城，逃散到山谷之間，周法尚捉不到他們。於是朝廷派使者慰問，假授以官號，假裝班師回朝，每天行軍二十里，軍隊停駐二次，暗中派人窺伺賊軍，知道賊軍首領全部回到營地中相聚飲酒慶賀。周法尚挑選步兵騎兵幾千人，襲擊打敗了他們，抓獲了主要頭目幾千人，俘虜男女一萬多人。賜給一百名奴婢，三百段各色雜帛，二十匹蜀地馬。軍隊返回時，檢校潞州事務。

煬帝繼位，周法尚改任雲州刺史。三年以後，改任定襄太守，進位爲金紫光祿大夫。當時皇帝到榆林，周法尚到行宮朝見。內史讓元壽對皇帝說："漢武出塞，旌旗千里。現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路軍，每日分別派遣一路軍出發，相距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之聲相聞，首尾相連，千里不絕。這也是出師的盛況。"周法尚說："不對，軍隊連綿千里，行動之中有山河阻隔，如果突然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軍隊就會四分五裂。中間帝王所在的軍隊有事，前後軍隊無法知道，道路險阻而且漫長，難以相救。雖然有漢武帝時的舊例，但這是自取失敗之道。"皇帝不高興地說："你的意思怎麼樣呢？"周法尚說："結爲方陣，四面向外皆可抵擋，六宮以及百官的家口眷屬都住在中間。如果有事變發生，前頭軍隊分別抵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戰車作爲壁壘，重重布設鈎陣，這與據城守衛道理上應當沒有什麼不同！如果交戰獲勝，即可抽調騎兵追趕逃敵；倘若交戰不利，屯營自守。我認爲這是牢固萬全之策。"皇帝說："好。"於是拜任左武衛將軍，賜給一匹良馬，三百匹絹。

第二年，黔安夷向思多反叛，殺了將軍鹿愿，圍困了太守蕭造，周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伐他。周法尚在清江攻打向思多，打敗了他，斬首三千級。回師，跟隨皇帝討伐吐谷渾，周法尚另從松州大道出發，追捕逃散的叛兵，到了青海。賜給周法尚一百名奴婢，二百段各色雜帛，七十匹馬。出任敦煌太守，不久任會寧太守。

遼東之戰，率水軍直赴朝鮮方向，適逢楊玄

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禄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鋭。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感謀反，周法尚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打敗了他。周法尚憑藉戰功升任右光禄大夫，賜給九百段各色雜帛。當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聚衆十多萬人，依恃長白山。周法尚多次出戰，每每都挫敗了賊軍的鋭氣。朝廷賜給他一百名奴婢。第二年，又到滄海，在軍中病得很厲害，對長史崔君肅説："我兩次來到滄海，都不能得利，時不我待，我將離開人世。立志不能如願，命該如此呀!"説完就死了，時年五十九歲。追贈爲武衛大將軍，謚號爲僖。有六個兒子。長子周紹基，爲靈壽令；小兒子周紹範，最爲出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户。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别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别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

李景字道興，是天水休官人。父親李超，在北周時曾任應州、戎州二州刺史。李景容貌奇偉，力量過人，鬚髯很美，驍健勇猛擅長射箭。平定齊之戰，很有功勞，拜任儀同三司。因爲他平定了尉遲迥，所以升任開府，賜平寇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王世積討伐陳，衝鋒陷陣立下功勞，升任上開府，賜給六十名奴婢，一千五百段各色雜帛。等到高智慧等在江南叛亂，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隨楊素攻打他。另外又平定了倉嶺，回來授封爲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戰，任馬軍總管，等到回師，輔佐漢王。高祖很看重他的雄壯威武，讓他脱了上衣來觀看他，高祖説："你的容貌儀表應當是位極人臣。"不久跟從史萬歲在大斤山攻打突厥，在另一條路上遇到賊軍，大敗賊軍。後來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到突厥，到了恒安，遇上突厥來犯。當時代州總管韓洪被賊軍打敗，李景率領統屬的幾百兵卒增援他。力戰三天，殺掉和俘虜的敵軍很多，賜給三千段各色雜帛，授封爲韓州刺史。因爲事奉漢王的緣故，没有到任。

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

仁壽年間，檢校代州總管。漢王楊諒在并州叛亂，李景發兵迎戰他。楊諒派劉嵩襲擊李景，在城東交戰。李景登上城樓射殺敵兵，没有誰不應弦而倒的。挑選勇健軍士出擊，劉嵩士兵被斬殺俘獲殆盡。漢王楊諒又派嵐州刺史喬鍾葵率精

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毁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鬥，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并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迹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

鋭部隊三萬人攻打李景。李景的軍士不超過幾千人，加上城池不堅固，被賊軍衝擊，相繼崩毁。李景邊作戰邊築城，士兵們都拼死戰鬥，多次挫傷賊軍的鋭氣。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都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謀略很多，擅長拒守之術。李景知道將士們會盡力效命，此後對這三人推心置腹，没有隔閡，衹在朝廷上纔保持一定距離，在朝廷外則常常撫慰他們。過了一個多月，朔州總管楊義臣率兵來增援，合兵大敗賊軍。在這之前，李景府内水井之中的壁磚上生長出一些像蓮花的花，并有龍的樣子出現，有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身高數丈的神人在城下出現，神人的脚印有四尺五寸。李景向巫師詢問，巫師回答説："這是不祥之物，是來吃人血的。"李景大發脾氣，把巫師推了出去。過了十來天賊兵來到，死了幾萬人。李景不久被徵召回京城，升任柱國，拜授爲右武衛大將軍，賜給九千匹縑帛，一部女子歌舞隊，加上一些珍玩。

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禄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宫，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爲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摓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駻。會幽

李景之所長不在於智謀，但他的忠誠正直則被當時的人所推許，皇帝非常信任他。攻打叛亂的蠻人向思多，打敗了他，賜給奴婢八十人。第二年，在青海攻打吐谷渾，擊敗了吐谷渾，進位爲光禄大夫。賜給六十名奴婢，二千匹縑帛。仁壽五年，皇帝到西邊巡察，到了天水，李景向皇帝獻上食物。皇帝説："公，是這兒的主人。"賜坐在齊王楊暕之上。到隴川宫，皇帝將要大規模地打獵，李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都有爲難之言，被人奏知皇帝。皇帝大發脾氣，下令左右的人擊打他們，最後因此獲罪而免官。過了一年多，官復原位，與宇文述等人參加掌管選舉官員。第二年，攻打高麗武厲城，攻下了城，賜封苑丘侯，賞賜一千段各色雜帛。仁壽八年，出渾彌大道進軍。仁壽九年，又出征遼東。等到回師時，讓李景殿後。高麗追兵大規模地來到，李景打跑了他們。賞賜三千段各色雜帛，封滑國公。楊玄感叛亂的時候，朝中大臣的子弟多參預了，而惟獨李景與此無關。皇帝説："公忠誠正直出自天然，是我朝的棟梁。"賜給美女。皇帝每每稱呼他爲李大將軍而不直呼其名，李景被器重就

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絶，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窺天闕，據京師，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像這樣。十二年，皇帝下令讓李景在北平營造攻打遼東的武器設備，賜給一匹御馬，御馬名爲師子騐。適逢幽州叛賊楊仲緒率領軍隊一萬多人來攻打北平，李景統率兵士打敗了他們，斬殺了楊仲緒。在那個時候盜賊四起，道路隔絶，李景於是就招募兵卒，以做好難以估料之時的準備。武賁郎將羅藝與李景有隔閡，於是誣陷李景將要謀反。皇帝派他的兒子安慰曉諭他説："縱使有人説公覬覦皇位，想要占據京師，我都不會懷疑公的。"後來被高開道包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過了一年多，士兵得脚腫病而死去的十有六七，李景撫慰他們，無一人叛逃。遼東軍資大多在他所在的地方，糧食布帛堆積如山，雖然遭遇戰亂，但李景一點都不據爲私有。等到皇帝在江都駕崩，遼西太守鄧暠率領軍隊救援李景，於是回到柳城。後來將要返回幽州，在半路上遇到賊軍，被害。契丹、靺鞨平素都對李景的恩德很感懷，聽到他的死訊以後没有誰不流淚的，幽、燕的人士至今都悲傷惋惜。有兒子李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户。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别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户。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宫。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

慕容三藏，是燕人。父親慕容紹宗，是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慕容三藏幼時就很聰明敏捷，多武略，很有父親的風範。在齊國任官，初任太尉府參軍事，不久升任備身都督。武平初年，繼承父親的爵號爲燕郡公，食邑八百户。這一年，在孝水打敗北周軍隊，又在壽陽打敗陳的軍隊，改任武衛將軍。又在河陽打敗北周軍隊，拜任武衛大將軍。又改任右衛將軍，另外封爲范陽縣公，食邑一千户。北周軍隊進入鄴城，齊後主失守往東逃遁，委任慕容三藏等留守鄴宫。北齊的王公以下都投降，慕容三藏還堅持率屬下抗拒北周的軍隊。等到北齊平定，武帝引見慕容三藏，恩待禮遇很優厚，下詔説："慕容三藏父子忠誠有節氣聞名於世，應當加封顯爵。"拜任開府儀同大將軍。這一年，稽胡反叛，讓慕容三藏討伐并平定了他們。

開皇元年，授吴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凉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

開皇元年，拜任吴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任凉州道黜陟大使。這一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叛，圍攻廣州，下詔讓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

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鋭，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奸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悦，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産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閒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悦。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内縣男。

總管，慕容三藏爲副將。到了廣州，與賊軍交戰，韋洸被流矢射中，死了，下詔讓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軍四面圍攻，慕容三藏堅持防守一個多月。城中糧少箭盡，慕容三藏認爲不可能堅持很久了，就親自率領驍勇精鋭的兵卒，晚上出城突圍攻打賊軍。賊軍敗後四處逃散，廣州獲得保全。憑藉戰功拜任大將軍，賜給奴婢一百人，外加上金銀各色雜帛各種器物。十二年，拜任廓州刺史。廓州的西面邊界，與吐谷渾相鄰，奸猾犯法的人都被貶謫發配到那一個州，流貶的人很多都逃走了。等到慕容三藏到任，招納安撫，百姓都很愛戴喜悦，每天都有扶老携幼的人來歸依，官民都歌頌他。高祖聽説了他的才能，多有慰問。這一年，本州牛馬牲畜繁殖很多，獲得了奉獻給朝廷的醍醐，被賞賜一百段各色雜帛。十三年，州界連雲山三次發出稱呼萬歲的聲音，朝廷下詔頒達郡國，多次派遣使者在連雲山祭奠。祭奠之日吉慶之雲飄浮在山上，野雉山兔都很馴服地出現在祭壇兩側，使者返回來以後，把所見所聞都一一報告，皇上非常高興。十五年，拜任疊州總管。党項羌時不時起來反叛，慕容三藏趁便平定了他們，管轄的區域内夷夏都很安寧。仁壽元年，改封爲河内縣男。

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卒。

大業元年，拜任和州刺史。三年，改任爲淮南郡太守，在所任職的地方都有仁惠的政績。這一年，改任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去世。

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慕容三藏的侄子慕容遐，任澶水丞，漢王楊諒謀反，氣節高潔不肯屈從，以忠誠有節氣而聞名。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群輩游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

薛世雄字世英，本來是河東汾陰人，他的祖上寄居在關中。父親薛回，字道弘，在北周任官，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年，封爲舞陰郡公，領漕渠監，因爲年老辭官，終老在家。薛世雄還是個兒童的時候，與同輩小兒游戲，常常在地上畫上城郭，讓各位小夥伴擺下攻守之勢，有不聽從他命令的，薛世雄就鞭撻他，各位小夥伴没有誰不害怕他，都很齊整聽令。他的父親見到了認

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

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概，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悦，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遼東之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盗，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

爲他很特别，對别人説："這個孩子將會振興我們家族。"薛世雄十七歲時，跟隨周武帝平定北齊，憑藉軍功任帥都督。開皇時，多次建有戰功，累官升遷到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繼位，番禺夷、僚相聚作亂，下詔讓薛世雄討伐平定他們。升任右監門郎將。跟從皇帝出征吐谷渾，進位爲通議大夫。

薛世雄性格清廉謹慎，凡是他行軍破敵的地方，秋毫無犯，皇帝因此而嘉獎他。皇帝曾經在閑談之中對群臣説："我想要推舉好人，不知各位知曉不？"群臣都説："我們怎麼能猜測到聖上之心呢？"皇帝説："我想要推舉的人就是薛世雄。"群臣都稱好。皇帝又説："世雄廉正有氣節，有古人風範。"於是越級任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

過了一年多，任薛世雄爲玉門一路軍的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合兵攻打伊吾。軍隊駐扎在玉門，啓民可汗背棄了盟約，軍隊不到，薛世雄孤軍越過沙漠。伊吾起初以爲隋軍不能趕到，一點兒都没有設防，等到聽説薛世雄的軍隊已經越過沙漠，非常害怕，請求投降，到軍門獻上牛酒。薛世雄於是在漢舊伊吾城東築城，取名爲新伊吾，留下銀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領甲兵一千多人戍守新伊吾，大軍返回朝廷。天子非常高興，進位正議大夫，賜給二千段各色雜帛。

遼東之戰，任薛世雄爲沃沮一路軍的軍將，與宇文述一起在平壤打了敗仗。回軍駐扎在白石山，被賊軍重重包圍，四面箭落如雨。薛世雄率疲弱的軍隊擺下方陣，挑選强勁有力的騎兵二百人先進攻賊軍，賊軍稍稍退後，於是趁勢攻打賊軍，最後打敗賊軍返回朝廷。傷亡的很多，最後坐罪免官。第二年，皇帝又出征遼東，拜授薛世雄爲右候衛將軍，軍隊直指蹋頓這一路軍。軍隊到了烏骨城，適逢楊玄感叛亂，班師回朝。皇帝到柳城，任薛世雄爲東北道大使，兼任燕郡太守，鎮守懷遠。當時突厥很多人作寇盗，附近邊緣地區各郡大多把他們看成是禍患，朝廷下詔讓薛世雄徵發十二郡的兵馬，在燕郡邊塞巡視然後返回。十年，又跟隨皇帝到遼東，升任左禦衛大

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并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鋭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氛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并以驍武知名。

將軍，仍領涿郡留守。不久，李密逼近東都，中原騷動，朝廷下詔讓薛世雄率幽、薊精兵將要攻打李密。軍隊駐扎在河間，在郡城南安營扎寨，河間各縣都召集兵丁，靠近薛世雄大軍造營，想要討伐竇建德。竇建德打發家人逃走，自己挑選精鋭兵士數百人，晚上前來襲擊。先進犯河間軍，河間軍潰敗逃奔薛世雄的營地。當時正遇上大霧，天色晦暗，不能辨識人和物，軍隊列不成行，都跳柵逃走，於是大敗。薛世雄與左右數十騎兵逃入河間城，因慚愧氣憤而發病，回到涿郡，不久就死了，時年六十三歲。有兒子薛萬述、薛萬淑、薛萬鈞、薛萬徹，都以驍勇英武出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

王仁恭字元實，是天水上邽人。祖父王建，是北周鳳州刺史。父親王猛，任鄯州刺史。王仁恭少時就很剛毅嚴謹，擅長騎馬射箭。二十歲時，州郡補他爲主簿，秦孝王引用他爲記室，改任長道令，升任車騎將軍。跟從楊素在靈武攻打突厥，憑藉戰功拜任上開府，賜給三千段各色雜帛。以驃騎將軍的身份主管蜀王軍事。山僚作亂，蜀王命令王仁恭討伐打敗了他們，賜給三百名奴婢。等到蜀王因罪被廢黜，官吏們很多受牽連降罪。皇上認爲王仁恭平素質樸正直，所以没有問他的罪。

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煬帝繼位，漢王楊諒舉兵反叛，王仁恭跟隨楊素平定了叛亂。憑藉軍功升任大將軍，拜任呂州刺史，賜給四千匹帛，十名歌舞女子。一年多後，改任衛州刺史，不久又改任爲汲郡太守，以有才能而出名。徵召入朝，皇帝呼他上殿，慰勞勉勵他，賜給六百段雜綵，兩匹良馬。升任信都太守，汲郡官民攀着馬在道路上號哭，幾日都不能出境，他得人心就像這樣。

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禄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遼東之戰，任王仁恭爲軍將。等到皇帝班師回朝，王仁恭殿後，與賊軍相遇，把賊軍趕跑了。升任左光禄大夫，賜給絹六千段，馬四十匹。第二年，又以軍將的身份奔赴扶餘這一路軍，皇帝對他説："前往的各路軍隊大多出師不利，惟獨公能一軍打敗敵軍。古人説，敗軍之將

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黄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悦，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禄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其二特勤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勤。帝大悦，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

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飢餒，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廪，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奸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不可以言勇，各位將領難道還可以任用嗎？現今委派公爲前軍，應當不負所望。”賜給良馬十匹，黄金百兩。王仁恭於是進軍，到了新城，賊軍好幾萬人依城結下陣勢，王仁恭率領精鋭騎兵一千人打敗了他們。賊軍繞城拒守，王仁恭四面攻圍。皇帝聽説後非常高興，派舍人前往軍中慰問，賜給珍奇異物。升任光禄大夫，賜給絹五千匹。適逢楊玄感作亂，他的侄子武賁郎將王仲伯參預叛亂，王仁恭因此獲罪免官。

不久突厥多次入侵，皇帝認爲王仁恭是舊將，經常立有戰功，下詔恢復原有官職，領馬邑太守。這一年，始畢可汗率領騎兵數萬人來攻打馬邑，又下令讓兩位特勤率兵南侵。當時郡兵不滿三千，王仁恭就簡選精鋭兵力迎擊賊軍，打敗了敵軍。那兩位特勤的部屬也潰敗，王仁恭縱兵追擊，俘獲幾千人，并斬殺了兩位特勤。皇帝非常高興，賜給縑三千匹。這之後突厥又侵入定襄，王仁恭率領四千兵圍擊，斬殺了一千多人，得到了許多牲畜歸來。

當時天下大亂，百姓飢餓，道路不通，王仁恭很是改變了他的原有氣節，收受賄賂，又不敢擅自開倉來賑濟百姓。他的麾下校尉劉武周與王仁恭侍婢通奸，害怕事情敗露出去，將要叛亂，每每在郡中宣言説：“父老妻兒挨餓受凍，死去的人填滿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這是什麽道理！”以此來激怒百姓，官民都很怨恨王仁恭。這之後有一次王仁恭正坐廳中視事，劉武周率領他的部下幾十人大喊着衝了進來，於是殺害了王仁恭，時年六十歲。劉武周於是開倉賑濟百姓，郡内的人都聽從他的吩咐，劉武周自稱天子，安排百官，轉而攻取鄰近的郡。

權武

權武字武捹，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脱冑擲地，向賊大駡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

權武字武捹，是天水人。祖父權超，北魏秦州刺史。父親權襲慶，北周開府，跟從武元皇帝與齊軍在并州作戰，被重重圍困。權襲慶竭力作戰，箭都用完了，短兵相接，殺傷很多，刀矟都砍折了，脱下鎧甲丢到地上，向賊軍大聲駡道：“爲什麽不來砍我的頭呢！”賊軍於是就把他殺掉了。權武以忠臣之子，應召離家出任開府，繼承

公，邑千二百户。

爵號爲齊郡公，食邑一千二百户。

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户。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别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户。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權武少時果敢强勁，勇氣力量都超過常人，能够披重甲躍上戰馬。曾經倒身投落水井，還没碰到泉水，又躍身跳出，他的出手就是如此的快捷。跟隨王謙攻克北齊服龍等五座城池，增加食邑八百户。平定北齊之戰，攻陷了邵州城，又拿下了另外六座城，憑藉軍功增加食邑三百户。宣帝時，拜任勁捷左旅上大夫，升任上開府。

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户。後六歲，拜淅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晋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

高祖任丞相，把權武安排在身邊。等到受禪繼位，增食邑五百户。後來過了六年，拜任淅州刺史。攻陳之戰，以行軍總管的身份跟從晋王出征六合，回朝拜任豫州刺史。在職幾年，因爲是創業功臣，升任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這一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權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出兵討平了他。虞慶則因罪被殺，權武的戰功最後也没有被取録，又回到豫州。造了很多金帶，送給嶺南各部落首領，那裏的人又用寶物來答謝，權武都收納了，因此而致富。後來權武晚年得了一個兒子，與親戚賓客宴會，酒喝到酣暢的時候，就擅自赦免了所管轄範圍内的獄中囚犯。權武經常因爲南越地處邊遠的地方，治理百姓都隨從當地民俗，務必適合具體情況，不依照律令，而每每説當今法令嚴峻，官無法作。皇上下令讓有司查檢他的這些事，都驗明了確有其事。皇上大發脾氣，下令斬殺他。權武在獄中上書，説他的父親爲武元皇帝戰死在馬前，以此來求取哀憐。因此而除名爲民。仁壽年間，又拜任大將軍，食邑仍同以前。不久，任太子右衛率。

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煬帝登上皇位，授爲右武衛大將軍，因事受牽連而免職，任桂州刺史。不久又改任始安太守。過了很久，徵召授爲右屯衛大將軍，不久因事獲罪被除名。死在家中。有兒子權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

吐萬緒字長緒，是代郡鮮卑人。父親吐萬通，北周時郢州刺史。吐萬緒少時有武略，在北周時，應召離家出任撫軍將軍，繼承爵號元壽縣公。多次跟從皇上出征討伐，多次升遷任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登位，拜任襄州總管，升

公，邑二千五百户。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

任穀城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不久改任青州總管，很有治理之才的名聲。過了一年多，突厥進犯邊境，朝廷因爲吐萬緒有威望謀略，升任他爲朔州總管，北夷非常懼怕他。在這之後高祖暗地裏有吞并陳的志向，改任吐萬緒爲徐州總管，下令讓他修造作戰武器。等到大規模渡江，任吐萬緒爲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在江北。等到陳被平定，拜任夏州總管。

晋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晋、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禄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禄大夫。

晋王楊廣在封國的時候，對吐萬緒很親近，等到楊廣當了太子，就推薦他任左虞候率。煬帝繼位，漢王楊諒當時鎮守并州，皇帝擔心他發起叛亂，就拜任吐萬緒爲晋、絳二州刺史，飛速傳召他赴任。吐萬緒還没出關，楊諒已經派兵占據了蒲坂，截斷河橋，吐萬緒軍不能往前推進。下詔讓吐萬緒率兵跟從楊素打敗了漢王，拜任左武候將軍。大業初年，改任光禄卿。賀若弼遭到他人的讒言，讓吐萬緒爲證人，吐萬緒證明賀若弼無罪，因此而免官。過了一年多，任東平太守。不久，皇帝到江都，路過東平，吐萬緒在道旁迎接拜見。皇帝讓他登上龍舟，吐萬緒趁機叩首陳説往事。皇帝非常高興，拜任金紫光禄大夫，仍然任東平太守。遼東之戰，請求爲先鋒，皇帝嘉獎他，拜任左屯衛大將軍，率騎兵步兵幾萬人直指蓋馬一路的軍隊。等到班師時，留下吐萬緒鎮守懷遠，升任左光禄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栅。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栅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黄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

當時劉元進在江南作亂，率兵攻打潤州，皇帝徵召吐萬緒討平他。吐萬緒率兵到楊子津，劉元進從茅浦將要渡江，吐萬緒部署兵力把他們打跑了。吐萬緒於是渡江，背依江水安營扎寨。第二天，劉元進來攻打，吐萬緒又狠狠地挫敗了他們，賊軍解除潤州之圍而離開了。吐萬緒進軍駐扎在曲阿，劉元進又扎營拒守。吐萬緒向他挑戰，劉元進出來應戰，戰陣還没擺好，吐萬緒就率領騎兵衝了過去，賊軍於是潰散，投到江水中溺死的有幾萬人。劉元進脱身夜逃，逃回依恃自己的營壘。叛賊所封的僕射朱燮、管崇等駐扎在毗陵，連營一百多里。吐萬緒乘勢進攻，又打敗了他們，賊軍退依黄山。吐萬緒進軍圍攻他，賊軍被圍困衹好請求投降，劉元進、朱燮僅能獨自

都官。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悦，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免於一死。當陣斬殺了管崇以及他的將軍陸顗等五千多人，收取他們的三萬多名子女，送到江都宫。軍隊又向前推進解除了會稽之圍。劉元進又占據了建安，皇帝下令進軍討平他，吐萬緒率領的士兵已經疲乏，請求暫時不出征等待來年春天。皇帝很不高興，暗中下令搜尋吐萬緒的過失，有司上奏吐萬緒怯懦違背詔令，於是除名爲老百姓，發配去守建安。不久又下詔徵召他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吐萬緒鬱鬱不得志，回到永嘉，發病而死。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户。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户。

董純字德厚，是隴西成紀人。祖父董和，是魏國太子左衛率。父親董昇，是北周的柱國。董純少時有力氣，擅長騎馬射箭。在北周，歷任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號爲固始縣男，食邑二百户。跟從武帝平定齊國，按功勛任爲儀同，升爵號爲大興縣侯，增加食邑一共達八百户。

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户。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

高祖接受禪讓登位，升董純爵號爲漢曲縣公，多次升任到驃騎將軍。後來憑藉軍功，升任上開府。開皇末年，憑功勞舊勛升任左衛將軍，不久改封爲順政縣公。漢王楊諒在并州作亂，任董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跟從楊素討伐平定了他。憑藉軍功任柱國，進爵號爲郡公，增加食邑二千户。改任左備身將軍，賜給十名歌舞女子，五千匹縑綵。過了幾年，改任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

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逾涯分，陛下重加收采，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宫，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

齊王楊暕因事獲罪的時候，董純因與他來往而獲罪，皇帝當庭譴責他説："你從宫中一位宿衛人員，到現在身爲大官，爲何要依傍我的兒子，以圖離間呢？"董純説："臣本爲微賤下等之人，過分地蒙受獎勵提拔，先帝看到臣小心謹慎，過分寵信，陛下又重重加以收留任用，位至將軍。想要竭盡餘年，以報國恩。近來多次往返於齊王處，衹是因爲先帝、先后從前在仁壽宫，把元德太子以及齊王放在膝上，對臣説：'你好生照看這兩個小兒，不要忘記了我的話。'臣奉詔以後，每每在閑暇出入時，不曾不到王所。臣的確是不敢忘記先帝的話。當時陛下也侍奉在先

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

帝之旁。"皇帝改變了臉色説："先帝的確有這樣的旨意。"於是就放了他。後來過了幾天，出任爲汶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

一年多以後，突厥進犯邊境，朝廷因爲董純是舊將，改任榆林太守。敵軍犯境的時候，董純就打退他們。適逢彭城賊軍首領張大彪、宗世模等率部屬幾萬人，憑依懸薄山，侵奪徐州、兗州。皇帝下令讓董純去討伐。董純起初閉營不交戰，賊軍屢次挑戰都不出來迎戰，賊軍以爲董純怯弱，就不設防，放縱兵卒大肆掠奪。董純挑選精鋭士兵攻打他們，在昌慮交戰，大敗敵軍，斬首一萬多人，把敵人首級壘築成大丘。賊寇魏騏驎聚衆一萬多人，據守單父，董純前往攻打他，又打敗了他。等到皇帝再一次出征遼東，又讓董純任彭城留守。東海賊寇彭孝才聚衆幾千人，掠奪懷仁縣，轉入沂水，依恃五不及山。董純率精兵攻打他們，在戰陣中抓獲了彭孝才，以車裂刑處死了他，他的餘黨各自逃散。

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當時百姓思想不安定，盜賊一天比一天多，董純雖然是多次出戰都能取得勝利，但各地仍是盜賊四起。有人誣告董純性情怯懦，不能平定盜賊，皇帝大發脾氣，派使者把董純鎖到東都。有司看到皇帝極爲惱怒，就迎合皇上意旨把董純判以死罪，最後被殺了。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

趙才字孝才，是張掖酒泉人。祖父趙隗，任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親趙壽，任北周順政太守。趙才少時驍勇英武，擅長騎馬射箭，性情粗獷强悍，没有威儀。北周時爲輿正上士。高祖受禪繼位，屢次憑軍功升任上儀同三司，分配服侍晉王。等到晉王册封太子，拜任右虞候率。煬帝即位，改任左備身驃騎，後來升爲右驍衛將軍。皇帝因爲趙才是自己爲藩邸時的舊臣，逐漸地親近看重他。趙才也能够勤勉不懈怠，任職時有好的聲望。過了一年多，改任右候衛將軍。跟從皇帝出征吐谷渾，趙才任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從合河道出發，與賊軍相遇，打敗了賊軍。憑藉軍功升任金紫光禄大夫。等到遼東之戰，再出征碣石一路軍

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奸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

隊，返回授爲左候衛將軍。不久升爲右候衛大將軍。當時皇帝常常出宮巡幸，趙才經常充當警衛，整肅打擊違法亂紀之事，没有什麼迴避的。在途中遇到公卿的妻子兒女有違反禁令的，趙才往往是惡言大罵，各方面都會牽扯到。當時的人雖然認爲趙才的出言不遜是禍患，然而趙才律己正直，不能把他怎麼樣。十年，皇帝到汾陽宮，讓趙才留守東都。

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爲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

十二年，皇帝在洛陽，將要到江都。趙才看到天下四分五裂，擔心會釀成國家的災難。自己又認爲領受皇恩深重，没有理由坐視國家滅亡衰敗，於是進諫説："如今百姓疲勞，府庫空虚，盜賊四起，禁令得不到實行。希望陛下回到京師，安定百姓，臣雖然愚蠢没有見識，斗膽冒死請求。"皇帝大發脾氣，把趙才交給官吏處置，過了十來天，皇帝的怒意稍稍緩解，纔下令放出趙才。皇帝於是就到江都，待趙才更加親昵。當時江都糧盡，將士都不同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皇帝駕臨丹陽。皇帝在朝廷中議論此事，趙才極力陳説入京的計策，虞世基盛言渡江的好處。皇帝默默無言，趙才與虞世基都忿忿不平地離開了。宇文化及弑君叛亂之際，趙才當時在苑北，宇文化及派驍果席德方假傳詔書追回他。趙才聽説有詔書頒下就出來接旨，席德方下令他的手下捉住了趙才，把他帶到宇文化及處。宇文化及對趙才説："今日之事，祇好如此，希望不要放在心裏。"趙才默默地不應對。宇文化及對趙才的沉默無言很氣憤，將要殺掉他，過了三天纔放了他。趙才任原來的官職，鬱鬱不得志。趙才曾經陪同宇文化及宴飲，請求向跟宇文化及一同謀反的楊士覽等十八人勸酒，宇文化及應允了他。趙才拿着酒杯説："你們十八人祇能在一起幹事，不要再在别處做什麼。"諸位都默默無語。趙才來到聊城，染上疾病。不久宇文化及被竇建德所打敗，趙才又被俘虜。趙才心中更加不平，幾天後死了，時年七十三歲。

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强禦，咸以稱職知名。

仁壽、大業年間，有蘭興洛、賀蘭蕃，都是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强暴，都以稱職而出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并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兹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吝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毁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强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史臣曰：周羅睺、周法尚、李景、薛世雄、慕容三藏都以驍勇英武之姿，處在多事之秋，能取得如此富貴，是自己努力得來的。王仁恭起初在汲郡，因爲清正有才能而顯達，後來在馬邑，因爲貪婪吝嗇而衰敗身亡，很少能够有始有終，可惜呀！吐萬緒、董純各自因爲在當年建立功勛，取得這樣的高官顯職。吐萬緒請求息兵被責備，董純遭受讒言被誅殺。大業之末世，盜賊難道可以滅盡嗎！濫施刑罰，暴虐横行，能不加到他們身上嗎！趙才雖然本身没有什麽威儀，但立志在剛强正直，堅持抵拒虞世基的主意，可以説得上是不苟同了。權武素來没有什麽品行，不守法紀，終於自取黜罰耻辱，這也是理所應當的。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决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李諤字士恢，是趙郡人。好學，通曉辭章，會寫文章。在北齊作官任中書舍人，有口才善辯，常常接待應對陳的使者。周武帝平定北齊，李諤拜任天官都上士。李諤見高祖儀表非凡，便與他深結相交。等到高祖任丞相，李諤很被他親近，常以事情的得失向李諤咨詢。當時經常發生戰争，國家的財力被空耗，李諤奏上《重穀論》來勸諫高祖。高祖完全接納了他的意見。等到高祖受禪繼位，李諤歷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給爵號南和伯。李諤性情公正方直，明達世務，被當時的輿論所推重。升爲治書侍御史。皇上對群臣説："朕過去擔任大司馬時，每每請求到朝廷外去任職，李諤陳述了十二道謀略，苦苦勸阻不贊同，朕於是决定留在朝廷內。今天所建樹下的這些事業，都是李諤的功勞。"賜給二千段各色雜帛。

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兹，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强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聞其

李諤見禮教敗壞，公卿死亡後，他們的愛妾侍婢每每被子孫們或嫁或賣，一時已形成風氣。李諤上書説："我聽説凡事要作長遠考慮，應慎始善終，百姓的道德纔歸於淳厚，三年中無所改易，纔稱得上是孝順。倘若聽説朝臣之中，有誰父親、祖父過世，日子没有過多久，子孫無賴，便私分他們的妓妾，或嫁或賣以得到錢財。衹要有一件這樣的事，都是損傷風化的。侍妾雖然微賤，但是她們親承衣履，讓她們服三年喪，這是古今的通理。豈容立即脱下她們的喪服，强迫給她們抹上脂粉，在靈几前哭泣着辭别，送到他人的內室之中。凡是見到這些的，尚且還會感到傷心，何况作人兒孫的，怎麽能够忍受呢？還有些

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朝廷大臣，地位名望通達顯貴，他們的平生舊交，情同弟兄。等到他們死了，舊交們就陌生如同路人，早上聽到他們的死訊，晚上就覬覦他們的侍妾，趁機聘納，把求得這些侍妾作爲目的。毫無廉耻之心，抛開了朋友的道義。再説居家治理之法，可以推及爲官之道，既然在私交上不正，怎麼能贊理政務?"皇上御覽以後嘉獎了他。五品以上官的妻妾不得改嫁他人，就是始於此時。

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鎸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虚逐微，競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勛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

李諤又認爲作文雕句之人，行爲舉止輕薄，他們互相仿效，流連忘返，樂此不疲，於是就上書説：

臣聽説古代先哲聖王教化百姓，一定要改變他們的視聽，杜絶他們的貪欲之心，阻塞他們的邪僻放浪之念，給他們指出樸實淳厚之路。五教六行是教化百姓的根本，《詩》、《書》、《禮》、《易》是道義之門。所以纔能够家家都子孝父慈，人人都知曉禮讓，端正調和風俗，没有比這一些更重要的了。他們有的上書獻賦，制誄銘刻，都是爲了褒揚德行賢能，表明功勛證明事理。如果與勸善懲惡無關，道理上就不應做這種無用之事。到了後世，風俗教化逐漸敗落。曹魏三代，更加崇尚辭章，忽視爲君治人的大道，愛好雕蟲小技。臣下仿效君上，如影隨形，如聲隨響，競相施展文章詞藻，以致成爲風氣。江左齊、梁，其弊端更加盛行，無論貴賤賢愚，都一心追求吟咏詞賦。於是又丢開義理標榜新奇，追尋虚無縹緲，細微末節，競誇一韵之奇妙，争標一字之巧工。連篇累牘，積案盈箱，無非是風花雪月，雲霧雨露的描寫。世俗以此相互攀比，朝廷據此提拔士人。功名利禄的道路既已敞開，喜愛追求的感情更加厲害。於是里巷中的童昧小子，把年輕出游看得很重，還没有看過六甲之書，先就寫作五言之詩。至於像羲皇、虞舜、夏禹的典章，伊尹、傅説、周公、孔子的學説，不再關心，從未聽聞。以放傲荒誕爲清高，以任情爲功績，把儒學樸理看作是

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古拙，憑着詩詞歌賦來定君子。所以文筆一天比一天繁雜，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亂，實在是因爲離棄了大聖的軌範，作無用之文而以爲有用。損毀根本，追逐末流，泛濫於中華大地，彼此競相崇尚、效法，愈久愈烈。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等到大隋承受天命，聖道興盛，摒棄輕浮，遏制華而不實虚僞的東西。若非懷抱經國才質，志存大道，依歸仁義，便不能參預朝臣之列。開皇四年，普告天下，公私文書，都應據實書寫。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辭華麗，交給有關部門治罪，從此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没有誰不鑽研經典，拋開華麗綺艷，選擇先王美好的經典，在當今推行大道。如果聽到邊遠的州縣，仍然追隨衰敗的風氣，選舉吏人，不遵守法典。乃至有宗族鄉黨稱舉孝廉，鄉里歸依仁愛的人，學的必是經典之文，交游不隨便迎合，如此之人便被摒棄淪落於私門，不被官府收録；至於那些學不遵古，追隨流俗，寫輕薄之文，交結朋黨求取贊譽，便被選充到官吏行列，還被推舉到京都朝廷，這大概是因爲縣令、刺史没有推行文教風化，仍然挾帶私情，不存公道。臣既然忝列在憲司之位，職責理當糾奸察邪。倘若稍聽有風聲便加以彈劾，恐怕觸罹法網者多；請求部署各有司，普遍加以搜查探訪，有像這種情況的，一一寫明情狀，呈送有關部門。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

李諤又因爲當朝爲官的人喜好自我標榜誇耀，又上奏説：

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勛績，輕干聽覽！

我聽聞舜告誡禹説："你衹要不自傲，天下的人也没有誰來與你争能；你衹要不自誇，天下的也没有誰來和你争功。"言偃也説過："侍奉國君太親密，那麽就會招致耻辱，與朋友相交越親密，那麽就反而會疏遠。"這都是先哲的格言，後王的法軌。這樣看來，作爲人臣的道理，應當奉獻自己的才力來濟助社會，即使勤苦可與大禹相比，功勞如同吕尚一樣，也不應該自己深深地標榜誇耀，對上要挾君父。更何况功勞并不值

得記載，勤苦不能彌補過失，却敢於自我展示勛勞和功績，輕易地求取皇上的注意！

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静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顔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耻之色，强干横請，唯以乾没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社會上喪失道德，到了周代發展到極點，臣下没有廉耻，都是君上使得如此。任用人才衹是聽信他的言語，選取士子不考察他的德行，矜持誇耀自高自大，便被認爲具有濟世幹才而蒙受提拔；謙虚恭謹，多數因爲默然無語而被遺忘。因此争相上表陳述忠誠，首先就要論及自己的所有功績，禀承聖顔應付奏事，也陳述自己最爲用心。自我炫耀，自我引薦，毫無羞耻之色，竭力請求，衹以貪天之功爲本事。自從大隋承受天命以來，這種風氣頓時改變，農夫商婦，無不洗心革面，何况是大臣，又怎能仍舊沿襲衰敗的風俗！例如我聽説刺史進京朝見君王，竟然有自己陳述督察的功勞，在皇上身邊大聲訴説，出言不遜，自己把自己標榜得高高的，對上褻瀆了臣僚，實在是難以寬恕。所有像這樣的人，都把他們的情狀一一寫明，呈送有關部門，明確地加以處罰。以整肅社會風氣。

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潜有匡正多矣。

皇上把李諤前後所奏之事頒告天下，四海之内迅速響應，大大地革除了那些弊端。李諤在職幾年中，致力於存大體，不追求威嚴，因此没有剛正忠直的聲譽，但是暗地裏却多有他的匡正之功。

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并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托，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决之，并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邳公蘇威認爲臨道的店舍家，都是一些求利之徒，所爲之事污雜不純，不是可以使民心敦厚的事情。於是上奏高祖，限期遣散歸農，有想仍操舊業的，所在州縣應加以登記，編入市商行業之中，還應拆毁原有店舍，并讓他們遠離道路，限以時日。當時正值寒冬之際，没有誰敢申訴。李諤當時正好出使到蘇威處，見蘇威是這種看法，認爲士、農、工、商各有其業，各自安附本行，道旁旅店酒亭，自古以來不能一概而論，馬上就讓他們歸到市籍之中，於理不可。况且那些都是外出之人所要依賴的，怎能容許一朝廢除，衹會引起煩勞擾亂，對事情不合適。於是就獨自作出决定，一如既往。出使返回京城，然後將事

情奏報皇上。高祖對此贊賞説："治國的大臣，理當如此。"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吏悦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并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内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李諤因爲年老，外放拜任通州刺史，很有好的政績，四方百姓心悦誠服。三年以後，死於官任。有四個兒子。李大體、李大鈞，官職都到尚書郎。長子李大方承襲了他的爵號，才氣品德最爲出衆，大業初年，充當内史舍人。皇上正想任用他，他却死了。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强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晋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遥縣伯，邑六百户，加上儀同。

鮑宏字潤身，是東海郯人。父親鮑機，以才幹學識而出名。鮑機在梁作官，官至治書侍御史。鮑宏七歲死了父親，被哥哥鮑泉疼愛、撫養。十二歲時，鮑宏就擅長詞章，能寫文章，曾經寫詩與湘東王楊繹相和，湘東王楊繹對鮑宏的詩嗟嘆贊賞不已，引用他爲中記室。改任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改任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已經被平定，歸順了北周。明帝對鮑宏特別禮待，引用他任麟趾殿學士。多次升遷至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出聘到陳，商議攻打北齊。陳朝於是出兵長江以北入侵北齊。皇帝曾經詢問鮑宏攻取北齊的策略，鮑宏回答説："我强齊弱，勢力不相對等。北齊國君親近小人，政令刑法一天比一天紊亂，皇上您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情如同高屋建瓴，會有什麽擔心不能攻克的呢！衹是先皇從前出師洛陽，敵方都是有所防備，所以常常不能勝敵。依臣考慮，進兵汾、潞，直逼晋陽，出其不意，纔是上策。"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等到平定了崤山以東，拜任少御正，賜爵平遥縣伯，食邑六百户，加官上儀同。

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卭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

高祖任丞相的時候，鮑宏奉命出使崤山以南。適逢王謙在蜀地發兵叛亂，鮑宏路上經過潼州，被王謙的將領達奚惎抓獲，押往成都，最終也没有屈節。王謙兵敗以後，馳馬傳詔鮑宏進京，高祖嘉獎他，賜給他金帶。等到高祖受禪繼位，給鮑宏加官開府，任利州刺史，晋升爵號爲公。改任卭州刺史，期滿後回到京城。當時有一個叫尉義臣的人，他的父親尉崇不附從尉遲迥，後來又與突厥作戰而死。皇上嘉獎他，將要賜他的姓爲金，把這事向各位大臣咨詢。鮑宏回答

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

說：“從前項伯不附同項羽，漢高祖賜他姓劉，秦真的父親能够爲國死難，魏武帝賜他姓曹。依臣所見，請賜給他皇家之姓。”高祖說：“好。”於是就賜義臣的姓爲楊。

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後來又授官爲均州刺史，因爲得了眼病而免任，死於家中，時年九十六歲。起初，周武帝下詔讓鮑宏修訂《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文集十卷，流行在世上。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强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黄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裴政字德表，是河東聞喜人。高祖裴壽孫，跟從宋武帝把家遷移到壽陽，歷任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父裴邃，梁時任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親裴之禮，任廷尉卿。裴政小時候就很聰明敏捷，博聞强記，通曉時務政事，被當時所稱頌。十五歲時，徵用爲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改任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到荆州時，召裴政爲宣惠府記室，不久任命爲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封裴政爲壯武將軍，率軍隊跟隨建寧侯王琳進軍討伐侯景。抓獲了賊軍的統帥宋子仙，把他獻到荆州。等到平定了侯景，裴政作爲先鋒進入建鄴，憑藉幾次考核軍功都最高，封爲夷陵侯。徵入授官爲給事黄門侍郎，又率領軍隊輔佐王琳，抵拒蕭紀，在硤口打敗了蕭紀。加封爲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等到北周圍困荆州，王琳從桂州來救援，駐扎在長沙。裴政請求抄小路，先稟報元帝。到了百里洲，被北周的人抓獲，蕭詧對裴政說：“我是武皇帝的孫子，不可以當你的君主嗎？你又有什麽必要爲七父殉身呢？如果聽從我的主意，那麽就會貴及子孫；如果不這樣，將要腰斬你。”裴政假稱說：“惟命是從。”蕭詧把他鎖住，送到城下，讓他對元帝說：“王僧辯聽説臺城被圍困，已經自稱爲帝。王琳勢單力弱，不再能够前來救援。”裴政答應了他。不久却告訴給城裏的人説：“救援的軍隊將要大規模地趕到，你們都要各自勉勵。我因爲充當間諜被賊軍擒獲，粉身碎骨也應當報效國家。”監禁他的人擊打他的嘴，最後也没有改口。蕭詧發怒，下令迅速把他處死。蔡大業勸諫說：“此人

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

是民望所歸。如果殺了他，那麽荆州就不可能攻下了。”於是纔被釋放了。適逢江陵被攻陷，裴政與城中的朝士都被送到京師。

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并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

周文帝聽説了他的忠誠，拜任他爲員外散騎侍郎，引用他在相府任職。又命令他與盧辯依照《周禮》創建六卿制，設立公卿大夫士，并且編排朝儀制度，車服器用，多遵從古代禮制，改革漢、魏的舊法，事并施行。不久拜任刑部下大夫，改任少司憲。裴政明瞭熟知過去的事情，又參與訂立了《周律》。裴政能够飲酒，喝幾斗都不醉。公簿案件堆滿桌几，判决迅速順當如流，執法寬容平和，没有冤屈和濫用的。囚犯中有犯極刑的，就允許他們的妻子兒女到獄中伴住，到了冬天，將要處决極刑犯人了，都説：“裴大夫雖然判了我的死刑，但我死而無憾。”裴政判法周詳公正就像這樣。又擅長樂律，曾經與長孫紹遠談論音樂，他的話語都記載在《音律志》。宣帝時，因爲違背了旨意而免職。

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决於政。

高祖代理朝政，下詔恢復了他原有的官職。開皇元年，改任率更令，加官位爲上儀同三司。下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裴政采用魏、晋的刑典，下至齊、梁，沿用改革孰輕孰重，都折中選取。一同撰寫的人有十多個，凡是有疑慮阻滯不通的地方，都由裴政裁决。

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

進位爲散騎常侍，改任左庶子，多有匡正之處，被稱爲純厚。太子凡是有什麽大事，都委托給裴政。右庶子劉榮，性情很獨斷固執。當時由武職與外族相交往，通事舍人趙元愷編寫名賬，還没來得及完成。太子有旨意，再三催促。劉榮對趙元愷説：“衹須你口頭上奏，不須造賬。”等到上奏，太子問道：“名賬在哪裏?”趙元愷説：“我聽從了劉榮的話，他不讓我造賬。”太子當即就詰問劉榮，劉榮就拒絶承認，説“没有説過這話”。太子就把這事交托給裴政查問。還没有來得及上奏狀，有依附劉榮的人先對太子説：“裴政想要誣陷劉榮，推查的事不實。”太子召來裴政責問他，裴政上奏説：“大凡查看事情有兩種情况，一是分析情理，一是根據證據，審問其中的曲直，憑它來判定是與非。我察看劉榮，官位

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

高責任重，即使是真的對趙元愷説了不用造賬的話，也衹是微小之罪。按理而論，不需隱瞞。又察看趙元愷受制於劉榮，豈敢用無由頭的話來亂加在劉榮的身上。二人之情，道理正好相似。趙元愷讓左衛率崔蒨等人爲證，崔蒨等人的證詞全都與趙元愷相符合。觀察情理既相等同，必須以證據來斷定。臣認爲劉榮確是對趙元愷説過不造賬的話，事情必定不假。”太子也没有降罪給劉榮，却稱裴政公平正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宫，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慑，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録》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裴政喜歡當面指出别人的缺點過失，而背後從不議論别人的壞話。當時雲定興多次進入宫中侍奉太子，製作一些奇異的服飾和器具，獻給後宫，又依恃女兒受寵，來往宫中没有節制。裴政多次嚴厲地進諫，太子都没有采納。裴政因而對雲定興説：“公所做的，不合禮節法度。元妃又突然死去，外人議論紛紛，這些對太子來説都不是好的名聲。希望公自行引退，不然的話將會惹上災禍。”雲定興大發脾氣，把這些告訴了太子，太子更加疏遠了裴政，并因此把裴政外放任襄州總管。妻子兒女没有跟隨到官任，所得到的官禄，都散發給下屬官員。百姓有犯罪的，暗中都查清其犯罪情況，有時滿一年都不揭發，到犯多次時，就趁着都會的時候，在衆人之中召他們出來，親自審理他們的案情，其中有五個人被處死，流放的有很多。全境的人都很害怕，令行禁止，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稱他爲神明。其後不修牢獄，幾乎再没有什麽訴訟之事。裴政死於官任，時年八十九歲。著有《承聖降録》十卷。等到太子被廢黜，高祖回憶他説：“假使裴政、劉行本在，一同輔佐太子，應當不會到這種地步。”裴政兒子裴南金，官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嘆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轉法曹。及

柳莊字思敬，是河東解人。祖父柳季遠，梁時任司徒從事中郎。父親柳遐，霍州刺史。柳莊少時就有遠大志向，博覽典籍，又加上擅長辭令。濟陽蔡大寶在江左有美名，當時任岳陽王蕭詧的諮議，見了柳莊就感嘆道：“襄陽水鏡先生，又在這裏了。”蔡大寶於是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不久蕭詧徵用他爲參軍，改任法曹。等到蕭

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

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托，中夜自省，實懷慚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别。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托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并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詧稱帝，又任命他爲中書舍人，歷任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

等到高祖輔助管理政事，蕭巋讓柳莊奉書入關。當時三方交相發難，高祖擔心蕭巋有二心，等到柳莊返回，對柳莊説："我從前以開府的身份跟隨出征江陵，深深蒙受梁主特别的關照。現今梁主幼小時世艱難，承蒙不棄相托付，深夜自省，實在是心中慚愧憂慮。梁主世代承受朝廷信任，委實對朝廷很忠誠，而今以後，纔看得出松竹的氣節。君回到了本國，但願把我的這一番意思表達給梁主。"於是就與柳莊執手告别。當時梁朝的將帥都暗中請求發兵，與尉遲迥等形成連横的形勢，進可以對周氏盡節，退可以席捲山南。衹有蕭巋懷疑不可行。適逢柳莊從長安來到，詳細申述了高祖想要交結的心意，於是就對蕭巋説："過去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等人，都是一時的英雄豪傑。等到占據要害之地，擁有一群勇猛的將士，功業無不建立，但是禍患隨即到來的原因，實在是因爲魏武、晋氏挾持天子，憑依京都，倚仗大義之名，所以能够取得威信確定霸業。現在尉遲迥雖説是舊時大將，已是非常昏憒老邁，消難、王謙，是不及常人之輩，没有什麽匡佐之才。何况崤山以東、庸、蜀順隨教化一天比一天近，北周朝廷的恩惠尚未遍布。在朝的將相，多爲自身打算，争相對楊氏盡忠。依臣估料，尉遲迥等人終當覆滅，隋公必定會取代北周。不如保住自己的境地安息百姓，以觀望將來的變化。"蕭巋認爲他講得很正確，衆人的議論於是止息。不久，消難出奔陳，尉遲迥以及王謙相繼被殺，蕭巋對柳莊説："近來如果聽從衆人的話，國家就已經是不保了。"

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晋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

高祖登上皇位，柳莊又入朝爲官，高祖對他深加慰勞鼓勵。等到替晋王楊廣在梁擇娶嬪妃，柳莊爲這事往來四五次，前後賜給的各色雜帛數千段。蕭琮繼位，柳莊升任太府卿。等到梁國滅亡，拜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拜任給事黄門侍郎，一并賜給田地住房。柳莊非常熟悉過去的典章制度，又十分懂得時務，凡是他所匡正的，皇帝没有不稱好的。蘇威是納言，很看重柳莊的器

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都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爲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訴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内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

度見識，經常向皇帝上奏說：“江南人中有學業的，多不熟悉世務，習世務的人，又没有學業。能够兼而有之的，没人超過柳莊。”高熲也與柳莊非常有交情。柳莊與陳茂官位相同，互相不服氣，陳茂看到皇上以及朝臣都對柳莊比較好，心中每每不平，常常說柳莊是輕視自己。皇帝與陳茂有舊交，秘密召見陳茂，陳茂多次陳述柳莊的缺點過失。過了幾年，譖毁誣陷的話頗爲流行。尚書省曾經上奏犯罪之人按照法律應當流放，但皇上以死罪判决，柳莊上奏說：“我聽說張釋之說過這樣的話，法令是天子與天下的人所共同擁有的。現在法令如此，再要加重它，這樣的法令將不會取信於民心。現今海内太平無事，正是朝廷顯示誠信的時候，希望陛下考慮一下張釋之的話，那麽天下就會萬幸了。”皇帝不聽從他的話，因此而違背皇上的旨意。不久正碰上尚藥進上丸藥不合乎皇上的意思，陳茂趁機密奏柳莊不親自監理，皇上於是大怒。

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十一年，徐璒等在江南叛亂，柳莊以行軍總管長史的身份隨同討伐。徐璒被平定後，柳莊拜任饒州刺史，很有治理的才名。幾年後死於官任上，時年六十二歲。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洛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嘆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

源師字踐言，是河南洛陽人。父親源文宗，在北齊有很大的名氣。開皇初年，死於莒州刺史任上。源師早年就有聲望，應召離家出任司空府參軍事，逐漸遷升任尚書左外兵郎中，又兼任祠部。後來在初夏時，因爲有龍出現請求進行雩祭。當時高阿那肱爲丞相，説是真龍出現，非常驚喜，問龍何在，源師整容禀報說：“這是龍星初現，按照禮法應當雩祭郊壇，不是說另外有什麽真龍降臨。”高阿那肱忿恨地變了臉色說：“爲什麽要向星宿去求拜！”祭祀最終没有進行。源師出宫後私下裏嘆息說：“國家大事，在於祭祀與戰争。禮儀既然已經廢棄，怎麽能够長久呢？北齊滅亡没有多少時日了。”七年，周武帝平定北齊，拜源師任司賦上士。

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

高祖受禪繼位，源師拜任魏州長史，入朝任尚書考功侍郎，依然管理吏部。朝章國憲，多數

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内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

參預議定。十七年，歷任尚書左右丞，以精明幹練而出名。當時蜀王楊秀很是違反法度，就讓源師任益州總管司馬。不久楊秀被徵召入朝，楊秀惟恐京師有變，想要推辭稱病不去。源師幾次勸他，不可以違抗聖命，楊秀變了臉色說："這是我的家事，與卿有什麽相干！"源師流着淚回答說："源師身受國家厚恩，忝居參府幕僚，僚吏的職責，不敢不盡心。衹是近年以來，國家多事，秦孝王卧病在床，一直拖到病死，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沉淪被廢黜。聖上的心情，如何能够承受得了！而有詔命催召大王，已經拖延了日期，現在還遲遲不離去，百姓不瞭解大王之心，倘若發生異議，内外疑懼，皇上一怒之下，頒下詔書，派出一名使者，大王您怎麽能够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大王您自己考慮一下。"楊秀於是就聽從了朝廷的徵召。楊秀被廢以後，益州官屬大多被連坐，源師則因此事而獲免。後加封爲儀同三司。

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宫，敕宫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脱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崐玉。

煬帝即位，拜任大理少卿。皇帝在顯仁宫，下令宫外衛士不得擅離職守。有一個主帥，私自下令讓衛士出外，皇帝把他交付給大理寺抓了起來。源師根據律令奏請判罰徒役，皇帝却下令斬殺，源師上奏說："此人所犯之罪的確難以寬恕，如果陛下當初便殺了他，自然可以不牽涉到法令條文。既然已經交付給了有關部門，按道理就應該按法典來判處，倘若宿衛近侍者再有犯這種罪的，將怎麽去處置呢？"皇帝纔作罷。改任源師爲刑部侍郎。源師任職精明强幹，有口才，但没有廉明公正之稱。不久，死於任上。有兒子源崐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

郎茂字蔚之，是恒山新市人。父親郎基，任北齊潁川太守。郎茂少時敏捷聰明，七歲時背誦《離騷》、《詩經》，每天能背一千多字。十五歲時拜國子博士河間權會爲師，學習《詩經》、《易經》、《三禮》以及玄象、刑名之學。又拜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爲師學習《三傳》諸家之言，以至於廢寢忘食。家人擔心郎茂讀書過度患病，經常限制他的燈燭。等到長大，被人稱爲學者，很通

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秘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户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悦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

曉修辭作文章。十九歲時，守父喪，居喪期超過了禮書上所規定的期限。在北齊任官，起初任司空府行參軍。適逢陳使者傅縡來朝聘問，就讓郎茂接待應對他。後來奉詔在秘書省刊定載籍。升任保城縣縣令，有好的治理名聲，百姓爲他立《清德頌》。等到周武帝平定北齊，上柱國王誼推薦他，拜任陳州户曹。正好高祖任亳州總管，見到郎茂就喜歡上他，讓他掌管書記。當時周武帝撰寫《象經》，高祖在閑談時對郎茂説："人主的所作所爲，是要感天地，動鬼神的，而《象經》多苛嚴執法，將怎麽能使國家治理得好?"郎茂私下感嘆道："這些話怎麽能是常人所及的!"於是就暗自和他交往，高祖也親近禮待他。郎茂後來回到家鄉任州主簿。

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决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高祖爲丞相，下書徵召他，説到往事，非常快樂。拜任衛州司録，有能幹的名聲。不久任衛國令。當時有在押的二百名犯人，郎茂親自審理了幾天，得到釋放免罪的有一百多人。歷年的辭訟，都不需送到州省。魏州刺史元暉對郎茂説："長史説衛國老百姓不敢申訴，這是害怕明府罷了。"郎茂進言説："老百姓就像是水，法令就像是堤防。堤防不牢固，必然會導致洪水奔騰翻滚，如果堤防不决口崩潰，使君有什麽擔心的呢?"元暉没有什麽應對的。有一個百姓名叫張元預，與堂弟張思蘭不和。丞尉請求施加嚴酷的刑法，郎茂説："張元預兄弟，本來就互相厭惡，又受牽連獲罪，更加增添了他們之間的怨恨，這不是教化百姓的本意。"於是派遣縣中老吏更相前往敦教曉諭他們兄弟，來往於道路的人不斷。張元預等各生感動悔悟之心，到縣衙叩頭請罪。郎茂曉之以大義，於是張元預兄弟相親和睦，被人稱爲友悌。

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内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

郎茂從延州長史改任太常丞，升任民部侍郎。當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下條章，每年對不守禮法的民間五品之家處以責罰。有些回報的人就説："管内没有五品之家。"所立條章與實情不相符合，大多如此。又造餘糧簿，打算讓有糧與無糧的互相調濟。郎茂認爲這些條文都是迂繁不切實際，都奏令取消這些規定。過了幾年，因爲守

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决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

母喪而離職。不滿一年，又起用他讓他理事。又上奏爲王事而身死的人，他們的子孫不退田，朝廷命官退休了不減少土地，這些都起源於郎茂。郎茂性情聰明敏捷，判案無所疑滯，當時以有治政才幹而被人稱贊。仁壽初年，以原有官職兼任大興令。

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

煬帝即位，升遷爲雍州司馬，不久改任太常少卿。兩年以後，拜任尚書左丞，參掌朝廷遴選官吏之事。郎茂擅長法理，被世人所稱頌。當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争奪河東銀礦。郎茂上奏彈劾他們説："我聽説貴賤不同禮節，士人與農夫不同行業，所以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本分，家家都能區分廉耻。宇文愷官位名望已高，禄賜豐厚，居官不與民争利的品德一無所聞，追求財利結交下層，竟然毫無愧色。于仲文身爲大將，是宿衛近臣，奔走侍奉在宫庭，朝夕聞道。對謙和禮讓之風貶抑而不尊慕，但對細小財利，却知而必争。這類人怎麽能做百官的榜樣，百姓的楷模！如果不繩之以法，將使政教虧損。"宇文愷與于仲文最終因此獲罪。郎茂撰寫《州郡圖經》一百卷進獻給皇上，皇上賜給他三百段帛，把書交給了祕府。

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嘆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晋陽宫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别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當時皇帝每每出外巡察，王法已亂，法令失散。郎茂既是先朝舊臣，通曉世事，然而明哲保身，并無鯁直的氣節。看到皇帝猜忌刻薄，不敢據理力争，衹有私下裏嘆息而已。因爲年老，上表請求告老還鄉，没有被批准。適逢皇帝親征遼東，任命郎茂爲晋陽宫留守。這一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郎茂有嫌隙，上奏郎茂結黨營私，拉攏下屬欺瞞君上。皇上下詔派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聯合審理郎茂。郎茂平素就與這兩人不和，於是這兩人深深羅織罪名，巧加誣陷，構成了郎茂的罪狀。皇帝大發脾氣，連同他的弟弟司隸别駕郎楚之，都被除名爲百姓，流放到且末郡。郎茂很坦然地接受了詔命，不以此爲憂。在途中作《登壠賦》以自我安慰，文詞内容都可觀。又附上表章自己陳辯，皇帝逐漸醒悟。十年，把他召還京兆，過了一年多死了，時年七十五歲。有兒子郎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

高構字孝基，是北海人。性格滑稽，多智慧，口才善辯過人，喜好讀書，擅長文簿之事。二十歲，爲州補主簿。在北齊做官任河南王參軍事，歷任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北齊滅亡以後，周武帝任他爲許州司馬。

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内史侍郎晋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决。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高祖受禪繼位，改任冀州司馬，很有才名。徵召拜爲比部侍郎，不久改任民部。當時内史侍郎晋平東與侄兒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决，朝臣三議不能判决。高構判决了而且很合理，皇上認爲他有才能，召他進入内殿，慰勞他説："我聽説尚書郎與天上的星宿是相應的，觀察卿的才識，纔知古人之言不虚。嫡庶之事，是禮教所看重的，我讀卿的判詞數遍，詞理恰當，想來是别人所不能趕得上的。"賜給一百石米。高構因此而出了名。不久升任雍州司馬，以英明决斷著稱。一年多後，改任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又徙任雍州司馬，因事受牽連獲罪貶任盩厔令，很有治理的名聲。皇上認爲他很不錯，又拜任雍州司馬，又任吏部侍郎，因公事而免官。

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煬帝立，下令讓他官復原位。當時爲吏部官員的人，多因爲不稱職而被削官，衹有高構最有才幹與好名聲，前後當選的官員，都出於其下。當時人認爲高構喜歡高談，頗認爲他輕薄，然而他的内心方正文雅，特别被吏部尚書牛弘所器重。後來因爲年老多病而辭職，牛弘當時主管遴選官員，凡是將要有所任用，就派人到高構府上問可否任用。河東薛道衡才高於當世，每每都稱贊高構有清鑒，所擬定的文件，必定先草擬呈上給高構，然後纔擬定出正式文件。高構與他的想法有所不同，薛道衡未嘗不嗟嘆佩服。大業七年，老死在家中，時年七十二歲。所推舉的杜如晦、房玄齡等，後來他們都官至宰相，論者稱贊高構有知人審才的好名聲。

開皇中，昌黎豆盧寔爲黄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東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并執法平

開皇年間，昌黎豆盧寔爲黄門侍郎，被稱贊爲謹慎嚴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對政事多有匡正。河東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都爲刑部，都執法正直公平。弘農劉士龍、清河

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并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全都被稱爲精明能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次進奏忠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很有惠政。這些具體事項都已遺缺，都是有吏幹之人，被當時所稱頌。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禹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

張虔威字元敬，是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張晏之，北齊北徐州刺史。張虔威性情聰明敏捷，博覽群書。他的叔父張禹之對別人說："虔威，是我們家的千里駒。"十二歲時，州裏補爲主簿。十八歲時任太尉中兵參軍，後屢次升遷到太常丞。等到北齊滅亡，在周做官任宣納中士。

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參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内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

高祖任丞相時，引用爲相府典籤。開皇初年，晉王楊廣出京鎮守并州，大規模地挑選幕僚輔佐，任張虔威爲刑獄參軍，多次遷升爲僚屬。晉王非常欣賞他的才幹，與河内張衡都被禮遇看重，晉邸稱作"二張"。等到晉王爲太子，張虔威被遷升爲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

煬帝即位，授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悦，自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

煬帝即位，授封張虔威爲内史舍人、儀同三司。不久因爲是藩邸的舊臣，又加封爲開府。不久拜任謁者大夫，跟隨皇帝到江都，以原有官職兼任江都贊治，被稱作有才幹之人。張虔威曾經在路途中，看到一個别人遺失的口袋，擔心口袋的主人來尋找，於是就下令讓左右的人背着這個口袋前行。後來過了幾天，失主前來認領，就把口袋交還了失主。淮南太守楊綝，曾經與十多個人一同來謁見皇上，皇帝問張虔威說："站在前面的那個人是誰?"張虔威走下殿靠近那人看了看纔回答說："淮南太守楊綝。"皇帝對張虔威說："卿是謁者大夫，竟然不認識參見之人，爲什麽呢?"張虔威回答說："我不是不認識楊綝，衹是擔心看不確切，所以不敢輕易對答。石建數馬腿，就是最謹慎的了。"皇帝很是嘉獎了他。他的廉明謹慎都像這樣。當時皇帝多次出巡，百姓疲憊，張虔威於是就上封事來勸諫。皇帝不高興，從此被疏遠了。不久，死於官任。有兒子張爽，官至蘭陵令。

張虔雄

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張虔威弟弟張虔雄，也有才幹見識。秦孝王楊俊任秦州總管時，選用爲法曹參軍。孝王曾經親自審理囚徒，張虔雄一時失誤没有帶狀子來，隨口對答一百多人，全都符合事實真情，同輩的人没有誰不感嘆佩服的。後來歷任壽春、陽城二縣令，都有好的政績。

榮毗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内史下士。

開皇中，累遷殿内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榮毗字子諶，是北平無終人。父親榮權，北魏時任兵部尚書。榮毗少時剛正鯁直，有治政的才能和氣量，博覽群書。在北周做官，初任漢王記室，改任爲内史下士。

開皇年間，多次升遷任殿内監。當時因爲華陰多盜賊，擇優選取長吏，楊素薦舉榮毗爲華州長史，當時被稱爲有才能。楊素的田宅，大多在華陰，左右的人放縱不羈，榮毗依法制裁他們，無所寬容包庇。榮毗在朝集時，楊素對他説："我薦舉你，正好是讓你來懲罰我了。"榮毗回答説："我之所以一心執法，正是擔心辜負了公之薦舉。"楊素笑着説："剛纔是開玩笑罷了。卿依法辦事，是楊素我所希望的。"當時晉王在揚州，每每派人秘密窺探京師的消息。派張衡在沿路處處設置馬坊，以放牧牲畜爲藉口，實際上是供給那些窺探消息的人。州縣中没有誰敢違抗他的，單單榮毗制止了這件事。皇上聽説後嘉獎了他，賞給一百匹絹，改任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漢王楊諒叛亂的時候，河東豪傑擁城接應楊諒。刺史丘和覺察到了，逃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對榮毗説："河東要害，是國家的東面門户，如果丢失了它，將是不小的禍患。城中雖然叫嚷得凶，但并不是全都要反叛。衹要收取十多個狡猾凶惡的頭目殺掉，自然會馬上安寧。"榮毗認爲他説得對。高義明馳馬追趕丘和，將要與他商議。到城的西門，被反叛的人殺掉，榮毗也被抓住了。等到楊諒之亂被平定，拜任榮毗爲治書侍御史，皇帝對他説："今日之舉，是馬坊之事所引起的。不要改變你的心。"皇帝也敬重他。榮毗在朝廷中端正嚴肅，被百官敬畏。後來爲母守喪而離職。過了一年多，又起用他，讓他理事。

不久死於官任之上。追贈爲鴻臚少卿。

榮建緒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悦。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榮毗的哥哥榮建緒，品行非常光明正大，兼有學識。在北周做官任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到開始討伐北齊的時候，榮建緒留守鄴城，於是就撰寫了《齊紀》三十卷。榮建緒與高祖有舊交情，等到高祖當了丞相，加封榮建緒爲開府，拜任息州刺史。將要到任，當時高祖暗中有禪代的打算，於是對榮建緒説："暫且等等，應當共享富貴。"榮建緒認爲自己是北周大夫，於是就義形於色地説："明公這種意思，不是我想聽到的。"高祖不高興。榮建緒就去上任了。開皇初年來朝見，皇上對他説："卿後悔不?"榮建緒叩頭説："臣所處之位不是徐廣，但是感情與楊彪相同。"皇上笑着説："朕雖然不懂書語，也知道卿的這些話不錯。"歷任始、洪二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説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芻蕘；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既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

陸知命字仲通，是吴郡富春人。父親陸敖，是陳散騎常侍。陸知命性格好學，通識大體，以堅貞耿介而自持。在陳做官任始興王行參軍，後歷任太學博士、南獄正。等到陳滅亡，回到家中。適逢高智慧等在江左叛亂，晉王楊廣鎮守江都，以靠陸知命在三吴的名望，下詔讓他勸止曉諭反叛的人。陸知命勸降賊軍十七座城，納降了叛軍頭目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多人。憑藉功勛拜任儀同三司，賜給田地住宅，又起用他的弟弟陸恪爲汧陽令。陸知命認爲陸恪不是縣令之才，上表章陳説推辭，朝廷應允了他。

當時陸知命見天下一統，就勸高祖建都洛陽，於是就奏上《太平頌》來諷諫。《太平頌》的内容多没有記載下來。陸知命多年不被調用，到朝堂上表，請求出使高麗，説："我聽説聖人坐依屏風而治，從打草砍柴的人中物色人才；普通百姓奔波於野，也有人能呈獻諷諫忠言。懇望陛下暫且俯顔批閲臣的表奏。從前黄帝駕馭天曆，曾暫緩對夙沙的誅罰；虞舜擁有河圖洛書，尚且考察對有苗的討伐。陛下正遇百代後世之際，趕上了千載難逢之機，四海太平，三方已經

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

平定，祇有高麗小醜，對燕地邊境懷有狼子野心。王者有宏大的胸懷，常想順應時勢而蓄養民力，實在是因爲厭惡殺生愛惜生靈，想用德化來曉諭他們啊。請讓臣稟受一節，宣示皇化，讓他們君臣自縛來到京城。”書表奏上，天子認爲他很奇特。過了一年多，拜任普寧鎮將。人們有的説他正直，因此在御史臺待詔。

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僚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遼東之役，爲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煬帝繼位，拜任治書侍御史，端莊嚴整，被百官所敬畏。皇帝非常敬重他。後來因事受牽連而免官。過了一年多，恢復了官職。當時齊王楊暕很是驕縱，親近小人，陸知命上奏彈劾他，齊王楊暕最終獲罪，百官震驚恐懼。遼東之戰，他當了東暆一路受降使者，死於軍中，時年六十七歲。追贈他爲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并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逾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概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疏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中。彥謙痛

房彥謙字孝冲，本是清河人。七世祖房諶，在燕國做官任太尉掾，跟隨慕容氏遷到北齊，子孫於是在那裏成家立業。世代爲名門大姓。高祖父房法壽，任北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父房伯祖，爲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父房翼，爲宋安太守，都世襲爵號壯武侯。父親房熊，初任州主簿，擔任清河、廣川二郡守。房彥謙很早就成了孤兒，對自己的父親一無所知，被舅舅所撫養。他的長兄房彥詢，很擅長鑒識人才，認爲房彥謙天性聰穎有悟性，常常覺得他很不一般，親自教他讀書。七歲時，房彥謙已經誦讀了幾萬字，宗族的人認爲很奇特。十五歲，過繼給後叔父房子貞，事奉繼母，超過親生母親，房子貞很哀憐他，撫養他非常周到。後來爲繼母守喪，不進飲食有五天。事奉伯父樂陵太守房豹，竭盡心力，每當有時令珍果，口不先嘗。遇上親戚的喪期，必定蔬食盡禮，宗族中的人都以他爲榜樣。後來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於是就通讀了五經。懂得作文，擅長草書隸書，能言善辯，風概高於常人。十八歲時，歸依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徵召任主簿。當時禁止的法令寬鬆，州郡之職尤其放鬆。等到房彥謙爲齊州治中，簡練清正守法，州境整肅，没有誰不敬畏。等到北周軍隊進入鄴城，北齊君主往東出逃，任

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彦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并各歸首。

用房彦謙爲齊州治中。房彦謙痛恨本朝傾覆，將要糾率忠義，私下裏想要匡輔。事情沒有成功而中止。北齊滅亡，回到家鄉。周帝派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被賊帥輔帶劍所抓。房彦謙寫信曉諭他，輔帶劍慚愧害怕，送辛遵回到齊州，各路賊寇都歸依自首了。

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彦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虚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脱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彦謙對之如響。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

等到高祖接受禪讓之後，房彦謙便回到故鄉過閑散生活，立志不再出仕做官。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堅決推薦房彦謙，房彦謙迫不得已接受了皇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房彦謙便很器重他，提拔、任命他爲承奉郎，不久遷升監察御史。後來在陳平定時，房彦謙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因爲完成使命稱合聖意，朝廷賜給他一百段各色雜帛，一百石糧米，一套朝服，七名奴婢。遷任秦州總管録事參軍。當時左僕射高熲主持官員考核之事，房彦謙曾在朝集時對高熲說："《尚書》提到'三年進行一次政績考核，提拔賢明，貶黜昏庸'，唐堯、虞舜以下，世代都有這種制度。升降合理，褒貶無錯，便是提升可得賢才，貶退的都是不稱職者。倘若有所錯亂悖謬，考核之法便將形同虚設。近來見到各州府的考核，所持標準各不相同，提拔什麽人，貶退什麽人，獎勵什麽人，責譴什麽人，多有差别，不相一致。何况還有人肆意憑自己的愛憎好惡之情行事，以致違背公正原則：清廉耿直的人，未必能得到高的評價；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之徒，反而被列爲優等。實在是真假混淆，是非顛倒。主宰大臣既不精心選擇反復斟酌取捨，所以曾受指派任命的人，很多因爲被賞識而取得成功，没有歷任臺省之官，大都不懂得進退法則。加上四方遥遠，難以詳細明察，衹好核準人數，一半失敗一半成功。衹是統計官員數量的多少，不考慮善惡好壞的多少，想求得公平合理，那是不可能的。明公洞察微暗，待人處事持心公平，這一次考核，一定不會有什麽偏私不公。倘若出現前面提到的幾種情况，不知道明公將如何裁决處理？但願明公向四方邊遠之地派出耳目，精心加以調查瞭解，哪怕是很小的一點好人好事都加以褒揚，哪怕是很小的一點壞人壞事都加以貶斥。這既關係到良

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好政治的發揚光大，也足以褒奬賢明才能之人。"房彥謙說得義正詞嚴，在場的人都注目看着他。高熲也爲之動容，對他深加贊賞，於是詳細詢問河西、隴右等地官員的行爲情狀，房彥謙一一很快作出了回答。高熲回頭對各州總管、刺史說："與你們說話，不如單獨跟秦州考使談一談。"幾天以後，高熲把房彥謙舉薦給皇上，皇上未能加以任用。因爲任期已滿，房彥謙遷任長葛令，任上多有仁愛之政，百姓稱他爲慈父。仁壽年間，皇上讓持節使者巡察各州縣，考查州縣長官的才能，考查結果認爲房彥謙是全國最好的，越級拜任鄀州司馬。房彥謙離開長葛時，官吏與百姓都放聲大哭地相互說道："房明府如今離開，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麽意思活下去！"後來百姓思念他，爲他樹碑歌功頌德。鄀州長時期没有刺史，州中政務都歸房彥謙處理，有出色的政績。

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别。黄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

內史侍郎薛道衡，是一代文宗，地位顯要名望清高，與他來往的人，都是全國有名之人。薛道衡器重房彥謙的爲人，對他很友好且懷敬意，等到薛道衡兼任襄州總管，他與房彥謙書信往來，絡繹不絶。煬帝繼位，薛道衡改任鎮守番州，赴任途中經過房彥謙的官署所在地，逗留了好幾天，灑淚而别。黄門侍郎張衡，也與房彥謙很友好。當時皇上營建東都，極盡奢侈華麗，國内的人深感失望。又加上漢王叛亂，獲罪的人很多。房彥謙看到張衡當權而不能匡救，寫信勸告他說：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

我私下裏聽説奬賞是用來鼓勵善行的，刑罰是用來懲戒邪惡的，所以即便是粗疏低賤的人，有善行一定要加以奬賞；即便是尊顯權貴的親人，犯下罪行必定施加刑罰。不能懲罰便避開親友，奬賞便遺漏低賤的人。現在各州刺史，受任治理，爲善爲惡，朝廷都會知曉，敬畏國家法紀，不敢怠慢。國家承奉大命，爲民父母，賞罰得當與否，上達皇天，敬畏皇天照臨下土，也應當恭謹嚴肅。所以文王説："我朝夕不敢怠慢，是因爲敬畏皇天的威嚴。"以此説來，雖然州與國有别，地位高低懸殊，但是爲民憂慮、慎

用法紀，其中的道理是同樣的。

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内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置鬻獄之死，晋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至於并州叛逆，必須有所甄別區分。如果楊諒實在是因爲皇命不通，擔心宗廟社稷傾危，徵集兵衆，并不是爲了干犯國家法紀，那麽就應當體諒他的初衷，議論對他的刑罰，向上要符合聖主兄弟之情，對下要打消百姓疑惑之心；如果楊諒的確清楚地知道朝廷内外都并無不測，却想要繼承君位篡奪皇權，而巴不得天下大亂，企圖有所覬覦，那麽像對管叔、蔡叔一類的誅討，就應該施加在楊諒身上，凡是跟他共同作惡的，一律不能逃脱罪責，頭目懸首示衆，妻子兒女都一概殺盡，這是國家固有的刑法。其間如果有内心并不是協同楊諒，衹是無力自主，有些是被挾逼的，陷入頑凶的淫威，這樣的人也讓他們全家没官爲奴，流徙遠地，恐怕會造成冤情泛濫。天網恢恢，難道就是這樣嗎？罪過不能確立，應當從輕發落，這一道理又體現在哪裏呢？過去叔向赦免長期監禁的死罪，爲晋國所嘉許；張釋之判定衝犯皇駕的罪行，漢文帝稱好；羊舌氏寧可不愛惜兄弟，廷尉并非隨便違抗君命，衹是爲了執法無私，不容有所輕重。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武之兵術，吴、楚連磐石之據，產、禄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

况且聖人所認爲的大寶，那就是神器，倘若不是天命，便不能隨便得到。所以像蚩尤、項籍的勇猛，伊尹、霍光的權勢，老子、孔子的才智，吕望、孫武的兵略，吴、楚相連有如磐石相依據，吕產、吕禄禀承吕后的根基，并不是上應天運的徵兆，所以到頭來没有得到帝王之位。更何况小小一角之地，像蜂蟻般嘯聚，楊諒的愚頑鄙陋，一群小人的凶惡頑劣，却想要憑依京都一帶，企圖作非分之想的人呢！開天闢地以來，文字書籍所記載的，帝皇的事迹，能够詳知。若不是積累仁德，立下豐功，造下大福，誰能够道合幽冥，義感神靈呢。因此古代的聖王，早晚都非常謹肅，時時想到如履薄冰，每每如同駕馭朽木之舟。到了後世驕縱荒淫，毫無警戒恐懼之

載，請略陳之。

心，肆意於百姓之上，任意放縱個人欲望，這樣的事，不能一一盡記。請允許我簡略地陳述如下：

曩者齊、陳二國，并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虚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晋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爲務，河朔强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吊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

先前齊、陳二國，都居於大國之位，自認爲德行跟天地相合，光明和日月等同，無所憂慮，不體恤法政。左右近臣憑仗寵信，衹稱舉好事而隱匿壞事，史官不直書史實，掩蓋過錯而衹記録美事。因此百姓的痛苦之聲，到頭來不能讓皇上聽聞；而朝廷大臣的虚假榮譽，每天都被陳述在皇上左右。法網越來越嚴苛細密，遭受刑戮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徭役頻頻興起，老少疲憊不堪。過去鄭國有子產，齊國有晏嬰，楚國有叔敖，晋國有士會，像這樣的小國，尚且還有名臣，像齊、陳這樣的强大之國，難道没有好的輔弼之臣？衹是因爲當權的人閉塞正途，懷有私心，謀取私利，忘記朝廷，衹顧家室，外表公正内心刻忌。如果有正直的人，才幹可以擔任重任，對自己不合適，便加以擯斥壓制；倘若遇到諂佞小人，品行多有邪穢，衹要對我有利，便馬上加以薦舉。像這樣求賢，賢人又從哪裏來！那些有賢能之人，不是崇尚臂力，也非關係文采才華，衹須自身正直，能負荷重任，堅定而不動摇。譬如棟梁安在屋頂，又如骨骼處於人身，這就是所説的棟梁骨鯁之才。齊國、陳國不任用正直骨鯁之臣，而親信讒佞小人，天道高遠，但却能够聆聽卑下，明察他們的邪僻，所以總收神器，歸於我大隋。假使齊、陳二國敬奉上天神靈，對鰥寡孤獨之人施加仁愛，任用正直，斥退遠離浮華小人，懷具卑微之心，致力於惻隱之事，河北强大富有，江南湖區險阻，各保其業，老百姓不願動亂，那麽就會像泰山一般的堅固，不可動摇。然而躺卧在柴堆之上，在酒宴上安然地飲下毒酒，以致使得宗廟荒廢，流離失所，孤影哀傷，撫心傷懷，嗟嘆哪裏來得及呢！所以詩説："殷商在没有喪師大敗之時，能够配享上帝。應該以殷爲鑒，皇命就不會改變。"天下萬

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贊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機大事，怎麽不須深思熟慮呢！

想到皇上有如慶雲紅日，仁愛孝義早已顯明，承受分封，大成規矩。等到統領淮海，美好的德行一天勝過一天，承應皇命之驗，遠近都來歸附。左右輔佐之人，都已蒙受仁愛，普天之下百姓，都高興地翹足而待。并州叛亂，發生得十分突然，是因爲楊諒欺詐惑亂，貽誤官民，并非官民與朝廷結有仇怨，而抛棄德行追隨叛賊。但是地方將領，說是他們希望叛亂，這就不僅僅是誣陷了善良之人，也恐怕大大玷污了皇恩。足下平素肩荷重任，早就成爲朝廷心腹重臣，從藩鎮起用，被看成中流砥柱。應該名垂於青史，流芳百世，后稷、后契、伊尹、呂尚，與您相比，又能算什麽呢？既然正值清明之時，必須存有忠直之心，在今天樹立偉大的榜樣，成爲將來的典範。豈能曲意順從人君，以偏私而虧損刑律，又使得被迫隨從的人，遭受横禍而受到罪責？我蒙受您的關心厚遇，所以傾吐我的區區忠誠，如同鄉野之人，如同愚夫盲者，不懂得忌諱。

衡得書嘆息，而不敢奏聞。

張衡收到信後感慨嘆息，但是不敢上奏讓皇上知道。

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别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敢爲恨。

房彥謙知道朝廷法紀不能整肅，於是就辭官隱居，準備在蒙山下結廬而居，以求得自己的心願。正碰上置司考察官員，大選天下知名人士。朝廷認爲房彥謙公正廉潔之名早已著稱，當時爲衆望所歸，徵召他拜任司隸刺史。房彥謙也心懷感慨地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所以凡是被他推舉的人，都是人群中的表率。他有所彈劾抨擊，受到彈劾的人都毫無怨言。司隸别駕劉炫，欺上壓下，却假裝正直，刺史畏懼他，都對他下拜。惟獨房彥謙堅守志向不屈服，不卑不亢，有識之人嘉許他。劉炫也不敢對他懷恨在心。

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

大業九年，跟從皇上渡過遼河，督理扶餘一路軍的軍務。其後隋朝政事漸漸混亂，朝廷擾攘不安，没有誰不失節的。房彥謙一如既往正直行事，卓然獨立，深被當權的人所忌恨。外放任涇陽令。不久，死於官任之上，時年六十九歲。

彦謙居家，每子侄定省，常爲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産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并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納諫争。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房彦謙平常在家時，每逢子侄們來看望，常常對他們加以勸説勉勵，孜孜不倦。家中留有祖傳産業，財富一直豐厚，再加上前前後後任官所得的俸禄，都用來周濟親朋好友，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車服器用，都儘量保持勤儉樸素。從小到大，一言一行，從没有涉及到私利，儘管常常招致貧乏，但也怡然自得。曾經在閑談之中獨自微笑，并回頭看着他的兒子房玄齡説："别人都因爲官禄而發財，衹有我因爲做官而貧窮。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衹有'清白'二字而已。"他所寫的文章，氣度恢宏嫻雅，有古人的深厚功力。又擅長草隸，别人有得到他的便箋信函的，都視爲珍寶加以賞玩。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都是當時知名清高之人，房彦謙都與他們是朋友。雖然來訪車馬成群結隊，但門庭之内没有等閑賓客。氣質温文爾雅，深曉政務，有識之人都贊許他前程遠大。起初，開皇年間，平定陳之後，天下統一，大家都議論説將有太平盛世到來。房彦謙私下裏對親近的趙郡李少通説："主上禀性多猜忌苛刻，不能接納諍言。太子卑懦年幼，各位親王專權，在朝中衹是推行苛細嚴酷的法政，未曾實施宏大的綱紀。天下雖然安定，正堪憂慮危難。"李少通起初不以爲然，到了仁壽、大業年間，房彦謙的話都應驗了。大唐統一天下，追贈他爲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號爲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棁棁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史臣曰：大厦的建構，不是靠一根木柱的支撑；帝王的功業，不是憑着一個士人的謀略。物體長短大小都有各種不同的用途，小短柱、大棟梁，都不能没有。李諤等人有的文才能够遵循道義，有的才幹足以擔任時政，才識能力在當時顯揚，功業事迹留名於青史。參照大隋衆多人才，從他們通曉天下大理，并以此成就大業來看，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材，也如北極周圍的群星啊！

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奂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

夫玩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并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

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

虞世基，字茂世，是會稽餘姚人。父親虞荔，是陳朝太子中庶子。世基從小沉静，喜怒不形於色，博學有很高的才識，同時擅長草書和隸書。陳朝中書令孔奂見到世基後感慨地説："南金中最貴重的，當在這個人。"少傅徐陵聽説世基的名字，召見世基，世基不去。後來因爲公事集會，徐陵一見到世基就認爲他不尋常，回頭對朝廷官員們説："真是當今的潘岳和陸機啊。"於是就把自己弟弟的女兒嫁給他作妻子。世基在陳朝做官，初仕任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任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改任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後主曾在莫府山打獵，下令世基作《講武賦》，世基在座位上進言説：

喜歡遵循常規的人，不可以談論匡正救助的功業；能因地制宜順時而變的人，纔能表現帝王的謀略。什麽道理？教化有文采和樸質之分，進取和退讓風氣不同，世風有的浮薄有的淳厚，堆積的事務有時鬆弛有時緊張。即使是順乎紀年又合乎符書的帝王，望之如雲近之如日的君主，也要在版泉修整戰事，同時在丹浦訓練軍隊。因此明瞭禮樂教化和軍事武力，大概要趁時機而一并起用，治理國家和建立制度，本來就隨習俗而變化。用來建立大名聲，垂示大教訓，禮敬各種神靈，包容上下六方的，恐怕祇有聖人啊！

鶉火之年，是皇上統治天下的第四年。萬物通泰，九州太平，世俗人達到了仁德長壽，老百姓具備了日常資用。然而糧食

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懔乎於御杇。至如昆吾遠贐，肅慎奇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劍於尚方，積雕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勛，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乃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豐富，兵力充足，仍然懷有如履薄冰的心情，可以長久，能够盛大，還是像用杇爛的繩索駕車那樣感到害怕。至於遠從昆吾進貢來的財物，從女真國來的奇珍異寶，史官未中止過記録，府庫没有一個月不入庫的。文具裝飾的頭盔和雍弧産的戰戟聽憑使用，犀牛皮做的盾和闕鞏産的鎧甲非常豐富，在尚方府鑄造名劍，於兵庫中堆積利戈。雄師百萬，猛士千群，五德普施，威加四海。於是在農耕的空隙，進行春季的射獵，相互勸酒，把功勛記在簡册上，用禮儀觀察使臣，阻止惡行，勸勉善事，獎賞好的，懲罰壞的，通過懂得禁令來告諭民衆百姓。多麽盛大啊，實在是一百位君王不能改變，千年難逢的一刻啊！從前司馬相如跟隨皇帝去上林苑，於是歌功頌德。長楊打獵，揚子雲回去後就作了《長楊賦》。雖然狀物抒情，不可同年而語，美好的名聲，盛大的功業，大概可以説説吧。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録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粤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暨析支，東漸蟠木。謦圖諜而效祉，漏川泉而禔

以天爲法考察古事，綱紀的取用開始於對事物的按類區分。得受圖籙而帝王登基，建立君主而成爲帝王。既寬宏和嚴厲兼備，又能文能武。在北方殷地人民怨恨勞苦，在南方唐堯之地大行攻伐。那些周代的盾和夏代的斧啊，可能在以前聽聞過。我大陳王朝開創基業，就是平定禍亂實行武力。平定危難，統一天下。順從衆多人的樂於推戴，更多人又來加入。於是積累仁義積聚道德，重合規矩因襲法度。我皇盛美的事業啊，血統敏慧而聖明。施行九類大法而有序，囊括四海而天下太平。既君王的仇敵訪求舉拔之後，才智和道德又非常温和。無論善惡賢愚都請求爲臣，才能出衆的人都在職爲官。駕馭璇璣而七星分明，使臣帶着圭璋和束帛來朝見皇上，舉國歡騰。破曉時分就處理政事，以求揚名後世，天還未亮就爲國事操勞，想創造太平盛世。大道潛伏在過往却預示未來，功德可与天地相比。運用聖人的大

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

德，竭盡老百姓所能之事。於是禮節暢達，音樂和美，刑法清明，政事嚴肅。西邊到達析支，東邊達到蟠木。圖讖顯明，呈出福祉。江河之泉源顯露，安寧幸福。神靈賜福則必定達到，又哪裏用得着考慮不會歸服呢？

雖至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强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督。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鈎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黄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遰，屆方澤之塏爽。

即使安定的時世太平昌盛，仍警戒國家加强軍隊。從各個郡縣中選取禁衛軍，在五校尉所領部隊中徵召勇健之士。制敵取勝，有未盡的勇氣，都看重道義而輕視生命。於是就趁着農事閑暇訓練老百姓，在春季射獵的時候演習作戰。命令司馬告知人民刑法，率領掌故清理王田。引導旬始星作先鋒，埋伏鈎陳星殿後。在總狀羽毛上樹起鳳凰旗，給練袍飾上魚紋箭袋。於是在皮製小車上扣緊馬繮，在飾有玉勒的馬上并駕齊驅。堵好左邊的鐵矩起程，敲擊右邊的銅鐘來傳聲。旗幟縱横交錯，時隱時現，帶劍的騎士衆多紛揚，來來往往。在北極星和北斗星之間點出攝提星，於高大寬敞之處洞開天門。跨過玄武湖馳往東方，登上黄山奔向北方。憑依高峻之地建起鳳闕，靠據乾爽之地築起方丘。

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烟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静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韜之妙算，誓武旅於戎場。鋭金顔於庸、蜀，躪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彏天弧而并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擒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雁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蕩海岳

在這個時候，正是暮春時節，清晨的陽光透過山間雲氣。太陽月亮光輝照耀，烟靄雲霧吐穗開花。於江海内澄清波濤，在宇宙間清除塵埃。天子就駕臨太一神的玉飾殿堂，在皇太后的宫殿中傳授軍令。蘊藏兵法於神妙的謀劃中，到戰場上向軍隊發號施令。在庸和蜀驍將顯威，精鋭的騎兵到漁陽縱横决蕩。拉滿神弩弓弦，張開仙弓一并發射。彩旗飄舞，整齊成行，戰鼓振動，鏜鏜作響。八種陣法整齊嚴肅，排列成行，各路軍隊恭敬莊重，接連不斷。把攻城長梯拒於護城河外，在武岡車上架起樓車。有時從容駕車，長驅直入，有時短暫交戰即各自撤退，没有傷亡。剛剛應付完事變像蛇一樣曲折進攻，不久意氣昂揚如鷹一般威武雄壯。在戟刃上射中小枝，於鎧甲上撤除了重叠的

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

葉片。孔明七次俘獲七次放歸孟獲，猛虎雙雙被卞莊生擒。開始如白鶴般翩翩飛翔，然後像雁陣般井然有序。震動河流山谷橫掃八方之外，滌蕩大海高山照耀日月星辰。深遠渺茫無法度量，前進或後退難以恒常。也有投石超距扛舉大鼎，跳躍上車夾住車輈。怒發衝冠挺起刀劍，昂首威武不屈地舉起鐵盾。宮廷衛隊殺死了犀牛般的凶徒，勇猛之士制服了猛牛般的强敵。即使是任鄙和孟賁、夏育，都不能與之匹敵。

九攻既決，三略已周。鳴鐲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鼙而載悦。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雲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

六府三事已經確定，作戰策略早就周密。敲擊鐘鈴發出聲響，像風一樣席捲如閃電一般聚集。在這時候武將們返回，奏樂的鐘鎛已經擺好，讓八元、八凱一類的賢臣上來陪席，命方氏、邵公一類的才士就座。按次序獻了三次酒，音樂還未停止。揮舞着盾牌和戰斧異常歡快，聽着大鼓和小鼓的軍樂非常喜悦。讓戰士們披上錦衣，與他們同甘共苦，戰士們都奮不顧身、願爲保全志節犧牲生命。正席捲戰場縱橫馳騁，又見到天子的軍隊出征。登上燕山斬殺大猪，到瀚海砍殺長鯨。天子行幸到雲亭，施祭天禮上告成功。我皇的英明威武啊，確實寬廣博大難以稱述。

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産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凄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咏。未幾，拜內史舍人。

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毁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

陳主嘉獎了世基，賞賜一匹馬。

等到陳被滅世基歸順隋，擔任通直郎，當值內史省。貧窮没有財産，常受雇替人抄書來供養父母，悶悶不樂。曾作五言詩表達心志，情理凄涼悲切，當時人認爲精巧，從事文章著述的人没有不吟誦的。不久，世基受任內史舍人。

煬帝就位，世基所受待遇隆重。秘書監河東人柳顧言學識淵博富有文才，很少有推許贊揚之人，到這時和世基見面，感嘆説："天下應共同推舉這個人，他不是我們這些人能趕得上的。"不久世基升任內史侍郎，因爲母親的喪事辭去官職，居親喪而損毁身體，瘦瘠如骨骸支立。有詔書命令世基就職治事，世基拜見皇上那天，幾乎不能站起，皇上命令左右人扶起世基。皇上憐惜世基的瘦弱，下詔命令他進肉食，世基一吃就悲

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

傷哽咽，不能下咽。皇上派人對他説："正把國事托付給你，應當爲國家愛惜自己。"前後敦促勸勉很多次。皇上看重他的才能，親信禮遇更加豐厚，世基專門掌管機密，和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與掌管朝廷政事。當時天下事情繁多，四方進呈的文書每天有百數。皇上行事穩重，政事不能在朝廷上決定，進入内室後纔召集世基口授指揮。世基到了官署纔作詔書，每天將近一百張紙，没有遺漏和錯誤。世基的精密篤定就是這樣。

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勛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遼東一戰，世基進升官位金紫光禄大夫。後來跟從皇上到雁門，皇上被突厥人圍困，隋軍多次被打敗。世基勸説皇上加重賞賜的報酬，親自安撫存恤戰士，又下詔停止遼東的戰事。皇上聽從了他，軍隊纔重新振奮。等到圍困被解除，加賞的報酬没有兑現，又下達了攻打遼東的詔令。從此都説世基欺騙兵衆，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没。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决没。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

皇上到江都，住在鞏縣，世基因爲叛賊一天比一天增多，請求發兵駐扎洛口倉，以防止意外。皇上不依，祇回答説："你是書生，一定還是膽怯。"當時天下大亂，世基知道皇上不可勸阻，又因爲高熲、張衡等相繼被殺，害怕禍及自身，即便處在親近皇上的侍從之列，也祇是唯唯諾諾討好皇上，不敢違逆皇上的心意。叛賊一天比一天厲害，郡縣多數陷落。世基知道皇上討厭多次聽到這些消息，後來有告知失敗的，就減省奏章，不按實際情況報告。所以外面有禍變，皇上不能知道。曾經派遣太僕楊義臣在黄河以北捕捉叛賊，招降叛賊數十萬，義臣羅列情况向上報告。皇上嘆息説："我開頭没聽説叛賊一下子像這麽多，義臣招降的叛賊那麽多啊!"世基回答説："小規模的叛亂即使多，不值得擔心。義臣打敗他們，擁有的軍隊不少，長久地在京城之外，這一點最不恰當。"皇上説："你的話很對。"馬上追召義臣，遣散他的軍隊。又越王楊侗派太常丞元善達潛行在叛賊中，到江都向皇上報告情況。説李密有兵衆百萬，圍攻逼近京都。叛賊占據洛口倉，京城内没有糧食。如果陛下馬上返

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回，烏合之衆定會散去；不這樣的話，東都肯定陷落。元善達於是抽抽搭搭地低聲哭泣，皇上因此改變了臉色。世基看到皇上面容憂愁，進言説："越王年齡小，這些人欺騙他。真像所説的那樣，善達經何處來到這裏?"皇上勃然大怒説："善達小人，敢在朝廷欺辱我?"於是派善達經過叛賊軍中，向東陽緊急調運，善達最終被叛賊殺害。從此以後其他人閉口不言，没有誰敢啓奏叛賊的情況了。

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

世基外表深沉明察，言語每每合人心意，所以特别受親近喜愛，朝廷官員没有人能和他媲美。他續娶的妻子孫氏，性格驕縱放蕩，世基被她迷惑，任由她奢侈浪費。雕琢器物，文飾衣服，不再有貧寒讀書人的作風。孫氏又帶着她前夫的兒子夏侯儼進入世基家中，夏侯儼愚鈍鄙陋、撒潑放刁，孫氏爲他搜刮財物。出賣爵位、收受錢財枉法斷獄，公然接受賄賂，他家的門前如同集市，金銀財寶堆積。世基的弟弟虞世南，一向爲國中優秀的人物，却清寒貧苦不能生存，世基不曾有所供給。因此被輿論指責，朝廷和民間都很痛恨。宇文化及叛亂時，世基於是被害。

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没。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并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渡，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長子虞肅，好學多才多藝，當時的人稱頌他有虞家的傳統作風。剛成年就死了。虞肅的弟弟虞熙，大業末年擔任符璽郎，次子虞柔、虞晦，同爲宣義郎。化及準備叛亂的前一個晚上，同宗人虞伋知道消息就告訴虞熙説："情勢已經是這樣了，我準備帶你南渡，暫且可以免去禍害，一同死有什麽益處呢!"虞熙對虞伋説："拋棄父親，背離君主，到哪裏去求生呢?我在内心感謝您，從此永别了。"等到變亂開始，兄弟争着請求先死，行刑的人於是在世基之前殺死了他們。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吴明徹同没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内應。及陳平，上悉閲江南衣冠之士，次至

裴蘊，是河東聞喜人。祖父裴之平是梁朝的衛將軍。父親裴忌，是陳朝的都官尚書，和吴明徹一起陷落在周，被賜予江夏郡公的爵位，歷經隋朝十多年纔死。裴蘊生性明暢有條理，具備爲政的才幹。在陳朝，歷任直閤將軍、興寧令。裴蘊因爲父親在周，暗中上表給高祖，請求做隋的内應。等到陳朝被滅，皇上逐個檢閲江南士大

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逾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夫，依次到了裴蘊，皇上認爲他早有歸服之心，越級拜授爲儀同。左僕射高熲未領會皇上的用意，進諫説："裴蘊對國家未有建功，尊貴超過同輩，我認爲不行。"皇上又加授裴蘊爲上儀同，高熲又進諫，皇上説："可以加授開府。"高熲於是不敢再説，當天授任裴蘊爲開府儀同三司，禮遇和賞賜豐厚。裴蘊歷任洋、直、棣三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

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遷民部侍郎。

大業初年，裴蘊考核的政績連續爲上。煬帝聽説他的良好政績，徵召他任太常少卿。當初，高祖不喜歡歌舞，派牛弘確定音律，不符合標準的清商之聲和九部宴會樂曲以及四種舞蹈的演員，都遣散釋放爲自由民。到這時，裴蘊揣摩領會煬帝的心意，上表請求搜刮天下周、齊、梁、陳的藝人子弟，都成爲專職樂户。那些六品以下的官員，直到老百姓，有擅長音樂及歌舞雜技的人，都當值太常府。這以後各種歌舞淫亂的樂聲都會集樂府，都設置博士弟子，互相傳教，增加藝人到三萬餘。煬帝非常高興，裴蘊升任民部侍郎。

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閲。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户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慴憚。

當時仍承接着高祖安定太平的政局，張布如網的禁令較爲寬放，户口多有遺漏。有的年齡已達到服役的標準，仍假稱年齡小，没到老就已免去了租税。裴蘊擔任刺史，一向瞭解實情，於是逐條上奏，都下令驗看人的面目。如果一人不合，那就官員解除職務，鄉正和里長都遠遠地發配。又准許老百姓相互告發，如果能舉報出一個壯丁的，下令被舉報者代他服役納税。這年是大業五年。各個郡統計人口，入壯丁二十四萬三千人，新增人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煬帝到朝廷閲覽奏狀，對各位官員説："前朝没有能幹之人，導致欺騙冒充。現在入老百姓的户口都按實際情况的原因，全都因爲裴蘊一人用心。古語説，得到賢能之臣就天下太平，證實這話没錯啊。"從此逐漸被親近倚重，拜授京兆贊治，揭發細微，官吏和老百姓都害怕不已。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

没多久，裴蘊提升御史大夫，和裴矩、虞世基參與掌管機密。裴蘊善於領會皇上的心思，如果皇上想加罪某人，就枉法順從人情，羅織罪

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并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奸，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并除名。

名，陷人於罪。皇上想寬恕的人，就依照條文簡約、處罰寬鬆的法律，趁勢放免了他。這以後大大小小的案件都交給裴蘊，刑部大理没有誰敢和他争，必定聽從他的命令，然後纔判定案情。裴蘊又機智擅長言詞，用來判罪的法律條文，説起來口若懸河，或重或輕，都取决於他的一張嘴，剖析機智敏捷，當時的人無法究問。楊玄感反叛的時候，皇帝派裴蘊審查楊玄感的同黨，皇帝對裴蘊説："玄感一聲呼喊，跟從的人就有十萬，更表明天下人不需要太多，人太多就會相互聚積成爲叛賊。不斬盡殺絶，以後就没有什麽拿來勸誡的了。"因此裴蘊就用嚴酷的刑法懲辦了他們，所殺的人好幾萬，都登記家産，加以没收。皇帝大爲稱贊，賞賜了婢女十五人。司隸大夫薛道衡因爲違逆皇上心意獲罪，裴蘊知道皇帝討厭他，就上奏説："道衡仗恃自己的才學和年齡，有藐視君主之心。每次見到詔書下來，就心中譏諷私下議論，把過失推委給國家，隨意製造禍端。定論他的罪名，像是欺蒙；推究他的本意，確是大逆不道。"皇帝説："對。我年少時和這個人一同出行，他看不起我幼稚，和高熲、賀若弼等擅自在外專權，自己知道犯了欺蒙之罪。等到我即位，他心緒自不安寧，仗着天下無事，不能反叛罷了。你論定他的忤逆，真是恰切地領會了我的本來想法啊。"於是誅殺了薛道衡。又皇帝向蘇威詢問討伐遼東的計策，蘇威不希望皇帝再次出征，并想讓皇帝知道國家有很多叛賊，就假裝回答説："這次戰役，不需要派遣軍隊，衹要下令赦免各路叛賊，自然可得到數十萬軍隊。派遣函谷關以西的奴賊和太行山以東的歷山飛、張金稱等頭目另置一軍，從遼西道出征；黄河以南的各路叛賊王薄、孟讓等十幾個頭目一并派給船槳，從滄海道水路出征。這些人必定非常高興能免除死罪，争着去爲朝廷立功，一年之内，就能消滅高麗了。"皇帝很不高興，説："我親自去都不能取勝，小小叛賊怎麽會成功呢?"蘇威出去之後，裴蘊啓奏説："這是大不敬，天下哪裏有這麽多叛賊!"皇帝醒悟説："老兵多刁猾，拿叛賊威脅我。真想打他一嘴巴，還是克制住了，真難以忍

受。”裴蘊明瞭皇上的心意，派張行本上書陳述蘇威的罪狀，皇帝交付裴蘊審問蘇威，裴蘊就判處蘇威死刑。皇帝說：“不忍心就殺死蘇威。”於是蘇威父、子、孫三代一同除去名籍。

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奸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渡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

裴蘊又想加强自己的權勢，讓虞世基啓奏罷免司隸刺史以下官員的屬吏，增設御史一百多人。然後引薦搜羅奸猾之人，共同結爲朋黨，郡縣中有不依附的官員，就暗地裏中傷他。當時統軍治國事務繁雜，多是爲進行戰争而動員老百姓，皇上出巡親征留大臣督守京城，以及與外族展開貿易等活動，都讓御史主管。裴蘊的賓客和下屬，遍布郡縣，侵犯騷擾老百姓，皇帝都不知道這些事。裴蘊憑藉渡遼一戰，進升官位銀青光禄大夫。

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司馬德戡準備犯上作亂，江陽縣長張惠紹連夜馳馬跑來報告了這件事。裴蘊和惠紹商議，打算假傳詔令調派城外的軍隊和老百姓，一并奪取榮公來護兒的指揮權，收取在外的叛逆黨人宇文化及等，仍舊出動羽林軍和殿脚船工，差遣范富婁等從西苑進入，奪取梁公蕭鉅和燕王的調度權，敲開門救援皇帝。計劃商議好，派人告知虞世基。虞世基懷疑反叛是假，阻止了他的計策。不久，事變發生，裴蘊嘆息説：“和摇鼓貨郎謀事，最終害人誤事。”於是被害。兒子裴愔擔任尚輦直長，也死在同一天。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

裴矩字弘大，是河東聞喜人。祖父裴他，是魏都官尚書。父親裴訥之，是齊太子舍人。裴矩在襁褓中就喪父，等到年齡稍大非常好學，偏愛文采，有心計。大伯父裴讓之對裴矩説：“觀察你的精神和智慧，足以成爲有才之士，想追求官位顯達，應當具備通達世事的資質。”裴矩開始留意人情世故。齊北平王蕭貞擔任司州牧，徵召裴矩爲兵曹從事，改任高平王的文學掾。等到齊滅亡，未能選調。高祖擔任定州總管，徵召補爲記室，很是親近敬重他。後因母親的喪事離職。

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

高祖擔任丞相，派使者馳馬徵召裴矩，參與相府記室的事務。等到高祖接受皇位，裴矩升任給事郎，負責舍人一職的進言奏事。攻打陳的戰

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吴、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悦，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内史侍郎。

役中，兼元帥記室。大破丹陽之後，晉王楊廣命令裴矩和高熲收取了陳的地圖和户籍。第二年，遵奉詔令到嶺南巡察安撫，還未成行，高智慧、汪文進等人相互聚集製造叛亂，吴、越的道路被堵，皇上難以派遣裴矩出行。裴矩請求儘快出發，皇上准許了他。走到南康，求得軍隊幾千人。當時俚的首領王仲宣逼近廣州，派遣他部下的武將周師舉圍攻東衡州。裴矩和大將軍鹿愿奔赴東衡州，叛賊建立了九處營寨，駐兵在大庾嶺，互相遥作支援。裴矩進攻并且打敗了他們，叛賊害怕了，放棄東衡州，占據原長嶺。裴矩又攻破了叛軍，於是斬殺周師舉，從南海進軍支援廣州。王仲宣害怕了，叛軍潰敗逃散。裴矩又在安撫的二十多個州縣中，秉承皇帝旨意方便行事，安排叛軍首領擔任刺史、縣令。等到凱旋報功，皇上非常高興，命令升登殿堂慰勞他們，皇上環顧高熲、楊素説："韋洸率領二萬軍隊，無法早日打過五嶺。我總是擔心他軍隊太少。裴矩率領三千疲憊的兵士，徑直到了南康。擁有他這樣的大臣，我還擔憂什麽呢?"裴矩憑藉軍功受任開府，賜予爵位聞喜縣公，賞賜物品二千件，授任民部侍郎，不久升任内史侍郎。

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説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

當時突厥强大興盛，都藍可汗娶大義公主爲妻，即宇文氏的女兒，因此邊境多次受到侵犯，成爲禍患。後來因爲大義公主和歸順的胡人私下勾結，長孫晟首先告發這件事，裴矩請求派使者勸説都藍，殺死宇文氏，明正典刑，陳尸示衆。皇上聽從了他。最終應了裴矩的話，公主被殺。後來都藍和突利可汗結成怨仇，多次侵犯邊境堡壘。詔書命令太平公史萬歲擔任行軍總管，從定襄一路出發，派裴矩做行軍長史，在塞外打敗達頭可汗。史萬歲被殺，戰績最後未被記録。皇上因爲啓民可汗剛剛歸附，命令裴矩安撫存恤他們，回朝後裴矩擔任尚書左丞。那一年，文獻皇后駕崩，太常府過去没有這方面的制度，裴矩和牛弘根據《齊禮》參酌商定了它。裴矩改任吏部侍郎，以稱職聞名。

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

煬帝就位，興建東都，裴矩統領修府省，九十天就完成了。當時西域各少數民族，多到張掖

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和中原互爲貿易活動。皇帝命令裴矩掌管這方面的事務。裴矩知道皇帝正致力於經略遠方，各少數民族的商人一到中原，裴矩就誘使他們講述自己國家的風俗習慣和山河地理的險阻或平易。撰寫《西域圖記》三卷，上朝進獻了它。書中序文說：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逾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我聽說大禹平定九州，疏導黄河不超過積石山；秦國兼并六國，設置防衛限於臨洮縣。因此知道西胡等少數民族，偏僻地居住在遥遠的邊陲，禮儀教化不曾到達，典籍史書極少記載。自從漢朝創建，到黄河以西擴展疆土，開始稱號的有三十六個小國，他們的後代分别獨立，就有五十五個王。漢代仍舊設置校尉、都護，用來使他們歸順。但是他們背叛或歸順不固定，經歷多次征戰。後漢時多次廢除這些官任。雖然自從大宛以來，大致知道人口的數目，但各國的山河没有名稱。至於姓氏、氣候、土地、衣飾和物産，都没有編撰記載，世人不曾聽説。又因爲春秋更替，年代久遠，兼并討伐，各有興盛衰亡。或者地方屬原來的國家，却改從現在的名號；或者老百姓已不是舊族類，却沿襲過去的稱號。加上統屬的老百姓相互往來，疆界移動改變，北狄西戎方言不同，情况難以窮盡考核。于闐以北，葱嶺以東，從以前的史書考察，有三十多個國家。他們的後代互相屠殺，祇有十個國家保存下來。其餘的淪陷，全被消滅，祇剩下空山丘，無法標記。

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皇上承受天命，養育萬物，不分漢族和少數民族，整片國土的老百姓，没有不向慕歸化的。風能吹到的地方，太陽能照到的地方，少數民族對朝廷的進貢都暢通無阻，没有什麽遠地方不來的。我奉命安撫招納他們之後，監督主持邊境通商事務，尋究探討典籍，搜尋采訪胡人，如果有什麽疑點，就詳察衆人的言論。依照他們本國的衣冠服飾、儀容形貌，從國王到老百姓，各自表現出不同的儀容舉止。就用丹砂和青雘照原樣描

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户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産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

畫，撰寫成《西域圖記》，共計三卷，包括四十四個國家。又另繪地圖，詳盡地畫出這些國家的軍事要地。從西頃開始，直到北海以南，縱横所貫通的，將近二萬里。因爲富裕的生意人和大商賈到處游歷，所以各個國家的情况没有不詳細知道的。又有荒遠之地，最終尋訪難以知曉，不能虚構，所以留下空白。而兩漢前後相繼，給西域作的文字記載，老百姓的户數衹有幾十，就號稱國王，空有名號，和實際情况不符。現在我編撰的，都有一千多户，獲利直達西海，大多出産珍貴奇異的東西。那些住在山中，没有國家名號，以及部落較小的，多數都不記載。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兹，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户也。總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從敦煌出發，到達西海，共分三道，各有如襟似帶的險要山川。北道從伊吾開始，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過北流河水，到拂菻國，直達西海。中道從高昌，焉耆，龜兹，疏勒，翻過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安國、小安國、穆國，到波斯，直達西海。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越過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到北婆羅門，直達西海。那三道各個國家中，也都有道路，南北交相通達。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都順着道路所向，每處地方都能到達。所以説伊吾、高昌、鄯善，都是西域的門户。匯聚敦煌，成爲西域的咽喉之地。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泛濛汜而揚旌，越崐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

憑藉國家的刑罰和恩惠，將士們的勇猛雄武，渡過濛汜高舉軍旗，越過崐崙策馬馳騁，易如反掌，哪兒不能到達！衹是突厥、吐谷渾分别控制了羌胡的國土，被他們阻止，所以入朝進貢的物品不能到達。如今羌胡等國通過商人暗中傳達了他們的忠誠，伸長脖子，翹起腦袋，希望成爲隋的附屬國。

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皇上的恩情包容養育萬物，恩惠遍及全天下，降服安撫他們，一定能求得安定和平。所以派遣皇上的使者，不必動用武力，各少數民族就能歸順，吐谷渾、突厥可以消滅。統一各少數民族和華夏，大概在此一舉吧？不記録以上文字，無以表現皇上聲威德化的深遠。

帝大悦，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

皇帝非常高興，賞賜裴矩五百匹綢緞。每天拉着裴矩到皇座前，親自詢問西疆的事務。裴矩極力誇耀胡人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寶物，吐谷渾容易吞并。皇帝因此非常羡慕，準備和西域交往，四方少數民族的經營管理，都交付給裴矩。

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悦。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并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慴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

裴矩改任民部侍郎，還没就職治事，升任黄門侍郎。皇帝又命令裴矩前往張掖，拉攏西部少數民族，到的有十多個國家。大業三年，皇帝在恒岳舉行祭祀，這些國家都出資幫助皇帝祭祀。皇帝準備到黄河以西巡行，又命令裴矩前往敦煌。裴矩派使者游説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設等，用重利引誘他們，帶領他們入朝晋見。等到皇帝到西部巡行，住在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人，以及西部二十七個少數民族國家，在道路左邊拜見皇帝。讓他們都戴上金玉飾物，穿着絲毛織品，點燃檀香，奏響音樂，歌聲舞蹈喧嘩熱鬧。又命武威、張掖的青年男女裝扮華麗隨意觀看，車馬擁擠，横貫數十里，以顯示中原的强大。皇帝見此景非常高興。最後打敗吐谷渾，擴展疆土數千里，并且派遣軍隊駐守。每年轉運的物資多以億萬計，各少數民族害怕了，入朝進貢的接連不斷。皇帝認爲裴矩有安撫懷柔的謀略，進升官位銀青光禄大夫。那年冬天，皇帝到東都，裴矩因爲少數民族入朝進貢的人很多，勸皇帝命東都舉行大型歌舞表演。徵集四方奇異的歌舞雜耍，排列在端門街，穿彩色絲綢服、戴黄金翠玉的人，共有十多萬。又勒令各官員及老百姓、青年男女按次序坐在竹木篷架上恣意觀看。都穿着華麗鮮艷，一個月纔停止。又下令鬧市商店都張設帷幕，豐盛地擺好酒菜，派掌蕃帶領外族人和老百姓做買賣，所到之處，都給邀請入座，喝醉吃飽纔離開。外族人感嘆，説中原人是

用心，孰能若是！”

神仙。皇帝稱贊裴矩的忠誠，看着宇文述、牛弘説：“裴矩很能體察我的心意，凡是他進言上書的，都是我已定的計劃。還没説出來時，裴矩就説給我聽了。如果不是爲國非常用心，哪能像這樣？”

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西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悦，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皇帝派遣將軍薛世雄防守伊吾，命裴矩一同前往經營管理。裴矩委婉勸説西域各國説：“天子因爲和你們做買賣相距太遠，所以派軍駐守伊吾。”西域各國都認爲合理，不再來争。回朝後，賞賜裴矩四十萬錢幣。裴矩又啓奏皇上，下令反間射匱，秘密襲擊處羅，事見《西突厥傳》。後來處羅被射匱逼迫，最終跟隨使者入朝晋見。皇帝非常高興，把貂皮大衣以及西域的珍貴器物賞賜給裴矩。

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晋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别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渡遼之役，進位右光禄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

裴矩跟從皇帝到塞北巡行，來到啓民帷幕。當時高麗派使者先和突厥交往，啓民不敢隱瞞，帶着使者來見皇帝。裴矩趁勢上奏説：“高麗這地方，本是孤竹國。周朝把它分封給箕子，漢時劃分爲三個郡，晋代也隸屬於遼東。如今不守臣道，另作了我國以外的一個國家，所以先王對此痛恨，想征伐它已經很久了。衹因爲楊諒無能，出兵没有成效。在陛下這時候，哪能不致力這事，讓禮儀教化之邦，就此成爲蠻貊等落後部族的地方嗎？現在他們的使者向突厥朝覲，親自拜見啓民，整個國家歸順，必定懼怕皇上的高遠豁達，考慮投降前預先逃跑。逼迫命令他們朝見皇上，應當是可以使他們來的。”皇帝問：“怎麽做？”裴矩説：“請允許我當面告訴高麗使者，放他回去本國，派他轉告高麗王，命令高麗速來朝見。不這樣的話，就率領突厥，馬上討伐高麗。”皇帝接受了裴矩的意見。高元不聽從命令，朝廷開始確立征伐遼的計策。朝廷軍隊前往遼，裴矩以原有官職領武賁郎將。第二年，又跟從到了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入高麗，皇帝命令裴矩兼管軍事。憑藉征伐遼的前後戰績，裴矩進升爲右光禄大夫。當時朝廷的綱紀缺乏整頓，官員大都失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主管國事，文武官員多數因貪污受賄聞名。衹有裴矩固守常法，没有貪贜納賄的醜名聲，因此被

世人稱許。

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内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争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

裴矩回到涿郡，皇帝因爲楊玄感剛剛被平息，命令裴矩安定和睦隴西。裴矩趁勢到會寧，慰問曷薩那部落，派闕達度設侵犯吐谷渾，常有繳獲物，部落因此致富。裴矩回朝啓奏，皇帝大大獎賞了他。裴矩後來跟從軍隊到懷遠鎮，皇帝詔令他統轄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裴矩因爲始畢可汗部族的兵衆逐漸增多，向皇帝獻計削分他們的勢力，準備把皇上同宗之女嫁給可汗的弟弟叱吉設，拜授他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接受。始畢聽説這件事逐漸生出怨恨。裴矩又向皇帝進言説："突厥本來淳樸簡單，能被離間，衹因爲他們内部有很多胡人，全都凶悍狡黠，教唆他們罷了。我聽説史蜀胡悉特别多奸計，被始畢寵幸，請允許我引誘他出來將他殺死。"皇帝説："好吧。"裴矩於是派人告訴胡悉説："天子拿出大量珍貴的物品，現放在馬邑，準備和各少數民族廣做交易。如果能提前來的，就可得到好東西。"胡悉貪財就相信了這些話，不報告始畢，率領他的部落，趕出全部牛羊牲畜，如流星飛奔，争着向前，期望先作交易。裴矩在馬邑埋下伏兵，誘殺了胡悉。派人報告始畢説："史蜀胡悉忽然率領部落跑到這裏，説背叛了可汗，希望我收納他們。突厥已經是我們的臣國，他們有背叛行爲，我應當一并處斬。現在已殺死他們，所以派人來報信。"始畢也知道那些情况，從此不再上朝。十一年，皇帝到北方巡獵，始畢率領數十萬騎兵，在雁門圍攻皇帝。皇帝下詔命令裴矩和虞世基每晚住在朝堂，以等待咨詢。等到圍困被解，裴矩跟從皇上到了東都。歸順的射匱可汗派遣他的侄子，率領西方少數民族和各胡人部落上朝進貢，詔書命令裴矩設宴接待他們。

尋從幸江都宫。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

不久裴矩跟從皇帝到江都宫。當時四方叛賊蜂擁而起，郡縣上奏的無法計算。裴矩説了這些事，皇帝發怒，派裴矩到京城接待迎候各少數民族客人，裴矩因爲生病没有成行。等到義軍進入函谷關，皇帝派虞世基到裴矩的宅府詢問對策。裴矩説："太原發生變故，京城所在地區不安寧，遠作調度，恐怕錯失行事的良機。衹希望皇上車

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答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宫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悦，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駕早日還歸，纔能太平安定。"裴矩又開始就職治事。不久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失敗的消息到了，裴矩把它告訴了皇帝，皇帝變了臉色。裴矩一向勤勉謹慎，不曾觸犯過人，又見到天下混亂，恐怕招致自身的災禍，他對待别人，大都超過這些人所期望的，所以即使是幹雜事的奴僕都能取得他們的歡心。當時跟從的騎兵和勇士多有逃散，皇帝對此感到擔憂，拿這事去問裴矩，裴矩答道："如今車馬羈留在這兒，已經過了兩年。這些勇士們，全都没有家屬，人人都無配偶，這樣就不能長期安心。我請求聽憑將士們在這兒娶妻。"皇帝非常高興説："先生到底智謀多，這真是奇計啊。"於是命令裴矩查核察看，爲將士們娶妻。裴矩召集江都境内的寡婦以及未出嫁的女孩，都集合在宫監中，然後召見將領及士兵等，任憑他們挑選。并趁勢聽取將士們自行報案，先前有和婦女以及尼姑、女道人通奸的，全都馬上許配給他們。因此勇士們非常高興，都競相説："這是裴公的恩惠啊。"

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宇文化及叛亂的時候，裴矩早晨起來準備上朝，到街巷門口，碰上幾個叛黨，拉着裴矩的馬到了孟景的住宅。叛賊們都説："和裴黄門無關。"不一會兒，化及帶着一百多騎兵到了，裴矩迎接拜見了他，化及寬慰了裴矩。命令裴矩參酌商定制度，推舉秦王的兒子楊浩爲皇帝，封裴矩做侍内，跟隨化及前往黄河以北。等到僭越皇位，拜授裴矩爲尚書右僕射，加授光禄大夫，封爲蔡國公，擔任河北道安撫大使。

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悦，每諮訪焉。及建德渡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群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説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

宇文氏失敗後，裴矩被竇建德俘虜，因爲裴矩是隋朝的舊臣，對待他很寬厚。又讓他擔任吏部尚書，不久改任尚書右僕射，專門掌管選考官職的事務。建德出身緑林，没有禮節儀式，裴矩爲他制定了各種朝廷的禮儀。旬月之間，憲章制度非常完備了，和帝王相似。建德很高興，經常到裴矩處訪問咨詢。建德渡過黄河討伐孟海公，裴矩和曹旦等在洺州留守。建德在武牢被打敗，各位將領不知道該歸屬誰，曹旦的長史李公淹、大唐使者魏徵等勸服曹旦以及齊善行使他們歸順大唐。曹旦等聽從了他們，就下令裴矩和魏徵、

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李公淹帶着曹旦和八顆玉璽，包舉太行山以東的地方歸服大唐。裴矩任左庶子，改任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羇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奸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史臣曰：虞世基開始以高尚淡泊聞名，又憑藉文章華美備受器重，亡失了國家，客居他鄉，仍特別受到信任和重用。參與機要部門的任職，參預天子決策謀劃，國家危急不曾想望太平，君主昏昧，不能接納勸諫。反而又出賣官爵，收受賄賂，枉法斷獄，索取財物，貪得無厭，使自己死亡，也是死得其所了。裴蘊一向心懷奸詐陰險，精於附會，作威作福，衹看重財利，殺身之禍，難道能逃過嗎？裴矩治學涉獵經史，很有辦事的才幹度量，説到他的恭敬勤懇毫不鬆懈，日夜都在處理公事，到前人中去尋找，大概從未有過。裴矩參與政務并深知内情，歷經數年，即使處在危亂之中，不曾减損過清廉嚴謹的氣節，太美啦。但迎合皇上的心意，隨着時間而改變，讓高昌入朝，伊吾貢獻土地，在且末積聚糧食，從玉門關出兵，函谷關以西動蕩不安，也是因爲裴矩的緣故啊。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并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爲名父公子。初爲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

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别，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别封甑山縣公，邑千户。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决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絶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宫，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宫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宇文愷，字安樂，是杞國公宇文忻的弟弟。在北周時，因爲是功臣之子，三歲就賜予爵位雙泉伯，七歲，升封安平郡公，封邑二千户。宇文愷年少時就有治政的才能。家族世代都是武將，各位兄弟都以騎射自許，惟獨宇文愷喜愛學習，博覽群書，擅長撰寫文章，多才藝，號稱名父公子。最初擔任千牛衛，多次提升任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

高祖做丞相時，宇文愷加授上開府中大夫。等到高祖登基，誅殺宇文氏，宇文愷當初也在被殺之列，因爲他和周的宇文宗族不同，兄長宇文忻對隋國有功，高祖派人快馬赦免了他，纔免於死。後拜任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宗廟落成，另封爲甑山縣公，封邑一千户。等到遷移國都，皇上因爲宇文愷有精巧的才思，下令統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然總領主要事務，凡是他籌劃的，都出自宇文愷。後來疏導渭水河道通到黄河，用來使運糧水路暢通。下令宇文愷總管督率這事。後來拜授萊州刺史，很有能幹的名聲。兄宇文忻被殺，宇文愷除去名籍待在家中，很久不得選調。正碰上朝廷因爲魯班舊道中斷很久不能通行，命令宇文愷修復它。不久皇上營建仁壽宫，尋求可勝任的人，右僕射楊素説宇文愷有靈巧的才思，皇上同意了楊素的意見，於是宇文愷擔任檢校將作大匠。一年以後，拜授仁壽宫監，任儀同三司，不久擔任將作少監。文獻皇后駕崩，宇文愷和楊素掌管建造陵墓的事情，皇上認爲他很好，恢復他的爵位安平郡公，封邑一千户。

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煬帝即位，遷都到洛陽，以宇文愷爲營東都副監，不久升任將作大匠。宇文愷揣摩煬帝的心思在於宏偉富麗，於是東都的規模極盡雄偉壯麗。皇帝對此非常高興，升宇文愷的官位至開府，拜授工部尚書。等到長城勞役，下令宇文愷規劃。當時皇帝到北方巡行，想向北狄西戎誇耀，命令宇文愷做了一張大帷幕，幕下面可坐幾千人。皇帝大爲高興，賞賜宇文愷各色雜帛一千段。又建築了觀風行殿，殿上可容納侍從護衛幾百人，上下分合建成，下面安置輪子和車軸，快速推移，彷彿神靈的功力。西戎人和北狄人見到這些，沒有不震驚的。皇帝對此更加高興，前後的賞賜不能計算得清。

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

自從永嘉變亂之後，明堂被廢止滅絕，隋朝擁有天下之後，準備恢復古制，議論紛雜，都不能決斷。宇文愷博考群書，上奏《明堂議表》說：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晬冕旒，致子來於矩矱。

我聽説在天上形成日月星辰的懸象中，房宿和心宿是施政的王宫，在地上形成的某種形體裏，丙位和午位居於正南方。觀察雲象而每月的朔日舉行告廟聽政的禮儀，順着陰陽生長的時序，木室、火室等五個房間和離宫、艮宫等九個方位，主領人和神的邊界處。金製鐸口和木製鈴舌的木鐸啊，向老百姓發出號令，玉製的穿孔瓚黃色的瑞玉，對祖先的祭祀，典禮莊嚴。御座又何曾不嚴肅莊敬，對制度用盡精妙的構思，凝視皇冠，用法度規矩來招致如子女般歸附的老百姓。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减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

伏惟皇帝陛下，把持朝政掌握契機，駕馭世變，登基爲帝，同於五帝而超過三王，恢復上古皇帝的教化，流放惡人除去殘暴，能繼承光大先王的功業。統一老百姓的不同想法，駕馭一個朝代來統一疆界，安樂啊安樂啊，老百姓無法表達出來罷了。所以驅使上天的符命和大地的實物，吐露甘泉飛降雨露，創造萬物賴以爲生，澄清泉源返歸原始。九州清静，四方平定，穿上我的皇袍，戴上我的皇冠，統一那文字和車軌。蒼茫的上天啊，擺出玉璧表達敬意，莊嚴的太廟

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浚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采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説，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

啊，應感動於霜露的誠意。糾正金奏《九韶》、《六莖》等廟堂音樂，决定石渠閣五官、三雍等禮儀。於是就占卜瀍水以西的地方，商定洛地吉利，辨别四方形勢，敬受神算劃分九州，疏通河道，爲老百姓樹立最高準則。又遵循先言，設立標志建置明堂，纔給大臣下令，觀察星象推斷吉凶測量日影定造方位。於是收集崧山的奥秘典册，翻閲汶水的黄帝明堂圖，從散失不全的古書中尋求普遍適用的原則，從散逸的典籍中重金徵求《冬官》等書册。集合衆人的言論，編撰成一家之言。從前張衡的渾天儀，以三分代表一度；裴秀的地理，用二寸代表千里。我的這個圖，用一分代表一尺，推論演繹，期望高大衆多的樓房排列有序。而營造的意旨，議論的人提出不同的方法，有的人認爲用藻井代替重檐之屋，有的認爲用圓屋梁代替高大的棟梁，各自憑主觀想象的説法，不曾從經典中見到。現在記録他們的疑惑難解的問題，爲他們疏通解釋，都出示證據，用來互相印證。評議説：

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

臣宇文愷謹慎查考《淮南子》説："從前神農治理天下，按時節落下適時好雨，五穀生長繁殖，春季萌生夏季成長，秋季收割冬季儲存，按月省察照時察考，年終進貢，依照季節嘗食收穫的穀物，在明堂祭祀。明堂的禮制，覆蓋天下不分四方，風和雨不能侵襲它，乾濕不能損傷它，應毫無約束地接納它。"臣宇文愷認爲上古質樸鄙野，創立這一舊法。《尚書帝命驗》説："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府，用來尊奉上天敬重外象。紅色稱文祖，黄色稱神斗，白色稱顯紀，黑色稱玄矩，青色稱靈府。"注釋説："唐堯、虞舜的天府，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都是一樣的。"《尸子》説："有虞氏稱明堂爲總章。"《周官·考工記》説："夏后氏的世室，正堂長十四，寬是四長是一。"注釋説："長，是南北的長度。夏代以步爲單位測量，現在的明堂長十四步，它的寬度

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核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并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并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説，并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

比長度增加四分之一，那麽明堂的寬度是十七步半了。”臣宇文愷查考，夏、商、周三王的時代，夏代最古，追求質樸崇尚文治，按理應逐漸向寬大靠攏，爲什麽夏代的世室却比殷朝的明堂大呢？相互比較進行分析，依照常理恐怕不是這樣。《考工記》説“正堂長七步，寬度是四長度是一”，如果夏代以步爲單位測量，那麽應當長七步。注釋説“現在的明堂長十四步”，是增加了《考工記》中的文字。殷、周二代的明堂獨獨没有增加文字，就是它的本來意義，類别和體例不同。山東的《周禮》本就加二七那些文字，爲什麽殷代没有增加的文字，周代也缺增添的意義？研究審查其中的意向，或許不是這樣。校勘古書，并没有“二”字，這是民間淺陋迂腐的儒士隨意加減的。《黄圖議》説：“夏后氏增加其明堂的寬大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代明堂把它放到東西墻之間。”馬宫的話，衹説到明堂的一面，根據這個作爲標準，那麽夏、商、周三代的明堂的地基都是方的，能够推斷出上面爲圓的禮制。各書所説，都説地基是方的，鄭玄注《周官》，單單作這種意義，不但和古籍不一致，也違背禮經所載之文。追溯古籍，探求規律，恐怕不恰當。

《尸子》説：“殷代人稱陽館。”《考工記》説：“殷代人的重屋，正堂長七尋，高三尺，屋宇四面有檐，重檐之屋。”注釋説：“它的長七尋，五丈六尺，仿效夏、周那麽它的寬九尋，七丈二尺。”又説：“周代人的明堂，以九尺之筵測量，東西寬九筵，南北長七筵。正堂高一筵。五個正室，每室二張席大。”《禮記·明堂位》説：“天子的廟堂，雙重的椽、棟、軒板，兩層屋檐。”鄭玄注釋説：“複廟，就是重檐之屋。”注釋《玉藻》説：“天子的廟堂以及正廳，都依照明堂的禮制。”《禮圖》説：“在内室的上面，建造通天觀，臺觀八十一尺，符合宫調的調式，它的聲音低而長，是君王的象徵。”《大

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并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

《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

戴禮》説："明堂自古就有。一共九個正室，一個正室有四扇門八扇窗。用白茅覆蓋，上面呈圓形，下面爲方形，外面的小河叫做璧雍。紅色裝飾門，白色點綴窗。正堂高三尺，東西寬九仞，南北長七筵。宫的圍墻周長三百步。凡是老百姓有疾病，六畜發瘟疫，五穀受災，都源於對自然規律不依順。對自然規律不依順，源於明堂的不整治。所以有天災，就整治明堂。"《周書明堂》説："明堂周長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臺階寬六尺三寸。正室在它的裏面，周長一百尺，正室裏面周長六十尺。門高八尺，寬四尺。"《作洛》説："明堂的太廟和正廳，都有四面屋宇的檐，重叠的正梁棟，雙重走廊。"孔氏作注説："重亢累棟，就是雙重走廊，屋上造屋。"《禮圖》説："秦代的明堂共九間正室和十二級臺階，各有代表的意義。"《吕氏春秋》説："有十二個正堂。"和《月令》相同，都没説到尺寸。臣宇文愷查考，十二級臺階雖然和《禮》不相合，一個月一個臺階，不是不合理的思考。

《黄圖》説："正堂周長一百四十四尺，效法坤卦的策數，方象徵大地。房屋的圓梁直徑爲二百一十六尺，效仿乾卦的策數，圓象徵上天。太廟共九個房間，效法九州。太廟周長六丈，效法陰的變數。十二個正堂仿效十二個月，三十六扇門仿效極陰的變數，七十二扇窗户仿效五行所走的日數。八扇窗代表八方之風，仿效八卦。通天臺直徑九尺，效法乾坤的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仿效黄鐘的九九之數。二十八根柱子象徵二十八宿。正堂高三尺，土臺階三級，仿效天統、地統、人統這三統。正堂四扇窗户、五種顏色，仿效四個季節和五行。殿堂之門距離殿堂七十二步，仿效五行所走的日數。門堂長四丈，取太廟的三分之二。墻高没有遮住視綫的光照，窗户六尺，外窗加倍。殿堂的墻呈方形，在河中，效法大地。河水在四周環繞，象徵四海，圓象徵太陽。水面寬二

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十四丈，象徵二十四節氣。水内直徑三丈，符合《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在汶上建立明堂，没有正室。它的外面大略依照這種體制。《泰山通議》今佚失，無法辨别。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

元始四年八月，營造明堂、辟雍於長安城南門，規模依照禮制。一個殿堂，院墻四周圍繞，門口建造八個宫觀，水池在外環繞，土堤高四尺，會合築造了三十日。五年正月六日辛未時，開始以太祖高皇帝來配祭天，二十二日丁亥時，在明堂以孝文皇帝來配祭上帝，以及對國有功的先賢、諸侯、卿大夫，在這時都按次序祭祀他們。皇上親自扶着年老致仕的官員，脱去上衣衣袖宰殺牲畜，下跪進獻了它們。於是頒布節令，普降恩惠。諸侯、皇室、四方少數民族部落酋長、匈奴、西域國王派遣入朝陪侍學習的王子，都進獻貢品祭祀。

《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

《禮圖》説："建武三十年建造明堂，明堂上呈圓形，下呈方形，上呈圓形象徵天，下呈方形象徵地，十二個正堂象徵星辰，九個正室象徵九州。正室八個窗户，八九七十二，象徵一代之王。正室有兩扇門，二九十八扇門，象徵土氣旺盛十八日。内堂的土臺高三尺，土臺階三級。"胡伯始注《漢官》説："古代的太廟用白茅覆蓋，現在用瓦片蓋頂，瓦下面墊襯白茅，用來保存古制。"《東京賦》説："於是營造明堂、璧水、靈臺，施行政令頒布常典。重叠的梁棟，雙重的檐，八個窗户九個房間。建造船隻清理水池，池水是多麽地廣闊啊。"薛綜作注説："複重廇覆，是説房間平鋪重叠的梁棟。"《續漢書·祭祀志》説："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帝的寶座各處一方，黄帝在未位，都依照帝王祭天大祀時的位置。光武的座位在青帝的南面，稍退向西面，各祭獻一頭牛犢，像祭天大祀一樣奏樂。"臣宇文愷查考《詩經》説，《我將篇》在明堂祭祀文王，"我烹調我祭獻，祭品是牛和羊"。

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

根據這首詩就應準備一份太牢的三牲祭品。現在說一頭牛犢，恐怕與古制不同。

自晋以前，未有鴟尾，其圜墻壁水，一依本圖。《晋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晋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

在晋以前，没有屋脊兩端的鴟尾裝飾，它的圓形圍墻和壁水，全都依照本圖。《晋起居注》中裴頠議說："尊奉祖先配祭上天，含義鮮明顯著，廟堂的禮制，論據不充分。衹要造一殿堂，用來使祭祀嚴肅莊重，其餘雜亂零碎的部分，一概免除。"臣宇文愷查考，上天顯示徵兆，聖人效法它。辟雍的星象，已有圖形，晋代的明堂的架構，不合乎天文。既缺雙重樓宇，又没有壁水，空空的殿堂違背五間正室的禮制，筆直的殿堂違反九級臺階的記載。不合古制欺騙上天，多麽過分！

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圜墻，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

後魏在北臺城南邊建造圓形圍墻，在壁水之外，門屹立在水池中，不和圍墻相連。它的正堂上有九間正室，三間和三間相重叠，不依照古制，正室之間有走廊相通，謬誤的地方很多。它的正室都用未燒過的磚坯叠成，很是狹小簡陋。後魏《樂志》說："孝昌二年建立明堂，議論的人有的說九間正室，有的說五間正室，詔令決定用五間正室。後元叉執政，又改爲九間正室，遇上變亂没有改成。"

《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毁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并。凡安數重。宫城處所，

《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建立明堂，它的圍墻屋檐的規模，模仿太廟，衹有十二間，符合一年的數目。依照漢朝《汶上圖儀》，設立五帝之位。太祖和文皇帝對飲，鼎俎簠簋，全部依照太廟的禮制。"梁武帝繼位之後，改宋代的太極殿作爲明堂。没有正室，十二間房。《禮疑議》說："祭祀用純漆的俎和瓦樽，在郊外設立文飾，抵押放置在太廟裏。衹進酒一次，用清淡的酒。"平定陳之後，我有幸能目測，於是度量了它的步數，記住它的尺寸。還見墻基裏有焚燒的殘餘柱子，被砍毁餘下的部分，陷入地下一丈，整齊有序好像以前一樣。柱子下面用樟木作底座，長一丈有餘，寬四尺左右，兩兩并排。一共安裝了好幾重。宫城等地方，

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托。

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説，總撰今圖。

其様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

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就在外城内。雖然是低下狹窄，矮小簡陋，不合規劃，祖宗的神靈，能使祭祀莊重嚴肅。周、齊兩代，缺乏整治，合祀先王的祭禮，在那裏没有依托。

自古以來，明堂圖衹有二種，一種本於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人作，三圖大致相同。一種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中有明堂圖，不知道撰圖之人。我深入地考查經傳，廣泛地查找子史，商討衆人的説法，彙集編撰成今天的明堂圖。

它的樣本用木頭做成，下面是方形大堂，堂中設五個正室，上面是圓形的宫觀，宫觀有四扇門。

皇帝准許他的奏章，正碰上遼東之戰，這件事没有真正實施。

憑藉征戰遼國的功勞，宇文愷升任金紫光禄大夫。那一年死於官任，時年五十八歲。皇帝很爲他惋惜，賜謚號爲康。宇文愷撰有《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流傳於世。兒子宇文儒童任游騎尉。小兒子宇文温，任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户。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

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宫，數以雕麗之物取悦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宫。上嘗遣高熲大閲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

閻毗，榆林盛樂人。祖父閻進，後魏本郡太守。父親閻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閻毗七歲時，繼承爵位石保縣公，封邑一千户。等到長大，外表莊重嚴肅，很喜歡經史。向蕭該學習了《漢書》，通曉大要。能寫篆書，工於草書和隸書，尤其善於繪畫，爲當時的妙手。周武帝見到閻毗，很喜歡他，命娶清都公主爲妻。周宣帝即位，拜授儀同三司，任千牛左右。

高祖受禪，閻毗憑藉才藝侍候東宫，多次拿裝飾華麗的物品向皇太子索取歡心，因此很受親近優待，經常在皇上面前稱贊他。不久拜任車騎，擔任太子的警衛。皇上曾經派高熲在龍臺澤進行大閲軍，各軍隊伍多不整齊，衹有閻毗一軍，法令制度嚴肅認真。高熲把這些告訴了皇上，閻毗特別受到絲帛賞賜。不久兼任太子宗衛率長史，不久升任上儀同。太子服飾器用玩好的物品，多是閻毗購置。等到太子被罷免，閻毗判

歲，放免爲民。

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

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晋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内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宫。及征遼東，以本官

罪杖打一百棍，和妻子兒女都被發配爲官府的奴婢。兩年後，赦免釋放爲平民。

煬帝繼位，大力整治軍用器具，因爲閻毗心思靈巧，熟悉以前的典章制度，下令恢復他的職位。不久拜任朝請郎。閻毗建議，帝王的車輿、車輅等，多有增加或減少，事見《輿服志》。提升爲起部郎。

皇帝曾經大力裝備天子車駕，嫌從行的侍從車輛太多，回頭對閻毗説："開皇時期，出行的侍從車有十二輛，事情也就辦了。現在侍從車八十一輛，用牛駕車，不能增加車服、旌旗、儀仗等。我想減少它，依據什麽纔能行呢？"閻毗回答説："我當初定奪車數的時候，和宇文愷參酌詳審過去可供參考的制度，根據漢代胡伯始、蔡邕等人的奏議，出行的侍從車數爲八十一乘，這種制度源於秦朝，就成爲後世的法則。所以張衡賦説'屬車九九'就是這樣。依次而及天子車駕中的法駕，三分之一，再減去一，是三十六輛。這是漢代的制度。又根據宋孝建時，有關部門上書言事，晋遷至江左，衹設置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劉宏説：'八十一乘，有九個朝代選用；三十六乘，没有什麽依據。江左五乘，太少不合乎禮儀。衹是帝王的車服、旌旗、儀仗、垂旒的數目，以及禮帽，都與十二相同。現在應以這個數目爲標準，設置十二輛。'開皇年間平定陳，於是就把它作爲準則。現在制度依照從前，皇帝出行，車輛規模有三種，大駕依照秦朝，法駕依照漢朝，小駕依照宋制，以此爲等差。"皇帝説："哪裏用得上秦朝的制度呢？大駕適合三十六輛，法駕適合用十二乘，小駕去掉它不用。"閻毗仔細研究過去的典章制度，都是這類的。

長城的勞役，閻毗總管事務。等到皇帝在恒岳祭祀，下令閻毗營造舉行祭祀大典的壇場。不久改任殿内丞，跟從皇上到張掖郡。高昌王在皇上巡行地朝拜，詔令閻毗舉着符節迎接慰勞，就準備護送他們進入東都。不久因守母喪離開職位。不到一年，命令派他就職治事。皇帝準備發動遼東戰役，從洛口開水渠，到達涿郡，用作運糧的水路。閻毗總督這次勞役。第二年，兼任右

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顔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栢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内監。

翊衛長史，營造臨朔宫。等到征戰遼東，以現任官職領武賁郎將，主管皇上的侍衛工作。當時各路軍隊圍攻遼東城，皇帝命令閻毗到城下宣讀諭旨，敵人的弓箭亂放，閻毗所乘坐的馬中了流箭，閻毗臉色不變，語氣高低有節奏，完成這事纔離開。不久拜任朝請大夫，升任殿内少監，又兼任將作少監事。後又跟從煬帝征戰遼東，遇上楊玄感造反，皇帝回師，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奔遼東，煬帝命令閻毗率領二千騎兵追趕他，没趕上。斛斯政占據高麗的栢崖城，閻毗攻打了二天，詔令閻毗回師。跟從皇帝到高陽，突然死亡，時年五十歲。皇帝對閻毗的死深感哀悼痛惜，賞給殿内監的官位。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絶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何妥兄長的兒子。父親何通，擅長雕飾玉。何稠心性很靈巧，有才智，用心專一細緻。十多歲時，碰上江陵陷落，跟隨何妥到長安。在周做官爲御飾下士。等到高祖做丞相，徵召補爲參軍，兼管細作署。

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悦。時中國久絶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緑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

開皇初年，任都督，幾次升任爲御府監，歷任太府丞。何稠博覽古圖，非常瞭解過去的器物。波斯曾經進獻金綿錦袍，經緯相交織成錦帛特别華麗，皇上命令何稠縫製一件。何稠的錦袍做成之後，超過了波斯進獻的那件，皇上很高興。當時中原很久没有琉璃工藝品了，工匠不敢做，何稠用緑色的瓷片做成，與真的没有什麽不同。不久加任員外散騎侍郎。

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悦，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

開皇末年，桂州俚李光仕聚衆作亂，詔令何稠招募士兵討伐他。軍隊駐扎在衡嶺，何稠派使者告諭部落酋長莫崇解除武裝歸順朝廷。桂州長史王文同拘禁莫崇到何稠的住所，何稠假裝揚言説："州縣不能安定撫養，導致邊境百姓騷亂反叛，不是莫崇的罪過。"就下令釋放了他，挽着莫崇，和跟從莫崇的四個人一同坐下，爲他們擺設酒食，然後再打發他們走。莫崇大爲高興，回到洞中不設防。何稠到了五更的時候，突然襲擊他的山洞，全部發動桂州俚的軍隊，用來對抗其餘的叛賊。象州的叛賊頭目杜條遼、羅州的叛賊

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并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悦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勛授開府。

頭目龐靖等相繼投降。何稠分别派建州開府梁昵討伐叛亂的少數民族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伐叛軍頭目李大檀，都平定了他們，在軍營門前被處決。何稠又秉承皇上旨意，任用這些首領做州、縣刺史和縣長纔回來，大家都心悦誠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率領他的部隊抗擊何稠軍。當初，猛力不屈服而强守山洞，想要造反，到這時害怕了，請求入朝。何稠因爲他病重，爲表明對他無猜忌，無二心，於是放他回州，和他約定説："八九月期間，可到京都相見。"何稠回京城報告情况，皇帝内心不高興。那年十月，猛力去世，皇上對何稠説："你過去不帶猛力來，現在他竟然死了。"何稠説："猛力和我有約定，如果他自己死了，就會派兒子入朝奉侍。越地人性格樸直，他的兒子一定會來的。"當初，猛力臨終時，告訴他的兒子長真説："我和特派出巡的大使有約，不可失信於一國中最優秀的人物。你埋葬我完畢，就應當上路。"長真依照他的話進入朝廷，皇上大爲高興説："何稠對南蠻和東夷有信義，纔會有這種情形。"何稠因功被授予開府。

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静當共平章。"

仁壽初年，文獻皇后駕崩，何稠和宇文愷參與掌管制定陵墓的規模。何稠生性少言語，善於揣摩皇上的心思，因此逐漸受到親近昵愛。等到皇上病重，對何稠説："你曾埋葬過皇后，現在我快要死了，應當好好地安置。囑咐這些有什麽用呢，衹是不能不放在心上。靈魂如果有知，我們應在地下相見。"皇帝於是攬着太子的頸部説道："何稠有心，我把後事托付給他，行事應當和他商量。"

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閲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核之，數年方竟，毫厘無舛。稠參會今

大業初年，煬帝準備去揚州，對何稠説："現在天下太平，我繼承大業，服飾車服旌旗儀仗等，不完備的很多。你可研討圖書古籍，建造車輿冠服儀仗和用羽毛裝飾的旌旗等送到江都。"那天，拜任太府少卿。何稠於是訓練帝王部隊三萬六千人，以及帝王的車輿、皇后出駕隨從的儀仗隊、百官禮服，都按期完成，送到江都。所役使的民工十萬多人，使用的金銀財物多以億計。皇帝派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稽考核查，五年纔完成，毫厘不差。何稠會合古今，多有改

古，多所改創。魏、晋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别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

動和創造。魏、晋以來，白鹿皮冠有纓子却没有束髮的簪髻。何稠説："這是古代打獵的服裝，現在穿着進入朝廷，應當改變這種儀制。"所以白鹿皮冠裝飾了象牙製的簪髻，從何稠開始。又官吏的制服，當初没有標志身份的彩色絲帶。何稠説："這就是一國中臣子見君王的尋常朝會的服飾。哪有做臣子的拜見君王却除去印花絲帶，又没有佩帶玉飾的禮節呢？"於是增加獸頭花樣的小絲帶和佩玉一隻。過去的禮儀，皇帝所乘的五種車都在車轅上建造車厢，天子和陪乘的人，都在車厢内。何稠説："君臣同在一個車厢，過於局促了。"就大作車盤，另建造欄杆，侍奉皇上的臣子站在裏面。在裏面又構築須彌挑臺，天子一人坐在上面。其餘儀仗、旌幟、車服增減的很多，事見《威儀志》。皇帝又命令何稠建造一萬輛兵車，八百連防衛儀仗，皇帝認爲何稠做得很好，就讓何稠作守太府卿。

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别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

三年後，何稠兼管少府監。遼東戰役，代理右屯衛將軍，統領護衛弓箭手三萬人。當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建造遼水橋没有成功，軍隊不能渡河，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此遇害。皇帝派何稠建橋，兩天就建成了。當初何稠建造過行殿和六合城，到這時候，皇帝在遼東和敵人對峙，夜晚動工興建。那座城四周環繞八里，城墻以及上面砌有射孔的女兒墻，合起來高十仞，上面布置士兵，架起兵器竪起戰旗，四個角落建置一個樓闕，每面另做一樓觀，樓觀下有三個門，天快亮的時候就完成。高麗人遠遠看到，説像是神靈的功力。這年，何稠升任金紫光禄大夫。第二年，代理左屯衛將軍，跟從皇帝到遼東。

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

十二年，何稠加任右光禄大夫，跟從皇帝到江都。碰上宇文化及叛亂，任工部尚書。化及失敗，被竇建德所俘，竇建德又授他任工部尚書、舒國公。竇建德失敗，歸順大唐，任將作少匠，然後去世了。

劉龍

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

開皇時，有個叫做劉龍的，河間人。性格强幹精明，有靈巧的心思。齊後主知道他後，命令他整治三爵臺，很合齊後主的心意，因而歷任的

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爲能。

官職高、名聲大。等到高祖登基，大受親近重用，拜任右衛將軍，兼任將作大匠。遷移國都之初，和高熲參與掌管規章制度，稱爲能幹。

黄亘　黄衮

大業時，有黄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衮官至散騎侍郎。

大業時，有一個叫黄亘的，不知是什麽地方人，和他的弟弟黄衮，都心思靈巧，超過一般人。煬帝經常命令他兩兄弟當值少府將作。當時改换禮制事情很多，黄亘、黄衮經常參與那些事務。大凡有營建之事，何稠命令黄亘、黄衮制定圖樣，當時的工匠都稱贊他們的精緻，没有人能修改。黄亘官至朝散大夫，黄衮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踪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宫，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備，才思情致通達而豐富，規和矩的精妙，和班、爾相比，不相上下，當時的規模樣式，都以它作榜樣。他建造仁壽宫，構築洛邑，希望得到一時的寵幸，窮盡奢侈，極盡華麗，使高祖失德，煬帝喪身，傾覆和動亂的根源，應該也是其中的原因。至於考查閲覽書傳，制定《明堂圖》，雖然用意超過他的陳述，但也有值得看的地方。閻毗和何稠靈巧的心思超過一般人，很熟悉過去的典章制度，考查前代帝王的車輿服飾，製成當代的車服旌旗儀仗等。雖然失於繁華興盛，也有可以流傳給後世的。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默，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

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悦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親王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王劭年少時不喜歡說話，喜歡讀書。二十歲行冠禮，齊尚書僕射魏收徵用爲參開府軍事，幾次提升任太子舍人，在文林館擔任待詔。當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人曾經討論古時的典章制度，有遺忘的地方，討究檢核不能找到，就叫來王劭詢問他。王劭一一說出出處，取出古書驗證他的話，没有一處錯誤。從此被當時的人大爲稱許，贊揚他通曉的事物多。後升任中書舍人。齊被滅，進入周朝廷，未能調任。

高祖受禪讓接受帝位，拜授王劭著作佐郎。因守母喪離開職位，在家著述《齊書》。當時的法規禁止私撰史書，被内史侍郎李元操劾奏。皇上大怒，派使者收繳他的書，看完後很高興。於是起用爲員外散騎侍郎，撰寫起居注。王劭因爲過去有鑽木取火，因爲季節的不同而用不同木材，近於當朝不用了，於是上表請求按季節變换取用不同的木材鑽木取火，說："我謹慎查考《周官》，一年四季，季節不同，變换使用不同的木材，用來醫治季節性流行病。祭祀時用銅鏡映日聚光點燃的火不經常變换，季節性流行病一定盛行。聖人製作法則，難道是偶然的嗎！在晉代，有帶着洛陽火渡過長江的，世代從事這項工作，先後承繼不斷絶，火的顏色變成青色。從前師曠吃的飯，說是用木輪車的車脚炊煮的。晉平公派人去看，果然是用車輪的外框。現在熱酒以及烤肉，用煤炭、柴火、竹火、草火、麻根火，氣味各不相同。按照這個推斷，换季時新取的火與過去的火理應不同。希望能遠遠地遵循先代聖

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悦，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虚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黄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嘆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

則，在一年四季選用五種不同的木材來變換取火，下工夫很少，利益巨大。即使百姓習慣已久，不能馬上一致，尚食局中的專用厨房，以及東宫的各主食厨官，不能不依照古則。"高祖依從了他。王劭又進言説皇上眉骨圓起，且頭部有肉突起好像干戈對立，是龍的相貌，用手指點給各位大臣看。皇上大爲高興，賞賜王劭數百段各色雜帛，拜任著作郎。王劭上表談論上天預示帝王的符兆説：

從前周保定二年，歲星在壬午方位，五月五日，青州的黄河變清，十里河水如鏡子般清澈，齊氏認爲是自己的吉兆，改用新年號叫河清。這個月，我皇以大興公的身份開始做隋州刺史，歷經二十年，隋朝果然興起。我謹慎查考《易坤靈圖》説："聖人承受天命，吉兆先在黄河顯現。黄河水最渾濁，不曾清澈過。"私下認爲神靈賜福吉祥，按理不會憑空降發的，黄河變清引發聖人，實際上屬於我大隋。午位爲鶉火星，用以表示火德，仲夏火德旺盛，也是顯明火德。五月五日，合乎天數地數。既已得到承受天命的時辰，恰好符合預先顯現的吉兆。

開皇初年，邵州人楊令悊走近黄河，拾獲一塊有圖文的青石，一塊有圖文的紫石，都隱現凸出形成文辭，有我皇的名字，下面説："八方天心。"永州又拾獲有圖文的石頭，剖開成爲兩截，有楊樹的形狀，黄色根，紫色葉。汝水出現神龜，龜肚皮下有文字説："天卜楊興。"安邑挖掘土地，獲得古鐵契，文字説："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拾獲石龜，文字説："天子延千年，大吉。"我認爲先前這三塊石頭，和《河圖》没有不同。爲什麽用石頭？石頭形體恒久堅固，意義與皇上的姓名符合。龜腹上的七個字，爲什麽附着在龜上？龜同樣恒久堅固，又是神靈之物。孔子感嘆黄河不出《河圖》，洛水不出《洛書》，現在在大隋英明的時代，《河圖》和《洛書》

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鬥，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鬥，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鬥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鬥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鬥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鬥，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黄色者，隋色尚黄。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鬥者，亳州滎陽龍鬥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説：“陵當爲除。”

多次出現。

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兩龍打架，白龍勝利，黑龍戰死。大象元年夏天，滎陽汴水以北有兩龍打架，開頭看見白色雲氣接觸到天，從東方經過陽武來到。到了近旁，是一條白龍，長十丈左右。有黑龍乘着雲氣來到，兩龍互相迫近，一會兒合在一塊，一會兒又分離開來，從午時戰到申時，白龍升到天上，黑龍墜落至地。謹慎查考：龍是君王之象。前面兩條龍的爭鬥在亳州周村，象徵我皇在兩龍爭鬥的那年擔任亳州總管，於是取代周據有天下。後兩龍在滎陽爭鬥，“滎”字由三個“火”組成，表明火德的興旺。白龍從東方來，歷經陽武，大概象徵我皇將要登上帝位時，由東邊府第從崇陽門進入。從西北方升到天上的，正當乾卦的方位天門。《坤靈圖》説：“聖人殺龍。”龍不能得到却被殺，都是氣勢旺盛的緣故。又説：“泰，姓氏歸於商，名歸於宮，黄色，長八尺，六十代，黄河中的龍在正月辰位出現，白龍和五條黑龍打架，白龍飛上天，所以泰人有天命。”謹慎查考：這句話是針對大隋而言的。聖人殺龍，就是指先後死的黑龍。姓商，按宮商角徵羽將姓氏分類，我皇家族屬於商姓。名宮，避武元皇帝之諱，五聲屬於宮聲。黄色，隋崇尚黄色。長八尺，武元皇帝身高八尺。黄河中的龍在正月辰方位出現，泰是正月卦，龍出現的地方，在京都爲辰的方位。白龍和黑龍打架，是指亳州、滎陽的兩龍打架。取勝的龍之所以是白色的，是楊姓合於六十音中的商音，我皇又在辛酉年出生，方位都在西方，西方顔色爲白色。戰死的龍之所以是黑色的，是因爲周的顔色是黑色。之所以稱五條龍，周共有閔、明、武、宣、靖五個皇帝。趙、陳、代、越、滕五位君王，一齊依法被判處死刑，也相當於五的數目。白龍陵，陵即勝的意思。鄭玄説：“陵應當爲除的意

凡鬥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

《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傘，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

思。"凡是爭鬥能打敗敵人叫作除。我認爲泰人有天命，泰是通的意思，即大，表明那個人道義通達恩德廣博，有天命。《乾鑿度》說："泰表戴干。"鄭玄作注說："表，人體形貌的明顯標志。干，盾。泰人的外貌，頭部有肉突起，如干戈對立。"我看到皇上的外表，更知道和泰人的形貌不差毫厘。《坤靈圖》所說的，字字都靈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最終應驗了這句話，就知道六十代也一定是這樣的了。過去宗周占卜有三十代，現在恰好是它的一倍。

《稽覽圖》說："太平時代，陰陽相合，風雨和順，天下公正，地勢有險阻，所以風有快有慢。即使是太平的國政，仍不能完全等同，衹有平均樹枝纔不會發出聲響，所以要在亳州起風。亳即陳留。"謹慎查考：這點大概是指我皇爲陳留公的嫡長子，亳州總管，於是承受天命，天下等同，不偏袒不結私，以形成太平的風氣。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爲陳留公。那時候齊國有《祕記》說："天王陳留進入并州。"齊王高洋因此誅殺陳留王彭樂。後來武元皇帝果然帶兵進入并州。周武帝時，觀察雲氣以預測凶吉的術士説亳州有天子之氣，於是誅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我皇代理他擔任了刺史。又陳留老子祠有一棵枯萎的柏樹，當時人傳說老子將要超度世人，說等到枯萎的柏樹長出東南枝，改變指向，應有聖人出現，我的道教又會盛行。到齊，枯萎的柏樹從下面長出樹枝，在東南方向往上長。晚上有三個童子互相唱歌說："老子廟前老枯樹，東南枝形狀好像一把傘，聖明的君王從此離開了。"等到我皇管理亳州，親自到樹下祭祀。從此柏樹樹枝環抱，那些枯萎的樹枝逐漸指向西北方，道教果然盛行。校對考察這些事，太平君主出自亳州的陳留，都像以上所說。

皆如所言。

《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

上覽之大悦，賜物五百段。

未幾，劭復上書曰：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决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决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决，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宫也。

《稽覽圖》又説："治理國家的措施得當，那麽陰氣旺盛之物會變成陽氣旺盛之物。"鄭玄作注説："葱變成韭菜也是這樣。"謹慎查考：自從六年以來，遠近山上的石頭，多變爲玉。石頭屬陰性，玉爲陽性。又左衛園中葱都變爲韭菜。

皇上看了大爲高興，賜給王劭五百段各色雜帛。

不久，王劭又上書説：

《易乾鑿度》説："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决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慎查考：凡是這些《易》緯所説的，都是大隋承受天命的符兆。"隨者二月之卦"，説明大隋王朝在二月登上皇帝之位。陽德施行，表明楊氏的德行教化施行於天下。藩决難解，説明當時的屏障都被疏通排除，險阻艱難都被解除擺脱了。萬物隨陽氣而出，説明天地間的各種事物都隨着楊氏而出現了。上六欲九五拘繫之，五代表王，六代表宗廟，表明宗廟的神靈想使祖宗登上九五陽爻的位置，帝王用禮儀約束老百姓，用道義管束老百姓。"拘民以禮"，"繫民以義"，這兩句也是《乾鑿度》中的話。維持之，説明能用綱紀法度維持天下的公正。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説明陰氣旺盛的事物得到楊氏的教化，没有不跟隨依從的。陰是指臣子。王用享於西山者，大概是表明我皇曾在每年的二月前往西山的仁壽宫。一共四次提及隨，三次提到陽，想贊美隋楊，殷勤之至。坤六月，坤卦的位置在未位，六月建立未位，是説我皇在六月出生。有子女任政者，是説樂平公主是我皇的女兒，而做了周

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

《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協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

的皇后，管理宫内的行政事務。一年傳爲復，復是坤卦中的一代卦，陽氣初起，是説周宣帝駕崩後的一年，傳皇位給楊氏。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應當是“真人”，文中的字誤。是説周宣帝在五月駕崩，真命天子施行變革，以順從天命，應當在這個時候。我皇謙虚退讓而違背天意，所以過了一年纔即位。從前擔任定州總管，在京都的東北方，推究本源而言，所以説真命天子從東北來建立皇位。大起土邑，大起就是大興，是説營建大興城。西北地動星墜，大概是天意要廢除周而傳給隋，所以變動。陽衛，是説楊氏得到上天的佑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此卦一出大吉利就會開始，所以我皇在十一月被拜授亳州總管，將要從中山出山。趙地動，中山是趙的地方，因爲神人將要離開，所以變動。北方三十日，大概指我皇從北方準備去亳州的時候，停留三十天。千里馬，大概是我皇所乘坐的騧騮馬。屯卦震下坎上，震就馬而言指馬脚，坎就馬而言指漂亮的馬脊骨，所以騧騮馬脊骨上有駝峰，奔跑時就擺弄四隻馬脚。數至，是説我皇代天理民的順序已到。

《河圖帝通紀》説：“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説：“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協輔嬉，爛可述。”謹慎查考：凡是《河圖》所説的這些話，也是大隋承受天命的符兆。形瑞出、變矩衡，矩，指法度，衡是北斗星星名，就是所説的璇璣玉

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璇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協靈皇者，協，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協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脱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絶者，法象不廢絶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宫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協輔嬉、爛可述者，協，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

衡。大隋承受天命，徵兆的祥氣開始出現，日月星辰在天所成之象就因爲它而變動。北斗星主管天的法度，所以叫矩衡。《易》緯"伏羲矩衡神"，鄭玄的注釋也把它看作效法玉衡的神。與這《河圖》中的矩衡意思相同。赤應隋者，是説赤帝降下精氣，感應誕生了隋朝。所以隋朝憑火德作赤帝天子。協靈皇，協，是"合"的意思，是説大隋之德合乎神靈天皇大帝。又年號開皇，和《靈寶經》中的開皇年相合，所以稱爲協靈皇。皇辟出，皇是大的意思，辟指君王，大君出，大概是説我皇承受天命出任天子。承元訖，是説繼承周在天元年終結的運氣。道無爲、治率，治後脱漏一個字，是説大道無爲，政治安定天下順從。被遂矩、羲作術，矩，法度。從前燧人氏把握關鍵，伏羲制成八封的法術，是説大隋承繼了三皇的法術。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是説開皇年改變服裝的顔色。握神日，控制各位神靈，好像太陽一樣明照。又開皇以來日子逐漸變長，也是這個意思。投輔提，是説交付政務給輔助之臣，讓他們扶持自己。象不絶，自然一切事物現象不廢止滅絶。立皇後、翼不格，格，是到的意思，是説本來立太子作皇室的繼承人，但他的輔助者不能達到盡善盡美。道終始、德優劣，是説先前的太子道義終止而且德行不好，現在的皇太子道義開始而且德行優秀。帝任政、河曲出，是説皇帝親自管理政務，而邵州的黄河之濱出現有圖文的石頭。協輔嬉、爛可述，協指合，嬉，興的意思，是説群臣同心協力輔助，用來建立治理國家的一切措施，事迹衆多可記載叙述。所以在《皇參持》、《帝通紀》二篇中陳述大隋承受天命的符兆，顯示帝王治國的原則和天子的德性，都在隋朝。

盡在隋也。

上大悦，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

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并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并，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采民間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咏。經涉旬朔，遍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

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説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

皇上大爲高興，認爲王劭極其忠誠，恩寵一天比一天重。

當時有人在黄鳳泉洗澡，拾到二塊白色石頭，很有紋理，於是附會紋理寫成文字，又説有各種物象并上奏道："那塊大玉上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以及二隻麒麟和一對鳳鳥，青色龍，紅色雀，仁獸騶虞，玄武龜蛇，各自在它們的位置。又有五行、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名稱，一共二十七個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鬼門閉'九個字。還有却非冠以及二隻鳥，那鳥都是人的臉形，就是《抱朴子》所説的'千秋萬歲'。那塊小玉也有五岳、却非冠、無角龍、犀牛的圖像。兩塊玉都有仙人玉女乘着雲氣駕着白鶴的圖像。另有不同形狀的各種神仙，不能全部認識，大概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座，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星宿，一共四十五個星宿。各個字本没有排列成行，但往往兩兩相對。在大玉上就有皇帝的姓名，一并面向南邊，和日字正好成鼎足之形勢。又有老人星，大概表示南面象徵太陽而長壽。皇后兩個字在西邊，上面有月亮的形狀，大概表示皇后象徵月亮。在小玉上就是皇帝的名字和九千字并列，兩個'楊'字和'萬年'兩字并列，'隋'字和'吉'正好并排，大概表示長久吉慶。"王劭又迴環交錯那些文字，作詩二百八十首，進獻給皇上。皇上認爲他忠誠，賞賜千匹絲帛。王劭於是搜集民間歌謡，摘引《河圖》、《洛書》，圖讖、緯書，依據承受天命的符兆，采集佛經，撰寫《皇隋靈感誌》，一共三十卷，進獻給了皇上。皇上命令頒示天下。王劭召集各州的朝集使，洗净雙手點燃檀香，閉上眼睛誦讀它，聲調抑揚頓挫，好像在歌唱。經過十天一個月，唱完整本書後纔停止。皇上更加高興，賞賜豐厚。

仁壽年間，文獻皇后去世，王劭又上言説："佛説人應生在天上，等到上品上生無量壽國的時候，天上的佛大放光明，用香花妓人表演的音

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内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説，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

樂舞蹈來迎接他。如來佛在彗星出現時進入涅槃。念及剛去世而未定謚號的皇后的至高無上的德行，仁愛慈善，福德善行，祥瑞吉兆，查遍各種珍藏的典籍，都説皇后是妙善菩薩。我謹慎查考：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裏兩次降下金色銀色的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面半夜有神異的靈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各種各樣天然的音樂，聲音充滿天空之中。到夜五更時，忽然好像睡了一般，於是皇后就升天了，和佛經上所説的，每件事都符合。我又憑自己的愚笨的念頭想，皇后去世，不在仁壽、大興宮，大概是避開我皇的經常居住和正式的住所。在永安宮上天，是因爲代表京都的永安門，是她生前出入的地方。皇后升天後兩天，苑内半夜有鐘聲三百多處，顯然是升天的回聲。”皇上看了又悲又喜。

當時蜀王楊秀因爲犯罪被罷免，皇上於是對王劭説：“唉！我有五個兒子，三個兒子不成才。”王劭進言説：“自古以來英明的皇帝聖明的君主，都不能改變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同德的兄弟有兩個，其餘的各自德行不同。堯帝有十個兒子，舜帝有九個兒子都不肖。夏朝有五觀，周有武庚管叔蔡叔。”皇上認爲他的話對。後來皇上做夢，想上高山却上不去，崔彭兩手托着皇上的脚，李盛扶着皇上的胳膊肘纔能上去，皇上於是對崔彭説：“我生死都應當和你在一起。”王劭説：“這夢大吉。上高山，表明皇上高大健康身體安好，如山一般長壽。彭即彭祖，李即老子李聃，兩人扶持，的確是長壽的徵兆。”文帝聽了這話，喜形於色。那一年，高祖駕崩。不久，崔彭也去世了。

煬帝繼位，漢王楊諒作亂，皇帝不忍誅殺。王劭上書説：“我聽説黄帝消滅炎帝，據説是同母的弟弟，周公誅殺管叔，的確也是親人。叔向殺叔魚，孔子説他是直道而行有古人遺風的人，石碏殺石厚，左丘明認爲是正道。這些都是經籍中的明確的文字記載，帝王的常則。現在陛下不殺這個叛賊，超越前代聖人，包容寬厚，寬宏大度，没有什麽來向天下謝罪。謹慎查考叛賊楊諒是毒害老百姓的人。這就説明了古代聖賢德性相

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

同就姓氏相同，德性不同就姓氏不同。所以黄帝有二十五個兒子，其中獲得姓氏的衹有十四人，衹有青陽、夷鼓，和黄帝同屬姬姓。楊諒既然自絶於人，請求改换他的姓氏。”王劭用這些話來討好求媚，煬帝猶豫不决没有聽從。王劭升任秘書少監，數年後，死於官任。

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敕，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没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采擿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啖。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王劭任著作郎，將近二十年，專門掌管本朝歷史，撰寫《隋書》八十卷。多記録皇上口頭的詔令，又采用迂闊怪誕不常見的語言以及民間俗語，按照類别互相跟隨，作爲它的標題篇目，辭采和文義繁瑣雜亂，没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於是使隋朝文武名臣各位將軍的善惡事迹，埋没不被人知道。當初撰寫《齊誌》，用編年體，二十卷，又作《齊書》紀傳體一百卷，以及《平賊記》三卷。有的文詞鄙陋粗野，有的超出常規，不合法度，駭人聽聞，多被有識之士譏笑鄙視。但是指出了經史中的謬誤，作《讀書記》三十卷，當時的人很佩服他的精深廣博。從十五歲到晚年，王劭十分愛好經史，遺漏塵俗之事。用心專一，性格神思不定。每到一同進餐時就閉上眼睛，凝神思考，盤中的肉就被僕從吃掉了。王劭都没有發覺，衹是責怪肉太少，多次懲罰厨師。厨師把實情告訴王劭，王劭還照過去那樣閉上眼睛，等候着抓住了僕從，厨師纔免予挨打之辱。王劭的專一就是這樣。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袁充字德符，先祖本是陳郡陽夏人。後世寄居丹陽。祖父袁昂，父親袁君正，都擔任梁的侍中。袁充年少機敏聰慧，十多歲時，他父親的朋友到家來，當時是初冬，袁充還穿着葛布製的衣服。客人戲弄袁充説：“袁先生的兒子穿着粗夏布衣啊細夏布衣，夏布粗啊夏布細，像風一樣凉爽。”袁充應聲回答説：“細夏布啊粗夏布，穿着它，不嫌棄。”從此袁充很被人欣賞。在陳任官，年齡十七歲，做秘書郎。歷任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

等到陳被滅歸於隋朝，歷任蒙、鄜兩州司馬。袁充性情上愛好道術，很懂得觀察天象變化附會人事，預言凶吉，憑藉這些擔任了太史令。

宫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影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并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别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

當時皇上準備廢黜皇太子，正在徹底整治東宫中主要官員的屬吏，袁充看到皇上素來相信上天顯示與人事相應的徵兆，於是迎合皇上進言説："近來觀察日月星辰在天所成之象，皇太子應當被廢黜。"皇上認爲他的話對。袁充又上表進奏説，隋朝建立以後，日影逐漸長了，并説："開皇元年，冬至節那天的日影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從此逐漸縮短。到十七年，冬至的日影長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的冬至，在洛陽測量日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的日影一尺四寸八分，從此逐漸縮短。到十六年，夏至的日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用土圭辦法校正日影，太陽到達的影子有一尺五寸。鄭玄説：'冬至節的日影一丈三尺。'現在十六年夏至的日影，比過去的日影短了五分，十七年冬至的日影，比過去的日影短了三寸七分。太陽距離北極近，那麽日影就短白晝就長，距離北極遠那麽日影就長白晝就短，太陽走赤道以北的運行軌道那麽距離北極就近，走赤道以南的運行軌道距離北極就遠。《堯典》説：'白晝時間短，昴星黄昏時出現在正南方，這一天定爲冬至。'依據昴星黄昏出現在正南方，就知道堯那時的冬至節，太陽在須女星十度的地方。按照曆法推算，開皇以來的冬至，太陽在北斗星十一度的地方，和唐堯的時代距離北極一様近。謹慎查考《春秋元命包》説：'太陽和月亮出現在赤道以北的運行軌道，北斗七星符合常法，上帝助長威靈，皇帝開創國家之功。'京房《别對》説：'太平之世，太陽走近北極的軌道；和平之世，太陽走離北極稍遠的軌道；霸王之世，太陽走遠離北極的軌道。'我大隋王朝開啓世運，上感於上天，日影短白晝長，往昔從未有過。"皇上非常高興，告知天下。準備勞役之事，趁機增加分派勞役的定額，夫役和工匠以之爲苦。

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吕運轉相符，

仁壽初年，袁充説皇上的生年干支和陰陽律吕相合的有六十多條，於是上表進奏説："皇上誕生時，不衹是神異的靈光吉祥的雲氣，祥瑞交相感應，甚至於本命年的流年小運，出生月日都和天地日月、陰陽律吕的運轉相符，表裏聚合。

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悦，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

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并得符同。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踪。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宫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

大業六年，遷内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盗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托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

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

這是誕生聖人的特别時辰，皇位的開端。現今和大自然一樣除舊布新，改年號爲仁壽，年月日的干支仍和誕生聖人的時辰相同，明顯地符合天地之心，符合仁壽的道理。所以料知世代相襲的帝業長久，永遠無窮無盡。”皇上非常高興，賞賜豐厚，同輩人没有誰能相比。

仁壽四年歲在甲子，煬帝剛就位，袁充以及太史丞高智寶上奏説：“去年的冬至，日影過長，今年皇上即位，和堯承受天命的年歲相合。從前唐堯承受天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的第一紀甲子年，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日，陛下即位，那年也正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年，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日，正和唐堯相同。自從堯以來，一共經過了八個上元，其中世世代代，没有仁壽年中甲子相合的現象。謹慎查考：第一紀甲子，太一星在一宫，天目星在武道，陰陽曆數都和符應相同。唐堯在丙辰年出生，丙子年承受天命，衹合於三正五行，比不上己丑年的甲子，天干地支有六對相合。符合一元三統的時間，合乎五紀九章大法的旨要，和帝堯數字相同，與皇唐比配踪迹。確是所説的‘偉大啊偉大啊，偉大啊偉大啊。’”還奉勸齊王楊暕率領百官跪拜進表表示祝賀。後來火星停留在太微星的天區有數十天，當時整治宫室，勞役繁重，袁充上表説“陛下修治德行，火星退避後移”。百官都來慶賀。皇帝大喜，前後的賞賜數以萬計。當時國家軍務繁多，袁充窺探皇帝的心思想有所作爲，於是上奏説天文星象顯示出來各種現象，應該有所改制，用這些來向皇上求媚。

大業六年，袁充升任内史舍人。跟從皇上到遼東征戰，拜任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來天下大亂，皇帝剛剛遭受雁門的災難，强盗叛賊更多地興起，皇帝内心不安。袁充又假托天文，上表陳述吉祥的徵兆，取悦皇上説：

我聽説皇天輔佐德行，皇天使謙虚的人得福，七政到齊，三辰回應。陛下掌握河圖統治百姓，提舉各種善事教化八方極遠之地，以百姓爲重心，而不是一人受福，先天没有違背所想的，後天一定順應時節。所以

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厘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

剛剛擁有皇位，正當上元的紀年，乾卦中初九爻又和天命符合。這樣與聖人默契，所以行動合乎天象。謹慎查考去年以來的天象星象，毫厘不差，謹慎記録特别異常的天象，上天降福、大破突厥等七件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并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凶孽，方清九夷於東獩，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

其一，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一漏斗，從王良星北面出來，正落在突厥的兵營，聲音好像墻倒一樣。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又有大流星好像漏斗一樣，從羽林星出來，向北流逝，恰好在正北方。按照這些來占卜，連續兩夜流星落在敵人的地方，敵人一定會失敗。其三，九月四日夜，多次有兩顆星大如漏斗，從北斗星中的魁星出來，向東北流逝。按這個占卜，北斗星主攻伐之事，敵人一定失敗。其四，歲星主福禄仁德，多次出現在京、都兩處的分野。按這個占卜，是國家的福氣。其五，七月内，火星停留在羽林星的天區，九月七日已退避後移。按此占卜，不出三天，敵人一定失敗。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紅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入叛賊首領盧明月的軍營，撞破了他的衝鋒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紅色的雲氣横亘在北方，這是突厥就要滅亡的徵兆。依此核對《城録》，河南洛陽也處於甲子方位，和乾坤中的初九爻以及上元的甲子年相合。這是一塊福地，永遠不會有什麽憂患的。回顧過往的政事，傾聽古代的聲音，過去這些現象是在不同時間出現，現在則是一個早晨就匯齊了。難道不是皇天輔佐有道之人，幫助消滅叛逆者嗎，於是到東獩，肅清九夷，在北溟消滅五狄，到泰山上報完成的功業，在汾水不再進行戰爭。

書奏，帝大悦，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托星象，奬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

上奏完畢，皇帝大爲高興，越級拜任秘書令，親近優待超過一般。皇帝每次想討伐征戰，袁充都預先知道，就假托星象，順成皇帝的旨意，在位的官吏都深切痛恨他。宇文化及叛亂

時年七十五。

時，一并誅殺袁充，當時年齡七十五歲。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説，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并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影。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兹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没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嘆息。

史臣曰：王劭從兒童開始，直到白髮蒼蒼，好學不知疲倦，讀盡群書。官宦多聞博識之士，没有不推舉他的通曉衆物的。喜歡著述，長期擔任史官，既撰寫了《齊書》，又修治了隋典，喜歡荒誕的學説，崇尚僻陋小巷的言談，文詞鄙陋污穢，體制繁多雜亂。愧對南、董，也没有遷、固的文才，衹是浪費筆墨，不值得觀賞采取。袁充從小在江左，當初憑機敏聰慧受到稱頌，獻身隋朝，又以天象自許。爲求得一時的寵幸，謀求仕進。王劭致力於符兆之説，中間夾雜怪誕虚妄，袁充改變占星術，胡亂加長日影。大誣天道破壞綱常欺侮民衆，應受懲罰而不放過的人，不正在這裏嗎？況且王劭出身河朔德行高潔負有名望的士大夫家，袁充是長江以南的望族，貪求名利，而不用正當手段，使家族世傳的聲名美譽頹敗，實在令人嘆息。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痴，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痴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污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

楊玄感，是司徒楊素的兒子。體態容貌高大偉岸，有漂亮的鬍鬚。少年晚成，别人多説玄感呆板，他的父親經常對親近的人説："這個孩子不呆。"等到長大，喜歡讀書，擅長騎馬和射箭。憑藉父親的軍功，官位到柱國，和他的父親都爲第二品，朝見天子時父子并列。後來文帝命令玄感降一品，玄感行拜禮表示感謝，説："不想陛下這麽寵愛我，准許我在朝堂上表現對您的敬重。"最初拜任郢州刺史，到任後，暗中布置耳目，考察長吏有無才幹。那些政績良好或貪贓納賄的，非常細小的事都知道，往往揭露他們的事，没有敢欺騙隱瞞的。官吏和百姓都敬重信服，都稱贊他的才幹。後來改任宋州刺史，因守父喪離職。一年左右，起用爲鴻臚卿，承襲爵位楚國公，升任禮部尚書。性格雖然傲慢不恭，但喜愛和看重文學，四海内的知名人士多奔赴他的門下。

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宫。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

楊玄感自己認爲接連幾代尊貴顯赫，在天下擁有盛名，在朝的文武百官多是他父親的手下，又看見朝廷的綱統逐漸紊亂，皇帝又猜忌大臣一天比一天厲害，内心不安，於是和各位弟弟暗中商量廢黜皇帝，擁立秦王楊浩。等到跟從皇上征戰吐谷渾，回來時在大斗拔谷，當時跟從的官吏困頓疲憊，楊玄感想襲擊皇帝居住的行宫。他的叔叔楊慎對楊玄感説："將士們的心向着統一，國家還没有災禍，不能圖謀。"玄感纔停止。

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逾涯分，自非立效邊

當時皇帝喜歡征戰，玄感想樹立威名，暗中尋找將領。對兵部尚書段文振説："玄感世代承受皇上的恩惠，恩寵超過本分，倘若不去立功邊

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虚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

疆，憑什麽盡責呢！如果邊疆有戰亂的緊急情況，希望能拿起馬鞭，指揮軍隊，稍稍施展細如絲髮的武功。明公你指揮戰争有方，希望能施捨幾個心腹。”段文振於是告訴皇帝，皇帝嘉許了他，回頭對各位大臣説：“將帥家門出將帥，宰相人家一定出宰相，這話不假。”於是賞賜一千段各色雜帛，待遇優厚，大力干預朝政。

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并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内，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悦，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

皇帝征伐遼東，命令玄感在黎陽監督運輸。當時老百姓苦於徭役，天下想望叛亂，楊玄感於是和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商議，想使皇帝所率領的軍隊挨餓，經常作停留，不按時前進出發。皇帝認爲行軍緩慢，派使者催促，玄感揚言説：“水路有很多强盜叛賊，不能先後出發。”玄感的弟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都跟從皇上到遼東，楊玄感暗中派人召見他們。當時將軍來護兒帶領水軍從東萊準備入海，前往平壤城，軍隊還未出發。楊玄感無法發動衆人，就派家奴假扮使者，從東方來，僞稱來護兒耽誤軍期回去了。玄感於是進入黎陽縣，關上城門大肆搜索成年男子。然後取帆布做盔甲，任命主要官員的屬吏，都按開皇年間的老規矩。發送公文給鄰近的郡君，以討伐來護兒爲名義，下令各自發兵，在儲糧的場所集合。任命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軍隊將近一萬人，準備襲擊洛陽。唐禕到河内，趕馬快跑向東都報告了這件事。越王楊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驚，率領軍隊抵禦。修武縣的老百姓一同守衛臨清關，玄感不能過關，於是在汲郡南面渡過黄河，跟從作亂的人多如集市。幾天後在上春門駐扎軍隊，兵衆達到十餘萬。子蓋命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抵抗，弘策戰敗。瀍、洛的父老争相送來牛和酒等犒勞物品。楊玄感在尚書省駐扎軍隊，經常告誡衆人説：“我身爲上柱國，家中的財産億萬金，對於富貴，没有什麽追求的。現今不顧使家庭破産、使家族滅絶的危險，衹是爲天下解除極其困苦的處境，拯救老百姓的命運罷了。”衆人都很高興，到營門請求效力的每天有數千人。給樊子蓋的信説：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陳。

樹立忠義，有多種途徑，見機行事，大概不是一個道理。從前伊尹流放太甲到桐宮，霍光廢黜劉賀在昌邑，這都是先生考慮之中的，不能一一表白陳述。

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兹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絶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

高祖文皇帝承受天命，造就了天下，觀察北斗七星，列出七項政事，把握銅鏡駕馭六龍，無爲而治却做到了德化傳布，不費氣力而天下太平。現在皇上繼承皇位，應當穩固帝業，却自絶於天，使人民疲敝，敗壞德義。多年寬赦罪人，於是强盜叛賊一天比一天多，所進行的修建整治，民力因此耗盡。沉湎於酒色，老百姓一定遭受損害，觀賞鷹犬，禽獸都遭受毒害。朋黨相互煽動，賄賂公然盛行，接納奸邪小人的進言，拒絶正直人士的言論。加上運輸不停，徭役没有期限，士兵填滿山溝，人骨遮住原野。黄河的北面，千里無人烟，長江淮河之間，衹養育茂盛的水草。

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

玄感世代承受皇上的恩寵，官位處於上將，先父恭敬地接受先帝臨死時發出的詔書説："好子孫，替我輔佐他，惡子孫，替我廢黜他。"所以我在上秉承先皇的旨意，在下順應民心，廢除這個極度昏庸的君主，重新擁立明智睿哲的君主。四海齊心，九州響應，兵士效命，如同奔赴個人的恩怨，老百姓争相前往，效法公正的道義。上天的旨意人情事理，昭然可知。先生獨守一座孤城，力量哪裏能支持多久！希望以老百姓爲念，國家爲重，不要拘泥於小的禮節，自己招徠過錯。誰想到國家一下子會到這種地步呢？拿起筆潸然淚下，其餘不再一一陳述。

遂進逼都城。

於是進攻逼近都城。

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没。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

刑部尚書衛玄率領軍隊數萬人，從關中來支援東都。帶領步兵騎兵二萬渡過瀍河、澗河挑戰，玄感假裝向北逃。衛玄軍隊追逐他們，玄感埋伏的軍隊出動，衛玄的先頭部隊覆没。後來幾天，衛玄又和玄感交戰，戰争纔開始，玄感假裝派人大叫道："朝廷的軍隊已抓到楊玄感了。"衛玄的軍隊逐漸懈怠。楊玄感和幾千騎兵追逐衛玄

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决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

軍，衛玄於是大敗，率領八千人離開。玄感勇猛多力氣，每次作戰親自舞動長矛，身先士卒，大聲怒喝，抵擋的人没有不害怕的。議論的人把他比作項羽。又善於安輯撫馭，士兵樂於爲他獻身，因此戰無不勝。衛玄的軍隊一天天窘迫，軍糧又吃完，於是全部軍士决戰，在北邙布陣，一天之内，交戰十多個回合。玄感的弟弟玄挺中流箭而死，玄感逐漸後退。樊子蓋又派兵攻打尚書省，又殺了幾百人。

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宫，父老遮説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

皇帝派遣武賁郎將陳稜在黎陽攻打元務本，武衛將軍屈突通屯兵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動軍隊跟在後面，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又趕來增援。楊玄感向前民部尚書李子雄請教計策，子雄説："屈突通精通戰事，如果一渡過黄河，就勝負難料，不如分開兵力抵禦他們。屈突通不能過黄河，那麽樊子蓋、衛玄就失去了支援。"玄感認爲李子雄的話對，準備抗擊屈突通。樊子蓋知道楊玄感的策略，多次襲擊他的軍營，玄感不能按計劃進軍。屈突通就渡過黄河，駐軍在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邊抵禦衛玄，東邊抗擊屈突通。樊子蓋又出兵，於是大戰，玄感的軍隊多次戰敗。玄感又向子雄請教計策，子雄説："東都的援軍逐漸趕來，我軍多次戰敗，不能久留。不如徑直進入關中，打開永豐倉來賑濟貧窮，三輔可指揮平定。占據倉庫，面向東邊來争奪天下，這也是霸王的事業啊。"正遇上華陰縣楊姓的幾個人請求作嚮導，玄感於是放下洛陽，往西謀取關中，揚言説："我已攻破東都，奪取函谷關以西了。"宇文述等各路軍馬跟隨玄感。到弘農宫，父老們攔住勸説玄感道："弘農宫城内空虚，又多積糧，攻打它容易拿下。前進能斷絶敵人的軍糧，後退能割取宜陽之地。"玄感認爲對，留下攻打弘農宫，三天城没有攻下，追兵就到了。玄感往西走到閿鄉，登上槃豆，布下軍陣横亘五十里，和朝廷的軍隊一邊作戰，一邊走，一天之内被打敗三次。又在董杜原布陣，各路軍隊一起攻打玄感軍，玄感軍隊大敗，衹和十多個騎兵躲藏在樹林中，準備逃往上洛。追兵到，玄感呵斥他們，都害怕而往回跑。到葭蘆戍，玄感處

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琁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并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

境困急，衹和弟弟積善步行。自己知道不能避免一死，對積善説：“事情失敗了。我不能受他人戮殺之辱，你可殺死我。”積善抽刀砍殺了玄感，於是自殺，没死，被追兵捉拿，和玄感的首級一并送到天子所在的地方。肢解尸體在東都示衆三天，再切成小塊的肉焚燒了它。殘餘叛黨都平息了。玄感的弟弟玄獎擔任義陽太守，準備投奔玄感，被郡丞周琁玉殺害。玄縱的弟弟萬碩，從皇帝的住處逃走準備歸順玄感，到高陽，在驛舍休息，監事許華帶領高陽郡的軍隊捉拿了他，在涿郡被斬殺。萬碩的弟弟民行，官位至朝請大夫，在長安被斬殺。都一一被肢解尸體。各位公卿請求皇上改玄感的姓氏爲梟，皇上下令准許了。

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當初，玄感圍攻東都，梁郡人韓相國發動軍隊響應，玄感任他爲河南道元帥。十天至一個月内，兵衆十多萬，攻打郡縣。到襄城，碰上玄感戰敗，兵士逐漸潰散，被官吏捉拿，首級被傳送到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

李子雄，渤海蓨人。祖父李伯賁，魏諫議大夫。父親李桃枝，東平太守，和同鄉人高仲密一同歸順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年少時性格豪爽，有遠大的志向。滿二十歲時跟從周武帝平定齊，憑藉軍功拜授帥都督。

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

高祖做丞相，李子雄跟從韋孝寬在相州大敗尉遲迥，拜授上開府，賜給爵位建昌縣公。高祖接受帝位後，子雄擔任驃騎將軍。攻打陳的戰役中，憑藉軍功晋升大將軍，歷任郴、江兩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仁壽年間，因事獲罪被罷免。

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

漢王楊諒作亂，皇帝準備發動幽州的軍隊來討伐他。當時竇抗爲幽州總管，皇帝怕他有二心，向楊素詢問可勝任的人。楊素推薦了李子雄，拜任大將軍、廉州刺史，快馬加鞭趕到幽州，居住在驛舍，招募了一千多人。竇抗依仗一向顯貴，不按時來見李子雄。李子雄派人通知竇抗。兩天之後，竇抗帶領二千精鋭騎兵，來到李子雄的住所。李子雄埋下伏兵，和竇抗見面，趁勢捉拿了竇抗。於是發動幽州的三萬步兵、騎

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

兵，從井陘來討伐楊諒。當時楊諒派大將軍劉建奪取燕、趙的地方，正在攻打井陘，在抱犢山下相遇，奮力抗戰，打敗了他。升任幽州總管，不久應徵入朝拜任民部尚書。

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悦曰：“公真武候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後坐事除名。

子雄明智善辯，有治政的才幹，皇帝很信任他。新羅曾經派遣使者進貢，子雄到朝堂和使者會談，於是問使者帽制的由來。那使者說：“是皮革帽流傳下來的形狀。哪有作爲大國國君的臣子却不認識皮革帽的呢！”子雄於是說：“中原不循禮法，向四夷尋求。”使者說：“自從來到這兒，除了這句話，還没有見到失禮的。”憲司因爲子雄言詞失當，上奏彈劾這件事，最終獲罪免職。不久復職，跟從皇帝到江都。皇帝認爲手持兵仗的侍衛不整齊，回頭要李子雄整理隊伍。李子雄馬上指揮，六軍秩序良好。皇帝大爲高興說：“先生真是孔明式的良才啊！”不久改任右武候大將軍，後因事獲罪除去名籍。

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没其家。

遼東戰役，皇帝命令李子雄跟從軍隊效力，於是跟從來護兒從東平準備奔往滄海。正碰上楊玄感在黎陽造反，皇帝懷疑子雄，下令囚禁李子雄送往皇帝的居所。子雄殺死使者，逃走歸順了玄感。玄感經常向子雄請教計策，事迹在《玄感傳》。等到玄感失敗，李子雄被處死，没收所有財産。

趙元淑

博陵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晋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疏誕，不治産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

博陵人趙元淑，父親趙世模，最初侍奉高寶寧，後來率領軍隊歸順周，拜任上開府，寄居在京兆的雲陽。高祖登基，經常主管侍衛。後來跟從晋王攻打陳，擔任先鋒遭遇敵人，奮力作戰而死。朝廷因爲他爲朝廷大事而死，讓元淑繼承他父親的原有官職，賜給兩千段各色雜帛。元淑性格放達，不經營私人産業，家徒四壁。數年後，拜授驃騎將軍，準備去上任，没有辦法自給。當時長安的富翁宗連，家中財産千金，在周做官擔任三原令。有一小女兒，聰慧而有姿色，宗連尤其看重她，經常爲她物色賢能的丈夫。聽到趙元淑這樣的情形，請求和元淑相見。宗連有風度，擅長談笑，元淑也認爲宗連與衆不同。等到了宗連家，吃住玩樂都可與將相比擬。酒喝到暢快

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

時，演奏歌舞，都是元淑從未見過的。元淑告辭出來，宗連説："公子有閑，可以再來。"幾日之後，又拜訪宗連，宴飲作樂更奢侈。像這樣又有兩三次，宗連於是就對元淑説："知道公子一向清貧，我應當幫助你。"趁勢詢問元淑需要的東西，全部買好送給他。臨到告別，元淑拜兩拜表示謝意，宗連又拜謝説："我私下不自量力，仰慕公子。現在有一個女兒，希望作您的箕帚妻。公子意思如何?"元淑既感激又慚愧，於是下了聘禮娶做妻子。宗連又送奴僕和婢女二十人、良馬十多匹，加上絹類、有花紋的絲織品以及金銀財寶等珍貴的禮物。於是元淑成了富翁。

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并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悦焉。

等到煬帝繼位，漢王楊諒作亂，元淑跟從楊素消滅了他。憑藉軍功晋升官位柱國，拜任德州刺史，不久改任潁川太守，都有聲威恩澤。於是進入朝廷，正遇上司農不按時交納各郡的租糧，元淑上奏了這件事。皇帝對元淑説："按照你的意思，幾天可以了結?"元淑説："依照我的意思不超過十天。"皇帝當日拜任元淑爲司農卿，收納全國的租糧，元淑按他自己的話收齊了。皇帝對此感到高興。

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禄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没其家。

禮部尚書楊玄感私下裏有叛離之心，認爲元淑可以和他一起作亂，於是和他結交，送給他很多金銀財寶。遼東戰役，擔任將軍，元淑主管侍衛，加任光禄大夫，封爲葛公。第二年，皇帝又征戰高麗，派元淑鎮守臨渝。等玄感作亂，他的弟弟玄縱從皇上的住所逃出來，路過臨渝。元淑叫出他的小妾魏氏拜見玄縱，對飲極爲歡暢，於是和玄縱共同策劃，并接受玄縱贈送和買通的財物。等到玄感失敗，有人告發這件事，皇帝把這件事托付給有關官員審查。元淑説和玄感締結婚姻關係，所得到的金銀財寶是聘禮，的確没有其他緣故。魏氏也説當初没有接受金銀。皇帝親自審問，最後没有不同的口供。皇帝大怒，對侍臣説："這就是造反的表現，用得着重新審問嗎!"元淑以及魏氏都在涿郡被斬殺，没收全部財産。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

河南人斛斯政，祖父斛斯椿，任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親斛斯恢，任散騎常侍、

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悦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

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内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并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啖者。啖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新蔡郡公。斛斯政聰慧有悟性，有才幹，最初擔任皇帝的侍衛，後來憑藉軍功拜任儀同，很受楊素厚待。大業年間，任尚書兵曹郎。斛斯政有風采，每次上奏言事，没有不符合皇上旨意的。皇帝對此很高興，逐漸受到委任信賴。楊玄感兄弟都和他結交。

遼東戰役，兵部尚書段文振死，侍郎明雅又因爲犯罪被廢，皇帝更加傾心於斛斯政。不久升任兵部侍郎。當時對外族行使征伐之事，國家軍隊事務繁多，斛斯政處事果斷，言辭敏鋭，被認爲幹練有理事之才。玄感反叛時，斛斯政和他共同策劃。玄縱等逃回，也是斛斯政的計策。皇帝在遼東，準備調回軍隊，全部清除玄縱的同黨。斛斯政内心不安，於是逃奔到高麗。第二年，皇帝又進行東征，高麗國請求投降，請求捉拿送還斛斯政。皇帝准許了這件事，於是囚禁斛斯政回國。到了京都，押着斛斯政祭告祖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進奏説："斛斯政的罪過，天地不容，人神都感到憤怒。如果和一般的刑罰相同，叛逆的臣子拿什麽懲罰肅清呢？請改變一般的刑罰。"皇帝准許了。於是將斛斯政押出金光門，綁在木柱上，公卿以及百官都親自對他射箭，把他的尸體切成小塊的肉，咬他的人很多。咬破之後再烹煮，收集他剩下的骨頭，焚燒然後拋撒了骨灰。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

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吴、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吴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吴郡朱

餘杭人劉元進，從小喜歡見義勇爲，扶助弱小，被州里所尊重。兩手各有一尺多長，手臂垂下來超過了膝蓋。

煬帝發動遼東戰役，老百姓動蕩不安，元進自認爲外表不同一般，暗中有叛離之心，於是聚集兵衆，一起逃亡。正遇上皇帝又征戰遼東，在吴、會徵兵，士兵都相互告訴説："去年我們這些人的父親和兄弟跟着皇上出征的，正當全盛的時候，仍然死亡大半，尸骨未歸；現在天下已經疲憊衰敗，這次出征，我們這些人大概没有幸存者了。"於是逃散的人很多，郡縣追捕他們非常緊急。不久楊玄感在黎陽起兵，元進知道天下人想望造反，於是舉兵響應楊玄感。三吴苦於兵役的人没有不響應的，十天一月之間兵衆達到數萬

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吴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禄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黄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

人。元進正準備渡過長江，玄感戰敗。吴郡朱燮、晉陵管崇也舉兵，有兵衆七萬，一起迎接元進，擁元進爲主帥。占據吴郡，自稱天子，朱燮、管崇都任僕射，設置了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的豪傑多捉拿他們的地方長吏響應元進。煬帝命令將軍吐萬緒、光禄大夫魚俱羅率領軍隊討伐元進。元進西面屯兵茅浦，來抗擊朝廷的軍隊，多次交戰各有勝負。元進退守曲阿，和朱燮、管崇會合軍隊，人數達到十萬。萬緒進軍逼攻元進軍，相持一百多天，被吐萬緒打敗，守在黄山。吐萬緒又擊敗元進軍，朱燮戰死，元進率軍隊前往建安，休養士兵。吐萬緒兩位將領也因爲軍隊疲憊，駐扎軍隊自爲守衛。

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吴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栅。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鋭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太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决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黄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争不息，逮於隋亡。

不久兩位將領都獲罪，皇帝命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動淮河以南的軍隊襲擊元進。有一顆大流星在江都墜下，還没落地就消逝在南邊，拂拭竹葉樹木都有聲音，到了吴郡纔落地。元進討厭這顆流星，命人挖土，入地兩丈，找到一塊石頭，直徑一丈有餘。數日後，不見了石頭。世充渡過長江之後，元進率兵抗擊，殺死一千多人。王世充困迫危急，退守延陵栅。元進發動軍隊，每人手持茅草一把，順風放火。王世充大爲害怕，準備放棄營地逃跑。碰上火勢隨風轉向，元進的兵衆害怕被燒而後退。世充選擇精兵襲擊，大敗元進，死傷大半，從此多次交戰元進總是失敗。元進對管崇説："情况緊急了，應當出去和王世充决一死戰。"於是出來挑戰，都被王世充所殺。他的部隊全部投降，王世充在黄亭澗挖一個大坑活埋了他們，死者有三萬人。剩下的同黨往往占據險要之處作强盜。後來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趁着這個機會興起，戰争不停，直到隋朝滅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李衍兄弟的孫子。祖父李耀，周邢國公。父親李寬，勇猛善於作戰，才幹謀略超過一般人，從周到隋，多次歷任將領，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稱爲名將。李密多計謀，才能上文武兼備，志向和氣概宏偉遠大，常把救助别人當作自己的責任。開皇年間，繼承

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

父親爵位蒲山公，就散發家產，資助供養親戚故舊，供養食客，禮賢下士，没什麽吝嗇的。和楊玄感是生死之交。後來更屈人之下，閉門苦讀特别好學，尤其喜歡兵書，都能在口中背誦。拜國子助教包愷爲師，受傳《史記》、《漢書》，振奮精神致力學習忘記了疲倦，包愷的門徒都排在他的後面。大業初年，拜任親衛大都督，不是他所喜愛的，稱病歸家。

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

等到楊玄感在黎陽有謀反的打算，暗中派家僮到京都召見李密，命令李密和他的弟弟楊玄挺等一同奔赴黎陽。玄感聚衆造反而李密趕到，玄感非常高興，把他作爲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玄感向李密問計，李密説："在下有三個計策，衹等先生選擇。現在天子出征，遠在遼外，該地距離幽州，相隔千里之遠。南面有大海的險阻，北面有胡戎的邊患，中間一條道，按理非常艱難危急。現在先生率領軍隊，出其不意，長驅直入薊，直指其咽喉之地。前邊是高麗，撤退没有後路，不超過十天一個月，運送的糧食一定用盡。舉起旗子一招手，那些兵衆自然投降，不用作戰就捉拿了敵人，這是計謀中的上策。又函谷關内四面有屏障，天府之國，有衛文昇在那裏，不值得放在心上。現在可以率領兵衆，經過城市不要進攻，隨身携帶少量糧食，擊鼓行軍，一定要早日進入西邊。天子即使趕回，失去了他如衣襟似帶的山川屏障，占據險要之地，對抗朝廷軍隊，這樣抵擋一定取勝，形成萬無一失的形勢，這是計謀中的中策。如果就近乘便，先往東都，唐禕報告了這件事，按理應當堅守。率領軍隊作戰，一定會拖延時間，勝敗很難預料，這是計謀中的下策。"玄感説："不對。先生的下策，就是上策。現在百官的家屬都在東都，如果不攻取它，哪能感化萬物？况且經過城市不攻打它，憑什麽顯示威力呢？"李密的計策最終没有施行。

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

玄感到了東都以後，都打了勝仗，自認爲天下都響應，成功在朝夕。等到俘獲韋福嗣，又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給他，所以軍隊中的事務，不衹歸李密一人管。福嗣既不是同謀，因爲戰争被捉拿，每次商量計謀，總是持游離於兩者之間的態

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

度。後來派他作檄文，福嗣堅決推辭不肯。李密揣摩瞭解他的心情，於是對玄感說："福嗣本不是同盟，確實懷有觀望之心。先生剛發動大事，狡邪的人放在身旁聽從他的是非，一定被他所誤。希望斬殺福嗣向衆人謝罪，纔能安定。"玄感說："哪裏就到了這地步！"李密知道他的話不被采納，回家對所親近的人說："楚公喜歡造反却不想取勝，怎麽辦？我們這些人將要被俘虜了！"後來玄感準備向西推進，福嗣最終逃回東都。

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疏。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踪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

當時李子雄勸說玄感早日稱號即位，玄感拿這件事向李密請教。李密說："從前陳勝自己想稱王，張耳進諫而受排斥，魏武準備尋求九錫，荀彧阻止而被疏遠。現在我想直言，又怕追隨兩人的老路，阿諛奉承，順從先生的心意，又違背我的本心。什麽原因呢？起兵以來，雖曾多次取勝，説到郡縣，却没有一個歸順的。東都的防禦力量仍然强大，天下的救兵逐日到達，先生應當身先士卒，早日定奪關中。却急於想顯貴自己，顯示什麽不寬宏呢？"玄感於是笑着停止了這事。

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强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

等到宇文述、來護兒等軍隊將至，玄感對李密說："有什麽計策？"李密說："元弘嗣率領强大的軍隊駐在隴西，現在可揚言他造反，派使者來迎接先生，趁此機會進入函谷關，能够欺誑衆人。"玄感於是按照李密的計策，發號命令他的兵衆，率領軍隊向西進發。到陝縣，想圍攻弘農宮，李密進諫説："先生現在欺詐衆人進入西邊，行軍在於速度，况且追兵就要趕到，怎麽可以停留呢！如果前面不能占據函谷關，後退没有防守的地方，兵衆一散，憑什麽自我保全？"玄感不依從，於是圍攻弘農宮，三天仍不能拿下，纔率軍往西走。到達閿鄉，追兵就趕到了。

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

玄感失敗，李密從小路進入函谷關，和玄感的堂叔楊詢相隨，藏在馮翊楊詢妻子的家中。不久被鄰居告發，於是被抓獲，囚禁在京兆的監獄。那時煬帝在高陽，李密和他的同黨都被送往帝王所住的地方。在途中李密對他的同黨說："我們這些人的性命，和早晨的露水一樣，如果到了高陽，一定成爲肉醬。現在途中還能想辦

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法，就要被丢進鼎鑊了，怎麽能不計劃逃跑呢？"衆人都認爲他的話對。李密的同黨有很多金銀，李密讓他們拿出給使者看，説："我們這些人死的那天，這些金子一并留給先生，希望用來埋葬我們。其餘的就都用來報答你的恩德。"使者貪圖這些人的金子，於是就許諾了他們。等到走出函谷關外，防備警戒逐漸鬆弛，李密請求到市場買酒菜，經常聚會歡飲，整夜喧鬧，使者不放在心上。行程到達邯鄲，晚上住宿在村中，李密等七人都鑿墻而逃，和王仲伯逃至平原叛賊首領郝孝德處。郝孝德不肯禮待他們，李密等受盡飢餓，甚至剥樹皮吃。王仲伯暗中回到天水，李密到淮陽，在村中留宿，改變姓名稱爲劉智遠，收集徒弟傳授。歷經數月，李密鬱鬱不得志，作五言詩説："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詩作成而淚流數行。當時人有認爲他怪異的，把這事告訴了太守趙他，縣裏追捕他，李密於是逃走，到他的妹夫雍丘令丘君明處。後來君明的侄子懷義告發，皇帝下令追捕李密，李密得以逃走，君明最終犯罪而死。

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説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争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

正遇上東郡的叛賊首領翟讓聚集徒黨一萬多人，李密歸順了他。其中有人知道李密是玄感的逃將，暗中勸説翟讓殺掉他。李密大驚，就憑藉王伯當通過獻策來求取翟讓的信任。翟讓派李密游説各個小頭目，李密所到的地方都投降歸順，翟讓開始敬重李密，召見他和他計議大事。李密對翟讓説："現在兵士已經很多，没有地方供給軍糧，如果耗費時日，拖延很久，那麽人馬困頓疲憊，大敵一來，死亡就没有多少時日。不如徑直前往滎陽，休養士兵，駐軍就食，等到士兵和戰馬體肥肉充，這樣纔可和敵人争奪勝利。"翟讓依從了他，於是擊破金堤關，搶奪滎陽各縣，城堡多數被攻下。滎陽太守郇王慶以及通守張須陁率兵討伐翟讓。翟讓多次被須陁打敗，聽説他來，大爲害怕，準備遠遠避開他。李密説："須

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别統所部。

陁有勇而無謀，軍隊又多次取勝，既傲氣又凶狠，可一交戰就擒住他。先生衹管到陣營等待，保證替先生打敗他。”翟讓不得已，率領軍隊準備作戰，李密分出一千多兵士在森林裏埋伏。翟讓和須陁交戰不利，軍隊稍向後退却，李密發動伏兵從後面衝殺過來，須陁的軍隊潰散。李密和翟讓合軍攻擊，大敗須陁，於是在戰場上斬殺了須陁。翟讓於是命令李密樹起軍旗，另外統領所指揮的軍隊。

密復説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吴、越，猬毛競起，海内饑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别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逾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絶。

李密又勸説翟讓説：“昏庸的君主逃亡在外，蒙受風塵，使吴、越流離動蕩，如刺猬毛一般的叛軍争相立起，天下饑荒。先生憑藉傑出的才智，率領勇猛雄偉的軍隊，應當肅清天下，剪除各位凶逆，哪能在鄉野求食，永遠做個小叛賊就算了！現在東都的百姓，裏外不團結，留駐守備的官員，政策和法令不統一。先生親自率領兵衆，直接衝襲興洛倉，發放糧食來賑濟貧窮，遠近誰不歸附！百萬兵衆，一個早晨便可聚合，先發制人，這個機會不能丢掉。”翟讓説：“我起自山野之間，期望達不到這種高度。一定要按你的計劃，請先生先行動，我率領各路軍隊就作殿後。奪得糧倉的那天，當另作商議。”李密和翟讓率領精兵七千人，在大業十三年的春天，從陽城出發，往北翻過方山，從羅口襲擊興洛倉，擊破了它。打開糧倉任由老百姓取用，老人、病弱者、用布袋背着小兒的婦女，一路不絶。

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彦藻説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

越王楊侗的武賁郎將劉長恭率領步兵騎兵二萬五千人討伐李密，李密一次交戰就打敗了他，劉長恭僅僅得以自身逃脱。翟讓於是推舉李密爲首領。李密在洛口周圍四十里築城，住了下來。房彦藻游説拿下了豫州，東都大驚。翟讓提升李密爲魏公。李密最初推辭不接受，各位將領堅决請求，纔依從了他們。設立壇臺，即位，稱元年，設置主要官員及屬吏，房彦藻爲左長史，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任翟讓爲司徒，封爲東郡公。其他將帥封拜各不相同。長白山叛賊孟讓劫掠東都，火燒豐都市返回。李密攻下鞏縣，捉獲縣長柴孝和，拜任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率武牢歸順李密，於是

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

派裴仁基和孟讓率兵二萬多人襲擊廻洛倉，攻破了它，火燒天津橋，於是放任士兵，大作劫掠。東都出動軍隊追擊他們，仁基等大敗，僅得以自身逃脱。李密又親自率領兵衆三萬進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抗擊李密，在舊都交戰，官軍敗逃，李密又攻下廻洛倉而占據了它。不久德韜、德方都去世，又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任右司馬。

柴孝和説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廻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鋭，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强，方更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并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陜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鋭，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於營内，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廻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

柴孝和勸説李密："秦地靠山環河，地勢險要，西楚霸王離棄它而滅亡，漢高祖以它爲京都而稱霸。依在下的意思，命裴仁基守住廻洛，翟讓守住洛口，先生選精鋭部隊，往西襲擊長安，老百姓誰不會到郊外迎接，一定能不戰而勝。攻破京都後，帝業穩固兵力强盛，將來再長驅直入崤、函，掃蕩京、洛，傳布檄文，指揮戰鬥，天下可以平定。衹是當今英雄争相興起，的確怕他人搶在我們前面，一旦失去了，哪裏來得及自咬腹臍後悔呢！"李密説："先生所計劃的，我也想了很久，的確是上策。衹是昏庸的君主還在，跟隨的兵卒還很多，我所統領的，都是太行山以東的人，没見到攻下洛陽，哪裏肯跟隨我向西進發！各位將領均爲强盗出身，留下他們就會各自一争雌雄。像這樣的話，大概就要失敗了。"孝和説："如果確實像主公所説的這樣，就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了。大部隊既然不能向西進發，請允許我從小路走走看有無什麽空子。"李密依從了他。孝和與幾十個騎兵到陜縣，山賊歸順他們的有一萬多人。李密當時的軍隊鋒頭很强勁，經常進入園苑，和官軍連續作戰。正碰上李密被流箭射中，在營地内卧病，後來數日，東都出兵襲擊李密。李密軍隊大敗，放棄廻洛倉，回到洛口。孝和的兵士聽説李密後退，各自分散離開。孝和騎着馬回到李密處。

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

皇帝派王世充率領長江、淮河的勁旅五萬來討伐李密，李密迎擊王世充，情况不利。柴孝和溺死在洛水，李密很傷心。世充駐營在洛西，和李密相互對抗一百多天。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叛賊首領李文相、洹水叛賊頭目張昇、清河叛賊

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并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

頭目趙君德、平原叛賊頭目郝孝德一并歸順李密，一起攻破黎陽倉并占據了它。周法明率領江、黄兩地軍隊依附李密，齊郡叛賊頭目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誠心歸附，數以千計。

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鋭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并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床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并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

翟讓所統率的王儒信勸説翟讓擔任大冢宰，總領各種事務，來奪取李密的權力。翟讓的兄弟翟寬又對翟讓説："天子衹能自己做，哪能給别人？你如果不能做，我可以做天子。"李密聽説這些話後，有圖謀翟讓的想法。正碰上王世充列好軍陣趕來，翟讓出去抗擊他，被世充擊退數百步。李密和單雄信等率領精鋭部隊趕去，王世充失敗而逃。翟讓想乘勝進攻擊破世充的軍營，正遇上天色變晚，李密堅决阻止了他。第二天，翟讓和幾百人到李密的住所，想爲李密聚會對飲。李密備辦酒菜接待了他，翟讓帶領的人員，命令他們分别就餐。各個門口都設了防，翟讓没有察覺。李密拉着翟讓入座，有一副好弓，拿出給翟讓看，於是命令翟讓拉弓射箭。翟讓拉滿準備發射，李密派壯士蔡建從後面斬殺了他，翟讓倒在座床下。又殺了翟讓的兄弟翟寬和王儒信，以及跟隨翟讓的部分人也有死在那裏的。翟讓所統領的將帥徐世勣，被亂兵砍中，受重傷，李密就阻止殺世勣，徐世勣衹是得以幸免。單雄信等都叩頭乞憐，李密一并釋放而且撫慰了他們。於是率領左右幾百人到翟讓的軍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進入軍營，告知斬殺翟讓的事情，衆人没有敢動彈的。於是命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别統領翟讓的兵衆。

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鋭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

不久，王世充夜晚偷襲儲糧倉城，李密抵禦并打敗了他，斬殺武賁郎將費青奴。王世充又把軍營移到洛水以北，南面對着鞏縣，後來就在洛水上修造浮橋，率領全部軍隊來攻擊李密。李密和一千騎兵抵禦他，不順利而後退。王世充於是迫近李密城下，李密選出精鋭部隊幾百人，分成三隊進攻王世充。官軍稍作後退，自陷入河中沉溺而死亡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各位將領都在戰場上陣亡。世充衹是得以逃脱，不敢返回東都，

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

就逃往河陽。那天晚上下雪一尺有餘，兵士跟隨王世充的，幾乎全部死亡。李密於是修建金墉舊城居住，兵衆三十多萬。又來攻打上春門，留守韋津出來抵抗，李密打敗了他，在陣前捉拿了韋津。李密的徒黨勸説李密即位稱號，李密没有答應。等到義軍圍攻東都，李密出兵爭奪，剛交戰就各自撤退。

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污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

不久宇文化及叛逆，率領軍隊從江都向北直指黎陽，兵衆十萬餘人。李密就自己率領步兵、騎兵二萬抵抗他。正遇上越王楊侗稱帝，派使者拜任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命令李密先消滅化及，然後進入朝廷輔佐朝政。李密派使者回覆謝意。化及和李密相遇，李密知道他的軍隊缺糧，有利於速戰，所以不和他交鋒，同時堵住他的退路，使他不能西退。李密派徐世勣防守儲糧的倉城，化及攻打倉城，不能拿下。李密和化及隔河對話，李密數落化及説："你本是匈奴差役破野頭罷了，父子兄弟都受隋室的厚恩，世代富貴，甚至娶公主爲妻，恩寵高貴，整個朝廷没有第二個。承當國士待遇的人，應當以國士的身份報答皇上，哪裏容許主上犯錯，不能死諫，反而趁機率衆背叛，親自實行殺戮，殺及子孫，另立嫡長子以外的旁支，擅自推崇，圖謀篡取君位，侮辱妃子皇后，枉殺無辜？不追隨諸葛瞻的忠誠，却承繼霍禹的叛逆。天地不容，人神不會佑助，脅迫善良的人，準備走向何方？現在你速來歸順我，還有可能保全後世子孫。"化及沉默了，俯視良久，纔瞪着眼睛大聲説道："和你談論殺人的事，哪裏用得着咬文嚼字呢？"李密對跟隨的人説："化及這麼平庸懦弱，還想圖謀做帝王，這正是趙高、聖公一類的人物，我應當折斷手杖趕走他。"化及大修攻戰器械，用來逼攻黎陽儲糧之城，李密率領輕裝的騎兵五百人急速奔赴黎陽。儲糧之城的軍隊又出來應合，焚燒化及的攻城器械，整個晚上大火没有熄滅。

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

李密知道化及的軍糧將要耗盡，就假裝和他講和，以蒙蔽其衆。化及没有意識到，非常高興，任由他的兵士吃飯，希望李密贈送糧食。正

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温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

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鋭。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温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决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渡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

遇上李密部下有人犯罪，投降化及，説出李密的陰謀。化及大爲憤怒，他的糧食又吃完了，就渡過永濟渠，和李密在童山下交戰，從辰時到酉時。李密被流箭射中，在汲縣整頓休息。化及搶掠汲郡，向北攻取魏縣，他的將領陳智略、張童仁等前後相繼率領軍隊歸附李密。當初，化及把輜重留在東郡，派他委任的刑部尚書王軌守衛。到這時，王軌率全郡投降李密，李密派王軌擔任滑州總管。李密率軍向西，派遣記室參軍李儉到東都朝見，捉拿殺害煬帝的部下于弘達奉獻給越王楊侗。楊侗派李儉擔任司農少卿，命令他返回傳令，召見李密進入朝廷。李密到温縣，聽説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就回到了金墉。

王世充得以專權之後，就重賞將士，修治武器，軍心逐漸堅定。但李密的軍隊缺衣，世充的軍隊缺糧，於是請求互作交易。李密起初拒絶了他，邴元真等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争相來勸説李密，李密於是准許了這件事。當初，東都斷糧，那些歸附李密的，每天有數百人。到這時，得到了食物，投降的人逐漸減少，李密纔後悔而停止了交易。李密雖占據了糧倉，但没有儲存財物兵甲的倉庫，士兵多次作戰而得不到賞賜，却重重安撫剛剛依附的軍士，於是衆人内心逐漸怨恨。當時派邴元真守衛興洛倉。元真出身卑微低賤，性格上又貪婪卑鄙，宇文温討厭他，經常對李密説："不殺元真，主公的災難就不會停止。"李密不答應，而元真知道了，暗中商議背叛李密。揚慶聽説後告訴了李密，李密纔開始懷疑。正遇上王世充率領全部軍隊來决戰，李密留下王伯當守衛金墉，自己率領精兵前往偃師，北面以邙山爲險阻等待王世充。王世充軍隊到，命令數百騎兵渡過御河，李密派裴行儼率軍抗擊他。正遇上天色變晚，剛一交戰就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猛將十多人都受重傷，李密很忌諱。王世充半夜暗中調度軍隊，清晨擺好兵陣，李密纔發覺，倉促出戰，於是大敗，和萬餘人奔向洛口。王世充晚上圍攻偃師，守將鄭頲被他的部下倒戈，率城投降世充。李密準備進入洛口儲糧之城，元真已派人暗中聯絡王世充了。李密暗

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

中知道這件事但没説出來，於是和衆人商議，等世充的一半軍隊渡過洛水，就攻擊他。等世充的軍隊到，李密的偵察兵没有及時發覺，到準備出戰時，王世充的軍隊已全部渡過河了。李密自己度量不能支撑，率領騎兵逃跑。元真最終率全城投降王世充。

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創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渡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禄卿。

李密的兵衆逐漸分散，準備到黎陽。有人對李密説："殺翟讓的時候，徐世勣差點死了。現在傷還未恢復，他的忠心哪能保證呢？"李密於是停止。當時王伯當放棄金墉，保守河陽，李密率輕裝騎兵從武牢渡過黄河來到王伯當處，對王伯當説："軍隊打了敗仗！長久地辛苦各位，我現在自刎，請允許我以此來向衆人謝罪。"衆人都流淚，没有人能仰視。李密又説："承蒙各位不嫌棄，可一同返回關中。李密自身雖然慚愧没有功績，一定保證各位富貴。"他的府掾柳燮回答説："從前盆子歸順漢，獻上糧食，調濟運輸，主公和長安的李氏宗族有過去的交往，雖然不曾一同起義，但阻遏東都，截斷隋的退路，使唐國未作戰就占據了京都，這也是主公的功勞啊。"衆人都説："對啊。"李密就歸順大唐，封邢國公，拜任光禄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禄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禄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禄大夫。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父裴伯鳳，周汾州刺史。父親裴定，上儀同。仁基年少時勇猛雄武，擅長弓箭和馬術。開皇初年，擔任皇帝侍衛。平定陳的戰役中，帶頭衝鋒陷陣，拜任儀同，賞賜各色雜帛千段。憑原有官職兼任漢王楊諒府親信。煬帝繼位，楊諒興兵作亂，仁基苦諫。楊諒大怒，把仁基囚禁在牢獄中。等到楊諒失敗，皇帝嘉奬仁基，越級拜任護軍。幾年後，改任武賁郎將，跟從將軍李景到黔安討伐反叛的蠻族向思多，憑軍功升任銀青光禄大夫，賞賜一百個奴婢，五百匹絹。在張掖襲擊吐谷渾，打敗了吐谷渾，加任金紫光禄大夫。斬首俘虜侵奪劫持了靺鞨，拜任左光禄大夫。跟隨皇上遠征高麗，升任光禄大夫。

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

皇帝到江都，李密占據着洛口，皇帝任命裴仁基任河南道討捕大使，占據武牢抗擊李密。等

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録。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静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静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静，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

到滎陽通守張須陁被李密殺害，仁基全部收集他的兵衆，常與李密交戰，多有所斬首俘虜。當時隋大亂，有軍功的人不被記載。仁基看到强大的敵人就在當前，士兵疲憊，所獲得的軍用物資，就拿回來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静經常阻止他，衆人都怨恨憤怒。懷静又暗中抓住仁基的短處，想彈劾仁基。仁基害怕，就殺掉了懷静，率領他的部隊歸順了李密。李密封他爲河東郡公。他的兒子行儼，勇猛善戰，李密又封他爲絳郡公，很是親近重用他。

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决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鋭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决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鬥，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鬥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争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并驍鋭，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王世充因爲東都糧食已耗盡，率全軍到了偃師，和李密决戰。李密向各位將領問計，仁基回答説："世充率全部精鋭部隊到此，洛下一定空虚，可分兵守住他的要道，使他不能東進。選精兵三萬，沿着黄河向西進發，來進逼東都。王世充退却，我軍暫且按兵不動，王世充重新出戰，我又進逼他。這樣就使我們有餘力，而他們疲於奔命，這就是兵法所謂的'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頻頻交戰使敵人疲憊，多種方法來迷惑敵人'。"李密説："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點不可抵擋：武器精良，是一；想好計策纔來，是二；糧食耗盡以求死戰，是三。我軍按兵不動積蓄力量，來等待敵人的疲憊，他想搏鬥不能，想跑没有退路，不超過十天，王世充的首級可以懸挂在旗下了。"單雄信等各位將領輕視王世充，都來請戰，仁基苦争不得。李密難以違背將領的意思，交戰於是大敗，仁基被世充俘虜。世充因爲他父子都勇猛敏鋭，厚待他們，把兄弟的女兒嫁給行儼做妻。等到王世充登上帝位，任命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次攻戰，所向披靡，外號爲"萬人敵"。世充害怕他們的威名，更加猜疑防範。仁基知道他的心思，内心不安，於是和世充所委任的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反，命陳謙在獻食的時候，手持匕首劫持世充，行儼率兵在臺階下接應。指揮一切妥當，然後請出越王楊侗來輔佐他。將要行動時，將軍張童仁知道他們的計謀而告發了他們，都被世充殺害。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

史臣曰：先古帝王的興起，不是有高深的道德深厚的仁愛通達天地，就是有豐厚的功績寬博的利益廣濟艱難，不這樣的話，他的治國之道就没有來由。

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并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吴不朝，既争長於黄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内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争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黄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

自從周國衰弱，隋的國運日漸興隆，武元、高祖都對王室立了大功，平定南國，摧毁東夏，統領百官，安定三方，然後改變頌歌，改朝换代。當時匈奴傲慢不恭，勾吴不朝貢，既在黄池争高低，又到清清的渭河發動戰争。高祖對内安撫，對外抵禦，每日都没有閑暇的時候，把重要的部門交給才智出衆的人，把制敵取勝的任務托付給勇武之士，文武官員争相驅馳，各種計策紛紛提出。降服奸猾的東夏敵人，掃蕩挂黄色旗幟的外寇，以高峻的五岳作爲險要之地鎮守，環圍四海作爲護城河，厚恩澤廣被於國域之中，餘威響徹不同風俗的地區。

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椎。西出玉門，東逾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疏猛士，内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

煬帝繼承舊業，沿襲巨大的基業，以伊、洛爲險阻并加固崤、函，横跨兩個都城總領萬國。自滿於繼承帝王的次序屬於自己，忽視王業的艱難，不致力於用道義體恤百姓，却準備向海外施展神威。運用拒納勸諫的智慧，施展文過飾非的辯才，以侵略的車轍不够遥遠爲恥辱，忘却了道德仁義的不修治。於是開鑿通渠，修築車馬馳行的大道，列植柳樹杞樹，隱蔽好金椎。西征走出玉門，東征越過碣石，在高山挖溝填没山谷，在黄河上漂浮直到大海。民力耗盡，徭役無期，全國的人心，像鳥一樣容易受驚，像魚一樣容易潰散。又向西面圖謀奄蔡，向南面討伐流求，親自率領八狄的軍隊，多次踏上三韓的國土。自認爲聲威通行於萬物，指示無人敢違，又親身爲一國之君，功績高於過去的同僚，恩寵不降於外戚，權力不授於臣子，足以超越軒、唐，蓋過周、漢，子孫萬代，無人能覬覦，亘古以來，祇有我這一個君主。於是在外疏遠勇猛之士，在内忌恨忠良之臣，恥於聽到强盜叛賊的消息，討厭聽説死亡禍亂的事情。出動軍隊任命將領，不估計兵力多少，軍隊少兵力弱的，因爲膽怯軟弱被陳尸示衆，竭盡忠誠得以取勝的，因爲功高遭受秘密

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産，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横陣，星離棋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没，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絶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剿絶，宗廟爲墟。

殺害。有的倒在鋒刃之下，有的死於毒藥之中，賞賜不可憑藉建功求得，受罰不因無罪就能免除，怕前怕後，進退兩難。那些太行山以東的各路强盗，多出自僕役當中，没有一尺土的資産，十户人的家業，哪裏有陳涉滅亡秦國的志向，張角反叛漢朝的謀略呢？都是苦於皇上貪得無厭，下面的人無法忍受，飢寒交迫，救死於强盗出没之地。不認識旗幟和軍隊編制，怎能知道行軍打仗的形勢呢？衹是人人各自爲戰，衆怒難犯，所以進攻没有一座完整的城市，野外作戰没有横排的陣勢，星羅棋布，數以千百。豪傑趁機而動，乘勢而起，朝廷即使有勇敢的士兵，明智的將領，接二連三地打全軍覆没的敗仗，没有人能抵禦了。煬帝魂飛魄散戰戰兢兢，望斷兩京，設法藏身於江湖，追隨永嘉的舊路。不久災難生於車轂之下，禍亂起於舟船之中，想早日告知却無法追悔，衹有請求一死被獲准了。尸體拋棄在南巢的野外，首級懸挂在白旗上面，子孫滅絶，宗廟成爲廢墟。

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户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廪之虚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如寇仇，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雁門，慢游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灾，群盜并興，百殃俱起，自絶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從開皇初年，到大業的繁盛，度量土地的寬窄，統計户口的數量，計算盔甲兵士的多少，核對糧倉的虚實，九鼎如同一根鴻毛，不區分輕重，小丘恰似嵩山泰山，哪管什麽等級！論險要那麽遼國的通道不能和長江相比，和臣子謀劃則勾麗不等同於陳國。高祖横掃江南以安定上下六方，煬帝征戰遼東却失去了天下。是什麽緣故呢？所做的事相同，所用的心不同。高祖北面打退强大的胡人，南面合并百越，十多年來，兵車多次出動，百姓同樣辛苦，不能説是没事。但是他的出動，是期望人民安定，他的辛勞百姓，是期望人民安閑。所以百姓和睦擁戴，軍隊無怨，確定目標在於施惠於人，所以他的興師動衆也昌盛。煬帝繼承太平的基業，保守已經安定的王業，任由自己縱欲放蕩，虐待自己的百姓，把庶民百姓看作一棵小草，視群臣如同仇敵，辛勞近處的人民征戰遠方，爲求虚名而喪失了根本。軍隊圍攻朝廷，臨近危險却不想方設法，在雁門解圍後，仍浪蕩遨游不停止。上天奪去他的靈魂，百姓增加他的災禍，各路强盜争相興起，各種災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

害一并出現，自絶於人和神的期望，所以他的滅亡也很快。詢問故老，考察他們的行事，這正是高祖所以興起，而煬帝所以滅亡的緣由。可不是這樣嗎！隋的得失存亡，大致和秦相似。始皇吞并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濫用威嚴的刑法，煬帝肆意猜忌，都是災禍起自群盜，而自身死於平民百姓。考察本始核查最後，似乎合乎符契。

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玄感是宰相的兒子，承受國家的厚恩，君主失德，應當竭盡輔佐之臣的力量。還未討論獻身，先就計劃圖謀王位，於是假托伊、霍的舊事，準備擴張王莽、董卓的野心。人神共同忌恨，於是很快失敗，兄弟遭受剁成肉醬的死刑，先祖承受焚燒的酷刑，不是很嚴重嗎！李密遭遇風雲，張開他的翅膀，計劃以函谷關爲界，又準備劃分鴻溝。一個月之內，兵衆數十萬，打敗化及，摧毀世充，聲傳四方，威行萬里。雖然時運不佳，上天不眷顧，大事未成難以成王，但道義和謀略相協調，顯赫的名聲震動天下，雄壯啊！衹是性情輕佻狡詐，終於導致失敗，比量他的長短大小，或是陳勝、項羽的兄弟吧？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晋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懔懔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采所聞，爲《誠節傳》。

《易經》有言："聖人的大寶叫做帝位，用以保守帝位的叫做仁。"又説："立身做人的法則叫做仁和義。"這樣君子立身成名，在於仁義罷了。所以仁愛之道不遠，就殺身成仁，道義比生命重要，就捨棄生命來得到道義。所以龍逢獻身於夏癸，比干盡忠於商辛，申蒯爲齊莊斷臂，弘演爲衛懿納肝。直到漢代的紀信、欒布，晋代的向雄、嵇紹，凡是立名的君子，没有不相似的。至於面臨危難忘記自身，見危授命，雖説禮樂教化未廢，但實行的大概很少，所以知道士人所看重的，的確在於這個！如果不是内懷鐵石一般的心腸，外負寒霜一樣的高潔氣節，哪能安之若命，視死如歸呢？皇甫誕等，正當動亂之際，碰上必死的時機，鋒利的刀刃靠近脖子，堅定而不可動摇，可以説歲寒知貞柏，疾風知勁草，千年之後，嚴正剛烈好像活的一樣。難道祇聽説那伯夷嗎？懦弱的人立志，也期望將來和君子相似。所以收集聽聞之事，作《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概。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劉芳的孫子。從小好學，有操行，重氣節。在齊做官，歷任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等到齊被滅，周武帝命他擔任原籍所在地的太守。

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兖。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

尉遲迥作亂時，派他的將領席毗攻打徐州、兖州。劉弘率兵抗擊，憑軍功拜任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心做副職。平定

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嘆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悦，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

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

陳的戰役中，上表請求從軍，以行軍長史的身份跟從總管吐萬緒渡過長江。憑軍功加任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任泉州刺史。正遇上高智慧作亂，率兵攻打州縣，劉弘在城中守了一百多天，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食耗盡没有吃的東西，和士卒幾百人煮犀牛皮製的鎧甲腰帶，甚至剥樹皮吃，没有一人離心背叛。叛賊知道劉弘軍隊飢餓，想招降他們，劉弘堅守節操更加嚴格。叛賊全軍來進攻，城池被攻陷，劉弘被叛軍殺害，皇上聽説後贊嘆了很久，賞賜各色雜帛二千段。兒子長信，承襲劉弘的官位和爵位。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祖父皇甫和，任魏膠州刺史。父親皇甫璠，任周隋州刺史。皇甫誕從小剛强果决，有治政的才幹。周畢王推薦他任倉曹參軍。高祖接受禪讓繼帝位，皇甫誕擔任兵部侍郎。幾年後，外放任魯州刺史。開皇年間，又入朝任比部、刑部二曹侍郎，都有能幹的名聲。升任治書侍御史，朝中大臣没有不敬畏他的。皇上因爲百姓很多流亡，命皇甫誕擔任河南道大使以檢查約束地方官員。等到回來，上奏議事符合皇上心意，皇上很高興，下令署理大理少卿。第二年，升任尚書右丞。不久因守母喪離職。不到一年，命令起用就職治事。不久改任尚書左丞。

當時漢王楊諒任并州總管，朝廷大選屬吏，前後長史、司馬，都是當時的名士。皇上因爲皇甫誕以方正剛直著稱，拜任并州總管司馬，總攬政務，全部事情和他商議，楊諒很敬重他。等到煬帝即位，徵召楊諒入朝，楊諒用諮議王頍的計策，興兵作亂。皇甫誕多次進諫，楊諒不采納。皇甫誕於是流淚説："我私下認爲大王的兵力，不能抵抗京都的兵力。加上君臣之位已確定，叛逆和順從的形勢懸殊，兵馬即使精良，難以取勝。希望大王奉旨入朝，恪守臣子的禮節，一定有松、喬的壽命，世代的榮華。如果再拖延，身陷叛逆，一旦觸犯刑法條文，做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希望體察我誠摯的心意，想出萬全之策，冒昧以死請命。"楊諒大爲生氣而囚禁皇甫誕。

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并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效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

等楊素將到，楊諒屯兵清源抗擊楊素。楊諒的主簿豆盧毓把皇甫誕從獄中放出，共同商議，關閉城門抗擊楊諒。楊諒襲擊攻破城門，兩人都堅守節操而遇害。皇帝因爲皇甫誕爲國家而獻身，贊賞并悼念了很久，下詔令說："褒崇宣揚名譽和節操，按國家的一般法則，晋升官階，死時給予尊榮，一并作爲垂示後世的典範。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情通達，品行端正，授官贊務，聲譽功績都很明顯。正值叛逆之臣製造禍亂，凶猛的威勢非常嚴重，堅定忠誠，不依從淫邪的叛賊。雖然囚禁在賊寇手中，正直的品行更加堅定，於是暗中和義士占據城池進行抵抗。衆寡懸殊無法戰勝敵人，導致犧牲。准予賞賜官位柱國，封爵弘義公，謚號叫明。"兒子無逸繼承官位和爵位。

皇甫無逸

無逸尋爲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

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畤令敬釗，并抗節不從。

無逸不久擔任淯陽太守，政績上很有名聲。《大業令》實行，過去的爵位照例被廢除，因爲無逸是忠義的後代，賜爵位平輿侯。入朝任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

當初，漢王楊諒反叛時，州縣没有不響應的。有嵐州司馬陶模、繁畤令敬釗，一并堅守節操不依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卒官。

陶模，京兆人。性格聰明機敏，有治政的才幹謀略。仁壽初年，擔任嵐州司馬。楊諒發動叛亂後，刺史喬鍾葵發動軍隊準備參與叛亂，陶模拒絶他說："漢王所圖謀的不合正道，主公承受國家的厚恩，做到地方大吏，應當竭誠效命來答謝如慈愛雙親般的養育之恩，哪能皇上剛去世棺材還未蓋上，就叛亂製造禍端呢？"鍾葵改變臉色說："司馬想造反嗎？"用兵器威脅他，陶模語氣不屈服，鍾葵認爲他有義氣而放了他。軍吏進言說："如果不斬殺陶模，拿什麽壓服衆人的心呢？"於是把他囚禁在獄中，全部劫掠他的財産，分别賞賜給同黨。等到楊諒被消滅，皇帝嘉許了他。拜任開府，授任大興令。楊玄感造反時，陶模率領軍隊跟從衛玄攻打玄感，憑軍功晋升銀青光禄大夫，死於官任。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産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親敬元約，周布憲中大夫。敬釗，仁壽年間擔任繁畤令時很有能幹的名聲。等到叛賊來，奮力作戰，城被攻陷。叛賊首領墨弼劫掠他的財産，用兵器威脅他，敬釗語氣不屈服。墨弼認爲他有義氣就停止了威脅，拘捕送到僞將喬鍾葵處。鍾葵釋放了他，委任爲代州總管司馬，敬釗正色拒絶了他，如此三番五次。鍾葵忿忿説道："接受任官就算了，不然就當斬殺！"敬釗答道："慚愧自己作爲縣宰，遭遇叛亂，進不能保衛境内，退不能爲保全節操而死，遭受侮辱已經很多，爲什麽還要用僞官職相逼呢？生死由命，其餘都不是我想聽到的。"鍾葵極爲憤怒，注目細看敬釗説："你不怕死嗎？"又準備殺他。正好楊義臣的軍隊趕到，鍾葵匆忙出去應戰，於是大敗，敬釗就得以逃脱。

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宫，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大業三年，煬帝到汾陽宫避暑，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表叙述敬釗的情况，皇帝交付有關官員準備加以嘉獎賞賜，正遇上虞世基上奏條例而停止。後升任朝邑令，不久，去世。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内侍御史。晋王廣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内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人，魏鄉官五更游明根的玄孫。父親游寶藏，官至太守。游元從小聰明敏捷，年齡十六歲，齊司徒徐顯秀招爲參軍事。周武帝平定齊之後，歷任壽春令、譙州司馬，都有能幹的名聲。開皇年間，擔任殿内侍御史。晋王楊廣作揚州總管時，派游元擔任法曹參軍，爲守父喪離職。後擔任内直監。煬帝繼位，升任尚書度支郎。

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

遼東戰役，兼任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任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大敗，皇帝命游元審查他的案件。宇文述當時地位尊貴且受君王寵信，他的兒子士及又娶了南陽公主爲妻，權勢可傾斜朝廷。宇文述派家僮到游元家中有所托付。游元不見他。他日，游元數落宇文述説："公隸屬於皇親和賢臣、皇上委以心腹，應當歸咎於自身，責怪自己，來勸勉侍奉君王，却派人來我家，想説些什麽呢？"審查宇

正，賜朝服一襲。

文述更加嚴格，仍按實情彈劾了他。皇帝嘉獎他的公正，賞賜一套朝服。

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絶域之所，軍糧斷絶，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嘆，贈銀青光禄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九年，奉命在黎陽監督運輸，楊玄感作亂，就對游元說："殘暴無道，衆叛親離的君主恣意殘殺，天下的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上皇上現在身陷於遥遠的邊疆，軍糧斷絶，這也是上天滅亡他的時候。我現在親自率領正義之師來誅殺無道，您意下如何啊?"游元正色答道："您承受國家的恩寵福澤，高官厚禄，近代没有第二個。您的兄弟，青紫顯貴之服交相輝映，應當竭誠盡忠，上報皇恩。哪裏料到皇上墳土還未乾，您就親自圖謀反叛，深深地認爲公的作爲不可取，希望考慮禍福的兩端。我衹有死罷了，不敢聽命。"玄感生氣而囚禁了他，多次用兵器威脅，最終不失節依附，於是殺害了他。皇帝很是贊嘆，賞賜官位銀青光禄大夫，賜給五百匹絹。拜任他的兒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晋王廣爲并州總管，盛選僚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内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父親馮子琮，在齊做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因爲親屬的緣故，十四歲就擔任了淮陽王開府參軍事。不久補任司州主簿，升任中書舍人。周武帝平定齊，拜授帥都督。高祖接受禪讓授帝位，解除三府官，慈明任司空司倉參軍事。多次升任行臺禮部侍郎。晋王楊廣爲并州總管，大選屬吏，委任慈明爲司士。後來歷任吏部員外郎，兼内史舍人。煬帝即位，因守母喪離職。皇帝因爲馮慈明開始侍奉晋王的府邸，後來又在朝廷，内心很恨他，到這時貶爲伊吾鎮副。還没上任，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召入朝。當時兵部侍郎斛斯政逃亡高麗，皇帝見到馮慈明，大大慰問勉勵了他。不久拜任尚書兵曹郎，進加官位朝請大夫。十三年，代理江都郡丞的事務。

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

李密進逼東都，皇上下令慈明安定輯睦瀍、洛，率兵追擊李密。到鄢陵，被李密同黨崔樞拘捕。李密請慈明坐在座位上，慰勞他，趁勢說："隋的國運已完結，天下沸騰，我親自率領正義之師所向無敵，東都危急，不幾天就會被攻下。

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悦，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嘆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怦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户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現在率領四方兵衆，到江都問罪，您認爲怎樣？”慈明答道：“慈明正道事奉君主，祇有死罷了，不合道義的言語，不是我敢對答的。”李密不高興，希望他以後能改變，對他厚加禮遇。慈明暗中派人到江都進表，同時送信給東都留守，談論叛賊的情形。李密知道他的所作所爲，又認爲他有義氣而釋放了他。出到軍營門口，叛賊首領翟讓大怒説：“你作爲使者，被我拘捕，魏公對待你非常厚道，竟然不知道感激愛戴，難道害怕嗎？”慈明勃然大怒説：“天子派我來，正想鏟除你們這些人，没想到被叛賊同黨抓獲。我難道要從你那兒求生嗎？想殺就殺，哪用得着斥罵呢！”於是對衆位叛賊説：“你們本没有壞心，因爲飢餓到這兒求食。官軍馬上就到，早日爲自身打算吧。”翟讓更加憤怒，於是亂刀殺死了他。當時六十八歲。梁郡通守楊汪上表，皇帝感嘆憐惜他，賞賜官位銀青光祿大夫。拜任他的兩個兒子馮惇、馮怦都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立越王楊侗爲帝王，又賞賜給慈明柱國、户部尚書、昌黎郡公，謚號叫壯武。

長子馮忱，先前在東都，王世充打敗李密，馮忱也在軍中，於是派奴僕背負父親的棺材到東都，自己不來護送。不久，又點上彩燭收納妻室，當時的輿論認爲很不光彩。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

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性格剛毅勇烈，有勇氣和謀略。剛成年，跟從史萬歲討伐西爨，憑軍功拜任儀同，賞賜各色錦帛三百段。煬帝即位，漢王楊諒在并州作亂，須陁跟從楊素平定了他，加授開府。大業年間，擔任齊郡丞。正遇上發動遼東戰役，老百姓無事可做，又遇上年成饑荒，穀米價格上漲，須陁準備開糧倉救濟，屬吏們都説：“必須等到皇帝下令，不能擅自給予。”須陁説：“現在皇上在遠方，派遣使者來往，一定會拖延時間。老百姓已十分危急了，如果等到詔令到達，將要餓倒在溝渠裏了。我如果因爲這個犯罪，死也没有遺憾。”先開倉然後上表，皇帝知道這事却没有責怪他。

第二年，叛賊頭目王薄，聚集亡命之徒數萬

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鋭，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决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秖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悦，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

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鋭，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强，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

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畹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

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

人，侵犯劫掠齊郡的邊境。官軍進攻他，多不順利。須陁發動軍隊抗擊他，王薄就率軍向南，轉而攻打魯郡。須陁追隨王薄軍，到達泰山脚下。王薄依仗多次勝利，没有設防。須陁選出精鋭部隊，出其不意進攻他，王薄軍隊大敗，於是乘勝斬幾千人首級。王薄集合逃散者，找到一萬餘人，準備向北渡過黄河。須陁追擊，到臨邑，又打敗了他，斬殺了五千多首級，俘獲牲畜數以萬計。當時天下太平日久，很多人不熟悉戰争，祇有須陁勇敢果斷善於作戰。又擅長安撫控馭，很得士兵的歡心，好議論的人稱他爲名將。王薄又向北出戰，聯合豆子䴚叛賊孫宣雅、石秖闍、郝孝德等兵衆十多萬進入章丘。須陁派水軍截斷他們的渡河道路，親自率領騎兵步兵二萬襲擊，大敗王薄，叛賊軍隊四處逃散。到橋梁後，又被水軍抗擊，前後困窘，俘獲家産輜重不可勝數，頒發告捷文書告知皇上。皇帝非常高興，下詔贊美表揚，命令使者畫出須陁的相貌而進奏。

那一年，叛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兵衆二萬人，全部兵臨城下，任由士兵大劫掠。須陁來不及集合軍隊，親自率領五個騎兵和叛賊作戰，叛賊争相奔往須陁，包圍一百多層，須陁身體遭受多處創傷，勇氣更爲堅定。正碰上城中軍隊趕到，叛賊稍微退縮，須陁率領軍隊又出戰，長才敗逃。數十日後，叛賊頭目秦君弘、郭方預等會合兵力圍攻北海，來勢更加凶猛，須陁對屬吏説："叛賊自恃强大，説我不能獲救，我們現在馬上趕過去，必定能打敗他們。"於是挑選精兵，加倍速度前進，叛賊果然没有防備，襲擊并大敗了他們，斬首級數萬，繳獲輜重三千輛。司隸刺史裴操之上表，皇帝派使者慰勞須陁。

十年，叛賊左孝友兵將十萬，駐扎在蹲狗山。須陁擺開八風營的兵陣進逼他，又分兵扼住他的軍事要地。孝友困迫緊急，雙手綁在背後，當面前來投降。他的同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畹等兵衆各以萬計，須陁都討伐平定了他們，威名震動東方。憑軍功升任齊郡通守，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

不久叛賊盧明月兵衆十餘萬，準備侵犯黄河

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帥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説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以北，駐扎在祝阿，須陁截擊，殺敵數千人。叛賊吕明星、帥仁泰、霍小漢等兵衆各一萬餘人，侵擾濟北，須陁進軍趕跑了他們。不久率兵抗擊東郡叛賊翟讓，前後三十多次交戰，都打敗趕跑了他。須陁改任滎陽通守。當時李密勸説翟讓奪取洛口倉，翟讓害怕須陁，不敢進軍。李密勸服翟讓，翟讓於是和李密率兵進逼滎陽，須陁抵抗。翟讓害怕而後退，須陁追擊，向北追趕了十多里。當時李密在森林中先埋伏了數千人，截擊須陁軍隊，須陁於是失敗。李密和翟讓會合兵力圍攻他，須陁突圍纔衝出，左右不能全部衝出包圍，須陁躍馬進入包圍圈解救他們。來往多次，兵衆都失敗逃散，須陁就仰天説道："軍隊失敗成這樣，有什麽面目去見天子呢?"於是下馬戰死。當時年齡五十二歲。他所率領的軍隊，白天黑夜號啕大哭，許多天没有停止。越王楊侗派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安他的兵衆，調至武牢。皇帝命令他的兒子元備統率父親的舊兵，元備當時在齊郡，遇上叛賊，最終没有成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鄃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鋭五百赴之，所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父親楊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年間擔任鄃令，以清廉正直聞名。不久太行山以東發生饑荒，百姓相聚一起成爲叛賊，善會率左右數百人追捕他們，往往都能克敵制勝。後來叛賊頭目張金稱兵衆數萬在縣邊界屯兵，殺掠城邑，郡縣没有能抵禦的。善會率領督促他的部隊，和叛賊戰鬥，有時一天多次交戰，經常挫敗叛賊的鋭氣。煬帝派將軍段達討伐金稱，善會向段達進獻計策，段達不予采納，官軍最終被打敗。段達深感對不起善會。後又和叛賊交戰，進軍或休兵全都和善會商議，於是大敗叛賊。金稱又率渤海叛賊孫宣雅、高士達等兵衆數十萬人，大破黎陽而歸，軍隊的鋭氣很盛。善會率領勁旅一千人截擊，打敗了他，善會升任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微變更了駐地，率領輕兵攻打冠氏。善會和平原通守楊元弘步兵和騎兵數萬兵衆，襲擊他的大本營。武賁郎將王辯的軍隊也到了，金稱放下冠氏來增援，於是和王辯交戰，王辯的部隊不順利，善會

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决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宫。帝下詔褒揚之。

挑選精鋭部隊五百人奔赴那裏，所向披靡，王辯的軍隊也振作起來了。叛賊退守大本營，多路軍隊各自返還。當時太行山以東想要叛亂，老百姓跟從叛賊多得像趕集一般，弱小的郡縣，相繼陷落。能抵抗叛賊的，衹有善會罷了。前後七百多次交戰，不曾失敗受挫，經常遺憾敵衆我寡，相差懸殊，不能消滅叛賊。正遇上太僕楊義臣討伐金稱，又被叛賊打敗，退守臨清。采取善會的計策，多次和金稱决戰，叛賊纔退走。乘勝追擊就擊破了金稱的軍營，全部俘虜他的兵衆。金稱率領幾百人逃跑，後回到漳南，召集餘黨。善會追捕斬殺了他，首級傳送到皇帝所在地。皇帝賞賜了善會尚方府鎧甲和長矛、弓、劍，升任清河通守。那一年，跟從楊義臣斬殺漳南叛賊統帥高士達，傳送首級到江都宫。皇帝下令表揚了他。

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士達所統率的將領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進攻信都。臨清叛賊王安率領軍隊數千人，和竇建德相呼應。善會襲擊王安斬殺了他。竇建德攻下信都後，又侵擾清河，善會抗擊他，反而被竇建德打敗，環城堅守。叛賊包圍四十日，城被攻陷，善會被叛賊拘捕。建德爲他鬆綁而且以禮對待他，任命爲貝州刺史。善會罵他說："老叛賊怎麼敢算計國士呢！可惜我力量弱小，不能擒拿你們這些人。我難道是你們這些宰牲賣酒的小人嗎，想讓我和你們一塊兒做官？"用兵器威脅善會，語氣不屈服。建德還想保留他的性命，被他的部下請求，又知道最終不會被自己所用，於是殺害了他。清河的官吏和老百姓没有不悲痛的。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爲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爲右屯衛將軍。

獨孤盛，上柱國獨孤楷的弟弟。性情剛毅勇烈，有膽量和勇氣。煬帝在封國時，獨孤盛以身邊侍衛相從，多次升遷任車騎將軍。等到煬帝繼位，憑藉在藩王官邸的交情，逐漸受到皇帝優待，多次改任官至右屯衛將軍。

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

宇文化及作亂時，裴虔通率兵至成象殿，擔任警衛的人都放下武器逃跑。獨孤盛對虔通說："什麼人的軍隊？情勢太奇怪了！"虔通說："事情已經成這樣，不關將軍的事。將軍小心不要亂動。"獨孤盛大罵道："老叛賊是什麼話？"獨孤

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盛來不及披上鎧甲，就和左右十多人抗禦叛賊，被亂兵殺死。越王楊侗稱帝，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號叫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内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隷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

元文都，洵陽公元孝矩哥哥的兒子。父親元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格剛直，明智善辯，有治政的才幹謀略。在周做官擔任右侍上士。開皇初年，拜任内史舍人，歷任庫部、考功二曹郎，都有能幹的名聲。提升尚書左丞，改任太府少卿。煬帝繼位，改任司農少卿、司隷大夫，不久拜授御史大夫，犯罪免官。不久拜授太府卿，皇帝逐漸信任他，當時很有聲譽。

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宫，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悦，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説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黄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

大業十三年，皇帝到江都宫，下令文都和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一同擔任東都留守。等到皇帝駕崩，文都和段達、韋津等共同推舉越王楊侗爲皇帝。楊侗任命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驍衛大將軍、代理右翊衛將軍、魯國公。不久宇文化及立秦王楊浩爲皇帝，率兵到彭城，所到之處無不騷亂。文都規勸楊侗派使者和李密接觸。李密於是請求歸降，楊侗授予李密官職爵位，禮遇李密的使者很是豐厚。王世充不高興，於是和文都有了隔閡。文都知道了，暗中有謀殺王世充的計劃。楊侗又命文都兼領御史大夫，王世充堅持不同意纔停止。盧楚又勸文都説：“王世充衹是在外作戰軍隊中的一個將領罷了，本來不是留駐督守京城的人員，哪能干預我們的事情！況且洛口戰役的失敗，罪大惡極，處死仍不足以抵償，如今竟敢驕横跋扈，掌管現在的各種政事，這個人如果不鏟除，將來會成爲國家的禍害。”文都同意他的話，於是揣着奏章入朝。將要開始行動，有人把計劃告訴了王世充。王世充當時在朝堂，害怕而快馬加鞭趕回含嘉城，商議造反。文都多次派人叫他，王世充稱病不去。到了晚上作亂，攻破東太陽門而入城，跪在紫微觀下。楊侗派人問他説：“幹什麽呢？”王世充説：“元文都、盧楚商議殺害我，請求斬殺文都，到司寇那裏去論罪。”楊侗見王世充的兵勢日漸强大，估計最終不能逃脱，對文都

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并見害。

說："您自己去見王將軍吧。"文都退下而哭泣，楊侗派他委任的將軍黃桃樹拘捕文都出門。文都回頭對楊侗說："我今天早晨死，陛下當晚也會死。"楊侗哭着送走了他，左右没有不因憂傷而沉默的。出到興教門，王世充命令左右亂刀砍文都，文都的幾個兒子一并被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

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肢體糜碎。

盧楚，涿郡范陽人。祖父盧景祚，魏司空掾。盧楚從小有才學，剛直急躁，口吃，說話遲緩艱難。大業年間，擔任尚書右司郎，爲本朝的正色，很受公卿敬畏。等皇帝到江都，東都的官員很多不守法，盧楚經常督察舉發，没有什麽顧忌。

越王楊侗即位，任命盧楚爲内史令、左備身將軍、代理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爲涿郡公，和元文都等同心合力輔佐幼主。等到王世充作亂，軍隊進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殺開城門，逃出危難，叫盧楚一同離開。盧楚對他說："我和元公有約定，如果國家有災難，發誓兩人一起戰死，現在離開不合道義。"等到軍隊攻入，盧楚藏在太官署，叛賊拘捕他送到王世充的住所。王世充揮動衣袖命令處死他，於是鋒利的刀刃交相落下，盧楚的肢體被斬得粉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偏，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

> 《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期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父親劉偏，齊徐州司馬。子翊從小喜歡學習，懂得講解文章，性情剛直，有爲政的才幹。在齊做官，拜任殿中將軍。開皇初年，拜任南和丞，多次改任官至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朝任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到他認爲他不同一般，上奏爲侍御史。當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失去母親，九歲過繼給他人做兒子，後來他的繼父又另娶後妻，到這時去世。河間劉炫認爲没有養育之恩，議論不離官職。子翊駁斥劉炫說：

> 《傳》說："繼母如同母親，和親生母親相同。"應當比配父親的尊嚴，處於母親的位置，一樣使用居喪持喪棒的禮制，都和親生母親一樣。又"作爲後代，爲他的父母服齊衰期爲一年的喪服"。符合一年喪服制，

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

應就他的生身而言，不是區别親生母親和繼母的。父親即使處於伯父伯叔旁系親屬的地位，就兒子這方面的情理而言，仍需尊崇他的生身。所以旨令説："做後代的，爲他的父母離開職位，不穿喪服來表達内心的哀悼。父親去世母親改嫁，作爲父親的後代雖然不服喪，也要心存哀悼。他的繼母改嫁了即不用離開官職。"這是專門就改嫁者撰文的。如果繼母仍是父親的妻室，那麼禮制就和親生母親相同。如果説没有養育之恩，就和繼母形同路人，還有什麼服喪制呢？服喪制既然有，不穿喪服心存哀悼的制度怎麼能不同呢？三省的旨令，意義非常清楚。現在説旨令准許不離職，多麼荒謬！

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吴、魏隔絶，毖於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别。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

而且後代爲他的父母服一年喪，没有因親生母親和繼母而不同，親生母親繼母既然相同，所以知道不穿喪服心存哀悼的制度没有兩樣。《服問》説："母親被休棄就爲繼母的親族服喪。"難道不是因爲母親被休親族被隔絶，推而廣之，繼母婚配了父親，逐漸接近她親熱她嗎？子思説："做伋的妻子，就是白的母親；不做伋的妻子，就不是白的母親。"服喪以名分爲重，感情因父親而親近，所以聖人敦促人們孝敬母親，用名聲道義發揚它。這樣使兒子按照名分服喪，把繼母和親生母親一樣看待；繼母拿道義回報，視前妻之子如同己出。如果説繼母嫁進來，在兒子過繼之後，禮制輕重就不同，查考經傳，還未發現這類文字。譬如過繼給他人做兒子的人，繼承的人剛剛去世，後來繼承的人纔到，這也可以因爲没有養育之恩而不服喪嗎？從前長沙人王毖，漢末因爲去京都上報賦税等統計簿，不久吴、魏被隔斷，王毖在中原又娶了妻，生下兒子王昌。王毖死後王昌擔任東平相，纔知道吴地的母親已死，王昌受親情牽引爲她守孝，不再管理職分内的事務。當時議論的人，不認爲他做錯。這樣繼母和親生母親，在感情上没有區别。如果需要養育之恩纔使用喪服制度，王昌還值

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

得說什麼呢？又晋時鎮南將軍羊祜没有兒子，以弟弟的兒子羊伊做兒子。羊祜去世，羊伊不服喪，羊祜的妻子上報了這件事。羊伊的口供說："伯父活着時撫養了自己，羊伊不敢有違。但是没有父命，所以回到親生父母這裏來。"尚書彭權論議："兒子的過繼，一定得經由父命，没有父命而過繼，這叫叛逆之子。"於是降下詔書依從了他。這樣不穿喪服心存哀悼的禮制，不能根據親情而使用。

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

論說："禮，符合情理纔制定文字，主持正義，然後施行教化。"還是用這種意義來説明情理。稱情，是指滿足如母親一樣的人的心意，仗義，是主持作爲兒子的道義。名分和道義分别確定，然後纔能敬愛父親順應名分，尊崇禮義篤厚敬肅。如果需要母親的養育之恩纔能成爲母子，那麼親情因她而來，服喪由自己决定，那麼親生母親或是繼母，何必需要父命呢？又說："繼母和親生母親，實際上本是陌路人，自己處身在母親身邊養育自己，就有骨肉親情。"如果按照這樣説，兒子不必經由父命，即使有養育的親情，能像母親嗎？親生母親和繼母的服喪雖然都在三年之内，但都處於一年服喪期以上，禮有禮制，服喪是爲滿足親情。繼母本來憑藉名分服喪，哪裏要藉助親情的厚薄呢？至於兄弟的兒子也是兒子，寵愛之情的確不同，但服喪制度没有兩樣。他説"以"字義輕"如"字義重，是自以爲不同。這裏所説的"如重"之類的話，是指"同等重的刑罰"，如果輕重不同，怎麼能説"如"呢？律令説"准枉法"，就是批准他的罪，"以枉法論"，即是按本來的法令。律令是用來定罪的，禮是用來實施教化的，"准"，是"批准下級擬議"的意思，"以"，是指"按本來的法令"。"如"和"以"兩個字，意義和用法没有什麼不同，儀禮和律令中的行文，所防止的是相同的東西。推此即彼，足以明瞭它的意義，取法於人，還有多遠呢？

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强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

又論説："生兒子作爲後代，是準備用來供奉祖廟，奉養自己的，不能讓嫡長子回到他的舊居，按照兒子的道義侍奉親生父親的後妻。"但親生父親的後妻，因父親而得母親的稱呼，如果按照話中的旨意，親生父親也可以不用不穿喪服心存哀悼的禮制嗎？哪裏衹有父親的後妻不能用呢？論又説："儀禮説'舊君'，他的父親難道還是'君'嗎？已經離開他的職位，就不再是忠純篤實之臣，必須用'舊'字來區分。另外有所尊崇，不再是至孝，所以用'其'字表示。標有'其父'一類的文字，是説明不同。"這又不是通達的言論。爲什麽這麽説呢？"其""舊"意義不同，用法也有區别，"舊"是相對新而言的，"其"是"他的"意思，怎麽能説相同呢？至於《禮記》説："他的父親開創家業，他的兒子不能背負起這個擔子。"《傳》説："衛國雖然小，他的君主在那裏。"如果他的父親不同，他的君主又有什麽不同呢？所以不是這樣，不是這樣。現在劉炫膽敢違背禮令，欺侮聖人觸犯法令，使得過繼給他人的兒子，對親生父母無情，名分和道義，有損於風俗。在聖明之世粉飾錯誤，對禮經强加誣陷，想顯露自己的才氣，却没有察覺自己的言辭傷害了天理。

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上奏，最終依從了子翊的主張。

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仁壽年間，子翊拜任新豐令，有能幹的名聲。大業三年，拜任大理正，當時很有聲譽。提升治書侍御史，每當朝廷有疑問而難以决定的争論，子翊都爲他們辨别分析，多出於衆人的意料之外。

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吴棊子所虜。子翊説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

跟從皇上到江都。正值天下大亂，皇帝仍不醒悟，子翊憑藉侍從身份極力進諫，因此違逆聖旨，讓子翊擔任丹陽留守。不久派到上江監督運輸，被叛賊吴棊子俘虜。子翊説服他們，於是子翊做了叛賊首領。又派遣率領叛賊頭目清理長江。遇上煬帝被殺，叛賊知道就告訴了他。子翊不信，斬殺説這話的人。叛賊又想請他作皇帝，子翊不依從。衆叛賊拘捕子翊到臨川城下，讓他

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告訴城中的人，説“皇帝已駕崩”。子翊照相反的意思説，於是被害，當時七十歲。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隨身侍從身份相從。等到煬帝即位，多次升遷任鷹擊郎將。

大業之末，盗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吕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嘆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奬擢，至於大義，不得不

大業末年，叛賊蜂擁而起，士兵多有逃亡，惟獨君素所率領的軍隊完整。後跟隨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在河東抗擊義兵。不久屈突通率軍南逃，因爲君素有膽識才略，拜任河東通守。義兵派遣將領吕紹宗、韋義節等進攻他，不能取勝。等到屈突通兵敗，到城下呼喊。君素見到屈突通，嘆息流淚，悲傷不能自制，左右的人都泣不成聲，屈突通也流淚沾濕衣襟，於是對君素説：“我軍已失敗，義兵旗幟所指向的地方，没有不響應的。情况已到了這種地步，您應當早日投降，以求富貴。”君素答道：“您肩負勇士的重托，擔任國家大臣，皇上把關中交給您，代王把國家托付給您，國運的盛衰，繫於先生一人。怎麽能不思報效，到了這種地步呢。即使不能遠遠地對皇上表示慚愧，您所乘的馬匹，就是代王賞賜的，您有什麽臉面騎着它呢?”屈突通説道：“唉！君素，我是力量用盡了纔來的。”君素説：“如今力量仍没有用盡，不用多説了。”屈突通慚愧退下。當時圍攻很緊迫，使者中斷，君素就做了一隻木鵝，把奏章放在鵝頸中，詳細討論當前形勢，讓它在黄河中漂游，順流而下。守衛河陽的人撈到了它，送到東都。越王楊侗見到木鵝嘆息，於是秉承皇上的旨意拜任君素爲金紫光禄大夫，暗中派遣使者慰勞他。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先後從東都歸順義軍，都到城下，向他陳述利害。大唐又賞賜鐵券，以賜他不死。君素最終没有降服之心。他的妻子又到城下對他説：“隋室已滅，天命有歸屬，夫君何必自找苦吃，自取災禍和失敗呢?”君素説：“天下事不是女人所能瞭解的。”拉弓射殺妻子，妻子應弦倒下。君素也知道事情一定不會成功，但關鍵在於死守不是件容易的事，每當談及國家，没有不流淚的。君素曾對將士説：“我是藩王府的舊臣，多次受到

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粮食乏絶，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獎勵提拔，承受大恩，不能不死。現在官俸已支付數年，吃完這些穀物，足以瞭解天下的所有事。如果隋室一定傾覆，天命另有歸屬，我應砍下頭顱交給各位。”當時老百姓忍受隋室之苦已經很久了，每當遇到舉義起事，人人都有脱卸這一負擔的願望。但君素善於指揮，屬下不能背叛。一年左右，抓到俘虜，城中暗裏都知道江都傾覆了。又糧食缺乏耗盡，人們無以爲生，男女互相殘食，人心分離恐懼。有一條白虹降落在官署，武器的末端，晚上都有白光閃現。一個月左右，君素被左右殺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奸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河東陳孝意，從小有志向，二十歲時就以方正耿介聞名。大業初年，拜任魯郡司法書佐，魯郡内稱他清廉公平。太守蘇威曾經想殺一個囚犯，孝意堅持進諫，至於多次，蘇威不准許。孝意於是脱下衣服，請求先受死。很久，蘇威的心意纔鬆動，謝罪而送走了他。蘇威對孝意逐漸以禮相待。等到蘇威成爲納言，上奏陳孝意擔任侍御史。後因守父喪離職，守孝超過一般的喪禮，有白鹿馴服在他的茅廬，當時人認爲這是孝行的感應。不到一年，起用爲雁門郡丞。在郡邸吃蔬菜齋戒别居，早晚爲父親舉哀，每次發聲哭泣，没有不昏厥倒地的，骨瘦如柴，見到的人都憐惜他。當時，政令刑罰一天天紊亂，長吏很多貪污受賄，孝意堅持高尚的節操更加嚴格，揭露隱蔽的壞人壞事，行動有如神明，官吏百姓都稱贊他。

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凶凶，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并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栗，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

煬帝到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興兵作亂。孝意率軍和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伐叛軍，在下館城交戰，反被劉武周打敗。武周於是轉攻鄰近郡縣，老百姓恐懼，準備歸附叛賊。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都很狡猾，被無賴之徒歸順，商量做武周的内應。孝意暗中知道這件事，殺掉了他們全家，郡中人恐懼，不敢有異心。不久武周率兵攻打，孝意抵抗，每次都能取得勝利。但孤城獨守，外面没有支援，孝意堅定操守，暗下必死的决心。每次派遣使者到江都，都因道路斷絶，最終没有回來覆命的。孝意也知

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粮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道皇帝一定不會回覆，常常在日暮向着皇上收藏詔書的屋舍俯身流淚，悲傷感動左右。圍城一百多天，糧食用盡，被校尉張倫殺害，張倫率城歸附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爲都水監，卒官。

京兆人張季珣，父親張祥，年輕時被高祖知曉，後來應召拜任丞相參軍事。開皇年間，多次升遷任并州司馬。仁壽末年，漢王楊諒興兵造反，派他的將帥劉建侵占燕、趙等地。到了井陘，張祥率兵抗擊守衛，劉建攻城，又縱火焚燒外城。張祥見百姓驚慌害怕，城池的旁邊有西王母廟，張祥登上城門望着西王母廟拜了兩拜，號啕大哭説道："百姓有什麼罪，招致這樣的焚燒！神明如果有靈，請降雨救助百姓。"話剛説完，廟上烏雲驟起，一會兒下起大雨，火於是熄滅。士兵被張祥的至誠感動，没有不努力效命的。城被圍攻一個多月，李雄的援軍趕到，叛賊於是退走。張祥憑軍功拜任開府，歷任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朝任都水監，死於官任。

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粮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坐聽事，顔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群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

季珣從小豪爽，有志向節操。大業末年，擔任鷹擊郎將，他的官署依傍箕山爲天險，和洛口相接。等到李密、翟讓攻陷貯糧之城，派人叫他。季珣用盡罵人之能事大罵李密，李密大怒，派兵攻打他，連續幾年不能取勝。當時李密兵衆數十萬在他的城下，季珣四面隔絶，所率領的不超過幾百人，而堅持操守更爲堅定，下定必死的決心。經過三年，軍資耗盡，柴草都找不到了，拆掉房子做飯，人們都居住在山洞裏，季珣巡視慰問，没有一個離心背叛的。糧食吃完，士卒體弱多病不能抵抗，於是被攻陷。季珣坐在廳堂，臉色自如，李密派兵捉拿押送他。衆叛賊拖着季珣命令他給李密下跪，季珣説："我雖然是敗軍的將領，仍是天子手下的猛臣，哪能向叛賊下跪呢！"李密認爲他有氣節而釋放了他。翟讓向他索要金子没有得到，於是殺掉他，當時年齡二十八歲。

其弟仲琰，大業末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

季珣的弟弟仲琰，大業末擔任上洛令。等到義兵興起，率官員老百姓守城，部下殺害他歸附義兵。仲琰的弟弟張琮，擔任千牛左右，宇文化

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及叛亂時遇害。季珣家一門忠烈，兄弟都死於國難，議論的人認爲賢能。

松贇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并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户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贇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北海人松贇，性情剛毅勇烈，重名聲和道義，任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叛賊楊厚聚衆作亂，來攻打北海縣，松贇跟從北海郡的軍隊討伐他。松贇一人騎着馬去偵察敵情，被楊厚抓獲，楊厚命令松贇對城中的人説北海郡的軍隊已經被打敗，應早日降服。松贇假意答應了他。到了城下，大叫道："我是松贇，替官軍偵察叛賊，意外被拘捕，不是力量用盡了。現在官軍大部隊將來，馬上就到了，叛賊的力量弱小，早晚會被抓獲，不值得擔憂。"叛賊用刀口擊打松贇的嘴巴，拉着他離開，拳打脚踢交相而下。松贇大駡楊厚説："老賊怎麽敢欺侮忠良，你的災禍將會自己來到！"言語未完，叛賊已斬斷他的腰部。城中的人遠遠看到，没有不流下眼淚扼腕憤慨的，鋭氣加倍旺盛。北海終於保存。煬帝派户曹郎郭子賤討伐楊厚并打敗了他。因爲松贇爲了保存志節而犧牲生命，郭子賤嘆息悼念不止，上表陳説了這件事。皇上下令贊美表揚，追贈松贇爲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陁、善會有温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史臣曰：古人認爲天下最大，和生命相比就渺小；生命重要，和道義比較又輕了。但是死有重於泰山，生有合乎義理的；生有輕於鴻毛，死有合乎道義的。但人死不能復生，生命不能再擁有，所以處世不喪失節操，是很難做到的。楊諒、楊玄感、李密反叛已成事實，凶猛的氣勢正熾烈，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可以説是勇於遵循仁義之道了。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難道不知道上天要廢除的，人是挽留不住的嗎？却甘心承受剁成肉醬的刑罰，爲忠貞的氣節獻身。雖説功績在國家没有記録，無力挽救傾覆的命運，但比那些苟且免於殺害的人，他們的精神可以説是貫通日月星辰直達九泉了。須陁、善會有温序的遺風，子翊、松贇繼承了解揚的功業。國家混亂却有忠義之臣，這句話確實没錯啊！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孝　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禄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

《孝經》說："孝，天之常道，地之正義，人之品行。"《論語》說："君子致力於根本，根基樹立道義就産生了。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大概是實行仁義的根本吧！"《呂覽》說："孝，三皇五帝的根本事務，各種事物的綱紀。持守一種方法，而各種好事來到，各種邪惡離去，使天下和順的大概衹有孝吧！"這樣孝作爲德行够高了，作爲道義够深遠了，感化人够透徹了。所以通達的皇帝英明的君主在四海内施行它，就與天地合德行，和日月同光明。諸侯卿大夫在藩國領地施行它，就可永遠保住他們的宗廟社稷，長守他們的官位俸禄。平民百姓在民間里巷施行它，就能在當時遠播他們的宏業，傳揚美好的名聲到千年。這都是憑藉極其深厚的感情來感化萬物，所以聖人賢哲推重孝義。

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并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禄積萬鍾，馬逾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田翼、郎方貴等缺少考古的學識，没有卓越傑出的才能，都能順應自然，情感上没有刻意的粉飾。天性深厚，四肢勤勞，竭盡輔佐重臣的力量，竭盡敬愛的心意，自我滿足於守在父母身邊的歡心，忘却官位爵禄的顯貴。不用言語的教化，人和神互相感應。即使有的人達到了三公宰輔之位，爵位列於王侯之中，俸禄累積萬鐘，馬匹超過一千駟，死的那一天，竟不能和這些人的奴僕并列。孝之爲大，不就是這樣嗎？所以記述他們所做的，列成《孝義傳》。

陸彦師

陸彦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

陸彦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父陸希道，魏定州刺史。父親陸子彰，中書監。彦師從小有

監。彦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毁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齊文宣聞而嘉嘆，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

品行，爲宗族人稱道，長大後喜歡學習，擅長作文。魏襄城王元旭招爲參軍事，因守父喪離職，悲傷異常而毁壞了身體幾乎不能勝任喪禮。和兄陸卬在墓地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成墳墓。公卿敬重他們，經常到墓地問候，初一、十五的時候，車馬不絶。齊文宣帝聽説了很是贊嘆，表彰他家的門閭，給他們住的地方命名爲孝終里。

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湝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彦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令高選主客，彦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黄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

中書令河間人邢邵上表推薦陸彦師，還未上報，彭城王湝擔任司州牧，徵召補任主簿。後來任中外府東閣祭酒。兄陸卬應當繼承父親的爵位始平侯，因爲彦師是兄弟中最小的，上表請求讓給彦師繼承爵位。彦師堅決推辭纔停止。當時人稱贊兄弟相親，行孝重義，會合聚集在他一家。陸彦師升任中書舍人，不久改任通直散騎侍郎。每當陳的使者來到，一定下令舉行盛大宴會，彦師接待應對的，前後共六批。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因爲不討好宦官，被讒言所害，外放任中山太守，有很好的政績。幾年後，應徵入朝任吏部郎中。周武帝平定齊後，拜任載師下大夫。宣帝時，改任少納言，賞賜爵位臨水縣男，奉命出使幽、薊。

俄而高祖爲丞相，彦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迥將爲亂，彦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爲子。彦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彦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别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不久高祖擔任丞相，彦師正生病，請假回到鄴。尉遲迥準備作亂，彦師暗地知道這件事，於是托付好妻子兒女，秘密回到長安。高祖嘉獎了他，拜任内史下大夫，任上儀同。高祖接受禪讓繼帝位，拜任彦師尚書左丞，晋升爵位子爵。彦師一向多病，不久，因爲事務繁忙疾病發作，要求解除所任職務。皇上下詔令憑原有官職免職回家。一年左右，改任吏部侍郎。隋繼承周的制度，官不分士族、庶族，彦師在任，凡是任用的，對士族和庶族區分得很清楚，議論的人以之爲美談。後來又帶病出任汾州刺史，死於官任。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

田德懋，觀國公田仁恭的兒子。從小因爲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著名。開皇初年，憑父親的軍功，賞賜爵位平原郡公，拜任太子千牛備身。爲父守喪而悲傷異常損壞身體，骨瘦如柴。在墓旁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成墳墓。皇上聽後嘉許了他，派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前去問候。又下詔書

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說："皇帝問候田德懋。知道你身患重病生活困難，悲傷異常損壞身體，超過一般的喪禮，住在墓地的茅廬中，背負泥土建成墳墓。我以孝治理天下，弘揚名聲與教化，又和你結爲姻親，情義一向深重。聽說你孝行的感應，贊嘆更深。春天溫暖，哪有什麽氣力呢？應當節制自己，按禮節使自己生存下來。"同時賞賜二百匹縑，一百石米。又下詔表彰他的家門。德懋後來歷任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年中，拜任給事郎、尚書駕部郎，死於官任。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内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

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晋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

>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絶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内陽公薛胄同一祖父的堂弟，父親薛琰，周渭南太守。薛濬從小喪父，很早成爲孤兒，奉養母親以孝著稱。幼時好學，有品行，到長安求師。當時剛剛平定江陵，何妥回國，看到他認爲他不平常，把儒家經書的學業傳授給他。周天和年間，繼承爵位虞城侯，歷任納言上士、新豐令。

開皇初年，提升尚書虞部侍郎，不久改任考功侍郎。皇上聽說薛濬事奉母親很孝順，因他母親年老，賞賜車輿冠服，几案手杖，和四時美味，當時的人以之爲榮。後來他的母親生病，薛濬外表因憂傷而憔悴，親戚朋友都不能認出他了。等到爲母親守喪，皇上下令鴻臚監領喪事，歸葬夏陽。當時正值隆冬季節非常寒冷。薛濬身穿喪服，赤着脚，頂着霜雪，從京都到故鄉，五百多里，脚凍得趾頭都掉了下來，傷口鮮血淋漓，朝野爲他悲痛。州里爲助喪贈送的禮物，全都没有接受。不久下令就職治事，薛濬多次表達誠意請求爲母親服三年喪，皇上下令不准許。等回到京都，皇上見他因居喪過哀而極度瘦弱，爲此容貌都變了，回頭對各個大臣說："我見薛濬居喪而毀損身體，内心不禁感到悲傷。"贊嘆良久。薛濬最終不能忍受喪母之痛，病重將要離開人世。他的弟弟薛謨當時擔任晋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薛濬寫信給薛謨說：

> 我因不幸，從小守父喪，一生漂游在窮困的地方，經常没有吃喝的東西。出生得晚，很早又死去了父親，不曾聽說過《詩

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禄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隕氣摧魂者也。既而創巨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别，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經》、《禮記》，依賴先人留下的訓導，獲取母親善良的告誡，背着書箱帶着乾糧，不怕艱難遥遠，跟從老師求學，欲罷不能。磨煉自己的行爲和意志，越是困窘越是堅定，把教義銘記在心，一直到長大。自從放下農具入朝爲官，到現在二十三年了。雖然官位不顯赫，但很高興俸禄足够奉養母親。期望可保母親一百歲，能够始終和顔悦色奉養母親。哪想到真誠没有感動上天，災難就到了，兄弟都遭受喪親之痛，在守喪居室没有申訴内心的悲哀。是因爲捶胸泣血，氣斷折魂的緣故。不久傷口加大，裂痕更深，受不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善始善終，幸而得以全歸。假使人死而有知，能够在地下跟從先人，難道不是最大的願望嗎？衹是想着你孤單一人做官，遠在外地，想到這個内心就很遺憾，不知怎麽能説得清。剛剛已寫了信，希望能與你當面訣别，忍着不死等待你歸來，已經過了十天。你仍然没來，就成了過往，思念切切，成爲永别，内心遺憾，能説什麽呢。努力吧，努力吧！

書成而絶，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爲之屑涕，降使齎册書吊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毁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兹榮渥。嗚呼哀哉！”

信寫成後斷氣，當時年齡四十二歲，有關官員把這事上報了，高祖爲他落下眼淚，下令使者帶册書吊唁説：“皇帝問候已故考功侍郎薛濬，嗚呼！你操守正直平和，才能常識縝密敏捷，胸懷衆星宿，勤奮正直更加顯明。等到遭遇個人喪事，幾乎毁損自身。贊許你的誠孝，有感於我的心懷，實行灑酒在地的禮節，這是朝廷的禮儀制度。所以派遣使者，陳述已成過往的命令。你的靈魂有知，來享受祭品的香氣和皇上的厚恩吧。嗚呼哀哉！”

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游戲于澗濱。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

薛濬性情清廉儉樸，死的那天，家中没有剩餘的資産。薛濬當初是小孩時，和宗族中的一群兒童在水溝邊嬉戲。看見一條長着角和脚的黄蛇，就叫其他小孩一同來看，没有人看到。薛濬認爲不吉祥，回家大爲憂傷。母親逼問他，薛濬把實情告訴了她。當時有一個西域來的僧人到薛家求食，薛濬的母親驚惶告訴僧人，僧人説：“這是你兒子吉祥的徵兆。而且這個小孩很早就

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有名聲和地位，但是壽命不超過六七。”説完走出去，一下就不見了，當時的人都感到奇怪。最終在四十二歲時去世，六七的預言這時應驗了。兒子薛乾福，是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泣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

王頒，字景彦，太原祁人。祖父王神念，梁左衛將軍。父親王僧辯，太尉。王頒從小豪爽灑脱，有能文能武的治政才幹。他的父親去平定侯景，把王頒留在荆州作人質，遇到元帝被周軍攻陷，王頒於是進入函谷關。聽説他的父親被陳武帝殺害，王頒號哭哀痛幾乎氣絶，一頓飯的功夫纔蘇醒，哭泣聲不絶於耳，損壞身體，骨瘦如柴。等到喪期滿除去喪服，經常穿布衣吃蔬菜，在草墊上睡覺。周明帝嘉獎了他，應徵入朝任左侍上士，多次升任漢中太守。不久拜任儀同三司。

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鬥，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創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斫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鍬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晋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

開皇初年，憑藉平定南蠻的軍功，加授開府，封爲蛇丘縣公。進獻攻打陳的計策，皇上看了之後感到驚奇，召見他和他見面，王頒説完哽咽不已，皇上因此動容。等到大舉攻陳，王頒自己請求前往作戰，率領兵士數百人，跟隨韓擒擔任先鋒半夜渡河。奮力作戰受傷，怕不能承受再次作戰，悲痛傷感抽泣嗚咽。晚上睡覺時，夢見有人送藥，等到醒來傷口不再疼痛，當時人認爲是孝行的感應。等到陳被消滅，王頒秘密召集父親的部下，找到一千多人，對着他們流淚。其中一個壯士問王頒説：“郎君攻打陳國，滅了他的社稷，仇恨的耻辱已洗刷，但却不能停止悲哀，是否因爲陳霸先已死，你不能親手殺他呢？請讓我們挖掘他的墳墓，打開棺材焚燒尸骨，也算能表達孝心了。”王頒頓首致謝，額頭全都流了血，回答壯士説：“他是皇帝，墳地一定很大，恐怕一個晚上的挖掘，找不到他的尸體，要到第二天早晨，事情暴露，怎麽辦？”各人請求自備鍬鍤，一下子都集中了。當夜挖掘陳武帝的陵墓，打開棺材，看到陳武帝鬍鬚都没脱落，其根都出自骨頭中。王頒就焚燒骨頭取出骨灰，融入水中喝了它。然后捆綁自己，到晋王那兒請罪。晋王上報他的情况，高祖説：“我憑藉仁義消滅了陳國，

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王頒所做的，也是行孝重義之道啊，我哪裏忍心降罪於他！"忽略而不追問。有關部門記録他的戰功，準備加授柱國，賞賜五千段各色雜帛，王頒堅決推辭説："我因爲憑藉國家顯赫的聲威，纔得以洗雪仇恨和耻辱，本意是屈從私情，不是爲了國家，加授的官爵和賞賜，始終不敢承受。"高祖依從了他。拜任代州刺史，頗有好政績。因爲母親的喪事離職。後來擔任齊州刺史，死於官任。當時五十二歲，弟弟王頍，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悦，河間人也。祖玄，父剛，并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毁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綿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楊慶字伯悦，河間人。祖父楊玄，父親楊剛，都因極盡孝道而聞名。楊慶容貌出衆儀表堂堂，性情聰明而富有辯才。十六歲時，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到他就認爲他不同一般。等到長大，廣泛閲讀文籍。二十五歲，郡縣考察薦舉孝廉，楊慶因爲奉養父母没有去。他的母親生病，楊慶不解襟帶有七十天。等到爲母親守喪，居喪過哀，骨瘦如柴，背負泥土建成墳墓。齊文宣帝表彰他的家門，賞賜三十匹帛，十屯綿，五十石粟。高祖接受禪讓登帝位，多次加以褒獎，提升儀同三司，拜任平陽太守。八十五歲時死於家中。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嘆，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家庭和睦，七代同堂，豬狗一齊哺乳，烏鴉和喜鵲共巢，當時人認爲是孝義的感應。州縣都上報他的情况，皇上派平昌公宇文弼到他家中慰問。治書御史柳彧到黄河以北巡行視察，表彰他的家門。漢王楊諒擔任并州總管，聽説後贊嘆不已，賞賜郭家兄弟二十多人各一套衣裳。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絶，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田翼，不知是什麽地方人。生性極盡孝道，奉養母親因爲孝順而聞名。後來他母親因病卧床一年多，田翼親自負責日常起居，母親吃他就吃，母親不吃他就不吃，母親患急性痢疾，田翼認爲是食物中毒，於是親自嘗母親的糞便。等到母親去世，田翼悲痛而死，他的妻子承受不住哀傷也去世了。鄉裏人一齊把他們厚葬了。

紐回　紐士雄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栖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生性極盡孝道，周武成年間，爲父母守喪，在墓旁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成墳墓。茅廬前長出一棵麻樹，高一丈左右，兩手圍攏恰好合抱，枝葉葱鬱茂盛，冬夏常青。有烏鴉栖息在樹上，紐回放聲一哭，烏鴉就哀鳴，當時人都認爲不尋常。周武帝表彰他的家門，提升甘棠令。開皇初年去世。

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之，嘆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兒子士雄，從小樸實正直，對父母孝順，對兄弟友愛，父親去世，又在墓旁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造墳墓。他家門庭前有一棵槐樹，開頭非常葱鬱茂盛，等到士雄守喪時，槐樹就乾枯死了。等到守喪期滿除去孝服回到家中，死去的槐樹又茂盛了。高祖聽説這件事，贊嘆他父子兩人極盡孝道，下令褒獎表揚，給他們居住的地方命名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劉士儁，彭城人。生性極盡孝道，爲母親守喪，多次氣絶然後又蘇醒。有七日一勺湯水都不入口，在墓旁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造墳墓，成行地種植松樹和柏樹。狐狸和狼都馴服地爲他尋找食物。高祖接受禪讓登基，表彰他的家門。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泛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争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郎方貴，淮南人。從小有理想，和堂弟雙貴一起居住。開皇年中，方貴曾因外出遇上下雨，淮河水上漲，在渡口借渡，船工發怒，打得方貴手臂骨折。回到家中，他的弟弟雙貴吃驚地詢問來由，方貴一一告訴了他。雙貴憤恨不已，於是到渡口毆打船工導致船工死去。守渡口的人捉着雙貴送到官府，縣官考查詢問他的具體情況，認爲方貴是罪魁禍首，應當處死。雙貴連坐，應當流放。兄弟二人争着做首犯，縣官不能决斷，送他們到州府。兄弟兩人各自把罪過攬向自己，州官不能定斷，二人争着想投水自盡。州官把這些情況上報了，皇上聽説後感覺不同尋常，特别寬恕了他們的罪過，表彰他們的家門，賞賜一百段各色雜帛。後來郎方貴做了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

翟普林，楚丘人。生性仁義孝順，服侍雙親

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佋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徽，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彦。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

因爲孝順聞名。州郡徵召，都堅決推辭不去，親身在家幹農活，和顔悦色奉養父母。鄉鄰稱他爲楚丘先生。後來父母生病，普林親自照顧生活起居，有七十天衣襟不解。大業初年，父母都去世了，因爲哀傷損壞身體幾乎毁滅自己的生命，在墳墓旁邊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造墳墓。隆冬季節不穿繒帛絲棉，衹穿着一件單薄的喪服。家中有一隻黑狗，跟隨他在墓旁，如翟普林爲父母舉哀，狗也悲號，見到的人對此都感嘆驚訝。有二隻喜鵲在茅廬前的柏樹上築巢，經常進入他的茅廬，馴順親近毫不懼怕。大業年間，司隸巡行視察，上報他孝行的感應，拜任孝陽令。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祖父李徽，魏尚書右丞。父李純，開皇年間擔任介州刺史。德饒從小聰明機智，愛好學習，有天賦的卓越品德，宗族鄉黨都敬重他。二十歲做了校書郎，仍當值内史省，參與掌管公文信札。改任監察御史，糾舉過失對皇親國戚也不迴避。大業三年，升任司隸從事，經常到四方巡察，昭雪冤案，表揚孝敬父母敬愛兄長的人和事。雖然他的官爵俸禄并不顯達，他的德行被當時人看重，凡是和他結交的，都是國内的傑出人才。生性極盡孝道，父母卧病，就整天不吃飯，一百天不解衣襟。等到守喪，五天湯水不入口，悲痛至極，吐血數升。等到送葬那天，正碰上隆冬積雪，走四十多里，穿着單薄的喪服，赤着脚，號哭頓足幾乎氣絶。參加葬禮的有一千多人，没有不爲他流淚的。後來甘露降落到他家門庭的樹上，有一隻斑鳩在他的茅廬上築巢。納言楊達到黄河以北巡行視察，到他的茅廬前祭奠慰問，於是爲他居住的村莊改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後來擔任金河的縣長，還没到任，正碰上各地叛賊蜂擁而起，叛賊頭目格謙、孫宣雅等十多人，在渤海聚集兵衆。當時皇帝下詔准許他們歸降自首，格謙等人害怕不敢投降，因爲德饒的信義和德行有名，就派使者啓奏説："如果派德饒來，我們就率領兵衆投降。"皇帝於是派李德饒到渤海撫慰各路叛賊。走到冠氏，正碰上其他叛

賊攻陷縣城，德饒被害。

其弟德佋，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德饒的弟弟德佋，生性重信義。大業末年，拜任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别厚待他。等到義兵興起，子崇遇害，拋尸城下，德佋趕去哭喪，竭盡哀思，收殮埋葬了他。到了介休，到義軍中，請求埋葬子崇。大將軍嘉許了他，於是賜給子崇官爵，命令德佋爲使者，在離石按照禮儀埋葬了子崇。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毁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絶櫛沐，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盗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華秋，汲郡臨河人。自小喪父，侍奉母親，因爲孝順聞名。家中貧窮，受雇於人來奉養母親。他的母親正生病，華秋的容貌因過於悲傷而憔悴，鬍鬚和雙鬢一下子都變白了，州人都爲此嗟嘆驚異。等到母親去世之後，就停止梳洗，頭髮全部掉光了。在墓旁構築茅廬，背負泥土建造墳墓，有人想幫助他，華秋就跪拜制止他。大業初年，朝廷徵調狐狸皮，郡縣大肆捕獵狐狸。有一隻兔子，獵人追逐它，跑進華秋的茅廬中，藏在華秋的膝下。獵人到茅廬，感到奇怪放走了兔子。從此這隻兔子常住在茅廬中，馴服在華秋的左右。郡縣嘉許他孝行的感應，一一把情況上報了。煬帝派使者慰問，表彰他的家門。後來各路叛賊興起，經常往來於茅廬左右，都互相告誡説："不要冒犯孝子。"鄉里人依仗着華秋而保全的很多。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毁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

徐孝肅，汲郡人。同宗同族的人有幾千家，多數拿豪華奢侈互相攀比，衹有孝肅生性儉省節約，侍奉雙親因爲孝順聞名。即使在幼年，宗族鄉黨之間每當爭論訴訟，都到孝肅家做公平論斷，被孝肅認爲理屈的人，没有不把過失歸於自己而回去的。孝肅很早就失去了父親，不認識父親的面貌，等到年長，向他的母親詢問父親的模樣。於是尋找到畫匠，畫出父親的圖像，建造廟宇安置畫像然後早晚給父親請安，初一十五祭祀。奉養母親極盡孝道，幾十年來，家中人没見過他有生氣的臉色。等到母親年老病重，孝肅親自照顧日常起居，憂傷憔悴了好些年，看見的人没有不悲痛傷感的，母親去世，孝肅吃蔬菜喝清

跣，遂以身終。

水，隆冬祇穿一件單薄的喪服，因居喪過度骨瘦如柴，祖父母、父母的墳墓都是背負泥土建成的，在墓地構築茅廬住了四十餘年，披着頭髮，赤着雙脚，最後守喪而終。

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他的弟弟德備，聰明機智，廣泛閱讀五經，黄河以北地區稱他爲儒者。德備去世，兒子處默又在墓旁構築茅廬，世世代代因孝行而見稱。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彦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毁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争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群盜，德佋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史臣曰：從前發揚親愛孝敬的思想，一定藉助於王公大人。近代敦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之情，多半出在茅廬之下。而彦師、道賾，有的世代做官，有的自身對山河發誓，於是就背着泥土建造墳墓，導致生命毁滅。雖然違背了先王的舊制，但察看過錯的性質就可以瞭解他的仁義了。郎貴兄弟，争着去死却得以保全自身；田翼夫婦都因居喪而死樹立了美名；德饒的孝道使叛賊歸附，德佋的孝義感動了勤於王業的君主，也是值得稱頌的；紐回、劉儁這類人，翟林、華秋這班人，有的是好草好樹在門庭興盛乾枯，有的是飛禽走獸在茅廬墳墓旁馴服親近，難道不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達到極頂，和神明通靈的緣故嗎？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　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悦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絶，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

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静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迹，將遍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强於剥割，絶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奪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况於上賞其奸，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彦光等

古代善於治民者，以仁養之，用之有節，以禮教之，隨人民的便利安排他們，按人民所想的給予他們，照人民的喜好勸勉他們。像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聽説他們飢餓寒冷爲他們傷心，看到他們辛勞艱苦爲他們悲哀，所以人民敬重喜歡他，熱愛親近他。如子產治理鄭國，子賤治理單父，賈琮治理冀州，文翁治理蜀郡，他們都能體恤人民的困難，用忠厚教導人民，依照人民的利益方便人民，施惠於人却無所耗費。他們的光輝映照千年，美名長存，爲什麽呢？是因爲他們以此道治民。所以三王五帝不改變人民却教化了他們，都在於他們施行教化的這種仁術罷了。所以説衹有無能之吏，没有不可教化之民。

高祖應運爲帝，清除邪惡平定叛亂，廢寢忘食，期望超越前代帝王。但不注重詩書，不崇尚道德，專門運用法令，以嚴治下。官吏衹求無過，很少聽説寬厚仁慈的。乘機謀取財利的人，多半能暫時求得名聲。等到煬帝繼位，胸懷經營遠方的謀略，兵車戰馬之迹，幾乎遍及天下，綱紀鬆弛紊亂，治國的四綱不能實行。那些善於侵奪牟利，長於盤剥搜刮，不顧多數百姓性命，來遂成一個人欲望的，稱作奉公行事，馬上提升。那些顧全名譽節操，胸懷綱紀，抑制搶奪之心，來順從百姓要求的，就稱作附和偏袒臣下，即刻誅殺。官吏侵財牟利，得到了他所追求的，即使嚴申禁令，仍會有人去做。官吏廉潔公正，失去了他所追求的，即使加重賞賜，仍不會有人去做。何況上頭的人賞賜邪惡，下面的人滿足了自

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没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己的欲望，想求得他們的廉潔，不是很困難嗎！梁彦光等人建立嚴厲苛察的朝政，勸勉昏亂狂悖的君主，稟性平易，始終實行仁愛寬恕之道，傳下的風範留下的德行，消失了却没被忘記；寬恕仁惠的聲音，足以留傳後世。所以列其事迹而爲《循吏傳》。

梁彦光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彦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彦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毁甚，嗟嘆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内史下大夫。建德中，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户。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户，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祖父梁茂，魏秦、華兩州刺史。父親梁顯，周荆州刺史。彦光幼年聰慧，有天賦的卓越品性，他父親常對親近的人説："這個孩子有剛正的氣概，應當能興盛我們這一族。"七歲時，父親患重病，醫生説吃五石散可以痊愈。當時找紫石英没找到。彦光憂傷得不知怎麽辦，忽然在花園中看見一樣東西，彦光不認識，覺得奇怪就拿回了家，剛巧是紫石英。親戚們都感到奇怪，認爲是彦光極盡孝道的感應。魏大統末年，彦光進入太學，廣泛涉獵經史，有規矩法度，輕易隨便的事也一定遵照禮儀。脱下粗布衣裳擔任秘書郎，當時年齡十七歲。北周建立，彦光升任舍人上士。武帝時，多次升任小馭下大夫。因爲母親的喪事離職，居喪過哀而憔悴，超過一般禮節。不久，命令他就職治事，皇帝見他過於憔悴，感嘆很久，彦光多次受到皇上的寬慰。後改任小内史下大夫。建德年間，擔任御正下大夫。跟從皇上平定齊，憑軍功拜授開府、陽城縣公，封邑一千户。宣帝即位，拜授華州刺史，升位華陽郡公，增加封邑五百户，把陽城公的爵位改封給他的一個兒子。不久提升官位上大將軍，升任御正上大夫。很快拜授柱國、青州刺史，正碰上皇帝去世，没去上任。

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宫監，增邑五百户，通前二千户。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彦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

等到高祖登基，讓彦光擔任岐州刺史，兼管岐州宫監，增加封邑五百户，加上以前的共有二千户。彦光有很好的政績，嘉禾連理，出現在岐州境内。開皇二年，皇上到岐州，喜歡他的才能，就降下詔令説："賞賜善者，是爲了教導人民爲善。彦光操行平實正直，見識才能凝重深遠，在岐下爲政，對人民恩威并重，清廉謹慎的名聲，聞名天下。三年之後，自然應當升遷，又怕他生活困乏，暫且適於表彰獎賞。賜給五百斛

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

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静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采。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彦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内，唯技巧、商販及樂户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并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悦，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

粟、三百件物品、御用傘蓋一把。希望有感於我心，一天天增加他的美善。應使四海之内，凡是當官的，都應當欽慕他如仰高山，如聞清風以自勉勵。”不久，又賜錢五萬。

數年之後，改任相州刺史。彦光以前在岐州，那地方的習俗非常質樸，用安定的方法管理它，全境教化得很好，考評政績連年爲上，爲全國第一。來到相部，仍按岐州的方法治理。鄴都的習俗雜亂，人多狡詐，爲彦光作歌謡，説他没有能力治理和教化。皇上聽説後責備了彦光，最後獲罪免職。一年後，拜授趙州刺史，彦光對皇上説：“我以前在相州待罪，老百姓稱我‘戴帽餳’。我自己料想既已罷免，就不再有穿官服戴官帽的希望了，没想到皇上又垂恩録用。請允許我再作相州刺史，改弦易調，期望能扭轉當地的習俗，報答您的大恩。”皇上依從了他，仍擔任相州刺史。强横狡猾不守法紀的人聽説彦光自己請求來相州，没有不嗤笑的。彦光到任後，揭露隱蔽的壞人壞事，如同神明，於是强横狡猾的人没有不偷偷逃走的，全境大驚。當初，齊被滅之後，士大夫多半遷移到函谷關内，祇剩下工匠、商販以及從事音樂的人家移來住滿了州城内外。因此人情陰險邪僻，無端散布謡言，到官吏那兒告狀的，名目繁多。彦光想革除這種弊端，就用俸禄請太行山以東的儒學大師，在每個鄉建立一所學校，不是聖賢的書籍不能傳授。經常在每季的最後一個月召集學子，親自到場策試。勤奮學習超出一般、聰惠有美名的學子，讓他們登上廳堂就宴，其餘的人都坐在厢房内。有喜愛争論、懶於做事一無所成的人，讓他們坐在庭院中，擺上粗劣的飯食。等到學業完成，就舉行賓貢的儀式，還在郊外爲之設宴送行，并把財物贈送給他們。於是人們都克制私欲力求上進，習俗大爲改變。有一個滏陽人焦通，生性酗酒，事奉雙親不孝，被堂弟告了狀。彦光没有給他治罪，帶他到州裏的學校，命令他在孔子廟裏觀看。當時廟中有韓伯瑜因爲母親用手杖打他不痛，哀憐母親氣力小，對着母親悲傷哭泣之像。焦通於是受感動而醒悟，既傷心又慚愧，好像無地自容。彦光教

謚曰襄。子文謙嗣。

誨開導了他就放他回去了。後來焦通改正錯誤，砥礪德行，終於成爲了有德之士。其以仁德教化百姓之事都如同此事。官吏百姓都感動歡喜，幾乎没有訴訟。數年之後，死於官任，時年六十歲。追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號襄。兒子文謙繼承職位。

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户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

文謙高雅有父親的遺風，以上柱國嫡生子的身份，循例拜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授上州刺史。煬帝即位，改任饒州刺史。一年後，擔任鄱陽太守，政績稱爲全國第一。徵召拜授户部侍郎。遼東戰役，文謙兼武賁郎將，不久以現有官職兼任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第二年，又兼武賁郎將，擔任盧龍道軍副。正好遇上楊玄感造反，玄感的弟弟武賁郎將楊玄縱開始隸屬於文謙，楊玄感造反的消息尚未傳到，玄縱就逃跑了，文謙没有發覺，因此犯罪發配到桂林守邊而死，當時年齡五十六歲。

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小兒子文讓，最初襲封陽城縣公，後來擔任鷹揚郎將。跟從衛玄到東都抗擊楊玄感，奮力作戰而死，賜予通議大夫的官位。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内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内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率精鋭，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户。拜汴州刺史，號爲明决。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宫室

樊叔略，陳留人。父親樊歡，曾任北魏南兗州刺史、阿陽侯。正遇高氏獨攬大權，準備商議復興的計劃，被高氏所殺。叔略當時還在幼年，就受了宫刑，在宫廷和臺省中供人役使。叔略身高九尺，志向和氣概不同一般，很受高氏忌恨。叔略内心不安，於是逃奔到函谷關以西。周太祖見到他非常器重，安排在自己身邊。不久拜授都督，繼承爵位爲侯爵。大冢宰宇文護執政，招爲中尉。叔略多計謀，通曉當時的史實，宇文護逐漸信賴委任於他，兼管内外。多次升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護被殺後，齊王高憲招叔略爲園苑監。當時高憲素來有吞并函谷關以東的打算，叔略根據不同的形勢多次進獻計策，高憲覺得他不同一般。建德五年，跟從武帝攻打齊，叔略統率精鋭部隊，每次作戰都身先士卒。因軍功升任上開府，晉封清鄉縣公，封邑一千四百户。拜授汴州刺史，被人認爲明達有决斷。宣帝時，在洛陽營建東京，因爲叔略有精巧

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

的才思，拜授營構監，宫室的規模都是叔略制定。工程還没完成皇帝就去世了。尉遲迥叛亂，高祖命令叔略鎮守大梁。尉遲迥的將領宇文威來侵犯，叔略回擊趕跑了他。叔略以軍功拜授大將軍，又擔任汴州刺史。

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種植，叔略别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决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暗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高祖登基，晋升上大將軍，晋爵安定郡公。在州郡幾年，很有聲望。鄴都風俗不好，被人認爲難以教化，朝廷因爲叔略所在的州郡很有名，任他爲相州刺史，政績是當時的第一名。皇上下詔表揚他，賞賜了三百件物品，五百石粟，頒示天下。老百姓爲他作歌謠説："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入任司農卿，官吏百姓没有不流淚的，聚在一塊立碑歌頌他的德政。自從擔任司農卿，凡是種植的作物，叔略都另外制定條例制度，全都出人意料之外。朝廷有猶疑不定的事情，公卿們不能决斷的，叔略就爲他們評理。雖然叔略没有什麽學問，没有書本依據，但不拘成法，師心獨見，暗中與理相合。很受皇上的親近信任，高熲、楊素也厚禮待他。叔略雖是司農，往往參與九卿之事。生性崇尚豪華奢侈，每飯必前列方丈，水陸之産必備。十四年，跟從皇上到太山祭祀，走到洛陽，皇上命令他審察囚徒。叔略詳細叙述了情况準備上奏，清晨起床，走到監獄門口，突然死在馬上，當時年齡五十九歲。皇上哀傷惋惜了很久，追贈亳州刺史，謚號襄。

趙軌

趙軌，河南洛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

趙軌，河南洛陽人。父親趙肅爲北魏廷尉卿。趙軌從小好學，有品行。周蔡王招爲記室，以清貧刻苦聞名。升任衛州治中。

高祖受禪，轉齊州别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

高祖登基，趙軌改任齊州别駕，有能幹的名聲。他家東邊的鄰居有一棵桑樹，桑葚落在趙軌家，趙軌派人全部撿起還給桑樹的主人，告誡他的各個兒子説："我不是拿這個來求名聲。我想不是自家之物，就不要拿。你們應該以此爲戒。"趙軌在齊州四年，政績連年第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奏後，高祖嘉獎了趙軌，賞賜三百件物品，三百石米，徵趙軌入朝。父老鄉親送行的都揮淚説："别駕在位時，與老百姓秋毫無犯，

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

所以不敢以酒相送。先生清廉如水，請允許我們斟一杯清水餞行。”趙軌接過水喝了。到了京都後，詔令趙軌和奇章公牛弘撰寫確定法令規則。

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當時衛王楊爽擔任原州總管，皇上嫌他年輕，因爲趙軌的政聲很好，就授其爲原州總管司馬。半夜走在路上，趙軌手下人的馬脱繮跑入稻田中，踩壞了農民的禾苗。趙軌停下馬等到天亮，按其值賠償而去。原州的官吏聽説這件事，没有不改變節操的。

後數年，遷硤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并知名。

數年之後，趙軌升任硤州刺史，安撫百姓和夷人，很有恩惠。不久改任壽州總管長史。芍陂原來建有五門堰，年久失修。趙軌於是鼓勵和督責官吏百姓，另外開設三十六個出水口，灌溉農田五千餘頃，百姓因此得利。趙軌任職期滿回到故鄉，死於家中，終年六十二歲。兒子弘安、弘智，都知名於世。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并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父親房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格深沉，有器量，心胸開闊適合從政。在齊做官，始任開府參軍事，歷任平恩令、濟陰太守，都有能幹的名聲。碰上齊被滅，没能升遷。恭懿參與了尉遲迥叛亂，尉遲迥失敗後，恭懿被罷於家中。

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

開皇初年，吏部尚書蘇威推薦恭懿，拜授新豐令，政績是三輔的第一名。皇上聽説後嘉獎了他，賞賜四百件物品，恭懿把得到的賜物分給了貧困的人。不久，皇上又賞賜三百石米，恭懿又拿這些救濟窮人。皇上聽説後制止了他。當時雍州各縣令每月初一入朝覲見，皇上見到恭懿，必定叫他到坐榻前，詢問治理人民的方法。蘇威又一次舉薦恭懿，越級授澤州司馬，有優異的政績，賞賜一百件物品，一匹良馬。

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

恭懿任德州司馬，在任一年多，盧愷又上奏説恭懿的政績爲天下第一。皇上對此感到驚異，又賞賜一百件物品，趁勢對各個州的朝集使説：“像房恭懿這樣體恤國家，愛護老百姓，這正是上天和祖宗的保佑啊，哪裏是我微薄的德行可以招致的呢？我授他爲刺史。豈止是爲一州而已，

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斅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内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應當命令天下人以他爲榜樣，你們應當效仿他。”皇上又說：“房恭懿所在的地方，老百姓把他看作父母。我如果視而不見不加賞賜，上天和祖宗大概會責怪我的。上下官員應當明白我的用意。”於是降下詔書說：“德州司馬房恭懿出任縣令，輔佐兩個封國，善於當官，遠在同輩之上。頒布條目領導部屬，的確不負衆望，委任一方之職，名聲和實績都非常好。可以派他擔任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

不久，國子博士何妥上奏説房恭懿是尉遲迥的同黨，不應爲官，蘇威、宇文愷兩人結黨，以私情相推薦。皇上大怒，恭懿最終獲罪，發配到嶺南守邊。不久，召回京都，走到洪州，生病去世。人們至今都認爲他冤枉。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爲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

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禄，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容貌魁梧，從小好學，廣泛涉獵經史。在北魏時被舉爲孝廉，射策甲科，擔任襄城王長史，兼任行參軍事。升任太常博士，對宗廟禮儀多有增加或減少，當時人稱他爲書庫。後歷任高唐令、大理正，都有能幹的名聲。等到齊被滅，周武帝聞其名而召見他，和他交談，很器重他，授濟北太守，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

開皇初年，下詔徵召入朝，皇上向他詢問政治方略，授汝南太守。汝南郡被廢棄，景茂改任曹州司馬。在任數年，因爲年老多病請求離職還鄉，皇上特下詔書不准。不久升任息州刺史，法令穩妥，德教廣爲推行。當時正值平定陳的戰役，出征的人有在路途生病的，景茂拿出自己的俸禄，煮成稀飯熬出藥劑，救濟他們，因此而救活的人數以千計。皇上聽說後嘉獎了他，下詔宣示天下。

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逾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

十五年，皇上到洛陽，景茂拜見，當時他七十七歲。皇上賜座，問他的年齡多少。景茂照實回答了。皇上憐惜他年老，感嘆了很久。景茂拜了兩拜說：“吕望八十歲遇上周文王，我超過七十歲逢遇了陛下。”皇上非常高興，賞賜了三百件物品。下詔說：“景茂涵養德性，潔身自好，年事雖高，德行不減，擔任一州之長，以仁德教

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化百姓，名聲和實績顯著。年終考核第一，應當升任戎秩，并晉升刺史。可任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户入，閱視百姓産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户，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

第二年，因爲疾病徵召入朝，官吏百姓在送行路上號啕大哭。等到病愈，又請求還鄉，還是不准，改任道州刺史。景茂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拿來買牛犢、鷄、猪等，分給孤兒和病弱無法生活的人。景茂喜歡一個人騎着馬巡行，到了百姓門口就進入家中，看看百姓的家産。有持家很好的，在集會時就表揚稱贊。如有過錯，就當即教誨，但不宣揚。因此人人謙讓，互通有無，男子相互幫忙耕種，婦女一起紡絲績麻。大村幾百户，像是一家人。隨後景茂請求辭官，皇上特下詔書批准。

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仁壽年間，上明公楊紀到黄河以北出使，看到景茂精力不減，回京上奏了這些情况。於是就拜授景茂爲淄州刺史，賞賜了馬車，不必入朝謝恩直接上任。前後擔任的職務，都有德政，論者稱其爲良牧。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大業初年死於官任，時年八十七歲。謚號叫做康，去世的那天，各個州郡趕來奔喪的官吏百姓有數千人，有的没趕上葬禮，都望墳痛哭，隨地祭祀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内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内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户。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祖父辛徽，魏徐州刺史。父親辛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年喪父，由母親養大，親自傳授詩書經傳。周天和年間，挑選出身良家的子弟做太學生，公義憑勤勞刻苦而聞名。武帝時，徵入露門學，命令他學習道義。每月召集在皇帝面前命令他和儒學大師談論商討，多次受到贊嘆稱異，當時的名士都羡慕他。建德初年，拜授宣納中士。跟從皇上平定齊，逐漸升任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擔任丞相時，拜授公義内史上士，參與掌管機密重要的事務。開皇元年，授任主客侍郎，兼管内史舍人之事，賞賜爵位安陽縣男，封邑二百户。每當陳的使者來朝見，常常奉旨接待宴請。改任駕部侍郎，派往江陵安撫邊境。七年，被派去考查各地的馬牧，得馬匹有十多萬。高祖高興地説：“祇

有我的辛公義，爲國盡心盡力。"

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輿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内呼爲慈母。

公義跟從軍隊去平定陳，以軍功授岷州刺史。當地人害怕生病，如果一人生病，全家都避開病人，父子夫妻互不相顧，人皆不講孝義之道，因此生病的人多半死亡。公義爲這事擔憂，想改變那裏的習俗。於是分别派官員巡視考察所管轄區内，凡是有生病的人，都用床和車抬來，安放在官署的廳堂。大熱天暴發瘟疫時，有時來的病人達到數百，廳堂廂房都擠滿了。公義親自設立一張床榻，一個人坐在裏面，從早到晚，對着病人處理政務。所領取的俸禄，都用來買藥，爲病人找醫生治療，親自勸導他們吃飯喝水，於是病人都痊愈了，纔召集他們的親人説："生死由命，和接觸病人無關。過去你們抛棄他們不管，所以纔會死。現在我集合這些病人，坐卧都在他們中間，如果説傳染，我哪能不死，病人却全都好了呢？你們不要再迷信舊俗了。"許多病人的子孫都慚愧道歉離去。後來人們碰到病人，争相效法刺史，病人没有親人的，就留他在自家照料。人們開始相互尊重愛護，那種習俗就被革除了，全境百姓都稱公義爲慈母。

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决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僚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黄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

後任牟州刺史，到任即先到監獄，露天坐在獄旁，親自查問。十多天内，判完了所有的案件，纔回到官署。所受理的新官司，都不設公文案卷，派一個值班的佐僚，坐在旁邊審訊問話。如果案件没完，有需要監禁的人，公義就在官署大廳留宿，始終不回房。有人勸諫他説："這官司自有期限，刺史何必自找苦吃呢！"公義回答説："刺史没有用仁德教導人民，還讓百姓身陷囹圄，哪有監禁人在牢獄中而自己内心安寧的呢？"犯罪的人聽到這些話，都自己服罪了。後來有想打官司的人，他的鄉鄰父老都會來勸阻説："這衹是件小事，怎麽忍心去辛苦刺史呢。"訴訟的人雙方各自責讓而作罷。當時太行山以東連綿大雨，從陳、汝直到東海都受盡水災之苦。惟獨牟州境内，却没損害什麽。山上出産黄銅，有采到的人都把它們交了上去。詔令水部郎婁崱到公義那兒向神求福，竟聽到空中有鐘、磬、琴瑟、簫管等奏樂的聲音。

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黄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絶。後數歲，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仁壽元年，補任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楊暕擔心自己管轄内的官吏犯法，公義還没進入揚州境，預先派人囑咐公義。公義回答説："尊奉詔令不敢徇私。"等到了揚州，都没有寬緩的餘地，楊暕對他懷恨在心。等到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任黄門侍郎，趁勢説公義的壞話，最後公義離職。官吏百姓在門外訴冤，絡繹不絶。數年之後，皇帝醒悟，授任公義内史侍郎。公義爲母親守喪去職。不久，起用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跟從皇上出征，到柳城郡去世，時年六十二歲。兒子辛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

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悦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

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并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祖父柳元璋，任魏司州大中正，相、華兩州刺史。父親柳裕，周聞喜令。柳儉有器量，立德修行非常刻苦，被州里人所敬重，即使是最親近的人，都不敢輕侮他。周代時歷任宣納上士、畿伯大夫。

等到高祖登基，柳儉升水部侍郎，受封爵位率道縣伯。不久，出任廣漢太守，很有能幹的名聲。很快廣漢郡被廢。當時高祖剛剛擁有天下，振奮精神思行善政，精選賢能之士，出任刺史，因爲柳儉以仁愛明察聞名，提升蓬州刺史。訴訟的人當庭釋放，不設公文案卷，管束佐史，祇是寬鬆罷了。牢獄中没有囚犯。蜀王楊秀當時鎮守益州，羅列上奏了柳儉的事迹，柳儉任邛州刺史。在任十多年，百姓和夷人都心悦誠服。蜀王楊秀犯罪，柳儉因和他結交而連坐，被罷免官職。等到回歸鄉里，乘着瘦馬破車，妻子兒女的衣食都不充裕，看到的人都贊嘆佩服不已。

煬帝繼位，召他入朝。當時以功臣身份爲州郡長官的，都憑着一大筆資産，祇有柳儉出自賢能的官吏。皇帝嘉獎了他的功績，特授朝散大夫，任弘化太守，賞賜一百件物品纔送他走。柳儉堅守高尚的節操更爲嚴格。大業五年進入朝廷，州郡和各封國的長官都召集齊了，皇帝對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説："這當中天下第一清廉者是誰?"蘇威等回答是柳儉。皇帝又問其次是誰，蘇威回答是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皇帝賞賜柳儉二百匹帛，郭絢、敬肅各一百匹

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帛。命令天下的朝集使送到州郡的府邸，用來表彰他們。人們以此爲美。到大業末年，叛賊蜂擁而起，弘化多次受到進攻，柳儉撫慰結納百姓和夷人，始終没有離心背叛的人，最後得以保全。等到義兵到長安，尊立恭帝，柳儉和留守李粲在州郡穿縞戴素，面向南邊痛哭。不久回到京都，相國賞賜柳儉三百件物品，就地拜授上大將軍。一年左右，死於家中，時年八十九歲。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悦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郭絢，河東安邑人。家境一向貧寒。最初擔任尚書令史，後來以軍功拜授儀同，歷任幾個州的司馬長史，都有能幹的名聲。大業初年，刑部尚書宇文㢸到黄河以北巡行視察，招郭絢爲副職。煬帝準備征討遼東，把涿郡作爲交通要道，尋求可以勝任的人。聽説郭絢有辦事的才幹，授涿郡丞，官吏百姓都心悦誠服。幾年後，升任通守，兼做留守。等到太行山以東的叛賊起兵，郭絢追捕他們，多有俘獲。當時各州郡没有一個完整的，衹有涿郡得以保全。後來率兵在河間抗擊竇建德，戰死，官吏百姓哭悼他，幾個月没有中斷。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群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毁，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從小因爲方正耿介聞名，初仕州主簿。開皇初年，擔任安陵令，有能幹的名聲，提升秦州司馬，改任豳州長史。仁壽年間，任衛州司馬，都有優異的政績。煬帝繼位，升任潁川郡丞。大業五年，在東都朝見皇上，皇帝命令司隸大夫薛道衡形容天下之官員，道衡稱贊敬肅説："心如鐵石，老而彌篤。"當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執政當權，他的封邑在潁川，經常有書信囑咐敬肅。敬肅不曾開封，就命令使者拿回去。宇文述的賓客有放任不受約束的，都繩之以法，没有寬恕的。因此宇文述懷恨在心。八年，在涿郡朝見皇帝，皇帝因爲他年事已高，而且爲政有好名聲，多次準備提升爲太守，都受宇文述誹謗，没有成功。大業末年，敬肅請求還鄉，特下詔書准許。辭官那天，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一年左右，死在家中，時年八十歲。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劉曠，不知什麽地方人。生性謹慎篤厚，總是以誠實仁愛待人。開皇初年，任平鄉令，一個人騎着馬上任。百姓中有訴訟的，就再三曉以大義，不施行懲罰，這些人各自悔過而去。劉曠所領取的俸祿，都救濟布施給窮困的人。百姓被他的德化感動，互相勸勉説："有這樣的縣令，哪能胡作非爲呢？"在任七年，風氣大變，牢獄中没有囚犯，訴訟爭鬥絶迹，監獄都長滿了草，官署廳堂可用來張設羅網捕殺鳥獸。等到劉曠離職，官吏百姓不論老少，在道路旁號啕大哭，送行的隊伍綿延幾百里。劉曠任臨潁令，清廉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報告了他的事迹，皇上召見他，慰勞他説："天下的縣令很多，你能與衆不同，的確值得贊美！"皇上回頭對侍臣説："如不特別獎賞，將用什麽來勸勉天下呢！"於是降下褒美的詔書，提升劉曠爲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并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脱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脱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悦，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并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内亂離，德教廢絶，官人無慈愛之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年任齊州行參軍，最初没有什麽值得稱頌的。後來受州派遣解送被流放的囚徒李參等七十多人前往京都。當時被流放的囚徒都要戴枷鎖。王伽一行到達滎陽，哀憐犯人辛苦，召集起來對他們説："你們這些人已經觸犯了國法，損害了名聲和教化，身受拘禁，本該如此。現在又辛苦這些押解犯人的兵卒，難道不慚愧嗎？"李參等人道歉。王伽説："你們雖然觸犯了大法，戴着枷鎖也很辛苦。我想給你們除去枷鎖，走到京都會合，能做到不違期嗎？"犯人們都跪拜謝罪説："一定不敢違期。"王伽於是全部打開他們的枷鎖，不用押送犯人的兵卒，和犯人們約定説："某天應當到達京都，如果到達之前逃跑，我將爲你們承擔死罪。"就放他們離開了。被流放的人犯都很高興，按約定的時間到達，没有一個背叛的。皇上非常驚奇，召見王伽和他談話，贊賞了很久。於是召集全部被流放的人犯，并命令他們把妻子兒女都帶來，在宫内的殿院設宴賞賜，然後赦免了他們。於是降下詔書説："凡是有生命的人，都有靈性，都懂得好壞，明白是非。如果以至誠治理百姓，明

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智地加以引導，那麼習俗必定歸化，人民都能改過從善。以往天下離心混亂，道德滅絶，官吏缺乏仁慈之心，百姓胸懷狡詐之意，所以訴訟不息，民風浮薄。我受命於天，養育百姓，期望遵循聖人的法則，用仁德教化人民，早晚不懈，用意於此。而王伽深知我心，誠心宣揚。李參等人受感動而醒悟，自動趕赴官衙。由此可知天下的百姓并非不可教化，而是官吏不加以明示，導致他們陷於罪惡，無法改過自新。如果官吏都像王伽，百姓都像李參，刑法擱置不用，還能有多遠呢！”於是提升王伽爲雍令，有能幹的好名聲。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户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净，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于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

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

魏德深，本是鉅鹿人。祖父魏冲，在周任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此家住在弘農。父親魏毗，鬱林令。德深初任文帝挽郎，後來歷任馮翊書佐、武陽司户書佐，因爲能幹升任貴鄉縣長。爲政清簡，不嚴而治。正遇上遼東戰役，税收名目繁多，使者來來往往，指令郡縣負責完成任務。當時法紀鬆弛，很多官吏貪贓受賄，處處横徵暴斂，百姓不堪其苦。衹有德深這個縣，百姓相互幫助，財力尚可，上面要求的也都供給，百姓不以爲擾，被人稱爲大治之地。當時盜賊蜂起，武陽各縣城多數被攻陷，衹有貴鄉得以保全。郡丞元寶藏奉詔追捕盜賊，經常出師不利，武器一旦用盡，就向百姓徵集，動不動以軍法行事，像這樣的有很多次。德深的相鄰城市製造武器，都聚集在官署的廳堂，官吏們輪流督促責罰，白天黑夜喧囂不已，武器仍不够數。德深逐個詢問屬下官吏想任何職，各隨其便，從此，官府寂静，好像根本没什麽事。德深衹是約束長吏，修造的武器不超過其他縣，使老百姓辛苦。但他的屬下都盡心盡力，武器數量通常是各縣中最高的。德深不久改任館陶縣長，貴鄉的官吏百姓提起這件事，都歔欷流淚，泣不成聲。德深赴任之日，全城都來送别，哭泣之聲，一路不斷。

到了館陶，全境的老少都像見到了自己的父母。有個奸猾的員外郎趙君實，和郡丞元寶藏互相勾結，前後的縣長没有不受他們控制的。自從德深到了館陶縣，君實就隱居家中，不敢出門。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

過去逃走的人都回來了，像趕集市一樣。貴鄉的父老鄉親不顧艱險跋涉，趕赴京都請求德深留任，皇上下詔准許。館陶的父老鄉親又到郡府打官司，認爲貴鄉的文書是假的。郡府不能決斷。正遇上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人到，兩縣都派人打官司，於是斷給貴鄉。貴鄉的官吏百姓沿途歡呼，互相道賀。館陶百姓全境悲傷痛哭，因而移住貴鄉者有好幾百家。

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没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寶藏非常嫉妒德深的才能。正碰上越王楊侗在武陽郡徵兵，寶藏就命令德深率領軍隊一千人奔赴東都。不久寶藏率武陽歸順李密。德深所帶領的兵士全是武陽人，因爲故土已經歸降叛賊，懷念他們的親人，都跑出京都城門面向東邊痛哭然後歸隊。有人對他們説："李密的兵馬就在附近的金墉，距離這兒二十餘里。你們堅決要回去，誰能阻止，爲什麽要這樣苦自己呢？"那些人都流着淚説："我們和魏明府一起來，不忍心離開他，哪裏是因爲道路難險呢？"德深就是這樣地深得人心。後來和叛賊作戰，死於陣前，貴鄉、館陶百姓至今懷念他。

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皋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贓污，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爲吏人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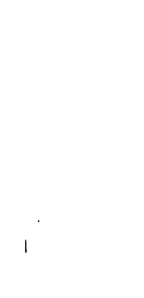
當時有櫟陽縣令渤海人高世衡、蕭縣令彭城人劉高、城皋縣令弘農人劉熾，都有仁愛之心。大業末年，長史大多貪贓受賄，高世衡、劉高及劉熾堅持高尚的節操，風行教化非常融洽，牢獄中没有囚犯，被官吏百姓稱道。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静。水平則無損於堤防，人静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彦光等皆内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遏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

史臣曰：古語云，善於治水的人是使其平，善於治民的人是使其静。河水平穩對堤防就没有損害，百姓安静就不會冒犯法律。但移風易俗，順從教化服從仁義，不僅要靠皇帝之明察，還要靠奉公守法的官吏。彦光等人都胸懷正道，待人接物極爲真誠，所以任職能治理一方，離職則爲民所思。至於景茂之揚善懲惡，公義之慰問病人，劉曠之以德化下，德深之深得民心，即使是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也難以爲繼。《詩經》説："平易近人的君子，是老百姓的好父母。"難道衹是説説而已嗎！恭懿所在的地方尤其不同一般，多次引起皇帝的注意，衹爲過去的一點點錯誤，就被流放在外，可惜啊！柳儉辭官，妻子兒

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女都無力贍養；趙軌任滿，斟一杯清水餞行，廉潔啊！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酷 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盗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大奸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奸，以救時弊，雖垂教義，或有所取焉。

治國的根本有四個方面：第一是仁義，第二是禮制，第三是法令，第四是刑罰。仁義禮制，是政治的根基；法令刑罰，是政治的枝節。没有根基或枝節國家都不能成立。然而教化見效慢而刑罰見效快，刑罰可以作爲仁義禮制之助却不能單獨使用，可以用來樹立威嚴却不能够頻繁使用。《老子》説："其政苛察，其民狡詐。"又説："法令制訂得越詳明，盗賊反而會越多。"但是法令之繁苛，官吏之嚴厲，并不能達到天下大治，根據歷代的情况都可明白這個道理。考察瀏覽前代，刑罰是根據時勢而用的。過去秦代任用獄吏，囚犯滿路。漢代改變秦的風氣，矯枉過正，法律禁令不周密，於是漏下了吞舟之魚，大奸大惡之人，侵犯禮義。所以剛强正直的官吏，打擊邪惡，一律禁止爲非作歹之事，用來補救時弊，即使是施予教義，也是有所選擇。

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懔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奸除猾之

隋文帝承受天命，統一江南，整個中原均受教化。至於以威治國，以武力折服公侯，乘坐驛車徵收賦税，游俠隨意殺害官吏之類的事情，根本没聽説過。没有過去的弊病，已是很明顯了。厙狄士文等人功勞不足以記載，才智德行默默無聞，碰上好時機，非分占據職位，放縱狹隘的性格，大做無禮之事，君子小人，都遭受他們的毒害。凡是他們所到之處，没有誰不害怕。位置處於他們之下的人，看他們好像毒蛇，經過其地，如入敵人之境。給予人恩惠，心裏并不是喜歡行善，加給人罪過，也不是痛恨罪惡。他們鞭打凌辱的，大多是無辜之人，觀察他們所做的事，連

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豺狼也不如。缺乏懲治奸邪鏟除狡黠之徒的志向，放縱殘害虐待幼小低賤之人的意願，君子憎惡他們，所以編寫成《酷吏傳》。

厙狄士文

厙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厙狄士文，是代人。祖父厙狄干，是齊代的左丞相。父親厙狄敬，是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格孤高耿直，即使是鄰居和至親也没有誰同他交往親近。小時候讀書。在齊代，承襲封爵爲章武郡王，官職做到領軍將軍。周武帝平定齊地，山東縉紳大都迎接周朝的軍隊，祇有士文閉門自堅操守。皇上認爲他很奇特，任命他爲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絶迹，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奸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楇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并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而嘆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

隋文帝接受禪讓，使他任上開府，封湖陂縣子，不久任貝州刺史。性情守貧刻苦，不接受公家財物，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他的兒子曾經吃官府厨房的餅，士文將他枷在監獄裏多日，打了一百棒，步行送回京城。奴僕没誰敢出門，所買的鹽和蔬菜，肯定是境外的。凡是出門和入門，都封緘自己的門，親戚故舊斷絶踪迹，喜事喪事都不來往。法令嚴謹，官吏庶民嚇得大腿發抖，路不拾遺。凡有小過錯，一定苛細嚴峻地援用法律條文加以陷害。曾經謁見天子，適逢皇上擺酒聚會，賞賜公卿進入左藏，聽任他們拿取多少東西。大家都挑選貴重物品，惟獨士文嘴裏銜着一匹絹，兩手也各拿着一匹。皇上問什麼原因，士文説："我嘴裏手裏都滿了，剩下的没我需要的。"皇上覺得他很奇異，另外增加賞賜的東西，慰勞他并且送走他。士文到達州裏，揭發隱藏的壞人，官吏們接受了一尺布一升粟的贓物，也不寬恕。抓獲一千多人而上奏，皇上全部發配他們防守嶺南，親戚相送，哭泣的聲音傳遍全州。到達嶺南，遇上瘴氣得瘟疫死的人占十分之八九，因此配犯的父母妻子和子女祇是哭咒士文。士文聽到這種事，命令人捕捉，被拷打的人充滿眼前，哭咒得却更厲害。另有京兆韋焜任貝州司馬，河東趙達任清河縣令，兩個人都很苛刻，惟有長史施行仁政。當時的人針對他們説："刺史施行羅刹惡政，司馬如同蝮蛇瞋目，長史含笑判案，清河生吃活人。"皇上聽了嘆息説："士文的

殘暴，超過了猛獸。”終於因此犯罪而免職。

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妒，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并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内之者。

没多久，朝廷任命他爲雍州長史，士文對人説：“我一向執法嚴酷，不會迎合權貴，肯定要死在這個官位上。”到職後，執法嚴格公正，不迴避帝王的親族，賓客没有誰敢上門，人們大都抱怨他。士文堂妹是齊氏的妃嬪，長得漂亮，齊代滅亡以後，賜給薛國公長孫覽作妾。長孫覽妻子鄭氏性格嫉妒，在文獻皇后那裏誣陷她，皇后命令長孫覽與她斷絶關係。士文覺得這很可耻，不與她見面。後來應州刺史唐君明爲母親守喪，向她求婚并娶她爲妻，因此士文、君明一起被御史彈劾。士文性格剛强，在獄中幾天，氣憤地死去。家中無多餘的財産，有兒子三人，吃了早餐無晚餐，親戚朋友没有接納他們的人。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迹，請托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

田式字顯標，是馮翊下邽人。祖父田安興，父親田長樂，在魏朝做官，都是本郡太守。田式性格剛强果斷，會多般武藝，拳法勇武過人。周明帝時，年齡十八歲，授官都督，統率鄉兵。後來幾年，拜授渭南太守，執政崇尚嚴厲，官吏和庶民非常恐懼，没有敢違法的人。改任本郡太守，親戚朋友避匿，無人敢以私事相求。武帝聽説了認爲他很好，升職儀同三司，賞賜爵位信都縣公，升任延州刺史。隨從皇帝平定齊，因爲功勞加官上開府，改任建州刺史，又改封梁泉縣公。

高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栗，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僚吏奸贓，部内劫盗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

隋文帝統領百官，尉遲迥在鄴城作亂，田式隨從韋孝寬攻打他。因功拜授大將軍，升爵武山郡公。等到隋文帝接受禪讓，田式任襄州總管，衹把樹立威嚴作爲根本大事。每當在外治事，必定盛氣對待下屬，部屬大腿發抖，没誰敢仰視。有違犯禁令的，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不寬容。他的女婿京兆杜寧，從長安來探望他，田式告誡他不要出外。杜寧很久不能回家，私下登上北樓，盡情抒發寄居異鄉的思念。田式知道這件事後，打了杜寧五十板。他有個很喜歡的奴僕，曾經去田式那裏禀告事情，有個蟲子爬上他的衣襟，奴僕揮動衣袖拂掉它。田式認爲是輕視自己，立刻打死他。有時屬官不法受賄，或在衙署

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於閾。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内部搶劫偷盜的人，不管輕重，全部關押在地牢中，住宿之處充滿穢物，讓他們受罪，除非死去，不能出來。每當赦書到達州中，田式來不及讀，先召集獄中差役，殺掉重囚犯，然後宣告給衆人看。他苛刻殘暴到這種地步。因此被皇上責備，除去名籍當百姓。田式慚愧氣憤不吃飯，妻子到他那兒，他就發火，惟獨讓兩個奴僕在左右使唤。向家中索取胡椒，想用來自殺，家裏人不給。暗中派侍候的奴僕到市場買毒藥，妻子又奪去丢掉。田式惱怒地卧床不起。他的兒子田信當時做儀同，到田式面前流着淚説："大人既是朝廷老臣，又没有大過錯。近來多見公卿被放逐受凌辱，不久又升職録用，大人怎會長久如此呢？竟然至於這個樣子！"田式忽然爬起，拔刀砍田信，田信趕快逃跑躲避，刀刃砍中門檻。皇上知道這件事，認爲田式責備自己很深刻，恢復了他的官爵。不久任廣州總管，死於官任。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晋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絶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奸盗屏迹，境内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内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陽，吴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晋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晋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

燕榮字貴公，是華陰弘農人。父親燕偘，周代大將軍。燕榮性格剛强嚴肅，有武藝，在周代做官爲内侍上士。隨從武帝討伐齊，因功授官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接受禪讓，升職大將軍，封落叢郡公，任晋州刺史。隨從河間王楊弘進攻突厥，因功任上柱國，又改任青州總管。燕榮在州中，挑選極其有力的人作役卒，官吏庶民路過州裏，一定嚴加盤問，動輒拷打他們，多數重創至露出骨頭的程度。奸人盗賊斂迹，境内安定。别的州縣的人經過他的地盤，害怕他好像害怕仇敵，不敢休息。皇上認爲他很好。後來因此入朝覲見皇上，皇上特别給予慰勞勉勵。燕榮因爲母親年老，請求每年入朝，皇上答應了他。到辭行時，皇上在内殿賞賜酒宴，令王公寫詩爲他送行。討伐陳的戰役中，朝廷命他作行軍總管，率領水軍從東萊臨近海，進入太湖，攻占吴郡。攻破丹陽以後，吴人共同立蕭瓛作君主，在晋陵阻擊隋軍，被宇文述擊敗，退兵守衛包山。燕榮率領五千精兵跟踪他們，蕭瓛敗逃，被燕榮生擒，晋陵、會稽全部平定。檢校揚州總管。不久徵入任右武候將軍。突厥侵犯邊

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

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啖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棰，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邪！"榜棰如舊。榮每巡省管内，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絶其糧。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虚，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境，朝廷任他作行軍總管，駐扎幽州。遭母喪離職。第二年，起用作幽州總管。

燕榮嚴厲殘酷，容貌威嚴，見到他的長史，無不驚惶失措。范陽盧氏，歷代爲大姓，燕榮都安排作胥吏和衙役來委屈羞辱他們。鞭打左右，常常達到上千下，流血充滿眼前，却照舊吃喝。曾經巡視部屬，路中看見叢生的荆棘，能作棍條，命令采取它，常常用來試着打人。有人自我陳説無過錯，燕榮説："以後如果有罪，應當赦免你。"等到後來犯了小錯，將打那個人，那人説："以前被杖打，您答應有罪原諒我。"燕榮説："無過錯尚且如此，何况有過錯呢！"照樣棒打。燕榮每當巡視轄區内，聞説官員及百姓妻子女兒漂亮的，就住其家而奸淫她。日益貪婪暴虐放縱。這時元弘嗣被授任幽州長史，懼怕被燕榮侮辱，堅決推辭。皇上知道這回事，告誡燕榮説："弘嗣犯打十棍以上的罪過，都必須上奏讓我知道。"燕榮憤怒地説："小子怎敢戲弄我！"於是派弘嗣監督納收倉庫的穀子，簸揚到一點糠秕，就懲罰他。每次鞭打雖然不到十下，但是一天之中，有時打多次。如此過了多年，兩人日益構成嫌隙，燕榮就逮捕弘嗣將他投入牢房，斷絶他的糧食。弘嗣飢餓，抽取衣服的棉絮，夾雜着水吞下它。他的妻子到皇宫門前喊冤，皇上派考功侍郎劉士龍乘坐驛馬速往審問。奏報燕榮確實暴虐，又貪污受賄名聲敗壞，於是徵回京城，賜死。在這之前，燕榮的寢室有幾斛蛆，無故從地中突起而出。没多久，燕榮死在蛆出來的地方。有個兒子叫田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剛，周大將軍。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

趙仲卿，是天水隴西人。父親趙剛，是周代大將軍。仲卿性格粗暴，體力强，周代齊王宇文憲很尊敬他。隨從攻擊齊，攻打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全部平定它們。又在姚襄城進攻齊將段孝先，苦戰好幾天，擊敗了他。因功授任大都督，不久主管宿衛。平定齊朝的戰役，因功任上儀同，兼任趙郡太守。召入任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出使在利州，就同總管豆盧勣發兵抵抗堅守。被王謙攻打，仲卿督

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户。

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别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凉，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栗，無敢違犯，盗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

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并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

促士兵出戰，前後打了十七個回合。等到王謙被平定，升職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食邑一千户。

隋文帝接受禪讓，升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侵犯邊塞，仲卿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隨從河間王宇文弘出兵賀蘭山。仲卿從岔路一齊前進，没碰上敵人而回。又鎮守平凉，不久任石州刺史。法令嚴厲殘酷，一點點過失，也不被放過，鞭打長吏，常達到兩百下。官員庶民怕得發抖，不敢違抗，盜賊恐懼，都稱贊他能幹。改任兖州刺史，未到任，拜授朔州總管。在這時塞北盛行墾殖荒地，仲卿總管這事。治田稍有不當的，仲卿就召來主管，鞭打他的胸背，有時解開衣服在荆棘中倒拖。當時的人把仲卿看作猛獸。辦事多能成功，因此收穫一年比一年多，守邊部隊不用再爲輸送糧食而憂慮。

適逢突厥啓民可汗向朝廷求婚，皇上答應了他。仲卿因此離間啓民的至親，於是他們互相攻擊。開皇十七年，啓民處境困難，同隋朝使者長孫晟投奔通漢鎮。仲卿率領一千多騎兵趕去援助他們，達頭不敢逼近。暗中派人引誘招致啓民統轄的人口，招到了兩萬多家。這一年，隨從高熲向着白道前進來攻擊達頭。仲卿率領三千兵卒作先鋒，到達族蠡山，同敵人相遇，交戰七天，大敗達頭。追趕逃兵到乞伏泊，又擊敗他們，俘虜一千多人，各種牲畜數以萬計算。突厥傾巢而來，仲卿布方陣，四面抵抗作戰。經過五天，適逢高熲大部隊來到，共同攻擊敵人，突厥纔敗逃。追敵人度過白道，越過秦山七百多里。當時突厥投降的達一萬多家，皇上命令仲卿安排他們到恒安。因功升上柱國，賞賜三千段帛。朝廷擔心達頭襲擊啓民，命令仲卿駐扎兩萬軍隊來防備他，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率領一萬步兵騎兵鎮守恒安。達頭率十萬騎兵來侵犯，韓洪軍隊大敗，仲卿從樂寧鎮攔擊達頭，斬首一千多級。第二年，監督僕役建築金河、定襄兩城，用來給啓民居住。這時有人上表説仲卿暴虐，皇上命令御史王偉考察此事，都是事實，皇上顧惜他的功勞而不怪罪他。反而慰勞

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他說："知道您清廉公正，被下屬憎惡。"賞賜五百段帛。仲卿益發放肆，因此被罷免官職。

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黄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

仁壽年間，任檢校司農卿。蜀王楊秀犯罪，仲卿奉命前往益州徹底追查這件事。楊秀賓客經過的地方，仲卿一定千方百計利用法律羅織罪名，州縣的長吏大半被定罪。皇上認爲他能幹，賞賜五十個奴婢，二百兩黄金，五千石米粟，奇異的珍寶和其他各種物品亦同這相當。

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隋煬帝繼位，出任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當年死去，時年六十四歲。謚號爲肅。贈送帛五百段。兒子趙弘繼嗣。

崔弘度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説，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勛，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

崔弘度字摩訶衍，是博陵安平人。祖父崔楷，魏代司空。父親崔説，周代敷州刺史。弘度體力過人，儀表魁梧，長滿鬍鬚的臉盤相當奇偉。性格嚴厲殘酷。十七歲時，周朝大冢宰宇文護用爲親信。不久授任都督，多次升遷至大都督。當時宇文護的兒子中山公宇文訓是蒲州刺史，命令弘度隨從他。弘度曾經同宇文訓登樓，到達上層，距地有四五丈，低頭看地面，宇文訓説："真可怕。"弘度説："這有什麽可怕的！"忽然跳下，毫無損傷。宇文訓因爲他敏捷，認爲他很奇特。後來以戰功授任儀同。隨從周武帝滅掉齊朝，升上開府，封爵鄴縣公，賞賜三千段帛，三千石穀麥，上百個奴婢，各種牲畜以千計算。不久隨從汝南公宇文神舉在范陽擊敗盧昌期。

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吴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勛，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别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

周宣帝繼位，弘度隨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營治理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到肥口，陳朝將領潘琛率領幾千士兵來抵抗，隔着水布陣。宇文忻派弘度告訴他禍福的道理，到晚上潘琛逃跑了。進攻壽陽，降服陳朝守將吴文立，弘度功勞最大。累功升爲上大將軍，承襲父爵安平縣公。到尉迥作亂時，任弘度作行軍總管，隨從韋孝寬討伐他。弘度招募長安幾百名勇猛之士做别動隊，碰上的敵人無不潰散。弘度的妹妹原先嫁給尉迥的兒子作妻子，等到攻破鄴城，尉迥窘迫登樓，弘度徑直跑上甬道追趕他。尉迥彎弓就要射弘度，弘度脱下頭盔對尉迥説：

度脱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

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栗。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迹。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荆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荆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

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僚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鱉，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鱉美乎？"人懼之，皆云："鱉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鱉，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

"認識我嗎？今天我們都是爲了國事，不能顧私情。我以親戚之情，嚴防亂兵相辱。情況到了這種地步，應早爲自身考慮，你還等待什麼呢？"尉迥把弓丢在地下，極力咒罵大丞相而自殺。弘度看着他的弟弟弘昇説："你可以斬尉迥的頭。"弘昇就斬下尉迥的頭。弘度升上柱國。當時行軍總管照慣例應封國公，弘度不及時殺尉迥，致使壞話紛紛。因此降了一級爵，做武鄉郡公。

開皇初年，突厥進犯，弘度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出兵原州抵抗。突厥退兵，弘度進兵駐扎靈武。一個多月而回，授任華州刺史。弘度進獻他的妹妹做秦孝王的妃子。不久改任襄州總管。弘度一向顯貴，對待下屬嚴厲，動輒責打，吏民喪膽，聞其聲，無不發抖。所到之處，令行禁止，盜賊絶迹。梁王蕭琮來朝見，皇上任弘度做江陵總管，鎮守荆州。弘度還没到，蕭琮叔父蕭巖聚集當地居民叛亂，弘度追趕不及。陳人害怕弘度，也不敢窺伺荆州。平定陳朝的戰役中，弘度以行軍總管的身份隨從秦孝王出兵襄陽道。到陳朝被平定，賞賜五千段帛。高智慧等人作亂，又以行軍總管的身份出兵泉門道，隸屬於楊素。弘度同楊素相比，官品一樣年齡却大，楊素常常恭敬相待。現在隸屬於楊素，弘度心中很不平，楊素的話多不聽，楊素也寬容他。等到回來時，檢校原州事，仍然兼任行軍總管來防備胡人，無所俘獲而回，皇上非常尊敬他。又讓他弟弟弘昇的女兒做河南王的妃子。

仁壽年間，任檢校太府卿。弘度自以爲一家之中有兩個妃子，對人從不屈服，常常告誡他的部下説："作人應當誠實寬恕，不能欺騙。"大家都説："是。"後來曾有一次吃鱉，侍候的人有八九個，弘度逐個問他們説："鱉的味道美嗎？"人們害怕他，都説："鱉的味道美。"弘度大罵説："奴才怎麼敢欺騙我？你們根本還没吃鱉，怎麼知道它的味道美？"都打了八十棍。府中部下百工見到他的人，没有誰不流汗，再不敢隱瞞。當時有個叫屈突蓋的做武候驃騎，也嚴厲苛刻，長安人針對他們説："寧飲三升醋，不見崔弘度。

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斑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

寧食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而弘度治家也像在官府一樣，子侄輩中年齡大的，也時常實行棍罰，家風嚴肅，被當時人所稱贊。没多久，秦王妃子因犯罪被殺，河南王妃子又被罷免廢黜。弘度憂慮氣憤，以病爲藉口辭官在家，各位弟弟便同他分居，弘度更加不得志。

煬帝即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隋煬帝即位，河南王做太子，皇帝將再立崔妃，派遣使者去弘度宅第宣布聖旨。使者到弘昇家，弘度不知道這件事。使者返回，皇帝説："弘度有什麽話?"使者説："弘度聲稱有病不能起來。"皇帝默默無語，這件事最終擱置。弘度憂慮氣憤，没多久，死去。

崔弘昇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黄臺縣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勛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

弘昇字上客。在周代做右侍上士。尉迥在相州作亂，弘昇同哥哥弘度攻擊他，因功拜授上儀同。不久加官上開府，封黄臺縣侯，食邑八百户。隋文帝接受禪讓，升爵位爲公，授任驃騎將軍。在宫中擔任警衛十多年，因爲是功勛舊臣而升任慈州刺史。過了幾年，改任鄭州刺史。後因皇親的緣故，得到的待遇更加深厚，改任襄州總管。到河南王妃子因罪被廢免，弘昇也被罷官。

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禄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隋煬帝就位，弘昇歷任冀州刺史、信都太守，晋升爲金紫光禄大夫，改任涿郡太守。遼東戰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進軍平壤。與宇文述等人一齊大敗，逃回，發病死去，時年六十歲。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晋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奸僞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

元弘嗣，是河南洛陽人。祖父元剛，是魏代漁陽王。父親元經，是周代漁陽郡公。弘嗣小時承襲爵位，十八歲做左親衛。開皇九年，隨從晋王平定陳朝，因功授任上儀同。十四年，任觀州總管長史，在州中專門以嚴厲理事，官吏百姓大多埋怨他。二十年，改任幽州總管長史。在這時燕榮做總管，任意對弘嗣耍威風，弘嗣常常被棒打凌辱。弘嗣心中不服，燕榮就把弘嗣關押在牢中，將要殺掉他。等到燕榮被殺，弘嗣理政，殘酷程度又超過他。常常審問囚徒，多用醋灌鼻子，或者用小木樁刺他們的下體，没有誰敢隱瞞情況，詭詐虚假之人屏氣。仁壽末年，弘嗣任木

修營東都。

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黄門侍郎，轉殿内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

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工監，修建東都。

大業初年，隋煬帝暗中有奪取遼東的意圖，派弘嗣前去東萊海的出口處監督建造船隻。各州役夫被他鞭打得痛苦不堪，官吏督促役夫，日夜站在水中，一點也不敢休息，從腰以下没有不生蛆的地方，死的人占十分之三四。不久改任黄門侍郎，又改任殿内少監。遼東戰役，升金紫光祿大夫。第二年，皇帝又征討遼東，適逢奴賊侵犯隴右，詔令弘嗣進攻他們。

等到玄感作亂，逼近東都，弘嗣駐扎部隊於安定。有人告發他打算響應玄感，代王楊侑派使者捉拿他，送往天子所在地。因爲没有謀反的證據被釋放，但是皇帝的疑心没消除，除去名籍，遷往日南，在路上死去，時年四十九歲。有個兒子叫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

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棰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啖之，斯須咸盡。

王文同，是京兆頻陽人，性格明智善辯，有才幹。開皇年間，因軍功拜授儀同，不久授任桂州司馬。隋煬帝繼位，徵召任光祿少卿，因爲違逆聖旨，出京任恒山郡丞。有一個人强横狡猾，常常掌握長吏的把柄，前後的郡守縣令都害怕他。文同到任，聽説他的名聲，召來數落他。進而命令左右削木頭作成一個大木樁，把它埋在廳堂中，露出地面一尺有餘，四個角落各埋一個小木樁。命令那人將心口卧在木樁上，將他四肢綁在小木樁上，用木棍打他的背，立刻潰爛。郡中非常吃驚，官吏百姓面面相覷而不敢出氣。

到煬帝征遼東時，令文同巡視河北各郡。文同見到僧侣中那些齋戒吃素的人，認爲是左道旁門，把他們都逮捕後關在牢中。及到河間，召集各郡官員，稍有遲延違令的人，就都讓他們臉朝地面而用鞭子打死他們。又找到聚集在一起談論教義的僧侣，以及一齊舉行佛會的長老共幾百人，文同認爲他們聚集惑衆，全部殺掉他們。又讓和尚尼姑全都赤裸着身體，查到有不正當性行爲的幾千人，又要殺掉他們。郡中男女在路上號哭，各郡驚駭，分别將這件事上奏。皇帝聽説後非常氣憤，派使者達奚善意飛馬前往拘繫文同，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打開他的棺材，將他

的肉切成塊吃掉，一會兒就吃光了。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史臣曰：善於趕車的，不在於多用鞭子；善於執政的，不用嚴刑。所以雖説是寬與猛互補，德與刑互用，但以德以寬治民，仍然爲前哲所重。士文等人有幸逢上聖明之君，當時没有凶悍狡黠之徒，他們却不懂得道德，而懷殘忍之心。殘害人的肌膚，就如同對待木石一樣；輕視人的生命，竟不如草做的狗。長期作惡而不肯悔改，少有不及，所以有的因罪身遭殺戮，有的憂愁氣憤死去。所有的君子，都認爲是有天理呀。唉！後來的人，立身從政，即使不能替兒子提高門第以待賜爵授官，難道能讓母親掃墓而望着兒子的牌位哭泣嗎？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儒　林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强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儒家作爲學派可説是大了，它有益於萬物可説是非常廣泛啊！淳厚父子感情，端正君臣關係，崇尚忠誠氣節，推重仁德道義，重視清廉謙讓，輕視貪婪卑鄙，開創了政治教化的源頭，啓發了百姓的視聽，歷代帝王執政的利弊，都貫徹了這種思想。雖然世道有盛有衰，但是禮樂教化不會斷絶，治理國家達到大治，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涉及儒家流派的人，没有俸禄却富有，歸向儒家倫理的人，没有地位却尊貴。所以仲尼被魯君提拔，孟軻被齊后褒揚，荀卿被强大的楚國珍視，叔孫在隆盛的漢朝得到富貴，其餘住在簡陋的居室却瞧不起財勢，安居狹小的巷子却輕視王公的人，難道可以數得盡嗎！

自晋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争，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自從晋室分裂，中原政局動亂，五胡交相争奪，儒家學説消亡。魏氏在代北發迹，經營河北，憑藉武力得到天下，儒家學説未被發揚。到了那太和之後，多方提倡文化教育，士大夫和博學之人，人才濟濟於朝堂，書生大儒，處處才能出衆，那些雅正的訓誡和深奥的義理，是宋代及齊代、梁代比不上的。南北治學及對於訓詁的喜愛崇尚，各有不同。江左《周易》則推崇王輔嗣，《尚書》則推崇孔安國，《左傳》則推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推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推崇鄭康成。《詩經》則一齊崇尚毛公，《禮記》則共同依照鄭氏。大致南方學派簡易，得到它的精華，北方學問蕪雜，窮盡了它的細微末節。考察他們治學的始終，概括他們治學的準則，他們立身成名，也是殊途同歸啊。

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在漢朝、魏朝之時，學者大都清明通達，到了近代，大儒們一定鄙陋庸俗。文、武之道不斷絶，在於有人弘揚它，難道儒者現在就愚鈍，而過去就都明智？在於朝廷用與不用，知與不知罷了。然而昔時輔佐君王協調各種事情，必定推薦德高望重的大儒，近來幾代輔助君王治理國家，都是從掌管文案的官吏中選拔人才。即使是學習優秀，造詣高深，勤奮得超過了懸梁刺股，四海之內名聲很大，考試登第甲科，如果命運好時機到，也未必有望得到高官顯爵，有時命數錯亂，就必定被拋棄在民間了。既然如此，那麼古代的讀書人，俸祿就在他們面前，現在的讀書人，困窘於貧苦微賤，明智通達之人，見解不凡之士，怎麼肯拘泥於所學的東西，來博取貧苦微賤呢？這就是儒生很少有通達的人，學者大多鄙陋庸俗的原因啊。過去齊國建造了一排排寬闊的宅第，士人多得如同樹林，燕國高聳起碣石宮，衆多英傑從遠方紛紛前往。因此知道移風易俗，必然來自上面的喜愛，不是那英明的皇帝治理國家，也就無法挽救這頹廢的風氣了。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群疑，涣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

自從曆法不能統一，將近三百年，衆說紛紜，無法用作典範。隋文帝承受天命編定曆律，用以定規統一全國，整頓法律來囊括儒生，裝飾束帛來禮待他們，安排優厚的爵位來籠絡他們，因此整個中原勤奮學習等候策問的人士没有不來到的。於是天子就整頓國家，率領百官，遵守請教道理的儀式，觀看祭奠先聖先師的禮節。博士盡顯口若懸河的辯才，侍中竭盡尊重學問的奥妙，考核訂正散失的書籍，研究審察其間的不同與相同之處，積聚滯留下來的衆多疑問，很快就消除了。於是越級提拔奇才，重重賞賜衆儒，從京城到全國各地，都興辦學校。齊、魯、趙、魏等地，讀書人尤其多，背着書箱尋求老師，不遠千里，講授誦讀的聲音，聞於道路，不絶於耳。中原儒學興盛，自從漢、魏以來，惟此時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神漸漸衰竭，不喜歡儒術，專門崇尚刑罰，執政的人，都不是善良之輩。到了仁壽年間，就廢棄全國的學校，僅存國子學一所，學生七十二人。隋煬帝就位，又興辦學校，

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没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没道存，遺風可想，皆采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國子學和各郡縣的學校，比開皇初年還興盛。徵召儒生，遠近的儒生都到，朝廷讓他們在東都門之下議論得失，納言確定他們的等級，然後全部上奏。在這時宿儒大多已經謝世，劉焯、劉炫出類拔萃，學問貫穿南北，博通古今，後生深入研求，没有誰能够知其深淺。劉焯、劉炫所著述的衆經注釋，士大夫都尊崇它們。不久朝廷對四夷發動戰争，戰火不息，老師、弟子鬆懈散漫，盜賊成群而起，禮法道義不能够約束君子，刑法處罰不能够震懾小人，空有興辦學校的名聲，却没有弘揚學術的事實。那種崇尚學問的風氣逐漸喪失，以至於滅亡，循規蹈矩的儒生，也大都棄尸於溝壑。大凡是書籍，從此都埋没在戰火灰燼中了。於是讓後輩的讀書人再也聽不到《詩經》、《尚書》之中的言語，并且都懷藏攘奪的意念，一并陷入不道義的境地。《傳》説："讀書人將上進，不讀書的人將退步。"既然如此，興盛衰亡同此相關，據有國家和封邑的人能不謹慎嗎！諸位儒生如有身亡而學説却存在，有遺風值得懷念，都選取他們的宏論，把他們編在此篇。

元善

元善，河南洛陽人也。祖乂，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乂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説，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

元善，河南洛陽人。祖父元乂，任魏侍中。父親元羅，當初任梁州刺史，等到元乂被殺，元羅逃奔到梁，官職做到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善小時候跟隨父親到江南，生性熱愛學習，於是廣泛涉獵五經，尤其通曉《左氏傳》。到侯景叛亂的時候，元善歸附於周。武帝非常禮待他，任命他作太子宫尹，賞賜爵位江陽縣公。常常手持經書教授太子。開皇初期，任内史侍郎，皇上常常看着他説："道德的楷模啊！"凡是有奏陳，文詞氣勢抑揚頓挫，觀看的人目不轉睛。陳使者袁雅來問候，皇上命令元善到學館受書，袁雅出門不跪拜。元善述説舊例有跪拜的禮節，袁雅不能回答，就跪拜了，禮節完畢後離開。元善後來升任國子祭酒。皇上曾經親自光臨祭奠先聖先師，命令元善講解《孝經》。元善於是陳述文章内容與道理，同時又予以婉言勸諫。皇上非常高興地説："聽到元善的講解，更加啓發了我的思想。"贈送絲織品一百匹，衣服一套。

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韵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元善爲人通達淵博在何妥之下，但是因爲性格風雅瀟灑，舉止優雅，聲音清晰響亮，聽講的人忘記了疲倦，因此被後輩學者所向往。何妥常常暗藏不滿，心裏想使元善屈服。趁着元善講解《春秋》，剛剛闡發題目，衆位儒生都到的時候，何妥想刁難他。元善私下對何妥說："名望已經確定，敬請不要困擾我。"何妥答應了他。到他走向講堂時，何妥就援引古今疑難問題來發難，元善大多不能回答。元善深深懷恨，兩個人從此有嫌隙。

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元善認爲高熲有宰相的才幹，曾經對皇上說："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不過像隻鴨子罷了。可以托付國家的，衹有高熲。"皇上開始認爲他說得對，等到高熲獲罪，皇上認爲元善的話是替高熲游說，深深地責備埋怨他。元善憂慮恐懼，先前就患有消渴病，在這時病發而死，時年六十歲。

辛彦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

辛彦之是隴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任魏涼州刺史。父親辛靈輔，任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父親死去，從不交結志趣不同的人，廣泛涉獵經書和史書，與天水牛弘志向相同熱愛學習。後來進關，就安家京兆。周太祖見了很器重他，薦舉他作中外府禮曹，賞給他衣服馬匹珠寶玉器。當時國家剛剛創立，各種制度開始制訂，朝廷中的權貴多是武人出身，修治儀節，衹有彦之而已。不久任中書侍郎。到周閔帝接受禪讓，彦之和少宗伯盧辯專門掌管禮儀法度。明、武時候，歷任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受使命迎接突厥皇后歸來，朝廷賞給彦之兩百匹馬，賜予爵位龍門縣公，食邑一千户。不久升爵五原郡公，增加食邑一千户。宣帝就職，官任少宗伯。

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吴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

隋文帝接受禪讓，授任辛彦之太常少卿，改封作任城郡公，進升爵位上開府。不久改任國子祭酒。過了一年多，任禮部尚書，同秘書監牛弘撰寫《新禮》。吴興人沈重名義上是大學者，隋文帝曾經命令彦之同沈重談論學問。沈重不能抗衡，因此離開座位道歉說："辛君是所說的金城

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悦。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彦之所貢，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并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游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悦。其年卒官。謚曰宣。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并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湯池，根本無法進攻。”隋文帝非常高興。後來官任隨州刺史。當時地方官多向朝廷貢獻珍貴的玩賞物，惟獨彦之貢獻的，都是供祭祀用的物品。隋文帝認爲這很好，對朝中大臣説：“人怎能不學習！彦之貢獻的東西，對研習古事有用啊。”以後改任潞州刺史，前後都施行仁政。彦之又敬仰信奉佛道，在城裏建築了兩座寶塔，都是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突然死去，過了幾天又醒來，説到天上游玩，見到新建造的一所廳堂，形制極其高大華麗。張元問其中緣故，有人説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勞恩德，建造這所廳堂來等待他。彦之聽了不高興。這一年死於官任上。謚號宣。彦之撰寫了一部《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都流行於當世。有個兒子叫仲龕，官職做到猗氏縣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俊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俊，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

何妥字栖鳳，是西城人。父親何細胡，因通商進入蜀地，於是安家郫縣，侍奉梁武陵王蕭紀，主管錢物，因而成了大富之人，號稱爲西州巨商。何妥小時候機智敏鋭，八歲求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弄他説：“你既然姓何，是荷葉的荷，還是河水的河？”何妥應聲回答説：“先生姓顧，是眷顧的顧，還是新故的故？”大家都感到很奇異。十七歲時，憑藉機巧侍奉湘東王，湘東王後來知道他聰明，召他在左右誦讀詩書。當時蘭陵蕭眘也有傑出的才能，住在青楊巷，何妥住在白楊頭，當時的人因此説：“世上有兩位俊傑，白楊何妥，青楊蕭眘。”他就是這樣被贊美。江陵淪陷，周武帝尤其看重他，授任太學博士。宣帝起初想立五位皇后，拿這事問儒生辛彦之，彦之回答説：“皇后同天子身份對等同樣尊貴，不應當有五個。”何妥駁斥説：“帝嚳有四個妃子，舜也有兩個妃子，又哪裏有固定的數量呢？”何妥因此被封作襄城縣伯。

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

隋文帝接受禪讓後，任國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進升爵位爲公。何妥性格剛强急躁，有口才，喜歡褒貶人物。當時納言蘇威曾經向皇上説：“我的祖先常常告誡我説，衹讀一卷《孝

《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决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

經》，足够處世治國，爲什麽要讀那麽多書呢？”皇上也認爲這對。何妥上前説：“蘇威所學的東西，不僅僅是《孝經》。他的父親如果真有此話，蘇威不聽從教訓，是他不孝。如果没有這話，他當面欺騙陛下，是他不誠實。不誠實不孝順，憑什麽侍奉君主！況且孔子説過：‘不讀《詩》無法言談，不讀《禮》無法立身。’怎能允許蘇綽教育兒子單單違犯聖人的訓誡呢？”蘇威當時兼任五種職務，皇上非常親近重視他，何妥趁機上奏蘇威不可信任。又因爲蘇威掌管天文和音律法度，都不稱職，何妥又上奏八件事來勸諫：

第一件事是：我聽説瞭解人的就算明智，祇是皇帝很難做到這一點。孔子説：“選用正直的人拋棄邪曲的人，百姓就順服；選用邪曲的人拋棄正直的人，百姓就不順服。”由此而言，政局穩定與動亂，在於對薦舉的人一定要慎重，所以推薦賢才應受上等賞賜，埋没賢才要陳尸示衆。觀察當今推薦人，同此很不一樣，不管諂媚、正直，不論賢明、愚昧。心裏想抬高某人，一開始就授予這個人重要的官職，心裏想壓低某人，肯定這個人到白頭也衹能做微小的侍衛官。人心不服，實在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聽説在朝廷授人以官，同賢人共用他，在集市殺人，同大衆拋棄他。願見到那些關心訴訟，愛人如子的人，每到按程序判决獄訟，没有不調查、咨詢群公的，刑罰不濫用，是國君的英明之處。刑法既然如此，授官也應這樣。如果有大功勞，皇帝心裏很明白的，便可提拔任用。從此以後，如果選用重要官員，必須參考衆人的議論，不要相信一個人的推薦。那麽上就不會偏私，下就没有怨恨。

第二件事是：孔子説：“詳審那些結黨營私的，罪惡就無法掩蔽。”又説：“君子團結而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團結。”所説的勾結，就是結黨營私。説的是心有所愛的人，已經榮華顯耀，還要加以提拔。心裏所憎惡的人，已經久不遷升飽受委屈侮辱，還

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要對他動輒發火。既然已經提拔，一定相互隱瞞過失，那麽就產生了欺騙皇上的意念。已經使他蒙受委屈侮辱，就必然對他心懷怨恨，隨着就會説出毁謗的話。希望朝廷廣泛加以咨詢，不要讓結黨營私的風氣形成，樹立聲威賜予恩澤不要自行其是。國家的禍患，没有比這更大的了。

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彦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

第三件事是：我聽説舜推薦了十六個族人，就是所説的八個才子、八個賢士。估計舜的賢明，按理應優於現在的人，但他還要挑選賢才授予職務，相互間不超出職權範圍，所以纔能合家融洽，各種事業都興旺發達。現今官員極其多，用的人却非常少，以致有一個人就身兼幾種職務的情况，是國家缺人呢？還是人心不善呢？現在具有萬輛戰車的大國，俊才不少，即使有明智睿哲的人，也無法通過自我努力而顯達。東方朔説過：“尊敬他就是將領，壓低他就是奴隸。”這話真對啊。現在做官的人，不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力，既然没有吕望、傅説的才華，却要自許傅巖、滋水的意氣，不考慮憂患深，責任重，衹擔心掌握權力不多，對這種寵愛重用心安理得，瞧不起那權力中樞，因而容易導致毁敗，實在是由於這種原因。《易經》説：“鼎折斷了脚，食物從鼎裏倒出來，這種情形預示凶險。”説的是任職的不勝其任。我聽説衹能盡力扛抬重物的人，不能發揮什麽作用。希望朝廷改用有才德的人，按照各自的才能參與掌管政要，讓各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還有多餘精力，那麽各種事情就會平平安安了。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决。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縻

第四件事是：我聽到《禮記》説：“巧説詭辯，曲解律令，混淆名稱，另搞一套，實行歪門邪道來敗壞政治的人該殺。”孔子説：“沿襲舊的習慣，何必另搞一套！”衹是看到近些年，另搞一套的人太多了。至於范威重做漏壺，十年不成功，趙翊另製尺秤，七年纔完畢。公孫濟迂闊荒誕，沉溺於醫術方士之中，費用花了好多萬，徐道慶不分晝

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

夜，糜費飲食。常明徇私枉法，經歷了很多時候，王渥混淆名稱，没有一點兒限度。張山居不知道星宿位置，先前已侵擾太常，曹魏祖不認識北極星，現在又欺凌太史。他們没有誰不是用其淺短的見識，就過分順從以取媚於人，爲謀求名譽，就相互狠狠地誣陷毁謗。希望從今以後，有如此行爲的人，如果其言不被證實，一定要加以嚴重懲罰，希冀使人有所畏懼顧忌，不敢輕易上不切實際的奏章。

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

其餘的文字多不記載。當時蘇威有權勢兼管幾個部門，他先前曾經隱居武功，所以何妥說他自許傅巖、滋水的意氣，用這來刺激皇上。材料上奏後，蘇威對他很懷恨。十二年，蘇威考定文學，又同何妥相互詆毁。蘇威憤怒地説："没有何妥，不擔心没有博士！"何妥立即回答説："没有蘇威，也不用擔心没有辦事的人！"因此同蘇威有嫌隙。

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

後來皇上命令何妥考核審定音律，何妥又上表説：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奸聲，二曰正聲。夫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

我聽説陽世有禮義音樂，陰世有鬼怪神仙，既然如此，那麼感動天地鬼神，没有比禮義音樂更有效的了。又説音樂達到至境就没有怨氣，禮義達到至境就不會争鬥，作揖謙讓之間就能治理天下，説的就是禮義音樂啊。我聽説音樂有兩種，第一種是奸邪的聲音，第二種是純正的聲音。那種奸邪聲音雖然感人却是用違逆之氣應和它，違逆之氣如果成爲法式，靡靡之音就興盛起來了。純正的音樂不但感動人，而且是用順暢之氣應和它，順暢之氣如果成爲法式，和諧的音樂就興盛起來了。所以音樂流行倫理就清明，耳目靈敏，血氣平和，移風易俗，全國都安寧。孔子説："拋棄鄭地音樂，疏遠諂諛小人。"所以鄭、衛、宋、趙的音樂一出現，作用於内就發病，作用於外就傷人。因此宫音亂就昏聵，國君驕縱；商音亂就偏頗，官員敗壞；角音亂就憂慮，人民怨恨；徵音亂就悲哀，事情辛苦；羽音亂就危殆，財産匱

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奸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

乏。五音都亂，國家滅亡就没多久了。魏文侯問子夏説：“我穿戴整齊來聽古代音樂就想打瞌睡，聽鄭、衛的音樂就不知疲倦，這是什麽原因呢？”子夏回答説：“那古代的音樂，開始演奏鼓樂，最後又演奏金樂，修身理家，統一天下。鄭、衛的音樂，聲音奸邪而且淫亂，沉湎其中而無止境，混雜男女，不知父子。現在您問的是純正的音樂，喜歡的却是靡靡之音。純正音樂和靡靡之音，相近却不相同，做國君的，請謹慎地審察它們的好歹。”查核聖人創作音樂的原因，不僅僅是隨便使視聽快樂而已。而是要讓在廟宇之中，君臣同聽音樂而没有誰不和順恭敬；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音樂而没有誰不和睦融洽；在一家之中，父子同聽音樂而没有誰不和睦親近。這就是前代君王創作音樂的道理啊。所以懂得靡靡之音而不懂得一般音樂，是禽獸啊，懂得一般音樂而不懂得純正音樂，是普通人啊。所以黄鐘大吕，弦歌干戚之類的音樂，童子都能隨音樂舞蹈。能懂得純正音樂的，大概衹有君子！不懂得靡靡之音，不可同他談一般音樂，不懂得一般音樂，不可同他談純正音樂，懂得純正音樂就接近大道了。紂不仁道，太師抱着樂器來投奔周。晋君德行淺薄，師曠執着地珍惜清澄的徵音。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遠古的時候，没有音樂，撑飽肚子，有空閑游戲，樂就在其中了。《易經》説：“前代君主創作音樂崇尚道德，殷勤地推薦給上帝，用來配享祖宗。”至於黄帝創作《咸池》，顓頊創作《六莖》，帝嚳創作《五英》，堯創作《大章》，舜創作《大韶》，禹創作《大夏》，湯創作《大護》，武王創作《大武》，從夏代以來，年代久遠，衹留下名字，那些音律不能够聽到。從殷到周，備載於《詩·頌》。所以從聖人賢人以下，大都學習音樂，例如伏羲減少瑟弦，文王增加琴弦，孔子擊磬，子路彈瑟，漢高祖擊筑，漢元帝吹簫。漢高祖初期，叔孫通憑藉秦樂人制作

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晋，皆用古樂。魏之三祖，并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廟宇的音樂。在廟門迎接神靈，演奏《嘉至》的音樂，如同古代神仙降臨的音樂。皇帝進入廟門，演奏《永至》的音樂，用這作行步的節拍，如同古代的《采薺》、《肆夏》。進獻祭祀的乾肉，演奏登堂歌的音樂，如同古代的清廟歌曲。登堂歌奏兩次結束，演奏《休成》的音樂，贊美神仙享用祭品。皇帝走到東邊厢房坐定，演奏《永安》的音樂，贊美禮儀完畢。那《休成》、《永至》兩種歌曲，是叔孫通制作的。漢高祖廟演奏《武德》、《文始》、《五行》的舞曲。在春秋時候，陳公子完投奔齊，陳國是舜的後代，所以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聽到《韶》樂，三個月不知道肉的美味。秦始皇滅掉齊國，獲得齊國的《韶》樂。漢高祖滅掉秦朝，《韶》樂在漢代流傳，高祖改名爲《文始》，用來表示不沿襲它。《五行儛》本來是周代的《大武》音樂，秦始皇改作《五行》。到了孝文時候，又制作四季的舞曲，用來表示天下平安和睦，四季順暢。孝景采用《武德儛》改作《昭德》，孝宣又采用《昭德》改作《盛德》，雖然改變了它們的名字，大致都是沿襲秦的舊例。至於魏、晋，都采用古代音樂。魏代的曹操、曹丕、曹叡，都製作了歌詞。自從永嘉年間皇族逃亡，五座都城分崩離析，音樂向南傳播，因此江東音樂非常完備。宋、齊以來，一直到梁代，流行的音樂，都還是傳自古代，三雍四始，實在説得上非常興盛。到侯景篡權叛逆時，樂師離散，那四種舞蹈、三種曲調全部傳到非法的齊代。齊氏雖然懂得傳述和承受，但是得到樂曲後并没把它用在廟宇朝廷之事上。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儛并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

我小時候喜歡音律，留心音樂，年齡雖然耆老，却都還記得。等到中原平定，樂人全部返回，在逗留時詢問他們，果然説是梁人教的。現今三種曲調、四種舞蹈都有具備此技藝的人手，即使不能精通熟練，也總算

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

有典雅的音樂了。如果讓人傳授學習，也許古代音樂就能够流傳了。然後采用它的準則，提取它的要旨，繼承它并去粗取精，另制好名稱。歌頌當今世上高尚的品德，并傳播典雅純正的音樂，使它流傳到將來，難道不是很好的嗎！因此鄭重地全部收載三種曲調、四種舞蹈的曲名，又依照類别製作歌詞。其中有樂曲放蕩，不可以在殿庭前演示的，也全都附在後面。

書奏，别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吕，廢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材料上奏後，朝廷另外命令太常采用何妥的法則。於是製作清調、平調、瑟調三種曲調，又製作八佾、《鞞》《鐸》《巾》《拂》四種舞蹈。在這之前，太常所傳授的廟宇祭祀所用的音樂，幾十年衹製作了大吕曲，廢棄了黄鐘曲。何妥又認爲這是非常違背古人意思的，就上奏請采用黄鐘曲。皇上下詔令公卿討論，聽從了這個建議。

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减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爲講説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於世。

不久何妥的兒子何蔚做秘書郎，有罪應當殺戮，皇上同情他，免死判罪。此後恩惠禮遇逐漸淡薄。六年，出任龍州刺史。當時有背着書箱游學的人，何妥都替他們講述解説，教導他們。作《刺史箴》，刻在州門外。在職三年，因病請求返回，皇帝下令同意。又主持學習事務。當時皇上正讓蘇夔擔任太常，參與討論音律。蘇夔的建議，朝中官員大都聽從，惟有何妥不同意，常常説蘇夔的短處。隋文帝下達何妥的意見，朝中臣子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獻上密封奏章，指明陳述得失，大致議論當時政治措施的損益，并指責當時的朋黨。因此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都受連累獲罪。何妥任伊州刺史，没成行，不久任國子祭酒。死於官任。謚號肅。撰作了十三卷《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四卷《莊子義疏》，另同沈重等人撰作了九卷《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一卷《封禪書》，一卷《樂要》，十卷文集，都流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

蘭陵蕭該是梁代鄱陽王蕭恢的孫子。小時候被封作攸侯。梁荆州淪陷，與何妥一同到長安。性情深愛學習，《詩經》、《尚書》、《春秋》、《禮

秋》、《禮記》并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記》都通曉要旨，尤其精通《漢書》，很被王公貴族禮敬。開皇初年，被賞賜爵位山陰縣公，任國子博士。接受皇帝命令同何妥校訂改正經書和史書，然而各自堅持己見，相互非難，很久不能完成，皇上責備并且罷免了他。蕭該後來撰作了《漢書》及《文選音義》，都被當時所推重。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東海包愷，字和樂。他的兄長包愉，通曉《五經》，包愷全部繼承了他的學業。又隨從王仲通受學《史記》、《漢書》，尤其稱得上精深。大業年間，任國子助教。在當時研究《漢書》的學者中，以蕭該、包愷兩人爲宗師巨匠。聚集門徒講授，列名弟子達幾千人。死後，門徒替他建起墳墓樹立碑碣。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

房暉遠字崇儒，是恒山真定人。世代相傳儒學。暉遠小時候有志向操行，研究《三禮》、《春秋三傳》、《詩經》、《尚書》、《周易》，同時精通圖讖緯書，總是把教書作爲職業。遠方背着書箱追隨他求學的人，常常數以千計。齊代南陽王蕭綽任定州刺史，聽到他的名聲，召他任博士。周武帝平定齊代，訪求傑出的儒士，暉遠首先響應徵召，被授予小學下士。

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并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

等到隋文帝接受禪讓，改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常常把他稱作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推薦他，任太學博士。不久同沛公鄭譯修改樂章。爲母親守喪解除職務。過了幾年，被授予殄寇將軍，又任太常博士。没多久，被提升任國子博士。適逢皇上有命令讓凡是精通一經的國子生，全部舉薦，將要選拔任用他們。策問考試完畢後，博士不能及時確定好壞。祭酒元善奇怪地詢問其中原因，暉遠説："江南、河北，闡明義理的事例不同，博士不能全部涉獵。學生都抓住對方的缺點，稱揚自己的優點，博士個個懷疑自己，所以很久不能决定。"祭酒於是讓暉遠考核審定，暉遠一看便揮筆判定，根本没有疑難的地方。如果有不服的人，暉遠就詢問他所傳受義疏的內容，然後爲他們首尾背誦，再指出那些義疏

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决，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悦。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的短處，從此没有敢掩飾錯誤的人了。測試四五百個人，幾天便完成，衆儒士没有誰不推重他博學，都認爲自己不能知曉。不久受皇帝命令參與修訂章程。隋文帝曾經對衆臣子説：“從古以來天子有女樂嗎?”楊素以下没有誰知道出處，就説没有女樂。暉遠獻言説：“我聽説‘純潔美麗好姑娘，鐘鼓齊鳴喜洋洋’，這就是君王房中的音樂，著録在《雅》、《頌》中，不能説没有。”隋文帝非常高興。仁壽年間，死於官任，時年七十二歲，朝廷嗟嘆惋惜，贈送的辦喪財物非常豐厚，又贈予員外散騎常侍的官職。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馬光字榮伯，是武安人。年輕時愛好學習，從師學習幾十年，日夜不停息，河圖洛書和讖緯著作，没有不全部看完的，尤其通曉《三禮》，被儒士尊奉。開皇初年，隋文帝徵召山東研治經義的讀書人，馬光同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人都到了，全部被授予太學博士，當時的人把他們稱作六儒。但是他們都鄙陋粗野，没有風範，朝廷不看重他們。士榮不久病死。仲讓没多久告老還鄉，他寫作了十卷書，自己説這書如果上奏，我肯定能作宰相。又多次談論天象的事。州縣將他的情狀列舉上報，竟然定罪被殺。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没多久也被貶謫離開。衹有馬光獨自留下。曾經因爲祭奠先聖先師，隋文帝親自光臨國子學，王公以下全都聚集一起。馬光登上座位講解禮義，闡發文章的要點。不久衆儒生按次序辯論詰難的有十幾個人，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馬光分析疑難問題，詞語雖然并不雄辯，但是内容極其豐富，辯論的人没有誰知道他的深淺，都一致推崇佩服他，皇上嘉獎并且慰勞了他。山東研究《三禮》的學者，自從熊安生以後，惟有馬光一個人。當初，馬光在瀛、博一帶教學，弟子以千計算，到這時大多背着書箱跟隨他進入了長安。後來過了幾年，爲母親守喪回到家鄉，於是有在此安身終老的想法。因病死於家裏，時年七十三歲。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

劉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父親劉洽，任

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核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并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

郡中功曹。劉焯前額隆起脊背如龜，高瞻遠矚，聰明敏鋭沉着持重，年少不喜歡玩耍。小時候同河間劉炫結盟作朋友，一起在同郡劉軌思那裏受學《詩經》，在廣平郭懋當那裏受學《左傳》，向阜城熊安生學習《禮》，都没完成學業就離開了。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裏一向有很多古書，劉焯同劉炫到他那兒讀書，大約過了十年，雖然缺吃少穿，心裏仍很平静。於是憑着儒學出名，任州博士。刺史趙煚引薦他作從事，被推薦作秀才，考試甲等。同著作郎王劭一起修訂國史，同時參與討論樂律曆法，一再當值門下省，等待被咨詢。不久任員外將軍。後來同衆儒在秘書省考核審定各家著述，趁着假期返回家鄉，縣令韋之業推薦他任功曹。不久又進入京城，同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人在國子學共同討論古今疑難的意義及前輩賢人不通之處。每當登上座位，辯論詰難紛紛發起，都不能使劉焯認輸，楊素等人没有誰不佩服他的學問精深博大。六年，運輸洛陽《石經》到京城，因爲文字模糊不清，没有誰能識别，劉焯受皇帝命令同劉炫等人考核審定。

後來趁國子學祭奠先聖先師，劉焯同劉炫兩人論説義理，重重挫敗衆儒士，衆儒士都暗藏嫉妒怨恨，劉焯於是被緊急奏章所誹謗，削除名籍做百姓。因此悠閑地生活在家鄉，專門把教學寫作當成本職，孜孜不倦。賈逵、馬融、王逸、鄭玄傳授的書籍注釋，劉焯多有褒貶。《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多部書，推算天象曆法的準則，計量山岳海洋的方法，劉焯無不核查它的根據，窮盡它的奥秘。撰作了十卷《稽極》，十卷《曆書》，《五經述議》，都流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氣次於劉焯，所以當時的人把他們稱作“二劉”。全國著名儒生後輩學者，希望能師從答疑受業，不遠千里趕來的，不計其數。評論者認爲幾百年以來，學問淵博精深的儒士，没有能在他之上的人。但是他胸懷不曠達，在財物方面又很小氣，不交納酬金的人，從來不曾被教誨，當時的人因此貶低他。廢太子楊勇聽

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

説其名召見他，來不及進見，皇上命令劉焯侍奉蜀王，因爲這不是他所願意的，很久不去。蜀王聽了非常氣憤，派人把他上枷送到蜀地，發配他從事軍事防務。後來主持校勘書籍。蜀王因罪被廢棄，劉焯又同衆儒生修訂審定禮法刑律，任雲騎尉。

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隋煬帝就位，改任太學博士，不久因病離職。過了幾年，又被徵召以待咨詢，於是進獻所作的《曆書》，但同太史令張胄玄多有不同，遭駁斥不被采用。大業六年死去，時年六十七歲。劉炫替他請求謚號，朝廷不同意。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强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玆自陳於内史，内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并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

劉炫字光伯，是河間景城人。小時候因爲聰明敏鋭被稱譽，同信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劉炫眸子明亮，看太陽不花眼，記憶力强，没有誰能同他相比。左手畫方形，右手畫圓形，嘴巴朗誦，眼睛算數，耳朵聽話，五樣事情同時做，没有遺漏。周武帝平定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薦他做户曹從事。後來刺史李繪任命他作禮曹從事，憑着治理政事的才幹聞名。過了一年多，受皇帝命令同著作郎王劭一起修訂國史。不久當值門下省，以備咨詢。又同衆術人修訂天文樂律曆法，同時在内史省考核審定各家著述，内史令博陵李德林對他很禮遇。劉炫雖然當值遍及三省，竟然得不到官位，被縣有關部門責令他納賦税服徭役。劉炫就向内史陳述自己的情况，内史把他送到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他擅長什麽。劉炫自己寫了一張狀子説："《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等書，孔穎達、鄭玄、王弼、何晏、服虔、杜預等人的注解，總共十三家，雖然義理有精細有粗糙，我都能講解傳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略少。史部子部文集，好話好事，全部背誦在心中。天文樂律曆法，窮盡地核實了它們的精微深奥之處。至於爲官府或私人寫作公文信札，從來不曾藉助他人。"吏部竟然不詳細考核，但是朝廷中有十幾個知名人士，向上申明保證劉炫所説的不假，於是劉炫任殿内將軍。

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内，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

當時牛弘上奏請求用重金收購全國散失的書籍，劉炫就僞造了一百多卷書，題目爲《連山易》、《魯史記》等，抄寫好送給官府，領取獎賞後離開。後來有人告發他，經過赦免得以不死，定罪削除名籍，回到家中，把教書作爲本職。太子楊勇聽説他的名聲召見他，到達京城後，皇上命令他侍奉蜀王楊秀，拖延不去。蜀王非常氣憤，把他上枷送往益州。不久發配到營帳中，常讓他拿着棍棒當門衛。不久釋放他，主持校勘經史類書籍。劉炫於是模仿屈原的《卜居》，作《筮塗》來寄托自己的情感。

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等到蜀王被廢棄，同衆儒生修訂審定《五禮》，任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認爲依照禮儀諸侯不爲旁系親屬服喪，大夫降一個級別。現在的上柱國，雖然與古代諸侯不同，可以比照古代大夫的禮儀。官位在第二品的，應當降作旁系親屬這個級别。討論的人大都認爲這種觀點對。劉炫反駁説："古代做官的人，宗親中祇一個人罷了，妾所生的兒子不能出仕。因此前代君王重視正妻所生的兒子，他們的嫡長子有分給俸禄的道理。同家族的人同嫡長子關係雖然疏遠，還要服喪三個月，實在是因爲蒙受了他的恩惠。現在做官的人，憑着才能晋升官職，不限定於正宗旁支，這已經與古代不同，爲什麽要降低級别呢？當今顯貴的人，大多忽視近親，如果降低級别，民衆的道德觀念將變得淡漠，就從此開始了。"於是擱置了這件事。

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開皇二十年，廢棄國子學四門學及州縣的學校，祇設置兩名太學博士，七十二名學生。劉炫上表説學校不應該廢棄，情理非常懇切，隋文帝不采納。開皇末期，國家富裕强盛，朝廷民間都把征伐遼東的事放在心上。劉炫認爲遼東不可以征伐，作《撫夷論》來諷諫，當時没有明白的人。到大業末世，三次征伐都不勝，劉炫的話纔被證實。

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奸，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

隋煬帝就位，牛弘引薦劉炫修訂法令。隋文帝時代，因爲掌管文案的官吏大多是小人，時間久了助長奸邪，是情勢使得這樣的。又因爲風俗敗壞，婦女無節操。因此確立標準，州縣的佐

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煉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

史，三年换一次，九品官員的妻子不能改嫁。劉炫立論認爲不可，牛弘最後聽從了他的意見。各郡設置的學官，以及九品以下官員的俸糧，都是從劉炫這兒分發。牛弘曾經悠閑舒緩地問劉炫說："考查《周禮》獄官多但是府史少，現在令史是前代的百倍，判官一減少就無濟於事，這是什麽緣故呢?"劉炫回答說："古人信任某人就要責令他完成任務，年終考核他的成績，案卷不用重新考查，文字不用繁瑣詳盡，府史的責任，掌握統計綱目罷了。現在的文册簿籍，總是考慮要再次審理，審問筆録如果不周密，不惜奔赴萬里審訊對證百年的老案子，所以諺語説'老獄吏抱着案牘死去'。古今不同，相差如此懸殊，繁瑣處理政務的弊端，主要是這個原因。"牛弘又問："魏、齊的時候，令史悠閑自在，現在却不得安寧，無暇休息，這是什麽原因呢?"劉炫回答說："齊氏設立的州不過幾十個，三個官署的行臺，互相統率，公文下達，不超過十條。現在州的數量有三百個，這是造成繁瑣的第一個原因。過去州衹設置綱紀，郡設置守丞，縣衹設置縣令罷了。那些所需的官員，就由衆官之長自己徵召，接受命令奔赴崗位，每州不超過幾十個。現在却不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官員，全部由吏部管理，一點點痕迹，都屬於政績考核，這是造成繁瑣的第二個原因。裁減冗官不如減少事務，減少事務不如心地恬静。官府事務不減少却希望悠閑舒適，這是可能的嗎?"牛弘認爲他的話很對却不能采用。納言楊達推薦劉炫學問淵博會寫文章，考試後果然成績優等，授任太學博士。過了一年多，因爲官品低離職，劉炫回到長平，又受命跟隨到天子所在的地方。有人説他没有操行，皇帝就罷免了他，他就回到河間。

于時群盗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

這時盗寇群起，糧食價格上漲，讀書風氣淡薄，教書無用。劉炫同妻子兒女相隔百里，音信斷絶，鬱鬱不得志，就自己作了一篇贊文説：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

通達之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都自我叙述美德，留傳好名聲到來世。我怎麽敢高攀前輩賢士，留下笑話給

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

後人。僅僅因爲太陽臨近桑榆，天年將要結束，老朋友四處流落，學生八面離散，假如我忽然死去，壽命如早晨露水般短暫，葬身於北方荒野之地，親戚故舊没有誰明白我的心，後來的人見不到我的遺迹，趁着還有一口氣，説説心裏話，送給路人，傳達告知州里，讓那些未來的才士瞭解我鄙陋的志向啊。

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内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虚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閲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

我自從年少以來，迄今已到白頭，嬰孩時被慈愛的父母所寬恕，不曾受到棍棒責罰，求學時被開明的老師所同情，鞭子從未打到身上。到了使宗族親睦和順之時，交結同等的人，重視他物輕視自身，先人後己。過去在少小時期，樂於參見長輩，到了老年，屢屢接待年輕人。學習則努力而不知滿足，教人則勤勞而不知疲倦，思慮深沉少閑適，心願總是不能實現。内心反省自己的生平，省察始終，其中非常幸運的事有四件，深深遺憾的事有一件。我生性愚鈍，家境貧寒，被父親兄長所厚賜，置身於士大夫的末列，於是能博覽經書典籍，涉獵古今，一點點善行就在家鄉被人稱道，有虚名在國家流傳，這是第一件幸運事。隱現在人間，沉浮於世俗，屢次愧任徒勞無功的職務，長久地手拿刑書，名字没出現在彈劾官員的奏章上，政績没有被史册記載，爲人處世和建立德行，實在是多有慚愧，去世之時，恐怕纔可以避免，這是第二件幸運事。憑着這種低下的才能，却屢次受到非凡的眷顧，憑着這卑微的地位，却能常常登上朝廷，同朝臣像良馬般并駕，像鵷鶵鴻雁般并列，在硯臺旁整理絹書，在麒麟閣記録言行，參見宰相，拜訪上公，享受朝廷深厚的禮遇和特别的恩寵，增加榮耀改變聲價，這是第三件幸運事。白天的時間剛完，感嘆已到老年，穿上當初的衣服，帶把老骨頭回故鄉，玩賞文史來怡悦精神，觀覽魚鳥來排遣憂愁，觀察野生動物，游覽庭園池沼，用緩緩步行替代車子，一生没有罪過就是心中所推崇的，這是

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第四件幸運事。敬受美好清明的繁盛時代，嘆息道德教化衰敗，遵循前代儒士的高潔軌範，哀痛各家著述被玷污，我在古籍中縱橫自如，改正其乖僻謬誤之處，編纂剛結束，謀事剛完成，可惜上天違背人的願望，機會再也不給我了。世道不平坦，學校全被廢除，在當世我不能以道德完美揚名，也不能傳播學業到身死之後。含恨九泉之下，確實是由於這個原因吧？這是一個深深的遺憾。

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當時在郡城中，錢糧斷絶，他的學生大多跟從盜賊，同情劉炫窮困，到郡城下索取劉炫，郡中長官就放出劉炫給他們。劉炫被盜賊所帶領，經過城下土堡。没多久，盜賊被朝廷軍隊所擊敗，劉炫飢餓無處依托，又投奔縣城。長吏猜測劉炫同盜賊相交往，恐怕以後引起變亂，就關閉城門不接納。這時是晚上，天氣寒冷，因此飢寒交迫而死去，時年六十八歲。後來他的學生給他取了個謚號叫作宣德先生。

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行於世。

劉炫性格好勝急功近利，很幽默，經常自我誇耀，喜歡輕慢當世的人，被當權者所憎惡，因此仕途不順。撰作了十卷《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二卷《五經正名》，五卷《孝經述議》，四十卷《春秋述議》，二十卷《尚書述議》，四十卷《毛詩述議》，一卷《注詩序》，一卷《算術》，都流行於世。

褚輝

吴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吴郡褚輝字高明，憑藉《三禮》的學問稱譽於江南。隋煬帝時，徵召全國儒學之士，全部召集到内史省，相互依次講談議論。褚輝博學善辯，没有人能使他服輸，因此提拔爲太學博士。撰作了一百卷《禮疏》。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餘杭顧彪字仲文，通曉《尚書》、《春秋》。隋煬帝時任秘書學士，撰作了二十卷《古文尚書疏》。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

餘杭魯世達，隋煬帝時任國子學助教，撰作了四十二卷《毛詩章句義疏》，流行於世。

行於世。

張冲

吴郡張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吴郡張冲，字叔玄。出仕於陳任左中郎將，這不是他所願意的，於是就刻苦鑽研儒家典範著作，撰作《春秋義略》，與杜氏的《春秋左傳注》有七十多件事不同，又撰作了三卷《喪服義》，三卷《孝經義》，十卷《論語義》，十二卷《前漢音義》。官職做到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

平原王孝籍，小時候熱愛學習，廣泛閱讀各家著述，五經全部研究過，頗有文才。同河間劉炫志向相同關係友好。開皇年間，召進秘書省，幫助王劭修訂國史。王劭不禮待他，在省裏多年，却不能免除納税。孝籍鬱鬱不得志，就向吏部尚書牛弘陳述意見説：

竊以毒螫瘠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蹙。况懷抱之内，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我認爲毒蟲咬痛皮膚，就會通宵睡不着，飢寒割體，也會過日子没有意思。什麽原因呢？苦痛就難以安寧，貧窮就容易窘迫。何况懷抱之中，烈火燒身體，肌肉皮膚之間，風霜侵襲骨髓，怎能咬着舌頭緊閉嘴唇，忍氣吞聲，嫌惡發出呻吟的聲響，忍受殘酷的疼痛呢！

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嘘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没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産。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嚙臂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

希望您萌發憐憫的感情，施予寬闊的胸懷，咳嗽的唾液足够用來救活乾涸的魚，吹嘘的氣可以用來使困窘的鳥兒飛翔。讓椒蘭的氣味芳香，讓布帛之詞温暖，同意小人的請求，使皇帝聽説此事。雖然是路途不遠，鬼神在此，信誓旦旦，言無不行，但我還是怕拯救溺水的人伸手太慢，救助上吊的人手脚太緩，如果要等待越人的舟船，求取魯工匠的雲梯，那麽我肯定懸挂在枯樹的枝頭，淹没在深淵的底端了。憑着一個窮人的身份，在秘書省值班七年，賦税勞役不能免除，獎賞不能沾邊。賣掉貢禹的田地，供應釋之的費用，有小孩的牽累，無富裕兄長的財産。加上老母親在家，年齡衰老，一年到頭無人侍奉，關山迢迢阻隔。即使咬臂約定歸期，前途却仍愈益渺茫，老母倚門望子之歸，早晚更加勤密。學藺相如推病在家，却

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

無官職可以罷免，學梅福發狂，却不是神仙能够迴避塵世。憂愁疾病比厲鬼還可怕，人的生命同那金屬石頭不一樣，魂魄將要消亡，恐怕占卦也不靈驗，帶着遺憾到陰間，就白白蒙受關心照顧了，這就是王稽所以致辭，應侯爲此不高興的原因。潛藏在鬢髮之内，停留在眉毛睫毛之間，子野不曾聽説，離朱也看不見，埋没在東觀，留滯於南史，始終缺乏引薦的人，永遠像被埋葬一樣。三代不被調動，雖然是因爲性格恬淡，但十年不遷轉，實在是缺少知己。

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

不是一世所能產生的人物，是神聖英明的國君，萬裏挑一的人，是誠實賢明的臣子。用那不是一世所能產生的人物遇上不到一萬不能出一的人物，這是我替您感到幸運的原因。您擁有推核人物的資歷，掌握考核官員的權力，反披着狐皮衣服顯露白色，不喜歡黑色朝服，這就是我被您不録用的原因。過去荆山的美玉未解剖，就砍掉了卞和的脚，百里奚没被任用，就打碎了禽息的頭。您處於有講話機會的地位，有能够使用的聲望，能使耳聰目明，不會使手脚窘迫，還害怕而不去做，誰能知道它的原因！有的官員不能稱職，有的士人不能説明他的委屈，一個人私下議論，言語就會傳播天下。費了力却無成效，怎能没有怨忿！如果病得還不到死，狂忽尚能思慮，寫下窮困愁苦的文章，撰作遭受憂愁的詞句，向前輩賢人記下自己的志向，對未來的才士傳達自己的心願，讓千年以後他們同情我生不遇時，追咎辦事人員，有辱清高品質，那麽我這個不成材的人，活着都是累贅，小人的罪過，將不能改正。希望您稍微給予憐憫，留意不要忽視。

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

牛弘也知道他有學問，但是王孝籍最終未能調動職務。

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後來回歸鄉里，把教學作爲本職，在家中去世。注解了《尚書》及《詩經》，遇亂散失。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韵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彦之敦經悦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採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説，文雅過之。并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史臣曰：古話説："容貌體態不值得觀賞，膽量氣力不值得恃仗，家族姓氏不值得一提，祖先不值得稱揚。但是顯著而聞名四方，并傳播名聲到後代的，大概衹有學問吧？"這話確實對啊。暉遠、榮伯這類人，專心致志不知疲倦，自己求助自己，於是能馳名於後學之中，在席位上被人贊美。他們當中有的聚集成百上千門徒，有的穿着冕服乘坐豪華車輛，在清明時代被看重，實在是得助於研究古書。江陽悠閑舒適儀態美好，風度安閑清高，清雅的談吐高明的議論，享譽於當時。彦之崇尚喜歡經史書籍，砥礪操守和品行，立志保存典章制度，行動遵循規矩。何妥廣泛涉獵群書，多才豪爽，表情機警聰慧，很有口才，同時擅長作文，但是把攻擊他人當作直率，失去了儒士的風度。劉焯的學問在士大夫中位於第一，在技藝方面深入鑽研天文，既精深又淵博，觀察研究事物深刻透徹，取材旁徵博引，人們不知道他的高低深淺，幾百年以來，衹有這個人罷了。劉炫學問實在堪稱通儒，才能勝任成就事業，各種學術流派和各類著作，無不全部瀏覽。雖然探索幽深隱微的事理，比不上劉焯，但是在裁剪製成古書注解及舉止温文爾雅等方面都超過了他。兩個人的學問都僅次於生而知之的人，但都没碰上好機會，他們有的職位纔列於下士，有的餓死拋棄在山溝中，可惜呀。子夏説過："死生都是命中注定，富裕顯達取決於天意。"天給予的是智慧才能，不給予的是顯貴的官位，德才超群的人尚且不可避免，劉焯、劉炫對命運又有什麼辦法呢！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謡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周易》説：“觀察天體現象，來考察季節的變化，觀察人類文明的進展，來教化天下，達到天下大治。”《傳》説：“言語，是自己的外表，言語如果缺乏文采，就不能流傳久遠。”所以唐堯所説效法上天，體現了文明之盛；姬周所説德行高尚，顯示了焕發之美。既然如此，那麽文章的作用，可説是非常大啊！在上可用來對下施予恩德教化，在下可用來對上表達感情志向，大的方面可以治理國家，作爲法則垂示範例，其次可以咏嘆歌唱，輔佐君主協調百姓。有時候遭受讒言被放逐的臣子，走投無路門第寒微的士人，路途坎坷不得志，意向受壓抑不得舒展，在憤怒激動疲病窮困的境況中，他們揮筆成文獻於朝廷，從卑下的地位中奮起，自我實現遠大的抱負，在一朝之間從困境中振作，傳播聲譽到千年之後。因此所有的君子，沒有誰不重視文章。

自漢、魏以來，迄乎晋、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吴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并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

自從漢、魏以來，一直到晋、宋，文章的體裁屢屢發生變化，前代哲人對這論述得很詳細了。到永明、天監交接之時，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風特别盛行。這時的作者，有濟陽江淹、吴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他們治學都遍覽書林，思索都遍及各種文化現象，繁華的文采比雲霞還要隆盛，雄渾奔放的音節比金石聲還要高揚。精英華彩俊逸不群，跌宕起伏氣勢壯闊，落筆有充裕的力量，文詞無盡永不枯竭。同張、蔡、曹、王相比，也各是一個時期的優秀人才。聽説他們風範的人，心神向往，無比仰慕，但是

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争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彼此間的喜好崇尚，各有不同。江左音律激揚，推崇清麗，河北文詞貞純剛正，重視風骨。重風骨文章的思想内容就會勝過它的文詞，重清麗文章的詞句就會超過它的思想内容，内容深刻的便於被世所用，文詞華麗的適宜朗誦歌唱，這就是南北詩文作家得失的大致情況。如果能够選取對方清越的聲音，剔除此方多餘的句子，各自去掉短處，把雙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則文采與内容兼備，文章就盡善盡美了。梁代自從大同年間以後，正道淪落，作文漸漸違背典章法則，争相炫耀新奇乖巧。簡文、湘東，開創了浮華放蕩的文風，徐陵、庾信獨樹一幟，各行其是。詩文的立意既膚淺又繁雜，文意隱晦，而衹重辭采，詞句崇尚輕靡奇險，感情大都悲傷幽怨。用季札的標準來判斷，大概也是亡國的聲音啊！周氏吞并梁、荆，這種風氣傳播到關右，輕内容重文采成了習慣，放肆而不知反省，缺乏可取之處。

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斫雕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并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隋文帝剛剛統理萬機，常常想去掉雕飾，崇尚質樸，曾經發布號令，作文一律除去浮華風氣。但是當時作文章的風氣，仍然大都奢華，所以御史執法，多次迅速傳送彈劾大臣的奏章。隋煬帝當初學習文藝，有否定輕靡險怪的主張，等到即位後，一舉改變了那種風氣。他的《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都保持了正統的格式，回歸到典範的體制上。雖然他的用意在於驕縱肆意，而文辭不輕浮放縱，所以當時寫文章的人士，就能够有所依準并把它當作典範。這就是所謂能説的不一定能做，大概也是君子不因人廢言的原因吧。

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并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并驅雲

自從齊湣王歸秦，一直到帝王進入洛地，四方都協調，全國都和諧，江、漢的英傑，燕、趙的奇才，都被朝廷網羅，全成爲大國的寶物。選取那些傑出人才，一點好的也不遺漏，使樹木滋潤，使水流飽滿，不能以十來計算，説的是人才難得啊，不是這樣嗎！當時的文人，被世人所稱譽的，有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他們有的逞威河北，有的獨步漢南，都施展才華，全登上仕途，各有自己

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的傳記，論述且記敘他們。至於潘徽、萬壽這類人，有的學習優異却不合時宜，有的才華高超却得不到高官，他們的地位可以低下，但他們的名聲却不可埋没。現在把他們彙集在此，編成《文學傳》。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没，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

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悦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疏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劉臻字宣摯，是沛國相人。父親劉顯是梁代尋陽太守。劉臻十八歲時，被推薦作秀才，任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改任中書舍人。江陵淪陷，劉臻又投奔蕭詧，蕭詧讓他做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徵用他爲中外府記室，軍事文件及徵調軍隊的文書，多是他親手寫成。後來做露門學士，授任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任藍田縣令、畿伯下大夫。

隋文帝接受禪讓，升職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討伐陳，讓劉臻隨從軍隊，主管公文信札，晋升爵位爲伯。皇太子楊勇引薦他做學士，非常親近寵幸他。劉臻欠缺做官的才能，性格又恍惚，非常喜愛經史，整天深思，至於人世間的事情，就多有遺忘之處。有個叫劉訥的，也任職儀同，兩個人都是太子學士，感情非常親密。劉臻住在城南，劉訥住在城東，劉臻曾經想尋找劉訥，對隨從的人説："你們知道劉儀同的家在哪兒嗎?"隨從的人不知道他要尋找劉訥，認爲劉臻要回家，回答説："知道。"因此帶他返回，已經敲門，劉臻還没醒悟，以爲到了劉訥家。就按着馬鞍大叫："劉儀同可以出來啦。"他的兒子在門口迎接，劉臻吃驚地説："你也來了這兒嗎?"他的兒子回答説："這是您的家。"於是東張西望，很久纔醒悟，駡隨從的人説："你們太粗心了，我想去劉訥家呀。"他生性喜歡吃蜆，因爲蜆同父親名諱的讀音一樣，就把蜆叫作扁螺。他的性格就是這樣不受拘束。精通《兩漢書》，當時的人把他叫作漢聖。開皇十八年死去，年齡七十二歲。有文集十卷流行在世上。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

王頍字景文，是齊州刺史王頒的弟弟。幾歲時，適逢江陵淪陷，隨從衆位兄長進關。小時候喜歡俠義行爲，二十歲時，還不知讀書。被他的

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疑决，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嘆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

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絶，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頍尸，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并因兵亂，無復存者。

兄長王顒所怒責，因此感動奮發，開始讀《孝經》、《論語》，日夜不疲倦。讀完《左傳》、《禮》、《易》、《詩》、《書》，纔感嘆地説："書没有不可以讀懂的！"勤學多年，就全部弄通五經，研究它們的宗旨，大爲儒士所稱贊。懂得作文，善於談論。二十二歲時，周武帝引薦他做露門學士。每當有疑難問題被解决，大多是王頍所做。王頍天分聰明，精力好，不知疲倦，喜歡閲讀諸子及野史奇異之書，當時的人稱贊他通曉萬物。又懂得兵法，更加有恣意横行的志向，常常感慨生不逢時，時時自認爲有將相的才能。

開皇五年，授任著作佐郎。不久朝廷命令他在國子學講授。適逢隋文帝親自參加祭奠先聖先師，國子祭酒元善講解《孝經》，王頍同他相互辯論責難，文詞鋒芒鋭利難擋，元善時時被屈服。隋文帝認爲這很奇異，越級任命他做國子博士。後來因事獲罪被解除職務，發配防守嶺南。過了幾年，授任漢王楊諒府中諮議參軍，漢王非常禮敬他。當時楊諒見房陵王及秦、蜀二王相繼被廢棄罷免，暗中有野心。王頍就私下鼓動楊諒修理兵器戰甲。等到隋文帝崩，楊諒就起兵反叛，大多是王頍的計策。王頍後來屢次進獻奇妙的謀略，楊諒不能采用。楊素到蒿澤，楊諒將要出戰，王頍對自己的兒子説："時機很不好，軍隊必然失敗。你可以隨從我。"不久兵敗，王頍將要投奔突厥，到山中，小路斷絶，知道肯定難以逃脱，王頍就對他的兒子説："我的計謀，不次於楊素，但是因爲説話不被聽從，於是到了這種地步。我不能坐等被擒，來成就這小子的名氣。我死了以後，你小心不要拜訪親戚故舊。"於是自殺，被埋在石洞中。他的兒子幾天没飯吃，就去拜訪他的老朋友，最終被活捉。楊素尋求王頍的尸體，得到了它，斬掉腦袋，在太原懸首示衆。時年五十四歲。撰作了三十卷《五經大義》，另有文集十卷，都因爲兵亂，不再有留存的。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

崔儦字岐叔，是清河武城人。祖父崔休，任魏代青州刺史。父親仲文，任齊代高陽太守。歷

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

代都是顯著大姓。崔儦十六歲時，太守請他任功曹，他不就職。小時候同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志同道合相互友好。常把讀書當作本職，恃仗才華，輕視世上的人。曾在門上題寫大字説："没讀過五千卷書的人，不能進入此屋。"幾年之中，就博覽各家學説，大都廣泛涉獵。懂得作文，在齊被推薦爲秀才，任員外散騎侍郎，又改任殿中侍御史。不久同熊安生、馬敬德等討論《五禮》，同時修訂法令。不久兼任散騎侍郎，到陳國訪問。出使回來，在文林館任職。歷任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崔儦同頓丘李若都在當時被稱許看重，當時的人針對他們説："京城耀眼的人物是崔儦、李若。"齊代滅亡，崔儦返回家鄉，在郡中任職爲功曹，州補主簿。

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内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開皇四年，被徵入授任給事郎，不久兼職内史舍人。後來幾年，兼任通直散騎侍郎，到陳國訪問，回來後授任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當時正是地位尊貴被寵幸，看重崔儦的門第，替兒子玄縱娶他的女兒作妻子。聘禮非常豐厚。開始迎接新娘的時候，公卿滿座，楊素命令人用馬車迎接崔儦，崔儦故意穿戴着破爛的衣帽，騎着驢子來到。楊素推讓他坐上座，崔儦有輕視楊素的臉色，禮節非常傲慢，言語又不恭順。楊素憤怒地拂袖而起，竟然離座。幾天以後，崔儦纔來道歉，楊素像當初一樣對待他。仁壽年間，死在京城，時年七十二歲。兒子世濟。

諸葛潁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老》，頗得其要。

諸葛潁字漢，是丹陽建康人。祖父諸葛銓，任梁零陵太守。父親諸葛規，任義陽太守。諸葛潁八歲時，會作文，從家中徵召出來，授以梁邵陵王參軍事，改任記室。侯景叛亂，投奔齊，在文林館任職。歷任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帝平定齊，不能調遷，閉門不出達十多年。熟習《周易》、圖讖緯書、《倉》、《雅》、《莊》、《老》，頗能領會其中要旨。

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

諸葛潁思路清晰能言善辯有傑出才能，晉王楊廣一向聽説他的名氣，引薦他任參軍事，又改任記室。等到晉王被立爲太子，任藥藏監。隋煬

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毁，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常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核，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

帝即位，升任著作郎，很被親近寵幸。能進出卧室，皇上常賞賜他私宴，動輒與皇后侍妾宫女連席共榻。諸葛潁趁機鑽空子，多有毁謗，因此當時的人把他稱作"歹毒之人"。後來因故舊恩寵而録用，授任朝散大夫。皇上曾賜給諸葛潁詩，詩的最後一章是："在長洲苑參與撰作，在肅成門從事講學。窮盡地研究考查事物的道理，恣情地商討議論文章的精華。真實的記載有助於古籍的公平允當，流傳美名指導後世的人們。"他就是如此被禮待。隨從征伐吐谷渾，加授正議大夫。後來隨從皇上巡視北方，死在路上，年齡七十七歲。

潁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并行於世。有子嘉會。

諸葛潁性格狹隘急躁，同柳䛒常常相互忿怒争執，皇上屢次氣憤地責備他們，但還是不停止。此後皇上也瞧不起他了。有文集二十卷，撰作了三卷《鑾駕北巡記》，一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兩卷《馬名録》，都流行在世上。有個兒子叫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强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

孫萬壽字仙期，是信都武强人。祖父孫寶，任魏散騎常侍。父親靈暉，任齊國子博士。萬壽十四歲時，去阜城熊安生那兒受學五經，大致弄通了要旨，同時廣泛涉獵子史書籍。擅長作文，談笑風生，博陵李德林看見了，認爲他很奇特。在齊，十七歲時，任奉朝請。

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

隋文帝接受禪讓，滕穆王引薦他任職文學，因衣帽不整齊獲罪，發配防守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他主管軍事文書。萬壽本來是書生，舉止温文爾雅，一旦隨從軍隊，鬱鬱不得志，作五言詩贈送給京城的知心朋友説：

> 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群。郗超初入

> 賈誼被貶謫前往長沙地，屈原遭放逐來到湘水邊，江南是個充滿瘴氣的區域，自古以來就有許多被流放的人臣。我做官并不善於投機鑽營，從小就是笨拙地謀求生存。想飛翔却無從藉助堅硬的翅膀，想鳴叫却未碰上良好的時光。爲什麽一個持筆的文士，反而成了背着武器的粗人。像木偶一樣被操縱而動蕩不定，像草扎的狗一樣被無情地拋棄。不得志就衹好向西飄蕩，不發狂也必須

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勛。羈游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别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

向東奔跑。好比老子晚年走出函谷關，正當春天度過京口。石城地勢居高臨下如猛獸搏擊，向着銀河仰望天上的牛斗星。牛斗星充滿着妖氣，歹毒的人已經結伴成群。郗超剛剛成爲幕僚，王粲方纔投身軍旅。携帶乾糧前往楚地山邊，披着戰甲來到吳江水岸。吳江是多麽地浩蕩，楚山是多麽地雜亂。凶猛的巨浪向上直濺太陽，高大的樹木向下逼視雲端。陸賈靠雄辯的才能降服了南越王，司馬相如揮筆成文安定了西蜀民。魯仲連、吾彥衹知道替人排憂解難，他們一點兒也不會爭功自矜。長年累月啊飄泊他鄉，時常用手搔頭滿懷歸情。并不是没種下令人忘憂的萱草，更不是缺少那一杯解愁的美酒！三年前我離開了故園，同時又辭别了父老鄉親。空有遠大的志向却遇不上好時機，疏白的鬢髮比蒲柳還容易凋零。

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游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游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雊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娱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摇。

心情亂得如同絲麻，徒然懷念往昔的時光。過去曾游玩過京城，二十歲時遇上了知音。客居在南邊的賓館裏，驅車奔馳於西園之中。河間王劉德生性愛好讀書，東平王劉蒼衹知道珍惜人才。精辟的論辯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高雅的言談洞悉精微深奥的事理。時時於鳳凰池之衙署當值，常常在麒麟閣游玩止息。名勝的地方雲集着賓客幕僚，美麗的景色吸引得他們流連忘返。乘船漂浮在昆明湖水中，騎着馬直奔渭津橋上。臨近灞水邊舉行消災儀式，來到城東郊區設置盛大宴會。宜城的美酒適纔釀造成熟，陽翟的歌曲剛剛翻出新調。烏鴉深夜繞樹飛翔在凄凉地鳴叫，野鷄早晨在麥苗上盤旋并用叫聲來尋求伴侣。微小的灰塵從屋梁上紛紛落下來，是有人正在跳那體態輕盈嫵媚可愛的舞蹈。歡樂時各種喜事都紛至沓來，心中的衆多憂愁全一掃而光。夢中情思縷縷宛如就在眼前，深深思念之後又久久沉静不言。一旦被人世的規矩束縛，就衹好隨波逐流萬里漂泊。圓圓的車輪常常自我旋轉，懸挂的旌旗經不起摇撼。

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絶心難續，惝怳魂屢驚。群、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

登上高處遥望那險要的地方，故鄉遠遠地位於白雲的外面。回頭眺望那孤零零的城墻，憂傷的人啊心裏越發不能平静。華亭之夜的鶴唳聲徒然勾起陣陣鄉思，幽深的山谷在清晨傳來了黄鶯的鳴叫。心情極度悲傷難於補償，神思恍惚啊魂靈屢屢受驚。群氏、紀氏兩家歷來是世交，鄒地、魯地的人一向故鄉情深。如果正遇上向南飛的大雁，或許能及時探訪親朋的生死殁存。

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玩之。

這首詩傳到京城，很被當時的人所誦讀，全國喜歡多事的人大都把它寫在墻上來欣賞。

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後來回到家鄉，十多年不能升遷。仁壽初期，徵入拜授豫章王長史，這并不是他所願意作的差事。豫章王改封在齊，孫萬壽就任齊王文學。當時衆王的下屬官員多被誅殺，孫萬壽因此更加不安心，於是托病引退。過了很久，被授任大理司直，死於官任，時年五十二歲。有文集十卷流行在世上。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娱。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

王貞字孝逸，是梁郡陳留人。小時候聰明敏捷，七歲就好學不倦，喜好《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没有不全部瀏覽的。善於遣詞造句，不治理財產，常常把背誦朗讀作爲娱樂。開皇初期，汴州刺史樊叔略引薦他任主簿，後來被推舉作秀才，授任縣尉，不是他所愛好的，托病引退在家。

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

隋煬帝即位，齊王楊暕鎮守江都，聽説他的名聲，用書信召請他説：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藴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脱，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彦，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凉飆，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

山中藏着美玉，光彩會照耀到廊屋之中，地裏緼藏神劍，劍氣會飄浮在銀河之上。因此知道毛遂脱穎而出，正氣感動了平原君，孫慧的文章寫得很優美，就應邀遷到了東海。我勢單力薄四顧周圍，衹有懷念傑出人才，聽説您品格高潔卓著，時間已經很長了，未能開誠相見，實在是深深企望。近來天空高朗暑氣漸退，氣候早就應該凉爽，高聳入雲的金人，正可承受潔净的露水，料想保養身體是適宜的，應當適應季節悠游自在。前有菜園後有果圃，

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

悠閑地享受山水的情趣，左邊有琴右邊有書，瀟灑地遨游於塵世之外。茂陵司馬相如托病引退，并非没有《封禪》的文章，彭澤陶淵明留下榮耀，是因爲先有《歸來》之作品。悠閑自得温文爾雅，什麽快樂能比得上這呢！

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絶咏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托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懷寶迷邦，徇兹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虚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

我剛好鎮守邊防，管理揚、越，坐在甘棠樹下治理訴訟，我的工作與歌咏之事相絶，雖然科考得中，屬文作辭中仍顧念着清高的隱士。至於在北邊小洲舉起旗幟，在西面園林快速行車，想得人援引而缺乏應瑒、劉楨之類的才士，想崇道尊賢而缺乏申生、穆生這樣的嘉賓，離開淮水的賓客，衹徒然聽到他們的話語，那些前去燕地的客人，我很少得會其人。您儀表堂堂，聲望顯赫，學問淵博，才華卓著，居息在隱居之處，滿身本領却不能爲國家效力，謀求這樣的高潔之人，實在是爲了邦國。現在派遣使者，全部宣示此行的用意，十分希望您啓發我，并且心情也很迫切，因向往我就輕率行動，以符合這誠意。希望您不要相信那些用心不良的言談，徒然羡慕破墻逃跑的舉動，書信不能完全表達我的心情，更慚愧言詞煩瑣。

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

王貞到後，王用賓客的禮節招待他，早晚派人問安。又求索文集，王貞用書函回答説：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

適纔賀德仁宣示來意，需要我年少以來的所有拙作。過去周公旦的才藝，能够侍奉鬼神，孔夫子的文章，其性情同天道相合，平素的意願被子游、子夏傳播，留下的影響被屈原、宋玉發揚，精雕細琢，風骨俱在，前後的賢士聖人，代代相承師法。欣賞的趣味隨着時尚轉移，走出師門就分道而行，在正始年間化出了清越的聲音，在元康時期體會那高雅的情致。人人都説自己本來就富有卓越的才華，又怎會同意他人是鳳毛麟角。

孝逸生於戰争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耻。適鄗、郢

我出生在戰争的年代，又成長在動亂的時期，學問不如古人的一半，才華也比不上當時的人。過去適逢皇上聖明，短暫的時光已經枉自耗費，雖然居住在可以分封的屋

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鼷，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并肆，將駿驥而同皂，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睹，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慚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

室，却時常懷藏貧苦微賤的恥辱。到鄢、郢去却迷失了道路，進入邯鄲却忘記了行步，回來輾轉反側，心情陡然傷感。難道說恣意的議論超過了實際情況，徒然污染了大王的視聽，您枉自用高大的車子來裝載小家鼠，白白浪費明亮的寶珠來彈射小麻雀，於是我方能携帶三個月的乾糧，重視您這樣富貴人家的一個多餘的位置，離開淮水上千里，遥望章臺後面揚起的塵土。同美玉聚合在一個店鋪裏，跟駿馬會集在一個槽子中，整天地敲擊瓦器，不是黃鐘那種和諧的聲音，天黑時倒行而前，怎麽能比得上前人！回想這一生的作爲，到處引人浮想聯翩，衹是因爲多年養成的不良習慣，很多事情都早已忘記了，保存下來的拙作，纔凑成三十三卷。仰望却達不到，纔顯示學習仙術的奥妙，窺視却看不出真相，方知道游學聖人之門的艱難，咫尺之間如睹威嚴，誠惶誠恐也來不及，非常害怕有真才實學的人親自光臨，十分慚愧我這一點兒淺見薄識。恭敬地攤開紙張陳述情況，頓覺形貌神情肅然起敬。

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齊王看了獻上的文集，認爲很好，賞賜王貞四匹良馬。王貞又獻上《江都賦》，齊王賞賜他十萬貫錢，兩匹馬。没多久，因爲病重回到鄉里，死在家中。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嘆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

虞綽字士裕，是會稽餘姚人。父親孝曾，是陳始興王諮議。虞綽身高八尺，儀表非常雄偉，學問淵博才能傑出，尤其擅長草書和隸書。陳左衛將軍傅縡在世上名氣很大，看到虞綽寫的詞賦，感慨地對人説："虞郎的文章，無人比得上！"出仕陳，任太學博士，又改任永陽王記室。

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

等到陳滅亡，晉王楊廣引薦他任學士。大業初期，改任秘書學士，受詔同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人撰作了《長洲玉鏡》等十多部書。虞綽用筆斧正之處，皇上没有不稱好的，但是官職竟然未升遷。開始任校書郎，因爲侍奉於藩王府第，加授宣惠尉。改任著作佐郎，同虞世

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宫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倏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鵠起鴻騫，或躑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册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鎸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

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個人常常在禁中當班，憑藉文才出衆任待詔一職，很被重視深受恩寵。

隨從征伐遼東，皇上住在臨海頓，看見大鳥，覺得很奇異，命令虞綽作銘。銘中文辭説：

在那大業八年，正是農曆壬申年，夏季四月丙子日，皇上平定了遼碣一帶，回軍休整，皇上的車駕朝南進發，繪有鸞鳥的旗幟向西行進，宫殿安扎在柳城縣的臨海頓。山河明媚秀麗，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旌門設置在外面，到處有連綿不斷的重重土山，帷幕設立在四周，向下俯視巨大的山溝。停下車輦，走下輕便的車子，警告各種神靈，祝願多祚多福。踩着白色的沙粒，行走在緑色的小洲上。隨同黄帝來到襄野，追踪漢代宗主來到黄河邊，懷念汾水射谷山不覺敞開衣襟，遥看蓬萊瀛洲而久立企盼。景致岑寂，宛然是仙人的居處，再加上皇上恩德遠揚，烈風淫雨因而停止了，吉祥的徵兆暗暗發生感應，在平和的波浪上顯出了雙重的光潤。太陽放射光芒，五色雲展開光彩，天地四方開闊明亮，各處名山勝境清澈如鏡。一會兒之間，迅速地産生一種神靈的感應，忽然有吉祥的飛禽，皎潔得如同白鶴白鷺，從雲霄中出來，雙雙疾速飛下。高度超過一丈，長度竟然足足八尺，羽毛一片白燦燦，嘴爪一片紅彤彤。像鸞鳥一樣飛翔，像鳳凰一樣跱立，鵠起鴻飛，有時行走，有時吃食，邊飛邊停，來回馴服，離皇上的馬車非常近。不是因爲彈奏古琴，也不是因爲敲擊石磬，而是喜歡我們國君的仁德，因此前來歸順。這鳥本來就像神仙的駿馬，超過了鳥類的首領。西王母的青色大鳥，東海的紅色大雁，怎麽能够相提并論呢！我私下認爲爲以上兩物在華山根脚刻鏤，行事同神靈相違背，在鄒山記載業績，依據義理也不够完美，但它們還是載入典籍不泯滅，遺留下來的文章可供人觀看。何况如今大德已經成就，并且如此美盛，懷抱堅貞節操，體味道的哲理，加

上這種靈犀相通，不在名山上雕刻，哪裏談得上記載神異之事呢！我謹下拜磕頭，冒昧地撰寫銘文説：

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并壑。停輿海澨，駐蹕岩址，窅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絶迹無泯，於萬斯年。

人們産生了許多怨恨，必須等待我們的國君來到方可獲得蘇息，皇上親自向東征討，聲稱要恢復大禹的功績，就臨幸軒轅的軍營。六軍部隊齊征伐，三韓一帶被削平，奉行天命來討罰，聲勢盛大又顯赫。禮樂教化通達上蒼，神靈威武震懾四方，兵車步卒不受到侵擾，暴虐邪惡不産生。勝利的歌聲充滿道路，成就的功業的確美善，沿着樹林山溝，旌旗車子往回行走。在海邊停下車駕，駐扎在崖岸小渚邊，深思遠望，連綿千里。金黄色的樓臺像山岳一樣挺立，銀白色的宫殿像雲彩一樣飄浮，對這種靈驗有所感應，神鳥呈現福祉。從天河上飛下來，都聚集在美泉旁邊，悦耳的聲音如同玉器發出鳴響，潔白的質地冰清光亮。親近仁義順從德化，頻頻飛動姿態輕靈，卓越的功績不會消失，祝願它億萬年永存。

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渡遼功，授建節尉。

皇上看了，認爲很好，命令有關官員用石刻立在海邊。因爲渡遼的功勞，授任建節尉。

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粗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虚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内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没其家，妓妾并入宫。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

虞綽恃仗有才能很任性，對人從不屈服。著作郎諸葛潁憑着學問被皇上寵幸，虞綽常常輕視侮辱他，兩人因此有矛盾。皇上曾經向諸葛潁詢問虞綽爲人如何，諸葛潁説："虞綽是個粗魯的人。"皇上點頭贊同。當時禮部尚書楊玄感被認爲很尊貴倨傲，却很客氣地禮待虞綽，同他結成不拘尊卑的朋友。虞綽幾次隨同他游玩。虞綽的族人虞世南告誡他説："皇上性格好猜忌，可是您却過分看重玄感。您如果同他斷絶關係，皇上知道您悔改，您可以無災禍；不這樣，您終歸要受禍。"虞綽不聽從。不久有人告發虞綽把皇宫内的兵書借給玄感，皇上對此深懷不滿。到玄感失敗之後，没收他的家産，歌女姬妾都收入宫中。皇上趁機問她們，玄感平時常常同什麽人交往，他的小妾回答是虞綽。皇上命令大理卿鄭善果徹底查辦這件事，虞綽説："我客居異鄉，爲微薄俸禄而奔波，同玄感僅僅是作文飲酒閑談，

吴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并行於世。

實在没有别的圖謀。”皇上仍不解氣，貶虞綽到且末。虞綽至長安就逃跑了，有關官員急切追捕，虞綽於是偷偷渡過長江，改變姓名，自稱是吴卓。游玩東陽，到達信安縣令天水辛大德處，大德讓他住下。過了一年多，虞綽同人爭田地打官司，因而有認識虞綽的人告發了他，終於被官吏所逮捕，在江都被殺頭，時年五十四歲。所有的詞賦，都流行於世。

大德爲令，誅翦群盗，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脱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大德做縣令，誅殺剪除了很多强盗，很得人心。同虞綽都被使者逮捕，他的妻子哭泣説：“常常勸諫您不要隱藏讀書人，現在的禍事，難道不傷心嗎！”大德笑着説：“我本來想救德高望重的人，反而被人告發了他，這是我的罪過，我應當用死來向虞綽道歉。”適逢有皇上的命令，犯死罪的人可用擊殺盗賊以抵罪。信安官吏百姓到使者跟前磕頭説：“辛君關係着人們的生命，辛君如果死了，也就没有信安了。”使者留下大德來討伐强盗。皇上發怒，殺掉使者，大德獲得保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黄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

王胄字承基，是琅邪臨沂人。祖父王筠，任梁太子詹事。父親王祥，任陳黄門侍郎。王胄小時候有出衆的才能，出仕陳，從家中徵召出來任鄱陽王法曹參軍，歷任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

及陳滅，晋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奥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摇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爐。”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

到陳滅亡，晋王楊廣引薦他任學士。仁壽末年，隨從劉方進攻林邑，因功授任帥都督。大業初期，任著作佐郎，因擅長文詞被隋煬帝所看重。皇上曾經從東都回到京城，賞賜全國大宴，因而作了五言詩，命令王胄應和這首詩。王胄詩的言詞是：“黄河、洛水一帶號稱是朝廷和市集，崤山和函谷關確實是險要的腹地。周代的營建靠的是曲阜公周公旦的才略，漢朝的創立多虧了奉春君婁敬的功勞。天子胸中包含了這兩個朝代，皇城惟東西二都最爲繁盛。威風八面地指向正東方，神馬於是向西飛快地奔馳。路旁侍衛注視着玉飾的車輛一齊表示敬意，車上的人俯臨車軾以作答謝。衆多的宫門飄着儀仗隊的旗幟，四通八達的道路整齊地排列着兵車和步卒。此時正是春

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

天的傍晚，京畿之内充滿着鮮花和果實。皇上的情感被應時的作物所打動，聖明的思慮挂念到整個京都。下令慰問百歲的老人，恩德隆厚聚宴五天。我蒙受朝廷恩典，用什麽來報答這天地般的恩情。”皇上看後認爲很好，就對侍臣説：“文氣高昂道理深遠，應當歸於王胄；文詞清新内容充實，大概屬於世基；旨意縝密事理新穎，理應讓給庾自直。越過此範圍的，不可同他談詩啊。”皇上所有的篇章，多讓王胄跟着應和。同虞綽名氣相等，志同道合相互友好，在這時的後輩讀書人都把兩人作爲榜樣。隨從征伐遼東，升任朝散大夫。

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虚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潜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胄粗疏輕率不守規矩，自恃才高，對官職低小耿耿於懷，常常憑恃意氣態度傲慢，輕視當時的人。被諸葛穎所嫉恨，屢次在皇上那兒説他的壞話，皇上愛惜他的才華不怪罪他。禮部尚書楊玄感很客氣地同他交往，數次往來於他的宅第。到玄感失敗時，王胄同虞綽都被遷往邊地。王胄就逃跑藏起來，暗中回到江左，被官吏逮捕，獲罪被殺，時年五十六歲。所作的詞賦，大都流行於世。

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王胄的兄長王眘，字元恭，博學多識。小時候在江左名氣很大。出仕陳，歷任太子洗馬、中舍人。陳滅亡，同王胄都擔任學士。隋煬帝即位，授任秘書郎，死在官任上。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静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

庾自直，是潁川人。父親庾持，任陳羽林監。自直小時候就愛好學習，性格沉静寡欲。出仕陳，歷任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

陳亡，入關，不得調。晋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

陳滅亡，進關，不被調用。晋王楊廣聽説了他，引薦他任學士。大業初期授任著作佐郎。自直懂得作文，在五言詩方面尤其擅長。性格恭敬謹慎，不隨便交結朋友，特别被皇上所喜愛。皇上寫了詩文，肯定先給自直看，讓他批評。自直責難之處，皇上就改正它，有時再三修改，等到自直説好，然後纔定稿。他就是如此被親近禮待。後來憑藉原來官職的身份主管起居舍人的事務。化及叛亂，帶着他北上，乘坐在露天車中，

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感染風寒發病死去，有文集十卷流行在世上。

潘徽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并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返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别。《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并謂極重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潘徽字伯彦，是吴郡人。性格聰明敏捷，小時候向鄭灼學習《禮記》，向施公學習《毛詩》，向張冲學習《尚書》，向張譏講説《莊子》、《老子》，皆弄懂了要旨。尤其精通三史。善於作文，能提出獨立的見解。陳尚書令江總招納儒學類讀書人，潘徽一到江總處，江總就非常尊敬他。任官新蔡王國侍郎，被選作客館令。隋朝派遣魏澹到陳訪問，陳人派潘徽接待他。魏澹將要返回覆命，向陳主作了一篇啓奏説："恭敬地接受您的大慈大悲，承蒙您恩賜設酒送别。"潘徽認爲"伏奉"説得太重，"敬奉"説得太輕，退還他的啓奏不上報。魏澹立刻議論説："《曲禮》注説：'禮崇尚敬重。'《詩經》説：'桑梓種在家門前，敬它如同敬祖先。'《孝經》説：'宗廟致敬。'又説：'不敬重他的父母，這就是違背禮儀。'孔子重視上天的惱怒，成湯虔誠敬重太陽上升。宗廟極其重要，上天極其高尚，父親極其尊貴，君主極其高貴，四者都同歸於一個敬字，五經没有不同的文字，不知道把敬看作輕，究竟是依據什麽？"潘徽責難他説："剛纔討論敬字，本來不全把它看作輕，但使用的地方不同，含義就有一般和特殊的區别。《禮記》崇尚敬重，這是一般説法，猶如男子'行冠禮時給他取字'，注解説'人長大看重他的名字'。《春秋》説到有個叫冀缺的，夫妻也説'相互敬重'。既然對兒子都有敬重名字的道理，就丈夫而言也有敬重妻子的説法，這又都可説是極其重要的嗎？至於'敬謝諸公'，本來就不是尊重地位，'公子敬愛'，僅施用於賓客朋友，'敬問''敬報'，更見雷同之處，'敬聽''敬酬'，同貴隔有什麽關係！因此應當知道敬的含義，雖然不輕，衹是敬用在言語上，有時意義會含糊。現在説'敬奉'，因此成了疑問。姑且談談我片面的見解，不是什麽確切的根據。"魏澹不能回答，就聽從了潘徽的意見進行了改正。

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

到陳滅亡，任州博士，秦孝王楊俊聽説他的名氣，召入任學士。曾經隨從楊俊去京城朝見，

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曰：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策授河，龜威出洛，緑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

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踪三、五，并曜參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干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采歌謡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禀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游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吠。

在路上，楊俊讓潘徽在馬上作賦，走了一個驛站的行程作成，題目叫《述恩賦》。楊俊看了，認爲很好。又讓他作《萬字文》，并且派他編輯字典，題目是《韻纂》。潘徽作了序言說：

文字的起源很久了。開始是羲皇出於東方，觀察星象經緯來效法上天；其次是史官倉頡輔佐黄帝，察看獸蹄鳥迹的差異來取法大地。因此八卦開始發明了，爻辭也被創作出來了，結繩的作用一停止，書籍就産生了。至於龍馬負圖出黄河，神龜背書出洛水，用精緻的緑色絲綢記述放勛、重華的國運，用華美的金色文字表達殷代、夏代的徵兆，銜甲示於周公之壇，吐卷徵於孔子之室，没有什麽不是道理包容遠近，形迹符合陰陽，向上協和神靈一般的功績，向下察知人情事理。文字的製造就是如上所述，它是如此吉祥，所以能够流傳千秋萬代，爲萬事萬物辨正名分，充當老百姓的耳朵眼睛，作爲以後歷代君主的榜様，頌揚美好的事物，流傳美名在精美的典籍上。

等到大隋承受天命的時候，追隨三皇、五帝，參星和辰星一起閃耀，對外顯揚軍事功績，對内修治禮樂教化。爲迅速傳頌美好的名聲而在嵩山、岱山雕鏤，爲宣揚大好的安定局面而在鐘和鼎上銘刻，春天持着盾牌起舞，秋天持着羽毛跳舞，在學校裏推重禮節音樂，省察民俗觀看民風，在唐、衛一帶收集民歌。我們的秦王殿下，如神靈般從天空最高處下降，天生禀承了卓越的靈性，本質高尚純潔，文采華麗豐茂。早年就學習過楚地的詩歌，十分向往用詩來抒發志向；先前就精通沛人施讎研治的《易經》，時常有心探索深奥的道理。尊重文士儒生，喜愛古代事物，能雄辯地對答各種問題，通曉衆物富有才幹，學術上各個派别的精華全都通達。盡情地游樂於名分禮教之中，如飢似渴地閲讀經書史籍。加上謙虚謹慎，熱心引薦扶持人才，從卑微的人中選擇賢良，建築賓館招納賢士，折下樹枝等待異人。在鄉里剖

析價值連城的美玉，在家園裝飾捆好的布帛，不管是誰，衹要有一點兒微小的技能就不會被遺漏，衹要説出一點兒有益的話就會加以獎賞。因此人人争着加以修養品性，潤飾文章，全都用精美的東西作爲回報，各自盡情施展渾身的才華。

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静。前臨竹沼，却倚桂岩，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群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説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説文》、《字林》之屬，唯别體形。至於尋聲推韵，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末有李登《聲類》、吕静《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宫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摽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别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群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慚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彦，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

在這時歲星位於鶉火的位置，月亮運行到夷則的方位，旁邊的星星在它們之間盡情運轉，奇異的月光向往那寧静的境界。前面對着竹子水池，後邊靠着桂樹山崖，山水使得仁愛機智的心靈更加晶瑩，雲霞焕發出華美和諧的情致，賓客幕僚像雲霧一樣聚集，闡發的義理令人傾慕。於是探討諸多技藝，商榷各種書籍，認爲語言學這門學問，存在很多錯亂的地方，雖然周代的禮儀、漢代的法典，致力於全面透徹理解，但是花巧邪僻的解説仍然接二連三地産生。况且字體上有篆書和隸書的不同，語音上有楚語和雅語的差異，《三蒼》、《急就》之類的讀物，僅僅剖章析句；《説文》、《字林》這樣的字典，衹知分析文字形體。至於尋求語音推斷韵律，實在是疑惑含混，斟酌古事領會今事，也未臻於完美的境地。後來有李登的《聲類》、吕静的《韻集》，開始辨别清聲濁聲，方纔區分宫音羽音，但是根本没有援引證據，過於失之淺陋，一旦作詩寫賦有所需求，這種書倉猝間難於發生作用。於是我親自稟承聖人意旨，評斷是非，撮要舉出大綱，剪裁并斷定篇章的順序。綜合彙總過去的法則，首次標明新穎的見解，聲韵按類别排列，隨即加以解釋。用訓詁方法來推斷它，用經書史籍來證實它，完備地包括《楚辭》、《詩經》，廣博地牽涉諸子百家，各種書册俱統括，標題是《韻纂》，總共三十卷，編纂成一家學説。正好可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把復製本保藏在圖書室，使藏書室的其他書籍顯得淺陋，鄙視那些懸賞之作没有定準。於是命令我這個才學疏淺的人，爲該書創作一篇大序。我學問淺薄，才思情致更加

欠缺，灰心失意，對文章缺乏活力感到慚愧。祇是因爲狗馬認識自己的養主，飛禽走獸也會歸附於仁義，所以我冒昧地說了些令人喪氣的話，方纔拿起這支志大才疏的筆。不過，齊地、魯地儒學盛行，楚地、鄭地賢才輩出，希望西河的俊傑，有幸不責備我孤陋寡聞；東里的才士，請能够對鄙文加上一些修飾。

未幾，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

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

没多久，楊俊薨，晉王楊廣又引薦他任揚州博士，命令他同衆儒士撰作了一部《江都集禮》。又命令潘徽作序説：

禮教的作用極其重要。它偉大得跟天地的法度一樣，明亮得如太陽月亮般發光照耀，從源頭上開闢了重視天地、先祖、君師的傳統，從體制上奠定了講究仁義禮智的規範。在樹巢上山洞裏居住以前，就萌發了它的道理，在發明古文字以後，漸漸地顯露了它的作用。雖然在形式上還存在不完備之處，内容上也不是盡善盡美，但是夏代創立殷代沿襲，這是可以知道的。至於秩宗和司徒這一類掌管各種禮儀的官員的職責，是使國家和睦，人和神敬穆。道德和仁義，如果不藉助禮就不能成就，人們的一舉一動，如果離開了禮就會無所適從！這就好像把玉章印蓋在泥封上，還能防備静止的水，哪裏會同那耕田除草一樣，祇是平均加以修治罷了！

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沾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篑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

自從世上遭受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時光推移到漢代、魏代，叔孫通見解精辟，高堂隆學識淵博，專家像雲霧一樣聚集，學者像疾風一樣奔馳，禮節頗爲完備，支派交互興起。皇上穿戴整齊臨朝聽政，辨别四方確定位置，繼承了堯帝、舜帝的曆法條規，沿襲了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國家的文物制度融會貫通，四方紛紛響應，皇上恩澤滋潤臣民，從來没有不妥之處。向東探討石篑的符契，向西鑽透羽陵的秘籍，在太室鳴響車鈴，在靈臺止戈休戰，音樂中藴含了五種倫常道德，禮節裏包容了八個朝代的精華。

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贊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絶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内，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宫、東觀之説，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娱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涣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羽巘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兹典。方可韜之頖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慚於往册。徽幸栖仁岳，忝游聖海，謬承恩獎，敢叙該博之致云。

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掌握了珪璋這樣的珍寶，履行神靈的恩德，使社會風氣淳厚，贊美才傑，蕴藏功用顯現仁道。地方居於周地、邵地，業績在河、楚一帶最爲優秀，文武雙全，多才多藝。穿着軍裝而控制邊關，穿着禮服來祭掃四方，收羅優異的人才，開闢寬廣的館舍。加上涉獵各門學問，網羅諸子百家，繼承稷下先賢的崇文事績，弘揚泗上現已喪失的重學風氣，問題如果不深奥就不探求，典故有疑難就一定悉心研究。至於文采題寫在綠色的小鼎上，精華流傳在紅色的篆文中，刑名之學的長處和短處，儒學和墨學的誰是誰非，書林文苑的領域裏，義理知識的淵藪内，謁者和宫廷醫生探求、校正之後所遺漏散失的東西，無不一一辨個涇渭分明，吸取精華，抛棄糟粕。并且認爲内容和形式依次變化，增加减少各不相同，《明堂》、《曲臺》的記叙，南宫、東觀的述説，鄭氏、王氏、徐氏、賀氏的對答，崔氏、譙氏、何氏、庾氏的議論，書籍上雖然記載得很詳細，但是精華非常少。於是在一個光明舒暢、審完案子的空閑早晨，快意於窺看寶物的故鄉，凝神於觀看波浪的岸旁，彙聚衆書，親自翻閲書卷，删除雜亂粗俗，提綱挈領，去掉繁瑣雜沓，提取要旨，編纂成一家之言，名字叫作《江都集禮》。總共十二册，一百二十卷，用來比擬月份的數量和星象的度數，統軍治國的道理保存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準則完備了。過去龜國、蒙國的國君都很善良，睢縣、涣北縣確實是地方重鎮，誠然進出時要警戒清道，禁止行人，模擬朝廷的制度，建立龍旗儀仗，享用皇帝的禮儀音樂。從古人著作中去尋求，没聽説這種典故。正好可把它斂藏在學宫，副本藏在那名山，顯示出石刻的不精細，嗤笑懸賞之作過於簡陋。因此知道《沛王通論》，不僅是前輩賢達所擅長；《寧朔新書》，更是使過去的書籍産生慚愧。我有幸栖息在仁義的高山裏，慚愧地游學於衆

多的聖賢中，錯誤地蒙受恩情獎勵，冒昧地陳述一下博通的情致罷了。

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隋煬帝繼位，命令潘徽同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人輔助越公楊素撰作《魏書》，適逢楊素薨，此事停止。授任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非常敬重他，屢次相互來往。到玄感失敗，凡是同玄感交往的人大都遭受災禍。潘徽因爲是玄感的老朋友，被皇上所不喜歡，有關官員迎合皇上的心意，讓潘徽外出任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潘徽心中很不平衡，走到隴西，發病死去。

杜正玄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他的祖先本來是京兆人，八代的祖先杜曼，任石趙從事中郎，因而在鄴安家。從杜曼到正玄世世代代傳授文學。正玄尤其聰明敏捷，涉獵廣泛多所精通。兄弟幾個人，都未到二十歲，就一齊憑藉文章和才智機辯享譽於三河之間。開皇末期，被推薦爲秀才，尚書考他謀略，正玄應聲而答，下筆成章。僕射楊素恃仗才華對人傲慢，正玄義正辭嚴應答，不屈服妥協，楊素很不高興。過了很久，適逢林邑獻白鸚鵡，楊素趕快召見正玄，使者接連不斷。到了以後，就讓正玄作賦，正玄匆忙之間，拿起筆立刻寫成。楊素看到文章不加删改，纔覺得他很奇異。於是讓他再撰寫十幾條其他的文辭，又都是立刻完成，而且文詞優美内容豐富，楊素就感慨地説："這是真正的俊才，我比不上啊！"正玄被授任晋王行參軍，又改任豫章王記室，死於官任。有個弟弟叫正藏。

杜正藏

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正藏字爲善，尤其愛好學習，擅長作文。二十歲時被推薦爲秀才，授任純州行參軍，歷任下邑官長。大業年間，學業精通，響應朝廷命令推舉秀才，兄弟三人都憑藉文章同時到宫廷中，評論者認爲這種事很榮耀。撰作了一百多篇碑誄銘頌詩賦。又撰作了《文章體式》，很被後輩讀書人所珍重，當時的人把它稱爲作文的規範，以至於海外的高麗、百濟，也都傳授學習，把它稱作《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京兆常得志，學問淵博善於作文，官職做到秦王記室。到秦王逝世之時，經過舊時宮殿，作五言詩，文辭内容悲憤壯烈，很被當時的人所看重。又作了《兄弟論》，立意值得稱道。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俊才，名顯於世。

河間尹式，學問淵博懂得作文，小時候名聲很好。仁壽年間，官職做到漢王記室，漢王很敬重他。等到漢王失敗，尹式自殺。他的同族人正卿、彥卿都有傑出的才能，名氣在世上很顯耀。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河間劉善經，通曉萬物，見聞廣博，尤其擅長寫詩作文。歷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撰作了三十卷《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一卷《四聲指歸》，流行在世上。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范陽祖君彥，是齊代尚書僕射祖孝徵的兒子。體形矮小，不善言談，有才華學問。大業末期，官職做到東平郡書佐。郡城被翟讓攻占，君彥因而被李密所擒獲。李密很禮待他，委任他做記室，軍中文件和調動軍隊的文書，都是在他手中完成。到李密失敗時，被王世充殺掉。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會稽孔德紹，有卓越的才能，官職做到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委任他做中書令，專門主管文書。到建德失敗時，被殺死。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闥中書侍郎，與劉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南陽劉斌，作文很有文采，官職做到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委任他做中書舍人。建德失敗，又任劉闥的中書侍郎，同劉闥逃回突厥，不知他的結局。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脱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

史臣曰：魏文帝説過“古今的文人，一般都不拘小節，很少能在榮譽節操方面有所建樹”，這話確實對啊！王胄、虞綽以及崔儦、孝逸這類人，有的恃才傲物，被遺忘棄置於世俗之間，有的學業優良命運却不好，才情高地位低，心中憂鬱壓抑而獨自憤俗，情志猶豫而不定，長嘯傲慢地對待社會，瞧不起高級官員。因此知道放蕩不

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并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羈被世遺棄，憎恨邪惡與人不合，不僅僅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所以他們多受災禍，很少能有個好結局。但是他們精通研究歷史，文詞華美綺麗，都是鄧林中的一根樹枝，崐山上的一片美玉。有隋統一天下，得到很多人才，真正優異特出的，不超過十幾個。正玄兄弟三人都可列於其中，他們相互友愛，也可算是賢兄賢弟了。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自從開始有了文字，延續了很多個朝代，雖然時代有繁盛有衰微，但是不曾没有隱逸的人士。所以《易經》説"躲避世俗没有苦惱"，又説"不侍奉王侯"；《詩經》説"皎潔的小白馬，在那空曠的山谷中"；《禮記》説"儒家有人上不向天子稱臣，下不侍奉王侯"；前人有言説"選用隱居的人，天下的人都會誠心歸附"。雖然出仕隱居態度各不相同，作用各不一樣，但也都是述説自己的志向，都是君子的爲人準則。仙人洪崖首創隱居之風，箕山許由將這種風氣發揚光大，七位人臣在周代興起，商山四皓光大了漢朝，魏、晋以來，這類人更多。那些氣魄大的就輕視天下，小看萬物，那些氣魄小的就安心於苦守操節，甘願卑賤貧困。有的與塵世混同，隨波逐流而消逝，有的違背時代潮流以求矯正世俗，放眼江湖而獨來獨往，玩賞魚鳥，不離琴書，撿起遺落的穀粒，編織脱落的羽毛，喝着山石中的泉水，在松柏樹下乘凉。縱情宇宙之外，自滿懷抱之中，然而都高高興興地保持自身的高潔，很少有人急切地追求做官來救濟天下。禀承天命的英明天子，遵守先王法度的善良君主，没有誰不用豐厚的禮品接連不斷地問候他們，蒲草裹輪的車子一輛接一輛，奔走在山谷中，惟恐請不到他們，這是什麽原因呢？因爲他們的正氣雖然未發揚光大，但是他們的志向堅定，即使没有治理國家的大功，也終歸有賢達忠貞的節操。足够勉勵懦夫立志，平息貪婪競進的風氣，同那些用不正當手段來獲取利益的人，實在是不可相提并論。

這就是所說的以不刻意表現爲表現，不入世却無時不在關心天下。所以叙述他們的爲人，陳說他們的事迹，用來完備《隱逸篇》。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顔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脱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李士謙字子約，是趙郡平棘人。小時候死了父親，侍奉母親，因孝順而聞名。母親曾經嘔吐，懷疑是中了毒，士謙於是跪着嘗食。伯父是魏岐州刺史李瑒，他對這事深深贊嘆推崇，常常稱贊他説："這孩子是我們家中的顔子啊。"士謙十二歲時，魏廣平王元贊徵用爲開府參軍事。後來爲母親守喪，居喪期間瘦骨嶙峋。有個姐姐嫁給宋氏，承受不了悲傷而死去。士謙守喪期滿除服，捨棄住宅作佛寺，脱身出外，到學館尋師請教學業，專心研究不知疲倦，於是博覽各種書籍，同時精通天文方術。齊吏部尚書辛術召他任員外郎，趙郡王高叡推舉他德行好，可以做官，他都稱病不去。和士開也看重他的名聲，將要勸諫朝廷，提拔他任國子祭酒。士謙知道後堅决推辭，得以脱身。隋朝擁有天下，士謙始終堅守志向不做官。

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疏，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凉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

士謙因爲自己從小失去父親，不曾喝酒吃肉，嘴裏不説殺害之類的言語。至於親戚賓客來會集，就陳列酒食器皿，對着它們端正地坐着，整天不知疲倦。李氏宗族昌盛，每到春秋兩次祭祀土地神的節日時，一定舉行盛大宴會極盡歡樂，没有誰不大醉喧嘩吵鬧。曾經有次聚集在士謙的住處，豐盛的酒菜堆滿眼前，士謙却先擺好黍子，對堂兄弟及子侄輩説："孔子説黍子是五穀中最重要的，荀卿也説食物以黍稷爲先，古人崇尚的東西，難道可以違反嗎？"小孩大人一片肅静，不敢鬆弛懈怠，回去後相互説："看到君子之後，纔覺得我們這些人不道德啊！"士謙聽到後責備自己説："爲什麽被人所疏遠，竟然到了這種程度呢！"家中富有財産，自身却奉行節約勤儉，常把救濟布施他人作爲本分。鄉里有辦不成喪事的，士謙就奔赴那裏，依據所缺乏的東西供給救濟。有兄弟兩人分財産不平均，以至於争吵打官司，士謙聽説後自出財産，補充給那錢財少的，讓他同錢財多的相等。兄弟倆慚愧敬

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

畏，相互推讓，終於成爲善良的人。有牛侵犯他的田地，士謙就牽放到陰涼處喂養，愛惜它們超過了牛的主人。看見有小偷割他的禾黍，就默默地躲避他。他家的奴僕曾經抓到偷粟米的人，士謙安慰并告訴他說："窮困迫使人這樣，根據仁德不責備你。"立即命令釋放他。他的奴僕曾經同鄉人董震趁醉鬥力，董震掐住奴僕的咽喉，把他掐死在手中。董震驚慌請罪，士謙對他說："你本來没有殺死他的意思，爲什麽要向我道歉！但是你應當遠遠逃走，不要被官吏逮捕。"士謙性格寬容厚道，做的都是這一類事情。

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後來拿出幾千石糧食，用來借給鄉人，適逢這年穀子不成熟，借債人家無法償還，都來道歉。士謙說："我家多餘的粟米，本來就是指望救濟窮人，難道是爲了求取利益嗎！"因此全部召來借債人家，爲他們設置酒食，對着他們燒掉債券，說："債還完了，希望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讓衆人各自回去。第二年莊稼大豐收，借債人家爭着來償還士謙的債務，士謙拒絶他們，一點東西也不接受。另外一年饑荒又很深重，有很多人死去，士謙用盡家中的錢財，給災民做稀飯，靠這保全生命的人幾乎要用萬來計算。并且收拾埋葬尸骨，所能看見的没有遺漏。到春天，又拿出糧種，分給貧窮之人。趙郡農民對他感恩戴德，撫摸着他們的子孫說："這就是李參軍留下的恩惠啊。"有人對士謙說："您暗中做了許多善事。"士謙說："所謂暗中做善事是怎麽一回事呢？它如同耳朵響，惟獨自己能聽到，别人没有知道的。現在我所做的，你們都知道，這怎麽是暗中做善事呢！"

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

士謙善於談論高深的道理，曾經有一位客人同他座談，不相信佛家因果報應的義理，認爲佛書以外的典籍没聽説過。士謙告諭客人說："積累善行能遺留福禄，積累惡行會遺留災禍，富貴人家等待封賜，而有人却掃除墓地等待人死入葬，這難道不是善惡的報應嗎？佛經說五道輪回，没有窮盡，這也就是賈誼所說的，千變萬化，不曾有終點，說的是偶然化作人的道理啊。佛學教義還未向東傳播，可是賢達人士已經知道

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它是這樣了。至於鯀化作黄熊，杜宇化作杜鵑鳥，褒君化作龍，牛哀化作獸，君子化作天鵝，小人化作猿猴，彭生化作野猪，如意化作狗，黄母化作黿，宣武化作鱉，鄧艾化作牛，徐伯化作魚，僕役化作烏，書生化作蛇，羊祜的前身，是李氏的兒子，這不是佛家説的變成奇特的形狀嗎？”客人説：“邢子才説，難道有松柏的後身會化作樗櫟嗎！我認爲這説得對。”士謙説：“這不是同一類的説法。變化的原因都是由心而起，樹木難道有心嗎？”客人又問三教的優劣，士謙説：“佛教，是太陽；道教，是月亮；儒教，是五星。”客人也不能責難就不説了。

士謙平生時爲咏懷詩，輒毁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

士謙平時常常寫咏懷詩，并總是毁掉它的底本，不把詩給人看。又曾經談論刑罰，留下的文章不全，它的内容大致是：“帝王制訂法律，沿襲變革各不相同，自己可增加減少，不要一下子改變。現在貪污受賄或盗竊財物嚴重的判死罪，這既殘酷又無懲戒作用。俗語説：‘人民不怕死，不可以用死來嚇唬他們。’我私下認爲這種罪應當從肉體上懲罰，砍掉一個脚趾，重犯的砍掉他的右腕。流放犯應當砍掉右手三個指頭，再犯的砍掉他的手腕。小偷小摸應當判墨刑，再犯的就削掉他的三個指頭，還不改的砍掉他的手腕，如果這樣，犯罪没有不能制止的。那些無賴的人，把他們流放到邊疆，衹會成爲動亂的原因，恰好引起戰争罷了，這不是求得國家安寧的方法。下棋賭勝及無節制游樂，易萌發偷盗行爲，嚴禁却不能制止，可以判處墨刑。”有見識的人認爲這些話很符合治國的根本。

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開皇八年，死在家中，時年六十六歲。趙郡男女聽到這件事，没有誰不流着眼淚説：“我們這些人不死，却讓李參軍死嗎！”會合送葬的有一萬多人。同鄉人李景伯等因爲士謙的品行在家鄉很著名，就逐條陳述他的事迹，到尚書省請求給先生一個謚號，事情被擱置没辦成，他們就共同在墓前樹立了碑碣。

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殁，

他的妻子范陽盧氏，也有婦德，到丈夫死後，所有贈予的送葬品，全不接受，對家鄉父老説：“參軍平生喜歡施捨，現在雖然去世，怎麼

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

能强行改變他的志向呢!”於是散發糧食五百石用來救濟貧窮的人。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賾。

崔廓字士玄，是博陵安平人。父親崔子元，任齊燕州司馬。崔廓小時失去父親很貧寒，母親地位又卑賤，因此不被族人所看重。開始任鄉里小官，屢次受到委屈侮辱，於是感憤激發，逃進山中。就博覽群書，各方面都廣泛涉獵，山東讀書人都推重他。後來回到家鄉，不響應徵召的命令。同趙郡李士謙成了心領神會的朋友，常常相互來往，當時的人把他們叫作崔、李。到士謙死時，崔廓哭得極其傷心，替他寫傳記，并把傳記送到秘府。士謙的妻子盧氏守寡獨住，每當家中有事，總是讓人咨詢崔廓，請他裁定。崔廓曾經發表議論，談説刑名之學的道理，所談的內容非常精確，文章大都不記載。大業年間，在家裏去世，時年八十歲。有個兒子叫崔賾。

崔賾

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晋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

>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脱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

> 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

崔賾字祖濬，七歲時就會作文，體形矮小，有口才。開皇初年，秦孝王推薦他，考試成績優秀，朝廷命令他同衆儒士審定禮儀音樂，授任校書郎。不久改任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非常推重他。他爲母親守喪離職，性情極其孝順，五天水米不沾。徵入任河南、豫章二王侍讀，常常隔日來往於二王的宅第。到河南王任晋王時，崔賾改任記室參軍，從此離開豫章。豫章王仍然很重視他，給崔賾寄去一封信説：

> 過去漢代的西京，是梁王劉武的封地，梁王興建了平臺、東苑，他非常傾慕仁義。爲此，馬卿辭謝了武騎的官位，枚乘罷去了弘農的職守。每當瀏覽史册，常常對這感到很奇怪，他們爲什麽竟然鄙視官爵榮譽，游息在藩王宅第?用今事類推古事，纔知道他們平素的志願。這兩位賢士，難道是偶然這樣做嗎!

> 您見聞廣博記憶力强，正在努力探索深奥的道理，把讀懂漢代臣子的三箱天書，看作是跋涉蒙山，面對梁國宰相惠施的五車書籍，好像是一口氣能吞下雲夢澤。我的兄長

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欽佩重視賢士，尊敬熱愛他們以致忘了疲倦，先前爲郭隗之類的賢達建造了宮室，又常常替穆生這樣的人才設置美酒。現在重新開闢疆土，再次對着山河發誓，地方方圓七百里，容納曲阜，城市具有七十座，包羅臨淄，大舉拓展南陽，正在開發賓館。希望能够駕馭豪華的馬車，披着長長的衣服，擺上盛大的酒宴，穿着珍貴的鞋子，歌唱山中桂樹長得茂盛，吟咏池邊竹子長得秀美。他就是那樣高貴，又是如此風流，十分幸運十分幸運，什麽快樂能比得上這呢！仰望國都，懷念德祖，我的才能不如天人，在子建面前感到很慚愧，書信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意思，静静地等候您的詳盡答覆。

賾答曰：

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吴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

崔賾回答説：

前些日子承蒙來信賜教，這種榮耀恩惠非同尋常，我心靈若有所失。至於道理高深得超過了《易》學，管輅也百思不得其解，典故豐富得超過了《山海經》，郭璞雖悉心作注但也不够詳細。如果各種顔色相互協調，那麽龍的花紋也不能相比，如果各種樂器交互鳴響，那麽鳳凰的鳴叫也會相形見絀。吴札評論《周頌》，哪裏全是贊揚，歌手演奏《陽春》，誰能應和節拍！恭敬地念及您——我們善良的國王殿下，從天河中稟承雨露，從泰山日觀峰接受光輝，忠厚正直勝於東平劉楨，文學才華超過北海孔融。在漢代則可比司馬遷、蕭望，在晉代則可比裴楷、張華，在中書省顯揚聲譽，在朝廷傳播美名，眺望我車後揚起的塵埃，深遠渺茫道路阻絶。

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顔，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虚班驥皂。挾太山而超

我是寄居在燕南河北的客人，并且生性游手好閑，本來就無心向往顔回，怎麽又會有意羨慕藺相如！不曾勤學苦讀，孜孜不倦，閲讀《論語》衹是選擇其中一篇，瀏覽《莊子》也僅僅那麽一點。更何况我年齡漸漸已老，屢屢缺少粗茶淡飯，品德未成就，學業全抛棄。衹是因爲燕國國君用重金購買千里馬，薛地田文優厚蓄養有一技之長的

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崐崘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修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

人，我有愧地得到官位，徒然列名於人才的行列。用胳膊夾着泰山來跳過北海，挖掉崐崘山來把它建成一個水池，這都是比喻衹要有誠心，報答恩德并非難事。忽然遇上周代的桐樹賜予吉兆，唐水繼承家業，家門出了將軍宰相，應當種上桃樹李樹。真正的龍將要從天上下來，難道僅是貪圖名聲，濫竽充數的人搶先逃跑了，何必一一去審理！衹是您的仁惠的旨意非常謙虛，減少君長的權利來施惠下民，這就是大江大海能够成爲百河的領袖而丘陵相形見絀的原因。曹植若預先聽説您的高論，就不會敗壞美好的名聲，楊修如甘心處於卑下的地位，又怎會損害樸實的德性。我不勝荷恩戴德到了極點，謹獻上一篇書啓答覆您。

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

豫章王得到回信，送給崔賾五十石米以及衣服金錢縑帛。

時晋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宫，除太子齋帥，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

當時晋王府邸的文章，大都由崔賾寫成。晋王進入東宫，崔賾任太子齋帥，不久改任舍人。到元德太子去世，因病回到家鄉。後來被徵入任起居舍人。

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悦，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

大業四年，隨從皇上到汾陽宫，住在河陽鎮。藍田縣令王曇在藍田山撿到一個玉人，長三尺四寸，穿着大領衣服，戴着頭巾，王曇把這件事上奏，皇上下令詢問衆臣，没有誰懂得，崔賾回答説："鄭重考查漢文帝以前，没有人戴頭巾，這玉人肯定是文帝以後製作的。我見到魏大司農盧元明撰作的《嵩高山廟記》説，有個神仙，用玉做成外形，整個人像有幾寸長，有時出現有時隱藏，出現就可讓朝代延長。想到陛下應和上天順從百姓，定都嵩山、洛水間，山神自現，我冒昧認爲這是有福的事。"於是拜了兩次，百官都慶賀，天子十分高興，賞賜了兩百匹細絹。他隨從皇上登太行山，皇上詢問崔賾説："什麼地方有羊腸坂？"崔賾回答説："我考查《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皇帝説："不是。"崔賾又回答説："我考查皇甫士安撰作的《地書》説，太原以北九十里有羊腸坂。"皇帝説："對。"因而對牛弘説："崔祖濬就是所説的問一知二的

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

人。”大業五年，崔賾受令同衆儒士撰作了二百五十卷《區宇圖志》，進獻此書。皇上認爲不好，又命令虞世基、許善心擴展成六百卷。因爲替父親守喪離職，不久又起用他就職管事。遼東戰役時，授任鷹揚長史，設置遼東各郡縣的名稱，都是采納崔賾的建議。受令撰作《東征記》。大業九年，任越王長史。在這時山東盜賊紛紛而起，皇上命令安撫慰勞高陽、襄國，歸降的有八百多人。大業十二年，隨從皇上到江都。宇文化及殺害皇上後，引薦他任著作郎，崔賾稱説有病不赴職。在路上發病，死在彭城，時年六十九歲。

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吴興姚察、琅邪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崔賾同洛陽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吴興姚察、琅邪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互友好，常常趁着休假時，整天高談闊論。寫作的詞賦碑志有十幾萬字，撰作了七卷《洽聞志》，三十卷《八代四科志》，還來不及推出，江都覆滅，全部化作灰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徐則，是東海郯地人。小時候性格沉穩嫻静，嗜好欲望很少。在周弘正那兒接受學業，擅長《老子》、《莊子》、《周易》，精通議論，在都邑中名聲出類拔萃，徐則感慨地説：“名聲是事實的外表，我大概徒有其表吧！”於是暗生隱居的節操，拄着棍子進入縉雲山。幾百個後輩讀書人，苦苦請求拜他爲師，徐則推辭并打發了他們。不娶妻子，常常戴頭巾穿布衣。陳太建時期，接受召見來至真觀休息。過了一個月，又辭去進入天台山，於是不吃米飯修養性情，所依賴的衹有松子清水罷了，即使是深冬天寒地凍，也不穿棉衣。太傅徐陵替他摩崖刻石作頌辭。

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悦性冲玄，怡神虚白，餐松餌术，栖息烟

當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臨幸他説：“你年齡超過八十歲，肯定能做國君的老師，然後得到大道。”晉王楊廣鎮守揚州，知道他的名氣，親手寫信傳唤他説：“大道得到了各種妙處，法規體現了崇尚天然的本性，它們包含天地，自然生成萬物，人如果能够弘揚大道，大道就不會徒然運行。先生躬行仁義道德，培養空靈心性，推崇宇宙本體，齊同天地萬物，深深明白義理，

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説，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

通曉法則。快心淡泊沉静，怡情純净無欲，服食松子山薊，寄居山林。遠看赤城來等待風雲，駕御龍鳳來游玩仙境，即使在天台山隱姓埋名，仍然在長江、淮河一帶享有盛譽，治國規劃非常卓著，讓人寤寐思念。恭敬地躬行純樸的德行，長期養成了謙虛的胸懷，謙恭側坐以待賢士，夢中懷想隱居生活。刺骨的寒風已經冷冰冰，海上的霧氣也快要充滿寒意，斂藏止息在豐茂的樹林中，玉體心神舒適怡悦。過去商山的四位白髮老人，隱遁漢朝宫廷中，淮南王劉安的八位門客，屈身降臨藩王宅第。古今的事雖然不同，但是山河没有兩樣，隱身於集市和朝廷，前代賢者已經論説過，誘導凡人稱述聖人的盛德，不是先生還能有誰呢！所以派遣使者前來聘請您，期望不用勞煩我親自出馬，您就會迅速來到，未等待到蒲草裹輪的車子，您就會離開那空曠的山谷。希望您能委屈自己，我虔誠等候您的大駕光臨。”徐則對弟子説：“我今年八十一歲，王來召見我，徐君説的話，真實而且有依據。”於是就到揚州去。晉王將要請求學習道法，徐則用時間不適宜的理由推辭了。這以後的一個晚上，命令侍候的人拿取香火，像平時朝拜的禮儀一樣，到五更時候死去，身體柔軟得如同活着的時候，停留了幾十天，臉色没有改變。

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

晉王下達文書説：“天台山真隱士東海徐則先生，把清虛誠樸作爲根本，淡泊寧静成就道德，齊同萬物隱身世外，檢正行爲立身做人。穿着粗布衣服或蒲草編的衣服，服食松子山薊，隱居在靈秀的山岳，有五十多年。他神仙般的才華真是卓越啊，具有飄然欲仙的不凡氣質，千尋萬頃，也測不出他的邊際。我願恭敬地繼承這種風操，久久地仰慕這種德行，頻頻地派遣使者，遠遠到此邀請先生，希望能够虔誠地接受道術，建立美好的緣分。哪知剛剛到達，没停留十天，先生厭棄塵世，登仙而去，歸還自己的真身到神靈的處所。身體柔軟，臉色不變，這就是醫書所説的尸體化爲地仙的人啊！即使我没表達尊師的禮儀，但是心中的許諾還在，雖然忘了先生已死去，然而心中還是很悲傷，辦喪事的資財，根據

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净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尸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爲之贊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煉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遥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需要供給。仙衣羽毛車蓋，既然已經升上雲霄，空棺材剩下的衣服，難道還要靠墳墓嗎！衹是拐杖鞋子還存在，爲了表示同民間風俗一樣，應當派使者把先生送回天台山安葬。"這時候從江都到天台山，有很多人在路上看見徐則步行，説是被放回來了。到他的舊居，徐則拿取經書和道教教義分别送給學生，又命令他們把一間房打掃乾净，説："如果有客人來，應當請他到這兒。"然後騎着石梁離開，不知所去的地方。一會兒，裝着尸首的棺材到了，纔知道他仙逝了。時年八十二歲。晉王聽説後更加覺得他奇異，送給的絲織物品上千段，派遣畫家描繪他的外貌，讓柳䛒爲他作贊文説："可以言傳的東西不是真正的大道，真正的大道不可言傳。具有真正道德的人不表現爲形式上的德，具有最高道德的人不會滿足。玄談的風尚很盛，因而産生了先生。平素冶煉丹液，用仙術來怡養心神。石鍾乳剛剛變得柔軟，丹藥就要煉成。聲稱追隨葛稚，將要陪伴茅嬴。我們的君王在遠處關注您，被您的威靈誠心所感動。柱下史老子一點撥，河上公某氏就沉溺於深奥的義理中。留下符節顯示誠信，逝世之後傳揚美名。永遠思念您神明般的功績，用什麽來抒發我的感情？時時翻閱您的黑白遺像，如同光臨赤城。"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這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人，也實行不吃飯的修道方法，用松子清水供給自己，都被隋煬帝所看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侄，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并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説，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并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

張文詡，是河東人。父親張琚，開皇年間任洹水縣令，憑着清廉公正著名。有幾千卷書，教育兒子侄子，他們都因爲通曉經術而顯達。文詡博覽書籍，特别精通《三禮》，對《周易》、《詩經》、《尚書》及《春秋三傳》，全都通曉熟悉。時常贊賞鄭玄的注解，認爲精到淵博，對衆儒士那些不同的説法，也都詳細研究。隋文帝招納天下著名儒生和飽學之士，對房暉遠、張仲讓、孔籠這類人，都聘請他們任博士的職務。文詡當時在太學學習，暉遠等人没有誰不推崇佩服他，學校裏面衆人一心，都共同推崇敬仰。他們的學生

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説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悦，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

大都來到文詡這兒，請求詢問疑難問題，文詡就廣泛引用證據，從各方面辨析解説，讓他們選擇好的解答。治書侍御史皇甫誕是一個時期朝廷的俊才，常常對文詡持學生的禮節。文詡剛到南臺，他就裝飾乘坐的馬，到學校屈尊邀請。文詡常牽着馬步行，用意在不藉助他人來表現自己。右僕射蘇威聽説他的名氣召見他，同他交談，非常高興，勉勵他追求官職。文詡用意不在做官，堅决推辭了這件事。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説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毁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床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仁壽末年，學校被廢除，文詡拄着拐杖回去，把澆灌菜園作爲職業。州郡時時選用人才，文詡都不響應徵召。侍奉母親憑着孝順著名。常常用品德感化人，使家鄉漸漸改變風俗。曾經有人夜中偷偷地割他家的麥子，文詡看見後避開，小偷因而感動醒悟，丢掉麥子來道歉。文詡安慰告諭他，自己發誓不把此事説出去，堅决讓他拿走麥子。過了幾年，小偷向鄉人説起這件事，纔被遠近的人知道。鄰居家築墻，心中有不正的想法，文詡就毁掉舊墻來應和他。文詡腰上曾經有病，適逢醫生自己説擅長禁咒術，文詡讓他施禁咒術，結果被刀刃損傷，以至於卧倒在床枕上。醫生磕頭請罪，文詡立即打發他，并爲他隱瞞此事，對妻子兒女説："我昨天頭發暈，掉到坑中弄成這樣。"文詡掩蓋他人的短處，都是這種情况。州縣因爲他貧窮，將要給予救濟，他總是推辭不接受。每當閑居没事時，就舒緩地長聲嘆氣説："慢慢地衰老就要來到了，恐怕不能及時樹立美好的名聲！"用如意棍擊打桌子，到處都打遍，當時的人把他比作閔子騫、原憲。死在家中，終年四十歲。家鄉人替他樹墓碑刻頌辭，把他稱作"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教而勸，虚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

史臣曰：古人所説的隱居的人，并不是隱藏他的身體而不出現，也不是閉上嘴巴不説話，不是藏匿他的智謀不顯露。大概是把恬静清淡作爲本意，不明不暗，安於時運順應變化，處世態度隨和，公正没有偏心。士謙等人不想做官，堅守隱居不出仕的志向，隱居但不迴避親朋，剛正但不割斷同世俗的關係，不對别人説教却能勉勵他

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們，空手而去却滿載而歸，愛戴士謙等人如同父母，懷念他們如同親戚，如果不是有順應自然的純正道德，誰能够到這種程度呢？然而士謙聽到贊譽不沾沾自喜，文詡被損傷不發怒，徐則的志向在於隱居匿迹，别人不可親近或疏遠他，不可使他富貴或貧賤，他們都是保持了本真的人。崔廓對受委屈凌辱深有感慨，就憑着退隱被稱譽，祖濬作文很優美，足够發揚前輩的建樹，父子兩人雖然舉止行爲不同，但他們的名氣是一樣的，妙啊！

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藝　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

陰陽是用來修正時間，順應氣候的；占卜是用來解決疑難，處理遲疑之事的；醫生巫師是用來防備妖逆邪氣，保養生命的；音樂是用來協和人神關係，節制悲哀歡樂的；顱相學是用來辨别尊貴卑賤，明確名分事理的；有技巧可以更好地利用器皿用具，救濟艱難。這都是聖人没有成見，根據百姓實際情况設置教育措施，周濟有災難的人，禁止放蕩邪惡的事。它們起源於三皇五帝之時，來歷是非常久遠的。

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絶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兹乎？

既然如此，過去説得上是陰陽家的，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通曉音樂的人，有師曠、師摯、伯牙、杜夔；説到占卜的，有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談到顱相學，有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提到醫生，有文摯、扁鵲、季咸、華佗；那技藝靈巧的，有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所有這些君子，上下觀察，探索高深之處，都到了幽隱精微的程度，思想可同造物主相比，進入了靈妙的境界，具有特殊的才華和超世的技藝。他們有的弘揚道德來拯救時世，有的隱藏身軀來便利萬物，高深得不可測量，確實無法用語言稱譽。近來幾代同這種技術有牽連的人，很少能够剛正專一，大都放縱淫蕩邪亂的性格，嚴重地玷污天理。有的改變擾亂陰陽，邪曲地促成國君的欲望，有的假藉神仙鬼怪，迷惑人心。於是使當時的風俗怪誕虚妄，不能回歸自己的真性，自身遭受災禍，没有誰能够享盡天壽死去。技藝學成却品格卑下，學藝的用意難道在此嗎？

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爲《藝術篇》云。

逐個觀看經書史籍和各家學派的言論，無不保存藝術，有的叙述它的玄深奥妙，有的記載它的迂闊荒誕，不僅用來擴展對新異之事的見識，還將用來表明勉勵告誡。因此後來的作者，亦或沿襲前人的説法，所以現在也采録其中特别顯著的人，編輯成《藝術篇》。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

庾季才字叔奕，是新野人。八世祖庾滔，隨從晉元帝過長江，官職做到散騎常侍，封爲遂昌侯，於是安家在南郡江陵縣。祖父庾詵，是梁代隱居不出仕的讀書人，跟同族人庾易齊名。父親庾曼倩，任光禄卿。季才小時聰慧過人，八歲能背誦《尚書》，十二歲精通《周易》，喜歡推算天象。守喪憑着孝順著名。梁代廬陵王蕭績徵召他任荆州主簿，湘東王蕭繹推重他的技藝，引薦他任外兵參軍。西臺建立，多次升任中書郎，兼任太史，封爲宜昌縣伯。季才堅决推辭太史一職，元帝説："漢代司馬遷歷代擔任此職，魏代高堂隆仍然兼任此職，不是没有先例，您害怕什麽呢！"皇上也很通曉天文曆法，於是一起觀察天象，皇上不慌不忙地對季才説："我還是擔心災禍從内部產生，用什麽方法可以平息？"季才説："近來天文現象預示有變亂，秦將要進入郢地，陛下應當留下重要大臣，鎮守荆、陝，整治旌旗回到京城，來躲避這種災患。假如羯寇侵略逼迫，僅失去荆、湘，對於國家，用不着擔心。果真久久停留，恐怕不是天意。"皇上開始認爲他説得對，後來同吏部尚書宗懔等人討論，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不久江陵淪陷毁滅，竟然同季才説的一樣。

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絶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

周太祖一看見季才，就深加優待禮敬，讓他參與掌管天文曆法的機構。每當有征伐之事，季才總是加入隨從人員的行列。賞賜一所住宅，一千畝水田以及奴僕婢女牛羊日常生活用品等，周太祖對季才説："您是南方人，不習慣在北方，所以賞賜這些東西，想斷絶您懷念南方之心。你應該竭盡誠心侍奉我，我肯定會用富貴相報答。"當初，郢都淪陷時，縉紳士大夫多被没收爲下賤人。季才散發賞賜的東西，重金買回親戚朋友

陽，先昭異度，晋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文帝問：“怎麽能這樣？”季才説：“我聽説魏攻占襄陽，先顯揚異度，晋平定建業，以得到士衡爲快事。攻打敵國求取賢人，是古人的原則。現在郢都覆滅，國君確實有罪，可官員士人有什麽過錯，都成爲卑賤的僕役！鄙人客居他鄉，不敢進言，委實深切地同情他們，所以贖買罷了。”太祖纔醒悟地説：“是我的過錯。如果没有您，我就會在天下失去威信！”因而發令免除了幾千口做奴僕婢女的梁朝俘虜。

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别參寡人也。”自是漸疏，不復别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户。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户。

武成二年，跟王褒、庾信共同增補爲麟趾學士。多次升任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這以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掌政權，對季才説：“近日來的天象，有什麽徵兆？”季才回答説：“我蒙受您深厚的恩惠，如果不暢所欲言，便如同樹木石頭。近來上台星有變化，不利於宰相，您應該交還權力給天子，請求在家中養老。這就可享受長壽，而且受到周公、召公般的贊美，子孫成爲國家重臣，最終保持連城般的穩固。不這樣的話，就不知道結局了。”宇文護遲疑很久，對季才説：“我的本意是這樣，不過辭職也不能免禍啊！您已經是王朝的官員，可依照朝廷的條例，請不要另外參見我。”從此兩人漸漸疏遠，不再見面。到宇文護被誅滅以後，查閲他那兒的書牘信件，武帝親自光臨檢查，有假藉符兆，胡亂製造叛離之心的人，都被殺戮。惟獨找到季才的兩張書信，極力説根據讖緯之學和吉凶災變的徵兆，應當把政權交還皇上。皇上對少宗伯斛斯徵説：“庾季才極其誠實謹慎，很符合做人臣的禮節。”於是賞賜他三百石糧食，兩百匹絲絹。升任太史中大夫，朝廷令他撰作《靈臺秘苑》，加授上儀同，封爲臨潁伯，食邑六百户。宣帝繼位，加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加食邑三百户。

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虚，受兹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

到隋文帝任丞相時，曾經晚上召見季才説：“我憑着平庸的才能、虚枉的名聲，却受到皇上臨終時的遺命，天命和人情事理，您認爲怎麽樣？”季才説：“天理精妙深奥，很難察覺，請私下用人情事理來占卜，徵兆已經確定了。季才我即使説不行，您難道還能做出箕山許由、潁水

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巢父般的事情嗎?"隋文帝沉默了很久，纔抬起頭說："我現在好比正騎着野獸，確實不能下來了。"於是賞賜季才五十匹各種顏色的絲織品和兩百段絲絹，說："愧對您的這個主意，應當好好地思考它。"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說："這個月戊戌日清晨，青氣如同樓闕，出現在國都的上面，不久變成紫色，逆着風向西走。《氣經》說：'天不能没雲却下雨，皇帝君王不能没氣而站穩脚跟。'現在王者之氣已出現，必須立即應和它。二月太陽從卯位出，進入酉位，處在天上正中的位置，這就叫作二八之門。太陽，是國君的形象，國君正式就職，應該在二月。這個月十三日甲子，甲是六甲的開始，子是十二個時辰的第一個，甲數是九，子數又是九，九是奇數。這一天就是驚蟄，是陽氣盛發的時候。過去周武王在二月甲子平定天下，周代享受了八百年天下，漢高帝在二月甲午即皇帝寶座，漢朝享受了四百年天下，所以知道甲子、甲午是得到天下的日子。這次二月甲子，應當應和上天接受命令。"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

開皇元年，授任通直散騎常侍。隋文帝將要遷都，晚上同高熲、蘇威兩個人確定議程，季才早晨上奏說："我上看天象，下察圖讖，預兆確實協和，肯定有遷都的事。況且堯建都平陽，舜建都冀土，因此知道帝王居住的地方，歷代不一樣。而且漢營建這座都城，到今天將近八百年，水都含有鹽味，不太適宜人居住。希望陛下調和天人的意願，做好遷移的打算。"隋文帝很驚訝，對高熲等人說："這是什麽神仙啊！"於是發布命令實行，賞賜季才三百段絲絹，兩匹馬，升爵爲公。對季才說："我從今以後，纔知確實有天意了。"於是命令季才同他的兒子庾質撰作《垂象》、《地形》等方志，皇上對季才說："天地深奥神秘，有多種推算方法，各人觀點不同，有時會引起差錯。我不想讓外人干擾參預這件事，所以讓您父子兩人共同做這件事。"到書寫成進獻時，朝廷賞賜他一千石米，六百段絹。

九年，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開皇九年，外出任均州刺史。任命書剛剛下達，就要去屬地就職，當時輿論認爲季才技藝精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影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

通，朝廷有命令讓他回來擔任原來的職務。季才因爲年老，頻頻上表辭職，朝廷每次下達優待的詔令不同意。適逢張胄玄的曆法被推行，以及袁充說到日影偏長。皇上用這問季才，季才於是說袁充荒謬。皇上非常氣憤，季才因此被罷免職務，給予一半的俸祿遣回宅第。所有的吉祥災異，朝廷常常派人到家中詢問他。仁壽三年去世，當時年齡八十八歲。

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游。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爲後進，亦申游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於世。

季才氣量寬弘，學業淵博精當，忠誠於信義，志趣愛好出游。常常選吉日良辰，同琅琊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同族人庾信等，舉行作文飲酒的宴會。其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這些人，雖然是後輩學者，也表達了交好的願望。季才撰作了一百二十卷《靈臺秘苑》，一百四十二卷《垂象志》，八十七卷《地形志》，都流行在世上。

庾質

庾質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

庾質字行修，小時候聰明敏銳，早年就有理想。八歲時能背誦梁世祖的《玄覽》、《言志》等十篇賦文，拜授童子郎。出任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任奉朝請，歷任鄢陵縣令，升任隴州司馬。大業初期，授任太史令。操行剛貞誠實，說話忠實直爽，每有災害或異常現象，一定當面陳述事理。可是隋煬帝生性很猜忌刻薄，齊王楊暕也被猜疑。庾質的兒子庾儉當時是齊王的部屬，皇上對庾質說："你不能一心侍奉我，竟然讓兒子侍奉齊王，爲什麼這樣離心呢？"庾質說："我侍奉陛下，兒子侍奉齊王，其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心。"皇上怒氣没消除，因此庾質被出任爲合水縣令。

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

八年，皇上親自征伐遼東，庾質被徵召到皇帝的行營。到臨渝拜見，皇上對庾質說："我承受先帝遺旨，親自攻打高麗，估測它的土地人民，纔抵得上我國一個郡，您以爲能勝嗎？"庾質回答說："按照我淺陋的見解，征伐它可獲勝，不過我私下有愚見，不希望陛下親自前往。"皇上變色說："我現在統率軍隊到這裏，難道能没看見敵人就徑自退回嗎？"庾質又說："陛下如果前往，我擔心會損害軍威。我還是希望皇上駐扎

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悦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在這兒，命令勇猛的將官士兵傳授謀略，用加倍的速度趕路，出乎敵人的意料。事情應該快速完成，慢必然没有功勞。”皇上不高興地説：“你既然認爲難走，可以住在這兒。”到部隊返回時，授任太史令。九年，又征伐高麗，皇上再問庾質説：“這一次又怎麽樣？”庾質回答説：“我實在愚昧迷惑，仍然堅持先前的看法。陛下如果親自動用萬輛戰車，耗費實在太多。”皇上發火説：“我親自去尚且不能勝，衹派人去，難道能成功嗎！”皇上於是出發。不久禮部尚書楊玄感占據黎陽造反，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奔高麗，皇上很害怕，趕快向西返回，對庾質説：“您前次不同意我出發，肯定是爲了這個吧。現在玄感能成事嗎？”庾質説：“玄感權勢雖然熾盛，德行威望却不是一貫如此，衹是趁着百姓勞苦時，希望僥幸成功。但是現在天下成爲一家，不能輕易撼動。”皇上説：“火星進入北斗會怎樣？”回答説：“北斗，是楚地的分野，玄感的封地。現在火色衰弱，肯定最終不能成事。”

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内，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悦，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

十年，皇上從西京將去東都，庾質勸諫説：“近來這些年征遼，百姓實在勞累困苦，陛下應當鎮守安撫關内，讓百姓竭盡力量回歸到農業生産上。三五年之間，讓全國稍微富足殷實，然後巡行視察，對事情較爲適宜。願陛下思考這件事。”皇上不高興，庾質托病不隨從。皇上聽到這件事，發怒，派遣使者駕馭車馬疾行，拘鎖庾質前往皇上的行營。到了東都，下令把他投入監獄，最終死在獄中。

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并以星曆知名。

兒子庾儉，也傳承了父親的技藝，同時有學問見識。出仕歷任襄武縣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部屬。義寧初期，任太史令。當時還有盧太翼、耿詢，都憑着熟悉天文曆法著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㵎，請業者

盧太翼字協昭，是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上學，每天背誦幾千字，鄉里人稱他是神童。到長大後，閑居悟道，不追求名利。博覽群書，以及佛學道學，都吃透了它們的精妙深奥之處。尤其擅長根據天象預測及算術曆法。隱居在白鹿山，過了幾年遷居林慮山茱萸㵎，請求接受學業

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岩下，蕭然絶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的人從遠處來到，開始來者不拒，後來害怕麻煩，逃到五臺山。當地多出産藥物，同幾個弟子在岩下建造簡陋的住房，瀟灑地隔絶世俗，認爲可以成仙。皇太子楊勇聽説後召見他，太翼知道太子肯定不能繼位，對親近的朋友説："我遭受逼迫來這，不知歸宿在哪裏!"等到太子被廢棄，依法應判死罪，隋文帝愛惜他的才學不殺害他，配做官府奴僕。很久，纔釋放。這以後眼睛瞎了，用手摸書就知道書上的字。

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宫，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宫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仁壽末期，隋文帝將去仁壽宫避暑，太翼堅决勸諫不被采納，以至於三番五次。太翼説："我愚昧怎麼敢藻飾言詞，衹怕這一去車駕就不能返回了。"隋文帝非常生氣，把他關押在長安的監獄，打算回來殺掉他。隋文帝到達宫中卧病不起，臨逝世前，對皇太子説："章仇翼，是異乎尋常的人，先後説的事情，没有不言中的。我來時他説我肯定不能返回了，現在果然到了這個地步，你應該釋放他。"

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洛陽。

等到隋煬帝繼位，漢王楊諒造反，皇上以這事詢問他。太翼回答説："上考察天象，下檢驗人事，楊諒能成什麽事呢?"没多久，楊諒果然失敗。皇上曾經悠閑地談論天下的氏族，對太翼説："您姓章仇，是四岳的後代，跟盧姓同一個源頭。"於是賞賜姓氏爲盧氏。大業九年，隨從車駕到遼東，太翼向皇帝説："黎陽有戰争的氣象。"後來幾天就聽到了玄感造反的情報，皇帝覺得他很奇異，屢次給了賞賜。太翼所説的關於天象的事情，不可計算，牽涉到秘密，世上没有誰知道。過了幾年，死在洛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

耿詢字敦信，是丹陽人。幽默詼諧能言善辯，技巧過人。陳後主時代，憑着客卿的身份隨從東衡州刺史王勇到嶺南。王勇死，耿詢不回中原，於是同南方的各少數民族相互交往，都能獲得他們的喜愛。適逢郡中俚族人反叛，推舉耿詢做首領。柱國王世積征伐并捉拿了他，按罪應當殺掉。耿詢説自己有巧妙的心思，世積釋放了他，讓他做家中奴僕。很久後，看見他的老朋友高智寶憑着精通天象擔任太史，耿詢就隨從他受

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學天文算術。耿詢創意製造渾天儀，不藉助人力，用水轉動它，施放在陰暗的屋子裏，讓智寶在外面占驗天象，數據吻合得如同符節。世積知道後上奏了這件事，隋文帝發配耿詢做官府奴僕，在太史局供人役使。後來賞賜給蜀王楊秀，隨從前往益州，楊秀非常信任他。等到楊秀被廢棄，又當誅殺，何稠向隋文帝說："耿詢的技巧，構思如同有神仙幫助，我確實替朝廷惋惜他。"皇上於是特别原諒了他的罪過。耿詢發明了裝在馬上面的計時器，世上稱贊它的奇妙。

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隋煬帝繼位，耿詢進獻了一種傾斜的祭器，皇上認爲很好，解脱他成爲平民。過了一年多，授任右尚方署監事。七年，皇上御駕東征，耿詢進獻文書說："遼東不可征伐，軍隊肯定無功而返。"皇上非常憤怒，命令左右的人殺掉他，何稠苦苦勸諫纔能脱免。等到兵敗平壤，皇上認爲耿詢的話是符合實際的，讓耿詢暫時代理太史丞。宇文化及弑君以後，耿詢隨從到黎陽，對他的妻子說："近觀看人事，遠察考天象，宇文必然失敗，李氏肯定稱王，我知道歸宿了。"耿詢想離開宇文化及，被他殺害。撰作了《鳥情占》一卷，流行在世上。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黄門侍郎。鼎少通侻，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户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

韋鼎字超盛，是京兆杜陵人。高祖韋玄，隱居在商山，因而投歸宋。祖父韋叡，任梁開府儀同三司。父親韋正，任黄門侍郎。韋鼎小時候放達不拘小節，廣泛涉獵經史，通曉陰陽能預測福禍，尤其擅長相學。出仕梁代，從家中徵召出來，任湘東王法曹參軍。爲父親守喪，五天水米未沾，悲傷得損壞身體超過了通常禮節，幾乎要毁滅生命。服喪完畢，任邵陵王主簿。侯景叛亂，韋鼎的兄長韋昂死在京城，韋鼎背着尸體出去，安放在中興寺。無法找到棺材，韋鼎悲哀憤懣痛哭，忽然看見江中有東西，流到韋鼎所在的地方，韋鼎對這深深感到奇怪。前去一看，竟然是新棺材，因而用來充當入殮用具。元帝聽說這件事，認爲這是被他的精誠所感動。侯景被平定，司徒王僧辯讓他任户曹屬官，歷任太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僭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晋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太建中，爲聘周主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秘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吴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耳。"

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絶，自生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

陳武帝在南徐州，韋鼎看氣色知道他肯定能君臨天下，於是把子女寄托在他那裹。趁機對陳武帝説："明年有大臣被殺死，以後四年，梁朝將被取代，代表上天治民的順序將輪到舜的後裔。往昔周代消滅殷氏，分封媯滿在宛丘，他的後代子孫於是成了陳氏。我察看您天生英明威武，繼承道統的人，大概就在這吧！"武帝暗中有謀算僭辯的想法，聽到他的話，非常高興，因而確定了計劃。等到陳武帝接受禪讓，韋鼎被授任黄門侍郎，不久升任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兼任安右晋安王長史、行府國事，改任廷尉卿。太建年間，受聘任周主使，加授散騎常侍。不久任秘書監、宣遠將軍，改任臨海王長史，代理吴興郡事務。徵入任太府卿。至德初期，韋鼎全部抵押貨物田地住宅，寄居在佛廟。友人大匠卿毛彪詢問其中緣故，回答説："江東君臨天下的氣象在這要結束了。我和你會安葬在長安。期運將到，所以破産罷了。"

當初，韋鼎受聘於周代，曾同隋文帝相遇，韋鼎對隋文帝説："觀察您的容貌，本來就不是平常的人，而且明察深遠，也不是衆賢士能達到的。不久必然大大尊貴，尊貴後天下就會統一，明年的今天，我會來獻禮效勞。您的相貌不可説，希望您珍重自愛。"等到陳朝被平定，皇上派人飛車召請他，授任上儀同三司，待遇非常優厚。皇上每次設宴犒賞王公，韋鼎總是參與其中。隋文帝曾經很隨意地對他説："韋世康同您相距遠近？"韋鼎回答説："我宗族的分派，南北各自獨立隔絶，自從出生以來，不曾探尋詢問！"皇上説："您是百代的卿族，怎麽能够這樣。"就命令官府供給酒菜，派遣世康和韋鼎回到杜陵，設樂宴飲十多天。韋鼎於是考查校訂宗廟順序，從楚太傅韋孟以下二十多代，撰作了七卷《韋氏譜》。當時蘭陵公主守寡，皇上替她找丈夫，挑選了侍衛柳述及蕭瑒等人來給韋鼎看。韋鼎説："蕭瑒肯定會封侯，却没有讓妻子尊貴的相貌，柳述也會通達顯耀，但是最終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皇上説："職位是由我决定的。"於是把公主下嫁柳述。皇上又問韋鼎："衆兒子誰能繼

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

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内行不軌，常爲劫盗。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盗珍物，於夜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奸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奸，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詃妾盗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内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位？”回答說：“皇上、皇后最喜愛的人，就應當傳給他，不是我敢預知的。”皇上笑着説：“不肯明白地説出來嗎？”

開皇十二年，任光州刺史，用仁德禮義教育人，力求光大清静的品行。州中有土豪外表很修飾邊幅，暗地裏却不規矩，常常做些寇盜之事。韋鼎在集會時對他說：“您是有身份的人，爲什麽做强盗？”於是逐條陳述他的徒黨暗地謀劃不軌之事，這個人驚怕，立即自首坦白。又有人外出作客游玩，同主人家的小妻私通，等到那人回家，小妻盗竊珍貴物品，在夜中逃跑，不久在草叢中被人殺死。主人家知道客人同小妻私通，於是告發客人殺了她。縣中有關部門審問，全部獲得了他們私通的證據，於是判處客人死刑。官司辦成，上報給韋鼎，韋鼎看完了案狀説：“這個客人確實有私通行爲，却没有殺人。是某個廟中的和尚誘騙小妻偷東西，讓奴僕殺了她，贓物在某個地方。”立即釋放了這個客人，派人捕捉和尚，找到全部贓物。從此轄境内安定平静不喧鬧，都稱贊他有神仙幫助，轄區内路不拾遺。不久被徵召進入京城，因爲年老多病，朝廷屢次給予優厚的賞賜。不久，去世，年齡七十九歲。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

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

臣早奉龍顔，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

來和字弘順，是京兆長安人。小時候愛好顱相學，説的話大都靈驗。大冢宰宇文護招納他在左右，因此能進出公卿的家中。開始任夏官府下士，屢次升任少卜上士，賞賜爵位安定鄉男。升任畿伯下大夫，升封洹水縣男。

隋文帝卑賤的時候，來找來和看相，來和等人都離開後，對隋文帝說：“您肯定能統治天下。”等到隋文帝做丞相時，授任來和儀同，隋文帝接受禪讓以後，晋升位爲子爵。開皇末期，來和上表陳述自己的情况説：

我早早地尊奉皇上，自從周代天和三年以來，屢次承蒙陛下慰問，當時詳細述説皇上禀受天命繼位，廣泛擁有天下，這是上天傳授，不是人的努力能决定的。我没有功勞，憑空做到五品官位，已經有二十多年

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録陛下龍潜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

了。我是什麽人，敢不慚愧恐懼！我不勝誠心之至，謹收録陛下未繼位之時，我在言語方面的一點可取之處，把它書寫在秘府，死而無憾。

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宫，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禄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宫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

往昔陛下在周時，曾經同永富公竇榮定談論我説："我聽到行步聲，就知道是什麽樣的人。"我當時就説您眼睛如同啓明星，無處不能照見，肯定稱王擁有天下，希望能寬容不隨便殺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宫，對我説："衆位公卿都是你認識的人，隋公面相怎麽樣？"我報告武帝説："隋公衹是堅守節操的人，可以鎮守一方。如果當將領，没有攻不破的陣勢。"我當時是在宫中東南上奏。陛下告訴臣，這話不會忘記。第二年，烏丸軌向武帝説："隋公不像做臣子的樣子。"皇上不久拿這事問我，我知道皇上有疑心，就欺詐地報告説："隋公是規矩的臣子，從没有奇異的相貌。"當時王誼、梁彦光等知道我説了此話。大象二年五月，皇上您從永巷東門進入，我在永巷門的東面，朝着北面站立，陛下問我説："我没有災難吧？"我報告陛下説："您骨相氣色相互應合，天命已經有了歸屬。"没多久，您就總管文武百官。

上覽之大悦，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皇上看了非常高興，來和升職開府，皇上賞賜他織物五百段，三百石米，十頃地。

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來和同郡人韓則，曾經到來和這兒來看相，來和對他説："後四五年肯定做大官。"人們開始不知道説的是什麽。韓則到開皇十五年五月去世，人們問這當中的緣故，來和説："十五年是三個五，加上五月是四個五。大官，是指外棺。"來和説的大都是這種話。撰作了四十卷《相經》。

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潜時，并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這三個人，在隋文帝未即位的時候，都私下對隋文帝説："您肯定能做天子，希望您好好地自愛。"等到隋文帝登基，讓張賓任華州刺史，子順任開府，子華任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

蕭吉字文休，是梁武帝兄長長沙宣武王蕭懿

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

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没自進，遂矯其迹爲悦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并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并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强。'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

的孫子。學問淵博通曉衆家，尤其精通陰陽算術。江陵淪陷，就投奔到周，任儀同。宣帝時候，蕭吉因爲朝廷政治日益紊亂，進獻書札懇切勸諫，皇帝不采納。到隋接受禪讓，升職上儀同，憑着本官太常的身份考核審定古今的陰陽書籍。

蕭吉性格孤僻嚴峻，不對公卿趨時隨俗，又同楊素不融洽，因此被世俗排斥棄絶，鬱鬱不得志。看見皇上喜歡徵兆之類的學說，想僥幸自謀仕進，於是就矯正自己的行爲來逢迎取悦。開皇十四年上奏書說："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把辛酉日作爲冬至。第二年乙卯，正月朔旦，把庚申日作爲元日，冬至這一天，就在朔旦。《樂汁圖徵》說：'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英明的君王接受享國。'現在英明君王在位，居於天元的首位，而且朔旦就是冬至，這是第一件大喜事。辛酉這一天，就是皇上的本命日，辛德在丙，這個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是本命，同月德相合，而且位於正月初一的首位，這是第二件大喜事。庚申這一天，就是流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第二年乙卯，是流年同歲合德，而且在正月初一的早晨，這是第三件大喜事。《陰陽書》說：'年庚同歲月合德的，一定有福氣喜事。'《洪範傳》說：'一年的開始，一月的開始，一日的開始，預示要稱王。'經書都說年月日之首相應和的，延長壽命有福平安。何況甲寅年的冬至在年初，十一月纔是農曆十月初，正月初一爲冬至，這是英明君王的上元日。正月是正陽之月，是一年一月的開端。正月初一是一年一月一天的開始，是各種美好時光的聚合。而本命是九元的開頭，流年是年月日的起始，都跟年月同德。所以《靈寶經》說：'角音象徵太陽，它的福氣日益强盛。'明年年庚的納音都是角音，按照常規推算它，吻合得如同符契。又甲寅日、乙卯日，是天地相合的日子，甲寅這一年，把辛酉日作爲冬至，第二年乙卯，把甲子日作爲夏至。冬至是陽之始，是祭天的日子，就是皇上的本命日，這是第四件大喜事。夏至是陰之始，是祭地的時候，就是皇后的本命日，這是第五件大

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并會本辰。”上覽之大悦，賜物五百段。

喜事。皇上的恩德如同上天庇護撫養萬物，皇后的仁慈好像大地承載養育百姓，所以天地的元氣，都在自己的交會點上相聚。”皇上看了非常高興，賞賜織物五百段。

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宫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宫，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宫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房陵王當時是太子，説東宫有很多鬼怪，多次看見老鼠搗鬼。皇上命令蕭吉去東宫，驅除邪氣。在宣慈殿設置神座，有旋風從艮地鬼門吹來，掃過太子座位。蕭吉用桃湯葦火驅逐它，風出宫門後就停止了。又祭祀土神，在未地設置神壇，造四座門，安排五帝座位。這時天氣極其寒冷，有蛤蟆從西南來，進入人門，登上赤帝座，又從人門出去。走了幾步，忽然不見。皇上對這感到很奇異，賞賜優厚。蕭吉又進呈言辭，太子肯定坐不穩寶座，當時皇上暗中想廢棄太子，聽到他的話認爲對。因此蕭吉常常被咨詢。

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鷄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

等到獻皇后駕崩，皇上命令蕭吉占卜選擇安葬的地方，蕭吉卜選山地，到了一個地方，説“卜年二千，卜世二百”，配備圖畫上奏。皇上説：“吉凶取決於人，不取决於地。高緯葬父，難道没占卜嗎？國家不久就滅亡。正如我家的墓地，如果説不吉利，朕不應當做天子；如果説不凶險，我的弟弟不應當戰死。”然而終於聽從了蕭吉的話。蕭吉上奏的表文説：“上個月十六日，皇后陵山的西北面，鷄没叫之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連接到天。東南又有雲好像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了七八里，并且好像有人來回檢查，隊伍非常整齊，太陽出來纔消失，同時看到的人有十幾個。謹考查《葬書》説：‘氣盛與姓相生，非常吉利’。現在黑氣在冬天旺盛，與姓相生，這是非常吉利，子孫無窮無盡的徵兆。”皇上非常高興。這以後皇上將親自參加送葬，蕭吉又報告皇上説：“皇上本命日在辛酉，今年斗魁星到達天罡，臨近卯酉，謹考查《陰陽書》，不能親臨喪禮。”皇上没采納這個意見。蕭吉回去告訴同族人蕭平仲説：“皇太子派宇文左率對我深表謝意説：‘您以前説我肯定能做太子，竟然非常靈驗，我永遠不會忘記。現在占卜山陵，一定要讓我早早即位。我即位以後，一定用富貴報答您。’我記載它説：‘以後四年，太子治理天

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

下。'現在山陵雲氣感應，皇上又親臨喪禮，徵兆更加顯現了。如果太子掌握政權，隋朝大概要滅亡吧！肯定有真人出來治理天下了。我以前欺騙地説卜年二千，是指三十這兩個字；卜世二百，是取三十二運。我的話是真實的，你好好記住它。"

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托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於世。

到隋煬帝繼位，拜授太府少卿，升職開府。曾經路過華陰，看見楊素墳墓上有白氣連着天，秘密地告訴皇上。皇上問這當中的緣故，蕭吉説："這預示楊素家肯定有兵禍，是滅門的象徵。如果改葬的話，大概可以免脱吧！"皇上後來鄭重地對楊玄感説："您家應該早早改葬。"玄感也暗中知道當中的原委，認爲很吉祥，用遼東没平定作爲藉口，説没時間料理家中私事。没多久玄感就因爲叛逆被滅族，皇上更加相信蕭吉。過了一年多，死在官位。撰作了三十卷《金海》，一卷《相經要録》，八卷《宅經》，六卷《葬經》，二十卷《樂譜》以及兩卷《帝王養生方》，一卷《相手版要决》，一卷《太一立成》，都流行在世上。

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當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都憑着陰陽方術著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

楊伯醜，是馮翊武鄉人。喜歡讀《易經》，隱居在華山。開皇初期，被徵入朝廷，看見公卿不行禮，無論尊卑都用你稱呼他們。世人不能揣測他的深淺。隋文帝召見他，同他談話，竟然不回答。皇上賞賜的衣服，到了朝堂就丢掉它而去。於是披着頭髮假裝發瘋，行走在街市里巷，形體肮髒，從不梳頭洗澡。

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爲卦有不能决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

曾經有個叫張永樂的，在京城賣卦，伯醜常常隨從他游玩。永樂占卦有不能確定的，伯醜總是替他分析卦象，探求深奥的道理，深入到細微之處。永樂感嘆佩服，認爲不是自己能相比的。

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

伯醜也開店賣卦。有人曾經失去兒子，到伯醜這兒來占卦。占卦完畢，伯醜説："你的兒子在懷遠坊南門路東北的墻上，有個穿青裙的女子抱着他，可去領取。"按他的話果然找到了小孩。有個人有幾兩金子，夫妻一起收藏它，後來丢失

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個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了金子，丈夫猜測妻子有二心，就要趕走她。他的妻子喊冤，找到伯醜，伯醜替她占卦說："金子還在。"全部叫來他的家人，指着一個人說："可拿金子來！"這個人很慚愧，應聲去取回金子。道士韋知常來伯醜這兒問吉凶，伯醜說："你不要往東北去，實在不得已，應當早回。不這樣的話，楊素會砍掉你的頭。"没多久，皇上命令知常侍奉漢王楊諒。不多時皇上逝世，楊諒起兵造反，知常逃回京城。知常先前同楊素有嫌隙，等到楊素平定并州，先尋求知常，將要殺掉他，就因此事得以免脱。又有人丢失馬，來找伯醜占卦。當時伯醜被皇太子所徵召，在路上遇見他，立刻替他作卦，占卦完畢，説："我來不及替您占卦，您暫且去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個店，替我買魚做細切魚，肯定能找到馬。"那個人依照此話，一會兒，有一個人牽着丢失的馬來了，就捉住了他。崖州曾經貢獻直徑一寸的珠子，那使者偷偷地换掉了它，皇上心裏懷疑，召來伯醜讓他占卦。伯醜説："有東西從水中出來，形狀圓顔色亮，是顆大珠。現在被人隱藏。"詳細説出了隱藏人的姓名容貌。皇上依話責問使者，果然找到了原來的珠子。皇上認爲很奇特，賞賜伯醜二十匹絹帛。國子祭酒何妥曾經到他那兒談論《易》，聽到何妥的話，伯醜忽然笑着説："爲什麽要用鄭玄、王弼的言論呢！"過了很久，伯醜稍微進行辨析解答，論述的義理，同前輩儒士的要旨都不一樣，但是才思情致深奥微妙，所以評論者認爲伯醜是天生賦予的才能，具有獨到的見解，不是平常人能相比的。伯醜最後壽終正寢。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禄命書》二十卷，《九宫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

臨孝恭，是京兆人。精通天文算術，隋文帝非常親近禮待他。每次預言吉凶災變的事情，没有不言中的，皇上於是命令他考核審定陰陽。官做到上儀同。撰作了三卷《欹器圖》，一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宫五墓》，十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一百零九卷《元辰厄》，十八卷《百怪書》，二十卷《禄命書》，一百一十卷《九宫龜經》，三十卷《太一式經》，一卷《孔子馬頭易卜書》，全部流行在世上。

馬頭易卜書》一卷，并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産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并行於世。

劉祐，是滎陽人。開皇初期，任大都督，封爲索盧縣公。他占的卦，與事實相吻合，如同符契，隋文帝非常寵信他。他當初同張賓、劉暉、馬顯審定曆法。後來受詔令撰作了十卷兵書，名字是《金韜》，皇上認爲很好。又撰作了《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産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都流行在世上。

張胄玄

張胄玄，渤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内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悦，漸見親用。

張胄玄，是渤海蓨地人。學問淵博多所通曉，尤其精通方術。冀州刺史趙煚推薦他，隋文帝徵召他任雲騎尉，當值太史，參與討論樂律曆法的事務。當時的著名人物大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太史令劉暉等人非常嫉妒他。但是劉暉説的話大都不準，胄玄推算天象曆法非常精密，皇上認爲這很奇異。命令楊素同方士數人立即議論六十一件事，都是老曆法很久難於解決的，命令劉暉和胄玄等人辨别分析它們。劉暉閉口全不回答，胄玄弄懂了五十四件事。因此提拔任員外散騎侍郎，兼任太史令，被賞賜了織物一千段，劉暉及黨徒八個人都被斥責驅逐。修改審定新曆法時，説以前的曆法差一天。内史通事顏敏楚向上報告説："漢朝時的落下閎修改《顓頊曆》，寫成《太初曆》，説以後會差一天。八百年後會有英明的人審定它。計算現在相距七百一十年，方士列舉它的整數，所説的英明之士，大概出現在今天吧！"皇上非常高興，胄玄逐漸被親信重用。

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

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劇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

胄玄制定的曆法，跟古代不同的地方有三個方面：

第一，宋祖冲之在一周年的末期，創立差分，冬至漸移，不遵循舊軌。每四十六年，恰好相差一度。到了梁虞劇的曆法，嫌冲之的曆法相差太多，就用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認爲這兩種方法，年限相隔很遠，追查古注，失

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并皆密當。

誤極多，於是折衷兩家，用來作爲法度。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年倒行一度，就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合漢曆宿起牛初。明確它的前後，都精密確當。

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

第二個方面，周馬顯制作《丙寅元曆》，有陰陽相互轉化的規則，每九年半加減一次，進退日月食的餘數，於是推斷出確定的日子，創設了這個數字。當時的方士，大都不能通曉。張賓沿襲并且采用這種曆法，没有誰能考核訂正。胄玄認爲加時有先有後，節氣之間不一致，根據月份作出決定，在道理上是行不通的。於是依據二十四節氣的次序排列它們的伸屈進退情况，其實是由於太陽運行慢月亮就容易跟上它，致使每月初一加時早，太陽運行快月亮跟上它就稍慢，致使每月初一加時晚。考查以前朝代加時的早晚，把這作爲增減的標準。從秋分以後到春分，太陽的運行的勢頭迅速，總計一百八十二天而運行一百八十度。從春分以後到秋分，太陽運行遲緩，總計一百八十二天而運行一百七十六度。每個節氣的下面，就是它的比例。

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内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月行内道，則在黄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

第三個方面，自古以來的各種曆法，初一和十五正遇上日月相交之時，不管裏面外面，進入界限就日食或月食。張賓設立法度，創造出外面的界限，但是應當日食月食却未發生，還是不能説明這種現象。胄玄因爲太陽運行在黄道上，一年多餘一整天，月亮運行在白道上，二十七天多餘一整天。白道同黄道交織在一起，月亮在黄道裏面每運行十三天多就出來，又在黄道外面每運行十三天多就進去，不斷地循環往復，月亮經過黄道，就把它叫作接觸點。初一和十五距離接觸點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就是正對着日食的地方。如果月亮運行於内軌道，就在黄道的北面，日食大多比較靈驗。月亮運行於外軌道，在黄道的南面，即使遇上恰好接觸之時，也無法遮掩太陽，日食大多不靈驗。胄玄於是沿襲以前的曆法，又另外設立一定的期限，隨着接觸點遠近不同，依着節氣的次序求得差數，增減日月被食的程度，情况都明白顯著。

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

胄玄的曆法超越古人具有獨自特色的有七個方面：

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

第一個方面，古代的曆法五大行星運行的度數都遵守固定的比例，隱現進退，全無定準。胄玄對這進行推論計算，分别求得它們真正的比例，同時出現的數字，跟古代不同。那些相差多的，以至於可增加或減少三十多天。假如火星平見在雨水這個節氣，就平均增加二十九天，平見在小雪這個節氣，就平均減少二十五天。增加減少平見數，把這作爲定見。衆星各自有多出及減少的度數，都如同這個規則，衹是相差的度數不相同。這是胄玄獨自觀察天文所瞭解的情況，當時的人不能够推究這當中的意義所在。

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

第二個方面，依照過去的法式，水星十二年出現兩次，所有的古代曆法，都認爲是這樣，水星應當出現却未出現，人們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胄玄觀察天文，知道水星在十二年之中，有時出現一次，等到跟同一種類的行星産生感應，水星就跟着它而出現。例如水星平晨出現在雨水這個節氣的，應當出現却不出現，如果水星平晨出現在驚蟄這個節氣的，距離太陽十八度以外，三十六度以内，清晨衹要有木星火星土星金星當中的一顆星星顯現，水星也會跟着它出現。

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

第三個方面，古代曆法推算歲時節候的方法，星星運行有一定的期限，自從星星出現以後，依照條例類推。損益變化的時限，没有誰知道是多少。胄玄觀察天文，知道五大行星的快慢和留逆的實際數據都跟古代曆法不一樣，多的以至於相差八十多天，留和回所在的地方也相差八十多度。例如火星前疾初次出現在立冬初期，就是二百五十天運行一百七十七度，營室星出現在夏至初期，就是一百七十天運行九十二度。計算行星的軌迹以符合天象，古今都很精密。

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

第四個方面，古代曆法日月被食的程度，依照一貫的計算方法預測，推測驗證多少，實際數字很少相符合。胄玄觀察天文，知道月亮隨着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四顆行星運行，方向有正面和背面。月亮向着四顆行星，運行就迅速；背着它們，運行就緩慢，都在十五度以外，纔遵守

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

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内，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

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

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

本來的法式。完成於交分，限定它們的多少。

第五個方面，古代曆法增加時間，初一和十五采用同一種方法。胄玄觀察天文，知道日食的處所，依據情勢變化不定，可偏可正可高可低，處所時常不一樣。交接之處有淺有深，快慢也不同，預定時間設立差數，都符合天文現象。

第六個方面，古代曆法交分數就是日月食的次數，距離連接點十四度的地方虧損一分，距離連接點十三度虧損兩分，距離連接點十度虧損三分。每接近一度，虧損增加一分，對着連接點就是日全食或月全食。對於日食或月食應該少反而多，應該多反而少的現象，從古以來的衆多曆書，都不知道它的原委。胄玄觀察天文，知道對着接觸點的中心，月亮不能够全部掩蓋太陽，日食反而少，距離連接點五六度的時候，月亮在太陽的裏面，就把太陽全部掩蓋了，所以就是日全食。從此以後，更遠的地方日食又少。連接點的前後在冬至時都是這樣。如果接近夏至，它的比例又有差别。胄玄設立的計算日月被食程度的方法，最爲詳盡周密。

第七個方面，古代曆法把時間分成兩等份，白天黑夜完全等同。胄玄觀察天文，知道它們有差别，春分秋分，白天比夜晚的時刻多半刻，這都是由於太陽運行快慢及標識的度數有多有少使得它這樣。

所有這些胄玄都有獨到的體會，評論者佩服他制定的曆法精緻細密。胄玄大業年中死於官位。

許智藏，是高陽人。祖父許道幼，曾經因爲母親患病，就閱讀醫書，因而深入研究，世上稱他爲名醫。他告誡衆兒子説："作爲人的兒子，替父母先嘗飯菜察看湯藥，如果不知道醫術，難道能説是孝嗎?"因此世代遞相傳授。出仕梁，官做到員外散騎侍郎。父親許景，任武陵王諮議參軍。

智藏小時候憑着醫術而顯達，出仕陳任散騎侍郎。到陳滅亡，隋文帝讓他做員外散騎侍郎，出使到揚州。適逢秦孝王楊俊有病，皇上急速傳

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郎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喚他。楊俊夜中夢見他死去的妃子崔氏哭泣說："本想來迎接你，却聽説許智藏將到，那個人如果來了，肯定會爲難我，對這怎麽辦呢？"第二天晚上，楊俊又夢見崔氏説："我想到辦法了，應當進入靈府來躲避他。"等到智藏來了，替楊俊診斷脉搏，説："病已深入心靈，您會發癲癇，不可救了。"果然像許智藏説的一樣，楊俊過了幾天就去世了。皇上對他的妙算感到很奇異，賞賜了他織物一百段。隋煬帝繼位，智藏當時辭職在家，皇上每當有苦痛的時候，就命令中使去咨詢他，有時用車接他進入宫殿，扶着他登上御床。智藏配好藥方獻上去，效用没有不靈驗的。年齡八十歲，死在家中。

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同族人許澄，也憑着醫術顯達。父親許奭，任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從柳仲禮進入長安，同姚僧垣齊名，拜授上儀同三司。許澄有學問見識，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尤其窮盡了其中的奥妙。歷任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爲賀川縣伯。父子都憑着技藝在周、隋兩代名聲顯赫。史書没有記載他們的事迹，所以附録在此。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

萬寶常，不知是什麽地方的人。父親萬大通，隨從梁將王琳投向齊。後來又打算回到江南，事情泄露，被殺。因此寶常被配作樂户，因而精通音律，普遍通曉八音。製造玉磬來獻給齊。又曾經同人正在吃飯，談到聲調。當時没有樂器，寶常就拿取面前的食器及雜物，用筷子敲它，品評協調它的高低，各種音調都具備，跟樂器聲一樣和諧，很被當時的人所贊賞。但是經歷周代到隋代，都不能升職。

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黄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悦。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

開皇初期，沛國公鄭譯等人審定樂律，開始制作黄鐘調。寶常雖然是樂官，鄭譯等人常常傳喚他，同他討論，但是寶常的言論大都不被采納。後來鄭譯制成樂調將它進獻，皇上召見寶常，問這些樂調可以用嗎，寶常説："這是亡國的聲音，哪裏是陛下應該聽到的！"皇上不高興。寶常於是極力説這種樂聲哀怨并縱欲放蕩，不是高雅正派的聲音，請求用水尺作爲律準，用來調準樂器。皇上聽從了他的話。寶常接受命令，就

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宫之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毁之。

造了衆樂器，它們的聲率比鄭譯的音調低二律。并且撰作了六十四卷《樂譜》，詳細討論了八音旋相爲宫的方法，改弦移柱的變化。制成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當時的人認爲《周禮》有旋相調成宫音的法度，自從漢、魏以來，懂得音樂的人都不能通曉，看見寶常特地創立這種樂制，都嘲笑他。到了此時，嘗試讓他作曲，寶常隨手成曲，没有停頓，看見的人没有誰不慨嘆驚異。於是他增減樂器，不可全部記載，這種樂聲典雅平淡，不被當時的人所愛好，擅長音樂的太常大都排斥詆毁它。

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悦。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

又有太子洗馬蘇夔憑着音律自許，尤其嫉妒寶常。蘇夔的父親蘇威，正掌權，凡是談論音樂的人，都附和蘇夔而指責寶常。他們屢次到公卿那兒埋怨，蘇威因而責問寶常，所制的樂律是從什麽地方繼承的。有一個和尚對寶常説："皇上非常愛好吉祥的徵兆，有説徵兆吉祥的人，皇上都喜歡他。先生應當説是到胡僧那兒受學，説是佛家菩薩傳授的音律，那麽皇上一定喜歡。先生制成的樂律，就可以施用了。"寶常認爲這話説得對，於是依照這和尚的話來回答蘇威。蘇威發怒説："胡僧傳授的，就是四夷的音樂，不是中原適宜施用的。"這件事竟然被擱置。寶常曾經聆聽太常演奏的音樂，傷心地流淚。人們問這當中的緣故，寶常説："音樂聲暴戾而又悲傷，天下不久會相互殘殺死亡殆盡。"當時國家舉國興盛，聽到他的話的人都認爲不對。大業末期，他的話終於被證實。

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

寶常貧窮没兒子，他的妻子因爲他卧病在床，就盗竊他的財物逃跑。寶常飢餓，没人捐贈，竟然餓死。快要死的時候，寶常取出他撰作的書燒掉，説："要這玩藝兒做什麽呢?"看見的人從火中拿出幾卷，現今流行於世，當時的輿論很同情他。

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并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能造曲，爲

開皇時代，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等人，一起討論古籍，寫作樂書，都被掌權者采用。至於天生識别樂律的才能，他們比起寶常差遠了。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人，能製作樂曲，是一個時期的奇人，又熟悉鄭

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地音樂，而寶常製作的樂律，都趨向高尚典雅。這類人公開談論雖然不附和寶常，然而都暗自佩服，把他看作是神人。

王令言

時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當時有個樂人叫王令言，也精通音律。大業末期，隋煬帝將光臨江都，令言的兒子曾經隨從，在門外彈胡琵琶，創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當時躺在房中，聽到這種樂聲非常吃驚，急忙起來説："變，變！"趕快呼喊他的兒子説："這樂曲是什麽時候産生的？"他的兒子回答説："近來纔有的。"令言就嘆氣流淚，對他的兒子説："你小心不要隨從皇上前去，皇上肯定不能返回。"兒子問其中的緣故，令言説："這樂曲的宫聲去了就不能回來，宫就是指國君啊，我因此知道這事。"皇上最終在江都被誅殺。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虚，雖落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宫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針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史臣曰：陰陽占卦祭祀這類事情，聖人的教化就存在其中，雖然不可以獨斷獨行，但是也不能廢除。人如果能弘揚道義，那麽就可廣泛有利於時事，行動如果不合道義，那麽災禍就會臨頭，所以以往的君子都告誡人們不要胡作非爲。現今韋鼎、來和的相骨、相面的技藝，庾氏、張胄玄推算天象發展變化的本領，即使是落下、高堂、許負、朱建，也不能超過啊。伯醜占卦，近乎瞭解鬼神的情況，耿詢製作的渾天儀，觀測天象的經緯度没一點差錯，寶常制作的樂律，演奏符合五音旋律，雖然不能遠比古人，也都是一個時期的傑作。許氏轉動石針，世人稱贊傳揚，蕭吉談論天體運轉規律，接近虚妄荒誕了。

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外　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

逐一觀察以前各朝代的外戚家族，乘着皇后的權勢以獲取高官地位和豐厚俸禄的家族是太多了，然而很少有能獲得善終的好結局，很多家族都必定遭遇到家破人亡的災禍。這是爲什麽呢？都是由於他們没有好的品德却很尊貴，因而不知道作威作福應有極限，忽略了不要太自滿太驕盈的告誡，没考慮到地位太高的危險，所以被鬼乘機而入，憂患一定要降臨到他們頭上。那些在艱難歲月中表現出對皇家的忠誠，有功勞於國家的，如果不謙虚，不自我警戒，都不免要遭到家破人亡的災禍。更何况那些懂得道理不够用來治理國家，仁德不足用力於人，却又自我矜誇，以自己的富有和高貴傲視於人的人呢？這就是吕、霍、上官、閻、梁、竇、鄧家族一個跟着一個滅亡的原因。

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内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王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叙其事，爲《外戚傳》

當初隋文帝還没有成就帝業的時候，獻皇后就一直幫助他，煬帝勢力遍及全國時，蕭妃秘密地協助他，因此皇帝對他們的恩寵深厚，態度始終不變。然而她們的内外親戚，没有一個人干預朝政，她們的兄弟在各自的官位上，也没有受到什麽特别的寵愛。至於説到住的地方如同玉堂，家裏稱得上是黄金的府庫，在家鄉親戚中顯得十分光彩，甚而至於名聲顯赫於四方，自己家中的儀禮如同三司，命令大小王侯都要拜望自己這樣的事，從她們開始當皇后直到結束，從來没聽説過有這樣的事。考察一下前代各王朝，可以説得上是糾正了以前的弊病了。所以她們雖然經歷了王朝的憂患，却没遭到不幸。雖然朝代改變，却

云。

都能保住性命。她們比起那些憑藉着后妃而得寵幸，升官是由於皇帝的恩澤，占據了不該占據的位置，很快就遭到滅頂之災的人來，難道可以相提并論嗎？這就是所説的按禮的作法去愛，就能使他免遭家破人亡的災禍。於是就叙述他們的事迹，作了《外戚列傳》如下。

高祖外家吕氏

高祖外家吕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并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

高祖外祖家姓吕，那個家族大概原本地位低微。平定齊之後，高祖尋訪族人却不知道在哪裏。到開皇初年，濟南郡官員報告説，有一個男子叫吕永吉，自己説有個姑姑名字叫苦桃，是楊忠的妻子。經過仔細考察知道他是皇上的舅舅之子，於是纔追贈外祖父吕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他爲齊郡公，謚號叫敬。外祖母姚氏封爲齊敬公夫人。下詔命令重新埋葬，在齊州立廟，安排了十户人家專門爲他們守墓。讓吕永吉繼承爵位，就留在京都住下來。大業年間，拜任上黨郡太守的官職，但他本性平庸，也没什麽本事，因此勝任不了這個職務。後來被免去官職，不知道下場怎麽樣了。

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呆，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永吉有個叔父叫吕道貴，性情尤其愚蠢，説起話來十分粗俗。剛從鄉下被召到長安時，皇上見了他就哭起來，他却一點也没有悲傷的表情，衹是連聲叫着高祖的名説："你是我家的後代是一定不會錯的，你長得太像我的苦桃姐姐了。"這以後又經常觸犯皇上的忌諱，動不動就違背頂撞皇上，皇上很爲他感到羞耻，就命令高熲給他豐厚的待遇，但不准他與朝廷中的官員來往。後來又任命他爲上儀同三司，外放任濟南太守，命令他立即去上任，不准他再進入朝廷。吕道貴回到自己原來住的濟南郡，十分自高自大，經常在與别人説話時，自稱是皇舅。經常領着儀仗到自己的老家去，與原來的老朋友一起喝酒游玩。當地官員和平民百姓都被他害苦了。後來被罷了官，死在家中。後代子孫也再没有出名的人物。

獨孤羅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爲荆州刺史。武帝之入關

獨孤羅字羅仁，是雲中郡人。父親獨孤信，以前在魏做官，任荆州刺史。武帝入關時，獨孤

也，信棄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爲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爲大司馬。及信爲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

信扔下了父母妻子往西回到長安，多次擔任顯貴高官。獨孤羅於是就被魏的高氏所囚禁。獨孤信後來在周任大司馬，到獨孤信被宇文護殺害，獨孤羅纔被釋放，寄居在中山，父親死了，家中貧困得無法生活。齊的將軍獨孤永業因爲是同宗族人的緣故，見他很可憐，很同情他，爲他購置田產、住宅，還送他錢財和牲畜等。當初，獨孤信入關以後，又娶了兩個妻子，郭氏夫人生了六個兒子，叫獨孤善、獨孤穆、獨孤藏、獨孤順、獨孤陁和獨孤整，崔氏夫人生的就是後來的獻皇后。等到齊滅亡後，隋高祖當時擔任定州總管，獻皇后派人尋找獨孤羅，找到後，兩人見面時都禁不住悲傷落淚，侍候的下人們也都感動得哭起來。於是獻皇后送給獨孤羅很多的車馬財物，不久後，周武帝因爲獨孤羅是功臣的後代，又長期淪落在異鄉，於是任命他爲楚安郡太守。他後來因病辭職，回到京城。他的幾個弟弟見他比他們大不太多，又出身貧賤，經常輕視侮辱他，不以對待兄長的禮節對待他。不過，獨孤羅性情仁慈寬厚，也不和弟弟們計較，獻皇后因此更加器重他。

及高祖爲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户。"其諸弟以羅母没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内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左右將軍，尋

等到隋高祖擔任宰相以後，任命他爲儀同，讓他經常在身邊侍候。隋高祖接受禪讓當皇帝後，下詔追贈獨孤羅的父親獨孤信官爵，詔書中說："褒獎有仁德的好品行，這是歷代通行的作法。追思前人的功迹，這是以前帝王很隆重的典禮。已故柱國獨孤信，高風亮節，是百姓的典範，在家族中稱得上睿智，一生清廉處世。又善於設計宏謀良策，那些辦法都很能幫助國君治國，堅持仁義之道，所做的很多事情就能幫助百姓解救困苦。正當要在朝廷表揚他的功績、提拔他的爵位時，他却遭到厄運，去世了。有大功而未能受到封賞，回顧他的良好典範，讓人心中格外關切。現在大運初開，後宫也整頓好了。考慮到塗山氏輔佐的重要性，更不能忘記褒紀的典故。可以追贈獨孤信爲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享受萬户封邑。"獨孤信的幾個弟弟認爲獨孤羅的母親死在齊，原先就没有夫人的封號，因此不應該由獨孤羅繼承爵位。皇

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

上拿這事問獻皇后，皇后說："獨孤羅就是嫡親長子，是不能抹殺的。"於是讓獨孤羅繼承趙國公的爵位。他的弟弟獨孤善封爲河内郡公，獨孤穆封爲金泉縣公，獨孤藏封爲武平縣公，獨孤陁封爲武喜縣公，獨孤整拜任千牛備身。又提拔獨孤羅任左領左右將軍，不久又升任左衛將軍，前前後後的賞賜多得數不完。很久以後，又外放任涼州總管，升任上柱國。仁壽年間，又拜任左武衛大將軍。隋煬帝繼位後，改封他爲蜀國公。不久，死在任上。追封謚號爲恭。

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兒子獨孤纂繼承爵位，官至河陽郡尉。獨孤纂的弟弟獨孤武都，在大業末年，也擔任河陽郡尉。庶長子獨孤開遠，在宇文化及殺害煬帝時，裴虔通率領叛軍進入成象殿，負責保衛的士兵都歸順了叛軍。當時獨孤開遠任千牛，與獨孤盛在殿堂拼命作戰，後來被叛軍抓住。叛軍認爲他有義氣，又放了他。獨孤善後來官至柱國。死後，兒子獨孤覽繼承爵位，也官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年去世。

獨孤陁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爲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

獨孤陁字黎邪。在周任胥附上士，因爲父親的緣故受牽連而被流放到蜀郡十多年。宇文護被處死後，纔回到長安。高祖受禪繼帝位後，任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又過了很久，外放任郢州刺史，又升任上大將軍，多次遷任後，升任延州刺史。

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悦，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

他喜好旁門邪術。他的岳母以前就信奉猫鬼，於是就將猫鬼遷移到他家。皇上多少也聽説過這事但不相信這是真的。恰逢獻皇后和楊素妻鄭氏一齊得病，叫醫生來給她們看病後，醫生都説："這是猫鬼帶來的病。"皇上因爲獨孤陁是皇后同父異母的弟弟，他妻子又是楊素同父異母的妹妹，於是懷疑是獨孤陁幹的，私下命令他的弟弟獨孤穆以親情勸誡他。皇上又趁手下人不在身邊時暗示獨孤陁，獨孤陁説沒有那回事。皇上很不高興，將他貶官爲遷州刺史。他於是口出怨言。皇上就命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人共同審理他的案件。獨孤陁的婢女徐阿尼説，她原先在獨孤陁的母親

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宫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

家生活，她母親經常信奉猫鬼。常在逢子的那天晚上祭祀猫鬼。他母親解釋説："子就是鼠。"那猫鬼經常殺人，并把被殺死人家的財物偷偷地搬運到養猫鬼的人家。獨孤陁有次曾經向家人要酒喝，他妻子説："没錢買酒。"獨孤陁就對阿尼説："可以讓猫鬼到越公家去，使我有足够的錢用。"阿尼就念咒讓猫鬼回家，過了幾天，猫鬼就往楊素家去了。十一年，皇上剛從并州回來，獨孤陁在後花園裏對阿尼説："可以讓猫鬼到皇后那裏去，讓皇后多賜給我錢物。"阿尼就再念咒，猫鬼就進入皇宫裏去了。楊遠就在門下外省指揮阿尼呼唤猫鬼。阿尼就在那天晚上放上一盆香噴噴的稀飯，用飯勺敲着盆沿召唤説："猫鬼可以回來了，不要住在宫裏面。"過了好一陣，阿尼面色鐵青，好像被人拉扯着一樣，她説猫鬼已經回來了。皇上把這事交給大臣們處理，奇章公牛弘説："妖邪是由於人纔産生的，把人殺了就可以根絶它了。"皇上命令用牛車裝着獨孤陁夫婦，準備賜死在自己家裏。獨孤陁的弟弟司勳侍中獨孤整到宫門前哀告請求，於是免了獨孤陁的死罪，除去他的名籍，貶爲庶人，讓他的妻子楊氏去當尼姑。在此之前，有人告狀説他母親被猫鬼殺害。皇上認爲是妖邪無聊的話，生氣地把告狀人趕走了。到這時，皇上就下令殺掉被控訴養猫鬼的人家。獨孤陁不久就死掉了。

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禄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

煬帝即位以後，懷念舅舅，聽任人們用合適的禮節埋葬，并下詔説："外祖家衰敗遇禍，獨孤陁不幸過早去世。現在已訂下日期重新遷葬。追念甥舅之情，感到悲傷痛切。應該給以禮節任命，允許他享受死後的榮耀。可以贈給他正議大夫。"皇上的意思還不滿足，就又下詔説："舅父的尊貴，在親戚中最爲重視。但享年却不長，一個接一個去世了。緬懷這些去世的親人，應該給予高貴的地位，再追贈爲銀青光禄大夫。"獨孤陁有兩個兒子：延福、延壽。

陁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獨孤陁的弟弟獨孤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年去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蕭巋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孫子。父親

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立，年號天保。巋俊辯，有才學，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齊之後，巋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巋起舞，巋曰："陛下親御五弦，臣敢不同百獸!"

名叫蕭詧，最初被封爲岳陽王，鎮守襄陽。侯景作亂時，蕭詧的哥哥河東王蕭譽與他的叔父湘東王蕭繹不和，被蕭繹殺害。等到蕭繹繼位後，蕭詧就向西魏稱臣，并請求西魏派兵討伐蕭繹。周太祖就任命蕭詧爲梁國國君，派遣柱國于謹等人率領騎兵五萬人襲擊蕭繹，把蕭繹消滅了。蕭詧就在江陵建都，擁有荆郡、西部的平州，方圓有三百里的範圍。他在自己的統治區域稱皇帝。車馬儀仗服飾禮節儀式等都與皇帝一樣。周太祖仍舊設置江陵總管，派軍隊駐守江陵。蕭詧死後，蕭巋繼位，年號叫天保。蕭巋長與辯論，富於才學，而且愛好研習佛經。周武帝平定齊地以後，蕭巋來慶賀，武帝設宴招待他，宴會上氣氛非常歡樂。武帝親自彈奏琵琶，他讓蕭巋起身隨樂曲跳舞，蕭巋說："陛下親自彈奏，我哪敢不如同百獸一樣向陛下起舞朝拜呢!"

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巋來朝，上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歲餘，巋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巋拜謝而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暗，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逾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纊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

隋高祖受禪繼位以後，對蕭巋恩惠禮節更加豐厚，派使者賞賜給他黄金五百兩，白銀千兩，布帛上萬匹，還有五百匹馬。蕭巋來朝拜，皇上特別敬重他，下詔規定蕭巋的地位在王公之上。蕭巋穿着端莊華麗的服飾，舉止優雅得體，皇上很欣賞他，百官也都羡慕他。朝廷賞賜的東西以億計。住了一個多月後，要回江陵去了，皇上親自在滻水上設宴歡送。後來又準備好聘禮娶了他的女兒做晉王的妃子，又打算把蘭陵公主嫁給他的兒子蕭瑒。從那以後更加受到信任和重視。獻皇后對皇上說："梁國國君和我們世代通婚友好，我們把他當作心腹人一樣放在那裏，哪還用得着猜疑提防他呢?"皇上認爲説得對，於是撤銷了江陵總管，讓蕭巋自己管理自己的國家。過了一年多，蕭巋又來朝見，皇上又賞賜給他上萬匹綢緞，還有珍寶古玩等東西。到他回去的時候，皇上親自拉着他的手，說："你長期滯留在荆楚之地，没能回到原來的京都，對故鄉的思念，一定常在心上。我一定率兵打過長江，送你回到故都去。"蕭巋下拜表示感謝後纔回去。就在那年的五月，他得了重病，臨死前給皇上的奏章中說："我以平庸愚蠢的資質，過分地蒙受皇上疼愛，所受恩寵在藩臣中數第一。恩情超過連綿的群

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巋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山，而且捎帶着使子女也沾了光。兒子娶了公主，女兒嫁給晋王。我常希望能親自穿上盔甲帶頭衝鋒在前，去消滅逃跑的敵人，以報答英明的主上。而自己不會保養身體，突然患了痢疾，生命垂危，不久於人世。將永遠離開這聖明的時代，感慨眷戀令人痛哭。孩子幼弱，還望陛下憐愛。祝願陛下身體健康如同山岳，皇上的江山社稷與日月一樣永存。我雖在九泉之下，也没有什麼感到遺憾的了。”同時還獻上自己所佩的金裝劍。皇上看後，爲他嘆息哀悼。蕭巋在位二十三年，四十四歲時去世。梁國的臣子給他定的謚號爲孝明皇帝，廟號爲世宗。兒子蕭琮繼位。蕭巋著有《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流傳於世上。

蕭琮

琮字温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内外，親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爲國爲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爲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黄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于京師，江陵父

蕭琮字温文，性格寬厚仁慈，很有氣度，爲人瀟灑不受禮教拘束，學問廣博，富有文才。而且又善於騎馬射箭，讓人趴在地上拿着箭靶，蕭琮騎着馬奔跑着用箭射去，十發十中。拿箭靶的人也一點不害怕。開始被封爲東陽王，不久後就被立爲梁太子。到他登上梁國的王位後，隋高祖賜給他一封加蓋玉璽的信，信中説：“你好比承擔着重壓的大梁，任務十分艱巨。一面要用盡心思，一面還需要時時親自出力。使朝廷内外和諧相處，親自任命優秀人才爲官，繼承好前輩留下的基業，這是我對你的希望。在你那裏的邊界上，與陳國人相隔很近，漲水的時候，更需要特别警惕戒備。陳國國君近年來雖然不斷地前來朝見聘問，但邊界上還是并未平静，衹有自我加强防範，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不能輕視對方而不加防備。我與你們梁國世代是好朋友，又加上結爲婚姻親家，情義更加深厚。江陵這個地方，是朝廷寄托的重地，不管是爲國家還是爲百姓，你都應該控制自己的驕傲自滿情緒，經常撫愛百姓，依靠着禮儀使自己長期存在下去。”又給梁國的大臣也寫了加蓋玉璽的信，訓誡勉勵他們。當時蕭琮的年號叫廣運，有懂得的人説：“運這個字拆開來是軍走，我們的國君恐怕要逃亡了。”那一年，蕭琮派遣大將軍戚昕用水軍偷襲陳國的

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户。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公。

公安，没成功，衹好退回。隋帝徵召蕭琮的叔父蕭岑入朝爲官，拜任大將軍，并封爲懷義公，於是就留在長安不讓他回江陵。又重新設置江陵總管監管江陵。蕭琮手下的大將軍許世武打算偷偷地把江陵城獻給陳國的宜黄侯陳紀，陰謀泄漏後，蕭琮把許世武殺了。又過了兩年，皇上召蕭琮入朝，蕭琮於是率領手下大臣二百多人到京師長安朝見皇上。江陵父老鄉親没有人不流着眼淚互相議論説："我們的國君恐怕回不來了！"皇上因爲蕭琮來到京師，於是派遣武鄉公崔弘度率兵鎮守江陵。崔弘度的軍隊走到都州的時候，蕭琮的叔父蕭巖和弟弟蕭瓛等人害怕崔弘度突然襲擊自己，於是把陳國軍隊引到江陵城下，强擄州民後反叛隋朝。於是梁國就被廢除。皇上派遣左僕射高熲到江陵安撫百姓，赦免了江陵百姓的死罪，并給百姓免除了十年的賦税。梁國的兩個去世的國君各自安排十户人家爲他們守墳墓。任命蕭琮爲柱國，并賜給莒國公的爵位。

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并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虜優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禄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

煬帝繼位後，因爲皇后的緣故，對蕭琮特别親近重用。任命他爲内史令，改封梁公。蕭琮家族的人，衹要是五服以内的，都量才録用，因此姓蕭的弟兄就有好些在朝廷做官的。蕭琮性情淡泊，不把職務放在心上，從朝廷回到家裏後就是喝酒娱樂。内史令楊約與蕭琮同列，皇上就讓楊約去勸告鼓勵他，并告訴他這是皇上的意思，楊約又以個人之間的感情規勸他。蕭琮回答説："我要再管事，那和你有什麽兩樣呢？"楊約聽完笑了笑離開了。楊約的哥哥楊素，當時擔任尚書令，他看見蕭琮把堂妹嫁給了鉗耳家族，就對蕭琮説："你是帝王家族，家族聲望很高，親戚也都是有名氣的，爲什麽把妹妹嫁給鉗耳家族呢？"蕭琮説："以前已經有一個妹妹嫁給了侯莫陳氏家族，這次嫁給鉗耳家族又有什麽值得奇怪的？"楊素説："鉗耳家族是羌人，侯莫陳家族是虜人，怎麽能相比呢？"楊素的意思是虜人比羌人身份高貴些。蕭琮就説："認爲羌和虜不一樣，我還從没聽説過這事呢。"楊素感到羞愧，也就不再説什麽了。蕭琮雖説是南方人飄泊在京，然而見到北方的達官貴人，也并不表示謙敬。他曾經與

賀若弼交情十分深厚，賀若弼被殺後，又有兒童傳出歌謠說："蕭蕭亦復起。"皇上因此猜忌他，於是罷免了他的官職，讓他閑居在家。不久他就去世了。追贈他爲左光禄大夫。兒子蕭鉉，擔任襄城通守。皇上後來又讓蕭琮弟弟的兒子蕭鉅繼承梁公的爵位。

蕭鉅

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千牛，與宇文晶出入宫掖，伺察内外。帝每有游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宫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殺。

蕭鉅小名藏，煬帝很親近他。讓他擔任千牛，與宇文晶在宫廷裏出出進進，視察皇宫内外的情况。煬帝每當有游樂宴會等活動時，蕭鉅没有不跟隨的。於是他就在宫中多次做出淫穢之事。煬帝在江都被殺時，蕭鉅也被宇文化及所殺害。

蕭瓛

瓛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主以爲侍中、安東將軍、吴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吴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吴人推瓛爲主。吴人見梁武、簡文及詧、巋等兄弟并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巋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爲衆所歸。褒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哀守吴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别道襲吴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衆聞之，悉無鬥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爲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

蕭瓛字欽文，從小就很聰明伶俐，很會寫文章。在梁國時擔任荆州刺史，頗有善於當官的名聲。崔弘度率兵到鄀州，蕭瓛害怕了，與他叔父蕭巖投奔了陳國。陳國國君讓他擔任侍中、安東將軍、吴州刺史，很受百姓擁戴，吴地的父老鄉親都説："這是我們原來國君的兒子啊。"到陳國被隋滅亡後，吴地人就擁戴蕭瓛爲國君。吴地人見到梁武帝蕭衍、簡文帝蕭綱以及蕭詧、蕭巋等人都是在弟兄中排行第三而最後當了國君，蕭瓛認爲自己是蕭巋的第三個兒子，所以十分自負，認爲自己也有當國君的份。當時有個叫謝異的人，很能預測興廢之事，在陳、梁時代，他的預言没有不靈驗的，所以江南人特别相信他。到陳主被隋軍擒獲以後，謝異就投奔了蕭瓛，因此蕭瓛也就更加成爲衆望所歸。褒國公宇文述率兵討伐他，他就派王哀把守吴州，并親自擔任將軍以對抗宇文述。宇文述派兵從别的小路偷襲吴州，王哀害怕了，化裝成道士，扔下吴州城就逃跑了。蕭瓛的部下聽到這消息，全都喪失了鬥志，所以與宇文述衹打了一仗就完全被打敗了。蕭瓛帶領幾個手下人逃到太湖，躲藏在百姓家，被人抓住，送到宇文述那裏，後來被押送到長安，殺掉了。死時二十一歲。

弟璟，爲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卿、秘書監、陶丘侯。

弟弟蕭璟，任朝請大夫、尚衣奉御。蕭瑒，先後擔任衛尉卿、秘書監、陶丘侯。蕭瑀，先後

瑪，歷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吕、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擔任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王、五帝那些英明的君王，考慮得很深遠，作舅舅、當外甥的這些娘家親戚很少有在朝中掌大權的，因此也就没聽説過他們的王母帝后家有家破人亡的事情。到了漢代、晋代，國君的外家一個接一個地家破人亡，都是由於皇上不按規矩提拔任用他們，所以他們垮臺也就十分迅速。如果讓獨孤家族的權勢如同當年吕后、霍氏家族，那麽肯定會早在仁壽年前就家敗人亡了。蕭氏家族的勢力如果和梁、竇兩家差不多的話，怎麽可能在大業之後還能使家族保全？而今有的仍能保持原有的家業，有的甚至比以前更加發達興旺，難道不是因爲皇上能恰當地安排他們，他們也能不恃寵專權的緣故嗎？

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五

列　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綉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沾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耻也。觀夫今之静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絶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自古以來貞潔專一的女性的事迹，記載在史書上的有很多了。婦女的品德，雖然在於温柔，但樹立節操，成就名聲，却都表現在堅貞節烈方面。温柔，是仁的本源；而貞烈，却是義的體現。没有温柔無法成就她們的仁的本性，而没有貞烈也無法顯現出她們的大義。因此《詩經》等古書中所記載的，風俗中所傳頌的，圖畫裏描繪出的，現代書籍中所稱頌的，没有不是她們堅守古訓立身端正，寧死以成就仁的名聲的事迹。如同文伯、王陵的母親，白公、杞植的妻子，魯國的義姑，梁地女子的高尚行爲，衛君靈主的妾，夏侯文寧的女兒，她們有的堅守信約，表現堅貞，有的忠於君忠於義，不因爲丈夫的喪亡而變心，也不因爲家族的興盛或衰微而改變自己的節操。因此，她們的美名在歷史上流傳，而且永垂不朽。這難道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而有的王公大人的配偶，盡情於驕奢淫逸的享樂之中，雖然一輩子穿錦綉衣服，吃珍饈美味，住着寬敞舒適的房屋，出門乘坐着華麗的馬車，但却不能被載入史册。她們如同草木一樣無聲無息地零落，如同麋鹿一樣悄悄地死去。這樣的人能説得完數得清嗎？仔細想來，實在是這些平庸婦人感到羞耻的事啊。看看現在這些温柔的女性，她們各自堅持松柏一樣的節操，甘心面對死亡，足以流傳於古今。所以記叙她們高潔的志向，以繼承前代的列女。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個女兒。她儀態

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并驕貴，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悦。由是述漸見寵遇。

優美，性格温順，喜歡讀書。高祖在女兒中特别喜歡她。原先嫁給儀同王奉孝，王奉孝死後，改嫁給河東郡的柳述，當時她年齡纔十八歲。她的幾個姐姐都很驕貴，而蘭陵公主却能降低自己的公主身份，遵守當媳婦應盡的婦道，事奉公婆特别小心謹慎，遇到他們有病時，一定要親自端湯送藥。高祖聽到這些事十分高興，而柳述也因此逐漸受到寵愛。

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絶，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當初，晉王楊廣打算將蘭陵公主許配給他的妃子的弟弟蕭瑒，高祖開始答應了，後來又改變主意，讓她嫁給了柳述。晉王因此很不高興，到柳述受寵掌權後，就更加討厭他了。高祖去世後，柳述就被流放到嶺南。煬帝下令讓蘭陵公主與柳述離婚，打算將她改嫁。公主發誓寧死也不答應，也不再朝見當皇帝的哥哥，她寫了一道奏章請求免去自己公主的稱號，與柳述一起流放到嶺南去。煬帝十分生氣地説："天下難道没有男子了嗎？真打算與柳述一起被流放嗎？"公主説："先帝把我嫁給柳家，現在他犯了罪，我應當受牽連，不希望陛下格外照顧。"煬帝不答應，蘭陵公主憂愁氣憤而死，死時纔三十二歲。臨死前上表給煬帝説："從前共姜自己發誓，留下美好的名聲在《詩經》中；鄎嬀爲了前夫再也不説話，她們都流芳百世。我雖然是有罪的人，也私自仰慕這些古代賢人。我活着時不能跟隨丈夫，死後希望能埋葬在柳氏家族的墓地裏。"煬帝看了奏章後更加生氣，始終没有悲傷的表情，就把蘭陵公主埋葬在洪瀆川，送葬的器物很少，無論是朝中官員還是百姓都爲此感到傷心。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

南陽公主是煬帝的大女兒。她有優雅的儀表，有志氣，有節操，行動一定遵循禮節。十四歲時，嫁給許國公宇文述的兒子宇文士及，以態度嚴謹端莊出名。在宇文述得病直到將死，南陽公主都親自爲他烹調飲食，并親手送上去。人們因此稱贊她。

及宇文化及殺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并在其所，建德

到宇文化及殺死煬帝，公主隨煬帝的軍隊到聊城，宇文化及後來被竇建德的軍隊打敗，宇文士及從濟北向西歸順了大唐。當時隋朝的上層人

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殺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

物一齊都在竇建德軍中，竇建德一個一個地接見他們。這些人没有一個不驚慌失措，衹有南陽公主神情安詳，她和竇建德交談，公主主動陳述自己國破家亡，又無法爲父親報仇雪恨，眼淚落滿衣襟。她連説帶哭，斷斷續續，但説得有情有理。竇建德及在場聽到的人没有一個不因此而感動落淚，大家都對她表示敬佩和驚異。等到竇建德殺死了宇文化及，當時南陽公主有一個兒子，名叫禪師，年齡將近十歲，竇建德派遣武賁郎將於士澄對公主説："宇文化及親自殺害了皇上，人和神都不能寬恕他。現在將要消滅他的家族，公主的這個孩子，按法律也應當一齊斬首，但如果你捨不得，也同意你留下他。"公主哭着説："你既然是隋朝地位顯貴的大臣，這事何必問我！"竇建德終於把禪師也一齊殺了。公主不久就請求剃光頭髮出家當尼姑去了。

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户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到竇建德被打敗後，公主將回到長安，再次與宇文士及在東都洛陽相遇。公主却不與他會面。士及就去見她，站在門外，請求重新結爲夫妻。公主拒絶他説："我和你是有殺父之仇的兩家人，現在很遺憾的是我不能親自動手拿刀殺你，是因爲我知道當時商量謀殺我父親時，你没參與。"於是宣布與他斷絶關係，聲音和態度都十分嚴厲地叫他趕快離開。士及再三請求她原諒，公主生氣地説："你一定想死的話，就可以進來見我。"宇文士及見她説得這樣堅决，知道説服不了她，衹好告辭離開了。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别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襄城王楊恪之妃，是河東郡柳氏家族的女兒。父親柳旦，曾擔任循州刺史。她長得端莊美麗，十幾歲時，因爲是貴族人家的女兒，相貌又適合，於是被聘爲襄城王楊恪的妃子。不久，楊恪的王位被廢除，恪妃仍遵守婦道，侍奉丈夫更加有禮貌。煬帝繼位後，楊恪又被流放到邊疆，煬帝并且下令押送他的使者在半道把他殺了。楊恪與妃子告别，妃子説："如果你死了，我發誓不自己活着。"兩人於是相對放聲痛哭。楊恪死後，妃子把丈夫的遺體裝在棺木裏裝殮完後，對使者説："我發誓和丈夫同一墓穴，如果

我死後能把我和他埋葬在一起，就是你的恩惠了。"說完拍着棺木痛哭，後來就上吊自殺了。見到的人没有不被她感動得流淚的。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黄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别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毁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華陽王楊楷之妃，是河南元氏家族的女兒。父親名元巖，天生聰明，辦事敏捷，有正氣，有才幹。仁壽年間任黄門侍郎，被封爲龍涸縣公。煬帝繼位後，因爲受柳述的案子牽連，被除官籍，成了平民百姓，并被流放到南海。後來遇到大赦，回到長安。有人誣陷他，説他私自逃回京師，於是被抓起來殺了。妃子因爲長得漂亮，又性格温順，當初被選爲妃子。不久楊楷被罷官除名，妃子侍候他更加謹慎有禮，每當她見到楊楷有憂慮恐懼的神色，就陳述大義，以道理安慰他，因此楊楷很敬重她。等江都叛亂時，楊楷死在宇文化及的叛逆活動中。宇文化及就把她賜給自己的黨羽元武達。元武達開始以宗族的禮節，把她安置在别的地方，後來乘着酒醉威逼她，她自己發誓不屈服，武達很生氣，就鞭打她上百下，但她的態度更加嚴厲。并且用磚塊毁傷自己的面容，鮮血和眼淚一齊流下來。武達就放開了她。她對侍候她的人説："我不能早一點死去，使得現在將要受到欺負和凌辱，這是我的罪過。"於是就絶食而死。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凉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

譙國夫人是高凉冼氏家族的女兒。她家世世代代是南越首領，統治占據着當地居住在各個山洞的部落，一共有十多萬户人家。夫人從小賢惠聰明，善於出謀劃策，還在家當姑娘的時候，就善於安撫部下衆人，而且還能率領軍隊行軍打仗，以軍力鎮服越地的各部少數民族。她經常鼓勵他們相親相愛，和睦相處，因此在本地很有信譽，受人尊重。越地人們的風俗，喜好互相攻擊，夫人的哥哥南梁州刺史冼挺，倚仗自己家族有錢有勢，攻打掠奪附近州郡，嶺外人都吃盡了他的苦。夫人多次規勸他，因此怨恨、仇視的情緒逐漸減少消失了。海南、儋耳等地主動前來歸順的部落有上千洞。梁大同初年，羅州刺史馮融聽説夫人有志氣，人又賢明，就爲自己的兒子高

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决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

涼太守馮寶下聘，娶夫人爲妻子。馮融原本是北燕苗族後裔。當初，馮弘投奔高麗時，派遣馮融的祖父馮業率領三百人從海路投奔宋，所以這些人後來就留居在新會。從馮業到馮融，三代人擔任地方長官。但他是外鄉人到新會做官，因而有時發出號令，當地人也不聽從。到夫人嫁到馮家後，夫人規勸告誡本族人，要他們聽從太守的號令當好順民。她還與馮寶一齊參與判决官司，頭領中有人犯法的，即使是她的親戚，她也不寬恕放縱。從此以後，太守發出的號令都有效了，没有人敢違抗。

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鬥。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

遇到侯景叛亂，廣州都督蕭勃徵集軍隊增援廣州臺府。高州刺史李遷仕占據着大皋口，派人召見馮寶。馮寶打算去，夫人勸阻他說："刺史没有正當理由不應該召見太守，他一定是想騙你一起去造反。"馮寶說："你根據什麽知道的?"夫人說："刺史被召見去救援廣州臺府，他就假裝説自己病了，可又鑄造兵器，聚集民衆，然後纔召喚你。你現在去，一定被扣留作爲人質，然後讓你率軍加入叛變。這個意思是明擺着的，希望你暫時别去，看看下一步的情况變化。"過了幾天，李遷仕果然叛變，派遣主帥杜平虜率領軍隊進入灨石。馮寶知道以後，趕緊告訴夫人，夫人説："杜平虜是一員猛將，他領兵進入灨石，就會與官兵相對抗，看情勢不可能馬上回來。李遷仕在州裏，是没有什麽作爲的。如果你親自前去，一定會與他發生戰鬥。應該派人去騙他，用低聲下氣的言語豐厚的禮品討好他，説自己不敢出來，打算派遣妻子前去，他聽後定會很高興而肯定没有防備，於是我率領千來人，步行擔着各種物品，假裝説是去送東西，就能走到他的軍營前，這些反賊就能抓住了。"馮寶采納了她的意見，李遷仕果然十分高興，看到夫人等都挑着東西，就不加防備。夫人趁機發動攻擊，大獲全勝。李遷仕衹好逃走，跑到寧都去衹顧保全自己去了。夫人領兵與長城侯陳霸先在灨石會合，回來後對馮寶説："陳都督非常可怕，他極大地獲得了百姓的心。我看這個人一定能平定叛亂，你應該多多地給他提供戰略物資。"

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册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賫綉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

到馮寶死後，嶺南大亂，夫人以寬厚仁慈的政策對待百越的百姓，使得她所管轄的幾個州平安無事。到陳永定二年，她的兒子馮僕纔九歲，陳主派他率領當地衆首領在丹陽集中，應召離家出任陽春郡太守。後來廣州刺史歐陽紇陰謀造反，把馮僕召唤到高安，誘騙他一起作亂。馮僕派人回家告訴夫人，夫人説："我家爲人忠貞，歷今現在已經兩代了，不能因爲愛惜你就對不起國家。"於是就派兵抗拒造反軍隊入境，又率領百越酋長去迎接章昭達。在内外逼迫之下，歐陽紇的軍隊潰散了。馮僕因爲母親的抗寇之功而被封爲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改任石龍太守。同時下詔帶着符節册封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并送給綉花油絡駟馬安車一輛，鼓樂一部，還有旗幟等等。她出行時的儀仗與刺史一樣。至德年間，馮僕去世。後來趕上陳國滅亡，嶺南没有歸屬的地方，於是幾郡的百姓就都聽從夫人的號令，稱她爲聖母，她也確能做到保護邊境，安定百姓。

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晋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

隋高祖派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南，陳將徐璒占據着南康抗拒。韋洸到五嶺後，畏畏縮縮地不敢進兵。當初，夫人曾以扶南出産的犀牛角手杖獻給陳國君主，到這時，晋王楊廣就讓陳國國君寫信給夫人，告訴她陳國已經滅亡了，讓她歸順隋朝，并且就以當年她所獻的犀牛角手杖和兵符爲憑證。夫人見到手杖，知道陳國確實已經被滅亡，就召集頭領幾千人，哭了整整一天，然後就派遣她的孫子馮魂率領衆人歡迎韋洸進入廣州，嶺南全部安定。韋洸上表後，隋主拜任馮魂爲儀同三司，册封夫人爲宋康郡夫人。

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

不久，番禺人王仲宣造反，其他的嶺南首領都響應他，把韋洸包圍在廣州城裏，進兵駐扎在衡嶺。夫人派遣孫子馮暄帶兵援救韋洸。馮暄和叛黨陳佛智素來要好，故意拖延時間遲遲不進兵。夫人知道這事後，十分生氣，派人把馮暄抓了起來，關進了州裏的監獄中。又派遣孫子馮盎前去討伐陳佛智，仗打勝了，殺掉了陳佛智。於是進兵到南海，與鹿愿的軍隊會合，一起打敗了王仲宣。夫人親自披着鎧甲，乘着披着甲的戰

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冼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并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

馬，張着錦製傘蓋，率領着騎兵，保衛着奉詔前來的使者裴矩巡視安撫嶺南各州。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人都來參見。裴矩命令他們仍舊統率自己的部落，嶺南於是安定下來。隋高祖很驚奇這事處理得這麽好，任命馮盎爲高州刺史，并且赦免放出馮暄，任命他爲羅州刺史。又追贈馮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封夫人爲譙國夫人。把宋康邑又賜給馮僕的妾冼氏。仍舊設立譙國夫人幕府，設置長史以下各級官員，并發給印章，聽任她調動所統治的六州兵馬，如果有緊急情況，可以見機行事。皇帝給她的信中說："我安撫養育百姓，感情如同父母一樣，想要所有的地方都安静和平，百姓能安居樂業。但是王仲宣等人總是要互相勾結，擾亂百姓，所以派兵前去消滅，爲百姓除去禍害。夫人一心遵從國家的命令，深深地懂得大道理，所以命令孫子馮盎前去消滅陳佛智，而且果然打敗了賊人，立了很大的功勞。現在賜給夫人各色雜帛五千段。馮暄不願進兵，有罪，理應受罰，不過因爲夫人立了如此大的功勞，所以特地赦免了他的罪。夫人應該教訓開導子孫，崇尚禮節，遵守朝廷的法令，以安慰我的心。"皇后也以首飾和宴會時所穿的服裝一件賜給夫人，夫人把它們一齊裝在金製的箱匣裏，與梁、陳時代所賜的東西一齊收藏在一個倉庫裏。每當年初大集會時，就把它們都陳列出來給子孫們看，對他們說："你們應該對天子保持忠心。我事奉三個朝代的君主，衹是用一個真心對待。現在所賞賜的東西都在這裏，這就是忠孝的回報。希望你們都要想到這一點。"

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

當時番州總管趙訥貪污暴虐，衆多的俚、僚族人中有好些不是逃亡就是叛變。夫人派遣長史張融給皇帝一道密封奏章，建議對逃亡和叛變的應該采取安撫政策，同時還揭露了趙訥的罪狀，指出他這樣做是不可能使遠方的人來歸順的。皇上派人調查趙訥的問題，得到他受賄的罪證，最終將他繩之以法。同時下詔委任夫人招撫逃亡和叛變的人。夫人親自帶着詔書，自稱是皇帝的使者，走過十來座州府，宣傳轉達皇上的旨意，教

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爲誠敬夫人。

育開導那些俚、僚。她所到的地方，那裏的俚、僚人就都降服了。高祖嘉獎她，賜給夫人臨振縣作爲她沐浴休息的地方，計有一千五百户。又追贈馮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年，夫人去世，皇上又贈助葬各色雜帛一千段，定謚號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彦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户。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

鄭善果的母親是清河崔氏家族的女兒。在十三歲時，嫁給鄭誠，生下善果。鄭誠在征討尉遲迥時，奮勇作戰而死在戰場上。於是善果的母親纔二十歲就成了寡婦。她的父親崔彦穆想要逼她改嫁，她抱着善果對崔彦穆説："婦人没有第二次現身在男子面前的道理。況且我的丈夫雖然死了，所幸還留下這個兒子。我拋棄孩子是不仁慈，背棄死去的丈夫是不懂得禮。我寧願割掉耳朵剃光頭髮以表明自己的心願，讓我違背禮節，拋棄仁慈的做法，我不敢聽從。"鄭善果因爲父親是爲朝廷的事情戰死的，所以纔幾歲就被任命爲使持節、大將軍，繼承父親的爵位爲開封縣公，享有一千户的封邑。開皇初年，又被升任爲武德郡公。年齡纔十四歲時，被授予沂州刺史，後又改任景州刺史，不久又擔任魯郡太守。

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

善果母親生性賢德聰明，做事堅持原則，她廣泛地閱讀過各種書籍，包括史書等，因此懂得處理地方事務的方法。每當鄭善果到廳堂處理政務，他母親總是坐在胡床上，在幃帳後面聽兒子判案。聽到兒子分析判斷處理問題合理，兒子回來後她就顯得很高興，就馬上讓兒子坐下，母子兩人相對談話説笑。如果兒子處理公務時不公或隨意發怒施展威風，他母親就會回到後堂，蒙着被子抽泣，一整天也不吃飯。鄭善果就趴在床前請罪，不敢起身。他母親這纔起來對他説："我不是生你的氣，是爲你家感到慚愧。我自從成爲你家的媳婦，能够爲你家掃地洗衣服，如同你去世的父親一樣，是忠誠勤勞的人。他爲官清正，從未聽説過有私心，最後以身殉國，我希望你也要有與你父親一樣的心腸。你既然小小年紀就成了孤兒，我又是一個寡婦，衹有仁慈而缺乏威嚴，如果讓你不懂得禮數規矩，你這樣怎麽能承

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

擔你父親的忠臣的事業呢？你從兒童開始就繼承爵位，官至封疆大吏，這難道是靠你自身的本事得來的嗎？你怎麽不想想這些却隨便生氣耍威風，任意驕傲享樂而敗壞政事！那樣一來，對内失去了家族的好風尚，甚至還可能丢掉官職爵位，對外又損害了天子的法令而自取罪過。那樣的話，我死的時候又哪有臉面在地下與你父親見面呢？"

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

善果的母親總是自己紡綫織布，直到半夜纔休息。鄭善果就説："我被封侯爵享有封地，地位屬於三品官，俸禄足够用，母親何必要這樣辛勤地勞作呢？"他母親回答説："唉！你已經長大了，我以爲你懂得天下的道理了，今天聽了你這話，纔知道你還没懂啊。這點小事都還没懂，更何况公家的事，怎麽能做好呢？你現在的這些俸禄，原本是天子報答你父親爲國事殉命纔給你的。你應當把它們分送給各位親戚，以體現你父親的恩惠，怎麽能讓老婆孩子專享皇帝所賜的好處而總享受富貴的生活呢？而且，紡紗織布，這是婦女本分，上自皇后，下到大夫、士的妻子，都各自有自己應該做的事。如果懶惰，就會驕傲放縱。我雖然不懂得禮，難道可以敗壞自己的名聲嗎？"

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静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

自從她剛一守寡，就不再用脂粉，經常穿着粗帛縫製的衣服。性情又節儉，不是爲了祭祀祖先神靈或宴請賓客，酒肉不能隨便端上桌。經常在清静的屋子裏端坐着，從不隨便走出大門。娘家或婆家親戚有紅白喜事，也衹是贈送豐厚的禮品，都不到人家家裏去。所有的東西，如果不是自己親手製作的或是自己莊園出産的，或是皇上賜給的，即使是親戚送的，都一概不許進入自己的房門。

善果歷任州郡，唯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姿，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鄭善果歷任多處州郡官，都衹是從家裏拿出飯菜到衙門裏來吃。公家提供的補助，一概不許接受，全都用來修理衙門房舍和分送同事和下屬。鄭善果也因此很能嚴格要求自己，被人們稱爲清廉的官員。隋煬帝派遣御史大夫張衡前去慰勞他，考評他的政績爲天下第一。被授予光禄卿官銜。母親死後，鄭善果擔任大理卿，逐漸驕傲

奢侈起來，清廉公正方面就不如以前了。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并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仇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争爲謀首，州縣不能决。高祖聞而嘉嘆，特原其罪。

孝女王舜是趙郡王子春的女兒。王子春與堂兄王長忻不和，恰逢齊滅亡的混亂時候，王長忻就和老婆一起合謀殺死了王子春。王舜當時纔七歲，有兩個妹妹，王粲五歲，王璠二歲，一時都成了孤兒，被親戚收養。王舜撫育兩個妹妹，與妹妹情義深厚。王舜暗地裏藏着報仇的心思，王長忻却一點也没有防備。到她們姐妹都長大以後，親戚想要爲她們成親，總是拒不答應。她悄悄地對兩個妹妹説："我没有兄弟，使得父親的仇不能報。我們雖然都是女子，不能爲父報仇，活着幹什麽？我想和你們一道爲父親報仇，你們的意見怎麽樣？"兩個妹妹都流着眼淚説："我們衹聽姐姐你的話。"當天晚上，姐妹三人各自拿着刀爬墻進入王長忻家，親手把王長忻夫婦殺死了，并到父親墓前報告爲他報仇的消息。然後就到縣衙門自首請罪，三姐妹争着説自己是主謀，州和縣都無法作出判决。高祖聽到這事，很是感嘆贊賞，特地下令赦免了她們的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没，于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嘆，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韓覬妻是洛陽于氏家族的女兒，字茂德。父親于實，在周曾任大左輔。于氏十四歲時，嫁給了韓覬。她雖然生長在富貴人家，自己的家族名聲顯赫，但她却行動遵守禮節制度，自己生活簡樸節約，因此家族的人都很敬重她。在她十八歲那年，韓覬參軍打仗時在戰場上死去，于氏悲痛萬分，瘦得人都變了形。那悲痛的神態使陌生人也受到感動。每當早晚祭奠丈夫亡魂時，她都親自手捧香燭。到爲丈夫守孝完畢後，她父親因爲她年輕又没有孩子，想讓她改嫁。她發誓没有改嫁的想法。她父親又讓家人勸説她，于氏就晝夜哭泣，并剪掉自己的頭髮發誓不再嫁。她父親長長地嘆息，爲她而悲傷，於是也就不再逼她改嫁了。她於是抱養了丈夫小老婆生的孩子韓世隆爲後嗣，自己親自撫養，愛得如同是自己親生的一樣。由於她教育有方，韓世隆最終很有出息。韓氏自從守寡以後，僅偶爾回一趟娘家，至於親戚家裏，絶對不與他們來往，即使有長輩、晚輩去

看望她，她也無論是歡迎還是歡送，都不走出家門。一輩子穿布衣服，吃簡單的飯食。不聽音樂，并這樣堅持了一輩子。高祖聽到這事對她既稱贊又嘆息，下詔表揚她的美德。在她的里巷門口立牌坊表彰，長安的人們稱她所住的地方爲節婦闕。在家去世，終年七十二歲。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僚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

陸讓的母親是上黨馮氏家的女兒。性情仁慈寬厚，有母親的風範。陸讓是她的丈夫的小老婆生的孩子。仁壽年間，陸讓擔任番州刺史，經常搜刮百姓錢財又在處理政務中大肆收賄賂，被司馬參劾。皇上派人調查屬實，於是把陸讓囚禁在長安，皇上又親自審問。陸讓口稱冤枉，皇上又再命令治書御史再次審查，最後所列出的罪狀與以前的一樣。皇上於是命令公卿百官一齊參與討論，都說："陸讓犯罪應當處死。"皇上下詔同意大臣們的意見。

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嘆不能已。宜摽揚優

陸讓即將受刑時，馮氏披頭散髮臉也沒洗就到朝堂上斥責陸讓說："你沒有汗馬功勞，却當了刺史的高官，不能盡心忠於朝廷報效國家，以答謝皇上的大恩，反而違反法律，貪贓枉法。如果說司馬誣告你，百姓百官不應該也誣陷你。如果說皇上不可憐你，又爲什麽下命令復查你的案件？你這樣做難道算得上忠臣？算得上個孝子？不忠不孝，還算是個人嗎？"同時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親自端着一碗粥讓陸讓吃下去。然後就上書給皇上，向皇上哀求憐憫，信中的言詞十分悲切，皇上看後因此而改變了臉色。獻皇后也對陸讓母親的舉動十分稱奇，也爲她向皇上求情。治書侍御史柳彧上前奏道："馮氏真算得上是母親的最高典範，足以作爲世人的楷模，她的行爲連毫不相干的人也會受感動。如果殺了陸讓，用什麽來勉勵天下做母親的人呢？"皇上於是讓京城老百姓聚集在朱雀門前，派遣舍人宣布皇帝的詔書說："馮氏以嫡母的仁德，足以成爲世人的楷模，她的慈愛的態度，感動了天神和世人，所以應該可憐她而免去陸讓的罪。以此來獎勵百姓形成好的風氣。陸讓可以免除死罪，除去名籍，罷官爲平民百姓。"詔書中又說："馮氏身上體現了

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完備的仁慈觀念，一向懂得禮制法度。陸讓不是她所親生，又觸犯法律，本應受到嚴厲懲罰。她親自到皇宮前爲兒子求情，在地上爬着向前叩頭哀告。我同情她的義氣，特地寬恕了陸讓的死罪。如果天下婦女都像馮氏這樣，豈不就全家和睦，風氣和平了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對她的行爲贊嘆。所以應該表揚嘉獎，以表彰她的美德。可以賞賜給她各色雜帛五百段。”同時聚集那些命婦，讓她們與馮氏見面，以此顯示皇上對馮氏的嘉獎。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

劉昶的女兒是河南長孫氏家的媳婦。劉昶在周時，娶公主爲妻，官至柱國、彭國公，幾次擔任將帥，地位和威望都很高。劉昶與隋高祖有舊交情，所以在高祖繼位後，很受親近重用，歷任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他的兒子劉居士，擔任太子千牛備身，聚集一幫閑漢惹事生非，不遵守法度，多次犯罪。皇上因爲劉昶的關係，常常原諒了劉居士。劉居士於是更加肆無忌憚，常常口出狂言，説：“當男子漢就應該把頭髮梳成辮子反綁着，在粗竹席上像獠人一樣狂舞。”他選取公卿子弟中長得壯實又有臂力的人，帶到家裏，用車輪卡住他的脖子棒打他，打得快死了都不屈服的，就稱贊他是壯士，放了他，并和他交朋友。結下這樣的朋黨三百人，其中行動迅速快捷的號稱餓鶻隊，懂武術的號稱蓬轉隊。經常臂上架着鷂鷹，手裏牽着獵犬，一大隊人騎着馬奔馳在大路上，毆打過路人，侵擾搶奪别人財物。長安市上無論地位高低的人，見到他們都要躲開，甚至連公卿妃主，也没有人敢和他們計較。劉居士的姐姐經常流着淚規勸他，態度殷勤誠懇。但劉居士一點也不改變，直到花光家産來供養那幫閑漢。劉昶年老，俸禄不多，他女兒當時已經守寡，可憐劉昶如此，每當回娘家，就親自紡紗織布，掙點錢買點好吃的東西來孝敬老父。

有人告居士與其徒游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

有人告發劉居士帶一夥人游長安城，登上原來的漢時未央宮殿的位置上，臉朝南坐着，讓其餘的人在自己前後左右列隊站立，有不恭之意，還經常互相商量説：“應當爲這個而死。”而且，

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嘆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當時又有人揭發劉居士，説他派遣使者引誘突厥人，讓他們向南侵略，自己會給他們在京城做内應。皇上就對劉昶説："今天的事情，應該怎麽辦?"劉昶還倚仗着與皇上有老交情，不但不自我譴責，反而直接衝撞皇上，説："事情怎麽處置，完全在於你啦。"皇上十分生氣，把劉昶關進大牢，又逮捕了劉居士及其黨羽，下令嚴厲處治。有關部門又報告説劉昶事奉母親不孝順的事情。他的女兒知道劉昶一定免不了死罪，有好幾天没吃東西。常常親自烹調飲食，親手捧着到衙門來給父親吃。她見到看守監獄的人後，跪着向前，哭泣流淚。在一旁見到的人都爲她傷心。結果劉居士被殺頭，劉昶也被賜死在家裏。詔令百官到他家觀看。當時他女兒哭得死去活來好幾次，公卿大夫們都安慰她。她説父親没罪，衹是因爲受兒子牽連而遭遇禍事。説話時的神情十分悲哀痛切，人們不忍聽下去。她以後就衹穿粗布衣服，衹吃蔬菜不吃肉食這樣過了一生。皇上聽到這事後，感嘆着説："我聽説衰敗的人家出女兒，興旺的人家出男兒，真是這樣啊!"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晋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 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鍾士雄的母親是臨賀蔣氏的女兒。鍾士雄在陳朝做官，曾任伏波將軍。陳國君因爲鍾士雄是嶺南酋長的首領，擔心他靠不住，就經常把蔣氏扣留在京城作爲人質。等到晋王楊廣平定江南，因爲鍾士雄在嶺南，就打算施以恩義招致他，於是讓蔣氏回到臨賀。不久，同郡的虞子茂、鍾文華等人造反，帶兵攻城。他們派人召唤鍾士雄，鍾士雄打算前往。蔣氏對鍾士雄説："我以前在揚都，經歷各種辛苦。現在遇上好時代了，使我們母子團聚，就是獻上性命也報答不了主上的恩德，怎麽能去參加造反呢! 你如果像禽獸一樣没良心，背棄仁德忘記恩義，我立即死在你面前。"鍾士雄於是打消了去的念頭。蔣氏又寫信給虞子茂等人，告訴他們要看清禍福。但虞子茂等人不聽從，不久被官兵打敗。皇上聽説蔣氏的事，感到很驚異，封她爲安樂縣君。

胡氏

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

當時尹州有個姓胡的寡婦，不知是誰家的妻

也。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子，也特別有志氣和操守，很受家族的敬重。正當江南混亂的時候，她勸告家族和親戚，都把守着險要的地方，不跟隨叛逆軍隊造反，後來被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蓄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孝婦覃氏是上郡鍾家的女兒。她與丈夫結婚不久，丈夫就去世了，當時她年齡纔十八歲。侍奉婆婆以孝順出名。幾年之間，婆婆和伯叔等人相繼去世，覃氏家境貧窮，没法安葬死者。於是覃氏就從自身做起，事事非常節儉，又晝夜紡紗織布，這樣積攢了十年，終於埋葬了八位去世的親人，因此被鄉里和州縣的人們所敬重。皇上聽説了這事，賞賜給她一百石米，并在她家門前立牌坊表彰她。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悦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元務光的母親是范陽盧氏家的女兒。從小喜歡讀書，行動一定遵守禮節。年輕時就成了寡婦，幾個孩子都還小，家境貧窮，上不起學，盧氏就每天親自教孩子念書識字，并以仁義等大道理教導他們，人們因此而稱贊她。仁壽末年，漢王楊諒起兵造反，派遣將軍綦良攻占山東一帶，綦良用務光當自己的記室。到綦良被打敗，慈州刺史上官政抄没登記務光的家産，見到盧氏，很喜歡她，逼她嫁給自己，盧氏死也不肯。上官政爲人凶暴殘忍，他見盧氏不答應，十分憤怒，就用蠟燭燒盧氏。盧氏更加堅强，始終也没屈服。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裴倫的妻子是河東柳氏家的女兒，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大業末年，裴倫擔任渭源縣令。恰逢薛舉叛亂，縣城被賊人攻陷，裴倫被殺害。柳氏當時四十歲，有兩個女兒和三個兒媳婦，幾個女人都長得很漂亮。柳氏對她們説："我們遇到這戰禍年頭，你們的父親已經死了，我自己想想也無法保全你們。我家門風素來嚴謹，從道理上説無論如何也不能遭受賊人的侮辱，我想和你們一起尋死，怎麽樣？"她的那些女兒、兒媳等流着眼淚説："我們聽母親的話。"柳氏就自己先跳進井裏，她的女兒、兒媳也都跟着跳下去，都一起重叠着死在井裏。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

趙元楷的妻子是清河崔氏的女兒。父親崔儦，在《文學傳》裏有他的傳記。家裏有優良的教育傳統，子女都遵守禮制法度。趙元楷的父親任僕射，家中富有，看重崔家的門望，於是以豐厚的聘禮娶她爲兒媳。趙元楷很敬重崔氏，即使是私家宴會，她也不隨便言笑，行走或站立時的態度容顔，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制法度。

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床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宇文化及叛亂的時候，元楷隨着他到河北，準備回到長安。走到滏口時，遇强盜攻擊擄掠，元楷僅能逃脱性命。崔氏却被賊人抓住，賊人要求她做老婆，崔氏對賊人説："我是士大夫的女兒，現在是僕射兒子的妻子，今天被你們抓住，自當受死。讓我當賊人的老婆，是絶對不可能的。"一夥賊人撕毀了她的衣服，裸露着身體，把她綁在床席上，將要凌辱她。崔氏害怕被凌辱，就騙賊人説："我的力氣現在已經全用光了，衹有聽任你們處置，不敢再反抗。請你們解開我吧。"賊人立即就放開了她，崔氏於是穿好衣服，把賊人的佩刀拿在手上，靠着一棵樹站着説："想殺我，任憑用刀來砍。如果想尋死，就來逼我吧。"賊人非常生氣，亂箭射死了她。元楷後來抓住了殺死妻子的賊人，把他們都肢解了，并拿到崔氏的靈柩前面祭奠。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逾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慚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逾皎日，雖《詩》咏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史臣曰：稱贊婦女的品德，都認爲首先應該温柔孝順，但這是説女子中的一般的人，没説到那些特别突出的。至於説到見識遠大，堅貞守節，堅强的志氣不能被剥奪，衹是要堅守住義氣。考察歷史上的記載，又哪個時代没有這樣的人呢？蘭陵公主質地高潔勝過寒冬的松柏，南陽公主心地堅固，堅如磐石。洗媪、孝女的忠烈悲壯，崔、馮兩位母親的誠懇，足以使義勇的人面對她們的忠烈也感到慚愧，蘭玉也自慚不如她們的芬芳。襄城、華陽的妃子，裴倫、元楷的媳婦，遭逢艱難的時勢，遇到丈夫早死，甘心與丈夫永遠在一起，遇到什麽樣的情况也不改變初衷。志氣如同冰霜，言論超越皎潔的太陽，即使

是《詩經》中共姜的誓言，《左傳》中伯姬的爲守節而死，還能比這些烈女們更加了不起嗎！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　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内，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騎不得濟而還。

高麗的祖先，出自夫餘。夫餘王曾經抓到河伯的女兒，并把她囚禁在屋子裏，因爲有陽光隨身照耀她，她於是有感觸而懷孕。後來生下一個大蛋，有一個男孩子從裏面敲開蛋殼出來，他的名字叫做朱蒙。夫餘的大臣們因爲朱蒙不是受人的精血出生的，都請求殺了他，夫餘王没聽從。等到朱蒙長大以後，因爲跟隨國王去打獵，獲取的獵物很多，大臣們又請求殺了他。他母親把有人想殺他的事告訴朱蒙，朱蒙於是就離開夫餘向東南方逃去。途中遇到一條大河，水太深過不去。朱蒙就説："我是河伯的外孫，又是太陽的兒子。現在有了難處，追兵又快趕來了，怎麽纔能過河呢?"於是魚鱉相互堆積在一起形成了一座橋，朱蒙就從橋上過河去了。追趕他的騎兵因爲不能過河衹好回去了。

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宫，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毌丘儉拒破之。位宫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爲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爲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絶。

朱蒙自己建立一個國家，自稱高句麗，以高作爲姓。朱蒙死後，兒子朱閭達繼承王位。直到他的孫子朱莫來率領軍隊，就把夫餘國給兼并了。到他的裔孫朱位宫，在曹魏正始年間曾入侵西安平地區，毌丘儉打敗了他。朱位宫玄孫的兒子叫昭列帝，被慕容氏打敗，慕容氏的軍隊就進入丸都，燒毁了他的宫殿，大肆搶掠了一番後纔回去。昭列帝後來被百濟人殺死了。他的曾孫朱璉，曾派遣使臣到後魏。朱璉的六世孫朱湯，在周時派遣使臣來朝見送上貢品。周武帝就任命朱湯爲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隋高祖受禪登帝位後，朱湯即派遣使臣到長安來慶賀，隋帝進

授他爲大將軍，改封他爲高麗王。每年高麗王都派遣使臣來朝見和送貢品，從没斷絶。

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内城、漢城，并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内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黄革屨。婦人裙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税布五匹，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税，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没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横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輿，列羽儀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濺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净自喜，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游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爲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内，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

高麗國東西兩千里，南北一千餘里。京城在平壤城，也叫做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勢彎曲，南邊面臨浿水。另外還有國内城、漢城，都是其國内的大城市，他們國内稱爲"三京"。高麗與新羅國經常相互侵略搶奪，戰爭不停。官銜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次仙人，總共十二等。又有内評、外評、五部褥薩。每個人都戴皮帽子，使人在上面加插鳥的羽毛。地位尊貴的人帽子用紫色綾羅織成，上面再裝飾上金銀製品。衣服袖口寬大，大褲襠，用白色皮做腰帶，穿黄色皮鞋。婦女的裙子、短衣都緣邊。兵器與中原的差不多。每當春秋比賽打獵時，國王親自去觀賞。每人每年出捐税布五匹，稻穀五石。没有固定居所的人就三年上一次税，十個人共交細布一匹。租户一石，其次的七斗，最下等的五斗。對反叛的人就把他綁在柱子上，用火烤後再砍頭，没收他的家産。偷竊人家東西的，用罰他十倍償還。因爲刑罰嚴厲，國内很少有犯罪的。音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横吹、簫、鼓等，吹着蘆葦以唱和樂曲。每到年初，聚集在浿水邊玩樂，國王乘坐着小轎，四周陳列着儀仗來觀看。娱樂完畢後，國王拿着衣服放進水裏，把游人分爲左右兩部分，人們就用水和石頭相互濺水，歡笑着，呼叫着互相追來追去，要鬧多次纔結束。他們的風俗喜歡蹲着，喜歡乾净，見人以小步快跑爲敬，下拜時就拖着一條腿，站立時就各自反手拱拳，走路時一定要摇動手臂。性情聰明詭詐。父子同在一條河裏洗浴，同一個屋子裏睡覺。婦女對自己喜歡的男子就主動跟着他去了，因此有不少這樣的婦女。也有正式結婚出嫁的，衹要男女雙方喜歡，就立即進行。男家給女家送些豬、酒之類的東西就行了，不需要聘禮之類。如果有接受人家彩禮的，人們就都要耻笑他。人死後暫時埋葬在屋裏，過三年後，選擇好日子再正式下葬。爲父母和丈夫守喪都是三年，爲兄弟守喪爲

三個月。剛去世時親人要哭泣，到下葬時就要擂鼓奏樂高興地送走死者。掩埋完畢，就把死者生前的衣服器玩車馬等等放在墓旁，來送葬的人們爭着把這些東西拿走了。高麗人敬奉鬼神，國内有很多祭神的廟宇。

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

開皇初年，不斷有高麗使者來朝見。到平陳以後，朱湯非常害怕，就訓練軍隊，蓄積糧食，做好了守衛國家抗拒隋軍的準備。開皇十七年，皇上賜給朱湯一封加蓋玉璽的信，信中説：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奸謀，動作邪説，心在不賓。

我自從接受天命，愛護撫育百姓，擁有直到海邊的國土，宣揚朝廷的教化，想要使天下各種各樣的人都各自遂心所願。高麗王你經常派遣使人，年年來朝見和送貢品。雖然稱藩臣附屬，但實在還没盡到臣子的責任。你既然稱人臣，就該與我同心同德，而你却趕走靺鞨，又控制契丹。他們這些藩臣已經向我叩頭服從，成爲我的奴僕了，你爲什麽對他們的義舉感到憤怒，爲什麽要毒害他們那麽深呢？我太府的工人，人數不少，你一定想要，完全可以向我啓奏。而你前些年却偷偷地用金錢小利打動他們，私下帶領他們中的弓弩手逃到你國去，這難道不是爲了修理兵器，意圖不軌，又恐怕被别人知道，所以纔幹這些偷偷摸摸的事嗎？我常常命令使臣前去慰問你，本意是想瞭解你那裏的情况，教給你爲政的道理。你却讓他們住在空空的驛館裏，對他們嚴厲看管，使他們好比聾子和瞎子一樣，一點兒也聽不到看不到。你有什麽陰謀罪惡，不能讓人知道？爲什麽要禁止他們，不讓他們訪察民情？你又常常派遣騎兵，殺害我邊境百姓，屢次施展奸詐的計謀，動不動就作邪惡的宣傳，説明你的真實想法是不想服從我。

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

我對於百姓全都如同對自己的孩子一樣，賜給你王位官爵，極大的恩澤遍施到遠近所有的地方。高麗王你却一點兒也不誠實，總是自己猜疑别人，經常派人秘密地探聽消息，忠臣的義難道是這樣的嗎？不過，這應該是由於我教育引導不够，對於你所犯

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内，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

的罪惡，一概加以寬恕。從今以後，必須改正。遵守藩臣應守的禮節，奉行朝廷的規矩，自己好好教育管理好自己的國家，不要再去侵犯別的國家，你就能長久享受富貴，符合我的心意。你那地方，雖然地小人少，然而整個天下，都是我的臣民。我現今如果罷免了你，又不可能讓那裏空着没人管，我始終還得挑選人在那裏當官，以安撫那片地方。高麗王你如果真心改過，一切按照規矩辦事，就是我的好臣子，我又何必另外派遣别的人才去呢。以前的帝王制訂法律，都以仁義信譽爲先，有做得好的就賞賜，有做壞事的就懲罰。整個天下，都知道我的這個原則。高麗王你若没有罪惡，我隨意對你用兵，其餘藩國將會怎麽説我呢？高麗王你一定要虛心聽取我的這番教誨，千萬不要懷疑和猶豫，再有別的想法。

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敕，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悦。聞王嘆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從前陳叔寶經常在江南，殘害百姓，驚動我的警報，擄掠我的邊境。我先後警告他，經歷十年，他却倚仗着長江天險，在江南聚集着他那一小塊地方的人，昏庸狂妄而且驕傲，不聽從我的話。所以我命令軍隊出發，除掉那幫凶頑的叛逆。從去到回來，還不到一個月，動用軍隊不過幾千人。幾個朝代的賊寇，就一下子消滅乾净，遠近的人都得以平安，人和神都很高興。聽説你對此却感到遺憾，爲此而嘆息，偏偏爲他而悲傷。獎勵做得好的，懲罰做得不好的，是有關衙署應負的責任，既不因爲陳國的滅亡而怪罪你，也不因爲陳國的存在而獎賞你，你幸災樂禍，喜歡國家内亂，爲什麽會這樣呢？你認爲遼水的寬廣比起長江來怎麽樣？高麗的人比起陳國來難道會更多嗎？我如果不心存善意以百姓爲重，追究起你以前的罪惡來，命令一員將軍就够了，哪還需要更多的軍力！我真心誠意地告訴你，允許你改過自新。你應該理解我的心思，爲自己祈求更多的福氣。

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

朱湯見到信後驚慌害怕，準備上表謝罪，恰

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册元爲王。

逢生病去世了。他的兒子朱元繼位。高祖派遣使臣任命朱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繼承遼東郡公的爵位，又賜給衣服一套。朱元上表謝恩，并且祝賀隋朝吉祥美好，同時請求封他爲王，高祖就優待他，封朱元爲王。

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

第二年，朱元率領靺鞨部下一萬多騎兵侵略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攻擊打跑了他們。高祖聽説這事十分生氣，命令漢王楊諒爲元帥，總管水軍和陸軍討伐高麗，又下詔書去掉朱元的王位。却趕上糧食運輸跟不上，軍隊缺少吃的，大隊人馬走出臨渝關後，又遭遇疾病，朝廷軍隊的士氣很差。等到部隊駐扎在遼水時，朱元也驚慌害怕了，派遣使臣來請罪，上表自稱“遼東如同糞土一樣的臣子朱元”之類。皇上於是停止進兵，如同從前一樣對待高麗，朱元也每年派遣使臣來朝見和進貢。

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并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渡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

煬帝即位以後，政權鞏固，兵力强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都親自到京城來朝賀并貢獻土産。於是召唤朱元入朝。朱元害怕，藩臣的禮節做得不太好。大業七年，煬帝準備討伐朱元的罪惡，皇帝的車馬已經渡過遼水，皇上在遼東城扎營，分幾路出兵，各路兵馬都停留在平壤城下。高麗方面也派軍隊出城抗拒，幾仗都打輸了，於是都退回城裏去牢牢地防守。煬帝命令各路軍隊進攻，又命令各個將領：“高麗如果投降，應該安撫他們，接納他們，不能放縱士兵搶掠燒殺。”到平壤城將要被攻陷時，高麗人請求投降，各位將領因爲先前有命令不敢抓住機會攻進去，要先飛馬奏請皇上的旨意，等到皇上的命令到了，高麗人的守衛準備也充分了，隨即又出來抗拒迎戰。這樣三番兩次，煬帝還没醒悟過來。因此糧食吃完了軍隊也疲勞了，運輸跟不上，各路軍隊紛紛打敗仗。於是衹好回軍。這次戰役，衹是在遼水西邊攻下高麗的武厲邏，設置遼東郡及通定鎮就回師了。

九年，帝復親征之，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并還。兵部侍郎斛斯政

煬帝大業九年，又親自去征討高麗，這次就命令各路軍隊可以根據情況自己采取措施。各位將領分路攻打平壤城，賊方的情況一天天危急。適逢楊玄感造反，情報到後，煬帝十分害怕，當

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鋭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盗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絶，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天就命令全軍撤回。兵部侍郎斛斯政逃亡到高麗一方，高麗也完全知道了隋國内不穩的事，派遣全部精鋭部隊來追擊，在後面掩護的部隊很多都被高麗打敗了。煬帝大業十年，又調動天下軍隊，準備討伐高麗，又碰上盗賊到處出現，百姓很多人逃亡，行軍常遭到阻礙，部隊很多都不能如期趕到。到了遼水，高麗國當時也國力衰微，軍隊疲勞，於是派遣使臣請求投降，把斛斯政捆綁起來送到隋軍中想以此來爲自己贖罪。煬帝答應了，把軍隊停留在懷遠鎮，接受投降條款，帶着俘虜和戰利品回國了。到了京城，押着高麗使者親自到太廟向祖先報告，并且囚禁了高麗使臣。繼續徵召朱元入朝，朱元最終也没來。煬帝命令各路軍隊準備行裝，打算再次出兵，適逢天下大亂，最終没能再對高麗采取行動。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鷄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厠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强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

百濟的祖先出自高麗國。高麗國王有一個在身邊侍候的婢女，忽然懷孕了，高麗王要殺了她，她説："有個東西像鷄蛋一樣跑到我身上，所以就有孕了。"高麗王就放了她，後來就生下一男孩，高麗王命令把他扔進厠所裏，好長時間他都不死。高麗王認爲很神奇，就下命令養着他，給他起名叫東明。到東明長大以後，高麗王懷疑他，東明害怕了，就逃到淹水，夫餘人都擁護他，讓他成爲自己的首領。東明的後代，有個叫仇台的，特别講究仁義信用，於是開始在帶方的老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國家。漢代遼東太守公孫度把女兒嫁給他作妻子，他的國家逐漸昌盛起來，成爲東夷中的强國。因爲最初是一百家人渡海到那裏的，所以就叫百濟。經歷了十多代人，世代都向中原稱臣，前代史册中都記載得很詳細了。隋開皇初年，百濟王餘昌派遣使臣進貢土産，皇上任命餘昌爲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

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杅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

百濟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多里，南邊挨着新羅，北邊靠着高麗。它的京城叫居拔城。官階有十六個等級：最高的叫左平，其次大率，其次恩率，其次德率，其次杅率，其次奈率，其次將德，服用紫色腰帶；其次施德，服用

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黄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并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内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苩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鷄，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平陳之歲，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别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

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

黑色腰帶；其次固德，服用紅色腰帶；其次李德，服用青色腰帶；其次對德以下，都服用黄色腰帶；其次文督，其次武督，其次佐軍，其次振武，其次剋虞，都服用白色腰帶。他們戴的帽子式樣都相同，衹是奈率以上官階的用銀花裝飾。長史三年一替换。京城内分爲五部，每部又五巷，士和百姓住在一起。五方各有方領一人，又設有方佐爲副職協助他。每方分爲十個郡，每郡設有將。那裏的人種類很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也有中原人。他們的衣服與高麗差不多。婦女不使用脂粉和青黛，女子將辮子拖在腦後，已經出嫁了的就分成兩股盤在頭頂上。風俗喜歡騎馬射箭，也讀書、學歷史，善於做官管理等類事情，也懂得醫藥、占卜、看相等等。以兩手放在地上的姿勢爲最尊敬的姿勢。國内有和尚尼姑，有很多佛寺佛塔。樂器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等等，游戲有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等等。奉行宋的《元嘉曆》，以建寅之月爲每年的第一個月。國中有大的姓氏八個家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苩氏。婚姻嫁娶的禮節，大致與中原相同。埋葬死者的禮節與高麗相同。出産五穀、牛、猪、鷄，食物經常不加熱就吃。那裏的田地低下潮濕，人都住在山上。出産巨大的栗子。每季中間的那個月，國王祭奠上天以及五帝的神靈。在京城建有始祖仇台的廟宇，每年祭奠四次。國的西南還有人住在十五個島上，這些島上也都有城池。

平定陳國那年，有一艘戰船漂流到海東躭牟羅國，那船回來時，經過百濟，國王餘昌贈送了很豐厚的禮物，并派遣使臣奉上表彰祝賀平定陳國。高祖很喜歡他，下詔表彰他説："百濟王聽説平定陳國，從遠地讓使臣來上表慶賀，往返很艱難，如果遇到風浪，還會造成人員傷亡。百濟王心地善良淳厚，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們相距雖然遥遠，但你事奉我如同當面説話一樣真誠，何必經常派人前來關心我。從今以後，不需要年年來進貢，我也不派使臣前去了，王應該知道我的心意。"使者很高興，手舞足蹈離去。

開皇十八年，餘昌派遣他的長史王辯那來貢

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獻當地土特産，恰逢隋起兵征遼東，他就派遣使臣上表，請求爲大軍引路。皇帝下詔説："前些年因爲高麗不盡臣子的職責、不進貢品，没有人臣的禮節，所以命令將軍去討伐它。高元君臣恐懼，因畏懼而歸順服罪。我已經赦免了它，不要再討伐它了。"給百濟使者很多賞賜後讓他回去了。高麗後來知道了這件事，派兵侵略百濟邊境。

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

餘昌死後，兒子餘宣繼位，餘宣死後，兒子餘璋繼位。

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静。然璋内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悦，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渡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争。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絶。

大業三年，餘璋派遣使者燕文進來朝見進貢。同一年，又派遣使者王孝鄰入朝來獻禮品，請求討伐高麗。煬帝答應了，命令百濟先窺探高麗動静。但是，餘璋暗地裏却與高麗講和，懷揣詭詐以窺探中原虚實。七年，皇帝親自征討高麗，餘璋讓他的大臣國智牟來請示出兵日期，煬帝非常高興，厚加賞賜，派遣尚書起部郎席律到百濟，做聯絡工作。第二年，各路軍隊渡過遼水，餘璋也在邊境陳列軍隊，表面説是聲援隋軍，實際是兩端觀望。不久又和新羅起了矛盾，經常發生戰争。十年，又派使臣來朝見進貢。後來天下大亂，百濟的使者就再没來過了。

其南海行三月，有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獐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在百濟的南面海路走三個月，有躭牟羅國，南北有一千餘里，東西有幾百里，那裏出産很多獐鹿，國家附庸於百濟。據説從百濟向西行三天，就到貊國。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住在漢代叫做樂浪的地方，有的又稱斯羅。魏將毌丘儉征討高麗，把高麗打得大敗，高麗人逃奔到沃沮。後來一部分人回到高麗，留下的就成爲新羅人了。所以那裏的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等幾個民族，擁有沃沮、不耐、韓、獩等地。新羅王原本是百濟人，從海上逃到新羅，於是就在那裏稱王。傳位到金真平，開皇十四年，派遣使者來中原進貢土産。高祖任命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新羅原先附庸於百濟，後來因爲百濟征討高麗，高麗人受不了戰争的侵擾，相約投奔新羅，新羅於是强盛起來，并且學着原來附庸於百濟的做法，

附庸於迦羅國。

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産，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新羅的官職共有十七等：第一等叫做伊罰干，尊貴得如同中原的相國；其下依次爲伊尺干，迎干，破彌干，大阿尺干，阿尺干，乙吉干，沙咄干，及伏干，大奈摩干，奈摩，大舍，小舍，吉土，大烏，小烏，造位。在外有郡縣。新羅的文字、甲兵與中原相同。挑選身體健壯的都要參軍。烽火臺、守衛、巡邏都有屯兵管理的隊伍。風俗、刑法、政治、衣服，大致與高麗、百濟相同。每當正月初一相互祝賀，國王設宴會，賞賜大臣們。祭祀拜日月神。到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在樂隊伴奏下，讓官員射箭，用馬和布賞賜優勝者。如果有大事，就聚集官員們詳細商議然後纔定下辦法。他們喜歡素色的衣服。婦女把頭髮梳成辮子繞在頭上，用各色綢帶和珠子爲裝飾物。結婚的禮儀，衹是飲酒宴會一番，所花費的錢財根據兩家的貧富情況而定。新婚的夜晚，女子先拜公婆，然後拜丈夫。死後也用棺材裝殮，埋葬也壘起墳墓。國王以及父母妻子去世，要服喪一年。田地很肥沃，水稻和旱地作物都種。那些五穀、瓜果、蔬菜、鳥獸和物産，大致與中原相同。大業以來，每年都派遣使者來朝見進貢。新羅國地形多山，地勢險要，雖然與百濟有矛盾，百濟也無法打它的主意。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并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强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

靺鞨在高麗的北面，每處城鎮部落都有酋長，没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國家機構。部落共有七種：一種叫粟末部，與高麗土地相連，有强兵好幾千，大多十分驍勇善戰，經常入侵高麗。第二個部落叫做伯咄部，在粟末的北面，也有能打仗的軍隊七千。第三個部落叫做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第四個部落叫做拂涅部，在伯咄東面。第五個部落叫做號室部，在拂涅東面。第六個部落叫做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第七個部落叫做白山部，在粟末東南。能够打仗的軍隊都不超過三千人，而黑水部軍隊是其中特别强勁有力的隊伍。從拂涅以東，箭鏃都是用石頭做的，就是古代所謂的肅慎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依山傍水，頭領叫做大莫弗瞞咄，在東夷中算是强國。國内有

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

座徒太山，當地風俗特別敬重害怕它，山上有熊、羆、豹、狼等，但都不殘害人，人也不敢殺害它們。地勢低下潮濕，他們就把土壘起來築成堤壩，在壩上挖個洞來居住，向上開個出口，用梯子出入。耕地時互相協作，出産粟、麥、穈子。水味咸，在樹皮上凝固成鹽。畜養的牲口多爲猪。用米做酒，喝了也醉人。婦女穿布衣，男子穿猪狗皮衣。風俗流行用尿來洗臉，在各種少數民族中最不潔凈。他們的風俗淫蕩而又妒忌，某人的妻子與外人通奸，别人告訴她丈夫，她丈夫就會把妻子殺死。殺了以後又後悔，又定會把告訴他這事的人也殺死。因此奸淫的事情始終也没人敢再傳播。人們都以打獵爲生，角製的弓箭有三尺長，箭長一尺兩寸。常常在七八月份時製造毒藥，抹在箭鏃上，用來射飛禽走獸，中箭的立即死亡。

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顔，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鬥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

開皇初年，幾個部落曾經互相聯係在一起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高祖下詔書給使者説：“我聽説你們那裏人多，又很勇敢，現在前來見我，實在令我高興。我把你們看作我的孩子一樣，你們應該尊敬我如同尊敬父親一樣。”使者回答説：“我們住在偏僻的地方，道路遥遠，聽説中原出了聖人，所以前來朝拜。既然蒙受慰勞賞賜，又受到了聖主的親自接待，我們感到非常高興，願意長久地作您的奴僕。”他們國家的西北邊與契丹相連，經常與契丹發生摩擦，互相侵掠。後來趁着靺鞨使者前來的機會，高祖勸告他們説：“我愛惜契丹與愛惜你們没兩樣，你們應該各自守衛自己的邊界，不要相互侵犯，豈不天下太平了嗎？爲什麽動不動就相互攻擊侵略，這樣做是很違背我的意願的。”使者表示歉意。高祖於是很豐厚的賞賜他們，并讓他們在自己面前參加宴會吃喝。使者和他的隨從都起身來跳舞，那舞蹈動作很多都是戰鬥的姿態。皇上回頭對身邊的大臣説：“天地間竟然有這樣的人，常常作打仗的姿態，這太過分了。”然而靺鞨國與隋相隔遥遠，衹有粟末、白山隔得稍近一些。

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禄大

煬帝剛開始征討高麗時，常常把高麗打得大敗。他們的統領度地稽就率領他的部落來投降。

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悦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塗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没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煬帝任命他爲右光禄大夫，讓他住在柳城，與邊界的漢人相互往來。他們也喜歡中原的風俗，請求按漢族的服飾打扮，煬帝於是嘉獎他們，賜給錦綺以示表揚和寵愛。到征討遼東的戰役中，度地稽率他的部隊跟隨，常立戰功，受到很優厚的賞賜。十三年，又跟隨煬帝到江都去，不久煬帝就讓他回柳城。在回去的路上碰到李密造反，李密派兵半路攔截他們，前後打了十多仗，度地稽僅能逃脱性命。到了高陽，又被王須拔打敗。不久，他就逃奔到羅藝那裏去了。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栅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鬥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并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鬥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

流求國在海島上，正對建安郡東邊。在海上航行五天就到了。地形多山洞。流求國王姓歡斯氏，名叫渴剌兜，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來歷和到現在經歷了幾代。那裏的當地人稱他爲可老羊，稱國王的妻子爲多拔荼。住的地方叫波羅檀洞，有三重壕溝栅欄包圍着，四周以水流環繞着，每層栅欄用荆棘組成。國王的住房，共有十六間，雕刻着飛禽走獸。當地生長着很多鬥鏤樹，樹葉像橘但比橘葉密，枝條如同編織着的髮辮一樣下垂着。國内有四五個統帥，統領着各個蠻洞，各洞又有自己的小王。到處有村子，每村有鳥了帥，都是讓善於作戰的人擔任，是村人自己選舉出來的，管理一村的事。男女都用白麻繩纏繞髮辮，從脖子後盤繞到額頭前。那裏的男子用鳥的羽毛做成帽子，再裝飾上珍珠貝殼和紅色的羽毛。帽子的形狀和款式都各不相同。婦女用羅紋白布做成帽子，樣子爲正方形。編織鬥鏤皮和雜色麻以及雜毛爲衣服，衣服的形制也不統一。下面吊着毛或下垂着螺作爲裝飾，各種顔色相互間雜，下邊吊着小貝殼，行走起來聲音如同佩玉一樣。戴着耳墜和手鐲，脖子上挂着珠子。用藤條編織成斗笠，上面裝飾着羽毛。有刀、矛、弓、箭、劍、鈹等武器。那裏缺少鐵，所以刀刃都既薄又小，很多武器都用骨頭或獸角代替。以麻編織爲甲，也有的用熊、豹的皮做甲。國王乘坐木獸，讓手下人抬着走，在前邊開路的不過幾十個人。小王乘坐机，雕刻成獸形。國内的百姓喜好相互攻擊，人人都驍勇健壯，善於奔跑，不容易死而

解。收取鬥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决。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决死刑以鐵錐，大如箸，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爲年歲。

很能經得起創傷的折磨。各個洞各有自己管理的軍隊，各洞之間從不相互救助。兩軍作戰時，勇敢的人三五個走出陣前跳躍叫喊，相互叫駡，於是相互射箭。如果一方打輸了，全軍都逃跑，并派人向對方道歉，雙方於是和解。把戰鬥中被殺死人的尸體弄來，大家聚集在一起把他們吃掉，戰勝者并把頭骨拿到國王那裏去。國王就賜給他一頂帽子，讓他擔任隊長。國内没有賦税，有事情時就平均攤派賦税。使用刑罰也没有定準，都是臨時决定如何處罰。犯罪的人都由鳥了帥判决，不服從判决，就向上請求國王判决。國王就讓大臣們共同商議决定。監獄裏没有枷鎖，衹是用繩索捆綁。被判决死刑的用鐵錐，大小如同筷子，長有一尺多，鑽進頭頂裏把犯人殺死。輕的犯罪用杖刑。没有文字，憑藉觀察月亮的圓缺來確定季節，到草藥枯黄了就算是過去一年了。

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婦人産乳，必食子衣，産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麴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

那裏的人都長得眼窩深陷，高鼻梁，很像胡人，也有點兒小聰明。没有君臣上下的禮節，臣見君不伏地下拜。父子同一床睡覺。男子拔去髫鬚，連身上長的毛也都拔掉。婦女在手上刺出龍蛇之類的花紋并用墨染黑。嫁女娶妻用酒肉珍珠貝殼作聘禮，衹要男女雙方喜歡，就可成爲配偶。婦女生孩子後，必定把胞衣吃掉。生産後用火烤自己，讓自己出汗，五天以後身體就恢復得如同平常一樣了。在木製的槽裏把海水曬乾來製取鹽，用樹汁製醋，釀米麵造酒，酒味很淡薄。吃東西都是用手抓。如果偶然獲得稀奇的食物，會先敬獻給地位尊貴的人吃。凡是舉行宴會，端着酒杯的人一定要等叫到自己名字時纔喝。敬酒給國王，也叫着對方的名字。大家一起舉杯共飲，很有點兒像突厥人。唱歌時用脚打着節拍，一人唱，衆人都應和，樂聲相當哀怨。跳舞時把着女子的胳臂，一邊摇手一邊跳着。對那些將要斷氣死去的人，抬到院子裏，親戚朋友哭着表示悲哀。把他的尸體洗乾净，用麻布絲綢纏繞着他，再用葦草包裹，直接放到土坑裏埋葬，上面也不壘墳頭。兒子爲父親守孝，幾個月内不吃肉。流求南部風俗與其他地方稍有不同，人死以後，鄉里的人一齊把他吃掉。

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鷄，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籐、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

那裏也有熊、羆、豺、狼，尤其多猪和鷄，不出産牛羊驢馬。那裏的田地肥沃，種地時先用火燒去灌木雜草，再引水灌溉。拿着一把石頭做的長一尺多的插，刃口寬幾寸來種地。當地土地適宜種水稻、高粱、黍子、麻、豆、紅豆、胡豆、黑豆等。樹木有楓樹、栝樹、樟樹、松樹、楩樹、楠樹、杉樹、梓樹等，還有竹、藤、果、藥與江南相同，風土氣候也與嶺南相似。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鬥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户上必安獸頭骨角。

他們的風俗是信奉山神和海神，用酒肉來祭祀，戰鬥中殺死了人，就將殺死的人用來祭祀山神和海神。有的在茂密的樹林旁建起小屋，有的把人頭骨挂在樹上，用箭去射它。有的把石頭壘起來上面插着旗幟作爲神主。國王住的地方，墻壁下堆放着人頭骨，越多越好。每家人的門和窗上也一定安放着野獸的頭骨和獸角。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静，東望依希，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宫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人，每當春秋兩季天氣晴朗風平浪静時，向東望去依稀看見有烟霧升起，也不知道距離那裏有幾千里路。大業三年，煬帝命令羽騎尉朱寬到海外去探尋奇風異俗，何蠻就對他説了自己的所見，朱寬就與何蠻一起前往，於是到了流求國，因爲言語不通，劫持了一個當地人回來了。第二年，煬帝又命令朱寬前往流求安撫，流求不接受，朱寬就掠取了他們一些布和甲回來了。當時倭國使者正好來中原朝見，見到布和甲，就説："此是夷邪久國人用的東西。"煬帝派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領軍隊從義安出海去襲擊他們。到了高華嶼，又往東航行了兩天到了鼊鼊嶼，又航行了一天就到了流求。最初，陳稜率領南方各諸侯國的人參軍，其中有崐崘人稍能懂得流求人的話，就派遣人安慰教導他們。流求人不接受，抗拒官兵。陳稜就下令攻擊，打敗了他們，攻入他們的都城。流求人多次迎戰都被打敗了，隋軍入城後燒毁了他們的宫殿，俘虜了流求男女好幾千人，裝載着勝利品回來了。從那以後就與流求斷了來往。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

倭國，在百濟、新羅的東南方，水上路程有三千里，在大海中占據海島居住着。魏時，通過翻譯與中原來往。島上有三十多個國家，都各自

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并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宫室樓觀，城栅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

稱王。那裏人不知道用里來計算路程，衹會按行走的天數來計算距離。他們的國境東西要走五個月，南北要走三個月，就各自走到海邊了。國内地勢東邊高西邊低。建都在邪靡堆，就是《魏志》中所説的邪馬臺。以前的人們曾説那裏距離樂浪郡和帶方郡都是一萬二千里，在會稽的東方，與儋耳相接近。漢光武帝時，曾派遣使者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曾派遣人來朝見進貢品。當時人稱之爲倭奴國。桓帝、靈帝時，其國内大亂，互相攻擊，好多年都没能統一起來，缺少一個統一的帝王。有個女子叫做卑彌呼，能够裝神弄鬼欺騙大衆，於是全國人民共同立她爲王。她有個弟弟，協助她治理國家。有伺候她的婢女上千人，却很少有人能見到她的面，衹有兩個男子給她送去飲食，并且傳達她的話語。她的王宫有宫室樓觀，城墻和栅欄都有人拿着武器守衛，守護很是嚴密。從魏時直到齊、梁，每個朝代都與中原互相來往。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鷄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鷄彌，後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原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鷄彌，派遣人來到隋的皇宫朝見。皇上命令負責接待的官員瞭解他們的風俗。他們的使者説，倭王把天當做哥哥，把太陽當做弟弟，天還没亮就出屋處理政務，盤腿坐着工作，太陽一出就停止，説是把事物交給我弟弟了。高祖聽説後説："這太没道理了。"於是下命令讓他們改變這種做法。倭王的妻子叫鷄彌，後宫有女子六七百人。太子叫做利歌彌多弗利。國内没有内外城墻。朝廷内官員分爲十二個等級：一等叫大德，其次小德，其次大仁，其次小仁，其次大義，其次小義，其次大禮，其次小禮，其次大智，其次小智，其次大信，其次小信，每等官員的數目不一定。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如中原的州牧、縣宰。八十户設置一個伊尼翼，如同隋的里長。十個伊尼翼屬於一個軍尼管轄。他們的服飾，男子穿衣、裙、短襖，袖子短小，鞋好像船一樣的形狀，用漆漆過，用繩拴在脚上。老百姓很多人光着脚不穿鞋。不准用金銀爲首飾，所以常常穿着一横幅布做成的衣服，用繩結相連而不必縫製。頭上也不戴帽子，衹是將頭髮自然下垂在兩耳

裳皆有襈。攕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户可十萬。

旁。到隋時，他們的王纔開始製作王冠，用錦緞製作，上面用金銀綫綉花加以美化。婦女也把頭髮扎起來下垂在耳後，也穿衣、裙和短襖，裙幅上都有綉花。用竹製成梳子，用草編成席子，用雜色的毛皮做外衣，再用有花紋的皮爲衣緣。有弓、箭、刀、矛、弩、戟、斧，在皮上塗漆爲甲，用骨頭作成箭鏃。雖然有武裝，但没有征伐戰争。他們的王聚會群臣，一定要陳設儀仗隊，演奏他們國家的音樂。大約有十萬户人家。

其俗殺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没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静，罕争訟，少盗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没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尸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來。

他們的規矩是殺死人的、當强盗的以及奸淫婦女的都要處死，偷竊的按照贓物計算該賠償的金額，没有錢賠的就給被盗人家當奴隸。其餘犯罪的，根據犯罪輕重，或者流放，或者受杖刑。每當審問案子，犯罪人不承認時，就用木頭壓他的膝蓋，或者把很硬的弓拉開，用弓弦來鋸犯人的脖子。有時又把小石子放在滚燙的水裏，讓争議的雙方用手去把石子撈出來，説没理的一方的手就會被燙爛。有時又把蛇放在瓦缸裏，讓争論雙方去把蛇拿出來，説理虧一方就會被蛇咬傷手。那裏的人比較安静，很少争鬥和打官司，少有盗賊。音樂有五弦、琴、笛。男女都有很多人在胳臂上、臉上或身上刺上塗墨的花紋。能沉到水裏去摸魚。没有文字，衹是在木頭上刻劃記事或用繩打結來記事。信奉佛教，從百濟得到佛經後，纔開始有了文字。懂得占卜和用筮算命。尤其相信男女神巫。每當到正月初一那天，一定要舉行射箭比賽和宴會，其餘各方面大體與中原差不多。喜好下棋、握槊、樗蒲等游戲。氣候温暖，草木冬天也是緑的，土地肥沃，水田多，旱地少。用小圈套在鸕鷀脖子上，讓它們入水去捕魚，每天能獲得百來條魚。他們的風俗不用盤子和几案，將食物用槲葉墊着，用手抓着吃。人們性格質樸，儒雅有風度。女人多，男人少，婚姻嫁娶不與同姓人家通婚，男女互相喜歡就成婚。新媳婦嫁到丈夫家，一定要先從狗身上跨過去，纔能與丈夫見面。婦女不淫亂，也不妒忌。死後有棺槨裝殮，親戚朋友在尸體前面唱歌跳舞，死者的兄弟妻子穿着用白布做成的喪服。地位尊貴的人三年後纔正式下葬，一般人選好日子就埋掉

了。到埋葬時，把尸體放在船上，人在陸地上拖着船走，或者用小車把尸體送出去。國内有座阿蘇山，山上的石頭會無故着起衝天大火。當地人覺得很奇怪，於是對它進行祈禱祭祀。當地出産如意寶珠，綠色，大小如同鷄蛋，到晚上就會發光，據説是魚眼睛裏的精華。新羅、百濟都認爲倭是大國，又出産很多珍貴的東西，都很敬仰它，經常相互派遣使者來往。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悦，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悦，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絶。

大業三年，倭王多利思比孤派遣使者來朝拜進貢。使者説："我們聽説大海西邊的菩薩天子重視興起佛法，所以派遣我來朝拜，同時帶來幾十個和尚來學習佛法。"他們的國書中説"日出處的天子寫信給日落處的天子，你身體好嗎"之類的話。皇帝看信後不高興，對鴻臚卿官員説："蠻夷書信中如果有不禮貌的地方，就不要拿給我看了。"第二年，皇上派遣文林郎裴清出使倭國。他經過百濟，走到竹島，向南往𨈭羅國，再經都斯麻國，駛向遥遠的大海。又往東到一支國，又到竹斯國，又往東到秦王國，因爲那裏的人與華夏相同，以爲是夷洲，但又有些懷疑不能肯定。又經過十來個國家，到達遠處的海岸。從竹斯國往東的國家，都附庸於倭國。倭王派遣小德阿輩臺，帶領數百人，陳設儀仗，擂着鼓吹着號角來迎接。過了十天，又派遣大禮哥多毗，率領二百多騎兵到郊外來慰勞。到了倭國京城，國王與裴清相見，國王非常高興，説："我聽説大海的西面有大隋，是講究禮義的國家，所以派遣使者前去朝見進貢。我是夷人，處在偏僻的海邊，不懂得禮義，因此留在國内，没去見大隋國君。今天特地清掃街道，美化賓館，以接待大國的使臣。希望能聽到大國新的發展變化。"裴清回答説："我們大隋皇帝的品德如同太陽和月亮，他的恩澤遍及天下所有地方。因爲大王你羡慕教化，所以派遣使者來這裏宣傳教育你們。"隨後就把裴清帶到賓館。後來裴清派人對倭王説："朝廷給我的使命已經傳達完畢，請允許我回去。"於是倭王又設宴款待裴清，讓他返回，又命令使者跟隨裴清來隋朝進貢土産。從那以後就再没來往了。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絶。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没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己，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史臣曰：由於廣闊的山谷和寬闊的河流阻隔，人們的規矩不同，人們生活在這些地方的風俗習慣與中原不同，喜好不一樣，言語也不通，聖人根據情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目的是爲了使那些地方的人明白，與他們的習俗相溝通。九夷住的地方，與中原隔得很遠，然而他們天性柔和順從，没有粗獷暴虐的作風。雖然遠隔高山大海，但還是容易用正道去控制管理他們。夏、殷時代，經常有夷王來朝見。到箕子躲避到朝鮮後，纔開始有八條禁令。這八條禁令稀疏但却没有遺漏，簡要但可長期使用，教育感化作用，經過一千年也不會斷絶。現在遼東各國，有的衣服裝飾中體現了中原古代的冠冕等級，有的飲食時仍保持俎豆等古代的器物。他們喜好經書道術，熱愛中華的音樂文史。到京城來游學的，來來往往在路上不斷。甚至有的到中原後就一直到死也没再回去。如果不是先賢們有好的風氣，誰又能使他們來到這裏呢？所以孔子説："言語忠實守信用，行爲踏實有禮貌，即使去到野蠻的地方也會行得通的。"這話説得實在對啊。他們風俗值得采納效仿的，又哪裏祇是弓箭之類而已呢。從高祖安撫周而當皇帝以來，給中原帶來恩惠。到開皇末年，纔有與遼東的戰事，由於天氣原因，出師無功而回。煬帝繼承父親的遺志，決心統一天下，頻繁地去到三韓地區，多次發動對高麗的戰争。高麗雖是小國，但因害怕被滅亡，也勇敢得如同被困在籠中的猛獸一樣拼命抵抗。於是軍事行動不斷，天下都騷動了。隋朝的江山也隨即土崩瓦解，煬帝丢了命亡了國。兵書上面説："追求宣揚道德的就會昌盛，追求擴大土地的就會滅亡。"然而，遼東那地方，不列於中央所管轄的郡縣地盤已經很久了。那裏的國家正月來朝見，奉送貢品，年年歲歲没停止過。然而高祖和煬帝發怒了，驕傲了，以爲没有人能同自己比。又不能用仁德感化對方，輕易發動戰争。原打算對内能因此而變得更富强，對外又擴大疆土。因爲驕傲而産生怨恨，因爲憤怒而動用軍隊。像這樣却不會亡國，從古到今還没聽説過這

樣的事。這樣説來，對付四夷的辦法，怎麼能不深思熟慮謹慎從事呢?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録，四國而已。

南蠻種類很雜，與漢人交錯住在一起，名稱也很多，叫蜒、獽、俚、獠、㐌，都没有君主，占據各個山洞居住着，就是古人所謂的百越人了。他們的風俗是剪掉頭髮，在身上刺上花紋，喜歡相互攻擊。由於人數越來越少，逐漸歸屬於中原，都被劃爲郡縣，與原有的漢人一樣，不再詳細記載。大業年間，從南邊荒野地方來朝拜進貢的有十來個國家，它們的事迹很多都烟消雲散而没人知道了。現在能够記録下來的，衹有四個國家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内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晋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

林邑的祖先趁着漢末交阯女子徵側造反，内縣功曹子區連殺了縣令，自己號稱國王。他没有孩子，去世後由外甥范熊即位，范熊死後，兒子范逸即位。日南人范文由於戰亂當了范逸的奴僕，就教他修建宫殿，製造器械。范逸很信任他，讓他率領軍隊，很受衆人的擁護。范文於是離間范逸的子弟，使他們有的逃走，有的遷移。等到范逸死後，國家没有繼承人，范文於是自己立爲國王。他的後代范佛被晋代的揚威將軍戴桓打敗。宋交州刺史檀和之領兵攻擊他，深入他的國土。直到梁、陳時代，也還有使者相互往來。

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阯同。以磚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

林邑國寬廣數千里，當地多出産香木和金寶，物産大體與交阯相同。用磚建成城墻，再用蜃殻燒成的灰塗在磚墻上，門向東開。尊貴的官員有兩個：一個叫西那婆帝，另一個叫薩婆地歌。他們下面的屬官有三等：第一等叫倫多姓，其次叫歌倫致帝，再次叫乙他伽蘭。朝廷外的官

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

員分爲二百多部。其中的長官叫弗羅，其次叫可輪，如同牧宰的差役。國王戴着編有金花的王冠，形狀如同漢族的章甫，衣服用朝霞布做成，上面還綴有珍珠穿成的瓔絡，脚下穿皮鞋，有時身上還披着錦袍。由良家子弟組成的衛隊二百多人，都拿着黄金裝飾的刀。有弓、箭、刀、槊等武器，用竹子製成弩，把毒藥抹在箭頭上。樂器有琴、笛、琵琶、五弦，大致與中原相同。經常擂鼓以提醒民衆，一吹起海螺就要準備去參戰。

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儛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儛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内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

那裏的人面目長得深眼窩高鼻梁，頭髮鬈曲皮膚黑色。習慣光脚，用整幅布纏在身上。冬天穿袍。婦女梳着錐形髮髻。用椰樹葉子爲坐席。每當想要迎娶媳婦，就讓媒人拿着金銀手鐲、兩壺酒、幾條魚到女方家裏提親。定下結婚的日期，男方家會聚親戚朋友等賓客，相對着唱歌跳舞。女方就要請一位婆羅門，把女兒送到男方家裏，女婿把手洗乾净後，婆羅門就拉着女方的手交給男方。國王死後七天纔下葬，當官的三天後下葬，一般百姓一天後就下葬。都用棺木裝着尸體，擂鼓跳舞的人在前面引導，用車把棺木運到水邊，堆起柴來把棺木燒掉。收拾起剩下的骨灰，國王的骨灰就盛在金罐子裏，然後沉在海中；當官的用銅罐裝骨灰，沉在海口；百姓骨灰用瓦罐裝，沉到江裏。喪家的男女都剪掉頭髮，隨着喪車到水邊，儘量地痛哭一番就停止悲傷了，回到家裏後就不再哭了。每隔七天，點上香燭，散落鮮花，再次哭泣，也是儘量痛哭之後就停止了，一直要過完七七四十九天纔停止。到一百天、三年的時候，也要這樣。當地的人們都信奉佛教，文字與天竺國相同。

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

高祖平定陳國以後，林邑曾派遣使者來貢獻土産，在那以後來朝見進貢的事就没有了。當時天下太平無事，大臣們都説林邑出産奇異的珍寶。仁壽末年，皇上派遣大將軍劉方擔任驩州道行軍總管，率領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領着一萬多步兵和騎兵以及犯罪的囚徒幾千人去進攻林邑。林邑王梵志率領他的部下騎着巨大的象來迎戰，劉方的軍隊吃了虧。劉方於是挖了很多小坑，用草蓋在上面，然後讓士

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兵去挑戰。梵志帶領着所有人馬出來列好陣勢，劉方與他們作戰，假裝打敗仗逃跑，梵志就追趕劉方，到了有坑的地方，梵志的人很多都掉進坑裹，於是互相驚呼大叫害怕，軍隊就亂了。劉方指揮軍隊進攻，大敗梵志。幾次打仗林邑都打敗了，之後放棄城池逃走。劉方進入他們的京城，得到了林邑國王的神主十八個，都是用黄金鑄成的，大概他們擁有林邑國已經十八代了。劉方領軍撤退後，梵志又恢復了他原有的地盤，并派遣使者前來謝罪，於是不斷地前來朝見進貢。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别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内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宫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并陳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赤土國是扶南的一個分支。在南海裹，在水上行走百來天就到達它的京城了。當地土地的顔色多數是紅色，所以叫赤土。它的東面是波羅剌國，西邊是婆羅娑國，南面是訶羅旦國，北面臨大海，面積有幾千里。國王姓瞿曇氏，名叫利富多塞，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已經有了這個國家。據説國王的父親放棄王位出家修行，傳位給利富多塞，利富多塞在位已經十六年了。他有三個妻子，都是鄰國國王的女兒。住在僧祇城，有門三重，各自相距百步左右。每扇門上畫着飛仙、仙人、菩薩的畫像，懸挂着金花形鈴鐺，還有婦女數十人，有的奏樂，有的捧着金花。又裝飾四個婦女，樣子就像佛塔旁邊的金剛力士一樣，站立在門的兩旁。門外的人拿着武器，門裹的人拿着白色拂塵，夾着道路兩旁垂着白色的網，上面綴着花朵。王宫裹的屋子都是樓房，窗户向北，人也臉朝北坐。坐在三層的墊子上。穿的是朝霞布，戴裝飾着金花的王冠，冠上垂挂着各種珠寶串成的瓔珞。有四個女子站立在國王的身邊，周圍還有百多名衛兵。國王的座墊後面有一木龕，用金銀和五香木鑲嵌而成。龕後懸挂着一道閃着金光的焰火形圖案。坐榻的兩邊又竪立着兩面金色的鏡子，鏡前并排陳列着金瓮，瓮前又各自擺着金香爐。國王的正前方趴着一頭金牛，牛前面立着一個寶蓋，寶蓋左右都有寶扇。有幾百個婆羅門，東西各幾行，相對坐着。赤土的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同掌管國家大事，另有俱羅末帝一人，專門掌管刑

法。每座城設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内積薪，以尸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温，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産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

他們的風俗是男女都穿耳洞剪髮，没有下跪伏拜等禮節。用香油塗抹在身上。他們的風俗敬重佛教，尤其尊重婆羅門。婦女的髮髻都梳在脖子後。男女都用朝霞、朝雲雜色的布做衣服。富豪的人家，盡情地奢侈享樂，衹是金鎖如果不是國王賜予就不能享用。每當婚姻嫁娶，選擇好日子後，嫁女人家在五天以前，就開始演奏音樂，飲酒慶賀。父親拉着女兒的手把她交給女婿，要一連慶賀七天纔結束。結婚以後就與父親分家單獨過日子，衹有小兒子纔同父母住在一起。如果有父母或兄弟死了，就要剪掉頭髮穿上白色的衣服，在水上搭起用竹木建成的棚架，棚裏堆上柴，把尸體放在柴堆上，點起香插起旗幡，吹起海螺擂起鼓爲死者送行，然後點燃柴堆燃燒尸體，最後一起落在水裏。不管是身份高貴的還是低賤的都是這樣。衹有國王的尸體是燒完後把骨灰收起來用金瓶貯存，收藏在廟裏。冬夏都是恒温，雨水多晴天少，種植不分季節，特别適宜種植水稻、穈子、白豆、黑麻，其餘物産與交阯差不多。用甘蔗和紫瓜根混在一起造酒。酒的顔色黄紅，味道也很香美。也有稱椰子汁爲酒的。

煬帝即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

煬帝即位後，招募能前往極遠處出使的人。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人請求出使赤土。煬帝很高興，賞賜給常駿等人帛各一百匹，流行時裝一套而後出發。讓他們帶上各色雜帛五千段，拿去送給赤土國王。當年十月，常駿等人從南海郡乘船出發，經過二十天白天黑夜不停地前進，經常遇到順風。經過焦石山後，又往東南停泊在陵伽鉢拔多洲，往西與林邑國相對，上面有神的祀廟。又往南行，到達師子石，從這時起就有島嶼一個接一個。又走了兩三天，向西望見狼牙須國的山了，於是往南到達雞籠島，來到赤土邊界。赤土王派遣婆羅門鳩摩羅率領三十艘船來迎接，吹着海螺敲起鼓，用樂聲歡迎隋朝使者，用金鎖把常駿等人的船固定住。又過了一個月左右，到了赤土的都城，國王派遣他的兒子那邪迦來接待并與常駿等人行禮相見。首先派人送來金盤，盛着香花和鏡子鑷子，兩個

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宫。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并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緑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黄氣腥，舟行一日不絶，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悦，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黄金盒子，裝着香油，金瓶八個，裝着香水，叠着的白布四條，用來給使者洗澡洗臉用的。當天未時，那邪迦又領着兩頭象，舉着孔雀傘蓋來迎接使者，并送上金花、金盤用來托着隋朝皇帝的信函。男女上百人吹奏着海螺敲着鼓，婆羅門兩人在前面帶路，去到王宫。常駿等人捧着詔書上到樓閣裏，國王和手下人都坐着。常駿等人宣讀完煬帝的詔書後，國王就讓常駿等人坐下，奏起了天竺音樂。接見的事儀完成後，常駿等回到館舍，國王又派遣婆羅門到館舍來送飯，用草葉做成的盤，大小足有一丈見方。使者對常駿説："現在都是中原人，不再算是在赤土國，飯食不够豐盛，希望能合你們的胃口。"過了幾天，國王請常駿等赴宴，儀仗保衛引導等都跟初次接見時一樣。國王面前擺着兩張床，床上并排放着草葉做的盤，一丈五尺見方，上面放着黄白紫赤四種顔色的餅，牛、羊、魚、鱉、猪、玳瑁的肉百來種。國王請常駿上床，隨從就坐在地上的席子上，每個人都用金酒杯裝酒，歌女不斷地奏樂跳舞，禮節很隆重。不久後，又派遣那邪迦跟隨常駿到中原來貢獻當地土産，同時獻上金芙蓉冠、龍腦香。用鑄金製成多羅葉，上面凸起而形成文字寫成的信函，再用金匣封好，命令婆羅門手持香花吹奏着海螺敲起鼓歡送中原使者。入海後，見到一群緑色的魚飛翔在水面上。在海上航行了十來天，來到林邑東南，就沿着山前進。那裏有一片海水寬有千餘步，顔色發黄帶腥臭氣味，船在其中走了一天還没走出，據説那是大魚的糞造成的。沿着海的北岸，到達交阯。常駿於六年春與那邪迦在弘農拜見煬帝，煬帝十分高興，賞賜給常駿等人各色雜帛二百段，兩人都授予秉義尉官銜，那邪迦等人官府也都按級别賞賜。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强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來是扶南的附屬國。距離日南郡有船行六十天的路程，南面連接車渠國，西邊有朱江國。真臘國王姓刹利，名質多斯那。從他的祖父時起已經逐漸强盛，到了質多斯那，就兼并了扶南。質多斯那死後，兒子伊奢那先即位，住在伊奢那城裏，城裏有兩萬多人家。

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叠，以象牙爲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繞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并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處供給，不得仕進。

城裏有一座大屋子，是國王處理政務的地方。國内總共有大城池三十個，每座城裏都有數千人家。每座城有各自的統帥，官名與林邑相同。真臘國王三天聽一次朝，坐在五香七寶床上，上面挂着綴有珠寶的幔帳。那幔帳用雕刻着花紋的木做柱子，象牙、金鈿爲壁，形狀像一個小屋子，懸挂着金珠發出光芒，如同赤土國王身邊的裝飾物一樣。前面有金香爐，兩個僕人侍候在身旁。國王穿着的朝霞衣上綴着古貝，腰身和肚皮部分纏着纓絡，往下直垂到小腿，頭上戴着金製的寶花冠，披着真珠瓔珞，脚上穿着皮鞋，耳朵上懸挂着金耳墜。他也常穿白袍，以象牙來裝飾鞋。如果露出頭髮，就不外加瓔珞。大臣們的服飾，相互間大抵差不多。有五級大臣，一等的叫孤落支，二等的叫高相憑，三等的叫婆何多陵，四等的叫舍摩陵，五等的叫髯多婁，以及衆多小臣子。朝見國王時，總是在臺階下三次叩頭，國王召唤上臺階，就跪拜，然後用兩手抱着胳膊，圍着國王坐着。商議政事完畢，再跪拜然後離去。在臺階和庭院門口，有上千侍衛，都披着甲拿着武器。真臘國與參半、朱江兩個國家結爲親戚關係，非常友好，但經常與林邑、陀桓兩個國家打仗。所以真臘人無論在家還是出門都帶着盔甲和武器，如果有打仗等事情，就立即可用了。那裏的風俗是如果不是國王正妻的兒子，不能當太子。國王剛一登位，所有的兄弟都一起被弄殘廢，有的去掉一個手指，有的割掉鼻子，都安排在别處使用，不允許在國王手下當官。

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净，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净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净齒，又讀經咒。飲食多蘇酪、沙糖、粳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别居。父母死，小兒未

他們的人矮小而且膚色黑，婦女也有膚白的。個個都曲鬈着頭髮一直垂到耳朵下。行動迅速敏捷有力。居住地方所用的東西也跟赤土差不多。他們認爲右手是乾净的，左手是骯髒的。每天早晨洗澡，用楊柳枝來潔净牙齒，然後誦讀經書咒語。又洗浴後纔進食，食後仍用楊柳枝來潔净牙齒，然後再誦讀經書咒語。飲食主要是蘇酪、砂糖、粟米、米餅。要吃的時候，先用雜肉糜與餅相互拌和，然後用手捏着吃。娶妻子時，衹是送去衣服一套，選擇個日子派媒人去迎接新人。男女兩家都八天不出門，晝夜點着燈不熄

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獸食者。

滅。男方婚禮之後，就和父母分財另住。父母死後，小兒子没結婚的，就把喪葬後剩餘的財産給他。如果已經結了婚，財物就由公家没收。舉行喪禮時，兒女們都七天不吃東西，剪掉頭髮痛哭。和尚、尼姑、道士、親戚朋友都來聚會，用音樂發送死者。用五香木燒掉死者，收拾起骨灰用金銀瓶裝着，送到大河裏去。貧窮的人家就用瓦罐，不過用彩色畫在罐上。也有不燒的，把尸體送到山裏，任憑野獸吃掉。

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并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䱉，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真臘國北邊多山，南邊有水窪地。當地氣候尤其炎熱，没有霜雪，有很多毒氣和毒蟲。土地適合種植高粱和水稻，少有黍粟，果菜等出産與日南、九真等國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有婆那娑樹，不開花，葉子像柿樹，果實像冬瓜一樣大；菴羅樹，花和葉子都像棗樹，果實像李子；毗野樹，花像木瓜，葉子像杏，果實像楮；婆田羅樹，花葉果實都像棗樹但又略有不同；歌畢他樹，花像林檎，葉子像榆樹但要厚些大些，果實像李子，大小如同升一樣。其餘的東西大多與九真差不多。海中有種魚名叫建同，四條腿，没有鱗，鼻子像大象一樣，吸水往上噴，水柱高到五六十尺。還有浮胡魚，樣子像䱉，嘴像鸚鵡，有八條腿。海中多大魚，半個身子露出水面時，望去如同山一樣。

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於館。

每年五六月份時，毒氣流行，就用白猪、白牛、白羊在城西門外祭祀。不這樣做，五穀就没有收成，六畜也會大量死亡，人們也都會得病。靠近京城有座陵伽鉢婆山，上面有神的廟宇，經常安排五千士兵守衛着它。城東有神靈名叫婆多利，祭祀他要用人肉。真臘國王在一年結束時也要殺人，在夜晚用來祭祀祈禱，也有守衛的士兵上千人。他們敬重鬼神就是這個樣子。很多人信奉佛教，尤其相信道士，佛家和道士的像一起樹立在廟裏。

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絶。

大業十二年，真臘曾派遣使者來隋貢獻土産，煬帝接待使者很隆重，後來他們再也没來過。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

婆利國，從交阯出海，向南經過赤土、丹

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挐，次曰獨訶氏挐。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丹，就到婆利了。國土面積從東往西要走四個月，從南往北要走四十五天。國王姓刹利邪伽，名叫護濫那婆。官職一等的叫獨訶邪挐，次一等的叫獨訶氏挐。國内的人善於擲圓形飛刀，大小如同一面鏡子，中間有個洞，外緣有如鋸齒，從遠處投擲人，没有不擊中的。其餘兵器與中原大致差不多。風俗與真臘差不多，物産與林邑相同。如果有殺人或盗竊的，就截斷他的手，奸淫的就鎖上他的脚，要整整鎖一年纔鬆開。祭祀一定是在每月月終，用盤裝着酒和菜，讓它們漂浮在流動着的水面上。每年的十一月，一定要大規模地祭祀一次。海中出産珊瑚。有一種鳥名叫舍利，能聽懂人的話。

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絶。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産，大抵相類云。

大業十二年，曾派遣使者來朝貢，後來就再没來了。當時還有南邊極遠的丹丹、盤盤兩個國家，也曾來貢獻當地土産。他們的風俗物産也大抵差不多。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實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吴、蜀，時經晋、宋，道有汚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内憂。"誠哉斯言也！

史臣曰：《禮記》裏面説："南方民族叫蠻，有不生火做飯生吃食物的。"《尚書》裏面也説："蠻夷侵擾中原。"《詩經》中説："蠻荆無知蠢動。"可見南蠻種類實在是多，每個朝代都大致有記載。自從秦朝并吞二楚，漢朝平定百越以後，中原的土地一直到遥遠的邊境，太陽的光輝照耀到日南，其中有水島和陸地都可居住，都成爲中原的郡縣。等到中原境内分爲吴國、蜀國，時代再經過晋、宋，道路不平静，這些遠方國家有的仍歸附，有的却背叛，態度不一。高祖接受天命，掃平天下。煬帝即位後，威風施加到四面八方很遠的荒蠻地方。一心希望去到遠方夷人的地盤，去尋求奇珍異寶，所以出兵流求，又對林邑動武，威名震動風俗與中原不同的地方，遠遠超過了秦、漢。雖然有平定遠方的功勞，但却不能挽救中原的頹敗趨勢。《傳》中説："如果不是聖人，外域安寧了，内患就産生了。"這話一點也不錯！

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西　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絶。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晋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

漢朝時剛開闢出通西域的道路時，共有三十六個國家，後來分别立了五十五個王，設置校尉、都護來安撫接納他們。王莽篡位以後，西域就與内地斷絶了來往。直到後漢時，班超當年所通使的五十多個國家，西到西海，東西四萬里，都來朝見進貢，後漢又再設置都護、校尉來加以統領和管理。以後的時代有時互相來往，有時又斷絶了關係。漢朝認爲管理西域使中原疲勞困弊，所設的官員有時廢有時設置。到了魏晋之後，西域各國互相吞并，詳細情况已不太瞭解了。

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録者，二十國焉。

煬帝時，派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到西域各國去。他們到了罽賓，得到瑪瑙杯；到了王舍城，得到佛經；到了史國，得到十個舞女、獅子皮、火鼠毛回來了。煬帝又命令聞喜公裴矩到武威、張掖一帶來來往往以招引各國使者，共有君主四十四個來朝。裴矩趁着使者來朝，用很多好處買通使者，讓他們互相轉告。大業年間，互相招呼着來朝貢的就有三十來個國家，煬帝於是設置西域校尉以接待他們。不久後適逢中原大亂，西域的朝貢也就停止了。由於事情多已遺失，現在所記録的，衹有二十個國家。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

吐谷渾本來是遼西鮮卑族徒河涉歸的兒子。當初，涉歸有兩個兒子，庶生的老大叫吐谷渾，老二叫若洛廆。涉歸死後，若洛廆代替他統率部落，這就是後來的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關係緊張，就向西度過隴，駐扎在甘松的南面，洮河

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皂爲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䍠，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盗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氂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的西面，南邊到達白蘭山一帶，擁有幾千里的土地，他的後代就以吐谷渾爲國家的名字。在中原的魏、周時候，纔開始稱可汗。京城在伏俟城，在青海西邊十五里的地方。他們有城也不定居，追逐水草到處遷移。官吏設置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他們的國君用黑布做帽子，妻子頭戴金花。他們的器械衣服大致與中原差不多。王公貴族大多戴斗篷，婦女穿裙和短襖，梳辮子，上面綴着珍珠貝殼。國家沒有固定的稅收。殺人或盜竊馬的判死罪，其餘有罪的用財物來贖罪。風俗與突厥差不多。辦喪事也興穿孝服，埋葬完畢就脱了。性情貪婪殘忍。出産有大麥、粟、豆。青海周圍有一千來里，中間有小山，他們的習慣是到冬天就把母馬放在山上，説是能得到龍種。吐谷渾曾經得到波斯草馬，放入海中小山，於是生出驄駒，能够一天跑一千里路，所以當時稱贊青海驄這種馬。當地多産牦牛，銅、鐵、朱砂豐富。他們的統治區域還包括鄯善、且末。西北邊有流沙數百里，夏天吹出熱風，使過路的旅客受傷死亡。熱風將要來到時，老駱駝預先會知道，就伸長脖子高叫，互相聚集在一起，把口鼻掩藏在沙裏。人見到這樣，就用氈子掩蓋着嘴巴和鼻子，以躲避熱風的襲擊。

其主吕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絶。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吕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鋭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他們的國君叫吕夸，在周時經常入侵邊界，到隋開皇初年，又帶兵入侵弘州。高祖因爲弘州地廣人稀，於是乾脆廢棄了弘州。派遣上柱國元諧率領步兵和騎兵數萬人去攻擊吐谷渾。吐谷渾也派遣了全國所有的軍隊，從曼頭一直到樹敦，隊伍不斷。他所統領的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和他的太子可博汗，前來抗拒隋軍。元諧不斷地打敗他們，俘虜和斬殺了很多敵人。吕夸非常害怕，率領他的親信部隊遠遠地躲開了。他手下有名姓的王十二人，各自率領着部落投降了。皇上因爲吐谷渾的高寧王移茲裒素來得到百姓的擁護，就任命他爲大將軍，封他爲河南王，讓他統領投降的衆人，其餘官員也都各有賞賜。不久，吐谷渾又來騷擾邊境，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抗拒，與他們作戰，被賊兵擊敗，皮子信戰死。汶州總管梁遠以精鋭部隊攻擊對方，斬首上千

人，吐谷渾的人馬逃跑了。不久又侵襲廓州，廓州的軍隊打跑了他們。

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户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内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潜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惛狂，妻子懷怖，并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兹裒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

呂夸在位近百年，多次因爲喜怒無常而廢掉太子并把他們殺死。後來的太子害怕被廢除和受辱，就共同商量，打算把呂夸抓起來，然後向隋朝的邊官投降，他們請求邊境的軍隊協助。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求帶兵配合對方，皇上没答應。太子的計劃泄漏了，被他父親殺害。又確立他的小兒子嵬王呂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求趁着對方的不和睦而攻擊他們，皇上又不同意。六年，嵬王呂訶也害怕他父親殺他，計劃把他所率領部落共一萬五千人户帶來歸順隋朝。他派遣使者到京城，請求軍隊援助。皇上對周圍的大臣説："渾賊的風俗，特别不講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父親不慈愛，兒子也不孝順。我以仁德教育人，怎麼能促成兒子攻擊父親的事呢！我衹能用正確的道理來教導他們。"於是就對使者説："我接受上天任命，撫養教育天下百姓，希望使所有百姓都能相互以仁義對待。何况父子之間的天然的感情，爲什麼不能相親相愛呢！吐谷渾的國王既然是嵬王的父親，嵬王是吐谷渾國君的太子，父親有不對的地方，兒子應該提出規勸。如果規勸不聽，應該讓國君身邊的臣子和親戚從内到外來規勸。實在不行，就流着眼淚規勸。人都是有感情的，必定會感動覺悟。不能够私下裏計劃幹不合法的事情，那將受到不孝的惡名。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我的臣民，大家都做好事，我就感到高興了。嵬王既然有好意，想來投奔我，我衹有教導他當臣子的方法，不能派遣軍隊去幫助他幹留下惡名的事。"嵬王於是停止了。八年，吐谷渾的另一個有名的王拓拔木彌請求率領上千家人口來歸順。皇上説："普天之下的人都是我的臣民，雖然在荒遠的地方，不懂得漢人的風俗教化，我對他們的撫育，也都以仁義孝順爲根本。吐谷渾國王這個賊人昏憒瘋狂，老婆孩子都害怕他，都想着歸順我朝，以挽救自己危險甚至將被滅亡的境地。但是，對於背叛丈夫和父親的人，我們不能接納。不過，他們的本意，衹是爲了躲避死亡，現在如果派人去拒絶，又會使他們受到

迫害。如果他們的確有歸順的願望，衹好安慰撫恤，任憑他們自己前來，不應該由我們派軍隊去接應他們。吐谷渾王的妹夫和外甥想來，也任憑他們自己的意願，不必勞煩我們去勸誘。”那年河南王移兹裒死了，高祖命令他弟弟樹歸繼承統領部下衆人。隋平定陳國以後，吕夸非常害怕，逃到險要的地方躲藏起來，不敢再侵擾隋的邊境。

十一年，吕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并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宫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十一年，吕夸死了，兒子吕伏即位。讓他哥哥的兒子無素獻表自稱藩臣，并且獻上土産，請求讓女兒到隋宫伺候皇帝。皇上對滕王説：“這不是出自忠誠，衹是危急時的策略罷了。”就對無素説：“我知道吐谷渾國王想讓他的女兒來侍奉我，如果我同意了他的請求，别的國家聽到這事，也會照樣學。一個同意，一個不同意，這是不公平。如果都同意，也不是好辦法。我的性情是安静調養，想要遂其性情，怎麼可以搜羅女子來充滿後宫呢?”最終没答應。十二年，派遣刑部尚書宇文弼去撫恤安慰他們。十六年，把光化公主嫁給吕伏作了妻子，吕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皇上没答應。

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

第二年，吐谷渾國内大亂，人們殺了吕伏，立他的弟弟伏允爲國王。派人告訴廢舊立新的事，并且對自作主張表示謝罪，請求按習俗由弟弟續娶公主爲妻，皇上同意了。從那以後每年都來朝見進貢，不過經常探訪隋國的消息，皇上很討厭他們。

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黄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

煬帝即位以後，伏允派遣他兒子伏順來朝拜，當時鐵勒侵犯邊境，煬帝派遣將軍馮孝慈出兵敦煌以抗拒敵兵，馮孝慈作戰失敗。鐵勒派遣使者來請罪，請求投降，皇帝派遣黄門侍郎裴矩去安撫慰問他們，讓他們攻擊吐谷渾來爲隋朝效力。鐵勒答應了，隨即帶兵襲擊吐谷渾，把對方打得大敗。伏允向東逃走，退縮在西平境内。皇帝又命令觀王雄出兵澆河、許公宇文述出兵西平以突襲吐谷渾，大大地消滅了吐谷渾的軍隊。伏允逃跑了。吐谷渾部落來投降的有十多萬人，各種牲畜三十多萬頭。宇文述緊急追趕，伏允害怕了，向南躲藏到山谷裏去了。吐谷渾原來統治的

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區域都空了，從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兩千里，都成了隋的領土。就設置郡縣鎮守，把各地犯了輕微罪行的人送到那裏去居住。於是把伏順留下不派他回去。伏允因爲没地盤養活自己，就率領他的部下數千人馬客居在党項。煬帝立伏順爲吐谷渾的國王，送他出玉門關，讓他統領剩餘的人衆，用他的大寶王尼洛周擔任輔佐。到了西平，他的部下殺了洛周，伏順不能進入領地衹好回來了。大業末年，天下大亂，伏允恢復他原有的地盤，屢次侵犯邊境，郡縣都不能抵擋他。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在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缶爲節。

党項羌是三苗的後代。它的種類有宕昌、白狼，都自稱是獼猴的後代。它所控制的地盤東邊緊靠着臨洮、西平，西邊挨着葉護，南北數千里，在山谷之間。每個不同的姓成爲一個部落，大的有五千多人馬，小的有一千餘人馬。編織牦牛尾及羊毛做成屋子。穿毛皮或粗毛編織的衣服，披着毛氈作爲裝飾。風俗喜好動武，没有法令，各家各户各自謀生，有打仗的事就聚集在一起。没有徭役賦税，人們相互間也不來往。放牧牦牛、羊、猪作爲食物，不知道種莊稼。他們的習俗是淫蕩污穢亂倫，在各種夷人中最爲突出。没有文字，衹憑觀察草木變化來記載時間的推移。三年聚會一次，殺牛羊來祭祀天地。人活到八十歲以上去世的，認爲是善終，親人們都不爲死者哭泣。年紀很輕就死去的，則説這非常冤屈，大家一齊悲傷痛哭。有琵琶、横吹這兩樣樂器，敲擊瓦缶爲奏樂時的節拍。

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一千多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内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

魏、周的時候，經常前來騷擾邊境。高祖擔任丞相時，中原本身自相征伐之類的事情很多，因此被党項在邊境大肆搶掠。蔣公梁睿平定王謙以後，請求趁機討伐党項，高祖没同意。開皇四年，有一千家党項人歸順隋朝。五年，拓拔寧叢等人各自率領部落到旭州依附隋朝，被授予大將軍，他們的部下也各有封賞。十六年，党項又侵略會州，皇帝下詔命令隴西軍隊前去討伐，把對方打得大敗。党項又相約前來投降，願意給皇上當奴隸，派遣子弟到隋朝作人質以謝罪。高祖對

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絶。

他們説:“回去告訴你們的父母兄弟，人生應該有一定的居住地方，以供養老人，撫育後代，你們却這樣到處跑來跑去，難道不覺得羞耻嗎?”從那以後党項就不斷地到中原來朝見和進貢了。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内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

高昌國就是漢代所説的車師前王庭，距離敦煌十三天的路程。它的範圍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都是大山。從前漢武帝派遣軍隊討伐西域，軍隊疲勞困乏，其中有些實在走不動的人就在當地住下來。那裏有漢代高昌城堡，所以就叫做高昌國。最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闞伯周死後，他的兒子闞義成接着當國王，被堂兄闞首歸殺死。闞首歸自己當了高昌國王，後來又被高車阿伏至羅所殺。讓敦煌人張孟明做國王。張孟明又被國内的人殺死，又以馬儒當國王，以鞏顧、麴嘉兩個人爲左右長史。馬儒又派人與當時的北魏聯係，請求附屬内地。但内屬後當地人都依戀故土，不願意向東遷移，於是他們串通起來殺掉了馬儒，立麴嘉爲國王。麴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當了國王後，又向茹茹稱臣。當茹茹國王被高車殺死後，麴嘉又向高車稱臣。恰逢焉耆被挹怛打敗，手下人衆無法選出首領，請求麴嘉派人去當首領。麴嘉就派遣他的第二個兒子當焉耆王，這樣一來，高昌就開始强大起來，麴嘉就更加被國内的人信服。麴嘉死後，兒子麴堅接着當高昌國王。

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决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温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

高昌城周圍一千八百四十步，在供人坐着處理公務的那間屋的墻壁上畫着魯哀公向孔子請教如何處理政務的畫像。全國有十八座城。官吏有令尹一人，其次有公二人，有左右衛，有八個長史，有五個將軍，有八個司馬，再次一等的官還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國家大事由國王做主，小事情由長子和公來評論决斷，没有文書檔案。男子穿胡人的服裝，婦女穿裙和短襖，頭上挽成髻。他們的風俗習慣政令與華夏内地差不多。當地有很多亂石灘，氣候温暖，稻穀小麥一年可以成熟兩次，適宜養蠶，出産多種水果。有一種草叫羊刺，上面能産生蜜，味道很美。出産的紅色的鹽如同朱砂，白色的鹽如同玉

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

石。盛産葡萄酒。風俗是信奉天神，同時也信佛。國内的羊馬都在隱蔽的地方放牧，以避免被外族人來掠奪，不是地位高貴的官員不知道這個秘密地方。它的北邊有赤石山，山的北面七十里有貪汗山，夏天山上也有積雪。這座山的北面，就是鐵勒的邊界了。從武威往西北，有一條捷徑，可以通過一千來里的沙漠，但四面黄沙茫茫，没有路。想要通過沙漠的人，就尋找人畜留下的骸骨，沿尸骸前進。路上有時能聽到唱歌或哭泣的聲音，行路的人如果去尋找這些聲音，多數都容易迷路，大概是些鬼魅在作怪。所以往來的客商，多數都從伊吾那條路走而不走這條捷徑。

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開皇十年，突厥攻破了高昌的四座城，有兩千高昌人前來歸順隋朝。麴堅死後，兒子麴伯雅當國王。他的母親原本是突厥可汗的女兒，他父親死後，突厥命令高昌要依從突厥風俗，麴伯雅很長時間都不同意。突厥逼他，没辦法，他衹得依從了。

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禄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温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毁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贐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

煬帝繼位以後，采取吸引周圍少數民族的政策。大業四年，高昌派遣使者來朝見并貢獻當地土産，煬帝款待使者很優厚。第二年，麴伯雅親自來朝見。因跟隨進攻高麗，從高麗回國後，煬帝把族人的女兒華容公主嫁給他。八年冬天，麴伯雅回到高昌國，向國内百姓下令説："管理國家，撫育百姓，以能保存國家和人民爲最重要，使國家安寧，管好國家，以安全和使大家生活得好爲最緊要。以前因爲我國地處邊遠荒蕪地區，邊境又與凶猛的狄人相連，因此與一般人没關係，披散頭髮，衣襟向左邊掩。而今大隋統治，整個天下統一了，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應該向隋的風俗學習、看齊。我既然已經受到隋朝風俗的感化，就應該讓百姓也跟着受感化，希望我的百姓都解開辮子，像中原人那樣衣襟向右掩。"煬帝知道這事後感到非常高興，又下詔書説："表揚好的品德好的做法，這是聖人所重視的，表現誠信，向好的做法學習，這是典籍中倡導的。光禄大夫、弁國公、高昌王麴伯雅見識遠大，胸懷寬闊，從來表現出一片赤誠，在那邊遥遠的地方

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悦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也體現了他的高尚的節操。高昌人原本出自中原，在西部邊境一帶經歷了若干朝代。從前時世多難，被迫淪爲獯戎一樣的異族，拋棄華族衣冠禮儀，變成了胡人打扮。自從我隋朝平定天下，統一宇内，感化了遠遠近近的異族，仁德施加於四周的各個民族。麴伯雅穿越沙漠，不畏險阻，來到朝廷，參觀了古書中遺傳下的中原禮儀，很羨慕中原禮儀的威風和莊重典雅。於是也效法漢人戴冠而解開辮子，改穿漢族服裝，從夷人變成華夏漢人，他的忠義光耀前人。應該賞賜給他漢族衣服和冠冕，并提供樣式和告訴製作的方法。并派遣使者專門給送去。用華麗的絲綢，使他們重新見到車服的美麗，拋棄氈毯等裝束，恢復中原禮儀之邦的打扮。”不過，麴伯雅先前曾向鐵勒稱臣，鐵勒經常派遣很有權勢的大臣駐在高昌，凡是有做生意的胡人從高昌來來往往，就向他們收稅，然後把稅款送回鐵勒。所以高昌雖然曾下令改變服飾想以此取得中原隋政權的歡心，但終究因爲害怕鐵勒而没敢真正改。不過從那以後每年都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并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綉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强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决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盗截其足。

康國是康居的後代。他們經常搬遷，没有固定的住地，不過從漢代以來子孫相繼從未斷絶。它的國王本姓温，是月氏族人。以前住在祁連山的昭武城，因爲被匈奴打敗，就往西越過葱嶺，在那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分支各分裂出去各自稱王，所以康國左右的多個國家都以昭武爲姓，表示不忘記昭武原是自己的根本。康國的國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因而很受國内百姓的擁戴。他的妻子是突厥達度可汗的女兒。康國的首都在薩寶水邊的阿禄迪城。城中有很多居民。由三個大臣共同掌管國家大事。康國國王梳着辮子，戴着鑲嵌着七寶的金花，穿着綉着花的白色綾羅衣服。他的妻子梳着髻，還蒙着黑色頭巾。男子剪髮穿錦袍。在西域各國中稱得上是强國，西域各國很多都歸順他。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等國家都依附於它。國家制訂有胡律，放在祆祠裏，要對罪犯判决處罰時就取出律法來依律决

斷。重罪的要滅族，次一等的將罪犯本人殺頭，盜竊搶劫者就砍掉他的手。

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黄金、鐃沙、䞋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㲣、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

康國人都眼窩深陷，高鼻梁，長着很多鬍鬚。善於作生意，各族生意人都喜歡到康國去做買賣。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等樂器。婚姻及葬禮的制度與突厥人一樣。國家立有祖先的廟宇，在每年的六月祭祀，其他各國都來協助祭祀。民俗信奉佛教，書寫用胡人的文字。氣候温和，適宜五穀生長，他們也很勤勞地收拾果園，種好菜地，樹木長得很茂盛。出產馬、駝、騾、驢、封牛、黄金、鐃沙、香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毛毯、織錦。盛產葡萄酒，富有的人家甚至貯存着上千石，貯存多年也不會變壞。

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大業年間，開始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產，後來就斷絶來往了。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宫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安國就是漢代時的安息國。國王姓昭武，與康國國王同姓，字設力登。妻子是康國國王的女兒。京都在那密水的南邊，城墻有五層，流水環繞着京城。宫殿都是平頂的。國王乘坐在金駝座上，高有七八尺。每當聽政時，與妻子相對坐着，還有三個大臣參與評理國家大事。風俗與康國相同。衹是讓自己的姊妹做妻子，以及母子之間也會發生性關係如同禽獸，這是安國所特殊的。煬帝繼位以後，派遣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到了安國，獲得五色鹽帶回來。

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絶焉。

安國的西邊一百多里有畢國，大約有一千來户人家。那個國家没有國君，由安國統治。大業五年，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後來就再没來了。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别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

石國居住在藥殺水，京城方圓有十來里那麽大。國王姓石，名叫涅。京城的東南建有一座房子，中間放置一個座位，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把國王父母的骨灰用金瓮裝着，放在座位上，大家圍繞着金瓮轉一圈，散放着花香和各種水果，國王率領着大臣一起祭奠祖先。祭禮完畢以後，國王和夫人走出房子到另外的帳篷去了，大臣就按次序坐下，參加宴飲後纔離開。出産粟麥，多

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產好馬。他們的風俗是很能打仗，曾經另有圖謀於突厥，射匱可汗就出兵把它消滅了，命令特勤甸職代理石國國事。石國往南距離鏺汗六百里，東南距離瓜州六千里。

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甸職於大業五年曾派遣使者來朝見并進貢土特產，後來就再没來過了。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

女國在葱嶺的南面，那個國家世代以女人當國王。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的丈夫，名號叫金聚，不參與國家大事。國内的男子衹是以打仗爲職責。在山上築城，方圓五六里，城中住有上萬户人家。國王住在九層高樓上，侍女有好幾百人，五天處理一回朝政。還設有小女王，共同處理國家大事。

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税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争。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内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

那裏的風俗是把婦女看得高貴，把男子看得低賤，但性情并不妒忌。男女都用彩色顔料塗在臉上，一天之中，有的要改變幾次臉上的顔色。人人都披散着頭髮，用皮革做成鞋，没有固定的税收。氣候多數時候是寒冷的，以射箭打獵爲生。出産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駿馬、蜀馬。尤其多鹽，經常運鹽到天竺去販賣，能獲取幾倍的利潤。也經常與天竺和党項發生戰争。他們的女王死後，國内的人們就用大量的金錢，徵求死者家族裏的賢明的女人兩個，一個當女王，另一個爲小女王。貴人死後，就剥下她的皮，用黄金屑攪拌骨肉然後放在瓶裏掩埋。過了一年，又把她的皮放在鐵器中掩埋。風俗是信奉阿修羅神，又信奉樹神，每年年初用活人作祭品，或者用獼猴作祭品。祭祀完畢，到山裏去祝禱，有一隻鳥如同雌山鷄，飛來落在手掌上，破開鳥的肚皮來看，裏邊有粟米就預示着來年有好收成，衹有沙石就預示着來年要鬧災荒，稱之鳥卜。

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絶。

開皇六年，女國曾派遣使者來朝貢，後來就斷絶來往了。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内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

焉耆國的京城在白山的南面七十里的地方，是漢代時就有的一個國家。它的國王姓龍，字突騎。京城方圓有兩里。國内有九座城，有能打仗的士兵千餘人。國家没有法律制度。風俗是信奉

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佛經，有點像婆羅門。婚姻的禮節與華夏相同。人死後都要焚燒掉。家人爲死者守孝七天。男子剪髮。出産魚鹽蘆葦等。往東距離高昌九百里，往西距離龜兹九百里，都是沙漠。東南距離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隋朝進貢土特産。

龜兹

龜兹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緑、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兹國的京城在白山南面一百七十里的地方，是漢代時就有的古老的國家。它的國王姓白，字蘇尼咥。京城方圓六里。有能打仗的軍隊幾千人。他們的規矩是殺死了人要償命，搶劫的砍斷他的一條胳膊，并且挖掉一條腿的膝蓋骨。風俗與焉耆一樣。國王頭上繫着彩帶，拖到腦後，坐在金獅子座上。土地多出産稻、粟、菽、麥，盛産銅、鐵、鉛、麖皮、毛毯、鐃沙、鹽緑、雌黄、胡粉、安息香、好馬、封牛。向東距離焉耆九百里，往南距離于闐一千四百里，往西距離疏勒一千五百里，西北距離突厥牙六百多里，東南距離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黄，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黄河，西帶葱嶺，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的京城在白山南面一百多里的地方，是漢時就有的國家。它的國王字阿彌厥，手脚都是六個指頭。生下的孩子如果不是六個指頭就不養活他。京城方圓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個，小城幾十個，能打仗的兵兩千人。國王戴着金獅子頭盔。土地出産水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黄，每年按規定進貢給突厥。南面有黄河，西邊有葱嶺，東面距離龜兹一千五百里，西面距離鏺汗國一千里，南面距離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距離突厥牙一千多里，東南距離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

于闐建都在葱嶺的北邊二百多里的地方。它的國王姓王，字卑示閉練。京城方圓八九里。國内大城有五個，小城有幾十個，能打仗的兵有幾千人。習俗是信奉佛教，尤其多和尚尼姑，國王經常吃齋念佛。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據説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頭上有辟支佛光脚踩過的

佛徒跣之迹。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盗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脚印。于闐西面五百里有比摩寺，據説是老子化胡成佛的地方。當地的風俗是不講禮義，有很多竊賊强盗以及奸淫縱惡行爲。國王戴錦帽，頂着金鼠頭盔，妻子頭戴金花。國王的頭髮是不讓人看見的。當地人認爲，如果看見了國王的頭髮，年成就不好。當地多出產麻、麥、粟、水稻、五果，有很多果園和山林，山上多出產美玉。東邊距離鄯善一千五百里，往南距離女國三千里，往西距離朱俱波一千里，往北距離龜兹一千四百里，東北距離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年間，常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鏺汗國的京城在葱嶺的西邊五百多里的地方，就是古代的渠搜國。國王姓昭武，字阿利柒。京城方圓四里。能打仗的兵有幾千人。國王坐在金羊床上，妻子戴着金花。當地多產朱砂、金、鐵。往東距離疏勒一千里，往西距離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距離石國五百里，東北距離突厥牙兩千多里，往東距離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前來進貢土特產。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吐火羅國的京城在葱嶺西面五百里的地方，與挹怛人雜居。京城方圓二里。有善於作戰的士兵十萬人，都很能打仗。那裏的風俗是敬奉佛教。兄弟共同娶一個妻子，輪流與妻子同房，每當一個兄弟進入妻子的房裏後，就在門外挂出他的衣服作爲標志。生下孩子歸大哥所有。那裏的一座山裏有個洞穴，其中有神馬，每年將母馬趕到洞穴中去放牧，一定會產出有名的好馬來。往南距離漕國一千七百里，往東距離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人來進貢土特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

挹怛建都在烏滸河的南邊二百多里的地方，是大月氏的一個分支。國内有能打仗的士兵五六千人。他們的習俗就是善於作戰。以前國内混亂，突厥派遣通設字詰强去統攝挹怛。京城方圓有十多里。有很多寺廟和佛塔，都用黄金裝飾。兄弟共同娶一個妻子。婦女有一個丈夫，就戴有一隻角的帽子，按照丈夫數量多少戴有多少隻角

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的帽子。往南距離漕國一千五百里，往東距離瓜州六千五百里。在隋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產。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米國的京城在那密河的西面，就是原來康居人住的地方。那個國家没有國王。城主姓昭武，是康國國王的後代子孫，字閉拙。京城方圓兩里。有能打仗的士兵幾百人。往西北距離康國一百里，往東距離蘇對沙那國五百里，往西南距離史國二百里，往東距離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年間，曾經常前來進貢土特産。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史國的京城在獨莫河南邊十里的地方，是原來康居人住的地方。它的國王姓昭武，字逖遮，也是康國國王的後代子孫。京城方圓兩里，有能打仗的士兵一千多人。風俗與康國相同。北邊距離康國二百四十里，南邊距離吐火羅五百里，西邊距離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距離米國二百里，往東距離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京城在那密河南邊幾里的地方，是原來康居人住的地方。國家没有國君，康國國王讓他的兒子烏建代爲管理。京城方圓三里，有能打仗的士兵一千多人。國内有得悉神，從西海往東的各國都信奉他。那神有金人塑像，金破羅寬一丈五尺，高度也與寬度相稱。每天用駱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隻祭祀他。祭祀後剩下的祭品經常是上千人吃也吃不完。東南距離康國一百里，往西距離何國一百五十里，往東距離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的京城在那密河南邊幾里的地方，也是原來康居人住的地方。它的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國王的後代子孫，字敦。京城方圓二里。有能打仗的士兵上千人。它的國王坐在金羊座上。往東距離曹國一百五十里，往西距離小安國三百里，往東距離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進貢土特産。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國的京城在烏滸河西岸，是原來安息國的地盤。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國王的後代子孫，字佛食。京城方圓二里。有能打仗的士兵幾百人。國王坐在金羊寶座上。東北距離安國四百里，西北距離穆國二百多里，往東距離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人來進貢土特產。

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的京城在烏滸河西岸，也是原來安息國的地盤，與烏那曷國是鄰居。它的國王姓昭武，也是康國國王的後代子孫，字阿濫密。京城方圓三里，有能打仗的士兵兩千人。東北距離安國五百里，向東距離烏那曷國二百多里，向西距離波斯國四千多里，往東距離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產。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没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棄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琉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吕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㲣，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緑，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

波斯國的京城在達曷水的西邊蘇藺城，也就是條支國原來的地方。它的國王字庫薩和。京城方圓十多里。有能打仗的士兵兩萬多人，騎着大象打仗。國内没有死刑，對罪犯或者砍斷手或者挖去膝蓋骨，没收家産，或者剃掉鬍鬚，或者在脖子上拴上一個牌作爲標記。每個滿三歲的人就要交納人口税錢四文。讓自己的姊妹給自己作妻子。人死後，把尸體扔到山裏，爲他服一個月的喪。國王戴着金花頭盔，坐在金獅子座上。把黄金屑抹在鬍鬚上作爲裝飾。穿錦袍，上面披着瓔珞。當地盛産好馬，大驢，獅子，白象，大鳥蛋，珍珠，頗黎，獸珀，珊瑚，琉璃，瑪瑙，水晶，寶珠，呼洛羯，吕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毛毯，毾㲪，護那，越諾布，檀，用金綫織成，赤麖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各種香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緑，雌黄。突厥不能控制這個國家，也衹好對它采取籠絡政策。波斯也常派遣使者向突厥進貢。波斯國往西距離海有幾百里，往東距離穆國四千多里，西北距離拂菻四千五百里，往東距離瓜州一萬一千七百里。

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煬帝派遣雲騎尉李昱作使者前往波斯，不久波斯也派遣使者跟隨李昱來進貢土特産。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盗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氀，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葱嶺的北面，就是漢代的罽賓國。它的國王姓昭武，字順達，是康國國王的宗族。京城方圓四里。有能打仗的士兵上萬人。國内法律嚴厲齊全，殺了人或偷竊搶劫都要處死。那裏的風俗是多神祠。葱嶺山中有順天神祠，規模制度極其宏大華麗，用金銀片做屋頂，用銀做地板。祭祀的人每天有一千多人。神祠前面有一處像魚脊骨形狀的地方，其中有一個洞，人騎馬可從洞中出入。國王戴着金魚形頭盔，坐在金馬座上。當地盛産水稻、粟、豆、麥；也盛産大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毛毯，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没藥，白附子。往北距離帆延七百里，往東距離劫國六百里，東北距離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年間，曾派遣使者進貢土特産。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并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栅，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仇，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内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盗。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刑罰牛。

附國距離蜀郡西北二千多里，就是漢時所説的西南夷。有嘉良夷，就在附國的東部，在那裏所居住的人自己管理自己，風土習俗與附國相同，言語也很少有差别，但與附國并不相統一。附國人没有姓氏，附國國王字宜繒。附國南北八百里，東西一千五百里，没有城墻栅欄，城靠近大河深谷，依傍山險。他們的習慣是喜歡報仇，所以壘起石頭築成工事來居住，以避免禍患。那工事高的十多丈，低的也有五六丈，分爲若干級，每級有一丈左右，每級之間用樹木間隔開。工事下面方圓三四步，上面方圓兩三步，形狀像個佛塔。在最下一級開一個小門，從工事裏面通往上面。每當夜晚一定將工事關閉，以嚴防盗賊。全國有兩萬多人家，號令由國王發出。嘉良夷的政令則由酋長發出，犯了重罪的處死，輕的刑法是罰他一頭牛。

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儛，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

附國人都輕便迅捷，所以都很會擊劍格鬥。皮革塗上漆做成盔甲，弓長六尺，以竹子爲弓弦。父親去世後，就把父親的妾作爲自己的老婆；哥哥去世後，就把嫂嫂作爲自己的老婆。兒

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儛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啖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冪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凉，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子死後，父親也把兒媳作爲自己的老婆；弟弟死後，哥哥也把弟媳作爲自己的老婆。喜歡唱歌跳舞，吹奏笙簧和長笛。人死後，没有爲他服喪的規定，而是把尸體放在高高的床上，爲他洗澡洗頭，换衣服，再用盔甲蓋上，上面再蓋上獸皮。子孫不哭，而是穿着盔甲揮舞着劍叫喊着說："我父親被鬼害死了，我要報仇殺死鬼怪。"其餘親戚哭三聲就停止了。婦人哭時，一定要用兩手把臉捂住。死者家屬要殺牛，親屬也要給死者家屬送去猪、酒等，大家一齊吃喝之後就把死者掩埋了。死後十年舉行大葬，大葬一定要聚集親戚朋友，殺馬動輒幾十匹。樹起祖父的神位祭祀他。他們的風俗是用皮做帽子，形狀圓得像鉢，有的還帶用毛做的夾層。衣服多用粗毛編織或用皮製作，把牛腿上的皮完整地剥下來做成靴子。脖子上繫着鐵鎖，手上戴着鐵釧。國王與酋長，以黄金做成首飾，胸前懸挂一朵金花，直徑有三寸。那裏地勢高，氣候凉，多風少雨。土地適宜種植小麥、青稞。山上出産金、銀，盛産白山鷄。水中出産一種味美的魚，長四尺，魚鱗很細。

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

大業四年，附國國王派遣素福等八人入朝。第二年，又派遣他弟弟的兒子宜林率領嘉良夷六十人來入朝進貢。打算進獻好馬，因爲路途艱險不通，請求開通一條山路以便他們來進貢。煬帝因爲害怕煩勞百姓而没答應。

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并南流，用皮爲舟而濟。

嘉良地區有條河，寬六七十丈，附國也有條河，寬一百多丈，都向南流，河上用皮做成船來過渡。

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硖，白蘭，叱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

附國南邊有薄緣夷，風俗也與附國相同。西邊有女國。它的東北是連綿的高山，綿延幾千里，一直到党項。其中往往住有羌人：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硖，白蘭，叱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都住在高山深谷裏，没有統一的君長。他們的風俗大致與党項相同，有的歸吐谷渾統屬，有的歸附於附國。

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

大業年間，曾來進貢。隋在西南邊境設置諸

道總管，以遥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絶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慴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户口減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道總管來遠遠地管理他們。

史臣曰：自古開通邊遠的少數民族，通往遥遠的地方，必定是因爲有宏圖遠略的國君，都是因爲有喜歡多事的大臣。張騫開創此事於前，班超投筆繼承於後。他們對異族有的用貴重的珍寶和他們交好，有的用利劍威脅，把身體放到隨時會死去的地方，以獲取突然而來的功勞，這些都是因爲國君看重能使遥遠的異族來歸順的名聲，大臣看輕生命來爲國效力。因此知道皇上有什麽愛好，下面的人必定在討好他的時候走得更遠。煬帝有遠大計劃，宏圖大略，想要超過秦、漢，裴矩就進獻《西域圖記》撩撥得他更加心動，所以皇上親自出玉門關，設置伊吾、且末，而關外既然邊境直到流沙，那麽天下自然就騷動不停而没有平静的時候了。如果北狄方面没有什麽問題，東夷方面又打勝仗，就必然要安排輪臺的防守，建築烏壘的城堡，進而求取大秦國的明珠，要求條支國進貢鳥卵，來來往往的運輸，將怎麽能受得了所帶來的困難呢！古代明智的帝王的管理，方圓五千里，衹追求安定華夏，不去遥遠的邊境之外。難道是他們的威力達不到，仁德不能感化遥遠地方的人？其原因大概是不願意因爲周圍的少數民族而勞煩中原百姓，不因爲那些没用的地方而損害有用地方的百姓。所以秦的守衛一直達到五嶺，漢的守衛直到三邊，結果是弄得有的道上的死人一個挨一個，有的使得全國户口減少一半。隋朝依仗着它的强盛，也因爲青海邊境的問題弄得十分狼狽。這都是因爲一個人做了錯事，使天下千千萬萬人跟着受害。如果當時深思熟慮，不采納開邊的建議，拒絶建立都護的請求，讓來進貢的千里馬回去，不要求進貢白狼，那麽七戎九夷等所有少數民族，將會向往中原的良好風氣，通過多次翻譯也會前來表示友好，即使没有遼東的勝利，難道還會遭遇江都的禍患嗎！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北　狄

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欻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突厥的祖先，是平凉一帶的雜種胡人，姓阿史那氏。北魏太武帝滅掉沮渠氏，阿史那率領五百家胡人投奔茹茹，世代居住在金山，善於製作鐵器。金山的形狀如同兜鍪，一般人稱呼兜鍪叫“突厥”，於是就以兜鍪爲國家的名稱。另一種説法是，他們祖先的國家在西海邊上，被鄰國滅掉了，所有男人女人無論老少全都被殺光了。輪到一個小孩時，不忍殺他，就砍斷他的腿和胳臂，扔在了大山溝裏。有一頭母狼，常銜着肉來到小孩身邊，這個小孩就吃狼叼來的肉，使自己没餓死。後來就與狼交合，狼懷孕了。那鄰國又讓人來殺掉了這個小孩，那狼就在小孩身邊。使者將要殺了那狼，那狼好像神靈附身一樣，一下子跑到海的東邊，停在山上。那山在高昌西北邊，山下有個洞穴，狼就進入洞裏，鑽過洞來到一處寬敞平坦的處所，方圓有二百餘里。後來狼生下十個男孩，其中一個姓阿史那氏，最賢明，就成爲國君。所以突厥人在牙門要高挂狼頭旗，以表示不忘本。

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强。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駡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

突厥人中有個叫阿賢設的，率領部落從洞穴中出來，世代向茹茹稱臣。到了大葉護時代，突厥部落逐漸强大。正當北魏末年，突厥有個伊利可汗，率兵攻擊鐵勒，把鐵勒打得大敗，鐵勒向他投降的有五萬多家，他於是向茹茹求婚。茹茹君主阿那瓌十分生氣，派遣使者去駡伊利可汗。伊利殺了使者，率領部下襲擊茹茹，把茹茹打敗了。他死後，弟弟逸可汗登位，又打敗茹茹。逸

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

可汗得病將死時，不傳位給兒子攝圖，而立他弟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敢而又聰明，就攻擊茹茹，把茹茹滅掉了，又向西打敗了挹怛，往東趕走了契丹，北方的戎狄全都聽從他的指揮，於是就與中原國家抗衡。後來與西魏軍隊聯合進攻東魏，一直打到太原。

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鬥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尸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繞帳號呼，以刀剺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尸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

突厥的風俗是以放牧爲生，追逐水草而生活，所以不經常在一個地方。住在圓形氈做的帳篷裏，披散頭髮衣襟左開，吃牛羊肉，飲奶酪，身上披着毛皮和粗毛編製的衣服，把老年人看得低賤而認爲壯年人可貴。官職有葉護，其次叫設特勤，下面依次叫俟利發、吐屯發，一直到最小的官，一共有二十八等，都是世襲的。有角弓、鳴鏑、甲、矛、刀、劍。善於騎馬射箭，性情殘忍。没有文字，在木頭上刻畫來作爲契約。到月亮圓時，就去欠債人家將東西搬光。對謀反和叛變的人都殺死，奸淫婦女的就割掉他的生殖器，然後再齊腰斬掉他。在打鬥中如果傷了對方的眼睛，就用自己的女兒作賠償，没女兒的就賠老婆和財産給對方。打斷對方肢體的就賠馬給對方，盗竊的人被抓住就要用贜款的十倍來償還。有死人的人家，就把尸體停放在帳篷裏，家人和親屬要殺掉很多牛馬來祭祀他。大家繞着帳篷號哭叫喊，用刀劃自己的臉，鮮血和眼淚一齊流下來，要這樣七遍之後纔停止。然後選擇日子把尸體放在馬背上馱出去焚燒掉，取回骨灰埋葬。在埋葬的地方立一圈木樁爲墳地，在中間建一所房子，房裏挂着死者的圖像以及他生前所曾參加過的打仗作戰時的圖景。如果他生前曾在戰場上殺死一個敵人，就在墓上立一塊石頭，有多到成百上千塊石頭的。父親死了，兒子就把父親的妾繼承下來作老婆；哥哥死了，弟弟就把嫂嫂作爲自己的老婆。每年五月裏，都要殺羊馬祭祀天神。男子喜歡樗蒲這種賭博游戲，女子就愛好踏鞠，喝馬酪酒直到喝醉，醉酒以後相對着又叫又唱。敬重鬼神，相信神漢巫婆，把戰死看得很神聖而認爲病死是可耻的，他們的風俗大抵與匈奴差不多。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

木杆在位二十年後去世，也没傳位給兒子大邏便而是傳位給弟弟，這就是佗鉢可汗。佗鉢讓

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强者，爲有佛法耳。"遂説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净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繞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以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

攝圖擔任爾伏可汗，統率其國的東面，又讓他的弟弟褥但可汗的兒子爲步離可汗，住在西方。當時佗鉢可汗有軍隊幾十萬，中原害怕他，周、齊等國争着和他結成婚姻友好關係，拿出所有府庫裏的寶貝來討好他。佗鉢更加驕横，經常對部下説："我在南邊的兩個兒子經常孝順我，怎麽會擔心貧窮呢！"齊國有個和尚惠琳，被俘虜到突厥國中，他於是就對佗鉢説："齊國富强的原因，是因爲有佛法保佑。"於是就對他講解因緣果報的事情。佗鉢聽了相信他的話，建了一座廟宇，派遣使者到齊國，取來了《净名》、《涅槃》、《華嚴》等經書，還有《十誦律》。佗鉢也親自齋戒，繞佛塔奉行佛道，遺憾自己没能生在内地。在位十年，得病將要死時，對他的兒子菴羅説："我聽説親近没有超過父子的。我哥哥不親近他的兒子，把這片土地交給了我。我死後，你應當讓位給大邏便。"到佗鉢死後，國内有人準備立大邏便，因爲他母親地位低賤，衆人不服。菴羅的母親地位高貴，突厥人素來敬重她。攝圖最後到，他對國内人説："如果立菴羅，我會率領兄弟事奉他；如果立大邏便，我一定要把守邊境，用利刀長矛等着他。"攝圖在突厥中地位高而且有勢力，國内的人們都害怕他，没有誰敢抗拒他，於是最終確定立菴羅爲國君。大邏便没能當上國君，心裏不服氣，經常派人去辱駡菴羅。菴羅制止不了他，就把國家讓給攝圖。國内人相互議論説："四個可汗的兒子裏面，攝圖最賢明。"於是迎他到京城，立他爲國君，號稱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又一稱號是沙鉢略。統治都斤山。菴羅降級住在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於是向沙鉢略請求説："我和你都是可汗的兒子，各自承繼父親留下的地位。你現在尊貴到極點了，惟獨没我的位置，這是爲什麽？"沙鉢略對此感到難辦，就任命他爲阿波可汗，仍舊率領自己的部落。

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

沙鉢略勇敢而且獲得衆人擁護，北邊各少數民族都歸順他。到隋高祖接受禪讓當了皇帝後，對待沙鉢略很差，北邊各少數民族十分不滿。恰好碰上營州刺史高寶寧造反，沙鉢略就與他聯合

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絶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

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并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剥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

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虚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

起來，攻下了臨渝鎮。皇上命令邊境各地修整好堡壘，加高長城，以防備突厥進攻，同時命令得力將軍到幽州、并州去鎮守。沙鉢略的妻子是宇文家族的女兒，叫做千金公主，她很悲傷自己家族被滅絶，因此經常有報復隋朝的志向，她天天向沙鉢略説起這事，於是沙鉢略發動全體突厥人來進攻，軍隊多達四十萬人。皇上命令柱國馮昱屯兵在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衛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兵幽州，達奚長儒控制着周槃，但他們都被突厥兵打敗了。突厥於是指揮軍隊從木硤、石門兩路來進攻。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的牲畜都被搶略光了。天子十分生氣，下詔書説：

從前魏朝的統治衰微無力，因此災禍戰亂一個接一個。周、齊相互抗衡，瓜分了華夏。突厥人在這時與周、齊兩國同時來往。周國人有東邊的憂慮，恐怕齊國與突厥關係太密切了對自己不利；齊國也有來自西方的憂慮，擔心周國與突厥交情深了而威脅自己。他們都認爲突厥的態度影響到國家的安危，因此他們都有大敵當前的憂慮，都想減少突厥方面對自己的威脅，於是竭盡百姓的財力，來討好突厥，把府庫中的錢財，都扔到了沙漠裏。突厥對華夏，實在是勞煩騷擾。而突厥還不斷來侵略掠奪，殺害邊界官吏和百姓，没有什麽時候没有這樣的事。突厥的罪惡和禍亂不斷積累，不是今天纔發生。

我接受了上天明確的指令，像對待孩子一樣哺育天下百姓。因而很同情臣民的勞苦，想要除掉過去的弊病。我認爲向百姓徵收大量賦税來多多地進貢給突厥這樣的豺狼，他們也未必感謝我們的恩德，反而因爲貪圖我們的物資而不斷入侵，這樣是違背了天地的意願，不是做帝王的該做的事。因此，我準備對突厥用禮義來節制它，不對他們作過分無意義的浪費送禮舉動，這樣就能減少百姓的徭役和賦税，國家的財政費用也會有盈餘。用以前送給突厥的東西來賞賜給

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

部隊的官兵，使從前忙碌於進貢道路的百姓能得到休息，不再爲貢品操勞，一心撲在搞好耕地和織布方面。使邊界安寧而又能戰勝對手，這是我在心中已計劃好了的策略。突厥愚蠢無知，不懂得我內心的想法，竟然將現在天下統一的時代，比作戰國時期，想藉着以前的驕橫，再與中原結下新的仇恨，與我們爲敵。近來傾巢而出，來侵犯我國北邊邊境，我一方面分派軍隊，到處攔截；一方面又希望他們深入我們內地，以便一舉殲滅。不料我守邊部隊，一碰到對方就打敗仗，還没來得及向對方進攻，就已經開始逃亡。與對方交鋒之後，多半死傷而回不來。而且對方的首領，一共有五個，哥哥弟弟爭着當國君，父子之間、叔侄之間相互猜疑，外表看好像很團結，其實內部相互勾心鬥角，又世代采用暴虐的措施，家法十分殘忍。東夷各國，全都內心藏着對突厥的仇恨；西戎的各個部落酋長們，對與突厥有早就結下的怨仇。突厥的北邊是契丹，正咬牙切齒地等待偷襲突厥的機會。達頭從前曾進攻酒泉，後來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齊背叛突厥。沙鉢略近來跑到周槃，他部落內的薄孤、束紇羅立即就騷動起來。往年利稽察曾大大地被高麗、靺鞨打敗，娑毗設又被紇支可汗所殺。與突厥處鄰居的，都想消滅掉它。它的部落內部，都各懷鬼胎，分幫結派，相互敵視，都對對方氣得捶胸頓足，流淚出血，個個內心都充滿了仇恨。儘管種族不同，言語各異，但都是人類，他們處於這種被突厥壓迫的境地，使我更加同情關懷他們。

彼地咎徵妖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

那突厥地面上產生了很多奇怪現象已經將近十二年了，竟然有野獸說人話，人說出神的話，說突厥將亡國了，說完就不見了。經常在冬天響雷，雷落到地上就着起火來。他們的各種物資，全靠水草而來。但去年全年，竟然没下過雨雪，河流乾枯，蝗災爆發，草木遭火災燒光，饑荒瘟疫同時出現，

依，還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横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

人畜死亡過半。突厥原來住的地方，成了一片荒蕪赤地，無法生存，衹好遷移到大漠南邊，勉强挨過困難的日子。這大概是上天憤怒了，要把他們趕去受刑。陰間對突厥的懲罰和陽世對突厥的懲罰如同刻有契約一樣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今天懲罰突厥的大好時機。所以我選擇將軍，訓練軍隊，準備乾糧和盔甲，忠義的戰士意氣奮發，勇士們也準備爆發出内心的憤怒，前去砍下對方有名的首領的腦袋，個個都想着要鞭打突厥單于的脊背，征戰的部隊如同濃雲大霧一樣集合在一起，多得數都數不過來。從東邊的滄海直到西面的流沙，我將指揮百戰百勝的軍隊，馳騁在萬里戰場上。在原野上追尋突厥逃跑的踪迹，直到天涯也要把突厥掃光。這就如同王恢所説的，好比用箭去射癰，什麼敵人能抵擋得住？什麼偏遠的地方敢不服從我？

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不過，歷代王朝以前的踪迹，最北邊止於幽州，那些荒蠻偏遠的地方，是文明國度所抛棄的。得到那些土地不能居住，獲得那些百姓也不忍心都殺了，所以不宜煩勞軍隊，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征討。諸位將領這次的行動，除了武力征討之外，還要加以撫恤教導，對投降的要接納，對頑抗的則殺死。在那些偏遠的地方，衹要他們擁護我軍，聽從我軍的命令，就任憑他們恢復以前的生活。你們把邊境向前推得遠遠的，把邊境的關口要塞修整得更加牢固，使突厥人再也不敢向南侵犯，永遠心服於我們的威嚴和刑罰。這樣就可以收起戰鼓，熄滅烽火了，短期的勞煩却能換來長久的安寧。對夷狄采取必要的措施的目的，恐怕也就在這裏吧！何必一定要用他們的兒子在我朝作人質，煩勞在渭橋送别下拜等舉動呢。廣泛地告訴天下百姓，使他們知道我的想法。

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并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

於是任命河間王楊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都擔任元帥，出兵塞外進攻突厥。沙鉢略率領阿波、貪汗兩個可汗來抵抗迎戰，都被打敗，於是逃跑了。當時突

遁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

厥人飢餓嚴重，没有吃的，於是衹好把骨頭砸碎了來做乾糧。突厥軍中有很多人染上瘟疫疾病，死的人多極了。

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

後來沙鉢略因爲阿波驍勇强悍，很忌恨他，趁着阿波先回去了，就襲擊他的部落，把阿波部落打得大敗，殺死了阿波的母親。阿波回來後没有依存的地方，就往西投奔達頭可汗。達頭名叫玷厥，是沙鉢略的伯父，原來在西面當可汗。聽到這事十分憤怒，派遣阿波率領軍隊向東進攻，阿波部落被打散了的那些人又都去投奔他，有將近十萬騎兵，於是就與沙鉢略互相打來打去。另外又有個貪汗可汗，素來和阿波關係好，沙鉢略奪取了他的部落，廢了他的可汗位，貪汗逃亡到達頭那裏。沙鉢略的堂弟地勤察另外統領着一個部落，與沙鉢略有矛盾，也率領衆人反叛，歸順了阿波。雙方戰爭不斷，各自派遣使者到隋朝來，請求與隋朝講和求援，皇上都没答應。

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晋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

適逢千金公主給皇上寫信，請求按慣例將公主女婿當做兒子，高祖派遣開府徐平和出使到沙鉢略處。晋王楊廣當時鎮守并州，請求趁着對方四分五裂的機會進攻他們，皇上没同意。沙鉢略後來派遣使者送信給皇帝説："辰年九月十日，從天上降生的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寫信給大隋皇帝：你派來的使者開府徐平和到了，告訴我的言語，我都聽到了。皇帝是我妻子的父親，你也就是我的丈人；我是皇帝女兒的丈夫，也就等於是皇帝的兒子一樣。兩國地方隔得雖然遥遠，但情義是一樣的。現在親上加親，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也不斷絶我們的親戚關係。上天作證，我始終不會違背自己的諾言。我國的羊馬，都可説是你的牲口；你處的綾羅綢緞，也都可説是我們這裏的東西。彼此有什麽不同呢？"高祖回信説："大隋天子致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有對我們的好心。我既然是沙鉢略妻子的父親，現在就看待沙鉢略和自己的兒子没兩樣。既然是親戚間有深厚情意，所以在平常使者以外，今天還特别派遣大臣虞慶則前往看望女兒，同時也看望沙鉢略。"虞慶則到了那裏，沙鉢略擺開

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争，將嚙人。”長孫晟説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軍隊，陳列出他的寶物，坐着接見虞慶則，説自己有病不能站起來，并且説：“我父親伯父以下輩份的人，我都不向他下拜。”慶則責備他，想使他明白。千金公主私下裏對慶則説：“可汗豺狼一樣的性情，過分與他争執，將要像豺狼那樣咬人的。”長孫晟勸説告諭他，攝圖纔没話説了，就低頭跪下接受隋國加蓋玉璽的信，把它頂在頭上。過了不久，他感到十分慚愧，與手下大臣湊在一起大聲痛哭起來。慶則又讓他稱臣，沙鉢略問他的下屬：“什麽叫臣？”臣下回答説：“隋國話説稱臣，就好比我們這裏對人稱奴一樣。”沙鉢略説：“能够作大隋天子的奴，是虞僕射的功勞。”送給慶則馬一千匹，并且將堂妹嫁給了他。

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虚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

當時沙鉢略既被達頭所困擾，又害怕東邊的契丹，就派遣使者向隋告急，請求帶領部落度過沙漠去到南面，寄住在白道川裏，皇帝下詔同意。詔書還命令晉王楊廣派軍隊支援沙鉢略，提供給他衣服和糧食，并賞賜給他專車和鑼鼓樂隊等。沙鉢略於是向西進攻阿波，消滅了他的部落并擒獲了他。而阿拔國部落却趁機掠去了沙鉢略的老婆和孩子。隋軍替他攻擊阿拔，打敗了他，所得到的戰利品全都給了沙鉢略。沙鉢略十分高興，就立下誓約以磧地爲邊界，并且上表説：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内。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説：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來到，我伏地接受詔書，虞慶則宣讀了皇帝仁慈的意旨，我抬頭接受恩惠信義，覺得非常顯著，時間越久越覺得明顯，我祇知道接受恩惠，不能報答。我想到大隋皇帝擁有整個天下，對上符合上天的旨意，對下符合百姓的願望。天地所覆蓋所承載的地方，七星所照耀的地方，没有人不來獻上禮品進貢，都把臉面朝着中原。實在是萬世纔出的一位聖人，千年纔有這一回，尋求一下古代，還没聽説過這樣的事。

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

突厥自從上天安排有它以來，五十多年了，保有沙漠，自己在偏僻角落當王。土地超過萬里，士馬超過十萬，力量經常超過戎狄，與中原對抗，在北狄之中，没有别的部

輿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沾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

落與突厥争當第一。近來氣候清明祥和，風調雨順，或許這就是因爲華夏出了大聖人的原因吧。何況而今我受到恩德和仁慈的教化，從此以後，講求禮貌謙讓的風氣，充滿了朝廷和四野。我私下裏認爲，上天没有兩個太陽，土地上没有兩個國王，我認爲大隋皇帝纔是真正的皇帝。我怎麽敢依仗天險阻擋你的軍隊，又怎麽敢偷竊帝王的名號？從今後我就感激學習你的仁慈的淳厚風氣，誠心歸順你，屈膝向你下拜，永遠當你的藩臣和附屬國。雖然南望你的宫殿，山水遥遠，我作爲大臣面朝北對國君行禮的態度不敢有所缺少。我要讓兒子入隋朝作人質，每年給你進貢神馬，隨時恭敬地聽從你的命令。至於説到改變衣服的式樣，改變説話和音樂之類，因爲習慣和風俗已經養成很久了，不能改變。我們全國一心，没有人不受到恩惠，没有人不歡欣羡慕中原風俗。特派遣第七個孩子窟含真等捧着表給皇帝送上。

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并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内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悦，於是歲時貢獻不絶。

高祖下詔回答説："沙鉢略在沙漠以北稱雄已經很多年了，在諸多蠻夷之中，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往年雖然與它和好，但還是兩個國家，現在作了君臣，便成爲一體了。沙鉢略對我情深義厚，我非常欣賞他。承上天的美意，感化了海内外，這哪裏是我的薄德所能做到的呢！我已經告訴有關負責這事的官員在郊廟恭敬地告訴上天和祖宗，并還應該普遍地告訴天下人，使人們全都知道這件事。"從那以後下詔書或者回答對方詢問等都不稱沙鉢略的名字，以示對他的優待。他的妻子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給她姓楊，編進族譜，改封大義公主。又封窟含真爲柱國，安國公，在内殿設宴款待，讓他受皇后的接見，給他的賞賜特别豐厚。沙鉢略十分高興，於是年年都來進貢，不曾停止過。

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

七年正月，沙鉢略派遣他的兒子入隋朝來進貢土特産，并請求在恒、代之間打獵，皇帝又答應了他，還派人賜給他酒和食物。沙鉢略率領部落兩次下拜接受賞賜。沙鉢略有一天親手殺死了十八頭鹿，把鹿尾鹿舌獻給了皇上。回到紫河鎮

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吊祭焉。贈物五千段。

後，他的牙帳被火燒毁，沙鉢略對此事感到很不舒服，過了一個多月就去世了。皇上因此而停止上朝三天，派遣太常前往祭奠。贈送給突厥各色雜帛五千段。

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

當初，攝圖因爲兒子雍虞閭性情軟弱，留下遺囑立他的弟弟葉護處羅侯當國君。雍虞閭派遣使者去迎接處羅侯，將立他爲國君。處羅侯說："我們突厥自從木杆可汗以來，經常用弟弟接替哥哥，以妾生的孩子代替夫人生的親兒子，這是失去了先祖的規矩，所以人們對國君不尊敬害怕。你應當繼承王位，我不怕對你下拜。"雍虞閭又派遣使者對處羅侯說："叔父和我父親是同一個祖父所生，好比是同一株樹上的枝幹，而我是枝葉。哪有我當主子，讓根本反而成了枝葉，讓尊貴的叔父對這個後輩下拜！而且這是去世的父親的遺囑，怎麽可以不聽從呢！希望叔父不要有所懷疑。"兩個人互相謙讓了五六次，最後還是處羅侯繼承了國君的位置，這就是葉護可汗。任雍虞閭爲葉護。他派遣使者送上表章報告了即位的事，皇上賜給他鼓樂和旗幟。

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疏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

處羅侯長下巴，背有點駝，眉細眼大，勇敢而又有謀略。他用隋所賜給的旗鼓向西去討伐阿波。敵人以爲他有隋兵幫助，很多部落主動來投降和歸順他，所以生擒了阿波。不久處羅侯寫信請求隋朝决定是否殺死阿波，皇上把這事交給臣下討論。左僕射高熲上前說："他們本是親骨肉，如果讓他把阿波殺死，對教化是一大害處。應該讓阿波活着以表示隋朝的寬大。"皇上說："好。"高熲於是捧着酒上前敬給皇上說："自從軒轅以來，獯粥經常成爲邊境的禍患。現在直到最邊遠的北海，都是陛下的臣妾，這樣興盛的事情，是從來没有過的，我斗膽兩次下拜爲國君祝壽。"

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䕫布、魚膠。其

後來處羅侯又一次西征，被流箭射中去世了。突厥衆人就推舉雍虞閭爲國王，這就是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派遣使者到大隋來，大隋賜給他各色雜帛三千段。他也每年向大隋朝拜進貢。當時有流亡人楊欽逃亡到突厥，造謡說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命令大義公主派兵去騷擾大隋邊境。都藍把楊欽抓起來并報告了大隋，

弟欽羽設部落强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

同時進貢葯布、魚膠。他弟弟欽羽設部落很强大，都藍怕自己受到威脅於是進攻他，在陣前把他殺了。在那年，都藍派遣他的同母弟弟褥但特勤獻上于闐玉手杖，皇上任命褥但爲柱國、康國公。第二年，突厥部落頭領商量着派遣使者向大隋進貢馬一萬匹，羊兩萬隻，駱駝、牛各五百頭。不久又派遣使者請求在邊境設置市場，與中原貿易，皇帝下詔允許。

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横。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啖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利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隋消滅掉陳國以後，皇上把陳叔寶的屏風賜給大義公主，大義公主心中總是感到不能平静，於是在屏風上寫了一首詩，叙述陳國被消滅的事情并寄托自己的感情。詩中説道："興盛和衰亡如同早晨和晚上一樣迅速轉换，世事如同浮萍一樣隨風飄蕩無定。榮華富貴實在難以長久，池塘樓臺終久會變爲平地。從前的富貴而今在哪裏呢？衹能把它空畫在圖畫上。喝上杯酒但總不感到快樂，奏樂唱歌也聽不到歡樂的聲音。我本來是皇帝家的子女，飄流到這荒蠻的地方。一旦看到陳國滅亡的事，心中突然涌出萬分思緒。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并非我自己纔如此。衹有《明君曲》，纔傷感我這遠嫁偏遠地區人的心情。"皇上聽到這首詩的内容感到很不舒服，對大義公主的禮遇賞賜越來越少了。公主又與西面的突厥泥利可汗交往，皇上擔心突厥對大隋的態度會有變化，準備打它的主意。恰逢公主與跟隨她的胡人通奸，於是揭發了這件事，下詔廢黜了她的公主稱號。因爲害怕都藍不同意，派遣奇章公牛弘帶着四個很漂亮的美女去送給他。當時沙鉢略的兒子叫染干，號稱突利可汗，住在北方，派遣使者來隋朝求婚。皇上命令裴矩對他説："你應該把大義公主殺了，纔能同意你的婚事。"突利認爲好，就在都藍面前説大義公主的壞話，都藍非常生氣，就在帳裏把公主殺死了。都藍與達頭可汗有矛盾，經常互相打來打去，皇上爲他們講和，他們各自帶兵離開了。

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

十七年，突利派遣使者來迎接公主，皇上把使者安置在太常，教他們學習六禮，把宗室之女安義公主嫁給突利。皇上打算離間北夷，所以用特别豐厚的禮品對待突厥，派遣牛弘、蘇威、斛

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䛒、上柱國趙仲卿并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侄，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

律孝卿接連着出使突厥，突厥也前後派遣使者入隋來朝見共三百七十多人。突利本來住在北方，因爲娶了公主的緣故，往南遷徙到度斤舊鎮，賞賜優厚。雍虞閭生氣地説："我是大可汗，反而不如染干！"於是對隋的朝貢就斷絶了，并且經常騷擾隋的邊界。十八年，下詔命令蜀王楊秀從靈州道出兵攻擊突厥。第二年，又派遣漢王楊諒擔任元帥，左僕射高熲率領將軍王䛒、上柱國趙仲卿一齊從朔州出兵，右僕射楊素率領柱國李徹、韓僧壽從靈州出兵，上柱國燕榮從幽州出兵，攻擊突厥。雍虞閭與玷厥帶兵進攻染干，殺光了他的兄弟和子侄，然後渡過黄河，進入蔚州。染干晚上領着五個人騎着馬跟隨隋朝使者長孫晟來歸順隋朝。皇上命令染干與雍虞閭的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論，染干辯論赢了，皇上就優待染干。雍虞閭的弟弟都速六拋棄了老婆孩子，與突利一起來歸順隋朝，皇上嘉獎了他。命令染干與都速六玩樗蒲賭博的游戲，逐步地輸給他一些寶物，用以安慰都速六的心。

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竪立，復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

夏天六月時，高熲、楊素攻擊玷厥，把對方打得打敗。皇上任命染干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漢語就是"意智健"的意思。啓民上表謝恩説："我已經蒙受恩澤被立爲可汗，又改了官名，以前的壞心腸，現在全部去掉，奉事皇帝，不敢做違法的事情。"皇上在朔州築大利城以安頓他。那時安義公主已經去世了，皇上就把宗族中另一個公主義成公主給他做妻子，突厥部落歸順他的人很多。雍虞閭又來攻擊他，皇上就讓他再回到關内居住。雍虞閭侵掠不斷，皇上就把啓民遷移到河南，在夏、勝兩州之間，徵發勞力挖掘幾百里的塹壕，東西面有黄河隔着，中間就全是啓民放牧牛羊的地方。於是又派遣越國公楊素從靈州出兵，行軍總管韓僧壽從慶州出兵，太平公史萬歲從燕州出兵，將軍姚辯從河州出兵，以攻擊都藍。

師未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

大軍還没出到塞外，而都藍被他手下人殺害，達頭自己立爲步迦可汗，突厥國内大亂。皇上派遣太平公史萬歲從朔州出兵攻擊達頭，在大斤山與達頭相遇，敵人没敢接戰就逃跑了，史萬

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并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遍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并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

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宫，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悦，賜物萬二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妒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

歲追殺敵人，斬首和俘虜敵人兩千多人。晉王楊廣從靈州出兵，達頭逃跑了。不久又派遣他的侄子俟利伐從沙漠以東出兵進攻啓民。皇上又派兵去幫助啓民把守住險要路口，俟利伐退逃入沙漠。啓民上表表示感謝説："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愛護養育百姓，如同上天没有它不覆蓋的，如同大地没有它不承載的。我們突厥各部落感受到你的威力，蒙受到你的恩惠，甘心歸順，一齊帶領部落投奔聖人可汗來了。有的進入長城，有的住在白道，人民羊馬，遍布山野。染干好比枯木重新長出枝葉，枯骨重新長出皮肉，千秋萬世爲大隋看守羊馬。"

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在恒安被突厥打敗，被免職爲平民百姓。下詔命令楊素擔任雲州道行軍元帥，率領啓民向北征討。斛薛等幾個部落剛剛歸附啓民，到這時又叛變了。楊素駐軍在河北，恰遇上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向南渡河，搶掠啓民的男女人口六千多、各種牲畜二十多萬後跑掉了。楊素率領上大將軍梁默用輕騎兵追趕，邊追邊作戰，一直追殺了六十多里地，把俟斤打得大敗，被擄去的人畜又都追了回來還給了啓民。楊素又派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從另一條路攔截敵人，也都斬殺俘虜敵人甚多纔回來。大軍剛渡過黄河，賊兵又來搶掠啓民的部落，楊素率領驃騎范貴在窟結谷東南奮勇攻擊，又把敵人打敗了，追殺八十多里。那年，泥利可汗和葉護都被鐵勒打敗。步迦不久也國内大亂，奚、霫等五個部落都往内地遷移，步迦投奔吐谷渾。啓民終於能擁有自己的民衆，每年向隋朝進貢。

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到榆林，啓民和義成公主來到行宫朝見煬帝，前後獻上馬三千匹。煬帝十分高興，賜給各色雜帛一萬二千段。啓民上表説："從前的聖人先王莫緣可汗活着的時候，他可憐我，賜給我安義公主，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我的種族受到聖人先帝的可憐和養育，我的兄弟嫉妒我，相互商量着要殺掉我。我當時没地方可投奔，向上衹看見天，往下衹看見地，我想到聖人先帝的話，衹好去投奔他。聖人先帝接見

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并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静，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

了我，十分可憐我，將死之命得以養活，使我的處境比以前還要好。還讓我當了大可汗，坐在了現在的位置。突厥的百姓，死了的以外，還剩下不少人聚集作您的百姓。您如今也如同聖人先帝，掌管着天下四方的大權。也還養活着我和突厥的百姓，使他們一點兒也不缺少。我現在想起先帝聖人及您養活我的事，把無法表達盡的心情講出來，也無法奏明講盡對先帝和您在我心中的感情。我今天不是從前邊界上的突厥可汗，我就是陛下的臣民。您要是可憐我，希望您允許我在衣服器用禮法等方面，全部都與華夏相同。我現在率領部落，冒昧地把以上的話講出來，希望陛下同意我的請求。”啓民的表章奏上以後，煬帝把它交給大臣們商議，公卿希望同意啓民的奏請。煬帝認爲不可以，就下詔說：“先王建立各個國家，使夷人和華夏風俗習慣不同，君子教育百姓，不要求他們改變各自的風俗。百越人剪掉頭髮在胸前刺上花紋，他們都覺得適合自己的習慣。北地夷人住帳篷穿皮襖梳辮子，也各自遵循自己所適宜的做法。順着原有習俗而引導教育他們，先王的大道就能得以發揚光大了。何必要求其他民族改變服飾和裝束呢？這難道是各遂本性的道理嗎？這不是華夏民族善於包含容納的遠大氣度。夷族與華夏衣服不同，既能分辨荒蠻地區與中華險要地區的界限，又能使各種族類能相互區別，更加體現天地間的各種實情。”仍舊用加蓋玉璽的信函答覆啓民，告訴他沙漠以北并未安静，還需要征伐作戰，衹要好心孝順隋朝，何必要改變衣服的樣式呢。

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宇，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册；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

煬帝的車隊住在能容納上千人的帳篷裏，招待啓民和他的部落酋長共三千五百人，賜給各色雜帛二十萬段，以下各種頭目也按等級賞賜。又下詔說：“道德符合天地的要求，所覆蓋和所承載的對象就不會有所遺漏；功勞達到所有的地方，名聲和教化就能傳遍所有的地方。直到以梯登高山，以船航遠海，各地請求接受中原的曆法，效法中原的打扮，使各地的臣民與中原一樣。所以《王會》納貢，大義被表彰在從前的史册裏；呼韓入中原爲臣，受到很不一般的禮節接

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絶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悦，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膻肉，韋鞲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

待。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胸懷大志，沉着果斷，世代遵從藩臣的職守。以前曾挺身遠離災難，跑到中原來歸順仁主，先帝曾嘉獎他的忠誠，授給他封號。提供給他軍備物資，替他收容被打敗的部下，然後又幫助他重新建國，在那他無法生存的地方使他又存活下來。這就是平均對待養育百姓，對於荒蕪的地方也施以恩澤的意思。我以不厚的德行，尊奉先靈的旨意，想着把恩澤傳播到遠方，光大和發揚先人的好意，所以親自到荒野的地方來巡視，安撫歸順的藩屬。啓民深刻地坦露誠心，前來朝拜謁見，率領他的部落，在臺階下叩頭。言辭誠懇，實在值得嘉獎。應該施以隆重而榮耀的禮節，形式優厚足以成爲以後效法的典範。可以賜給他輅車、駿馬、樂隊、幡旗，他朝拜時不必説出自己的名字，地位在其他諸侯王之上。”煬帝親自巡視雲內，向上沿着金河往東北直到啓民住的地方。啓民捧着酒盅爲煬帝祝壽，跪拜時特別恭敬。煬帝非常高興，當場作詩一首：“在鹿塞插上了我的旗，在龍庭歇下了我的車。毛氈帳篷被風吹開了，帳篷的大門爲我打開。呼韓叩頭來到，屠耆也一個接一個地到來。他們編着辮子拿着有膻味的肉，背着弓箭獻上美酒。哪裏像那漢朝的天子，空自走上單于臺而没人理睬。”煬帝賜給啓民和公主金瓮每人一個，還有衣服被褥錦緞等，特勤以下的各級官員也各有不等的賞賜。

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敕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

在此之前，高麗私自派遣使者到啓民那裏，啓民真心誠意侍奉隋朝，不敢隱瞞與境外有來往的事情。在那天，就帶着高麗使者來見煬帝，煬帝命令牛弘傳達皇上的旨意説：“我因爲啓民真心誠意對待我，所以親自來到他這裏。明年我將到涿郡。你回去的時候，告訴高麗國王知道，他應該早點來朝見我，不要自己懷疑害怕。我對高麗存活養育的做法，應該是和對啓民一樣的。如果到時他不來，我定要帶着啓民到你那裏去巡視。”高麗使者很害怕。啓民仍然跟隨着進入關裏，直到定襄，皇上下令讓他回去了。

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

第二年，啓民又到東都洛陽來朝拜，煬帝對他的禮節和待遇更加優厚。就在那年，啓民因病

咄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絶。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

去世，皇上爲他停止上朝三天。皇上立他的兒子咄吉世當國君，這就是始畢可汗。始畢上表請求娶公主爲妻，下詔尊重他們的習俗。十一年，到東都洛陽來朝見。那一年，皇上到汾陽宫避暑，八月，始畢率領他的部落入侵，把皇上圍困在雁門。煬帝下詔命令各郡派兵到皇帝的臨時駐地援救，援軍到了，始畢纔領兵退走。從此以後，突厥對隋的朝拜和進貢就斷絶了。第二年，又侵犯馬邑，唐公李淵領兵打退了他們。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强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中原地區的人歸順突厥的多得不計其數，突厥於是就强盛起來，勢力幾乎超過中原華夏。他們迎回蕭皇后，把她安置在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等人，雖然都自稱皇帝，但是都面朝北對突厥稱臣，接受突厥可汗的封號。互相派遣使者來來往往，不斷地在路上跑來跑去。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强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西突厥就是木杆可汗的兒子大羅便的國家。他與沙鉢略有矛盾，於是將突厥一分爲二，後來逐漸强盛起來。東邊抗拒都斤，西邊穿過金山，龜茲、鐵勒、伊吾以及西域的各種胡人都歸順他。後來大羅便被處羅侯俘虜，國内人就立鞅素特勤的兒子爲國君，這就是泥利可汗。他死後，兒子達漫立爲國君，號稱泥撅處羅可汗。他的母親向氏，原本是中原人，生下達漫後泥利就死了，向氏又嫁給泥利的弟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年，婆實與向氏一齊到隋來朝見，趕上達頭作亂，於是就停留在京師，皇帝把他們安頓在鴻臚寺。處羅可汗没有固定的駐地，不過多數時候住在烏孫原來的地盤上。又立了兩個小可汗，分别統轄自己的部落。一個在石國北邊，以控制多個胡國。一個在龜茲北邊，那地方名叫應娑。官名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論商議國家大事，其餘與東方國相同。每年五月八日，就要聚在一起祭祀神靈，每年派遣重要的大臣前往他們的祖先所居住過的山洞去祭祀。

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黄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

正當隋朝的大業年間，處羅可汗没有好辦法統治國内，國内百姓有很多人叛變他。他又經常與鐵勒互相進攻，被鐵勒打得大敗。當時黄門侍

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説處羅曰："啓民内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强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争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郎裴矩在敦煌招引西域各國，聽説西突厥國内大亂，又知道處羅思念他的母親，於是上奏皇上。煬帝派遣司朝謁者崔君肅帶着書信去安慰處羅可汗。處羅態度十分傲慢，接受詔書時都不肯起身。君肅對處羅説："突厥本來是一個國家，從中分裂成兩個，自己相互把對方視作仇敵。每年打仗，過了幾十年都不能消滅對方，就證明啓民和處羅兩國勢力相當。現在啓民率領他的部落，軍隊將近百萬，對内向隋天子稱臣，而且還特别誠心，這是爲什麽？衹是因爲痛恨可汗你的存在而他無法獨自控制突厥，所以降低身份侍奉隋天子以求借得漢人的軍隊，聯合他們兩個大國，打算消滅可汗。隋朝的百官和百姓都請求皇帝答應他，天子也不違背大家的願望，隋軍出兵的日子已經定下來了。衹因可汗的母親向氏，原本是中原人，回到京師，住在賓館裏。聽説天子的詔書，害怕可汗被消滅，白天黑夜守在宫門前面，痛哭悲哀。因此天子可憐她，因爲她而停止了原來的計劃。向夫人又匍匐請罪，并請求派遣使者來召見可汗，讓你到内地，請求給以恩典，如同對啓民那樣。天子答應了她，所以纔派使者到來。可汗如果稱藩臣拜謝詔書，國家就會永遠安寧，母親也能長壽；不然的話，就成了向夫人欺騙天子，一定會被殺死而將她的腦袋傳送到我們這裏來。然後發動大隋的軍隊，協助北邊的其他藩國，讓它們跟隨在大軍左右，以攻擊可汗，可汗的死亡日期就不遠了。爲什麽捨不得兩次下拜而要了母親的命，吝惜一句稱臣的話而亡了這個匈奴國呢！"處羅聽了這話，一下子驚起，流着淚兩次下拜，跪着接受詔書。君肅又勸説處羅："啓民對内稱臣，先帝嘉獎他，賞賜的東西特别豐厚，所以使得他軍隊强大，國家富裕。現在可汗歸順得比他晚，要想與啓民争取到天子的寵愛，必須深深地與隋天子結交，自己主動表示十分的真誠。即使因爲路遠，不能親自去朝見皇帝，也應立下一件功勞，以表明自己當臣屬的禮節。"處羅説："應該怎麽做呢？"君肅説："吐谷渾是啓民小兒子莫賀咄設母親的娘家。現在天子又把義成公主嫁給了啓民，啓民害怕天子的威風

而與吐谷渾斷絶了關係。吐谷渾也因爲與漢人有矛盾的緣故，不盡藩臣的職責，不對隋朝進貢。可汗你如果請求攻打吐谷渾，天子定會同意。漢軍從内地向它進攻，可汗你從外面向它進攻，消滅吐谷渾就是必然的事了。然後你親自入朝，路上也不會有吐谷渾的阻擋，然後去拜見老母親，豈不是很好嗎?”處羅十分高興，就派遣使者入朝向隋進貢。

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

煬帝往西巡視，六年，派遣侍御史韋節去召唤處羅，命令他與皇帝的車駕在大斗拔谷相會。但是他國内的人不同意，處羅向使者表示歉意，用别的理由拒絶了。煬帝十分生氣，但也拿他没辦法。恰趕上西突厥酋長射匱派遣使者來向隋求婚，裴矩於是奏請道：“處羅不朝見我們，是倚仗着他的强大罷了。我請求用計謀使它變得弱小，把它的國家分裂開來，就容易制服了。射匱是都六的兒子，達頭的孫子，世代當可汗，在西邊稱國王。現在聽説他當不成國王了，附隸於處羅，所以派遣使者來，目的是争取外援。希望陛下隆重接待他的使者，任命射匱爲大可汗，那麽，突厥的勢力就分散了，他們雙方都會聽從我們的命令了。”煬帝説：“你的話很對。”於是派遣裴矩經常到使者住的館驛，把以上的意思委婉地讓他知道。煬帝又在仁風殿召見使者，説起處羅不順從，稱贊射匱有好心，我將要立他爲大可汗，命令他發兵殺死處羅，然後一定賜婚給他。煬帝拿出桃竹白羽毛箭一枝送給射匱，并對使者説：“這件事應該儘快辦，讓它如同射箭一樣迅速。”使者回去，路過處羅處，處羅喜歡那枝箭，想把它留下了，使者巧妙地應對而得脱身。射匱聽説這事非常高興，發兵偷襲處羅，處羅被打得大敗，扔下老婆孩子帶着幾千騎兵往東逃走。在路上又遭搶劫，他逃到高昌東邊，駐扎在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將此事上奏皇上，皇上派遣裴矩帶着向氏和向氏身邊的親信，快馬奔赴玉門關晋昌城。裴矩讓向氏派使者到處羅那裏，告訴他朝廷寬宏養育的道理，反復叮嚀勸説，處羅終於入朝來見隋天子，不過經常有悶悶不樂的神色。

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宫，帝

在煬帝大業七年冬天，處羅在臨朔宫朝見煬

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個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個三個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畜會寧郡。

帝，煬帝設宴款待他。處羅稽首謝罪說："我統領西面各藩臣，没能早點來朝拜陛下，而今參見晚了，罪過極深，我心裏很是害怕，無法把這種心情全部説出來。"煬帝説："以前你們與突厥相互侵犯騷擾，大家不得安居。現在天下太平，如同一家人一樣。我對你們都願意存活養育，使你們各自按本性生活。就好比天上衹有一個太陽照耀，大地都很安寧；如果有兩三個太陽，萬物怎麽能安寧？以前也知道處羅你總管各種事務，非常繁雜，不能早點來相見。今天見到處羅你，心中一下子開朗高興，處羅你也應當放寬心，高興起來，不要總把這事放在心上。"第二年元旦聚會時，處羅舉杯爲天子祝壽説："從天以下，地以上，太陽月亮所照耀的地方，衹有聖人可汗。今天是大好日子，希望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常如同今天這樣。"天子下詔留下他的瘦弱人畜萬餘口，命令他弟弟達度闕在會寧郡放牧牲口。

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處羅跟隨征討高麗，賜給封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財物很豐厚。十年正月，把信義公主嫁給他，賜給錦綵衣袍千套，綢緞萬匹。煬帝準備恢復他原有的土地，因爲忙於遼東的戰事，所以没來得及。處羅經常跟隨皇帝巡游。江都叛亂時，跟隨化及到了河北。化及將要被打敗時，處羅逃回京師，被北蕃突厥殺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絶。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并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巀、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未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

鐵勒的祖先是匈奴的後代，種類最多。從西海的東邊，依靠着山谷，處處不絶。獨洛河北邊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都號稱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多種姓，能打仗的兵大約有兩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沿着白山，就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能打仗的士兵大約有兩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有一萬多士兵。康國北邊，沿着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巀、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未渴達等，有三萬多士兵。得嶷海東西面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各種姓氏，有八千多人。拂菻東面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將近兩萬人。北海南

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并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

邊則有都波等。雖然姓氏各自不同，但總名叫做鐵勒。都沒有君長，分别屬於東、西兩個突厥。沒有固定的住所，追隨水草而流動。人性凶惡殘忍，善於騎馬射箭，貪婪尤其嚴重，以搶奪擄掠爲生。靠近西邊的，稍爲從事手工藝和種植業，多牛羊而少馬。自從突厥建立國家以來，向東西征討時，都得到鐵勒的資助，從而控制了北邊荒蠻的地方。

開皇末，晋王廣北征，納啓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

開皇末年，晋王楊廣北征，收容了啓民，把步迦可汗打得大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攻擊鐵勒各部落，向他們徵收大量的賦稅，又懷疑薛延陀等，擔心他們叛變，於是就聚集鐵勒頭目首領好幾百人，把他們全都殺死了。因此鐵勒一齊反叛，抗拒處羅，就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住在貪汗山。又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處羅可汗被打敗後，莫何可汗開始强大起來。莫何勇敢堅毅，超過一般人，很得衆人擁護，鄰國都害怕他，伊吾、高昌、焉耆等國家都依附歸順它。

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産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鐵勒的風俗大抵與突厥相同，衹是男子結婚以後，就住到妻子家去，等到妻子生下孩子，然後纔回家。人死後埋葬掉，此是與突厥不同的。大業三年，曾派遣使者進貢土特産，從那以後没斷絶過。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强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尸，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絶，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

奚原本叫庫莫奚，是東部胡人的一種。被慕容氏打敗後，遺留下來的躲藏在松、漠之間。他們的風俗是很不講究衛生，但善於射箭打獵，喜歡搶奪擄掠。最初向突厥稱臣，後來逐漸强盛，分爲五個部落：一叫辱紇王，二叫莫賀弗，三叫契箇，四叫木昆，五叫室得。每個部落有一個俟斤當統帥。追逐水草放牧爲生，很有點像突厥。有阿會氏，是五個部落中最强盛的，其他部落都歸順他。經常與契丹相互攻擊，擄掠財物牲口，於是得到賞賜。人死後用葦席裹着尸體，懸挂在樹上。自從突厥向隋稱藩後，奚也派遣使者入朝，有時有來往，有時又斷了來往，最不講究信

使貢方物。

用。大業時，曾每年派遣使者來進貢土特産。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并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黄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尸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

契丹的祖先與庫莫奚不同種而同類，都因爲被慕容氏打敗後，流竄在松、漠之間。後來逐漸强大，住在黄龍以北幾百里的地方。他們的風俗很有點與靺鞨相同。喜歡搶奪擄掠。父母去世因此而悲傷啼哭的，被認爲不够勇壯，衹是把父母的尸體放置在高山的樹上，過了三年後，纔收拾起父母的骨頭焚燒掉。并且灑酒禱告説："冬月時，在向陽的地方覓食。如果我打獵時，使我多多獲得猪和鹿。"他們不講究禮貌信用，在各種夷人中最厲害。

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内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别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

正當後魏時，契丹被高麗侵略，部落中一萬多人請求依附於内地，於是他們住在白貔河。後來又被突厥逼迫，又有上萬家人寄住到高麗地區。開皇四年，率領諸莫賀弗來拜謁朝見。五年，又帶領全部落人來到塞下，隋高祖接納了他們，聽任他們住在原來的地方。六年，契丹各部落間相互攻擊，長期都不停止，又與突厥相互攻擊，高祖派遣使者前去責備他們。契丹也派遣使者到京城叩頭謝罪。後來契丹另一部落出伏等人背叛高麗，率領衆人歸附内地。高祖接納了他們，把他們安置在渴奚那頡的北邊。開皇末年，契丹另一部落四千多家背叛突厥來向隋投誠。皇上剛與突厥講和，怕失去與突厥的友好關係，於是向來投誠的部落提供糧食讓他們回到原來的住地，同時讓突厥好好安慰這些人，并接納他們。但他們堅決不回去。部落逐漸發展，人多起來，就向北遷移到水草多的地方，相當與遼西正北二百里，沿着託紇臣水邊住着。東西綿延有五百多里，南北也有三百多里，共分爲十個部落。軍隊多的有三千人，少的千餘人，隨着寒暑變化，追逐水草放牧牲口。有戰争發生，酋長們就在一起商議，調動軍隊等都以符契爲憑證。突厥沙鉢略可汗派遣吐屯潘垤統治他們。

室韋

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

室韋是契丹的同類。在南邊的是契丹，在北邊的叫室韋，分爲五個部落，互相不聽指揮，就是人們所説的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

韋、深末怛室韋、太室韋。并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

室韋、太室韋。都没有國君，人民貧窮勢力弱小，突厥經常派三吐屯統一管理他們。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筏，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啖，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尸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

南室韋在契丹北邊三千里的地方，土地低窪潮濕，到夏天就轉移到西北邊的貸勃、欠對兩山上，山多草木，又多禽獸，但也多蚊蟲，人們都住在巢穴裏以躲避禽獸和蚊蟲。後來逐漸分裂爲二十五個部落，每個部落都有餘莫弗瞞咄，就好比是酋長。酋長死後就以他的兒子或兄弟接替，没有後人就選擇賢明勇敢的族人立他爲酋長。他們的風俗是男子都披散着頭髮，婦女盤着辮子，衣服樣式與契丹相同。乘坐牛車，上面搭上車篷如同屋子，如同突厥的氈車的樣子。要過河就捆綁木頭做筏子，有的也用皮來做船的。騎馬的就編織草做成鞍墊，編織草繩爲轡頭。睡覺時就把鞍墊彎曲起來圈成屋子，把竹席蓋在上面，轉移時放在車上就走。用猪皮做成席子，用樹枝編織成墊子。婦女都用手抱着膝坐着。氣候寒冷，田地裏的糧食收成很少，没有羊，也少有馬，多猪牛。自己造酒喝，與靺鞨風俗相同。婚姻的禮節是，兩家同意以後，女婿就把女兒偷走，然後送牛馬到女家下聘，纔把女方送回家。等到女方有孕了，纔跟隨着回到男方的家。婦女不會第二次出嫁，他們認爲與死人的妻子難以相處。部落共同建造了一座大棚，人死後就把尸體放在大棚上。爲死者守喪三年，每年衹哭四次。那裏没有鐵，需要用鐵都要從高麗得到。多貂。

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没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獐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没水中而網射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阱，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

南室韋往北走十一天就到達北室韋，分爲九個部落，圍繞吐紇山居住。那部落的首領叫做乞引莫賀咄，每個部落都有莫何弗三人以輔佐他。氣候最爲寒冷，積雪深到能把馬都埋没。冬天進入山裏，住在土洞裏，牛畜等牲口經常被凍死。當地多獐、鹿，以射箭打獵爲生，吃肉穿皮衣。鑿冰，潛入水中去下網、射魚鱉。地上多積雪，由於害怕掉進陷坑裏，所以踩着木滑板行走。民俗都以捕貂爲業，戴狐貉皮帽，穿着用魚皮製作的衣服。

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

再往北走一千里，到達鉢室韋，沿着胡布山居住，人比北室韋多，不知道有幾個部落。用樺

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

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

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

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樹皮蓋屋，其餘與北室韋相同。

從鉢室韋往西南走四天，去到深末怛室韋，是由於附近那條河的名字而命名的。冬天住在洞穴裏，以避開太重的陰冷寒氣。

又往西北走幾千里，就到大室韋，道路險要難走，語言不通。尤其多貂和青鼠。

北室韋有時派遣使者到隋來進貢土特產，其餘没有來的。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玁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争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内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强。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群盗并興，於此寖以

史臣曰：四夷作爲中原的外患已經很久了，北狄爲患尤其嚴重。種群部落特别繁多，一個接一個地稱雄邊境，年代久遠，并非一時的事了。五帝時代，有獯粥；在三代，有玁狁；到了兩漢，就有匈奴；當塗、典午，則有烏丸、鮮卑；後魏及周時，則有蠕蠕、突厥。這些酋長豪强，一個接一個當國君。他們都以畜牧爲業，侵擾擄掠是常事。突然來了，突然走了，如雲亂飛，如鳥聚集。有智慧出計謀的人，在廟堂上提出與北狄和親的計策；在戰場勇猛作戰的將士，則建議在邊界要塞英勇打擊敵人。然而事情没有一定的做法，政權没有一定的勢力，他們與中原親近還是疏遠是視其本身强弱而定，對中原是服從還是叛變也在於他們是强盛還是衰弱。衰弱時就到塞下叩頭服從，强盛時就對中原發兵擄掠。時而屈服，時而態度强硬，都是由於强弱不同而態度相反。中原的曆法加不到他們那裏，中原的服飾打扮他們也不學，衹是看到對他們有利的東西，而不顧與中原所訂立的盟約。至於没有人去挽救他們、責備他們，聽憑他們侵略欺凌，提出和親締約的主張，或者動用軍隊的做法，以前的史書中已經論述得够詳盡了。所以不詳細深究這些了。到蠕蠕衰微，突厥開始强大，直到木杆，就稱雄朔方郊野。東邊達到東胡原來的地方，西邊直到烏孫的地盤，擁有軍隊幾十萬，排列在代山南面，往南直到周、齊邊境。周、齊兩國不敢與他抗衡，争着與他結盟友好，與突厥和親。突厥於是與周聯合，最終滅亡了齊國。隋高祖登帝位後，那幫人更加猖狂，依仗着人多勢衆，將要直抵秦地郊外。由於他們内部自相殘殺，於是引起

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毁我雲、代，摇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户。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混亂，達頭可汗遠遠逃跑，啓民情願接受住在塞下的保護。然後收留逃亡的保存原有的，回到舊時住的地方，高祖又幫助他們討伐剩餘的叛逆，於是突厥又强大起來。最後到了仁壽年間，他們也既不侵犯又不背叛，直到始畢，也没少臣子應有的禮節。煬帝安撫北狄不得法，纔有雁門關被包圍的事。不久又恰碰上中原國内各路强盜一齊起來，從此北狄逐漸强盛，各路豪傑雖然建立名號甚至自稱皇帝，但也没有人不請求與北狄友好以使百姓得以安寧。於是北狄分别設置官員，要連中原一起控制起來。中原政權給北狄獻上子女玉帛，使者一個接一個在路上跑，使者的車，來來往往。自古以來，蕃夷驕傲僭越，没有如同這個時期這麽過分。等到聖人出現，掃除妖孽，北狄人還不明白時代已經變了，還打算抗拒。率領他們的同類，屢次毁壞亭垣障礙，摧殘我雲、代二州，動摇我太原，大肆在涇陽擄掠，在渭河、汭水飲馬。聖上運用奇特的計謀，神機妙算，秘密行動，終於使得百代都没能控制住的北狄一下子被消滅，瀚海、龍庭的土地被規劃爲九州，幽都遥遠地方的百姓成了我朝在編的民户。實在是五帝三皇都達不到，書籍中所從没聽説過的事情。從這看來，雖然天道有時强盛有時衰微，也由於人的能力有的巧妙，有的笨拙。再加上如老子所説的，成功了而不居功，擁有了而不住在那裏，如同天地那樣能够包含容納，如同陰陽一樣造化養育天下人，這就是所説的大道推行的時代，原本是無法贊揚的。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仇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禄，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奸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薦社污宫，彰必誅之釁，斫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將來。昔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在天地間體現出形狀的動物中，人被稱贊爲最靈的，因爲他知道父子之間的道理，懂得君臣之間的禮節，與禽獸有所區别。書傳中説："人生重在三綱，事奉對方應該始終如一。"這就是説，君臣關係和父子關係，道理是一樣的。父親不可以不像個父親，兒子不可以不像個兒子，國君不可以不像個國君，臣子也不可以不像個臣子。所以説國君好比是天，對於天可以仇恨嗎?因此大臣有罪受刑，在危難時接受任命，竭盡忠誠和貞節以保持爲臣的節操，不在生死關頭變節求生。所以使後人聽到他們的事迹風範而感到慷慨激昂，千年以後，也没有人不願意以這些人當臣民。這就是他們生前享受光榮死後也令人哀痛，被前代哲人效法的原因。至於那些向國君獻上禮品爲臣，把自己的名字記録在案，世世代代擔任卿大夫的高官，接受心腹重托出朝辦事，入朝參與朝廷重大機密，身處參與重大决策的地位，却肆行趙高那樣的奸猾行爲，世代掌握大權受寵愛，却幹出如同王莽那樣的叛逆勾當。這是生靈所痛恨的人，連豬狗都不肯吃這樣的人的肉。即使玷污了社稷，污染了宫殿，而使這些人的罪惡顯著彰明應該誅殺；鑿開棺材來把尸骨焚燒了，以公開聲討篡權殺害國君的罪惡。這些做法可以懲罰那些已經作惡的臣子，而不足以警戒將來的人。從前孔子撰寫《春秋》，使得那些心懷異志、爲奸作惡的人害怕。孔子那樣做恐怕就是要使那些人得不到他們想要的好名，他們想要掩蓋自己的罪惡，孔子却偏偏要使它們更加暴露。所以現在也要明確指出這些人的罪名，把他們的事情放在本文的開頭，使以後的君子從中看

出寫這篇文章的意圖。

宇文化及　宇文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托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并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宇文化及是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的兒子。性情凶狠殘暴，不遵守禮法制度，喜歡乘着好馬拿着弓箭彈丸在大路上狂奔，因此長安人認爲他是個輕薄浪蕩的公子哥兒。煬帝還在當太子時，他常擔任千牛的職務，在太子寢宫進進出出。多次升遷任太子僕。多次因爲收受賄賂而不衹一次被罷免去官職。由於太子親近他，不久就又恢復原來的官職了。又因爲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娶了南陽公主爲妻，宇文化及因此更加驕横，在公卿面前，説話很没禮貌，經常欺負别人。看見别人家有漂亮女子或者他喜歡的狗馬以及珍奇玩物，他必定要想法弄到手。經常與屠户商販來往，以牟取利益。煬帝即位以後，任命他爲太僕少卿，更加倚仗着煬帝對他舊有的恩寵，貪污受賄更加猖狂。大業初年，煬帝到榆林，宇文化及和弟弟智及違反禁令與突厥做生意。煬帝十分生氣，把他們囚禁了好幾個月。回到青門外時，準備殺他們再入城，已經把他們的衣服都脱了，頭髮也梳成了臨刑前的辮子裝束。因爲公主的緣故，過了好長時間，纔把他們放了，把化及、智及一齊賜給宇文述爲奴隸。宇文述死後，煬帝追念他的功勞，於是起用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宫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并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戡謂兩人

當時李密控制着洛口，煬帝害怕了，停留在淮河東邊，不敢回到長安。跟隨煬帝的很多都是關中地區的人，長時間流落在他鄉，看見煬帝没有往西回到長安的打算，就圖謀叛變後回到長安去。當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軍，駐扎在東城，風聞士兵要叛變，瞭解得不十分清楚，就派遣校尉元武達偷偷地去詢問驍果士兵，知道了這種情况，於是計劃造反作亂。他們與要好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造謡煽動説："如今聽説陛下打算在丹陽修建宫殿，看這樣子是不回去了。所統率的驍果部隊没有人不想回去，個個都在互相商量，計劃着逃跑。我想要報告這事，陛下的性情很猜疑人，最討厭聽到士兵逃走的事，恐怕去報告就要被殺。如果知道這事而不

曰："我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爲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并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産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

説，以後事情被皇上知道了，又要被滅族殺頭。進退都要被殺，該怎麼辦呢？"虔通説："皇上的確就是那樣，實在爲你擔憂。"德戡對他們兩人説："我聽説關中被攻陷，李孝常在華陰叛變，陛下把他的兩個弟弟抓起來，準備全殺光。我們的家屬都在長安，怎麼能没同樣的憂慮呢？"虔通説："我的子弟已經長大，真害怕不能保住性命，正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將被殺，但又不知該怎麼辦。"德戡説："既然我們有共同的憂慮，應該一起商量辦法。驍果軍如果真的逃走，應該和他們一起走。"虔通等人説："真的如同你所説的，求生的辦法，没有比這更容易的了。"於是相互招唤引誘。又轉告内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白天黑夜聚在一起賭博，大家約定爲生死之交，情投意合，言語之間都没什麼顧忌，坐在一起談論時動輒説到叛變的計劃，大家都同意。當時李孝質在禁宫中，命令驍果軍守衛宫殿，裹外勾結，計劃得越來越急促了。趙行樞是藝人的兒子，有很多的家産，先與智及交往，勳侍楊士覽是宇文的外甥，兩人一齊告訴智及。智及平素就很瘋狂悖亂，聽説這事很高興，就一起去見德戡，約好三月十五日那天帶兵一同叛變，劫持十二個衛武的馬，擄掠居民的財物，然後西回長安。智及説："不要這樣。當今老天實在是要滅掉隋國，英雄們一齊起來，同心造反的已經好幾萬人了，趁此機會幹大事，這是成就帝王事業啊。"德戡同意他的意見。行樞、薛良請求讓宇文化及來領頭，大家商量好後，纔告訴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性情本來蠢笨膽小，剛一聽到這事十分害怕，臉變色，冷汗流，過了好久纔鎮定下來。

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説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

義寧二年三月某日，德戡想向衆人宣布這事，擔心人心還没統一，就再想一個詭詐的方法脅迫驍果軍，他對許弘仁、張愷説："你們是良醫，國家都要任用你們，你們説出話來迷惑大家，大家一定會相信。你們進入備身府，告訴認識你們的人，説陛下聽説驍果軍要叛變，就釀製下了好些毒酒，準備在舉行宴會時把他們全都毒

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内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

死，衹把南方人留在這裏。"許弘仁等人向外宣傳這謡言，驍果軍聽説以後，互相告訴，計劃叛變的活動更加緊急了。德戡知道動摇軍心的計劃已經施行了，就在十日那天召集老朋友，告訴他們自己的打算。衆人都低頭説："我們衹是聽將軍的命令。"那天夜晚，唐奉義負責關閉城門，他就和虔通商量好，幾道門都不上鎖。到半夜三更時，德戡在東城内聚集軍隊，共召集了幾萬人，高舉起火把與城外的人相呼應。煬帝聽到聲音，問是什麽事情。虔通假裝回答説："草坊着火了，外邊人在救火，所以吵鬧。"裏外隔絶，所以煬帝就以爲他的話是真的。孟秉、智及在城外聚集了上千人，劫持候衛武賁馮普樂，一起布置軍隊分别把守住各處街道。到五更時，德戡把軍隊交給虔通，用他們把各道門的衛士都撤换下來。虔通於是親自打開城門，帶領幾百騎兵，來到成象殿，殺死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就帶兵進入内殿，負責保衛的士兵都跑掉了。虔通指揮軍隊進入，打開左閣門，奔入永巷，問："陛下在哪裏？"有個美人出來，纔指着説："在西閣。"於是跟着她前去把煬帝抓住了。煬帝説："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嗎？爲什麽要恨我！要造反？"虔通説："我不敢造反，衹是將士想回家，所以打算送你回家。"煬帝説："我和你回去。"虔通於是下令軍隊看守住他。

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宫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

到了天亮，孟秉率領甲兵去迎接宇文化及。化及不知道事情的結果，戰戰兢兢地説不出話來，有人來見他，也衹是低着頭趴在鞍上，回答説："罪過。"當時士及在公主府第，不知道叛亂的事。智及派遣家僮莊桃樹到公主府第將公主殺了，桃樹不忍心殺她，把她抓來見智及，過了好久纔釋放了她。宇文化及到了城門，德戡迎接，引他到朝廷的大堂上，稱他爲丞相。命令把煬帝帶出江都門給造反的人們看，然後又再帶回來。命令令狐行達在宫中把煬帝殺害了，又抓住朝臣中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幾十人以及皇帝的親戚，無論年老的還是年幼的全都殺了，衹留下了秦孝王的兒子楊浩，立他爲皇帝。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

過了十來天，他們搶奪了江都人的船隻，從

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决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并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群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

水路往西回長安。到了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人計劃攻擊殺死宇文化及，反而被他所殺害。宇文化及於是住進皇宮裏，他的飲食起居完全同煬帝原來的做法一樣。經常坐在帳裏面朝南坐着，有人向他報告事情，他默不作聲。議完事從衙堂下來時，纔收起别人的奏書等，與奉義、方裕、薛良、張愷等人一起議論解决。走到徐州，水路不通了，又搶奪民間的車和牛，共搶到兩千輛，上面裝滿宫女和珍寶。盔甲武器等，全都讓軍士扛着。道路遥遠，士兵們疲勞極了，開始埋怨起來。德戡很失望，私下裏對行樞説："你幹了大錯事也連累了我。現在要制止混亂，一定要憑藉英雄賢人，宇文化及平庸愚暗，周圍又都是小人，事情必定敗壞，對此該怎麽辦?"行樞説："這事全在我們啊，廢掉他有什麽困難的呢?"於是同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商量，準備帶領後軍一萬多人襲擊化及并殺死他，重新立德戡爲首領。弘仁知道了這事，秘密告訴了化及，化及把德戡以及他的黨羽一共十來個人一齊抓起來，全都殺掉了。然後帶兵向東郡進發，通守王軌獻出城池投降了他。

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渡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渡永濟渠，與密决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

元文都推舉越王楊侗爲主，任命李密爲太尉，命令他去進攻宇文化及。李密派遣徐勣據守黎陽倉。化及渡過黄河後，守住黎陽縣，分兵包圍徐勣。李密堅守清淇，與徐勣以烽火相呼應。化及每次進攻黎陽倉，李密就帶兵救援。化及屢次作戰不利，他的將軍于弘達被李密擒獲，送到楊侗那裏，用鍋煮死了。宇文化及軍隊的糧食吃光了，就渡過永濟渠，與李密在童山决戰，於是就進入汲郡要求提供軍糧，又派遣使者拷打東郡官吏和百姓，逼他們交出糧食。太守王軌怨恨宇文化及，就把郡城獻給了李密。化及十分害怕，從汲郡率領衆人打算謀取北面的幾個州。他手下將領陳智略率領嶺南驍果軍一萬多人，張童兒率領江東驍果軍幾千人，都背叛了他，而投降了李密。宇文化及還剩下兩萬來人，往北跑到魏縣。張愷等人與手下將軍陳伯計劃離開化及，事情被察覺，宇文化及把他們都給殺了。宇文化及的親密朋友逐漸光了，軍隊的勢力日漸衰弱，宇文化

强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鬥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嘆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

及兄弟二人没有别的什麽辦法，衹是整天凑到一起喝酒，還演奏音樂，觀賞女子歌舞。酒醉以後，化及怪罪智及説：“我當初不知道，聽憑着你出主意，硬要讓我當頭。現在什麽事也辦不成，軍隊一天天逃亡，我們又背上殺死主子的罪名，天下没人肯容納我們。眼看要被滅族，難道不是由於你的緣故嗎？”一邊説一邊撫摩着自己的兩個孩子哭起來。智及生氣地説：“事情成功的時候，一點也没有賞賜。等到將要敗事了，却要歸罪給我。你爲什麽不殺了我去投降竇建德呢？”兄弟兩個經常發生矛盾，説起話來根本不分長幼，酒醒後又喝，把這個當成經常的事情。他們手下的人很多都逃亡了，宇文化及自己也知道一定要失敗，嘆息説：“人生本來就要死，難道不可以當一天皇帝嗎？”於是用毒酒毒死了楊浩，在魏縣自稱皇帝，國號叫許，建元爲天壽，并設置了百官。

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轞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

宇文化及在魏州進攻元寶藏，攻了四十天也没攻下來，反而被對方打敗，又損失了上千人。於是往東北攻取聊城，打算招集海邊各地原來反叛朝廷的力量。經常派遣宇文士及到濟北去徵求糧食。大唐派遣淮安王神通來安定平撫山東，并且招降化及。化及不接受，神通派兵包圍了他，打了十來天没打下來，就撤退了。竇建德又派遣所有的軍隊來進攻宇文化及。在此之前，齊州叛軍頭目王薄聽説宇文化及擁有很多寶物，假裝來投降歸附他。宇文化及相信了他，與王薄共同守衛魏縣。到這時，王薄帶領竇建德的軍隊入城，活捉了宇文化及，全部俘虜了他的部下。先抓住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把他們都殺了。然後用囚車裝着宇文化及到河間，控訴他殺害國君的罪惡，連同他的兩個兒子承基、承趾一齊都殺掉了，并把他的頭傳送到突厥的義成公主那裏，他的頭在突厥的朝廷上再次被砸碎。宇文士及從濟北往西到了長安。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鬥，所共游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鬥鷄，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妒而

宇文智及從小頑皮凶狠，喜歡和人打架鬥毆，同他來往的人，都是些不守法紀的家夥，大家凑在一起鬥鷄，放鷹打獵。最初因爲父親有功勞，皇上賜給他爵位濮陽郡公。他奸淫婦女，幹

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棰。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

盡了亂倫的醜事。他的妻子長孫氏，因嫉妒而報告給宇文述，宇文述雖然爲他隱瞞，但十分生氣，衹要有一點小小的罪過，一定要鞭打他。他弟弟宇文士及依仗着娶了公主爲妻，也看不起他。衹是因爲宇文化及經常護着他，宇文述幾次想殺他，都被宇文化及救了，因此他與宇文化及比較親近。他就慫恿化及派人進入蕃地，與蕃人私下交易。事情被發覺，應當被殺頭，宇文述衹是指證宇文智及的罪惡，而爲化及請求饒命。煬帝因此把兩人都釋放了。宇文述臨死時，寫下表章説宇文智及凶惡狂悖，必定會使宇文家家破人亡。煬帝後來想起宇文述的功勞，授予智及將作少監的官銜。

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尸梟首。

江都殺害煬帝的事情，就是智及出的主意。化及做爲丞相，任命他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當皇帝後，封智及爲齊王。竇建德攻下聊城，抓住了他，把他殺了，同時一齊被殺的還有他的黨羽十多人，都被暴尸街頭，砍去腦袋。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奸計，素大善之。以勛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

司馬德戡是扶風雍地人。父親元謙，在周擔任都督。德戡從小成了孤兒，以殺猪爲生。有個和尚叫釋粲，與德戡的母親和氏私下裏相好，因此撫養教育他，所以他懂點寫字和計算。開皇年間，擔任侍官，後來逐漸提升至大都督。跟隨楊素出兵討伐漢王楊諒，擔任内營左右，行事古怪，能言善辯，又有很多陰謀詭計，楊素十分欣賞他。因爲有功被授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擔任鷹揚郎將。跟隨征討遼東以後，又被提升爲正議大夫，再升爲武賁郎將。煬帝特別親近他。

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户，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

他跟隨煬帝到江都，帶領左右備身驍果軍隊一萬多人，駐扎在城内。由於隋末大亂，就率領驍果軍謀反，他所説的話記在化及的事迹中。抓住煬帝後，司馬德戡和他的黨羽孟秉等人推舉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先封他爲溫國公，食邑三千户，外加光禄大夫，仍然率領自己原來的軍隊。化及心中十分忌恨防備他。過了幾天，化及部署各位將領，分配他們士兵時，就讓德戡擔任禮部尚書，外表看是升官，實際是奪去了他的兵權。司馬德戡因此很憤怒，把所得來的賞賜物都作爲

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賄賂送給了智及，讓智及爲他説話。他們行軍到徐州，棄船走旱路，讓德戡率領後軍，德戡於是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人計劃偷襲宇文化及，派遣人到孟海公處出使，讓孟海公當外援。偷襲的事拖延未進行，就是爲等待使者回報。許弘仁、張愷知道了司馬德戡等想要作亂的事，報告了化及，化及就派遣弟弟士及假裝外出打獵，去到後軍。司馬德戡不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出營參見士及，士及就命令把他綁起來，并且抓住了他的同黨。化及譴責他説："我和你一起出力平定天下，冒着萬死的危險。現在事情剛成功，原本希望和你共同享受富貴，你又爲什麽要造反呢?"司馬德戡説："本來殺掉昏庸的皇帝，是因他的毒害實在令人痛苦。推舉擁立了你以後，比他還厲害。被人情所逼迫，不得不這樣做。"化及没有回答，命令押送到帳篷外，把他吊死了，時年三十九歲。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晋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宫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裴虔通是河東人。最初，煬帝還是晋王的時候，他就是親信跟隨煬帝，逐漸提升官至監門校尉。煬帝當皇帝後，提升身邊原來的親信，授予他宣惠尉，再升官爲監門直閤。多次跟隨煬帝出去討伐打仗，一直升官至通議大夫。他與司馬德戡合夥造反，先打開宫門，讓軍隊趕到成象殿，殺死將軍獨孤盛，在西閣把煬帝抓住了。化及封裴虔通爲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領兵北上，讓他鎮守徐州。化及兵敗以後，他歸順了大唐，授予他徐州總管，後又轉任辰州刺史，封長蛇男。不久因爲在隋朝殺死皇帝的罪惡，被除去名籍後流放到嶺南死掉了。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虚，然未嘗爲人言也。

王充字行滿，原本是西域人。祖父叫支頹耨，遷居到新豐。頹耨死後，他的妻子年紀輕輕就當了寡婦，與儀同王粲私通，生下個孩子叫支瓊，王粲就娶下她作爲自己的小老婆。當時王充的父親支收還幼小，跟隨母親改嫁而到了王粲家，王粲喜歡他，收養了他，他於是改姓王，王收當官當到懷、汴二州長史。王充頭髮鬈曲，説話聲音像狼叫，陰沉猜忌而且很有計謀，看了不

少書籍，尤其喜歡兵法，懂得占卜推算吉凶等，但從没對人説過。

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

開皇年間，王充擔任左翊衛，後來因爲立下軍功拜任儀同，授予兵部員外。善於對答，熟悉法律，寫起文章來隨意編造，按自己的意願想怎麽説就怎麽説。如果有人提出疑難，王充就十分敏捷地駁斥對方，用花言巧語掩飾自己的錯誤，説起話來義正辭嚴，頭頭是道，人們雖然知道他不對却又駁不倒他，人們因此稱贊他善於辯論。

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

煬帝時，累次升官到江都郡丞。當時煬帝經常到江都去游玩，王充善於觀察皇上的臉色行事，討好皇上，事事按皇上旨意辦，每次到皇上身邊報告事情，皇帝都認爲他辦得好。他後來又以郡丞身份兼任江都宫監，於是就雕刻美化池塘樓臺，并且偷偷地送上遠方出産的稀奇罕見的珍寶以討好皇上，因此皇上更加喜歡他。

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争爲用，功最居多。

大業八年，隋的天下開始動亂，王充内心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降低身份，禮賢下士，偷偷與豪傑交往，想方設法獲得衆人的擁護。江淮間的人本來就輕率勇敢，又恰逢盜賊到處鬧事，因此犯法的人很多，有被抓進監獄被判刑的，王充都大膽違法赦免了他們的罪，釋放了他們。用這樣的方法來讓人感謝他個人的恩德。到楊玄感造反時，吴人朱燮、晉陵人管崇也從江南起兵響應楊玄感，他們自稱將軍，擁有十多萬軍隊。煬帝派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去討伐他們，没能戰勝。王充招募江都一萬多人去進攻朱燮、管崇，在進攻時却經常打敗對方。每當打了勝仗，王充必定歸功於部下，所獲得的戰利品，都分給兵士，王充自己一點也不要。因此人們争着爲他效力，在平叛中王充的功勞最多。

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栅，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

大業十年，齊郡叛軍頭目孟讓從長白山搶掠周圍各郡，一直打到盱眙，擁有十多萬人。王充派軍隊抵抗他，但故意以羸弱的隊伍顯示戰鬥力很弱，沿着都梁山築成五座栅欄，與對方相持却不決戰。然後趁着對方疏忽大意時，領兵奮勇出擊，把對方打得大敗，并乘着勝利把對方全部消滅，孟讓帶領幾十人馬逃跑了。這一仗共殺死了對方上萬人，對方的各種牲畜、軍隊物資，全部

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

都繳獲。煬帝認爲王充有將帥的才能，開始命令他率領軍隊，討伐一些小股盜賊，所到之處盜賊全都被他打敗。不過，他本性狡詐，善於僞裝，假裝做好事，很能吃苦，很勤奮，用這些做法來求得好名聲。

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雁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

大業十一年，煬帝被突厥包圍在雁門關，王充把江都的軍隊全都派出去，準備奔赴戰場。在軍隊裏，他不洗臉不梳頭，表現出悲傷得不得了的神態，白天黑夜都不脱掉盔甲，困了就睡在草堆裏。煬帝聽到這些情況，以爲王充很愛自己，更加信任他。

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悦，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閲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别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閲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

大業十二年，升任爲江都通守。當時厭次人格謙造反已經好幾年了，有十多萬軍隊，在豆子䴚中。王充率領軍隊去打敗了他，把他殺了。王充的威名震動了各處的盜賊。他又去進攻盧明月，在南陽把他打敗，殺死了好幾萬人，并有大量俘虜和繳獲。後來回到江都，煬帝十分高興，親自端着酒杯給他斟酒。當時王充又知道煬帝喜歡女色，就説江淮良家有美女，都願意到後宫來伺候皇帝，祇是没機會能自己進宫。煬帝聽了更加高興，於是秘密命令他挑選那些長得漂亮合適進宫的女子，從國庫中和各地應該繳納的財物中拿錢作聘禮。花費的錢財不計其數，在賬面上祇説是奉旨有别的用途，而看不出真正是拿去做什麽用了。凡是有合意的女子，煬帝就重重賞賜王充；如果不中意，就把她賞賜給王充。後來又命令用船把這些女子送到東京去，在道路上盜賊四起，押送的使者吃不了苦，在淮河泗水裏故意把船鑿沉溺她們，前後有十幾回。如果事情暴露，王充又爲之掩飾保密，并又馬上挑選一批美女再送上去。因此後來更加受到皇帝的親近和信任。

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

後來碰到李密攻下興洛倉，進軍逼近東都，官兵總是打敗仗，光禄大夫裴仁基獻武牢關投降李密，煬帝對此非常生氣，調集大量軍隊，準備討伐李密。從宫中發出的命令讓王充擔任將軍，在洛口抗拒李密，前後共進行了百餘次戰鬥，雙方各有勝負。王充就率領軍隊渡過洛水，逼近倉城。李密和他决戰，王充被打得大敗，士兵跑到

既渡水，衣皆沾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

水裏逃命却被淹死的有上萬人，當時天氣寒冷下大雪，士兵涉水過河以後，衣服都濕透了，在路上又凍死了好幾萬人，等到了河陽，祇剩下幾千人了。王充把自己關進牢房請求皇帝治罪，越王楊侗派人赦免了他，命令他回到京城。收拾殘餘部隊，又湊齊了一萬多人，駐扎在含嘉城裏，不敢再出來。

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悦，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内，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

宇文化及在江都把煬帝殺害後，王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推舉楊侗爲皇帝。楊侗任命王充爲吏部尚書，封他爲鄭國公。到楊侗采納元文都、盧楚的計謀，任命李密爲太尉、尚書令，李密就向楊侗稱臣，又派兵在黎陽抗拒化及的軍隊，派遣使者向楊侗報捷。衆人都很高興，惟獨王充對部下説："文都這幫人是祇會舞弄刀筆的文人。我看這形勢，他們必定被李密擒獲。而且我們這些軍人經常與李密作戰，殺死了他們的父兄子弟，前後已經很多人了，一旦成爲他們手下的人，我們都要絶種了。"説出這些話來激怒大家。文都知道以後十分害怕，就與盧楚等人商議，準備趁着王充進入宫内時，埋伏甲兵殺了他。已經定下日子了，將軍段達派遣他的女婿張志把盧楚的陰謀告訴了王充。王充於是在夜裏帶兵包圍了皇宫，將軍費曜、田世闍等人與王充的軍隊在東太陽門外大戰。費曜的軍隊打敗了，王充就攻進了皇宫，皇甫無逸單人匹馬逃跑了。王充抓住了盧楚，殺了他。當時宫門還没開，王充命令敲門，對楊侗説："元文都等人打算抓住你投降李密，段達知道了告訴我。我不敢造反，我是來殺造反的人。"文都聽到兵變的消息，簇擁着楊侗到乾陽殿，列兵保衛着他。又命令將帥登上城墻以抗拒王充，最後被王充打敗了，把文都抓住殺死了。楊侗命令開門讓王充進來，王充派自己信得過的人完全代替了皇帝身邊的衛兵，纔進來見皇帝。他叩頭流着眼淚説："文都等人毫無法紀，陰謀要殺害陛下，事情太緊急了，祇好這樣做，并非敢背叛國家。"楊侗與王充訂下誓盟。王充不久就派遣韋節等人暗示楊侗，讓他任命自己爲尚書左僕射、全部管理内外各種軍事事務。又任命他的哥哥王惲爲内

史令，住在皇宫裏面。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還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

不久，李密打敗化及回來了，他的精鋭部隊和好的戰馬很多都在戰鬥中死去了，剩下的戰士也都很疲勞。王充打算趁李密戰鬥力弱的時候攻擊李密，恐怕人心不統一，就假托鬼神，説自己夢見了周公，就在洛水邊上建了一座祀廟，派遣巫人散布謠言説周公讓僕射趕快攻擊李密，就會立下大功，否則士兵都會得瘟疫死亡。王充的士兵大多是楚地人，風俗就是相信妖邪巫妄的話，所以王充讓巫人説這些話來迷惑大家。衆人果然都請求出戰。王充挑選精壯的勇士，共計挑選了兩萬多人，戰馬上千匹，然後把兵營駐扎在洛水南面。李密的軍隊駐扎在偃師北面的山坡上。當時李密因剛剛打敗了化及，有輕視王充的想法，連防禦工事都没修建。王充在夜裏派遣兩百來個騎兵偷偷地進入北山，埋伏在溪谷裏，又命令其他士兵喂飽戰馬，吃飽飯。過一會兒，天亮後就人快跑馬疾馳，天大亮時就直抵李密的軍營旁。李密出兵應戰，陣勢還没列好兩軍就打起來了。王充埋伏的軍隊用山勢掩護着前進，偷偷地登上北原，從高處衝下來，直壓李密的軍營。李密軍營大亂，没有人能够抵抗王充軍隊的進攻，王充軍隊進營後就放起火來。李密軍隊見營中火起，十分吃驚，潰敗了。他的部將張童兒、陳智略投降了王充，王充攻下了偃師。原來，王充的哥哥王偉以及兒子王玄應跟隨化及到東郡，李密抓到他們并把他們囚禁在城裏，這時也全都獲救了。又抓住了李密的長史邴元真的妻子和兒子、司馬鄭虔象的母親以及其他將領的子弟，王充都好言安慰他們，命令他們偷偷地召唤自己的父兄到王充這邊來。王充軍隊駐扎在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人獻出倉城來響應他。李密帶着幾十個人馬逃跑了，王充把李密的部隊全都收編了。於是東邊到東海，南邊到長江，這一帶的人都來歸順王充。王充又命令韋節暗示楊侗，任命自己爲太尉，設置官屬，把尚書省作爲自己的官府。不久又自稱鄭王。派遣將軍高略帶領軍隊去進攻壽安，没得勝而返回。又領軍進攻穀州，過了三天也退兵了。第二年，自稱相國，接受九錫等各種

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宫，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擒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爲仇人獨孤修德所殺。

待遇，從此以後就再也不去朝見楊侗了。

有個道士叫桓法嗣，自己説會解讀圖讖，王充特别親近他。法嗣就按照《孔子閉房記》，畫一個男子拿着一干在趕羊的圖畫。法嗣説："羊就是楊，是隋朝的姓。干和一加起來就是王字。干在羊後面，明明是相國要替代隋當皇帝了。"又拿來《莊子》的《人間世》、《德充符》兩篇文章獻給王充，法嗣解釋説："第一篇説世，第二篇説充，這就是相國的名字嘛。明顯表示你應當仁德充滿天地，而且應合上天的符命作天子。"王充十分高興，説："這真是天命。"下拜兩次接受了那兩篇文章。隨即就任命法嗣爲諫議大夫。王充又捕來各種鳥類，把寫有字的綢布條繫在鳥脖子上，上面寫着自己應該當皇帝之類的話，然後把鳥放掉了。有人彈射到雀鳥來獻上的，也任命他當官。不久後廢除了楊侗，把他安置在另外的地方，自己當起了皇帝，建立年號叫開明，國號叫鄭。大唐派遣秦王率領軍隊包圍攻打，王充接連出兵作戰，每次都打不赢，他京城以外的城市都一個接一個地投降了。王充處境很艱難，派遣使者向竇建德求救，竇建德率領精兵來援救。援兵走到武牢時，被秦王的軍隊打敗，把竇建德抓住了，押解到王充駐扎的城下。王充準備衝出重圍逃跑，將軍們没有人贊成他的主張。王充自己也知道要逃跑也没地方可去，於是出城投降。到了長安以後，被仇人獨孤修德殺死了。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

高祖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惠、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綿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

段達是武威姑臧人。父親段嚴，在周擔任朔州刺史。段達在周時，年齡纔三歲，就繼承父親的爵位當了襄垣縣公。到長大成人後，身高八尺，有很漂亮的鬍鬚，善於騎馬射箭。

隋高祖擔任丞相時，段達以大都督身份帶領親信的衛兵，經常被布置在高祖身邊。等到高祖當了皇帝以後，段達拜任左直齋，多次升官後拜任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惠、李積等人造反時，段達率領一萬軍隊，打敗對方并安定了方、滁兩個州，被賜給縑一千段，晉升爲儀同。後來又在宣州打敗汪文進等，加官爲開府，賜給奴婢五十人，綿絹四千匹。仁壽初年，拜任太子

左衛副率。

大業初，以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并聚衆爲群盗，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

大業初年，段達因爲是煬帝的舊臣，拜任左翊衛將軍。征討吐谷渾時，官升金紫光禄大夫。煬帝征討遼東，百姓爲勞役困苦，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人都聚集人衆造反，他們攻下隋的城邑，各郡縣都抵擋不了他們。煬帝命令段達去進攻他們，却多次被張金稱等打敗，損失慘重。叛軍都輕視他，稱他爲段姥。段達後來采用鄃令楊善會的計策，再次與盗賊作戰，纔打敗了叛軍。回到京城，因公事獲罪而被免職。

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盗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决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餽糧，多無剋獲，時皆謂之爲怯懦。

第二年，煬帝征討遼東，讓段達留守涿郡。不久又再次任命他爲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集人衆約十來萬，自稱歷山飛，在燕、趙一帶搶掠。段達率領涿郡通守郭絢襲擊魏刀兒，打敗了他。當時叛賊很多，官兵與叛賊經常發生激烈戰鬥，段達不能根據情況靈活采取取勝的方法，衹會保持重兵堅守城池，聚集軍隊，儲存糧食，而經常是没什麽戰鬥成績，當時人都認爲他膽小怯懦。

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内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文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密所乘，軍大潰，津没於陣。由是賊勢日盛。

大業十二年，煬帝到江都宫，下詔任命段達和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占據洛口，指揮軍隊侵犯東都城下，段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舉率領城内軍隊出城抵抗。建立了很多功勛，升任左驍衛大將軍。王充被打敗後，李密再次占據北芒，來到上春門，段達與判左丞郭文懿、尚書韋津出兵抗拒李密。段達見賊兵人多勢衆，没擺開陣勢就逃跑了，被李密趁機進攻，段達的軍隊被打得大敗，韋津在戰場上被殺死。從此叛軍的聲勢一天天盛大。

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爲之内應。及事發，越王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没。

到煬帝在江都被殺以後，段達與元文都等人推舉越王楊侗爲皇帝，拜任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爲陳國公。元文都等人計劃殺死王充，段達偷偷地告訴了王充，并爲他當内應。到事情暴露後，越王楊侗把元文都抓住交給王充，王充因此特别感激段達，對他特别尊重。王充打敗李密後，段達等人勸越王楊侗賜給王充九錫的待遇，不久又暗示楊侗禪讓帝位給王充。王充當皇帝後，任命段達爲司徒。到東都平定以後，因此而被殺，妻子和孩子也被没爲官奴。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奬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剥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醢，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葅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史臣曰：宇文化及才能平庸低劣，却受到世代厚恩，王充也是個氣量狹小的人，遭遇到機會，因而都蒙受奬賞提拔，所受到的待遇超過一般的老臣子。趕上天下大亂，他們不能爲國家獻出生命，却趁機謀利，先企圖當皇帝，率領衆人幹不法勾當，帶頭造反作亂，使得本末倒置，丢盡了士大夫的臉。他們有的親自當起了盜賊頭子，有的親手殺害國君，罪惡深重得比指鹿爲馬的趙高還嚴重，事情過分得超過春秋時弑君的先例。他們的作爲天地不能容忍，人和神靈都十分憤怒。所以這幫醜類一個個相繼被殲滅。使忠義的人在當時就感到十分痛快，將來也能起到警戒後人的作用。啊，作爲大臣的難道不應該引以爲戒嗎！難道不應該引以爲戒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隋书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页数＝９２３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９／０２／ｃｏｖ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７２１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０３３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６－５　／　Ｋ２０４．１／Ｓ９７２
【原书定价】　３４４．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隋代　纪传体　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孙雍长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隋书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